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四六册目次

吾學編六十九卷（二）

〔明〕鄭曉撰

明萬曆二十七年鄭心材刻本

上海圖書館藏

皇明四夷考序

四夷何以首安南也我郡縣也次兀良哈何我武衛也哈密女直非歟羈縻之虜非我官長也兀良哈之有三衛以靖難歟非也大寧之北有三衛也蓋自洪武始也其南據大寧也乃自永樂始也將復交趾而收大寧乎都統之議夷且嘔我華蘭台以鬆鬆乎我貳矣棄哈密而撫女直乎哈密罷我河西女直扞我遼東也土番入哈密而嘉峪不驚胡虜通女直而山海弗靖矣朝鮮何以次兀良哈也知禮教也大國也琉球小夷何以次朝鮮也學于中國也何以終韃靼也非勍寇乎我勝國也盛衰之運中國有安危焉以故別考而存之戰守之畧可幾而得矣　高皇何以有海外之使也更始也　成祖西洋之艤不已勞乎鄭和之泛海與胡濙之頒書也國有大疑焉爾羌三王胡四王我壓壓焉西番五王世僾之何也不能為我深創也苟因俗而治之得相安焉可矣西域何以不得浮南海也王公設險假樹渠焉如之何使其縱橫出入幾徧宇內也海島之夷勤我封使往來之禮歟夷不言往來往來言諸侯也四夷來王八蠻通道未聞有報使焉然則領封可乎奚為而不可也陪臣請命于京師王人致命于海上非往來乎嗚呼均覆載者天德也辨華夷者王道也昔也外夷入中華今也華人入外夷也喜寧田小兒宋素卿莫登瀛皆我華人雲中閩浙憂未艾也是故慎封守者非直禦外侮亦以固內防也池魚故淵飛鳥舊林人情獨不然乎彼其忍於捐墳墓父母妻子鄉井而從異類者必有大不得已也嗚呼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盍亦反其本矣不然而欲郡縣我子弟武衛我干城烏可得哉

嘉靖甲子三月朔日鄭曉識

皇明四夷考目錄

上卷

下卷

皇明四夷考上卷　吾學編第

海鹽鄭曉

皇明祖訓曰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賦得其民不足以供役若其自不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不征諸夷東北朝鮮（即高麗其李仁人及子成桂今名旦者自洪武六年至二十八年首尾凡弑王氏四王姑待之）正東偏北日本（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謀為不軌故絕之）正南偏東大琉球（朝貢不時王子及陪臣之子皆入太學讀書禮待甚厚）小琉球（不通往來不曾朝貢）西南安南（三年一貢）真臘（朝貢如常濱海）暹羅（朝貢如常濱海）占城（自占城以下諸國朝時內帶行商多譎詐故沮之自洪武八年沮至十二年方乃得止國濱海）蘇門答剌（濱海）西洋（濱海）瓜哇（濱海）彭亨（居海中）百花（居海中）三佛齊（居海中）浡泥（居海中）

洪武四年九月　上御奉天門諭省府臺臣曰海外夷國為患中國者不得不討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用兵古人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變之源隋煬帝妄興師旅征討琉球荼毒生民徒慕

虛名疲中土載諸史冊為後世譏朕以諸小夷阻越山海不侵中國無煩用兵惟西北胡戎世為中國患不可不謹備卿等記此言知朕意

洪武十五年命翰林侍講火原潔等編類華夷譯語　上以前元素無文字發號施令但借高昌書製蒙古字行天下乃命原潔與編修馬懿赤黑等以華言譯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復取元秘史參考以切其字諧其聲音既成刊布自是使臣往來朔漠皆能得其情

凡四夷分十八所設通事六十人大通事有都督都指揮等官統諸小通事總理貢夷降夷及歸正人夷情番字文書譯審奏聞

永樂七年遣太監鄭和王景弘侯顯率官兵三萬下西洋凡西洋功次即非斬首選法不得減革十三年吏部員外郎陳誠上使西域記凡十七國

安南

安南唐虞時南交也秦為象郡漢為南越所據武帝平南越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朱梁時始土豪曲承美者據之已而并于劉隱未幾宮內大亂衆推豪酋丁部為州帥部子璉繼立宋既平嶺表璉

遂內附黎桓簒丁氏李公蘊又簒黎氏陳日煚又簒李氏宋以遠夷故置不問相繼皆封爲交趾郡王元朝兼有華夷至憲宗遣將破其國而日煚竄居海島弱不能支始歸附元封其子光昺爲安南國王光昺死子日烜自立元發兵破之日烜卒子日燇遣使朝貢元末天下大亂安南不至明興削平羣盜驅逐胡元洪武元年登極詔諭薄海內外日煃大懼又聞征南將軍廖永忠副將軍朱亮祖帥師逾嶺降何真定廣東西日煃欲納款又以梁王尚在雲南持兩端二年始遣其少中大夫同時

敏正大夫段悌黎安世等來朝貢請封遣侍讀學士張以寧典簿牛諒封日煃爲安南國王賜駝紐塗金銀印以寧等至安南界日煃已卒其弟日熞嗣立遣阮汝亮迎請誥印以寧等不從日熞遣杜舜欽等請命于朝以寧駐安南俟命詔封日熞爲王是年遣翰林編修羅復仁兵部主事張福詔諭安南占城國王各罷兵息民皆聽命三年日熞卒封其子日鑑嗣王五年陳叔明遣人朝貢却不受明年又遣人納貢謝罪請封當是時煒嗣王叔明者煒兄也專國政十二年煒遣使來貢　上惡其

疆悍數侵占城詔諭叔明二十年煒遣使貢賀聖壽二十一年國相黎季犛廢其主煒幽大陽坊尋弒煒立叔明子日焜主國事二十二年又弒日焜假煒名遣人來貢二十六年遣禮部尚書任亨太監察御史嚴震直諭令出兵討龍州趙宗壽二十七年遣人朝貢却不受二十九年遣行人陳誠呂讓諭令還思明伍縣不聽陳氏傳十二世至日焜而黎氏簒立僭稱皇帝國號大虞紀元天聖永樂初季犛上表竄姓名爲胡一元子蒼易名查詐稱陳氏絕查爲陳氏甥求權署國事朝廷從其請逾

年陳王孫添平走至京言季犛弒簒季犛詐表請迎添平歸還以國　上遣行人聶聰送添平歸國勅征南副將軍黃中呂毅率兵衛之季犛伏兵芹站殺添平及我使人　上怒永樂四年七月辛卯以成國公能爲征夷將軍總兵官西平侯晟新城侯輔左右副將軍豐城侯彬雲陽伯旭左右參將大將軍率右副將寧右參將及清遠伯友統神機將軍程寬朱貴遊擊將軍毛八丹朱廣王恕等橫海將軍魯麟王玉商鵬鷹揚將軍呂毅朱吳江浩方政驃騎將軍朱榮金銘吳旺劉塔等二十五

將軍以兩京畿荊湖閩浙廣東西兵出廣西憑祥
左副將軍左參將統都指揮陳濬盧旺等以巴蜀
建昌雲貴兵出雲南蒙自兵部尚書劉儁參贊戎
務尚書黃福大理寺卿陳洽轉餉是日上幸龍江
禡祭誓衆曰黎賊父子必獲無赦脅從必釋毋養
亂毋玩寇毋毀廬墓毋害稼穡毋恣取貨財毋掠
人妻女毋殺降有一於此雖功不宥毋冒險肆行
毋貪利輕進罪人既得即擇立陳氏子孫賢者撫
治一方班師告廟揚功名於無窮其往勉之時晟
鎮雲南先遣彬以征夷副將軍印制授晟十月輔

兵度坡壘關傳檄數黎賊二十罪遂入雞陵關晟
兵至白鶴江賊拒守富良江能卒以輔爲征夷將
軍代能十二月勅行人朱勸諭黎賊晟兵奪宣江
進次沱江輔兵渡沱江合兵渡富良江進克多邦
城焚賊西都賊走入海輔駐兵交州晟追賊至木
丸江五年正月輔晟合兵破籌江柵賊走悶海口
敗之富良江五月賊走乂安都督僉事柳升率舟
師追賊敗之得賊船三百賊遁且入海輔晟乘勝
追之升引兵出奇羅海口賊敗卒王柴胡等七人
擒季犛李倧等十人擒其子澄安南人武如卿等

僞大虞皇帝蒼僞太子芮僞將相王侯柱國黎季
貔等詔求陳氏後復以立爲安南國王國人言黎賊
殘陳氏無後乃郡縣其地立交阯布政使司都指
揮使司按察司分十七府曰交州北江諒江三江
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宣化大原鎮蠻諒山新
平乂安順化升華四十七州一百五十七縣衛十
一所三市舶司一改雞陵關爲鎮夷關安撫人民
三百二十萬獲蠻人二百八萬七千五百糧儲一
千三百六十萬石象馬牛十三萬五千九百船八
千七百軍器二千五十三萬九千勅黃尚書兼掌

布按二司事勅輔晟傳交阯應有懷才抱德山林
隱逸明經能文博學有才賢良方正孝悌力田聰
明正直廉能幹濟練達吏事精通書算明習兵法
武藝智謀容貌魁偉語言便利膂力勇敢陰陽術
數藥醫方技之人悉心訪求禮送京師擢用九月
輔遣升露布獻俘季犛蒼及僞將相下獄赦澄芮
等令有司衣食之陞柴胡等指揮使僉事千戶是
冬贈故安南國王陳氏子孫七人官六年七月進
封輔爲英國公晟黔國公封升安遠伯八月交人
簡定鄧悉反以晟爲征夷將軍帥師討之儁仍參

贊十二月晟與賊簡定戰於生厥江敗績儁都督
呂毅交趾叅政劉昱皆沒七年二月勑輔總兵討
賊言晟出師失律致賊猖獗今聞鄧悉死而八百
媳婦老撾猶供饋者何人賊云有象五萬又謂我
將帥皆易與宜戒慎同心協力早滅此賊五月簡
定稱上皇立陳季擴爲大越皇帝改元重光八月
輔敗賊于鹹子關九月又敗之太平海口十月季
擴稱故王後請封輔不聽進兵至清化十一月輔
獲簡定及其僞將相八年正月召輔還令晟節制
諸軍簡定檻至京伏誅十二月季擴人上表請降

遣方通政諭季擴以爲交趾右布政使又以其黨
陳原樽爲叅政胡具澄景異鄧鎔都指揮潘季祐
按察副使是月季擴景異復反九年正月以輔爲
征虜副將軍總兵會征夷將軍晟率師討之二月
詔赦交趾七月輔晟敗賊于月常江十一月輔率
舟師破賊于海上十年八月又破賊于神投海口
十月又破賊西心江十一年十二月輔晟會兵敗
賊于愛子江擒季擴十二年八月檻至京伏誅十
三年四月以輔爲征夷將軍總兵鎭交趾十四年
十一月召輔還豐城侯彬代輔十六年正月清化

土官巡檢黎利反侯彬遣都督朱廣往勦之利初
從季擴爲金吾將軍已而來降令爲土巡檢輔還
遂反稱平定王以弟黎石爲相國段莽都督聚賊
衆范柳范晏等肆出劫掠廣兵至斬首六百擒晏
利遁去彬請就交趾戮晏等以狥七月交趾右布
政使莫勛及交州知府杜希望令縣丞黎獻率家
人五百力役北京十七年巡按御史黃宗載言交
趾新入版圖勞來尤在得人今府州縣多兩廣雲
南歲貢生及下第舉人未入國學乞仕遠方遂授
以職既乏大學教養之素又非諸司歷試之才以

故牧民者不知撫字理刑者不諳法律若侯九[illegible]
黜陟廢弛益多宜令到任二年以上者從巡按御
史及布按二司嚴覈其廉汙能否上狀黜陟從之
十八年五月勑侯彬叛寇黎利潘僚車三農文歷
等迄今未獲未審兵何時得息民何時得安宜盡
心畫方略早滅此賊交趾叅政侯保馮貴討賊戰
死十九年五月彬請屯田九月彬言利奔老撾我
進兵討捕老撾輙遣頭目覽耆郎阻我兵勿入境
云即發兵象大索利迭軍門久之竟不獲利 上
曰老撾匿賊持兩端令彬遣頭目至京詰之是冬

赦利以爲清化知府遣内官山壽諭利二十二年
仁宗即位召顧還以洽爲兵部尚書代福是冬交
趾叅將保定侯瑛榮昌伯智言壽未至利復反改
大理寺卿楊時習爲按察使以弋謙爲布政使内
官馬騏自交趾召還未幾矯旨下内閣書勑復往
交趾閘辦金銀珠香内閣覆請　上正色曰朕安
得有此言此奴曩在交趾荼毒軍民卿等獨不聞
乎自騏召還交人如解倒懸豈可再遣然亦不誅
騏也洪熙元年二月以智爲征夷副將軍總兵討
利六月　宣宗即位七月命行在兵部侍郎戴綸

副洽贊理智軍務八月賊阮可郎等伏誅十二月
勑智及安平伯安都督方政及三司賊利包藏禍
心已非一日始若易取誤信人言惟事招撫迄今
八年終不聽命忠臣罹害良民被毒其誰之過智
等其急進兵務協和成功來春不捷論罪是月
上欲棄交趾問英國公輔尚書義原吉皆曰不可
棄問内閣士奇榮皆頓首稱善宣德元年三月智
政兵討利進至茶籠州敗績四月以成山侯通爲
征夷將軍總兵都督馬瑛叅將討賊尚書洽仍贊
叅軍務安平伯安掌交趾都司事削智政官爵五

月赦交趾十一月通擊賊敗績十二月賊攻清化
州不利引去以安遠侯升爲征虜副將軍總兵保
定伯銘左副總兵都督崔聚右叅將由廣西黔國
公晟爲征南將軍總兵興安伯亨左副總兵新寧
伯忠右副總兵由雲南率兵兩道討賊兵部尚書
李慶叅贊軍務工部尚書兼詹事黃福仍掌交趾
布按二司事勑通守城練兵俟升等至進兵二年
正月　上念久用兵勞費又問大臣士奇榮力贊
上止兵棄交趾使利攻交趾城通等出戰敗之斬
僞司徒司空太尉少尉太監黎芴等四月利陷昌

江通歛兵不出賊書與通請和通遂許清化諸州
地與賊遣指揮闞忠與利所遣人上表貢方物七
月賊破隘留關圍丘温鎮遠侯興祖擁兵南寧不
肯援城陷逮興祖九月升等師至隘留關利遣人
詣軍門上書言窮迫乞罷兵立陳氏後升易賊賊
伏四起升中鏢死是日銘病卒明日慶亦卒聚兵
亦敗諸將兵皆阻賊不得進十月通出下哨河立
壇與利盟約退師且宴利遺利金織文綺利亦以
重寶謝通是月忠及利所遣人至京表以陳暠爲
名實出利　上覽表示羣臣曰賊表乞復立陳氏

後從之便抑不從便群臣以內閣主議故皆曰從
之便　上曰然十一月以行在禮部侍郎李琦工
部侍郎羅汝敬充正使通政黃驥鴻臚卿徐永達
副使詔諭安南言利表言前國王遺嗣暠尚在老
撾國人乞封暠王永奉職貢頭目耆老其以實對
朕即遣使授封朝貢如洪武故事又勑通等即日
班師內外鎮守三司衛所府州縣文武吏士携家
來歸三年正月通馳奏偽王陳暠遣黎少頴表貢
代身金銀人謝罪并送我叛人都督都指揮蔡福
等還京乞班師臣兵寡援絕人情讐懼賊控據水

陸陷奪城池臣與衆議不如因其納貢請降全師
出境再圖後舉臣已率將士還至南寧俟命　上
覽奏勑通虧損臣節遺笑蠻方如國體何三月少
頴至京表稱安南國先陳王臣頑三世嫡孫臣暠
及頭目臣黎利云四月通至京群臣劾通及瑛智
安政布政使弋謙內官山壽馬騏等下廷鞫言通
等失律喪師棄地壽曲護叛賊騏激變藩方論死
繫詔獄籍其家瑛等坐罪有差輿櫬亦下詔獄五
月琦汝敬等還利遣人表謝言暠會病卒族人並
絕國中推利守國俟命汝敬永達復奉詔諭利及

耆老訪陳後裔群臣又劾晟亨忠奉命與升犄角
進兵顧延逗遛時方臨賊境與升等聲問斷絕誠
得專力拒我及聞升陷沒又不進援通等輒狼狽
引退爲賊所乘殺傷吏士委棄鎧杖賊勢益橫城
池失守乞亟正邦刑　上曲赦晟令臺中緘劾章
示晟亨忠俟還京論罪贈交趾死節都指揮李任
指揮顧福劉順徐騏周安千户蔡顒桂勝知府劉
子輔易先知州何忠內官馮智等官武官世職文
官復其家誅叛臣蔡福等籍其家四年二月汝敬
等還利遣人貢方物三月遣琦永達行人張聰勑

諭利三月琦等還利遣人貢金銀鈿器方物并上
國人奏言陳氏無後利撫綏有方得民心乞令管
攝永爲藩臣奉職貢六年五月利遣人陳情謝罪
貢方物六月遣行在禮部侍郎章敞通政徐琦詔
利權署安南國事七年二月敞等還利遣人貢謝
八年八月利遣人入貢九年三月廣西總兵山雲
言利死長子狂妄次子幼弱姦臣黎問黎察構黨
相讐殺夷民驚懼諒山土官阮世寧七源土官阮
公廷率衆避難來歸願居廣西龍州及太平府上
下凍州勑雲利本起微賤思奏立暠從入望朕志

在息民遂詔罷兵徐議立暠利遽奏暠死暠之死
利所爲也朝廷即欲問罪不忍毒民令權署國事
多行不義爲天所殛爾戒飭邊兵嚴謹守備勿怨
世寧公廷可善撫之四月琦等還言利死利子麟
遣人告喪獻金人方物五月遣行人郭濟朱弼祭
利十月麟令入上表請命遣敵及行人侯璡諭麟
仍權署安南國事十二月欽州貼浪如昔人叛降
麟正統中麟卒子濬嗣天順中濬被篡弟灝嗣弘
治中灝卒長子暉先卒子誼嗣正德初誼被篡國
人請以灝庶子晭嗣　朝廷登極改元遣使詔諭

交酋亦數遣使朝貢然時時南侵占城占城止聞
諭禁之輙陽聽命侵盜如故已而中國人多潛入
交南至有受僞御史者教之窺伺雲南太監錢能
貪殘令京衛指揮郭景矯奉勑旨往來交南猾夷
奸闌出入莫敢誰何遂誘我逋逃覘我虛實鎮南
關外類多華人而臨安諸郡所在有夷賊矣於是
撫臣屢請增置文武吏士控制彈壓然交人侵奪
欽州里社我亦不能禁是時晭弱懦無爲境內盜
起舉下專權虐政暴征人不堪命正德十年晭遣
阮仲逵朝貢是年陳暠倡作亂殺晭奸酋莫登庸及

其子方瀛結黎義昭等共推晭從子譓嗣而討殺
陳暠嘉靖改元遣使詔諭晭晭且死七年矣譓不
請封輙改元光紹暠父子亦據諒山等府稱王改
元天應莫登庸妻灝妻逼譓走海濱使命不能達
而還當是時登庸遂與陳氏分據交地杜溫閏鄭
綏不肯從登庸已而譓死登庸又曰灝有子應譓
弟也矯立應相拒交人曰灝死久矣應本登庸子
譓同母弟也嘉靖初田州岑猛叛兩廣總督姚鏌
計鴆殺之謂岑氏可遂滅疏請設流官治田州而
盧蘇王受諸孽輙通交南流言搖惑滇嶺間人鏌

被論落職桂萼初嚮用言提督兩廣非新建伯王
守仁不可遂起新建伯兼兵部尚書總制兩廣江
湖諸省軍務新建伯至嶺南始知流官不可設請
復官猛子邦相爲田州判官盧蘇亦與土巡檢羈
縻之萼新建伯病謂翁萬達曰田州事非我本心
後世誰諒我者新建伯初起用皆萼之力萼議禮
致位卿輔欲立奇功會安南有亂冀可傳檄取之
乃陰以意寓書授新建伯若專爲思田者使寄探
安南要領而新建伯不答直於奏尾稍及之萼遂
恚憾會新建伯卒竟中傷奪世爵及䘏典云嘉靖

十五年哀沖太子生頒詔諸夷禮官言安南久不
廷不必遣使請發兵討之下廷議諸大臣不可勑
錦衣衛官使安南察之已而又遣禮部尚書黃綰
翰林學士張治使安南時車駕巡承天綰治行有
日又復止兩廣守臣言安南莫氏簒逆國內大亂
時出侵掠遂命兵部尚書毛伯溫至廣東議方畧
進兵討莫氏會莫氏請命嶺南知府廉州張岳梧
州翁萬達廣州鄭守愚及巡撫諸臣亦不欲用兵
騷動數省條議上伯溫請赦莫氏以為安南都統
使會登庸死伯溫請以制命授其孫福海嘉靖二

十年六月班師論功進秩賞賚有差未幾福海復
為黎寧所逐黎氏仍據國莫氏竄居南海島上朝
廷置不問交趾東起欽州西歷左江北至臨安元
江龍州其孔道憑祥其要害也由臨安經蒙自河
蓮花灘至其東都可四五日其俗夷獠雜居不知
禮義獷悍喜鬬不解耕種椎髻剪髮好浴善水平
居不冠惟交愛人倜儻好謀驩演人淳秀好學其
山川佛跡勾漏海富良江為大產金珠珊瑚玳瑁
丹珠諸香蘇合油胡椒羚羊角犀象兕白鹿猩猩
狒狒白雉翡翠蚺蛇蟻子鹽鹽波羅蜜烏木蘇木
境內有越王城天使館浪泊柱銅鼓

兀良哈

兀良哈在烏龍江南漁陽塞北春秋時山戎地元
為大寧路戶四萬六千口四十四萬八千國初割
錦義建利諸州隸遼東設都司於惠州領營興衛
二十餘衛所所謂北平行都司也洪武十四年封
子權於大寧為寧王二十二年分兀良哈為三衛
於橫水之北曰朶顏曰福餘曰大寧處降胡以朧
魯忽察兒海撒男奚阿札失里為三衛指揮使同
知並邊為我藩籬靖難初首劫大寧兵及召兀良

哈諸酋率部落從行有功遂以大寧畀三衛寧王
移封南昌徙行都司於保定為大寧都司令三衛
歲二貢貢衛百人東起廣寧前屯歷喜峰近宣府
為朶顏自黃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為福餘由
錦義度遼河至白雲山為大寧皆逐水草無恒居
三衛朶顏最強分地又最險永樂中最親附宣德
時嘗入漁陽塞　上率諸將出喜峰關敗諸虜于
寬河誅其大酋自後稍馴順正統中又叛侵盜東
北關諸塞索鹽米賞賜而已以故喜峰密雲間有
都指揮或都督鎮守驗貢夷己巳福餘大寧結也

光爲也先鄉道朶顔獨挽險不肯從也先至不能
入塞不得利大掠福餘大寧人畜去始勑都御史
鄒來學經畧巳而設太監叅將又設總兵景泰四
年守臣言兀良哈貢使往來不絕爲兀剌間諜詔
自後使至伴二三人入京餘不得輙入關成化四
年與北虜毛里孩通侵天城遣都督李鐸詰之十
二年通乩加思蘭謀寇遼東勑邊臣備之然亦未
敢大爲寇盜弘治中守臣楊友張瓊燒荒出塞掩
殺邀賞遂起正德初部落旣蕃陽順陰逆累肆侵
盜朶顔都督花當求添貢其子把兒孫深入擄掠

動稱結親通北恐中國革蘭台者花當孫也兀良
哈朶顔爲大部朶顔花當爲貴種花當長子革列
孛羅早死其弟把兒孫驍勇十年把兒孫入馬蘭
谷塞殺叅將陳乾遣都督桂勇討之把兒孫遣扯
禿等來言請入貢且獻馬贖殺乾罪又謾言射林
孛羅幹兒路阿剌忽旦夕且糾諸部大舉入寇令
小失台呼扯禿等去我亦幸無事奏虜退班師未
幾入寇叅將魏祥全軍覆沒時把兒孫狡劣屢謀
奪適諸酋惡之不相附尋亦死花當種人皆附革
蘭台革蘭台貢馬遲之未請嗣番官也邊臣言上

兵部令譯部落後許貢革蘭台遂入寇漁陽諸小
關堡皆殘破嘉靖十一年九月巡撫王大用欲通
朶顔與厚賂城其霧靈山不果是時酋阿堆哈利
赤數入建昌喜峰太平諸塞殺掠人畜革蘭台又
乞陞官兵部言大用喜事請以毛伯溫代大用出
漁陽巡撫伯溫至鎭虜益盜邊邊人不得耕牧二
十年革蘭台挾北虜求添貢貢衛三百人不許請
衛二百人又不許時時出沒塞下輙云結小王子
旦夕大舉入塞會俺答吉囊自大同深入大原不
得巳許其補前貢失期者衛二百人二十二年內

批胡守中侍郎兼憲職提督軍務撫勦守中憸險
嗜利乾沒內帑金多又擅出塞盡伐遼金以來松
木百萬自撤藩籬徧索富人舊將領金錢言官劾
守中論死西市巡撫徐嵩阿事守中削籍巳而有
發嵩乾沒庫金者逮謫戍二十二年叛人白通事
道虜數侵我塞巡撫許論伏兵斬白通事論進官
副都御史請告去朱方代論以請撤防秋兵太早
爲虜所掠逮至京杖死闕下職方郎中韓最亦杖
死方清勁最端諒皆有才識死非其罪也二十五
年虜大入塞明年北虜道兀良哈人寇遼東兀良

哈又結海西建州夷出入遼東西塞下

朝鮮

朝鮮周封箕子國也秦遼東外徼漢初爲燕衛滿所據武帝取爲眞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漢末爲公孫氏所據魏滅公孫晉并於高麗高麗本扶餘別種王高璉居平壤即樂浪已而東徙鴨綠江東南千餘里後唐時王建代高氏并有新羅百濟又徙東松岳以平壤爲西京子孫遣使朝貢宋遼金歷四百餘年元至元中西京内屬置東寧總管府

洪武二年王王顓表賀即位遣符寶郎偰斯賜金印誥命大統曆金綺封爲高麗國王并賜王母妃相國諸陪臣文幣五年王顓遣其禮部尚書吳季南民部尚書子温表貢方物表言遐羅國恃其險遠不奉朝貢蒙古人留居其國宜徙之蘭秀山逋逃所聚亦恐爲寇患乞發兵討之賜璽書言遐羅隸爾國蒙古亦人類蘭秀山逋寇示以朕詔一呼可至勿用兵便十年以高麗貢使頻數遣故元樞密使延安答里諭意顓遣門下贊成事姜仁裕表謝貢方物　上令賀正旦使金湑及仁裕偕還賜王藥餌又諭中書省曰曩因高麗貢獻煩數遣延安答里往諭朕意令一歲迭至困罷其民涉海險遠如渠往使洪師範歸國覆溺幸有脫歸者言其故否且致疑古諸侯事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若九州外遠番世一見而已貢物亦無過侈高麗去中國稍近人知經史文物禮樂畧似中國非他邦比宜令三年一聘或比年一聘貢物產布十疋足矣丞相其以朕意諭王諸新附遠邦來朝亦明告以朕意中書因使者還咨諭之十六年遣使張伯崔泊來貢以違命却之令禮部諭王十七年諭遼東守臣絕高麗十八年國人立王禑爲王

禑貢布萬疋馬千匹謝是秋封禑爲高麗國王賜其故王顓謚恭愍十九年請易冠服不許二十二年國相李仁人刼囚禑而立其子昌爲王遣使姜伯淮朝貢是年仁人子成桂廢昌而立定昌國院君王瑤主國事二十四年瑤遣使朝貢又令其子奭朝明年正月詔位尚書下是年令市高麗馬萬匹索閹人二百二十五年成桂囚瑤及奭於其私第自主國事是年知密直司事趙胖等以其國都評議司奏至奏言恭愍王薨無嗣李仁人以他人子禑主國事[illegible]殺諫侵遼[illegible]大將李成桂力

阻乃已禑自知負罪遜位於子昌國人弗順啓恭
愍王妃安氏擇立宗親定昌國院君王瑤權國事
及今四年昏迷信讒其子奭亦癡騃縱酒色與禑
黨玄禹實等謀復禑位守門下侍中鄭夢周曲附
王瑤謀害成桂及趙俊鄭道傳南誾等今年七月
國中臣民以安妃之命退瑤於私第擇于宗親無
可立者衆推門下侍郎李成桂主國事　上曰朕
中國綱常所在列聖相傳守而不失高麗限山隔
海僻處東夷非我中國所治且事多隱曲不可據
信令禮部移文從其自爲聲教成桂更名旦徙居

漢城遣使請更國號詔更號朝鮮旦遣使請印誥
上覽表怒曰不遜詰使者使者言表鄭集撰　上
盡卻方物索集旦懼送集至京安置雲南二十七
年令遼東絕朝鮮二十九年請印誥不許三十一
年府部請發兵討朝鮮不許旦老請子芳遠嗣旦
卒謚康獻永樂元年賜金印誥命冕服九章圭玉
珮王列女傳春秋會通大學衍義通鑑綱目諸書
十七年芳遠老請子裪嗣芳遠卒謚恭定宣德初
賜裪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通鑑綱目五年裪遣使
獻海青鷹使還賜王磁器諭裪王國中多珍禽異

獸然朕所欲不在此後勿獻自後聖旦元旦皆使
朝貢王請封慶弔謝使來無常期朝廷有大政頒
詔其國及王請嗣封皆遣使正統間賜王遠遊冠
絳紗袍翼善冠龍袞玉帶景泰元年裪卒命子珦
嗣珦卒賜謚恭順命子弘暐嗣弘暐幼叔瑈以讓
位請七年封瑈爲王瑈後不知幾傳而娎立正德
元年娎卒謚康靖子㦕立踰年而世子顗卒㦕病
風遜其弟懌正德二年懌立十五年封子峼爲世
子嘉靖二十三年懌卒二十四年峼立未踰年卒
二十四年峼弟峘立三十六年封長子顥清爲世

子峘疏乞改　大明會典中所載成桂篡逆事從
之其國東西南濱海北鄰女直西北至鴨綠江東
西相距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分八道統府州郡縣
俗柔謹知文字喜讀書崇釋尚鬼惡殺戴折風巾
服大袖衫男女相悅爲婚死三年始葬飲食用俎
豆官吏閑威儀居皆茅茨衣多麻苧以田制俸以
秔醞酒法無苛條刑不慘毒山川允都神嵩北岳
海鴨綠江爲大產金銀鐵水晶鹽紬苧布白硾紙
狼尾筆果下馬長尾雞貂豽海豹皮八梢魚昆布
秔黍麻榛松人參茯苓

琉球

琉球在海東南自福建梅花所開洋順颿利船七
日可至漢魏至唐宋不通中國隋嘗遣兵虜其男
女五千人元遣使招諭竟不從洪武初國分中山
山南山北稱三王遣使朝貢十五年賜中山王察
度山南王承察度鍍金銀印金幣使還言三王爭雄
相攻賜詔諭之并諭山北王怕尼芝十六年賜山
北王印[illegible]王妃姪相寨官各有差二十五年中
山遣子姪及其陪臣子弟入國學　上喜禮遇獨
優賜閩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來朝貢永樂

二年察度卒詔封其世子武寧嗣王是年山南王
承察度卒無子令其從弟汪應祖攝國事應祖使
來請命如山北王故事諭蹇尚書遣使賜應祖冠
服嗣山南王九年中山王思紹令坤宜堪彌貢馬
及方物以其長史程復來見表言長史王茂輔導
有年乞陞國相兼長史事又言復本中國饒州人
輔臣祖察度四十餘年不解于職今年八十有一
乞令致仕還其鄉　上從之陞復琉球國相兼左
長史致仕還饒茂國相兼右長史景泰元年中山
王尚思達遣人朝貢三王嗣封皆請於朝已而山

南山北為中山所并中山遣使朝貢令三年一貢
貢無過百五十人察度後五傳至尚圓嗣王卒子
尚真嗣嘉靖十一年尚真卒子尚清請嗣遣左給
事中陳侃行人高澄以太牢祀真封清嗣王賜王
妃冠服錦幣使臣疏言弘治正德時修譔羅倫等
嘗使安南安南乞留詔勅為鎮國之寶倫為請得
留即琉球請留如安南海外遠不得即請乞下禮
官議議請如安南使至國授封王拜日天朝詔勅
藏金匱者八葉于茲矣請留使許之比還遣其王
親寧古長史蔡瀚上表謝使上使琉球錄言大明

一統志中載琉球有落漈王居壁下聚髑髏非實
事杜氏通典集事淵海嬴蟲錄星槎勝覽所述亦
皆傳者妄也乞下史館從之其俗以盈虛為晦朔
以草木為冬夏人皆去髭鬚手羽冠毛衣無禮節
好剽掠既遣人學於國學吏習稍變奉正朔設官
職被服冠裳陳奏章表著作篇什有華風焉今其
國中王下有王親不與政次法司官次察度官司
刑名次那霸港官司錢穀次耳目官司訪問皆土
官為武職以上世及所轄地為姓名其大夫長史
通事官司朝貢者定員為文職皆三十六姓人及

學於國學者爲之王并日視朝旦中晏凡三朝羣臣搓手膜拜尊且親者入殿坐飲酒卑疏者移時長跪階下歲元旦聖節長至君臣冠服拜龍亭祝慶子爲親喪數月不肉食人死以中元前後日浴尸溪水去腐肉取骨纏以布帛裹葦草埋土中王及諸臣家匣骨藏山穴斲木爲小牖歲時祭掃啓視之地無貨殖不通商賈朝貢乘大航海上漁鹽泛小艇無竹筏信鬼畏神神以婦人爲尸號女巫女巫之魁稱女君白日呼嘯聚輙數百人携枝戴草騎步縱橫時入王宮褻遊狎戲一唱百和音聲

悽慘倐忽往來莫可踪跡馮附淫昏矯誣禍福王及世子陪臣皆頓首拜跪王居山巔國門名歡會府門漏刻殿門奉神朴素無金碧之飾賦法略如井田王臣民各分土爲祿食上下無征斂有事一取諸民事巳卽巳用刑甚嚴盜竊卽剕刖家富貴者瓦屋不過二三楹餘皆茅土風雨飄搖以螺殼爨爨無釜甑耕無鐵婦人嚼米爲酒男子煑海爲鹽市用日本錢十當一如宋季鵞眼綖貫人無貴賤皆驍健耐勞苦饑寒不知醫藥而無疾疫兵甲堅利射可至二百步進止有金鼓鄰國覷爲勍敵然好爭狠鬬輙刃殺人度不能脫卽剖腹自斃其山尸𪓟鼊嶼彭湖島爲大或曰國西古米山有礁甚險舟至輙敗卽落漈也産馬海巴牛皮磨刀石硫黃銅錫扇山無猛獸以故多野馬牛豕鬬鏤木蘇木胡椒諸香非其産也又有小琉球近泉州閩人言霽日登鼓山可望而見入國朝未嘗朝貢或曰并入琉球琉球旁有毗舍那者島中小夷鳥語鬼形袒裸盱睢殆非人類不通中國

女直

女直古肅愼氏在混同江東東瀕海西接兀良哈南鄰朝鮮北至奴兒干其地有長白山橫亘千里

高二百里巔上有潭周八十里南流爲鴨綠江北爲混同混同江在開原城北五百里又有松花江在開原城東北千里黑龍江在開原城北三千五百里與混同皆南入松花元設諸府路領混同江南北水達達及女直人　明興遣人招諭永樂九年春遣將將水軍駕巨艦至江上召集諸酋豪餌以官賞於是東旺佟答剌哈王肇州瑣勝哥四酋率衆降始設奴兒干都司以四酋爲都指揮賜勑印又置衛所三百八十二官諸小酋爲指揮千

百戶鎮撫又有地面五十八站七寨一皆令三歲朝貢官賞賚縻之又置馬市開原城通交易稍給鹽米布聘諸酋豪使保塞不為邊寇盜各路有水陸城站自湯站東抵開原曰建州毛鄰海西野人兀者皆有室廬建州最强開原北近松花江者曰山夷又北抵黑龍江曰江夷亦有室廬江夷為强建州毛鄰本渤海氏遺孼喜耕種善緝紡飲食衣服頗有華風海西有山夷即熟女直完顏餘種亦務耕稼婦女喜金珠倚山作寨亦名山寨夷江夷居黑龍江即生女直數與熟女直讐殺百十戰不

休諸夷皆善射馳獵好盜建州夷尤善治生其左右二衛最無賴江夷以北有阿哈婁得悍狡自相雄長大抵東北諸夷建州處要害居中與諸夷勢聯絡相犄角五嶺喜昌石門險隘人騎不得成列虜人視為咽喉永樂間開原降虜楊木答戶者率數百騎奔建州已而建州酋李滿住款塞求內附駐牧蘇子河日强盛靖難未久專事撫綏桀驁漸為邊患一歲間入寇者九十七殺虜吏民十萬餘正統末附也先入塞侵遼東西景泰中諸酋多死也先之亂盡失賜勑諸子孫不得請官以舍人入

貢賞宴大減以故怨忿思叛成化二年酋董山遂糾衆入寇三年武靖伯趙輔充總兵都督王瑛封忠為副左都御史李秉督軍率漢番京邊官軍五萬討之山降送京師放歸廣寧輔秉曰山不可宥請誅山九月分左軍出渾河柴河越石門土木河至分水嶺右軍由鴉鶻關喜昌口過鳳凰城黑松林摩天嶺至潑猪江中軍自撫順經薄刀山鮎魚嶺過五嶺度蘇子河至虎城斯日會兵進勦朝鮮亦遣中樞府知事康純魚有沼南怡率兵萬人遏其東走我兵擣賊巢虜遁擒斬俘獲虜指揮若女

奮千人班師指揮張額的里率妻子乞降朝廷憐而釋之明年留韓斌為副總兵防守築撫順清河靉陽諸堡未幾諸夷憤欲報山讐相約入寇十四年入塞殺掠人[illegible]巡撫陳鉞掩降虜為功又附太監汪直開邊隙出塞撲殺諸夷諸夷益恨我大入塞殺掠吏民遣兵部侍郎馬文升反直撫勦直倖用事幸功陰為鉞地要文升偕行文升弗聽疾馳至鎮撫定黑鎖忒諸酋比直至虜已解散直大怒文升還奏文升妄啓邊釁謂女直建州諸虜皆以文升曩在鎮禁不與易農器故屢寇塞上遣

直及刑部尚書林聰即訊遼東報上盡如直言下文升詔獄文升言實禁鐵器非農器不聽竟謫戍重慶已而直敗貶內使南京鉞亦敗下詔獄文升得雪復官致仕正德八年海西加哈乂叛嘉靖二十四年巡撫於敖減賞物夷人大譁不能拊傾詐殺諸譯酋夷人大恨數入塞殺掠大條胡宗明代敖不能禦降浙江參議二十七年大虜通兀良哈諸女直入遼東代宗明巡撫李珏又論罷遼東西大困產楛矢石砮赤玉真珠金麻布鹽馬黃狆虎羆狐狸海上有海豹驢獾豬羊狗野有野豬牛驢

貂鼠青鼠失剌孫好剌殊角殊角即海象牙魴蘋鯨睛海東青鷹鵠鴉鶻兎鶻鱘鰉牛魚粟麥稌

三佛齊

三佛齊即舊港又名浡淋在東南海中本南蠻別種初隸爪哇有地十五州東距爪哇西距滿剌加南距大山西北濱海番舶輻輳多廣東漳泉人土沃宜稼穡人好賭博習水戰服藥刀不能傷遇敵敢死鄰國畏之水多土少將領得居陸民率架筏水中架梁柱語言如爪哇市用錢布字用梵書其屬有單馬令凌牙斯蓬豐登牙儂細蘭諸國洪武

刁王恒麻沙那阿稱臣入貢四年遣王的力馬罕亦里麻思奉金字表朝貢賜大統曆文幣六年使來貢八年使從我招諭拂菻十年恒麻沙那阿卒賜王子麻那者巫里三佛齊國王印印駝鈕銀質鍍金是時廣東有陳祖義者脫罪避居其國久之得為將領暴橫掠過客永樂中太監鄭和統海船下西洋至三佛齊有施進者祖義鄉人也訐于和和擒殺祖義承制官進仍留舊港為將領進沒女嗣官產鶴頂火雞神鹿金銀水晶珠瑠璃珊瑚犀角象牙龍腦諸香猫睛石薔薇水阿魏沒藥血結

鶴頂鳥大於鴨腦骨厚寸餘外黃內赤鮮麗可愛火雞大於鶴頸足亦似鶴軟紅冠銳觜毛如青羊色爪甚利傷人腹致死食炭神鹿大如巨豕高可三尺短毛豕喙蹄三跲

占城

占城古越裳秦林邑漢象林漢末區連殺縣令自稱林邑王遂不入版圖唐元和初改號占城宋淳熈中襲破真臘慶元中真臘復讐俘殺幾盡更立真臘人為主洪武二年遣吳用頒宗曾楊載等使占城爪哇日本等國賜王璽書是年遣使蒲旦麻

都朝貢言安南侵境上遣使招諭安南罷兵是年
國主阿答阿者遣虎都蠻來朝貢虎象遣中書省
管勾丑桓會同館副使路貢賢封阿答阿者爲占
城國王賜大統曆金綺四年阿答阿者遣答班爪
卜農奉金葉表朝貢言安南數侵境乞賜兵器樂
人俾安南知我乃聲教所被輸貢之地不敢輒欺
負　上憐之命中書省咨王言交隣有道事上以
誠占城安南皆臣事朝廷豈可擅兵相毒卽咨
安南令其罷兵兵器不爾吝但以安南故賜爾是
助爾搆兵也樂器有聲律華夷方言本異中國人

不可遣遣爾國人能習華音者來習肄十六年遣
子來賀聖節賜勘合文冊二十四年使至以臣弒
君故絕之永樂四年王占巴鎖里人勑王的賴得
黎賊父子及其黨惡卽械送京尚書陳洽在南交
軍中馳奏占城國王占巴的賴奉命出兵討安南
陰懷二心愆期不進及進至化州輒肆虜掠又以
金帛戰象資季擴季擴亦以黎蒼女遺之復約季
擴舅陳翁挺等三萬餘人復侵升華府隸四州十
一縣地驅掠人民罪下季擴一等耳請發兵討之
上以交趾初平不欲窮兵遠夷遣使諭王歸我侵

地永樂後遣人朝貢令三年一貢正統六年國人
請封其嗣王遣使冊封成化中遣使冊封正使卒
海上副使論罪戍邊其國在大海南南距眞臘西
距交趾東北際海自閩長樂五虎門西南行順風
可十日至東北百里海口立石塔爲標舟至是繫
焉俗獷悍果于戰鬭尚釋教王冠三山金花玲瓏
冠衣白跣足乘象或黃犢車臣茭葉冠男蓬頭女
後椎結所居茅茨不得踰三尺衣紫衣衣玄黃罪
死出入乘象馬粒食亦鮮食殺牛祭鬼驅象逐邪
市用金銀焚衣祭天釀酒甕中俟熟賓主繞甕坐

筒而咂且咂且注水味盡而止文書用羊皮及黑
木皮無閏月晝夜各分五十刻王當賀日沐人膽
汁將領獻人膽爲賀王在位三十年卽入山茹素
受戒令子姪攝國居一歲籲天矢日我不道當充
虎狼食或病死朞年得無恙復入爲王於是國人
呼爲芳嗏馬哈剌札云有號屍致魚者婦人也目
無瞳夜飛頭入人家食小兒穢氣侵兒腹兒卽死
頭返合體如故失其體不得合卽死夫不聞者罪
之產金銀錫鐵獅象犀牛瑇瑁諸香朝霞大火珠
菩薩石薔薇水猛火油檳榔諸文異水胡椒白藤

吉貝絲紋白氎布孔雀山雞伽南香惟此地有之
價亦高觀音竹如藤長丈八尺許色黑如鐵寸二
三節犀角象牙最多犀如水牛大者八百斤體黑
無毛蹄有三跲獨角在鼻端長者可尺五寸馬小
於驢波羅蜜形如東瓜

日本

日本古倭奴國海中諸夷倭奴最大西南至海東
北大山國主世以王爲姓羣臣亦世官地分五畿
七道三島又有附庸國百餘拘邪韓最大其國小
者百里大不過五百里戸少者千多止一二萬皆

倭種也漢滅朝鮮通使稱王者三十餘國倭王最
雄長者居邪馬臺即耶摩維歷漢魏晉宋隋皆朝
貢稍習華音唐咸亨初惡倭名更號日本國朝洪
武二年倭寇山東並海郡縣又寇淮安三年寇山
東轉掠浙東福建旁海諸郡是年遣萊州府同知
趙秩賜璽書諭其王良懷言倭寇海上書至曰如
臣我奉表來庭不臣則修兵自固秩至諭王中國
聖主威德責其入貢王曰吾國未嘗不慕中國顧
蒙古戎狄蒞華以小國視我乃使趙良弼詠我好
語初不知其覘我國也既而發舟數千襲我比至

一時風霆漂覆幾無遺類自是不與通者數十年
爾得非良弼後乎將刃之秩徐曰聖天子生華帝
華非蒙古比我亦非良弼後爾殺我禍不旋踵王
氣沮禮秩且物遣僧隨秩奉表稱臣入貢使未至
又掠溫州五年　上諭劉基曰東夷尚禪教姑遣
明州天寧僧祖闡南京瓦官僧無逸開諭之良懷
欲留二僧力辭王遣使同二僧入貢是年寇海鹽
澉浦溫州初令浙江福建造海舟防倭而倭又寇
福建海上諸郡六年以於顯爲總兵官出海巡倭
倭寇登萊七年寇膠州是年遣僧來貢無表文却

之其臣亦遣僧貢馬茶布刀扇　上曰此私交也
亦不受令中書省移文責王九年遣僧歸廷用等
奉表貢馬及方物謝罪賜王及使文綺有差已而
上覽表曰良懷不誠詔責之十二年來貢無表文
安置使人於陝西番寺十三年遣使詔諭良懷遣
僧如瑤貢馬令禮部移書責王數掠我海上復却
之諸僧皆安置川陝番寺十四年遣僧入貢乞還
安置僧使　上曰日本既謝罪還其使召至京
宴賞遣歸十五年歸廷用又來貢於是有林賢之
獄曰故丞相胡惟庸通日本蓋　祖訓所謂日本

踪朝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謀爲不軌故絶之也
是時惟庸死且三年矣十六年寇金鄉平陽十七
年如瑤又來貢坐通惟庸發雲南守禦是年信國
公和致仕居鳳陽　上召至京諭曰日本小夷屢
擾東海上卿雖老强爲朕行視要地築城防此賊
信國公築登萊至浙沿海五十九城民丁四調一
爲戍兵二十年置浙東西防倭衛所是年遣江夏
侯周德興築福建海上十六城設衛所遂垛福建
漳泉人爲兵戍並海衛所二十六年寇金鄉二十
七年二月遣都督僉事劉德商暠巡視兩浙防倭

三月又勅都督楊文尋又勅魏國公徐輝祖安陸
侯吳傑練浙江海上兵防倭二十八年寇金州靖
難後太監鄭和等率舟師三萬下西洋日本遣人
來貢并擒獻犯邊賊二十餘人即付使人治之縛
置甑中烝死永樂二年使還遣邊政趙居任賜王
冠服文綺金銀古器書畫又給勘合百道令十年
一貢毎貢正副使等毋過二百人若貢非期人船
踰數夾帶刀鎗並以寇論居任還不受王餽　上
喜厚賜之尋命僉都御史俞士吉賜王印誥册封
爲日本國王詔名其國之鎭山曰壽安鎭國山

上爲文勒石久之嗣王道義卒子源道義嗣益奸
狡時時令各島人掠我海上九年寇盤石十五年
寇松門金鄉平陽是年遣禮部員外郞呂淵諭王
還所掠海上人十六年遣使謝罪當是時數人金
盡都督劉榮總兵守遼東繕海上堠堡伏兵伺之
十七年倭船入王家山島傳烽杳至榮率精兵疾
馳入望海堝賊數千人分乘二十舟直抵馬雄島
進圍望海堝榮發伏出戰遣奇兵布伏諸山下斷
其歸路賊奔入櫻桃園榮合兵圍而攻之斬首七
百四十二捕生八百五十七召榮至京封廣寧伯

自是不敢窺遼東二十年寇象山初方國珍據溫
台處張士誠據寧紹杭嘉蘇松通泰諸郡皆在海
上方張既降滅諸賊强豪者悉航海糾島倭入寇
以故洪武中倭數掠海上　高皇既遣使命將築
城增戍又命南雄侯趙庸招蛋戶島人漁丁賈豎
盡自淮浙至閩廣幾萬人盡籍爲兵分十千戶所
於是海上惡少皆得衣食於縣官洪武末年海中
方張諸逋賊壯者老老者死以故旁海郡縣稍得
休息永樂初西洋之役雖伸威海表而華人習知
海夷金寶之饒夷人來貢亦知我海道奸闌出入

華夷相糾以故寇盜復起非廣寧之捷禍未已也
宣德元年遣人來責人船刀劍不奉我約束　上
諭使臣自後貢毋過三舟使人毋過三百刀劍毋
過三千。臣不受七年遣人來貢如約束受之八年
源道義卒命太監雷春少卿潘賜等弔祭十年嗣
王遣使貢謝倭自得我勘合方物戎器滿載而來
遇官兵矯云入貢貢即不如期守臣幸無事輙請
俯順夷情主客者爲譺可條奏即復許貢云不爲
例嗣後再至亦復如之我無備即肆出殺掠滿載
而歸宣德末年海防益備賊不得間貢稍如約遂

許夷至京師宴賞市易飽恣其欲已而備禦漸踈
正統四年寇大嵩入桃渚官庾民舍焚劫一空驅
掠少壯發掘冢墓束嬰孩竿柱上沃之沸湯視其
啼號拍手笑樂捕得孕婦忖度男女刳視中否爲
勝負飲酒荒淫穢惡至有不可言者積骸如陵流
血成川城野蕭條過者隕涕於是朝廷下詔備倭
命重師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堠修戰艦合兵分番
屯駐海上寇盜稍息七年來貢十一年寇海寧乍
浦成化初忽至寧波知我有備矯稱進貢守臣爲
請於朝且欲遣之至京楊文懿公守陳貽書張主

客力言其不可許二十年遣周瑋等來貢弘治八
年壽蓂來貢正德六年宋素卿源永壽來貢求祀
孔子儀注不許鄞人朱澄告言素卿本澄從子叛
附夷人守臣以聞主客以素卿正使釋之令諭王
效順無侵邊八年僧桂梧等來貢嘉靖元年王源
義植無道國人不服諸道爭貢大內藝興遣僧宗
設細川高遣僧瑞佐及素卿先後至寧波故事凡
番貢至者閱貨宴席並以先後爲序時瑞佐後至
素卿好殺通市舶太監饋實賄萬計太監令先閱
瑞佐貨宴又令坐宗設上宗設席間與瑞佐忿爭

相讐殺太監又以素卿故陰助佐授之兵器殺總
督備倭都指揮劉錦大掠寧波旁海鄉鎮素卿坐
叛論死宗設瑞佐皆釋還給事中夏言上言禍起
於市舶禮部遂請罷市舶而不知所當罷者市舶
太監非市舶也夷中百貨皆中國不可缺者夷必
欲售中國必欲得之以故　祖訓雖絶日本而三
市舶司不廢市舶初設在太倉黃渡尋以近京師
改設於福建浙江廣東七年罷未幾復設蓋東夷
有馬市西夷有茶市江南海夷有市舶所以通華
夷之情遷有無之貨收徵稅之利減戍守之費又

以禁海賈抑奸商使利權在上罷市舶而利孔在
下奸豪外交內詞海上無寧日矣番貨至輒賒奸
商久之奸商欺負多者萬金少不下千金轉展不
肯償乃投貴官家久之貴官家又欺負不肯償貪
戾甚於奸商番人泊近島遣人坐索久之竟不肯
償番人乏食出沒海上為盜貴官家欲其亟去輒
以危言撼官府云番人據近島殺掠人奈何不出
一兵備倭當如是及官府出兵輒齎糧漏師好語
啗番人利他日貨至且復賒我如是者久之番人
大恨諸貴官家言我貨本倭王物爾價不我償我

何以復倭王不掠爾金寶殺爾倭王必殺我盤據
海洋不肯去近年寵賂公行上下相蒙官邪政亂
小民迫於貪酷苦於徭賦困於飢寒相率入海從
之凶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
羣不逞者皆為之奸細為之鄉道人情忿恨不可
堪忍弱者圖飽煖旦夕強者奮臂欲洩其怒於是
王忤瘋徐必欺毛醢瘋之徒皆我華人金冠龍袍
稱王海島攻城略邑劫庫縱囚遇文武官發憤所
殺即伏地叩頭乞餘生不聽而其妻子宗族田廬
金穀公然富厚莫敢誰何浙東大壞二十五年以

朱紈為浙江巡撫都御史兼領興福漳泉治兵捕
賊紈清諒方勁任怨任勞嚴戢閩浙諸貴官家嘗
言去外夷之盜易去中國之盜難去中國之盜易
去中國衣冠之盜難上章鐫暴貴官通番二三渠
魁於是聲勢相倚者大譁切齒詆誣惑亂視聽改
紈為巡視未幾言官論劾又遣言官即訊其心煆
煉必欲殺紈紈憤悶卒紈所任福建有功海道副
使柯喬都指揮盧鏜殺賊有功皆論死繫按察司
獄於是華夷羣盜唾手肆起益無忌憚三十一年
殘黃岩掠定海浙東騷動遣都御史王忬巡視兩

浙兼領漳泉興福四郡以都指揮俞大猷湯克寬
為浙閩參將勤賊顧兵政久弛將士耗鈍水寨戰
艦所在廢壞忬經畧未幾羣賊總至稱寨列港外
約諸島內招亡命勢益猖獗三十二年大猷冒險
出洋焚蕩巢穴首賊逸去羣偷流散乘風奔突倏
忽千里溫台寧紹杭嘉蘇松揚淮十郡並受其害
克寬統領步兵往來海堧護城捕賊斬獲亦多怦
不肯隱敗冒功擒治奸豪破解支黨大猷克寬兩
參將皆知勇可任徒以江南人素柔軟賊來登岸
望風奔潰文武大吏未能以軍法繩下而有司往

徃以軍法脅持富人巧索横歛指一科百師行城守餉犒百物類多乾沒十不給一廉謹之士又謂南人善謗低頭束手不敢動一錢於是公私坐困戰守無策始釋柯喬起盧鏜而賊船聯艓滿海破昌國臨山霩霸乍浦青村南滙吳淞江諸衛所圍海鹽太倉嘉定入上海掠華亭海寧平湖餘姚定海諸州縣焚刼殺戮汚辱慘於正統時矣而通番奸豪又言忤大猷搗巢非計且搖動忤忤薦鏜起爲閩叅將代克寬克寬以副總兵將屯金山閩人故忌鏜劾鏜凶險不可用南京言官又復薦鏜三

十三年遂犯江北海門如皐通州皆被殺掠是時復用盧鏜爲叅將而以俞大猷爲浙直總兵未幾工部侍郎趙文華以海賊猖獗請禱海神遂遣文華行禱公私勞費不貲皆歸囊橐比忤改大同巡撫徐州兵備李天寵代忤南兵尚書張經提督浙閩江南北軍務有王江涇之捷文華素忌經天寵遂奏經天寵逮詔獄論死西市而以浙江巡按胡宗憲代天寵南戶部侍郎楊宜代經自後賊益熾縱横出入二十六郡文華還朝未幾又出監督諸軍搜括官庫富豪金寶書畫數百萬計交通豪敝

以敗爲功以功爲罪雖有沈庄梁庄之戰竟莫敢茶毒之慘兩浙江淮閩廣所在徵兵集餉提編均徭加派稅糧截留漕粟扣除京帑請給鹺課迫脅富民釋脫凶惡濫授官職浪費無經其爲軍旅之用纔十之一征發漢土官兵川湖貴廣山東西河南北靡不受害臨賊驅之不前賊退遣之不去散爲盜賊行者居者咸受其害於是外寇未寧而內憂益甚矣宗憲計擒賊首王直浙西江東稍得安靖浙東温台江北淮揚閩中嶺表尤被其毒已而俞大猷被中傷盧鏜代之賴朝廷　聖明大猷得

不死江北巡撫李遂有廟灣之捷入南兵部爲侍郎唐順之代遂福建巡撫王詢數有功畏讒引疾去代者劉燾宗憲以擒直功陞右都御史加太子太保叙子錦衣千戶先是文華陞工部尚書以論吏部尚書李默即加太子太保又以征倭功加少保子廕錦衣千戶不數月文華削籍千戶譴戍楡林自壬子倭奴入黄岩迄今十年閩浙江南北廣東人皆從倭奴大抵賊中皆華人倭奴直十之一二久之奸頑者嗜利貧窘者避徭賦往往喜賊至而貪殘之吏又從而驅之封疆之臣輙請添官當

事者不敢阻於是添設都御史三人總兵一人副總兵二人叅將十三人兵備副使十一人諸將校近百人田賦倍於常科徵徭溢於甲式矣其俗男子魋頭斷髪黥面文身婦人被髪屈紒皆跣足閒用屐其喜盜輕生好殺天性然也物產金銀琥珀水晶硫黃水銀銅鐵白珠青玉蘇木胡椒細絹花布螺鈿漆器扇犀象刀劍鎧甲馬交市華人喜得童男女錦綺絲綿磁針

眞臘

眞臘本扶南屬國一名占臘在東海中隋始通中國唐神龍中并扶南而國分爲二其南近海多陂澤爲水眞臘北多山阜爲陸眞臘後復合爲一宋宣和初封爲眞臘國王慶元中破占城立其國人爲占城王占城遂爲屬國又有叅半眞里登流眉蒲甘等國皆屬眞臘聚落頗衆地亦廣洪武三年國王忽兒那遣奈亦告郎表獻方物賜大統曆文綺二十年正黎列保昆耶茸苦者遣使貢象及方物景泰二年貢賜王及妃文綺朝貢至今不絕其俗尚華侈東向爲上右手爲潔縣鎮風習大類占城王三日一視朝婚娶燃燈不息親力耕種產銅

金諸香象翠羽嘉樹異魚

暹羅

暹羅本暹與羅斛二國在南海中暹土瘠不宜耕稼羅斛土平衍種多穫暹仰給焉元至正間暹降羅斛洪武四年通羅斛國王參烈昭毘牙遣奈思俚儕剌識悉替奉金葉表朝貢賜大統曆十年遣子昭祿羣膺奉金葉表貢象及方物遣使賜詔及暹羅國王之印十六年給勘合文冊令如期朝貢永樂元年稱暹羅國十五年瑣里人昭祿羣膺哆囉諦剌爲王遣奈必上表貢方物乞量衡式賜古今列女傳金綺量衡令三年一貢朝貢宣德中稍減賜物著令其國方千餘里羣山環繞峭拔崛地下濕土疎惡氣候燠熱不齊自占城西南舟行七晝夜至其國王宮壯麗民樓居其樓密聯檳榔片藤繫之甚固籍以藤席竹簟寢處于中王白布纏首腰束嵌絲帨加錦綺跨象或乘肩輿尚釋教國人效之好爲僧尼婦人多智夫聽於妻妻與中國人私不爲怪男陽嵌珠玉富貴者範金盛珠行有聲婚則羣僧迎婿至女家僧取女紅貼男額稱利市喪禮貴者灌水銀葬民閒鳥葬言語大類廣東

俗澆浮習水戰好鬬喜寇掠市用海䝼煮海爲鹽
釀秫爲酒產寶石奇香異木翠羽獅白象白鼠蘇
木暇如薪色絕勝六足龜珊瑚

蘇門答剌

蘇門答剌即古蘇文達那西洋之要會也東南大
山西北距海山連阿魯那孤兒黎伐三國自滿剌
加西南行順風五晝夜至答魯蠻村舍舟陸行十
里至其國無城郭有大溪入海海口大濤船至此
往往沒溺洪武中國王遣人奉金葉表貢馬及方
物永樂三年國主鎖丹罕難阿必鎮遣阿里來朝

貢封爲蘇門答剌國王賜印誥金幣五年使來貢已
而王與花面王戰敗中矢死子幼不能復讎其妻
發憤令于國曰能復此讎者我以爲夫與共國事
有漁翁聞之率衆敗殺花面王王妻遂從漁翁永
樂七年王來貢　上喜厚賜之十年遣使至其國
故王假子率部衆殺漁翁王王子蘇幹剌率衆奔
于峭山時時相侵欲復讎十一年太監鄭和擒送
京伏法漁翁王子感激貢方物甚勤宣德中貢使
數至用金葉表十年封其子嗣王皆有賜至今朝
貢不絕風俗淳厚言語和婚喪衣服物產

類滿剌加田磽穀少熟番舶往來貨充牣人饒
富市用金錫錢惟酋長好殺殺人輒取血浴身花
面王者即那孤兒王也國小僅比大村秖千餘家
人皆務面以故號花面風俗語言類蘇門答剌

爪哇

爪哇古闍婆國又名莆家龍元稱爪哇其國分東
西二王所屬有蘇吉川打板打綱底勿諸國洪武
三年王昔里八達剌遣八的占必奉金葉表貢方
物及黑奴三百人納元所授宣勅已而我使至三
佛齊爪哇要而殺之十三年王八達那巴那務遣

阿烈彝烈時奉金葉表朝貢上遣其使還詔諭責
王遂絕其使永樂二年其國東王遣使朝貢請印
與之五年西王都馬板與東王戰滅東王時我舟
過東王城西王殺我百七十人西王懼遣亞烈加
恩謝罪勅詰責西王令償死者黃金六萬兩已而
遣人貢萬兩禮官請索如數上曰朕利金耶令遠
人知畏耳蠲其金賜鈔幣諭之十六年西王楊惟
西沙遣人獻白鸚䳇正統八年令三年一貢其國
四鄉初至杜板僅千家二酋主之流寓多廣東漳
泉人又東行半日至厮村中國人客此成聚落遂

名新村約千餘家村主廣東人番舶至此互市金寶克溢人富饒又南水行可半日至淡水港乘小艇行二十餘里至蘇魯馬益亦有千餘家半中國人港傍大洲林木蔚茂有長尾猱數萬又水行八十里至漳沽登岸西南陸行半日至王所居滿者伯夷僅二三百家總領七八人王宮磚墉高餘三丈方三十餘里屋高四丈地覆板象藤花蓆跏趺而坐民居茅茨磚庫坐卧于內王蓬頭頂金葉冠胸絫嵌絲帨腰束錦綺佩短刀跣足跨象或乘牛民男蓬頭女椎結上衣下帨男必腰刀刀極精

巧刑無鞭朴罪不問輕重籐縛刃殺之市用中國古錢衡量倍于中國磁麝綺帛國人大抵三種西番賈胡居久者服食皆雅潔中國流寓者尚回回教持齋受戒曰唐人土人有名無姓尚氣好鬪顏色黝黑猱頭赤脚信鬼坐卧無椅榻飲食無匙箸啖蛇蟻虫蚓與犬同寢食不為穢也婚男造女家後五日迎婦金鼓刀盾前後甚都婦裸被髮跣足縈嵌絲帨戴被金珠絲飾實粧喪有水葬火葬犬葬惟死者所欲產金珠銀犀角象牙玳瑁青鹽檳榔椒香蘇木枕榔木吉貝倒掛鳥綠鳩綠鳩紅綠

此葉北大配補

白鸚鵡白鹿白猿猴

皇明四夷考上卷終

子俊準校正

此葉北大配補

海鹽鄭[illegible]

古俚

古俚大國西洋諸番之會去中國十萬里西瀕海南距柯枝自柯枝海行可三日至永樂元年王馬那必加剌滿遣馬戍朝貢馬五年遣太監鄭和賜王誥幣陞賞其將領有差王好浮屠敬象牛老不傳子傳外孫否則傳弟無外孫弟傳善行人族類分五種如柯枝王南毘人不食牛將領回回人不食豬大家晨起用牛糞塗地煅牛糞爲囊佩之每旦水調抹額及股國事皆決于二將領[illegible]馬俗尚信義行者讓路道不拾遺[illegible]番用金銀錢以葫蘆爲樂器紅銅絲爲絃歌聲相協鏗鏘可聽刑無鞭笞輕斷手足重罰金誅戮沒產夷其族有西洋布曰撦黎本出鄰國坎夷巴四闊四尺五寸色絲間花帨闊五尺產孔雀白鳩馬無餘烏諸香嘗貢金絲寶帶金絲細如髮結花綴八寶珍珠鴉鶻石

浡泥

浡泥本闍婆屬國在西南大海中統十四州洪武四年王馬漠沙遣亦思麻逸進金表銀箋貢方物賜金綺永樂三年遣使封其國主麻那惹加那乃爲浡泥國王賜印符誥幣六年王率其妃及子來朝遣使迎勞之福建至南京王上金表獻珍物妃箋獻　中宮東宮　上宴王奉天門是年王卒于會同館諡恭順葬石子岡樹碑立祠有司春秋祀封其子遐旺嗣賜玉帶金銀綺幣器皿使送歸國遐旺請封其國後山賜名長寧鎮國　上爲文刻石十二年洪熙元年皆來朝貢俗以板爲城以銅鑄甲煮海爲鹽釀秫爲酒喪葬有棺盛食無器室宇弘敞原田豐利習尚奢侈愛敬華人王服頗效中國產片腦諸香象牙吉貝玳瑁鶴頂

滿剌加

滿剌加永樂三年王西利入兒速剌遣使奉金葉表朝貢言願内附爲屬郡效職貢七年太監鄭和充冊封使賜印誥錦綺封爲滿剌加國王九年嗣王拜里迷蘇剌率其妃及子五百四十人來朝　上御奉天殿宴王賜玉帶羽儀鞍馬金銀錢鈔錦綺王妃冠服于姓傔從賞各有差十年遣使送還國十二年王每來朝貢厚賜之二十二年宣德九

年王復來朝貢賜亦厚正統十年後數遣使來朝
貢天順三年王無答佛哪沙辛子冊茫速沙請封
遣使冊立爲王成化末給事中林榮行人黃乾亨
奉使溺海死廕子入監讀書其國舊名五嶼東南
距海西北皆山地瘠鹵故未稱國隸暹羅歲輸金
五千兩既奉我正朔始不隸暹羅王白帛纏首衣
青花袍躡皮履乘轎俗淳朴尚回回教民舍如暹
羅婚喪大類爪哇聯榻趺坐刳木爲舟泛海而漁
旁海人畏龜龍龜龍高四尺四足身負鱗甲露長
牙遇人即嚙嚙即死山有黑虎視虎差小或變人
形白晝羣入市覺者擒殺之

榜葛剌

西天有五印度國榜葛剌者東印度也永樂六年
王靄牙思丁遣人朝貢九年至太倉命行人往宴
勞之十二年王窶弗丁遣人奉金葉表獻麒麟國
最大自蘇門答剌海行過翠藍島至淛地港更小
舟行五百里至鎖納兒港登陸行三十五里至其
國地廣人稠財物豐衍甲於諸鄰國國有城郭王
及諸官皆回回人男髠髮白布纏頭圓領長衣束
綵帨躡皮履市用銀錢海臥五領山最高大氣候
常熱如夏賦十二刑笞杖徒流官有印章行移軍
有糧陰陽醫卜百工技藝大類中國有衣黑白花
衫縈帨佩珊瑚琥珀纓絡繫臂硝子鐲釧歌舞侑
酒者曰根肖速魯奈奈盖優人也能作百戲以鐵
索繫虎行市中入人家解索坐虎于庭裸而搏虎
虎怒交撲作虎勢囘乃已或手投入虎喉虎亦不
傷戲已仍繫之家人爭以肉啖虎勞戲者錢曆有
十二月無閏風俗朴厚人好耕殖一年二熟產鑌
鐵翠羽瑠璃蛇馬桑漆樹絲綿尤多鎗剪最巧利
布數種有濶四五尺者蓦黑蓦勒濶四尺背面皆

毳絨厚可五分即兜羅錦也白樹皮布膩滑如紙
如鹿皮椰茭爲酒檳榔當茶

錫蘭山

錫蘭山在大海中海中有翠藍山最高大自山東
南乘風可三日至赤邪塢塢人穴居男女皆裸若
野獸不粒食食芭蕉子波羅蜜魚蝦又西海行可
十日至佛堂山泊舟處濱海山麓有臥佛寺佛榻
寶飾極華麗又西北陸行五十里至王居王尚釋
重象牛煅牛糞灰塗體飲牛乳不食其肉殺牛者
罪死王宮民居亘必調牛糞塗地而禮佛國富饒

地廣人稠亞於瓜哇民上裸下纏帨加壓腰去鬚髡留髮布纏之女椎髻于後下縈白布飲食不令人見產青紅黃鴉忽石水晶海洲有珠池日映光浮起閃閃射日闇茂一淘珠諸番賈爭來市珠土宜稻不宜麥市用金錢重蔛香綺絹青磁器銅錢樟腦永樂九年王亞烈苦奈兒鎖至人絕我使途太監鄭和俘至京十年封耶巴乃那爲王赦亞烈若奈兒還國耶巴乃那故王族人也一名不剌葛麻巴思剌查國人以爲賢故封之遣使送歸詔諭其國正統十年遣使耶把剌謨的里啞來朝貢珠

寶石天順三年王葛力生夏剌昔利把交剌惹復遣使朝貢

蘇祿

蘇祿在東南海中人鮮粒食食魚蝦螺蛤短髮纏皁縵爰海爲鹽釀蔗爲酒織竹布爲業氣候常熱永樂十五年其國東王巴都葛叭答剌西王巴都葛叭蘇哩峒王叭都葛巴剌卜各率其妻子頭目來朝貢珍珠玳瑁諸物賜王冠服玉金帶蟒龍金銀錢鈔錦幣器皿王妃王子女姻戚頭目賜物各有差三王者東王爲尊西峒二王副之歸次德州卒命有司營葬爲文樹碑墓道留其妃妾及傔從十人守墓令畢三年還國遣使封其長子都麻合爲蘇祿國東王十九年遣使來貢

柯枝

柯枝一名阿枝東連大山西南北皆海自葛蘭山海西北行一晝夜可至永樂二年王可亦里遣完者答兒朝貢請封其國大山詔封爲鎮國山賜碑文是時太監鄭和使至其國國王瑣里人也首纏黃白布上不衣下縈絲帨束綵壓腰綴椰木葉苫屋國人五種曰南昆與王同類祝髮線懸脛爲貴

族次回回人次富有財者曰哲地次牙繪曰革全又次卑賤者曰木瓜木瓜濱海而居業漁樵屋簷不得過三尺上衣不過膝途遇南昆哲地即伏候過乃起王尚浮屠敬象牛建寺範金爲佛每旦鳴鐘鼓汲泉灌佛頂數回已乃禮之有曰濁肌者蓋優婆夷也娶妻不剃胎髮髮縷縷垂後牛糞灰塗體行吹大螺妻隨之乞錢氣候常熱多雨市用金銀錢銀錢十五當金錢一產珠象牙蘇木

祖法兒

祖法兒亦名左法兒東南皆海西北重山自古俚

西北海行十晝夜可至無城郭俗尚回回教體幹修碩語言朴實王白布纏頭衣青花絲帨或金錦袍靴履乘轎跨馬前後列象駝馬鼓吹氣候常如秋市用金銅錢錢文人形永樂中王亞里遣人來朝貢宣德中又來朝貢產西馬駝鶴頂駝雞福鹿片腦沉香乳香乳香即樹脂諸奇藥以易中國紵絲磁器駝雞如鶴長三四尺脚二指毛如駝行亦如之駝单峰或雙峰皆可乘

溜山

溜山西向濱海如洲在西海中有石門如城闕土

瘠無城郭依山聚居八村稍大皆以溜名可通舟楫餘小溜無慮三千土人曰此弱水三千也人巢居穴處不識菽粟啖魚蝦無衣草木葉蔽前後舟行遇風失入溜即溺溜山傍有牒幹國皆回回人俗淳厚業漁好種椰樹氣候常熱如夏市用銀錢產龍涎香海肌椰皮結繩可貫板成舟塗瀝青堅如鐵釘鮫魚一名溜魚織絲帨甚精緻亦有織金帨永樂中國王亦速福遣使來朝貢

南泥里

南泥里隸浡泥自蘇門答剌舟行三晝夜可至東[illegible]黎伐西北距海南連大山山南際海僅千餘家皆回回人俗朴實王居類樓高廣嚴整幽潔市用銅錢少穀食食魚蝦西北大海即西洋中有帽山平頂土人稱為那沒黎省舶皆以此山為指南山下淺水有珊瑚樹大者高二三尺个枝婆娑可愛依山居人二三十家皆稱王問其為誰輒曰阿孤楂華言王也或曰南泥里即南巫里

黎伐

黎伐小國南連大山北際海西距南泥里東南連那孤兒居民一二千家推一人為首領隸蘇門答

剌言語服用與蘇門答剌同山多野犀

哈密

哈密本古伊吾廬地在燉煌北大磧外西北羌胡往來要路也元封忽納失里為威武王已而改封肅王卒弟安克帖木兒嗣國初置甘州五衛於張掖肅州衛於酒泉涼州衛千武威西寧衛于湟中又置山丹永昌鎮番莊浪四衛高臺鎮夷古浪三千戶所自陝西蘭州渡河千五百里至肅州肅州西七十里為嘉峪關長陵初設關外七衛曰哈密曰安定曰阿端曰赤斤蒙古曰曲先曰罕東曰罕

亦在七衛皆在嘉峪關西哈密又在六衛西東去
肅州西去土魯番各千五百里北至瓦剌數百里
永樂二年改封安克帖木兒爲忠順王以頭目馬
哈麻火只等爲指揮等官分其衆居苦峪城三年
忠順王卒無子兄子脫脫先是俘蠻夷邸朝議哈
密爲西域入貢孔道宜釋脫脫令嗣王乃賜金印
誥命玉帶文綺遣使送還令察諸番向背凡諸番
貢物表文譯上四年賜王及其祖母速哥失里母
妃從母綺幣有差是年速哥失里逐脫脫勑諸酋
復立脫脫爲王六年脫脫暨祖母各遣使朝貢九

年脫脫卒勑都指揮哈納爲都督僉事守哈密是
年封力帖木兒爲忠義王賜印誥玉帶守哈密卒
從父子孛羅帖木兒嗣仍封忠順王賜誥印十二
年行在驗封員外郎陳誠使西域還言哈密城在
平川可三四里東北二門王稱速壇人僅數百戶
頗非一種多蒙古回回人習俗各異產馬駝玉石
鑌鐵大尾羊陰牙角城北大山西南東皆平曠地
多鹻鹵宜稷麥豌豆農耕亦用糞壤人獷悍好利
西域三十八國入貢經哈密者相攔出入索道路
錢乃已洪熙元年貢硫黃　上詔邊臣哈密何以

不硫黃正統四年貢玉求紵絲與四表裏天順四
年貢賜紙金箔薑桂茶磬成化元年令歲一貢貢
不過三百人至京不過三十人貢物馬駝玉石鐵
器諸獸皮三年以忠順王外孫爲都督賜銅印金
幣八年都督赴京嗣官貢馬駝加賞時酋者林弑
孛羅帖木兒無子王母努溫答力理國事九年土
魯番速壇阿力欲以哈密掠赤斤諸夷王母不從
金印去遺番離散王母外孫都督把他木
居苦峪其奸狡者陰附阿力伺我塞
下遣高陽伯李文通政劉文討阿力調罕東赤斤

番兵數千駐苦峪不敢進阿力遂輕中國文等詭
言不見土魯番遂還王母金印竟爲阿力所留益
侵我城郭諸夷十四年阿力死子阿黑麻稱速壇
未壯二十年守臣乘間請封罕愼嗣忠順王入哈
密罕愼貪殘國人怨恨西域諸夷貢使往來者苦
罕愼要索亦怨恨二十三年罕愼言瓦剌有克捨
太師革捨太師克捨死其弟阿沙赤爲太師革捨
弟阿力阿古多兀王與阿沙赤讐殺西走據哈密
瓦剌尋退去弘治元年阿黑麻强曰罕愼非脫脫
族安得王哈密哈密我當王欲殺罕愼畏我不敢

罕慎曰吾爲若聯姻若爲王益安無外虞
罕慎喜許阿黑麻阿黑麻至哈密誘罕慎頂經結
盟遂殺罕慎亦未敢顯言據哈密即遣使入貢言
罕慎病死國亂乞遣大通事和番立我爲王居哈
密領西域職貢兵部尚書馬文升言外夷北虜最
强屢入貢乞通使我不聽阿黑麻小夷且與哈密
各有分地不可輒遣使亦不得王哈密彼入若貢
我亦不拒請勑阿黑麻諭令還王母及金印還我
哈密時王母已死四年遣哈密頭目寫亦虎仙齎
勑諭阿黑麻以金印城池來歸遣使朝貢厚賞之

陞寫亦虎仙爲都督僉事文升言哈密有回回畏
兀兒哈剌灰三種共居一城種類不貴不相下北
山又有小列禿野乜克力數種强虜時擾哈密必
得元遺孽嗣封理國事庶可懾服諸番興復哈密
不然未得休息乃立安定王族孫陜巴爲忠順王
安定王者本脫脫種落令頭目奄克孛剌阿木郎
輔陜巴至哈密六年諸番索陜巴犒賜不得阿黑
麻又恨阿木郎尅賜物掠其牛馬遂入哈密殺阿
木郎虜陜巴及金印去內閣丘濬請文升曰哈密
事重須公一行文升曰方鬨未寧臣子豈可辭勞

但西域賈胡貫窺利不善騎射古未有西域能爲
中國大患者徐當靜之濬曰有識言不可不慮文
升請行諸大臣不可詔勑兵部侍郎張海都督緱
謙行視經略時阿黑麻貢使寫亦滿速兒等在京
師令海至河西遣夷使二三人與通事致勑諭
阿黑麻歸陜巴金印者夷使爭欲去海不可乃遣
哈密夷人以勑往阿黑麻竟留不報海不得已修
嘉峪關捕哈密奸回通阿黑麻者二十餘人戍廣
西請絕西域貢七年春海謙不俟命輒還逮下獄
降海山西叅政謙奪俸閑住文升言土魯番恃其

强悍哈密奸回又反復欺負中國不懲創彼益驕
中國請安置寫亦滿速兒等於閩廣閉嘉峪關絕
西域貢令諸夷歸怨阿黑麻當是時西域諸夷皆
言成化間我入貢　皇帝先遣中貴人迓我河南
至京宴賜甚夥今不撫我我泛海萬里貢獅子謂
我開海道却不受即從河西貢者宴賞亦薄天朝
棄絕我相率從阿黑麻且拒命中國能奈我何哈
密奸回又附阿黑麻阿黑麻遂復入哈密自稱可
汗大掠罕東諸夷諜言糾夷數萬用雲梯攻肅州
且歸甘州報至文升曰彼虛聲挾我也土魯番至

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川哈密至苦峪又數程皆無水草貢使往返皆馱水行使我謹烽火明斥候整兵以俟彼至肅州我以逸待勞縱兵出奇一擊必使彼匹馬不返已而阿黑麻西去令頭目牙蘭以二百餘人據哈密文升曰非用陳湯故事此虜終不畏文升召肅州撫夷指揮楊翥至京撫其背曰汝諳夷情知西域道路朝廷今欲擒斬牙蘭汝計安出翥曰此賊黠非襲之不可罕東哈密有捷徑可進兵兵可不十日至文升曰余欲選罕東番兵三千爲前鋒我兵三千殿後各持數日熟食兼

程襲之何如翥曰善八年令河西巡撫許進調兵食遣副總兵彭清統精兵三千由南山馳至罕東即調罕東諸番兵乘夜倍道襲牙蘭是冬進及總兵劉寧清率兵至肅州久駐關外候罕東兵不至乃出大路乏水草行不能疾牙蘭詗知遁去我兵入哈密斬首六十得陝巴妻女獲牛羊三千哈密脅從者八百餘人皆不殺攜歸住四敞上師還糧乏士馬亦多物故然西域自是知畏中國文升言兵雖抵哈密然未獲牙蘭首功亦少進寧及太監陸誾不遵節制徒取空城無益邊事獨軍士遠征

勞苦宜陞賞　上念邊臣出塞有功閻歲祿二十石寧陞左都督加俸百石進左副都御史清都督僉事九年阿黑麻又襲破哈密令撒他兒及奄克孛剌住剌木城奄克孛剌密結乜剌小列禿襲斬撒他兒奄克孛剌還守哈密阿黑麻遣人圍哈密哈密人舉火小列禿見之來援退走守臣奏乞令羈留貢使往諭阿黑麻納款文升曰阿黑麻未見遣使上款書不許是秋進改陝西巡撫十年秋阿黑麻令人送陝巴還哈密其兄馬黑上書言西域諸國不得貢怨阿黑麻今悔過乞許與黑婁諸國

入貢及還寫亦滿速兒等文升言此虜挾詐俟陝巴金印至甘州取寫亦滿速兒等於閩廣是冬起王越爲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總制甘涼等處邊務經略土魯番哈密十一年越出河西取陝巴至甘州令哈密三種都督回回寫亦虎仙畏兀兒奄克孛剌哈剌灰拜迭力迷失佐陝巴奄克孛剌罕慎弟也恨土魯番亦與陝巴不協越以罕慎女也先土剌妻陝巴結好奄克孛剌未幾越卒是秋賜陝巴大帽䌷衣玉帶象笏復封爲忠順王放寫亦滿速兒等西歸時哈密三種人久苦土魯番不願還

亦斤請許半留肅州徃來自便十二年春陜巴至
肅州畏番虜不肯出關守臣遣叅將率兵護行又
賞赤斤蒙古諸番令逐程防護至哈密是夏寫亦
虎仙致賞賜於土魯番遂與土魯番諸夷使入京
朝貢十三年阿黑麻及黒婁諸國皆令人朝貢十
七年春陜巴嗜酒掊尅國人頭目者力克哈等迎
阿黑麻次子真帖木兒守哈密陜巴棄城走沙州
真帖木兒罕愼外孫也年十三不肯來哈密哈密
人曰陜巴走哈密城空恐爲野乜克力遣子所據
真帖木兒始至剌木城其兄滿速兒乞守臣令人

來取哈密真帖木兒自剌木城入哈密守臣令官
舍董傑及奄克孛剌徃哈密撫夷衆諭迎陜巴還
頭目阿孛剌不聽必欲立真帖木兒爲王奄克孛
剌與傑等諭殺可孛剌等六人餘黨畏服守臣令
都指揮朱瑄率兵送陜巴入哈密撫送真帖木兒
還土魯番時阿黑麻死諸兒讐殺真帖木兒懼不
肯還曰奄克孛剌我外祖願依之瑄慮陜巴疑貳
携真帖木兒居甘州正德元年陜巴死其子拜牙
即嗣封幼弱守臣恐真帖木兒還來侵哈密留不
遣三年滿速兒耨速壇遣人朝貢乞還真帖木兒

兵部尚書劉宇曰是謂質其所親變不許四年滿
速兒與拜牙即乞還真帖木兒下守臣議五年真
帖木兒走出城追而獲之六年守臣請歸真帖木
兒下兵部會議請勑宴賜真帖木兒及滿速兒拜
牙即并其親目七年冬令哈密三都督奄克孛剌
寫亦虎仙滿剌哈三送真帖木兒西還八年春至
哈密奄克孛剌不肯去寫亦虎仙滿剌哈三送至
土魯番八月拜牙即淫暴欲與奄克孛剌叛中國
往土魯番奄克孛剌不從自哈密奔肅州拜牙即
棄城走入土魯番滿剌兒令頭目火者他只丁與

寫亦虎仙滿剌哈三入哈密取金印火者他只丁
又令哈密都指揮火者馬黒木等至甘州索賞哈
密諸酋譯書言拜牙即棄國從番乞即差人守哈
密巡撫趙鑑謬謂滿速兒忠義令火者他只丁寫
亦虎仙滿剌哈三守城勤勞差撫夷官送土魯番
諸酋金幣二百明年正月撫夷官繞至哈密滿速
兒率衆亦至分據剌木等城真帖木兒又言河西
大饑窘人死亡且半甘州城南黒河可引灌城於
是滿速兒及火者他只丁牙木蘭虎力奶翁寫亦
虎仙滿剌哈三日夜聚謀侵甘肅番文索金幣萬

薔還我哈密否即揷旗甘州門牙木蘭者本我曲
先人與寫亦虎仙等專伺我虛實外挾強番內要
厚賞自京師至甘肅徧置奸細巧爲交結肆行反
間然亦專與哈密爲讐未敢窺嘉峪關也時總制
都御史鄧璋請專勑大臣一人經略哈密大將督
兵戰守特勑四川討賊都御史彭澤總督甘肅軍
務統延寧固原諸鎭兵防遏土魯番夷勿使內侵
逐勑西海卜亦剌勑寫亦虎仙等共守哈密勑賞
滿速兒送回拜牙即十年春澤至甘州火者他只
丁牙木蘭侵赤金斤王子莊澤以叚布銀器幷勑

令通事與三都督送土魯番奄克孛剌時在甘州
言我與番世讐不肯去土魯番得賞物以金印與
寫亦虎仙以哈密付滿剌哈三澤召還掌院事巡
按馮時雍又言土魯番未聞請罪尚數侵邊下兵
部尚書王瓊議乞留澤河西不允是冬寫亦虎仙
等入京朝賀當是時土魯番四出侵掠關外諸衛
及苦峪諸城殘破河西藩籬又結瓦剌窺我河西
十一年李昆代鑑巡撫請勑滿速兒送還拜牙即
滿速兒不聽令火者他只丁牙木蘭復據哈密滿
速兒至沙州脇土巴部落入嘉峪關令肅州奸回

巴思高彥名等內應攻我肅州遊擊芮寧參將
蔣存禮禦之敗績兵備副使陳九疇發憤捶死諸
奸回及通賊都督失拜烟答馮城拒戰退賊又急
調屬夷兵刼其老營遣人結瓦剌擣巢穴破其三
城土魯番大創又盡發寫亦虎仙數十年傾陷哈
密奸罪坐謀叛論死時失拜烟答子米兒馬黑麻
入貢在京巧賄權倖突入長安左門稱冤下錦衣
衛會兵部三法司奏行河西訊報十三年逮昆九
疇至瓊請廷鞫幾殺澤九疇昆降浙江副使澤九
疇削籍是秋土魯番貢使至京兵部請繫獄鞫臣

梁儲不可乃已十四年刑部會訊脫寫亦虎仙死
令　上幸會同館寫亦虎仙米兒馬黑麻因權倖
得見　上賜國姓隨　上南征嘉靖改元詔逮寫
亦虎仙復論斬死獄中瓊謫戍澤起爲兵部尚書
嘉靖元年昆爲兵部侍郎九疇僉都御史巡撫甘
肅明年失拜烟答子米兒馬黑木寫亦虎仙子米
兒馬黑麻皆論死三年滿速兒大舉入寇至甘州
九疇忠勇先登力戰既解甘州圍又夜率衆間道
兼行抵肅州內外夾擊敗番兵殺火者他只丁虜
退去關中守臣奏河西危急遣兵部尚書金獻民

沉雄率師西討獻民至蘭州諸番已爲九疇
出嘉峪關獻民用九疇議請遷發夷使閉關
絕貢四年牙木蘭復據哈密侵肅州牙木蘭又入
沙州五年起故輔臣楊一清提督軍務一清言我
旣不能制其命又無以服其心徒絕彼之貢使不
能阻彼之犯邊乞還九疇議遷烟瘴夷使解讐息
兵未幾一清召入內閣尚書王憲代一清盡出平
涼羈留夷使往諭土魯番令悔過服罪歸我哈密
六年諸議禮臣桂萼方獻夫霍韜張璁先後上言
哈密不靖本由彭澤澤得召用楊廷和曲庇澤也

乞急用王瓊以寧西鄙七年滿速兒令牙木蘭據
沙州索羈留貢使否且率帖木哥土巴攻肅州牙
木蘭不肯欲殺牙木蘭牙木蘭懼棄菽麥數萬率
老稚萬人帳房二千奔肅州乞白城山金塔寺住
牧守臣議留肅州是春起瓊兵部尚書兼右都御
史代憲瓊至河西反澤所行事是秋天方撒馬兒
罕哈密頭目各朝貢滿速兒亦乞通貢瓊爲奏上
乞還羈使朝貢夷未報土魯番酋虎力納咱兒糾
瓦剌侵肅州遊擊將軍彭濬兵備副使趙載禦之
退去時張桂必欲論九疇死幷罪廷和刑部尚書

胡世寧力爭九疇忠勇再保全河西得不殺謫戍
邊澤獻民閑住八年土魯番貢獅子夷人至乞歸
哈密通貢瓊又奏言土魯番歸我哈密乞令失拜
煙答子米兒馬黑木守哈密貢使二十四人遣入
京放歸羈留各番貢使男婦凡千人安插沙州上
巴帖木哥部夷五千四百人于白城山哈密都督
乩吉孛剌部夷在肅州東關赤斤都督掌卜達兒
子鎖南束在肅州北山金塔寺罕東都指揮枝丹
在甘州南山下兵部議當是時世寧爲兵部尚書
欲尊守河西謝哈密無煩億中國韜上議必欲復

哈密下兵部議世寧言昔　太祖建北平行都司
去境四百里而　文皇畀之兀良哈　文皇郡縣
交趾而　宣宗棄之安南哈密非大寧交趾比況
其初封忠順王爲我外藩者乃元遺孽永樂二年
封三年卽故立其兄子未幾卽絕而强立非其子
孫者嗣之蓋嘗三立三爲土魯番所虜乃叛我卽
戎反勞中國臣竊以爲此與國初所封元孽爲和
寧王順寧王安定王者等耳安定王又在哈密之
內近我甘肅今亦不知其存亡何獨以一忠順王
故耗我金幣疲我士馬竭我財力議禮諸臣不聽

克欲瓊言牙木蘭以世寧言本歸正人非叛虜者虜忍但謀事可鑒遂留不遣是時瓊言滿速兒歸我哈密奉約束朝貢然哈密竟爲土魯番所據安插諸衛夷落皆爲土魯番所逐失其故土住牧河西塞上北虜盤窟西海兀剌結巢北山河西三面皆有寇盜矣明年滿速兒遣虎力奶翁及天方諸夷使貢方物又索牙木蘭諜言諸番要約侯虎力奶翁歸復侵肅州會虎力奶翁歸道病死兀剌又攻土魯番我亦有備稍得休息而來降人哈六剌言番酋欲以哈密城與都督米兒馬黑木母管理

兵部因請許其通貢著令三年或五年爲期夷使雖多十二入京餘留塞上是後哈密竟爲土魯番所據河西守臣防禦羌胡不暇及西鄙事要之哈密守與否固不足爲中國利害也秦中老人曰土魯番哈密屢勤經略我義未直兵則何畏彼求方物予則何恩況滌指貢獻不足以示信侵漁宴賜不足以示廉而一時士習又皆重聲譽而略綜核騰口說而賤實事不知中國之於夷狄固不可過撫以納侮亦不可深拒以窮兵惟順則撫故賞斯恩惟逆則拒故威斯畏況西域賈胡倚玉石以射利甚厚彼以厚生苟馭之有備又何患焉

赤斤蒙古

赤斤蒙古周西戎戰國月氏秦漢屬匈奴武帝取爲酒泉燉煌二郡唐末没於吐番宋入西夏永樂二年故韃靼丞相苦术之子塔力尼率五百人來歸設赤斤蒙古千戶所以塔力尼爲千戶賜誥印尋陞爲衛塔力尼爲指揮僉事十一年遣頭目鎖南吉利剌獻叛虜老的罕陞指揮使厚賜之塔力尼卒子且旺失加嗣宣德後朝貢不絕内白山最大多草木禽獸産金駝馬肉蓯蓉自土魯番陷哈

密種人遂散亂

安定阿端

安定韃靼別部也地廣袤千里無城郭其俗馬乳釀酒氊帳爲廬産馬駝玉石洪武七年撒里畏兀兒安定王卜煙帖木兒或曰亦板丹遣使貢鎧甲刀劍賜金綺令分其酋長爲阿端阿眞苦先帖里四部賜卜煙帖木兒銀印仍稱安定王八年設安定阿端二衛分統四部卜煙帖木兒卒遣使諭祭賜嗣王勅誥金綺王遣使貢謝宣德初與曲先叛討平之天順三年安定王遣使來貢自後朝貢不

成化中爲土魯番殘破遂服屬土魯番安定王
苗裔無考

曲先

曲先古西戎部落永樂四年設曲先衛以土酋散
西思爲指揮同知宣德元年叛討平之論功加國
師禪師秩已而遣人入貢正統二年頭目黑麻乩
遣指揮火丁貢方物嘉靖中衛人牙木蘭爲土魯
番所劫牙木蘭驍勇土魯番時時令率衆侵哈密
擾我甘肅已而與土魯番疑貳擁帳來歸土魯番
請還我哈密易牙木蘭欲殺牙木蘭警動我屬夷

兵部尚書胡世寧以爲不可遂止當是時大抵嘉
峪關西諸衛皆爲土魯番侵擾不復能爲我藩蔽
矣

罕東

罕東本西戎部落洪武二十五年侵塞涼國公討
之土酋哈咎遁去三十年入貢立罕東衛東左二
衛官其酋長鎖南吉剌思爲指揮僉事永樂二年
鎖南吉剌思與其兄答力襲等十六人貢馬陞鎖
南吉剌思爲指揮使以塔力襲爲指揮同知頭目
奴奴指揮僉事賜冠帶鈔幣有差自是歲貢不絕
二罕東皆在沙州城沙州古燉煌地嘉峪關外諸
衛二罕東最弱成化後土魯番迭入哈密二罕東
不能支流散各城正德中陳九疇擊退土魯番沙
州人稍得生聚復歸耕牧比牙木蘭再入沙州益
殘破其酋土巴等叛附土魯番嘉靖中王瓊撫住
白城山肅州月餉粟歲且萬石坐困邊儲

撒馬兒罕

撒馬兒罕漢罽賓也在哈烈東北三千里東去嘉
峪關九千九百里東西相距千里地平山川鐵門
峽阿木河最大風景偉麗土田膏腴宜五穀頗類

中原獨勝諸國城依平原濠深險北有子城王居
高廣在城北隅王白帽城中逵巷縱橫肆市稠密
西南番賈多聚於此市易用銀錢禁酒俗尚回回
教有拜天屋青石雕鏤極精巧以羊皮果經文文
字泥金書人物秀美多藝能尤善作室國東有養
夷沙鹿海牙塞藍達失干西有渴石迭里迷諸城
皆隸焉洪武二十年國主帖木兒遣回回滿剌哈
非思貢駝馬詔厚賜之二十二年貢馬二十四年
貢海青賜勑賚予之二十七年帖木兒遣使迭力
必失來貢馬二百匹表曰恭惟　大明大皇帝受

天明命統一四海仁德弘布恩養庶類萬國欣仰咸知上天欲平治天下特命皇帝出膺運數爲億兆之主光明廣大昭然天鏡無有遠近咸照臨之臣帖木兒僻在萬里之外恭聞聖德寬大超越萬古自古所無之福皇帝皆有之所未服之國皆服之遠方絶域昏暗之地皆清明之老者無不安樂少者無不長遂善者無不蒙恩惡者無不知懼今又施恩遠國凡商賈之入中國者使觀覽都邑城池富貴雄壯如出昏暗之中忽覩白日何幸如之又承敕書恩撫勞問使站相通道路無壅遠國之人咸得其濟欽仰聖心如照世之杯使臣心中豁然光明臣國中部落聞茲德音惟知歡舞感戴臣無以報恩德惟仰天祝頌聖壽福祿如天地遠大永永無極照世杯者其國舊傳有杯光明洞徹照之可知世事故云二十八年遣兵科給事中傅安郭驥等使西域留撒馬兒罕永樂五年頭目哈里令虎歹達送安等還且貢方物厚賜之歿安等禮科賜衣安等言帖木兒本元駙馬辛孫哈里嗣上遣人祭帖木兒賜哈里璽書銀幣已而兀魯伯貢馬復遣安報使或曰兀魯伯卽哈里洪熙元年安始還國請勑命吏部言安歷年雖久未經考覈例不得授景陵曰安使遠夷留二十餘年良苦何例爲與勑正統十二年又貢馬玉石四年又貢成化十九年阿黑麻貢二獅子夷使請大臣出迎禮部尚書周洪謨以爲不可遣中官迎之獅日食生羊二醋酐蜜酪各二瓶官養獅人光祿日給酒飯二十三年廣東布政司陳選言撒馬兒罕使臣怕六灣貢獅子欲於廣南浮海從滿剌加更市獅子入貢不可貴異物開海道利賈胡貽笑安南諸夷弘治三年由南海貢獅子禮官倪岳言南海非西域貢道請却之自後貢皆從嘉峪關入嘉靖中其國稱王者五十三人皆遣人朝貢產金銀玉銅鐵珊瑚琥珀琉璃罽苾思檀水晶鹽花藥布名馬獨峰駝大尾羊狻猊

天方

天方古筠冲地舊名天堂又名西城宣德中其王遣沙瓛來朝貢俗用回回曆風景融和四時皆如春田沃稻饒居民樂業男女辮髮馬乳拌飯產馬金琥珀玉石珊瑚犀角貢從嘉峪關入

迭里迷

迭里迭在撒馬兒罕西南去哈烈二千餘里新舊二城相去十餘里王居新城東距阿木河河廣非舟不可渡城内外居民僅數百家孳畜蕃息多魚河東地隷撒馬兒罕河西有蘆林多獅子、

渴石

渴石在撒馬兒罕西南二百六十里城據大村周十餘里四面水田東南近山中有園林故酋帖木兒駐馬居也規模極宏壯堂四隅白石柱如玉墻壁牕牖盡飾金碧綴琉璃西行十數里皆委曲山多奇樹又西去三百里大山屹立中有石峽兩壁懸崖宛如斧劈行二三里出峽口有門夷人曰此鐵門關也

養夷

養夷在賽藍撒馬兒罕亦力把力蒙古諸部落間數相侵擾以故人無寧居惟戍卒數百人處孤城中城四面皆亂山東北有大溪西流長數百里溪旁頹垣破廬蕭然草莽

達失干

達失干在賽藍西去撒馬兒罕七百里城據平原甚狹小四面平岡多林木溪流蜿蜒土宜五穀人

[illegible]俗朴饒衣食

卜花兒

卜花兒在撒馬兒罕西七百里城居平川周十餘里民物富庶市里繁華戶口萬計地平衍宜五穀桑麻天氣溫和冬不附火蔬菜不絶産絲綿布帛六畜大類中國

土魯番

土魯番一名土爾番在火州西百里古交河縣安樂城也城方一二里地平四面皆山氣候多煖少雨雪土宜麻麥有瓜果羊馬之利人皆屋居信佛法多僧寺城西二十里有崖兒城城僅二里居民百餘家相傳故交河縣治又云古車師國永樂十二年行在驗封員外郎陳誠使至其國誠言城西北百里有靈山最大夷人言此十萬羅漢涅槃處也近山有高臺臺旁有僧寺寺下皆石泉林木從此入山行二十里至一峽峽南有小土屋屋南登山坡坡有石屋屋中小佛像五前有池池東有山山石青黑遠望紛如毛髮夷人言此十萬羅漢洗頭削髮處也循峽東南行六七里登高崖崖下小山纍纍[illegible]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羅列成行峰下白石成堆似玉

輕脆不可握堆中有若人骨狀者甚堅如石文縷明祈顏色光潤夷人言此十萬羅漢靈骨也又東下石崖崖上石笋如人手足稍南至山坡坡石瑩潔如玉夷人言此辟支佛涅槃處也周行羣山約二十餘里悉五色砂石光焰灼人四面峻壑窮崖天巧奇絕草木不生鳥獸鮮少云甘肅大抵無北虜患專鎭防西夷夷種中土魯番最奸狡宣德五年始遣使來貢正統以後亦嘗來貢成化弘治間番酋阿力阿黑麻父子擾我西鄙虜我哈密忠順王罕愼陝巴拜牙即是時專伺哈密至正德遂數

犯我甘肅語在哈密傳中嘉靖十一年西域貢稱王者七十五人貢使至二百九十人禮官夏言請國稱一人王內閣張孚敬言西域稱王者多恐彼自封授或部落相稱先年入貢稱王亦有三四十人者答勑並稱王今盡裁奪恐夷情觖望下禮兵部議言西域諸國稱王者惟土魯番天方撒馬兒罕三國如日落諸國名甚多朝貢絕少且與土魯番諸國不相統弘治正德間土魯番十三人貢天方正德間四人貢稱王者率一人或二人三人餘稱頭目親屬嘉靖二年八年稱王者天方至六七人土魯番至十一二人此兩年間撒馬兒罕至二十七人內閣言先年亦有稱王至三四十人者併數三國耳乃今土魯番十五王天方二十七王撒馬兒罕五十三王併數則百五六十王前此所未有況所稱王號原非舊文即有同者地面又異弘治[illegible]勑書固稱一王若循撒馬兒罕往年故妄擬答王號人與一勑恐非所以尊中國而嚴外夷也自後各執賜勑率其部落貢不如期使不如禁任意從求勢難阻絕驛傳勞煩宴賜頻數竭我財力以役遠夷計亦左矣　上從言言當是時土

魯番强殘破我嘉峪關外七衛及城郭諸國地大人衆非復陳驗封奉使時矣

黑婁

黑婁在嘉峪關西近土魯番世結好黑婁黑婁夷入貢從土魯番入其地山水草木禽獸皆黑男女亦然宣德七年始遣使朝貢

鹽澤

鹽澤在崖兒城西南去土爾番三千餘里在平川中廣不二里居民百家黑的兒火者稱王居鹽澤既死土酋强者統之產石鹽堅白如石可琢爲器

以盛肉食不鹽而鹹

哈烈

哈烈一名黑魯撒馬兒罕西南去嘉峪關萬三千里元駙馬帖木兒之子沙哈魯居其地國人稱爲速魯檀猶華言君王也東有俺都淮八剌黑諸城皆隸焉洪武二十五年遣使詔諭酋長賜金綺永樂七年頭目慶籛等朝貢十二年遣行在吏部員外郎陳誠使其國正統二年酋揮哈只等貢馬王石城方十里居平川川廣百里四面大山王並東北山壘石爲屋屋若高臺無棟梁牆壁總牖皆金

碧琉璃門扉雕刻嵌骨角屋傍設綵繡帳房爲燕寢所金床重茵衣冠大類亦力把力民土房或氈帳以雨少故上下相與直呼名雖王亦然相見稍屈躬道撒力馬力一語握手或相抱爲禮致意於人則云撒籛少炊爨飯食就肆無匕箸交易用銀錢錢三等無正朔時日月亦無斗斛用權衡爲量稅十二國用資焉男髡首衣尚白乃喪易青黑無棺槨不祀鬼神祭先於墓所人多善走日行可三百里氣候常煖市中流水四時不斷多水磨風磨甆器尤精巧産巴旦杏鎖伏花毯金銀銅珊瑚琥珀水晶珠琴名馬獅子黑白文獸白鹽堅明如水晶琢磨爲器以水潤之和肉食多桑宜蠶爲紈綺紝容過中國農不甚勞然多穫田美而每歲更休地力得完也餽贈賜予宴會極豐厚男女瀆亂無耻大抵西域城郭諸國哈烈最鄙陋然有學舍聚生徒講習諸經義省刑罰薄賦斂寡爭訟好施予務農桑諸國又不及也在王城中極弘偉

默德那

默德那即回回祖國初國王謨罕驀德生而聖靈臣服西域諸國諸國尊爲別諳援爾華言天使也

國中有佛經三十藏凡三千六百餘卷書兼篆草楷西洋諸國皆用之隋開皇中國人撒哈八撒阿的斡葛思始傳其教入中國其地接天方有城池宮室田園市肆大類江淮間寒暑應候民物繁庶種五穀亦有陰陽星曆醫藥音樂諸技藝人俗重殺非同類殺不食不食豕肉織文雕鏤器皿最精巧宣德中國王遣人隨天方朝貢

俺都淮

俺都淮隷哈烈西南去哈烈千三百里東北去撒馬兒罕亦如之城在大村中村廣百里城居十一

平曠無險峻地沃人繁庶稱樂土

八剌黑

八剌黑一名八黑在俺都淮東北城居平川周十餘里南近山無險阨地平廣食物豐饒西南諸番賈聚焉永樂中哈烈沙哈魯各遣其子守之

于闐

于闐大國在葱嶺北二百里東西五千里南北千里漢唐皆入貢中國石晉時王李聖天自稱唐宗遣入入貢封爲大寶于闐國王宋未南遷朝貢不絕永樂六年頭目打魯哇亦不剌金遣滿剌哈撒

木丁等貢玉璞十二年吏部員外郎陳誠至其國國主微弱鄰國交侵人民僅萬計皆避居山谷間境內惟火州魯陳哈失哈力阿力稍有城邑餘皆荒垣敗屋生理極蕭索永樂以後西戎奉職貢不敢輙相攻始得休息行賈諸番遂富饒桑麻禾黍宛如中土人機巧喜浮屠法好歌舞工紡織相見輙跪得問遺書戴于首乃發之稍知尊卑禮節狀貌亦似華人其山葱嶺爲大嶺下有白玉河綠玉河黑玉河産玉胡錦氎峯駝諸香珠珊瑚翡翠琥珀花蘂布名馬膃肭臍金星石水銀獅子阿魏

火州

火州在嘉峪關外行可一月至本漢車師前後王地前王治交河城即唐交河縣去長安八千里後王治務塗谷即唐蒲類縣去長安九千里漢元帝時置戊巳校尉屯田於前王庭以其地勢高敞名高昌壘後魏初有闞伯周者自稱高昌王唐太宗平高昌置西州及都督府後陷於吐蕃其地有回鶻雜居故又名回鶻宋時屢遣使貢元號畏兀兒隷馬哈木八國朝號火州其東七十里有柳陳西百里有土魯番火州城近北地卑下山色如火天

氣多熱城方十餘里永樂七年土酋遣人朝貢十二年吏部員外郎陳誠至其國誠言其國風物蕭條市里民居僧堂過半亦皆零落東有荒城故址云古高昌國治漢西域長史戊巳校尉並居焉宣德五年火州王哈散土魯番萬戶賽因帖木兒柳陳誠萬戶瓦赤剌俱遣人貢馬及玉璞至今入貢不絕俗類匈奴烏孫事天神信佛法貴食馬好騎射時節潑水爲戲其山川靈山蒲類海交河爲大産馬駝鹽白氎布鑌鐵陰牙角阿魏

刺失八里

別失八里在西域永樂三年其王沙迷查干遣人言哈密忠順王安克帖木兒爲北虜鬼力赤毒死願率兵討之　上喜遣使賜綵幣勑令與嗣忠順王脫脫相睦

魯陳

魯陳一名柳城古柳中縣地去哈密千里中經大川砂磧無水草馬牛過此輙死大風倏起人馬相失道傍多骸骨有鬼魅行人失侶白日迷亡夷人謂之旱海出川西行至流沙河河上有小岡云風捲浮沙所積道北火焰山山色如火城方二三里

四面多田園流水環繞樹林陰翳土宜穄麥麻豆有小蒲萄其甜無核名鎖子蒲萄氣候和煖風俗醇朴人二種回回男子削髮戴小罩刺婦女白布裹頭畏兀兒男子椎髻婦人蒙皁巾垂髻於額大抵皆胡服

沙鹿海牙

沙鹿海牙在撒馬兒罕東五百里城據小岡西北臨山河河名水站勢衝急有浮梁其地南近山三面皆平川人繁庶依崖谷而居園林廣茂西有大沙洲可二百餘里無水即有水人不可飲飲牛馬

亦輙死有臭草根株獨立高尺許枝葉如蓋春生秋死臭氣逼人取生汁熬膏爲阿魏亦有細草可熬膏味如蜜

賽藍

賽藍在達失干東西去撒馬兒罕千里城周三里四面平原草木長茂流水環繞五穀蕃殖秋夏間草生黑蜘蛛甚小毒甚嚙人遍身痛號呼聲動地土人禳詛者曰誦呪以薄荷枝拂中毒處又以鮮羊肝遍擦其體經一晝夜痛方息愈後皮膚如蛻脫牛馬被傷輙死行人宿必近水避之

哈失哈力

哈失哈力宣德間遣十四人來朝貢或曰即阿力馬力

亦力把力

亦力把力在沙漠間或曰焉耆或曰龜茲元時名別失八里馬哈木封於此洪武二十四年國王黑的兒火者遣人貢馬永樂四年王沙迷查干遣人貢玉璞十二年陳吏部使其國十六年頭目速哥克剌滿剌來朝言歪思弑其從兄王納黑失只罕自立爲王徙其國西去更號亦力把力正統二年

王兆先不花遣人貢玉璞駝馬景泰三年遣人朝貢天順以來入貢不絕其國無城郭宮室逐水草住牧設帳房氊罽寒暑坐臥於地其王戴小罩剌簪鷄翎衣禿袖衫削髮貫耳飲食肉酪或食稌麥爲毛布多雪霜平曠之地夏秋略煖深山大谷六月飛雪俗獷戾服用汚穢上下無紀律其山白山葱嶺爲大有熱海然氣候常寒產銅鐵鉛雌黃胡粉馬駝犛牛孔雀氍毹阿魏白氎布

阿丹

阿丹近古俚瀕海可舟行國中富饒有馬步勝兵

七八千鄰國畏之永樂九年詔中使鄭和賜命互市

白葛達

白葛達海中小國土瘠俗尚佛教宣德七年國王遣和者里一思等來朝貢

阿哇

阿哇永樂中王昌吉剌遣人來朝貢

瑣里

瑣里西海中小國物產甚微有撒哈剌諸異布洪武五年國王卜納的遣撒馬牙茶嘉兒幹的亦剌丹八兒奉金字表朝貢圖上其土地山川賜大統曆金幣永樂元年復遣人朝貢

西洋瑣里

西洋瑣里近瑣里視瑣里差大物產大類瑣里洪武三年使來以金葉表文貢方物　上喜王敬中國涉海道甚遠賜甚厚永樂元年復遣人朝貢上曰海外遠夷附載番貨勿征二十一年西洋十六國遣使千二百人貢方物至京師西洋瑣里貢獨豐美

彭亨

彭亨在東南海島中並山山傍多平原禽獸稀少草樹繁茂沃土宜穀饒蔬果洪武十一年遣人奉金葉表朝貢賜綵幣永樂十二年遣蘇麻固門的里來朝貢其俗上下親狎無寇盜男女椎髻好誦佛經煮海爲鹽釀椰爲酒產片腦諸香花錫

百花

百花在海中依山爲國國中有奇花嘉樹民俗饒富尚釋教洪武十一年國王剌丁剌者望沙亦遣八智亞壇奉金葉表朝賀產紅猴龜筒玳瑁孔雀倒掛鳥胡椒

婆羅

婆羅負山面海人多念佛素食惡殺喜施永樂四
年國王遣人勿黎哥來朝貢眞珠玳瑁馬瑙車渠
賜王及使文綺

阿魯

阿魯一名啞魯在西南海中土瘠人稀物產亦薄
永樂五年國王速魯唐忽先遣滿剌加三附古里
諸國來朝貢令內臣至其國賜王文綺

小葛蘭

小葛蘭小國也東遮大山西南北皆海永樂中太

監鄭和至其國王鎖里人遣人入貢俗尚浮屠重
象牛飯和酥酪市用金錢婚喪巾服大類錫蘭山
自錫蘭山別羅里西北海行六晝夜可至

拂菻

拂菻在嘉峪關外萬餘里洪武四年遣其國故民
揑古倫賫詔諭之尋遣人來朝貢其俗土屋無瓦
貴臣如王服不尚鬬戰鑄金銀錢產金銀珠西錦
千年棗馬獨峰駝巴欖

古里班卒

古里班卒在海中永樂三年國王遣人馬的來朝

貢其俗土瘠穀少登氣候不齊夏多雨雨即寒俗
質朴男女被短髮假錦纏頭紅油布繫身物產甚
薄

呂宋

呂宋在海中其國甚小顧產黃金以故亦富厚人
頗質朴不喜爭訟永樂三年國王遣隔察老來朝
貢

合貓里

合貓里地小土瘠國中多山山外大海海饒魚蟲
人亦知耕稼永樂三年國王遣回回道奴馬高來

朝貢產蘇木胡椒

碟里

碟里國在東南海中大洲上洲有諸港通海人淳
少訟尚佛物產甚薄永樂三年國王遣使馬黑木
來朝貢

打回

打回海外小國數爲鄰國所苦已乃治兵器與鄰
國戰戰勝稍得自立永樂三年遣麻勿來朝貢

日羅夏治

日羅夏治海中小國無他奇產產蘇木胡椒人頗

知府等撫盜賊崇佛教永樂三年國王遣文邪打
時鎮來朝貢

忽魯母恩

忽魯母恩在東南海中或曰在西徼外國小土瘠
物產薄永樂三年國王遣巳即丁朝貢

忽魯謨斯

忽魯謨斯在西南海中東道大山國中土厚宜耕
種人質直狀貌偉碩喜作佛事常歌舞惡殺永樂
三年國王遣馬剌足來朝貢產大馬西洋布獅子
駝雞福祿靈羊馬哈獸

甘巴里

甘巴里在南海中大島上人多織錦粒食亦鮮食
永樂十二年國王兜哇剌查遣得名公葛葛來朝
貢

麻林

麻林不詳其國所在永樂十三年王遣人獻麒麟
上喜厚賜之

古麻剌

古麻剌在東南海中永樂時王哇來頂本率其臣
來朝至福州卒賜諡康靖勑葬閩縣有司歲時祭

沼納樸兒

沼納樸兒在印度之中古所謂佛國也永樂中遣
使詔諭國王一不剌金玉遣人來朝貢

加異勒

加異勒西戎小種居人不及千家貧窶乏食常傭
鄰國永樂中王香麻里奈那遣使別里呆不來貢
方物宣德間遣使朝貢

黑葛達

黑葛達國小民貧平川廣野草木暢茂禽獸鮮少
俗尚佛畏刑市肆多牛羊交易用鐵錢宣德中國

人嘗遣使十人來朝貢方物

敏真誠

敏真誠國亦大多高山水流深縛木為渡日中為
市諸賈皆集見中國磁漆器爭欲得之產異香駝
馬永樂中國王遣四十人來朝貢

八答黑商

八答黑商永樂間遣四十人來朝貢方物織皮絨
罽香木其國山川明秀人俗朴實奉佛有浮屠數
區壯麗如王宮西洋西域皆商販於此大抵皆羽
毛織文玉石香木駝羊也布帛銀錢皆可交易

覽邦

覽邦洪武九年遣人來朝貢永樂宣德中嘗附鄰國貢方物其國去西域遠甚無市賈販地多沙礫麻麥之外無他穀山坡坨無峰巒水亦淺濁俗亦好佛勤賽祀有駝馬牛羊市亦用錢

火剌札

火剌札國微人弱物產涼薄四圍皆山山鮮草木水流曲折亦無魚蝦城僅里許皆土屋板屋王居亦陋俗尚佛重僧喜中國磁器針線永樂十四年嘗遣人朝貢

討來思

討來思在海中周徑不百里城近山山下有水赤色望之如火然俗尚佛婦人主家事市中多駝羊馬牛亦有布縷毛褐交易用錢土宜麥穄無稻穀宣德六年嘗遣人朝貢

吃力麻兒

吃力麻兒永樂中遣使十一人來朝貢方物惟獸皮鳥羽罽褐之類其俗不事耕農喜射獵山𢈪水淺西南傍海東北林莽深密多猛獸毒蟲得中國雄黃麝香磁器甚喜有達巷無市肆交易無期用

失剌思

失剌思永樂間遣人來朝貢時遣內外官以綺幣磁器市馬於迤西撒馬兒罕失剌思諸國獻陵即位詔諸使至十日內就所在還京無得托故稽留宣德中遣使八人來朝貢

納失者罕

納失者罕東去失剌思數日程皆舟行海中其國山林川澤有林木魚鹽蔬菓平原饒水草可牧馬馬有數種最小者高不過三尺俗敬事僧僧所至

必飲食之頗尚氣健鬬鬬不勝者衆共嗤之永樂中遣使十人來朝貢

亦思把罕

亦思把罕於西南海中為大國廣袤近千里四面皆海西北多山東南皆平沙國有城堅壯王居亦侈麗物產豐厚風俗質朴尚佛畏刑喜施惡奪亦有中國人寓寄者時時出賈撒馬兒罕市多馬駝少布帛有珠珀而無稻黍日食惟麥穄麥粒麤壯耳美永樂中遣使四十四人來朝貢

淡巴

淡巴在西南海中洪武十年國王遣人來貢賜之
金幣其國風景秀麗土地廣衍泉甘而水清草木
暢茂畜產甚夥城以石築屋以瓦覆王乘輿官跨
馬頗有威儀國人勤生種藝織縷抱布男女咸務
常業市有交易野無寇盜稱樂土矣

耳把里

耳把里永樂間遣六人來朝貢自言其國小介其
西南海中與諸鄰國不通交易物產又薄山無長
林田無宿麥以故國用常乏人民貧窶然奉佛善
不求積聚無乞丐者

白松虎兒

白松虎兒舊名速麻里兒國中無大山山卑小者
亦鮮林木無猛獸毒蟲之害先時嘗有白虎出松
林中遇獸不食遇人不傷旬月後竟不見國人稱
為神虎父老又曰此西方白虎降精以是更其國
為白松虎兒永樂中遣使十六人來貢

答兒密

答兒密永樂間遣使十八人來朝貢方物賜大統
曆文綺藥茶國在海中不百里人不滿千家有牆
壘而無城郭屋以板覆田以牛耕王居官舍不甚

差別產馬駝羊牛毛褐布縷交易兼用銀錢刑專
用笞朴服屬撒馬兒罕

阿速

阿速在西海中為大國多撒馬兒罕天方諸國人
有城倚山面川川南流入海海有魚鹽之市野有
耕牧之利敬佛畏鬼好布施惡爭鬪物產饒裕涼
暄適節人無飢寒夜無寇盜永樂中遣百十二人
來朝貢

沙哈魯

沙哈魯永樂間遣七十七人來朝貢國在阿速西

南海島中人民淳直恥鬪好佛交易海中諸國西
域賈胡來市海中奇物不惜高價亦有價廉而得
奇貨去者沙哈魯人不識也王及酋長居城中有
瓦屋庶人旅處城外田野中村落相聚山川環抱
畜產豐利

西番

西番即土蕃本羌屬凡百餘種散處河湟洮岷間
元世祖始為郡縣以吐蕃僧八思巴為大寶法王
帝師領之嗣世弟子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
明興洪武六年令諸酋舉故官授職以攝帝師喃

亦巳蒙丨為熾盛佛寶國師元國公南哥思丹八
亦監藏等爲都指揮同知宣慰使元帥招討等官
自是番僧有封灌頂國師及贊善王闡化王正覺
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者俱賜印誥令比歲或
間歲朝貢令其地爲都指揮使司二曰烏思藏曰
朶甘指揮使司一曰隴答宣慰使司三曰朶甘曰
董卜韓胡曰長河西魚通寧遠招討使司六曰朶
甘思曰朶甘隴答曰朶甘丹曰朶甘滄溏曰朶甘
川曰磨兒勘萬戶府四曰沙兒可曰乃竹曰羅思
端曰別思麻千戶所十七闡化闡教輔教三王貢

使自四川入贊化王自陝西入每貢百人多不過
五十人大乘大寶二法王貢無毎貢僧徒十人凡
諸王嗣封賜誥袈裟僧帽數珠鈴杵以大慈恩寺
剌麻僧二人充正副使四川自黎州或天全陝西
自洮州出境宣德元年封大寶大乘闡教闡化贊
善五王九年闡化王貢使乩藏等還以賜物易茶
至臨洮沒入茶并留乩藏等聞　上命釋之還其
茶成化五年封闡教輔教二王十六年封闡化王
皆厚賞長河西魚通寧遠歲一貢貢止五六十人
多不過百人自雅州入正統初來貢賞甚厚五年

剌麻僧貢馬十年番僧亦貢馬景泰四年人貢賞
稍減天順元年貢賞如故三年尊勝寺清修翊善
大國師獲印遣人貢舍利成化初番僧人貢十二
年貢使九百人賞少減弘治二年貢使千三百人
減賞朶甘思洪武十八年令歲一貢自雅州入天
順七年宣慰使來貢厚賞董卜韓胡亦一貢如朶
甘思四川威茂松番金川雜谷達思蠻諸番僧皆
三歲一貢貢百人多不過百五十人或歲一貢貢
三十人多不過五十人洮岷番寺歲一貢貢一寺
四五人番簇二年一貢大簇四五人小簇一二人

至京餘留塞上洪武四年置洮州衛軍民指揮使
司永樂九年置洮州茶馬司火把藏思曩曰諸簇
歲納馬三千五十匹洪武初置河州衛改河州衛
軍民指揮使司七年置河州茶馬司必里衛二州
七站西番二十九簇歲納馬七千七百五匹洪武
十一年置岷州衛軍民指揮使司又置西寧衛西
寧茶馬司歲納馬三千五百匹市法上馬茶百二
十斤中馬七十斤下馬五十斤五王諸僧番簇在
四川西寧洮岷河出陝西西寧在黃河北洮岷河
在黃河南陝西諸番畏宋將軍四川諸番敬信丁

大夫丁大夫玉國初爲御史大夫出鎮四川最久威惠並行夷民安輯宋將軍晟洪武永樂中久鎮西垂積功封西寧侯丁宋皆克平羌將軍成化十九年西番滿松反侵內地巡撫都御史馬文升討之斬首八十三級正德初北虜徙居西海蠶食諸番勢漸吞併識者慮其結勾深入如前代吐蕃吐谷渾事當是時虜在西海言官言前代有屯兵青海以絕羌虜通和內侵者然徵輸調發民力大困正德十年調鄖左勁兵逐虜虜避走松潘旋歸故巢費以萬計竟無成功嘉靖元年西番反鎮守都

督鄭卿討之不能克班師自是歲入境殺虜人畜八年洮岷番賊數至鞏昌殺吏士掠人畜焚廬舍隴右騷動尚書王瓊請賦入聽官軍襲至賊巢勦殺番人畏之已而兵至塞防秋套虜番賊遂乘虛深入臨洮鞏昌殺掠大慘尚書李承勛言西番土地被西海虜酋亦卜剌侵占日益內徙將來番胡交通益肆猖獗何以善後昔漢趙充國不戰而服羌臣頻殺羌百萬爲費以億計內地虛耗是知用勇將者雖可取快目前任老成者必能獲萬全之策乞廣宣帝之明專充國之任制馭西番事宜悉令瓊從長區處　上從之瓊曰欲撫平必勦先零遣遊擊將軍彭棫鎮守都督劉文統兵自固原進至洮岷分據要害且撫且勦撫定六十五族恃險拒戰者十六族斬首三百七十西番風俗大抵皆質直朴魯上下一心君臣爲友吏治無文音樂尚琴瑟食酪衣氊居毳帳務耕牧好狠鬭貴壯賤弱懷恩重利尊釋信詛其山川崑崙山可跂海黃河析支湟水爲大產金銀銅錫犛牛名馬天鼠皮獨峰駝青稞麥豋豆羱羊貢物多書佛銅佛銅塔舍利足力麻鐵力麻氆氌珊瑚犀角左髻毛纓明盔

甲刀劍遮甲麻衣馬青鹽外史氏曰西戎亦能爲中國患從申侯逼遷西周附隗囂族拒東漢唐連吐番直入長安宋失熙河併於西夏爲禍不小我以官賞貢市羈縻之西鄙稍寧正德以後邊防大弛戎心遂啓瓊議欲於洮岷河蘭間繕城堡遠斥堠廣儲蓄謹備海賊勿使得連西番即有侵侮發請精兵駐臨洮鞏昌要害之地拒之斯良策也

韃靼

韃靼北胡也即夏獯鬻周玁狁秦漢匈奴唐突厥宋契丹漢時匈奴最强匈奴弱而烏桓遂盛漢末

鮮卑滅烏桓鮮卑旣衰蠕蠕强大與魏爲敵蠕蠕
滅而突厥起盡有西北地唐李靖滅突厥五代及
宋契丹爲盛女眞滅契丹號金侵中國遂稱皇帝
其別小部曰蒙古曰太赤烏曰塔塔兒曰克列各
有分地蒙古幷諸部滅女眞及宋國號元入主中
國　明興逐元順帝遁歸朔漠傳子愛猷識里達
臘愛猷識里達臘死子脫古思帖木兒立爲可汗
我兵出塞獲其子地保奴脫古思帖木兒爲也速
迭兒所弑諸大臣立坤帖木兒爲可汗而猛哥帖
木兒爲瓦剌王建文三年坤帖木兒死鬼力赤立

爲可汗阿魯帖木兒乃兒不花阿魯台佐之馬哈
木者居瓦剌時時與阿魯台相讐殺自順帝至鬼
力赤凡七世其二世不可考鬼力赤衰諸酋立本
雅失里爲可汗殺我使臣給事中郭驥我遂封瓦
剌馬哈木爲順寧王太平賢義王把禿孛羅安樂
王令伺本雅失里我兵出塞本雅失里敗走阿魯
台來降封爲和寧王而馬哈木又叛我兵討馬哈
木敗去阿魯台又叛阿魯台弑本雅失里自稱可
汗馬哈木屢敗阿魯台而瓦剌强盛瓦剌三王馬
哈木獨强洪熙元年馬哈木欲自立爲可汗恐衆

不附仍立元孽脫脫不花爲可汗居沙漠北馬哈
木居瓦剌宣德九年阿魯台死正統元年馬哈木
之子脫懽在沙漠西北與其部酋朶兒只伯相讐
殺脫懽死其子也先爲太師驍勇凌脫脫不花景
泰中也先弑脫脫不花自稱田盛大可汗已而爲
其平章哈剌逐死天順初孛來殺哈剌立小王子
小王子又爲孛來癘王子所弑孛來衰而其大酋
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出猛可少師與孛來癘王子
讐殺而立脫思爲王脫思者故小王子從兄也成
化中阿羅出結癿加思蘭孛羅出結毛里孩出入

河套癿加思蘭强殺阿羅出倂其衆而結滿都魯
王入河套滿都魯稱可汗而癿加思蘭爲太師與
毛里孩乜烈忽孛羅忽出入塞下癿加思蘭欲殺
滿都魯而立斡赤來爲可汗不克癿加思蘭爲滿
都魯所殺滿都魯衰而把禿猛可王太師亦思馬
因知院羅千强盛弘治初把禿猛可死弟伯顏猛
可立爲王當是時瓦剌與伯顏猛可皆遣人入貢
而火篩數入寇火篩者小王子部落也與小王子
相讐殺小王子益衰正德中瓦剌西徙與土魯番
相繼殺小王子三子長阿爾倫台吉次阿着滿官

嗔太師亦不剌弑阿爾倫台吉走河西阿爾倫台吉二子長卜赤次乜明皆幼阿着稱小王子阿着死衆立卜赤稱亦克罕卜赤死而不及兒台吉稱小王子或曰不及兒台吉即乜明或曰卜赤子也阿着二子曰吉囊曰俺答亦不剌部從吉囊火篩部從俺答于是小王子種落又盛嘉靖中吉囊俺答最強犯我陝西河東雲中上谷而亦不剌及兀剌聯時出入寧夏甘肅塞下吉囊死其子板不孩與不及兒台吉出入河套庚戌入古北口犯京師自後秦晉燕代漁陽遼東西無寧歲歲請費帑金

數百萬計征調勞煩而權門大吏寵賄益章本兵邊鎮文武大臣多受誅殛戰守無策專事蒙蔽矣其俗無城郭宮室徙帳房逐水草畜牧射獵有徵會刻木封箭爲信挾其長技上下山谷往來聚散忽如風雨其喜盜好殺輕生嗜利篡弑蒸淫三綱瀆亂自古然矣產馬橐駝野馬𪏆羊角端鼲貂鼠青鼠土撥鼠豿沙雞酥酪四夷惟鞑靼種最多最狡凶悍爲中國患最甚別爲北虜考

皇明四夷考卷下終

子履準校

孫心材重校

皇明北虜考序

高皇帝永清四海傳檄驅胡魏鄂逐之於前宋涼
蹴之於後當是時然猶伏我障圍殘我吏民掩我
將校皇子元侯樹藩開府周匝三垂選練士馬周
防曲備羽檄南馳殆無虛日　高皇垂訓時備西
北猷慮遠矣靖難之後臚朐挫跌五帥不還　文
皇赫怒仗鉞四征雖嘗犁虜庭降名王俘其輜畜
而我之財力亦已大窘至於末歲猶議勤兵廷臣
力阻　上意益堅司徒匏繫於掖庭本兵雉經於
私第榆木之變雖悔曷追　宣宗時出近郊大蒐

講武喜峰之役薄伐山戎而已正統十餘年間貢
使往來好語相休謾和親於漢姬委賜物於宋幣
戎心狡焉覬覦非望重以奄寺鴟張柄臣首鼠垣
墉既潰羈靮弗虔卒致六師失次將相輿尸輅馬
被遮四郊多壘三陵徹祀萬雉幾搖賴天之靈
景皇知人善任文武大臣艱難宣力禹迹遄歸竟
封如故虜亦散亂叛弑相尋我得寧輯顧其書詞
桀傲使介驕麥稍示包荒治以不治衛天順時我
懷平城之警虜遣呼韓之隙雖有寇掠亦能扞禦
迨至成化諸酋競起分部爭雄各據水草殘我邊
郡河套沃土棄為虜巢咸寧之捷足稱敵愾顧茲
譏口反謂貪功刀筆因而舞文干城為之解體不
惟大寧興和開平已非我有朔方河南亦非職方
之舊而河西遼東徼外城郭諸國保塞奚夷亦漸
携貳於是並塞萬里所在將屯官益多力益分財
益匱中國益困以故弘治初年頗捜徃牒謂洪武
永樂皆嘗遣使穹廬至璽書勅錫之綺繡縻以官
封苟駕馭有方彼狎其餌吞咬其防亭堠不驚耕
牧自便遂以數年虜將耗鈍我益富强此計之得
者也於時許進行之大同三年三貢費纔十餘萬

金大同東西五鎮皆無虜患已而議者又謂虜入
邊塞經關隘扣關庭知我地利關我兵力普化也
先前車不遠我是以閉關却貢專意内修已未庚
申妖纏昴畢上谷雲中慘被荼毒　孝宗發憤召
見公卿即議征討劉大夏面陳利害僅遣柳棘之
師坐收徽杜之績不然幾考庚寅之故不貽已巳
之憂乎然當是時君臣輯睦民物殷阜遭此外憂
益勤內治海宇晏然不知兵革比至正德河東陝
西鴈門以北歲有虜患隱敗冐功上下欺蔽修攘
無策人心思亂盜賊四起宗藩再變豈惟衆叛是

謂親辦　今皇帝躬神聖之資乘鼎革之會類治威嚴化洽內外蠢茲醜虜曾何足慮彼善憂者以為近日諸虜解讐結好更入迭出罷我奔命且進退分合頗有紀律而又納我逋人巧為閒諜混迹市廛至窺京甸往歲越大同逾鴈門經太原掠上黨闌平陽殘漁陽困遼東近復度紫荊逼居庸甚至入古北犯都城矣秦中隴西去京已遠即殺掠人畜數萬不以聞也乃役役焉議將議兵議食議通貢議戰守議賞罰亦直其細小者耳嗟乎三代之盛漕輓未及於江南五季以還門析不施於薊

北漢開疆於衛霍唐覆國於安史豈若我　朝山川綢繆已得天險營鎮聯絡更盡人謀節其貢賦有恒足之財總其紀綱無專命之吏蓋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今日者也善為國者特加之意而已或曰周宣修行玁狁于襄重華敷德四夷來王又曰孰佐重華皋夔益稷孰佐周宣召張山吉有以哉有以哉

嘉靖壬子九月九日鄭曉識

皇明北虜考　吾學編第六十九

海鹽鄭曉

洪武元年八月克元都元主遁出塞二年十月貽書元主三年五月曹國公克應昌獲元主后妃孫買的里八剌其太子愛猷識里達剌遁去始知元主殂於應昌諡為順帝遣使致祭封買的里八剌為崇禮侯愛猷識里達剌稱帝於虜中我取虜東勝與和敗王保保是年都督孫興祖戰歿四年六月納哈出侵遼東五年正月大將軍達等三道出塞討王保保三月敗王保保於土剌遁去四月又

敗虜於阿魯渾河十一月納哈出寇遼東十二月書諭元幼主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君其思之自古國家必有興廢以小事大理勢之常昔我中國趙宋將衰為金所逼遷都於杭納以歲幣君家亦遣使於宋約納歲幣如金時雖疆界有南北之分而前後延祚百五十年此小事大之明驗也朕觀前代獲他君子孫必獻俘廟社誇示國中其初亦有待之以恩授之以爵者及其後也非鴆即殺雖君家亦爾宋之幼主削髮為僧終不免於死朕則不然君之子至京已三年禮待有加君宜遣使取

繇朕本布衣生長君朝自辛卯盜起汝潁蘄黃間君家天運已去人心已離四海土崩朕與師救民一時群雄僭稱名號者盡爲朕所俘虜雖君父子亦不能守其廟社北遁沙漠此天命非人力也自古有識之君孰不畏天故特致書以達朕意君其審焉又書與元臣劉重德朱彥德言至正之君蒙塵沙朔幼主初立大臣無不叛去獨二生竭力守節今特還使諭君令取其子買的里八剌歸二生宜察之毋教人絕父子之道六年六月虜寇武朔州八月寇大同七年九月遣崇禮侯買的里八剌

北歸八年十二月虜寇遼東十一年五月寇陝西十三年虜脫火赤屯和林沐將軍討擒之十二月虜寇永平十四年正月乃兒不花寇塞上四月魏國公率諸將出塞襲之大獲十九年冬納哈出據金山二十年宋國公率師出大寧永昌侯藍玉襲破虜六月宋國公至金山臨江侯迷失道戰死玉降納哈出閏六月虜殺我殿帥都督濮英二十一年玉充大將軍出大寧至慶州敗虜主脫古思帖木兒遁去獲其子地保奴及后妃以歸脫古思帖木兒者卽愛猷識里達剌子也地保奴有怨言遣

使致之琉球脫古思帖木兒爲其下也速迭兒所弒部落潰散大臣立坤帖木兒爲可汗二十二年六月　上勅禮部曰朕削平禍亂以一天下二十餘年而朔漠尚未清近命永昌侯藍玉等率師直度大漠俘虜其衆虜主脫古思帖木兒遁竄北歸未達和林爲也速迭兒所害惟知院捏怯來丞相失烈門等擁兵自固旣而去逆効順率衆來歸朕遣使授印與武官而失烈門數稱疾不與使者相見爾禮部可移諭捏怯來若失烈門有意南來可令入朝決意北嚮從其所欲古之人有殺身亡家

而立名者有保身全家而求生者人之志固有不同不可强也時捏怯來等皆降是冬　上以元兀納失里大王居和林西命來降太子八郎鎮撫渾都帖木兒往招之諭曰昔中國大宋皇帝主天下三百餘年後其子孫不能敬天愛民故天生元太祖起漠北凡　天下百年之間其恩德孰不思慕號令孰不畏懼是時四方無虞民康物阜自脫歡帖木兒皇帝卽位政出權臣法度廢弛是以上天降亂民墜塗炭草野間豪傑並起朕時在淮甸見生民靡寧乃與鄉黨豪傑起兵除亂不四五年群

雄悉定故元番將降附者接踵而至凡兩遣兵直
抵漠北時稱帝者脫古思帖木兒奔往也速迭兒
之地遂遇害其餘士馬爲知院捏怯來國公老撒
丞相失烈門三人所有今已悉來降附朕處於美
水草善畜牧之所俾樂生安業朕今主宰天下遣
使諭爾如有所言使還以聞朕有以處之二十三
年丞相咬住太尉乃兒不花知院阿魯帖木兒伏
塞下三月　成祖率諸侯兵出古北口降之二十
四年四月　成祖督穎國公諸軍出塞捕阿失里
八月都督劉貞宋晟出塞征哈梅里兀納失里遁

去攻破其城斬其王酋千人二十五年　成祖遣
塞捕虜二十六年二月勑晉王大出塞集諸兵敗
虜三月勑　成祖防阿魯帖木兒乃兒不花二十
九年　成祖出大寧塞周世子有燉出北平塞捕
虜三十一年勑塞上諸王備虜建文二年二月韃
靼國公趙脫列干司徒趙灰鄰帖木兒司徒劉哈
剌帖木兒率衆歸北平諜報虜侵邊　成祖諭韃
靼可汗坤帖木兒并諭瓦剌王猛哥帖木兒等三
年冬可汗使人歸欵北平虜寇鐵嶺坤帖木兒死
鬼力赤立爲可汗永樂元年二月　上諭可汗鬼

力赤書曰元運既衰我　皇考太祖皇帝受天命
撫有天下朕以嫡子奉藩於燕恭承天眷入繼大
統嘉與萬邦同臻安樂比聞北地推奉可汗正位
特遣指揮朶兒只恍惚等持金綺四往致朕意今
天下大定薄海內外皆來朝貢可汗能遣使往來
通好爲一家使邊城萬里烽堠無警彼此熙然共
享太平之福豈不美哉并勑其太師右丞相馬兒
哈咱太傅左丞相也孫台太保樞密知院阿魯台
等以遣使往來意各賜文綺二一虜入遼東塞掠懿
路七月又書諭鬼力赤十月虜寇永平是月鬼力

赤阿魯台與瓦剌馬哈木戰大敗已而馬哈木阿
魯台皆遣人入貢閏十一月寇灰溝村黃甫川三
年正月阿魯台部落掃胡兒來歸曰鬼力赤聞兀
良哈哈密內附遂相猜防數遣人伺塞下令謹備
之四年三月書諭韃靼可汗鬼力赤朕嗣天位撫
天下體天心以爲治惟欲萬方咸得其所今海內
外萬國臣順安享太平嘗遣使致書可汗謂宜通
好往來共爲一家而可汗不悟拘我使臣掠我邊
境自阻聲教夫天之所與孰能違之天之所廢孰
能興之昔者天命宋主天下歷十餘世天厭其德

知元世祖傳之二十餘世又後天又厭之命我　太
祖皇帝君主天下此皆天命豈人力所能也不然
元之後世自愛猷識里達刺北徙以來至今可汗
易七主矣七主之中人民曾有增益者否古稱順
天者昌逆天者亡爾衆甲冑不離身弓刀不釋手
東遷西徙老者不得終其年少者不得安其居今
數十年矣是何罪也可汗聰明特達宜敬天命恤
民窮還前所遣使者及掠去邊人循與和好用寧
息爾衆同享太平之福顧不偉歟若果負倔強之
性天命人窮有所不顧必欲力較勝負朕亦不得

獨以中國士馬精強長驅迅掃恐非可汗所能支
也可汗其審度行之文綺二表裏往致遠意不報
五月勑可汗部首阿魯台六年三月書諭本雅失
理曰鴻臚寺丞劉帖木兒不花等自撒馬兒罕脫
身居別失八里今鬼力赤等迎爾北行朕許鬼力
赤與也孫台久結脇脇爲固未必能棄親就疎況
手握重兵雖下有附爾者安敢異志爾與鬼力赤
勢不兩立矣夫元運既訖自順帝後傳愛猷識里
達臘至坤帖木兒凡六代瞬息間未聞一人遂善
終者此可以驗天道爾之保身誠不易也去就之

道宜詳察古帝王如周封舜後胡公滿於陳夏後
東樓公於杞商後箕子於朝鮮微子於宋漢唐宋
下皆封前代後我　皇考太祖於元氏子孫存恤
保全有來歸者皆令還如遣脫古思帖木兒還繼
爲可汗統率其衆承宗祀南北人所共知也朕之
心即　皇考與前古帝王之心爾元氏宗嗣爵奉
世祀吉凶二途審思之如能幡然來歸加以封爵
厚以賜賚俾於近塞擇善地以居惟爾所欲無爲
下人所惑徒擁虛名禍機在前有不暇顧亦惟爾
所欲朕愛人之誠同於皦日今再遣劉帖木兒不

花等諭意并賜織金文綺衣二襲綵幣四端爾其
審之是冬鬼力赤殘破虜迎立本雅失理叛負不
相統都督僉事吳允誠子答蘭柴秉誠子別立哥
等請出塞自効從之七年四月遣都指揮金塔卜
歹給事中郭驥齎書諭本雅失理曰邊將得爾部
下完者帖木兒等二十二人來具言衆已推立爾
爲可汗爾欲遣使南來通好朕心甚喜今遣都指
揮金塔卜歹給事中郭驥等賫書諭意可汗誠能
上順天心下察人事使命往來相與和好朕主中
國可汗主漠北彼此永遠相安於無事豈不美哉

綵幣六表裏用致朕意完者帖木兒等朕念其有父母妻子均給賜賚就令使臣送歸可汗其體朕至意并賜其臣阿魯台馬兒哈咱脫火赤哈失帖木兒等綵幣虜殺驥五月封兀剌馬哈木爲順寧王太平賢義王把禿孛羅安樂王賜之誥印七月淇國公武城侯同安侯靖安侯安平侯五將軍出塞討本雅失理阿魯台八月諸將盡敗沒於臚朐河　上大怒諭諸將明年征虜八年　上出塞至斡難河敗本雅失理遁去又敗阿魯台十一年
上巡北京勅阿魯台無以丘福事懷慮漢呼韓邪

唐阿史那社尔受享顯爵福及子孫尔宜效焉特賜尔母子金幣諭意十月阿魯台降封和寧王十二年春　上北征兀剌馬哈木再出塞阿魯台時遣使至　上嘗言馬哈木動靜且覘我我兵大敗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於忽蘭忽失溫退奔至土剌河　上使諭阿魯台阿魯台大懼二十年三月虜攻圍興和守禦都指揮王祥戰歿先是阿魯台爲兀剌攻敗窮蹙以其妻孥部落奔竄而南保息塞外遣使奉表稱臣貢駝馬　上曰虜性黠詐勢窮來歸非其本心然天地覆育豈有所擇納其貢

使封爲和寧王母妻皆封夫人賜金帛俾仍居漠北阿魯台感上恩屢遣使貢馬又遣子來朝數年生聚畜牧益蕃富遂亢悖桀驁使還就途劫掠朝使至又輒慢侮或拘留苦之時時遣部落出沒塞下爲寇　上嘗諭其使還語阿魯台竟不悛至是大舉圍興和邊將撤鬬　上遂決議親征五月
上至獨石大閱將士六月次威遠川虜進攻萬全七月次殺胡原獲虜言阿魯台部下聞兵出塞皆憂懼叛散繼鬬　上親征阿魯台大懼其母妻亦恨阿魯台反時時罵阿魯台逆天負恩自取喪敗

阿魯台惶惑盡棄其馬駝牛羊輜重於闊欒海旁北走　上遂班師還征兀良哈十二月阿魯台弒其主本雅失理而自立本雅失理妻率其屬來朝乞居內地避之二十一年七月降胡言阿魯台將入寇　上又出塞征之八月次萬全虜知院阿失帖木兒古納台等率妻子來降言阿魯台今夏爲兀剌順寧王之子脫歡所敗掠去人畜無算部屬潰散無統若聞天兵復出疾走遠避不暇敢南向耶　上以二人爲正千戶十月先鋒將陳懋至飲馬河北遇韃靼王子也先土干率其妻子部落來

[illegible]封爲忠勇王賜姓名金忠二十二年正月大同
開平守將奏阿魯台部落侵塞上初忠勇王金忠
來歸屢言阿魯台弑主虐人違天逆命數爲邊患
請發兵討之願爲前鋒自効　上曰兵豈堪數動
朕固厭之況下人乎忠曰如邊人荼毒何　上曰
卿意甚善但事須有名文帝嘗言漢過不先姑待
之比邊儆至召文武大臣議羣臣遂請　上北征
六月　上駐荅蘭納木兒河上不見虜遂班師七
月至榆木川　上崩　宣宗卽位給本雅失理妻
及其外母米月各五石洪熙元年七月兀剌部虜

脫來歸是年馬哈木破阿魯台欲自立衆心不附
乃立脫脫不花爲主居漠北宣德元年正月使勑
兀剌王子捏烈忽嗣父太平賢義王是年馬哈木
子脫歡遣人進馬令嗣父王二年和寧王阿魯台
兀剌順寧王脫歡亦力把力王歪思各遣人朝貢
三年正月遣指揮曹者赤帖木兒奉璽書諭阿魯
台四月脫歡歪思各遣人朝貢賜之金綺加賜歪
思弓刀甲胄四年六月虜寇赤城七月寇宣府十
月寇鵰鶚五年虜中諸酋相構往來戰塞下六年
二月　上勑大同總兵武安侯亨聞阿魯台與兀

剌脫歡戰阿魯台敗北部曲離散假息近邊卽欲
來降嚴爲警備歸正人至傳食至京虜多詐古云
受降如受敵愼哉八月　上遣使賜勑撫諭阿魯
台七年九月阿魯台殺敗兀良哈遂住牧遼東塞
明年二月阿魯台遣人自遼東入貢　上勑總兵
巫凱往年虜使自大同宣府入今乃迂路從遼東
來謹防之七月虜入大同塞九月阿魯台部落寇
涼州九年正月寧夏總兵史昭言韃靼也先帖木
兒等欵塞　上勑昭虜譎詐未可輕信或僞降怠
我愼防之毋墮賊計四月阿魯台爲兀剌所敗遣

人告難　上勑賜綺羅撫諭八月阿魯台死部落
盡離散兀剌脫歡遣人朝貢告殺阿魯台請獻前
元玉璽九月阿魯台子阿卜只俺遣人乞歸附
上遣使撫納以爲中府左都督是月虜朶兒只伯
寇涼州又入寧夏塞殺掠人畜十二月虜入開平
塞千戶楊洪禦之虜退去是年甘肅總兵劉廣言
脫歡襲殺阿魯台完者帖木兒遂南寇塞上千戶
王敬禦之擒完者帖木兒正統元年虜圍鎮番復
寇山丹又入大同塞是年脫歡與朶兒只伯讐殺
[illegible]成國公[illegible]言兩虜合一勢益强盛乞勑緣邊

謹備之虜數入山丹寧夏甘肅莊浪塞脫歡遣人
貢馬兎剌既敗阿魯台通兀良哈女直何塞下二
年脫脫不花遣人貢馬厚賜之時朶兒只伯數入
塞掠甘凉兵部尚書王驥總諸軍禦之出塞擣其
巢虜退四年冬虜貢馬五年秋冬虜驟貢馬六年
冬脫脫不花及其太師也先遣人貢馬賜物王與
太師等八年也先阿魯骨遣人貢馬也先者脫歡
之子也當是時脫脫不花弱而也先强盛也先又
以其姊妻脫脫不花數年間挾脫脫不花遣人並
入貢馬得賜金帛無筭使人皆館京師逾春始遣

還遂桀驁不恭時時殺掠道路我往來通事人變
詐出好語告以中國虛實也先因與通事人言吾
有子請婚南朝公主通事人謾曰爲若奏 皇帝
皇帝許爾矣也先大喜誇諸酋曰吾且進聘禮十
四年春遣二千人貢馬曰此聘禮也朝廷初不知
荅詔不及和親事也先大愧怒七月大舉入塞分
寇大同宣府塞上諸城堡多陷没羽書紛至遣駙
馬都尉井源等四將軍統兵四萬出禦虜太監王
振力勸 上親征從之命郕王留守英國公張輔
成國公朱勇率師從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鄺

埜學士曹鼐等扈行官軍傔從五十餘萬人出居
庸抵宣府連日惡風雨源等戰敗尸橫原野 上
至大同虜引避誘我深入大同太監郭敬力阻振
振始懼請班師又連日夜雷雨虜輕騎躡我八月
上至狼山朱勇兵三萬戰敗鷄兒嶺上遂至土木
欲入懷來振顧私重留行遂駐土木旁無水泉又
當虜衝大臣勸 上行虜騎逼我兵不敢動饑渴
甚壬戌虜使來議和召鼐草勅與和遣兩通事與
虜使偕行 上遂移營頃之陣動虜乘之我師大
潰死傷萬萬張輔曹鼐等皆死 上乘馬呼親兵

突圍不得出遂北狩兵車衣糧盡爲虜得癸亥
上在虜營手書與懷來守將索金帛犒虜令遣人
告京師是日三更入西長安門明日百官集闕下
是日遣人以黃金珠玉袞龍紵絲饋也先請還車
駕 上至大同守將劉安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
出見 上獻蟒袍 上賜虜酋伯顏帖木兒諭安
等曰急蕆勿資虜又曰虜云歸朕情僞叵測愼備
之安瑄等獻酒 上辭地飲虜索城中犒軍錢括
郭敬等金銀萬餘兩饋虜請還車駕虜笑不應
上自大同出營至野松林也先營也先進酒出妻

莫敢毀遂奉　上居伯顏帖木兒營兩營相距十
里許伯顏帖木兒見　上甚恭謹九月也先貽書
悖慢答書言中國立　皇帝兵強食足行當決戰
十月也先使人來議和還車駕賜也先金銀綵幣
使去數日虜入寇至大同廣昌破紫荊關殺指揮
韓清等都御史孫祥走死遂犯京師　上皇居土
城廟虜掠北西門外石亨于謙等營城北都督孫
鏜營城西刑部侍郎江淵參軍事敘交趾敗將故
成山侯王通為都督鴻臚卿楊善為副都御史守
京城虜攻北西城我兵與戰殺傷相當虜擁　上

皇至城下索大臣王直胡濙于謙出迎衆知虜詐
不出以通政司參議王復為禮部侍郎中書舍人
趙榮為鴻臚卿出見　上皇也先伯顏帖木兒擐
甲屬弓矢侍　上皇復等見　上皇進書勑　上
皇視漢字書虜視番字勑也先曰爾皆小官急令
胡濙王直于謙石亨楊善來　上皇諭復榮曰彼
無善意汝等宜急去二人辭歸虜益四面摽掠焚
三陵殿寢祭器逼宣武門南逾蘆溝橋散掠下邑
謙督諸軍出德勝門力戰發大砲擊虜死無算殺
其酋鐵頸元帥石亨戰彰義門又大捷孫鏜王通

內外夾擊又捷虜勢少阻陳循謙請召各邊精騎
入援又請下榜數道諭回達番漢能擒斬也先來
獻者賞萬金封國公也先疑懼而勤王兵亦稍集
是月既望也先出居庸伯顏帖木兒以　上皇出
紫荊尾剌可汗普花即脫脫不花遣使貢馬尋和
上不許胡濙王直言普花也先君臣素不睦宜因
以間之　上曰善厚賞虜使總兵昌平伯楊洪都
督孫鏜范廣石彪帥兵二萬擊零虜未去者十一
月京師解嚴未旬日也先又遣使索大臣迎車駕
言使不至來月月生時入塞攻京城京師戒嚴十

二月奄喜寧誘虜以車駕至甘州入陝西直趨南
京不果而普花寇遼東不樂出寇寧夏深入陝西
景泰元年正月虜入大同塞總兵郭登擊却之閏
五月虜報沓至京師訛言諸大臣潛遣家歸民益
驚懼吏部辦事吏徐鎮上疏乞禁止不聽是月參
將許貴敗虜於黃土嶺二月懸賞格殺也先賞銀
五萬兩金萬兩封公官太師殺伯顏帖木兒喜寧
銀二萬兩金千兩封侯是月募兵至京者九萬五
千人三月虜入犇麥川偏頭關都督杜忠擊敗之
虜入萬全又入宣府至慶陽是月車駕至大同虜

大掠蔚朔分冠宣府諸城時獲虜諜言田達千導也先與賽罕王大同王苔兒不花王鐵歌不花王鐵歌平章脫脫不花王分道入冠四月許貴言虜請和乞令使緩兵下兵部議謙言曩遣都指揮季鐸指揮岳謙往使財賂方入穹廬虜騎已至關口繼遣少卿王榮通政王復又往不得要領而還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冠虜有不共戴天之讐和則背君父而違大義此理不可和也醜虜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望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變此勢不可和也移文詰責貴虜入鴈門關遣五將率兵三萬分屯真保易涿通州以寧遠伯任禮爲總兵官率精兵五千巡守各城禮辭老以都督同知劉安代之五月虜入河曲圍代州賜虜阿剌知院勑先是虜酋阿剌遣人貢馬請和邊臣留之懷來聞上文武大臣請遣太常少卿許彬錦衣都指揮同知馬政譯虜使情僞彬等言虜果欲議和罷兵且奉還上皇奏至召陳循等對文華殿諭曰也先背逆天道遮留　上皇讐不共天奈何言和循等頓首請賞虜使且好語答阿剌緩其詐謀京營邊塞嚴爲

防禦　上曰善勑阿剌曰我朝與尒瓦剌和好也先違天犯順朕兄　太上皇帝興師問罪也先又輙邀留毒我生靈殘我邊徼朕嗣承大統宗室臣民咸請興兵討罪復讐朕念也先屢請送大駕回京以故遣人賜書授賞乃也先譎詐反覆今阿剌使至亦奏云云朕欲從尒但聞也先尚聚衆塞上意在脇挾義不可從即阿剌必欲和好待瓦剌諸部落北歸議和未晚不然朕不惜戰也先凶傲不悛悔禍恐無及使回朕加恩賚厚賜阿剌苔來意六月丙戌　上皇至大同虜屢掠大同宣府京師

戒嚴阿剌遣人入貢至京也先使亦至居庸關詔附賞物我使與偕往勿遣入京七月癸卯遣禮部侍郎李實大理少卿羅綺指揮馬顯偕阿剌使人使瓦剌遺書可汗曰我國家與可汗自祖宗來和好往來恩意甚厚往年奸臣專減使臣賞賜遂失大義邀留朕兄今各邊奏報可汗尚留塞上殺掠人民朕欲命將出師往討念彼此人民上天赤子付朕與可汗管攝可汗殺朕人朕亦殺可汗人與自殺之何異逆天莫大焉朕不敢恃中國之大人民之衆輕於戰鬬恐逆天也近得阿剌使奏言已

將各家軍馬約束回營是有畏天之意深合朕心特遣使齎書幣達可汗其益體朕意副天心勑也先曰自尔祖父至尔我國家待遇甚厚曩因小隙連兵將臣第戒　大駕淹留昨已遣人重齎金帛奉迎至三至四尓不發不報以致使命不通此非朝廷之過乃者縱兵四出殺掠人民皆天赤子欲其[illegible]長養生息者被害其生逆天無道天[illegible]道阿剌使來言追還各家兵馬仍議和好[illegible]天愛民真丈夫矣而近邊時聞刼掠是情[illegible]朕固不惜大戰但恐害天赤子違天意故特命使臣往諭此意太師其念舊恩順上天愛民之意罷兵息戰圖永遠之福又勑諭阿剌知院遣可汗及也先阿剌各白金百兩金織文綺八普化亦遣皮兒馬黑麻入貢至懷來守將楊信以聞勑護至京右都御史楊善工部右侍郎趙榮都指揮同知王息正千戸湯胤勣偕皮兒馬黑麻使虜禮部尚書胡濙言　太上皇帝蒙塵已久宜即附善等進服食不報癸亥禮部右侍郎李實及也先使人耙禿等至自虜刺寧陽侯陳懋吏部尚書王直等言實至自虜中言虜欲和且還　大駕又引實至　上皇所　上皇諭虜請和非偽慎勿疑阻朕需少物作人事汝歸爲朕取來朕得南還即令朕守祖陵或爲庶人朕亦甘心乞再遣實奉衣物禮幣迎復　上皇　上不聽曰虜譎叵測實歸善復去不必更使即以迎　上皇意勑也先附其使去便丙寅懋直等再上言往者普化阿剌遣人議和皇上不吝一介令也先悔禍專使行成竟不一報適啓戎心後患無已　上亦不聽下大臣再議丁卯李實言臣自虜刺還時也先與臣約八月五日來迎　上皇臣言需歸朝請旨未敢竊定期約也先言正使即未遣須先遣一二人同我使來報不然勿謂吾失信遂令諸小酋偕少卿羅綺收還大同宣府塞上部落臣過懷來見官軍出郊芻牧收禾轉餉虜言可信臣復命日蒙召對詳述虜情近在廷大臣累疏未允臣將命講和其欲遣人迎復定約日期臣特傳也先口語伏望俯從羣言別遣材智大臣往迎　上皇雖虜情變詐不測亦可塞彼無詞不然直在彼曲在我猶豫趦趄過期失約復欲遣使或又以命臣臣自揣彼期决不敢往彼此桓疑和議不成則　上皇終不可復干戈終不

可息邊鄙終不可寧疏入復下大臣再議是日把
禿等還諭也先把禿等至悉議和之意顧前已遣
楊善趙榮齎書幣至可汗及太師尊為迎朕兄
太上皇帝朕念朝廷自祖宗來待瓦剌甚厚一旦
因嫌構隙遵兵太師既能復修舊好朕亦當勉從
所請繼今益宜上順天意下順人心休兵息民以
實前言把禿等回特須賞給至可領也所言欲送
還 大駕實朕至願果出誠心即令楊善等奉迎
還京朕當永保和好太師其深省之是日懋董等
復請再遣賓奉迎 上皇 上曰俟善還時御史

畢鸞等翰林檢討邢讓皆疏乞迎駕不聽已已楊
善至虜營庚午也先引善見 上皇是日也先奉
餞 上皇辛未伯顏帖木兒奉餞八月癸酉 上
皇發迤北丙戌至京入居南宮癸巳 上宴瓦剌
使人於奉天門明日 上皇宴之南宮乙未陛賞
瓦剌使人有差是月東虜入遼東塞總兵曹義擊
却之九月普化遣皮兒馬黑麻貢馬十月也先使
人逾三千出五軍神機管官軍萬五千屯列居庸
關十一月也先使還勅也先答瓦剌都總兵答剌
罕太師淮王太頭目中書右丞相也先遣使來貢

并奏具悉太師敬順天道尊事朝廷保守兩國
祖宗來和好之意甚善自今宜安分循理勿聽惑
浮言否則利歸於下怨歸於上太師察之朕與朕
兄 太上皇帝骨肉至親毋勞太師念所貢馬疋
鼠皮賜賞并奏求物討回人口悉付來使假金三
兩坐罪論發太師知之是月虜入寧夏塞二年也
先强盛欲為可汗輙又刼掠普化普化大窘是年
也先遣人貢馬三年正月貽瓦剌可汗書我國家
自祖宗來與可汗無嫌已因使臣往來間搆生隙
除前事不必留意念可汗能敬順天道復遣使皮

兒馬黑麻等遠來朝貢厚意良善朕優與陞賞宴
勞酬貢馬直可汗索器附去但云荅使事往有報
書恐小人有短長言語傷和好徒使利歸於下怨
結於上但瓦剌人朝貢者聽然亦須人少賞待可
得厚中國人民男女在瓦剌者後使與偕來重賞
不吝尚書諫俟亨言普化也先讐殺乞統兵出宣
府大同討虜後舉 上不許二月瓦剌同年撤來
王子遣人貢馬是年也先遣人來獻捷言其故父
得阿魯台部落以可汗虛位乃立普化正室也先
妹也有子不[illegible]太子而以他妻子為太子也先

誘之不從顧攻也先也先不得已與戰敗之普化率十餘騎遁去也先盡收其妻妾太子人畜獻良馬二疋奏捷命宴其使賜鈔幣十月也先遣人來朝貢馬請命使往來　上曰正統中緣使臣往來搆隙幾危宗社令聽虜使朝貢優其賞宴使遂勅邊鎮練兵防虜十一月宴瓦剌使臣太尉察占平章哈只阿力等二千九百四十五人於禮部令人待宴瓦剌使臣馬瓦剌使臣携裹虜中國男女百餘人至會同館詔諭使臣人與贖綵幣二表裏使臣初詐言普化并也先令携還中國人已乃匿不

發贖纔十二三十二月少傅王直請荅使虜剌罪兵部謙言臣職兵戎知戰而已若賊渝盟敢爲悖逆當肅將天威往正其罪遣使事不敢預議制曰使勿遣是冬也先及其諸酋乞黃紫織金九龍紵絲及金酒器藥材顏料樂器佩刀諸物禮部言龍袍金器非所宜用乞勿與與藥材諸物當是時也先使每至京幾千人出入驕恣毆守衛掠人財物至欲騎入長安門稍稍約束即彎弓持刀言奪馬殺人通事都督昌英每好語阻之不聽輒侮罵使貢在朝時入塞捕掠人畜將官請勦又以通好故

恐貪功啓隙不欲與戰虜益驕東結朶顏西交哈密脅結赤斤蒙古往往窺塞下四年正月宴瓦剌使臣察占等二千八百七十六人於禮部勅瓦剌太師淮王也先太師求荅使朕恐使交構彼此懷疑以故不遣太師遣人多二次三千餘人邊將堅請謝絕朕念太師忠義姑聽使人入京自後可少遣遣時與總數文書否守關者閉不納太師并各頭目差正副使二十二人陞都督都指揮指揮千戶等官賞金廂犀帶九鈒花金帶九素金帶三花銀帶一其三千餘人貢馬貂鼠皮賞織金綵表紵

絲二萬六千四百三十二絹九萬一百二十七衣靴稱萬諭太師知之七月也先攻敗普化奔兀良哈依沙不丹沙不丹殺普化也先遂自立爲可汗盡殺故頭目苗裔殺白馬九黑牛五祭天期八月入西番寇我耳京十月也先遣哈只貢馬貂鼠銀鼠皮書稱大元田盛大可汗田盛華言天聖也末書添元元年中言往元受天命今得元位盡有其國土人民傳國玉寶宜順天道遣使和好庶兩家共享太平又致殷勤　太上皇帝　上以書示禮官會官議荅書吏科都給事中林聰言也先不敢輒

稱可汗使覘中國若輒從其稱長縱逆賊仍其故號激怒犬羊乞勑其來使歸語也先以華夷之分順逆吉凶之道庶不失國體便刑科給事中徐正乞賜也先勑曉以天命禍福成敗之理如其稔惡不悛我乃聲罪致討安遠侯柳溥言也先弑篡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者若從其僞稱是與其弑主也答書宜仍稱瓦剌太師否絕其使彼犯我邊塞卽興師致討并下廷議議言自古王者不治夷狄也先稱大元田盛大可汗固不可從若可汗乃隋唐以來北狄酋長之常稱非中國所禁朝廷

答賜勑書宜稱爲瓦剌可汗稍示羈縻便　上又下禮部議儀制郎中章綸言可汗二字在中國固爲戎狄酋長之常稱在戎狄則爲皇帝之位號觀其稱唐太宗爲天可汗元世祖爲成吉思可汗可見矣向者脫脫不花爲可汗乃其世傳所稱名猶近正也先弑主僭稱名實大舛今若因而稱之彼以爲中國　天子亦稱我爲可汗誇示群酋群酋畏服無復携貳益窺中原後禍未測仍其故稱彼必銜怨益肆侵擾均爲不可莫若賜勑封爲敬順王或稱爲瓦剌王便下廷議議言臣等議請稱也

先爲瓦剌可汗詔令再議臣等以爲便給事中盧祥李鈞路壁等以爲不便欲仍稱太師乞聖裁
上曰也先雖桀傲亦能敬順朝廷宜如議稱瓦剌可汗　上遂勑文武督兵大臣也先擅易名號其所遣使從大同來或從宣府甘肅來奸詐叵測京師備禦不可不嚴尔等其選兵訓練條上長策聽便宜行事并勑沿邊城守戒嚴十一月瓦剌使臣火只尔阿麻回回進玉石九千九百斤却令自售也先弟賽回孛羅會王諸酋並遣人貢馬自是稍出入東西塞上爲寇不復深入也先新立恐諸部

不從亦欲與中朝通好貢市往來然數年賞賜麤費亦不下百萬計天順初也先有平章哈剌者欲繼也先爲太師言於也先曰主人衣新衣幸以故衣賜臣也先不許而以其弟平章阿失帖木兒爲太師哈剌怒欲叛也先也先荒於酒色又殘忍諸部不悅稍解散也先益忌哈剌鬪哈剌且叛益怒欲攻哈剌恐不勝乃召哈剌子飲酒酒中飲之鴆哈剌子嘔吐覺走出不能行囓指血染箭令其僕持告哈剌哈剌陽不知益敬順也先也先以哈剌畏已防稍解哈剌伏衆伺也先出獵襲也先也先

倉皇戰敗走從數十騎遁又恐此數十騎通哈剌半夜棄此數十騎與二親信走道中饑窘至一婦人所乞槳婦人飲之酪遂去夫歸婦言狀夫疑其爲也先急追及之果也先殺之諸部遂分散而孛來瘸王子爲雄孛來瘸王子又弑其主小王子入寇陝西天順二年正月孛來大舉寇陝西安遠侯溥統兵禦之輒敗御史劉濬劾溥溥行賄得釋濬謫官已而虜大熾關中震動召溥還奪太傅四月復邊鎮巡撫而以陳翌芮釗徐瑄爲都御史巡撫寧夏甘肅延綏三年八月孛來寇大同總兵安陽

伯文遴不敢出虜直抵鴈門忻代殺掠人畜烽火達於京師民大擾遣都督顏彪馮宗統兵屯紫荊倒馬虜既大獲利又不見我兵去而復來敕兩都督提兵出鴈門虜始退是年虜又入宣府五年六月孛來寇河西總兵仇廉禦之敗績虜遂過河大掠關隴震動懷寧伯孫鏜兵部尚書馬昂率京營兵萬七千河南山東兵六萬西征會曹欽反闕下鏜昂討賊有功不果行羽書紛至八月大學士李賢薦都御史王竑侍郎白圭禦虜虜大得利去陝西諸屯兵尚不敢退六年二月罷陝西屯兵各還

鎮官是時孛來稍衰其大酋毛里孩阿羅出少師猛可與孛來相讐殺而立脫思爲王虜中言脫思故小王子從兄也於是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三酋始入套爭水草不相能以故不敢深入爲寇時遣人貢馬然亦通朶顏諸戎竊邊郡成化初阿羅出結乩加思蘭孛羅忽結毛里孩各爲黨出入河套我漢人被虜去及罪人走塞外者又爲之鄉導遂攻堡圍墩深入內郡殺掠人畜元年九月大入榆林塞寧遠伯任禮都御史項忠禦之會孛來與毛里孩相讐殺虜退去二年十月毛里孩寇陝西

忠及彰武伯禦之虜去三年七月虜大入榆林塞殺孤山守將湯胤勣是年乩加思蘭入大同塞以撫寧侯永爲平胡將軍統兵出禦之虜去乩加思蘭故居哈密北山至是殺阿羅出併其衆而結滿魯都入河套滿魯都僭稱可汗以乩加思蘭爲太師五年九月孛羅忽乩加思蘭入榆林塞又入寧夏塞大掠環慶至固原六年七月阿羅出又入榆林塞以撫寧侯永爲平虜將軍禦之稍擊退虜十二月毛里孩乜烈忽屢入陝西塞總兵劉聚擊敗乜烈忽八年延綏巡撫都御史余子俊徙鎮榆林

大繕營堡墻塹自虜據河套邊人大擾勑都御史王越總關中軍務議搜河套復東勝越等奏言河套水草甘肥易於駐劄腹裏之地道路曠遠難於守禦陝西虜酋孛羅忽亂加思蘭等糾率醜類居套分掠出入數年雖嘗沮於我師然未經挫衂終不肯退近日據我河曲擾我延綏寧夏深入我平凉固原近又覘我大同逼我萬全聞在廷咸議欲得一爵位崇重威望素著者統制諸軍徑圖大舉朝廷從其議以武靖侯趙輔充總兵官總制各路軍馬搜套未幾輔以疾還搜套亦不復舉又遣兵

部侍郎葉盛行邊上方略盛請增兵守險河套東勝之役未可輕議是年九月陝西巡撫馬文升斅虜黑水口湯洋嶺斬首功二百九年十月虜遣人貢馬是月虜寇廣寧十年屢入大同宣府塞寇莊凉亦遣人貢馬十月亂加思蘭大掠莊浪寧靜深入至鞏昌平凉總兵劉聚巡撫馬文升禦之無功遣給事中韓文覈功罪是月滿魯都寇宣府十二年三月亂加思蘭寇宣府十三年滿魯都亂加思蘭遣楄哈阿忽剌千七百五十人貢馬駝五千當是時虜中相猜亂加思蘭女妻滿魯都欲代滿魯

都為可汗恐眾不已服又欲殺滿魯都而立斡赤來為可汗滿魯都知之索斡赤來亂加思蘭匿不與遂相讐殺十五年滿魯都殺亂加思蘭併其衆十六年二月滿魯都部落寇榆林塞三月太監汪直總兵保國公朱永提督尚書王越率兵出塞捕虜至威寧海斬虜首四百三十七級十七年馬亦思因寇大同保國公出禦之戰海東山十八年又入大同塞十九年四月虜入陽和六月入大同諸堡殺掠人畜數萬守臣邊鎮許寧來告譴是年虜驟入宣府大同烽火至圻內二十年二月戶部尚書

余子俊總督宣府大同偏頭三關軍務兼督糧餉定西侯蔣琬總兵保國公朱永新寧伯祐禦虜大同宣府侍郎李衍何喬新經理東西邊關二十二年春虜數入開原塞二十三年西番罕慎言瓦剌有克捨太師華捨太師克捨死其弟阿沙赤為太師華捨弟阿力阿古多兀與阿沙赤相讐殺遂西走據哈密成化間北虜大抵瓦剌為強小王子次之二種反復相殘並陰結朶顏伺我塞下即貢馬二種亦相繼往來恐中國左右以故雖深入彼自相猜忌不能久留內地未幾滿魯都衰弱不知所終而

把禿猛可王太師亦思馬因知院脫羅干屢遣人
貢馬弘治初把禿猛可死阿歹立其弟伯顏猛可
爲王虜中以太師官最尊主幼恐太師專權遂不
復設太師伯顏猛可及其酋長與瓦剌酋亦遣人
貢馬時馬文升在兵部許進巡撫大同進數條邊
事戎政修明中朝大臣知進進疏至輒允下進嘗
貽書小王子言通貢之利小王子瓦剌二種聞進
威名遣其酋長哈稱察察少保等貢馬三年三貢
每貢多至三千人少不下二千皆猫兒庄入比至
塞皆下馬脫弓矢入館進亦嚴兵待之諸虜留塞
外者亦時與酒肉華人盜虜馬請斬徇大同宣府
河曲皆無虜患四年正月刑部尚書何喬新乞禁
胡服胡語七年虜大擧寇陝西十年十一月虜寇
甘涼是年虜火篩强結諸部落迭寇大同宣府歸
正人言虜謀深入勅侍郎許進督軍劉大夏轉餉
禦虜又召太子太傅兵部尚書王越總制陝西軍
務經略哈密是年虜入貢十二年虜迭入榆林大
同寧夏塞殺掠吏民瓦剌亦遣人貢馬有餘馬官
爲市之十三年正月虜殘神木堡五月火篩入大
同宣府塞火篩本小王子部落强悍旣屢寇邊獲

財畜日强盛跋扈與小王子爭雄長數寇近邊京
師戒嚴命都督李澄守潮河川張晟居庸關襄城
伯鄭紫荆關侍郎李介經略宣大王宗彝黃花鎭
天壽山及居庸白羊關史琳紫荆倒馬關七月又
掠榆林平江伯銳禦之無功罷還保國公暉代銳
十一月虜入偏頭關十四年正月虜入榆林塞八
月火篩入花馬池塞至固原大掠人畜殺吏民總
兵恭順侯鑑罷還京武定侯英代鑑侍郎李燧督
餉關中空邊城入郡大困自後虜寇關隴輒由
花馬池矣是年詔將校陳瑛朱瑾馬昇秦恭皆論
死宥戍邊張俊總兵禦虜召戶部尚書秦紘兼憲
職巡撫陝西十五年九月虜大入大同塞是年紘
總制陝西軍務劉大夏爲兵部尚書十六年虜入
榆林塞千戶湯璽力戰死十七年六月兀良哈結
小王子寇邊小王子遂稱求貢否且深入諜言虜
諸酋期分道並犯黃裏黃裏者華言京城也　上
召見內閣劉健等議兵事內批副都御史閻仲宇
督餉宣府大同通政司參議熊偉督餉居庸諸關
是月虜入大同塞殺掠人畜　上銳意討虜太監
苗逵力請出師大夏力言不可遂止十月虜入花

馬池清水營殺掠人畜無算十八年九月虜入花
馬池攻陷清水營起楊一清經略陝西邊務兼理
巡撫正德元年改一清總制邊務一清請復守東
勝據河套水草之利東勝者古東受降城也洪武
二十七年三月城東勝因河為固虜即入寇後顧
我兵不敢久自失東勝退守延綏即城榆林虜遂
有河套河套本漢衛將軍所取河南地開朔方郡
者是時因杅將軍出朔方北築受降城至唐韓國
公為朔方大總管遂築三受降城中城南直朔方
東直榆林西直靈武各相去四百里堠人憑山望

虜匹馬一人不能隱蓋城北平沙漠漠無山巖林
木障蔽虜輒望城慟哭遁去弘治末朝廷清明內
外大臣協心畧國為經久計以故議復河套一清
才略足任遂上經略三疏一議守守虜所必入一
議戰戰虜所必敗一議攻攻虜所必救會 孝宗
崩逆瑾專政一清得罪去無敢言及河套者即有
建白輒云修邊或曰進幾里扞虜或又曰退幾里
固我我邊日退套虜日進是年大夏致仕四年十
月虜入花馬池塞殺總制尚書才寬八年十月虜
入宣府塞十年閏四月朶顏通小王子部落入馬

蘭谷塞殺叅將陳乾八月虜深入固原平京殺掠
吏民十一年二月虜入榆林塞七月入宣府是年
虜入宛平清水社殺掠人畜十三年六月虜入寧
夏塞是年虜入花馬池深入大掠秦隴正德間小
王子三子長阿尔倫次阿著次滿官嗔太師亦不
剌弑阿尔倫遁入河西西海之有虜自亦不剌始
也阿尔倫二子長卜赤次乜明皆幼阿著稱小王
子未幾死衆立卜赤稱亦克罕亦克罕大營五曰
好陳察罕兒曰召阿兒曰把郎阿兒曰克失旦曰
卜尔報可五萬人卜赤居中屯牧五營環衛之又

東有罔留罕哈尔塡三部罔留部營三其酋滿會
王罕哈部營三其酋猛可不郎尔塡部營一其酋
可都留三部可六萬人居沙漠東偏與朶顏為鄰
西有應紹不阿尔禿厮滿官嗔三部應紹不部營
十曰阿速曰哈剌嗔曰舍奴郎曰孛來曰當剌兒
罕曰失保嗔曰叭兒廒曰荒花旦曰奴母嗔曰塔
不乃麻故屬亦不剌亦不剌遁西海去遂分散無
幾惟哈剌嗔一營僅全阿尔禿厮部營七故亦屬
亦不剌今從吉囊合為四營曰孛合厮曰偶甚曰
叱合思答曰打郎衆可七萬滿官嗔部營八故屬

火篩令從俺答合為六營曰多羅田土閔畏吾兒
曰兀甚曰叭要曰兀魯曰壬吉剌三部衆可四萬
吉囊俺荅皆出入河套二酋皆阿著子也諸種中
獨强時寇延寧宣大南有哈剌嗔哈連二部哈剌
嗔部營一酋把荅罕奈衆可三萬哈連部營一酋
失剌台吉衆可二萬居宣府大同塞外北有兀良
罕營一故小王子北部也因隙叛去至今相攻又
西為瓦剌可五萬人世與土魯番為讐諸虜雖逐
水草遷徙不定然營部皆有分地不相亂嘉靖元
年秋虜入花馬池大掠西安鳳翔三年七月大同

軍叛多走出塞降虜四年虜數侵掠陝西諸塞殺
吏民起少傅大學士楊一清為兵部尚書兼都御
史提督陝西邊務未幾召入內閣六年八月虜入
寧夏塞提督尚書王憲總兵杭雄禦虜斬首三百
二十七年正月勅兵部右侍郎王廷相整飭陝西
邊防尋止十一月虜大掠寧夏是年胡世寧為兵
部尚書起王瓊總督邊務陝西八年十月吉囊俺
荅數掠榆林寧夏塞瓊出兵禦之虜亦得利去瓊
遂請修邊墻據要害且堅厚至今賴之十二月虜
入大同塞掠井坪應朔是年李承勛代世寧九年

五月虜入漁陽塞不數日又入遼西塞是月虜大
入寧夏塞六月入宣府塞十年三月入大同塞大
同巡撫王大用請貽書召小王子李承勛以為不
可力阻之九月虜寇陝西遼東十月虜入同塞
四路殺掠吏民遣將出京營兵禦之虜得利去遂
止十一年二月虜入榆林塞掠陝西內郡是年虜
道松潘漳臘寇四川西境十二年十月虜侵鎮遠
關守將王勍破虜斬首一百四十大同軍復叛殺
兵討之久不克與虜通十三年閏二月遣大臣賑
撫大同叛者北走從虜殺千人七月吉囊入榆林

塞大掠安定會寧金縣八月始由青沙峴出花馬
池塞總督尚書唐龍上捷書言斬虜首四百五十
四兵部以王越封伯例請勅給事中覈竟以功報
陞賞有差巡按御史又劾總兵劉文冒功掩罪不
問十四年六月吉囊入榆林塞掠內郡八月又入
榆林塞守將梁震擊敗之十五年十六年十七年
虜數入塞掠塞上人畜十八年二月　上巡承天
以翟鑾毛伯溫為行邊使出帑金五十萬兩賞塞
上將士八月虜入宣府塞西路參將賈英見虜少
出禦之亂行而前入虜伏虜殺我將士千人掠戰

虜千人若深入南路殺掠人畜萬計時虜酋青台
吉沒剌台吉那林台吉皆屯牧塞外時時掠宣府
總兵江桓竟不出劾罷十月大同五堡成大同總
兵梁震家丁數千素勇悍善戰時出劫虜營震卒
震軍乞收只籍二百人餘皆走降虜十二月虜入
宣府深井諸堡遣總兵江桓下詔獄虜入榆林塞
殺守將宋隆十九年二月甘肅撫臣上言河西一
鎮遠賊盤據於西海番[illegible]住牧於南山回夷入貢
往來交馳套虜乘機出沒搶掠中道一徑勢甚孤
危蹤入報閏三月虜入榆林塞破[illegible]

殺掠人畜萬計焚芻糧數萬長驅而出總兵周尚
文駐兵青秋原虜退以捷告虜又入宣府塞破北
路馬營諸堡得我神鎗銃炮千計芻粟牛羊萬計
掠一婦人往時虜多掠婦女近數年乃掠穀畜火
器遇婦女輒殺不掠四月風霾占下兵部議防邊
方略言官交章劾兵部尚書張瓚貪鄙誤國不聽
七月虜入宣府塞大掠至蔚州盡破其關廂堡塞
殺人盈野總兵白爵遇虜於水泉兒大敗副總兵
雲冐遇虜於[illegible]遷堡又敗先是大同歸正人王九
[illegible]俺荅几孫吉囊吉台吉赤台

吉等十人禱旗掠馬負十日食入塞比報至虜已
過順聖川抵蔚州凡留宣府境內者幾兩月撫臣
守將竟論功陞職八月薊州撫臣言朶顏酋革蘭
台結北虜且并力侵邊令撫臣諭革蘭台虜入大
同塞虜覘大同兵東援宣府遂乘虛寇大同西路
殺掠人畜數十萬先是大同叛卒逐出城盡走虜
中虜得俊捷輩多與牛羊帳幙令為嚮道丐乞入
訓我邊西至甘涼東出山東或入京師凡地理險
易兵馬強弱撫鎮將領勇怯利害盡走告虜酋吉
囊俺荅十九年二酋分進入塞大同軍顧與虜約

無掠我人畜我亦不復蘭若虜喜嚙指折箭去至
秋竟越大同抵鴈門度寧武入嵐靜交城掠殺人
畜萬計大同軍有得虜掠我輜畜名買路錢大同
巡撫史道總兵王陞幸無事若不聞聞亦不問大
同軍亦驕悍不用命宣府總兵白爵調援亦不肯
戰虜益無忌憚且欲攻鴈門山西撫臣陳講告急
大同撫臣史道竟匿不以聞講疏言八月六日達
賊由井坪至朔州城七日分三路由井子窊青屹
塔侵至陽方[illegible]河水口等處殺官軍掠
人畜又由[illegible]灰泉梁溫等處深入省城

西南十日與虜交城平虜與汾州文水清源十數
州縣村壞連接一望平原民皆村居曾無堡寨比
之邊城萬萬不侔且各賊未遺剗剟延住腹裏數
日不出人心驚惶禍變莫測後報聲息尤爲可駭
我兵追逐不滿八千大同援兵雖至六約一千五
百臣遣人督戰觀望不前兵勢至此後將何支詢
問虜中歸正人皆言賊多華人鄉導近年大同叛
軍向順無門助賊爲惡即爲酋領生長中原習知
險易又覘我軍脆弱非其所敵故敢於橫肆漸窺
中土山西地連畿輔密邇京師又與河南諸省止

隔一山若徒循常襲故不早振舉必成大患乞下
廷臣集議更新兹轍兵部不以爲意謾曰虜且退
矣是月陝西總制尚書劉天和率精兵九千駐花
馬池虜數萬入安邊定邊塞大掠固原撫按劾書
沓至天和爲虜隔踰月奏不至既而告捷言斬虜
首五百卒張奴兒殺吉囊之子虜諸酋大哭遁去
加天和太子太保敘一子錦衣正千戶陞賞三鎮
文武吏士凡千餘人張奴兒陞世指揮僉事內閣
以謀議帷幄夏言加少師翟鑾少保本兵以曲畫
方略坐收全功張瓚加少保敘一子錦衣副千戶

十二月虜大入大同塞二十年八月吉囊先入大
同塞是月壬戌提督代州三關副總兵丁璋出師
至寧武關東北十里石湖嶺遇虜力戰死虜遂入
關以樊繼祖總督宣大偏保軍務與銀九十萬兩
又起翟鵬總督京城南面山東河南軍務繼祖虜
至不出縱其深入山西遊擊將軍周宇禦虜太原
北侯城村力戰死虜遂至省城又越而南殺掠人
畜萬萬吉囊繞出關未至塞上俺荅復入又越太
原而南至石州殺掠益甚十一月令侍郎張漢賑
山西被虜郡縣二十一年二月言官交章劾繼祖

竟不罪得歸田陳講史道爲民宣府大同總兵王
陞白爵僅罷官鵬亦召還京是月虜掠蘭州三月
邊臣言虜且至又以鵬總督宣大偏保及山東河
南軍務五月時宰惡鵬直遂會鵬乞兵糧內批罷
鵬革總制官專責大同宣府山西保定龍大有楚
書劉臬劉隅四巡撫五月右清紀郎周鈇言虜必
再至乞早爲防禦計謫鈇廬州府知事六月虜又
大入塞時吉囊病死其子板不孩居套中小王子
不及兒台吉駐威寧海上俺荅糾數酋經朔州破
鴈門掠太原京師戒嚴七月召鵬復爲兵部右侍

郎兼僉都御史提督宣大偏保山東河南軍務
上出賞格擒斬俺荅賞銀千兩陞不次他酋三百
兩陞三級時俺荅青台吉叱蠻哈哈剌漢及叛人
高懷智李天章各擁萬衆越太原列營汾河東西
散掠上黨平陽下邑時鵬未至我師連營莫相攝
觀望不肯戰縱賊益深入殺掠人畜萬計賊大營
駐平遙介休間散入陰山中殺掠人畜諸將竟不
肯乘險邀擊虜掠我牛羊衣𧟃男女迤邐就大營
結陣且歸偏帥張世忠等自侯城村起營盟約諸
將躡虜力戰諸將閉營不相援賊見世忠軍壯戰

又力呼集精騎三千餘合圍世忠世忠憤曰諸將
獨不念血盟耶世忠被射傷裹瘡下馬四向步戰
賊亦窘會矢火藥盡世忠憤呼曰我軍被圍戰苦
諸將竟不相援國憲天刑寧汝逭耶復上馬往來
督短兵血戰自巳至酉賊見我兵死傷衆無援久
戰力竭遂蹴我營世忠頭中二矢墜馬死張宣張
臣等痛世忠死猶率旗軍曾五等力戰宣臣並死
又分掠定襄盂五臺又自代州出繁時靈丘廣昌
掠殺人畜萬計從廣武站出關安行出大同左衛
及陽和寨去時自六月丁酉入塞至七月庚午凡

掠十衛三十八州縣殺虜二十餘萬人牛馬羊豬
畜二百萬衣𧟃金錢稱是焚公私廬舍八萬區蹂
田禾數十萬頃贈世忠右都督與銀十斤宣臣各
四十兩仍祠祀時羽書急議築京師羅城興役有
日九月給事中劉養直力言不可遂止二十二年
八月虜入榆林塞又入甘肅塞二十三年春調各
鎮兵至大同防秋是秋虜入大同塞總督尚書鵬
禦之虜退時虜酋遣我叛人至京師入兵仗局習
佛郎機銃獲誅之遂散各鎮防秋兵十月虜破宣
府塞入紫荊關鵬及薊州巡撫朱方械下詔獄二

十四年虜大入榆林塞總督尚書張珩延綏巡撫
張子立謫戍二十五年虜深入陝西殺掠人畜總
督侍郎曾銑遂上復河套議二十六年冬陝西澄
城山分崩而東西移四五里會河西總兵咸寧侯
仇鸞爲銑發其奸贓被逮鸞遂訐銑行賂掩敗冒
功妄議復套關中人情大擾亦逮銑詔獄出兵部
尚書王以旂代銑而以劉儲秀代以旂儲秀謝恩
疏中語悖　上削籍去又以趙廷瑞代儲秀落少
師夏言官以尚書致仕銑至坐交結近侍律二十
七年春三月銑死於西市并逮言言時行至丹陽

就逮論死械繫錦衣獄鸞竟釋不問七月八月京師地五震九月虜大入塞直抵居庸關柄臣謂虜以河套故報復也十月言死於西市二十八年虜入宣府大同二十九年八月俺荅遂入漁陽塞犯京城焚刼至德勝西直門窺八陵掠教場　上震怒殺兵部尚書丁汝夔都御史楊守謙自是調邊兵入衛京師無虛歲矣

皇明北虜考卷終

子復準校

孫心林重校

鄭端簡公吾學編後序

嗚呼此書之未編也翁實抗節犯難幸爾完生始有著述之志此書之方編也翁且屢空未字竊言發憤若將終身於斯及編之將就也又以巷伯戒嚴旣成復毀敢有必傳之望及輯而昇梓也翁已臥病丘園周公無夢空餘未試之言是翁以此書終身長勤而此書竟不及翁一顯也嗚呼往歲此時父子兄弟質經論史蓋日夕相左右而今獨撫遺編日夕惟侍不秋月春花孤燈風雨潸焉萬緒擻誦莊騷自古日月爭光岱嵩同峙者忽乎長巳

富時亦何賴豈凶器不可久處抑尤物難於長芳天道固爾人事或然歟男兒生無所成不如無生然翁具是不朽雖編之殘缺莫補而班范復興必此始稱庶幾一代之立言矣蘇子瞻以不及識范公爲沒齒之恨今海內豪傑推賢尚友或抱恨於翁如蘇公者將以此書若接翁言則謂翁不死可也況有主父偃甕相閣者舉而行翁所未行貫董經綸寧必自巳出哉隆慶紀元七日鄭履淳叙萬曆戊戌秋九月朔孫心材重校

監國魯元年丙戌孟夏四明范奇英昊生訂

吾學編餘一卷

〔明〕鄭曉撰

明鈔本

南京圖書館藏

遜國遺聞

建文皇帝諱允炆字　　太祖高皇帝嫡長孫初太祖從滁陽王日侍左右王夫人善觀人謂太祖風格異常語王妻以養女馬氏周旋兵間生五子長諱標幼有異質聰明英毅豁如也稍長師事宋濂通經史大旨洪武戊申太祖即位于南郊既還宮受賀遂追尊四祖為皇帝冊立馬氏為皇后皇子標為皇太子大赦天下洪武十五年高后崩太祖倦勤命皇太子裁決庶政惟軍國重務以聞于是皇太子日御文華殿百官啓事寬明有斷臣工盡服歲餘太祖復親政時有告密者以晉王棡逆謀聞太祖遣人察之藏兵五臺山反形已具太祖大怒欲發兵討皇太子曰棡反期尚遲告密者棡未必知今以兵往萬一拒命是父子為敵也莫若令臣巡邊因與俱來太祖大悅於是皇太子出巡歷燕代及晉居浹旬憔甚皇太子行晉王及河南界皇太子曰父皇欲見汝可偕行晉王倉皇受命遂從至京師太祖欲賜之死皇太子叩頭乞哀乃降為庶人居京師皇太子友愛彌篤日誨諭之晉王大悟日夜號泣悔罪太祖憐之赦復爵王於是改行為善令譽日著比還國卒為賢王皇太子之教也貴妃薨太祖既裁定喪禮太子當服齊衰杖期太子曰在禮惟士為庶母服緦大夫以上為庶母則無服又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既葬除之蓋諸侯絶期無服諸侯之庶子雖為其母亦壓於嫡母不得伸其私故權為此制也然則諸侯之世子不為庶母服也明矣　陛下貴為天子臣不肖嫡長幸備儲副為庶母服朞非所以敬宗廟明正體重繼世也上不喜曰汝從朕服太子不肯服上大怒顧取劔太子走上逐太子羣臣震讋不知所為時有桂彥良當上前跪抱上泣曰　陛下於太子愛之深故責之重伏地牵上衣不釋上為感動止立彥良又追及太子泣諫曰貴妃逮事至尊殿下當緣君父之情為之制服不可執小禮虧大孝因持衰衣大子大子不得已服拜謝上怒解擲劔于地曰老桂爾今日竟能和朕父子初皇太子生六子長曰雄英洪武十五年年追封虞王諡曰懷次曰允炆洪武九年生於是命禮官定親王

相見儀凡親王係尊屬于文華殿朝見行四拜皇太子坐受禮畢入室乃叙家人禮制既定親王從之多不悅時太祖春秋高政務常付太孫裁決太孫頗尚寬仁兆民忻忻罔不愛戴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日皇太孫允炆即皇帝位十八日詔以明年為建文元年大赦天下　詔曰天佑下民作之君我皇祖皇帝受天之命統有萬邦宵衣旰食弘濟斯民凡事有益于天下者無所不用其心政教休明規模宏遠朕以眇躬纂承大統恭依遺詔於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日即皇帝位夙夜祗懼思所以充相上帝寵綏四方以無忝我皇祖之大命永維寬猛之宜誕布維新之政其以明年正月初一日為建文元年大赦天下於戲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當遵先聖之言期致雍熙之盛百辟卿士體朕至懷

遜國遺聞

建文元年六月念一日詔薦舉　詔內外五品以上文官及州縣各舉所知先是內外缺官於進士舉人監生人材秀才孝廉税户考滿吏知印承差內除用至是定保舉法不問下僚鄉民及因累充軍者悉聽保舉吏部聽用

刑部尚書彭韶著哀江南詞曰臨江號𡊮郡佳麗傳自昔豈不産異人為茲壯顔色云胡百年間不見有遺跡伊人聞我言捲袂長太息扣之至再三欲語還踟躕為言有奸臣名字不記憶道是練狀頭內臺司風紀適遭陽九厄　飛簡論魏曹戮力事討賊討賊淚沾臆膠固不知幾祇顧順與逆奇禍嬰六戚茲事有始末賊子請折一神考早謝世太孫推正嫡毋妃開平家元勳戴帝室姻婭盡雄豪強鬬萬人敵隱然九鼎重九鼎重嫵隊一以開讒言讒言肆罔極居然尾不掉大都勢偶國時有黃奉常輕佻固無匹伴讀東室　蹤跡類世叔文華嘗造膝一旦翦侯王匆復何太急細人暗大體國釁此馬隊漁陽動地來六軍盡股栗齊公泰為司馬折衝乃其職堂堂正正旗旌書嚴紀律內相方孝孺夫子早學富經術倚馬草樞檄文機方孜勿又有黃門陳迪自少稱英特王　給緇黃異端恨至骨餘者亦黨人我今半遺失當其橫行時俱立萬仞壁之死矢無他鼎鑊并如蜜仰視三光明萬古常昭晰俯視五岳尊神維賴以立父母豈不顧天常不可易妻子豈不愛吾分當自適寄語謝諸親業寃皆宿積愼無我怨尤怨尤竟何益所貴賢士模萬叚奚足恤後來奸佞儒巧言自粉飾叩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簿書埋日期回首嘆昏色乍問毛髮豎空拳幾欲擊孤燈秋夜長四壁蛩聲寂耿耿不成寐此意誰能識聖人順天命四海瞻曉日爾胡守戇愚并心取族滅不覯觧與胡秉時附龍翼恩寵日日加聲名重簡冊

陳瑛為北平按察使坐交通王府謫廣西太宗即位首召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悉建文諸臣最深上為帝允炆輟朝五日瑛請滅之上不從尋抗奏黄觀廖昇王叔英周是修王良顏伯瑋皆悖逆宜追戮之上曰朕初舉義師誅奸臣不過齊黄數輩耳後來二十九人中如張紞王鈍鄭賜黄福尹昌隆皆宥而用之今汝所言數人況有不與二十九人之數者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悉勿問後方孝孺諸獄宗戚受禍慘毒皆瑛羅織瑛未幾以苛刻得罪誅

洪武中內官奉使出外約束甚嚴不得與士民交然亦恃寵放縱有司畏之嘗有魯內官過廣信之弋陽縱馬于田踐食其稼佃者不知也擊之傷足魯詢佃者知田主富人周也遂遣人告之周大懼償其馬傾貲賄馬魯歸猶以擊馬事聞高廟竟籍周謫戍銅鼓衛至是有以內官暴横為言詔所在有司但遇內官奉使放縱虐民士者即擒縛送京以聞於是內官奪氣密謀推戴矣或曰靖難兵起三年屢戰多勝衝突千里罕能禦然所過城邑往往堅守不下間克之去即敍守帥復為朝廷及壬午所據者惟北平永平保定三郡而已至是內官密言於文廟直擣京師約為內應天下可定文廟然之壬午春舉兵直趨京師不復為歸計意有所屬而朝廷不知之也兵既入城天下大定內官言功不已文廟患之未幾諸有謀者皆為邊藩鎮守假以大權賜公侯服儕于侯伯之上永樂末征胡出塞數十日不遇虜軍士困迫大臣諫者輒鎖之太監冰敬力爭文廟罵曰及蠻敢爾敢乃仰

首徐應曰不知誰是反璺文廟大怒命曳出斬之敬語漸不遜文廟舍之乃曰吾家養人皆如此何憂不治敬亦預謀者也

遜國遺聞

壬午六月癸丑朔靖難兵次浦子口諸軍迎戰敗之高煦至復戰諸軍不利帝遣都督陳瑄率水軍往援之瑄以舟師迎降乙卯靖難兵遂進次於江上都督歷城侯盛庸會軍於南岸禦之不克時北兵敗文廟欲奔還適高煦帥兵至文廟撫其背曰兒當再戰吾力疲矣世子多疾天下若定以爾為太子於是高煦殊死戰竟敗盛庸兵帝會群臣慟哭欲幸浙或勸之幸湖湘議不决遣魏國公徐輝祖開國公常昇分道禦北兵諸宦官諠然謂不如遜位有竊寶勅出見文廟者李景隆已令金川門守卒解甲而宮中大起矣

王稌

王稌字叔豐祖禕死國父紳自有傳稌少有志向從學方孝孺甚爲所器許妻以女未及也嘗周恤其族又嘗與孝孺表姪鄭珣至聚寶門外求其遺骸歸葬不可得幸逮繫文皇帝念祖禕死國之忠特從宥免且方嚮用也而稌力以疾辭讀書青岩之下將終身焉後輯方氏遺文爲侯城集以傳世咸義之稌性至孝初紳痛念父歿每食必斥蕪味稌遵其教子孫相承閱數十年不變事母丁如事其父送終盡禮三年酒肉未嘗入于口學問該博士之從遊者日衆郡邑交重之所著有青岩藁聖朝文纂金華賢達傳續文章正宗卒年五十九門人私謚曰孝莊先生

儀制　薦舉

國初科貢薦舉三途並用然進士釋褐僅得州縣冗職薦舉者或驟至公卿洪武元年八月遂遣儒臣詹同文等十人分行海內訪求賢哲當是時孝陵急於得人往往失實故解縉因戊辰天變上封事極言其敝曰陛下進人不擇於賢否授職不量於重輕建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朋奸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困於州縣屈于下僚孝廉人材冥蹈瞀趨而或布於朝省驟歷清華椎埋嚚悍之夫闒茸下愚之輩朝捐刀鑷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綰組符剔屐之賤衮繡巍峩負販之傭輿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盍恍詢有德是故賢者羞爲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爲得計以廉潔受刑爲飾詞故有無錢工役無鹽縕之俚諺翦膀官人沒商量之童謠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於刑部者無枉直之判然其時薦舉如宋仲敏陳靜誠朱備萬桂彥良胡以道亦多得人鄭沂以義門遂爲禮部尚書權誠以孝子遂爲文華殿大學

士矣建文初方布古建議開薦舉之途遂下詔求直言舉山林岩穴懷才抱德之士如高巍鄭恕樓璉鄭楷輩皆擢用宣德天順間亦尚有薦舉者至成化間錐白沙先生被薦至京亦令吏部考試授官於是薦舉之途益輕即有薦舉亦不過詩畫篆楷之流無復文行君子楊石齋在內閣惟薦吳人文徵明徵明亦以詩畫得薦官翰林待詔及永嘉柄用時申薦舉之例然有司未聞有薦一人者惟葉幼學溫州人張桂議禮時為之尋撿史傳書寫疏草得薦為翰林待詔明倫大典中所謂儒士葉幼學者是也

儀制

今天子既定大禮銳意禮文之事希進者又日夜探內意把衆議為之但取好官不顧笑罵於是立四郊親蠶靡費百萬計當遂者又議孔廟之禮去王號稱先師配享從祀者皆稱先賢先儒盡去公侯伯爵毀去塑像題木主別祀啓聖公配享則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從祀以程珦朱松蔡元定又進后蒼王通胡瑗歐陽修從祀國子監毀像時衆皆相顧未敢毀祭酒許誥奮聲曰此土木偶人知為誰像耶呼市中乞兒曳之人與錢三文須臾乞兒群至像遂毀誥自謂勇於從正然識者笑其希進也編修徐階疏請從舊旨下詰責再三至親御詞章戒飭且云徐階是姚淶榜進士大學士費宏所取忠佞昭然階謫建寧推官去望風獻諛者遂抗言衍聖公之封且應革去不宜世襲當路者知海內人心不與事遂已夏言為禮部尚書建言新天子即位幸學世一見乃今釐正先師祀典宜再恭謁以示崇敬乃於嘉靖十二年三月十三日幸學行釋奠禮大牢進帛進爵如泰陵故事

言疏中歷陳今天子聖明將順其美皇上懋勤聖學
夙閑大道經筵日講未嘗暫輟又於文華殿東室欽
奉三皇五帝三王并周公孔子神位春秋開講祀告
月朔躬行瞻謁以盡企慕之誠近西苑無逸殿落成
命大學士坐講邠風無逸等篇以端風化之本云幸
學事竣言又請輯幸學文移為聖駕重幸太學録頒
布天下識者謂宜名為聖駕再謁先師不宜為再幸
學也當是時孔子六十二代襲封衍聖公聞詔翰林
世襲五經博士顏從祖孟公棨皆在闕詔上表稱謝
再不及釐正祀典事但云臣等恭遇聖駕臨幸太學
拜奠先師禮成謹率三氏子孫上表稱謝伏以飛龍
在天治啓文明之泰神龜出洛運開皇極之貞當修
文偃武之朝舉重道崇儒之典光增俎豆寵被雲來
兹蓋伏遇　　皇帝陛下　德貫三極道邁百王作
之君師治教洽休明之曆與夫禮樂中和臻位育之
功肆一紀化成之餘厪百祀秩稱之後謂先師繼群
聖之統而太學乃賢士所關華蓋天臨釋萬委九重
之重綠綸晝接授經勤萬衆之尊聳觀聽于橋門儀
成儀于堂陛馳使華於鄒魯山川象日月之光侍講
席於唐虞几杖附風雲之會媿象賢之靡肖叨扈聖
以知榮輪奐一新壯宮牆于數仞衮旒再幸耀史牒
於千秋彼漢帝之臨雍徒為誇詡顧魯侯之戾泮尚
有頌聲歷選前聞無如今日臣闡韶等忝屬聖賢之
苗裔粗聞詩禮之緒餘沐雨露以沾濡廁跡章縫之
末荷乾坤之覆載接遇畋畝之中欣逢有道之長快
覩無前之美忭深雀躍感切氷兢伏願六經如日方
中文運與世運而俱泰一人配天無極皇統與道統
而常新詧酒林之俊表中則云默契聖心大袪俗見
謂孔子稱王本非禮宜王先師之名謂元人塑像為
不經特遵皇祖之制別祠啓聖聿明父子之倫配食
先賢盡去公侯之號當是時郡邑聖賢像或毀或不
毀或壁藏之亦不能盡詰啓聖祠本起于追崇之禮
歐陽脩之得從祀則以主濮議故也塑像本起于開
元林謂之元人何也或曰國子監聖像塑自元人

儀制　　　　端簡公

弘治甲子鄉試各省主試官皆得自聘如山東王陽明浙江楊月湖諱廉字介夫皆一時文行君子故所舉得人其程式文字亦平正醇雅嘉靖戊子當擬者欲一切攬權建議主試官從禮部具名會內閣上請簡遣時士習尚羞權門有學行者不屑干謁禮部亦采諸公議以故戊子科取人刋文亦頗可觀至辛卯則風習靡然即有一二好修者亦不能無患失之意相率奔走於風塵間矣以故是科所取皆奇僻之士刋文一切務爲險恠尖新語不復明經傳傳意流而不止遂成邪横關係蓋非小小也甲午科禮書夏言上疏論列極言士風文體之變請止京差官自後刋文有復如戊子者追奪考官禮幣然亦釆審得其人否也戊子科陸銓爲儀制郎中時吿職方郎中華鑰曰辛卯科主試官吾與兄皆不知有此差遣乃今戊子科干請者十數輩不惟擇地方又且自擇同事者余不聽比具帖白之堂上堂上即如所請者輒改職名付司中司中執論十四三四耳即止不聽比帖至

內閣內閣亦輒改不可復執矣銓鑰皆余同年友也

風水之說名人少信之惟朱子最信風水昔宋仁宗葬真宗擇地不精果無子哲宗高宗亦然寧宗葬孝宗土肉淺薄之地寧宗理宗相繼絶嗣宋人專主國音但取生丙向壬之穴已失古禮負陰抱陽之意矣然擇穴亦不必專專求山但取其吉則止我仁祖皇陵亦在平地不必拘於一處漢諸陵各爲一縣豈必古人族葬之禮耶今孝陵在南都長陵獻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康陵皆在天壽山則穿鑿既多靈氣必洩雖有吉地亦無全力況祖陵之側數興土工能無驚動乎朱子云葬之爲言藏也以子孫而藏其祖考之遺體則必致謹盡誠敬之心以爲安固久遠之計使其形體全而神靈得安則其子孫盛而祭祀不絶此自然之理也又曰凡擇地者又先論其主勢力之強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然後較其地之美惡也我孝宗葬地不善主事揚子器言其下有水泉下之獄已而武宗果無子當是時皆言孝宗厭御内宦將奪其指以故宦者葬之水中悼靈皇后葬時胡端敏亦請少緩日月務擇善地不宜于祖宗陵寢之旁營發太多洩祖陵之佳氣犯祖陵之方道時不能用已而中宮繼廢聖躬頻歲不安已丑以來四方歲歲有軍旅饑饉之憂矣

儀制

風水之說見諸經傳觀之詩言太王公劉衛文公皆升望降觀以測天景以審地力以察物產周公營成周亦擇地而塗鄙河洛固形勝地也商人五遷皆在河濱無山陵之倚故父子相世者少而兄弟相及多也至于葬地尤宜慎擇論者謂葬不擇地居必度室非也土宜土圭之法雖為都邑宮室要之人生天地間居室幾何葬土歲月何可計也朱晦菴深信蔡元定之說山陵之議以忠貫禍豈不悲哉予嘗謂今海內東南多水西北多山多水則空多山則實故自古及今在帝位者多非長子六經之前固不足深信粤自帝堯以次子起唐侯為帝元子朱不肖讓之舜舜子又不肖讓之禹禹繞傳之太康又失國傳之弟仲康成康元子早世後世子孫往往兄弟相及至周王季以季子為侯武王以仲子有天下秦亦少子漢惠絕世文帝亦少子也光武中興亦仲子唐太宗宋太宗皆仲子我朝　高皇取天下元嗣懿文太子薨元孫建文帝失國　文皇帝第四子也近世百年間中宮無子嗣天子者皆妃嬪子也今　天子又自藩王入繼大統豈非天地間大風水致然哉

附言 儀制風水說後　　鄭心材

予於風水之說茫無所見時為安親體魄切切痛心咨訪所見時師持說紛紛終鮮定據蓋自丙子至今二十有三年矣偶得此本名曰天星甲子所論五行凡五種各屬一用頗近于世用雖未必果于事理的中庶有事子此勿為時師淆亂可以少塞其欺天罔人之說因録于左

陽宅類

正五行 論龍變運用

亥壬子癸水源真巳丙丁離火焰侵寅甲卯乙巽是木申庚辛酉及乾金辰戌丑未坤和艮六箇山頭屬土星 水山忌土火山忌水木山忌金金山忌火土山忌木

洪範五行　又名老五行　又名宗廟五行

論坐山用今人多用此

甲寅辰巽大溪水戌坎辛申水一同艮震巳山原屬木離壬丙乙火為宗兌丁乾亥金生處丑癸坤庚未土中此是山家墓運訣時師各自要精通

八卦五行 論向局用

兌丁巳丑乾甲金巽辛震庚木宮尋亥卯未向俱屬本艮丙坤乙土為岑坎癸申辰洪水發離壬寅戌火燒林

雙山五行 論三合入首龍變運用

壬子乙辰坤申水癸丑巽巳庚酉金艮寅丙午并辛戌焰焰火局乃来臨甲卯丁未乾亥位林林木體識其音

玄空五行 論向水音變運用

丙丁乙酉原屬火乾坤卯午金為真亥癸甲艮木星是戊庚壬未土同輪子寅辰巽申兼巳申與壬方是水神

今天子續封功臣之後海內大悅我朝開國功臣封公侯者殆二百人元勳李善長封韓公及身而誅永昌侯藍玉而下不論也六王元祀中中山王長子輝祖襲魏公以忠於建文長陵幽之死獄中國幾絕後念中山功復封輝祖之子開平王子昇茂皆得罪除國岐陽王景隆襲曹公事建文責國長陵惡之幽死國除寧河東甌二王之後不知其何以國絕大抵高帝於功臣類漢高祖又靖難後江陰長興安陸諸侯皆以忠於建文誅絕故後世少有存者惟魏公黔公武定侯三家而已今之公侯率以平蠻擒賊討倭或外戚恩澤或定策迎駕功封耳今天子孫太廟顧六王問侍臣今其後孰是對者曰魏國公中山王後也餘皆無聞天子悼念於是續封常玄振懷遠侯李性臨淮侯鄧繼定遠侯湯紹恩靈璧侯又念誠意伯謀畫功最多續封其孫瑜誠意伯先是孝宗在位訪配享元功之後常復李璿鄧炳湯紹宗皆官南京錦衣指揮使正德中又官劉瑜濠州衛指揮使至是續封

云六王者中山功最大其功最著者定江淮平中原逐胡元出塞外也開平取建康戰鄱陽擒偽吳撫定關隴功最大岐陽勳苗蠻取閩甌鎮撫北邊功最大寧河守山越招河番守護郊圻功最大東甌取浙東定并汾討山猺防海寇功最大黔寧定番部降湖湘雲貴鎮撫百粵功最大劉青田運籌帷幄功如子房正德中亦謚文成也昔漢功臣封者大者誅及其身如韓彭是也小者再世或三四世至以酎金細故亦除國惟蕭相國屢續封文帝續封則景帝續封嘉武帝又續封慶宣帝又續封建世成帝又續封喜至莽賊乃絕東帝亦續封曹相國孫本始至莽時侯宏降光武不失侯陳平自以多陰謀廢不復起果然唐武德功臣十六人貞觀功臣五十三人至德功臣二百六十五人德宗官其子孫正貞後又分列二等授其子孫以官蓋一百八十七人然房喬罷配享魏鄭公仆碑亦為薄矣杜克明子孫代有顯者皆其自振非以祖故推恩也暮亦以進士發身自致通顯又能不忝厥祖矣宋元豐中詔取景靈宮繪象名臣推恩本

吏紹聖中又考慶曆以後諸名臣録用其子孫又官趙普之孫崇寧又録藝祖功臣之後此皆前朝美政云

儀制

仁宗嘗賜師傅大臣楊文貞諸公銀圖書其文繩愆糾繆又各分賜文貞(諱士奇江西太和人以名爲稱西楊)則貞一寒公(諱義)則忠貞各以其才德爲文宣宗亦嘗賜胡忠安公(諱濙)則文恭世家又清和恭靜蹇忠厚寬弘文敏([illegible])則方直剛正云今上亦賜張桂方(張璁桂萼方獻夫)等楊邃庵翟石門各銀圖書一異其文令其各有[illegible]啓用圖書封識於是諸公各有許訕相傾之事至乘外間鄙褻幽細皆聞之嚴邃之地矣惟翟無他才亦不敢輙用此圖書也楊文貞公諸圖書去官或終於位皆未嘗繳進桂去始繳還圖書自後張三逐三繳圖書至方乞老歸特疏乞存留原賜圖書且云臣歸之日萬一未填溝壑有所聞見願効一得之愚如其沒齒亦得遺子孫百世寶藏也朝廷從其請方霍在南海害徧鄉閭刼持官府藩臬大臣如龔大稔輩稍執法遂下詔獄郡縣官吏順指氣使而已方之乞留圖書奏事寔欲以是恐喝吏民也

哀冲太子將生朝廷令內閣吏部訪擇京朝官學行有時望者十人入翰林以備他日宮僚之選甚盛意也時吏書汪鋐文選呂希周薦唐順之陳束揚瀹盧淮陳節之胡經周文燭任瀚其某朝廷用順之等為編修且令再選則以孫繼魯屠應竣王汝孝華察李學詩焦惟章沈伯咸應命用屠王章李四人為修撰翰林官舊有此例自成化弘治衰遂專用庶吉士他官不得攺在翰林者未必盡得其人誠一弊政也國初宋景濂王子充宋仲敏朱備萬之後梁用之以陽春令為修撰金文簡王希範以給事中黃文簡以中書舍人胡若思以桐城令為檢討楊文貞以審理副為編修劉忠愍以主事為侍講李文達以郎中為

又吳康齋以薦為諭德陳白沙以薦為檢討也人臣事君各量其分力周文襄公自請讀書翰林劉忠宣張簡肅則自內翰乞補部屬劉職方張車駕主事三公皆為名臣云胡種以大臣子　謝恩為檢討

茂陵得子甚遲後乃有九子孝貞純后無子孝穆紀太后生孝宗惠安邵太后生興獻帝岐王雍王揚恭妃生涇王潘端妃生榮王張德妃生益王衡王汝王今天子春秋鼎盛未可量也或曰茂陵寬仁在位餘二十年未嘗妄殺一人昔漢元帝三子遂為帝章帝諸子後皆為帝元章皆寬厚長者故也蔚悼王者孝宗子也早夭墓在西山中

傳旨乞陞祖宗時亦間有之至正德冒濫極矣安化之變宦豎廝養封伯者七人都督而下不計也工匠藝術官錦衣支俸鈔者近萬人今上即位詔革海內稱快至嘉靖四五年間詔革有力者漸得奏復亦遂有傳陞乞陞者矣張桂方霍初陞翰林皆傳陞也丙戌春御用太監張忠請成造龍床頂架室厨金冊金寶珠翠龍鳳冠及畫軸書篆春牌等官匠趙奎等五十四員陞職一十四員冠帶兵部兵科執奏不能回自後時時有之漸增而多至甲午四月工部尚書秦金疏言會同內外提督太監高忠等將各營建工役官吏匠役郭孟陽等壹伯伍拾人為一等閻均美等叁伯壹拾伍人為一等呂文學等貳伯伍拾肆人為一等通乞陞賞不惟不能執奏乃遂交通至此可嘆也胡端敏嘗奏言今太倉積銀不及江南一富家天下倉廩皆缺貧軍數歲乏糧大同甘肅軍變皆由於此凡受國恩者所宜人人體悉事事撙節擔石積累以裕國儲而贍軍餉惜民窮而備急用也秦昔為戶

書能為國惜財乃今復起工部何以有此奏也

嘉靖戊子京城民謠有十可笑議宰執及時政且干宮闈大抵皆惡宰執權橫之故東廠錦衣受旨緝訪邏者千百分群四出乃得席瑆等十餘人皆傳誦者非寔出其編造也宰執發怒欲以妖言律當之時胡端敏公在刑部但云瑆輩因聞編揑笑言乃敢互相傳誦罪止杖徒云

今皇帝即位憫念民瘼令兩京堂上官舉堪任知府者時尚各舉其人應詔厥後霍詹事韜乞令兩京大臣到任半年之後各舉二人自代殿學楊一清言天變民窮乞令大臣舉折衝濟難堪任軍旅者申敕再三竟無舉一人應詔者昔宣德中令大臣薦任方面官者吏部登用其有三年報政無薦者會官議其賢否而黜陟之正統初庸才不便浮言沮撓西楊極論云此浮薄不肖之徒畏不得薦造為謗誹以沮壞先朝良法冀得循資遷轉於是得復如令景泰天順間或各薦或會舉時李文達公又深惡薦舉開奔競之門亦不能止大抵吏部之權稍輕矣成化丙戌有舉不當上意者乃命歸之吏部未及三年言者謂非作人之法又復如宣德正統之制弘治中間或行之至正德不復有是舉矣乃今奔競日盛無復廉恥雖主事評事改御史必百端鑽刺翰林之遷往往行金錢矣董中峰在吏部時告余曰子何辭科道之太迫也人之求吏部為是官者不憚拜跪人且求之而子固

辭何也余應曰病體不堪清要耳是時改科者二人馮時雍陳蕘言不允改道者十四人惟兵曹三人余及余錂黃禎辭以疾也大抵今之庶官亦好進今之大臣亦必求識面呈身者而後薦之於是薦舉路塞吏部之權益重霍南海奏謂百官入朝衣錦繡見吏部則素絹袍俛眉俯體不敢失尺寸是敬朝廷不如敬吏部也信然

儀制

景泰能用人戰守保全社稷功最大然其薄德處亦多裕陵歸幽之南內再不令百官一朝見至今思之令人痛心又遷錢皇后別居仁壽宮云俟大兄鑾輿之復又廢太子立己子見濟為太子既立汪妃為后已而廢之立杭妃為后未幾見濟亦卒裕陵復辟遷景泰西內益友愛之景泰崩或欲令汪妃殉葬裕陵不忍曰汪妃朕弟婦年且少不宜存內移之舊府衣食用度更加厚原侍宮人悉隨之復遣老成中官數人以備使令於是妃及其二子皆得所云至憲宗不復念其斥廢復其尊號加之美謚此本朝盛德前代所未嘗有也今天子事昭聖張后孝謹事莊肅夏皇后亦然蓋家法有自蓋見仁厚孝睦真足為社稷靈長根本之地也

嘉靖六年十一月十八日聖諭內閣楊一清謝遷張璁翟鑾朕因十三日聽講官顧鼎臣解說心箴連日味思其意甚為正心之助昨自寫一圖并假為註釋與卿等看璁遂奏云臣昔讀書山舍嘗揭范浚心箴及程頤四箴以自勵臣於御註心箴敬摹宸翰付工刻石傳之天下萬世謹復録程頤四箴乞留神省覽聖諭卿何便付工刻石豈不取人笑乎待粗有領會之時再註四箴也璁又疏請四箴註早成并刻是月二十六日四箴註成聖諭惟及璁更不及三老云卿前日所録來程氏四箴昨勉強解註朕復思之程氏見道分明敬慎如此但於濮議之中未免力爭邪說誣君奪子故朕又述數語於末其詞曰斯四箴作於程頤以斯四箴而致其君者乃吾輔臣張璁也顧之作箴其見道之明如此而動與禮合宜朕未之言君子必知之矣夫今璁以此言而告朕與夫昔議禮之持正可謂允蹈之哉朕罔聞於學特因是而註釋其義于以嘉璁之忠愛于以示君子之人嗚呼箴之功宜不在程氏而在於璁也哉璁於是請以御註五箴刻石翰林後堂又請通行兩京國子監南北直隸十三省提學官摹刻於府州縣學又請并刊皇上所著敬一箴并聖諭先後六通敬一箴居中五註六諭分列左右海內費萬萬計矣即有奉行少緩者輒為人所中傷奪階罷官數十人矣時七年二月也三月四日璁又自陳未仕時讀書姚溪書院亦乞立敬一亭如府州縣學并乞書院額名天子喜甚書院名貞義堂抱忠令有司起敬一亭刻五箴註并為修建書院璁再辭再不允時禮部但行浙江如旨奉行工部尚書童瑞題詞則極其獻諛云璁蔵修於姚溪書院涵養益深積學有待繼登高第欣遇明時定大禮以破群疑決大獄以折諸枉領心報主允符貞義之褒正色立朝足副抱忠之旨上有是君揭敬一之箴置諸座右下有是臣引四箴之訓陳於王前真千載奇逢誠一時嘉會也急令浙省修建書院務令廣大弘敞遣官程工但取容悅不顧經費於是司府縣共出白金六萬兩即粥大青白金盎千兩鄰省文吏及武弁

凡幸進者皆獻建書院錢又不下數十萬金矣書院未成先賜内府五經四書各一部凡百五十九卷璁上表謝有云每愧魯兩生之召敢忝舜五臣之稱蓋張桂自謂兩生五人則張桂及席書方獻夫霍韜也黄宗明黄綰者璁華時時謂之平原十九客蓋以其碌碌因人成事云

儀制

言官下獄我朝時時有之天順初御史楊瑄等劾石曹都御史御史皆下獄弘治初給事龐泮御史劉紳等論不當差錦衣官校逮武岡知州劉遜亦下之獄科道一空至正德間言官有杖而死者矣嘉靖十一年御史馮恩論劾汪鋐切直鋐言有死罪數端朝廷遂以極刑加之朝審時大寮有欲開釋者鋐作色不肯中止今尚在獄中未決也洪武初年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太祖厭其迂衍怒欲罪之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誹謗罪當誅上怒未解宋濂對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為朝廷爾烏可深罪乎上乃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耶洪熙初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有言其賣直沽名者楊士奇對曰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矣仁宗雖不罪謙然免其朝宋令專坐署治事自是一月餘言事者少仁宗諭士奇曰自免弋謙朝言者不至豈果無事可言遂令士奇就擱

前書勅引過命戈議如舊朝參令百官言事毋以議為戒此祖宗盛德事也

儀制

嘉靖中改歲貢之制必考選應貢貢至京師者皆求應鄉舉於京圻諸生惡之有言於朝者蓋歲貢生多南方才子北人所憚也時禮書夏言建議兩京人才本不及江浙先朝以為京都四方所集有國子監有各部歷事監生吏員知印承差筭手有太醫院醫士鴻臚生故舉額一百三十五人今宜定制京圻諸生得額百名外省諸人得額三十五名於是群議遂息

儀制

大禮既成之後小人倡為遷陵之說章聖太后亦慮萬歲後南塟安陸亦主遷議是時張挂亦將依違其間以說太后頼天子明聖外廷執議竟中止然自嘉靖乙酉以來各邊軍情大變大同軍變邀請朱振為帥遼東軍變邀請郤永為帥蓋自井肅殺都御史許銘時論殺總兵李隆自後不惟不罪主帥且不罪校領矣天子因見京師四面軍情多變密雲上谷雲中時有虜内侵故有遷都之議内主遷安陸外三四小人主遷南京然亦未嘗顯言時時召柄用大臣議之外廷亦皆聞其說然以其事尚秘無敢論列者嘉靖甲午科鄉試發策如應天等處皆有諷止遷都之說禮部題南京太廟亦并請不復修理南京宮闕亦示專一京師之意矣

儀制

嘉靖乙未進士禮部題請每科選庶吉士皆限年限地又出大臣意今請天子御文華殿自第二甲一名以下俱引赴文華殿試天子自臨試一如廷試儀天子允其議試諸進士以當今時務何為太業并讀五倫書有述詩大臣讀卷取正副天子臨決定取三十人

運法

我朝黄河之役比之漢唐以後不同逆河之性挽之東南行以濟漕道故河患時時有之自海運既罷中滦運又罷專由邗溝入淮泝河以達會通河故河水不得如禹貢故道入北海而河之東南行者又分數道蓋自經汴以來支流益演南出二道皆徑入淮東南出一道東出五道皆入漕河并入於淮乗淮入海今數道皆塞止存沛縣一道河流大而所受狹不能容勢必橫溢而决决而東南有山限閡為禍不大决而東北非東昌則河間等處故役歲張秋潰决運道不通宋時澶州一决淮壞州縣數十為禍不小况今之防河自底柱而下行於平地既防决大名又防决臨清又防决濟寧又防决徐州又防决潁壽以犯鳳陽又欲過其流不南出不北走循我運道而接江淮之舟此其計誠難也今河南修河之役盡民力竭民財矣隄塞于田畔地破於潰爪及今不處禍未已也為今之計盛都御史新河之役不可全謂其無功也顧其喜功無漸程役太嚴又忤安仁遂爾中止今猶可復也或於汴西濬孫家渡一道汴東南原出懷遠宿遷二道正東出徐州小浮橋溜溝二道擇濬一道以少殺其勢少分其流可也或修走城以南廢隄以防豐沛漫流或修築沛北廟道口隄以防新决河口可也或講求海運之法即不能如國初婁淞開洋歷大洋之險宜考禹貢碣石入河沿江入海海運之說及秦時起瑯琊負海之郡之說唐人雲帆遼海糯稻東吳之說或於淮口入海遶出登萊大洋經海倉昌邑海豐以至天津可也或云登萊外洋有白蓬頭水有官綠太洋黑水大洋又有礁石之險則由淮之清口入海遶出東陬山風帆一日夜可達青州安東衛篙師柁工皆安東人商賈時時往來由安東衛風帆三日可達膠州其間惟石臼島唐島二山頗大而險今私船往來遶出山後未嘗有覆沒者既至膠州入新河可二百四十里里海倉復入海新河者即膠水也東為膠東西即膠西也相傳勝國時亦嘗濬此以避東海數千里之險者蓋膠之東南出即墨鰲山成山折而西出登州北海始達海倉不若由膠河之為

便易也又自海倉一夜便可到天津蓋相去三百里今天津海倉間人販易載小艇乘月夜往來也所謂新河者原出高密界中大水泊南北分流南新河流入南海北新河流入北海雖出高密亦由諸野川澗合流始大夏秋爲甚南至膠州東界北即海倉廵司海倉有大舟載米麥可三五百石意即古者運青萊之粟由海入薊之處也自海倉至天津海濱更無山陵之險如昌邑濰縣壽光樂安博興濱州利津海豐蒲臺陽信鹽山慶雲滄州迤東皆平衍斥鹵之地可見矣河北有警臨清濟寧可憂也淮西北有警清口豐沛可憂也江北有警邗溝上下可憂也故海運之說亦不可不預爲之計正統也先之難喜寧導之據臨清正德劉齊之亂運船煨燼者五六千艘此往事明徵今直恬然謂無事耳憂國者宜有先事之防矣

兵畧

乙酉大同軍變時余意朱振爲首惡疏中云唐縱朱克融於盧龍竟復失河北今都督魯綱對人言首惡不是郭鑑等即中趙錦對人言首惡那在五堡行伍中是誠有如朱克融者在其中矣當是時傳聞朱振之得帥行金錢數萬於當路諸人皆出叛軍搜掠公私之物也以故當時遂從叛軍之請赦振萬千乾沒出之圖圖遂爲主帥守大同桂勇忠勇竟爲彼所逐乃知初發張都堂賈恭將皆振之謀非郭鑑之謀也癸巳之變朱振僞死軍中以爲信聞之朝廷越三四日北虜騾至矣攻我軍竟大敗郎報云我軍圍城困賊又云五有木栅冰關乃又云大同賊一半戴狐狸帽套擁耳紫花號色與達賊混同衝戰是此賊尚能出入自由非我所能困也又云我軍連衝數陣收軍回營不復明言此一半賊曾否同達賊出境或尚在近郊或仍復入城也比至十一月十日獻出首惡皆腐潰死人决非造謀有力者十一日又復與達虜交通來戰此賊既敗入城後以火器從城上發傷我軍

數多則其計出狡黠朱振未必死也是時京營頭撥精銳官軍發出一萬二千員名後又截請師根本之地不可不慮未幾寇入寇雲殺掠近萬人去京師不遠二百里耳大同賊見我軍數敗益堅意城守不許城中良善聽招不許郤總兵立受降旗又令奸細入京探事或遂欲賊殺主議大臣益無忌矣兵部乃議用江桓為總兵與劉源清郤永共事桓初與張都堂共守大同張被害而桓恬不能救又無一卒譁於其前論其情罪宜如李隆既從末減已為寬縱今復用之又爲保桓之不爲振也幸聖明不允豈非宗社之福於是益見當事者之誤矣大同城中積粟苦不多又乏薪炭苟能併力合圍外拒達虜內防逸賊不過春月虜亏馬不便不能不歸城中困乏當自潰但恐事平之後大同巨鎮遂為空城宜府倚大同為藩其遼東無強鎮大寧舊地皆俾葆塞夷人今亦北通大種時時擾漁陽盧龍延綏之東與大同僅隔一河無大同之援延綏遂孤延綏又無山川之險西接寧夏寧夏又在河外大同之事誠有未易處者近日喜事

大臣婁源嘗抗疏自請行邊責溪建南北郊之議求嘉力務更化霍見事風生發議論獨此事再無一言及之何也

大同之議永嘉主劉貴溪主撫黄石龍同貴溪於是
與永嘉相忤師久無功天子亦厭苦郤永劉源清矣
廷議用馬昊陳九疇牛鸞代源清天子特勅内閣云
非卿等所擬馬昊陳九疇决不可用牛鸞或可但朕
在病中未嘗不以大同事為懐夫大同叛軍先因殺
李瑾此謀殺主將之罪殺不可赦原非舉城所為亦
未敢逆朝廷本是郤永不謀信從劉源清貪功嗜殺
之計輙便有洗城之訛傳嚇城中致使逆軍刼囚勾
虜抗拒朝廷既說專剿逆徒脅從不問却又專攻城
之計又引水灌城看來王石亦不可得而分也朕惟
宣大為京師北門要地皆不可壞人而無臂可以衛
頭目手况此地此門皆我祖宗所遺今源清必欲城
破人誅果忠乎否乎前日將二人調置别命將以專
討渠魁豈有今日之患今又不可輕聴伊說卿等亦
不可不慮將來事縱源清幸成功不知此地何以與
後今祇可罪去二臣掣還諸路人馬另遣文武大臣
果能識事者使專意備虜寇令多方計擒逆賊之魁

者庶免老師傷財源清既能了事如何又添官豈非
官多事擾乎時甲午二月六日也勅中所謂宣大京
師北門要地皆不可壞信然至三月二十二日遂勅
石龍賑撫大同查勘功罪且聴便宜行事然勅中但
云賙濟宗室撫卹軍民擧察欺隱辨明冤枉糾擧怠
誤使地方安妥人心恊服更不及查訪真正首惡夫

輿地險易遠近豐耗亢隰之說學者不可不知況有用世之志者尤宜用心於此也其說槩見於六經自後蘇秦說諸侯蕭文終相漢趙營平討先零馬伏波度隴西李吉甫計河北方鎮德裕籌南詔皆按地圖議方畧今天子勵精求治吏部尚書桂萼進直明輿地圖圖有叙有紀叙則述其地形利害紀則述其官署藩封户口兵食牧圉之數而各以南北直隸十三省圖冠之又總爲一統之圖於首末又爲四夷方位之圖亦有叙論此皆出甌寧李默所撰次默初爲兵部主事員外郎與余交善其書初成時時出示余商確其中處置亦有識見而文章高古可愛也默今時名士欲就功名乃托迹于桂桂殊愛重之桂去乃稍稍不得志以默之文章才識少需時用即不用亦已亦足以成名於後世也其遠書之疏有曰我太祖高皇帝奮起民間人之情僞寔備嘗之地之險易寔徧歷之太宗文皇帝亦與有艱闢之勞故當時延訪儒臣皆出其胷中之實見所以斟酌損益百代之制百六十年未易攺也自時厥後列聖相承雖莫不具上聖之資而視祖宗之實嘗周遊民間者有間矣是以延訪之典或作或輟孝宗皇帝常鋭意行之終以不能徧知人情土俗而止正德以來積十有六年上下之情於是大隔而欺蔽遂有不可止者則所當修復祖宗之舊使上下各得自盡正在今日臣時罪輔臣娓無裨補乃者備員吏部凡遇考績朝覲官員客加訪問於地方民情土俗亦各得其一二陰摘其論列之近似者裝成三冊上請施行外敢復即天下土地分十有七圖各具叙紀又裝成一冊上獻此疏亦李筆也史書中論地理者惟太史公貨殖傳班孟堅地理志爲餘美皆無足觀也漢成帝時劉向畧言地分張丞相禹使其屬頴川朱贛條其風俗亦未宣究唐宣宗命翰林學士韋澳纂州縣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爲一書號曰處分語他日鄧州刺史薛弘宗入謝出謂澳曰上處分本州事驚人澳詢之皆處分語中事也今其三書皆不傳云李字時言辛巳進士庶吉士以是書故得吏部郎中後典兵書王憲論武舉坐位

請寧國通判然衆論皆謂李所爭為是也

兵畧

大同兵變未能戢嘉靖乙未三月中遼東軍又叛呼噪欲殺巡撫都御史呂經經藏水溝中得免奏至兵部但題取回呂經別用更不及叛軍何以處置已為御史王廷言呂經平日行事乖方臨變又倉皇棄印勑裸袒求免固為有罪其遼東叛亂既經巡按御史曾銑奏其據城犯義又云首從莫辨是其跋扈無状安得無罪今止奪巡撫之官而不究軍士之罪何以靖遠俄而遼東鎮守太監王甚又奏呂經兇虐乞下詔獄曾銑又復奏經紛更土木擾害吏部因而覆題呂經革職間住已而王太監又奏軍情變動乞差舊任總兵郤永巡撫周叙復任撫安於是時韓邦奇已有遼東巡撫之命內批呂經革職還差官挾拿解來京問理韓邦奇不必去吏部另推可以撫靖地方的兩員來看軍士但令巡按御史提問而已

北邊軍士公然驕悍不可制嘉靖乙未遼東軍變尚未有處廵居庸關御史曹逵又奏言廵歷至關上下操官軍呼噪竟不肯下營排陣奏至識者無不寒心旨云兵部知道而已時京東遼東京西大同京北居庸京南保定相繼有此變奸人因而倡遷都之說矣

初大同軍變費公在内閣力主招撫至今貽害國家大同繼變夏禮部又力主招撫今遼東軍變費公適再起必主招撫之議矣蓋嘉靖初可勦不可招今則可招未可勦也須有委曲調停于其間俟吾紀綱脩明兵力有餘上下同心偶有小變便大勦絶以風警其餘則可今輙議勦遼東則西邊不肯聽調議勦大同則東邊亦然是未可輕議也其失在於大同初變之時至今思之令人撫膺太息

馬政

我朝馬政最為有法以後漸改漸不如初洪武初草創之制未為盡善至永樂馬政詳矣宣德正統漸不如初至已巳之變大為釐正馬致亦復舊稍稍增益至成化弘治又漸弛廢已未有邊警又集議馬政然議論多而實事寡矣蓋各邊戰馬自遼東陝西皆有苑馬寺行太僕寺專給各邊戰馬又有馬價銀宣府有餘粮陝西有屯粮又各有草場樁頭朋合銀兩後乃將領侵漁制使貪黷利歸於私橐而馬日耗矣故成化以前各邊請馬請馬價者亦少與之亦有節至弘治初則請乞無限矣止以陝西一鎮例之成化末年取銀不過三千八百兩有奇弘治數年間則一十六萬兩矣其費馬價至此以大同一鎮例之成化末年取馬不及千匹弘治中三五年間取馬近萬匹矣其費馬如此今京師戰馬日耗余閱御覽馬數國初三十六萬今不及五萬圻甸寄養馬匹專供京營亦為各邊奏乞日就衰耗矣京師有馬官軍或盜馬而逃或私賣戰馬成尅減芻豆致死官府惟務文移往來不着實責成掌理之人乃甚京師賣酒醋者謂酒醋能病馬誠可笑也今天子累勑馬政而不能奉行京城尚然邊方可知矣甲午一年間各邊請馬價銀近三十萬兩不知何以繼之掌銀者利馬價之太輕市馬者利馬價之乾沒故戰馬一匹給價銀十兩就使不入侵漁之手馬得良健哉近日王大用巡撫邊方以開馬市獲罪去官於是邊臣益諱言馬政矣

女后

戊子上章聖太后徽號禮部儀注莊肅皇后與中宮同班朝賀邸報傳之四海莫不驚異莊肅母儀天下十六年章聖尚為藩妃君臣之分天地森然豈有北面朝賀章聖之理聞之朝議亦紛紛然竟未聞一人敢言者時方獻夫在禮部方於五人中頗為平正乃亦有此時胡端敏公為刑部尚書亦不聞其論奏也不知此事竟何以處之當時有能密白當道從中批出免賀可也不若遂詰責禮官乖謬尤為免明庶宮闈無嫌之為愈也

女后

大禮之議廷臣凡七爭初爭考再爭帝三爭皇四爭廟五爭廟街六爭太后謁廟七爭樂舞皆不能回聖意凡爭者七百八十三人令觀諸疏中惟石殿學瑤崔祭酒銑詞切懇感愴人石曰孝宗昭聖皆陛下至親骨肉非他人也今輒行離間臣實傷之且幽明一理事亡如存即今孟冬時享陛下登對如親免之寧不少動于中乎又曰我祖宗家法凡后妃入宮之後未有無故復出者太廟尊嚴乃天子對越之所非時享祫祭雖天子亦未有輕易出入者而況於后妃乎其曰后妃廟見即今之奉先殿也祖宗祭酌列聖相承已為定制今豈可遽為變更哉抑臣聞之乾剛坤柔陰陽定分各止其所不相侵越漢唐之季間不師古陰盛抗陽女禍時作其患有不可勝言者陛下為天地百神之主豈宜輕變祖宗之法致使太后無故輙由正門出入輙入太廟街門往來坤行乾事陰冒陽位其幾既兆不容但已異日縱無後患可不加之慮哉銑曰陛下求備禮于本生至孝也然當詳稽禮

意大順通情夫人之願有子孫者氣相傳焉故絕世者人之大痛也先王本其氣之所由来取同宗者為後若夫帝統必以長祖訓繼絕必以弟必以長一統序也必以弟坊立後也陛下為弟而長以倫序則考孝宗是故必降其所生斯謂之後若與所後等猶弗後也當承祧聖考之重則父子孟輕也斯禮之至精百王之所同也陛下無輕正統無拂羣情無恃威可作無謂已可繼則今日之忠邪辨矣當議禮時前從衆議而後隨張桂或出入其門求美官者多有之然猶恐人之知掩護不暇惟翟殿學鑾序明倫大典則不復顧忌矣其詞曰臣待罪詞林昔從末議雖壓于大吏題署匪情而因循遷就實無的據論心治罪臣咎有餘荷蒙皇上不加斥誅命總史事似有發明頗得要領云

女后 孝莊睿皇后

孝莊睿皇后姓錢氏淮安海州人父貴府軍右衛世指揮使正統七年五月選立為皇后景帝即位遷居仁壽宮后無子英宗以后賢德又更憂患恐萬歲後周太后有子為帝命李賢錢后與我合葬賢識諸内閣憲宗(成化)即位尊為慈懿皇后成化十四年六月后崩謚孝莊獻穆弘惠顯仁恭天欽聖睿皇后當是時孝肅稱皇太后久矣禮部議塟禮不决大學士彭時等上疏言大行皇太后今日祔塟與皇太后萬歲後祔塟自不相妨不宜別議以失大倫周太后不允堅欲別塟憲宗御文華殿集羣臣諭旨群臣莫敢應頓首退刑科左給事中毛弘邀時等曰面諍廷論此其時也何輒退為比出文華門諸大臣多徑安科道及三四大臣尚集議文華門西謂不可失此機會於是科道同禮部尚書姚夔等乃跪伏文華門外不出諸大臣亦徘徊觀望禮科給事中張賓大聲呼曰諸大臣平日受國厚恩綱常大事乃不諍將何往諸大臣皆趨至俄司禮大監懷恩等出夔等逆而哭曰大行

皇太后不祔裕陵非禮大不可太監爲內相何不力諍恩曰奴嘗力諍太后欲殺我我固不避死公等當云何弘曰吾輩豈敢避死今日幸朝廷不失倫雖死何憾不然致他日宗社不安雖舉族死亦何益恩曰恩等每進諫太后輒怒曰爾等逼我死又連呼我死我死今必欲祔葬萬一太后不安不幾陷官家不孝弘曰諭親于道大孝若阿從太后使得罪先帝陷親不義安得爲孝衆官皆哭恩等亦哭聲達禁中時殿門已闔憲宗猶在御恩等止哭諭羣臣少退俟再奏衆退百官章連上上持章奏太后太后知群情不從曰羣臣議是憲宗流涕三頓首稱萬歲即出御文華殿召百官諭請命太后允矣百官皆頓首呼萬歲歡聲動宮闕后得祔葬裕陵是時內臣阿周太后意袝陵內二隧道其一西行北轉爲英宗皇帝虛其右壙中有道可通往來蓋爲周太后葬地其一東行北轉即爲錢后玄堂相去數丈中又隔不通至孝宗再三對輔臣劉健等欲改正欽天監以爲歲殺在北方內官監亦謂事干英廟陵寢竟格不行乃於陵殿神座移英廟居中后居左周太后居右后薨既祔廟奉先殿中英宗亦止設一座祭飯一分匙一張不設后座至周太后崩孝宗祀周太后奉慈殿后始得配食英宗

女后

宣德正后胡氏無子貴妃孫氏生茂陵於是胡后遜位孫后繼立自宣宗而上廟中皆一帝一后自英宗錢氏無子周太后生憲宗憲宗王后無子紀太后生孝宗於是周后欲祔塟而別塟錢后又欲祔廟賴孝宗明聖達禮得不亂周后升祔時孝宗曰宗廟事關係綱常極重豈可有毫髮僭差太皇太后躬育朕躬恩德深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爾錢太后乃皇祖冊立正后我朝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從朕壞起恐後來雜亂無紀極耳又曰孝穆太后朕生身母止別祀於奉慈殿乃奉孝肅太皇太后居奉慈中一室孝穆太后居左孝宗又曰後來有如此者却居右今孝惠邵太后今天子庶祖母也宜在紀太后之右云

女后

我朝母后多出功臣家惟孝恭章后今昭聖太后及悼靈皇后儒家安國孫恭憲公昌國張莊肅公及泰和伯陳萬言女也昌國二子欠謹戢泰和亦求望非分張竟得罪今天子亦時裁抑陳氏云章后甚賢裕陵復辟後上聖烈慈壽徽稱時后母董太夫人壽九十矣后兄弟五人長會昌侯繼宗次顯宗　宗　宗四人及諸孫十人皆有官祿復有為次兄求進官者英宗裕陵謂輔臣曰太后每戒勅外家朕即與官必再三請纔得允太后嘗曰孫氏有何功於國家濫受祿寵物盛必衰一旦奢驕于國憲吾不能救矣蓋國初外戚皆不預政惟會昌侯典兵時裕陵自南內復辟以為孫氏有軍功又近倖言須天子元舅典兵以防不測故從之裕陵後亦悔曰外戚預政不可為例

孝靜毅皇后姓夏氏南京上元人孝宗大漸顧命內閣劉健李東陽謝遷曰東宮生十五年宜亟選婚正德元年八月冊為皇后武宗好遊幸未嘗得御今皇帝即位尊為莊肅皇后嘉靖十四年正月崩輔臣張孚敬欲不成服禮部尚書夏言力爭奏上儀注天子如喪母臣民皆然內閣以為非禮禮官爭之不能得曰叔嫂之無服也禮也臣民服如初議孚敬又不欲頒遺詔禮官不可爭再三至二月十五日始以天子諭行下外百司不知勑諭與遺詔異宣畢皆斬衰哭翰林院六科禮部皆素諸衙門年采素不盡從二十七日制比議謚禮官言后謚用十二字我朝典禮莊肅皇后作配武宗母儀天下十有六年謚宜並美列后孚敬曰二字足矣汪鋐附孚敬諸議大臣皆唯唯王廷相初是禮官議後亦不敢堅執賴今皇帝獨斷謚孝靜莊惠安肅毅皇后十五年四月今皇帝幸天壽山行宮諭言曰皇嫂謚禮未備汝禮官宜疏請是年九月今皇帝御文華殿親灑宸翰定謚為孝靜莊

惠安肅溫誠順天偕聖毅皇后

女后

自昔皇后生子者甚少或妃時生子後冊后者多近世如憲宗孝宗孝肅太后孝穆太后子也莊肅皇后配武宗十六年無子悼靈皇后正位中宮七年無子茂陵諸子皆出妃嬪中何也或曰陵中風水使然懿文太子孝陵子悼恭太子茂陵子哀冲太子今天子子也

女后

自古外戚貴盛莫如西漢慘禍亦莫如西漢如衛青以奴產子數年父子四封侯又二十四年子孫遂無噍類然竊漢龜諤者竟外戚也我朝孝慈馬后有賢德兵亂後外家無存者父馬公追封徐王歲時祀而已仁孝徐后中山王長女本功臣無封爵孝誠張后今惠安伯彭城伯家孝恭孫后今惠昌侯家是也本以恩澤封後有功遂得莅事與諸外戚者異孝莊錢后家安昌伯周太后家慶雲侯長寧伯孝徽王后家瑞安侯崇善伯安仁伯邵太后家昌化伯昭聖太后家昌國公建昌侯莊肅夏后家慶陽伯蔣太后家玉田伯悼靈陳后家泰和伯初外戚間有官止都督者至稱舅氏乃始封爵蓋文帝不肯封二竇至景帝始封也景帝欲封王信條侯執不肯封竇太后有言條侯死蓋侯竟得封今外戚之封不候繼世寔始於泰陵（弘治孝宗）泰陵時二張甚橫日夜侍禁中遊幸內臣何文昂素忠直二張搴窺御帷文昂持大瓜箠之幾死泰陵亦不罪文昂也當是時張氏奪民田廬請官寺

舍又豪奴姻親恃勢凌官府篡獄囚莫敢詰全王積如山不厭市津壟斷往往皆張氏矣言官時抗論朝廷亦不問近世外戚莫橫於二張至正德時稍稍斂歛乃嘉靖以來益戚戚自謹大張雖以定策功封公然亦不敢視邵蔣務謙退自保胡端敏公尚言宜保全外戚不宜使後世謂外戚封公自今日始也顧二張內倚昭聖外多瑕釁嗜利之人奔走其門生長短或聞之朝廷日有疑忌當路大臣又恐他日有禍欲急去二張以一人心遂嗾人奏小張有逆謀朝廷遂決意考問薄昭故事旨會法司多官會議衆亦恐傷仁壽宮又其事無踪跡且皆先朝事但奏張堯齡逞兇殺人僭造臺榭淫於酒色鶴齡兄弟至親一門同居不能救正皆有罪旨云延齡犯十惡迹已著但証佐無存以致小人藉口不奉公義專一結納掩飾姑免究延齡照祖宗法度便提了依律處斬鶴齡同惡相濟革爵做南京錦衣指揮同知帶俸閒住蓋已惡廷議不明言誅戮沒產窮其獄已而延齡又有詞刑書聶賢等稍為開釋朝廷益怒聶停俸一年該司官皆下詔獄延齡在獄中再詞通政司官懼有不測亟與封進有旨詰問通政官交私皆停俸當是時再無一人敢論救者昭聖益遜避若不知海內傳聞藉藉有他議未審竟究何如也

酷侫

周衰在位皆貪夫今觀之詩曰貪人敗類曰交交桑扈率場啄粟曰大東小東杼軸其空蓋其時不止榮夷公一人好利而已泰亡之速則酷暴之故自古未有吏人貪酷肆無所忌而不亡其國者漢武帝雖有酷吏然皆絜廉自好觀之吏傳惟杜周一人好利耳當是時惟天子取民之財百官未見其然又承文景富庶之後又武帝卒自悔悟衰痛自責故不至於亡唐室貪黷之風最盛然不甚酷酷吏惟武后時有之武后時酷吏又不如漢蓋倚法貪黷甚矣宋時廉不如漢然仁厚過之惟一二權奸殺人竄人耳詩云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天降慆德女興是力彊禦酷吏也掊克貪吏也貪酷並行而不亡其國者未之有也今天子時時申訓諸吏欲其仁絜乃令賂賄公行鞭撻者日死上官及大臣惟問財利進退人令有人爲縣而得萬金者即殺人不得科道得爲子部官何祉守嘉興菜飯布袍一錢不私竟以不謹去柰何吏人之不貪酷也嗚呼此風不革數年

之後民窮盜起大亂作矣

奸佞

嘉靖改元逐去王瓊陸完諸奸佞收召故老公卿號稱得人內閣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吏部喬宇戶孫交禮毛澄兵彭澤刑林俊工趙璜都察院金獻民數公中唯宏最下雖有才心行險側趙亦有才而志大端金好利然能守法林先幾首乞去毛費於位彭孫皆乞去楊喬以大禮議起相繼去蔣毛亦去於是宏為首相矣喬去用羅欽順太宰又用楊旦太宰皆為陳洸所阻乃用廖紀紀用盡逐楊喬薦拔之人引張桂之黨廖去用李成勛成勛自南都來道改法司遂用桂為太宰張入內閣於是公卿大臣旬月三更有志節者相率引去在位者皆骩骳嗜利之徒中間惟有胡世寧李成勛伍文定皆在朝不久王守仁竟不容其入朝至死猶誣以劇罪至嘉靖十三年夏內閣則張孚敬李時方獻夫獻夫以老疾乞去皆謂代者非夏言則汪鋐也六卿汪鋐許瓚夏言王憲聶賢秦金聶秦皆舊大臣稱清謹今亦一切附會都察院王廷相亦舊有氣節能文章今亦碌碌耳通政使陳經大理寺周叙六部侍郎則霍韜張邦奇張雲陳軾曾倉鍾芳黃綰黃宗明陳璋楊志學林庭棉井為霖宣大總制張瓚三邊則唐龍兩廣則陶諧漕運則馬卿也嘉靖十一二年間逐去公卿侍郎都御史諸吏無慮二百餘人矣愛惜人才者得無深慨於斯

讒佞

自古在昔讒人得志天下善類必被其害而國家亦衰敗隨之讒人雖唐虞時有之帝舜所謂朕聖讒說雖聖賢一堂尚亦憂此況後世乎詩中言讒人情狀最多曰覆背善詈曰鞫人忮忒譖始竟背曰臯臯訿訿曾不知其玷曰無罪無辜讒口囂囂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曰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酬矣曰苟矣能言巧言如流曰潝潝訿訿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曰我聞其聲不見其人曰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蓋周之亡竟以讒邪傾亂之故自後何代非此爲禍至於父子兄弟夫婦不相保況於君臣朋友之際易間而難合者乎昔成湯遇災自責亦云讒夫昌歟良有以也我朝讒夫率出宦豎方士武胄未有儒臣縉紳之士爲之得志者至正德中遂有如張綵附逆瑾王瓊附逆彬者矣嗟乎慎之哉慎之哉安仁永嘉初議禮時豈啻異姓兄弟刎頸交也比二人一在吏部一在內閣小人間之幾成大禍聞于天子而二人又不能自以爲戒也悲夫

災異

嘉靖乙酉五星聚營室時樂護以光祿少卿掌欽天監事上疏言五星聚一宿其占云有德者王無德者亡又云王者易姓受命又云有德受慶奄有四方子孫蕃昌旨下禮部覆詞亦懇切中批脩省如故事識者深憂之蓋自有天官來五星凡六聚周與聚房齊桓將伯聚箕漢興聚東井天寶之亂聚尾箕宋初聚奎至是聚營室也先是欽天監皆日官疇人倚法頑鈍又率淫于酒婦人昏迷天象　朝廷用議者特用士人莅其事以故華湘樂護同在監中且將任之改曆日官疇人以二人者不便已私百計中傷華先得罪去樂亦繼去至今曆法日差莫能改算七政時亦變亦無復有慨慷敢言者即言亦冗俗不經不如樂有文章緣飾又肯盡言不諱云

災異

嘉靖戊子四月十二日早京師大風陰霾咫尺不辨
惟聞飛瓦折木聲竟日不止先是因災異頻仍降勑
脩省又因江西撫臣汪鋐奏甘露河南奏河清遣官
祭告天地宗廟群臣齋宿未及行禮又有玆變上意
頗不安今天子憲宗皇帝孫也憲宗第二子封興國
薨謚獻王後追尊恭穆獻皇帝寔生今天子今天子
生黃河清慶雲見翼軫分野生十五年入繼大統嘉
靖六年二月乙卯河南靈寶知縣張廷桂奏言丁亥
十二月庚申馮佐村黃河澄清五日奏中又言河清
不於他處而於馮佐村詩稱馮翼孝德史稱中興賢
佐正今日之謂也天子喜紀之以詩百官稱賀告之
郊廟是歲三月壬申汪鋐奏言戊子元日長泰縣欽
化恭順善化等里天降甘露奏中又言皇上名號正
而倫理明禮樂興而刑罰中賢俊登庸舊章修舉有
此祥也天子又喜遣官祭告薦之宗廟頒賜廷臣故
明倫大典史臣云是典首書黃河清慶雲見者天地
啓聖之徵也所以昭禮之始也終書黃河清甘露降
者天地佑聖之徵也所以昭禮之成也汪竟以甘露
驟得太宰是後白兎白鹿黃龍馴雀祥瑞紛紛來奏
矣昔洪武二年十月甲戌膏露降於乹清宮後苑蒼
松上永樂十七年十一月甘露降於孝陵松栢之上
凡四日時宋濂有膏露頌王直有甘露詩天官書云
氐北有星名為天乳天乳明潤則甘露降宋杜鎬學
士墳莊有若甘露降林木兒童輩驚喜白之鎬味
之不懌曰此非甘露乃雀錫也大非佳兆吾門其衰
矣踰年鎬卒家繼入喪胡文穆謂甘露之感召此為
上瑞若人家有之亦雀餳之類耳豈甘露宜有於國
而不宜有於家也

災異

御史郭宗臯者山東福山人父天錫為平湖令有才力守徐州亦能其官宗臯少有穎質舉進士有名改翰林庶吉士柄臣不悅與群吉士皆逐出宗臯為主事刑部辛卯鄉試宗臯考浙江歸改武選又自武選改御史巡通州倉嘉靖癸巳十月八日夜四鼓萬星縱横流飛俶傾如雨至天曙方已給事沈謐疏言徵娩報聞不罪宗臯疏甚切直且云此非小變宜君臣動心儆戒勿以大同軍變及太子薨逝之事遂謂足以塞此變疏入　天子震怒下宗臯詔獄詰問　朝廷失德者何事錦衣王佐心憐其忠藎朴少鮮覆詞亦緩旨不允更令責詰佐亦少改前覆詞上之得旨既問明白拏在午門外打四十棍放了宗臯得不死今尚為御史時十月六日大同軍變十一日報至京師衰冲太子亦以是日丑時薨故宗臯奏中云

灾異

自古天變必人君修省轉灾為福不然雖祥亦禍況不復修省晏然自謂聖治乎漢文帝宋仁宗時灾異最多然三代以後獨稱盛治文仁修省之故亦當時多朴實忠諒之士也我朝　高皇帝自曉天文一見變異輒憂形於色凡四方奏報水旱螟蝗雷雹地震必深自抑省又特命老儒數人講求陰陽調燮之道文皇時時顧問侍臣救灾弭變之術仁宗在位不久天變特異宣宗時輔臣任職太后又能持正調護雖間有變異亦不為災正統時王振專權上干天象山移河徙地生白毛留都殿宇煨燼無遺經宿大雨發基徧生荊棘二尺時不能修省遂有己巳之變天順中石亨曹吉祥亂政變亦不少湯序在欽天監又不稱職凡遇天文有變必曲解或不復奏雖月食亦失算謬可知矣茂陵時彗星三出三垣掃三公北斗兩京十三省地震五六百次往往有聲弘治初彗出天津地震天鳴異鳥三鳴于禁中然憲孝二君有盛德一時大臣亦多忠朴時有小眚亦無大故正德中彗

見星撰黑光盪日風霾浹旬皆瑾彬專政荼毒縉紳之應國統亦遂中絕今天子敬天法祖遂變知懼河清慶雲井露白兎之瑞時有之然亦不能無地震天鳴山崩川壅白虹黑青之異甚者彗星五年四見人生二頭三頭衆星縱横流動俄隕如雨然天子頻降修省之勅動心警戒海内亦無虞也

災異

嘉靖甲午南京太廟災大臣自陳乞休皆常詞應故事惟吏部左侍郎霍韜疏詞自謂有四大罪宜退休以應天變其畧云按蘇州府一府七縣額田九萬頃歲徵粮二百七十萬帯耗共稅粮三百五十萬淮安府兩州九縣額田十八萬頃歲徵粮三十六萬較農田之廣狹淮安加蘇州一倍較粮之徵輸蘇州加淮安十倍矣是稅粮之輸納蘇州重於淮安二十倍也民何以堪之哉况徭役之繁織造之費繹遞之需甎廠之價歲派料物之徵皆視稅粮而加取盈焉贓官汚吏復肆侵魚取百姓見面銀取粮長常例銀所以困蘇州之良民者極矣再按松江府兩縣歲輸稅粮百二十萬北直隸八府一十八州一百一十七縣歲輸稅粮亦一百二十萬以松江兩縣稅粮視一百一十七縣稅粮重輕懸絶如此松江農民何以堪之哉臣嘗考蘇松二府稅粮之重因賊虜張士誠伏誅其将帥叛臣亦從殲滅田皆沒官故凡租稅之重皆官田也今頑民埋隱官田以為己業轉将瘠田跪為官

稅甚則跪曰水堈沙壓田去稅存里甲賠害愈不可言者也今不早圖民病愈甚蘇松二府軍需國儲所自出馬民病日甚轉而流離國計不大可慮乎按徐州只有四縣地遭水災極為貧瘠臣訪查徐州雜役歲出班夫三萬八千有奇洪夫一千五百有奇復有淺夫閘夫泉夫馬夫等役洪夫一役銀十二兩統而計之洪夫之役歲銀一萬八千有奇其餘各役不可勝言也臣過徐州語主事陳明張鏜知州魏頌曰徐州之民僅四萬戶雜役如此民何以堪應曰徐民年年拘役無一丁免者雖窮切骨僅有一大自隨亦歲辦役銀一兩臣曰嘻民病矣極矣何不寬一分民蒙一分之澤乎各官乃曰洪夫之直歲銀一十二兩誠已過重矣況洪夫之役以挽糧船自四月過洪八月終止僅四月之役費銀一十二兩奸人厚利矣農民實民為中制歲議徵銀六兩儲之於官俟役洪夫按月給馬自四月至于八月有事力勤之月也月給銀六錢其餘八月逸閒之月也月給銀三錢徐州之民歲減銀九千有奇通十年計馬減銀九萬有奇矣又

自閘吏班夫各逓減馬農夫之惠何可言也今農民重困皆貪污官吏為之厲也貪污不戒由吏部風紀不振賢者無所勉不肖者無所懼也賢不肖無所勸懼雖良法美意莫之行乎臣惟皇祖封建藩邦歲有定祿夫藩邦之有祿猶百官之有俸也百官一月無俸則告饑夫藩邦一月無祿安所給乎山西巡撫僉都御史五明德奏云積欠王府祿米一百四十七萬八千八百伍十二石山西所欠若此則陝西河南湖廣可知矣臣聞河南湖廣之宗室有女四十不得適人者矣有夫婦共遑以居者有不幸沒無揩者有晨朝進膳惟一餅充饑者蓋至是極矣男女婚配必求長吏代啓奏聞非有賄奬即從沉壓若有婚配禮官又從參曰擅自婚姻非削職秩則革祿米含冤負屈不能赴訴若徑赴訴寃禮官又從參曰擅自赴訴送囚高墻矣末又言京甸山東之利可耕種如吳浙蓋虞丘二公舊議天子批荅亦如常更不勅六曹一議處也

辛丑大旱自庚子六月至今五月不雨半天下黄河涸竭漕運不通四月初三日上禱雨於西苑用方士陶典真五雷法以織物觸神黷慢殊甚即日風霾大作初五日戌初火起太廟延爇無遺　成祖　仁宗二主皆燼烈焰中　天子深自悼責力疾奏謝南北郊社稷及奉神主暫安景神殿遣大臣就長陵獻陵題主二十一日入景神殿又謂　睿宗廟獨存恐神靈不安亦請祔景神殿於是躋於武宗上矣五月十三日又請雨是日令百官皆宿省署風霾又作兵仗局又災連日風霾不止然十三日微雨數點禮官以為雨矣　聖躬可無勞也念一日乃謝雨

户部廣東司主事周天佐福建晋江人上疏救御史楊爵上太怒云周天佐錦衣衛便紲鎖明日切實打六十棍送鎮撫司牢固押因是日辛丑端午又明日日青無光風霧四塞天佐死獄中舌盡吐揵之時天佐但云皇天犯人無罪又云祖宗犯人無罪天佐疏畧曰

名山藏一百九卷（一）

〔明〕何喬遠輯

明崇禎刻本

名山藏序

少司空晉江何公稱孝起家萬曆中衡儁洛聞蔚爲大儒慨國史之無成書也敫摧典謨勾稽掌故發憤盡氣編摩數十年遂告成事公旣歿其書始大行於世仲子南户部郎九說詒書謙益使爲其序謙益竊謂公之爲是書也有三難焉亦有三善焉東漢以後之史皆成於異代今以昭代之人作昭代之史忌諱弘多是非錯互

公羊託指於微詞韓愈戒心于顯禍一難也遷固之書討論於再世晉唐之史假借於衆手今以一人一時網羅一代之事旣非岩門服習之學又無史局纂脩之助二難也龍門之採世本也涑水之脩長編也述作之源流筆削之先資也今之紀載紛如其可資援据者或寡矣遠無徵於杞宋近或指乎隱桓三難也公之爲書也果斷以奮筆釆毫貶芥不以黨枯讐腐爲嫌此

一善也專勤以致志年經月緯不以頭白汗青爲解此二善也介獨以創始發凡起例不以斷爛蕪穢爲累此三善也公盛年遷謫讀書講衜無聲色貨利之好無榮名膴仕之慕顓精覃思窮年編磬故其著作之成就如此嗚呼本朝學士大夫從事於史者衆矣以海鹽之志焉而弗史以太愈之力焉而弗史以南充之位與局焉而弗克史國家重熙累洽度起漢唐而史事闕

如此亦士大夫之辱也後有徵明史者舍公何適矣雖然書成而署之曰名山藏隱史名也其總而稱記也則本紀志傳闕焉記大事則年表闕焉終篇則敘傳闕焉剏史體也一再登庸官至卿貳藏槀篋衍不敢繕寫進御避史職也公葢未嘗自以爲史也謙益竊取其書讀之開天之創業月表具在其可委諸陳跡手開國之重典丹書未亾其猶問諸故府乎朱墨之秘錄豈

無取於是正而丹青之俗說豈無待於刊削者乎公之史既有成書而不敢以史自命豈徒也哉萬曆中余承乏右坊公與祥符王損仲皆官光祿時首過從商略史事損仲告公曰古之為史者記劉記書劉書史劉史公之稱斯名也何居公蹴然起謝曰喬遠固陋守其樸學藏諸鏡山之下傳諸家塾僭矣敢冒國史之名詒本朝三百年史局之羞乎余與損仲歎此達言以為

美譚繇今觀之非公之道德洽聞具有三善者不能史非公之好學深思信而好古不能不自以為史也然則今之大書深刻發名山之藏而傳諸通邑大都者以徵于後世則可矣其無迺非公之志也歟

崇禎十三季庚辰閏正月舊史官常熟錢謙益撰手誤

序

古今邈矣孰綱維是宇宙遼矣孰檗括是史為之也慨自左辨乎甯馬譎于班荀袁友范史而作漢紀鑿齒正陳志以續春秋繇是而降人我互異彼此交譏縱抑一家之事使典故參差法守無據斯人其幸可比于不道無法之律而三長五難之說猶未滅之餘論也第世所稱良史才恒不獲處史局如韓昌黎陳同甫輩當時已有不盡其才之歎郎 本朝弇州北地諸公亦僅僅充簿書奔走蘭臺石室不得一託足焉有識者惜之因慨然于 國家歷祺幾三百

年迄今成史無闕問其所用傳信者不過曰 累朝之實錄至攷實錄所紀止書美而不書刺書利而不書弊書朝而不書野書顯而不書微且也序爵而不復序賢避功而巧為避罪文獻之不足徵久矣維余視草禁中學識未充心手相迂轉喉觸諱更有隱憂余 師大司空何匪莪先生資諝絕倫質文相副識三代以上人歷官最久則隨地赳功著作日充而立言合度仕耻躁途家無私廩間嘗窺師之為人韓魏然生克見不克繇之懼生平以正 王道明大法為己任上取 列聖之典謨旁及六曹九

贇臣僕士女殊方羣藝之有稗益者分事別類細大
必稽爲記三十有七於是師勤矣余得從次君舅惕
索而讀之讀典謨諸記可紹衣　祖考讀天因
諸記可寅畏　上帝讀禮樂諸記可陶淑性情讀
刑法諸記可明愼出入讀河漕諸記可協圖而安民
讀兵馬茶鹽諸記可興利而彌害讀臣林諸記可進
君子讀雜林諸記可退小人讀列女高士諸記可揚
幽貞而奬廉靜讀方外貨殖諸記可抑淫巧而服要
荒篇終輙稱郞以衡量焉郞者云何不敢失厥官也
儼若奉　天王于上書外令掌方志凡辨法者考

之詔治者登之以竊附于姬官外史之職不爲越冠
而典衣雖然懼矣而勞實甚積累思惟編之一手較
彼十志成于馬續十志補自中郞者不猶百里之聽
與千里之聽乎哉師之疏大學商誥俾聖道沛若江
河記名山藏俾　王章炳如星日雖詩文奏議相
輔以行而名山一書更屬深切而著明一時大觀察
爲峽江曾公講性命學爲八閩所宗而大中丞則雲
間沈公直指使則曲周路公悉同心齊德一道生風
知是書足不朽相與捐俸而剞劂之欲藏之名山者
倏忽懸之國門矣其藏之者師之志其不終藏者詎
非數君子之功與昔裴駰之注史記劉昭之注漢書
皆以後人而操弟子之業其果爲弟子者何似蘇楢
明恨不及親事魏公幸載名籍中以附于門下士列
其果爲弟子者又何似此余序之之職也至若綱維
古今檃括宇宙盡性以明道述史而翼經則自有一
代之鼎鐘千秋之俎豆在泰曷敢知左春坊左諭德
經筵　日講官門人曲沃李建泰頓首
拜譔
學問之道大矣哉博則不亟敦則不怠致治則永勳
傾則寧格主則牖徵年盈明進止之機則額瀾砥而

四維張于萬斯年聖統王猶弗之有逾也而從事寥
寥齷齪者無論巳卓焉者酣輿墨酺淡毫雲露腸厭
其蠹梨涕其灾日憧憧髯枯頭皓而不知底究于身
若世絲髮焉裨吾　師鏡山先生則可謂終身于斯
而已余出其門讀其書已得其名山一集更孳孳嘆
備美無以加而誠服夫子之脩詞居業非無本而然
也大都士大夫之病在親利名遠經史故蹐通膴有
術而决帷幄無術摧异巳有據而權古今無據或驕
語遜稽而當代瞢如或哆口寅恭而秋時束手爲問
我　國家祥瀋何源祈秩何派　二祖

列宗沿革幾何法世守幾何事應斟酌幾何事
后嬪嗣徽幾何氏　諸王封建幾何國名臣芳
蹟疇𦎧其貽䄙者疇𦎧九夷八蠻種落奚狀馴悖奚
情阪章之大山川險夷奚扼要禮樂政刑弛張棘徐
孰中漕輓錢鹽諸制兵農坰牧諸大務孰弊孰善窮
變通久孰與時宜有犁然掌畫應聲而熟數者伊何
人歟况乎巷寺之佽忠方技之遯見以及女流之幽
芬奇幹弁其名耳食罕矣過而問焉者誰噫八股梯
榮律令導主誤　社稷蒼生者職是咎也吾師之
學根抵誠正而得力於洗心退藏居多終其身出山

名山藏序　　四

日少家食時睟無一念寘國鄖實無一念縈簪組其
立朝也請定　册有疏止東封有疏守廣寧散蓮賊
有疏留都之浮費漕艘之節裁各有疏鑿鑿然經濟
訏謨無不須文靖早見而欽仲淹之先憂者至于海
濱巨鱷勢已滔天乃以擊楫逸𧃍綸羽一揮稽首歸
命脈小邾在春秋不畝大國之血願季路一言而無
盟者乎格之神幾幾過之使其時汲引有人而得畢
其論思匡弼之作用十堯九舜于舞鳳儀于親見乎
何有惜也遊焰如燎典刑抱蔓南阜少墟聯翩霞翔
而師遂以鏡山老矣要以經術經世方之古人久多

讓哉余鄙人也鄰孤聞尠弗克稟師傳表章師學暢
吾師未竟之業于方來而斌斌繼師體者亦清白世
堅手遺編無媟授梓相對欷歔忽忝藩曾二雲其人
者蒿辟世蹇軒志乎秋式師廬而慨焉謁祿鳩工勒
厥編以行世噫吾道其有慶乎吾不敢謂天下無吾
師其人亦不敢苛望士大夫必如吾師之清如吾師
之和如吾師之進難而退易但願讀師集者虛衷確
證揚休表徽毋世說比之而經史求之于以效　國
典識時務標轉否亨屯之偉伐而光輔　聖天
子中興之大成師將不沒也夫且好問學孰如我

名山藏序　　五

后每從侍從之餘竊見　釆蒐批答樂之忘
勞　宸翰天言霏霏式玉項復　加意　元
良就將蚤計昭昭乎揭帝王大學傳示來茲是編也
約而該贍而不靡上下二百七十年脩齊治平之道
包舉無漏即以繕呈　乙覽附列　講筵備蔡
閣之引陳分　前星之餘照繹　祖啓后之
功行得與　大本寶訓諸書金匱石室而奕世不
朽不亦可乎曰可矣翰林院簡討太原門生王卲沭
手書

名山藏目錄

較刻名山藏姓氏

巡撫福建右僉都御史華亭沈猶龍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曲周路振飛
福建布政使吳縣申紹芳
分巡興泉道右參政峽江曾櫻
分守福寧道副使黃岡樊維城
分巡興泉道右參議武進陸卿正
泉州府知府常熟孫朝讓
同安縣知縣餘姚熊汝霖仝梓
鄞縣沈延嘉

同郡蔡復一
門人李建泰
王邵
林欲楫
蔣德璟
鄭之玄
李焻
傅元初
後學湯有慶
蘇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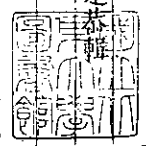
林舫昌
黃景昉仝較
不肖男九雲
九說
九祿
九户
孫希慎謹錄

臣何喬遠著輯

典謨記

太祖高皇帝上

太祖高皇帝御諱元璋字國瑞濠州人也姓朱其先句容人世農桑皇祖始渡淮家泗皇考徙鍾離皇妣陳生四子帝季也日章天質鳳目龍姿聲如洪鐘奇骨貫頂元時太史言聖人生江淮帝實應之當皇妣娠夢黃冠授一丸有光吞之覺而口尚聞香明日生於土地神祠中白氣貫空異香經宿祠中神驚避數

里時元大曆元年戊辰九月十八日也浴汲河水水浮紅羅遂取爲衣所居尚有神光里人競呼朱家火往視無有（帝所生神祠地至今丈餘莖草不生浮羅之河水猶二色一紅一白）已數日不乳皇考出求醫有僧坐門告之愈期良久不見皇考心捨帝出家年十七歲饑疫皇考妣同月沒三兄亦先後棄世帝孤無依託身皇覺寺爲寺僧養鵞溺園之之他所遊戲鵞終日不敢出閘別鵞色爲隊鵞皆分隊立居兩月歲荒僧散帝遊食江淮金斗光息間至潁道病有二紫衣同寢食病已辭去莫知所在夜陷麻胡中遇羣童言迎駕叱之不見三載仍還皇覺寺元至正十一年辛卯歲妖言生徐潁蘄黃兵起徐李芝麻蘄黃徐壽輝潁劉福通與其黨杜遵道而泰州張士誠台州方谷珍皆相煽動惟福通士誠爲盛元人發兵討士誠士誠自泰高郵走渡江據蘇杭湖江陰長興常諸州縣號周王而徐壽輝據江池蘄黃瑞漢興國武昌饒信徽諸州縣號蘄王李芝麻據徐泗武安沔陽蕭諸州縣號沔陽王劉福通則立韓山童爲宋王號紅巾軍據汴梁潁安豊盧確陽羅山眞陽武陽葉諸州縣是時羣盜四起鍾離定遠間皆棄農趨凶定遠人郭子興與其黨孫德崖率賓客子

弟閉濠守之元丞相脫脫攻福通於汴梁韓山童出走竟死進擊徐州李芝麻亦遁入沔陽脫脫則使其將攻子興將掠俘良民絳其首民驚恐皆奔入濠帝在皇覺寺欲出從將慮絳以俘不則紅巾軍入傷命祝珓伽藍神數祝皆陰帝曰莫不容予舉大事否請復陰珓陰帝曰舉大事恐凶請陽珓珓仍陰再决之珓躍然立則再决則復陰乃叩濠求入門者欲兵之子興免焉召與語大悅取爲親兵妻以所育馬氏女是爲馬皇后郭氏軍中呼帝曰朱公子至正十二年春也歲爲壬辰脫脫被讒去繼者賈魯魯以其明年

死城圍解公子歸收里中殘健七百餘人獻子興子
興以屬公子授公子鎮撫先時李芝麻餘黨有彭早
住趙均用來奔子興納以爲帥二帥暴公子屬七百
餘人於他將率其二十四人南畧定遠定遠人毛麒
放令降二十四人者徐達湯和吳良吳禎花雲陳德
顧時費聚耿再成耿炳文唐勝宗陸仲亨華雲龍鄭
遇春郭子興郭英胡大海張龍陳植謝成李新張赫
張銓周德興皆濠種也復有義旅來歸三千率練之
又明年降義兵秦把頭於豁鼻山繆大亨於橫澗山
得精兵餘二萬遂取泗及滁迎子興於滁率兵取鐵

佛岡攻三汊河口破張家口堡收全椒六合大栁樹
諸寨元人來圍六合公子與耿再成壘瓦梁禦之以
覆兵破元攻滁之師是爲甲午歲明年乙未擊羣盜
於雞籠山與韓把頭戰直擣烏江湯和張天祐從取
和陽子興使公子總和陽公子悉取軍中所得婦女
還人人悅遂城焉元兵十萬來攻公子與天祐以萬
人拒郤之復與諸將擊走元太子禿堅及樞密副使
絆住馬民兵元帥陳埜先於高望新塘青山雞籠元
乘公子出則復來李善長擊郤之元兵皆走渡江蓋
戰三月乃解於是趙德勝等乘勝取眞州略平含山

諸縣是春子興卒劉福通杜遵道等復求得韓山童
子林兒迎立之爲小明王國號宋改元龍鳳署子興
子爲元帥張天祐爲右副元帥公子爲左副元帥公
子不受許用其年紀是時鄧愈自虹來常遇春自懷
遠來公子喜遇春勇以爲先鋒公子駐和陽久謀東
渡江無舟左君弼據廬州巢人廖永安兪通海合肥
人張德勝無爲人桑世傑舍人華高方結水軍巢湖
與君弼戰不勝五月使韓成求附於是公子得舟乘
漲與元將中丞蠻子海牙戰黃墩及峪溪口敗之遂
還和陽

六月公子率諸將乘舟渡江常遇春奪采石磯先登
乘勝取太平路豫書禁士略入其城遂張禁者儒李
習陶安率父老迎改路曰府置太平興國翼元帥府
諸將奉公子爲大元帥公子以李善長爲帥府都事
以陶安參幕旗志及將士戰衣皆上赤元將用巨舟
截采石閉姑孰口絕我歸路陳埜先率衆數萬來攻
大元帥遣徐達鄧愈湯和出姑孰東迎戰以別將潛
繞其後轉戰至城北雙龍見陣端元人愕仰視達等
因夾擊之埜先大敗大元帥釋埜先擒使招其軍則
皆降是月徐達克溧水州七月命張天祐與埜先攻

集慶埜先陰語其故部曲毋力戰遂不克大元帥[illegible]
縱埜先歸埜先發大誓固願附収其餘衆屯板橋陰
與元將御史大夫福壽合白大元帥書曰集慶左環
大江右枕崇岡不利步戰晉濟之取江左皆效於舟
師矣元人復盛兵守之聯綴三十里餘進虞斷後守
憂乏餉未可攻也莫若南據溧陽東擣鎮江絕其糧
道持久而勝之大元帥報曰歷代克江南長江限之
吾今已渡江據上游與晉隋勢異步戰足克公毋再
圖是月克溧陽州蕪湖縣九月命張天祐等復攻集
慶至方山攻破元左答納識里營走之埜先叛歸福

壽拒戰秦淮我師失利天祐與子與子皆沒埜先追
我溧陽溧陽民兵百戶盧德茂佯降以殺埜先是冬
元人圍亳劉福通以韓林兒奔安豐元將蠻子海牙
復大扼水軍于采石埜先子兆先繼爲將屯方山與
海牙相望龍鳳二年丙申二月大元帥率常遇春擊
蠻子海牙礮碎其舟大破之盡得所扼軍蠻子海牙
走集慶三月進攻兆先復大破之降其衆三萬六千
大元帥召其驍健五百人夜置帳下獨使馮國用執
寢戈大元帥解卽鼾寢三萬六千人皆安庚寅進兵
集慶未及五里大鼓譟元人皆驚福壽出督戰擊敗

之反閉城大軍傅城遂克之巷戰兵潰或謂福壽曰
公且遁福壽叱殺之遂死元平章阿魯灰參政伯家
奴集慶路達魯花赤達尼達思等皆戰死獲其御史
稷等三百餘人蠻子海牙遁歸張士誠元帥康茂才
等率衆降召官吏父老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兵戈
竝起生民塗炭吾爲民除亂耳各守生業賢人君子
吾禮用之舊政不便吾除焉名集慶路曰應天府置
天興建康翼統軍大元帥府以廖永安爲統軍元帥
置上元江寧二縣錄用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
人孫炎字伯融句容人跛而雄辯常蒻一座人人莫不畏其口長於歌詩雅好飲酒常與夏煜對飲賦

詩各務出奇相勝每得一雋語起案大呼譁聲撼四鄰所與交皆當時豪傑輕視章句儒衆中常自許日孫炎豈齷齪輩任耶處下公以處付炎聽炎自辟任時天下方戰爭秀民伏匿山谷中不肯出炎約致一二人問有才者爲誰今皆安在錄其姓名以書招之而薦劉基章溢於帝使者再往還基不起復爲書數千言開陳天命論基基無以荅遂延就見炎炎置酒與飲論古今成敗基深歎日基始自以爲勝公觀公論議乃大不如上方征伐無一兵與炎炎以口舌安反側郡壬寅二月苗將賀仁德李祐之叛襲炎而所練卒亦應之炎無援被擒幽空室中列辛環守奮炎降炎給之日若生吾吾能成若事賀李知非其本心恐留自遺患遇夜以歸厲斗酒館炎日以此與公訣炎拔佩刀割厲舉巵酌酒仰天歎日嗟乎丈夫乃爲負輩會然我死死義爾賊死肉臭狗且不爾食卒怒持劍嗔目擬之炎飲酒自如卒叱其解衣炎大罵日此紫衣褒乃主上賜我者賊勿解我當賜以死賊遂害之年三十又■事聞上爲嗟悼土卿帝位追封丹陽縣男像祠之
塋用元御史大夫禮葬福壽徐達湯和張德

麟廖永安等攻鎮江克之洛陽人秦從龍避亂鎮江
大元帥幣束之既至大元帥郊迎治館名與謀謀筆
於漆方從龍爲陳遇亦召禮之稱先生而不名秦從龍爲元江南行臺侍御史陳遇字中行金陵人沉粹淡約篤于學問元末爲溫州路教授棄官歸自名靜誠人稱誠靜先生太祖既得遇欲官之遇辭爲太祖言溥斂任賢不皆殺人一未密命至浙江還奏稱旨賜金疾醫頻來愈人謝太祖望見連呼君子屢官屢辭不強也命其子充宿衛亦辭時時宴見賜坐侍食予肩輿旗尉十人賜賚甚厚遇於上前稱說正誼往訓羣臣被譴者率爲救解年七十餘卒遣道祭及賻賜東園秘器葬之鍾山季子恭累官通政贈遇大理卿遇命中復永樂初爲翰林待詔會事精推中復子孟顯善書改鎮江曰江淮府立淮興鎮江翼元帥府以徐達
湯和爲統軍元帥是月克金壇縣六月鄧愈邵成湯

呂克廣德
七月己卯朔諸將奉大元帥爲吳國公置江南行中
書省以李善長宋思顏爲參議李夢庚郭景祥爲左
右司郎中侯原善楊原杲陶安阮弘道爲員外郎孔
克仁陳養吾王愷爲都事王璹爲照磨欒鳳爲管勾
夏煜韓子魯爲博士置江南行樞密院以湯和攝同
僉樞密院事置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以馮國用
爲之置左右等翼元帥府以華雲龍唐勝宗陸仲亨
鄧愈陳先張彪王玉陳本等爲之置五部都先鋒以
陶文興陳德等爲之置省都鎮撫司以孫養浩爲之

置理問所以劉禎秦裕爲之置提刑按察使司以王
習古王德芳爲之置兵馬指揮司以達必大爲之張
士誠來攻鎮江徐達湯和禦之敗其軍龍潭吳公益
達士三萬使與和攻士誠之常州達鹵其弟士德已
四十餘日不能下達與諸將金降一官九月公如江
淮謁孔子廟勸耕桑治城塹十月以常遇春爲統軍
大元帥十一月更益徐達士二萬圍常張士誠攻達
和壘常遇春廖永安胡大海自其壘來援夾擊大破
之虜其將士誠將珍閉城拒守達進師圍之十二月
復名江淮府曰鎮江三年丁酉二月耿炳文劉成取

長興改曰長安州立永興翼元帥府以炳文爲總兵
都元帥守之克常置毘陵翼以湯和爲樞密院同僉
總管張赫爲元帥守之改路曰府置京臨永定二縣
以濟南人高復知府事復有惠政能安常人四月公往攻寧國
常遇春中流矢裹創戰克之太平旌德南陵涇以次
下五月張士誠遣將原明寇長興耿炳文擊敗之江
淮分樞密院副使張鑑等克張士誠之泰興常遇春
遣將趙忠王繼祖攻徐壽輝之青陽縣破之繼祖爲
冠功銅陵降六月趙繼祖郭天祿吳良取江陰徐達
宜興取常熟擊張士誠兵敗之鄧愈胡大海等取

續溪進取徽州拔之追擊元將於遂安改徽州路曰興安府立雄鋒翼元帥府命鄧愈守之黟祁門皆降十月常遇春與廖永安克池州繆大亨克揚州十二月令曰干戈未寧人心初附犯者繫有司吾甚憫焉其自今月二十日昧爽前無輕重皆釋之四年戊戌正月樞密院同僉廖永安判官俞通海桑世傑攻張士誠將瑞於江陰克之世傑戰死鄧愈遣部將王弼汪同孫茂先取婺源州克之二月以吳禎爲天興翼副元帥使與其兄良守江陰以常遇春爲江南行中書省都督馬步水軍大元帥三月鄧愈朱文忠胡大

海克建德四月徐壽輝平章陳友諒遣其將趙普勝自樅陽寇池州陷之及建德六月左副都指揮朱文忠下浦江元江浙左丞楊完者爲浙江行省丞相達識帖木邇所害八月其苗兵部將員成等與其桐廬部三萬餘人來降使朱文忠往撫之十月樞密院判胡大海取蘭溪進攻婺徐達邵榮克宜興雄鋒翼統管胡天福取開化元帥羅友賢復取建德胡大海攻婺久不下十二月吳公親征途次名問宣徽間故老耆儒賜布帛前學正朱升對曰高築牆多積糧緩稱王吳公悅（朱升字允升休寧人幼師同郡陳櫟博洽羣書閉齋中芸莽望講道淪浦偕趙汸往學以元鄉貢進士爲池州學正秩滿歸蘄黃兵起棄避居歙石門山研精覃思著述不輟太祖即位召授翰林學士禮樂征伐之議多所贊畫一日庭陳樂器上手擊磬命升辨五音升對忤旨上大怒起居注熊鼎從傍論救上乃解升出謝曰微君吾殆矣洪武二年以老乞致仕許之升所著有易詩書周官儀禮禮記四書孝經小學旁註註解及書傳補輯註傳于世學者稱楓林先生子同爲禮部侍郎）至婺約降不聽圍焉胡大海與其子德濟縱擊元將石抹宜孫於梅花門大破之元將安慶開門納師遂入婺斬取民財者以徇先一日城中望見城西有五雲絪緼如車蓋及是乃知公所駐兵地置中書分省于婺州設官屬立金華翼元帥府改曰寧越府以王宗顯知府事賑貧民禁酒辟儒士范祖幹葉儀名儒士許

元葉瓚玉胡翰吳沈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孳童冀戴良吳履張起敬孫履等十餘人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范祖幹字景先金華人少從許謙學與葉儀竝辟人持大學進見高帝問治道何先對曰不出此書因竝命爲諸議以疾辭祖幹以親老辭祖養父母皆年踰八十卒家貧不能葬鄉里爲營冢悉哀三年如一日帝表其所居曰純孝　胡翰字仲申金華人博覽經史登許謙之門南北士在講下者皆顧與交復以所著文呈黃溍柳貫皆稱讚不容口其於當世名公卿多所交接惟余闕貢師泰號知己遭亂多虞避地南華山中著書自樂太祖駐兵金陵遣使聘翰授衢州教授洪武乙酉春奉旨纂修元史事竣賜白金文幣以歸翰文章簡潔渾峻性嚴毅寡酬應未嘗輕有所毀譽暮年請文者踵門不苟應也与吳沈字濬仲金華人傳學能文被薦至京授翰林待制未幾以事降編修久之復待制以奏對誤左遷渭源教諭未行改典籍洪武戊午進東閣大學士受命輯精誠錄所援引上徵天忠君孝親皆述五經四書

籌上覽之尖悅仍命議序又諜千家姓以進見一統
之盛以進講後期考功勒其急事降侍書尋改國一千
搏士是時文治大興沈獨謂兵不可廢因言武經七[illegible]
書多依托之言惟司馬法與孫吳爲可信昔者齊[illegible]
王使其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附以田穰苴之說令
所傳者非齊之全書矣宜孫吳之盛行也聖人之兵
昭文德而威不軌者也所以生人也非以殺人也桀
亂也非爲亂也向義也非尚詐也孫曰兵詭道也吾
恐非聖人意也聞富以易詩書禮論孟諸經詞義
涉於師征者輯而類之定爲五篇曰兵象曰兵用[illegible]
兵禮曰兵詩曰兵訓總而題之曰六經詩律而兵[illegible]
一論尤確十九年卒沈富蓄遠覽志負經濟三仕[illegible]
已無喜慍人以此多之浦江州民可大以民兵降雄鋒翼元帥
王遇成狥下昌化五年己亥正月諭諸將曰今雖得
婺浙東諸郡尚多未下吾破建康秋毫不犯遂以大
定克城以武安民以仁諸將勉之平章鄧榮破周餘

杭方國珍奉書獻金繒願比而攻周許之僉院胡大
海取諸暨以爲諸全州命王宗顯開郡學宗顯聘葉
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沈徐源爲訓導喪
亂之餘聞絃誦焉周士誠復寇江陰吳良與其弟禎
破之三月宥獄因陳友諒將趙普勝寇太平總制胡
惟賢使萬戶程允同義士汪炳叔擊敗之四月徐達
使僉通海與普勝戰復池立樞密分院于寧越府以
常遇春爲鎭國上將軍同僉樞密分院事守之張士
誠寇建德朱文忠兩破之六月吳公還使胡大海守
寧越與常遇春規取衢處紹興八月元帥朱文遜秦

友諒取無爲州九月常遇春克衢十一月胡大海克
處六年庚子正月復名寧越府曰金華三月徵宋濂
劉基章溢葉琛至建康陳友諒以舟師攻太平太平
陷守將花雲朱文遜王鼎知府許瑗皆死之文遜上養子
王鼎儀眞人 許瑗樂平人上取婺州瑗以儒士進
謁因言于上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方鼎沸豪傑材勇
之士勢不能獨安失有雄略者乃可馭雄材有奇識
者然後能知奇士爾下欲掃除僭亂平定天下非攬
杖英雄難以成功上然之授博士署帷幄中
參預議謀以太平爲股肱郡遂命爲知府友諒遂
弑徐壽輝自稱漢王與周士誠合謀圖建康吳公使
指揮康茂才誘致之龍江公總大軍盧龍山諸將夾
擊大敗之追擊又敗之友諒棄太平遁去余元帥進

取安慶守之胡大海克信州六月樞密院判官耿再
成擊元將石抹宜孫於慶元縣石抹宜孫力戰死吳
公曰忠臣也祭之處州民祠宜孫吳公命毋毀七年
辛丑春二月改分樞密院爲中書分省三月改樞密
院曰大都督府命兄子文正爲大都督節制中外諸
軍事七月公視事東閣汗更衣衣皆故參議宋思顏
曰主公儉德儷禹臣願始終如此以示子孫公曰善
賜之幣思顏更進曰句陽虎主公捕獲之日食一犬
此盆費也公欣然殺一虎二熊分肉於諸將漢將張
定邊陷安慶八月庚寅公御龍驤巨艦率師伐漢建

弔民伐罪納順招降之旗於艦中有烏數萬翼檣以飛蛇蟠于舵辛卯鼉來牛渚與蛇會戊戌克其安慶水寨壬辰常遇春擊退漢舟於湖口追至江州公與友諒遇大破之友諒夜遁武昌公使徐達追扼於漢陽之沌口遂克南康康茂才等引兵徇下蘄黃興國沔陽廣濟饒瑞建昌諸郡軍聲大振十月周士誠以公在江州使其將伯昇寇長興耿炳文兵少被圍月餘公使常遇春往擊走之鄧愈取撫州八年壬寅正月漢丞相胡廷瑞與其平章祝宗同僉康泰以龍興降上入龍興拜廷瑞母已謁孔子廟過鐵柱觀宴滕

王閣諸儒咸賦存恤無告召父老子弟曰爾輩苦陳氏久矣人自爲生軍需供億吾不相勞皆大悅改龍興曰洪都府以葉琛知府事守吉安土軍元帥孫本立曾萬中與其弟粹中來降袁州龍泉諸郡縣次第降二月以鄧愈爲江西行省參政留守洪都公還三月士誠圍諸全守將謝再興與胡德濟破之祝宗康泰復以洪都叛葉琛死焉葉琛麗水人博學多才與同郡劉基章溢抗名上下婺州延見宋濂因聞琛與基溢皆國士也以幣聘之琛與基溢濂四人同至建康處之禮賢館講明經史訪論治道時有裨益士嘗問左司郎中陶安四人者爾如安對曰臣謀畧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才不如章溢葉琛權琛爲管田僉事上置洪都府以琛知府事四月徐達從漢陽還追斬宗泰復其城命大都督朱文正統軍元帥趙德勝等同鄧愈鎮之苗帥李祐之賀仁德據處州叛平章邵榮及王祐胡深攻復之六月復名永定縣曰武進七月公閱兵三山邵榮與參政趙繼祖欲爲變有疾風吹旗觸公衣公易服從閒道事覺皆伏誅漢將熊天瑞寇吉安守將孫本立戰死于永新十一月朱文正還取之元將擴廓帖木兒使人通書獻馬九年癸卯正月遣中書省都事汪河往報被留汪河龍舒人倜儻有大志行省掾史事高帝屢陳時務帝高其才議參謀帷幄贊畫兵政大有規裨擢爲大都督府都事元察罕帖木兒先圍福通於汴梁復之兵威甚振其明年察罕子擴廓帖木兒自河南遣使尹煥章來通

好帝遣河與俱往答其意河至擴廓帖木兒拘留之高帝爲河故三遣書擴廓帖木兒而三不報高帝慨定天下常遇春追擴廓大同擴廓懼西走定西遇春始以河還河自歸元凡六年既歸帝嘉重之陞吏部侍郎河備陳虜中事上方畧遷御史臺侍御史數紀天威陛陳讜論內外諸政補益甚多久之拜爲晉王相居數歲晉大治二月張士誠將珍與左君弼攻殺劉福通于安豐公往救大破之使徐達常遇春還圍廬四月諸全守將謝再興叛漢友諒大舉圍洪都復分遣其將攻陷吉安五月置禮賢館漢兵陷無爲州知州董曾不屈縛而沈之江徐達常遇春攻廬三月不下公命罷兵從征漢以解洪都圍七月公率舟師二十萬征漢有大魚二夾公舟自新河口過小孤丙戌友諒

東出鄱陽湖迎戰丁亥遇於康郎山大戰五晝夜八月友諒大敗死公入洪都幸學見諸生與諸將登滕王閣飲酒賦詩宵張燈縱旄倪聚觀改洪都府曰南昌九月公還告廟飲至賜常遇春廖永忠田餘將士論功有差是月友諒子理奔武昌襲位公復征理于武昌張士誠稱吳王十月公至武昌湖北諸郡皆降十二月公還十年甲辰正月丙寅朔諸將奉吳公為吳王建百司官屬以李善長為中書右相國徐達為中書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為平章政事汪廣洋為右司郎中張昶為左司郎中上曰卿等共推戴予今

當協心成治建國之初先正紀綱紀綱先禮元氏之亂主荒臣專令儀鑒之（汪廣洋字朝宗高郵州人少從余闕學游寓太平上渡江首召儒士廣洋入見與語大悅留幕下洪武元年自陝西行省參政召拜左丞右丞楊憲專權嫉侍御史劉炳等奏廣洋事母不孝上切責令還鄉憲恐其復入甚炳奏還之海南上覺憲奸誅憲召廣洋還是冬進封忠勤伯誥辭比之子房孔明四年命代李善長為右丞相在位畏懦迂猾公務廢格六年黜為嶺南行省參政七年復召為左御史大夫二年復進右丞相上遇廣洋甚厚實洋沉湎不事事與胡惟庸同相知其奸而不言洋沉守位而已辱以不對惟庸毒死劉基狀貶居海南舟次太平賜勅死廣洋善篆隸大書工於詩歌為人寬和自守而無所建明）二月以陳理久不下復往視師理降漢沔荊岳郡縣相繼降王謂諸將曰諸公久從吾勞苦矣勞者逸根苦爲甘機若農耕田以庸有秋必先懲乎暇豫三月吳王至建康封陳理歸德侯置起居注給事中悉罷諸翼統軍元帥府置十七衛親軍指揮使司江西行省進漢金鏤床王曰此何異孟昶七寶溺器亟毀之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所以亡也上曰此覆車也富亦豈可驕貴亦豈可侈四月像祀戰漢死事之臣三十六人于康郎山故樞密院同知丁普郎（普郎初為陳友諒將守小孤王師征友諒迎降仍用為將以功授行樞密院同知至是戰死身被十餘創首猶執兵若戰狀植立不仆）故樞密院判張志雄（志雄趙普勝故將善戰號長張陳友諒害普勝志雄為友諒將庚子從友諒犯龍灣上命將擊敗友諒志雄遂降志雄嘗怨友諒故龍灣之戰無鬭志既降盡獻取安慶之策王師遂克之）故左副指

揮韓成故統軍元帥宋貴陳兆先（兆先元將也先之子韓成有傳）故左副元帥俞昶呂文貴故右副元帥王勝李信陳弼劉義徐公輔故同知元帥李志高故元帥副使王咬住故萬戶程國勝故千戶姜潤后明王德朱鼎汪清常德勝王鳳顯丁宇王仁汪澤王理陳冲裴軫王喜先袁華史德勝故鎮撫常惟德曹信逯德山故都尉鄭興羅世榮皆贈勳爵有差復像祀守南昌者于南昌府故平章趙德勝故樞密判官李繼先故左副指揮使劉齊故統軍元帥許圭故右副元帥趙國昭故同知元帥朱潛故元帥副使牛海龍故千戶張子明

張德山故百戶徐明故總管夏茂成故江西省都事
葉思誠故洪都府知府葉琛故臨江府同知趙天麟
凡十有四人皆有贈䘏諸將所部兵有五十人者爲
指揮千人者爲千戶百人者爲百戶五十人爲總旗
十人爲小旗悉罷樞密平章元帥總管萬戶等名征
商三十而稅一七月徐達常遇春克廬州命常遇春
會鄧愈及金大旺兵討江西上流未附郡縣徐達按
行荊湖等處九月繪塑功臣像于卞壺蔣子文廟改
長安州曰長興州立死戰故守將劉成廟於州中十
一年乙巳正月常遇春克漢故將熊天瑞於贛州賜

書奬其不殺遇春進師南安招諭嶺南諸郡南韶皆
降王閱將士將經理淮甸焉二月參軍胡深下浦城
徐達降下湘潭辰衡寶慶諸郡及靖州安撫司諸長
官司命班師張士誠遣其將大圍新城李文忠率諸
將大敗之三月胡深克松溪命常遇春曰安陸襄陽
跨連巴蜀控扼南北古必爭地汝其往取夫堅城之
下緩則頓師急則驅死相機招輯是在賢將軍復名
江西行省右丞鄧愈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使謂之
曰今遣遇春取安陸襄陽汝兵繼之所得州郡撫其
降附近閩擴廓帖木兒集兵汝寧以若所爲如防壅

水惟恐滲于外汝往愛軍恤民仁聞而人歸猶水奏
下若穴滲其防惟爾念之命廣信衛指揮朱亮祖繇
鉛山建昌右丞王溥繇杉關會胡深取崇安以圖閩
中常遇春克安陸執其將至襄陽其將張德山以城
降六月元帥王國寶等克安福州胡深克樂清朱亮
祖克崇安進攻建寧胡深死焉以儒士滕毅楊訓文
爲起居注命曰諸臣有言予雖信宿切磋究之況若
職左右若毋苟容若毋改守譬之馳驅戒險則不顛
肆夷則驟蹶予常自警故以勗若復命毅訓文集古
暴君之行曰政龜鑑也可以知喪亂之繇滕毅莫詳何處人元

末亂流寓江南太祖征偽吳以儒士入見言事稱旨
留徐達幕下嘉其久而無過命毅與宋濂等日侍左
右甚見眷遇吳元年以湖廣重地陞按察使又命與
李善長等定律令洪武元年陞吏部尚書掌一切選
除尋出爲江西省參知政事卒官■楊訓文四川灌
州人故元淮海書院山長乙巳年以儒士見留侍
左右五月拜起居注上嘉其謹厚尋遷中書省左司
郎中洪武元年陞太常卿二年出知湖州三年移知
汀州四年陞
戶部尚書
七月命元降將德山還歸招徠未附山
寨賜鄧愈書汝戍襄陽法度已定宜謹守之未附者
業遣德山招徠舊籍民兵悉如其故軍人一較令其
屯種戰且耕爾所戍地擴廓帖木兒若爾愛加于
民法行於軍彼之脇從脫虎就乳惟我賴汝實如長
城成事甚艱僨事甚易嗚呼念哉以劉基爲太史令

八月指揮李琛取竹山縣降之九月置國子學
命左相國徐達平章常遇春胡廷瑞知樞密院馮國
勝左丞華高等率馬步舟師竝取僞吳士誠之淮泰
閏十月平章湯和克漢故將周安於永新指揮副使
王宗寶取餘干州徐達圍泰州敗僞吳湖北之援兵
僞吳以舟師出大江次范蔡港小舟別往來江中王
至江陰水寨觀之既還達遇春遂克泰安分置泰倅
五千人於潭辰二州賜男女衣緞布帛鐵線室家完
皆大悅呼萬歲十一月徐達進攻高郵王恐其深入
命馮國勝帥所部節制諸軍援之達還軍泰以圖淮

濠張士誠寇宜興徐達引兵渡江擊敗之還攻高郵
十二月士誠將以八萬兵寇吉安守將費子賢用三
千人擊却之十二年丙午正月張士誠駐舟師君山
復出兵馱沙以窺江陰王督軍往救寇遁命康茂才
等追之於大江大敗其兵於浮子門議按察憲綱命
按察司僉事周湞等曰神明能福鬼魅能妖風憲紀
綱之司法清弊革人則神明陰詭蠹國乃鬼魅矣禁
種糯以塞酒源徐達拔高郵使乘勝取淮安四月淮
安降遂取興化王謂劉基王禕曰四方凋瘵吾欲紓
之基曰方今用武殆未可王曰吾將定賦焉定賦則

用節節則民不困定賦則末兼兼則國常裕皆對曰
善濠州李濟以城降元守將陸聚以徐宿降以聚爲
江淮行省參政守徐如故諭其吏民曰胡元失政亂
起汝潁聞天下皆謂豪傑奮與太平立見乃惟妖言
是庸元之將舊師行甚寇中原板蕩十餘年矣咨爾
士民勞苦日深自歲丙午始賦役軍需參政聚議於
有司毋繁以苛爾安無悸聚遣將攻魚臺之下邳蕭
宿遷睢寧諸縣皆降王如濠州素冠白纓衫經而朝
墓濠父老皆來見勞苦如平生宴罷且別王曰濱淮
諸郡尚有寇兵鄉人耕作交易且無遠出徐達取安

豐克之五月王還王讀魯論節用愛人使民以時愛
其語與侍臣誦之王召諸臣計討士誠右相國李善
長對曰張氏勢雖屢屈兵力未衰土沃多儲殆未可
也王曰長淮東北吾皆有之臨以勝師何憂不援徐
達曰張氏橫暴侈汰此天亡之時也其將李伯昇呂
珍輩齪齪亡數黃蔡葉三參軍居中書生耳臣奉威
德可計日定王喜曰惟達與我意合八月出兵將以
舟師繇常入江委曲通太湖王告大江曰伏聞民欲
安聖人一民欲愁伯主多寻心在安民決戰于張氏
請天判聖焉惟神奉天告神鑒之遂命徐達爲大將

軍常遇春爲副將軍帥師二十萬往誓戒曰毋虜掠毋妄殺毋發丘壟毋毀廬舍張氏母葬城外毋傷之已問諸將曰是行也師孰先常遇春曰先姑蘇上曰不然張氏杭湖皆有守將先姑蘇必來援莫若先湖遇春曰臣聞逐梟者覆巢去鼠者熏穴王作色曰攻湖失利吾自當之攻蘇而敗固不貸汝已已常遇春擊敗僞吳兵湖州港遂次洞庭山癸酉進至毘山擊擒其二將又進敗之三里橋進圍其城絕其援道於舊館士誠身與達戰皂林之野虜其帥及甲士三千人九月命朱文忠攻杭以疲其應戰常遇春焚其赤

龍船於平望十月遇春攻其將於烏鎮追破之昇山顧時薛顯奮擊之降其五太子及朱暹呂珍等得兵六萬十一月湖州守將李伯昇出降朱文忠攻下桐廬富陽餘杭杭州將潘原明以城降紹興嘉興海寧皆降改路爲府名諸全州曰諸暨縣遂開浙江行中書省于杭州以文忠爲平章政事賜復其故姓曰李修公子書以教公卿貴人子弟務農技藝商賈書以教四民羣臣請營建廟社立宮室許之營繕進圖王去其奇麗者曰茅茨而聖彫峻而亡以明年爲吳元年

元年正月有一老人告省局匠曰吳王即位三年當平一天下匠驚問之曰我太白神也去不見王曰吾昔在軍中嘗空腹出戰歸得一食即粗糲甚甘今飫膳豐美未嘗忘之太平應天宣城諸郡吾渡江開創地供億先勞其免太平府租稅六年應天宣城諸郡一年沅嘉定二州降二月元將擴廓帖木兒遣其左丞李二侵徐指揮傅友德破之王曰餌我也謹備之毋惰左君弼自盧州歸元元俊守陳乇以書招之足下予鄕人憣然而來當與更始君弼猶豫不決君弼之母質於王所王歸之於陳勅徐達曰帝王之興必

有命世將軍有謀有武遏絕世畧消弭羣兇今兌期稟命不違造次此賢臣事君之道吾甚嘉焉夫將在外君不御自後便宜行之澧石門降三月設文武科取士錢塘衞指揮同知袁洪取崇德州五月下令曰予本布衣因天下亂集衆渡江撫定江左十有三年中原之民流離顚頓尚無所歸吾乃積粟而控弦徐濠泗壽邳東海安東襄陽安陸郡及今後新附人民中書省其命有司免賦徭三歲六月丙午朔日有食之晝晦久旱及戊辰大雨下令免今年田租命朝賀毋女樂七月除郡縣官定賜予道里之費賜及其父

毋妻子甲申羣臣勸卽皇帝位不許皆力請吳王曰吾嘗笑陳友諒未也而稱帝天命在我有時也已丑雷震宮門獸吻得物斧形而石質王藏之出負篤前朝置几以恭天戒遂赦中外獄因諭羣臣曰古之賢君常憂治世其臣亦憂治君然賢臣之憂治君者君常安賢君之憂治世者世常治今土宇日廣人民雖蕃久困未蘇予心未嘗忘憂卿同吾憂國福至矣不然禍敗隨之不可救藥八月圜方二丘及社稷壇成定樂律乙丑大風雨丙寅吳王祀山川畢將還宮顧世子曰國家初定民始息肩汝知人勞乎夫人貴則

驕逸則忘勞若夫貴而不驕逸而知勞心體衆情能爲君者也今將士中夜邑從至此皆未朝食汝可步歸徽江西儒士顏六奇蕭飛鳳劉于等欲官之俱以老病辭賜帛遣還九月命參政朱亮祖討方國珍於台州諭之曰國珍皆竊偷生往討必下顧其民疲困已甚下之日毋殺一人太廟成命民有犯毋連坐大將軍徐達克姑蘇執張士誠通州狼山降朱亮祖進攻台州方國瑛出拒戰擊敗之製磬琴瑟取石磬於靈璧采桐梓於湖論平僞吳功封李善長宣國公徐達信國公常遇春鄂國公諸將皆賞賚有差謂之曰

破漢滅吳皆公等功公等何忝古名將今當北定中原矣各努力明人謝吳王曰公等還家皆置酒爲樂否對曰荷上恩有之王曰吾亦欲置酒一歡中原未平尚非其時張氏君臣飲食宴樂今竟亡公等所知也朱亮祖克台州遂徇下僊居諸縣王謂僞吳諸故將曰今列爾等將較無異顧爾等爲張氏將多取子女玉帛加以凘饒雅富貴吾所用諸將皆濠泗汝潁壽春定遠諸州人勤勞而苦約今當如我將革去其舊習命博士熊鼎編類古人行事可鑒戒者書壁間熊鼎見臣林小註 又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將甃地有請琢文

石於瑞州王曰作宮厲民矣更琢石於遠耶王謂太史令劉基學士陶安曰南方既平今宜致力中原以一天下基曰士廣人衆正可席卷王曰惟廣與衆不可恃也吾起兵以來臨小敵若大以有成功今雖垂就一或不戒成敗圜焉基曰近滅張氏乘勝長驅此其時也王曰彼方自相犄角豈得遽云長驅必吾持勝道俟彼亡機加愼重焉十月出幣帛求遺賢于四方徙蘇州富室以實濠王語給事中吳去疾等吾以布衣起兵李徐及湯皆居相近君臣相遇殊非偶然今掃除羣雄撫有江南終夜思之恒不安枕人心易

新事機易壞撫之失宜施之失當亂今方生命百實
禮儀俱尚左勅禮官曰元右丞相余闕守安慶屹然
當南北之衝援絕力窮舉家皆死江州總管李黼身
守孤城力抗强敵與闕同義自古忠臣義士見褒後
代以勵風也宜令有司建祠肖像歲時祀之置御史
臺以湯和爲左御史大夫鄧愈爲右御史大夫劉基
章溢爲御史中丞諭之曰國家新立三大府總天下
政中書政本也都督府掌軍旅御史臺察百官詩不
云乎剛亦不吐柔亦不茹諭和曰今居文職宜親近
儒生再命湯和爲征南將軍吳禎爲副將軍討方國

珍于慶元吳王曰毋殺當如徐達下姑蘇定律令宴
功臣于西樓既罷諭之曰吾賴諸將以有今日顧勞
甚矣大將軍達平章遇春等出死力成功一代元勛
也張氏之滅惟大將軍財寶無所取婦女無所近心
謂中原未平不敢安志爾等皆當學大將軍皆頓首
謝考正四廟雅樂定樂舞之制是時元將在中原者
山東則有王宣宣子信河南則有擴廓帖木兒關隴
則有李思齊張思道吳王將伐之問計徐達常遇春
遇春對曰擣元都王曰都焉必固逾越州郡頓師堅
城下如無後繼何吾欲先取山東旋師河南援潼關

守之然後進兵元都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及關隴
可席卷也諸將皆曰善甲子命達爲征虜大將軍遇
春爲征虜副將軍率甲士二十五萬與諸將繇淮入
河以取中原命中書平章胡廷瑞爲征南將軍江西
行省左丞何文輝爲副將率軍繇江西取福建以湖
廣參政戴德隨征命湖廣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參
政張彬率軍取廣西王曰今諸將非不健鬭然持重
有律莫如大將軍達至當百萬之衆摧鋒陷陣所向
披靡則遇春也顧吾弟患遇春輕吾向見遇春武昌
跳而赴數騎非大將體今達主中軍毋輕動遇春領

前鋒趨大敵敵强卽與馮宗異分擊之諸將若薛顯
傅友德皆勇略冠軍此可當一面諭達曰茲始山東
次第進取山東古云山河十二師行毋輕主威者勝
任勢者強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難攻夫將三軍
司命也命廷瑞曰汝故從陳氏嘗爲陳攻福建知其
形便故命汝往文輝德皆吾故人也然不可以故廢
吾法命楊璟曰使胡廷瑞取閩閩平就以其師航海
趨廣東爾率荆湘之衆進取廣西兩軍合勢何征而
不克是日祭上下神祇於北門七里山祝畢大諭諸
將士曰城下勿妄殺人勿奪民財毀民居勿廢農具

勿殺耕牛勿掠子女獲有遺孤幼■還之胡美初名廷瑞避御■字改今名漢沔人太祖稱王命爲征南將軍率安吉寧國南昌袁贛滁和無爲等衛軍錄江西取福建使江西左丞何文輝爲副湖廣參政戴德隨征諭之曰閩汝往年嘗攻閩中必深知其地理險易今總大軍進征凡攻圍城邑必擇便利可否爲進退無失機宜克定之功全賴於汝十一月以兵渡杉關署光澤縣下之十二月至邵武元守將李宗茂以城降得將士五千四百餘人至建陽降其守將曹復疇命指揮沈友仁守之洪武元年正月太祖即帝位功臣進秩詔美以榮祿大夫中書平章兼同知詹事院事是月壬午率師至建寧元守將同僉達里麻參政陳子琦集僚佐謀曰聞大明軍驍勇自入杉關諸鎮兵皆望風瓦解鋒不可當今吾城中軍士亦不下萬餘儲蓄尚富可以拒守不可與戰彼攻吾城不克必將自退吾因而乘之或可得志衆皆曰然無是備禦甚堅美等進兵數與挑戰達里麻等固守不出我師環西門攻之壬辰克建寧時美督兵攻城益急達里麻不能支夜潛至文輝營納款詰旦總管翟也先不花亦率衆

請降美乃整軍而入申嚴號令秋毫無■執陳子琦送京師獲將士九千七百九十餘人馬二百七十三疋銀一萬六千三百兩糧九萬八千六百四十石命指揮費子賢領兵守之二月克興化遣建陽降將曹俊曉招諭汀州寧化連城等縣元汀州路守將陳國珍納款泉州邵州縣相繼降附時王師已取福州延平諸路福建悉平統兵守禦後封爲臨川侯○何文輝滁人年十三太祖取養鞠之賜姓朱其與胡廷美下建寧元將達里麻瞿也先不花詣降文輝送款美怒二人不先詣己遂欲屠城文輝止之曰吾與公同受命至此爲安百姓耳今城降以忿殺人可乎廷美乃止　蕭德軒貽人太祖命胡廷美取福建以德隨征諭廷美曰德政吾寵毋廢軍法德斤斤稟承以有成功後封譙郡伯遣世子次子詣臨濠陵墓擇輔行以少牢祭所過郡邑城隍山川諭之曰命汝遊歷旁郡縣因道途險易以知鞍馬之勤勞觀小民業作以知依生之艱察民好惡以知其情僞

祖宗陵墓訪見父老問吾起兵渡江時事知吾創業不易也檄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人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夷狄居外未聞夷狄治中國也宋祚傾移胡元踐位其初君明臣良維綱天下然冠履倒置志士尚或羞之自其後人蔑厥典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酖兄至於弟收兄妻子烝父妾嘖亂甚矣延及嗣君沈荒失道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人心叛離天下兵起使我中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天運循環中原氣盛

億兆之中當有聖人出而救之一紀於茲未之有聞今河洛關陝雖有四雄恣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民其始皆以捕妖爲名用得兵權恃權相吞反爲民害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爲衆所推率師渡江居于金陵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爲我有目視中原赤子茫無歸依深用疚懷予恭天命用率羣英廓逐胡虜慮民未知反爲我讐挈家北走陷溺尤深兵至勿避予無秋毫之犯惟我中國民則中國之人君安之夷狄焉能用爲治朱亮祖自黃巖

遣擊方國珍部將於溫州克之王宣宣子信以沂降
十一月湯和克慶元方國珍遁入海王宣降復叛徐
達進克之嶧莒海沭陽日照贛榆諸縣皆降命中書
平章廖永忠爲征南副將軍帥師自海道會湯和討
方國珍於海上國珍降使諭徐達曰聞將軍已下沂
未知勒兵何向如向益都當扼黃河之要斷其援兵
若益都未下宜進取濟寧濟南吳王沐浴觀于圜丘
世子從使導之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
汝審農勞乎終歲勤動居不過草茅服不過練衣食
不過菜糲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復指道傍

荊示之曰是惟榎楚古人以爲朴刑也能愈風孺子
識之上謂侍臣慕容超郊祀時有赤鼠如馬之異成
公綏以爲信奸佞害賢良重賦役之占妖繇人興吾
常以此自警平章韓政使千戶趙實畧滕州克之徐
達克益都徇下壽光臨淄昌樂高苑等縣濰膠博興
等州遂進師濟南十二月癸卯日有食之律令成般
陽路總管主等詣徐達降其屬淄川新城諸縣皆降
大都督府同知張興祖師至東平元平章德棄城遁
追至東阿東阿降元衍聖公孔希學率曲阜尹迎見
兗以東皆降徐達至章丘降之遂進降濟南胡廷瑞

至邵武邵武降張興祖取濟寧諭徐達常遇春曰將
軍已下齊魯諸郡矣屢勝之兵易驕久勞之師易潰
尚愼戒之又諭曰元省院官來降者今俱遣來處我
官屬閑習而後用之夫人藏其心不可度也吾慮或
晝般而夜盜密州安東蒲臺鄒平降吳王夢人置璧
于頂頂肉隱起有異骨焉癸巳羣臣勸進吳王辭國
請固卻之明日又請許之胡廷瑞至建陽建陽降勅
湯和廖永忠吳禎帥舟自明州海道以取福州廣信
衛指揮沐英破分水關畧崇安克之甲子祭告上帝
皇祇于新宮曰惟我中國人民之君自宋運告終帝

命眞人來自沙漠百有餘年今運亦終天下紛爭子
豪傑惟帝賜臣英賢遂戡定之今輿地周廻二萬里
臣下曰生民無主必推臣帝臣不敢辭亦不敢不告
是用明年正月四日設壇鍾山之陽惟帝祇之簡在
如臣可君祭日天澄氣和臣若不可當示異焉賜諸
子麻履行縢令出城稍遠馬行三步行一參政傅友
德取萊徐達自濟南還益都登萊福山諸州縣皆降
湯和克福州命官往撫山東郡縣曰新民望治猶疾
望醫醫有攻有保攻者伐邪保者扶衰民脫喪亂外
邪已去今望扶衰休養生息在賢守令分三等以定

縣

名山藏卷之二

臣何喬遠恭輯

典謨記

太祖高皇帝二

吳二年正月乙亥祀天地南郊即皇帝位郊壇南定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遂以是年爲洪武元年追帝四代考妣立妃馬氏爲皇后世子標爲皇太子以李善長徐達爲左右丞相功臣進爵有差爲皇太子置官屬皆兼職元萊陽守將世家寳詣徐達納款楊璟擊永州敗之諭湯和曰服人以德負固乃威凡

推德先邇者凡示威先大者又曰欲人不違當使以信欲人成功當任以專不信不專爾之所短故用爾戒大宴羣臣奉天殿上曰朕賴諸將有今日然念天下之廣生民之多憂懸於心夜不安枕劉基對曰大業已定仰惟聖慮稍紓上曰堯舜處治尚猶憂之況海內人民脫創殘而方新自舊內遷于新宮元海寧文登守將皆詣徐達降胡廷瑞何文輝師至建寧不下圍其城降之徐達復自益都至濟南命鄧愈爲征戎將軍將兵取南陽以北未附州郡府州縣來朝官陛辭上曰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天下始定才力俱困夫惟廉者能約己而利人興化州詣降湯和和移師延平降之執元平章陳友定送京師伏誅二月悉定閩中郡命和還造海艘於明州將漕而北征使李文忠繼和定諸未附山寨命廖永忠爲征南將軍以參政朱亮祖副率舟師繇海道取廣東以太牢祀先師國學遣祭曲阜以上尊賜徐達軍中須諸將士翰林學士陶安進宗廟時享薦新禮儀上覽畢悲歎久之曰嘗聞爲人子者願爲兄朕爲弟養日不長祭徒悲耳詔衣冠如唐制上諭侍御史文原吉等曰日月之行猶有薄蝕朕凡事豈必

盡善臺臣久無諫諍抑朕不能聽受耶常遇春自濟南取東昌克之降其屬縣楊璟下寳慶命贛州衛指揮陸仲亨繇韶州直擣德慶三方進師與楊璟廖永忠犄角取二廣樂安將俞勝降復叛徐達討平之議役法驗田而出夫三月修女戒全道寧遠諸州皆降元廣東將何眞以所部降賜詔褒諭賜名之徐達繇鄆城趨汴梁至陳橋左君弼竹昌以汴降四月蘄州進竹簟上却之曰無徵先進啓貢獻門自今毋輒進繪古孝行及身所歷艱難爲圖示子孫徐達繇汴進取河南元將戰敗奔陝河南降陸仲亨畧定英德清

建胥江連州肇慶等郡縣進攻德慶遂引兵會廣州廖永忠亦至廣州守帥納款常遇春至嵩州其守將迎降楊璟克永州徐達遣都督同知馮宗異康茂才等分兵取陝州入之又遣其麾下及降將招諭諸山寨福昌均許陳諸州皆納款常遇春下汝遂徇下陝諸父老言君天下者宜居中土勸上都汴甲子上往視之馮宗異進攻潼關元將李思齊宵遁入之引兵西至華州元守將皆潰裕州詣徐達納款五月廖永忠朱亮祖至梧州元達魯花赤迎降潯貴梧容諸州郡次第降庚寅車駕至汴以爲開封府置中書分省

馬改歸德府爲州隸之六月大將軍自河南入見上勞之因問北取元都之計上據圖示達令選偏裨爲先鋒督水陸師繼其後下山東粟以給餉繇鄴趙趨轉臨清而北然後擣其都達頓首受命因辭行在還次河陰元海南海北道元帥遣使來降楊璟朱亮祖合攻靖江克之以馮宗異爲征虜右副將軍陳友定故將金子隆陷將樂遂寇延平指揮羅德聚擊却之故將陳總管復攻陷同安指揮僉事周淵擊敗之遂命李文忠率兵往討廖永忠進師南寧降之七月上于繪征進元都陣圖授徐達名山東諸將悉以兵會

東昌勅諭北方新授守令給賞賜以勵其廉廖永忠使指揮耿天壁擊敗元將於象州降之廣西悉平賑恤中原孤貧老稚上將發開封大將軍達率諸將自陳橋入辭上曰元君不德民復何辜諸將克城之日毋虜掠毋焚蕩毋妄殺人凡元宗戚皆善待之康茂才自陝州渡河安邑夏縣皆降丙申上還京命征虜右副將軍馮宗異留守元郴州守將左丰楊詣楊璟降山東諸將來會大將軍達達與領軍渡河閏七月發汴梁徇河北州縣右丞薛顯取衛輝丁未上至自開封大將軍達師至彰德降之復自磁州渡邯鄲至

廣平悉下之進次臨清參政傅友德游騎獲元將李寶臣都事張處仁遂以爲導達因遣友德開道以通步騎都督副使顧時浚閘以通舟師常遇春取德州克之大將軍達率舟師馬步至德諸將皆來會下長蘆青獲其海舟七於直沽作浮橋以濟令常遇春張興祖率舟師並河東西進令步騎陸而前至河西務大敗其守將達進營通州河東岸常遇春營河西岸元知院卜顏帖木兒等出都城來禦戰遇春擊敗擒之遂入通元主及其后妃太子夜北走八月詔曰頃幸大梁大梁父老皆曰聖人昔居中原遺理適均夫

宅中圖大則立國之規模重建邦啓土則興王之根本先其以金陵爲南京大梁爲北京朕春秋巡狩焉徐達進師元都執其監國王子大臣戮之悉封府庫圖籍寶物使指揮𤊨守元宮下士無侵暴上曰京師四方水旱相仍朕夙夜不遑中書省臺部其集耆儒講議便民事設六部湖廣行省平章楊璟等還自廣海己卯大赦天下羣臣賀平元改大都路爲北平府遂命徐達常遇春取山西以湯和爲偏將軍與副將軍馮宗異平章楊璟俱從征壬午駕幸北京詔曰長與安吉歸附以來連歲勞供億其特免明年秋糧指

揮曹諒等克裕州執臬白寨元平章郭雲送行在上嘉其堅守賜襲衣衾褥授溧水知縣其子皆有賜癸巳車駕至北京放元宮人乘輿服御應用黃金塗者以銅代九月張興祖徇永平下之詔曰天下之治天下之賢共成之向以疆宇彼此致賢養民未之深講懷才抱德之士尚隱巖穴今天下甫定朕與諸儒講明治道期古哲王有能以賢輔世以德濟民者尚不吾棄徐達遣常遇春傅友德等發北平取未下州郡常遇春下保定中山眞定三府十月馮宗異湯和下懷慶至太行碗子城破其關取澤及潞丁丑上至自北京詔平元於天下上諭宿衛武臣曰元君臣驕奢佚樂今如此朕日愼一日卿等亦思曩在民間視元將帥輕肥[illegible]赫何敢望之當常勿忘貧賤時司天監進元水精宮刻漏有機命碎之十一月己亥告于太廟曰自古有天下者皆以祖配天臣尚未敢誠以功業猶有未就政治或闕懼帝責焉帝若問祖祖告臣所行事善惡帝鑒之庚子冬至祀圜丘還詣告太廟御奉天殿百官行慶成禮翼日宴羣臣奉天殿敕天下有司凡災異以實聞遣文原吉詹同魏觀吳輔趙壽等求賢於天下辛丑上宴東宮官僚置酒歡甚命

諸臣作龍蟠鍾山賦自作時雪賦賜冠服封孔希學爲衍聖公希大爲曲阜知縣上曰將士相從有征戰死者天下已定父母妻子可念也遇時節中書省其預給薪奉錢徐達自保定會常遇春于眞定郴亭使左丞趙庸收諸未附山寨使薛顯傅友德略平定州康茂才克河中府徐達發眞定度關至平定州與常遇春分兵進扼榆次督馮宗異嚴師以入太原十二月克之擴廓帖木兒宵遁降其將上指宮中隙地謂皇太子諸王曰此非不可亭館臺榭令使內使種蔬而已馮宗異克平陽及絳

二年正月丙申朔上受朝賀大宴羣臣羣臣進退有禮上悅立功臣廟雞籠山享太廟以功臣七人配詔曰朕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率衆渡江十有四年荷天眷祐西取荆楚東平三吳遂至八番直抵交廣以極于海重念華夏入據胡人是用命將北征兵渡大河齊魯之民歡然來迎饋餉給軍不辭千里朕思元末民疲供給茲既效順何忍復勞山東洪武元年稅糧已行免徵不期天旱再免今年夏秋二稅近平燕都下晉冀其民久被兵困徵歛尤甚可免北平燕南河東山西今年稅糧一年河南諸郡久欲惠之奈晉

冀未平則出師所經今西抵潼關北界大河南至唐鄧光息今年稅糧盡行蠲免以遂朕意秦隴新附之人亦如一體詔曰朕自淮右渡江駐兵太平開基建業繼克鎮江下宣城賴天之靈西征北伐罔不平定朕念創業之初取辦四郡供億繁重未嘗忘之今天下十定其九太平應天鎮江已免糧稅一年寧國府亦如之詔曰朕肇丕基鎮江太平宣城廣德爲京師翼郡供億浩繁足我興師飽旅六合一家我子孫百世何忘江左民舊歲曾免稅糧忽遇天旱免無可收縱使不免亦無可徵惠而不及朕心缺焉已行宣州

免今夏秋二稅應天太平鎮江及廣德滁和無爲亦免之傅友德屯朔州敕諭太原諸將曰大軍所至敵人如摧枯拉朽上天眷祐可不敬乎唯諸將軍爾功天授爾生天也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古人功高如常常功如無若國家賞功常乃常高乃高也近者大夫湯和定浙左平閩中平章楊璟靖湖湘定廣西班師還朝以大將軍等滅胡未還未及賞今再使湯和楊璟從大將軍征進太原之捷互爲犄援不亦奇乎偏將軍璟其居偏將軍和下偏將軍和其居右副將軍宗異下右副將軍宗異其

居副將軍遇春下協剪餘虜爲常遇春自太原至大同入之還師太原二月立皇陵碑上仁祖淳皇帝陵曰英陵上諭羣臣曰元不重名爵官及私昵吏不恤民惟酒色財貨朕在民間心怒之今考官事之治重貪吏之禁何以故天祿不可虛也夫廉公當官偷行坦途苟貪賄羅法如入荆棘中即出無完體徐達常遇春馮宗異等率師發太原三月自蒲州渡河蒲城寨守俱遁去鄜降告皇考皇妣曰兒爲民牧惟恐弗勝伏見去年四方旱災今春風雨不調凶稔未卜惟傲時荒艱皇考妣茹草雜炊今何敢忘旬日草蔬糲

飯與妻妾共食先荅天譴敢告知之諭京衛將士曰假當練武不可宴安安者危機又曰成功非易保祿尤難國家用人正如用車苟有齟齬便移栽矣諭諸將較曰朕昔下金華有館卒能言元時點兵事使者問其主將曰兵有乎皆安在將舉佩囊片紙指名曰在此矣及天下亂以農夫市人戰汝等娛樂不練士有急安使徐達師次櫟陽遂趨鹿臺入奉元路父老子弟皆迎降改曰西安府陝西既附民饑命戶賜米一石常遇春馮宗異等發陝西進取鳳翔元將李思齊西奔臨洮遇春勒兵入之徐達使耿炳文守陝遂

發兵趨鳳翔遣楊璟還師征唐州之降復叛者四月編祖訓錄定封建諸王之制徐達降鞏昌李思齊以臨洮降五月甲午朔日有食之更英陵曰皇陵徐達下平京克延安張良弼之弟良臣以慶陽降已復叛圍其城斬之造玉璽一其文曰奉天執中上幸鍾山見農勞遂繇獨龍岡步至淳化門始騎而歸六月徐達降寧州廟塑功臣生者虛其次先是蘭山崩西征軍士多壓死上聞恤其家命常遇春自鳳翔趨北平征迤西餘寇以李文忠輔之遇春抵開平復追逐元主數百里外俘其宗王大臣斬之薊北悉平七月還

春卒詔文忠領其衆八月定內侍諸司制諭吏部曰周禮閽寺未及百人後世踰數千卒爲患夫求善良於此輩千百無一二朕令備使令耳雖未能如古亦當與防微元史成復遣使行天下求其近事而將續修之是役也學士宋濂待制王褘總裁編摩之臣則儒士汪克寬胡翰宋僖陶凱陳基趙壎曾魯趙汸張文海徐尊生黃箎傅恕王錡傅著謝徽高啟汪克寬祁門人元時隱居不仕四方從學甚衆避兵深山屢空晏如修史畢以老疾辭歸 胡翰奇逸卓[illegible]慕程子邵子之爲人所養甚深極博守約所著衛井牧皇初諸文爲時所賞授衢州教授退居長山學者稱長山先生前已見 陶凱臨海人博學善屬文元元爲教官洪武初薦入朝選教皇太子書授翰林應奉尋擢禮部尚書製[illegible]衆九奏樂章有和平[illegible]大之意 陳基臨海人元時從黃溍學名侍講幄御史以時政咨基基語後[illegible]寵滋多因爲草疏

上大忤欽罪之遂引避於吳爲人講授屬亂作轉之浙士張士誠以基參府事士誠自王基諫止之士誠以基領學士院凡軍機文符書檄悉委之士誠敗基就俘蒙宥修史成放還 曾魯新淦人七歲能暗誦九經長博極羣書解不憚道里必購得之雖古者吏牘繁簡署字上下無不曉通高帝將修元史起魯于家既成乞還山會稱類書與論以魯老於文學復議頒之齊當羣言湯沸之中揚言曰其禮宜據某書則是從某說則非是不服者爭相辯詰魯歷舉傳記荅之徐尊生語人曰京師有博學之士二人宋公濂以筆爲舌曾魯以舌爲筆復授祠部主事超六階擢禮部侍郎 趙汸字子常新安人嘗志聖賢之學躬其恒產裹糧求師請益于九江黃墅巖陵夏大之東甌黃臨川虞集究心易象春秋之旨歸宿程朱之學東山精舍以求學問雞鳴而起澄心靜坐涵養本原以爲致思之地而後得所授師說及未通輿囊用力以求之造詣精深一旦豁然學者尊之爲東山先生國初有司奉命徵辟纂以禮名聞疾辭既起山林選士共修元史汸臣名中幾事而還未幾疾作年五十餘 徐尊生字大年臨安

人叢籍兼該辭藻豐縟有名浙東西史成擢命之官以宿疾辭去謝徽字元懿長洲人長訓詁清麗多于學者國子助教終官
命徐達班師九月造御寶六白玉三青
玉三文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天子之寶皇帝行寶
皇帝信寶皇帝之寶禮部定四方獻瑞之節上曰災
異尤重其令有司無大小卽飛奏上問建都於諸老
臣有言關中洛陽者有言汴者有言北平元之完宮
者上曰長安洛汴雖古帝更都民之初定未可重勞
元宮雖完難仍舊貫建業江南形勝眞足立國臨濠
前江後淮以險可恃以水可漕朕欲爲中都焉羣臣
皆曰善遂定中都以泗壽二州隸中書省製鐵券十

月高麗國王顓遣使上表謝封幷賀天壽節辭歸諭
書曰使來朕問王政俗城郭甲兵居室言無城有甲
兵不嚴有居室無聽政所王好釋氏民擾於倭去海
濱五十里或三十里始有定居者朕雖德薄王已稱
臣入貢合古諸侯大治亂持危王者所以保諸侯之
世也古者王公設險守國王無城郭人民何依國雖
治不可去兵王侍衛不嚴國威何張王無聽政所何
以示嚴民五十里或三十里始有定居者則瀕海不
耕何以不艱食居無夷夏唯脩仁義禮樂則民化王
所以王莫不繇先德王行先王之道則國永長王好
釋氏何能求福脩德致福王何不爲國之大事在戎
與祀又聞王國犧牲不育何以供境內山川城隍之
祭今胡運既終沙塞靡統朕兵未至遼瀋或有強暴
來患況倭久擾王可不禦王欲禦之非雄武之將猛
勇之兵不可遠戰王欲守之非深溝高壘內儲外援
不能爲備國患未然轉危爲安朕言甚悉王審國之
錄平章廖永忠所部征南將較功既入謝上曰論功
行賞常典也第府庫之積皆出民供是謂天財君特
主以待有功者耳不敢分毫妄與也甲戌甘露降鍾
山羣臣稱賀請告宗廟頒示史館上曰朕慮忘戒而

生驕禎祥化爲妖孽告宗廟頒史館非所以垂示天
下也翰林學士宋濂曰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
于祥于其仁是以春秋不書祥而紀異上曰善圖諸
將戰功于雞籠山之廟命郡縣立學校十一月徐達
還入見上撫勞之乙巳冬至祀圜丘始奉仁祖淳皇
帝配賑應天蘇松杭湖諸郡貧民人米一石布一匹
十二月征虜左副將軍都督同知馮宗異不俟命班
師還京責而宥之己丑大賞功上曰大將軍右丞相
信國公徐達攻取山東河南燕冀秦晉諸州郡克敵
制勝撫綏軍民賞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開平

王常遇春副大將軍攻取山東河南燕冀秦晉諸州郡自率師繇陝西攻取開平諸處[illegible]子軍與大將軍功埒賞如之右副將軍都督同知馮宗異澤州之役與平章楊璟妄分彼此以損士及代大將軍總制擅班師不在賞念其初與大將軍平定山東河南陝諸郡量與白金三百兩文幣五十表裏御史大夫湯和總兵征南與浙江參政朱亮祖克取溫台諸郡抵明州方國珍遁逃再調取福建過姑息放散陳友定餘黨重勤興師及班師又不申明號令致蘭秀山賊竊同叛失陷指揮琇等量與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

十表裏平章廖永忠先充征南副將軍克平福建後寨總兵取廣東納降何眞克平三山邵宗愚等山寨調遣副將軍朱亮祖平定海南梧諭兩江溪洞宜全賞然在福建不能贊湯和政陳友定餘黨扳入山與湯和功過金相准賞如之都督僉事吳禎先充征南副將軍與湯和克取明州復平定福建航海而還軍容整肅又能勦捕蘭秀山餘黨全師還京賞如和永忠左丞相趙庸從大將軍克平山東河南燕冀秦晉諸州郡從開平王自陝西復取上都諸處充副將軍同平章李文忠總兵山西應接大將軍乘勝捕勦生

擒脫列伯賞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九表裏平章曹良臣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參政平章俞通源右丞俞思祖參政陸聚都督副使顧時右丞王溥參政陸仲亨等從大將軍克平山東河南燕冀秦晉諸州郡屢有戰功良臣賞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十表裏薛顯傅友德人賞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九表裏韓政賞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七表裏俞通源梅思祖陸聚顧時人賞白金百五十兩文幣十五表裏王溥文幣七表裏陸仲亨文幣二表裏守禦有功平章楊璟胡廷美人賞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十表裏左丞

周德興都督同知張興祖康茂才人賞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七表裏參政朱亮祖張彬戴德白金人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都督副使孫興祖白金百兩文幣十七表裏都督僉事郭子興陳德人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都督僉事華雲龍白金百兩文幣十表裏他諸將士皆有差

三年正月命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李文忠爲左副將軍馮勝爲右副將軍北征沙漠大將軍自潼關出西安擣定西取擴廓帖木兒左右副將軍出居庸入沙漠追元主毋復留塞外皆受命行上出黃金一錠雜

紵絲片縫如毯示近臣曰此表箋袱盤龍金今宮人
滌鎔得之雜紵絲片製衣所遺用緝爲被吏部奏從
庶官有罪者於儋崖上曰儋崖之民何辜焉更當擇
長吏教導之命戶部主事亨急傳賑西安鳳翔二府
二月上行後苑見巢鵲卵翼之勞喟然而歎命羣臣
親老許歸養製四方平定市須天下名江南富民赴
闕上口諭數千言因刻而頒之曰教民榜追封郭子
興爲滁陽王指揮金朝興取東勝州詔曰朕惟六部
繫重在位未盡得人豈用才未廣歟抑賢智抗志甘
巖穴歟詔下有司悉心推訪禮遣之三月詔曰朕卽

位以來思同民樂柰守將新戍邊陲大將率師吐蕃
轉運未已所在郡邑供給有後先豐歛有彼此雖嘗
蠲免猶思凋弊未蘇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德滁和
我軍士渡江之初至於平定朕無時忘之徽嚴金
衢處廣信池饒廬以次歸附供給亦勞河南北平民
久苦兵山東河南壤相接亦宜培養庶得相率爲生
其皆免今年夏稅秋糧有司尚謹承朕意置察言司
受四方章奏四月詔曰蒙古諸色人等朕皆許之入
仕比聞多更姓易名以就中國朕慮其子孫久而昧
厥初非古聖王審本始別婚姻之意中書省告諭之

更者皆聽改封子樉爲秦王棡爲晉王棣爲燕王
爲吳王楨爲楚王榑爲齊王梓爲潭王杞爲趙王
爲魯王從孫守謙爲靖江王徐達擊敗擴廓帖木
兒於安定甲戌月食勅諭大將軍曰朕命將出師悉
繇節制將軍備知之浙江左丞德濟從征定西壘中
驚擾將軍不軍法從事械送京師將軍欲效衛青不
見穰苴德濟昔抹溫州守諸暨朕業念功赦不治慮
將軍緣此緩軍法諭將軍知之置磨勘司五月徐達
分遣左副將軍鄧愈招諭土蕃自將取興元遣使訪
歷代帝王陵寢諭中書省臣曰今人書劄多稱頓首

再拜再拜殊不誠小人取名字往往犯先聖賢或國
號禮部定書式示四方所犯名字禁之置司農司領
墾田嚴宮政詔天下守令詢舉學識篤行之士禮送
京師詔曰成周取材貢士漢唐及宋各有定制前元
依古設科待士甚優其後權豪勢要引納奔競所得
資品或高於舉人士恥與竝進甘隱不起朕統一中
夏建官惟賢自今年八月始特設科舉之制士經明
行脩博古通今名實相稱者朕將親策于廷使中外
文武皆繇是選非是毋得出身因許高麗安南占城
諸國以鄉貢赴試于京師李文忠克應昌元主殂其

太子遁獲其嫡孫買的里八剌以歸行大射禮定服色尚赤是月不雨上命皇后與諸妃執爨爲農家食太子諸王躬饋于齋所六月戊午朔夜四鼓上素服草屨徒步山川壇席藳露坐晝曝夜卧地皇太子捧榼進蔬食雜麻麥菽粟凡三日庚申暮還宮齋宿廡下出內帑紗絲萬餘匹賜將較例外給軍士薪米命法司決獄下有司訪求天下儒術深明治道者壬戌大雷雨徵江南富民詣闕既至親諭之以生人處世治家持身之道恐其言久易忘刻書摹本分賜之翰林諸臣奏事畢賜坐從容問曰卿等知朕訓民意乎

王禕對曰三代而下人主知政不知教自古帝王身兼君師陛下訓民天下師也詔曰朕考嶽鎮海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彌隆夫是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至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必皆受命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可加忠臣烈士可以加矣亦惟當時爲宜夫禮明神人正名分者也今依古定制皆以其神稱府州縣城隍第稱其府州縣城隍之神歷代忠臣烈士如其當時名爵後世稱謚皆與革去惟孔子如舊天下神祠不應祀典者有司毋祭制曰古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士庶各有所宜普天之下民庶繁多人人祈天瀆僭莫甚民間合祭之神禮部定議之定五等勳爵左副將軍李文忠來奏永昌捷謚元主曰順帝命故元臣毋賀頌之中書省臣進牓諭之文上曰元雖夷狄君夏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生養天託其終於朕何與捷音誇詆非所以示四方速改之已中書省臣請以買的里八剌爲俘上曰武王克殷有之否對曰遠不能知唐太宗行之矣上曰以待王世充恐不加隋孫子其令服本服以朝朝畢賜中國衣冠毋妃朝中宮亦如之毋陛見既朝賜買的八剌第宅龍光山封崇禮侯飲食

居第命適其土之故詔曰庚申之君不能有元天也其始首禍之徒欲爲王伯卒皆滅亡亦天也朕時年二十有四盤桓求生而已不謂遂有天下維元遺孽時犯邊塲勞我師旅今年五月十有六日左副將軍李文忠兵至應昌庚申君已殂獲其嫡孫以禮送至中書省臣請俘朕心不忍朕本元民天下之亂實非朕致今定四海與之休息亦非朕能皆天也於戲君舟民水載覆不常敢不畏哉立義塚聽蘇松杭嘉湖五郡民徙臨濠耕種七月續修元史成是役也學士宋濂待制王禕總裁編摩之臣則趙壎朱右貝瓊朱伯清王廉王彝張孟兼高遜志李[illegible]李汶張宣張簡杜寅俞寅殷

爲、王彝字常宗嘉定人師事孟長文長文爲金履祥弟子故彝學有端緒若文則精嚴縝密所自得爲多會楊維楨以文雄吳越間彝獨以爲文妖作文訟之史成以母老乞身後與高啓同坐魏觀事誅貝瓊崇德人元末隱殳山無邊幅博通經史百家有文學雖武夫將校皆知欽禮中都國子監助教終官朱伯清名濂以字行義烏人幼從元侍講學士黃溍學洪武三年用薦預修元史及大明曆日授翰林編修嘗扈從鳳陽途中作紀行詩以獻上覽之嘉歎壽和其詩賜之陞楚府長史居官恭謹自持所著有文集及理學纂言二卷以耳聵致仕後終于家立亭午門外凡政事可式及

詔令善者書而鐫之碑天下學識篤行之士應詔送

至尚書考最得十八人其日太史奏星象文明之祥

上曰此唐太宗一代之選朕得之一日皆以爲御史

中書省左丞楊憲以罪伏誅楊憲陽曲人從父官寓江南上克金陵憲進謁

與語悅之令居幕府憲美姿儀通經史有才辨嘗使蘇州張士誠還稱旨除博士諸議擢江南行省都事時軍國多事征調日繁文書填委憲裁決明敏然爲人深刻常以計中傷人久之出爲東行省郎中還歷按察司使還中書省參議又出爲江西行省參政召入爲司農卿未幾參政中書尋改河南行省參政洪武二年調山西是年召爲中書省右丞至是遷左丞憲在上左右既久熟于典故而市權要竊輕視同列官張昶故元臣也憲忌其才出己右欲擠害之昶嘗居閒與憲言吾勉留于此意不能忘故君而吾妻子又皆在他方存亡不可知憲因鈎摘其言謂昶謀叛且出昶手書證之昶遂坐誅憲自是專恣日甚喜人佞己徇利者多出其門憲爲司農卿陝西初平憲以其民富實欲厚斂以媚國因增其賦斂民皆怨之其自山西入中書也凡舊中書吏一切罷去更用己所親信者乃創爲一統山河花押示余吏以觀其誤違一日翰林編修陳桎入謁憲以押字示之桎卽賀曰押字大貴憲大喜後數日卽奏桎翰林待制既又劾求丞相汪廣洋陰事令侍御史劉炳劾奏之遂廣洋坐免官憲又使炳奏徙之海南又數廣誣奏刑部侍郎左安禮八人罪上覺其誣下炳獄太史令劉基所發憲奸狀上大怒令羣臣按問辭狀與炳等皆伏誅八月定官民房舍車輿器用衣服之制改應天

府知府爲府尹上曰中原爭鬭白骨在野中書省其

遣人循歷水陸收瘞之九月大明集禮書成十月勅

臺省延聘儒士番直午門與諸將講說經史上朝退

見二內使靴而行雨中杖責之曰皆民力也暴殄若

是因勅百官朝而遇雨雪衣雨衣十一月徐達李文

忠等班師還京車駕出勞于江上達等奉車駕還宮

明率諸將上平沙漠表羣臣皆賀告武成于郊廟丙

申大封功臣上曰朕論功行賞皆倣古帝王籌之二

年以征討未暇故至今今爵賞次第皆朕自定若御

史大夫湯和朕里閈結髮相從功屢最然耆酒妄殺

不繇法度趙庸從李文忠取應昌功不細而私其奴

婢廢國法廖永忠戰鄱陽奮勇忘軀朕親見之奇男

子也使所善儒生窺朕意徼封爵僉都督郭子興不

奉主將命不守紀律雖勞不足準四人封爲侯平章

李文忠總兵應昌逐前元太子獲其皇孫妃嬪重寶

悉歸功最大御史大夫鄧愈幼相從任使屢挫抑無

怨二人宜列公左丞相善長雖無汗馬勞事朕久給

軍不乏右丞相徐達朕同里從征自起兵時功最高

二十人已公宜進封大國餘悉據功定封公無私如不
酬稱廷論之無後言皆頓首悅服遂班爵行賞封公
者六人李善長韓國公徐達魏國公故常遇春子茂
鄭國公李文忠曹國公馮勝宋國公鄧愈衛國公封
侯者二十八人湯和中山侯鄭遇春滎陽侯費聚平
凉侯吳良江陰侯吳禎靖海侯趙庸南雄侯廖永忠
德慶侯俞通源南安侯華高廣德侯楊璟營陽侯康
茂才子鐸蘄春侯唐勝宗延安侯陸長亨吉安侯周
德興江夏侯華雲龍淮安侯顧時濟寧侯耿炳文長
興侯陳德臨江侯郭子興鞏昌侯王志六安侯朱亮

祖永嘉侯傅友德潁川侯胡美豫章侯韓政東平侯
黃彬宜春侯曹良臣宣寧侯梅思祖汝南侯陸聚河
南侯將校軍士皆行賞有差丁酉詔曰朕本農夫托
身緇流遇時多艱人於行伍觀羣雄之無律遂率衆
以渡江東征西討幾二十年荷天地祖宗之靈山川
百神之助遂致強殞弱服華夷一統其何以荅諸將
六軍委身暴露之艱薄取輕收非古人中正道厚斂
以重賞則損於民是用倉庫錢糧均其等第以謝軍
士崇爵祿頒金幣以勞功臣昭告中外咸使聞知戊
戌大宴宴罷上曰創業之謀與卿等勞心苦力艱難
多矣艱難得之當艱難守之朕今不敢逸卿等亦不
可忘前事明入謝上退御華盖殿賜坐從容歸功諸
將達等稽首曰臣等起畎畝從陛下每奉成算如指
諸掌事定不爽毫分天錫陛下聖智非臣等能也上
曰曩四方紛亂朕與卿等圖生而已渡江以來觀羣
雄所爲非淫即貪奢侈者溺剽賊者國朕始有拯民
之心當時張士誠恃財陳友諒恃兵朕獨無恃恃不
殺人布信義守勤儉而已又恃卿等同心共濟其時
二寇相持人有言士誠切近勸朕先擊之擊友諒
士誠必乘後朕謂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擊友諒
士誠必不能援擊士誠友諒空國來矣此朕所以取

二寇之先後二寇既除或勸朕盪平羣盜乃取元都
或欲直趨元都兼舉隴蜀皆未合朕意夫先聲既震
幽薊自傾朕所以命卿等先取山東次及河洛且朕
親至大梁止潼關之兵者張思道李思齊擴廓帖木
兒三人皆百戰之餘未必遽降是以出不意反旆北
行元都既舉然後西征張李望絕勢窮以故不勞而
克然擴郭帖木兒猶能力戰相拒嚮令未平元都先
與角力彼人望未絕勝負未可知矣事勢與二寇又
正相反達等皆頓首稱善祭戰沒諸臣上朝罷坐東

閲召諸武臣曰往在戰陣以力爲能以勝爲功今當講求古名將功成後事君何道持身何禮所能保全功名者何人常以爲鑑叢民數給戶帖封中書右丞汪廣洋爲忠勤伯御史中丞兼弘文館學士劉基爲誠意伯十二月大明志書成上諭諸將曰自古帝王爵賞酬功刑罰懲惡故能上下相安以致治也漢高帝非功不侯終不免誅侯君集有功犯法唐太宗欲宥之執法不可非二君之忘臣勞其臣自冒之也薛顯始自盱眙來歸從朕征討皆著奇跡破慶陽追擴郭帖木兒戰賀宗哲勇略意氣朕甚嘉焉惟其剛忍

屢戒不悛至妄殺胥吏殺獸醫殺火者殺馬軍殺天長千戶富奪其財師還富妻子衰絰途次牽衣哭罵訴冤於朕朕欲刑之人將謂天下初定即殺將帥令仍封侯爵謫居海南三分顯祿一以養其父母妻子一贍富家一贍所殺馬軍家庶功過不相掩國法無廢卿等皆宜戒顯所爲皆頓首謝始令祭無祀鬼神遣祭歷代帝王陵寢上諭魏國公達等曰卿等决死生從朕有年今宜少休可三日或五日一朝有大事召議之達辭不許固辭又不許禮部尚書陶凱請選東宮官屬罷兼職以專責輔導上曰朕慮廷臣與東宮官屬不咸甚至釁隙萌奸漢之江充可以爲鑒設兼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之義也甲申享太廟行家人禮百官免陪享享畢上諭禮部尚書凱曰鬼神享于克誠心有警乃不放其鑄銅人高尺五寸手執簡書曰齋戒致齋之日以致朕前

四年正月詔曰天下已定有功盡封大將收戈解甲於武備之庫息馬家庭從善樂遊功名兩全古何過哉中書左丞相李善長事朕十八年寅至戌歸勤勞多矣漢之何參無以尚也其年既高驅馳侍立朕心不忍業許致政今以中書右丞相汪廣洋爲中書左

丞相參知政事胡惟庸爲中書右丞相總理軍國重事焉命中山侯和江夏侯德興德慶侯永忠穎川侯友德濟寧侯時出兩道伐蜀建圜方二丘日月社稷山川壇及太廟于臨濠二月以臨濠傍近州縣通水漕者隷中都凡十州十八縣甲戌上如中都壬午還京召還薛顯於海南閏三月刑部捜繫囚得吳興人王升所遺其子平凉知縣瑱書以奏聞升所遺瑱書曰當官先廉貧士常也以仁慈撫民以忠勤報國以謙敬處己暇日玩味經史則自然無私無邪又熟讀律令則守法不惑蓋仕學不可偏廢人便附附子二

三枚川椒一二斤經稅乃來毋致餘物上覽書謂羣
曰昔元之初人務實學其後尚虛名干權勢朕習見
世情貪沓有如蠅蟻是慈父失教耶抑教而子不從
也爾升庭有善訓朕甚嘉之賜爾白金百兩絹千匹
附子五枚川椒五斤以旌爾賢仍復爾家四月徵天
下儒士下第貢舉及山林隱逸農而志仕者給廩傳
遣之上曰朕渡江來元守臣如御史大夫福壽無甲
兵之援以身殉國可謂忠臣其祠祀之五月詔曰朕
本農夫深知民間疾苦及親率六師南征北伐備悉
將士之勞天下一統東戍遼海南鎮諸番西控戎羌

北靖沙漠皆以中國精銳屯守邊要艱難萬狀朕不
忍言然欲鎮安黎庶必資守邊之力其於科徵轉運
事豈得已念惟江西之民土豪割據狼驅蠶食貲財
一空歸附之後供給繁重已九年矣兩浙歸附以來
貪官汚吏害民肥己亦四載于茲今雖掃除尚未蘇
醒其皆免今歲秋糧於戲四海蒼生旦暮念之事有
緩急故恩有先後唯爾下民體朕至意七月命侍臣
編次存心錄成命中書省毋奏祥瑞災異蝗旱卽時
報聞蜀平封夏明昇歸德侯羣臣賀定科舉制唯吏
胥毋應試八月上謂侍臣曰孫武論將使愚使貪其

言殊謬夫武臣當量敵制勝智勇兼盡不可使愚措
軀殉國以廉養士不可使貪關中饑賑之九月庚戌
朔日有食之乙丑月食十一月命官吏犯贓者毋貸
十二月賞平蜀將士
五年正月詔犯罪當謫戍兩廣者發臨濠屯種元王
子把刺瓦爾據雲南未服遣翰林待制王禕招諭之
元王子欲屈禕禕不屈死之賜徐達李文忠馮勝交
趾弓五十彤弓百曰古者諸侯有四夷之功則賜弓
矢卿宜此賜以魏國公徐達爲征虜大將軍出鴈門
曹國公李文忠爲左副將軍出應昌宋國公馮勝爲

征西將軍出金蘭征擴郭帖木兒於沙漠命衛國公
鄧愈爲征南將軍江夏侯周德興江陰侯吳良爲副
將軍討古州田州澧州諸處洞蠻二月上謂羣臣曰
朕夜不安寢未明視朝常恐怠政卿等當體朕懷立
申明亭於府州縣及鄉之里社人民有犯書其過名
而榜之三月壬戌月食四月詔天下舉行鄉飲酒禮
五月置諸司齋戒牌祭則設之文曰國有常憲神有
鑒焉不雨命宮中自后妃以下蔬食遂雨詔曰朕本
草芥之士失習聖賢書摧強撫順無常寧處一槩粗
疏民不見化鄉市里閭尚染元俗天下大定禮義風

俗可不正乎曩時兵亂民散因爲人家奴者詔書到日即放爲良民有家貧殘疾并老幼少壯不得已乞覓者本里里長及同里人戶助給之工商農業皆聽其故俟有餘贍然後償還有司時察焉不資給者驗存其家糧糗可以足用餘沒官賑濟里有出物周給者有司具奏聞孤獨廢疾養贍之孤老院聽出乞覓圖剩餘筆楚者以圖毆論誣告者抵罪民間歲時宴會拜揖坐次皆序齒治父母喪富毋僭奢貧毋妄費若信惑風水暴停棺柩婚姻論財夷虜之道蒙古色目人旣居我土許與中國人往來嫁娶人民避兵散

之四方今復故里有丁少田多不許依然占護若去時丁少歸則丁多許於附近驗官耕種僧道本以誘俗若修齋誦經男女混雜飲酒食肉有司嚴治之福建兩廣等處有豪戶閹割人驅使者以閹割抵罪沒官爲奴於戲以朕德薄恩澤未孚倉庫未盈六軍、四戍尚慮未恍下民之心恐貽天怒夙夜淵氷洛爾臣庶期臻禮義之風永底昇平之治六月置遼東金復海蓋四州句容民獻嘉瓜二賜錢千二百鑴戒后妃之辭於宮中作鐵牓申戒功臣毋縱奴僕倚勢作非稱保全終始之意八月上日正旦稱賀禮固宜然冬

至亦賀於文多矣朕考妣早逝生日不勝悲痛其皆罷賀九月聖壽節齋居素食自是歲爲常十一月建公侯第宅于中都詔將士戰衣旗幟用黃赤二色名徐達李文忠還京十二月詔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理道之原朕頒降條章使敦篤教化民農衣足食理道暢焉有司不遵朕命給繇赴京往往無桑株數目學校綠繇甚違朕意今後敢爾論違制杖降罰歷三年後注吏民有不奉者如律究之上觀浚河三山門見夫卒裸行水中命罷役曰今日重裘猶寒卒苦乃爾遂併遣工匠之營中都者

六年正月來朝守令陛辭上諭之曰慈祥愷悌身德也刻薄殘酷身賊也君子成其德而去其賊故惠及於人人朕之任官取用惟賢舉廉與孝惟欲厚俗崇德勸善惟欲成風僞慈祥者必不愛僞愷悌者必不誠命李文忠徐達防邊山西北平已召還擇天下少儁舉人擢編修賜冠帶衣服讀書文華堂詔太子贊善宋濂等爲師光祿寺日給酒饌皇太子親王迭爲主冬夏賜衣時賜白金弓矢鞍馬上政暇評定其文焉諭御史臺臣曰古云不剛不柔剛則傷物柔則廢事常見貪者執謙謙貶爲佞廉者尚氣氣增爲激夫

政中處剛剛則不激以正處柔柔則不佞二月甲禁
教坊司及天下樂人以古帝王義士爲優戲丁亥月
食增築國子學舍論中書省臣曰有司科舉所進能
以學問措行事者絕寡虛文相冒自今罷之其察舉
賢才先德行次文藝庶學者知嚮焉三月癸卯朔日
有食之昭鑒錄成上序之曰人雖至明不免過誤若
覺前誤脩德消愆子孫福也己不省改加之子孫罹
罹不律好還有日矣靖江王守謙跡父之惡雖未盡
彰彷彿如之朕特命儒臣撮歷代藩王事跡使目朝
夕書編未成是子不悛今示吾諸子朕自平禍亂以

來憂懼萬千豈無前誤深懼積愆德薄才疎不足補
過熟察愼戒必我子孫命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李文
忠爲左副將軍馮勝爲右副將軍鄧愈爲左副將軍
湯和爲右副將軍備山西北平諸邊上曰同艱己久
今宜少休故往者命卿己復召還今聞胡人窺塞事
不可己卿等至邊圖上方略俾朕覽之覽臨濠皇城
四月賜廖永安俞通海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桑世
傑諡號命有司春秋致祭元御史大夫福壽廟曰疾
風草勁板蕩臣忠所以勸也命天下州郡繪山川險
易圖以進命吏部訪求賢才五月御製祖訓成凡十

三篇序曰自古國家建制立法皆在始受命之君夫
其備嘗艱苦閱人多而歷事熟比長深宮甚相遠也
朕起孤貧委身行伍繼而收覽英俊並驅羣雄勞心
焦思慮患防微近二十載乃能翦除強敵統一海內
人之情僞亦頗知之蓋自平武昌以來卽與羣臣議
定律令損益更改不計道數茲復爲祖訓一編開導
後人首尾六年七更乃定豈非難哉俗儒是古非今
姦吏舞文弄法自非博采衆長卽與果斷莫就是書
凡我子孫無作聰明亂我成法命省臺六部教屬吏
經史時務年終考之六月嘉瓜生句容獻太廟七月

黜左丞相汪廣洋以胡惟庸爲左丞相八月甲申月
食勅諭大將軍徐達等曰卿等與朕平定天下而瑣
瑣殘胡不能盡討孰任其咎朕爲爾言今駐師處皆
有家室一也肥馬輕裘不知下人饑寒二也玩愒因
循三也昔田單攻狄久之不下魯仲連以爲將軍有
生之樂無死之心今殆類歟翰林臣言日曆秘藏天
府人不得見請如唐太宗貞觀政要編集以傳許之
自敬天至制蠻夷凡爲五卷 九月改臨濠府爲中立府十月徙山
西諸州縣邊胡民實之十一月諭皇太子諸王曰用
人之道當知奸良奸良之知受事自見知良不用知

奸不去誤之始也既知奸矣去復何難所得侮惑多
緣姑息潞州貢人參上止其後進日聞參難得因謂
省臣往年金華貢香米朕止之開藉苑中觀其耘耔
割穫亦足自適太原歲進葡萄酒今亦止焉君以養
民豈累人口腹哉十一月詳定大明律十二月併省
僧道寺觀禁爲足
七年春正月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是時上謀建閱
江樓既日食欲罷工先以記試羣臣羣臣皆進記上
乃爲文曰朕聞昔聖君之作必詢賢而後興朕自謀
心欲役囚徒建閱江樓于獅子山朝無諫者上天垂

象責朕不急朕心惶懼即日念罷聊試諸臣爲記獻
者比比終無異超朕特假臣言而自尊不覺述而滿
章曰洪武七年二月二十一日皇帝坐東黃閣詞臣
某曰京城西北龍灣獅子山扼險拒勢朕將樓之名
曰閱江雖工未命爾先爲記臣某拜首稽首言曰臣
聞古君天下作宮以居高城深隍以防皆設險之當
爲非有益而不興獅子山扼險拒勢之諂臣請較之
而後舉且夫金陵形勢豈不魁哉昔孫吳居此以有
南土奸操忠亮卒不能取論所繫然一絲長江天塹
次繇吳德以沾民豈假樓閣江扼險而拒勢者歟去

宮室之廣臺榭之崇不急之務土木之工聖君不爲
皇上撥亂返正新造邦國聲教達被守在遐荒爲民
父母使愚夫愚婦無有譏謗臣之願也臣雖蒞命文
不記樓謹拜手稽首頌陛下納忠款而斂興造息忠元
元於市鄉是庸作歌天運循環百物禎須眞人立命
四海咸安臣歌聖德齒豁鬢斑億萬斯年君壽南山
設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訓其族人三月召徐進等
還京詔高麗國三年一聘海外之國以世朝五月大
明日曆成六月上命吏部臣曰古稱任官惟賢北方
郡縣有民稀事簡設官與煩劇同者量減之毋疲民

供七月勑中書省臣曰甲胄之成勞民矣其初剣山
取礦鍊石成汁凝精爲鐵然後鎚鍊剪製聞陝西甲
甚多當繡蝕零落使覛而修整之西番獻葡萄酒上
曰中國有秫釀其却之賜文綺襲衣遣還八月改中
立府曰鳳陽詔曰洛我軍士爲朕開疆拓宇歿於戰
塲屍不至家魂無所棲父母年高妻寡子幼不能存
恤民間避兵者亦有至今父子分離或子歿親老或
親歿子幼靡所怙依此皆朕過有司具名聞朕安居
存養之增列侯武臣祿秩上曰崇禮侯買的里八剌
南來五載今既長成豈無父母鄉土之思厚禮而歸

之復遣其父愛猷識里達臘織金文綺及錦衣各一
襲選元時宦者二人送之九月貴妃孫氏薨命周王
橚服慈母斬衰三年主喪事皇太子及諸王皆朞十
一月勅禮部定服制尚書牛諒等奏周禮儀禮父在
爲母服朞庶母無服上曰父母一也等殺至是乎因
勅翰林學士宋濂等曰養生送死聖人大政三代喪
禮節文甚詳散於衰周阨於暴秦漢唐以降諱亡忌
疾莫能稱議夫人情有無窮之變而禮者適變之宜
古來成禮其考定之濂歷考以奏上爲書曰孝慈錄
序曰朕貴妃薨逝勅禮官定儀翰林稽古典人以周

儀二禮爲信云父在爲母服朞庶母無服又引子游
問孔子對魯昭公之服有二以孔子不許爲必然朕
思再三孔子之說有大義焉宰予問期可已以爲不
仁與昭公事何異也蓋當是時諸侯自專不有天王
矣喪禮久出於天王昭公諸侯也問孔子欲更之可
乎孔子必不教人不忠及宰予間居乃始諭朞之非
可見爲母服朞不近人情矣夫禮出天子上行下効
今天子皇子母服朞庶母則無服五服之外則不服
若謂必然將堯德靡耶堯乃親九族而平章百姓乃
再命諸儒考索羣書以報數日來奏古今論喪服者

四十有二人願服朞者十四人服三年者二十八人
繇是觀之三年之禮豈不合人情者哉夫父母一也
父服三年在則朞母其於人情何如且古人新喪飲
食不入口者或五日或三日或六日七日或朝抵暮
而悲號或三年不語焉服內生子謂之不孝朕覽書
度意皆太過不近於人情果然孝子之家爲已死者
傷見生者十亡八九矣在民人則生理罷在王家則
國事棄非萬古不易法且夫庶母無服則父死而子
可乘之耶朕觀宮生之君好任山林之士爲股肱致
牽制文義徒非今是古非天子不議禮朕立爲定制

子孫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嫡長子衆子
爲庶母皆齊衰杖朞五服喪制並著于書使內外遵
守之詔曰釋愆宥罪昔君未嘗輕發發則精詳至愼
恐有罪重而僥倖自脫者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書冊
載焉漢唐及元儒君承業權繇奸佞因有大赦雖脫
君子之微差善良之誤失則奸頑漏網鬱抑多冤曰
者五星紊度黎庶匪寧乖仁悖理非朕而誰特令條
陳諸罪若果眞犯雖笞不原其餘註誤因人致罪者
盡在赦下詔中書御史臺官吏有罪先發鳳陽屯田
者選其年及四十之上復用之年未及者仍留屯田

故犯公罪經宥免者亦復錄用十二月御註道德經
成序曰朕即位以來罔知前代哲王之道皇皇宵晝
訪究諸人人皆我見試簡群書得道德經文淺意奧
莫可知通淺罷觀之旬日又獲他卷註家復異朕悉
視盤桓意欲試註恐令後笑一日見經云民不畏死
奈何死懼之是時天下初定民頑吏弊雖朝有十人
棄市暮有百人而仍爲豈不應歟朕乃罷極刑而囚
役之不逾年而朕心減恐斯經之文外虛內實貌態
彷彿若不知其意如入混沌鴻濛之中方乃少知則
又若皓月之沉澄淵鏡中之覩實象雖形體之如然
欲捫撫而不得故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
知莫能行豈不信哉夫仰天則水月象明棄鏡捫身
則知已象之不虛物外求眞乃能探其一二之旨朕
雖非材惟知斯經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
極寶故悉丹衷利於後人

臣何喬遠恭輯

典謨記

大祖高皇帝三

八年正月增祀功臣華雲龍等百八人于雞籠山廟上曰吾在民間目擊鰥寡孤獨饑寒困踣之徒常自厭生亂離遇此此心惻然誓清四海以同家安若天下民有一失所非惟代天之工不盡亦昧朕初志郡縣其訪求無告者給屋舍衣食山陽縣民父得罪當杖請代上曰朕爲孝子屈法勵天下釋之丙子月食

命天下立社學二月命雜犯死罪者免死輸作終身徒流罪限年輸作官吏受贓及雜犯死罪當罷職役者謫鳳陽屯種民犯流罪者鳳陽輸作一年然後屯種御製資世通訓成其文曰朕幼家貧親老無資求師兄弟力畝畎間更入緇流昧聖賢道然當時善人之言彼雖不教我當聽之忽遇羣雄竝起命如履氷不數年間獲衆保身又數年衆廣大與以統天下特乃尋儒問道微知其理日攻詢訪博采志人中積羣言加以比較其言當者非斯人自能乃上古哲人之善行上古哲王道與天同是以能統寰宇之大畜教民之重今朕匪才薄德乃握乾符而代理甯書弗寧念古有聖經賢傳立意深長爲先儒註釋繁詞愈愚後學特總確論託謁者評之述厥直意利今後人有謁者來見謂朕曰元君否政豪傑競生民不保命今羣雄盡靡君主億兆政令可得聞乎朕曰罔知謁者曰堯舜之道其觀之乎曰觀其道何如曰儉曰素曰勤曰敬曰祀曰戎曰親曰內曰外曰孝曰慈曰信曰仁曰智曰勇曰嚴曰愛曰以時謁者曰請細名之曰夫儉勿過用物素不華所居勤者晝夜不忘於事不息於當爲也敬則不遑暇食以措諸安祀謹百神之

祭戎乃張皇六師以禦敵侮親則親九族內曰內宮分定而不紊外曰外政內庭不以干孝孝於父母慈慈於爲父信信於始終不變仁仁於善良不罪智智於無道可誅勇勇於當爲者爲嚴嚴於威儀以正百官愛愛民如子以時者使民不奪之謁者曰備矣何謂罔知曰聖人之道也朕欲倣之欲妄相博苦志以戰猶未得退朕謂謁者曰爾士耳亦學帝王之政耶曰士學帝王政者欲爲帝王師也臣年七十有五矣壯不逢君老矣乎空懷之自謂卒世無可陳上帝垂禍得逢陛下臣雖衰朽尚欲爲陛下思之五荒不可

作徽行可絕游是臣所以爲壓下思也朕謂謁者曰嘗聞歷代之臣多始無終者何曰非仁不終非忠不終非知三報一祀者不終何謂仁仁愛於善人及萬物何謂忠竭己以奉君何謂三報一祀三報一曰報君格君之非美君之政助君以仁此報君也二曰報親孝奉父母溫凊甘旨勤敬不怠懇切幾諫沒身而不陷父母此報親也三曰報民天生民無主必亂故生君主之君設百官助理之民恐有衆暴寡强凌弱所以樂供稅於君君得稅而分給百官特高其位而祿其家使公正於朝堂若果受斯職行斯道設民以

是非問民以疾苦則福壽無窮此報民也一祀曰祀鬼神也臣受職於外君托以其方隅事無有不可舉當欲政令與鬼神祀何但樂其身而充其腹忘其所祀民苦不憂是人神所共怒也故夫有一於此不得其死朕謂謁者曰世有烝民多貧而不富多罪而不寧累化而不從奈何謁者曰有自來矣父母生其身國王育其命民愚失所報鬼神折磨之是有貧罪不寧之患終世而不免朕曰民人父母保養之君何有哉曰父母所養身君所養命何謂君養命王綱振而强暴息父母妻子各得性命所有家資能保守之毋

敢有盜毋敢有殺是謂非君民不可得活愚民不知所以役而不赴賦而不共甚有誹謗因此獲貧獲罪不得寧也朕曰方今亦有富而頑貧而良者鬼神何不顯報之曰陰法遲而不漏陽憲速而有逃非身即子不可免者朕曰民生而事父母朝出必告暮歸必見歸必告吉凶使父母樂無疑或有不道諫之以正若是孝子也其能親親鄰鄰者堅守其義若是者卒世而不貧何也六親九族鄰里之中必有富者人能富不嫌貧他日子孫或貧親鄰必養之是爲不貧若見饑寒下賤能不欺侮又給衣食其將大昌見親鄰

有財其人愚若詐而取若欺而盜竊者鬼神禍焉若生子而教不爲非有女則教以善事夫爲人夫教妻以柔爲人妻諫夫以良爲人弟兄所言是從之言不是則諫之處朋友見善者習之見惡者去之豈不志人者歟朕謂謁者曰士能矣有不得位者何謁者曰古今稱能士者名而已非識時務安得位焉若夫尹出有莘說起版築望來磻溪甯戚扣角百里奚牧牛諸葛亮耕南陽此皆善士善賢也曰數賢者未得位則何事曰有志於爲造趣艱難而求日用別是非以審其衷未嘗忘所操棄所慮曰何施而可曰在格物

之至精慮人事之過熟將大矣哉安得不爲君用若
夫不識時務者聽世俗之諛譽咬文嚼字以妨後學
詢及行事茫然矣徒高談而闊論若是則君安用之
朕謂謁者曰農勞矣有足食有不足食者何謂者曰
有勤有惰日出而作日入而歸因地而耕以時而種
勤除稂莠以時收之儉用不奢酷暑無午嚴寒不爐
忘身措工身絕奢侈厚奉父母誠信親鄰聞王令而
不違此勤農也天地鑒禾苗茂於斯順昌而歲登曰
出而眠日在而歸不察地利失時而種稂莠怠除時
至無收徵得不足身用過之父母薄奉親鄰誠失聞

王令不畏此惰農也天地鑒禾苗不成於斯否昌雖
通天下之豐年穀乃不登朕謂謁者曰工巧矣不能
昌其家云何謁者曰雖伎精小人而已又無高見遠
識而正己曰小人矣見識正己又安用之曰貴者工
其貴賤者工其賤依國命以施巧無知者不得犯分
此正己者也今也不審國所命富貴貧賤所合得僭
侈踰制主者欲之伎藝者從之行與主者兩亡其身
家不昌乎哉朕謂謁者曰商瀐矣不能昌其家云何
謁者曰重利無厭詐取者甚多兩平者閒有鬼神鑒
見所以或貧加於詐或富加於兩平者或又貧者富

富者貧蓋各彼心之不同貧者獲富以其革詐而用
誠富者貧之因棄兩平而尚詐若用兩平利本俱長
且無禍矣朕謂謁者曰古者四民今有僧道加此二
流民業六矣既終其身果佛僊歟抑罪愆歟曰皆有
之曰何爲而達佛與僊何爲而受罪與愆曰去貪嗔
而不妄想閉眞陽而蓄靈神其爲僧也佛其爲道也
僊貪嗔妄想放眞陽張靈神墮落彌深永劫尚苦曰
縱未達佛與僊有罪深者乎曰本性不悟久處其中
罪一也家貧親老終無歸養罪二也道不成絕後嗣
罪三也酒色罪四也曰可使無乎曰不可曰何故曰

益王綱而利良善凶頑是化世所不知其功以其理
道之幽微王臣無憎愛其教或憎或愛皆非王臣之
所爲若烝民樂從者世道昌王臣仁矣朕謂謁者曰
世人愚多賢少云何曰父母蠢而愚其子夫何故曰
幼不師人所以子愚曰愚有幾曰有七一曰不知理
二曰不孝三曰不知恥四曰非理傷人五曰賊六曰
妖七曰癡曰愚癡異乎曰愚者不知古聖之理其初
未必與俱生癡因愚久當爲不爲不當爲而爲非寒
暑所侵患五臟者也朕謂謁者曰有父母不賢不愚
子無師而乃仁和六親孝父母弟於兄信朋友睦四

鄰農者勤農士者博精於人事其源云何曰父母不賢不愚淳心之人也雖不外張內必有理其子不見師必父母爲之以自訓或子能詢衆雖無常師聽衆所長積之於心甚於一師之學大一師之學一人之見也聽衆所長不博精歟朕謂諤者曰曩者天下安樂矣何故小民羣然趨凶擅倡號首初皆雄猛不數年月如氷日雪湯是則云何諤者曰愚昧之徒自古有之往往被殺久之又生云何不學昧理與小人處奸頑積心是爲無道之君禍是爲新興之君福秦之陳勝吳廣漢之黃巾張角隋之宋子賢唐之王懷古

宋之王則皆不得死可不戒歟諤者謂朕曰世有民禍者曰何謂民禍曰如一村有百家一城有萬家或千家其間若有一男子一婦人或造妖言或作頑奸或爲強盜或爲小賊此民禍也朕謂諤者曰自爲自禍何及於民曰彼或誣指鄰里良民或鄰里良民被貪官汚吏詐而挾之輕則糜費空家甚者喪身如此之人可得昌乎曰罪之又罪禍之又禍且安得命嗚呼天之鑒人可不畏邪願陛下明政刑以殪之諤者謂朕曰世有民福者曰何謂民福曰如一村一城或千萬家爲鄰中有一男子一婦人父母有教當身有德家道昌百事順鄰里若有頑愚茂壞事將作惡者能先知之隨教而改往往如是一村一城人被其教終無禍及此民福也曰如此之人可終世及子孫巨富乎曰上天鑒之福之又福其將大昌願陛下脩教化以廣之三月造寶鏤鈔計田均工役命皇太子祭皇陵選國子生分教北方諸郡廟張巡許遠于歸德州洪武正韻成先是上諭召翰林侍講學士樂韶鳳宋濂等曰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有獨用當併爲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屬有一韻當析爲二韻者如虞模麻遮之屬若斯之類不可枚舉卿等當詳刊定之至是書成勑宋濂爲序四月辛卯上幸中都丁已還京五月初上擇國子生年少聰敏者讀書文華武英二

堂謂之小秀才至是並命爲御史七月己未朔日有食之詔百官聞父喪者不待報卽解官命李文忠爲征虜左副將軍顧時爲左副副將軍整搠軍馬於北平十月上謂中書省臣曰古人立賢無方孟子曰有恒產者有恒心今郡縣富民多有素行端潔通達時務者有司審擇之送命戶部第民租之上者下其姓名諸道訪覈以聞命太子諸王出游中都以講武事

是年劉基卒

九年正月丙辰朔取有罪官吏謫鳳陽屯田者五百餘人命中書量用之三月詔曰朕建都江左于今九

軍西征燉煌北討沙漠需軍甲仗皆資山陝且外有轉運之艱而內有秦晉二府宮殿之役民勞未息比稽儲蓄已有餘矣夏秋稅糧其盡蠲之河南福建江浙北平湖廣及直隸揚淮安池安慶徽亦與蠲免五月以宮殿匠作有乘危負重不幸死者令工部給楮櫝國子生送致其家賜鈔以葬蠲其家徭役三年復爲文遣祭之六月改行中書省爲承宣布政使司重建奉先殿成七月癸丑朔日有食之八月遣視歷代帝王陵寢禁樵牧百步內設守陵戶二人摧崩者封培之三年一遣祭諸郡邑所祀忠臣烈士祠宇不治

者將葺焉分遣國子生修岳鎮海瀆祠宇賜巾衣靴襪所至齋沐行事九月諭大將軍徐達曰七月火星犯上將八月金星又犯之占云當有奸人刺客陰謀事當謹備可遍諭諸將雖左右將較勿令相近故元閹宦尤宜防之賜福建參政魏鑑瞿莊璽書曰朕觀自古天下治亂在君臣能馭與不能馭耳君者馭臣臣者馭吏夫胥吏小人何預治亂吏詐則蠹政政隳則民不安故亂繇此成朕欲上官馭吏禮而嚴之法奈何貪官動爲下持莫敢誰何丞相奏福建兩參政致極刑於一姦吏朕閩當哉唯仁人能好能惡故往

諭爾尚終始能其官閏九月詔曰欽天監報五星紊度日月相刑靜居自咎唯冀臣民直言朕過於戲惟忠且仁能鑑斯道十月新太廟成詔諸王練兵於鳳陽十一月上與侍臣論及古女寵宦官外戚權臣藩鎮夷狄之禍因曰人君不惑聲色宮闈禁嚴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則無女寵禍不牽私愛裁以至公則無外戚禍掃除供給不假兵權則無宦寺禍上下相維小大相制防壅蔽謹下移則無權臣禍修武備謹邊防則無夷狄禍靖江王守謙之國乙未月食而暈十二月頒建言格式序之曰嗚呼爲君難爲臣不易茹

太素是也朕見災異萬端特布臣民許言朕過既出逾月藩臣上書者山東布政使吳印參政宋善閻鈍山東按察副使余奎海州學正曾秉正崇信知縣潘肖監察御史孫化海寧縣丞方仲容福山縣丞徐謙山東布政使司簡較傅奎黃巖縣[illegible]徐季清安吉衛軍丘紱守禦莊浪指揮僉事李景山西分教國學生余懋台州府民鄭士利一十五人准其言者印善鈍奎秉正化奎景八人不可行者六人向仲容謙季清紱懋假公營私而罪者一人鄭士利是後近臣刑部主事茹太素上書萬七千言言五事朕命中書郎中

歛立誦之至六千三百七十言言不當朕怒朴之次日中夜朕卧榻上令人復誦直至萬六千五百言方有五事言僅五百餘而已而四事可施行吁難哉上書陳言者未嘗不爲君君亦常反責臣以難爲臣不易至斯而見故立上書陳言式繁文過式者罪之太素澤州人五年開設四川按察太素爲使執法平允民號不冤入爲主事累官刑部侍郎僉都御史以事謫翰林簡討尋陞戶部尚書抗直瀕死太祖屢宥之久之又因事謫御史出參江西復召還命大都督府同知沐英馳傳詣關陝西至熙河問民疾苦上謂中書省臣曰元末選法淹弊選人久守乏資則糊口卜醫使賢者喪所守今亦聞久客空乏其自今選

後皆予道里費有司差品給舟車送之著爲令勅兵部臣曰天下衛所軍士皆四方之人月給足自支而已死亡棺斂昌所出自今予槥葬之著爲令

十年三月詔官員亡故者免其家徭役三年子孫才可任者聽赴京勅國子監助教錢宰曰爾積學訓士士方有矜式引年而歸朕甚念焉特授文林郎國子博士致仕尚師表一鄉開誘後進不愧古者鄉大夫錢宰字子予會稽人洪武二年舉爲國子助教時郡邑弟子員貢入太學條教甚嚴士方惴惴懼爲法所拘莫有樂學者宰莊勁和易諄諄生輒戀戀不能舍十年以老乞休宰既歸宣上德意有從游者開迪不倦二十年詔徵天下儒臣定正書傳宰復以薦至時建酒樓初成賜鈔宴其上人各露辭獻詩以謝上覽之大悅復諭旨諸儒有老疾歸者先遣之宰齒最高衆皆請留上喜曰朕知諸耆宿終能成朕志其善之書成賜宰等宴鈔令馳傳歸又三年宰乃卒壽九十六初宰嘗病近代新聲太繁刻意古調擬漢魏而下諸作及古詩十九首詞林稱之

上與翰林諸臣論日月五星之行皆以蔡氏左旋之說爲對上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蓋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朕自起兵以來與善推步者仰觀天象二十三年矣嘗於清夜指一宿爲主太陰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許盡一夜太陰漸過而東矣繇此觀之蓋右旋也曆家亦嘗論爲五月誅戶部主事趙乾之稽賑者曰荊蘄水朕寢食不安乾坐視民死不在念有內侍

以久事內廷泛言及朝政即日斥還鄉終身不齒六月令天下臣民言事得實封直達御前命中外政事先啓皇太子然後奏聞曰使練政七月初置通政使司以曾秉正爲通政使八月屋圜丘爲大祀殿而將合祭焉改建社稷於闕右亦定合祭禮九月上謂侍臣曰荒君怠主莫不藉口無爲孰知無逸乃逸不則帝舜何曰倦勤大禹何曰惜陰文王何曰不遑食朕未旦臨朝晡後還宮夜披衣數起仰觀天象一星失次即爲憂惕量度民事次第筆記待旦發遣非不欲暫安惟祇畏天命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殷

朕既脩元首叢脞故言及此十月觀心亭成名學士宋濂曰人心出入操存寔難朕罔敢遐逸如井中魚雖不越範圍未免跳躑茲有事天地廟社之日於此致齋庶幾凝神體道上契冲漠將事之時對越在天卿爲朕記之傳示來裔咸知朕志俾弗懈愈虔封都督沐英爲西平侯上曰十月乙卯熒惑犯輿鬼占云主冢宰凶貴人下獄死不爾則火災上帝好生故愛德人而象之特勅中書使諸大臣知改愆省過焉制賜百官公田以供祿俸十一月改作大內宮殿成上恍其不侈謂侍臣曰朕夙夜慮驕盈凡有興作量度

再三不獲已乃爲亦未嘗敢侈皇后宮中亦能儉以率下躬服浣濯皆非矯飾實恐傷民財殄天物皆對曰善上曰爾等歲祿有限日費無窮儻或過度侵牟剝削皆原於此須體朕懷與共寶之丁亥冬至始合祀天地于南郊大祀殿己丑月食江夏侯周德興有罪當下獄特赦之召諭將相大臣曰昔廖永忠犯罪屢宥不悛又復僭侈朕甚惜焉朕祭祀之時一心奏格及遣爾輩輒多私利慢神國家宮室之外未嘗築一臺榭汝輩私取材木自廣結構念昔相從皆赦不治夫法度者朝廷所以一天下也爲功臣誅之再三

難矣智人君子既自守法又能訓子孫是以爵位傳無窮十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命諸司啓事東宮者二三大臣參決然後以奏更定外官九年爲任諭來朝按察司官曰爾等膺秩受祿民隱未盡知恤非恥歟新制考績必待九年其各還司愼乃憲度毋玩民事而干天紀後能復見朕則爲奉職矣

十一年正月冊皇子椿爲蜀王柏爲德王桂爲豫王楧爲漢王植爲衞王改封吳王橚爲周王進封中山侯湯和爲信國公徵天下布政使司官及各府知府爲三等稱職無過者賜坐宴有過稱職者宴不坐有

過不稱職不預宴立于門宴者出乃退命庶官有材能者不次擢之始製牙牌給文武朝臣四月安東沭陽二縣有野鬼數百夜持炬遺致牲醴而勅問之曰有元之亂民死莫計爾豈無主欲人祀歟親屬永隔有遺恨歟訖於非命冤未伸歟有司怠恭怒之忿歟朕於正直之鬼未嘗缺祭非所當祭則不敢佞爾宜福其當福而禍其當禍者勿驚動吾民建皇陵碑洪武十一年夏四月命江陰侯吳良督工新造皇堂予時秉鑑窺形但見蒼顏皓首忽思往日之艱辛況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飾之文恐不足爲後世子孫戒特述艱難明昌運俾世代見之其辭曰昔我父皇寓居是邑農業艱辛朝夕彷徨俄爾天災流行眷屬罹殃皇考終於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

蘇松嘉湖杭五府漁課

十二年正月始以是月合祀天地於大祀殿先齋三日風和日暖夜升壇澄霽尤甚上大悅祀成勅曰有國先祀禮起聖王所以有周旋上下稽首鞠躬或進或退獻牲致帛酹酒奉羞甚慇懃矣先敬後怠亦人情也禮繁時久必至褻焉孔子不觀既灌而往者也朕周旋神所十有一年慮恐不誠更社稷而合祀之既神乃歡今合祀天地上下欣悅若不令儒臣紀而文之何以知上帝皇祇來歆來饗福及黔黎者也命征西將軍沐英移兵討洮州諸番之叛服不常者詔

丁憂官在任三年之上無贓犯者月如品級予半俸在任三年者如品級予全俸三月以養其廉著爲令命國子生居京師久有父母俱存或父母亡伯叔父母存者歸省人賜衣一襲鈔五錠爲道費其父母或祖父母伯叔父母存者賜帛二疋二月勅曰兩雪經旬嚴凝切骨朕思微時此際衣單食薄艱苦特甚今重居襲裘猶覺寒體京城孤老不知作何度日爾中書下府尹三等給鹽以十觔上毋稽如勅三月勅諭國子師生曰師也者模範其志竭胸中所有發世之良能不隱而訓昔仲尼入周廟閱三緘於西堦戒妄言者也如其法異何嘗禁拘國子學正李思廸馬懿朕日名同遊望時開朕乃非有所問終日不語還侍東宮亦復如之或因傍言問及不過就他人言以對畢後未嘗効誠此深其所學秘而務獨善者耶故勅師徒必達模範之所以勅曰朕暇中觀幼儒權官人讀書少解作字無法束手閒目一日一月而已嗚呼光陰不待人逸也自幼漸壯自壯漸老自老漸衰從衰至歿終無立行名身之道矣朕給之紙筆令日講四書一章先儒古文一篇明日皆來其先儒古文多以韓柳將至朕聽觀問難尋行數墨者有之粗知大

意者有之尋行數墨是愚夫也粗知大意不究精也夫土木之功非勞人則弗成既成無益是害民也柳子厚之兄司牧邑州構亭馬退山巔斯逸樂也柳子不規乃詠亭美夫令是山突然倚天窅然插淵巖深谷迴日旭霞飛亦神僊之宅於民何利予見馬退山茅亭記文之無益也幼學亦以將至空逾日月此其一端可不戒哉四月勅李文忠沐英曰四月庚申日交暈在参分主戰鬬己未太白見東方甲子順行而西西征大利宜順時追擊番寇諭吏部曰朕思創業以來文武羣臣宣力効勞皆天之賜今多年高宜令

致仕樂其壽考秩三品以上者仍舊四品以下各陞一等給之勅誥以示寵章六月命東宮傳藻等纂春秋本末類分列國附左氏傳之後首周次魯先晉齊後吳楚八月勅宋國公馮勝曰命爾督建周王宮室聞將以九月興工夫中原之民所恃二麥此其播種時勅至放還之十月戊寅月食十一月封仇成安慶侯藍玉永昌侯張龍鳳翔侯吳復安陸侯金朝興宣德侯曹興懷遠侯葉昇靖寧侯曹震景川侯張溫會寧侯周武雄武侯王弼定遠侯十二月命中書禮部曰在昔聖賢耳聰目明口究方寸乾乾不息無不及

也猶特設無上之誡謀鬼神以決興書不云乎七稽疑擇建立斯用卜筮者也今尚缺斯官爾中書禮部下諸布政司廣訪之而朕將驗用之貶右丞相汪廣洋於海南道賜勅曰諭息政丞相汪朝宗雖相從之久初事軍中有問則頗言是非不卽默不舉兩入臺省公政不謀民瘼不究坐居終歲興造未嘗出視工役微鉅有問莫答所在祀神畧不涉心自居太宰之位並無點督之勤公事唯從他官剖決進退人才並無一名可記昔命助文正於江西雖不能匡惡自當明其不善何自幽隱以致禍生與楊憲同署中書又匿不言奸狀觀爾爲也君之利害乃坐視之民之興除莫知所計安享大祿無忠無功追斬其首用示柔奸肆侮之臣爾自舒心量已以歸冥冥勅曰朕觀孟子對尚志所以志也謂人處世間隊斯常民也故超出之所以超者去諸不善行衆所善猶謂尋常必求諸無上以斯之爲尚朕設官分治但見官吏懷私賄賂公行不知身名之重祿俸之優以殺其身書不云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道之說也日行月紀終身不忘匡君之政兼善之德崇功廣業務欲出超行斯數者其身名世其家厚祿故昔聖賢以爲無上以爲其

積似薄其達似遲小人見也今茲官吏舞文弄法紊亂條章何有孟氏教政爾勅諭勅遼東守將潘敬葉旺曰聞高麗屬夷龍州土官鄭白等率男婦求附可盡却之夫人情莫不安土重遷豈有舍桑梓求居異鄉者中國初寧爾與東夷接境愼勿妄開小釁使得藉口搆患是時天下博學老成之士皆應詔至京師十三年正月中書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陳寧伏誅黨與皆連坐故學士宋濂在坐中安置之茂州遂罷設丞相任六部改大都督府爲五軍都督府分理事務自是奸臣貪吏益嚴誅責命吏部選官以北平

山東西陝河南四川之人用于浙江江西湖廣直隸浙江江西湖廣直隸之人用于北平山東西陝河南四川廣東西福建廣東西福建之人用于山東西陝河南四川考覆不稱及為事罷降者不分南北悉于廣東西福建汀州江西龍南安遠湖廣郴州之地遷用以示勸懲賜儒士監生孝廉人材初人仕者衣人三襲鈔各有差二月詔郡縣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之士及精通術數者上諭皇太子諸王曰吾平日無優伶贊狎無酣歌夜飲正宮無自縱之權妃嬪無寵幸之昵朝政稽衆參決惟善是從燕

間之際一人之論尤加維審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非疾弗惰以此自防猶恐不及與爾言之使知持守之道以故元國公脫火赤樞密知院愛足大屯和林命西平侯沐英率陝西兵討之遣應天府官祀漢蔣子文晉卞壼南唐劉仁贍宋曹彬元福壽五廟命舉至賢良方正孝弟力田文學之士月給廩餼禮部主事一人掌之三月減蘇松嘉湖四府賦額定六部官制西平侯擒脫火赤愛足等於亦集乃路盡獲其部曲四月御製詩文賜翰林應奉陳濟編修楊美和致仕命羣臣各舉所知改封楚國公廖永安為鄖國

公豫章侯胡美為臨川侯五月詔曰朕以菲德託萬姓之上不期宰輔失寄肆奸擅權使賢愚陷罪朕思創業之初念生民之不易首誅奸惡鋤根剪蔓及其餘黨錄刑之際不無過焉甚非上帝好生之德五月甲午時及申雷震謹身殿朕甚懼焉天下有罪自十惡外咸赦除之釋在京及臨濠屯作者命韓國公李善長理御史臺事蠲天下今歲秋糧令坐事免官者自思無情則身來朝仍授以職命吏部銓次舉到人才皆授官人賜夏衣一襲勅諭之曰朕非材宵晝自思不制奸頑故勅有司求士何期任官忘修當犯之

日律如條章終不可禁天下布政司以貞士至朝有日矣朕特勅問是皆來[illegible]民庶朝廷得失有司利病宜莫不知既得授官當匡朕失去有司病然後利焉命羣臣各舉所知大召天下賢士六月雷震奉天門上避正殿罷諸王府造宮之役置諫院官左右司諫各一人答太師李善長等制曰朕弗克行仁乖上帝后土之好生負海岳之呵護累祖宗於地下致五雷奉命著跡殿廷雖不寧於此時恐忽忘於永久卿請朝正殿朕不違羣情賴爾臣民毋隱輔匡羣臣請今年天壽聖節受百官朝賀不許又請制曰父母劬勞

罔極昊天當生之日痛心無已所以奉祀靜居無敢歌欽卿等數云天下太平及朕年高固請稱賀今不違羣情毋致過奢惟儀禮當自是在外諸司五品以上者聽表賀明歲爲始八月置應天府儒學設教授一員訓導四員生員六十人制天下學校諸生廩膳人米日一升給魚肉鹽醯九月徵儒士王本等至京勅曰朕興艱難朝無良佐道乖政靡弗獲泰安四凶雖誅賢士未至今得爾諸儒旬有餘日厥志未知特爾勅問果志秉忠誠可交神明與朕同遊以康天下癸卯月食乙己天壽聖節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宴

羣臣謹身殿自是歲爲常始置四輔官分職四時責以燮理陰陽之政官兼太子賓客位列公侯都府之次告于太廟而後命之以王本李佑龔斆爲春官杜斆趙民望吳源爲夏官秋冬官未得其人使兼攝命坐講圖像賜襲衣若待漏院記勅曰有莘爲政咸有一德傅巖在朝用佐思道朕命爾四輔必欲均調四時合德人天卿等愼之王本不知何許人以吏部尚書苑敬薦至上召問所志本以報稱對上悅尋爲儒士張叔廉陳貞宋訥教諭石璞揚盤訓導曹文壽張載李睿上皆召用之其年壽彼極刑李祐安邑人以孝行重於鄉爲時宿儒亦以苑敬薦至後以老疾還鄉龔斆鉛山人學問該傅德行敦實爲四輔之明年以春夏不若與源等皆運辭後再起學國子監祭酒有監生告假還家不以

奏聞上怒置之法杜斆壹鬰人勤愼力學年十五善易文長通五經尤深於易元末省院辟不起授四輔官舉宋訥爲祭酒上稱其得人每入見賜坐咨訪累錫珍饌襲衣賜遊東苑觀與賡詩尋以老病告歸李趙民望藁城人後以老致仕吳源字性傳莆田人以興化府學教授舉至後歷國子司業詔曰曩奸臣弄權百職罔忠遂致刑典遷所授有司皆出編氓宜知稼穡艱難民生疾苦舊任未代者若仍前非則國有常憲復諭王本等曰卿受斯任民生繫焉可不重乎卿等昨爲庶民今輔朕掌茲二儀敬事不可有乖十月勅王本等曰是春徂秋天災疊見惟秋之暮天氣尚暄諭爾齋沐精勤爾等奉命盡誠候及立冬朔風釀寒以成未令嗚呼感應如響古者三

公四輔論道經邦理陰陽順四時乖戾則曰失職卿等尙竭忠勤用佐厥終申諭有司舉士非人者罰無貸是時朝臣所舉賢能莫不徵用因再諭天下有司加意詢訪必求眞才吏部引見國子監生二十四人命爲府州縣官面諭之以撫民事君之道十二月勅曰朕聞士有五患焉患同庶人不同庶人矣患無學學云患不齒於志學者齒於志學者矣患無官官矣患不忠忠矣患不孝承勅郎儀等以生員選入國學異庶人矣未及數年授以官出同學者矣今各言歸有云省親者有云家無尊長將歸祭者亦斯知孝矣

惟志學忠君未審何若若患不出於志學而忠君則富思孟軻三鼎五鼎之厚薄也民之享也無鼎乃微士之享也有鼎乃貴貴有厚薄以三五鼎者則必思志學而忠君矣是月天下郡縣所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才幹之士八百六十餘人悉授官封李新爲崇山侯

十四年正月故元平章乃兒不花等寇邊命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湯和爲副將軍傅友德爲右副將軍討之命新授官者各舉文學賢良方正聰明正直孝弟力田及才幹之士凡五等命吏部凡郡縣所舉至諸

科賢才日引至端門廡下令四輔官諫院官與論議以觀其才能命諸公侯武臣遣子弟授經國學詔曰哲士幽潛而關世天道動忍以增能士隱耕釣困羈旅高才至智不能伸者有司以禮敦致朕將尊顯之命刑部聽兩造之辭果有罪驗正以五刑議定入奏既奏錄所被旨送四輔官諫院官給事中覆覈無疑然後覆奏行之有疑讞四輔官封駁著爲令二月以諫院右司諫石中判祿司左司副夏守忠公直敢言人賜鈔千錠諭禮部申明鄉飲酒禮更設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分兩人曰左右三月詔曰唐虞三代刑[illegible]究心未臻斯効良繇委任非人其大赦天下與更始復置諸道提刑按察司弁定諸道分司詔刑部犯流徒罪者毋處以荒地定道里遠近居之生聚之處以全其生勅內外倉庫司局官各舉賢良方正文學才幹之士一人勅致仕刑部尚書李敬禮部侍郎劉崧曰古賢能之士人君不忍其去以益國也朕用非人賢才避位卿忍去朕特召爾敬爲國子祭酒崧爲司業其來毋稽乙亥月食賜宋國公馮勝命節制河南息民練士佐大將軍征虜勅刑部官吏受賂者必求通賂之人併罪之家徙邊命郡縣訪

求明經老儒士爲儒學訓導勅致仕四輔官龔斅曰曩官卿四輔卿乃告老今司業缺員爲朕一來坐以教道無奔趨筋力之勞而有成就後學之美亦儒者素志也四月改建國子學于雞鳴山下諭祭酒李敬曰劉向說苑多載前言往行朕時覽省深有勸戒律令國家法制參酌古今可達刑辟宜令諸生相兼讀講大將軍徐達等征胡克之上謂刑部臣曰惡名人所恥仕者孰不欲保爵祿彰善譽或差或誤雖悔無及自今犯者宥罪復職榜過門端改則除之五月五溪蠻作亂賜江夏侯周德興手書曰忠武之臣盡

節旅禦災捍患身終乃已朕史書見之常歎羨焉溪蠻爲盜方命壯帥卿時侍傍卿願請征朕不覺與歎豈謂古有今無朕憫卿年邁卿必固請凱旋之日賜田一莊以爲世祿嗚呼勤忠不怠非卿者誰六月賜國子生布帛各一匹時於諸生中選才學優等聰明俊偉之士得三十七人命之博極羣書講道德經濟之學以期大用曰老秀才累有羅綺襲衣巾靴之之賜九月元遺孽把匝刺瓦爾密據雲南未服命潁川侯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爲左副將軍西平侯沐英爲右副將軍率軍士三十餘萬往征師行

上餞諸將龍江命徐達鎭北平建滁陽王廟滁州勅刑部曰唐虞之世罪疑唯輕四凶之誅止于流竄有司旣不能宣明教化使民無犯及小過或加苛刻朕甚憫焉自今十惡眞犯決如律餘皆減死論上謂四輔官王本曰天於君猶父於子有警敢不懼朕與卿等皆當謹愼無違周德興征五溪蠻蠻人皆散走復命討諸洞長官之作亂者十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命法司論囚奏聞從翰林院給事中及春坊正字司直郎會議平允然後覆奏論決詔曰朕思創業之初勞苦應天太平廣德鎭江寧國五郡特甚其盡免今歲

秋糧遣御史分按諸道罪囚重者送京師從大理寺詳讞賜國子學官冬衣十一月復置大理寺審刑司賜國子生冬至節儀十二月賜明年正旦元宵節儀命翰林院官考駁諸司奏啓潁川侯等率大軍繇貴廣轉普定下牂牁奇軍繇羅佐關擊烏撒攻可渡河大會于曲靖未至雲南十里許大霧霾元將達理麻拒烏白江爲陳我師泅水奮擊之生擒達理麻遂分兵逆可渡河把匝剌瓦爾密遁至普寧率妻子死之

雲南平

十五年正月曲靖諸路故元官皆詣永昌侯降始置

諸司勘合編類華夷譯語置貴州都指揮使司命平涼侯聚汝南侯思祖署事命天下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閏二月遣使賜雲南諸土酋冠帶給誥勅任本州知州等官勅征南將軍友德取大理藍玉沐英進攻克之分兵取鶴慶畧麗江破石門關下金齒車里平緬等處相率來降諸夷悉平諭刑官曰笞杖雖輕亦傷肌膚自今犯者送滁州種苜蓿笞十者十日杖十者二十日三月改國子學爲國子監定征南將士戰功賞格遣使入雲南給勞之置雲南布政司選致仕武臣署其事四月詔天下通祀孔子詔曰上帝眷

我生靈統一以來時愆雨暘終未凶荒江左民減衣
薄食助我興王之供朕首定中原江西浙西爲我越
大江入河淮抵北平而漕河南山東民東供遼左北
給北平關内民北供山西西入關中二省之民又皆
淳實力田無巧取愚無强凌弱今年夏秋稅糧盡行
免之令國子監生病故者有司給棺具歸喪其家五
月給囚米人日一升新建國學成乙丑上皮弁釋菜
頒學規於師生遂頒釋奠儀注于天下府州縣遣行
人賚勑諭天下有司訪求經明行脩之士年七十以
下三十以上聘送至京上曰遼陽早寒土曠人稀朕

不欲置行省勞百姓衞戍之歳餉海上非得已也每
聞一夫當航海之行家人懷訣別之意近復有溺死
者朕通夕不寐爾等其議屯田法六月詔國子監教
官年老者遇暑月及雨雪朔望免朝參命各道選府
縣學生員年二十以上願入國學者送京師貴州諸
番長皆來朝烏撒諸蠻復叛潁川侯西平侯進擊大
敗之八月設科舉取士以三年爲制勑勞潁川侯等
曰命爾等南征諸夷兵臨普定如風行草上風去草
仰致有小亂及入雲南擒首帥曲靖之西敗烏蠻可
渡之北席捲金馬碧雞摧堅敵於點蒼山下金齒不

戰率土而降雕題闇知獻生遺貢檄從百夷之種咸
求八佾之邦將軍勞至矣欲勞飲用奈山川險遠特
出朕心是勑其然先是民減死罪戍邊者多艱衣食
上聞而閔之命還家取資斧與爲期至是五十三人
先至上喜宥之與道理費放還頒學較禁例十二條
於天下鐫卧碑明倫堂左上曰郡邑申明亭勒犯罪
姓名故以示戒鄉里有司槩書雜犯小過良善一誤
遂累終身自今書犯十惡奸盜詐僞有傷名義贓至
徒者非干風化一切除之丙戌馬皇后崩丙申諡曰
孝慈以七條考試徵至秀才九月吏部以經明行修

之士鄭韜等三千七百餘人入見上曰卿等固皆賢
人君子山林之下又豈無如卿者其悉告朕於是單
縣儒士張寧以董倫等薦復遣使徵之董倫字安常究予縣人既以張寧薦授春坊右贊善大夫侍讀太子陳說剴切太祖嘉之陞左春坊大學士賜文綺鈔錠東宮宴罷尚為河南左參議三十年以詿誤謫雲南教官時雲南初開學倫用變夷習遷人嚮慕建文元年召入爲禮部左侍郎擢之祿凡王鴻杖各一解縉謫河州諸名還之庚辰年命主會試得楊榮楊溥金幼孜胡靖胡濙俱爲名臣倫爲人篤實仁恕建文中禮遇甚厚屢懇言當務睦親不報壬午年成祖入正大統年八十餘矣命致仕數月卒命天下儒士有病卒者有司給棺具
舟車送至其家鑄御史印文曰繩愆糾繆特置提刑
按察分司以儒士王存中等五百二十一人爲試僉

事人按治二縣期以周歲轉官陞辭諭之曰吏莫甚貪庸鄙次之廉問糾舉勿蹈因循庚午葬孝慈皇后勑儒士沈士榮曰昔周舍欲載筆操牘隨君之後日記月效其君恍之卿八閩志士久守儒道應召而來傑然誠忠欲罄所懷非但朕愛卿聞卿皆勸矣守此不變與古同名卿宜勉之雲南諸夷復叛右副將軍英等討平之十月詔來朝官各舉茂才一人十一月倣宋制置殿閣學士耆儒鮑恂年八十餘余詢張長年亦皆七十餘被徵至上賜坐顧問欲以爲文華殿大學士皆以老疾辭上曰煩輔導東宮免卿早朝從

容侍對不久聽還庶不負卿平生恂等復固辭皆放歸（恂崇德人授易於吳澄所著有易大傳等書詢吉安人長年高郵人）諭通政使曾秉正曰朕觀昔帝王之用臣也無疑而臣懷奸者奉君多智是有作聰明探主嚮是非喋出斯古人所以殄姓陷身爾秉正聰敏幹辨凡有言慮朕常聽從何其計出多端自欲深根後程乃有效古殺身之奸夫鰥寡孤獨聖王先恤爾誦古聖是非曉然矣朕憐爾才能免死免竄使還鄉里爾鬻四歲小女聲曰爲貧昔人有云忠臣去國不潔其名爾何如也既不能父難種於世朕命閹爾是其罰矣

十六年正月翰林學士吳沉進精誠錄上覽稱善命天下學校歲貢生員一人于京師四月贈從征雲南戰沒者故龍虎衛指揮使胡[illegible]錢塘衛故千戶袁興官免應天太平鎭江寧國廣德五府州稅糧六月命刑部議五六月旬時三審五覆之法以盡獄情七月更定冕服制八月諭僉都御史詹徽曰比者政事苛且上下相蒙閩郡連歲不聞有所激勸或乃云吏稱民安其令御史及按察司巡歷訪察之十月頒鄉飲酒圖式于天下十二月賜國子監生讀書燈油

十七年正月命優給故官家屬甲寅月食命官員微

罪罷免者悉送京師用之三月頒科舉成式潁川侯等自雲南班師西平侯留鎭焉甲子大赦四月頒八事於州縣爲絜令論平雲南功進封潁川侯傅友德爲潁國公予世永昌侯藍玉安慶侯仇成定遠侯王弼予世爵封後軍都督僉事陳桓爲普定侯右軍都督僉事胡海東川侯前軍都督僉事郭英武寧侯張翼鶴慶侯命重從征之賞死者斂骸而丘之五月上曰海運軍士溺死歲二百人骨肉分離遂至永隔悲痛何堪禮部卽下所司厚恤其家六月詔天下官吏來朝正者書功于冊圖土地人民俱以臘月臨盡五

日畢至唯雲南遠徼免之命擇審音之人製孔子廟樂器於天下七月勑內官毋預外事諸司毋與內官監移文往來命吏部簿錄朝覲官所薦屬官及儒士人材記其舉主姓名任滿考當否爲黜陟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滁和今年官民田租之半八月河決開封蠲被災者賦稅九月籍征南軍士渡江以來隸兵者悉爲小旗令布政司儲備兵食邊衛足三年內地足二年十月河南北平水命駙馬都尉李祺歐陽倫王寧李堅梅殷陸賢往賑勑河南布政司及府州縣官吏曰大河之水天泉也所在牧守仁心吏行事如律卽蜿蜒東注無摧山裂石之勢若牧守吏不仁不律則洪流洶湧波濤駕平野魚鼈游園林河南河水瀰漫數州民居皆徙朕日夜究心特命駙馬祺等往賑慮不足厚給之恩爾奉行毋怠命吏部徵至儒士訪其縣官政事得失風俗美惡察是非而陞黜之所繇陞所繇黜皆使其人知閏十月上曰聞方面多侵郡縣職失治體自今民間庶事自州縣始縣有不公州理之州有不公府理之府有不公布政司理之布政司所任非人從按察司彈糾亂政擾民者罪無赦令天下刑獄皆屬都察院評允送大理寺審復

乃决之上御東閣謂侍臣曰責難之辭人所憚聽明君受之無難諂諛之語人所易從昏主信之尤人右春坊右贊善董倫對曰唯明主能愼擇之上曰責難不入於昏君而諂諛難動於明主人臣事君在守正詔京職官年七十者聽致仕給誥勑置遼東都指揮使司及金復海蓋四州儒學以教武官子弟皆立孔子廟十二月定官民居室器用之制左都御史詹徽奏民有毆傷孕婦至死當斬其子乞代請裁決詔大理寺詳議大理卿鄒俊議曰死婦繫二人之命犯人當三死之條與存犯法之父孰若全無辜之子詔從其議

典謨記

臣何喬遠恭輯

太祖高皇帝四

十八年二月以陰雨久晦雷雹閒作詔中外百司下至編民卒伍苟有所見皆得盡言丁巳太傅魏國公徐達薨追封中山王賜謚武寧三月壬戌朔上御奉天殿策士甲子傳制唱名時廷對者四百七十二人擢丁顯第一自是始重進士之科命內外羣臣有親歿官所者有司給舟車歸葬著爲令命內外諸司官

有善績著聞者禮部揭其鄉之旌善亭有顯罪者刑部揭其鄉之申明亭六月丙午月食上曰天下府州縣官歲一朝勞且費其令與布政按察二司皆以三年詔曰天道以有餘補不足人乃以不足奉有餘嗚呼罪盈自已惡怒人神天譴既臨尚造多非如戶部侍郎栢閭部等刑部尚書惠廸侍郎脩閭部等兵部侍郎志閭部等工部侍郎至德閭部等禮部侍郎瑁閭部等贓貪亂政賄賂屯集罪已分明尚掩殺身之討妄指善良爲寄贓所朕設官造民業不勝任又且罪盈法古天討以除民害愈加害民必欲除奸復生奸甚實朕不才之致凡我天下良民憐朕不敏書不云乎天位艱哉仰觀俯察寢食不安惟圖康民人心若此自詔以後大赦吾民所有不赦唯是奸貪七月丹徒縣知縣胡孟通縣丞郭伯高金壇縣丞李思進坐事當逮縣耆民棟等詣闕舉留特釋之人賜勅書勞酒一尊復賜棟等酒而諭之曰朕孜孜求賢分任方隅多失厥職方欲窮罪而更張之爾等列爾令丞善狀嗚呼昔人君巡狩四方詢民知政朕今坐而得縣官之賢官得其人朕復何憂特勞爾酒爾其合享之時州縣官有當去其父老詣闕乞留者皆賜勅獎

留加賜衣幣命禮部國子生患病者官給藥醫久不治者行人送還其家八月載邠州姜嫄公劉之廟於祀典上曰諸功臣京師既有賜宅鄉里尚仍故居老而歸於禮不稱禮部其人賜鈔萬錠俾還家治第九月上聽文淵閣大學士朱善講易家人卦曰齊家治國一而已矣要在誠實而有威嚴誠則篤恩嚴則無失上諭戶部臣曰先王之世民耕婦蠶無異物之遷是以水旱不虞饑寒靡困自什一途開淫巧技作而後農桑業廢朕思足食在禁末作足衣在禁華靡其申明天下各守本業毋得游食庶民毋得衣錦繡上

月御製大誥頒示天下翰林院待詔孔希善言孟氏子孫有以罪輸作者二人上遣還諭工部臣曰孟氏後甚微脫或死亡行凋盡矣凡在輸作者爾等詢問有出自聖賢即便釋遣陞宜興主簿王復春爲常州同知遣吏科庶吉士楊靖勅勞之曰爾羞朕下民之膏希狗上官之欲方今鮮此尚竭乃心用光初志十一月河南水山東北平雨澇皆免今年田租十二月詔曰向令有司舉聰明正直之士至者多孤朕望朕聞古者選用孝廉孝者忠厚愷悌廉者潔己清脩如此則可以從政矣其令州縣凡有孝廉聞鄉里者正

官與耆民以禮遣送京師遣行人王本勅諭建陽知縣郭伯泰縣丞陸鎰曰最古人臣立志忠君在內則和而不同在外則不避權勢所以上昭主德下福民生通政司言爾伯泰鎰持法愛民靡所撓息嗚呼忠志之道朕今見之特命行人勞爾酒醴陞爾伯泰爲泉州府同知鎰福州府通判尚堅乃心厥有終始

十九年上坐東閣與侍臣論天人之際上曰天人無二人當以心爲天論儉上曰不可儉者祭然不可瀆不可儉者賞然不可濫三月御製大誥續編及省躬錄成令四民各守本業醫卜者土著不得遠遊遊惰不業若舍匿他境遊民者皆遷之遠方五月命光祿寺買辦物料視民間交易價錢每多十文爲民利息嘉興縣知縣畢輝縣丞齊搏執法當官不容奸惡賜勅書酒醴行人王艮承遣黷貨常州府官范好古言於上勞好古酒醴械艮罪之六月詔曰朕有天下十有九年方域鑫安奸臣間之恩本施而弗及德將布而阻行舊歲大誥頒行民從朕命奸擾吾民者循治而斂跡監生職任於諸州想吾民樂生有漸矣特命有司存問高年撫恤無告篤疾殘廢者收入孤老院歲給之民八十九十無公私之辱非隸卒娼優貧無

產業者八十以上月給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歲加賜帛一匹絮十斤田業僅自贍者給酒肉絮帛如之富實人戶應天鳳陽二府民八十以上賜爵社士九十以上賜爵鄉士天下民人八十以上賜爵里士九十以上賜爵社士皆與縣官平禮免其雜泛差役正官歲一存問月遣教官生員詣門送賜給粟毋得陳朕約民誠敢有月年受禮尚者家族誅曾被公私辱慝者如之所在鰥寡孤獨果有田糧有司即與除去差撥無者歲給米六石孤無依者責令親戚收養無親戚者責令鄰里累年開邊有勞或矢石

傷殘或因傷身亡兒女見存者優免三年埰集上軍
因傷殘疾者優免軍役三年因傷死者優免十年入
爲民籍雜泛差役更免三年官軍從征戰歿者恤賞
其兒女襲父職者陞一等勅曰爲官莅政非權無以
馭下迂儒俗士官名而已若中正有豪傑氣者當設
施公道健卒奸胥毋敢褻侮不則治以刑蘇州知府
王觀同知曹恒經歷王盻當廳捶死猾吏錢英如此
甚當則政行令止境內肅清美哉有爲安民有日矣
特遣行人白思中齎勅勞禮尚篤斯志共永高明以
都御史詹徽通政使蔡瑄左通政茹瑺工部侍郎秦

逵戶部侍郎楊靖在職公勤復其家詔郡縣舉經明
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下者禮送京師禮部
郎中呂貞奏人至六十于衰不勝事請毋送上曰古之
耆人雖不任以政至其多閱而廣聞政當詢之謨謀
蓋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可置翰林備顧問四十以
上六十以下者可用于六部及布按二司八月命吏
部選近畿富子弟赴京補吏製德懿熙三祖帝后袞
冕冠服命皇太子修班貽之陵寢而瘞之十月諭兵
部臣曰大小有功武臣子孫令世襲食報然有身沒
子幼者或亡子有幼女又有父母老無依者此皆可

憫令後亡故軍官子女幼者給全俸贍其家子襲職
女嫁人乃罷父母老者亦給全俸終身著爲令頒垂
戒錄於羣臣其書采古之悖臣以爲戒十二月癸未
朔日有食之詔自今應死重囚俱令大理寺覆奏聽
決造通濟聚寶三山洪武等門修五勝渡起雞家庫
白水橋雙橋高橋置象房黑窯改建崇山侯新等第
宅築後湖城及中山岐陽二王黔國公舊營六部園
牆廊房街道並用罪人輸作御製大誥三篇成頒天
下詔武官諳戍雲南遼東者縣次資給之
二十年正月命宋國公勝爲征虜大將軍穎國公友

德爲左副將軍永昌侯玉爲右副將軍南雄侯肅定
遠侯弼爲左參將東川侯海武定侯英爲右參將率
師二十萬征故元將納哈出於金山焚錦衣衛刑具
曰訊鞫法司事也時令錦衣衛審重罪者欲先得情
耳豈令煅煉耶己未修闕里孔子廟甲子大郊祀禮
成天氣澄朗上悅二月命將軍衛士日習射于午門
御註洪範成三月上曰進士國子生皆朝廷所培養
初仕即有罷法者雖欲改過亡繇自今雖犯死三宥
之五月諭兵部臣曰軍士月米一斗身後罷給或父
母老兒女幼曷自存是皆效力國家困可不恤勞可

家報自今身亡父母兒女無依者並優給之上謂刑部尚書唐鐸曰有司犯者欲盡法治之人謂刑重不則靡所忌古云書用識哉欲並生哉自今犯輕者悉宥之徙流及雜犯死罪皆令戴罪復職有至再三者亦錄其罪而復其官六月大將軍馮勝論納哈出降之閏六月申養老之政於天下令民間講習大誥三篇七月詔內外武臣有子孫襲替而亡再無應襲者給全俸贍之有子孫坐事謫戍亦宥其罪令自立功給俸如故八月銷文籍關防印記曰故以防欺僞若果正人君子又焉用是詔民年二十以下者方與落

髮爲僧試事京師寺三年考其潔脩而後度之詔陣亡小較雖無功亦給其家原俸百日九月封納哈出爲海西侯置大寧都指揮使司及大寧中左右三衛命永昌侯玉爲征虜大將軍延安侯勝爲左副將軍武定侯英爲右副將軍進討殘胡十月封朱壽爲舳艫侯張赫爲航海侯重建歷代忠臣廟成詔軍士置營居各從其衛所毋越伍離次辛酉月食還南方學官之有學行者往教於北方增廣北學生員復其家召馮勝班師罷就第十一月上曰蠻夷遣子朝學慕禮義也爨羅生阿累等三人宜令歸省所以教之孝弟賜而遣之十二月大誥武臣

二十一年春正月上曰爲國以任人爲本好者才不怨賢者疵不棄故諸城縣知縣陳允恭以簿書遇謫戍比有言其治縣時能愛民吏部其召還復其官有自青州還者言青州饑雖已賑尚艱食上驛賑之逮其官吏之不以聞者二月命有司犯死罪者雖未入流品必奏聞而後得逮治以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三月乙亥上親策舉人賜任亨泰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建題名碑于太學上謂侍臣曰驕凶德也田子方所論朕謂不然蓋君子以恭敬爲本西平侯沐英

討百夷思倫發平之四月蘭陽縣民陳濟樵等二人年百歲賜里仁冠黑角帶員領衫月給酒三斗肉五斤歲加帛一疋絮一斤南皮縣民李敬先等年九十餘月給酒肉如之皆復其家詔縣官時加存問自是以爲例藍玉逐虜捕魚海敗之降其衆獲其王子妃等若而人己未月食五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六月賜安慶侯仇成書曰朕創業以有天下惟卿勤勞邇年海宇雖寧尚有弗庭之夷累卿高年久鎮邊陲東西攻守無寧歲近喜廓清方將偃師修文同卿華居美食忽聞感疾實疚朕心是用遣人存問嗚呼征討之

時櫛風沐雨所自疾也尚愼藥餌者副朕至懷勑諭
武臣曰朕觀國初諸將收撫士卒或一二十人或百
人至四五人皆視如兄弟愛如骨肉以故爭先効功
所向克捷人稱善戰不知繇其善撫士今爾等居位
食祿豈爾能皆爾祖父貽爾慶爾則不念祖父富貴
繇士卒特或苦虐使不傳心敗國喪身職此之繇夫
虐下不仁敗國不忠亡先人積不孝曷不思之因頒
賜軍士護身勑述始終之際艱難之故秋七月頒賜
天下武臣大誥令其子弟誦習使它日知撫教軍士
以稱保全功臣意八月罷天下府州縣者宿選潭潞

二州民無田地者於彰德眞定臨淸歸德太康諸閑
曠處屯耕自便免賦役三年戶給鈔二十錠備農具
大將軍藍玉偕征北諸將還朝戊辰賜宴奉天殿上
曰元運既終殘胡無知猶立王庭欲爲不靖命爾諸
將往征漠北遂空民息轉輸軍銷鋒鏑皆爾等克用
朕命以底成功諸將頓首謝上悅賦平胡詩二章命
群臣和是月御製諭武臣勑凡八條九月令天下衞
所督兵屯田十月丙辰月食頒武士訓戒錄十一月
賜國子監生鈔俾製冬衣造別室百餘間具竈釜牀
榻以處諸生有疾者給役膳夫二十人須賜武臣保

身勑
二十二年二月禁武臣預民事賜平陽縣知縣張礎
勑曰乃者金鄉衞造軍器擾民爾礎執法卽具聞朕
朕深嘉歎特遣齎鈔三十錠內酒一封至爾領焉東
川蠻越州阿資脅叛命穎國公傅友德爲征南將軍
與西平侯沐英討之既平三月友德還軍使與諸將
分駐湖廣諸要地休士且示控制於諸蠻改給事中
魏敏卓敬等八十一人爲源士四月命杭湖溫台蘇
松諸郡民無田者就耕淮河以南及滁和諸州給鈔
二十錠免賦役三歲賑萊兗九江湖廣諸郡貧民起

山東流民居京師人賜鈔五月置泰寧朶顏福餘三
衞指揮使司於兀良哈之地以居降胡六月上退朝
謂侍臣曰人常慮危乃不蹈危常慮患乃不及患車
行峻坂而仆平地保天下者亦如御車命孝廉茂才
年四十以下者於行人司差遣以試其才八月詔天
下府州縣舉高年有德識達時務言貌相稱年五十
以上者一人更定大明律九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廷
臣有言比來儒士起自田里擢用驟峻非朝廷愛重
名爵之意上曰朕患不得賢耳若伊尹出有莘孔明
起隆中豈嫌驟哉十月上諭吏部曰比歲受祿之人

有因小過罷者此皆昔日久居學校教養已成之士成才至難其悉錄用之增建國子號舍以居諸生之有家室者十二月上與翰林學士劉三吾論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風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當以威制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而已矣蓋德以化君子威以制小人海州同知陳䕫輔坐事當戍上念其故元御史大夫禍壽子宥而擢之官仍賜鈔上與侍臣論進君子退小人兵部尚書沈溍對曰君子小人猝未易識上曰良玉委泥色澤不變君子在衆德操自異今州縣里選者年有德民人以次來朝既

至隨朝觀政三月遣歸

二十三年正月盧清逆黨榜列勳臣凡五十七人二月命六科給事中父兄伯叔來朝觀政歸以告諭其鄉里子弟使為善無犯法人予鈔遣還詔自今有司過誤犯者至三犯亦紀罪復職沉陵縣主簿張傑坐輸作自陳有老母守節乞宥罪歸養許之命禮部榜母節於天下如傑祿秩為養資三月燕王與征虜前將軍傅友德等率師出塞至迤都降故元太尉乃兒不花丞相咬住忽哥赤等及其名王酋長男女數萬騎驅數千羊馬亡算閏四月悉徙其部落入關乃兒不花等入朝授指揮等官其故部下家屬皆賞賜之除百官朞年奔喪之制五月上念諸將老悉遣還鄉賜黃白二舍鈔若綺太師韓國公李善長賜死西南夷土官皆遣子入學命擇天下隨朝老人有幹局者齎鈔諸府縣同所在老人糴穀備凶六月先是賜公侯伯人卒百十有二人曰奴軍至是遣還鄉設百戶一人統之護衛其家盡公侯之世給屯戍印俾自耕食復賜之鐵冊名鐵冊軍右軍都督僉事王肅坐事當死自訟于上前上曰知自訟其將復為善貸之七月河南決賑恤被災家萬五千七百餘戶勅法司在

外死罪眞犯者具狀申刑部議定遣官審決免死者輸作京師八月給事中有薦士者上問宜何官對曰宜牧民問所長對曰年少才高勇於敢為上曰才高者多過中勇敢者少循理其養於學而後用之詔毋以吏卒充選舉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命開國功臣死後皆追封三代賜布政司都司衛所府州縣公宴節錢凡天壽聖節正旦冬至節日皆有宴賑湖廣饑十月刊行韻會十一月選耆民授府州縣官上諭兵部試尚書茹瑺等曰朕虛心待人汝等當思盡言不宜容默苟順無利於天下十二月諭刑部自今犯十

惡并殺人者論死餘皆輸粟北邊贖罪力不及者爲
傭輸子還家備資以行罷天下歲織段疋賞賚用絹
帛有匱乏即就織造於京師購遺書
二十四年二月上謂侍臣曰朕閱漢書以爵賜民至
二級三級者聽民轉移與子甚無謂也夫爵所以命
有德禮曰賢以制爵子無賢不肖賢人君子何勸焉
命戶部凡武臣死罪而宥者給半祿笞杖徒流而宥
者全給死而有子孫者亦給之種桐棕漆樹於朝陽
門外鍾山之麓三月戊子朔日有食之上謂廷臣曰
朕發庫中古鏡十餘鑑多失眞名工問之皆莫能答

最後一工曰範模不正朕惕然悟君心焉上御奉天
殿策會試中式舉人制策曰昔列聖相繼大一統而
御宇立綱陳紀禮樂昭明當垂衣以治何自弗寧少
壯盡行內驕華夏外戍八荒牝馬胎駒于行伍旌旗
連歲於邊陲今欲罷器械絕遠戍垂衣如古又恐蠻
貊生齒之繁不數十年爲中國患及此之時當恨今
日可乘之機興止未判孰可孰不可爾諸士論之時
廷對三十一人擢許觀爲第一上諭皇太子諸王曰
天行不息君當體以孜孜怠惰侈肆而欲長保未之
前聞昔元世祖西討東征以能混一華夏順帝偷淫

而遂失之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命齊王榑率
護衛騎兵閱獵開平近地諭之曰山東兵皆從總兵
官傅友德調發爾戰鬬可自爲隊或在其左或在其
右有膽畧則當先無膽畧則繼後奏凱之時寧使諸
將言功詔天下貢茶不得碾揉爲大小龍團茶戶採
進勿預有司茶以建寧爲上曰探春曰先春曰次春
曰紫筍並著爲歲額四月靈璧丞周榮以事逮繫父
老赴闕舉榮善政宥之賜鈔錠衣襲與父老皆宴遣
之繁峙縣奏逃民三百餘戶累招不還乞逮捕之上
曰民窘衣食或迫苛政耳逃固不出吾域中情而未

作則逮捕焉冊皇子栴爲慶王權爲寧王楩爲岷王
橞爲谷王松爲韓王模爲瀋王楹爲安王桱爲唐王
棟爲郢王㰘爲伊王齊東知縣鄭敏坐事逮繫縣民
詣闕頌能復官賜衣鈔六月詔羣臣參考歷代禮制
更定冠服居室器用制度以天久不雨命刑部官及
監察御史清理天下獄囚須書籍于北方學校七月
上諭工部臣曰漢高祖徙豪富於關中朕初不然之
今思京師天下根本亦欲令富民居焉蓋徙至者五
千三百戶上曰應天太平寧國鎮江廣德五府州縣
朕念國初供億之勞民田盡免賦官田半徵民情玩

恩復爾遣賓朕所以全徵之今終不忘其半徵如故
命犯法而誣引良善者所誣雖輕亦重坐之八月遣
官行詢鰥寡孤獨令有司加卹秦王樉有過召還命
皇太子巡撫陝西既行勅曰爾自幼至長未嘗遠出
今命爾行陝渡江之際雷起東南爾征西北夫雷天
威也爾前行雷後從其兆威震然厥陰不雨業已令
開占法主有陰謀者爾宜愼舉動節飲食嚴宿衛親
君子遠小人威震佳兆未可恃也遣使山東河南郡
縣發預備倉以貸貧民九月嘉興府通判馮安送至
私鬻鹽徒以其隨賞獲者戶部奏安違例責償鹽入

官安言律者萬世常法例者一時旨意昔唐太宗
選人詐冐勅不首者死未幾有犯命殺之大理少卿
戴冑執奏於法應流太宗怒曰卿言守法而失朕信
冑曰勅者一時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
也陛下忿選人多詐故欲殺之既知不可復斷以法
此忍小忿存大信也夫今之律卽古之法也若依例
則于律內非應捕人給賞之言自相背違上是之詔
論如律復以新化丞周舟爲吏部考功主事舟永嘉人明敏有治才初繇進士授新化縣丞以廉勤稱門無私謁使卒不敢欺驗民貧富及丁糧多寡第而籍之有賦役以爲差獄訟文牘皆躬理剖斷諸役作民宴然安業流民歸者益衆滿考課最舟考功上事縣民萬餘

等詣闕言自本官去縣政復擾民不安業乞留再任上命吏部復之賜宴遣行十一月諭
天下生員兼讀誥律民間子弟能誦大誥者賞之皇
太子還自陝
二十五年春正月詔諸王赴京令歲訓將練兵周視
封疆作軍器必精良以固邊圉以河決開封諸縣免
今年田租二月上諭刑部尚書楊靖等曰京師之獄
卿等三覆奏朕親臨決猶慮不當中外有司安能人
盡職所上獄卿等詳讞之命學較生員兼習射書數
法丙寅月食癸酉詔諸將杖流罪以下謫戍雲貴者
復其官曰此皆從朕萬死一生不戒而犯朕不忍置

于法今既有年必自新矣曹縣主簿劉郁因事逮繫
者民詣闕言郁廉勤上喜復其官三月勅燕王曰殘
胡散處絕塞聚必爲患其選北平都司幷護衛騎兵
精銳者閒以乃兒不花等所部列爲隊伍使爲鄉導
命北平指揮使周興爲總兵搜捕之四月皇太子薨
郡臣入慰上曰朕老矣太子不幸命也古云國有長
君社稷之福第四子類朕朕欲立之何如翰林學士
劉三吾對曰將置秦晉二王何地上大哭罷六月上
聞天下學較生員多驕縱慢師命禮部著學規俾守
之七月秦王樉還國上謂侍臣曰治有緩急治亂民

衆可急急則益亂撫治民不可擾擾則不治嵩嵐州學正吳從權山陰教諭張恒以給繇見上問民間所苦皆對曰不知也而非職事上曰學官卽勸教豈有不與人接者朔望休暇四時節序朋友往來民情世務當亦談及夫其所學皆聖賢之道國將用之君雖不問猶且陳焉槩云不知何者爲教何以用之將來其竄之極邊榜諭於天下八月祔葬皇太子孝陵東冊謚曰懿文立允炆爲皇太孫名太常寺卿許昇問祭禮昇不能對典簿劉仲實從旁代對甚詳上責昇曰國之大事而昏惰不恭遂降爲刑部主事以仲實

代之立軍衞於山西大同等處屯田守禦歲給公侯祿如舊歸所賜田於公錄百官歲俸之數計穀幾何當出米幾何計田幾何乃出穀幾何較農夫用力多寡之勤勞而爲之書名曰醒貪簡要錄頒中外十月度地自牛首山接方山西傍河淮爲上林苑尋以妨民罷十一月重定中外文武百司品階勳祿之制十二月命士人因小過罷黜及遷謫遠方者聽舉用改製鐵務賜諸功臣閏十二月刑部尚書楊靖鞫一武臣門卒檢其身得一大珠靖曰僞物也椎碎之而以聞上嘉歎靖有四善焉得奇物不獻一善也其珠必有所受若轉窮竟且起大獄碎不問二善也門卒無所嘉獎杜小人之倖端三善也敏才應卒四善也是歲以方孝孺爲漢中教授

二十六年正月免天下耆民來朝二月命晉王總馮勝等所統河南山西馬步軍士出塞代王亦率護衞兵出塞受晉王節制勝及傅友德等皆召還宋國公藍玉謀反伏誅三月勅諭燕王曰有告指揮乃兒不花有逆謀者人言夷狄畏威不懷德果然可遣人防送至京胡人反側背恩不可無備爾護衞士卒遇出獵必選數千騎披堅執銳訓練使習則臨陣不怯宋

國公勝等已召還當諭諸將士防禦之策舊防胡兵非出征不可輕縱恐盜馬潛逃陰泄事機若欲用禦敵常參錯之命馮勝傅友德還備北平命山西屬衞將較悉聽晉王節制北平屬衞將較悉聽燕王節制軍中事一奏聞一啓王知永著于令諭晉燕二王各統所轄都司軍馬軍中賞罰大者以聞小者從宜處分諸司職掌成其書倣唐六典之制頒示稽制錄于功臣盖致漢唐宋功臣封爵食邑之多寡及名號虛實等第使朝夕省覽以遏奢僭四月孝感縣言民饑有預備倉糧萬一千石請貸之卽命行人驛給因諭

天下有訐自今歲饑先貸後聞以太欠不雨許羣臣直言將事五月定學官考課法用科舉生員多寡爲殿最詔功臣墳塋葬具皆自營備戰歿者官給之六月嚴皇陵車馬過陵及守陵官民入陵者百步外下馬違者以大不敬論申禁錦衣衛毋鞫刑一付於法司開卜筮禁勅曰歷代聖君賢臣謹禮循法畏神明也一或不畏神假於人及災禍矣朕考前代勳臣受封皆屬虛號祿食給繒布而已我朝賜以腴膏土田待有功不薄尚有不知分限以速戾者業須稽制錄而教之爾禮部尚將公侯食祿及服舍器用等殺著

爲定式申朕保全之意名諸王於京師七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罷各布政司寶泉局選秀才張宗濬等隨春坊官分直文華殿進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開陳古今孝弟忠信文學材藝諸故事於皇太孫八月命吏部今後除官卽與實授勿試職九月詔曰邇者朝臣不臣其無忠義者如李善長等陰與搆禍事覺各伏誅藍賊爲亂謀洩捉拏族誅萬五千人矣餘不盡者已榜赦之慮奸頑無知尚生疑惑自今不分藍胡二黨未犯者盡行赦宥於戲古之忠臣義士感激大神歡動祖宗其亂臣賊子歷代爲患者不特不能感動人神於當時亦累祖宗幽囚於地下特誥臣民大許自新賜河南按察司僉事王平敕曰古有志之士竭忠以事君務公以福民朕夙夜孜孜鮮副朕志河南僉事平同書吏源按臨鄢鄩郤孟津宜陽之吏賂械人聞奏朕甚嘉焉賜平鈔百錠衣若彼源鈔半之其益勵初忠則永有嘉譽十一月霑化縣典史杜護坐事當罪縣民訟其廉幹復之時天下人覲學官咸命侍朝考試文辭詢問經史及民間政事應對稱者獨泰州訓導門克新敷奏亮直絅與教授王俊華文辭優美上擢克新爲左贊善俊華爲右贊善名論曰

所以左克新右俊華重直言也（克新鞏昌泰州人爲人寬厚和易仕至禮部尚書其卒也上甚嗟悼遣官祭之命有司護喪歸葬）十二月永鑑錄成其書輯歷代宗室諸王惡逆者爲監又輯歷代人臣善惡爲勸懲名世臣總錄頒有位

二十七年正月上退朝顧翰林學士劉三吾曰朕歷年久而益懼者恐懈也日愼一日效尚未臻甚矣治難夫愛民之心不實則民不蒙澤民不蒙澤則衆離怨積朕常懼焉發天下郡縣預備倉貸貧民令公侯未有第者與爲第于其鄉有祖宗墳墓者與爲饗堂于其塋應封三代二代者封二月罷在外文武諸司

公宴槃峙知縣劉英坐事被逮耆民詣闕乞貸釋之
給道里費遣還三月上謂侍臣曰人主聰明不可使
壅蔽壅蔽則天下之事不達矣翰林學士劉三吾對
曰惟博采衆論任用賢能則視聽廣而聰明大上曰
善令武官子弟當承襲者五軍試其騎射閑習方許
授職不能者給俸三年而復試之又不能謫戍軍著
爲令上謂侍臣曰毀譽之言不可不辯也問君子於
小人小人未必能知鮮不爲所毀問小人於小人朋
黨阿私譽必衆矣人主能知毀中之賢則誣謗可息
知譽中之不肖則偏黨可絕命天下種桑棗有儒士

初授知縣陛辭上曰試言涖民何先對曰先教化曰
教化何先對曰獎勸之上曰先身爲以天下大定命
工部取甲兵裹藏之立唐渾瑊祠於乾州命民間高
年老人理其鄉之訟上謂太子少保唐鐸曰帝王體
天道順人心則國家基業自久朕思前代亂亡之故
未有不繇於違天而逆人卿久事朕資弼良多朕有
弗逮卿卽言之徵儒臣定正宋儒蔡氏書傳八月遣
國子監生及人材分詣天下郡縣修治水利禁用錢
以重鈔法作十酒樓江東諸門之外許民爲酒坊接
四方賓旅以樂時康樓有鶴鳴醉仙謳歌鼓腹來賓

重譯諸名醉仙宴百官焉寰宇通衢書成十月命府
州縣學生員廩十年而學不就者罰爲吏十一月賜
盱眙縣知縣方素易勅曰爾素易涖政三載內艱去
官民弗忍舍詣闕留任何以致之特遣使齎鈔二百
錠衣服被各一襲靴襪各二對用旌爾能爾惟懋哉
素易入謝賜宴禮部許歸葬而後復官漢中府同知
柴庸以事下獄其僚屬與同獄者言庸廉介特宥之
復其官
二十八年正月勅周晉二王各發其屬衛官軍築城
屯田於塞北勅燕王發北平遼東三都指揮使司屬

衛精銳馬步軍命都指揮使周興爲總兵官勦捕野
人於三萬衛等處二月詔罪人罰役死者父兄免追
補令民百戶爲一里婚姻死喪疾病患難富者助財
貧者助力春秋耕穫一家無力百家代之以教民厚
四月命監生分行天下勾稽吏牘六月詔國子生曰
孔子作春秋脩身立政之道備矣處事决疑其能舍
諸諸生治經鮮有明春秋繼今習讀之九月免山東
稅糧及直隸應天等五府秋糧勅曰自古國家立建
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子孫遵守而已蓋始受命君
起自側微備歷周知恐後世守成之主未諳世故山

親初出之士自矜己長至有奸賊之臣狥權利作聰
明上不能察而信任之變更祖法以貽禍敗是以日
夜精思永垂典則朕少遭亂離賴天之眷剪除混一
即位以來勞神焦慮與海內斬乎治作祖訓一篇開
導我後世爲家法爾禮部其須條章於天下後有言
更者以奸臣論殺無赦閏九月以子孫衆盛天下官
吏軍士繁多更定親王歲賜祿米十月於東宮諸王
世系預命二十字爲名首一世一字臨時足二名焉
命左軍都督府左都督楊文等討龍州奉議南丹諸
蠻之梗化者諸蠻皆服罷百官朔參賜食禮十一月

侍臣進講無逸篇上悅曰朕每覽是篇必反覆詳味
求古人之用心乙亥月食禮制集要成其書載冠服
房屋器皿傘蓋秋帳弓矢鞍轡儀從奴婢俸祿奏啓
署押體式定制頒布中外十二月洪武志書成述都
城山川地里封域之沿革宮闕門觀之制度以及壇
廟寺宇街市橋梁之易置
二十九年二月百夷侵緬遣行人李思聰錢訓古兩
諭之皆聽命征虜前將軍指揮僉事胡冕勦平柳桂
山寇分遣指揮僉事宋臣等討平廣東潭源諸洞及
廣西李川增益之地凡斬獲數千餘械賊首京師戮

之遣使諭曰命爾往征苗亂意在殲渠乃概行斬戮
宋曹彬不殺後嗣以昌曹翰殘酷身罹害窮往者不
追後當爲戒寧王權言巡塞見脫輻意胡兵往來道
上慮且寇邊勅燕王選精卒壯馬抵大寧全寧沿河
南北覘視隨宜掩擊之三月燕王遇胡兵於徹徹兒
山擒其酋將孛林帖木兒等數十人追至兀良哈禿
城遇哈剌兀復戰敗之命國子監學正吳啓署祭酒
博士楊淞署司業學錄張毅署監丞事而諭以簡身
飭行守道尊嚴使諸生敬慕而化五月壬申月食於
斗宿七月上觀唐書至宦者魚朝恩謂侍臣曰漢末

雖宦官驕縱尚無兵權至唐授之太阿馴至劫脅天
子廢興在握朕深鑒前轍服役使而外重者傳命四
方而已但有罪罰無赦也八月免應天等五府田租
改六部諸屬部爲清吏司九月召天下致仕武臣於
京師而大賚之曰朕起兵時與爾皆少壯今老矣久
不相見居恒思之資爾薄物還終天年朕與爾同歷
諸艱天佑朕子孫則爾子孫則亦有無窮之祿爵諸
臣感激有墮淚者諭兵部人陞官一級十二月頒稽
古定制於功臣世祿之家加申飭焉上爲序曰昔先
王制禮别尊卑定貴賤上下秩然朝代雖改禮樂制

度多相因也或有損益小過不及而已朕自定天下以來立綱陳紀頒布天下有年歲矣至若官民房屋墳塋碑碣亦嘗斟酌前代著畫一制豈期奸臣胡惟庸故紊條章俾諸功臣不遵守雖先塋碑碣亦不樹立最甚無如藍玉房屋家奴人至數百馬坊廊房皆用九五間數營店舍宅垣中招集百工與爲市易心欲背朝廷爲亂夫自古賢人君子一心公朝念所食祿不耕不蠶坐享民供又敢與販與之爭利令我文武臣往往不屬厭使子弟奴僕家人坐買行商至出外倚勢中鹽越資攙次撓法多端令命翰林酌唐宋

制定墳塋碑碣丈尺房屋間架及食祿之家興販禁例編類成書永遵守之嗚呼徹聽朕言毋求多福已巳月食于井永州府知府余彥誠齊東知縣鄭敏定遠知縣高斗南儀眞知縣康彥民岳池知縣王佐安肅知縣范志遠當塗知縣孟廉縣丞趙森懷寧縣丞蘇益休寧縣丞甘鏞坐事逮獄所治耆民具列善政詣闕以請上益嘉之賜襲衣靴鈔遣還仍賜耆民道費

三十年正月命長興侯耿炳文佩征西將軍印爲總兵官武定侯郭英爲副選精銳步騎於陝西甘肅以備胡勅肅王楧曰古者兵出於農有寇則戰無事則耕春氣方和宜及時督軍屯種遇有征伐親率精兵與長興侯炳文進討置行太僕寺于山西北平陝西甘肅遼東以掌馬政詔郡縣貸預備倉於貧民陞翰林修撰張信爲侍讀編修戴彝爲侍講勉以唐陸贄崔羣李絳之徒雖在翰林皆當正言讜論以益時而聞後須爲政要錄其書凡十三條載文武官屬體統及僉書案牘次第軍士月給廩餼與宿衞之禁屯田之政二月上謂羣臣曰民莫勞農朕一食一衣居常念之爾等當求所以佐朕裕民之道三月諭蜀王椿

曰制夷狄之道當賤其所有貴其所無秦蜀茶自碉門黎雅抵朶甘烏思藏五千餘里皆不可無前代重之非以專利也我國家榷茶本資易馬今惟易紅纓等物蓋因邊吏不識私販出境茶爲夷賤夫使番夷坐收其利而馬入中國少豈所以制之哉其諭布政都司嚴禁焉因命曹國公景隆齎金牌勘合直抵西番與爲符契以絕奸欺申嚴私茶出邊禁上謂禮部臣曰今四夷諸番莫不臣服卽如烏思藏西天尼八剌國去中夏至遠亦三年一朝惟打煎爐長河西土酋未歸宜遣諭之四月勅晉燕二王修邊十事諭燕

王曰玉井天城皆西北要地非堅城深池莫守之山西軍已城玉井宜令北平軍城天城勑晉燕二王曰近占天象胡當寇邊朕度人事前秋山西塞外降胡逃歸嶺北數人居山西八年豈不以中國虛實謀之胡人其令都司行都司簡閱騎卒或三萬或二萬常兼步卒數萬每騎兵五百領以一將分爲五隊隊領一戰將五將咸聽一將之令步兵亦如之與騎夾攻我馬雖少步卒則多彼無步卒來可戰矣申禁人民毋出海與外國互市罷所在鐵冶上謂戶吏二部曰富民生長田里周知民事有恒產必有恒心豈無才

人其稽名於籍朕將選用之譏察私茶於川陝五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大明律誥成詔行天下罷除即位以來禁例榜文勑楚王楨曰近古州蠻作亂爾能此時即率護衛軍馬往征豈不稱賢邇以都司奏兵不足請調屯軍爾護衛軍則置不用夫尊居王位安享富貴宮室衣服輿馬皆民之供不能禦其災患百姓必怨鬼神必怒禍將薄矣若能奮威除殘山川鬼神將來助順亦可悠久勑至即遣護衛精銳并統都司所屬軍馬期七月二十日進討以湘栢爲爾副庚申夜有星大如雞子尾赤有光自天廚入紫薇垣後有

二小星隨之至游氣中沒勑晉燕代遼寧谷六王曰驗之歷代天象若此者邊戍不寧雖非今應二三歲間灼有寇者胡馬計有千萬爾等所守地方不下六千里聚會爲難每處軍馬多者一二萬而已胡若南行馬勢必盛自非深機熟筭疇能制之吾老矣精力衰微籌慮多艱爾等藩屏朔土倘有失虞不但貽憂朕躬爾等安危亦繫吾今相與爾謀或今歲或二三歲大軍未會本護衛若都司行都司軍馬各守分地胡若入寇且無與戰或入壁壘或據險隘夾以步兵深伏待之彼見不戰必抄掠四出俟其驕聘隊伍息

散邀截要道破之必矣若一見輒輕赴必且失利不可不審復勑晉燕二王曰今塞草豐茂山後地高夏無酷暑宜留心防禦上天垂象不可刻寧訓練士馬控弦備之天下講讀大誥師生來朝者十九萬三千四百餘人並賜鈔遣還六月諭刑部立政平訟理二旛所論囚引至奏當者行人持訟理旛傳諭無罪者持政平旛傳釋之命五府六部都察院六科給事中通政司詹事府詳加審錄武臣死罪則親決焉勑楚湘二王曰前命爾兄弟七月廿日以前進勦洞蠻今占天象太白七月三日伏兵未可行十月二十三當

夕見西方太白出高深入者勝用兵當知也指揮齊讓已壓彊境郎遣語之令且嚴備太白出後併力討之生擒蠻人切毋輕殺兵非殃民所以安之勅晉燕二王曰知爾兄弟出開平數百里統軍深入古人論兵知己知彼若能知彼不能知己不勝無凶既不知己又不知彼凶莫甚焉自遼東至甘肅東西六千餘里我可戰馬僅十萬京師河南山東雖云有馬猝戰難集苟事之急北平口外馬不過二萬而已胡人上馬動計十萬折衝鏖戰雖古名將亦或難之所以算我馬數必欲知己縱有步軍不可追北但可夾馬助

聲勢今爾等帥數千馬離開平三四百里無輕騎遠堠駐牘塞中設胡兵數萬晝潛夜行隱栖藏茯猝然相遇何以制之郎欲縱轡疾馳奈軍士何夫吾馬數既少全仰步軍止可常附城壘去城二三十里往來屯駐遠斥堠謹烽燧設信砲若猝有急一時可知萬一不測便可固守待援今不深思熟慮提兵遠行其不遇敵則僥倖耳噫吾起寒微因天下亂不得已入行伍中不二年從者如雲猶且聽命諸雄又二年帥將士東渡建業秣馬厲兵以觀事變其時諸雄皆放恣無籍之徒元不能馭乃命中山開平總兵四征與

之並驅又不十數年乃殄滅之以有天下當並驅時張士誠稱王於姑蘇陳友定扼險於八閩方國珍擅命於甌越杜遵道劉太保僭亂於中原徐壽輝陳友諒相繼僭號於江漢元義兵李察罕董奮起河洛劉太保莫能與敵梁地遂平察罕之兵徑入齊魯滅亂雄毛氏之類渠帥難能嬰城固守及與拒戰所在敗北察罕驕盈狂詐卒殞敵手其甥王保保帥兵一切作爲蹈勇之謀不能服衆以致部下譁言效忠朝廷請命加誅從是元內外釁生朕觀其機發兵討之兵渡江淮長驅齊魯席卷河南遂入潼關復遣大將繇

鄴趨真定營通州元君棄城北歸晉冀關中相繼底平不三年而天下一統噫吾用兵一世指揮諸將未嘗敗北正欲養銳觀胡之變夫何諸將日請深入不免疲兵和林此蓋輕信無謀致傷生靈數萬所以爾兄弟提兵遠行吾甚慮之自古及今胡虜患中國久矣歷代守邊先謀爲急吾於北鄙尤加繫心爾聽吾訓能明事勢無少懈機雖未必勝亦不能患善勝敵者勝於無鬪愼哉愼哉駙馬都尉歐陽倫坐販私茶賜死七月上謂兵部臣曰守備邊將其初皆能戡禍定亂後乃罔敝禦虜但逐財貨如甘肅西涼守將宋

晟莊德張文傑等多獲夷馬牧于塞上以所虜胡爲奴待如親屬不思一旦變生不掠羣牧去耶其令自今毋奴胡人毋私鬻所畜馬欲用財則入馬官買之征討之日分給騎士損者償馬之直上諭羣臣曰人不能無過平心自知矣其心本公爲事或謬此則局識致差若緣私而戾故爲耳此君子小人之辨也然君子之過雖微必彰小人之過雖大弗形盖君子直道而行小人巧於修飾人君不察品且莫辨又曰朕觀往昔議論於廷有忤主意必君子也其或順從必小人也忤而怒之順而悅之小人得幸君子斥矣人

主進退當取兼衆論焉申明學規敎條頒示國子監生勅燕王曰用兵在明號令信賞罰少有姑息誤大計矣山海衛指揮佑故慢王令其何以齊三軍發往開平贖罪諸指揮千戶鬻所乘馬騾徒行其何以揚威武勅至卽罪佑以徇繫送鬻馬騾者于京師八月勅曹國公李景隆曰天下久平兵事懈弛緩急寧濟特命爾佩征虜將軍印訓練河南兵法云用之在乎機顯之在乎權汝其愼哉都察院奏獄囚應死者上曰豈可無矜疑命羣臣審錄之合宥者戍邊九月令天下民里置木鐸一選老者與瞽者月以六諭持鐸徇道路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又令村置鼓農種時月晨而鼓之鼓鳴衆集及時力種里老人督責其怠惰者惰而不督里老人則罰婚姻死喪隨力相資以成仁俗十月詔曰邇年郡縣租賦因官吏不能宣布條章民愈窮困今勅戶部許收絹布金銀等物准民逋租隨土所便十一月上見散騎舍人衣殊鮮麗召問製用幾何曰五百貫責之曰農夫力耕而不息蠶婦寸織而不得勞甚矣登場下機公私逋索不能有之汝生長膏粱紈綺邈不知農桑之艱難夫是衣也數口之家

一歲資也癸亥月食十二月上時不豫勅廷臣曰昔有元世治何期至正之君怠民慢神天假羣雄倡亂兵興朕潛草野不得已而從戎恐見吞併自相磨滅如此者十有七年西定荊楚東平吳越北有華夏爲衆推戴得有天下三十年于茲朕壽亦七十矣自非皇天眷命得久若是古語云天不與首亂者朕無心天下而心救民殆天命之乎比失調受疾卿等頻仍問安禮也堯舜禹湯文武之世皐夔稷契伊周爲臣一志匡主朕以示卿卿等竭忠修職副朕至懷

三十一年三月晉王棡薨四月罷回回欽天監勅燕

王曰寒烽數警虜詐也欲誘我出縱伏邀之其令毋
近烽處即望遠亦須去三十許里此秋或有虜騎南
行不寇大寧即襲開平度其人馬不下數萬可調都
指揮莊德張文傑於西涼召劉眞宋晟二都督於開
平召武定侯郭英等於遼東會兵一處悉出遼王及
北平山西都司護衛軍馬以步軍十五萬布陣而待
令英眞晟翼左德文傑翼右爾與代遼寧谷五王居
中彼此相護首精而外銳巳丑上享太廟畢顧立廟
門召太常寺臣指桐樟諸樹曰往年種此不覺成林
鳳陽陵樹當亦似此因感愴泣下既曰昔太廟始成

遷主就室朕退休夢皇考呼曰西南有警覺出視朝
果得邊報祖考聦臨時時在上爾等加敬中使旦暮
灑掃省視以時毋有不虔恭勅左都督楊文曰兵法
有言二心不可以事上疑志不可以應敵北平中國
門戶朕子燕王在焉以爾爲總兵參贊之燕王往開
平隄備爾以北平都司行都司幷燕谷寧三府護衛
選練精銳馬步軍士隨往王有號令爾奉行之大小
官軍聽爾節制愼無疑志而有二心勅武定侯郭英
曰胡遁久矣萌蘖未殄不可不防命爾總兵劉眞宋
晟爲副爾啓遼王至開平迤北擇險屯駐遼東都司

幷護衛各衛所步軍城堡之外餘皆選鋒隨往一切
號令悉聽節制于燕王勅燕王曰周天下治矣周公
猶告成王曰詰爾戎兵海內今雖無事天象示戒可
不防胡朕諸子汝獨才智秦晉已薨繫汝爲長攘外
安內非汝其誰巳命楊文郭英兼總諸軍聽爾節制
爾其統率諸王相機度勢防邊乂民以答天心以副
吾意閏五月乙酉上崩于西宮上素少疾及疾作臨
朝決事如平時漸劇焚香祝天曰壽年久近國祚短
長子孫賢否簡在帝心爲生民福特持符召燕王建
文用事者矯詔郤還之淮安疾劇上問第四子來未

聞雨降喜形于色遂崩壽七十一遺命喪葬儀物一
從儉樸毋金玉孝陵山川因其故諸王臨國中毋奔
喪京師天下臣民臨三日皆釋服毋妨嫁娶辛卯葬
孝陵永樂元年上尊諡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
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嘉靖十七年加上尊
諡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
功高皇帝

臣喬遠曰仲尼聖湯武豈不以拯民哉至其慙德不
逮漢高高帝所繇起與漢高同抑不似其爲秦亭長
至神武謨筭文學之長不啻過之若夫兢兢業業不

臣何喬遠恭纂

典謨記 革除記附

建文君者懿文皇太子次子而高皇帝孫也懿文太子先高帝薨高帝崩君以太孫嗣紀年建文畏諸王强大用齊泰黃子澄計誅鋤之諸王皆恐燕王曰奸臣害我乃以叔父興師誅泰子澄師名靖內難四年靖難師入都君闔宮自焚臣民推燕王爲皇帝擯君年紀不用以未改元之年屬之洪武令稱建文君也君名允炆生而偏顱高帝弗喜成童聰穎能詩使賦新月曰庶其免乎初懿文太子仁柔亡武君亦文弱好詩書不任法律太子薨高帝屬心燕王以學士劉三吾言乃立君爲太孫使預政太孫時時尚寬大中外有欣欣之心高帝末年其諸子存而壯者成祖若周王橚皆與太子同出高皇后胡妃子楚王楨達妃子齊王榑郭妃子蜀王椿代王桂谷王橞胡妃子湘王柏郜妃子肅王楧韓妃子遼王植余妃子慶王㮵楊妃子寧王權周妃子岷王楩始高帝王諸子多國邊陲以爲陲固令置三護衛其王中原者亦皆有土大方太孫既立諸王以兄子易之太孫以爲憂嘗謂

其傅黃子澄曰諸王皆尊屬擁重兵卽陛下千秋萬歲後曷制之黃子澄曰諸王雖有三護衛僅足自固明兵滿天下其孰能當太孫曰善高帝大漸以齊泰爲兵部尚書受遺詔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辛卯太孫卽皇帝位以其明年爲建文元年大赦天下其日葬太祖高皇帝孝陵止諸王會葬是月也以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參軍務七月召漢中府教授方孝孺爲翰林院侍講賜禮部右侍郎董倫禒几王鴝（董倫字安常宼平人自爲儒上處山林閒服襦茹蘩國初以爲賓善大夫事懿文太子其所陳多忠厚之言太祖聞而善之超遷左春坊大學士太子薨出爲河南參議）周王子有爀告其父橚反使曹國公景隆執王及世子京師詔諸王議其罪燕王爲周王請寬若語泰子澄莫若且止泰子澄出抑語縣官婦人之仁耳乃廢周王爲庶人徙蒙化置世子雲南十二月朔省牲郊壇詔求直言舉山林巖穴材德之士齊府人告變召齊王還京君晏朝監察御史尹昌隆諫君曰朕過也示昌隆諫書天下與天下明知朕不德釋所在罪徙還鄉元年正月將有事於南郊奉太祖高皇帝配戊寅御奉天殿誓百官夕齋於文華己卯命皇庶庚辰子夜脫烏行禮郊爽還朝受賀詔赦老賜高年米絮帛有差命官贖

民辨予減田租告卽位于天下神祇勅修太祖實錄
徵處士楊士奇二月謚太祖高皇帝孝慈皇后高皇
后追尊皇考爲孝康皇帝廟號興宗皇妣懿敬皇太
子妃爲孝康皇后冊妃馬氏爲皇后封弟允熥吳王
允熞衡王允熙徐王立皇子文奎爲太子詔曰祖宗
廟謚稱號所以褒顯功德薦之天下後世不宜諱自
今諱廟諱廟謚稱號勿諱山林巖穴有才德廉能之
士有司以實聞軍民年八十以上亡男女者賜一石
米十斤肉二斗酒九十者加一帛一斤綿杞杖以上
及嘗爲隸優者不與鰥寡孤獨貧無告者歲給米三

石親戚養之無親戚者里鄰相收䘏田荒不可治者
除其賦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及同居五世以上者有
司以聞不能嫁娶喪葬者部伍隣族相資助民罹災
者速賑濟軍中孤兒廢疾無養及老有代者一體撫
綏還鄉自便者聽前代兵後骸骨春時掩埋毋令其
露衛所軍戶絕者除勿勾是時齊泰黃子澄言自今
親王有罪者請輒除其國諸藩猜望甚而君日與孝
孺輩稽古用周官變更高帝制定品官階勳正一品
更特進資政上卿從一品更資政卿其餘各爲大夫
士有差正一品以六部尚書處之尚書以下增左右

侍中各一人位侍郎上省戶刑二部司爲四戶部民
司度支司金帛司倉庾司刑部詳憲司比議司職門
司都官司罷稱司爲清吏罷左右都御史設都御史
一人副僉都御史各一人更通政司曰寺使曰通政
卿通政參議曰少卿寺丞增置左右補缺左右拾遺
各一人更置大理寺曰司卿曰大理卿左右寺正曰
都評事副曰副都評事司務曰都典簿更太常寺卿
曰太常卿少卿寺丞分左右更天壇祠祭署曰南郊
祠祭署泗州祠祭署曰泗濱祠祭署宿州祠祭署曰
新豐祠祭署更光祿寺卿曰光祿卿少卿寺丞分左

右陞少卿秩從四品省署丞二人更太僕寺卿曰太
僕卿增少卿寺丞各一人增典廄典牧二署署隸二
羣曰驊騄十五羣曰遂生三羣更鴻臚寺卿曰鴻臚
卿少卿寺丞分左右增翰林院承旨一人學士一人
省侍講侍讀學士置文翰文史二館除六科左右給
事中除左右布政使設布政一人更按察司曰肅政
按察司增親王官賓輔二人秩三品伴講伴讀伴書
各一人郡王賓友二人教授一人見王郡王坐禮焉
如賓師贊謁名不臣是月也燕王與其世子諸子來
朝行皇道登陛不拜監察御史曾鳳韶戶部侍郎卓

數上劾不報三月丁亥帝祀先師聽講太學賞師生緡鈔有差命戸部右侍郎夏原吉等二十四人充採訪使行天下問民疾苦與廉黜貪得便宜行事是月燕王還國燕世子及諸子高煦高燧留京師北平按察僉事湯宗告按察使陳瑛密受燕府金錢詞連右布政使昱按察副使遠俱逮繫詔獄讁削有差燕王護衛百戸倪諒上變逮府中官旗諒鐸等皆逮訊伏誅赦都督宋忠調邊軍三萬屯開平悉選燕護衛隸其戲下召燕胡騎指揮童等還京調北平永清二衛軍於彰德順德以都督徐凱練兵臨清都督耿瓛練

兵山海關皆以備燕四月齊王告變事連湘王柏君使讓之湘王怒焚宮赴火死遂廢齊王爲庶人幽之誅其護衛指揮貞等亡何代王桂岷王楩皆得罪復竝廢爲庶人竝幽之諸王既多得罪燕王最長名最盛亦被詰讓齊泰黃子澄與魏國公徐輝祖等日夜謀防燕矣君因以工部侍郎張昺爲北平布政使謝貴爲北平都指揮監燕燕王佯狂爲瘂舌稱病甚燕指揮盧振長史葛誠常告燕陰事於昺貴昺貴入問燕王病王重裘擁爐見之猶顫因上表臣久病無侍子請遣臣子之留京師者齊泰曰盍收爲黃子澄曰不可疑而備之殆也乃皆遣歸居頃之燕王使其百戸庸詣闕奏事齊泰請執訊之庸誣服因飛符昺貴令與都指揮張信密擒王官較昺貴等約盧振葛誠居內都督宋忠居外舉事有日張信以爲憂信母疑而問之驚語曰不可不聞而父之言乎王氣在燕分燕王當有天下六月昺貴圍王城柵端禮門殺王卒矢入於城中未幾詔削燕王爵密勅昺貴等收王張信請見王三不可乃乘輜輧入王見其白身來許之信入拜牀下王爲瘖信曰殿下無然有事當語臣王搖首指腹信曰殿下猶不誠語無意乎上擒王矣當

就執如有意請告臣也王下拜曰一家之命皆在子矣七月壬申王稱疾愈出會宮僚盡如中朝所坐官較縛置庭中召昺貴曰罪人得矣則取去昺貴至門者內之呵止其從人王杖見昺貴會進瓜王食瓜怒且詈曰今編戸齊民兄弟宗族尚相恤身爲天子令親屬叔父旦夕莫必其命縣官待我如此天下何事不可爲乎因擲瓜於地護衛軍皆怒前擒昺貴捽盧振葛誠等下殿王投其杖曰我何病迫於若奸臣耳我何病遂曳斬昺貴等夜攻下九門北平指揮俞瑱走居庸馬宣走薊宋忠自開平率兵至居庸聞事敗

退保於懷來聞瑱守之燕王上書曰臣聞書曰不見
是圖又曰視遠惟明今事幾甚著陛下略不垂察臣
竊惑之當元之末生民塗炭羣雄角逐皇考太祖皇
帝披霜冒露東征西伐赴矢石被創痍艱難百戰然
後定天下封建諸子鞏固宗社爲磐石之安不幸皇
天陛下嗣登大寶奸臣齊泰黃子澄輩包藏禍心爲
謀以誤陛下橚榑柏桂楩五弟雖有縣愆未聞不軌
重可裁減護衞輕可賜勅誡屬乃動見削奪轉徙流
離行道嗟歎柏尤可傷不得良死今尚未厭又以加
臣臣守藩二十餘年事君之誠明于皎日奸臣跋扈

蔽明害公執臣奏事之人箠榜棘爇迫其告變分布
宋忠張昺謝貴於內外圍守臣府臣之一家如臨湯
火已而貴昺爲護衞所執始知其出奸臣之謀臣聞
伐大樹者必先翦旁枝危君室者必先除公族朝廷
孤立社稷危矣不待明者而後見也高帝祖訓曰凡
新天子即位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親王訓兵待命
天子密詔入誅之臣謹領鎭兵俯伏待命以遵皇祖
之訓惟陛下念之周廣同姓綿祚八百秦人孤獨二
世而亡明鑒斯在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
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

畏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惟陛下念之
書上不報丁丑燕王大諭將吏起兵靖難次通指揮
勝等以通降王使其將指揮能等攻薊指揮安等攻
居庸皆拔之生擒馬宣俞瑱走依宋忠於懷來王與
其將馬雲徐祥攻之宋忠佯言怒其將士曰公等父
兄家北平燕盡殺之矣速報仇諸軍或疑或怒燕王
使其前鋒用家幟先登城中子弟望見幟皆喜無鬬
心忠敗奔入城急匿廁燕軍捕出之并獲瑱兵勢大
振於是山後諸州皆不守而開平龍門上谷雲中守
將往往降附矣谷王橞震驚率眷屬奔于京師是時

遵化密雲永平指揮皆以城降都督劉貞陳亨都指
揮卜萬引大寧兵出松亭關以攻遵化萬智而勇貞
巽而懦而亨有二心於燕王護二卒遣之爲書置一
卒衣中多予之金使獻書於萬若與通者而其一卒
無所賞卒恚歸訐於貞貞搜卒書執萬以聞君籍萬
家下之獄是月也告天地宗廟社稷削燕屬籍詔天
下以長興侯耿炳文爲征虜大將軍駙馬都尉李堅
都督甯忠爲左右副將軍帥師三十六萬北進安陸
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指揮盛庸潘忠楊松顧成
徐凱李文陳暉平安等並出偏師佐炳文置平燕布

政司于眞定刑部尚書暴昭掌之八月炳文師至眞定徐凱次河間潘忠楊松守鄚忠松使其先鋒九千餘人屯雄燕王屯樓桑晡食士度白溝夜圍雄雄人登陴罵北軍遲明燕緣雄屠之忠松來援燕將譚淵領兵千餘過橋蒙茭伏水中使勇士要戰於路隅伏出水據橋二將無所退保皆被擒燕王遂自將百餘騎趨鄚盡降南軍還軍白溝自引精騎直趨眞定西門下破其二營炳文覺起門橋橋絅斷於北軍乃出戰王以奇兵擊炳文背炳文奔北入城卒闔門不得入自相斮乃入燕騎士薛祿刺駙馬堅墮馬獲之甯忠

顧成及都指揮劉遂俱見執死者三萬人炳文入城堅壁北軍攻之不下引還君大怒曰老將也而摧鋒黃子澄對曰亡憂勝敗兵家之常耳君曰雖然孰堪更將子澄曰曹國公景隆可比用景隆今破矣乃拜景隆大將軍其行也帝親餞之江滸賜諸將犀玉帶有差齊泰言遼寧地近燕請召還二王從之遼王至寧王不至君怒削寧王護衛監察御史韓郁上言曰臣聞人主親其親不獨親其親臣歎陛下愛諸王之至待諸王之厚而諸臣不體也凡見藩封太重疑慮太深者豎儒耳諸王親太祖遺體也而貴孝康皇帝

手足尊陛下叔父也太祖遺體則不可使賤親之手足則不可使缺陛下叔父則不可使絕也高皇帝孝康皇帝爲天子子與弟以爲戮在天之靈安乎臣念至此未嘗不流涕也夫亡唇寒齒舐糠及米言者曰二叔流言周未嘗不誅也六國反叛漢未嘗不削也遂使周王播遷父子流離於是齊王廢湘王焚代王遣岷王又見告矣諸王自爲計必曰兵不舉禍必結是陛下激之也燕王舉事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有一矢之獲乎經營已久軍興輒乏將士挺敗徒令中原赤子困於輸戰九重之憂方深帷幄之

計彌數日甚一日語曰親者割之不斷疏者續之不堅臣恐陛下不察不待十年必有噬臍之釁伏惟興滅繼絕釋齊代岷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京師迎楚蜀爲周公俾各命世子持書勸燕罷兵守藩以慰宗廟之靈明詔天下撥亂反正篤厚親親宗社幸甚不聽前斷事高巍請得自使燕說燕王君使參贊景隆軍九月景隆至德州收炳文敗卒得五十萬進營河間江陰侯吳高都督耿瓛楊文以遼東兵圍燕永平燕王出師援永平而誠世子居守曰景隆來堅守毋戰也燕王猝至永平吳高不及軍退保於山海十

月燕王將出師南向慮寧王躡其後乃自永平北攻
大寧時劉貞陳亨悉兵守松亭關燕王徑道卷旆登
山從後攻度關至大寧城西門崩剋之獲都指揮房
寛殺卜萬於獄而都指揮朱鑑戰死貞等引軍還援
燕王已入城平定其衆與寧王置酒高會陳亨竟夜
襲破劉貞營率其衆降燕燕王居大寧數日欲得胡
酋兀良哈等助戰陰令帳下士說之與俱西諸胡酋
長皆喜王班師寧王餞之郊兀良哈之酋擁寧王入
關寧王三護衛軍皆歸於燕燕王置寧王軍中分隸
諸胡若護衛爲五軍使諸將張玉朱能等將之而勢

遂感景隆聞燕之攻大寧也自河間移軍薄燕壘其
九門別遣將攻通自營鄭壩待王南軍攻麗正門急
燕盡出婦女乘城轉礌石都督瞿能與其二子帥騎
千餘戰入張掖門景隆密止之退十五里而軍燕世
子令夜汲水澆城冰滑於墉南軍無復能登者而景
隆所遣別將亦敗於通十一月燕王自大寧還景隆
軍鄭壩陣而待王白溝之西白溝之河流王心禱曰
河冰則天相燕也其日雪河冰燕王盡以其師度南
將陳暉追躡之王還擊暉暉敗跳冰遁冰乃皆解王
連破南軍七營與景隆戰午及酉景隆大敗燕斬南

軍十餘萬降如之都督火眞焚敝輜以援燕王鎧者
趨馬楯人呵之燕王曰止是皆壯士其夜景隆遁德
州燕王還攻南軍之圍九門者破其四營遂入北平
是時君論岷王罪流之漳州誅其府典膳世英等燕
王既還北平復上書白心傳檄天下檄曰惟父皇太
祖高皇帝一統華夷爲生民主天下底定立長子爲
皇太子餘子無嫡庶皆裂土封王爲子孫不拔之計
豈期數年以來太子薨逝秦晉二王繼卒父皇念太
子早世立其次子爲太孫不幸父皇賓天太孫卽位
我諸王表奏稱賀頓首頓首百拜萬死謹言不敢居

叔父沖年信惑邪蠱任用貪墨猾正爲左班文臣盡
屛棄典刑殘害骨肉穢德感怒于皇天京師地震十
月山崩水溢火焚其土庫二月霹靂大風雨發星拔
木蝗蟲生隴畝占書曰地德至靜不宜動搖若主弱
臣强則必震動臣下擅權則上不寧變怪生焉陽伏
不能出陰出不能入陰陽相激地必震動動於宗廟
宮殿者人君失信國無忠臣誅伐不以禮上下不相
親也山崩水溢者五行失序也此公輔之象賢人退
小人進則山崩山無故自崩岡易政人生失位民流
散也天火焚土庫者賞罰不明也燒宮室者君不思

道厥妖火燒宮也霹靂大風雨發屋拔木者讒言殺
正士也蝗蟲生隴畝者邪臣在位則蟲食苗葉君用
才不當臣不任職則蟲食苗莖佞臣在朝則蟲食田
苗任用奸賊則蟲食苗根也天戒甚明猶不恐懼此
皆齊尚書黃太卿左班文職佞君殃民專事滅親以
致於此患也父皇不豫勅召我奸臣齊尚書匿之及
大漸數數問第四子來未至渉遐又不即訃我諸子
至今不知父皇得何病嘗何藥濱於大故禮三日而
斂翼復生也父皇亥時崩寅時斂不知何此速也禮
天子七月而葬父皇停棺不中殿七日葬不知何此

速也宮車宴駕遺詔一月始至是我親王與庶民同
也宮車未葬壞宮掘地五尺改移之不知父皇何過
也齊尚書奏曰凡朝凡筵揖不拜小祥節祭帝不用
親行衆王遣奠京師因繫其使者鍛鍊令誣王何禮
也高皇帝祖訓曰王月閱士或十過或七八過或五
六過王朝從行文武官吏馬步騎軍亡算旗幟甲仗
皆上鮮明以壯臣民之觀洪武二十五年春父皇名
諸王入宮親受勅王歲訓將練兵周視封疆作軍器
必精良勅尾記洪武年月日帝御奉天門口占翰林
院修撰練子寧許觀編修吳言信三員執筆書孫允

炆親目之曰使奸邪不得口舌惑聽太祖皇帝令守
藩諸子歲振伍繕士豈導之他不利哉褒廣輔拂防
虜遏邊令帝業萬世也奸臣齊尚書黃太卿左班文
臣不遵祖勅恣行奸究誣陷親王以流言破滅周王
父子異竄未旋踵而罪代王出其好姬皆配於軍譙
讓湘王賜之赭死齊王亡罪偫在囚拘私持金帛啗
岷王之人趣爲飲章以禦魑魅嗚呼齊尚書黃太卿
奸臣小人昔事父皇幸逭天誅備於左班恣奸用謀
殺我父皇子孫我父皇能復幾子更須幾歲月不盡
於虔劉齊尚書等又使惡少年貴咼監燕誘我長史

滅闔我蕭牆截我端禮行門殺我城卒使我坐食不
安我飲泣如弗聞上秋之旬約來攻我我懼要領之
不沒我護衞之士同心爲我擒逆都指揮忠等又領
兵二萬三千次於懷來約來攻我我懼要領之不沒
我精騎八千同心助戰大敗忠軍獲馬六千生擒三
將降其餘黨奸臣又行矯詔俾長興侯炳文等領軍
三十萬次雄眞定約來攻我我懼要領之不沒我軍
士同心迎敵遂以八月中旬破雄斬首九千餘級獲
馬三千生擒都督忠指揮松居九日大破炳文眞定
斬首五萬獲馬五萬二千餘匹生擒左副大將軍駙

馬堅右副大將軍忠左軍都督成都指揮遂餘將悉下歸之於故伍江陰侯高都督䲷都督文領軍遂左入自永平約來攻我我懼要領之不沒我騎士三萬九千同心并行高等聞風夜遁追斬首級千餘於百里之外我臨大寧諭以太祖皇帝舊恩房寬歸命鑑萬授首我精騎三萬襲破都督貞都督亭於松亭大寧以平奸臣又行矯詔使曹國公景隆領兵五十餘萬入逼北平攻我我懼要領之不沒我士同心以寡敵衆戰敗景隆斬首一十五萬九千餘級餘衆悉下歸之於故伍景隆夜遁去余無孫吳之畧然所向克

捷者天地祖宗鑒予忠孝本心憐而佑之也昔靖江王守謙其父文正身多愆遼王復不改父皇篤念懿親尚行爵出祿與同享之周齊湘代岷五王合氣同天風聞無實齊尚書等助君爲虐必欲盡劉之心將圖天下也余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親子皇太子親弟而衆王親兄禮曰父讐不共天兄弟讎不反兵奸臣齊尚書黃太卿實讎余父讎余兄弟余用帥領精兵三十萬誅討余父兄弟讎天下臣吏尚追念高皇帝同心戮力共行擒捕獻俘于玄祖使我父皇子孫基業以萬世十二月燕王間江陰侯吳高於朝削

高爵安置廣西燕王出師攻大同至廣昌降其將勝薊州鎮撫曾㵘起兵攻北平死之衛官張倫等盟兩衛軍勤王是月也從軍中加李景隆太師賜璽書專征之鈇鉞使者失船璽書鈇鉞皆沉於江以茹常爲兵部尚書罷齊泰黃子澄報燕建省躬殿藏古經聖訓使方孝孺銘還肅王楧蘭州法司奏今歲論囚減往十之三使者還自西方得雪山青玉二年正月燕王攻蔚降之轉攻太同李景隆出援紫荊關王從居庸還甲子詔曰頃以庶獄煩興易御史臺曰都察院分章刑部宗廟神靈民服于乎爭訟頗簡其視漢制

更都察院爲御史府御史員可省至二十八人糾會殘舉循良匡政事宣助教化務忠厚以底治平三月戊辰賜御史衣移御史府便朝謁四月燕王出師南向癸丑李景隆自德州進河間郭英平安吳傑自眞定進保定合軍六十萬期於白溝燕王自固安度拒馬河營蘇家橋雨甚王坐胡牀待旦兵端有火光金鐵弓弦皆鳴己未燕王覘天出軍有五色雀飛駐旗竿之首遂率軍循河西北行平安與瞿能出伏要戰北軍皆却王自衝擊其後敗南軍及白溝景隆與燕王遇自蓀至暝兩軍從火光中苦戰收軍燕王遂所

壁處下馬視河流乃辨方從王者三騎庚申燕復渡河瞿能與其子彞房寬陣平安翼之擒斬北軍數百人燕將丘福以萬騎衝南軍殊堅王以精騎突入南軍左掖南軍復繞出王後連戰百餘合南軍矢如雨燕王馬三創三易王射矢盡三橐提劒左右擊劒缺瞿能追馬阻於重堤王馳逆之佯提鞭後招能軍疑乃稍已不前平安劘陳亨劒及徐忠兩指忠自斷擲之裹瘡而戰高煦帥精騎數千與王合彼此相扼至日中瞿能大呼滅燕入北軍斬其數百騎越巂侯兪通淵指揮滕聚亦前會旋風起折大將之旗南軍相

視而動燕王乃與高煦乘南軍乃斬能父子於陣平安與朱能戰乃亦不利通淵聚亦沒於陣中景隆軍大潰喪師殆三十萬人還奔德五月拔其衆奔濟南燕王入德德降使將旭守之追擊景隆濟南城下大敗之遂圍濟南堤水灌城參政鐵鉉令軍中詐降燕迎燕王入約其壯士懸鐵楗伏城上闉則使守陴之卒晝夜哭曰濟南魚矣亡無日矣乃撤守具出居民伏地請曰奸臣不忠使大王冒霜露爲社稷憂誰非高皇帝子誰非高皇帝民臣其降也然東海之民不習見兵[illegible][illegible]壓境不識大王安天下子元元之意或

[illegible]竄之請大王退師十里單騎入城臣等具壺漿而迎大王燕王大喜如濟南民言馬過城下城下呼千歲聲聞於闉楗及王馬首王驚改馬而馳濟南人挽梁梁則堅燕王竟從梁馳去復圍濟南城六月增改詹事府增少卿寺丞各一人賓客二人增置資德院設資德一人資善二人其屬贊讀贊書著作郎各一人掌籍典簿各一人增司業各二人省博士學正學錄增助教十七人是月也以李景隆屢敗遣尚寶司丞李得成齎燕燕王泣曰吾兩上書矣而不見報親王下天子一等吾何求哉直自拔耳得成不得

善還口報君怒其辱命囚之已乃釋召景隆還以左都督盛庸爲平燕將軍右都督陳暉平安爲左右副將軍馬溥徐眞爲左右參將帥師征燕平安出兵二十萬奪北軍之餉於單橋遣沒者五千渡河與盛庸合攻德燕將旭遁歸復有德諸縣八月燕聞德破引濟南之師還是月也承天門災詔求直言九月重成焉改曰皐門遂改午門曰端門端門曰應門前門曰路門改謹身殿曰正心殿置學士一人罷華蓋殿文華殿武英殿文淵東閣大學士各設學士一人改侍讀學士爲文學博士以方孝孺充之十月論守濟南

功擢鐵鉉山東布政使進兵部尚書封盛庸歷城侯李景隆還黃子澄曰景隆觀望喪師當誅御史大夫練子寧執而數之朝以哭請卒不問景隆闕機以應燕故其戰不善也平安次定州與燕將陳亨戰華山斬之徐凱陶銘次滄盛庸次德燕王下令曰攻遼東至通令士皆循河南北軍疑曰征東何南也燕王曰夜有白氣二道自東北指西南占書曰利南乃自直沽疾行三百里至滄城下掩擊之凱銘皆降燕燕渡河南至德王毆軍盛庸覘之堅壁待師過襲之燕王還擊殺百餘人遂自臨清移軍館陶取糧焚舟至冠

向東平山西戍卒羅義扣燕投書請罷兵復詣闕上奏天子當篤親親厚諸父已北征之役君不悅下之獄而詔曰得燕王者毋傷也使朕有殺叔父名十二月盛庸營東昌先鋒霖以軍五千營滑口燕王使其將朱榮劉江襲破霖遂至東昌己卯盛庸椎牛享士背城而陣前其火器精兵燕王突入其左翼旁空北軍鼓譟繼之盛庸盡乘以火器北軍大亂庸與平安麾旗大戰斬燕將張玉圍王數匝燕將朱能朱長率胡騎從東北角奮擊南軍南軍卒東北燕王從西南遯去間道還北平三年正月辛酉奉命神寶成君親定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邦[illegible]一執中[illegible]昌初君爲太孫夢帝致寶焉旣卽位得青玉雪山二年齋郊宮夕夢若有籍乃命玉人琢爲大璽至是以告天地宗廟下詔百官稱賀大宴奉天門賞四夷朝使辛未大祀南郊明日行慶成禮令羣臣賦詩頌天下歷城侯庸來獻東昌捷丁丑告郊廟召齊泰黃子澄還燕王歸而爲無遮之會以薦亡士王莅會大哭解袍焚之曰雖其一絲以識余心乃復募士南向三月盛庸以兵二十萬出德吳傑平安出眞定自單橋進營夾河燕王亦從保定緣滹沱去盛庸四十里而舍

以數騎覘庸軍庸覺追之王射殪其一人又追又殪之及戰庸軍蔽盾自堅北軍投以木櫕櫕貫丁寧有旋鈎焉南軍盾罥於鈎皆棄之北軍乘之都指揮莊得殺燕大將譚淵及其部將數人死之楚智亦死之張皂旗亦死之張皂旗者常以皂旗先登北軍畏焉呼曰皂旗張及死猶手其皂旗壬午盛庸軍西南燕王軍東北又戰自辰及未疲坐地息起復戰忽東北風起北軍乘風橫擊南軍昏不辨死者十萬餘人燕王追奔至滹沱盛庸復還德戰之夕也燕王迫南軍而次晨鳴角穿營徐去無敢犯者以詔毋使有殺叔

猶名也是月也逐齊泰黃子澄籍其家吳傑引兵至間庸敗乃復還眞定閏三月自眞定出藁城己亥大戰矢集王旗如蝟平安登陣譙望戰見其軍勝鼓之燕王趨之平安下譙而遁會大風起發屋拔樹南軍死者六萬餘人燕徇順德廣平大名君使告燕王曰齊泰黃子澄賊臣無功雖皇帝亦惡之已竄逐籍其家皇帝所以爲燕王足矣可罷兵燕王上書曰臣聞虞舜首去四凶殷湯改過不吝帝王之盛美萬世所師法也臣奉藩二紀不敢違越奸臣齊泰黃子澄懷莽操之逆圖志傾宗社造滔天之釁翦落藩輔之親屢

削諸王次及於臣欲陷臣家並寘死地臣瀝懇號天天聽甚高古云大杖則走陛下所以杖臣大矣以兵自防非臣得已上賴天地宗廟鑒臣衷誠憫臣非辜大軍見臨輒自摧衄臣不敢爲喜輒用傷悼誠念皆皇考之民橫被奸臣驅之白刃彼實何辜是以夙夜控額天地祖考之靈冀開聖明助震威斷比聞二奸皆已竄逐臣之一家鼓舞更生臣下令三軍將士天其悔禍可以釋憾三軍將士且恐且喜合慮同詞前告于臣二奸雖逐大兵未退名爲格佞實用弛謀亦人事之或然者也臣恐陛下未推豚魚之尚惑樊

棘之聽此非獨撤其藩籬抑將傾夫堂室莽操之事前鑒甚明惟陛下力斷行之書至文學博士方孝孺侍中黃觀曰燕終不罷兵矣暑雨方沴燕軍久駐大名不戰自困永北二平燕王根本地若密調軍士爲攻擾之計陽示報書往復間度二三月號令既集燕且歸援我大軍可躡其後矣君曰善乃使大理寺少卿薛嵓往赦燕王罪薛嵓至燕軍中曰皇帝使臣啓大王釋甲還燕南謁孝陵朝至暮收軍矣燕王曰嘆是不可紿三尺兒而指諸將曰有丈夫者矣因連營列隊馳射觀之遣之還而語之情嵓還報君曰誠如

卿言曲乃在我五月燕軍餉大名吳傑盛庸平安扼其道燕王使指揮勝入奏曰有詔解兵傑等復倍先發也君亦悔曰燕王朕叔父奈何須兵哉方孝孺對曰兵戢難張也燕不罷兵長驅犯闕胡以禦之君乃下勝獄召齊泰黃子澄還治兵如故六月燕將李遠領騎兵五千人衣裝如南軍入沛大焚漕船河沸魚鱉皆浮死七月燕襲敗彰德軍破冗尖寨平安自眞定向北平王使劉江還戰殺南軍數千初燕世子與其季弟高燧居守王次子高煦從軍高煦高燧弗恭於世子燕閹人儼亦數相與短世子燕王孝孺曰師

老矣漕道又絕臣聞燕父子兄弟可間也臧世子燕
王必疑疑必歸北平燕不得爭中原而我師通濟饟
其後此一策矣因爲君具道世子可間狀乃使人函
世子書書至世子弗發封致燕王軍中高燧果令儼
馳見高煦共短世子語未既世子之函書來燕王驚
曰幾殺吾子壬寅大同將房昭引兵入紫荊徇下保
定諸邑寨西水王旋師歸援八月燕王渡滹沱次完
閭西水使別將榮闓定與南將花英鄭琦戰峨嵋山
下大敗南軍竟破西水還十一月遼東將楊文圍燕
將亮永平燕使劉江救之南軍敗於昌黎是月也皇

少子文垚生十二月太祖高皇帝實錄成燕王復出
師南向使駙馬都尉梅殷守淮安左右府都督僉事
徐眞馬溥率偏師北出以禦之四年正月召周王蒙
化居之京邸命魏國公徐輝祖領京衛軍援山東燕
王使其將李遠朱能覘南軍德州將葛進遇李遠於
藁城指揮賈榮遇朱能於衡水皆戰敗燕王軍絲館
陶渡河至東阿拔之遂連拔東平汶上降沛沛知縣
顏伯瑋與主簿子清典史謙死焉睢北軍至徐徐堅
壁不出燕王使軍辱忌之二日徐人怒渡河追北軍燕
王馳斷其歸徑皆潰進攻宿平安躡之以精騎四萬

燕王伏三萬騎於淝待之燕將白義王眞劉江與平
安戰佯却引之入淝伏起平安轉戰圍王眞數重創
之十餘創眞自刎馬上平安遇王於北阪戟幾及王
焉驁胡將火耳灰之銳亦距王十步之內燕胡將信
射踣火耳灰馬乃擒焉戰之夕燕王夢厄於平安有
白馬將自西馳斷安馬足問焉對曰臣韋之神也四
月北軍斷徐餉道轉攻蕭至小河燕將陳文橋河衝
守之都督總兵何福引兵循河而東遇燕王騎斬文
奪所守橋燕將張武突出林間與王合乃擊却南軍
南軍據橋南北軍據橋北相持累日魏國公輝祖來

援陣齊眉山下與燕大戰自午至酉兩軍相當輝祖
斬燕將斌等十餘人還營擬暫於是南軍再捷北軍
再敗燕諸將皆懼說燕王曰軍深入矣暑雨連緜淮
土蒸濕恐有疾疫小河之東平野多牛羊二麥將熟
若渡河擇地休士息馬觀釁而動可持久也燕王曰
兵事有進無退勝形成矣而復謀退士不怠乎公等
所見拘攣耳令曰欲渡河者咨公等所之朱能曰諸
君勉矣漢高十戰而九不勝卒有天下蓋燕王於是
不解甲者數日南軍樹碑相慶也廷臣有曰燕且北
矣京師固不可無良將帝因召輝祖還何福等無援

乃引兵會平安靈璧平安以六萬人為方陣累餉護
行燕王遮之平安突至殺北軍千餘矢如雨燕王麾
兵斷南軍為二南軍大敗何福出壁與平安共殺傷
北軍北軍乃却而高煦又以其伏至王還掩擊其後
復大敗南軍盡得其餉輓福入壁壘門私令士曰旦
聞砲三而突圍燕王望見之曰南軍其遁旦使諸軍
緣壁入之發砲三南軍謂其砲也爭開門遁已知為
北軍皆大亂平安陳暉等三十七人禮部侍郎陳性
善等百五十人皆見執燕王謂平安曰淝河之戰公
馬不驚何以遇我曰驟臣不佞敢效鉛刀燕王曰壯

士五月楊文以兵十萬自遼東南下與鐵鉉合勢絕
北軍至直沽遇燕將宋貴皆戰死燕王至泗泗守將
景初以城降王曰不戰而降何德也景初曰泗有神
民禱焉曰降吉其日王謁祖陵將渡河盛庸軍淮南
燕王軍淮北王使士檥舟編筏若涉者潛遣丘福朱
能等濟淮而西鼓出庸後庸軍大驚遂濟下揚州揚
指揮王禮執其守將崇剛御史彬降高郵通泰諸州
皆潰遂底江北詔曰燕禍日深旦夕犯闕中外臣民
能不獎子文武吏士宜勉曰勤王寻出於苦不忘爾
報詔下臣民聞之無不慟哭者乃遣禮部侍中黃觀

國子祭酒張顯宗翰林修撰王叔英分道徵兵而齊
泰黃子澄亦皆四出方孝孺曰事急矣許之割地猶
可以待勤王之師乃使燕王從姊慶成郡主見王軍
門王哭曰忍心至此乎我父陵土未乾我兄弟類見
殘害讒臣之言如漆投膠懿親之言如水洒石今日
之來豈得已哉郡主亦泣下因問曰周王安在曰召
還矣未爵也齊王安在曰猶囚燕王噓唏不勝郡主
徐以君言告王王曰凡所以來欲得奸臣耳皇考所
分吾地尚不能保何望割也六月癸丑燕王軍至浦
子口盛庸等迎戰大敗之燕王幾議割地和會高煦

搏胡兵至大喜盛庸軍緣江上下待王高資港乙卯
王渡江及岸高煦先登王麾精騎繼之庸軍大潰追
奔數十里都督僉事陳瑄以舟師降遂入鎮江鎮江
人望見海船之黃幟曰海濱應矣則皆降庚申王進
次龍潭君急而悸方孝孺曰今城中勁兵二十萬城
高池深糧食充足尚可以守請下清野之令城西南
隅崩築未竟又崩其東北方孝孺曰終無如割地郡
主歸入耳若使大臣往或庶幾焉今天下惟蜀王不
背朝廷其地四塞決死不利則收士幸蜀萬一可圖
也君乃使曹國公景隆尚書茹瑺往燕王軍命諸王

閑諸門景隆瑞至伏地叩頭而已燕王曰勤勞公等
有言乎景隆稍稍及割地事燕王笑曰公等游說邪
初吾無過輒坐大不韙削辱之今救死不贍胥以地
為吾故有地矣凡所以來為奸臣耳景隆還報命
君再使諸王與之偕曰奸臣逐矣執而得之且用釁
鼓癸亥王見諸王涕泣相勞竟曰欲得奸臣諸王還
報君會羣臣慟哭或勸君幸浙江或曰不如從湖湘
入蜀孝孺請堅守待援議不決乃遣魏國公輝祖開
國公昇分道禦戰甲子出蠟書促勤王燕盡獲之軍
薄都城徐增壽謀為應大理丞鄒瑾御史龔知焉與

同官十八人者毆增壽殿前呼聞大內君拘增壽禁
中乙丑燕王至金川門下谷王橞從城上望見王鉦
鼓與景隆開門迎入王馳千餘騎衛周齊二王周王
曰吾死矣曰燕王之騎兵也乃喜入見拜且哭燕王
亦哭已並轡握手登樓相慰藉君手劍斷增壽腰徘
徊無所出乃火其宮與馬皇后自燔死燕王望宮餤
闌耳遂為發哀治喪越三日卽皇帝位是為成祖乃
使中使馳救不及還白燕王哭曰小子何喚吾來輔
復周齊二王爵下令建文中所改易洪武政令條格
悉如其故稱其年為洪武三十五年稱帝建文君遜

四日禮葬之遣致祭輟朝三日又七日遷興宗孝康
皇帝主陵園仍稱懿文太子宮之焚也太子文奎不
知所在文圭方二歲送中都廣安宮降封吳王廣澤
王居漳州衡王懷恩王居建昌徐王敷惠王從母呂
氏居懿文園追封徐增壽武陽侯居頃之以廣澤懷
恩二王不能匡輔建文俱免為庶人改封敷惠王為
甌寧王或言高祖始嘗問後嗣事於劉基知建文君
不終與之藏函函一僧牒一剃刀一緇衣牒曰楊應
能宮之火也建文君削髮披緇懷牒從御溝出郊壇
亡成祖使中使捄宮中使出馬皇后之燼曰建文君

遂以葬之建文君既葬或言其亡或言蜀王迎之西
皆參差莫實成祖亦心疑之其時有異人張玄玄者
以術重已去莫知所之乃使禮部尚書濙行天下名
訪玄玄實私察建文君竟莫得其要領其言建文君
亡者謂羣臣多為僧而從之入湖湘四川雲南最後
往來廣西貴州蠻峒八番響木瓜諸處漸會集者三
十六人三十六人事建文其君臣禮人見所誦經皆
尚書古文英宗中建文君年八十餘矣出自雲南直
入布政司堂南向跏趺坐地曰我建文皇帝也朝使
求張玄玄天下而實為我彼傳四朝事定矣老夫不

言一束遺骨更瘞何地耶有司驚致之朝莫辨也有
閹老矣逮事建文君知其左趾有黑子摩視之持其
踵心謂是而不敢言下錦衣不數月卒葬西山不封
不樹云

名山藏卷之六

臣何喬遠恭輯

典謨記

成祖文皇帝

成祖文皇帝御諱棣太祖第四子也（臣於南京見太常志云帝爲碽妃所誕生而玉牒則爲高后第四子玉牒出當日史臣所纂既無可疑南太常職掌相沿又未知其據臣謹備載之以俟後人博考）太祖分王諸王以燕元舊京近虜擇可鎮服者居之以封上洪武末年使諸王出塞捕虜燕晉二王壯而近常被命同行獨上深入有功嘗一擒虜酋乃兒不花再擒酋將孛林帖木兒等數十人虜自是不敢近塞上狀貌奇偉美髭髯英武寬仁豪傑樂用其精熟武事老將皆謂不及也太祖以威武治天下心柔太子注意上京國公玉時進聞太子曰主上諸子中殿下度誰最愛者太子曰莫若燕王玉曰臣亦知之臣聞望氣者言燕地有天子氣殿下審之太子曰燕王事我甚恭久之太子薨太祖益屬意以學士劉三吾對立太孫太孫慮諸王太盛既卽位聽齊泰黃子澄計未改元而遷周王雲南拘齊王京師改元而湘王自焚齊王廢代王幽岷王流遂日夜防燕建文元年六月投密詔北平都指揮謝貴遍圍王

城柵斷端禮門四門路殺王城卒七月丑逮上都指揮張信密以告上遣朱能覘之還報曰㧕死於頸不可後也上乃用張玉朱能言擒謝貴及北平布政使張昺上書建文君請遵高皇帝祖訓起兵誅泰子澄二姦臣建文君不報遂起兵去其年紀但稱元年於是以丘福張玉朱能爲都指揮僉事擢布政司吏李友直本司右參議而布政司參政郭資按察副使墨麟都指揮同知李濬陳恭等皆從上（郭資字存性武安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戶部主事遷北平左布政使永樂初論居守功進戶部尚書仍掌布政使事賞賚視伯已改刑部復改戶部仁宗卽位加太子太師蹇義夏原吉數短於上謂資偏執常格恩澤請罷資上問以語楊士奇曰先皇興義旗及吾昔居守皆得資力其人亦材且危而任之安而棄之吾誠不忍士奇對曰故舊不棄此皇上盛德顯資彊毅人罕得干但諒動所譏祖資必責有司依歲額徵此太過諒如二臣言上曰吾在此復有原吉與同事彼難偏執莫能行也已竟罷其政賜璽書歸踰月上念之不已命戶部給半俸復其家章皇嗣位起爲戶部尚書免朝謁資視事勤雖大風雨不避僚吏敬憚所居蓽垣朴舍卒之日家無餘貲年七十三追封湯陰伯諡忠襄）上諭將士曰我國家至親受祚以來守法循分爾曹共見少主信任姦臣殘害骨肉削奪五王又及於我高皇帝后創業艱難封建諸子以嗣以續皇天后土實則何辜吾義與姦臣不共戴天矣言已亟渤將士感動風雨四起咫尺昏昧少焉東方雲開露青天尺許有光燭地映徹上下將士

皆喜謂上得天一戰而奪九門再戰而破壻上三戰
而火白溝四戰而拔滄州五戰而蹂夾河六戰而得
藁城七戰而掩靈壁凡七大戰遂涉泗濟淮克盱眙
下揚州渡江取鎭江至金川門谷王穗開門以迎王
師上按兵入建文君燔宮赴火死四年六月乙丑也
丙寅諸王羣臣請卽天子位三勸進己巳謁孝陵歆
獻感慕攬轡回營諸王羣臣備法駕奉寶璽道迎遮
擁登輦軍卒耆老萬衆夾道拜顙懽呼稱萬歲遂卽
位初建文時有道士謌于途曰莫逐燕逐燕日高飛
高飛上帝畿已忽不見至是驗云復周王橚齊王榑

爵土政悉洪武之舊名用洪武售人稱今年爲洪武
三十五年凡從征靖難之臣遷叙有差戮齊泰黃子
澄方孝孺等於市秋七月壬午朔大祀天地南郊還
御奉天殿告卽位大赦天下以明年爲永樂元年甲
子享太廟楚王楨來朝遷孝康皇帝主陵園仍稱懿
文太子降封其三子吳王允熥爲廣澤王衡王允熞
爲懷恩王徐王允熈爲敷惠王上曰朕初舉義用清
君側姦臣數人旣已伏誅嘉與萬方同樂至治比聞
在京軍民未喻朕心轉相扇惑夫是皆高帝遺黎吾
入城之日市不易肆今豈濫及無辜兵部急諭之賜

在京諸王書往與諸弟各一方歲一見或數歲一見
今早暮來聚甚慊于心暑可三日一朝勅諭諸將士
曰朕舉兵靖難爾輩多功所司上狀未詳以故未賞
昔中山王從高皇帝混一天下二年以後賞典方行
今踰月爾輒憤後時不已急乎向在兵間小捷必報
豈當大定乃遂忽諸業勅所司亟上誤許陳改上曰
朕居藩邸深知民艱數年兵興北方罷甚前工部尚
書嚴震直戶部尚書王鈍應天府尹薛正言其分視
山東西河陜以利病聞勅諭都督陳瑄等曰朕長子
居守北平爾善輔之申明天下誦讀大誥三篇遇鄉

飲講解如舊八月詔曰朕皇考受天明命奄有四方
褒厚親親爰及異姓允炆不孝不仁立未三年骨肉
幾盡周王奉藩匡輔無愆空宮籍財害其相齊王自
歸京師竄之瘴蠻父子殊方幽囚窮窘穴牆通食謀
搆湘王闔宮自焚加以惡謚執齊王於京師囚代王
於大同幽岷王於雲南宿夕思惟不盡不饜復以懿
文太子薨逝之時皇考有意立朕尤所猜忌聽信姦
臣縱兵相害朕不得已舉事自救荷天地祖考之靈
兵至纔甸索其奸頑允炆慚負自焚以死諸王臣民
尊朕爲帝重念骨肉之親良深存沒之感是用復封

爵玉河南齊王青州治湘王墳廟賜謚曰獻脫代王
岷王囚幽封爵加故封秦愍王子尚炳興平王尚炆
永壽王尚炌定安王晉恭王子濟熿平陽王濟熇廣
昌王周王長子有燉復爲周世子有爋汝陽王有烜
順陽王有爌鎮平王有燁宜陽王齊王子賢烓樂安
王賢烶長山王賢賓平原王於戲天有顯道應捷影
響衍本支于百世資磐石於萬年名泰王柄代王桂
代世子遜熓來朝晉王濟熺來朝上得建文時奏章
千餘通使侍讀學士解縉等閱其干犯者悉燔之既
從容問爾等皆宜有衆未對修撰李貫進曰臣實無

上曰爾謂無忠耶朕非惡盡忠建文者惡其導之壞
祖法耳事建文忠建文事朕忠朕不必曲自覆九月
大封奉天靖難諸將丘福淇國公朱能成國公張武
陽城侯陳圭泰寧侯鄭亨武安侯孟善保定侯火眞
同安侯顧成鎮遠侯王忠靖安侯王聰武城侯徐忠
永康侯張信隆平侯李遠安平侯郭亮安成侯房寬
思恩侯徐祥興安伯徐理武康伯李濬新城伯故張
玉子輔信安伯唐雲新昌伯故譚淵子忠新寧伯孫
巖應城伯房勝富昌伯趙彝忻城伯陳旭雲陽伯劉
才廣恩伯茹瑺忠誠伯王佐順昌伯陳瑄平江伯王

寧永春侯曹國公李景隆特進增歲祿師位於安南
暹羅爪哇琉球日本西洋蘇門答剌諸國定功臣死
罪減祿例申明木鐸教民之令是月肅王楧蜀王椿
慶王㮵來朝第三子郡王高燧來朝周世子有燉自
雲南來朝十月申明洪武中所定禮制度數須示中
外脩高皇帝實錄谷王橞之國甘州衛軍張眞上書
言事上曰戍卒能言賜衣一襲鈔千貫是月寧王權
楚世子孟烷慶成王濟炫來朝十二月清理釋道二
教丙戌新作奉先殿成享五廟壬辰冊立徐皇后免
廣澤王允熥懷恩王允熞爲庶人勅諭兀良哈韃靼

野人諸部曰今天下一家邊將言爾諸酋長誠心歸
向朕用嘉之特令百戶裴牙失里勅諭爾其各居邊
境永安生業商賈貿易一從所便欲來朝者與偕至
是月岷王楩來朝高平王濟燁長山王賢烶來朝十
二月勅諭功臣曰古人君以武功定天下者必賴將
臣之力厥後往往不能保全何故哉處高位者易驕
縱犯刑法者多怙終人君代天理物豈容私其間哉
所以罰加焉必也高皇帝立法垂憲欲世世行守功
臣有犯罰戒再三戒之不改乃按誅之至親且舊不
敢曲原志人君子莫不謂高皇帝英明果斷上畏天

御下畏民情也爾諸功臣昔受高皇帝厚恩今事朕
朕欲爾等悠久共富貴若復驕縱怙終不問則違高
皇帝成法問而寘諸法必謂朕寡恩今錄高皇帝戒
勅申明布告尚永遵之爾之不遵後悔無及上曰公
侯歷事皇考者今皆年邁朕不忍勞非見任事者其
令以朔望朝參詔求懷才抱德之士江西以儒士軒
伯昂應詔即擢爲山東布政司左參議上問兵部尚
書劉儁天下畜馬幾何儁以數對上曰古者掌兵政
曰司馬問國君之富則數馬卿嚴督所司用心孳牧
是月寧化王濟渙永和王濟烺壽昌王孟熗來朝

永樂元年正月勅曰朕惟天德好生人君承天愛人
而已夫輿圖之廣非一人獨治自古帝王與賢共之
我太祖皇帝受天明命勤愛保養生息三十餘年政
教敷明近古鮮儷亦惟任天下之賢理天下之務旁
求民隱宣通德意用厥臻茲朕靖難承統重惟天下
皇考天下軍民皇考赤子朕即位以來夙夜匪寧爾諸
文武臣體朕斯懷毋怠毋忽毋虐毋貪毋爲掊尅毋
縱詭隨持爾廉平秉爾正直勵爾公勤擴爾忠懇共
守成憲毋或有違惟民出稅賦以贍軍惟軍執干戈
以衞民軍非民不養民非軍不安惟爾文武羣臣匡

爲保愛無有侵害惟皇考成憲實萬世治安之具遵
之則吉違之則凶其悉心一志敬之慎之羣臣請立
太子不允甲午月食陰雨不見禮部請賀不許禮部
尚書李志剛等請遵高皇帝中都之制立北平布政
司爲京師制曰可其以爲北京李錡字至剛以字行華亭縣人嘗從學楊
廉夫爲詩文有清思洪武戊辰舉明經奉命侍懿文
太子說祠部試郎中坐累謫戍邊召還爲虞部郎中
歷河南右參議建文中歷湖廣左參議成祖即位有
言其才遂以爲通政司右通政命與脩洪武實錄朝
夕在上左布道誠洪武中事至親眷其冬陞禮部尚
書聽部務叢脞長於剿繫益見寵遇三年爲侍郎朱
禮所簡見疏歲餘擢儀制郎中然過劇務必顯之初
解縉於至剛素相厚成祖御書大臣十人命品評縉
於至剛則云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既縉遭譖出至剛
懷恨以言其怨望中傷之後名下獄并下至剛仁宗

嗣位念其舊宮臣復以爲左通政數月又念其老不
任朝參改知興化府時朝廷方需仁澤於天下至剛
務必撫綏郡民德之再歲歿於官二月設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
北京行部北京國子監改北平府爲順天府北平行
太僕寺爲北京行太僕寺嚴誣告法分命監察御史
巡視民瘼於天下諭韃靼可汗鬼力赤書曰比聞北
地推奉可汗特遣齎織金文綺四端致朕意可汗能
遣使往來同爲一家豈不美哉并勅諭虜太師右丞
相馬兒哈咱太傅左丞相也孫台太保樞密知院阿
魯台等賜文綺各二命三法司五日一引奏罪囚會
官覆審承天門如洪武中故事命所在官司悉中原

濟濮之被兵者三月羣臣請立太子濮旋命諸郡王
長成者權住王府近州縣講讀詩書習練弓馬以通
世故四月勅曰朕賴天地宗社之靈父皇母后之佑
以有天下凡更改父皇之成憲濁亂父皇天下之奸
惡悉就誅戮其餘文武官員仍用無疑陞賞黜罰從
至公而已昔唐太宗撥亂反正貞觀盛治近古罕倫
求其故則太宗善用天下之賢釋王珪魏徵之嫌怨
舉李靖尉遲敬德於仇敵用房玄齡杜如晦於異代
宋太祖起甲胄平列國與世休息開三百餘年洪基
亦惟其時信任前朝舊臣范質王溥石守信王審琦

等夫是二君尚借異代況朕父皇之臣非讐怨他人
之比近有無知小人尚懷疑慮居閑妄生異議處事
則不盡心此不明朕推赤之意不達天命者也夫人
君代天理物故曰天子奉行天命故曰天吏若無天
命有力者皆得爲矣元有天下廣土衆民國富兵强
孰得勝之天命一去羣雄並起爰統一于我高皇我
高皇又用其才釋怨錄仇所以創業垂統身致太平
今朕豈敢違天命與父皇之德法度者父皇法度朕
不敢私也盡忠於國雖仇必賞心懷異謀雖親必誅
今敢有不思高皇帝之恩妄分彼此懷疑怨謗不安

職事者事發族滅以浙西諸郡水命戶部尚書夏原
吉往治周王橚請立太子不允楚世子孟烷周世子
有燉蜀世子悅𤇘平陽王濟熿永安王孟烱順陽王
有炟長山王賢𤉻皆來朝賜楚王楨書曰別來思念
世子至具知安好天下初定勞困未甦兼以蝗旱相
仍正當養民而休之今後宮東宮燬于建文兄姑安
焉賢弟言府中損壞欲求脩治豈有愛也民安歲豐
乃量爲之今用護衞士聊葺而已禁金銀交易以通
鈔法犯者准姦惡論以代王桂擅興土木命自今王
府非朝命不得擅役一軍民私斂一錢物靖難之起

也北京及通州以婦人守埤至是上追念之命兵部
錄姓氏行賞五月賜秦王尚炳書前令諸郡王出居
近州縣練習講讀念四方水旱蝗蝻道殣相望脩葺
供億勞費軍民勅至且令在國成造居室其卽日罷
又聞晉王濟熺令有司二十里設一火燎橋梁道路
悉皆治除今何時也勞民如此乎遂書戒晉王亦如
之勅北京刑部尚書郭資曰卿統長六曹悉心殫慮
措置糧儲尤爲撙節比聞小人或加怨謗古云省已
無愆奚恤人言卿朕素知尚懋忠勤以副眷倚勅陝
西都司布政司曰近令兄弟諸子出居講讀習練組

令權住衙所衙門比閘有司毀完造新採木伐石使
軍民不得力耕而休伍夫天下軍民連年死戰闘苦
蝗旱疲轉輸朕甚憫之是以首詔中外申嚴所部無
擅耴一毫無擅役一夫即朝廷亦有用民時如城池
顛閼築鑿不繼後費將大近於洛陽改造周府殊不
得巳蓋以河決爲先事諸王權住是豈不得巳重勞
軍民寧助朕爲治意耶勑到便罷阻者絷京處以極
刑遷家於化外再封靖難諸將之未論功者袁容廣
平侯李讓富陽侯李彬豐城侯陳懋寧陽伯王通武
義伯王友淸遠伯陳賢榮昌伯張興安鄉伯陳志遂

安伯上曰比見朝覲縣刺在列雖朕用人新舊無間
官儀求薦其下羣臣議羣臣上議請洪武中犯黨逆
并縣刺及仕違文者發配所縣姦臣齊黃進者罷爲
民上曰過矣皇考仁養人材以遺子孫雖縣姦臣進
貧爲姦臣用犯黨逆者發原配所縣刺者罷爲民勑
北京行部曰昔高皇帝既定天下念江南五府勞於
供餽優恤縣賦朕舉兵靖難北京民出丁力以助征
輸家財以益軍朕亦未嘗忘可覆實諸郡縣以其名
聞六月以久雨命侍郎李文郁等佐尚書夏原吉相
度被水田堪種者趣種之後時者除今年租稅丁巳

上高皇帝高皇后尊謚詔天下頒諸夷外國諭翰林
侍讀學士解縉等曰天下古今事物載籍極博韻府
回溪二書摘摘尚略朕欲自書契以來經史百家至
于孤方小道類爲一書統之以韻俾考索如探囊爾
等如朕意諭兵部臣曰漢文帝時閭巷有馬千羣爲
羣其聽民畜私馬賜韃靼可汗鬼力赤書曰有天下
者必得天命非人力也宋失天命元世祖得之嗣後
荒縱民散政乖又復失之我高皇帝削平禍亂統馭
華夷豈人力也哉朕承天休入正大統重念帝王以
天下爲家遣使者報書幣可汗當知天命廢興之故

講好脩睦乃聞竊有覦覬古云順天昌逆天亡可汗
博古知今寧不鑒此再書諭意并致儀物可汗審之
遺繒綺表裏各二仍賜所部馬兒哈等各一辛卯月
食周世子有燉來朝八月禮部言鹵簿中宜有九龍
車一乘又舊有鉦紅鼓各四面魫燈紅油紙各三對
今闕請增上曰先朝審禮精矣子孫遵用當自朕始
豈可輒益以啓後奢蓋闕者增補無者如故始命內
臣齊喜提督廣東市舶九月諭中外羣臣曰爲君難
爲臣不易創業難守成不易剛柔寬猛適其中禮樂
刑政有其序唐虞三代至漢唐宋率繇諸道是故舜

清問下民報虐以威誅四凶舉五官明五刑然後無
爲恭己神禹承之無間可議夏桀之亂民從其暴成
湯之興兼弱攻昧耴亂侮亡肇修人紀用革慆淫既
奠四方子孫承之惟監于成憲殷紂之亂商俗靡靡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遷殷頑民滅國五十繼相成
王制禮作樂垂拱仰成刑措不用漢承秦亂高祖令
蕭何定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法令嚴明惠
帝清靜至于文景除挾書已肉刑務崇寬厚唐承隋
末謡諑汰侈暴慢成風高祖定官制須律令行祖庸
調法沙汰僧尼道士勳臣犯法無所假貸太宗貞觀

之後懲斬趾禁鞭背刪定律令變重爲輕力行仁義
幾致刑措宋興承五季之亂太祖太宗頗用重刑糾
繩姦慝躬自折獄務底明愼立法制嚴用法情恕成
平以後刪其繁密益務寬仁子孫承之含弘光大恭
儉純誠未嘗殺一不辜此歷世守成創業之事剛柔
寬猛禮樂刑政厥中厥序莫不遞用朕太祖高皇帝
天錫大聖之資以當非常之變奮自布衣撥亂反正
比三代漢唐宋創業之時又大相遠蓋中華禮樂化
爲左衽沈浸百年陵夷已甚高皇帝服古人所未易
服齊古人所不能齊兢兢業業勞心焦思晝夜圖惟

經權常變不得已而用刑特權時之宜耳及其立爲
典常先議定律損益更改十年乃成復惟祖訓傳之
子孫墨劓剕宮並禁不用欽恤之意已著象刑權時
之宜不爲常法常法之立不易禮樂之用彌彰朕克
遵成憲佩服聖謨思守成之不易念刑措之尤艱昔
者唐虞三代君臣之間責難訓廸紀於詩書今朕告
教爾文武羣臣爾惟聽之職曰天職民曰天民工曰
天工祿曰天祿皆非朕私惟羣臣相朕以彰天命以
奉天討以亮天工保茲天民以享天祿善惡吉凶實
惟影響可不敬哉爾惟盡心勿謂忠有餘爾惟盡力

勿以勞自伐爲名而善善無成計利而勤勤必怠廉
不怨貧以廉爲常行勤不羨逸以勤爲定分事有繁
簡各安所遇位有崇卑各體所處爾羣臣當知也毋
朋比朋比必淪胥毋利口利口必傾覆毋奸欺奸欺
必暴露毋怙終怙終必殄絕依阿尸祿位者麻理擅
權作威福者逆天貪汚恣情慾者速戾讒說殄行惑
衆志者自刑爾羣臣當戒也刑者輔治之具自古聖
帝明王反朕皇考所甚重不敢輕不得已而用之者
也輕重毫釐之閒禍福死生之決也爾戒不戒臨民
治獄怙不加意甚至信讒說執偏言深文誤良善納

顛倒是非作威眩曲直自作聰明發摘瑕類法外求
情致人以死鬼神所見甚可畏也朕爲此懼申慇曰
勤審克之際罪疑惟輕乃有懷殘忍之私逞酷吏之
執誘朝廷之寬恤慼上下之人心所謂利口必至傾
覆爾惟戒哉聖人用人不求其備誠以才有高下智
有淺深事皆盡善上智所難動靜云爲豈無過誤朕
惟念此每加寬容乃有恃茲屢造非彝常懷幸免不
知忽微之過豈可積多非分之恩豈可常得所謂怙
終必至於殄絶爾惟戒哉亦有柔奸隱慝厚貌深情
貪祿扳結請托行私僥倖圖爲附下罔上不感天子

而感權臣寧負公門不負私室同惡相濟同勢相保
邪惡同讒以陷忠良同爲奸宄以匿其非同幻譸張
以護其短同側媚以相師同諂諛以相悅所謂朋比
奸欺必至於淪胥暴露爾惟戒哉亦有身爲執法賣
直沽恩謗人惑衆起險言以眩衆滅公義以濟私所
謂讒說殄行唐虞所堲爾惟戒哉亦有愧赧于中自
懷疑貳本無勞績妄自驕矜居寵弗畏因人毀譽從
已喜怒生殺與奪陰狠自肆所謂擅權作威福貪汚
縱情慾爾惟戒哉其旅進旅退依違其間候朕顏色
同進諂諛甘言遜志無所建明尤朕所惡所謂依阿

尸祿位亦恐獲戾于天爾惟戒哉於戲忠臣爲國至
於忘身鄙夫事君但知利已朝廷機務罔給目前生
民休戚略不加意債事蔽賢偷安玩日甚或微勞未
報自負如山小譴或加中懷憤怨是自不恭於臣職
豈能共致於雍熙朕務宵衣旰食豈爲惡逸好勞爲
上帝之監臨守皇考之基業實資爾羣臣輔成治化
上荅天命廸朕之戒時乃之休至於刑罰尤悉乃心
考之於書屢致其意誠以民命至重鬼神難欺譬之
操刀而割尚有血指之虞當食而言或至吻傷之失
事雖切已未免過違心有不存視而不見毫釐之差

生死之決一往不復雖悔何追朕寤寐思之不自知
其辭之復也爾體朕心無怠於意必欽必愼惟明惟
恤俾寬不至縱嚴不至殘囹圄空虛刑措不用政教
修舉禮樂和平家國有萬年之安爾亦有無窮之舉
子孫黎民尚有餘慶戒之勉之朕言不貳欽哉勑吏
部曰任官圖治之基也求賢任官之本也高皇帝聖
德光華萬邦黎獻共惟帝臣肆朕眇躬克亞大統永
惟萬幾不敢服逸思欲旁招俊乂光輔邦家必明目
達聰以弘視聽內外諸臣尚體朕心於羣臣百姓之
中各舉所知無間遠邇並以名聞書曰舉能其官惟

爾之能舉非其人惟爾不任古訓具存爾其懋哉上謂侍臣曰皇考功德隆盛宗廟樂章未有稱述朕甚媿焉博採名儒而議爲之稱朕稽古禮文之意上謂侍臣曰朕宮中丙夜坐閱圖籍何郡罹饑荒何郡迫邊鄙旦與羣臣計議行之河南數處蝗旱朕用不寧使者省視不絕於道如斯民小康朕之願也賜禮部尚書鄭沂戶部左侍郎嚴奇良通政司右通政丘顯誥勅致仕陛辭賜宴上顧禮部曰是皆皇考舊臣自今舊臣老致仕者禮之視沂毋得有敗

鄭沂字仲與浦江人義門七世孫也父卒與兄濙方嚴寒祖跣哀號永新令趙大納哭弔奉以草屨與兄偕伏慟哭辭謝不受洪武

三十五年宣名義門子弟年三十從上者至御前備擢用沂與焉三十年又徵乳大姓賢能者上特名沂前語曰爾家大孝大義前朝雖嘗仕宦我今大貴汝御筆親除爲禮部尚書精新斜大理寺沂會同審囚無有枉濫太祖賓天奠祭積歷郎引年致仕歸成祖思念舊臣名授前職三月擱其哀特製誥命賜歸巳入朝復有賜鄉人誣告義門私遣軍器朝命搜索無有以舊紅漆器生罪罪家長瀝沂日家長溺昏耄無聞知某嘗爲禮官不能使家衆遵國法罪坐葉兄弟再三爭事聞家有仍賜冠帶還駕北巡召發任老臣南京聚會同館待以優禮五日一朝東宮沂爲領袖駕還錫燕東歸將卒呼二子約榮來前日吾顏天子罷光祖宗德澤白衣授以尚書今年踰七十考終幸大矣爾等當圖報效言畢忽風雨大作頃焉風靜雨止翛然而逝

十月上謂六科給事中曰四方蝗旱民之艱食官寺服食朝廷乃有畜養鷄牲靡費食米者此輩坐享膏粱暴殄天物論其一日養牲之費當饑民一家之食業行禁戢爾等議之再爾不宥大理寺卿薛嵒等奏天下布政司所上死獄請遣御史外決從之命都御史陳瑛授御史簡書慎刑之意臨決之時苟有可生卽與辨釋上謂侍臣曰有言朕法令太寬者夫治人如醫有是病則服是藥不及傷矣朕守成之日正不敢傷民之時無病服藥朕不爲也勅建昌府同知馮士成等二十六人曰爾等事我皇考舊矣建文中罷斥爲民亦有不當罪者朕思任舊人仍名爾至方今官備爾且歸家念皆蒼頭皓首弗欲重勞特賜冠帶仍爾舊職歸尚撫爾子孫率化爾鄉人子弟

因賜道里費有差命侍臣輯古人嘉言善行有裨君道者以授長子而諭之曰朕少寓鳳陽民間細事靡不究知受命北平經絕塞冒霜雪與士卒同甘苦身所未歷則博考載籍覽鏡昔人之言行今長子居守北平雖吏案奏牘亦令躬閱以知爲臣之難他日可爲君也慶成王濟炫來朝勅晉府長史龍潭等曰古人臣無私交王府與西番往來以私車遞送王年少不知古長史儒者謂不知乎廷臣欲朕法爾朕姑不問尚愼戒之兵科給事中言天下衛所官吏所進軍馬文冊或額數盈朒或姓名舛異或不用印信或名

不稱臣或不著年月日皆不敬當治罪上曰人精神有限案籍繁夥或短計數或成追促姑條詰之更令詳進高平縣吏告知縣斂民財市馬給遞送大理寺臣言方禁斂財宜抵死上曰禁令不許爲私也馬給遞送公事矣釋復職十一月頒大統曆并賜朝鮮諸番國著爲令錦衣衞奏死罪一人上審其情而使宥之發屯戍興州因諭刑部曰朕矜其誤人無不可與日新且國家得一人耕亦可食數人其爲例四川行都司奏越嶲衞地番賊不時出沒請調軍勦捕上曰令嚴備遣撫諭之晉恭王第六子濟烺來朝初洪武

中免直隸五府民二稅每歲蠲除籍其丁壯供役名均工夫及是內河淤塞皆來浚治上念風雨沍寒賜鈔罷歸令京衞軍士次第成之仍賜鈔充傭直諭六科都給事中朱原貞等曰天下疾苦朕恐爾曹未之能盡知也選郡縣考滿官假六科辦事名俾隨爾等在朕左右朕有問即可知彼有言即可達乃至今無一人言者夫郡邑之大無一事苦耶在朕左右而尚默默況遠千里退其申諭以朕意賜山西右布政使周璟敕曰爾擢官未朞聲稱籍著愼終如始尚敬懋哉儀封縣知縣許譽秩滿至京縣民詣闕乞留從之

賜鈔錠文綺令復任閏十一月諭都御史陳瑛等曰國家設按察司糾察救守無所不得問無所不得言也河南蝗旱數歲水爲民災有司不撫字甚者朘削之按察司官不一言其移檄切責俾采察所部軍民利病及布政司府州縣官賢否以聞并命遍檄天下按察司及按治御史之在外者上謂侍臣曰朕每當法司奏囚未嘗不及覆思究之也毫有可生便從寬減蓋往在軍中未嘗輕戮一人況今爲天下主南陽縣言縣民逃徙賦役靡出乞下令捕歸上曰民誰樂去其鄉哉河南連歲水旱蝗螟守令鮮撫字之夫其

田廬生業已廢棄捕歸益之困耳封胡查爲安南國王上顧侍臣曰北京山西寧夏一時地震朕心惕然爾言其故侍臣對曰兵戈土木應也上曰比年兵旅饑饉民困甚矣朕夙夜圖之朕避暑樓居武門端門而已後宮墊隘不敢增修虛土木也若云兵戈政當勅邊修備十二月翰林侍讀學士解縉等奉勅脩古今列女傳成成高皇后志也封豁靖難公侯伯三代及妻如舊制上曰爲國教民莫切守令吏部都察院其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凡府州縣到任半歲以上者具其賢否廉貪之實以奏戊子朔食止閱太祖制

集顧學士解縉等曰建文燔宮皇考所遺寶翰殊不可得朕深悼痛有散落臣民家者乎遣書諸王府遣監生分詣天下令有收藏者皆送至錄與別本而重賚之楚世子孟烷來朝擢鄉貢舉人王偁為翰林院簡討上更問吏部簡討下何官對曰博士典籍侍書待詔曰皆已除未對曰已除曰賢何如偁對曰舊博士中皆老成文學士偁初除未知上嘆曰國家用人以賢以勞偁賢既未知勞亦未有乃令賢有勞者位其下其自博士以下陞職皆與偁同諮百工技藝凡利國益民之事皆許陳奏

二年正月勑曰今春時和東作方興天下文武諸司各宜申明教術勸課農桑愼固封守問疾苦恤饑寒黽勉誠心崇寬厚之政定屯田賞罰例詔自今有犯交易銀兩之禁者免死屯戍興州禁民下海名世子及郡王高煦於京師二月蜀世子悅㸅來朝禮部引奏北方歲貢生員入學十年考不中試者當充吏上曰人心志舒泰衣食溫飽乃能進於學問北方三四年中飛芻輓粟之艱兵戈風塵之苦無怪業荒可令還補廩學年數而後再試之毋遽河使來朝既辭歸上名使者前勞之縱問及田獵生事久而退顧侍臣曰夷狄之人萬里來朝若不稍垂顧問必不附歡侍臣進曰陛下懷柔至矣但嚮所問皆田獵之樂未嘗及其人民畜產臣竊未喻上曰田獵是其性俗若問人民畜產彼必疑心朕方懷遠故不及也禁小秤交易大理寺臣得犯者請論違制律上問工部臣明禁否對曰文移諸司矣曰榜市否對曰未上曰未榜市其赦之刑科奏强盜論死有年十五以下者三人上曰耄悼不刑二兒去悼不遠其勿論前軍都督府言龍驤衛千戶妻無子妾之子代職居常見惡於妻妻以刃傷子足妾告妻欲殺子請並治之上曰妻傷子

足恐無殺意使其母子嫡妾兩造獄吏之前非風化也付夫自治三月吏部奏有千戶奏薦士武人也朝命不及請坐違制罪上曰不及命慮其昧知人能薦忠心也試而果才一體授官刑部奏方禁銀交易江夏民有父死以銀買葬具者上曰禁銀交易恐鈔輕耳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其赦勿治上曰朕命御史給事中撫安中外要以禁止奸慝導為善而已給事中琰至四川見無犯者乃陰遣親信用銀誘民交易已則執之昔唐太宗以物試人待其受之則加之罪賴魏徵諫止古人以光明正大治天下苛則不堪

僞則不信脫小民畏法反執陰誘者於官聞用治之
都察院其執琰論罪上曉朝名後軍都督府及兵部
官皆不在列御史劾奏上曰朕命之矣有司早朝奏
事無者治事署廨中不在列必其無可奏諭六科給
事中曰爾職居近侍比不聞一言軍民利病何也君
資臣成治臣不輔法是不忠君可退思之條析以聞
改封允熞爲甌寧王世守懿文皇太子祀諭六科給
事中曰爾等疏駁奏牘一字之誤亦皆喋喋毛疵甚
矣文書委積人之精力豈無時敝自今奏內有數目
月日等字錯謬者令從傍改註印蓋之不必以聞麟

等奏言乃至有不稱臣者上曰下豈敢慢上或猝遽
漏書亦傍增之爾等在朕左右凡天下何弊當革何
利當興何所軍民未安何人奸邪未去當歷舉以言
如此細故故可略也四月勅曰朕惟天下武臣犯石
天冒霜雪累積功勤致有爵位或承祖父往有犯刑
朕不忍遽絕其世皆謫之遠方今已踰歲其令輕者
復職重者立功自贖進士李衡自訟其父洪武中受
法不當違令干進上曰不聞帝王用人殛鯀興禹朕
不爾罪爾其勉之甲戌冊立世子爲皇太子封郡王
高煦爲漢王高燧爲趙王諸王嫡長子皆封爲世子

衆子皆封爲郡王冊皇太子曰咨爾朕之嫡長朕藩
于燕爾爲世子聰明純厚孝友温恭朕平內難爾功
居守事上恤下至仁小心玆愛爾冊寶命爾爲皇太
子爾惟夙夜祗承爲善無間一念過虧大德之累爾
宜念之學勿至迂明勿至察嚴勿至猛寬勿至縱謙
卑遜志容受忠良勤儉安詳惠鮮衆庶以承宗廟以
保社稷爾其敬之諭三法司出淹獄先是命儒臣輯
古嘉言善行將以授太子至是書成賜名文華寶鑑
御奉天門名皇太子面授之其書比高皇帝所輯嗣
君昭鑑錄加廣益以高皇帝之寶訓焉有官軍誣民

爲誹謗者縛送刑部獄具以聞上曰謗恒言軍强民
弱必軍誣民命五府六部都察院訊實遂釋民抵官
軍罪并罪刑部官之枉民者長山王賢烣來朝上朝
罷名諭六科給事中曰朕可否庶務或有失中爾等
直言顧解縉曰敢爲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勅諭
文武羣臣曰今天下雖安民未蘇息郡縣豪猾遇有
征繇並緣爲奸細民不勝盜賊滋起爾等其悉心政
務毋橫斂一錢毋妄興一役稱朕閔念元元之意更
定天下衛所屯田守城軍士視地之夷險要僻臨邊
險要者守多於屯在內夷僻者屯多於守地雖險要

運輸難至者屯亦多於守五月國子監祭酒徐旭書
奏不謹當降上問吏部尚書蹇義旭何如對曰文學
特守寡合於人上命爲翰林脩撰上曰持守之人宜
其寡合既有文學當寘近侍庚戌以高皇帝忌晨詣
孝陵先日錦衣衛請具法駕上曰用數騎前導而已
顧侍臣曰皇考升遐之日正屬感慕之時自非辟道
導騎亦可省也六月楚世子孟烷來朝乙酉月食沈
冗官蘇松嘉湖諸郡水命監察御史督有司賑之諭
禮部曰天下之才不盡也落第舉人或本有學問爲
文偶劣或文故不劣試官偶遺之其再試既試得張

信等六十八名見賜冠帶而勉之使遊學於國子命
姚廣孝賑濟蘇松命徐景昌襲父爵進封定國公七
月寧世子磐烒來朝山東郡縣野蠶繭禮部請賀上
曰使山東盡繭亦僅被一方其已大理寺言有犯者
法當黥上曰宥之人孰不可與自新墨其身且息其
心九月福建布政司奏有番船泊岸詢是暹羅遣使
通好琉球因風漂至已籍船中物請命上曰鄉有善
人猶能振人於德夷國通好不幸漂泊可利而籍之
丹壞爲治之食粟焉使風欲歸或往琉球即導之去
周王橚來朝獻騶虞百僚稱賀上罷朝謂侍臣曰適

聞羣臣之言朕烏足當之古之明主皆遇祥自警警
息之分安危之繫也朕敢不敬裝印列女傳給賜諸
番謂吏部尚書蹇義等曰朕慮中外守令未必得人
遣御史分巡考察夫入其治田野闢人民安禮讓興
風俗厚境無盜賊吏無奸欺即守令賢矣否即不賢
矣比聞御史至郡邑但坐公館名問諸生及庶人在
官者輒以爲信夫君子中正自守小人路遺求譽詢
言之弊寧足憑也自今御史及按察司考察有司賢
否皆令具實跡聞從太原平陽澤潞遼沁汾民一萬
戶實北京制信符給宣慰安撫等司齊王榑來朝刑

部尚書鄭賜言比軍士初犯者皆蒙宥小人作過全
無戒懲上曰朕戒怙終若其初犯固可恕也刑部奏
會諸司錄囚上悉召諭之曰爾宜盡心耕去莠也心
有不存并去苗矣十一月上錄囚奉天門已出午門
復召錦衣指揮鴻臚少卿各一人從容審問之有辭
入白曰囚久困獄乍至朕前久困獄則雖枉而不求
辨乍至前則畏威而不敢言刑部言靖難諸臣有罪
繫者請論功定議上命論如律曰刑賞治天下大法
也功不掩過私不廢公征討之功朕酬之矣過而不
問私孰甚焉癸丑夜京師地震召羣臣諭戒之以天

寒罷築孝陵迺牆者學士解縉等進所纂錄韻書賜名文獻大成復謂未備勅太子少師姚廣孝刑部侍郎劉季箎及縉重脩之使翰林學士王景侍講鄒緝副命禮部簡中外官及四方耆宿有文學者充纂閱館文淵閣光祿寺給朝暮膳

三年正月上朝諭天下文臣曰朕惟治天下得民爲本保民愛恤爲先朕皇考太祖高皇帝混一輿圖身致太平其間愛養生息思至慮周故天下殷富生齒日繁朕即位以來仰遵成憲惟恐不逮尚慮天下之廣人心難一不守我皇考一定之法致陷刑辟所以

叮嚀告戒使人遷善遠罪凡我有官君子明聽朕言民國本也勿苛貪其財勿妄役其力則可常安民民常安則天下無事矣是亦爾等所以令終而後聞也諭天下武臣曰國家置武衛以禦侮不以世治忘備爾等當竭忠効力守法奉公士卒戰禦所資也其用心撫綏屯田儲畜之本也其加意督勸若夫完城堡脩器械勤訓練謹斥堠慎哨備皆軍政所急爾等爵祿富貴或繇父祖或出已勞當夙夜體念保之永遠克順天永平保定三府田租二年命學士解縉於新進士中選才質英敏者讀書文淵閣得二十八人以擬二十八宿司禮監月給筆墨紙札光祿寺給朝暮膳禮部月給膏燭鈔三錠工部給居宅曰漢唐宋諸賢臣皆能以文章羽翼六經垂諸後世嘗使儒道之盛克見於今黄河清于蒲津羣臣獻頌建碑于孝陵伐石幕府山之陽求厥趺于龍潭山發土得石龜長尺許其文玄蒼宛然如生衆工以龜來獻羣臣奉表稱賀遂獻于孝陵楚王楨來朝二月蜀王椿來朝命趙王高燧居守北京四月以儒士馬巨江爲翰林院五經博士（巨江江西安福人與張紞同輩學行老成志尚閒遠上在藩邸聞其名及是召至將用之以老固辭遂受博士賜紗帽銀帶襲衣及璽書褒諭令致仕）周世子有燉寧化

王濟熿長山王賢㸌來朝五月肅王楧順陽王有烜來朝賜周楚齊蜀諸王書曰我皇考創業垂統惟欲本支各盡其道朝廷則篤親親藩國則重守法朝廷紀綱明正藩國不齟齬其間藩國禮節不踰朝廷不苛責于上吾與諸弟姪皆宜念之夫朝廷不能篤親是謂不孝不友不慈棄仁背義咎莫大焉昔建文嘗蹈此失吾躬奉藩不深戒哉天下事繁一人精智有限藩國當體亮本誠情外相恕比代寧秦晉永興高平平陽諸王稍不順意內外怏怏或聽誘爲非甚者怨謗鎮魘是皆少年寡學之過吾慮[illegible]同氣悉忍不

問然皇考有法朝廷之公也朕復不言積過愈深矣
安能已繼今吾念親親之恩勿替諸弟姪念皇考之
法具在特此遣書陳布悃款六月遣中官鄭和往諭
西洋海外諸夷命户部尚書夏原吉僉都御史俞士
吉左通政趙居任大理少卿袁復袁復應天人賑饑蘇松
嘉湖曰蘇湖被水民食他郡其令所在毋驅逐水退
復業無糧食種子者官給之大理寺臣言文官犯杖
近例記罪還職停俸三月盖欲使自新乃輕玩比比
請今論如律上曰其待三七月與平鳳翔二縣進瑞
麥羣臣表賀上曰四方遠邇一物靡疵癘乃名太平

覽表愴愧八月申明學較之教遼王植來朝九月谷
王橞慶王㮵楚世子孟烷蜀世子悅𤏡來朝關陝獻
嘉禾羣臣應制譔詩初上爲燕王時嘉禾生北平以
獻太祖太祖御製詩賜上至是摹勒拓本賜諸王近
臣時四夷貢使充溢脩會同館於京師驛于福建浙
江廣東之市舶提舉司爲海外諸番館福建曰來遠
浙江曰安遠廣東曰懷遠加封張輔爲新城侯十月
封宋晟爲西寧侯賜滿刺加國鎮國山碑銘以祖訓
賜諸王而諭之曰皇考垂訓子孫是書鼂要夫朝廷
藩王合本同根心祖宗之心則自然各盡朕與諸王

共勉之十二月諭趙王高燧曰朕居北京有[illegible]
每聞邊報謹守而已當時中山王武寧王亦惟嚴固
以無失敗爾遇烽警輒遣出視不輕率耶今宜戒之
四年正月上謂侍臣曰朕閒中肆書愛毫穎精妙稱
順人意因歎匠藝如此本之素治前代大儒君子皆
是積勤造極今人學力未至便謂道難豈求道易匠
藝也戊戌宴羣臣奉天門與宴蠻夷酋長皆超舞稱
壽曰生居絕域獲覲天朝太平之盛死且有光上曰
普天同樂朕心也皆歡呼稱萬歲日本國王源道義
捕獲海寇以獻下璽書褒諭之封其國之山曰壽安

鎮國之山上製文立碑馬南陽皂君山草寇竊發命
豐城侯彬新城侯輔率兵捕之諭曰盜故良民有司
不字更加害之不愛其生則不得已其先之撫招及
彬至皆潰散遂命班師六部都察院奏劾朝覲官治
事稽違上名遣之而諭曰職天職也勤愼則張怠忽
則廢其歸改過自新琉球國進閹人命還之禮部請
今且留但止其再進不者慮阻化誠上曰空言不若
實事留而止之必有繼踵來者甲辰大郊祀上覽存
心錄顧翰林侍臣曰慕容超郊壇側出異獸隋煬帝
祀圜丘暴風不成禮德與不德皆能動天[illegible]

躬祀累行蓋非臨祭而儆禍上曉朝者厭聽百官奏事皆趨出名諭六部尚書及近臣曰早朝奏事多不得盡言午後事簡卿有欲言毋謂朕倦聽又曰朕每旦四鼓興衣冠靜坐是時神清氣爽則思四方之事緩急之宜朝退省覽奏牘有邊警水旱之報即付所司暇觀經史未嘗敢逸卿等宜體朕心相與淬勵

西域進舍利禮部臣請因是釋罪囚上曰天堂地獄佛亦有焉梁武元順豈可效之賞功誅罪帝王大務也

二月寧世子磐烒來朝成都等府播州宣慰等司奏蠲荒田賦上命戶部并除其歲額命軍官犯罪戍邊

立功者悉復之三月辛卯朔視學釋奠于先師立碑製文焉廣東諸處黎獞苗獠皆來朝賜賚授官勅有司免其賦諭韃靼可汗鬼力赤曰朕體天爲治惟欲萬方有生咸得所欲致書可汗謂宜通好往來共爲一家可汗不悟拘我使臣掠我邊境夫天之所興孰能違之天之所廢孰能舉之昔天命有宋歷十餘世而厭其德以命于元數世之後天又厭之命我太祖皇帝此皆天命豈人力也不然元之後世自愛猷識達里剌北徙以來至今可汗更七主矣土地人民增益毫末否古稱順天昌逆天亡況爾有衆中[illegible]不離身弓刀不釋手東遷西徙老者不得終其身少者不得安其居今數十年矣是皆何罪可汗聰明特達還前使者及所掠去邊境之人用寧爾衆同享太平豈不美與若果必以兵朕亦不得獨已可汗審之文綺二表裏往致遠意

永和王濟烺來朝上曰宣府萬全興和皆臨邊衛未冬先寒將士備禦晝夜不解甲朕嘗歷其處勞苦特甚大小官軍其人賜鈔五錠

上試禮部中選舉人朱瑨等擢林環第一復親試下第舉人得文學優等二十一人賜冠帶授之官選未及者賜鈔遣還諭之曰爾等當歸務學鄉里父兄所在孔

子蓋恂恂如也尚謹子弟禮毋生驕慢以蹈德凶勅諭海島流人曰爾等播遷于虐政畏罪久徙苟活窮荒特赦所犯宜即還鄉復業譬如春冰爲水如故

四月順天府老人以優免田租入謝命光祿寺賜酒食禮部予道里費面諭之曰往者北方連歲軍旅供給勞苦故爾特免比農種何如民力復舊否朕念一來恐勞困爾爾歸各勉子弟爲善而勤生皆叩頭謝因諭戶部臣北京耆老多有入謝者春作方興政當勤督子弟力於農畝況衰倦之人豈堪遠涉即檄止之

保安王尚煜順陽王有[illegible]長山王賢熑來朝購遺書

於天下論使者曰勿訐直惟所欲士大夫尚有藏書況天子哉因顧學士解縉曰須覽閱乃有益上諭都御史陳瑛曰御史以儆肅百僚當用清謹介直之士不能是者悉黜之因諭吏部授御史必其人又曰百官小大皆必其人豈但御史有較尉許朝臣謗毀時政者上曰其誣命鞫之果然上曰小人敢誣君子則上下不相安也付治於法司五月名諭三法司曰日見刑部引奏有逮及無辜久繫不決至於病危其人無罪設若病死枉殺之矣決獄在明又在不滯今天氣已熱徒流以下其皆令所在發遣上謂侍臣曰君

人之道犯極惡則不宥有小善則不棄論小過而廢大善善將怠錄小才而免大惡惡將肆故惡難容者乃不論其才才可用者乃可略其過賜鬼力赤部下阿魯台織金文綺二端而諭之曰曩者丑閭回其言爾聰明識天命有歸誠之心近忽都啄木兒至又言爾母子同心歸誠有加無替自古名世之臣如王陵陳平去楚歸漢尉遲恭李靖舍隋歸唐曹彬潘美委身事宋皆懷先見之明知天命去留之幾爾明達不下古人政當央之朕當處爾善地與爾王封傳之子孫永世無窮命雲南車里諸宣慰使[illegible]孟弄灣甸等

府州三年一貢著爲例秦王尚炳來朝六月己未日有食之是日陰雨不見禮部請賀不許上謂近侍之臣曰早在宮中偶忘一事問左右皆不能舉沈思久乃得之朕以一人而覽萬幾能盡無遺誤自今事有叢脞爾悉臆之處置有悞亦須直言拾遺補過爾等職也南雄府獻瑞麥薦宗廟廣東布政司言南雄至南安有梅嶺之隔番夷方貢請用民接運上曰貢無定期農少暇日其令貯貢物於南雄農隙接赴南安復顧侍臣曰民不失養勞之鮮怨民失其養休之不德雲南西南夷大古剌小古剌等部落皆來朝貢

七月上視朝百官奏事退召侍臣語久之時方五鼓侍臣請曰聖躬勤勞請少休上曰朕在宮中嘗周思庶事一事未行或行未善即不寢至旦必行乃安久亦忘勞誠念才德不逮若不專志勤思何繇政善民理也命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西平侯沐晟佩征夷副將軍新城侯張輔爲右副將軍率二十五將軍討安南逆臣黎季犛季犛者胡奎也閏七月羣臣請建北京宮殿以備巡幸從之遂遣工部尚書宋禮侍郎金純古朴師逵副都御史劉觀等採木於中外命泰寧侯陳珪北京刑部侍郎張思恭督

遣碑瓦徵天下諸色所作選寧民丁壯期明年五月赴役於北京來歲代古朴陳州人洪武中鄉貢爲太學生文長限闕乞祿養母太祖嘉之除營部主事累武選郎中建文三年陞兵部右侍郎永樂初改戶部右侍郎宣德中南戶部尚書終官朴居宮臨事風皮雖懈謹守茂意無敢損益戶部主事劉良罷其官朴下孝之良乞上左右求荒卅不刑良遂誣奏朴他事貌就繫成獄察朴誣釋之仁宗時吏部奏授良勑命封贈其父母仁宗曰貸弟帝子禱禱依降良常誣奏大臣君子爭不與良竟以獄敢 師逵字九逵東阿人少孤孝將年十三母疾甚思食藤花菜地不常有逵去歲南二十五里求得之歸則丙夜道遇虎驚呼天虎舍逵去母食菜尋愈自國子生擢御史陞陝西按察使旬日閒決淹獄以千餘人丁憂去官廬墓蔬食永樂初召爲兵部侍郎尋轉吏部文皇征虜命總督餽運逵請量程置堡使得遞運民不困而軍食足洪熙初進南戶部尚書兼掌吏部事宣德三年卒遣任吏部能稽詢衆論以求公當扈從北京文皇崩詔左右曰扈從諸臣惟師逵廉

上語翰林侍讀胡廣等曰朕曩守藩服好觀易時府中惟武周文善爲易然時有拘滯易者易也其妙在變又曰內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小時周文以侍讀學士請致仕陛辭賜坐良久曰卿篤學惇德宜在左右春秋高矣故遂卿請周文頓首謝命賜酒饌楮幣給傳還鄉顧謂胡廣等曰斯人操履端方上問胡廣曰中官自江西來言田家穫稻皆了此甚早也對曰臣鄉多早稻是以早穫上曰江西民衆地少農亦給否對曰勤斯給矣上曰勤之一言四民皆通人君尤要八月侍臣有言強盜劫人多減死戍邊恐法寬無以示懲上曰朕憐其初非得已又冀其終能改過勑甘肅守將宋晟寧夏守將何福山西守將吳高曰朕欲馬蕃息有二策其一欲略如漢法擇水草地其外險阻數人守之縱馬其中順適其意冬寒草枯則聚而收之其一散與軍民牧養設監牧統領之二策孰善精思條畫以聞上召通政司參議賀銀而責之曰朕於民情雖微不忽四方言事皆欲悉聞今章奏非重務者通政司但送六科不聞朕如此則何以通政爲賜趙王高燧書曰比聞駙馬都尉袁容怒都指揮款台過門不下輦捶幾斃款台齒難功

臣爾豈不知昌不聞朕自洪武來何嘗有下馬駙馬門之令所辱款台之人悉送京師王敦爲晉駙馬縱恣暴橫卒用悖逆滅亡爾令毋效之免齊王榑爲庶人九月晉王濟熺周世子有燉廣昌王濟熿來朝設陝西甘肅二苑馬寺北京二苑馬寺申嚴投匿名文書之禁十月免午朝上顧侍臣皆休沐一日復問寓舍無事寧觀書否對曰暇亦不廢上曰朕愛孔子飽食終日之言宮中恒觀書若等盛年切莫自逸禹惜寸陰何可不勉辛丑月食征夷將軍朱能卒龍州使右副將軍輔領其衆回回國進玉盌却之命禮部賜

鈔謂尚書鄭賜曰朕宮中恒用梵盌帑素瑩然可念也十一月庚申大薦享于高皇帝后臣庶祖考咸預其列其日甘露降孝陵醴泉出神樂觀獻宗廟賜廷臣勅曰朕敬謹事天致孝皇考皇妣曾及幽靈禎祥屢見爾羣臣表賀朕不敢當斯皆上天眷祐皇考皇妣聖靈垂蔭及爾羣臣盡心輔朕協和神人之所感格朕觀自古有道之君祥瑞之來愈加警畏爾宜勉輔朕躬承天與朕皇考皇妣鑒臨之意刑部大理進月繫囚數上閱之凡數百人大辟十之一名尚書呂震少卿虞謙等曰非死刑者何令天寒淹禁雜犯死

罪以下約二日悉依贖罪例發遣之

呂震字克聲臨潼人洪武中鄉舉入太學朝廷行天下則壤均賦震承檄之兩浙報命稱任使擢山西按察僉事入爲戶部主事尋出爲北平按察僉事成祖潛邸恭預有勞及即位召爲大理少卿尋陞大理卿進刑部尚書轉禮部成祖數自將伐虜震與吏部尚書蹇義戶部尚書夏原吉兵部尚書方賓刑部尚書吳中皆諫上不聽上怒原吉權儲之對頃繫之并詈賓等賓聞懼自經上命震兼領戶兵二部事溫諭之曰事無與卿卿但盡忠朕垣懷相期因令校尉十人隨震密詢曰震萬一死爾十人毋生也震自矜慎悟善記每奏事他尚書皆執副本又與左右侍郎吏迭奏震獨口奏具得其曲折事經震省背誦如流既兼三部皆自專請對三部侍郎具位而已息從北狩虜立碑沙磧中上率羣臣讀碑文惟震能舉之居一年上與文學臣語及碑詔禮部遣官往錄其文震請筆疏之上宮使人至虜中搨其本不脫一字以此寵震甚震深中寡言當其獨坐深念以手指刮眉毛剔必有精思密計請宮屬相詠悉敢白事而主事尹昌隆者故爲春坊中允爲東宮所重白震事震政獨坐不與少選復前震怒拂衣起曰君自行之何以罰爲昌隆不得請有語以公營事東宮皇太子素重公何不取令旨行之昌隆從其計事聞行震大怒奏昌隆假宮僚怙顯恩私事不關聞奏擬肌東宮令旨不之父而之兒昌隆潛蓄無君心上爲震下昌隆獄尋赦復官昌隆丁父憂起復謁震震外津接昌隆入理前奏詔繫昌隆錦衣獄籍昌隆家凡下詔獄者上北巡率與載以從名隨駕重囚昌隆與焉後數年谷王謀反以王嘗保奏昌隆爲長史坐昌隆與謀下公卿雜問昌隆力辨不服震祈之昌隆知不可免乃服獄具上昌隆死夷其族震屏禮部垂二十年仁宗朝加太子少師尋進太子太保宣德元年卒年時病面疽宛轉痛呼曰尹相尹相家人問故曰尹昌隆守而欲殺我震竟死

戶部人材高文雅疏白時政下禮部會議都御史陳瑛以文雅疏舉建文時事劾而請寘諸法上曰草野不識忌諱言苟可採勿遽廢罷因諭尚書鄭賜明主不罪言今

後建言者但論可用與否瑛刻薄非助朕者文雅可付吏部量才授官十二月辛卯大赦天下上聞京師民多病歎曰內府藥材甚廣咫尺不能有濟何況於外命太醫院製施方劑復命禮部申明藥局之令

典謨記　　臣何喬遠輯

成祖文皇帝

五年三月工部尚書宋禮採木四川有大木數株出谷浮江賜其山曰神木祠祀之四月與平王尚炳永壽王尚炟順陽王有炬寧世子盤烒代世子遜熵來朝上謂侍臣曰朕與卿等論政不覺語久或謂傷氣非所以攝生豈知天下之大休戚利害非廣訪博詢寧能知之侍臣對曰好問好察舜所以無爲也上曰

不如是不足以盡羣情五月敕左都御史陳瑛等曰朕每歲春及若農隙敕郡縣浚溝渠築圩岸脩陂池捕蝗蝻遇饑荒即賑䘏比河南郡縣洊罹旱澇有司匿不聞反言稼登及遣視之有收不及四五者有十不及一者亦有掇食草實者朕亟命賑之已悉寘于法其榜諭天下自今水旱災傷有司不以聞者罪如之僉都御史俞士吉賑饑還上聖孝瑞應頌上擲還之曰爾出賑歸未聞一語及民都御史固爾耶六月安南平詔天下置交阯布政司羣臣請平安南頌上諭都察院曰朕尊我皇考舊制調發軍馬必用御寶文書去年命內使採天花山西此朕一時過尋悔而罷近聞內侍進詐傳詔旨僞造勘合復以天花爲名於彼勞苦軍民所在官都不來奏爾即遣兩御史往治械送京師有涉者皇親不貸七月乙卯皇后徐氏崩八月三法司奏錄囚命非犯十惡者皆貸死南人戍極南北人戍極北流以下姑釋之交阯已平餘寇出沒七源諸州山谷中前軍都督僉事高士文往勦至廣源州與戰死之（士文咸陽縣人洪武中以小校從有功授燕山左護衛百戶從靖難有功累陞前軍都督僉事爲人質直剛果善騎射其征交阯多効勞勤死而人皆惜之）九月張輔等獻黎季犛及其子蒼之俘于京師上御奉天

門受之以付獄他子孫皆赦之給衣食于有司嘉定縣奏請度民充僧不聽諭禮部曰民服田力穡養父母出賦稅供上僧何補哉十月以交阯所舉明經士人甘閏祖等十一人爲諒江等府同知賜勑及御書慰免之羣臣有守衛卒自陳母病漬甚乞假省視上曰曷不早白曰告守衛官不聽也上大怒曰守衛官非人子耶黜戍邊交阯郡縣奏送所舉士上曰南不耐寒命工部賜綿花襪靴於中道上謂刑部尚書呂震曰前所赦死戍因從南北風土便宜顧南者多死瘴癘其改發北京種田郡縣廢全活之論雖輕可汗

鬼力赤曰前遣使致書本期通好何乃拘留不報今再遣百戶早花等賫求其故禍福之機天有顯道唯可汗省之甲午冊謚大行皇后高平王濟燁來朝丙申月食十一月敕張輔沐晟曰交阯反側必當勦滅然不可濫及無辜雖兇逆之家幼子童孫驅入內地爲民爲奴而已姚廣孝等重修文獻書成賜名永樂大典序之曰昔聖王之治天下也盡開成之道極裁輔之宜修禮樂而明教化闡至理而宣人文蓋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以至禹湯尚已之數聖人繼天立極皆作者之君文武相承文監二代乃始有述孔子

生周之末有德無位刪修贊序功賢作者周衰百家舛繁王者迹熄秦人燔書斯道中絕漢興六藝漸傳繼而唐宋沿習有徵我高皇帝以神聖之資廣禮樂之途博大悠遠同聖帝明王之道朕嗣承鴻基緬思纘述以爲混一之時必有一統之制作用以序百王之傳總歷代之典而世祀綿邈簡編穎富恒慨其難至于考一事之微泚濫莫周求一物之實窮力莫究譬淘金於沙探珠於海戛戛乎不易得也迺集文學之臣纂四庫之書購募天下遺籍上自古初迄於當世博採旁搜彙聚羣分著爲輿典以氣者天地之和

也有氣斯有聲有聲斯有字故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繫事揭綱而目畢張始振而末具舉包括宇宙之廣大統會古今之異同巨編精粗粲然明備其餘雜家之言亦得附見蓋綱羅無遺以存考索始元年之秋成五年之冬總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七卷名曰永樂大典聚其散漫總其條貫於以見斯道之大彌綸天地通貫古今支派蔓衍布著而紛紜也十二月頒高皇帝戒飭功臣鐵榜文及勑旨於武官面申諭之遍

山王孟熻來朝

六年正月勑新城侯張輔曰前以將士久勞於外今

爾等撫安平定及時班師今春氣向煖未聞還期朕夙夜在念其有妨耶速具奏聞二月命武臣子弟襲職者試騎射初試不中罰本衛所充軍三年覆試不中謫戍遠方別選才子弟代之詔曰朕念昔南征以靖內難時皇太子居守賴軍民竭忠効力供給餽餉馳驅負輓晝夜弗寧城守戰鬪冒犯矢石父母妻子朝夕不保使朕無北顧之憂朕卽位以來飲食夢寐不忘北京民其所屬郡縣數被水旱歲穀不登缺食流移朕甚愍焉永樂四年五月所逋負稅糧課程其蠲之諸色課程自永樂六年爲始仍免徵三年少

伸朕意焉三月詔曰比者營建北京需材於下國之大事誠非得已民之勞止朕甚愍焉所司督責逋負鞭箠逼迫甚失朕心河南山東西永樂五年以前悉與蠲免東安舒城二縣饑命賑之掌交阯布政司尚書黃福言交阯初平徵斂不一請酌定輕重賦稅之上曰比除交阯郡縣官朕數諭之政務寬簡以綏新附福言良合朕意戶部其輕議之黃福字如錫昌邑人洪武中以太學生拔項城主簿改病源皆有惠政陞金吾前衛經歷上書論國家大計太祖甚加獎異超擢工部右侍郎永樂初遷左侍郎尋陞尚書肇建北京署行部為行部尚書交阯叛命將討之使福之南廣營辦軍門調度有方交阯平命以尚書兼掌布按二司事交人安之洪熙改元召還兼詹事輔皇太子其後交阯復叛

再出師討之守臣爾乞福往詔至則將已失律夷民有執福者十酋驚曰此黃公吾父母也解衣衣之舁之騎不便與舁之至其營禮甚謹福厲聲叱之曰爾等孤負天朝恩天地鬼神共絕汝徐又曉譬以順逆禍福交事雖不可支而官軍竟無一人被害者既還復以命兼督漕運調行在戶部官德初調南京戶部先是興廷議襄城伯李隆守備南京至是復命福參贊正統初進少保五年辛年七十八福歷事五朝易直廉恕學士楊士奇南還祭掃至南京福對病不出士奇即往見福驚曰公輔幼主可一日離左右士奇服其言成化中謚忠宣遣給事中郭驥指揮金塔卜歹諭虜王本雅失里曰知爾自撤馬罕脫身別居失八里今鬼力赤等迎爾北行以朕計之鬼力赤與也孫合久結肺腑相倚為固未必棄親就疎況手握重兵雖或下有附爾者亦安敢與異志爾與鬼力赤不兩立矣夫元運既訖順帝以後瞬息間六傳未聞一人善終者此亦天意古有天下者皆封前代子孫如陳杞微箕漢唐亦行之我高皇帝恤元子孫尤厚妥古思帖木兒遣還爲可汗南北共知也朕愛人之誠擬之皇考前代有同皎日爾如幡然來歸朕當念爾無吝封爵賞賚居爾近塞惟爾所欲若惑下人圖擁立之虛名不顧禍機是亦惟爾特賜諭意幷賜織金文綺衣二襲綵幣二端勅新城侯張輔等曰朕命爾班師今天氣已熱瘴癘方作善撫視之有一死瘴不名全功四月永壽王尚炟來朝五月下詔赦交阯餘孽

勅文武官寬恤之悉停罷一切不急之務六月勅泰寧侯陳珪及北京行部曰今方盛暑軍民赴工者飲食作息必時有疾與醫藥斂怨爲功朕所不取命軍民子弟僮奴有自爲僧者幷其父兄送京師輸作五臺山畢日就北京種田七月楚世子孟烷來朝論征安南功進封張輔英國公沐晟黔國公清遠伯王友爲侯柳升爲安遠伯瓦剌土酋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來朝封馬哈木爲順寧王太平爲賢義王把禿羅爲安樂王餘論功有差八月交阯賊簡定鄧悉等復聚衆作亂以沐晟爲征夷將軍總雲貴川蜀兵四萬

緜雲南往征之命兵部尚書劉儁贊其軍浡泥國王麻那惹加那乃闔家來朝上嘉勞之親享之奉天門皆賜宴九月交阯土人莫遂莫勛莫遠等來朝上嘉初下安南時率先歸順賜勅獎賚製詩賜之復遣太監鄭和等齎勅使古里滿剌加蘇門荅剌阿魯加異勒瓜哇暹邏占城柯枝柯擬把丹小柯蘭南巫里甘巴諸國十月浡泥國王卒上輟朝三日厚加祭賻葬之安德門外祠而碑之臨淮縣及靖州高要靈山二縣皆言廟學當脩上曰此政首也工部其即日下有司且遍行之天下勅甘肅總兵左都督何福曰得奏

欲取西平侯家所畜善馬以統孳牧昔高皇帝時勳戚貴臣皆令畜馬蓋共享富貴意朕謹遵之其止勿言十一月皇長孫出閣講學三法司言大辟三百餘人覆訊皆實請處決上令行人持節諭之冤許自訴復論五府六部及六科曰三百餘人有一不實則死者含冤爾等更從容審之一日未盡則二日三日便十日何害大抵人情難得有便言駕詞者有訥不能吐者詳悉以聽毋刑迫之十二月勅諭北京官吏耆老軍民曰朕毎惟靖難之日未嘗忘爾父子兄弟功令宜安分力本孝親敬長教誨子孫輯睦鄉里有官守者必廉必勤以爲善人君子或有過愆皆行改濟夫爲善獲吉爲惡致凶天道也黔國公晟與交阯賊簡定戰厥江敗績都督僉事呂毅兵部尚書劉儁交阯參政劉昱皆死之劉儁字子奇江陵人磊落不羈讀書日記數千言下筆成文平居言不出口遇事剖决有道鄉人皆奇之日異日公輔器也洪武中以進士擢駕部主事累進尚書張輔征交阯儁贊其軍運籌書策夜以繼日既捷言輔釋其孽黨既還上深嘉之輔還交復叛成祖命儁仍贊沐晟軍抵化州夷人聞儁來皆喜獨賊首抗不服至义安海口颶風大作揚沙走石晝夜莫辨儁長吁曰天乎天乎口誦罷隱詩運去英雄不自繇且戰且行畧無退意晟敗績儁陷賊賊執之抗聲大罵賊戲曰揖我縱公生儁罵益烈遂遇害事聞上悼惜不已輟朝賜賻祭甚厚皇太子諸王皆遣祭仁宗即位敕曰婦人死夫尚有旌況大臣爲國損命往者劉儁死交未贈謚禮官即議之遂贈榮祿大夫柱國太子少傅

謚曰忠節官其子奎給事中興平王尚嫡來朝是歲設四夷館選國子監生教習四夷譯字曰韃靼曰女直曰西番曰西天曰回回曰百夷曰高昌曰緬甸凡八館

七年正月勅內外臣工曰文官之祿皆出民武官之功實因軍能推綏恤庶幾示報不報而又侵之國法不容鬼神禍焉諭禮部臣曰高皇帝君天下三十餘年法度明備朕恪遵成憲庶幾阜康思與民同樂其賜元宵節假十日自正月十一日爲始百官朝參不奏事有急務封疏處分軍民張燈飲酒五城兵馬弛夜禁者爲令二月上將巡狩北京命皇太子監國吏

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蹇義兵部尚書兼詹事府詹
事金忠右春坊兼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讀黃淮左春
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楊士奇爲輔遣使於巡狩
所經郡縣存問高年上曰朕巡狩北京思得老成列
置郡縣洪武中諸臣有引年未衰者吏部悉名之暫
任以政資薦靖難將士之亡沒者靈璧白溝東昌眞
定夾河藁城凡六處命英國公張輔佩征虜將軍印
充總兵官清遠侯王友充副總兵率浙福江川三廣
雲貴及楚遼寧三府護衛兵與沐晟協征交阯寇命
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兼掌行在禮兵二部都察院

事賜鈔四百貫壬午上巡北京車駕發京師翰林學
士胡廣庶子楊榮諭德金幼孜扈從戊子駐蹕鳳陽
謁祭皇陵上負土益陵從官皆負遂遣祭于祖陵賜
鳳陽士民戶鈔遣官祭靈璧戰沒將士遂遣祭于東
昌藁城夾河白溝眞定壩上諸戰處癸巳駐蹕徐州
祀徐王墳遣祭少昊帝堯孔子顏孟嶧山諸神壬寅
至濟寧晚至汶上漏下數刻上召胡廣楊榮金幼孜
至行殿賜坐論事夜深辭退上曰朕每日避風沙草
間且行且獵爾可隨觀早發汶上上騎射過小村茆
屋數家桑棗蔾茂雞豚雜處兒童婦女聚觀如不知

萬乘過上曰樂哉民家癸卯至東平州勉諸王羣臣
樂善如漢東平三月甲辰望祭泰山辛亥駐蹕景州
望祭恒山及北京山川壬子駐蹕河閒府遣祭漢昭
烈帝及河閒獻王戊午駐蹕涿州見諸耆老追敘供
億之勞免其租稅壬戌至北京壇而告天地於奉天
殿遣祭山川城隍之神受羣臣朝賀賜官吏軍民鈔
命文武大臣從游萬歲山交阯進白象羣臣請賀不
許敕行在刑部都察院北京行後軍都督府曰北京
官吏軍民從靖難者除十惡强盜不原餘皆釋之發
充軍者悉復其故念守城功復通政司右參議賀銀

官庚午大宴羣臣及北京耆老宴畢並賜敕勉諭四
月諭行在都察院曰朕已宥從靖難者官吏軍民罪
尚慮有僥倖輕憲者其以朕意示之賜皇太子書曰
朕命爾監國凡事務寬大戒躁急文武羣臣皆朕所
命雖有小過勿遽折辱亦不可偏聽爲奸惡機務之
重審察而行稍有所忽累德不細敬之愼之閏四月
敕蹇義金忠等曰皇太子監國所裁決庶務其令六
科詳錄稟奏賞一人繇何罰一人繇何罰復宥繇何
天國之儲嗣天下大本爾等輔導當使天下之人仰
望風釆夙夜盡心庶副朕懷行任刑部都察院奏請

錄四命重者五覆奏五月諭北京耆老曰朕惟帝王之治教化爲先朕夙夜拳拳惟圖行之凡我百姓教訓子孫明詩書通善道慈孝而友敬一坊一鄉之長教訓鄉坊之人五民守業無有淫情貧富相睦鄰保相恤則上下相安風俗淳厚夫降祥降殃惟天善不善惟人作惡而悛亦爲善類愼之省之營山陵於昌平縣之黃土山車駕臨視封其山爲天壽上采輯聖賢格言爲書四卷曰聖學心法賜皇太子而序之曰朕惟古帝王平治天下具有要道詒訓子孫亦有成法朕承皇考洪基仰惟締造艱難惕焉思懼明明有

訓是式是儀夙夜孳孳莫悟突奧嘗欲立言訓我孫子顧所聞者無過六經聖賢之道幾務之暇采輯爲書名曰聖學心法揭君臣父子爲綱分而爲目有統有專惟我子孫尚愼聽之夫人君智周天下必繇學問治心脩身涵養以充之尊師重傅畜識以廣之先明諸心力求其至然後可以應天下之務無不宜矣不繇此者聖功何成治先敬天敬也者所以永保天命也法天行體天德則上天眷顧四海乂安不然天去人違不可延須臾饗祀鬼神尊祖配天所以報本反始也專精其德王帛粢盛明信薦之神其福矣祖宗立法佑啓我後繼世之君敬之守之則世祚延長敗而不信衰世之主也君人好惡與人同之獨好獨惡謂之拂天人之投鬪毀譽愛憎無得而辨欲求無殆不可得已夫禍亂生於怠豫而治康本於自强一心之用周流天下須臾暫息不可有功大要在彊勉而已彊勉則不懈不懈則身脩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夫亂者生於治也生於忽也非治能生亂以其久安而忘戒是以忽亂既亂而懼慮之無及守滿持盈居高思危者人君所以安身而保位也道德仁義教化之原也若夫內外者男女之位也明君爲政必先正

內則閨門和倫理正紀綱不紊矣自古國家衰亂皆繇內外易位尊卑倒置權溺于中言出于閫男教女順盛德之至也聖君爲治先親九族夫睦親人道之大也唐堯之德也詩詠行葦書言展親是以周祚遠也民國本也保如赤子未有不治也致治先育才道也者所以化民易俗也學不至道不足以成才故養才必素建學立師是其急也任人在擇才擇才之方在取信於衆論一人有好惡衆論合至公取公用當官稱事治矣藪澤之大以其能容君德之聖以其聽諫朝夕納誨賢君之盛也謙己和顏接而受之則衆

言曰開無蔽匿之情隱伏之禍好訣而喜佞拒諫而飾非大臣固榮下僚懼罪耳目壅蔽則敗亡也夫言有似是而非貌有似眞而僞不可不辨也君子則處以公正表裏如一小人則用情私邪君心公正故君子有所合而偏邪無自入故夫審其邪正而慎其用舍惟明君也夫禮國紀也樂情統也教民敬莫善禮教民和莫善樂治天下者先修禮樂焉夫天地者尊卑之位也君臣者貴賤之等也義明等辨則人倫序而名分正故聖王之於天下也不使卑踰尊賤凌貴小加大庶先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婦別長幼順

上下相維朝廷之誼明禍亂之源塞矣人君馭臣惟禮與誠遇以禮待以誠則得賢者之心賢者之心得而天下之士歸天下之士歸而百姓戴焉人君不以賞私愛以待有功不以罰私惡以待有罪賞當功則勸罰當罪則服賞吝罰弛則紀綱頹號令墮矣爵祿不足勸刑法不足嚴故賞罰者明君所恤也刑也者聖人所以使人遠罪改過也曰欽曰慎先王敬用不敢輕也殺愈多姦愈作獄愈煩天下愈亂秦隋之君也財者所以經用也善乎君子之言曰民邦本也財民心也善生財者非必取民也愛養生息使其力有

餘品節制度致用而不竭庸王則不然用掊尅之吏剝膚竭髓而謂之曰能之人也欺其君者也茅茨土堦堯所以欽明也惡衣菲食禹所以無間也賢主不侵淫於嗜欲而戒慎於奢靡故天下靖安四陲蒙福衰世之君極費而窮好天怒民怨欲國無危不可得也夷狄之性無常強則叛弱則服聖王馭之以道不威以威厚之以仁待之以信不以其歸順弛防不以其衰微忘武來則禦之服則處之起釁儌功損力耗財中國所以罷敝也夫兵也者所以備不虞也除暴救亂先用武天下既平先用文文武並用長久術也

黷則玩玩則敗聖王之治兵也教禮義焉至死而不畏危也用以征伐則萬全若夫父子人倫之至也爲人父止於慈教之也愛而不教敗其子也孝順德之大也子以事親以身之孝率天下之孝則不令從不嚴治矣善繼善述不改先志孝之實也若夫勤勵以事上廉潔以簡身謙謹以守法正心修德責難陳善毋矜毋伐毋妒毋賊毋市恩毋逞奸此臣道也歷觀人臣之敗未有不繇於懈怠貪汚而恣肆者也吾所以勉爲吾之臣者也凡前諸事吾集聖賢之言爲訓脩齊治平之要蓋大畧已具於戲自昔聖帝明王賢

士君子或生或學故其言之精微可得而用不可得而離也吾揆德薄智淺寤寐戰兢無敢怠豫俯察仰思匪學匪生無足垂訓是以述而不作序厥篇端吾子孫欲觀是篇其尚先觀吾言非欲吾子孫取法吾言吾欲子孫取法於聖賢也是月安邑縣學教諭白威言安邑旱傷民饑流徙吏科徵不已乞折收鈔帛當租稅皇太子從之命巡按御史罪令而以威令安邑錢塘知縣黃信中青田知縣謝子襄開化知縣夏升爲縣得民皇太子皆擢爲其本府知府六月遣御史行郡縣舉實長吏臧否陞黜之御史還奏汶上知

縣史誠祖治行第一貪污不職無甚易州同知張騰賜誠祖勅嘉勞之幷賜上尊一織金紗衣一襲鈔千貫陞濟寧知州仍掌汶上事下騰獄勅行在吏部都察院吏悉心訪吏諭靖難諸臣曰昔漢高帝屠戮韓彭臣王皆咎尉遲敬德爲唐功首嘗有小過一聞太宗訓言卽自飭厲宋曹彬雖有大功恒自裁抑故能令名終始往跡昭昭也我皇考加意勳舊飭戒諄切謹守不違中山武寧王一人而已武寧王功大心小出則經營四方入則杜門遠勢每旦趨朝鞠躬屏息如藍王者手筲小人卒至覆絕又如李景隆稔凶包

慝造爲妖讖天地鬼神惡厥逆謀朕念懿親曲存寬宥不自省究忿怨益深豈自保之道爾等從朕艱難以臻今日朕嘗申明皇考戒飭之訓茲復錄洪武鐵榜及律條定制人賜一本俾永鑒焉嗚呼朕不忘爾艱難爾亦不忘圖自保不然宥過雖有券書恐犯出宥外日至之時朕不能庇虜主本雅失里殺我所遣給事中郭驥指揮金塔卜歹且欲寇邊上怒命嚴備而將征虜焉命兵部尚書署吏部事方賓簡南京御史之才者名至北京賓奏薦御史循理等二十八人上聞有縣小吏出身者命黜之曰御史國司直須用

有學術識治體者上謂廷臣曰近日州縣數奏水旱朕甚不寧右通政馬麟對曰堯湯不免焉抑一二州郡耳上曰洪範雨暘皆本人事爾何不學因顧方賓等曰朕與卿等皆當修省吏須擇賢守令徙青州諸郡民之無業者八百餘戶於薊州七月命淇國公丘福爲征虜大將軍總兵官武城侯王聰爲左副將軍同安侯火眞爲右副將軍靖安侯王忠爲左參將安平侯李遠爲右參將往征北虜勅諭曰本雅失里悖逆天道拘殺信使命爾往征兵重事也自開平以往當常若對敵至出奇兵擊之爾嘗從征備悉勝術審

勢察機不可執一既行復戒曰朕觀風雲氣候當必有戰占法慎則勝有言虜易取勿信之八月密雲繁峙二縣獻嘉禾行在禮部請賀不許是月麗水縣山水暴溢害民皇太子遣人撫視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遣使封甘肅總兵官何福為寧遠侯諭之曰虜人來歸且勿給土田令俱來北京廼從漸漸移之南行散於便宜畜牧之處諭行在三法司曰明刑慎罰厥朕本心是是非非惟爾究情昔隋煬帝殺盜二千人當罪五人而已其時羣臣阿不諫朕以為恨朕數戒爾若有冤人爾等殺之不有陽責必有陰譴丘福與

虜戰敗績死之王聰火眞王忠李遠皆力戰死上聞歎息曰福不從吾言至此此朕不明遂夬親征焉賜李遠王聰贈謚恤將士死事者家勅行在五軍厲將士治器械天下武職坐罪者皆令詣闕自言非殊死悉宥之簡備戎行令朝鮮國進馬助征至則酬直十月命夏原吉沿途築城為儲胥原吉請於宣府以北用武剛車三萬輛運糧踵軍約十日程築城一酌儲胥飽軍留守戍虜覺遁卽躡其後上然之命其城曰平胡殺胡十一月是月也督河刑部侍郎張本有疾皇太子遣醫馳視賜鈔五百貫及狐帽狐裘初運物道行在督河漕舟濟皇太子遣張本督視本早暮躬勸焉方暑立程度舟行皆通公私便之至是疾皇太子遣醫馳視十二月上諭行在戶部臣曰自濟寧至良鄉民勞遞運數年其免戶內糧稅名張輔王友等領交阯軍還以從征虜進封陳懋寧陽侯是月也守京城內使言城門郎於皇太子縱酒擅離城城門郎亦言臣毋病偶歸固言之內使矣臣嘗忤內使故內使構臣皇太子曰城門郎無疚內使上罔朝廷下誣無罪者下錦衣衛治之令今後內官內使言事不實及挾私枉人者寘重典

八年正月諭皇太子曰朕親征虜付爾留守事無大

小審度而行尚親賢遠佞力於學問進德而明智欽哉是月也皇太子以淮揚鳳陽至陳州去年水患遣近臣視免其被災田有典賣子女為贖還工匠役京師者悉罷遣之二月勑黔國公沐晟仍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雲陽伯陳旭充副總兵率師征交阯餘孽以親征北虜詔天下命皇太孫居守北京戶部尚書夏原吉輔之趙王高燧整理北京城池軍馬廣平侯袁容泰寧侯陳珪輔之丁未車駕發己酉次龍虎臺遣祭居庸山川庚戌度居庸關次永安甸晚雨雪巳霽日下五色雲見丁巳駐蹕宣府壬戌度野狐嶺

駐蹕興和扈從臣應制譔平胡詩於馬上甲子大閱士是月廣德州知州楊翰坐事被逮州民詣闕頌政皇太子復其職賜鈔三百貫三月乙亥駐蹕鳴鑾丙子駐蹕凌霄峰地燥泉乏天忽雨雪丙戌大閱乙未駕次清水源地鹹水涸忽湧泉扈從臣應制譔神應泉詩是月也潁川縣饑皇太子命賑之四月庚子行營刀戟中夜皆有火光癸卯車駕至玄石坡勒銘于立馬峰曰維日月明維天地壽立石勒銘與之悠久壬子次擒胡山勒銘曰瀚海為鐔天山為鍔一掃胡塵永清沙漠賜其泉曰靈濟甲寅次廣武鎮勒銘曰

於鑠六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賜其泉曰清流庚申次威虜鎮乏水軍士遲食賜以所乘水上尚膳日已暮令視軍士食乃膳是月也皇太子免陝西被災逃亡民徭役一年停徵其逋負五月丁卯次臚朐河賜名飲馬河選勇士三百專護衛不隸於諸將甲戌次環翠阜獲虜諜言本雅失里將西奔瓦剌已至兀古兒札之地上令諸將悉度飲馬河分追之乙亥留清遠侯王友廣恩伯劉才統領守營兵馬於飲馬河上築殺胡城上率精騎循河西北行以二十日糧往丙子發闓喜岡勅諸將避山取便道毋疲士

丁丑次平虜塞用韃靼百戶為鄉導戊寅車駕至兀古兒札虜已遁駐兵河上賜名清塵河倍道夜追己卯及虜斡難河上登山先布陣逆擊破之本雅失里以七騎遁去俘獲男女輜重孳畜仍命遊擊將軍劉江驃騎將軍梁福等追之上駐蹕滅胡山釋俘遣之人予口糧羊馬皆膜拜辛巳駐五原峰命都督薛祿祭斡難河山川賜名玄冥河丙戌次飲馬河班師庚寅至蟠龍山以所獲牛羊及光祿寺上供均給士是月也金州霪雨泛溢皇太子遣視之賑䘏宿交阯總兵官沐晟追勦賊首陳季擴於虞江季擴遁追斬首

三千餘級六月癸巳車駕次飛雲壑倍道行甲辰偵阿魯台聚衆山谷中命嚴陣上率數十騎乘高覘地勢麾軍度山結陣行虜出沒迫且郄少頃阿魯台遣人請降上已預敕出諭之既阿魯台為下所阻未決再遣其甥來上賜甥酒復使與偕其下欲降者半欲戰者半上命諸將嚴而待虜遲回不發上以數百騎挑之虜迎戰右哨與敵阿魯台率數千騎當中堅上率精騎衝破之阿魯台墮馬策而遁追奔十餘里虜死且生皆亂散遂營于靜虜鎮丙午上率精騎窮追命都督冀中金玉等領馬步卒殿至長秀川虜棄輜

垂牛馬雜畜彌望巾等收雜畜焚其輜重丁未上追及虜四曲津斬其名王以下百數十人戊申追至廣漠城上逐虜山谷間復大敗之己酉發廣漠上命諸軍渡河而伏以輜重先上按精兵最後虜競趨輜重伏出虜亟走上兵至虜莫知所向反奔河皆陷淖生擒數十人餘盡死虜遂絕庚戌次寧武鎮餘虜多來降辛亥次紫雲谷諸將皆會賀捷壬子次玉潤山上見病卒憫之命中官周視病者悉給醫藥乙卯次清華原令舁病辛酉次長樂鎮令都督劉江殿英國公助之就道瘞遺骸癸亥次金沙苑命恤士病餧收病

卒一人賞鈔五七月丁卯次開平宴勞將士分所獲給軍上曰朕在塞外久素食非乏肉也念士不能甘侍臣曰比見陛下服御供具貶於將帥上曰朕往時在軍皆然此行尤念士改開平李陵驛爲威虜驛壬申次盤谷鎮勅寧夏備禦都指揮王俶曰朕聞能特命鎮守之癸酉次獨石止羣臣遠迎駕甲戌次龍門皇太子使使進袍服請上更上曰將士衣久弊人關賜之朕乃更壬午至北京癸未宴羣臣從征居守皆預甲午大賞功是月也皇太子命州縣戶不及五里州一年縣二年各貢生員一人禁棄男子不育者平陽縣風潮漂沒登州府所屬諸縣疫安慶徽州鎮江鳳陽諸郡縣饑皇太子皆命安撫賑恤之八月封安遠伯柳升爲安遠侯賜扈從北征文職官鈔幣特命翰林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副尚書之賜賑鞏昌諸府饑九月幸天壽山十月上將南還丁酉發北京以務本訓賜皇太孫其書言田野農桑之勤勞舉高皇帝創業艱難及往古人君聖賢昏亂可鑒戒者以致飭勵之意是月也皇太子賑江西饑十一月車駕至京師十二月周王橚楚王楨寧王世子盤栻永壽王尚灴來朝左都御史陳瑛劾奏隆平侯信彊

占丹陽縣之練湖及江陰縣田上曰昔中山王有沙洲一區水利所經其家僮據以厲農中山王聞而歸地於官信何敢爾命三法司雜治之論吏部尚書蹇義毋以刀筆吏爲御史著爲令交阯賊首陳季擴上表請降許之以爲交阯布政使

九年正月陳季擴外降內叛復命張輔佩征虜將軍印充總兵往會沐晟勦捕之發諸省兵二萬四千隨征二月丁未月食下詔赦交阯罪人停其徵採三月三法司奏錄囚上曰論刑之際當詳君子小人君子有過如失足誤亦偶然小人有罪如饞口恣而無厭

安定王尚炌來朝刑部奏民有盜勸善書者當黥戍上曰盜勸善書黥比耶命去之溫州民言歲輸白礬山嶺爲銀乞附載之海舶上問工部臣何用礬對曰染色布上曰染布耳而勞民於遠罷之命自今製布毋染四月刑部都察院請遣官各省決囚上曰京獄有冤得擊登聞鼓在外難矣其再使審覆聞名諸王來朝長幼次至六月內官鄭和使西洋諸番錫蘭山國王不禮將劫之和俘王以歸官軍從入海者皆引見命禮部與宴鈔撫恤揚州府諸縣之被水災者賑龍游縣饑開會通河成七月浚黃河故道成陝西疫

遣戶部侍郎王彰祭西嶽及關內山川上謂兵部尚書方賓曰物性遂則生蕃往時北京軍士養馬散牧郊坰是以駛牝成羣近聞置棚造枋縶維之當有蹄齧死者飼秣失宜死者病不治死者朕以此訓諭司牧皆不遵用爾兵部申飭之以湖州諸縣淫雨沒稼免今年田租張輔沐晟敗交阯賊黨阮師於月常江汝南王有爋永寧王有光來朝滿剌加國王拜里迷蘇剌率其妻子及陪臣五百餘人入朝宴勞之厚其賜遂御朝受錫蘭山國王之俘羣臣譔來遠人詩不庭詩以進賑臨城縣饑八月癸卯月食諭三法司曰明刑慎罰朕雖面訓屬吏苟且因循自今非謀反大逆當即死者具疏情犯朕詳覽之必五覆奏命屯田軍以公事妨農者勿徵賦著爲令肅王楧來朝十月遼王植來朝勑五府六部三法司所奏重囚論皆當死爲之惕然特再三省論爾等審覆之勑戶部謫徙北京及充軍屯種之人免杖而徙者五年勿事免徒流而徙者三年勿事充軍屯田者一年後徵其租充軍屯種者二年後徵其租封沖𤈦爲韓王佐敬爲靖江王重修高皇帝實錄增置北京行部戶曹清吏司郎中一員永平保定河間三府同知通判各一員涿

通覇薊灤安景滄八州同知判官各一員專理屯務瀋王模谷王橞慶王㮵代世子遜煓晉世子美圭來朝丁卯命皇太子嫡長子爲皇太孫冠于華蓋殿十一月免陝西逋負清獄囚遣御史巡視靖難時挫師處死未盡瘞者罪所在官司十二月乙未大雨雪上名禮部尚書呂震曰寒甚昔靖難時亦當此景將士裂膚墮指朕尚念焉故從征者其各賜之鈔以水災免順天府等州縣稅糧勑三法司曰每盛寒暑朕必命恤囚比聞死獄者往往蔽不奏夫殺一微物尚有陰禍人命至重可怠肆乎自今不謹則朕不貸上諭

工部臣曰京城軍士有出征者有守衛者妻子在營雨雪連日必有寒凍抽分處所積薪不少戶給百斤出征者三之成都知府賈瑜饒州知州李益九載考滿吏部言瑜益皆得民上擢瑜福建參政益山西參政命禮部各賜鈔百貫宴勞之朕恒念得賢守自今守九載有治績者陞賞一視益與瑜安■王■楹平陽王濟熿來朝閏十二月勅五府六部臣曰朕任賢求言拳拳生民遣問軍民利病絡繹於道於今十年困弊未蘇未臻治效非長之者未得人歟昏懦闒茸者不達政體貪黷苛刻者不恤人窮歟司理之官不

明其情或牽貨賄顛倒抑民歟耳目之官或拘於欲得實跡因循緘默不糾不言歟今有可以革斯弊道及軍民有所未便者條析以聞助朕拳切諭右副都御史李慶曰養民先守令守令賢否在按察司按察賢否在都御史卿等不能舉職卽按察司職亦廢何論守令其察非廉明正直之士皆黜罷之諭兵部臣曰武臣子孫世襲老弱殘疾者優給之旗較有功者優給及子孫此高皇帝舊制爾等毋以四方無事恩不至焉

十年正月刑部都察院六科劾奏天下州縣朝覲官有勘合不完者請付治上命條上完者幾何人蓋千五百餘人僅八十人完上嘉八十人勤賜鈔使復職餘亦有而勉之復問鴻臚寺及六科比日命朝覲官言民瘼言者幾何對曰百五十上曰令盡今日言緘默者罪既命六部議行曰不當亦勿問元宵節賜羣臣宴聽臣民觀鰲山午門外三日命造作雜務勿遣正官俾專理民賑隴州饑山西諸縣饑有司不以聞械治之魯王肇煇來朝以奸民奸訟繇無恒產而北京多閒田命犯者挈妻子耕種於北方二月赦武職犯罪者以楊士奇金幼孜爲考官會試天下士命精

擇之毋過百人曰取散木百不若得良材一伊王㰘楚世子孟烷來朝遼王植有罪削護衛及儀衛司給與軍較廚役三百人備使令三月秦王尚炳覺代世子遜煓來朝四月慶成王尚炫來朝上諭兵部臣曰朕申飭馬政有年矣蕃息未報其飭厲太僕及諸都司衛官督馬官歲終以孳牧來聞考勤怠焉勅三法司曰曩者奸惡齊黄等謀危社稷皆已伏誅復芟蕪去穢絕其滋蔓自今三月十六日以前凡奸惡遠親已擒在官者不宥餘皆赦之賑河南山西饑五月寧化王濟煥來朝六月增建習譯館二十楹勅戶部臣

曰朕歲遣人行郡縣欲周知其豐歉河南饑有司不以聞其速賑之凡郡縣及朝廷所遣官目擊民艱不言者追下獄永和王濟熇來朝七月以水免蘇州府諸郡稅糧選在閑糙官教民牧馬鑄永樂通寳錢八月寧世子盤烒來朝令皇太孫兼講武事命兵部選北方民間子弟年十七至二十拳勇有材藝者給廩送京師充隨從名曰幼軍勅北京提督養馬官考驗軍士養馬孳生及數者人賞鈔五錠牧養失時罪不貸勅邊將於關外險要之處崇石垣深濠塹以防虜山東河南諸縣耆民詣闕謝賑上諭戶部曰賑饑上

責也遠來謝止復來其再止之並給路費還皇親徐赫匿逃民法司請治之上名諭曰疎遠小人尚相戒守法爾乃狎恩昔中山王不敢分毫越度非爾祖耶治如律以國子監學錄王讓侍皇太孫說書曰朕閨其孝九月上聞天壽山工匠有亡疫者爲文遣祭命僧資薦三晝夜有司歸其骨復其家二年封志烜爲泰王十月勅都察院大理寺出輕繫輸作贖罪者病順天府醫療之甲子甘露降方山獵于武崗山之陽羣臣表賀應制讌詩丁卯命皇太孫演武于方山十一月以旱免湘陰海康遂溪三縣稅糧開州民父子三人自言願効力天壽山上曰有爲乎曰無生受國恩願効寸報上曰爾意誠美爾能遵教務本不犯刑辟歸而化善子鄉卽所以報見鄉老少亦諭以朕言遣太監鄭和齎勅往賜西南海上諸夷君長所鎮撫陳恭上言人主侍衛宜嚴戎翟異類非我腹心不當寘左右唐玄宋徽可爲明鑒上示羣臣曰恭言甚是顧唐玄宋徽自有敗道豈坐用夷人君撫有薄海內外亦安得示人不廣夫金日磾忠於漢武史那社爾効於唐宗胡元疎外漢人南人柄用蒙古韃靼然亦不免於亡亂十二月邳州淫雨傷稼命御史傳賑之

十一年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上曰朕乖治理上累三光衆陽之宗薄食元旦爾羣臣尚勉輔朕朝賀宴會其悉罷免上謂通政司曰朕令來朝有司言民利病率云田穀豐稔比聞山西民乃食樹皮草根自今悉記之境內災傷已不自言他人言者必罪徐州饑寬其逋稅天壽山陵成名曰長陵二月設貴州等處承宣布政司莒沂崇明德安豐城諸縣饑賑之置烏思藏衛命北京民分養孳生馬上巡狩北京命皇太子監國皇太孫從乙丑車駕發京師丙寅葬仁孝皇后于長陵三月皇太子賑湖州諸縣饑四月車駕至

北京上謂行在兵部尚書呂震曰有司妄言時和歲豐者業加罪有切民情知治理者宜旌賞之勑三法司慎刑行在刑部奏決囚有律輕情重者請重處之上曰民弗信其如律賑山東饑五月諸城等縣蝗命有司捕瘞之諭曰蝗苗蠹也爾不能除則亦民蠹端午節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聽文武羣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是日也分擊毬官兩朋駙馬都尉袁容領左寧陽侯陳懋領右自皇太孫而下諸王大臣以次擊毬皇太孫射柳三中上大喜既畢使屬對稱善賜名馬錦綺紗羅及番國布諸王大臣以下擊射

中者賜夏布綵幣有差遂命儒臣賦詩賜羣臣宴及鈔設甘肅茶馬司於陝西行都司城外定營建長陵功賞進封武義伯王通爲成山侯騶虞見青兗羣臣獻詩禮部請賀不許六月上召行在戶部臣曰人從徐州來言水災民有鬻男子者人至父子相棄窮極矣即驛賑之所鬻爲贖還樂亭縣水傷稼免其租壬戌月食束鹿縣野蠶繭增設順天應天二府州縣官府通判州判官縣佐各一員理馬政七月韃靼太師阿魯台來歸封爲和寧王申勑交阯布政司府州縣官善綏新附之民勑鎮守大同江陰侯吳高脩諸處

烟墩高五尺堅必鐵石八月賑仁和嘉興二縣饑申明恤刑之令九月命扈從軍士於北京城外旁近人種麥二十畝依屯田考較毋倚開暇而曠沃土府軍指揮張和自南京來奏事辭歸上頗聞昶弟倚皇太子妃兄居鄉驕橫召諭曰開平王永城侯德慶侯家恃外戚生事皆取滅亡汝當爲鑑因賜鈔六十錠曰若爾家守法何翅萬之上謂戶部臣曰山東蝗有司不問朝廷知而遣捕滋蔓矣各郡縣每歲春至驚蟄時其即視之初發捕使絕布政按察二司失提督者與州縣同罪十月遣副都御史李慶齎璽書於南京

命皇太子錄囚出輕罪命諸將整飭士馬十一月以山東新進野蠶繭織帛染栢黃製衾薦太廟瓦剌馬哈木既封復叛謀寇邊上將親征爲命諸將延邊練士馬

臣何喬遠恭輯

典謨記

成祖文皇帝

十二年正月上諭行在工部臣脩治孔子廟元宵節上觀燈午門賜羣臣及耆老宴羣臣進詩命翰林第高下賜鈔有差并賜耆老鈔帛二月龍州饑賑之按問長吏之不言者上退坐右順門裏衣袖垢敝納復出侍臣有贊聖德者上嘆曰朕日十易衣未嘗無之但念自惜福昔皇妣躬緝故衣皇考見而喜曰勤儉

如此可法子孫朕常不敢忘三月揚州水賑之張輔使都指揮師祐尋交阯賊首陳季擴於老撾獲之上親征瓦剌庚寅車駕發北京皇太孫從行晚次清河諭耆老之送駕者歸督子弟務生戊戌駐蹕宣府上從容教太孫太孫所對皆合上意上喜庚子發寧遠鎮行閣有突兔命皇太孫射之應弦而斃賜皇太孫名馬辛丑至萬全命忻城伯趙彝建平伯高福尚書吳中郭資都御史李慶通政司馬麟督餉曰役民隨軍苦矣朝夕慰勞無恚以刑是月也直隸河南山陜湖廣諸縣饑疫皇太子命賑視之四月甲辰朔駐蹕興和大閱庚戌勅大營及五軍諸將曰軍法嚴則士一賞功明則士服今朝發一令夕不下關此不嚴也將士効力名不上達此不明也其立傳令及紀功官丁卯發清水源上以山川險易及將士之勤勞示皇太孫馬上且曰汝知吾所以爲此者乎對曰陛下豈圖其土地利其資畜亦豈不自爲樂虜禽獸也恩之不戴服而遂叛陛下固欲大彌薙之永驅於絶荒令一跡不近塞爲子孫臣民世福遂下馬叩頭上嘉歎良久戊辰駐蹕屯雲虜多降者己巳駐蹕玄石坡申令將士愛惜戰馬兵行毋擅離隊伍辛未駐蹕清風

壑命葬病者五月癸酉朔駐蹕楊林戍上教皇太孫以創業守成之道曰天下之事不可不周知人之艱難不可不涉歷乙亥駐蹕禽胡山上念潛邸時嘗禽虜不花於此遣祭其山川之神辛卯駐蹕速兒温都兒之地有海子水清洌賜名蒙山海是月也皇太子遣人撫綏高密安丘諸城三縣之流移者六月壬寅朔駐蹕清流港前鋒都督劉江等哨見虜跡東行下令五軍將士臨陣齊奮所誅惟首虜毋奪財物毋掠婦女毋虐老稚毋殺降附違者斬甲辰駐蹕雙泉海劉江等遇虜康哈里孩與戰斬其數十人上度虜且

至嚴哨瞭已獲虜諜言虜兵距此可百餘里丙午車
駕發雙泉海次三峽上率師兼程進命皇太孫於寶
纛同行專以鐵騎五百護衛戊申駐蹕忽蘭忽失溫
是日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等率衆逆我師見陣整
頓兵山巔上駐高阜望寇分爲三命鐵騎挑之虜奮
來戰上麾安遠侯升發神機銃砲斃虜數百餘人親
率鐵騎擊却之武安侯鄭亨追擊虜中流矢寧陽侯
陳懋成山侯王通等攻虜右虜墜都督朱崇指揮呂
興等前薄之連發神機銃砲虜死無數豐城侯李彬
都督譚青馬聚攻虜左虜盡死鬪聚被創都指揮滿

都力戰死上遙見率鐵騎馳擊大敗之殺其王子十
餘人斬首數千級乘勝追奔度兩高山虜勒餘衆復
戰又敗之追至土剌河生擒數十人馬哈木太平等
脫遁會日暮皇太孫遣騎兵四覘知虜已敗走上還
帳皇太孫入見語虜敗形叩首稱賀上曰虜去未遠
尚宜窮追皇太孫曰以陛下之威虜破膽矣請班師
上曰善己酉賜名忽蘭忽失溫地曰殺胡鎮庚戌班
師虜有乘高而覘者上麾兵薄之皆潰散車駕發殺
胡鎮駐蹕回流甸遣使以擊敗馬哈木等諭和寧王
阿魯台戊午駐蹕三峯山之西南和寧王遣所部來

朝命中官往勞之庚申駐蹕飲馬西岸和寧王復遣
所部來言疾不能自詣上賜之米百石驢百匹羊百
牽別賜其部屬丙申駐蹕飲馬泉和寧王遣人謝恩
諭之乙巳次墨山峪敕皇太子以班師告天地宗廟
社稷頒詔天下是月也皇太子賑常熟縣饑七月丙
子駐蹕禽胡山敕山陜遼東臨邊諸城增烽堠謹備
禦己丑駐蹕紅橋禁蹂田禾取人畜產者庚寅駐蹕
興和命假軍二十日豐城侯彬成山侯通領之命興
安伯徐亨等率軍扈從己亥駐蹕沙河皇太子遣兵
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金忠進迎鑾表上怒其緩且

奏對失辭以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講黃淮左
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楊士奇及司經局正字
金問等輔導不職並徵之是月也皇太子賑河南湖
廣浙江諸縣饑八月辛丑朔車駕至京羣臣皆賀庚
戌大賜宴張輔執送賊首陳季擴阮師至京師伏誅
尼八剌國沙的新葛遣人入貢封爲尼八剌國王賞
從征將士九月降晉王濟熿爲庶人使與世子美圭
同守恭王墳封恭王第三子平陽王濟熿爲晉王榜
葛剌國王遣使獻麒麟羣臣獻詩禮部請賀不許孟
縣獻嘉禾上聞弗提斤六城之地肥饒命指揮塔失

往治弗捷衛城池命軍民居止畋獵孳牧從其便商
賈欲居者聽之伊王㰘薨閏九月黃淮徵至下獄既
楊士奇金問亦至命法司鞫治宥士奇名問東宮事
士奇叩頭言殿下孝敬誠至凡所稽遲皆臣等罪上
悅而罷行在諸臣奏士奇不宜獨宥下錦衣繫之未
幾特出還職遂徵司經局洗馬楊溥芮善相繼下獄
崇明縣水給米鈔賑之免差役二歲十一月郢王棟
薨諭行在翰林院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曰五
經四書傳註雖定羣儒異同之說尚互可發明其會
通採附爲大全書周程張朱所著如太極通書西銘

正蒙諸篇亦彙聚次之爲性理書因命舉朝臣及四
方文學之士開館東華門外纂修而廣等總其事光
祿寺給朝夕饌甲寅月食蘇松嘉湖杭五府水有司
請半徵上盡蠲焉
十三年正月敕諭天下來朝有司曰朕夙夜圖治擢
任賢能苟能盡心修職俾康兆庶天下未有不太平
者也夫爲官者以忠勤廉謹爲本以公正仁恕爲先
忠則不欺勤則不怠廉則不貪謹則不肆公則不私
正則不偏仁則不暴恕則不害毋謂民愚而心實神
毋謂朝廷可欺也而上天鑒之不遵朕言罪不赦欽

哉既復榜而申戒之午門之外瓦剌順寧王馬哈木
賢義王太平安樂王把禿孛羅遣使謝罪請朝貢如
初許之壬子午門外鰲山火有死者命禮部給其家
敕皇太子曰上元張燈意同民樂火及于人天戒朕
也方茲祗懼爾亦敬之停止中外進送遣監察御史
吳文等分行天下詢察吏治得失及民間疾苦以聞
郡縣官有貪刻不律者執之闒茸老病悉送京師以
春和布寬恤之令設保安州戶部言漕運漸多請發
民治倉上曰東作將興其出徒流以下定等輸作命
武職大臣出鎮諭之曰爾皆舊人寄爾腹心夫財民

心也不傷其財斯不失其心往勉之二月遣指揮斌
給事中磐等十二人分往山東西大同陝西甘肅遼
東督視軍士操練屯種交阯總兵官張輔沐晟還師
京師立北京馬神祠定平安南功賞釋工作囚徒四
千九百餘人輸作贖罪既而多亡有司請捕之上曰
必其空乏遂命見役者俱還家期秋後赴工令下有
不願去者七百餘人上併盡釋之四月命張輔鎮交
阯上既選幼軍隨侍皇太孫至是設府軍前衛親軍
指揮使置官屬焉以水賑北京諸郡五月丁酉朔日
有食之端午節上御東苑觀擊毬射柳賜文武羣臣

鈔有差文臣進詩者加賜酒席壬子月食開清江浦
河道七月諭行在都察院曰灤州知州敬代州同知
損武清知縣潛皆殘吏已置法備錄所犯榜天下以
儆民牧太監鄭和等奉使西洋諸番還命武職官犯
輕罪繫獄者有疾許出醫藥著爲令賑魏瑞昌永司
射洪巴諸縣八月以北京軍民養馬者多增置行太
僕寺少卿各一員寺丞八員戊寅壽星見賑山東河
南順天等府饑九月占城貢獅子羣臣請賀上曰元
順帝時兩都桑果葉皆五色黃龍文嘉禾有一莖至
八穗者五色雲常見朕與卿等祇敬無怠而已五經

四書大全及性理大全書成上親序之十月令郡縣
凡選發種田者能用心養馬悉除其罪大城縣水免
其租甲申上獵近郊經白河念靖難時冰合濟師遣
特牲祭告法司奏冒支官糧者上怒命戮之刑科覆
奏上曰朕過矣其如律中官李達吏部員外郎陳誠
等使西域還十一月麻林諸國進麒麟天馬神馬諸
物上御奉天門受之羣臣稽首稱頌上曰此皆皇考
威德卿等輔相功繼今益勉之蘇林吞剌古里柯枝
麻林諸番使將歸命行在禮部臣豫遣官於福建俟
其至宴餞之無簡救周肅奏冒諸王選護衛步騎五

千以明春赴眞定操練勅西北邊及中原江北諸都
司武衛選所屬步騎兵以明春赴眞定德州二處操
練候比試於京師如洪武中故事賑潮州諸縣
十四年正月賑北京河南山東饑免其逋租停官買
不急之務以水免河南諸府去年租稅二月改趙王
高燧封國于彰德命漢王高煦居青州四月禮部郎
中周訥請封禪尚書呂震亦以請上曰聖經無文焉
管子不足道也卿乃不及魏徵五月端午節上御東
苑觀擊毬射柳賜文武羣臣宴自公侯以下至衞士
耆民賜鈔有差賑六安英山碭蕭西安諸縣饑置交

阯郡縣凡府十二州十九縣六十一六月儋州土官
率生黎峒首來朝上謂行在禮部曰黎人遠不沾化
而貢獻頻繁自今三年一朝著爲令哈烈撒馬兒罕
失剌思俺都淮等處朝貢使臣辭還賜鈔幣命禮部
遇所過州縣宴餞之仍遣中官魯安郎中陳誠齎勅
偕行賜哈烈王沙哈魯及撒馬兒罕等頭目金綺諸
物八月癸酉壽星見行在禮部請率羣臣賀不許九
月戊申車駕還南京十月甲戌月食癸未車駕至十
一月周王橚率其子鎭平王有燉宜陽王有爀來朝
上欲遷都北京下羣臣議羣臣合疏伏惟北京聖人

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
足以控四夷制天下土厚水甘民淳俗朴誠天府之
國帝王之都高皇帝分封陛下若有待矣陛下即位
之初陞爲北京文武羣臣合請營建巳下所司採木
川廣羣庶雲集良材神呈比來聖駕廵狩萬國來同
民物阜成禎祥駢臻天意人心昭然可知然陛下重
民而紓徐竊今漕運已通儲畜充溢將作之辰天實
啓之伏惟早賜聖斷上曰善楚王楨來朝修曲阜兖
國復聖公廟復命修從祀諸賢之廟壞者古里爪哇
滿剌古城錫蘭山木骨都東溜山喃渤利不剌哇柯

丹蘇門荅剌麻林剌撒忽魯謨斯柯枝南巫里沙里
灣泥彭亨諸國及舊港宣慰使臣來朝既辭還悉賜
文綺襲衣遣中官鄭和等齎勅及錦綺紗羅綵絹等
物偕往賜諸國王仍賜柯枝國王印誥并封其國中
山爲鎭國山親製碑文賜之先是上諭皇太子令翰
林儒臣黃淮楊士奇採古名臣對君之詞彙錄以便
觀覽至是書成賜名歷代名臣奏議遂以頒賜
十五年正月遼王植瀋王模寧王權蜀王椿安王楹
晉王濟熿來朝上集神僧傳成御製序二月谷王穗
以逆謀削爲庶人命豐城侯李彬鎭交阯肅王楧慶

王㮵楚世子孟烷晉王肇煇來朝命泰寧侯珪掌北
京繕工事安遠侯升成山侯通副之遂諏日興事三
月以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頒六部兩京國子監及
天下郡縣學命天下有司雜犯死罪及徒流以下悉
縱還家營貲斧徒作北京自贖興平王尚炯永壽王
尚炡祥符王有爝新安王有熺永定王有光汝陽王
有爤永興王尚烈來朝漢王高煦有罪居之樂安州
車駕廵狩北京壬子發京師己巳次郛城勅軍士所
過毋壞民稼有踐傷者除其近稅五月丙戌朔車駕
至北京命行在左副都御史李慶兼督營造命行在

工部造安樂營以居病匠太醫院分療之御史錦衣
廵視亡歿者歸其骨七月賜皇太子務本之訓勅曰
朕以教太孫今錄賜汝復別以賜皇太孫使服膺之
戊寅壽星見羣臣請賀不許九月修孔子廟成上製
文刻碑焉戊辰月食既命在工所疾未痊者護送還
家有司善撫之十一月金水河太液池水冰結爲樓
閣龍鳳花卉衆賜羣臣臨觀行在禮部尚書呂震請
率百官表賀拒不受勅曰比歲以來卿等遇祥輙賀
朕之涼德夙夜不敢康命中外諸司愛䘏軍民勸課
農桑作興學校平均賦役敬祀愼刑旌表孝順節義

民鰥寡孤獨必存卹之薦舉材德遺逸之士嚴固邊徼倉庫出納無有侵欺一遵高皇帝成憲官吏貪暴曠職者監察御史按察司具實糾治之改前禮部尚書趙羾爲兵部尚書巡督塞北屯戍軍民一切利病邊務不修者以實聞羾夏縣人洪武中以太學生擢職方司主事命覈天下兵馬諸路屯戍羾具圖以進稱其缺者增其宣置太祖謂羾能歷武庫員外郎尋陞浙江右參政時海寇出沒劫掠以計捕之成祖嗣位使交阯却其金寶之饋使還陞刑部右侍郎尋轉工部未幾陞本部尚書賜宴華蓋殿徹御饌珍羞以遺其母氏午朔詣北京上仁孝皇后山陵壬辰督開創隆慶保安永寧諸州縣撫安新集之民既改兵部尚書丁內艱起復專理塞外兵政壬寅北征羾給餽餉不絕仁宗嗣位改刑部尚書宣德庚戌以疾致仕正統元年遣官諭祭命有司治喪葬羾在襁褓母抱避寇林莽中卒遇虎熟視

去閩者異之及長英偉多才善屬文喜歌咏歷事五朝多所裨益雖貴位列卿自奉如寒素是月陝西進玉兔羣臣表賀

十六年正月以玄兔圖並表頌賜皇太子諭之曰羣臣頌朕朕心媿之夫好直則德廣好諛則過增爾將來有寄不可不審理於言故示爾知交阯賊黎利反三月乙丑月食勅天下文武官員轉貪爲廉革暴爲寬勵怠爲勤去私持公安養軍民使皆受福勅成山侯通行視陝西潼關等處曰高皇帝數命公侯重臣脩理軍政今西北邊尤急勉盡厥心六月勅脩天下郡縣志書勅交阯總兵官李彬曰爲將之道在智勇仁信忠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惑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爾撫鎮遠夷政當體之七月交阯布政使莫勛交州知府林希望等言交阯南荒慕化有年皇上建設郡縣俾同內向今者嘗建北京謹以家丁甄等五百人獻詣闕下少効子來名勞賜鈔而遣之曰備悉遠誠殊不勞爾降勅切責陝西布政按察二司曰比聞所屬郡縣歲累不登致民流莩又不以聞其咎安在速賑之翰林院侍讀兼右春坊右贊善梁潛以輔導有闕逮下獄八月尼八剌國王沙的新葛遣人入貢使中官鄧城與其使偕行賜賚之所經

罕東靈藏必力工瓦烏思藏野藍可般卜納等處頭目皆有賜丙戌壽星見九月壬戌月食十月諭陝西三司曰西人苦旱征役又繁朕甚憫焉自今出使外夷一切供應非有朝命毋得擅取違者重罪之十一月以浙江瀕海郡縣風潮衝激堤岸墊溺民居歲治無成上親齋戒遣保定侯孟英以太牢祭東海既祭水患弭咸歸頌于聖誠十二月武當山宮觀成賜名太嶽太和山親製文記之上以資皇考皇妣之福下爲民庶祈弭諭法司曰唐太宗惡官吏貪濁犯贓必寘法吏尚清謹民免掊尅貞觀所以爲盛朕屢勅中

外諸司不許妄殺一夫擅斂一財而官吏恣肆自若繼今論如法以陝西旱命成山侯通僧戶部官馳賑之諭曰民之饑餓譬拯水火速往毋緩一切不急悉停止之民間事不便者條其以聞

十七年三月爲善陰隲書成蓋上輯古之積善而慶顯有明效者得百六十五人人爲論斷系詩于後以勸世焉因命禮部準大誥例抽目以試士八月勅皇太孫曰爾年既長尚勤學問自古帝王未有不讀書明理而能齊治平均者交阯乂安府土官知府潘僚反勅豐城侯李彬討之九月封劉江廣寧伯丙辰卿雲見羣臣稱賀不許勅曰帝舜之世有百工八伯之歌四時未經萬姓未誠朕正當與卿等憂勤惕厲以荅上眷十一月丁巳甘露降孝陵松栢三日十二月勅武臣曰自古國家盛衰强弱未有不係武備之張弛有宋之時太祖太宗削除暴亂將勇兵强後嗣不脩醜虜僭竊馳致分裂宗社丘墟元有天下世宗戎部整肅甲兵强盛遂以胡主華厥後嗣主荒淫軍政弛焉覆亡竟至我高皇帝受命于天于時將帥效忠士卒奮勇天下之民陰受其賜朕嗣位以來屢勑爾等整齊隊伍操練士卒犀利器械爾等惟圖貨賄苟

且蒙塞今明與爾言爾犯他罪論勳論戚猶或可恕若如前弊罪且用殺令自今在外繫囚當死者悉送京師會官審錄三覆奏乃決癸未卿雲見勅皇太孫曰比聞出郊遊獵一軍害民即懲以法朕聞甚喜善積而久名播天下不令而行不言而信肅王楧薨命工部侍郎劉仲廉許廓覆實戶口田賦於交阯仍察舉軍民利病以聞

十八年正月上元節上觀燈午門賜羣臣宴賜御製詩羣臣屬和以進詩曰皇明啓祚天眷隆太祖受命芟羣雄奠安萬姓復人紀滌掃宇宙腥膻空三光宣精益輝朗五嶽不動逾穹崇冰天濛壞極南北虞淵暘谷窮西東梯山航海日相攜玉帛萬國皆朝宗宣揚教化敷禮樂簡拔賢俊俱登庸閭閻耕鑿樂雍熙田畝絃誦聲洋溢闢基創業比磐石神功聖德垂無窮朕繼大統膺天命負荷弗克懷忡忡宵衣旰食敢自逸黽勉圖治思成功茲惟民物日蕃阜休養作息無寒痾雨暘不愆蔚蕃育兩閒和氣何冲融生祥毓瑞日駢集靈貺所錫綿蒼穹上元佳節値三五宴樂期與臣民同巨鰲負山出平地屹立萬保當天中香烟下連瑞霧紫燈火上照青雲紅教坊雜遝百戲陳俳伎圍繞千花叢九衢車馬塵明月千家絃管皆春風歡觀此景心更悅豈獨民庶欣遭逢賴茲臣鄰力臣輔各謹乃職輸其忠孫來盛德戒盈滿毋或怠肆隳天工朕承洪業冀垂拱仰止聖哲懷軒農太平一統治文洽萬方永樂年屢豐作詩敢繼南薰曲願與四海歌時雍閏正月乙酉月食五月交阯右參政侯保率民禦賊死之左參政馮貴亦以討賊戰死保費皇人縣國子生爲襄城籟榆搏與三縣知縣有善政初設交阯郡縣擇人撫治陞交州知府又陞交州布參政時黎利剽掠郡縣保築堡要害禦之賊來攻堡

與戰不勝死貴武陵人舉進士爲兵科給事中從張輔征交阯總督兵餉克效勤勞還奏稱旨陞交阯右參議殿陞左參政撫輯流民歸附者衆有土兵二十餘人勁勇耐闘每擊賊輙有功中官馬騏嫉之盡奪具土兵及黎利反獨以羸卒數百遇賊戰死保爲政廉恕貴有才畧其死也人皆惜之六月孝順事實書成蓋上命侍臣考古孝行卓然者得二百七人復爲論斷幷系之詩以教民以陳誠爲參政命同中官郭敬等使哈烈諸國七月辛巳月食八月丁酉朔日有食之己酉壽星見丙位羣臣請賀勅曰上天垂象以親有德朕惟恐弗堪九月以北宮殿將成明歲將朝正于新殿遂遣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齎勅召皇太子命行在禮部明年正月朔以北京爲京

師去行在令取南京各印信給京師諸衙門南京衙門別鑄皆加南京二字諸城縣進龍馬十月右麻剌郎國王幹剌義亦敦奔率妻子羣臣來朝禮之如蘇祿國王癸亥甘露降孝陵松栢十一月北京宮殿成詔曰朕皇考高皇帝建都江左肇造邦基肆朕纘承惟懷永圖眷惟北京實爲都會惟天意之所屬亦卜筮之攸同乃倣古制徇輿情立兩京置郊社宗廟創建宮室上以紹先志下以詒子孫營建以來天下人民樂於趨事天人協贊景貺駢臻今工告成選以明年正朔御奉天殿朝百官治萬民故茲詔示咸使聞

知名皇太孫于南京交阯占城諸國來貢白烏瑞象羣臣應制撰詩增雲南交阯貴州三清吏司于戶刑二部雲南交阯貴州三道于都察院賑山東諸府州縣饑十二月封郭義安陽侯薛祿陽武侯金玉惠安伯薛斌永順伯皇太子及太孫至先是皇太子過鄒縣見民男女老弱持筐拾草實駐問之知以爲食惻然下馬入民舍視民男女皆衣百結竈釜傾不治歎曰民隱如此乎予之鈔問所苦輟食賜之山東布政使石執中來迎太子責焉執中言已奏停今年稅太子曰民饑且死尚及稅耶勘口數速賑之近地三日

遠五日執中請人給三斗皇太子曰與之六吾言上毋懼擅發至是上言上嘉歎久之十九年正月甲子朔上詣太廟奉安五廟神主命皇太子奉安昊天上帝后土皇地祇神主於天地壇皇太孫奉安太社太稷神主於社稷壇黔國公沐晟奉安山川諸神主於山川壇禮畢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大賜宴赦天下和寧王阿魯台遣使來貢使叜劫行旅上戒諭之自是阿魯台不朝乙卯月食既二月賑通渭全椒吳橋三縣楚王楨慶王㮵來朝四月庚子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勅曰朕倣古建二京三殿同

災朕心惶懼意者敬天事神禮有怠歟祖法戾歟政務乖歟小人在位賢士隱迹歟刑獄冤濫歟讒慝交作歟削刻掊尅及田里歟蠹財妄費用無度歟租稅太重徭役不均歟軍旅未息征調無方饋餉之歟工作過度民力敝歟奸人附勢羣吏弄法抑有闒茸不治而致然歟朕之寡昧未究所繇爾文武羣臣宜陳無隱朕圖悛改以回天意停止中外之不便不急者勅曰上天垂戒監察不遑（言察而不能寤也）禮部以朕初度請賀甚非所以畏天而徒益不德焉其止勅吏部尚書蹇義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撫軍民羣臣應詔

言事皆言遷都不便主事蕭儀言尤峻切上怒命誅之曰吾與大臣密議數月豈復不便哉科道官因劾奏諸大臣上御午門樓使廷辯諸大臣崒罵科道官書生也昧大計戶部尚書夏原吉奏曰御史給事言官也且應詔陳言臣等備員不能協贊是臣等罪上悅兩宥之給事中柯暹監察御史何忠鄭維桓羅通等應詔言事請上止巡遊引龍不離淵虎不離穴為喻上怒詰問之引易書龍虎風雲對皆謫知邊州六月賑吳西安瑞昌潛山東光五縣饑諜者云阿魯台欲寇邊勅居庸等關嚴備徵諸都司兵京師上將巡開平興和馬七月嚴自宮禁賑寧津高邑欽新寧上杭五縣饑阿魯台聞上將巡邊舉衆北徙遂罷諸征兵八月辛卯朔日有食之河間縣進白兔以水免徐州稅糧十一月命邊將置邏騎於古北口北神樹之地作深溝高壍以自固上復將征虜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兵部尚書方賓禮部尚書呂震刑部尚書吳中等議皆謂頻年勞師軍馬儲胥十喪八九災眚屢作內外俱疲重以聖體少安涉冒風沙殊所未便古不勤兵於遠莫若休養於內備禦於外方圖入奏會上遽召賓賓言饋餉恐不贍遂召問原吉饋數對曰贍

備禦而已亡以給大軍上不懌即命原吉料儲餉于開平而吳中入對與賓同遂召原吉頌繫之以大理寺丞鄒師顏嘗署部併繫之賓懼自殺上曰朕未嘗罪賓何遽然既聞賓平生怒而戮其屍併下中於獄（賓杭州人自監生擢刑部試郎中改兵部建文中署應天府事坐累謫廣東以尚書茹常薦調兵部郎中上初即位擢本部左侍郎扈從北京陞尚書聰敏張記職務叢脞問無不荅雖寡學善應對既見信用勢焰驕騰睚眦必報原吉遭繫上時時憤詈之賓方視讀靈濟宮工上欵使使偵工中使閒語賓以上怒故恐罪及自縊朝房中上初猶惜其材既沒聞平生所為怒日生誅矣命剉其屍僇之）下翰林院侍講李時勉獄命侍郎張本都御史王彰督有司造車發丁壯輓送以備征虜

三十年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免羣臣賀辛未月食
賑龍游寧鄉二縣饑二月命考黜贓汚官吏邊戍之
三月令有司遇饑荒急迫賑而後奏聞阿魯台犯興
和殺守將都指揮燠上親征之議遂決命皇太子監
國戊寅車駕發北京辛巳駐蹕雞鳴山虜聞夜遁癸
未駐蹕宣府甲申犒將士四月勑皇太子凡官軍以
罪繫者悉送軍前立功命太醫院分醫生朝夕行營
有疾者與善藥己亥勑前鋒都督朱榮等勤哨瞭慎
設伏辛丑駐蹕龍門收遁虜遺馬二千餘匹癸卯萬
壽節禮部請賀上曰朕不獲祇拜宗廟兼念從征士

卒之苦何樂於心此行驅虜安邊共效忠勇所以賀
也令民以軍餉役塞外者復之一年乙卯駐蹕雲州
閱兵是月也皇太子賑穎州饑五月丁巳朔令將士
軍行不得離隊五十丈收放馬驢亦毋得遠離營乙
丑度偏嶺命將士獵道傍山下曰非好獵也以犒士
怒丙寅駐蹕隰寧勑開平備禦成安侯亮曰虜至勿
戰固守俟大軍城中民禁之遠出屯堡無要害者悉
徙入城丁卯大閱諭諸將曰水因地而順流兵因敵
而作勢水無常形兵無常勢兵猶水也戊辰觀士卒
射一卒連中三賜牛羊各一鈔五錠銀椀二[illegible]

則人勸是日上製平虜二曲使將士歌之庚午名諸
公侯馳射英國公輔安遠侯升連中應城伯亨不中
罷其領兵隆平侯信辭疾不至降爲辦事官上謂諸
將勇智兼全爲將之道弓馬便捷所向無敵勇也計
算深長智也有勇無智一卒耳辛未發隰寧次西凉
亭亭故元往來巡遊所上謂侍臣曰元人創此豈計
今日書曰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況一
亭耶因禁伐其亭傍樹曰殷鑒也癸酉次閔安命下
營時大臣居中五軍分駐營外建左右哨左右掖以
總之步卒居內騎卒居外神機營在騎卒外外有長

圍四周二十里軍中樵牧毋得出長圍上問諸將驅
虜策皆叩頭言奉陛下成算上曰智勇先也必愛士
而和僚勑皇太子曰朕今去京師漸遠軍機重務令
五府六部議當行之不必來奏仍勑諸臣協心輔導
丙千次威虜鎮賜皇太子書曰朕付爾宗社親賢保
民是爲爾孝门服勞人非朕心也繼今蔬果無遠進
毋以軍中念朕上在軍率五鼓起或親閱軍卒或計
議軍務夜與侍臣論經史或與諸將論兵法至忘寢
食至是諭諸將曰軍旅重事朕不敢自逸每一令出
必審思之古人云將國輔也輔周國强輔隙國弱朕

若未當爾有深謀長策即而陳焉勅領運公侯令餽運兵民日隨大軍行夜圍營而宿後者斬六月庚寅次長樂鎮鎮之水晚有泉躍出足軍壬辰次清平鎮命曰出應昌地益平曠宜結方陣進神機馬隊整肅列之癸巳次威遠以開平報虜復攻萬全上曰虜慮大軍擣其巢穴爲此牽制必不足慮甲午次陽和谷虜攻萬全者遁去丙申次祥雲屯方駐蹕有紫雲如蓋見營南因賜屯名戊戌次翠玉峯虜有降者命善撫之庚戌次玉河泉以深入勅前鋒都督朱榮等各領健卒三百卒二騎齎二十日糧宵行遉伺都督吳

成等踵兵千人後應乙卯次通濟河令軍中護兵器馬驢行糧毋委棄七月次環秀岡虜有息命將士星馳進四出邏騎巳未次殺胡原榮獲虜部屬言阿魯台巳盡棄其馬駝牛羊輜重于闊灤海之側與其家屬直北徙上曰未信毋弛備既果然召榮成還盡收虜所棄牛羊駝馬焚其輜重遂命旋師夜諭諸將曰阿魯台遁矣羽翼之者兀良哈遂分步騎二萬爲五道上親率精騎數萬西要之庚午大敗之屈裂河追奔三十餘里抵其巢穴斬首虜數十生獲其黨伯兒伯克等盡收其人口牛羊駝馬焚其輜重兵器辛未

上復以兵徇屈裂兒河西大獲之甲戌兀良哈老弱詣軍門待罪戊寅次捷勝原分給所獲牛羊於將士壬午次紫駝岡寧陽侯懋以騎兵五千搜餘寇屈裂河東北深谷中獲其男婦千餘及牛羊馬數萬并得所掠邊卒男女百餘人是月也皇太子免兩直隸山東河南郡縣被水田糧若馬草八月巳丑次祥雲屯寧陽侯追敗殘虜山澤中壬辰次威遠川益寧陽侯精騎千與武安侯鄭亨前行收輜重亨懋夾擊虜又大敗之庚子駐蹕武平鎮皇太子遣富陽侯李茂芳禮部尚書呂震迎駕遣李慶祭開平山川以班師諭

皇太子頒詔于天下中官鄭和等使諸番國還庚戌次雲州禁官軍踐傷田稼皇太子遣駙馬都尉沐昕趙王高燧遣長史趙季通六部臣推侍郎郭敦進賀平胡表至九月丁巳度居庸關次龍虎臺饗隨駕將校北京文武大臣迎駕見壬戌昧爽上至北京羣臣表賀下楊士奇呂震蹇義錦衣衛獄嚴鈔法不行使者坐大辟家徙邊宴隨征將士命禮部分等有功無過者坐前列食上食功過相等先入關者坐次列食中食功過俱無坐下列食下食無功有過者傍立賜鈔各有差以楊榮金幼孜扈從之勞特命坐前列食

上食各賜二品金織紵絲衣一襲鈔五千貫封朱榮武進伯薛貴安順伯釋楊士奇復其官十月申諭有司逃民復業者積年逋負悉蠲免命內官韋喬監察御史宋準郎中呂謙等八十人盤點天下軍民衙門倉糧稽考遞年出納之數十一月鄭州獻白兔十二月賑英山縣饑閏十二月以水免鳳陽府所屬州縣糧

二十一年正月二月蜀王椿薨釋蹇義復其官三月釋呂震復其官賑文登縣饑五月開封府雨傷稼遣人按視蠲其租常山中護衛總旗王瑜上變告山中護衛指揮賢等糾合羽林前衛指揮旭等將舉兵推趙王爲主謀不利於上及皇太子上召皇太子趙王與諸大臣皆至捕賊鞫而誅之瑜字廷璽直隷山陽人縣淮安衛總旗調常山護衛任王右軍都督府僉事雅尚文學爲指揮用法平恕門杜私謁爲鎮守寬大不務以德服人喜觀史冊每讀忠臣烈士傳慨然歎慕遇奸臣賊子則切齒恨之但發不軌事有枉者死之日自東兩手如高懸者號呼救解而卒東阿知縣貝秉彝九載當陞縣民乞留從之加秩二級復其任秉彝上虞人舉進士知鄱陽縣有惠政以憂去再知東阿律己廉勤政尚寬厚興學勸士課農務民縣以大治六月庚戌朔日有食之七月虜中有來降者言阿魯台將入掠名諭諸將曰朕當待之塞外乘其勞擊之遂定部分料軍實釋李

時勉復其官命皇太子監國壬寅車駕發京師甲辰次土木隨征將士畢集上閱之喜遂賜宴會有邊卒陷虜中者脫歸云今聚飲馬河北聲言犯大同寧夏勅大同寧夏守將嚴備之勅慶王㮵嚴勅護衛官軍亦如之有告軍士取民田穀飼馬者立斬以徇戊申次宣府書諭皇太子凡飲食及諸不急之物悉勿進八月己酉朔宴勞大營五軍諸將因大閱甲寅車駕發宣府次沙嶺賜諸將內廄馬曰古人克敵藉馬習調之庚申次萬全兵民有所進獻倍償之勅大營五軍諸將曰朕勞勤將士非志用武計生民也夫有精兵十萬可橫行天下今以三十萬衆當此殘虜何患不克丙寅命諸將布陳聚軍士操習之神機銃當鋒馬隊居後曰陣密則固鋒疏則達命諸將分督沿邊隘口晝夜毋怠乙亥次沙城名見晉庶人濟熺封其子美圭爲平陽王是月也壽星見封瓊烴爲唐王皇太子賑靖州會同縣饑蠲兩直隷山東郡縣被災田九月戊子次西楊河抵于陰山之脊皇太子趙王及諸大臣遣人奉表賀壽星却不受虜僞知院阿失帖木兒古納名等率其妻子來降備言阿魯台今夏爲瓦剌順寧王脫歡所敗其部落潰散無所屬若聞天

兵再出遠走不暇敢復南向上命授之官諭諸將曰雖然當謹備分令巡視緣邊修築關隘防守之西洋諸夷遣使來貢凡十六國使者千二百人勅皇太子宴勞厚賜命恭順伯吳克忠安順伯薛貴都督吳成等先出騎士三千偵虜十月甲寅朔前鋒寧陽侯陳懋追虜至宿嵬山口遇韃靼王子也先土干率妻子部屬來歸遣人馳奏勅善視之與偕來甲子駐蹕天城將士獵東南山上臨觀之丙寅復觀獵時風日暄霽將士健捷上喜己巳寧陽侯以也先土干及其部屬入見上大喜召之前與之語叩頭呼萬歲命悉賜

酒饌封也先土干忠勇王賜姓名曰金忠所以宴賜甚厚遂弁諭書皇太子下詔班師頒中外甲戌駐蹕萬全皇太子遣定國公景昌表賀十一月戊寅朔車駕次懷來辛巳入居庸關上衮衣乘玉花龍馬臣民夷使駢闐迎駕懽呼萬歲次龍虎臺大賜宴甲申至京師陳鹵簿上乘御輦入謁告天地宗廟社稷出御奉天門朝羣臣時諸番貢使咸集闕下文武羣臣上表賀上諭以無怠無荒四夷來王之意遂名忠勇王部下皆授官壬辰月食

二十二年正月阿魯台所部復侵掠邊塞上復名公侯大臣熟計征虜皆贊决上可之賜文武百官及京民四夷人等元宵節鈔二月楚王楨薨三月作五軍使忠勇王領壯士爲前鋒諭諸將曰阿魯台始以窮蹙來歸朕撫甚厚違天負恩不一一朕再出師擣其巢穴命如絲髮當時若從將士計豈能復生驅而逐之冀能改也豺狼獸心終焉不變朕非黷武必拯邊民重建南京天禧祠賜名大報恩寺薦福子高皇帝后四月賜從靖難之戰沒者以親征命皇太子監國乙酉發北京己未次長安嶺享諸將壬戌萬壽聖節車駕次赤城禮部請賀上曰朕方勞于師庚午車駕

次隰寧忠勇王所部獲虜諜云阿魯台且度塔蘭納木兒河趣漠北以避上曰寇不遠速進是月也秦王志埴薨五月己卯至開平雨上遙見士卒沾濕寒有後至者命諸將邮士甲申上夢神一再告曰上帝好生旦名問楊榮金幼孜曰何祥也豈天屬意此寇部屬耶皆對曰陛下除暴安民亦好生也或者火燃崑岡玉石俱焚上帝之意惟陛下詳之上即命草勅使諭其部落曰往者阿魯台窮極歸朕及朕所以待之者爾等所知朕何負此而比年以來寇掠我邊鄙虔劉我烝庶誰之過與朕閒者以天人之怒再用率師

當是之時如狗將士之志颩等復有餘命朕體好生驅之曠遠獸心不悛荼毒增甚今王師之來罪止阿魯台一人有能順敬天道輸誠來朝朕待以恩禮仍授官職聽擇善地毋懷疑二以遣役海命安遠侯柳升瘞道中遺骸上親祭之諭諸將曰武有七德禁暴除亂是其首也又謂止戈今罪人阿魯台耳脅從之衆有歸降者宜悉意撫綏非特兵器嚮我師者緃勿殺壬寅次長樂鎮楊榮金幼孜侍上曰漢高祖至柏人而心動朕次長樂思同樂也丙申次清平鎮輜重後命諸將分接之曰不繼者危道丁酉駐蹕清平鎮

宴文武大臣命內侍歌高皇帝御製詞五章上爵之曰此先帝垂諭創業守成之難而示淫荒酣酗之戒也朕雖軍旅君臣杯酒敢忘先訓皆稽首謝上亦製詞五章述奉天法祖勤政恤民之意焉巳亥次威遠川宴文武大臣亦命內侍歌之羣臣皆頌上悅悉沾醉罷是月也遼王植薨滑縣蝗蝻生知縣王士廉齋禱八蜡以失政自責越三月有鳥數百食之殆盡皇太子聞而嘉賜之免揚州廣平順德湖廣河南等府縣累歲被災田六月癸丑次金沙礫寧陽侯懋得胡馬九匹進上曰其詐盜防無怠丙辰次寶屏山諭諸

將今深入虜地益謹備戊午次玉沙泉以荅蘭納木兒河近令諸將嚴兵巳未次龍武崗寧陽侯忠勇王率師前進至荅蘭納木兒河不見虜蓋遁久矣上遣英國公輔成山侯通分兵大索仍命寧陽侯及忠勇王前覘之車駕進駐河上壬戌次蒼石崗張輔等分兵索山谷週廻四百餘里無一跡癸亥次房坡寧陽侯迩見曰請假臣一月糧深入必得之上曰朕更思甲子次翠雲屯名諸將曰今出塞巳久人馬俱勞孽虜所存亡幾茫茫廣漠若海探粟朕不窮追遂班師分諸將東西二路以歸上東行丙寅次蒼玉澗勅警

而殿後庚寅次清水源刻紀行於高崖是時帝不豫戊子次雙流濼書諭皇太子詔告天下庚寅次榆木川上大漸遺命傳位喪服禮儀一遵高皇帝遺制辛卯上崩大學士楊榮等以六師在外秘不發喪含斂畢載以龍轝所至御幄朝夕上食如常儀遂馳計皇太子八月甲辰楊榮等至自行在致遺命於皇太子皇太子慟哭幾絕強拜受進問故命皇太孫馳計開平迎龍轝作梓宮諭告中外巳酉龍轝次鵰鶚皇太孫至始發喪辛亥臣民迎哭居庸關壬子及郊皇太子親王及羣臣衰服哭迎至大內奉安仁智殿加斂

納梓宮九月壬午上尊謚曰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
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太宗十二月庚申葬
長陵壽六十五世宗十七年加上尊謚曰成祖啓天
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
臣喬遠曰明興二百餘年於茲臣子論及成祖尚有
武未盡善之疑豈知高帝閎謨遠烈非成祖繼之則
都必不北虜必不威四夷必不賓服中外制度必不
晏然一尊於後世夫拘攣之行豈所以論上聖之主
哉成祖居以唐太宗自擬有唐家法則匪我儔蓋湯
武耶蓋湯武耶

臣何喬遠恭輯

典謨記

仁宗昭皇帝

仁宗皇帝御諱高熾太宗嫡長子也以高帝十一年生鳳陽二十八年册爲燕世子端重沉靜嗜學亡厭府晉秦燕周四世子高帝皆教而試之異日者使分閱衛士帝還奏後問之對曰寒甚士方食高皇帝喜使閱章奏擇其有大體可施行者報命高帝益愛之燕王起靖難帝居守北平堅拒李景隆兵燕王既爲

皇帝尚以世子守北平既二年名立爲皇太子成祖有三子長帝次漢王高煦次趙王高燧趙王幼以聰敏愛而漢王用靖難功幾得立爲太子謀奪嫡者數矣寺人儼寺人保數爲趙王短太子於成祖成祖還都北京五出塞南京事悉付太子施行晚節多疾小人讒構太子幾危者屢宮僚若楊士奇輩者爲太子下獄贊善梁潛司諫周冕至死獄中然太子益恭慎亦賴士奇蹇義夏原吉羽翼之有白曰殿下知讒人乎曰吾不知知爲子太子監國渴水旱饑荒軍民失所戚焉賑恤之暇與宮僚鄒濟王汝玉徐善述等講說詩書修詞賦之業日記萬言辭翰竝精車駕崩榆木川遺命至太子慟絶强拜受遂命皇太孫迎梓宮開平臣民三勸進以八月望日丁巳卽皇帝位大赦天下以明年爲洪熙元年命英國公輔掌中軍都督府陽武侯祿左安遠侯升右寧陽侯懋前成山侯通後曰卿先朝勳舊朕托腹心焉出夏原吉黃淮楊溥於獄復其官勞原吉咨以政賜冠帶衣服被褥幃帳咸具原吉言臣在繫母喪乞歸葬成服上曰我獨無喪卿老成人宜艱難共濟命其家屬護葬兵部驛舟有司治葬事復厚賜之置太師太傅太保階正一品

少師少傅少保從一品曰予冲人賴焉亦皇祖之制也遂命蹇義爲少保兼吏部尚書加英國公輔太師皆給二俸陞文淵閣大學士兼翰林院學士楊榮爲太常寺卿金幼孜爲戶部右侍郎俱兼職如故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爲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陞黃淮爲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榮以下四人者皆掌內制不預所陞職務陞楊溥爲翰林院學士前司經局正字金問爲翰林院修撰賜漢趙二王書曰大行皇帝所遺冠服諸物氣澤存焉啓閱甚痛謹以皂紗衝天帽一黑氈直簷帽一并金鈒頂子茄藍閒

珊瑚金嵌花帽珠一串金相雲鴈犀帶一金相玉穿花龍條環一副幷紫綠條金事件象牙頂鞕花靶鑌鐵刀一紵絲羅紗衣各一襲皂麂皮靴一雙幷五綵綉抹口襪斜皮靴一雙幷襪送賢弟朝夕瞻奉以慰哀慕上曰古稱官不必備今冗矣抑復有老病昏懦徒怠賢廉心其令在內堂上官在外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廉察不稱者罷之召漢王高煦赴京九月掌交阯都督同知方政與黎利戰乂安指揮同知伍雲深入死命禮部賻贈上曰京師數百萬家非山何薪禁天壽山接居庸關以東餘聽樵採焉中軍都督府奏

歷事監生七人考吏事稱宜送吏部授官上曰吏事末也士當博古窮經達脩己治人之道其命還學於國子繇科舉進敕掌交阯布政按察司事工部尚書黃福曰卿老成人久勞在外亟驛還副朕延佇參贊交阯軍務兵部尚書陳洽其代之召韓王冲烕襄陵王冲炑及其弟冲㷋赴京河溢河南諸縣免今歲稅糧馬草命右都御史王彰都指揮同知李信往撫軍民訪奏利病壬午上大行皇帝仁孝皇后尊謚告郊廟社稷詔天下上曰比年丹漆石青之類所司不究物宜槩徵郡縣郡縣逼迫小民鳩斂金幣詣京師博

易商販乘時射利踊價十倍吏復賚緣自肥計民費十百朝廷得十一耳自今計直所產地以官市科斂者誅禮部尚書兼太常寺卿呂震奏喪服踰二十七日宜易縗如遺詔不許命與六部都察院詳議皆奏宜服素冠黑角帶群臣同之上曰可及視朝上仍縗英國公輔及諸學士如上服上曰群臣從便朕則不忍因歎輔武人也審禮過六卿漢王高煦至京與趙王高燧並厚賜之復賜諸王金幣有差上曰諸叔在者無幾諸兄弟惟趙王居京師他皆藩外朕旦夕念焉戶部其各益祿米差次之靈璧丞田誠九載考績

縣人匄留上曰民留政可知陞州判官丞靈璧如故鳳陽諸縣水沒稼命覈實芻糧悉免之上謂翰林儒臣曰比朝野物議何如有利害當興革者悉聞朕朕審可否紓民困焉交阯都指揮同知陳忠與賊黎利戰死之命禮部厚其卹典諭鴻臚寺曰朕欲聞吏賢否四方民休戚方岳來朝即引見朕親問之左通政樂福治水蘇松嘉湖杭常奏六府水沒稼請寬征待來年上曰民之艱食來歲匪易令代以鈔布漳河溢廣宗縣傷稼賑恤之平江伯瑄言七事賜奬勅命施行有言瑄言尋常耳上曰出自武臣所以難也所爲

獎疲導不言者古人蓋買死馬骨上諭兵部今太僕馬增數倍而畿民一夫或畜三匹四匹畢力於此耕桑盡廢其散馬給諸衛所及臨邊戍卒養習之進騫義為少傅楊士奇為少保俱兼職如故楊榮為太子少傅置謹身殿大學士命兼之金幼孜為太子少保兼文華殿大學士各賜繩愆糾繆銀圖書一曰卿等事先帝有年又從朕春宮軍國務重須卿協贊或有闕政卿與群臣言之朕尚未從卬此密疏毋憚再三令內外七品以上官各舉通經一人授教職以嚴師而與賢大賚文武群臣十月命光祿寺三日一賜衛

士酒肉以禦冬命蘇松嘉湖等府被火災處今歲秋糧悉折輸布鈔如永樂五年故事石輸布六疋鈔六錠罷兩京户部行用庫市民間金銀者命民犯笞杖者得輸鈔自贖以通鈔命兵部下各都司督衛所官視天下城池有傾塞者使農隙脩治邊境日脩以衛民於警通州民家火延及山東漕船上曰東民水旱數歲今又厄此其許計糧輸鈔四錠準一石上曰四東京師尚有館衍聖公來朝僦民舍豈所以崇先師工部其賜宅上曰皇考時數下詔存卹鰥寡郡邑有養濟院比聞居室敝壞肉粟布絮不時給守令漢不

留心禮部令謹視之山東登萊諸郡雨水傷麥命[illegible]蠲永樂二十年所逋二十一年者輸鈔代之自是告災者以為例四方所上雨澤奏通政使司請送貯給事中所上曰祖宗欲前知水旱恤民施政故令奏雨澤送給事是終不知也而徒勞州縣上章其封進水沒薊平峪徐蕭沛等州縣悉蠲其今年租稅於潛樂清饑賑之巳酉冊立張皇后壬子立太子封諸子瞻埈鄭王瞻墉越王瞻墡襄王瞻堈荆王瞻墺淮王瞻垲滕王瞻垍梁王瞻埏衛王命吏部令在京七品在外五品以上官及知縣五品以下見任官若軍民訪

舉德性深篤行止端方或材能出衆政績顯著或文學有稱識見優遠者量材擢用蔽賢濫舉罪如律舉後犯贓連坐舉者大理寺奏決囚命府部通政司六科同三法司會審承天門特諭大學士榮士奇幼孜曰比年法司之濫朕未嘗不知所擬大逆不道者往往出羅織先帝數切戒故死刑四五覆奏自今審決重囚卿三人同之冤雖細必聞免遠安王貴燮巴東王貴煊為庶人諭兵部尚書李慶曰國家養兵必衣糧不乏乃可緩急用之今遠戍者勞勤操練者少暇守衛者不得下直月糧五斗殆不足宜如洪武中例

給一石復召户部尚書郭資曰往年百官軍士皂從
於此月五斗可自贍今來作都人有家朕欲倍給卿
掌儲不乏否對曰有遂奉詔追封第四子靜樂莊獻
王瞻垠爲蘄王諡曰獻戊辰上御西角門罷顧翰林
臣曰今日始寒朕與卿等尚凜凜況在邊遂命書勅
賜鈔幣於緣邊將士上諭蹇義曰武臣皆封贈祖考
文臣少得者君厚其臣必推及父母太祖太宗益行
之其舉以勵忠孝豈無濫十一月上曰建文中奸臣
奴也而皆忠其家爲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及
習匠奴功臣家今有存者可宥爲民還其田土有言

事失當譴戍者亦宥之上曰太學聚教天下士益士
已成材矣禮部其勅學官嚴誨郡縣諸生必通經有
用者乃以貢毋徒取記誦諭户部尚書夏原吉曰所
在州郡奏除荒田租將百姓若征徭相率轉徙歟抑
年饑不給疫癘死亡歟自今一切科徭宜撙節政令
不便者令有司條具被災處守令早奏賑恤稽違者
治事　詔諭群臣曰朕之非德又屬亮陰嗣位之初首
詔求言累月涉旬中外亡幾夫京師首善地民困於
下而不得聞弊膠於習而不知革朕甚念焉君臣同
體卿等無慮後譴嘉謀嘉猷輔朕不逮諭户部有當

用人力者毋以耕耘收穫時候農隙諭英國公輔兵
部尚書慶軍番操者畢農成之先農遣之無廢屯種
命兵部遣御史巡覈緣邊諸衛稽部曲冊號令遂諭
都察院曰洪武中差遣御史悉賜衣鈔使自潔正風
紀今其如故事諭大興宛平二縣官曰朕首罷不急
爾京縣也而惠不先朕勅詢民瘼固有知不言亦有
欲言不知爾切近民亦何不知而亦不言約三日悉
以便不便聞坐視者舉上曰朕聞南京抽分廠舊所
積薪及龍江提舉司所積竹木甚富今京師得薪最
難與久貯任腐敗何若散民歲用外工部悉鬻之鈔

貿收其昏軟者以便貧家令吏犯罪當罷者民北京
種田遣監察御史湯榮等十四人分巡天下考察官
吏諭曰益吏有媚上而殃下者有不阿而民悅之者
有虐刑巧索能集事者有廉潔自守不能弛張者人
之才器其可概哉夫御史朕耳目也當審詢之勉副
朕心因人賜鈔二十錠上曰皇考同氣無諸叔諸姑
親諸叔子已冊封諸姑在南京賚而未名號其加寧
國懷慶大名南康永嘉含山汝陽寶慶八長公主皆
爲大長公主户部益祿焉賜太子賓客户部尚書郭
資勅曰卿事我皇祖皇考歷四十年列於六卿可謂

盛矣怨叢而不暇顧害及而不知避忠貞篤實之臣也今老矣朕閔強勞特陞太子太師俾卿致仕嗚呼念先帝舉義卿時早暮從朕守城最勞苦今命戶部免卿戶賦卿歸休強飲食慎醫藥以娛暮齒進蹇義少師楊士奇少傅夏原吉少保兼職如舊亦賜原吉繩愆糾繆圖書須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蹇義夏原吉誥詞曰卿等先帝舊臣朕方倚自輔朕所行卿朝夕共見未善當盡言前代庸主自尊而惡聞過其素所親信但容容順旨有良臣不默一再拒亦退絕曰我君臣深戒之終始同心上遂手益誥曰勿謂崇高而

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士奇等稽首謝上悅靖江王府輔國將軍贊侃贊偕來朝班下上顧見之曰宗親也其班駙馬都尉次著爲令勅諸將嚴邊諭夏原吉曰先帝立屯種法所以省民轉輸足兵食所司數以征徭擾之其令天下衛所毋擅差遣屯田軍士學士楊溥密疏言事上嘉納賜札獎諭賞綵幣一雙寶鈔千貫曰望卿始終如此上爲太子時不悅卿史舒仲成至是蹇義奏仲成它事上命捕治楊士奇曰漢孝景爲太子召衛綰綰稱病及立不譙呵陛下爲太子時小人多得罪者今已盡宥更追理令詔書不實望惜俊良共成王化上悅曰有卿如此朕復何憂因降勅獎曰朕慮卿不言卿導朕以仁助朕以德惜良俊成王化此欲朕爲唐虞君忠良股肱臣也特賚白米十石綵幣二表裏寶鈔二千貫卿其承之懋朕忻喜永城縣河溢傷稼免其去年稅糧馬草上御右順門諭楊士奇曰近覺群臣助我也或快意行事退思方悔外間已進言士奇對曰宋臣富弼有言願不以同異爲喜怒不以喜怒爲用舍上曰書不云乎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朕恒念之群臣言鬧咈朕意者退未嘗不反覆朕言有失亦未嘗不悔士奇對曰改過

不吝成湯所以聖也上曰朕患不知耳不患難改十二月上聞建文奸臣齊黃等外親全家戍邊者田畝悉荒蕪勅兵部家存一丁於戍所餘放歸上諭吏部師儒古稱模範比來國子生大率歷事諸司苟歲月圖出身卿等每引選國子監官循資爾不聞舉一道德老成之士自今宜愼選禮科給事中黃驥言西域賈胡進貢病民事上嘉納之示其奏於禮部尚書震曰驥嘗使西域故悉西事卿西人不悉耶悉行之刑部都察院奏刑名畢召諭曰朕未嘗敢以喜怒損刑法卿等明信莅之如朕一時嫉惡過中更須執正毋

慮乖迕朕不難從善召故兵部尚書金忠子達故吏部尚書許思溫子俊至賜衣食授之官金舊人也上諭楊士奇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郭資歸其謂何朕欲使視之少賜賚焉對曰賚有時盡洪武中有尚書致仕給全俸者資得半給幸甚上悅從之上曰庶官賢否軍民所休戚廷臣朕朝夕知之都布按三司官不盡悉其人或聞其賢否邪正久且忘臣善而君忘之誰自勉不善君忘之誰自戒吏兵二部揭其姓名履歷於西序朕省觀焉諭夏原吉曰稼穡問農絲枲問婦鈔法不通朕商卿兩日未決其問之閭閻可榜

通衢許臣民陳所見命户部馳諭各府州縣凡被災田土悉準永樂二十年山東逋租例蠲其糧稅常州諸縣水蠲糧稅大理寺右卿弋謙辦事官程富各言事皆嘉納之庚申葬大行皇帝于長陵勑禮部下天下有司繕治郡邑壇宇歲久傾墊者祭器敝堅潔祭物出公帑毋斂於下禮部尚書震請明歲受大朝賀不從固請大學士士奇榮幼孜淮言陛下所見是上曰山陵甫畢何忍也震曰四方萬國遠覲新主皆欲一覲天顏聖孝誠至亦宜勉徇上顧四臣禮過矣皆對曰則請無備禮

元年正月壬申朔上御奉天門群臣行五拜三叩頭禮不用樂癸酉召四臣厚賜之曰朝會賴卿同心不從震請自今朕有未當卿但直言南京龍山產異芝禮部請賀不許勑群臣脩舉職事賜故詹事府少詹事鄒濟左春坊左贊善徐善述贈謚有司祠墓歲兩祭諭楊士奇曰朕欲別擇端謹之士備顧問其疇咨士奇薦翰林侍講王進蘇州人陳繼遂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作印章使楊溥掌閣事進佐之命召繼上授溥印曰置卿左右非止進學將諮理焉有封事識以閭亡何繼至授五經博士（繼字嗣初事母以孝聞有司上其事朝廷使御史章

之則方臨母抱癢行灌偃僂甚恭色若爲樹藝娛親者頃毋入以壺漿來繼趨而前奉以進母嚐之乃拜而飲御史巫以聞上嗟異以爲有禮時哀亂之後經術頹廢繼獨稱說先王有所論說不敢立異而於變疏略皆通究釋其疑滯人稱陳五經爲文潔嚴有恐致楊士奇見而善之以薦於朝）復從蹇義所舉學錄楊敬以爲編脩訓導何澄以爲給事皆供事弘文閣諭兵部先帝聽民間畜馬有司急馬息民不暇及私今後畜官馬者令二歲納一駒著爲令丙戌大郊祀始奉太祖太宗以配還朝群臣行慶成禮詔天下大賜宴勑曰自冬迄今時雪不降來年未遂無如吾農何朕方惕厲自省文武列卿亦懋脩乃職贊召和氣欽哉製天元玉曆祥異賦序鏤而賜廷臣

兵部尚書慶言畿內民困牧馬請中原及江南諸大
省群臣以朝覲至者悉給與一馬騎坐正官牝佐貳
以下牡太僕苑馬歲課其息虧者同民罰從之巳上
曰審思乃未當使士牧民而責以馬遂罷上曰比令
廷臣展省則有養祭賓客若往還道里費官俸給日
用而巳計餘貲鮮矣自今一品二品歸者賜鈔五千
貫三品四品四千貫五品二千貫六品七品千貫八
品以下皆五百著爲令設繕工官置尚書副以右侍
郎遣布政使周幹按察使胡槩參政葉春分行應天
鎮江常蘇松杭嘉湖察民利病賜故左春坊左贊善

兼翰林編脩王汝玉贈謚二月頒制諭及將軍印於
邊將雲南總兵官太傅黔國公晟佩征南將軍印大
同總兵官武安侯亨佩征西前將軍印廣西總兵官
鎮遠侯興祖佩征蠻將軍印遼東總兵官武進伯榮
佩征虜前將軍印宣府總兵官都督廣佩鎮朔將軍
印甘肅總兵官都督瓛佩平羌將軍印交阯參將榮
昌伯智都督政佩征夷副將軍印寧夏參將保定伯
銘都督懷佩征西將軍印祭太社太稷奉皇祖皇考
配爲故事贈永樂中死黎利賊者交阯左參政馮貴
右參政侯保官一級丙辰祭先農耕籍舞陽青河睢

寧三縣饑發縣倉賑之陞國子監祭酒兼翰林侍講
胡儼爲太子賓客仍兼祭酒亍致仕勅賜之總兵官
太子太保武陽侯薛祿左都督吳誠都督同知高文
程忠都指揮僉事宮得馬興等追虜勝之特遣太監
瑛鴻臚寺卿善以酒千鉼羊百羫勞軍遂益祿歲祿
五百石誠文忠歲俸給本色米什之三得興等皆陞
賚有差丙寅奉皇考皇妣主祔廟三月勅三法司曰
人命至重卿等毋深文羅織大理職評亦毋畏憚還
合書不云乎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以孝行擢前光
祿署丞權謹爲大學士贈死交阯者兵部尚書劉儁

宮遣祭賜謚樂亭縣饑發縣倉賑之陝西軍士之食
命戶部給以今歲西運驛督之上思先朝舊勞贈故
兵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金忠爲少師北京刑部左
侍郎馬京爲少傅兵部右侍郎兼詹事府詹事墨麟
爲少保戶部右侍郎王鍾爲太子太保禮部尚書鄭
賜左侍郎儀智俱爲太子少師吏部左侍郎許思溫
爲本部尚書北京刑部右侍郎楊泰北京行太僕寺
少卿孫瑜俱爲戶部尚書前北京布政司參議贈吏
部左侍郎戚璡兵部左侍郎盧淵俱爲兵部尚書刑
部左侍郎盧祥爲刑部尚書工部左侍郎陳壽右侍

郎鄭剛北京刑部左侍郎康汝揖通政使司通政使賀銀俱爲工部尚書贈應天府丞張執中爲本府尹及北京刑部尚書朱濬皆賜諡大學士楊士奇等覆奏諡上曰是皆先朝耆舊有德行重厚表裏一致者有濟歷艱難始終一心者必旌表之庶幾禮賢厚終之道雖然諡定論也勞如賀銀堪贈也而不堪美諡予惡諡又不若無益諡者九人任南和連城三縣饑發縣倉賑之命外官滿三考者聽給假省親祭祖勅曰朕數詔求言冀匡不逮卽位以來臣民上章數百計莫不欣然聽納其有朱當未嘗加譴間者大理少

卿弋謙言過矯激朕一時不能概之於衷而群臣有迎朕意交奏其賣直者朕免謙朝參言者益少未嘗不自媿今爾群臣勿戒前事謙出朝參如故黃巖縣奏累歲旱澇民多散徙去秋雨水漂民居五百餘家溺死八百人命户部賑恤之諭吏部曰近刑官有貽敗或刻深者簡用者亦得辭咎歟自今必擇無畀于命人使魏國公顯宗學于國子諭司業貝泰曰此開國元勳後欲其家同國久必令奉法循理孝若忠顯宗孤子也加意誨之使長不失其祿位因賜泰鈔幣隆平縣民饑柏鄉縣多貯官麥請以貸之上曰饑則賑毋曰貸詔曰刑以禁暴止邪豈專誅殺哉皇祖律令善善長而惡惡短罰之輕重咸適厥中吏比附謬妄傅致死罪朕深憫之夫五刑之條莫甚大辟身首異處斯已極矣自今有犯死罪當凌遲者依律科決餘斬絞罪法司竝勿傅會若朕嫉惡偶過律外用籍沒凌遲刑法司再三執奏三不允至于五五不允同三公大臣執奏允乃已永爲制文武諸司自今亦不許法外用鞭背等法尤不許宮人以絕嗣宮求用者絕其祖宗父母幸富貴豈有心事君今有自宮者以不孝論人之爲非父子不相謀是以舜罰弗嗣文罪

不孥自今犯謀反大逆者依律連坐餘止其身古之盛時采民言資戒警今凶險之徒摭爲誹謗一言涉國輒坐此名法吏刻深鍛鍊刑之失中民則無措今後告誹謗者一切勿治趙王高燧之國勅諸總兵備禦鎭守官常年防虜皆以秋冬春夏則懈虜難常也宜謹備之薊泰安平度諸州萊蕪蓬萊新寧諸縣饑賑之有自南京來奏事者上召至榻前問民所苦對曰過徐見苦買羊毛立罷之以張玉王眞姚廣孝朱能配饗太宗廟追封玉河間王進諡忠武眞寧國公加號効忠加贈廣孝爲少師加北京諸司曰行在而

將都南馬復建北京行部及行後軍都督府革繕工
官事歸於兵部四月有至自南者上問所過民安否
對曰淮徐山東饑有司急夏稅召問少師蹇義對如
之遂召楊士奇等令草詔免之併秋糧官買物料一
切停罷士奇曰請使戶工二部臣與聞之上曰有司
慮國用必持議不決掠民之窮不可遲疑是時上坐
西角門命士奇等就西角樓起草士奇草詔曰朕夙
夜念民弘諸下隱山東諸郡及于淮徐頻歲旱澇今
秋成未黄民凍餒呻吟流于道路郡縣不畜心父母
耶可全免今歲夏稅其秋糧減半徵收自今年四月

以來一應收買及科派物件未到官者盡行停罷若
實無見物先虛報在官者宥不問不許再科以足其
數諸郡縣撫輯安養毋貪刻重困之上曰善立命書
詔用璽顧士奇今可語二部矣中官採木四川有貪
橫者上召弋謙曰爾爲朕治朕自知爾毋畏陛行在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賜鈔千貫以行設北京行都察
院置右副都御史左僉都御史各一員分盧龍恒南
冀北廣平四道大名饑發長垣縣倉濟之嚴鈔法賜
皇太子書曰朕惟祖於孫父於子親愛天下莫加焉
而推明所以長保富貴壽康之道以期之者聖人之

心也爾朕嫡長子我皇考鞠育提訓隨事示之永樂
甲辰春親征北虜車駕將發予孫咸在顧爾謂朕右
之令主盤盂劍几皆有警銘人主之道莫大中正吾
欲以入主中正四字製寶押師還授爾俾爾勉焉不
幸賓天今皇太子屬爾謹製爾授爾懋敬之爾敬其
內以愼其外隆古帝王傳授盡此爾懋敬之河南州
縣饑賑之昌邑邢臺縣饑驛賑之上曰南士善文北
士厚重今科舉所進北得什一焉禮部其定議南士
六之北士四之命皇子謁陵南京就留守加贈故大
學士胡廣爲少師賜其家甲寅蹇義夏原吉楊士奇

侍上曰夜見玄象否皆曰未見亦不知上曰士奇當
知之紫微垣甚急命矣歎息起明名義士奇至奉天
門曰監國二十年搆于讒慝心之艱危吾二人共之
上賴皇考仁明得以保全言已泫然義士奇亦流涕
士奇曰先帝之賜陛下純誠之効今已脫險卽夷陛
下自寬上曰卽吾去世後誰知吾三人同心一誠遂
賜義士奇敕印各二義印曰蹇忠貞士奇印曰楊貞
一皆拜受退踰月而上崩戊午謁長陵巳未還宫
上曰今民間物視國初直十倍有司市供祀牲犧但
準洪武時價民怨神其享其令太常悉準諸時直丞

田縣饑賑之勅諸邊總兵曰軍機欲密文書不可稽諸將多掌以幕下武人則泄漏滯誤今各擇文臣一人往佐遂以分命户部郎中子譚等五月諭蹇義曰御史當任老成者遽授新進遇事風生以喜怒爲威福正直不阿往往被凌辱順比則與爲膠漆自今愼選之又曰都御史惟廉清公正乃可倡率尚咨可都御史者脩太宗實錄貴池典史金蘭考績父老詣闕留陞爲本縣知縣行在翰林侍讀李時勉侍講羅汝敬言事上怒使武士撃時勉皆改爲監察御史項之下獄庚辰上不豫召蹇義楊士奇楊榮黃淮至思善

門馳召皇太子辛巳大漸遺詔天下是日上崩未發喪沐浴襲奠飯含如禮設几筵宮中朝夕哭上食六月辛丑皇太子至乃發喪斂壬寅大斂甲辰成服七月己巳上尊謚曰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廟號仁宗九月壬寅葬獻陵

臣喬遠曰帝監國有年明習政事在位雖淺膏澤已滲於民矣若其改過不吝痌瘝在身漢文宋仁未足方也商高周成間歟東莞陳建云

臣何喬遠恭譔

典謨記

宣宗章皇帝

宣宗章皇帝御諱瞻基仁宗嫡長子也生之夕成祖夢高祖授以大圭命曰傳之子孫永世其昌既數歲試之事輒剸決稱旨成祖愛之年十一以從狩北京日侍左右隨事訓教嘗命從過觀田家問所疾苦作務本訓授上上讀書一目數行盡袠皆舉經史百家莫不涉意永樂九年立爲皇太孫三從征胡於馬上

指示胡山川故上自少曉兵略善騎射仁宗即位冊爲皇太子其春以南京地屢震命往撫治上旋不豫既大行宮中秘不發喪以遺命名上顧臣下稍稍聞上崩其時漢庶人蓄反謀傳言將要刼群臣或請整兵旋或請出間道上曰君父在上天下歸心豈有他虞遂傳詣京師六月己亥朔至蘆溝既乃聞絶慟左右掖聽遺詔行哭入宮門詣梓宮拜哭盡哀頒遺詔天下癸卯臣民三勸進庚戌即皇帝位大赦甲寅聽政西角門罷遣內使市物浙江及諸衙門派辦行在吏部尚書蹇義言內外官吏先帝時坐罪蒙赦有托喪而亡者上曰父母之恩並於天地人至不肖有死其親以潔其身者哉君子不逆詐其宥之鞏昌知府孫宣任滿當去安平丞耿福以冗員當汰民皆詣闕留復宣官就陞福知縣申行豫備倉天下大賚臣民七月己巳上大行皇帝尊謚乙亥尊母后皇太后冊妃胡氏皇后平度州同知王瑞昌邑主簿劉整以冗員當汰耆民詣闕留皆復其官予交阯諸生衣服歲賜旌德教諭林稣九年考績所教生徒無應舉者免其謫戍追俸封吳成清平伯閏七月下議都督府吏輔興州衛軍瑛所言利病行在禮部尚書呂震曰吏

卒卑不識大體言利病覲用耳上曰芻蕘之論聖人所擇察當否議行之靖州民詣留故知州張幹仍其官脩仁宗實錄上曰御史考察州縣官欲其任賢退不肖也比聞多信邊言不博訪吏勤職奉公禁暴振廢小人畏之鑽爲刑酷或贓濫可抑侮利之吏挽攀是使正入受誣群枉得志也其勑布政司按察司巡按御史嚴覈之交阯清化府黎利作賊圍茶籠州八月魯王肇煇進瑞粟有一莖至二十穗者行在禮部尚書震請賀上曰四方大矣比者畿內水潦奏牘不啻民之艱食即謂瑞應應亦廑魯東隅何以令朕無

夙夕憂不許吳橋民詣闕留其知縣吳原寻之行在
工部奏內供綺羅九千匹當下蘇杭二府織造上曰
減其半水谿金壇縣租勅曰政在安民安民在守令
聖帝明君靡不愼此選也朕夙夜孜孜而四方任職
者率不稱詔書求賢自卽位下之至今胡寥寥耶其
令內外群臣各舉所知以聞行在禮部右侍郎鄒師
顏卒不能返殯上曰貧如師顏可嘉也其寻之驛舫
歸抑吾臣之廉者豈一人哉有不幸畢官次者以師
顏爲故事遣大理寺卿胡槩參政葉春巡視應天浙
諸郡胡槩豐城人本姓熊以從母適胡因胡姓永樂九年進士國初法至嚴槩出巡覆一執法行事

奸宄屏息而亦間有過當諸奸不便日造飛語槩不爲動槩對衆常出諸讒語長洲民有馬最者爲鄉老蹇請曰大人屏民上諸讒非宜槩謝之自是重最槩視應天多沒入人產應天人苦之民有豪當簿錄者輒問最最以若爲人屏間者幸不應槩幸坐其人罪最未嘗不以爲恨也至槩之終困窮興學校給餉足軍抵稅輸遒爲民請命民誦德焉右都御史終官復故姓
告卽位孝陵榜武臣恤
軍士九月壬寅葬仁宗皇帝獻陵辛亥祔廟秋雨傷
稼除萊陽蘇松嘉湖諸縣稅糧行在大理寺奏民有
盜殺官馬者坐絞死罪上曰奈何以馬殺民發戍邊
南京都察院奏刼盜四十人當斬上曰其詳審聞前
長清縣薛愼服滿故縣民詣闕請復之吏部尚書蹇
義曰長清有令矣上曰必不如國家置守令以爲民

也民欲得令何憚更焉十月思州府通判檀凱九載
當遷其民詣闕留上曰爵祿所以勸士也古人有三
優優外官勉治也優小吏養廉也優故老尊德也民
愛檀凱其優之五品之俸行在刑部大理寺奏決四
上命大臣與給事中再讞使無冤著爲令放還緣邊
軍久隸京師已追攝工匠移文在所令明年春暖自
來赴工十一月嘉定民乞留其丞戴宿鹿邑民乞留
其知縣鄭郁皆聽行在工部奏造御器當市料上曰
漢文帝服御幃帳無文繡之飾朕甚慕焉造器物料
內庫幸不乏其止勅榮昌伯陳智都督方政征交阯

賊黎利十二月大名民奏留其丞賀禎擢爲知縣海
寧縣逃民復業者九千一百餘户免其夏稅勅曰京
師庶政所出文武群臣旦夕趨事才智不齊寧無過
差其自洪熙元年以前所過犯名悉與湔除俾自新
宣德元年春正月丙申朔上釋服視朝奉天門勅曰
朕嗣承鴻業惟天惟祖宗付畀夙夜祇敬不敢怠寧
茲肇歲改元一新天下祖宗簡任爾文武群臣遺于
朕躬爾惟懋哉殫慮勤力用恭乃職不惟賴我國家
爾亦有無窮之聞將郊上致齋武英殿與群臣習儀
殿上以示尚書蹇義等曰祭享之禮莫嚴於此朕敢

不敬丁未郊還謁皇太后御正朝百官行慶成禮博野知縣陳哲秩滿民懇留乎復任嚴京城捕盜禁二月丁丑耕籍三月止諸王選婚於朝令自行國中陳智方政討黎利敗績贈交阯人死事士官知府琴彭爲布政使益發兵擊之上曰朕初承大統政化未洽念自古國家未有不繫民之富庶以享大平亦未有不繫其困窮以致禍亂是以夙夜祗畏冀時和而降之福也夫民一歲之計在春今春雨頻降可以力畝而或阽饑寒或困徭役朕甚慮焉其令郡邑省徵徭課農桑貧不給者發倉廩賑貸之復金鑄大城知縣

增俸從六品爲故少師榮國公姚廣孝置墳户四月命成山侯王通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都督馬瑛充參將以土兵二萬人征交阯尚書陳洽賛其軍削陳智方政爵使立功自贖御製外戚事鑒歷代臣鑒書以廉能復暢宜秦安知縣青州饑有司議賑户部請覆覈上曰覈而後賑將求之溝壑其令從便宜行事五月命三法司平恕錄獄詔曰樂生惡死人情也交阯入職方二載矣數構叛逆以勤王師趨火赴淵豈本圖哉良繇有司安輯亡狀詔到交阯官吏所犯無大小赦除之黎利潘僚路文律誠悔過爲臣子如初

悉宥罪爵以官交阯軍民賦稅如故宅釆辦金銀鹽鐵諸課悉罷戊申午朝退上舉聶夷中鋤禾詩曰吾每誦此敬畏而戚農勑右都御史王彰自良鄉至南京視民休戚以所見聞以公勤復故松江知府王子威任定鎮國輔國奉國中尉及儀賓品秩六月畿內河南蝗命使者驛捕七月嚴鈔禁上曰東民仰麥太半久旱不成秋稼未可知可除今年夏稅異時詔書所寛卹輒曰已先賦或曰夾未甚追徵自若謂信令何其命山東有司毋得復擾副朕意焉已酉祔太宗皇帝主太廟進封薛貴安順侯八月封右軍都督費

瓛崇信伯漢王高煦反樂安上親征獲之以歸更樂安州爲武定州作東征記高煦犯乘輿燔之五色雲見碭山民乞其故知縣劉伯吉聽十月出行在翰林院侍讀李時勉獄復其官南京刑部奏决囚上曰古者獄成公卿參聽之行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其會群臣再錄以聞成山侯通擊交阯不利尚書陳洽死之饑賑湖廣諸縣十二月以征漢復大軍所過州縣畝有蹂者除秋租勑兩京刑部都察院錦衣衛具獄狀期以三日聞上曰堯舜之世民不犯成康之時刑不用是皆君臣同德故致理如斯之隆也以朕凉寡

民之不孚不敢喜情卿原吉等其勉力匡輔庶幾逮
古及上獄上親決其輕罪者命安遠侯柳升爲征虜
副將軍保定伯梁銘爲征虜左副將軍出廣西黔國
公沐晟爲征南將軍興安伯徐亨爲左副將軍新寧
伯譚忠爲右副將軍出雲南領兵七萬會征交阯兵
部尚書李慶贊其軍工部尚書黃福再鎮之
二年正月申明屯法勅曰朕仰惟祖宗創守之艱兢
惕宵晝遵成憲以撫天下賴天之佑海宇清寧五穀
遂成惟吾臣民與共享之特賜百官上元假十日在
京軍民飲酒張燈爲故事二月成山侯通擊敗黎利

交阯三月調發官軍四萬八千有奇益征之作西瀵
循吏諭示大臣四月增置督農官一員於蘇松嘉湖
杭屬縣免晉王濟熿爲庶人以陝西不歲止一切買
辦五月命陽武侯薛祿爲鎮朔大將軍淸平伯吳成
爲副總兵禦虜開平上親閱獄遣輕繫復李廣歸善
知縣增其祿七月諭三法司曰虐暑朕與卿等深居
突處猶畏煩蒸矧繫囚哉若歊毒薰鬱疾病死者虧
傷和氣不累陰德耶有應罰役應遣者速簡勘以聞
是月也上三閱獄遣輕繫八月陽武侯祿淸平伯成
破虜獻俘還京賚功有差復楊信桐廬知縣增俸從

六品九月安遠侯柳升遇賊死險留關右參將崔聚
郎中史安主事陳鏞李宗昉皆死之上曰比聞平陽
夏秋亢旱稼穡不登他州縣皆不以聞有畏忌乎其
勅山西布按二司察旱傷所在免其賦令有司加撫
綏毋使流移封李英會寧伯十月上曰書云萬邦黎
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詔書求賢朕日夜寤寐之天
下之士豈無伊尹傅說諸葛孔明者率未見也比一
二大臣所薦舉授事未久贓于貪饕或曠諸郎朕何
賴焉進賢退不肖卿蹇義尚愼職事以副朕志以天
氣嚮寒命三法司簡輕囚上親閱狀出之早蠲郵山

東陝諸縣十一月交阯賊黎利奉表請立陳氏後成
山侯通等不請命盟利而退師詔曰安南疆於海界
衣冠君長不屬股肱大明受命其國王陳日煃恭天
之威首先百蠻歸誠我太祖高皇帝逮于後嗣一心
終始賊臣黎季犛父子稔惡殺君簒國屠宗交人靡
告我太宗文皇帝愍其覆絕出師致討生擒兇渠求
故王後立之屬族逃竄歷久弗獲乃割制爲郡縣吏
撫綏之吏不得人致其弗靖以塵王師冐露寒暑朕
忍一隅獨淪墊溺交人思陳之先曰其遺孤暠尚存
僉爲請命甚契朕所以奉承祖宗存亡繼絕意交阯

吏民無小大罪皆赦之安南耆老具嵩實以聞冊封朝貢如洪武中故事成山侯通等所置文武官吏皆班師解職還京以寒氣至休百工乙未皇子生大赦天下十二月申明捕盜法陝西旱命有司開倉賑濟出絹五萬匹綿布十萬匹給其尤艱食者止一切科徵作書媿詩示行在户部尚書夏原吉詩曰關中歲屢歉民食無所資郡縣既上言能不軫恤之周禮十二政散貨首所宜給帛遣使者發廪飭有司臨軒戒將命遠往毋遲遲命下苟或後施濟安所期吾聞有道世民免寒與饑餒已不遑寧因情書媿辭鎮守浙江太監裴可立奏按察使林碩阻格詔書命逮之既至上曰但實對毋怖碩對臣往爲御史按浙小人不便

臣今至官未久又慮不便故以謬語太監臣於太監無乖忤也上曰朕固未信逮爾面問今白矣可馳驛之官林碩閩縣人舉冠登永樂壬辰進士丰儀凝聳成祖親擢爲侍御史嘗劾蜀王不法上嘉其直書名御屏遷按浙江劾漕運稽侍郎縱恣執法不回姦邪側目滿考擢浙按察使時湯千户者銜鎮守裴太監驅迫郡縣魚肉百姓碩禁之湯懼疾太監奏碩既逮問得白馳驛之官碩被逮日其妻與其繼母亦逮至茶洋飛語釋之遂降勅切責可立碩益感奮飭風紀遇亂客計擒斬魁吏慶眞處宗琦等散其黨道究七十餘家秩滿士民上章乞留碩以繼母老四請終養歸正統初起爲廣東右布政未赴而卒三年正月元夕賜文武遊臣觀燈萬歲山賜宴文臣賦詩以獻賜之鈔二月名皇長子戊午立爲皇太子丁卯奉皇太后遊西苑上壽萬歲山獻詩頌德勅三

法司慎刑復北流知縣李植黃巖知縣劉道成進職一級上曰欲福吾民急在諸郡得良守耳吏部奏御史靜御史旭御史克敏御史麟考最九載當授方面官可悉遷知府御製帝訓二十五篇君德奉天法祖正家睦親仁民經國勤政恭儉戒佚用賢知人去邪防微求言祭祀重農興學賞罰勸懲卹刑文治武備馭夷保生三月胡皇后遜居別宮立貴妃孫氏爲后諭行在吏户禮工四部五軍都督府錦衣諸衛指揮使司各勅以職任四月作曹參守法論閏月閱獄遣輕罪山西饑禁逐流民以擅盟黎利退師下成山侯通與都督馬瑛爲事官陳智李安方政布政使弋謙等獄籍其家

五月以皐獄頌繫刑部尚書金純上親閱狀遣其輕罪者山西民饑徙勸賑於富民交阯黎利言陳暠死亡後遣行在工部右侍郎羅汝敬詰責之再訪以聞恤死賊諸臣後免汝南王有爋新安王有熹爲庶人作酒諭訓百官上閱罪出輕囚六月太原大同遼沁汾諸州縣旱上曰郡縣告饑者衆朕發廪勸分無敢後其令有司熟講救荒政七月以通政使顧佐爲行在都察院右都御史八月皇子祁鈺生龍陽武陵水恤之丁未田而視兵於邊次三河見三河令曰三河令善撫我民九月庚戌朔至薊薊歲上曰安得它郡

縣歲如薊懲其吏曰故漁陽郡也張堪爲之樂不可
支辛亥至喜峰口兀良哈從萬人寇寬河上以鐵騎
三千征之親射其前鋒三人兀良哈望見黃龍之旗
皆拜丙辰斬其酋渠擣穴搜山戊午享諸將會州製
歌勞士壬戌駐蹕鐵將軍店解伃飲食之忠勇王金
忠都督把台獲虜及馬牛羊至飲而賜之金罍旣班
師上射虎喜峰中之癸酉還京十月上曰古者師保
之職論道經邦不煩以政少師義少傅士奇少保原
吉太子少傅榮皆我祖宗簡在臣黃髮彌亮尚治有
司非朕優眷老成意可各輟所務朝夕朕側討論至

理用寧家邦職名俸祿悉如故上聽儒臣講春秋賜
坐啜茗雪賦喜雪詩罷遣衛士工役七月以上者十
一月收繫指揮鍾法俸請採珠東莞者上曰風氣夜
寒邊士可念也守瞭關墩者毛襖狐帽急予之弊者
易以新十二月澤沁永蒲靈石及平陽諸州縣霜殺
菽命速賑毋留

四年正月上諭翰林學士楊溥曰滄海之大江河助
之古君臣更相戒飭所以致理稱良也輔德陳過卿
等勉之毋諱勅行在三法司刑罰所以輔治罪惡重
者極典不原也有詿誤于連朕夙夜在心欲與之求
情其令雜犯死罪以下得贖米二月驅虜二見來安
止賀勅曰五刑之屬三千莫大不孝有烝父妾收兄
弟妻者送京師治之武臣及子弟犯者失職毋襲著
爲令進封金忠淸平伯吳成淸平侯孫忠會昌伯以
耆民乞留加鞏昌知府孫覃潼川州知州趙驥宗昌
黎知縣楊僖文水縣丞徐文襄垣主簿喬育俸四月
薦鮮魚奉先殿分嘗大學士士奇榮幼孜賜酒製詩
士奇等和上曰今日君臣當以卷阿相勖五月上親
決獄遣輕罪止捉辦科買勅曰吏不得人受賕縱奸
民之不平求伸布政按察二司及巡按御史二司御

史又多非是枉直或禁錮之所以赴闕競衆而京師
繁刑夫理民之道宜使有罪不逃誅無罪不遭抑今
小民越訴京師不恤死也何以張官爲其易心滌過
鉏奸植良毋使豪右肆虐朝廷受怨名於下製典謨
詩七月廣東進白烏二幸文淵閣賜少傅士奇等鈔
有差九月申明栽種桑棗令勅朝鮮國王裪曰王間
者薦其遠誠海青鷹犬不以實苑囿遣使來獻使還
苔王陶器十五几王國誠多怪獸珍禽然非朕所畜
幸自今已之十月幸文淵閣顧問少傅士奇學士溥
等賜酒饌製詩上作猗蘭操蘭生幽谷兮曄曄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

嗟蘭之茂兮衆草為伍吁嗟賢人兮予求汝輔以示大臣曰孔子自衛反魯
而操猗蘭傷不遇也朕虞谷中之賢有不仕者輒擬
斯篇夫以人事君卿等所謂大臣也幸文淵閣賜儒
臣鈔及御書製詩一章上曰朝鮮僻遠小國朝貢使
數至貢率用金銀力豈能辦哉且非其產也諭其國
王地以土物獻明使至王國中飲食之足矣毋有所
遺與乙未獵峪口十一月以耆民乞留復揚州知府
陳貞鳳翔同知耿寬許州判官王通保安知縣張庸
休寧知縣莫魯任皆增祿一級十二月朔霜寒甚命
光祿賜在廷文臣羊酒曰皇祖考時旦嘗有賜朕今

忘之追免鳳陽及京師屬八府水災田賦
五年正月丁未雪作喜雪歌二月庚辰萬壽節賜群
臣宴為故事罷遣工匠老幼殘疾者勅行在工部左
侍郎許廓巡撫河南并賜詩河南百州縣七郡所分治前歲農事缺旱澇始復饑衣食既無資民生易竭遂願予佑民上日夕懷憂爾有敷原資其往勤撫字從者必輯救饑者必賑濟咨詢必周歷冊憚躬勤勸虛文徒瑣碎所至見實惠勉旃慎乃誠慮用副予意 廓許州襄城人洪武三十二年舉宣德六年代張本為兵部尚書本嚴厲詳審廓承其後濟以寬大罷採木軍
夫遣歸農勅曰朕孜孜圖治食念人饑衣念人寒今
春氣已和民瘼未舒懼非所以膺天承祖宗特頒寬
恤之令盡朕審思所至者水旱蝗蝻地速視其災以
詔賦閣蠲免三年以前芻薪之稅招饑徙民復業免
役一年所毋責償倒死官馬驢騾及虧欠孳生馬匹
者停止採買顏料生漆諸物為營造監採監買吏召
還之上供物非土產毋徵徵所產土除他役起科官
田一斗以上者減十之二四斗至石以上者減十之
三戶有二人役工匠者一人歸四人者二人歸一人
者聽合於他戶一歲二歲相更役年老殘疾悉放免
之贓污士之極醜理官上罪必核毋辱人終身以清
明節奉皇太后上陵上橐鞬導騎步掖過河橋三月
辛丑朔雨製皇陵春雨詩警邊閱馬親割鮮上皇太

后頌文武大臣乃自御及節奉皇太后祭陵賜從官
豆粥獻大德頌於太后戊申上省農道中三推其耒
耜農人皆呼萬歲賜鈔六十遂徧賜道旁諸農家作
賞春賦乙卯策舉人諸等奉天門賦策士歌以耆民
乞留增河間通判段準祿增置秀水嘉善桐鄉平湖
四縣選庶吉士薩琦等八人讀書翰林給賜如永樂
故事加役隸四月命陽武侯祿豐城侯賢等築獨石
雲州赤城鵰鶚堡賜之出事之詩五月追奪贓吏誥
勅著為令以耆民乞留增獲鹿知縣吳韞巢縣主簿
范永祿置雲南廣邑州郡守闕命擢舉京官廉能者

不以次遂賜況鍾等九人勑及傳六月勑許廓鎮河南三年以前逃民逋租獨石雲州赤城鵰鶚城堡成遂棄開平見易涞水復業逃民九百九十五戶賦遣太監鄭和持詔諭諸番遣捕蝗畿內命行在戶部尚書郭敦曰往歲捕蝗之使聞不減蝗鄉尚飭而後遣之因製捕蝗詩示敦詩曰蝗蟊雖微物為患良不細其生實蕃滋殄滅端匪易方秋禾黍成芃芃各生遂所忻歲將登奄忽蝗已至害苗及根節而況葉與穗傷哉隴畝植民命之所係一旦盡於斯何以卒年歲上帝仁下民詎非人所致修省弗敢怠民患可坐視去螟古有詩捕蝗亦有使除患與養患昔人論已備拯民於水火勗哉勿玩愒郭敦堂邑人洪武中以鄉舉歷官衢州知府有惠政合內叢落嘗有叢棘類織成磐革需修廉適度郡人謂敦仁慈坐累徵詣京師耆老赴闕乞留再起監察御

史宣德中歷戶部尚書廉慎公直屏絕私竭蹶官六卿治然布素人稱篤行君子設雲南騰衝州七月嘉禾產太廟側止賀以耆民乞留復嵩縣知縣吳祥任增其祿別守令賢否八月己巳朔日當食陰雨不見禮部尚書胡濙請賀不許九月歲登賜群臣詩命諸學士和免易州復業民千二百二十九戶唐縣復業民二百九十五戶維縣復業民三千四百七戶稅糧有差增廣平府通判白亨祿乙卯巡近郊己未還十月丙子閱邊丁丑駐蹕龍虎臺召英國公輔成國公勇尚書義學士士奇榮幼孜溥等至幄中諭政酌之酒己卯獵居庸進鮮太后遂燒荒癸未見宣府總兵譚廣於泥河賜綺紗乙酉視師洗馬林師整上悅勞將帥丁卯獵戊子回鑾命都督義仍獵以警虜壬辰還京遣副都御史賈諒巡視江西利病十一月沅陵虎上曰能使渡河者何人也勑其守令脩政十二月己卯雪尺作喜雪詩賜群臣宴群臣進和語有儆戒者上錄而爲之序因臨刑擊登聞鼓訴冤命書其情詞進著爲令丁亥含譽星見九旬有五日乃滅增高州通判周義乾州知州賈麒祿閏月上曰惠民無實謂詔書何聞者郡縣數水旱民賦未充有司追逼至于逋逃其許以鈔絹布代准民間直收之

自三年以前者上曰民七十以上及廢疾者一子侍詔書也諸衛所勾軍豈無父母老疾家獨子有司其嚴而傳之近地

六年正月以湖廣旱罷採木免安邑復業民三千七十一戶元年二年稅糧萬七千有奇二月作招隱詩求賢增扶風知縣宋端許州知縣魏儀貫溪知縣徐士宗祿二級下御史陳祚獄三月增設府縣佐貳官尊撫逃民雨製喜雨詩五月以耆民乞留起復況鍾蘇州知府韓福鳳翔知府六月黎利再奏陳暠死命利署安南國事製憫農詩示吏部尚書郭璡曰爲朕

愼擇賢守令詩曰農者國所重八政之本源辛苦事耕作憂勞亘景昏豐年僅能給歉歲安可論既無𧽘殿肥安得羅絮溫恭惟祖宗法周恙今具存退遯詢一視覆育如乾坤富闔古循吏卓有父母恩惟當愼所擇庶用安黎元免開州逃民五年秋糧八百九十五
戶再作招隱詩七月上閱獄囚遣輕罪夜幸楊士奇
第八月勅和寧王阿魯台曰王自朕嗣位以來篤于
闕下貢使接踵聞者聞王困瓦剌脫歡避之南徙朕
深憫惻尚念邊將恐驚王部落王乃風聞朕將發兵
乘王弊王在危難朕不救援烏有利人之灾迫之於
險者哉茲遣都指揮昌英諭朕意王毋疑焉增平南
知縣徐彥麟祿浚白塔河十月丙午巡近郊以耆民

乙留復裕州知州石鼎通州知州王瑀長垣知縣焦
昉任增其祿十一月作祖德詩九章其一章曰上天信崇高臨下明以赫元季政昏亂帝用厭夷狄眷求令德宗觀乃善慶積沛然啓其祥篤宇偉闢闊其二章曰恭惟我仁祖躬備大聖德天性稟純粹溫恭而允塞篤志在仁義兼亦貴稼穡寶玉之所藏山川被光澤其三章曰維時屬遺屯畎畝之自適進退興道俱王德懷貞白皇天鑒貽厥賚命所錄錫篤生太祖聖配天立人極其四章曰海內如鼎沸土壞分割析蒼生靡怙恃倪伏堯壽贊伏躬起濠梁奉天拯焚溺再篤定東南一舉下西北其五章曰曠哉六合內腥穢悉蕩滌三光復宣朗五典重辭飭遠齊堯濟功迺過湯武積遂今普天下休養樂生息其六章曰太宗剗奸回繼統奠宗祐聖文既炳煥神武光赫奕賢才盡登用兼德咨陟職庶邦承覆載貢獻來九譯其七章曰昭考堪盛成至仁弘隱惻民安視如傷恭己臨萬國繼志與述事夙夜懷兢惕皇風益淸穆皇道藏正直其八章曰正本所自陸仁祖實啓迪祥源深且厚天潢肆洋溢

聖神紹傳序茂衍萬世曆造商本玄王肇周美后稷其九章曰茲予嗣鴻業時幾謹申飭四聖赫在天悠久貽法式保佑顧深眷負荷兢餘力稽首陳承歌庶用示無斁趣工部須邊軍裘帽
勅曰上帝之德好生而已寒嚴囹圄中有可憫者三
法司錦衣衛速從輕斷若當體勘待對出之毋淹十
二月太監袁琦以採辦爲名私遣其黨巨隊等十人
虐斂於廣東凌遲之太監唐受虐斂於南京梟首南
京市誡內官內使毋怙寵作威免大名廣平眞定河
間徐諸縣水災田糧及長沙縣復業民稅糧千六百
七十七戶以吏民乞留復鳳陽通判劉釗長安知縣
賓文莊任增其祿

七年正月辛酉朔日食勅群臣謹天戒命刑部都察
院觀政進士分鞫獄囚二月免長子縣逃民五百三
十三戶二年至六年稅糧上親閱獄遣輕罪戍戍有
事大社大稷雨賦甘雨歌令衍聖公孔彥縉傳而觀
三月上諭禮部尚書濙曰朕聞者以官田賦重百姓
苦之詔減十之三聞戶部多不遵守甚者與有司期
陰爲慢格令關恩何等咎也因賦減租詩詩曰官租賦繁重在昔蓋有因而此服田者本皆貧下民耕作既勞勤輸納亦苦辛遂令衣食微曷以贍其身殷念惻于懷故述安利術下詔減十三行之四方均先王報萬姓有若父子親務惟惠邦本[illegible]日矜斯人四月以
山西旱免其逋賦二百四十五萬四千八百石屯留

縣疾風震雷雨殺麥以河間吏民乞留其同知莫濬陞爲知府五月龍駒出山西上曰西之不歲繼踵告灾一獸之異足活民耶群臣欲表賀可止之六月上閱獄狀遣輕罪命强盜死獄中者勿斬首勑曰朕選能任賢命以恤綏須覽書數矣曩爲所任匪人使百姓栖栖棄鄉離土朕甚憫焉已遣人招撫復業免徭役一年所今聞有司不體朕心如故流民歸者居無廬舍耕無穀種逼償故所逋奈何不死且復亡也其速加厚恤諸雜賦蠲除之有虐害者無官民悉治罪六月罷內官入番買馬製官箴三十五篇徽有位增

河間知縣徐岳蓬萊知縣朱輔祿七月免揚泰水灾田租二萬三千九百三十餘石賦豳風圖詩揭便殿八月勑曰朕思得賢才共圖治理寢食念之今朝臣三品以上舉爾所知復賦招隱犄蘭告之朕意近惟少傅士奇薦舉交阯南靈州知州黎恬吏部員外郎魏驥等諸臣曠旬積月無一人焉巖藪窟穴豈皆虛哉吏部其會三品以上官推擇才行文學之士方面有司昏懦貪暴者與都察院奏黜之因選擢驥等十九人官有差黎恬清江人以進士擢御史與同列上章力詆大臣因薦知南靈州黎利反恬北歸至是以薦陞入翰林官至右春坊右諭德正統初卒士奇稱恬在內爲良御史在外爲良郡守云

嘉禾嘉瓜出陝西皆止賀勑邊將嚴邊置濟農倉蘇州九月上賦織婦詞十二月以耆民乞留增泗州知州石佩會同知縣張恕陽信知縣張純沅陵知縣張鼎新祿

八年正月丁丑祀南郊還朝群臣行慶成禮戊辰大宴故事先郊朝上止朝詣郊既至視牲品飭太常其夕雪霽及還宮既慶成內臣請張燈如故事上曰明當宴百官毋以樂散敬二月賑河南饑遣使者上閱獄狀遣輕罪三月命民越訴不實者發戍邊選庶吉士尹昌等三十八讀書翰林製養士詩命內外恤軍

士四月脩廣寒清暑二殿藏書其中奉皇太后遊宴焉製廣寒殿記記曰北京萬歲山在宮城西北隅周廻數里崇倍之積疊奇石巍巍乎巃嵸乎巉巖峻削盤廻起伏或陡絕如壁或嵌巖如屋左右二道宛轉而上步躡屢息乃造其巔飛樓複閣廣亭危榭東西拱向頫仰輝映不可殫紀最廣者爲廣寒殿崇棟飛檐金鋪玉砌重丹疊翠五綵煥焉映雲霞納日所北枕居庸東挹滄海西挾太行嵩岱並峙大河橫中俯視江淮一目無際寰中之勝槩天下之偉觀也永樂中朕嘗侍皇祖太宗皇帝燕遊於此天顏悅懌指顧諭朕曰此古軒轅所都而遼宋據境也宋帝艮金取而都之金又帝艮元取而都之厥亦後裔不念儀殿天命我高皇帝弔伐誕安廣我與茲我不敢康建文嗣位信用奸回戕劉宗字茲城孫立若一髮矣賴天之靈克清奸慝以有今日又顧茲山蓋朕曰宋之艮嶽也不振以是金不戒而徙茲元又不戒而加侈焉夏書所謂峻宇雕牆者也肆吾爲來鑒國以汰侈存棄時資遊燕以垂鑒戒汝其識之朕稽首受命書不云乎皇祖有訓詩不云乎儀刑文王朕以

頒徴大訓勅諸金石既以自省亦以示我子孫賜群臣遊西苑命乘輿馬以入諭曰朕以菲德恭嗣天位夙夜圖惟所安利元元兩畿內及河南山東西自春徂夏旱饑相仍朕甚惻焉上天降灾厥有攸自政闕歟刑失歟斂繁歟不治官歟永念其咎内疚於心其令七年以前所逋稅糧鹽屯皆停徵六年以前所逋課程買辦採造諸色物軍衛有司所採運炭葦草束皆免之被災家免役一歲所追徵稅課鈔倍者免五年以前乏食軍民在所官司驗廩之非犯十惡罪罪並寛一等逃軍逃匠有自首者原之三司府州縣連名舉賢良方正一人聞

按察司奏治有司貪酷害民者御史奏治按察司比歲所增設撫民官欲知民所苦也朕殊不聞其一言令悉還朝知故他簡冗者別與叙用凡爾文武大臣並受付託宜同朕休戚詔到恪行之毋慢五月選幼軍侍東宮六月旱録兩畿山東西河南屬縣租稅作憫旱詩詩曰亢陽久不雨夏景將及終禾稼紛欲槁望霓切三農祠神既無益老稚憂忡忡憶昔得不繼何以至歲窮予為兆民主所憂與民同俯首聽紫微斂天精衷天德在發育豈忍民瘝病施霖責及旱其必昭感通翹政望有濟冀以蘇疲瘵勅三法司曰比命疏理獄囚念炎暑也旬日矣寂不奏謂朕虛文耶當死罪者長繫之餘期以五日遣須質理者聽保領存在毋遲馳

諭中外具如勅七月罷武騎騰驤四衛八月上曰聖人用兵皆不得已不以小寇動衆比者雲南摩沙勒刀甕作亂黔國公沐晟請討非朕意其先遣人撫諭之不服乃兵期得刀甕即已久任扶風典史楊清增其祿戊午景星見止賀慶王栴進瑞麥瓦剌順寧王脫歡遣使來朝廷臣言明使者三入瓦剌皆未返宜留之上曰尤而效焉非禮也勅曰明三使人於王矣皆未返我國家撫遠甚厚王亦効誠意阻於道路乎使歸遣之九月勅曰朕體好生夙夜念刑庶幾欽哉之義三法司取决重囚憑章耳安得察顏色吏廉明者分遣覲囚審覆不厭其心者讞之毋輕率枉死人增吳縣知縣買忠祿

九年二月再頒兩畿河南山東西寛旱詔製思賢詩三月增鎮遠通判王鑑祿以水旱賑常揚徐順德保安登州諸屬縣四月勅曰朕夙夜弗遑天與祖宗之心惟匹夫匹婦允懷保之凡選賢才寛徭賦賑窮荒宥罪過卿等宜端慎脩職篤行以體朕志上閱獄大貸囚五月命瘞露屍上曰朝廷優恤軍士贍以衣食使感恩而勇公戰也比聞官旗吏胥率侵牟其月糧布絮主者或夤緣下鄉以其糧絮易斯充饋送則蛇

豕也欲便按法行誅謂朕不教而殺自今都察院申嚴犯者死家戍邊六月免涿文安鉅鹿二十餘縣七八年水旱地租青萊揚州江浦永平廣平河間平陽霍諸府州縣稅糧有差七月兩畿山東河南諸郡縣蝗覆地尺遣驛捕兩寬畿內諸縣秋租阿台朶兒只伯失捏千等謀掠凉甘肅有款者都督廣請拒之勅曰虜入多詐其天性虎狼蛇蝎大造豈以息生生哉虜款者處之甘肅徐察其向背與爲兩端飭備而已增郎武知縣郟良鉛山知縣孫珏祿八月命水旱蝗蝻之處軍民孳牧及乘操馬虧斃者悉免償復勅巡

撫侍郎鄭按御史躬視之免今年秋糧屯糧十之四止工部派辦物料卽不被災郡縣亦從緩輸毋得逼追瓦剌順寧王脫歡遣使入朝告殺阿魯台請獻前代玉璽止之勅曰比北虜降者皆言阿魯台巳爲瓦剌所殺部屬分散有渡河依邊者朕憫其失所亦慮困窮或竄竊其令總兵官嚴邊堠善待其歸附者朝廷且處之善地與官職俸賜上親試翰林院脩撰馬愉等三十七人第其等賜賚有差畿內陝西四川水揚鎮江蘇松常湖廣浙江江西諸州縣旱皆傳恤之九月癸未上巡邊出居庸至懷來萬全見故和寧王

阿魯台子阿卜只俺朝使諸將請因獵掩虜不許十月丙午還京權署安南國事黎利卒命其子麟襲署虜寇凉州總兵官劉廣追擊之不及還勅曰今西北胡虜敗者離散勝者驕縱當嚴兵保境寇來則戰去勿追之以旱災行寬恤令富陽知縣吳堂致仕民詣闕乞留許之（吳堂東平人永樂辛丑進士初知富陽除治奸蠹來知富陽以當官三事勉僚佐共成之繪楊震四知圖以自厲以介特不阿與郡使不合翩然辭去民乞留得旨復然再見父母堂治富陽九年宿弊盡釐訟縣務簡賦去民泣送之）十一月故和寧王阿魯台部落把等率家屬來歸十二月命阿卜只俺爲中軍左都督賜第宅諭尚書胡濙曰水旱饑癘四方薦告

天災頻仍民何以堪朕深憂懼卿等勉圖匡濟有可回天拯民者其悉以聞製洪範序

十年正月乙亥上崩遺詔皇太子嗣皇帝諸王宗室悉遵祖訓謹守藩嗣君幼國家幾務文武大臣白兩宮乃行喪禮日易月悉如皇考洪熙元年五月遺詔無改山陵掌軍兵及守土吏毋自臨闕丁酉上尊謚曰憲天崇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廟號宣宗六月辛酉葬景陵

臣喬遠曰高皇帝承胡元縱弛之弊宏振威武以儆天下成祖以英達之資纘緒大服海內竦然振厲者

五十餘年貽皇帝至德深仁不久於位章帝繼之乃
涵濡以醇懿陶埴以德義聞四方有水旱蝗虫之灾
憂形於色遣人賑抹如恐不及隆寒盛暑先下法司
蘇洗寃獄奏上刑名垂神省察竝從輕典優禮老成
勳舊具有終始寤寐思賢內自廷臣外及方岳郡守
咨簡詳擇不以輕畀褒奬循良使久於官是以在任
之人奇才異能皆極一時之選至有文學胥吏衰然
濯被致位名卿十年之內吏稱民安比於文景下及
民間木埴器用莫不精堅殊倫亦可以見一時無呰
窳偷惰之風矣至夫郊廟之禮必躬必親奉事太后

祗敬夙夜宮中欲用一木架工匠飾繪金綵輒命易
之嘗命侍臣遊東苑指草舍一區曰此朕致齋之所
雖不敢上比茅茨庶幾不忘儉德未嘗一日去書下
筆灑涌皆傳脩齊治平之道翰墨圖畫隨意所在盡
極精妙歲秋冬巡邊閱武親橐鞬騎射威震乎殊俗
休矣哉文武恭儉之主也

典謨記

臣何喬遠恭輯

英宗睿皇帝

英宗睿皇帝御諱祁鎮宣宗皇帝嫡長子以宣德二年生生之日日下五色雲見光灼殿陛既二年立爲皇太子能言宣宗抱置膝上問他日爲天子能令天下太平乎曰能問有干國之紀者敢親總六師討之乎曰敢宣宗大喜解所御龍袍寶帶加上體置寶座左右皆呼萬歲上天姿秀傑龍顱魁碩顧盼有威立

其側者皆若傍睨之宣宗崩以正月壬午即皇帝位九歲矣頒詔大赦天下以明年爲正統元年癸未營建大行皇帝陵丁酉上尊謚勅沿邊總兵官嚴守備命户部尚書黄福參贊襄城伯李隆幾務於南京命廷臣會舉文武大臣鎮守江西湖廣河南山東勅朝鮮國王李裪曰朕嘉與天下安於清靜王國朝貢一循舊章非常貢悉止之戊申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庚戌尊皇后爲皇太后辛亥冊弟祁鈺爲郕王賜臣民白金綃布鈔錠勅諭南北兩京五府六部都察院南京內府各監局等衙門曰朕體祖宗安養軍民之心凡事從簡可簡之事公議以聞於是諸司冗費悉行裁罷勅三法司錦衣衛詔書赦外再別犯者情罪以聞戍邊輸作之命成國公朱勇新建伯李玉提督大營五軍三千等營官軍操練三月放教坊司樂工三千八百餘人江西賊曾子良等平（先是江西連年水旱人民艱窘有司不能賑恤曾子良率永豐新淦樂安等縣聚衆據大盤山爲亂至三萬餘監察御史程富與三司前後督勦子良爲亂軍所殺餘黨潰散）勅諭三法司錦衣衛刑科都給事中自今死罪臨決須三覆奏行在禮部尚書胡濙等奏比奉勅旨節一切冗費而四夷使臣動以百數疲於供給宜勅邊官審其來者量遣正副使從人赴京

餘悉留彼給待從之贈皇庶母殉葬者十妃四月諭行在兵部尚書王驥曰比聞河南軍民有困迫饑饉流離就食因而群聚爲盜原其初心良可矜憫爾兵部即出榜文諭之榜至悉宥罪祀唐韓愈於潮以元學士吳澄從祀孔子廟減差行人禁約私茶員數遞減在京韃官月俸給米丙辰月食脩葺長獻二陵置石人石馬於御道東西天久不雨命考察群吏方面及郡守有闕令遵宣宗皇帝勅旨保舉若犯贓罪并坐舉者命三法司有犯罪即會官覆審毋淹兩畿山東河南諸府蝗蝻傷稼命御史給事中馳驛往捕五

月命吏部初入仕者毋輒銓除風憲監察御史有闕都察院堂上及各道官保舉以聞吏部審察不謬然後奏授賑揚徐滁及諸屬邑饑命河南山西鎮守巡官招撫逃民復業免其稱賦諭禮部朕念祖宗忌晨食稱衣錦非心所安其與翰林院議忌日禮以聞大學士楊士奇等請其日服淺淡色衣不鳴鐘鼓視事奉天門從之革兩京都察院交阯道并戶部刑部交阯司以旱澇命覆死獄遣監察御史給事中點視邊軍命監察御史往揚州等處緝捕鹽盜准巡按例歲一更薦宣宗陵號曰景陵六月辛酉奉葬大行皇帝

乙丑祔廟勑南京法司會審重獄七月脩宣宗實錄嚴私下海捕魚禁八月減光祿寺廚役四千七百餘人封乳母李氏為恭聖夫人九月龍州宣撫司獻瑞麥上以所在旱蝗相望獨此麥瑞何以免民饑自今天下凡若此類皆毋獻十月立天下衛所學較諭行在吏部方面郡守九年陞用與大臣會議使常流不得倖進十一月戊辰朔日有食之行在吏部言御史員缺請奪情補用上曰非盛世令典不許勑行在兵部臣曰比聞順天直抵山東府州縣歲歉民艱所養馬匹死損合追賠買補者俱俟來歲收成後命天下布政司都司嚴督所屬栽種桑棗儒士盧忠以經明行脩應薦吏部驗忠軍籍當補伍上命試之試可用擢為教諭曰戎伍得人孰與學較得師十二月妖賊張普祥伏誅（普祥眞定衛軍以妖書惑衆潛居井陘縣自號七佛祖師遣其黨往河南山東山西直隸等處度人約先取彰德以次奪諸城其黨百餘人入磁州城焚千戶所官軍敗之普祥竄伏柏鄉縣遣運大使魏景原擒獲之械送京師伏誅）命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行在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楊溥輪議建言事行在刑部右侍郎吾紳言臣奉命考察群吏雖已悉詳尚恐人心變態遂失其初乞勑行在吏部今後方

面守令給繇赴部仍會在京堂上官考覈從之

元年正月以京軍數多令餘丁於北京曠土屯種勑中外群臣敬職勤事減陝西苑馬寺官吏二月禁內外法司鍛錬刑獄嚴逃民不復業之禁擇通經秀才為教官教書公侯家三月改建廣邑州四月命行在禮部右侍郎王士嘉等五人捕蝗畿內（王士嘉武城人永樂初鄉國子生選任知縣歷官工部員外郎宣德中薦陝西參政清慤大振正統初召為禮部右侍郎後以年老致仕卒年八十餘為人端謹鄉舉僉士大夫推為德慥君子）以公侯伯位久祿厚無事征伐而百姓連年艱供億馬匹草料悉停罷之五月罷脩南京氷池氷窨減慈恩隆善能仁寶慶四

寺番僧勅行在右都御史顧佐御史有嘗犯贓罪及
暴酷枉死人者悉降黜之他諸衙門官一聽堂上官
考察有徇私容隱御史舉劾之增設提調學校官南
北直隸御史一員各省按察司官一員起復刑部郎
中謝莊爲西安知府給驛赴任閏六月嚴自宮禁罷
陝西織造駝毼靜縣蝗饑有司徵索如故上聞命撫
按官分投驗視凡被灾處悉免其物料稅糧諭行在
禮部山陵祭祀百官毋華服皆淺色衣從朕如洪武
永樂故事命行在都察院舉可御史者理刑半歲乃
除授八月命提調學校風憲官兼督民間栽種桑棗

折收江南金帛以當租稅免輓運之勞命錦衣衛帶
俸食糧官較有小技者自食其技有爲諸王公主守
莊守墓者自食其力四夷降附老弱者悉就食南京
以省冗費九月分遣監察御史軒輗等十七人清理
天下軍政命攢運糧儲總兵官若巡撫侍郎明年八
月至京會議軍民利便命錦衣衛理刑囚刑部者齋
駕帖以防僞命邊郡民犯罪者聽納米麥豆自贖封
黎麟爲安南國王淮河清十月命北虜降人非率所
部及脅歸來歸者俱發遣江南衛所管束聽征調十
一月麓川宣慰思任發侵孟定府及灣甸等州黔國

公沐晟以聞下兵部議處之命逃民即占籍於寓所
毋游食而不賦命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可御史者
一人四品官及國子監翰林院堂上官部屬科道官
舉可知縣者一人吏部察用之十二月故和寧王所
部阿台王子及朶兒只伯數寇邊下兵部會廷臣議
五日不上奏上曰謂朕冲人耶執兵部尚書王驥侍
郎鄺埜下獄遂勅都督蔣貴寧夏總兵官都督同知
史昭大同總兵官都督同知方政等出兵勦虜
二年正月勅大同總兵都督方政寧夏總兵都督史
昭都督蔣貴等率兵二萬出境巡哨遇虜賊相機勦

殺巡撫大同右僉都御史李儀言和寧殘虜窮無所
歸乍臣乍叛小爲邊寇此常情也嚴烽火謹斥堠練
士馬待其自遁則無事矣今重兵出境棄所守地僥
一勝賊倘偵伺襲我空虛非策也上是之三月增雲
南儒學師生廩米籍重囚出免死者乙巳月食大名
河陝諸處逃民先後入山抵漢中府深谷中潛住以
四五萬黃河北岸亦有千數團聚命監察御史金敬
撫輯之勅諭曰皆朕赤子願還故鄉者令有司善加
綏撫願占籍者復二歲四月遣官督捕蝗於畿內山
東河南諸府諭行在禮部臣曰先王盛時四夷之獻

帷服食器用册有珍寶毛幣等衛撒滿荅失里貢珠
本意却之宴使者而予之直聊酬遠誠毋以爲例五
月鄭州儒學訓導郭明郁奏本州滎澤孝義保漢紀
信死節地遺墓尚存祠廟廢立乞下禮官議下廷議
封信滎澤侯諡忠烈有司立祠致祭浮梁人胡有初
等十人各出稻千石佐賑賜璽書旌勞復其家自是
爲故事六月禁罷閑吏及奸民結攬寫發把持官府
起滅詞訟者以宋儒胡安國蔡沈眞德秀從祀孔子
廟命副榜舉人不願就教職者入監讀書申明生員
學書習射之業申明內外官免原籍差徭禁部民綁

縛有司赴京命行在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賈諒工部
侍郎鄭辰賑饑江北諸府命諸番國三歲一貢七月
以淮揚饑弛所屬川澤之禁時邊官軍散勇士人等
居止畿內多占民田地相聚騎射强掠民財詔錦衣
分捕之犯死者於犯所梟首徒流者發邊衛充軍仍
罪其頭目十月命中軍左都督任禮佩平羌將軍印
充總兵官左軍右都督蔣貴充副總兵左軍都督同
知趙安充副總兵兵部右侍郎柴車右僉都御史曹
翼羅亨信俱參贊軍務率領軍馬勦捕虜寇阿台朶
只伯諭行在兵部揭榜有壯勇膂力通武藝願自效

者在京許赴通政司沿邊赴總兵官自陳亡論奴隸
亡命坐罪人一槩試用有謀略出衆者不次擢十二
月封哈密脫脫哈木兒爲忠義王
三年正月二月庚午月食三月東平知州傅霖言陛
下卽位却珍奇之獻罷不急之征取回內官糴儲之
事以命巡撫侍郎清軍之事以命監察御史天下歡
欣歌誦聖澤而徐臨等倉仍用內官收糧淮浙等處
鹽場仍遣內官併錦衣衛官較緝捕以臣愚見所在
收糧自有州縣官員巡鹽已有監察御史內臣錦衣
絡繹四出瘠民膏血安所用之上嘉納焉禁天下祀

孔子於釋老宮四月任禮蔣貴擊敗胡虜朶兒只伯
于石城兀魯乃趙安等亦出昌寧大擊虜衆封禮寧
遠伯貴定西伯安會州伯予行在兵部尚書王驥兼
俸柴車曹翼羅亨信俱陞俸各賞勞有差脩宣宗皇
帝實錄成命監生入監者皆從原籍科舉出身勿歷
事諸司以圖僥倖五月命行在吏兵二部曰先朝嘗
書在外庶官姓名於武英殿南廊或書奉天門西序
以備觀覽是以遠近聞風濯磨中都留守司各都司
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爾等其書揭文華殿東西壁
朕考其賢否進退焉脩葺天下府州縣申明旌善二

亭六月黔國公沐晟奏麓川宣慰思任發累侵南甸干崖騰衝潞江金齒等處上勅晟相機勦捕已命右都督方政署都督僉事往雲南與晟協同鎮守使右都督沐昻率兵討之思任發殺掠瓦甸順江江東等處行在吏部尚書郭璡爲朝臣考滿者請勳階上曰勳階所以寵百官例授罔勸初考不稱者勿濫與之郭璡忻州新安人初名進宣宗改名璡起家太學生永樂中任戶部郎中爲上所知璡天資質學臨事從容不見慍喜精練吏事簡而有條累遷吏部左侍郎已代蹇義爲尚書上以呂蒙正夾袋處充文材館錄故事勉之李賢舉進士璡試賢嘉禾詩謂其有公輔才授驗封主事屬歲旱言者謂大臣尸位妨賢宜令自陳璡皆乞去璡曰先帝以幼主託吾儕自潔其身置天下事誰理乎宜引罪乞改過璡老矣官至太宰

豈復貪位顧義不得不爾璡秉銓十四年失心廉潔崇賓行抑浮薄杜請謁難矜爲肉粥所長然能持正堅忍自行其志命祭孔子先師非土所產者鹿兔代以羊榛棗代以栗十一月諭右副都御史陳智今武臣子弟忘祖父起家之艱漫不省武藝赴京比試多有過期及覔代者自今犯者全家戍邊官吏受賂及不審實一體治罪勅沐晟沐昻方政等擊思任發潞江破之十二月復命監察御史巡視淮浙鹽課禁江西窑場燒造青花白地瓷器貨賣餽送違者正犯處死全家戍口外

四年正月沐晟與沐昻方政進攻思任發麓川大寨破之追至空泥敗績失政所在賊勢益衆二月益沐晟官軍更擊之三月己酉朔大赦天下增山東西陝西河南湖廣方面官各一員招撫逃民四月壬辰月食黔國公沐晟以師敗病悸卒五月以沐昻爲左都督佩征南將軍印充總兵官代之遂命右都督吳亮充署副總兵都督僉事馬翔充左參將署都督僉事張榮充右參將從昻征勦思任發鳳陽開封兗州濟南諸府蝗命捕之壬申京師大雨水溢壞官舍民居溺死人甚衆人多露宿長安市六月京師地震命工部右侍郎邵旻等擇亢爽地及各廠房居軍民無屋

者戶部右侍郎吳璽存問被水家給米一石溺死者加鈔五百貫丁酉以京畿大水遣祭告于昊天上帝后土皇地祇勅群臣脩省七月遣道士齋祝幣往命所在守臣祭歷代帝王陵寢命順天府脩元世祖廟辛酉月食命行在六科十三道廉在京諸不法事行在工部給事中吳昇言邇年御史命三品京官舉保臣謂御史既從保舉則顧戀私恩大臣即有奸回不法孰肯彈劾乞停止之上是昇言丁行在禮部會議議上命自今御史員缺第從吏部於進士監生及教官儒士出身俱歷一任考稱內選其操行端潔政理

疏通者送都察院理刑半歲本院覆試堪任者具奏擢用之命公侯伯都督諸武臣隸成國公朱勇操習內外文武大臣并巡按御史各舉堪任武職者令御史給事中任滿九年果廉幹者都御史掌科給事中連名奏保吏部廉實具奏陞擢後坐贓罪逮治舉主八月以畿內旱澇相仍人民流困勅行在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純巡視撫卹之南安知府林芊言比者提督學校僉事薛瑄建議凡生員疾病不堪教養者罷黜之追償給廩臣謂疾病人所時有罷之足矣給廩累歲追償一朝且使父兄懲徵納之患則孰遣子就學者命行在禮部除其令十月勅諭行在禮部都察院曰風憲之官所以肅僚貞度也憲綱一書肇於洪武厥後官制不同所宜因時改書而中外憲臣有任情增益者先帝嘗勅禮部同翰林儒臣考舊文申明之益以訓戒之言臣下所增益從削去書成而先帝上賓朕今考定益以見行事宜爾禮部其即頒布中外諸司都察院通行諸道御史及按察司官敢有不遵必罪不恕十二月脩建乾淸宮勅行在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純於順天保定河間永平四府大理寺右少卿李畛於眞定順德廣平大名四府往來巡

視民瘼

五年正月眞定太原所屬州縣招撫逃民復業三萬餘戶令有司善加撫綏免租役三年諭行在戶部臣曰去歲畿甸及山東西河南蝗恐遺種于今歲速下所司捕滅之令北方民出穀五百石賑濟者旌爲義民優免其家口外民能出米豆三百石者亦如之令南北直隸河南山西諸處逃民復業者有司優卹不服招撫者罪之二月行在光祿寺廚役白大有奏父年八十無他子乞歸養上曰禮八十者一子不從政即遣之以畿內灾民食不贍勅張純李畛區畫賑濟給京城饑民飯三月造奉天華蓋謹身三殿乾淸坤寧二宮以畿內饑復民二年家有父母者人賜二石米以南京暴風雨北京烈風屢興遣祭告于天地宗廟社稷山川諸神四月以山西荒下寬卹詔兩畿河南山東蝗遣捕之六月疎滯獄賑宜川縣饑令進士觀政一年監生歷考中并坐監三年以上有學識者𥁞吏員出身授官歷兩考廉潔守身志在愛民才識相稱者悉得保舉縣令送吏部考用後犯贓罪連坐舉者陝西旱饑甚命賑之七月命行在刑部右侍郎何文淵等分行兩畿諸省脩備荒之政八月行在戶

部奏大同宣府歲稔旗軍給糧請代以布上曰邊士執戟而服耕乎稔亦給之九月造渾天儀璇璣玉衡簡儀成御製觀天之器銘銘曰粤古大聖體天施治敬天以心觀天以器厥器伊何璇璣玉衡璣象天體衡審天行歷世更代垂四千禩沿襲有作其製寖備即器而觀六合外儀陽經陰緯方位可稽中儀三辰黃赤二道日月暨星運行可考內儀四游橫簫中貫南北東西低昂旋轉簡儀之作爰代璣衡制約用密疏朗而精外有渾儀反觀諸上規下矩度數方隅別有直表其崇八尺分至氣序考景咸得懸象在天制器在人測驗推步靡或毫分昔作今述爲制彌工既明且悉用將無窮惟君勤民事天天首務民不失寧天其予顧政純於仁天道以正勒銘斯器以勵予敬十月中外官欽命吏部會廷臣舉可任者既舉復命尚書郭璡精覈之復戒兵部臣曰自今會舉武職須精察允當不

名山藏　卷之十一　典謨記　英宗一　十三

[illegible][illegible]爲首暴南縣莊浪同以月朔地震十月乃止壞城堡官民廬舍壓死男女二百餘人勅三司脩葺賑䘏之十一月行在工科給事中吳昇言中外言事有切直者會議之時執政或因中已病或見與己乖故飄回護駁令指實乞勅自今會議可行則允不可行則止毋駁言者以通下情上嘉納之昇復言近例方面官令在京三品以上官薦舉縣令令在京五品官薦舉若此則賄賂請託生矣給事中御史九年任滿令都御史掌科給事中連名舉薦陞用若此則人悅求進莫肯持正慮見忤矣乞一歸其責於吏部上命方面官府州正官如先朝勅旨會舉知縣吏部自選授之給事中有才行者同御史例舉九載任滿者吏部考覈推用因勅吏部毋朋比請託如有濫薦即以奏聞以杭嘉湖三府水患未消流移未復命浙江布政按察各選一人專理預備之政十二月脩中和韶樂器先是四夷朝貢使皆給馬出入至是始令給正副二使而止增鄉會試取士額勅曰欽天監言歲朔日食凡九十一鈔故事食不一分者不救護朕惟敬天之變毋敢豫康况茲獻歲其以是日免賀行救護禮如常儀

名山藏　卷之十一　典謨記　英宗一　十四

六年正月己亥朔日如不食行在禮部請賀不許麓川寇思任發未平復命定西伯蔣貴佩平蠻將軍印充總兵官都督同知李安充左副總兵都督僉事劉聚充右副總兵都督指揮使宮聚充左參將都指揮僉事冉保充右參將行在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王驥總督軍務統率大軍往征之三月勅諭太師英國公張輔及五軍都督府兵部臣京師操練官自都指揮而下有通曉兵法智略優長才堪御眾者經歷戰陣有技勇者具舉以聞朕將親閱焉輔等推選得紀廣等四十四人上令讀武經百將傳講略練武待試

而用之癸亥南京大風折孝陵樹三百餘株壞官民舟溺死者五十餘人四月禁僧道私創院觀命行在户部右侍郎陳瑺通政司右參議王錫大理寺少卿顧惟敬等分督捕蝗於畿內及南京江北諸府以去冬迄今雨雪稀少烈風屢興蝗蝻萌發遣分告于天地社稷山川諸神勑三法司慎選所屬官分審天下疑獄既推擇監察御史張驥刑部郎中林厚大理寺正李從智往賜勑以行張驥陝西安化人繇鄉薦擢監察御史是行也之福建出讞幾十人選遷大理寺丞賑濟山東東民以寧還陞右少卿復命巡撫山東直隸淮揚等處福建浙江盜起命驥撫捕賊平命鎮守浙江尋卒驥剛方廉慎爲時所稱五月命行在刑部右

侍郎何文淵大理卿王文審在京刑獄巡撫南直隸行在工部左侍郎周忱行在刑科給事中郭瑾審南京刑獄勑分鎮諸勳臣督軍衛有司於鎮所捕蝗六月監察御史曹泰言蝗蝻水潦皆大小臣奉職亡狀所致乞令科道官指實劾奏仍令堂上官考察所屬選擇廉公大臣分行天下考察上可其奏巳科道交劾尚書郭璡等上姑恕予自新巳璡等上章伏罪請矢心選擇大臣考察在外官吏上亦罷之勑曰閒者畿內旱蝗朕心警惕有言大臣所致朕明下其章俾之脩省而言官指摘過當朕慮混淆悉置不問乃犯者不悔過言者猶忿攻今最甚者皆巳罷黜爾大小官員宜益勵厥心洗改焉八月賑常地二府饑諭都察院曰朝廷優士至矣將領不䘏輒私役爲工匠月日亡休沿邊軍屯操稍暇邊將亦輒令捕野味治薪炭勾至補伍者所隸官盡索其攜何怪不貧窘逃竄也今犯者與法司執之九月奉天華盖謹身三殿乾清坤寧二宮成賑豐沛二縣饑十月總督雲南軍務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王驥奏雲南按察司僉事徐觀大理知府賈銓楚雄知府馮洧餽運有方乞量陞轉以示褒勸下吏部尚書郭璡請如驥請上曰賊未

平而陞餽運之官先事也功成後論叙班賞人其孰不然璡頓首謝行在户部尚書劉中敷侍郎陳璽吳瑺等慮京城草束之請以御用牛馬分牧之民閒上示奏於言官皆劾中敷變亂成規遂下獄廷議當斬命枷之巳乃釋蠲畿內荒田稅十一月甲午朔上御奉天新殿大赦天下罷稱北京行在冠南京二字於南京諸衙門新充國復聖公廟成閏十一月贈故翰林待制王禕官賜諡王驥蔣貴攻思任發于上江破之十二月大破之思任發遁走悉平其地命廟祀平江恭襄侯陳瑄

七年正月南京西安門火革陝西甘肅茶馬司命吏部左侍郎魏驥等五人分往北京及南京江北諸郡督有司預絶蝗種以龍川冦平使都知監左少監蕭保鎮守雲南三月壬戌朔上詣天壽山展祭于三陵甲子還京四月遣户部左侍郎王質以羊酒途勞將貴王驥凱旋將士悉給舟車餼廩五月進封蔣貴定西侯王驥靖遠伯從征將士悉論功乙亥月食戊寅冊立錢皇后己卯詔天下賑巢縣饑八月以思任發未就俘復命王驥往雲南總督軍務仍給金牌印符便宜行事九月西安府及耀州產嘉禾止群臣賀十

月太皇太后不豫禱太廟行人司行人尚褫言二事一大臣位任去天子不遠者也古者黥劓不及大夫今或被言官彈劾或罹旗校緝訪露頂跣足束縛奔命若繫囚然事實尚可償涉虛妄行當復職則今日衣冠之卿執卽昔者窘辱之囚拘非所以重體也請自今有犯者命錦衣衛官召至午門勅諸大臣以禮會問踪跡可驗疏上輕重如其無端卽奏復職一旗校緝事未必悉實有爲他人報讎或以自洩私忿倒置是非誣陷平民請今不實所緝者量罪輕重以半坐之下刑部集議褫言可采而律例無文上命旗校

察不實者坐罪太皇太后不豫久思見襄鄭荆淮四親王遂名之乙巳太皇太后崩十一月庚申上尊謚曰誠孝皇后詔天下壬申月食在井十二月禮部臣奏山東左參政沈固右參政劉璉並言中外官舍軍民戴帽穿衣語言跪拜尖頂禿袖垂纓插翎並學胡俗請令都察院嚴榜戒治從之己卯祔太皇太后主太廟

八年正月命吏部左侍郎魏驥等八人分往南北兩京滅蝗種陞大理寺右寺正李從智爲蘇州知府勅遣之二月裁省南京官員勅諭尚膳監內官供養若

御膳若宮中食物之用毋不潔蠲褻神而耗費襄王淮王荆王至京改封荆王于蘄州鄭王于懷令天下里置木鐸誦教民六諭如高皇帝舊三月令户部榜諭天下民流移境外願占籍其處者聽仍免役三年願復業者記名優恤秋成遣之公私逋負悉與蠲除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趙昻奏皇上承列聖之緒躬履節儉子育元元甚大惠也夫何郡邑守令未盡得人凡遇水旱災傷慮煩勘覆輒匿不聞間有上陳部司又以國用不敷不爲停免是致凍餒貧困轉徙流移臣見鳳陽潁川一帶扶老攜幼風棲露宿者動以萬

訐詢其所自皆眞係二定山東諸郡民因累歲荒歉
稅糧孳牧逋負者多有司不量情力且責償遠年賑
濟糧米饑窘轉切箠楚日加若不轉徙何以自存乞
廷議便利凡天下旱澇之處一應應徵錢糧鹽鈔并
孳牧雜辦賑濟倉糧悉皆停免仍取勘缺食之人不
問土著流移驗口賑給自今殿最守令一以戶口增
減爲差上從其言致書鄭王瞻埈曰比念皇考同氣
至親久處封國特名諸叔及宮眷子女來京不幸皇
祖毋遐棄痛何可言近襄荊淮三叔王次第具至叔
獨疾不果來悵然在念兹特齎奉金銀綵幣鞍馬諸

物兼賜世子郡王郡主叔宜勉進藥食遠副瞻望襄
王荊王淮王還國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純奏
宋臣包拯謂古禮人臣七十致仕所以優崇老成且
開止足之端也歷代皆行國朝尤重切見內外文官
有踰厥紀亦或年及者精神昏晦在公日少請急時
多曠廢甚矣間有畏淸議勉告致仕吏部又以精力
未衰奏留如故彼此相蒙乞申明古禮有因循覬覦
之輩許給事中奏劾其倚重眷留無可去之義者自
難繩拘上示純奏於吏部令先以純言曉諭許其自
陳羞自是多有致仕者命吏部咨訪廷臣尚書王直
疏戶部右侍郎王質兵部左侍郎鄺埜刑部員外郎
劉廣衡監察御史張驥以聞上即陞質爲刑部尚書
四月免鳳陽靈璧二縣被災夏以久旱遣祭于天地
社稷山川諸神五月翰林院侍讀周敘上言時政及
郡臣不職上示章諸大臣皆引罪自訟上命加毖慎
以副朕意思任發子思機法復據麓川侵擾復命定
西侯蔣貴充總兵官佩平蠻將軍印都督冉寶毛福
壽充參將兵部尚書靖遠伯王驥總督軍務調雲南
湖廣四川貴州官軍土兵五萬征之己巳月食戊寅
雷震奉天殿鴟吻己卯上輟朝三日遣祭于昊天后

土勅諭文武群臣曰朕顓顓之誠不遑夙夜上天垂
戒厥有所繇典祀之官誠弗至歟養民之職政失當
歟軍旅之臣令過苛歟銓選之仕進退乖歟爵賞之
行明公不盡歟至於刑罰過當尤干陰陽抑訴冤有
詞究結不理指告有禁違例故行歟或操不潔白受
人賄囑或聽不明公爲人脇制誣枉平民傳致其罪
歟朕思省惕懼爾群臣其卽革心改慮勉効自新天
道顯明可忽違哉壬午大赦天下六月翰林院侍講
劉球下獄死以駁死罪囚不實下大理寺左少卿薛
瑄賀祖嗣右少卿顧惟敬等獄七月論薛瑄死罪枷

國子監祭酒李時勉於監門之外已乃釋之八月錄
宋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司馬光朱熹子孫十月禁勅
內官內使毋與外庭私相交結囑托營求勅內外官
員毋交通作弊畏勢圖賄以致那移文武銓選出入
因罪勞敍軍民脩國學十二月營建靜慈仙師墳命
太常寺凡遇時節依例祭祀
九年正月兀良哈三衛陰寇邊命成國公朱勇興安
伯徐亨都督馬亮陳懷等分勦之命兵部右侍郎虞
祥等五人分往南畿巡視督捕蝗種二月以西番僧
朝貢衆多勞費軍民勅甘肅鎮巡官自今如例起送

餘留其處管待所進馬就彼給軍騎操方物貯庫第
具數來聞有所欲言譯實處置善撫諭之三月辛亥
朔上幸國子監始復晚朝御製重建太學之碑以雨
雪愆期遣祭天地社稷山川諸神命征進雲南達官
舍人家屬給絹二匹布三匹有願省親者給口糧腳
力封陳懷平鄉伯馬亮招遠伯四月以雨澤愆期遍
告于群神監察御史朱本等言三事一去冬少雪今
春不雨饑饉薦臻咎在臣下乞勅大臣率屬脩省不
悛者許言官指實彈糾天下貪酷官吏皆考覈之一
刑官人命所繫今在外按察司及斷事理問推官多
不諳律乞加精選一在外儒學故以舉人任教官比
因任滿生徒應舉之人行充河泊等官積將年深監
生選補往往廢職不能育才宜遴簡之用稱模範上
納其言諭吏部尚書王直等曰在廷群臣俾共乃職
府州縣官不稱者巡按御史布按二司官廉察罷黜
之其貪酷者布按二司官御史一體舉劾刑名官當
選有學行通律意者教官當選有文學者教官任滿
九載生徒如無舉人試學果優許任如故監察御史
曹泰言今布政使即古州牧按察司即古監司近歲
有缺必令大臣會舉然或循資格或涉親故任之者

昏耄時有庸懦亦多乞精厥選上然之諭吏部以畢
分遣翰林諸臣祭岳鎮海瀆鍾山之神命教官任滿
無舉人試學優者教授學正教諭俱降訓導訓導謫
任邊遠試不中者除雜職五月靖遠伯王驥等執麓
川叛賊思機發男菡蓋等至京沒入御馬監養馬會
錄兩京疑獄癸亥月食七月重開福建浙江銀場令
天下岳鎮海瀆府州縣社稷山川文廟城隍及祀典
神祇壇廟有損壞者有司以時脩葺令有司掩瘞暴
骨禁發掘墳塚者壬寅雷震奉天殿鴟吻上親告于
太廟遣祭于昊天后土勅戶部曰南北直隸被水災

絕多朕甚憫焉爾戶部其令所司加意存䘏缺食者
賑之蠲其租及歲辦物料命都察院揭榜禁約在所
豪橫之徒巧科斂剋害軍民者八月飭將帥無掊尅
軍士申明胥尚胡虜衣服語言之禁刑科給事中鮑
輝言府州縣官九年考滿多因在任買田置宅娶妻
立籍恐遷別處要民保留弊政爲甚下吏部言保留
舊例不可以一妨十惟宜申明所隸上司嚴加覈覆
上令巡按御史布按二司及該府官自今從公覈具
實奏聞有徇私罪之大理寺卿俞士悅等言文職受
財枉法滿貫當絞者例充軍不滿貫者並贖爲民武

職坐流徒杖者例槩充軍夫武職出萬死得官例槩
充軍則前功盡棄罪反重於文職乞令武職受贓私
縱操卒滿貫當死者充軍其餘不滿貫當流徒杖者
如舊贖罪還職從之九月命靖遠伯王驥右都御史
陳鎰整點軍馬於西北沿邊以麓川平立雲南麓川
宣撫司十月丙午朔日食命大同總兵官武進伯朱
冕寧夏總兵官都督同知黃直鎮守延安綏德都督
僉事王禎守備偏頭關都指揮馬貴巡視塞外己未
月當食不食甲子誠孝昭皇后祔廟頒釋道大藏經
與天下寺觀十二月令因雜犯死罪以下遞減三

等杖罪悉宥之休息工匠赴役待明歲
十年正月命吏部都察院會同禮部察來朝司府官
令各察所屬治行具最以聞既浙江都轉運鹽使司
運使丁鐵肇昌知府韓福南昌知府胡本惠寧國知
府袁旭松江知府趙豫鳳陽知府楊瓚海豐知縣王
懋霸州知州張雷吳縣知縣葉錫慶雲縣典史趙亮
察最命人賜金織衣一襲鈔五百貫宴禮部吏部錄
姓名叙擢之京將才二月申嚴越訴告禁誣十人以
上者悉發遠邊衛民遷口外三月甲戌朔上謁祭于
三陵乙亥還京師申禁私創寺院庵觀勅鎮守陝西

右都御史陳鎰巡撫河南山西左少卿于謙曰近得
御史馬恭奏陝西遠近居民求食日有二千餘人餓
死數多咸陵渭南富平等縣閉門塞戶逃竄趁食及
爾謙奏鮮符境內饑民屯聚男婦千餘原武亦如之
朕即位以來輕徭寬負詔書屢矣今歲歉未甚流散
若此豈非府州縣官侵暴之耶又聞衛所官亦往往
剝害諸軍士方面風憲與同流汙疾苦不在心是皆
不可原今姑予自新其各飭令正佐能幹官分巡所
屬量發廩或勸富家賑貸不急之務悉爲停止有所
不便具實以聞逃移至境者設法安插之爾等爲國

重臣宜盡心區畫有司官貪暴闒茸者起送赴京事
官具奏處治欽哉復分勅陝西河南山東西三司及
近畿諸府四月甲辰朔日食復閉浙江福建銀場五
月廣西潯梧諸府蠻寇竊發總兵官安遠侯柳溥率
兵勦殺斬首七百三十五級平鄉伯陳懷奏薦山西
行都司都指揮僉事吳浩將材宜名用之京師上曰
正可障邊因命兵部臣有邊材者自今毋輒動六月
以西安紹興寧波台州諸府大疫遣祭于西嶽南鎮
之神爲民祈福死者蠲其租病賑䘏之七月巡撫河
南山西大理寺左少卿于謙奏山陜饑民俱餬口於

河南懷慶河南有貯米六十餘萬請減糶上許之命
户部馳報毋緩復荆王瞻堈書曰承諭漁於蘄州之
赤東湖朕特允請然山澤之利自昔共民叔氏宜體
此意八月命黔國公沐斌佩征南將軍印充總兵官
鎮守雲南乙巳遣祭于司鍾之神曰惟神職司禁鍾
朝儀是肅茲晨扣擊失常朕惕政乖特申祭告命户
部左侍郎李暹聚儲於河陝酌糴買以備邊九月諭
吏部尚書王直曰給事中職封駁糾劾非行誼莊飭
才識優長儀偉言端曷克稱之今後慎選毋以輕畀
乙亥吏部右侍郎趙新言銓衡四事其一人無全才

古今皆然身言書判法固當因器使隨才亦或不遺
若責短棄長捨僉議而自用變舊典以狥私則選任
失宜矣其二薦賢臣忠考察才敬也今孝謹人才有
司舉到不辨眞贋輒自發回匪惟蔽賢抑且違詔其
三各衙門送到辦事年滿官員挨次取選故事也今
不論月日先後却候積累人多雜亂文狀隨手取寫
謂之公道後薪前焦欲人無怨不可得也其四官吏
詐匿親喪厥罪惟均今匿喪者罷爲民而詐喪者職
役如故禮法乖違輕重失等臣敢冐昧以聞上一從
新言命詐匿親喪者並爲民著爲令十月丙午上敕

于南海子命吏部與諸尚書都御史推舉堪任六部
侍郎者於是以翰林院學士錢習禮爲禮部右侍郎
侍讀儲懋爲户部右侍郎吏部郎中曹文爲本部右
侍郎十二月眞定府所屬州縣野蠶繭知府玉以絲
來獻褻慢褥陳于太廟之神位雲南千户主政誅思
任發于緬甸

臣何喬遠恭輯

典謨記

英宗睿皇帝

十一年正月賜司禮監太監王振及各監太監錢僧保高讓曹吉祥蔡忠白金寶楮綵幣諸物命振姪林爲錦衣衛世襲指揮僉事僧保等弟姪俱爲錦衣衛世襲副千户賜振勅二月有異氣現華蓋殿金頂及奉天殿鴟吻之上遣告于上天后土以春和下寬䘏之詔三月丁丑上展祭于三陵庚辰還京癸未月食

四月命蘇州府知府朱勝乘傳赴任勅諭之七月選朝覲卓異九月勅諭漕運總兵及諸巡撫官曰租稅出民漕輓以軍勞苦矣所司不䘏復侵擾之卿當加意禁官汙吏必致之法十二月以甘州等處疾疫遣左通政王錫祭西嶽西鎮太常寺寺丞李宗周祭境內山川

十二年正月申明僭用織繡蟒龍飛魚斗牛及違式花樣之禁二月命户部右侍郎一員專巡視倉場命翰林侍講等官杜寧裴綸劉儼商輅江淵陳文楊鼎呂原劉俊王玉日讀書東閣學士曹鼐陳循馬愉爲之師以次侍經筵禮科給事中言銓選經也保舉權也仰惟太祖太宗之世一凡銓選吏部專職之仕版得忠良豪門無奔競宣宗時慮有遺佚爰命大臣旁求俊乂布按二司知府有缺令京官三品以上保舉初意未嘗不善法行既久多所比周舊例犯贓連坐舉主今復未聞所以互相倣習略不警憚先所薦揚或其過惡力爲掩覆能人貞士恥媚拙容內而御史外而知府有任九年尚仍厥官賢否溷淆何所激勸哉臣惟昔之銓衡或未精是以先帝改爲保舉今之保舉既未公伏望皇上復祖宗之故廷議命如舊比

周舉接者御史給事糾劾之三月乙丑上展祭于三陵庚午還京師五倫書成諭禮部月一集議群臣所言事閏四月勅禮部申諭內外毋得私收閹人十三道監察御史陳璞等奏山東湖廣等布政司直隸淮安等府州縣連被水旱人民艱窘或採食野菜樹皮或鬻賣妻妾子女或流移他鄉甚至聚爲盜乞令有司加意賑䘏蠲免雜徵停止正賦貪酷不才坐視民患者皆究治之命所司議行五月勅大理寺左少卿張驥賑濟山東濟寧以南至直隸之淮揚雜泛徭役悉與蠲免流移者招撫之所司官吏貪酷害民依法

究問大脩南京宮殿及祠廟六月南京大風雨山川壇災命戶部移文山東布政司民逃移者設法招撫饑饉者驗口賑濟會稽縣人趙伯泰自言宋裔奏宋孝宗理宗殯宮在會稽安定郡王墳在諸暨福王墳在山陰者豪民田宅樵牧之臺基垣墉盡見毀斥下監察御史發豪民戍邊命吏部毋以夷人爲御史七月永平眞定大名鳳陽開封諸府蝗下所司撲滅賑濟之八月庚申朔日有食之應天山東諸府州縣衞所各奏旱蝗相仍軍民饑殍上惻然謂戶部臣曰天災未有甚若今者朕夙夜惶懼卿等思弭卹之道亟

行之十月監察御史孫廷舉言吏部若朝廷所使進退流品者惟銓選也近年三司等官及軍民人等槩將方面官員具奏保留至擬陞某官擬改某任夫改任若以爲才固不必改也不才則彼民非民歟保留者以爲不賢固不必留也果賢曷若多方分惠歟别其所舉多以逢迎諛悅爲卓異以催科掊尅爲襲黃撫字心勞目爲迂儒剛介不阿斥爲戇愚闒茸之吏互相倣習煽惑愚民蒙昧保舉復任之後惟圖私報曷念在公紊亂侵官莫此爲甚乞嚴加禁戢下吏部議命滿九年去任者聽保留未及去者不許并下廷

舉所言於中外十一月庚寅皇長子生考郎兀衞都指揮哥哈遣官入奏黑龍江諸部野人欲來朝貢乞付勑招之上曰朕不能勞人以事蔑若其自來固不拒也嚴私鹽之禁十二月禁饒州府私造黃紫紅綠青藍白地青花等甆器冒著首犯凌遲處死籍家資丁男充軍邊衞知不告者連罪坐嚴四川陝西私茶之禁

十三年正月釋李景隆家屬拘繫於南京冊祁鈺爲郕王二月脩大興隆寺禁城西作佛事上臨幸焉寺初名慶壽金章宗時所創王振言其朽敝上大役軍民重繕費物料鉅萬既成壯麗甲於京都甲申

上展祭于三陵三月戊子還京壬寅傳臚進士及第第一人彭時不至鴻臚寺卿延劾時上曰宣索之故事廷劾當捕逮廷臣服上敏思任發既誅其子思機發潛住孟養使招諭之疑懼不至命兵部尚書靖遠伯王驥總督軍務都督同知宮聚佩平蠻將軍印充總兵官都督僉事張軏充左副總兵田禮充右副總兵方瑛充左參將貴州都指揮同知張銳充右參將率南京直隸及雲南湖廣四川貴州官土二軍征勦之兵部侍郎侯璡贊其軍四月皇二子見濬生給遼庶人貴烚妻子歲祿如故命吏部選進士人物俊秀

貫江北者三十人以聞既得萬安劉珝王恕等引見內廷以爲庶吉士教讀於翰林遣刑部右侍郎薛希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楷分詣南北直隸鳳陽等府捕蝗張楷慈谿人永樂甲辰舉進士歸省遂肆力古文辭宣德間拜監察御史刑部獄繫巨盗賂稼詐死出復爲盗楷劾罷尚書以下十數人理冤攝姦風振朝宁久之陞陝西按察僉事尋陞副使同王驥巡邊上安邊十二事多見采用正統十二年驛召陞僉都御史巡撫粮餉至是被命捕蝗直定寺捕不力奏械之八郡蝗蝻蝗不爲灾其後討鄧茂七葉宗留有功第其承命撫賊時兵部榜無印文賊疑不信楷郎瑞爲征南將軍印往招之賊平生削職久之復薦起南京僉院詔熱審五月禁使銅錢以久旱遣禱于寺觀祠廟諸神以河南山東旱蝗勑刑部右侍郎丁鉉巡視之命中外學官元時

所塑孔子像爲左衽者悉改之襄王妃父卒請遣官祭葬又爲郡王郡主請弔賀於其外戚家禮部尚書胡濙請如韓王往南京祭掃祖墳例允所請上責濙祖塋也而何可比外戚不許六月廣西蠻賊殺掠潯州等處賊破雹白縣審驗被殺家優卹之大名府淫雨河決滄沒三百餘里壞軍民廬舍二萬區有奇男婦死者千餘人命戶部遣官賑卹除其租稅七月京師飛蝗蔽天巡按河南監察御史涂謙言竊見內外官初任之時莫不砥礪廉隅及得授方面知府歲不乙三遂改度操往往變改薦舉大臣誠以厥初希望而後怠鮮乞遵洪武永樂舊制一從吏部選擇陞授或皇上親擢任用從之遂罷大臣舉官例亦罷各部郎中員外九載會考之制從本部堂上官及都察院考覈八月福建賊鄧茂七攻掠沙尤二縣命左軍都督府左都督劉聚往勦之上識右僉都御史張楷才命往監其軍得用鼓吹導騎出都門文武大臣祖餞巡撫大同宣府右副都御史羅亨信奏塞卒勞邊歲無寧日餘丁無他生業惟事田作而已今計一歲得盡力南畝者十無八九蓋每歲正塞卒候接北虜使臣二月出境三月始得就田七月又復採草八月以

後脩關備邊十月又將迎接使臣矣邊地砂鹻磽瘠霜早雨遲收穫甚薄聽之自食猶慮不足若徵其稅必致逃竄昔太宗皇帝時詔闢邊土者無徵皇上初年亦有是命今大同宣府所有新闢戶部遣官經量人除八十畝外餘地每畝徵稅五升臣竊謂爲戶部者但知積粟實邊孰知守邊在人人心不固誰與共守乞罷其役上嘉納之九月新城縣疫寧王權薨上諭禮部臣曰聞內外官有事至王府者多方需索致其窘迫自今止許禮待酒饌勿與餘物三司并巡按御史體實來聞犯者悉處死全家發戍邊三司御史

知而容隱者重治之十月命巡河官三年更代命刑部右侍郎楊寧往江西大理寺少卿張驥往浙江撫安人民操練軍馬隄備賊寇巡按廣東監察御史楊剛言嶺南被寇多因有司撫字失宜訪得廣東都司經歷司都事鄧敏布政司廣豐庫大使周剛海南縣典史楊傑皆通練有斷乞署敏於化州剛於瀧水傑於新會俾展所長庶末僚鼓奮罷民蘇醒上曰三縣創殘御史所舉必稱撫綏吏部其毋限資格擢用之十一月命寧陽侯陳懋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保定伯梁珤充左副總兵平江伯陳豫充右副總兵都

督僉事范雄充左參將董興充右參將刑部尚書金濂參贊軍務統率在京及浙江江西官軍征勦福建賊鄧茂七廣東山賊趙普旺等率衆爲亂刼掠瀧水電白二縣

十四年正月瀧水縣猺賊出掠民居丙申月當食不食二月湖廣賊蔡妙光攻破龍南縣寧陽侯未至福建巡按御史丁瑄率指揮劉福擊鄧茂七于延平斬之王驥宮聚張軏田禮方瑛張鋭侯璡等攻思機發十三寨於金沙江之管屯大破之思機發遁賜勅奬諭命驥聚軏禮回京瑛留雲南充右參將鋭同貴州都司璡留雲南贊理軍務勅緬甸宣慰使卜剌浪馬哈省以速剌管治孟養地方緝捕思機發等以麓川平告于天地宗廟三月處州賊葉宗留犯江西廣信境永豐知縣鄧顒死之予贈諡（顒廣東樂昌人時賊衆侵擾上饒御史張楷檄顒禦之顒伏兵截殺賊衆大至顒力戰不敵或勸顒走顒曰人臣死忠遂爲所執不屈罵賊死事聞贈光祿寺少卿諡忠毅）庚寅上展祭于三陵癸巳還京反賊蔡妙光平招撫葉宗留賊黨福建强賊流刼江西贛州府境攻破瑞金刼廣昌石城處州賊陳鑑胡破松陽龍泉二縣湖貴苗賊攻破靖州五開銅鼓各衛屯堡及綏寧會同等縣四月處州賊陳鑑胡刼掠崇安等

縣殺指揮吳剛等命靖遠伯王驥旋師沿途相機勦殺湖貴苗賊遂昌賊首蘇牙俞伯通等攻蘭谿縣金華知府石瑁等集官軍民壯擒斬之命崇信伯費釗刑部右侍郎薛希璉鎮守福建新寧伯譚璟大理寺右少卿張驥鎮守浙江劉聚張楷擒鄧茂七餘黨於南平順昌甌寧三縣招撫三縣民復業命大理寺左寺丞李奎巡撫河南及直隸真定等四府吏部右侍郎趙新巡撫山東及直隸鳳陽等四府以賑失業之民賊陳鑑胡刼義烏武義東陽等縣貴州苗作亂以久不雨遣告于天地百神福建海賊陳萬寧攻破廣

東潮陽縣五月以建昌府推官黎忠爲本府知府調賊猖獗建昌密邇近地民亦爲聚忠多方撫捕未幾知府員缺屬民千餘保忠才識故有是命貴州鎮遠府四川播州所屬苗獠俱作亂麗水縣丞丁寧率領老人王世昌等誘賊首陳鑑胡等出■追還所掠人口陞處州府同知世昌等授巡簡一官命薛希璉張驥訪察貪汚官吏逮送京師命大臣考察中外官吏著錦衣衛馳命福建撫按等官會同鞫問賊所以起與有職事於其土者悉械送京師并撫捕實狀以聞義烏縣民壯胡彥陞等生擒賊首僞大王蘇記養壽授副巡簡六月靖州等處苗賊流刼辰溪縣

等處綏寧縣賊首林拾得聚衆拒敵官軍殺右參將張瑛等丙辰南京風雨雷震謹身等殿災勑諭兩京文武群臣脩職遂下詔大赦天下湖廣生熟苗蠻蜂起命靖遠伯王驥調師十萬滅之命太保成國公朱勇選精銳馬步官軍四萬五千人令平鄉伯陳懷駙馬都尉井源都督耿義毛福壽高禮太監林壽率三萬訓練於大同都督王貴吳克勤率萬五千訓練於宣府以備虜七月遂昌縣民鄭仕本楊寶寧擒獲賊首華宗演等命爲副巡簡虜大入寇有聲息命邊將謹備之苗賊刼掠武岡州及黔陽縣處州知府張佑統領民快王應參金礎率衆殺賊一千餘徒生擒首從八十餘人授應參禮巡簡己丑虜酋分道入寇上議親征焉吏部尚書王直率廷臣諫司禮太監王振從中勸成上不聽命郕王祁鈺居守駙馬都尉焦敬輔之太師英國公張輔太保成國公朱勇鎮遠侯顧興祖泰寧侯陳瀛恭順侯吳克忠駙馬都尉井源石璟廣寧伯劉安平鄉伯陳懷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陳塤脩武伯沈榮建平伯高遠永順伯薛綬忠勇伯蔣信左都督梁成王貴右都督李忠都督同知王敬都督僉事陳友安桑兒只户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鄺

埜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曹鼐學士張養刑部右侍郎丁鉉工部右侍郎王永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鄧棨通政使司右通政龔全安左參議欒惲太常寺少卿黃養正戴慶祖王居一大理寺右寺丞蕭維禎太僕寺少卿劉容鴻臚寺掌寺事禮部左侍郎楊善左寺丞張翔尚寶司少卿凌壽翰林學士張益及諸給事中監察御史等官俱扈從大同總督軍務西寧侯宋瑛總兵官武進伯朱冕左參將都督石亨等拒虜大同已敗瑛冕死之甲午車駕發京師夕次康家嶺乙未次龍虎臺夜驚丁酉過居庸關風雨連朝

六軍患苦文武將士皆無紀律群臣請駐蹕不許戊戌次榆林站己亥次懷來庚子次雷家站辛丑駕至宣府風雨大至邊報益急扈從群臣復交章請駐蹕王振怒俱令略陳壬寅次雞鳴山衆皆危懼上素以事付振振益肆威拒言折辱諸大臣必進師我師漸進虜漸退伏塞外癸卯次萬全峪是夕金星犯亢甲辰次懷安是夜黑雲四塞乙巳次天城丙午次陽和是夕火星犯土星丁未次聚落驛八月戊申朔次大同己酉雨益驟始議旋師庚戌東還其夕營於雙寨有黑雲覆營如蓋須臾大雷電風雨徹夜驚亂辛

亥次滴水壬子次洪州方城癸丑次白登月犯心宿甲寅次懷安城西乙卯次萬全峪丙辰次陽和北沙嶺丁巳次宣府庚申將發宣府諜報虜躡我軍後遂駐蹕恭順侯克忠殿戰敗沒遣成國公勇永順伯綏鎮軍往救遇伏雞兒嶺亦陷辛酉次土木絕水虜益至壬戌詐退王振使移營近水陣動虜四面至我軍大潰上陷虜中虜擁車駕北行唯中官喜寧忠勇伯將信從振等皆死士卒死者數十萬張輔陳瀛井源（井源那臺人尚嘉興大長公主其卒進封鄣國侯謚榮愍）陳懷李珍沈榮梁成王貴王佐鄺埜曹鼐丁鉉王永和鄧棨張益龔全安黃

養正戴慶祖王居一劉容凌壽及給事中包良佐姚銑鮑輝中書舍人俞拱潘澄錢昺監察御史張洪黃裳魏貞夏誠申祐尹竑章存德孫慶林祥鳳郎中齊汪馮學明滕員（員閩舉人）員外郎王健程思溫程式逯端主事俞鑑張塘鄭瑄大理寺左寺副馬豫行人司正尹昌行人羅如墉欽天監夏官正劉信序班李恭石玉等皆死焉（王佐海豐人宣德初爲戶部右侍郎往陝西經理糧儲疏言軍衛倉弊百端請改隸有司天下稱便已鎮守河南民安盜息未幾召回提督京倉久之命理部事進尚書爲人寬厚坦夷不治名伐勃於學問在官節省調劑雖無赫赫名而政未嘗不舉景泰初贈少保官其子道謚忠簡鄺埜字孟質宜章人永樂九年進士爲兵部侍郎言天下軍總小旗子弟代襲必試弓馬然例皆赴部督

府今後請各試於都指揮使司爲便上親征埜首言不可數請命將代行皆不報次雞鳴山宣府報虜瀕進振以埜與王佐留守老營使不得復有所陳比見上躬抗言請速班師爲振所叱退埜爲人護長而性尚節儉居官四十年終始無日不以職務爲念而求所以稱使者惟恐後於人贈少保謚忠肅曹鼐字德恒一字萬鍾寧晉人宣德丁未中乙榜授學官不就願自效劇職銓胥衛之改太和典史時中使旁守郵無虛日鼐處應辦職卿延禮師儒請明性理歲壬子督部工匠赴闕乞再入會試中第二人場士奇一見奇之一是試宣帝策以叢禹河洛象數討稱旨上親擢第一鼎若常驚行事幾母至孝有學嫌欲撥之鼐心念費鼐不可及廷試之日忽有曹鼐不可四字從空撥至授官翰林修撰英廟初湯濤薦入經筵爲請讀官累進吏部左侍郎仍兼學士入閣疏■役英識達政體被英廟眷注士奇沒後大事皆決於鼐其才亦大類士奇十四年死土木贈學除大夫少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謚文襄英宗復辟加贈太傅謚文忠官一孫錦衣百戶丁鉉字用濟豐城人以進士任太常博士正統三年爲刑部侍郎姿

貌潔白拘攣寡言笑然君無能及任事綽有餘地宮
承命賑饑江淮魯山東河南撫循勞來出於至誠大山
發倉庫悉停不給民氣勃然　王永和字用節崑山
人父有疾伏枕十八年永和奉父無懈以明經舉永
樂甲午鄉貢乞就教職以便養母吏部尚書蹇義器
之奏爲兵科給事中以都給事中擢工部右侍郎往
經視淮南諸郡訪求利病致使宜於民北還特命掌
部事河決山東河南諸郡故道北注漕河被其潰溢
永和受命往治濬泄有方北還以能事簡預危從妻
陛有賢行聞宿永和行驚悸欲絕聞變哀慟成病死
鄧榮字孟擴南城人永樂中進士拔御史拔蘇松
諸郡用寬平治歲饑當代父老乞留二千餘人遂許
留一年以父母喪歸起清草穡建爲陝西按察使
君陝十年不攜家人子弟處滿將詣京師吏民父老
涕泣攀贈既至王起遷右副都御史數月從征虜英宗
蒙塵從者請既歸去祭叱之曰鑾輿不返何面目見
人逐虜深入死之贈資善大夫右都御史諡襄敏子
鄰大理寺右評事瘖不得父遺體以所收平日爪髮
并字跡受以衣冠斂而葬之　張益吳人七歲而孤
母促通孝經女史日自課督餘以哀苦節抑激勵永

樂乙未年十九舉進士選庶吉士以善書改中書
舍人正統中爲侍講學士日諸吉士翰林諸書辭門復
家益欣然遂志乞休終養不置至是以學士從駕及
宣初同夏仲昭同時發第兩人並從陳學初王直蒞常
游作文寫竹而益文章之國則有名於時性嗜書奕與人
奕無日夜求益文者適之則命言遭預界卷軸舉筆
一揮詞翰俱美其後仲昭益文竟爲之縑筆既登
以仲昭寫竹愈巳亦不復畫兩人竟用所長名世孫
琮官至都御史初琮爲御史時印馬道明士木設祭
爲是夜夢有表冠如平生日子貞紅沙馬明日忽報
後隊紅沙馬死歸訪其父從駕騎紅沙馬云天顧
年譜文儀　申佑貴州人爲諸生讀書思州府畏壘
從步常從其父之田父忽虎銜去佑挺身持杖奮擊
之虎逸父免堅爲正統中以孝人諸業國學祭酒李
時勉被御閱學門佑與石大用起蔡尋登進士爲御
史讀論風生會出按南畿所至與諸生講論經史至
安慶諸生相謂曰御史貴州人千字文秀才也作上
微聞之次日試題起蜀顏牧用帝能精詣生大逭
之陷虜中也南面坐地一虜來說上衣上不受虜怒

欲兵上一虜請之熟視曰此非常人與見賽刋王上
見賽刋王曰子也先乎子伯顏帖木兒乎子賽刋王
乎子大同王乎伯顏帖木兒賽刋王大同王皆也先
諸弟也賽刋王驚馳告也先曰今得一人問我那顏
名字問我等名姓寧大明皇帝耶那顏華言君也主
也也先曰安在名察使使視之使至上承呼其名虜
使大驚下叩首還語也先果大明皇帝也也先聚其
酋長而謀曰大元皇帝一統天下我等日夜求天求
此故物天果與大明皇帝若何處之有一酋長名乃
公者曰大明皇帝我大元皇帝仇也天賜那顏其可

違乎伯顏帖木兒怒搏乃公頰曰那顏圖作萬世後
好男子大明皇帝天人也不知天帝何故有怒焉推
而棄之地下雖然兩軍交戰不億人馬有中刀者有
中箭者有踐傷死者有壓死者大明皇帝獨不中刀
不中箭不及踐傷不及壓見而問那顏問我等無驚
恐怨怒我等久受大明皇帝厚賞賜雖天有怒推而
棄之地下而未嘗死之我等何可反天那顏若遣使
告明人使明人來迎而返之復爲天子萬世而下那
顏不留好男子名耶皆曰得知院言是也也先顧伯
顏帖木兒曰汝即領活大明皇帝遂以我先所使千

户梁貴見使虜一人偕報明虜中所嗜九龍蟒龍段
疋上使貴耴之并耴珍珠金銀以賜也先府梁貴以
袁彬見遂得侍上當是時也京師戒嚴羸馬疲卒不
滿十萬人心洶洶羣臣聚哭于朝議戰議守未有所
决侍講徐珵曉天文好談兵倡南遷禮部尚書胡濙
曰文皇帝定鼎于此示子孫不拔也而尚可遷刑部
侍郎江淵曰當固守兵部侍郎于謙曰言遷者可斬
也速名勤王兵死守之學士陳循曰于侍郎言是衆
皆是皇太后禁中疑懼問太監李永昌永昌對曰是
也陵廟宮闕在此倉廩府庫百官萬姓在此南遷大

事去矣且陛下不聞宋靖康乎因爲皇太后述靖康
事皇太后悟甲子也先奉車駕宣府城南守宣府者
昌平侯洪先避去上命諸將開門登陴遥對曰天暮
矣所守者陛下城池也上涉河北是夕虜有他志天
大雷雨震死也先所乘馬虜衆皆驚袁彬出窺赤光
覆幄虜大駭異旦也先頓首幄前進熟犕皮服寢具
有岳謙者故通事也上復使從故太監喜寧於京師
耴金銀絲幣賜虜乙丑皇太后命郕王祁鈺攝總百
官戊辰虜二千餘人奉車駕大同城下守大同者定
襄伯登亦閉門不内上曰傳語郭登與朕姻婭何得

便爾袁彬持駕牌觸門而呼大同人縋之廣寧伯劉
安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出見上曰勿疑汝主也安
等伏哭上前上使人登亦出見伏哭上曰奏報皇太
后朕虜中亡恙也先欲送朕還使來厚賞之遲之益
深入矣因耴庫金二萬二千兩以二千賜也先五千
賜伯顏帖木兒若賽刊大同王餘以與虜衆虜益邀
賞武進伯朱冕内官郭敬[illegible]括家貲并諸指揮千百
户家出衣服分犒之置酒大勞上名定襄伯固守乂
秋稼飽士愼警報是夕虜奉上駐蹕城西三十里定
襄伯欲使壯士輦上過石佛寺乘閒迎入城上曰我

命在天勿耴敗道是時郕王以于謙爲兵部尚書庚
午王御午門諸大臣廷啓王振罪王曰待耴旨百官
趨進伏地不起曰王振罪不容誅殿下不卽正典刑
族滅之臣等今日皆死此廷中痛哭呼號不辨人聲
郕長史儀銘膝行前錦衣衛指揮馬順叱退之給事
中王竑起直前捽順髮嚙其肉曰爾昔倚王振奸横
今尚敢爾群起擊之或就脱順鞾擊出順眼灑血於
廷順遂死朝班大亂守衛之士皆哭王環視屢起于
謙掖止之王竟入將闔門百官隨之太監金英傳令
且退衆欲捽英英懼卽傳令曰許籍沒王振家矣尚

何言百官曰猗有毛貴王長隨亦振黨請付外王令
出二人門隙中又捶死之項之衆執振姪指揮山至
相戒勿捶使伏法與天下共知之王遂命縛山赴都
市坐凌遲之誅下諭曰閹寺顓權國家多難已如百
官請其各出蒞事皆拜退皮棄三屍東安門外道上
軍民爭擊之衞士提水來滌血廷中儀銘曰毋其影
可以鑑是日也進都督楊洪爲昌平伯辛未陞石亨
爲武清侯充總兵官練兵京師是日虜奉車駕至威
寧海子壬申廷臣交劾隨駕失機總兵官鎮遠侯顧
興祖等王下興祖獄禁錮之是日虜奉車駕次九十

九箇海子癸酉次柳原甲戌次黑河劉安述出見太
上皇語於朝王諭安曰聞虜圍擁一人稱是至尊爾
等出朝與之貨物不慮誘耶楊洪益遠避之爾何無
謀中國惟知社稷爲重總督獨石等處備禦右少監
陳公言虜中阿剌知院率衆圍龍門射矢繫書言講
和下兵部尚書于謙曰虜詐但防兵丙子群臣合請
皇太后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宜立郕王爲皇帝是日
虜奉車駕次八寶山九月癸未郕王卽位遥尊上爲
太上皇立太上皇子見深爲皇太子以明年爲景泰
元年詔赦天下監察御史李耆上疏爭疏曰啓稱帝
曰殿下自稱曰下官帝曰御史醉耶耆對曰下官正
言帝誅之（耆鄧人以監生授廣西道監察御史既伏誅英廟復辟令禮葬之[illegible]耆家人欲葬耆柩不可遷禮葬命下得諭祭乃可遷云）癸巳虜奉車駕斷頭山虜故得
賞賜厚有德中國之心其送上皇也第欲得漢物無
他意中國慮虜黠不敢信旣拒諸關無所入乃奉車
駕以北上皇在虜中無阻怯之容隱處幄居時時見
徵表也先緜此奉上皇甚恭而我雖不納虜衆往來
遣使亦不絕也乙巳遣都指揮季鐸起居太上皇告
卽位及立皇子王奉太上皇書虜若送駕來可五七
騎擁衆大入則不敢許大兄還居天位無所不可但

恐降尊就卑他日非所以正名亦致書於也先也先
曰明立皇帝矣終無和意復往迫擾令彼南遷耳我
故元大都不亦善乎庚戌殺馬設宴共立太上皇爲
皇帝以白馬賀壬子復送車駕還京十一月甲寅至
大同東門也先遣伯顏帖木兒及喜寧岳謙言於城
下曰不納上皇者久久必讎殺霍瑄出水竇以見揔
御馬獻鵞酒諸物上皇密諭瑄告郭登毋開門也轉
至陽和陽和不敢納喜寧語虜曰二邊不納今可從
紫荊關進腹裏以入京師遂奉車駕入關殺關指揮
韓清等副都御史孫祥守關出走死時京師戒嚴命

諸將分陳九門受石亨節制于謙督亨軍丁巳虜奉
上皇過易次良鄉父老獻茶菓羊酒戊午次盧溝累
園罟官獻果品上皇奉太后與帝諭群臣凡三書書
命固守頃之遣岳謙與虜使納哈出吞話彰武門外
守門官軍擊殺謙納哈出奔還也先遂列陣西直門
外上皇御幄止德安門外己未虜奉上皇土城邀大
臣迎帝疑焉即日陞通政司右參議王復爲右通政
中書舍人趙榮爲太常寺少卿齎勑出見進羊酒諸
物也先伯顏帖木兒擐甲胄彇弓矢取勑視蕃書太
上皇帶刀取勑視漢書上皇曰大臣何不來也先問

曰是皆何官上皇曰小臣也也先曰大臣不迎而使
小臣我送皇帝到門乃諸大臣不迎皇帝上皇曰爾
歸則使于謙石亨王直胡濙來復榮反命下廷議言
謙等國所仗竟不遣庚申謙亨伏兵德勝門兩旁擊
虜敗之都督孫鏜戰西直門斬虜先鋒數人逐之虜
益圍鏜鏜方戰都督高禮中流矢亨分兵往虜引却
都督王敬武興戰彰義門外以神銃擊却虜遂敗之
遂至土城興中流矢死居民升屋擲虜磚礫亂下也
先怒壬戌奉車駕出土城北去與伯顏帖木兒大同
王謀送太上皇出紫荊自往攻居庸居庸不守即迎

太上皇還入京師而曰中朝大臣無一人出迎駕但
隨皇帝者皆歸於是獨袁彬與通事哈銘隨太上皇
駕癸亥也先先行駕後失所向袁彬大哭家有老母
而不得歸哈銘曰兄切勿言萬歲金身然且在此我
等草木沙土也又何足道太上皇使銘籠馬左右行
過溝河山崖銘下馬扶持甲子伯顏帖木兒大同王
來護太上皇道見曰太師誠心送皇帝歸皇帝家兄
弟立爲皇帝皇帝臣宰背皇帝恩不一出見太師所
以怒而西還今欲到陽和使使臣送皇帝從居庸關
以歸毋令皇帝望見京師思念皇太后萬一皇帝念

太后病悸至有不可知乃使我留惡名後世既至易
卒劉婆兒取水作飯銘煑肉納皮袋防太上皇道饑
乙丑過紫荊銘請過視其親太上皇曰如何捨我銘
曰銘死不敢他丙寅次蔚丁卯次順聖川己巳至陽
和是時也先已攻居庸不下喜寧曰太師云於此送
駕矣忠勇伯把台曰太師又謂於此送駕是輕也意
欲奉太上皇至其營還求中朝使臣來迎乃成禮耳
把台者將信也與喜寧故皆虜中人故能得虜意然
信多所擁護而喜寧好生事時時爲虜畫計亦數桀
驁上皇前上皇無以罪也庚午虜奉車駕出陽和西

行雪太上皇帳寢雪中辛未次猫兒莊壬申往郎寧海子東岸行甲戌至虜營哈密爲帳有虜一人欲殺銘竟巳乙亥往西北行曰小黄河東伯顏帖木兒小營在焉伯顏帖木兒妻急使虜女設氊帳止宿供具數日復西行是月也致書也先曰太師送太上皇還京具悉厚意聞軍馬從西剽衆心驚疑以此整搠隄備太師若退劄山下解甲置兵送駕中途人有額數此亦當解甲置兵迎駕人如太師之人抑太師之人有厚賚焉以虜退進封石亨武淸侯于謙少保兼兵部尚書十一月上皇至虜營虜奉益恭殺馬設宴稽

首行君臣禮妻妾四人次第上壽伯顏帖木兒亦與其妻見上皇如也先禮也先七日一獻馬伯顏帖木兒七日一獻牛日一獻羊馬牛湩射生則獻野馬黃牛上皇道行或乘馬或坐暖車虜男女途見皆馬上叩頭時或進生也先時時設宴手上酒手彈虎撥思兒唱曲虜齊和之大同賽刊二王上酒皆跽曰中國聖人天之姤也也先請上皇曰今得明遣使來迎皇帝歸矣上皇曰即汝自送我求我使臣徒費往反耳喜寧不悅謂忠勇伯曰求急歸者袁彬也合殺之上皇乃謂喜寧我自謂也居數日也先奉上皇轉西行

至八寶山喜寧復言從此還到甘使其守將迎入即轉入陝西取陝騎卒以入南京遂居於南京彬銘候喜寧去白上皇曰天寒甚陛下又不能騎空取東冷到時守將亦必不受上皇曰是也喜寧曰此又哈銘諫直殺銘耳上皇道渴銘覓陽泉鑿氷進水上皇居哈銘求虜車一輛駱駝一隻展猫皮褥坐上皇車中伯顏帖木兒所畜虜奴竊上皇物喜寧聞上皇使銘往索之銘曰我今在困中索虜竊取物如虎口奪食徒生怨耳上怒使袁彬鞭銘鞭巳就叩頭氊帳前上皇曰鞭何叩頭也銘曰臣棄父母兄弟妻子而從陛

下尚誰攀耶是月也也先遣使來求使臣不見報因自來掠寧夏竟歸歸則請尚妹上皇固卻之上皇處居益莊虜大服聖敬云是月以甲申詔天下詔書言虜駕辭講和迎請太上大臣出見徧歷虜營失駕所在乃焚書斬使擣之六軍斬獲甚盛京城內外人心帖然用告天下以彰殺伐之威太常寺少卿習嘉言孝弟慈愛人道所先推以化成天下虞氏之爲政也太上未還皇太后宮中豈能紓樹萲之憂剖懸旌之心願陛下朝夕惓惓口不釋迎復語皇太子幼冲不時存問孝弟慈愛昭著內外自然天下之人有所感

勳以濟大功十二月庚戌尊皇太后爲上聖皇太后母賢妃吳氏爲皇太后封妃汪氏爲皇后雲南金齒軍民指揮使司知事袁敏言太上皇帝曩居九重之上所服袞繡所食珍羞所居瑀瑤之宮芙蓉之闕今遠處沙漠日之窮次歲且更始凡有人心孰不思痛臣聞主辱臣死上皇辱至是爲人臣子鼂夕思念碎骨刳心乞遣人起居將奉禦寒衣具若飲食之物或就令臣同通事人伴齎往臣雖死虜亦所甘心是歲湖廣貴州苗賊作亂廣東强賊黃蕭養廣西猺賊肆掠雷白縣焚縣治殺官妻女命靖遠伯王驥佩平蠻

將軍印充總兵官勦殺貴州等處苗賊後軍都督同知董興充左副總兵調遣江西兩廣官軍往勦廣東叛賊

臣何喬遠恭輯

典謨記

景皇帝

景皇帝景泰元年正月太上皇在迤北燒表告天地也先設羊酒斷頭山奉宴也先妻及酋衆進皮條爲賀是月福安縣賊首陳嚴四等作亂沙尤二縣鄧茂七餘黨羅應廖寧等復叛殺尤溪縣主簿突入清流殺掠閏正月韓王範坳薨大同總兵官右都督郭登敗虜栲栳山封定襄伯初喜寧引虜破紫荆關虜欲

以輕騎送上皇喜沮虜者再至是登獲虜諜言誘擾邊者出喜寧二月上皇居東勝州也先使那哈來朝上語也先使喜寧及高旺與之俱既行上皇使袁彬哈銘送微雨上皇曰此洗屍雨也喜寧不反矣高旺至邊亦言喜寧於邊人及野狐嶺右參將楊俊令邊人爲喜寧置酒將食縛之歸京師磔之市三日報至上皇亦喜曰我故言洗屍雨是月也命石亨佩鎮朔大將軍印充總兵官巡哨大同都指揮楊能充遊擊將軍巡哨宣府太上皇第四子見淳生三月也先聞喜寧誅與賽刊王議領部屬與道入寇必送上皇遂

分圍萬全寧夏慶陽天城鴈門大同等處皆不得利四月上皇歎曰踰月乎歸哉歸當居於逍遥之府哈銘泣曰陛下非有畋遊荒亡之樂爲天下蒼生而來歸當正位又何歎也既數日上皇居豐州伯顏帖木兒妻使使女問銘等曰今已夏燠何得炙薪皆言不也我輩數人同一氊帳何地炙薪使女曰我謂薪焰也氊帳上乃有火光歸語伯顏帖木兒妻妻以告伯顏帖木兒皇帝帳上夜現光必有大福伯顏帖木兒放鷹得一野鷄與酒來獻謂哈銘曰我今有一喻上奏皇帝如大海潮時有一大魚落在水灘是大海魚

能淺水住潮來終去皇帝莫急是月監察御史許仕達言自冬徂春災異數見黑氣四塞烈風拔木時雨久缺臣考之經傳驗之人事天降災異莫不有繇臣以爲天心仁愛欲陛下盡絶宴安酖毒之私奮發臥薪嘗膽之志以成非常之功以雪非常之恥陛下宜痛自修省日與輔臣講求治理耳目之娛荒寧之事不使喪於心志居起服食凡百自奉亦宜抑損不令過奢申戒群臣同加修省親雩南郊禱於皇天后土如成湯申桑林之責高宗用祖乙之言庶可上副天心下消災異帝曰善勑保定伯梁瑤佩平蠻將軍印

充總兵官與都督毛福壽方瑛勦殺貴州苗賊名王驥還京廣西羅城賊首韋萬保攻融縣柳城賊首侯公寒攻破古兒高界等塞復攻藤縣殺指揮潘濟麗水縣賊首朱必森復聚衆行刼殺縣丞一人縣丞葉仁集民夫破之五月虜分道入犯河曲縣復犯義井屯堡盡殺其守卒及指揮僉事劉受復圍代州寇宣府巳虜酋阿剌知院以虜主脫脫不花之命來遣其參政完者脫歡貢馬請和至懷來使太常寺少卿許彬錦衣衛指揮同知馬政往察其情僞完者脫歡言講和退兵即奉上皇還不且率衆大舉若見疑請以為質帝問戶部尚書兼翰林學士陳循曰虜可和耶循曰遣而備之是月旱不雨廣東賊黃蕭養攻廣州府數月左副總兵都督董興等敗之蕭養中流矢死函首京師梟于市六月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王直率諸大臣言上下神祇陰誘虜衷使來請和臣等切惟陛下大寶嗣登天與人輸永永無二陛下隆敬兄之心尊為太上昭告天地宗廟社稷名位已定天下之人皆以為宜令車駕還虜中太上尊居不復事天臨民陛下但盡崇奉之禮即稱天倫之厚伏望俯從虜請遣使荅之如果至誠即別令大臣迎駕帝曰當

時大位卿等歸我非出朕心大兄蒙塵朕累使往虜不聽從無如詐何于謙從旁對曰陛下大位已定誰復與議荅使蓋禮紓虜難也帝曰從汝從汝既出帝使人追問曰即使虜詐可者孰爲宮鄰文天祥王直對曰孰非廷臣孰敢不應丙戌也先帖木兒奉太上皇至大同城下郭登開門以迎朝服立于闉伏人城上約駕入下懸閘及門虜覺復擁上皇去遂轉犯懷來戊子月食七月以禮科給事中李實爲禮部左侍郎羅綺爲少卿馬顯爲指揮使偕完者脫歡往以報請和之議帝遣可汗及也先書不言及迎上皇事項之虜主脫脫不花使復至求與廷臣同往王直等以請帝曰李實方行已命都察院右都御史楊善工部右侍郎趙榮爲正使都指揮同知王恩正千户湯胤績爲副使與使同往禮部尚書胡濙等請量齋服食御用太上所需不報實至朝上皇上皇皮帳布幃席地而寢獨袁彬等三人侍傍牛車一輛馬一匹以備徙營上曰爲天下生靈躬率六軍不意被陳友王振等所陷念非樂酒從畋以至於此也先送我固其誠意喜寧導行引破紫荊關再圖京城以此不得還歸後嘗一到小黃河一到乾河又復阻也先送我振寧

死矣陳友罪不可赦也因問聖母今上安否問舊臣一一道其名姓上曰我居虜一歲矣何故不來迎歸我衣服冠帶帽靴將得來否實對曰陛下蒙塵天下臣民如喪考妣從虜中還者有言見陛下有言不見虛實難知遣臣來探故不將得上曰汝言當今皇帝及文武羣臣遣人迎我還守祖宗陵寢也可爲百姓也可也先言不迎我擾邊十年亦不甘休我不足惜須念祖宗社稷生靈實奏臣誠悲痛陛下昔日錦衣玉食今至惡陋輒有白粲數升欲進廚下上曰此小節爾朕念歸也實曰當日王振一宦官耳陛下何故

寵之太過以至今日上曰我亦知之無事時人皆不言今乃罪我我悔何及實退將行復朝辭請返國之日引咎避位上皇嘉之日暮上皇情色凄然實與虜使還朝具述虜情及上皇起居狀諸文武大臣合上疏曰臣等共詢李實言出塞道中行群虜聞欲議和皆舉手加額及見也先殊喜言迎使夕來大駕朝發天日在上決非妄言引見上皇亦謂虜信上皇凄切不忍之情實又具道臣等切詳虜人悔過請和實天地宗社之福宜仍遣實詣虜迎復上曰虜詐楊善已去第以迎復之意書勅付虜使還文武大臣言虜非詐也臣等詢李實詳矣虜使來和尚遣使荅今請迎復乃不與偕是輕迎駕重講和也虜之復疑和且不終不迎駕歸何以和爲帝令再議李實言也先約臣迎駕毋出八月五日臣言須得朝旨不敢擅爲期也先言此期決不可失遂令酋長偕羅綺往大同一帶調回擾邊人馬臣還過宣府懷來見軍民始敢出郊芻牧誠非空言臣曩將命止爲講和迎復日期實出也先伏望陛下俯從群請即遣材智大臣往脫虜有詐亦可塞之若過所期更欲使臣亦不敢往帝命再議及虜使還竟付迎復於勅書而已文武大臣復言

事會不再機不可緩願陛下體上皇之心順臣民之情不然虜人指此爲兵端矣乃命擇人以聞群臣皆言實方從虜來得其要領即實可再帝竟不遣曰待楊善歸監察御史畢鑾等復言群臣之請切矣陛下必待善歸夫中國所恃者信義也不迎不義失詞不信就令虜詐我備在也不報翰林院簡討邢讓復以爲言帝曰上皇朕兄豈有不迎虜情叵測正欲探之情誠而迎又何暮焉八月楊善至虜中也先曰大臣來矣不可無信引見善於上皇所與伯顏帖木兒殺馬牛爲酒送上皇行也先彈琵琶妻妾奉飲居數日

桑土臺奉上皇臺端率妻妾酋長牒拜獻鞍馬貂銀
二鼠皮襖弓若箭賽刊王亦打野盤進酒上皇行也
先與酋長送車駕可半日許下馬叩頭跽解弓箭撒
袋戰裙以進諸酋長羅拜伏哭而去伯顏帖木兒獨
送上皇至野狐嶺進酒帳房既畢屛人語使哈銘上
奏天使皇帝來我退荒我也先順天之意敬事皇帝
一年矣皇帝此來爲天下也爲邊城也歸時還當作
皇帝作皇帝卽我主人（作齊敬）有緩急我可得告愬衆
虜皆道傍送駕進羊馬善口呼皇帝行矣伯顏帖木
兒再送駕出野狐嶺丁上皇攬轡慰藉而與之別伯

顏帖木兒大哭歸而放圍得獐復使數十騎來追獻
帝以太上皇且至勅禮部具迎復儀注兵部總戎具
防變方略先是累奏不得旨至是群情欣慰朝下多
官集議都御史王文厲聲曰來耶來耶虜不索金帛
必索土地便謂上皇來邪皆相顧莫敢言于謙曰防
變方略謙之職也胡濙上儀注宜令遣本部堂上官
一員至龍虎臺錦衣衛遣堂上官一員幷官較執丹
陛駕輦至居庸關各衙門分官迎接土城外太上皇
入安定門東上北門坐皇帝見畢文武百官朝太上
皇自東上南門入南城大內帝曰迎居庸用轎一馬

二丹陛駕第迎安定門內戶科給事中劉福等言禮
太薄帝曰朕之卽位非得已也尊稱太上何云薄耶
禮部會議之胡濙言福無他意大抵欲皇上篤厚尊
親帝曰太上皇自虜中寄言迎禮從簡朕敢逆也朝
退諸大臣得一亡名書聚觀之書上修史先生隱其
名言都人一聞駕旋人人喜躍近之不厭遠望可知
今日宜請主上厚奉迎之禮避位婉辭然後受命因
述唐肅宗故事諸臣曰若封進或可感動上心胡濙
以謂諸同官王直曰可禮失而求諸野王文曰不可
匿名文書不得以告禮科給事中于泰以聞帝詰濙

何從得書濙言臣得之高穀帝怒命按捕其人高穀
云臣得之隸隸云臣拾之道王文曰勿累小子喫牢
飯也千戶龔遂榮出承曰臣爲之胡濙因奏考之唐
史天寶之亂玄宗幸蜀肅宗卽位靈武尊玄宗爲太
上皇帝肅宗収復兩京迎還上皇至咸陽備法駕望
賢樓上皇在宮南樓肅宗著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
舞樓下上皇降樓撫肅宗兩泣辭黃袍自爲肅宗著
之肅宗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下人心皆歸於汝
使朕得保養餘齡汝之孝也肅宗乃受此已行之令
典政可効之良規今備法駕安定門內誠爲太簡帝

日慮擄詐故簡其禮但大兄入城朕知尊親朕令
迎太上皇東安門內行叩頭禮畢領群臣隨至南城
內便殿太上皇升座朕行禮畢文武百官皆朝毋再
紛更癸未太上皇至宣府下詔曰朕之不明蔽於權
奸被留虜廷聖母賢弟數遣迎取以天地之恩祖宗
之佑幸得還京爾文武群臣請重迎接之禮朕辱國
喪師其何顏復見是時禮部復請帝迎駕安定門外
文武衙門分官詣龍虎臺百官萬姓迎接土城外會
太上皇詔至帝曰太上皇命簡朕事已定乙酉太上
皇至雙泉賜袁彬以所御白綾衣及也先所獻戰裙

賜哈銘紵褥靴望日丙戌車駕還京至東安門送駕
虜揭簾審視叩頭退帝迎東安門內駕入南宮文武
百官行見禮庚寅以太上還京祭告天地社稷山川
之神遂頒詔赦天下陞楊善為左都御史仍掌鴻臚
寺事王恩等賞有差宴虜使九月封朱謙為撫寧伯
十月祀故翰林侍講劉球於鄉賜祠忠節十二月己
酉月食禮部請以正旦群臣朝太上皇於延安門詔
罷
二年正月梁瑤擊苗賊於靖州大有斬獲二月南京
雷雨擊損大報恩寺塔三月罷遣使入虜四月貴州

賊首韋同烈僞稱苗王聚衆平之三截洞攻平越清
平衛梁瑤方瑛等會擊大敗之五月虜使來欲求使
荅諸大臣請許之以慰其心帝曰祖宗開創以來醜
虜遠遁不敢窺伺正為絕其來往也小人通使語言
不一生生釁端朕甚恨之今其切已群臣復言虜情
至黠我備未修人情求不得則慚再則憤求而不得
虜無憤耶帝曰虜之狗竊未嘗忘心去年入寇京師
豈因不遣使臣國家久安計不在此太子太保兼吏
部尚書王直言比見聖諭絕虜講和臣知陛下有為
之君也如是則當有以備之帝曰天下雖安猶備不

虞況今日耶有智勇謀略當舉用者總督總兵具名
以聞亡論戎伍太子太保兼戶部尚書金濂言我備
未也虜慚而憤孰遏其釁昔漢高帝自將三十餘萬
衆往擊冒頓而有平城之圍矧今人民邊儲凋弊耗
損伏望念祖宗創業之艱憫遠近生靈之苦俯就所
請荅其來意帝曰朕志已定所引平城之事恐非臣
下所以願國家者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胡濙等言續
出瓦剌番文一通令臣詳議觀其語意專在求使臣
謂虜情難諭未保其終然始則奉送上皇今又還我
制使使人絡繹駝馬迭貢歸誠悔過亦不可誣夫厚

往薄來忝還常經彼使再來此不一報似非其義往年土木之事雖臣子痛心切齒皇上臥薪嘗膽之日然邊無儲蓄之素野有奔亡之憂將帥趨生士卒忘死爾者邊報稍急曾無一人敢言戰伐甚至張惶失措安邦大計諒不如是伏望皇上深惟曲慮量遣往和乃勅武臣修治軍實庶彼無可執之詞我有預爲之計帝曰卿言良是朕志定矣遂賜虜脫脫不花王可汗書曰朕自祖宗以來四裔來朝竝加恩待殊不遣使至彼以此和好久久保全比歲可汗太師累使朝貢朝廷嘉厥款誠頻使還荅豈期荅使貪功嗜利

激怒可汗太師致使前日暫失歡好以天之靈要約如故朕與可汗可不思所以保終之使至業厚宴勞所賜可汗若可汗妃有金銀及金銀器皿織金蟒龍文綺等物即付領去自今但可汗使來朕終始善視決不食言六月戊辰朔日當食不食七月以邊儲不給許納粟補官八月壬申南京地震十月監生郭祐疏言曩以太上蒙塵門庭有寇謀國大臣欲紓急難令民納粟者賜冠帶今軍旅稍寧行之如故農工商販不分賢愚惟財是授使之驕肆親戚欺誑鄉里又有贓汚之吏罷退爲民欲掩鄉閭之耻納粟納草冠帶而歸何前日以財去職今日以財得官堂堂天下藏富於民未有不得已之時而有此輕名爵濫章服之意是以空乏示敵益啓寇心願裁止自今下大臣議寢不行湖廣麻陽縣教諭章恭言三事其一曰願陛下孝孝百行之本也曩上皇北狩陛下仰承母后俯詢群臣以登大位臣竊以天意人心與祖宗所以責望陛下者誠愈重而愈難覩昔從容繼統故自不同願陛下師文王之敬止朝問定省以承大内兩宮之心其二曰願陛下弟詩云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仰惟宣宗皇帝篤生胤嗣惟上皇與陛下而已陛下莅

藩之初上皇留止京師豈不以手足情親不忍違遠冀得時晤日見今鑾輅復還二聖重懽臣願陛下體昔上皇友愛之心師古帝王因心之仁以父道尊事上皇用子道教育儲聖百凡恩禮無替有隆三曰願陛下武奮發威斷義理所安信之不疑行之必殺中外曉然明知意嚮依憑城社者不敢肆昔日陰竊之奸啗餌權勢者不敢萌昔日離附之謠則彼無厭醜虜自凜然有虎豹在山之懼用以克戢大慾且無難者下大臣議謂今上已行不須瀆聽十一月太上皇聖節禮部請令群臣朝延安門命罷

三年正月太上皇居南宮石康縣流賊入境攻掠縣治二月太上皇第五子見澍生四月帝有意廢東宮立其子見濟未敢發也太監王誠舒永請先賜諸大臣金於是賜少保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陳循少保戶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高穀人白金百兩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江淵禮部左侍郎兼學士王一寧戶部右侍郎兼學士蕭鎡翰林學士商輅人白金五十兩顧亦未敢發有思明府都指揮黃竑以罪繫廣西獄上書請立帝子爲皇太子帝喜下廷議皆請從竑請遂先置東宮官屬諸臣皆兼保傅等官支二俸

以悅群臣之心京師爲之語曰朝盡傳保部兩尚書五月甲午廢汪皇后立見濟爲皇太子册見濟母妃杭氏爲皇后改封太上皇帝皇太子爲沂王封次子見清爲榮王見淳爲許王六月大雨浹旬河決沙灣八月命都察院副都御史洪英等十七人分行天下考察官員九月南京錦衣衛鎮撫司軍匠餘丁華敏言臣竊見近年以來袁琦唐受喜寧王振等專權誤國俱已敗露天下共知也臣草茅賤陋切見內官若害軍民事非一端恨在朝文武臣僚緘口不言不勝痛哭流涕不惜一朝之命圖安萬乘之國臣切見內官收積家財金銀珠石動以萬計豈能天降地出非盜府庫則浚民膏害一也侵牟公侯房屋興造勞擾害二也名爲家人義男外親莫不輕肥縱橫恣睢凌轢甚至入貲求仕莫差貴賤害三也蓋造佛寺用費不訾以一己之私破萬家之産害四也廣置田租寄戶郡縣縣賦丁力不應科征害五也家人中鹽虛占鹽數轉鬻與人先得勘合倍支鉅萬壞國家榷法奪商賈之利害六也奏求塲房邀接客旅倚勢賒賣負賴不還害七也賣放匠人名爲伴當辦納月錢內府監局之人造作工役煩楚不堪害八也家人包攬各

色物件官府畏懼以一科十害九也董監工之役非法酷刑軍匠塗炭不勝嗟怨害十也伏望皇上鑑前車立後軌毋使蕭牆禍稔帷幄奸生令曹節侯覽復見今日下禮部寢之以南京地震雷擊獸吻江淮以北直至濟寧水漲渰沒禾稼房屋東昌府連接河南地方黃河奔決勅太子太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文巡視整理監察御史劉琚等言近者災異見示非臣等切惟文武群臣德行才猷靡所表建而師保之官祿俸加倍侈必費財費必傷民近者戶部奏今年京師支放會計米銀動以千萬府庫將空欲將被

災田地覆勘追徵與其剝疲民之財孰若省重支之
俸伏望聽群臣抱損辭讓亦消弭一端命關支兩俸
者暫停其一年豐仍舊十月太僕少卿黃仕儁言臣
訪得各處巡撫考察州縣官吏每憑里老以爲去留
閭里老多因前官縱容往來囑託公事經攬收物營
求催辦害衆成家積有年歲間有端已臨民輒貽怨
根反加誣汚巡撫官輒因黜罷州縣官員一聞考察
將臨盛設酒席邀求泣訴賄之錢帛以此多得保留
否則去之殆盡用是里老有權官司受制無籍刁民
妄行告害亦繇於此乞勅該部移文所在巡撫分辯

詳審或彼此互詢或稱獨交察或獨步暗行或遥審
面辯毋徒取迎送隨從電過風飛使猫鼠一家奸犬
同窖疏入命考察不實者坐之仕儁復言巡撫朝廷
重臣三司所行多被掣肘况在任年久或變節怠終
昔唐玄宗謂張說曰向令十道使出巡諸州以察善
惡茲因東封始知負朕多矣今豈無如前所云乞勅
所在巡撫大臣惟總大綱無親細事惟從輿論無執
私見其事妥民安之處可無巡撫亦令多官集議暫
從省革從之也先遣使臣來朝貢馬復奏求中國使
臣往報不許勅沿邊總兵官防備之鳳陽安慶浙江

湖廣諸府旱十一月己未朔日有食之太上皇帝萬
壽節群臣請賀延安門詔罷也先復遣使二千餘人
入貢太子太保兼工部尚書石璞疏言邦畿千里萬
國瞻依禮樂刑政胥繇此出乃盜賊横發披甲戴兵
明火刼掠近聞所獲强盜俱言誰不懼死但以糧賞
不得全闕妻子饑餓難忍復審口外邊軍夜行日伏
偵探虜情乃其月糧亦行减去致令窘迫是啓盜端
實非儉道與减士饑寧損臣俸又聞山東河南南北
直隷等處今年多被水患小民缺食盜賊潛起福建
浙江蔓延可畏乞勅吏兵二部省冗濫去蠹食其文

武官俸糧六品以下者如故五品以上斟酌减支量
添軍儲尤望被災州縣蠲其徭稅暫停一應軍需遣
一二大臣巡視賑濟下多官集議以聞詔文武官俸
祿如故有冗員酌煩簡量省之十二月令布政按察
二使有缺三品以上連名會保以征湖廣苗賊功陞
保定伯梁瑤爲保定侯右都督毛福壽爲南寧伯
四年正月太上皇居南宮河復決沙灣三月大隆福
寺成寺甲京師費以數十萬四月復築沙灣決口辛
丑月食五月以黃竑爲都督同知名至京師管事前
府其家人繫廣西獄者俱宥之七月旱八月工科給

事中徐廷章言師保之位非具經綸調燮之才不可輕畀今每部增尚書一員都察院增左右副僉都御史三十餘員又復徧加師保銜階高華猥濫所宜愼重十月以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徐有貞爲都察院僉都御史往治沙灣決河十一月太上皇萬壽節群臣請賀詔罷帝所立太子見濟薨謚曰懷獻五年正月太上皇居南宮以山東河南連年水旱遣平江侯陳豫太子少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江淵往撫安之二月建昌武昌漢陽疫京師陰雪彌月淮徐蘇松等府積雪小民餓凍死者甚多四月壬

午朔日食五月禮部儀制司郎中章綸監察御史鍾同並請復東宮下錦衣獄南京城內火焚民居六十家死者三十餘人六月以雲南左布政使賈銓湖廣右布政使馬謹右參政徐備按察副使陳質定州知州王約清苑知縣吳宗慶治績有稱賜誥勅封贈及二代陞左都督方瑛爲南和伯賈銓鄞縣人永樂甲申進士自刑科給事出爲大理知府潔己平政化洽上下會王驥征麓川兵興數年大理當要衝餽給軍不乏加陞參政仍掌府事已再陞爲左布政使景泰四年入覲賜宴陞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兼巡河南往來二省便宜行事銓爲政務實恥名人有稱其善政者而不受以歸諸其僚屬成化二年名還理院事尋卒諡恭靖　馬謹新樂人宣德丁未進士授監察御史巡按浙江等處所至充振風裁正統中吏部尚書郭璡奏遷爲驗封郎中以薦擢湖廣右布政使留貽作郎削籍命勅同參將叅贊御史侯[illegible]往總軍事兼督糧餉護曰苗衆之叛累孔有司橫征暴斂誅則不變盡先諭撫安輯降附其固弗庭然後動兵衆如其言不數日來濟者數千詳分布給賊乃與善等督兵出沅州發擊等處破攻溪溪等寨擒斬之景泰中復與善等攻破鷹嘴等洞大小千餘寨已復與參將李震征青龍灣楊山等寨賊靖州石壁等寨賊武岡城溪平水山言騎馬等寨賊陞左布政使論功陞俸名人爲左副都御史巡撫河東天順初致仕壽七十餘　八月雲南總兵官檻送賊子思機發至京師伏誅十月癸巳月食十一月太上皇萬壽節群臣請賀詔罷十二月賜少保兼兵部尚書于謙勅曰聞卿嬰疾朕心惕爾今命醫往視賜卿白金五十并賜羊酒白粲卿其勉扶副朕拳惓

六年正月太上皇居南宮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太上皇第六子見澤生五月册子皇爲周王祁鎡爲趙王祁鎬爲荊王是月旱閏六月淫雨七月命翰林臣編纂宋元通鑑綱目監察御史倪敬等言天氣失調災異迭見雨水淹軍民艱難臣等敢直陳修省之助竊惟府庫之財不宜濫予游觀之樂不可無節曩因齋僧累出藏金易米供給米價湧貴不免損民異端惑衆無耕蠶衣食之勞征科傜役之擾厚之如此則遐陬遠漠櫛風沐雨之窮軍荒年歉歲趨事赴役之饑民又將何以濟之近聞起造燕室龍瓶宴娛頻

繫木石資餉爲費不少恐非所以保聖躬隆聖德也帝曰朕知泰王仕潔𦾔八月廷杖南京大理寺左少卿廖莊降爲定羌驛丞遂併杖章綸鍾同於獄中九月丁亥月食十一月太上皇萬壽節群臣請賀詔罷湖廣苗賊攻圍隆里新化銅鼓諸城命方瑛佩征蠻將軍印充總兵官往征之

七年正月太上皇居南宮命石璞撫安湖廣軍民二月皇后杭氏崩時兩京群盜充斥三月以辰沅有警勑石璞總督軍務四月湖廣賊首蒙能糾苗賊二萬攻圍平溪衛城守備都指揮鄭東等擊敗之官軍乘

勝追剿斬獲無算彗星見五月纂修寰宇通志書成六月太上皇第七子見浚生是月淮安揚州鳳陽三府大旱蝗徐州大雨水河南亦大雨河決開封河南彰德渰没無算七月命伶人李安爲錦衣衛百戶（安娃惜兒自教坊入侍得幸故有是命）封左都督吳安爲安平伯兩畿山東西江浙諸省蟲蝻旱疫八月廣西流賊破欽州虜知州姜原性裁省天下添設官員九月戊子道錄司右玄義仰彌高奏近聞東南蝗疫盛發河間等府旱澇相仍而圻甸之間盜賊充物八月二十九夜迅雷雨雹九月初九太陽無光色紅如血薄暮太陰色亦紅近者陰霾連日不散此殆囹圄冤滯之徵乞勑法司明清庶獄詔曰朕屢命諸司平反諸獄今有逮問未完速斷遣之謚宋臣文天祥曰忠烈謝枋得曰文節十一月太上皇萬壽節群臣請賀詔罷十二月癸亥帝有疾且以星變罷明年元會

八年正月太上皇居南宮是時帝疾不瘳儲嗣未定內外憂懼在廷各懷擇君之意司禮監陳[illegible]王誠與大學士王文謀取襄王子立之其事漸露太監興安諷群臣請復迎立太上皇學士蕭鎡不可王文持兩端丙子群臣聚而屬奏草於左掖門乞早建元良以

安人心左都御史蕭維禎請易建曰擇既上奏不允丁丑將郊帝力疾出宿于齋宮戊寅遣太子太師武清侯石亨攝祭庚寅上不視朝者三日矣群臣復請議立太子禮部尚書姚夔與大學士商輅議率百官伏闕請辛卯集朝房夔屬輅奏草輅屬草曰陛下宣宗章皇帝子宜復立宣宗章皇帝孫皆曰善疏具日已暮皆出而石亨與徐有貞等夜奪門迎太上皇出南宮即皇帝位太上朝鳴鐘鼓帝曰于謙耶既聞故曰哥哥做好居數日太上語近臣曰皇弟食粥可望差耳帝竟崩號廢帝戾郕王葬之西山憲宗十一年

上尊謚曰恭定康仁景皇帝改陵寢祭禮如諸陵先是正統中京師小兒禱雨之謠曰雨地雨地城隍土地雨若大來謝了土地雨御地弟音相近也蓋至是驗云

臣何喬遠恭輯

典謨記

英宗睿皇帝

上居南城七年矣景帝伐宮樹錮宮門已無復天下意景帝病所立太子薨上太子久廢司禮監太監王誠與大學士王文等謀迎立襄王子未定群臣且上章請惟景帝所立都督張軏與其弟輗武清侯石亨太監曹吉祥謀請上復位鴻臚主簿萬祺知祿命告亨曰皇帝在宮奚事他求亨告太常卿許彬彬曰社稷功也雖然彬老矣徐元玉才有膽盍圖之元玉者副都御史徐有貞也亨等夜過有貞有貞曰太上出狩非以遊畋爲國家耳南宮雖錮民無離心奉以復辟天人同符在此時也一再日亨等復過有貞有貞升屋步乾象曰可矣在今夕相與密定計有貞曰今虜騎薄都城公總兵也莫若名備非常納兵闕中皆曰善遂倉皇出會曹吉祥及靖遠伯王驥都御史楊善兵部侍郎陳汝言等至長安門下門開亨等以兵千人入有出入者輒呵止之宿衛皆驚有貞收諸門鑰投水竇中時方四鼓天晦亨等亦惟惑有貞大呼

曰賊兵矣勿退率衆薄南宮闔錮鐵隱隱有開啓聲有貞使數人舉梁厲以衝門勇士踰垣入毀之城中黠騶軏等入乃燭太上皇燭下獨出曰爾何爲俯伏合聲請陛下登位揮士進輦皆驚顫莫能舉有貞挽之前擁上皇登遂夾輦行忽月星明槪上皇顧問有貞卿等爲誰各具官對舁導入自東華門門者呵之上曰吾太上皇也遂翼升奉天門諸臣推御座門中上升座鳴鐘鼓群臣之請立太子也景帝許以是日朝群臣皆待而帝不可起有貞等號曰太上皇復辟矣趣入賀舉朝震駭遂皆呼萬歲日中群臣各朝服奉上登奉天殿行即位禮時正月壬午日也是日命徐有貞兼翰林院學士參預機務於內閣執少保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于謙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王文司禮監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付錦衣獄頃之改陞有貞爲兵部尚書兼職視事如故陞許彬及大理寺卿薛瑄皆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參預機務於內閣下故都督同知黃玹子指揮同知翰於獄謫戍之科道官劾大學士陳循蕭鎡商輅尚書俞士悅江淵侍郎王偉黨比王文于謙迎立襄王子事上命群臣廷治之告即位于

宗廟陵寢詔天下曰朕昔恭膺天命嗣承大統十有四年民物康阜北虜爲變朕念宗社生靈親率六師以庶弟郕王監國不意兵律失御乘輿被遮皇天悔禍虜酋格心奉朕南還監國之人旣無復辟之意反爲幽閉之謀旋廢皇儲爰立己子惟天不佑未久而亡杜絶諫諍失德良多朝政不臨人心斯憤今月十七日朕爲公侯駙馬伯及文武群臣六軍萬姓之所擁戴請聖母皇太后祗告天地社稷宗廟以其日復卽皇帝位其改景泰八年爲天順元年大赦天下咸與維新咨爾萬方臣民同秉忠誠會歸皇極布告天

下咸使聞知封石亨爲忠國公張軏太平侯張輗文安伯楊善興濟伯皆予世襲景帝杭后祔廟主於別室陞曹吉祥嗣子錦衣帶俸指揮僉事欽爲都督同知吉祥姪鉉及太監劉永誠姪孫聚將晁弟成業兄成達俱爲錦衣世襲指揮僉事皆以迎駕功群臣雜治王文于謙陳循罪言謙與王文江淵及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景泰中串同故都督黄竑搆成邪議更立東宮尋復逄迎廢黜汪后陳循蕭鎡商輅不能阻又附之謙文舉用項文曜王偉古鏞丁澄等樹黨行私比因景泰皇帝不豫在廷諸臣請立皇儲而謙

文誠良永勤意欲外向已見群情迎復皇上乃圖糾合逆旅欲擒殺總兵亨等循鎡輅淵士悅偉鏞澄文曜俱知不告言坐謙等謀及當凌遲循等知情故縱斬死罪學士薛瑄請輕之乃命斬謙文誠良永勤于市籍其家謫循淵士悅文曜充軍鐵嶺衛罷鎡輅偉鏞澄爲民忠國公石亨言迎駕者於上封右都督孫鏜爲懷寧伯董興爲海寧伯餘論敘有差凡奪門者陞三級保駕守門者陞一級蓋三千餘人景泰中諸群小皆伏誅增給石亨張軏祿命楊善理左軍都督府事進封會昌伯孫繼宗爲侯予世榜示王誠于謙

罪于天下陞禮部儀制司郎中章綸爲本部右侍郎二月以太后詔廢景帝爲郕王復號郕王母后爲宣廟賢妃皇后爲郕妃懷獻太子見濟爲懷獻世子革肅孝皇后諸貴妃封號徙王文子謙王誠張永舒良家屬充軍口北開原等衛陞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軒輗爲刑部尚書命吏部右侍郎李賢兼翰林院學士參預機務於內閣封都督曹義爲豐潤伯焦禮東寧伯施聚懷柔伯調左副都御史王竑爲浙江參政尋罷爲民不敘陞都督僉事石彪爲左都督同知充遊擊將軍領兵巡哨大同月食郕王薨謚曰戾以

水獨保定河間稅糧遣刑部侍郎周瑄往賑之畿內饑順天民聽粥民四月賜褒勅特賜忠國公亨祿米前後通三千石進封廣寧伯劉安為侯廣西蠻賊黃公好等叛總兵安遠侯柳溥討平之三月陞錦衣衛指揮同知門達為指揮使指揮僉事袁彬為指揮同知已已立太子封諸子見潾德王見澍安王見澤崇王封徐有貞武功伯陞李賢吏部尚書兼職如故因命有貞兼華蓋殿大學士仍供文職于文淵賜勳號散官奉書襄王瞻墡曰先帝惟叔父親宗室惟叔父賢姪簡祁鈺宮得叔父陳言懇安二疏循覽再三比

於金滕皇太后感嘆不已叔父云欲朝覲姪亦喜見以篤親親即時氣候清和敬遣太監時齎奉勅符若書迎請叔父從容就道姪竚俟叔父之至命石亨充總兵官佩征虜副將軍印搜虜於延綏命興濟伯善兼禮部尚書靖遠伯驥兼兵部尚書都督石彪奏巡撫大同副都御史年富違法繫治京師上問李賢富何如對曰其在大同公以斷上曰彪將惡其不利也名錦衣門達必審究之既多誣賢曰欲卒白當再勘請遣給事中郎中二員上曰使武職一人同之不者彼謂文臣相黨命左僉都御史林聰賑饑於山東陞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耿九疇為右都御史勅曰朕惟御史內糾百官外按方隅受朝廷耳目寄苟非其人曷任稱使景泰失政臺憲進選每出私門當官者或枉法鬻獄言事者或濟私罔上出巡者或張聲勢作威福官邪不儆紀綱蕩然爾承朕簡必秉公正巳督率咸脩御史不職爾等察舉爾等不職亦聽御史糾劾黜幽陟明國典斯在四月上名諸大臣曰中外民艱皆因有司匪人卿等審察先有犯贓復職及見任操行不端政績無聞老有疾者具以奏命內外法司審錄罪囚襄王瞻墡至見之武英殿勅刑部右侍郎

黃仕儁賑濟近畿山東饑民五月命都御史馬昂賑饑山西以民饑減歲辦物料之半御史楊瑄上書言石亨曹吉祥奪民田上示其章於徐有貞李賢皆曰御史言正上嘉之六月彗星見室宿十三道御史張鵬等以上嘉瑄合章糾石亨不法事章且上石亨懼入譖上命收鵬及瑄面詰諸御史於文華殿悉下錦衣獄究主使者錦衣衛以右都御史耿九疇右副都御史羅綺名上遂并下獄鞫之獄詞復言主九疇綺者大學士有貞學士賢上命科道官劾有貞賢專擅威權排斥勳舊并下獄復命吏部覈御史給事中年

二十五以上者留任事三十五以下皆外調之於是給事中死御史顏等四十餘人並得調是日大風雷雨雹發樹壞屋奉天門東吻牌摧毀乃降有貞為廣東右參政賢為福建右參政九疇為江西右布政使綺為廣□右參政十三御史盛顒等調知縣楊瑄張鵬謫充軍死禎等復職如故命通政司左參議兼翰林院侍講呂原於內閣參預機務薛瑄乞致仕許之追贈故御史鍾同為大理寺左寺丞命翰林院脩撰岳正於內閣參預機務留李賢復為吏部右侍郎彗星示變占謂應在母后己巳上親告于皇天上帝秉

為母后祈福誅左副都御史蔣琳梟其首貴州貴州按察僉事李叔義奏琳恃于謙爵爲羽翼倚杖權卜肆干百戶遏寬土官韜死守邊郡措擇超信擒籍其家懼無罪者數十人番具瑛极祭貨求流起按御史斬斂俱勒殺之且納海夜指揮吳呈賂薦陞按察使都指權奸彊苗賤男女市銀千餘兩謂叔義等以上私罪命給事中汪浩同巡按御史楊貢往祭覆章先後上聞上曰琳貪淫累惡又係姦黨錦衣衛郎遣鞫之既至訴狀義訴已月云貴州亂領之後邊事寄追衷情究狠懲姦宜嚴故多怨謗訴貞因已就逮遂不公於案驗且即速在獄其黨知下謗等不執之謀上不聽命共鞫之坐琳謀殺人斬決不待時遂命梟琳首於貴州七月復執徐有貞下獄丙寅承天門夜災丁卯上躬禱昊天上帝后土皇祇曰恭惟皇穹命臣承統即位以來星變不消烈風震雷拔樹壞屋午門吻牌摧毀承天門樓被災屢見變異深懼不勝意者非天法祖未盡誠歟爵賞刑罰未當歟忠良未盡用姦邪未盡去歟所見不明信讒佞歟節儉不崇侈財用歟徵斂掊尅之未息而刑獄寃濫之未雪歟思過省躬仰體仁恩大赦天下伏祈出賜洪原用寧邦家臣不勝待罪悚懼之至復遣告于太廟社稷山川勅諭群臣曰朕以菲德膺乾復祚圖治雖勤愿大無效六日丙寅承天門災朕心震驚罔知所措意者敬事天神有未盡歟善惡不分用舍乖歟曲直不辨刑獄冤歟征調多方軍旅勞歟賞賚亡度濫廩空歟請謁不息官爵濫歟賄賂公行政事廢

歟朋姦欺罔附權勢歟群吏弄法擅威福歟征斂徭役之泰重閭閻田里靡寧歟讒諂奔競之倖進忠言正士不用歟抑文武有司闒茸酷吏貪冒無厭致軍民失所歟此皆所繇傷和致災而朕或未明也爾文武群臣股肱耳目休戚惟均果有直言必當無隱其或躬蹈前非亦宜洗心改之遂下詔大赦天下陞李賢為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文淵閣事調許彬為南京禮部右侍郎許彬寧陽人以舉人選入翰林謂守中永樂中進士改庶吉士累陞脩撰正統已巳陞大理寺少卿兼翰林待詔提督譯書英宗自虜地將還遣近臣迎駕彬請往謁見於宣府為英宗草罪己之詔繇是見知景泰末與石亨定復辟謀事成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

時至是調南禮部既行陝西按察至乞致仕許之成化初復官仍致仕卒贈禮部尚書謚襄敏彬風有文學頗坦率無簡擇一時放蕩之士盡出其門飲酒吟詩議論亹亹不切於用晚節務方欲謝絶平昔舊游惡其變態謗議坐騰命岳正仍於內府授內使書頃之外調
爲欽州同知軒輗乞致仕復以故廣平侯袁容庶子
瑄襲侯富陽侯安順侯成山侯保定侯子皆許襲伯
黜徐有貞爲民金齒進封南和伯方瑛爲侯封都督
陳友爲武平伯後軍都督石彪爲定遠伯子世左都
督楊能爲武強伯右軍右都督李文爲高陽伯俱流
上諭戶部自遼東抵陝西邊軍良苦其遣給事中并
司屬官各六人齎金分勞之人二金八月甲午以彗

星未滅躬禱于昊天上帝丙午月食安置王竑於陝
西報書襄陵王冲烌曰日出視朝禮經所載古人君
是常王念予朝昧爽侵冒風寒親親忠愛感德良厚
九月命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彭時於內閣參預
機務封通許王子隨爲周王潚王佶焞薨報代王仕
壥書曰承惠菘菜榅桲雖王國佳產道遠人艱自後
無再諭岳正充陝西衛軍十月賜故太監王振祭葬
賜杭州府宋岳飛祠曰忠烈有司春秋祭彗星復見
於角宿勑處士吳與弼曰朕惟勞於求人乃成無爲
之治樂於忘勢斯致難進之賢聞爾與弼潛心博聞

蘊藉抱略不求聞達嘉遯園丘聽茲高誼渴望來儀
特遣行人曹隆往詣爾居徵聘赴闕仍賜禮幣以表
至懷尚欣然首路副朕翹跂上謂李賢曰建庶人文
圭與故吳庶人允熥婘屬淹禁且六十載親而亡罪
朕不忍其久繫賢頓首曰堯舜之心也皇天后土太
祖在天之靈實臨陛下遂白太后出之左右或言不
可上曰有天命者任爲之乃居之鳳陽令有司給月
米薪炭婚娶出入聽自便復給火者二十多人十餘
人遣內使溥等六人守視使令勑群臣曰建庶人等
幼累于前人拘幽至今朕欲群生皆得其所況懿親

哉憫此遺孤特從寛貸用加養送聽從婚娶以演後
嗣庶天下謂朕親親焉勑中外寺額曰眞慶嘉福圓
林觀音淨覺普壽南泉雲開慶寧永慶妙亨常樂顯
寧惠明昭靈昭寧碧峰護國景會福嚴靈雲報因報
國大勝清源普利英臺慈會興善淨業廣福崇化法
空廣惠延壽龍泉普濟靜仁業慶龍興凡四十寺命
工部爲忠國公造宅十一月上曰山東連年災傷民
甚艱難雖已遣賑朕尚念之吏部其就於本布政司
推選廉能官一員專行撫恤吏部舉右布政王宇遂
以命之命左僉都御史王儉賑貧於徐州陛辭上曰

徐南北要衝民艱朕惻然設心賑濟毋恤庾倉定文
官封贈誥勅例一品四道二品三品三道四品至五
品二道致書襄王瞻墡曰茲予初度承惠多儀加以
玲瓏碧玉之帶書曰分賓玉于伯叔之國于施叔父
宜也乃承惠于叔父敬酬白金綵幣匪曰畏親特表
謝敬賜中外寺額曰清光永泰龍泉靈巖歸義隆安
地藏重熙法幢延供華光普陀大雲海會智安福勝
普應青塔陽披穀積石佛夕照普安通法普仁嘉福
法寧開化大寧法寶罔極永峯圓廣觀音顯法永福
保安崇慶廣福圓眞凡四十寺十二月封曹吉祥嗣

子左都督欽爲昭武伯虜寇莊浪等處命太傅安遠
侯柳溥佩平虜大將軍印充總兵官右都督過興充
副總兵都督同知雷通充右副總兵武平伯陳友充
遊擊將軍往陝西勦殺之禱雪于宮中
二年正月庚申朔六科十三道劾兵部尚書陳汝言
諸不法事文武群臣奉誥鞫實命錮禁之己卯尊皇
太后爲聖烈慈壽皇太后詔天下二月封都督同知
楊信爲彰武伯韃賊入境命大同總兵官高陽伯李
文遊擊將軍定遠伯石彪調領精兵往延綏等處會
彰武伯楊信等禦之有斬獲上曰朕聞向者土木陣

亡官軍至今南山河南北一帶骨骸尚暴露甚憫然
其命瘞收之三月廣西賊流劫博白及廣東寧川永
安千户所等處勅鎮守臨清平江侯豫山東東昌府
青萊諸府故多安揷夷人朕念東凶連歲民流離困
敝恐因而相聚爲非勅至其往來防兵盜生萌之四
月乙丑皇太子初講學于文華殿户部奏副都御史
聰言山東諸郡縣逃亡死絶之數覈視皆實上曰稅
糧草束急除之逃亡户令有司盡心招撫東苗十三
番賊首干把豬等僭稱僞號攻劫都勻等處命湖廣
貴州總兵官南和侯方瑛調兵勦之石康賊攻破博

白縣勅曰近聞皇親公侯伯文武大臣中多有藏匿
罪人亡虜有令家人强占外州縣軍民田地有起蓋
房屋把持行市有詭名中鹽挾制官司者夫京師天
下本貴戚近臣四方視効欲無干朕憲在守位循禮
矣比會昌侯弟顯宗姪璘令家人私造房屋罔市利
朕不敢用外戚故屈法也諸臣有犯前所云者自首
免罪不首自發者罰無赦家人投托人皆永適戍邊
五月冊秦世子公錫爲秦王處士吳與弼陛見命爲
左春坊左諭德辭并封還勅幣不許遂見與弼于文
華殿從容顧問辭職之意上曰重卿學行特授宮僚

煩輔太子與弼終不受遂賜宴于文華復賜綵幣羊
酒薪米遣中官送至寓舍上謂李賢曰曩者奉迎之
人紛然請革邊巡撫今聞武官貪縱暴横無所鎮壓
之朕乃知其謬卿與王翺馬昂仍擇可者遂命白圭
巡撫遼東王宇巡撫宣府芮釗巡撫甘肅陳翌巡撫
寧夏皆從各省布政使陞爲右副都御史以行李秉
巡大同則以右僉都御史往徐瑄巡撫延綏則以監
察御史往上曰有文臣則武臣不得遂私其郎日遣
名之已而馬昂言東苗十三番等賊急乃復以白圭
贊理貴州軍以太僕卿程信爲僉都御史代之安遠

侯柳溥敗虜于涼州都督同知雷通自永昌來援遇
虜慄安站亦敗之七月賜吳與弼勅曰朕惟英君誼
辟莫不好賢求士聞爾與弼懷抱道德嘉遯林丘特
行徵聘惠然肯來深愜朕心用授春坊諭德煩輔東
宮固辭難拒今仍遣行人送還故里賜爾銀幣復命
有司月給廩米二石爾其優游桑梓尊仁樂義儲精
力未衰尚無忘纂述輔教垂世以繼前賢虜欲寇寧
夏命寧遠伯石彪充總兵官佩征夷將軍印左都督
劉深充副總兵官往剿之勅三法司曰御馬監都指
揮千百户升勇士小廝自倚善騎射恃寵怙勢自今

但坐事者不分輕重錄取上裁伶人有謀陞伶官者
特發充邊軍上謂李賢曰朕念曹吉祥隨侍舊人每
有干請多曲徇之吉祥不顧可否無厭足雖朕十不
可二三四方奏事者不知謂必行往往造門求通朕
斷以公道八月勅諭李賢彭時呂原曰朕欲覽于天
下輿地之廣我文祖太宗皇帝嘗命儒臣未究厥緒
景泰間雖已成書繁簡失當卿等尚折衷精要繼成
初志用昭我朝一統之盛九月復以軒輗爲南京都
察院右都御史甲子駕幸南海子上謂李賢曰朕朝
罷膳後閱章奏易決者下有司可議者送先生參詳

當乃出左右乃曰陛下自勞非養生道又曰內閣可
無送朕荷天下之重五更二鼓起齋潔拜天畢省奏
章既剖決諸奏先出視朝不爽于時度退朝召問大
臣商略機務於文華復省奏章省訖還宮至申又如
之暇則聽內敗暮乃休母后所旦朝有命則間一日
隆冬盛暑則五日左右亦曰陛下自勞非養生道賢
對曰陛下孝敬精勤古賢君何以加此願持毋衰上
曰朕之行此亦有何勞便於安逸怠荒至矣十月鷹
坊司內官請出獵不許固請許之上曰毋擾州縣朕
跡爾矣內官至果多索有司禽獸以進曰獵所獲上

已訪知既又命法司鞫之上屏左右問李賢政治得失
賢極言官校出外邏緝罪人之弊上密察果然名指
揮門達戒之曰敢有不悛罪毋赦戊寅幸南海子十
一月分遣大臣祷雪于天地社稷山川以耿九疇爲
南京刑部尚書詔訪舉精通天文歷數地理課命之
術者送詣京師十二月以西師無功召柳溥還革其
太傅閑住罷學經明行脩賢良方正儒士脩萬工堰
三年正月命法司錦衣秘獄無泄虜入安邊境總兵
石彪等擊敗之都督僉事周賢死焉賜贈葬與陞襲
慶遠同知葉禎率民兵擊賊死之贈廣西右參議賜

祠三月下右僉都御史李秉錦衣獄罷爲民四月增
建南內殿宇龍水縣獞賊鳳弟吉糾合廣西流賊爲
變兩廣都御史葉盛擊敗之召石彪楊友還論功進
封侯方瑛白圭勦東苗克之俘千把猪等于京師廣
西流賊糾廣東懷集縣獞賊攻破開建縣殺知縣典
史巡簡廣西猺獞苗賊出刼殺勅鎮守兩廣左少監
阮能朱詳總兵官左都督劉深副總兵都督同知歐
信等協心勦捕下雄縣知縣秦紘錦衣獄贖罪調邊
方五月禁商旅攜違禁物貿易諸夷中廣西流賊破
容縣刼潯梧柳慶南寧諸府州縣六月命巡撫官以

歲稔赴京師議事七月封幼𡌴爲瀋王八月下石彪
錦衣獄勅曰我太祖高皇帝立綱陳紀照臨天下諄
諄誥戒董正百官製鐵榜以諭功臣當時臣下凜凜
然近來公侯駙馬伯五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大臣
及近侍官員多不遵禮禁私相交往甚至阿勢泄事
因而結搆百端即如定遠侯彪圖謀鎮守令指揮等
官假進奏詞事發被劾輒有情熟近侍潛報消息官
之不正無此爲甚今後爾文武大臣無故不許往來
互通給事中御史亦不許私謁文武大臣敢有阿附
漏泄輕則發戍重處死錦衣衛指揮親軍近侍尤不

合與諸臣交通他衛指揮以下非出征時毋得輒候
公侯門違者如鐵榜處治田州府頭目呂趙殺知府
岑鑑瀋王之封也脩武伯煜刑科給事中儼實充使
既至受王饋上使校尉覘得之逮下獄書告宗室諸
王曰正統初勅朝使無得需索王府物犯者處死家
戍邊嚴矣脩武伯煜給事中儼近復玩無忌王府資
費有限豈堪如此念我親族申明舊例後有遣至者
飲饌之外毫無與也九月廣西流賊犯廣州界命都
御史葉盛并總兵鎮守等官調度所在官軍士兵勦
除調石亨家屬指揮僉事寧等十人於雷州等衛凡

錦衣衛[illegible]進者皆降諭有差肅州火延[illegible]
六十餘人十月己未駕幸南海子命石亨閑住許自
報奪門陞官者自首改正敢隱者罪益首改者四千
餘人十一月勑諸王毋干預有司事湖廣旱饑命設
策撫賑光祿寺請陶器於饒州凡十三萬三千有奇
工部請減八萬以紓民從之十二月月食
四年正月己卯朔虜二萬寇榆林總兵官彰武伯楊
信禦之有斬獲下石亨獄籍亨及彪家上諭李賢曰
天下諸司朝覲大集旌異之典當如祖宗之故既吏
部舉右布政使賈銓梁琛蕭暄徐景李顒按察使劉

孜知府丘陵胡濬知州張福知縣張暄等十人各賜
錦衣一襲鈔千貫宴禮部薩琦暄爲禮部尚書銓爲
副都御史二月廣西猺賊流劫永州攻破桃川枇杷
三千戶所永明江華二縣石亨死獄中誅定遠侯彪
癸酉幸南海子致書襄王瞻墡曰叔父欲朝朕亦欲
一會敬遣太監定奉勑符金牌迎請可從容就道從
行人數惟叔父所定廣西猺賊破信宜縣三月己卯
幸南海子辛卯幸仰山窪協贊廣西軍務監察御史
吳禎平呂趙斬之四月襄王瞻墡來朝命宗室王府
無子者方許請繼室子八歲方許請名女子歲十五

[illegible]請封者爲例致書襄王瞻墡曰叔父來覲朕聞
屢聞嘉言藹益良多及叙親情乃知世子妃病未有
出而庶長子已十歲知向學朕甚喜之重聞之下宜
有令孫茲特立見淑爲襄世孫以遂叔父裕後之懷
叔父毋遜復書曰朕念叔父國家至親雅有賢譽宜
享優游之樂每歲秋冬間可出城遊賞三五次或世
子郡王從亦可玩覽山川獵取禽獸暢懷怡情焉乙
卯王辭上送至午門外握手泣別王拜上亦拜王起
行數步顧且拜上使中官掖之王起行顧且拜者以
十數上目送出端門六月月食七月乙亥朔日有食

之上患脚氣不朝者累日甲午朝朝罷召李賢王翺
馬昂慰問良久賜金若宴湖廣當造紙工部言楚饑
請成造於不災州縣上曰皆罷之八月命湖廣有司
加意恤賑其租稅上諭戶部曰四方奏報水旱民多
困苦朕甚憫焉其移文巡撫巡按官覆視災傷甚者
租稅悉除輕者量蠲之不能自給者速發廩賑濟禁
假較尉行事害人者虜酋孛來大舉入寇自大同威
遠西擁衆南行已直抵鴈門關代朔忻州一帶遣都
督顏彪馮宗領兵往備之上召李賢王翺於武英殿
曰戶兵二部缺侍郎誰可賢曰副都御史白圭可兵

部翺曰故南京戶部侍郎馬諒服除可戶部遂用之
九月趙王祁鎡薨虜圍大同右衛命撫寧伯朱永都
督白玉鮑政統領官軍巡邊於宣府十月閱騎射西
苑賜總兵官會昌侯孫繼宗等宴鈔騎射官賜鈔有
差詔學士李賢彭時呂原尚書王翺馬昂曰爲國重
武練武先騎射皆頓首稱善遂皆錫宴鈔戊辰幸南
海子十一月復閱隨操武臣侍衛勇士賞賜降將領
一等閏十一月子襄王瞻墡書曰承惠藥及方已祗
領惟衛生之術先資藥餌而方書不下數十家非考
閱參驗之至疇得要且良叔父明達仁恕留心於此

名山藏 卷之七十四 典謨記 英宗之二 十九

良方佳劑親愛惠予感愍之深布此以謝庚戌幸南
海子戊午曉刻日食四分有奇掌欽天監事禮部侍
郎湯序不預奏上切責之李賢曰天戒有在人君正
欲因而儆懼湯序奸不忠乃不奏聞序凡遇灾異皆
隱不言見象變必曲解說或將天文書所載不祥語
改削進遇吉兆即詳呈序奸不忠無所容遂及監正
副等官皆執下獄因降序爲太常少卿己未幸鄭村
垻閱伏馬十二月鎭守大同總兵高陽伯李文太監
陳瑄屢爲虜所掩襲不實奏下獄治罪巡按浙江監
察御史閻璿言閩辦銀課內外等官擾害軍民狀怍
旨下獄已降爲平南主簿上召李賢曰吏部缺侍郎
尚書王翺老當得一人佐之其與訪擇明日以副都
御史崔恭奏上曰善因論徐有貞方自金齒放還家
鞏昌同知崔遂任滿蠻人乞留爲其知府從之是歲
賜致仕四川按察僉事王琦金以周其貧
五年正月壬寅朔遷代府山陰王遜烜於蒲宣寧隰川
於澤靈丘於絳懷仁於霍大理少卿李茂卒上諭李
賢曰大理法官今雖有寺丞二人名位輕恐不敢與
法司持辯卿與王翺擇明日以故大理卿李賓奏上
曰善二月諭李賢曰錦衣指揮逯杲誣弋陽王奠壏

名山藏 卷之七十四 典謨記 英宗之二 二十

敗倫醜事今云不實宗室如此它枉行多因下諭曰
刑獄國重事今後陳冤者三法司當審辨毋畏嫌避
疑遂遣右副使李廣駙馬都尉柳錦與杲復往勘之
命都督僉事顏彪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征勦兩
廣傜賊四月虜犯莊浪鎭守都督僉事林宏等擊却
之勅遊擊將軍都督同知和勇統領兩京達官旗軍
殺賊於兩廣脩大明一統志成御製序上諭李賢曰
軍官季俸至關銀十四萬餘府庫入少出多奈何賢
曰自古國家冗食是患今衛官二千有餘員冗矣上
曰令兼支布錢則何如因召賢與吏戶兵三部尚書

議曰議畢且復下廷議不者不惟歸怨朝廷亦怨于爾輩五月中官過南雄有所索於知府劉實不得中官怒叱捽之遂與中官交訟上並逮治京師上親聽之論治中官罪弋陽王奠壏竟為逯杲所誣賜自盡六月虜大犯涼州莊浪命兵部尚書馬昂總督軍務懷寧伯孫鏜佩平虜將軍印充總兵官右都督馮宗充副總兵官都督僉事鮑政充左參將趙勝充右參將統京師精銳騎馬萬五千往擊之李賢及會昌侯繼宗吏部尚書翱兵部尚書昂以所在兵災人民艱窘請下寬卹以蘇疲困許之命花木鳥獸梨板及追

馬清匠局卷採柴之役悉停□□所罷皆民最苦而採柴之役歲省可三十餘萬□所在告訐及採訪事情皆即遣錦衣官較籍其宗李賢言其多枉因勅法司情重者奏請餘悉發巡按御史及所司問治七月昭武伯曹欽有罪下諭文武群臣欽等遂與司設監太監吉祥及恭順侯吳瑾廣義伯吳琮以閏命懷寧伯孫鏜等率官軍討之欽殺左都御史寇深及恭順侯瑾之與其兄都督鐸弟指揮鉉及從兄都督濬皆為鏜所敗死執吉祥下獄磔于市并磔欽等屍以徇詔赦天下寇深唐縣人永樂間為郡庠生鄉人有謀不軌者詣京師告發得為國子生宣德初擢刑部主事正統中用右僉都御史鎮守四川於淮脩築關隘城池六十餘所省臺三百七十餘座丰造簡道開鑿山泉請番皆來送款以功陞左副都御史食二品俸景泰二年召還未幾月復奉命提督遼東軍務捕獲妖賊李福恩分遣將士擒斬入犯虜寇左以寧夷宗復除左都御史至是為曹欽所殺贈少保諡莊愍瑺勁敢任無學術重以貪鄙殘刻朝士有許之者雖嫌必報初訟事曹欽父子已而昧之故文於朝野諡曰凡朝廷得失生民利病百僚貪暴奸邪近侍風憲職皆當言近多嘿嘿畏避權勢今後亡諱不當者亦不罪寇深既遇害上諭李賢與六部公舉可都御史者皆薦南京刑部尚書蕭維禎上曰非端士也賢曰大理卿李賓司刑日久其年尚少容止老成上曰善遂用之李賓字□□□□人正統乙丑進士初授□□□□□以□著名超遷太僕寺卿尋轉右副都御史提督永平山海諸處軍務兼理糧餉天順初改大理卿丁父母憂兩年情書欽反賓率子弟家人挺身鬥擊賊平陞右都御史成化改元南畿大饑江北盜起陞賓南京兵部尚書滿考來京留改左都御史掌院事荊襄流民嘯聚賓請命都御史原傑撫視之進太子少保賓剛簡鎮靜留心公事每當議政動中機宜錦衣門達有罪廷訊强辯至賓前曰公宜訊我遂引服成化中有奏楊榮曾孫畢不法者賓言榮有功朝廷其子孫當寬處之會畢以逃難至京詞連二三大臣賓與焉賓恐得自陳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諡襄敏河南水黃河溢漲汴襄間淹沒官民廬舍多死者命工部右侍郎薛遠往視之進封懷寧伯為侯止其擊虜之役而使馮宗佩平虜副將軍印充副總兵趙勝充左參將與都督僉事李杲充右參將統故所選京師軍往擊之命兵部右侍郎白圭起王竑

為左副都御史俱參贊軍務八月追封吳瑾為涼國
公予諡賜葬加吳琮歲祿二百石賜寇深贈諡祭葬
加李賢太子少保九月蘇州濱海諸縣潮挾雨大至
死者萬餘人命賑恤之虜犯永昌山丹抵甘右參將
李恭等追禦之有斬獲十月致書襄王瞻墡曰朕念
宗室至親賢無如叔父茲御體情尚製神像畫軸服
飾器玩數十品物雖不腆工作頗精朕復製詩賦數
首用寫名藩山川風景之勝以寓嘉美至可目入復
設飯堂于南京給孤貧日二粥如永樂中故事十一
月丁酉朔日有食之壬子月有食之壬戌幸南海子

上諭李賢曰左右群小日見吉祥敗稍斂戢近又放
縱朕悔戒之曰即如吉祥豈無功哉一旦犯法不得
赦也蓋朕未嘗忘南城時賢對曰善上曰朕五鼓拜
天雖足疾不廢拜畢閱章奏亦拜于八廟出則視朝
退朝母后畢復視政既罷進膳飲食未嘗揀擇衣服
亦隨宜雖衣布天子也又曰朕宮中讀書觀射如鍾
鼓司承應朕唯時節奉母后無事並不聽觀因與李
賢論六部諸臣應吏部尚書翱老賢刑部尚書瑜工
部尚書榮而弱禮部尚書瑁十二月定贖罪例京師
多盜命盜發執巡城御史下獄錦衣官較及兵馬司

官皆鎖項捕盜著為令乙亥幸南海子釋陳循為民
六年正月丙申朔程鄉賊羅劉寧等糾海賊攻燒揭
陽興定縣劫倉庫復攻圍長樂縣參贊機務右侍郎
白圭左副都御史王竑等分兵巡邊適虜分道寇固
原圭竑與馮宗李杲分擊之有斬獲賜獎勅勅諭天
下提督學校監察御史等官陳政等朕惟自古帝王
率以興賢育材為首務學校廢興人材之盛衰治道
之隆替係焉曩嗣位之初爰簡學行老成之士授以
憲職俾專學政行之十餘年厥有成効景泰中罷去
而廢壞日甚今復行舊典命爾等往爾其欽哉夫是

一方表率也率人必先己其務端軌範嚴條約公勸
懲俾崇于正學勉于正道庶稱朕簡任之意顏彪等
勦潯州大藤峽等處獞賊攻破七百二十一寨斬首
三千二百一十七級復所掠男婦五百餘口賜獎勅
蜀王悅爕薨三月皇第九子生虜寇靖虜境都指揮
汪禮逐出之召馮宗趙勝白圭還勅王竑李杲暫留
防守四月上召禮部尚書石瑁瑁趨疾上諭李賢曰
石瑁動止粗疏不稱宗伯朕欲以戶部侍郎張睿易
之賢退語瑁瑁求去上曰瑁大臣也為人誠豈可坐
小失退因留如故而以睿為戶部尚書五月端午賜

群臣扇及宴扇題御製二詩分賜諸大臣顏彪等勦龍山等處猺人直抵潯梧㢘諸處皆擊勝之賜奬勅禁在外大小衙門毋增置夾棍等件刑具八月虜人獨石馬營命脩牆垣屯堡墩臺壕塹于諸邊九月乙未聖烈慈壽皇太后崩壬申上御西角門諭禮部曰大行皇太后遺誥服制二十七日除朕不忍朕仍素冠服視事西角門爾群臣以素服朝參待山陵祔廟畢乃用淺色衣服以朝都指揮僉事門達請別置錦衣獄從之時達掌錦衣遣校尉四川獄訟甚繁云征進兩廣總兵官顏彪贊理軍務右僉都御史葉盛等獻所殺潮州反賊羅劉寧廣西龍山等處猺獞韋公立等首三十五級

十月上大行皇后尊謚曰孝恭章皇后詔天下十一月甲午合葬於景陵庚子祔廟嚴捕私鹽船令

七年正月郊上病足掖而就事二月會試天下舉人試院火死者九十餘上憫之命無物色者有司具木瘞之朝陽門外爲六大塚題曰天下英才之墓改試於八月致書襄王瞻墡曰朕惟叔父在懷玆特送袍帶數事以識愛私叔父鑒之荊州知府張㬚九年考滿荊人奏留許復任上諭李賢曰近聞空中有聲天譴也宜祈禳賢對曰考之於書無形有聲名曰鼓妖君不卹民天下怨叛則妖生焉乞行寬恤之政上曰朕心也三月頒寬恤詔于天下封蜀世子友垓爲蜀王四月辛未奉孝恭章皇后主太廟廣西流賊攻破岑溪鬱林五月己丑朔日有食之閏七月追上胡太后尊謚脩其陵寢改殿試于明年裕州知州秦永昌以貪酷伏誅河南前後巡按御史布政按察二司官皆坐罪八月代王仕壥薨九月四川賊悟眞等據岳池流刧滎昌遂寧銅梁等縣廣西流賊縱刧廣東雷廉高肇諸府切責總兵官泰寧侯陳涇會廣東副總兵都督同知歐信等勦之十月復書襄王瞻墡曰近

令庶子德王見潾出府荷叔父賜誨靡匪格言顧謝叔父之嘉訓僉都御史葉盛言潮陽知縣陳瑄能撫亡而勦寇以爲潮州試知府廣賊流刧廣東廣州甚亟勅巡撫廣西僉都御史吳禎節制兩廣軍與廣東鎮守官計擒之十一月萬壽節禮部請賀上曰母后違養未及大祥朕何忍哉至期御奉天殿群臣如朔望儀金華民訴其知府瑄貪酷者上密遣官較察之曰卽不實亦械至謫都指揮袁彬於南京錦衣帶俸閒住巡按四川御史斌故善澝刻傅士誠誠使蜀府獄從誠所受賄賂事覺下獄上曰其梏訊令言御史

行人進士使出似此受賕者有幾若不得問問官罷無赦十二月初以較尉言巡按雲南御史祚貪淸軍御史萬鍾淫逮下三法司錦衣具獄上命更訊祚萬鍾如其貪淫者有幾蓋上嚴墨吏之誅曰貪風息則天下治韓雍謂陳循慕詩序曰先生平生薦賢一惟至公門下稱爲得人至南陽李原德相繼執政士君子自重者多不得進而乞哀奔競之徒皆相率向用淸議爲之不平既出其門者多以賂敗矣嗣知其爲人將圖顯黜而賓天矣使假以數月原德必不免于殞身欲優游考終得乎是歲廣西流賊突入蒼梧城總兵官陳涇不敢戰致仕左布政朱欽出諭賊賊殺之

八年正月乙卯上不豫已未名太子視事文華殿廣西流賊夜入淸遠衛執都指揮尹通按察僉事王鼎蠻賊破懷集縣及梧州府己巳上大漸名諭皇太子及太監牛玉於榻前除妃嬪殉葬令命斂衣服毋用多庚午上崩下遺詔二月乙未上尊謚曰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廟號英宗五月庚申葬裕陵壽三十八上閑習騎射時御琴書自奉儉約宮壼嚴於外廷臨朝淵默岳峙近侍莫窺其際百司奏章一覽即記親自裁決無所旁落嘗與李賢彭時講論時事賜賢其所食菓至親納之袖中至其敬天之誠勤民之切臣品心術悉知高下事皇太后之孝待襄王叔父會昌侯元舅之情禮兼至所以處宗室戚畹不用恩掩義一代稱聖主焉

臣喬遠曰上始即位十有四年北廷兩歲南宮七載豈非天哉自古人君憂患困橫未有如上者也其初冲年嗣統雖賴三楊輔以簡靜邪閹王振尚得干其間復辟以後總覽明察內臣莫敢姧外臣莫敢貪至其釋建庶人之囚復胡皇后之號罷殉葬之令廟號曰英信不誣也孟氏稱動心忍性寔其然乎

名山藏卷之十五

臣何喬遠恭輯

典謨記

憲宗純皇帝

憲宗純皇帝御諱　英宗皇帝長子也故名母周太后生時紅光滿室其歲天下大稔英宗北狩郕王監國慈壽皇太后立爲皇太子方三歲郕王即位立其子見濟降封沂王英宗復辟更名上復立爲皇太子上廣額豐頤方面大耳目睛如漆光彩射人左右莫敢仰視出閣講學敏於讀書便習騎射侍膳問安孝敬備至英宗大漸名屬後事既崩羣臣三勸進以正月乙亥即皇帝位下詔以明年爲成化元年大赦天下罷鎮守內官及緝事官校下璽局局丞王綸及翰林院侍講學士錢溥尚寶司司丞朱奎獄降綸內使發南京閒住溥順德知縣奎臨課副提舉凡與綸交通者皆降調之兵部侍郎韓雍等調外錦衣都指揮僉事門達等調邊與雲號爲丞王綸事于於東宮事多寺譴一時輩小帝追用雖後幅者多與交通出翰林侍講學士錢溥以嘗奉命教內書館綸嘗受學焉時尚寶司丞朱奎以幼童陪讀館中相親昵俱文學至是先帝不豫溥意綸必典機務預有入閣之旨密遣奎邀綸於禁中綸內偕奎造溥家語弟子稽出溥上坐飲至晡而去內閣學士陳文與溥鄰居知其事及帝崩奎持晉州知州鄒和所隨綸事以入或曰此溥宙寸遺詔也綸亦以例當柄用謀將恣緒而司禮監太監牛玉恐其乾己玉竝春坊管善十綸所厚中允劉珝與溥有隙會帝大瘞綸哀服襲貂裘於外觀望上見面惡之王問數其過器勸上執下獄又嗾人發其交通事并逮溥等法司狀律從輔以謫閑科從赦典綸降內使發南京閑住溥降順德縣知縣奎監課副提舉和雲南瀾滄衛經歷凡十日與綸交通者因綸詞供及皆降謫外任於是兵部右侍郎韓雍爲浙江左參政順天府尹王福降兩浙鹽運使治中丘晟謫福州府同知通政司右參議趙昂瑞州府同知南寧伯毛榮都督馬良議廣勤都皆爲宗劉聚諭廣東各聽奉處總兵官調遣殺賊錦衣衛掌衛事都指揮僉事門達指揮同知郭英陳綱指揮僉事呂貴俱調貴州邊衛達都勻英安南綱赤水貴平越皆帶俸差操云二月乙未上大行皇帝尊諡詔天下科道官重劾門達罪浮於降繫獄論死籍其家餘黨皆貶戍召還袁彬代之始傅陞司禮監人匠壯爲文思院副使湖廣苗賊平乙巳黃塵四塞壬子風霾晝晦三月甲寅朔尊母后皇后爲慈懿皇太后母妃爲皇太后詔天下省兩京供用庫及司苑等局歲辦十之三安南國王黎灝求冕服不與與皮弁常服廣西蠻賊入梧州北流等縣放宣德天順間宮人毀錦衣衛城西獄復岳正楊瑄張鵬官廣西流賊入廣東界劫廣肇慶雷廉高州等處巡撫都御史葉盛及副總兵歐信等調官軍士兵擊斬之禁內官增修寺院求乞賜額有揭帖名帖訪大學士李賢者下都察院禁之揚州人民無故驚疑皆南奔簡三大營軍

二萬分爲十二營擇坐營協贊等官命會昌侯繼宗太監永誠提督操練內臣十二人監鎗給事中御史各一人巡察廣西賊陷陸川平南諸縣四川賊趙鐸等流劫銅陵諸縣四月初享廟廣西流賊入廣東石康等縣四川賊悟昇等及都指揮何洪等尋討平之甲午孝恭章皇后祔廟令刑部試事進士同司官僉書問刑五月丁巳大風雹飄瓦拔木壞郊壇番賊劫掠岷州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項忠撫捕之四川賊猖獗遣戶科給事中童軒厳諭之庚申葬英宗於裕陵戊辰祔廟勅曰朕雖在疚敬天恤民不敢忘慮天

災屢見朕甚懼焉意者德未脩政未舉歟心未誠行未至歟抑爾羣臣弛慢不飭無能匡輔安和歟其名恪恭以囬天意庚午始視朝禁天下朝覲官徵斂於民命囚徒守瞭沿邊墩臺死罪五年流罪四年徒罪如律條年限每月給糧叄斗著爲令以順聖川牧地爲屯田六月改賜眞人張元吉封號及其母七月禁邊將朘削所部士壬申立皇后吳氏大學士李賢等言山西大同饑邊報日夕至宜令撫臣加謹上曰寇猶邪氣善攝生者毋令虛入卿等慮是革官吏科斂弊總管神機營撫寧伯朱永薦甘肅總兵官定襄伯

郭登自代上嘉之召登還八月革冒迎駕功陞職者癸未初御經筵甲申初日講科道官薦漕運副都御史王竑巡撫宣府副都御史李秉宜召而大用之廷議皆是上曰古者夢卜求賢況今有與論竑可兵部尚書秉可左都御史言官交論兵部尚書馬昂不職其改於戶部廢吳皇后下選婚太監牛玉獄安置南京九月冊見潚爲荊王申鈹爲蜀王增京畿府州縣儒學生員廩米十月壬辰立皇后王氏陞東鹿知縣戚顯襄陽知縣李人儀爲知府（盛顯無錫人初爲御史以言石亨謫知東鹿豪右聞其來相戒曰不可犯也是當劾石總兵者類至响响撫循吏畏民安未幾丁艱民留之不可挨

其服闕相率詣奏乞顯再任從之顯至不用刑罰有爭訟者論之以理輒叩頭聽受不復鍛邑界眞定二府間四境之衆聞風趨赴郊外有荒落地聚成市邑人因稱清官店累陞右副都御史）立武舉法十一月復設京衞武學以順義縣故所沒太監吉祥地爲宮中莊田始名曰皇莊南京給事中王徽王淵朱寬李翔李鈞等言牛玉罪重罰輕宜寘之死并劾及李賢俱謫州判官都督僉事何洪殺賊趙鐸於梓潼縣死之贈一級予祭葬襄王瞻墡於先帝時請興工造牌鑄鐘至是請以詔書趣成上曰朕初卽位一切省不急已布詔卽失信於下亦無益叔祖德叔祖亮之十二月初定諸羣王府將軍中尉并妻及縣

君鄉君儀賓冠服制始傳陞道士孫道玉爲眞人[illegible]
王瞻焰薨是歲廣西猺賊流劫湖南境入桂陽州城
成化元年正月上朝行郊廟之祭命中軍都督同知
趙輔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右都督和勇充遊擊
將軍浙江左參政韓雍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贊理
軍務調番漢軍大征廣西猺賊使御史二人東軍祭
故死賊者汀州府推官王得仁于汀州得仁新建人宣德間以舉人任汀州經歷蕭能勤恕時衛官卒横甚苦殺府隷得仁條奏賓重典中官至索郡縣金千百得仁揚言曰吾又且奏矣中官惕去所平反冤戍獄者屢具密懷金玉爲謝調斥之九載任滿所屬軍民乞留之陞七品俸復任二載陞推官沙尤寇鄧茂七反遣其黨徐政景圖汀聚推得仁捍禦得仁嚴爲賊守民避寇人

者力請守發康賑之乘賊不意開門奮擊遂大破賊就政景等械送京師守將欲入山搜餘黨得仁曰不株連乎方爭立辯釋俘獲平民四百餘人賊黨攻寧化復率兵往援遇之於歸化盡洋與戰大敗之追至大陂斬首數百級降其脅從二千分隸諸軍陸遠卒誘茂七親黨三十餘人執之謀大舉直擣其巢因積勞兵事征屬氣卒汀人聞之如喪父母請于朝立忠愛祠祀之而歸化人即所沒之地立忠臣廟以祀得仁
二月諭北虜曰自開闢以來中國必有聖人受命
主四方天命不與不能久也我高皇帝受天明命傳
世至朕惟成憲是遵今爾欲我遣使往來非我高皇
帝成憲正統中以此失好英宗皇帝悔而止之爾能
歲遣朝貢朕如故事賞不爾薄弗提衛都督察阿奴
請進海青上曰野禽蕩心有司却之廣西流賊攻劫
梧州博白等處鬱林尤甚上曰都御史吳禎蔽賊不
以聞其記過御史趙敔爲故尚書于謙諸臣訟冤乞
收回暴章於天下施存歿之恩上曰是自昔奸宄不
謙僉惡不能甚人罪不甚人罪不能大已功朕在青
宮稔聞謙冤謙社稷臣也他諸如敔言亟行之甲午
耕籍責兩廣四川有司協力剿殺趙鐸賊敕兵部簡
閱十二團營將士罷黜把總等官不任者選強將補
之趙鐸賊聽招安命守臣撫循之戎縣山都掌蠻反
三月浚通濟河要兒渡口虜掠朶顏三衛以九萬騎
入遼河總兵官武安侯鉉率兵禦卻之以布政使王

恕爲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荆襄三府流民丁巳幸太
學癸亥月食覆天下屯田四月減曲阜縣孔氏子孫
田租三之二陞翰林院修撰岳正禮科都給事中張
寧爲知府五月修比干墓於汲戊午火星留守斗宿
敕羣臣修省四川賊趙鐸伏誅六月革太平侯瑾爲
錦衣指揮使興濟伯宗爲指揮同知七月設鄖水樂
至東鄉資陽四縣兩廣賊掠陽江等縣廣東副使毛
吉知縣王麒驛丞秦瑄死之予贈官有差兩畿河南
浙江兩水傷稼命撫按賑民八月命工部右侍郎沈
義右僉都御史吳琛巡視民瘼義於北畿琛於南畿

傳奉陞文思院副使李景華陳翌任傑爲中書舍人九月發銀四萬賑鳳陽徐州饑祠宋儒楊時於延平以羅從彥李侗配十月吏科給事中沈珤等言比來納米粟監生得爲學正教諭非所以重學較請用乙榜舉人如故事限年五十以下者吏部覆奏從之著爲令大藤峽蠻賊夜入藤縣城掠庫劫印命諸司覆奏毋過五日十一月廣西猺賊入高廉二府劫其府印庫物遂擢連山知縣孔鏞試高州知府靈山知縣林錦試廉州知府給孔顏孟三氏學印許三年貢有文行者一人入國學後軍都督同知李鐸使朶顏三

衛歸獻馬四十餘匹上曰鐸不能宣布威德於外夷乃求馬來獻却之十二月祠元儒劉因於容城荆襄賊劉通石和尚起命撫寧伯朱永佩征虜將軍印總兵官都督同知喜信充左參將都督僉事鮑政充右參將以官軍萬五千餘討之以工部尚書白圭提督軍務

二年正月虜三萬騎近安邊營境使備之諭荆襄流民復業被賊脅者許自歸有能擒賊者倍軍功之賞復歸十二營官軍於三營命貴州巡撫副總兵會剿都掌蠻賊詹事府少詹事孔公恂言邊下獄尋出爲漢陽知府公恂爲人直戇[illegible]不合[illegible]宣聖後且衍聖公孔弘皆大學士李賢婿也遂不次用爲少詹事已有嫉之者及上即位改大理寺少卿詳自奏復少詹事至是上疏論邊事謂總兵中止有朱永一人於是諸總兵譁然不平言官聞風劾之劉通賊僭號王分其黨與劉長子石和尚爲將軍軍師辛酉祔英宗主於太廟壬戌皇長子生母曰萬氏命九卿大臣各舉堪任布按二司官吏部從公分職日後坐贓連坐舉者二月重修闕里孔子廟成御製文紀之虜入寧夏環縣及保德州三月大學士李賢丁父憂命傳而奔喪葬畢亟來賢乞終制不許冊封萬氏爲貴妃柏氏爲賢妃命禮部度僧以賑民韓雍破大藤峽賊朱永白

圭與僉都御史王儉擊敗劉千斤於南漳皆勑奬之閏三月勑湖廣總兵官都督同知李震討靖州苗賊工部侍郎沈義右僉都御史吳琛巡視無狀下獄以禮部侍郎鄒幹代義都御史林聰代琛吳琛繫昌人既登鄉榜勵學不懈至吐血數升景泰中成進士拜監察御史天順中以劾奏石亨忤旨補遷安知縣李秉還臺職累遷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與平虜將軍衞穎征勦西番扒沙巴哇等七族斬獲千三百級成化改元浙陽饑命琛賑恤琛勞心荒政多以便宜行事以切直忤權貴生生謗毀遷官南臺代者林聰言琛誣枉聲稱遂重連■內外繫聽署一無所受服將闕朝廷卽家命巡撫兩廣尋命巡撫湖廣居官五年吏民上章乞留韓雍致仕僉謂惟琛可以代之於是報琛以去父老扶攜攀送獝谷涕洟一時巡撫大臣深得軍民之心者莫琛知也琛在兩廣訓士練兵嚴名輩寇曉以禍福無不踴躍革心向化成化乙未卒于官爲人剛毅

自童年至沒齒雞鳴而起二鼓而寢舉關外事繫慮酬無嗜博觀羣書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閭里後生書教往復靡不手荅平生所得俸祿費於親舊身沒之後資業蕭然四月湖廣苗賊糾
合廣西猺獞焚掠溆浦諸縣朱永白圭等擊敗劉通
於豆沙河境擒之以獻皆伏誅趙輔韓雍搜戮大藤
峽餘賊有功並勅奬之五月翰林院修撰羅倫論李
賢宜聽終制黜爲福建市舶副提舉李賢還京再求
終制不允禁侵損古先帝王忠臣烈士名賢陵墓監
察御史楊琅請復王嶶羅倫官上曰比姑宥罪六月
調儀封知縣胡澄於杞儀封人留之兩廣賊寇平命
趙輔班師石和尚賊燒劫文昌縣治夔州通判禎遇

名山藏　卷之十五　典謨記　憲宗一　九

害虜入延綏境使彰武伯楊信佩平虜將軍印充總
兵官統京營兵往討之夏津知縣薛正九年秩滿縣
民保留從之七月虜入寧夏西安知府余子俊平涼
知府王正保寧知府李正芳正芳麻城人豊川用兵以戶部主事有功歷知東昌南陽保寧三府能聲著聞在保寧以軍功加從三品俸尋陞山西右布政使爲人幹局敢爲不拘小節
保定知府周晟鎮江知府姚堂東昌知府徐琅登
州知府韓敏湖州知府丘璿常州知府宋璽蘇州同
知盧忠王貴濟南同知楊必貴通州知州何源薊州
知州史素崇慶知州周尚文濱州知州[illegible]泰安
知州李琪高唐知州郭昇曹州知州伍禮鈞州知州
鄭珪光州知州彭述安慶府推官宋瓊山東布政司
[illegible]楊璒順義知縣徐晟瀏縣知縣賈貞長垣知縣
劉弘吳江知縣韓槃嘉定知縣龍晉華亭知縣石玫
當塗知縣韓恭欽縣知縣吳遜儀封知縣胡登柘城
知縣李琳新鄉知縣楊清獲嘉知縣邢表汲縣知縣
盧信湯陰知縣尚璣臨漳知縣藏斯光山知縣曾瑀
閻始知縣薛良濟源知縣段永郟縣知縣王璽陽信
知縣曰炅商河知縣寇源嘉祥知縣[illegible]慶福山知縣
段璧太湖縣丞彭賢並以廉能賜誥勅旌異冊皇弟
見治爲忻王見[illegible]爲[illegible]王[illegible]王[illegible]燾申戒出使王

名山藏　卷之十五　典謨記　憲宗一　十

府官毋受宴餽虜寇固原勅諸將協心防禦八月申
敎淫及居喪宴樂之禁以虜寇深入命兵部尚書王
復往延綏左都御史李秉往大同整飭邊備定納馬
贖罪論祭故少保兵部尚書于謙復其子冕爲府軍
前衛副千戶九月禁邊衛官假貸罔利十月虜入延
綏右參將署都指揮湯胤勣死之予贈祭總兵官撫
寧伯朱永白圭與都御史王恕討石和尚劉長子等
於荊襄擒之傳陞尚寶司卿凌敏等十三人皆以寫
佛經道書及工匠之役進者自是其途益廣巡按河
南監察御史以反賊劉通疎屬弁傳錄財產解奏上

日族殊非聖世法其亟發寧家財產還之十一月刑
部員外郎彭韶言寧逮鞫錦衣獄弁罪及代韶書進
士林敷虜入安定縣虜入遼東以平兩廣流賊功封
趙輔爲武靖伯韓雍和勇等論功有差皇長子薨十
二月命刑罪毋覆奏御史方佑復以請上怒杖之調
外任大學士李賢卒命大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劉定之於內閣參預機務令順天府收養巷市
疲癃殘疾於養濟院
三年正月以平荊襄賊功加白圭太子少保支從一
品俸進朱永爲侯廣西斷藤峽賊破容縣焚劫而去

賜錫爵國王琛曰周邦旅獒朕甚慕焉王三致白鵲
烏海青諸物猶致珍異未免勞民或生其咨夫王詩
書禮義之國也尚忱念之賜蘇州知府邢宥勅曰比
歲守令匪人朕甚念焉爾治蘇多年庶民瞻之特陞
爲浙江布政司左參政仍掌府事爾無渝心庶副朕
委宥字克寬文昌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授監察御史廉介不少假借景泰初治宦官王振黨欽督通州糧實宣府甚有能聲出按强建後按遼東風裁振一時天順庚辰遷知台州居四年爾以按閩舊事就逮台民數千人詣闕奏留調晉江丞踰月擢知蘇州方以淳朴變其修俗擢左僉都御史勅京營
總兵太保會昌侯孫繼宗曰虜酋毛里孩渡河而東
以侵大同聲言求貢殊無誠心今欲選一宿將統御
團營精兵五萬以俟調遣孰可者選兵五萬果足用
否卿爲朕畫之繼宗請調二萬赴代州調三萬綠宣
府至大同接應禦虜總兵主將請聖裁下兵部議可
任者遂以撫寧侯朱永佩平胡將軍印充總兵官右
都督劉聚充左參將都督同知鮑政充右參將率京
營馬步官軍十五萬往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毛里
孩三上書求貢許之勅曰朕受天命承祖宗內華外
夷皆赤子也弗率政化有怒無拒爾毛里孩昔嘗來
廷矣忽擾我邊悔過歸誠朕特允爾來爾即率領部
落退處邊外所謂使臣人毋過三百夫天道好生朕

所奉以子民也爾體朕心朕將錫爾福焉命巡撫大
同右副都御史王越贊理軍務兼紀功賞以邊城屢
警京師當嚴命太子少保户部尚書馬昂右副都御
史林聰左給事中潘禮陳鉞清理京營軍士孫賊陷
北流縣德王見潾之國李震討靖州苗大克之祠宋
儒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於金華三月召復商輅爲
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參預機務封趙輔爲武
靖伯左都督毛忠爲伏羌伯四月威州知州何淵以
母喪去任夷人請留之命仍爲知州馬昂等清理京
營軍報命上命仍分爲十二營操練改白圭爲兵部

尚書同定襄伯郭登太監裴當提督之設十二營坐營官每營令內官一員協同管操十二營曰奮武曰耀武曰練武曰顯武曰敢勇曰果勇曰効勇曰鼓勇曰立威曰伸威曰揚威曰振威虜毛里孩遣使朝貢乞報使不許科道官請上勵精圖治所敬懲慾節遊適宴樂之事罷金豆銀豆無名之賞與羣臣脩省以弭災變上嘉之六月戊申雷震南京午門名復羅倫官謫之南京刑科左給事中毛弘等言請并復王徽王淵朱寬李鈞李翔等不許命襄城伯李瑾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兵部左侍郎程信爲兵部尚書總

督軍務調四川貴州官軍勦捕山都掌蠻程信字彥實休寧人正統中進士授吏科給事中英廟北征偕廷臣疏諫不報師潰土木寇遂南侵京師戒嚴命守西城虜薄都城都督孫鏜禦之失利乞領衆入城信堅持不可開督諸軍城上以火鎗礮石鼓譟下爲鏜援虜引去景泰中陞左給事中上皇居南宮上中興固本十事其一事則乞方衆慶變請景帝隆孝友荅天心陞山東右參政總理遼東糧餉巡撫都御史奏倉官吏辛盜擅不以上若死乃遣新解提督加二十付信信立碎両火之日使彼眞盜不見郵今故走此解置人死難遠情色歲以發去轉四川分巡按潘吏亂請侍郎驪綺進攻破其黑虎諸寨英廟復辟錄景泰間上言之人歷太僕卿遼東巡撫缺員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建州夷酋董山陰結朝鮮信使主官侯成授以成導往詰之得朝鮮授董山中樞院使制書以還信請乘其未發急遣使問之以伐其謀朝廷命一給事往朝鮮一鞫未評首佯是州兩會初不直承出制書示之咸相顧愕然各負馬諸罪虜酋學來聚象欲入寇信率師巡邊營子堡外告凡三月坐累調南太僕少卿歷刑部右侍郎成化中山都掌蠻據大壩山背之撫叛服不常陞尚書提督軍務與李瑾討之信至永寧自督大軍入金鵝池又分四路兵期會于大壩將士依信方略用神銃勁弩攻賊賊不能支連破二十餘寨獲銅鼓數十斬首五千級生擒二千餘賊復走入深洞信命軍士以土石塞其門閉之月餘賊死洞中臭聞十餘里又陰察九姓土獠之附賊者還師撲之未及載都掌悉平進大理卿陞南京兵部尚書舉出軒轅與六卿合議復上興利除害三十餘事多見諸行居四載乞休卒諡襄毅七月加封漢董仲舒廣川伯宋胡安國建寧伯蔡沈崇安伯眞德秀浦城伯勅曰地載失寧南京午門復有雷震之異朕齋滌求過爾在廷諸臣共朕天職得無有竊位蔽賢懷利徇私未達聽聞者乎夫怠而能勉過而能改知止足而能退朕所與也遂并勅南京文武羣臣

修英宗睿皇帝實錄成加陳文彭時太子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九月停徵江西湖廣有災稅糧冊泰堪爲魯王十月總兵官武靖伯趙輔左都御史李秉勦建州虜克之十一月增雲南貴州鄉試額十二月流賊入石康縣執其知縣以去編修章懋黃仲昭簡討莊昶上書言事杖之調外任

四年正月改章懋黃仲昭莊昶於南京免外調甲戌月食陰不救護論平建州虜加李秉太子少保進趙輔爲侯三月命祀宋丞相李綱于邵武府學建州虜復糾合朶顏三衛寇遼東開原塞上戶科左給事中

丘弘等言國初北直隸山東地方土廣人稀太祖太宗屢涣綸音許民耕種永不起科聖謨遠矣乃權豪勢要專利病民或稱爲退灘或指爲空圓往往朦朧奏請切見嘉善長公主累請文安等縣閒地西天佛子劄實巴奏求靜海縣地及宛平佃戶俱蒙俞允夫公主帝女也兼以駙馬兩祿猶稱不足劄實巴佛徒也反慈愛行剝奪承行者受其囑托勘報者畏其權勢失百姓之恒業飽谿壑之無厭伏望收回前命還給下民仍勅該部痛革往弊示以重法上是之繼自今一切不許著爲令命提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左副

都御史韓雍專一總督軍務增置廣東廣西巡撫官各一人四月錄故右都御史顧佐左都御史軒輗左副都御史馬謹禮部右侍郎王士嘉南京刑部尚書耿九疇南京戶部尚書沈翼子孫各一人入國子監讀書李瑾程信討山都掌蠻平之賜勅獎諭封西僧劄巴堅參爲萬行莊嚴功德最勝智慧圓明能仁感應顯國光教弘妙大悟法王西天至善金剛普濟大智慧佛劄實巴爲清修正覺妙慈普濟護國衍教灌頂弘善西天佛子大國師鎖南堅參爲靜修弘善國師旱禱亦命審錄獄囚出矜疑并行于南京五月册

郝瑛爲鄭王郝埈爲蕭王諮順天府存恤孤貧封屬壽爲慶雲伯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張岐有罪除名御史謝文祥奏張岐故禮部尚書姚夔所舉及科道劾岐左給事中陳鉞與同里不署名二臣皆宜罪因爲主事彭韶訟直上下文祥獄已降爲南陵丞甲寅慈懿皇太后崩上屈於太后欲無祔裕陵下羣臣議七月戊午朔越明日己未又明日庚申羣臣連章言不可禮部尚書姚夔率諸大臣跪伏文華門俟命上固請於太后乃命合葬辛酉上始哀而見羣臣固原土達滿俊等作亂命太監劉祥監軍務巡撫陝西右副

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都督同知劉玉佩平虜副將軍印充總兵官都指揮同知夏正劉清充左右參將統兵討之起丁憂南京大理寺卿馬文升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與項忠協同勦賊丙子上慈懿皇太后尊謚八月論平山都掌蠻功進程信兼大理寺卿李瑾爲侯封左都督羅秉忠爲順義伯癸巳京師地震九月庚申祔葬皇太后裕陵癸亥彗星見六科給事中魏元等言竊見今春以來災異屢見近又彗見東方皆陰盛陽微之證也臣聞君之與后猶天與地不可得參貳焉閒陛下於中宮有參貳之者禮部尚

書姚夔等嘗言之陛下謂內事朕自處置屏息傾聽將及半年而昭德宮進膳不聞減中宮不聞增夫宮牆雖深視聽猶咫祖席雖微懸象甚著陛下富有春秋震宮尚虛豈可以宗社大計一付愛專情壹之所不求子孫衆多固萬年之業哉君者民父母也子有饑寒疾苦父母必寢食不安今四方旱澇民困日急盜賊日盛荆襄流民所在劫殺人心搖撼陛下覽饑民之奏不蒙省懼尚循故事付部施行尚書馬昂等持尋常活套之言以為題覆殆猶子訴饑寒父母若不聞知今責官賞爵偏於內外征稅未罷內帑未發

兩京文武大臣多奸貪蒙蔽之徒陛下謂先朝舊臣不忍遽去夫大臣者君之冢子而小臣衆子也若冢子懷姦衆子効尤父恬不治家道散矣至於僧徒過為信待每遇生愍之辰輒費無限貲財建無益齋醮而西番劄實巴等又加以法王名號賞賚隆厚出乘欆橋導用金吾計其奉養過於親王又朝廷賞賚無節玩好太多或印施經懺或塡寫佛經或為繪畫之像或造寶石之具雲南等處鑛場採辦不止如此而欲民富國安不可得也伏惟陛下思祖宗傳體之重正宮闈之分罷征稅之務施賑濟之政革去法王等

號勑止寺觀不得建醮修齋節無益之賞罷不急之好大臣不職者許其自陳休致則天變可弭治道克舉上曰宮中事朕自處之其餘所司施行十三道御史康永韶等亦奏比者雷震殿門風拔陵木旱澇地震中外迭聞星象垂異密邇三垣兼今西兵失利南北荐饑人事天時皆可憂懼臣聞太子天下本古者人君一娶九女以廣繼嗣今前星未耀宗廟神靈四海人物所托陛下宜念也伏望均六宮之愛協宜家之祥庶幾螽斯麟趾繩繩振振如是則大本立佛之無益從古論之今寵遇番僧有佛子國師法王名號

儀衛過於王侯服玩擬於供御錦衣玉食徒類數百竭閭閻之脂膏奉虛幻之妄徒又多中國之人習為番教圖寵貴者伏望資遣番僧使之還國若繫中國人追奪成命使供稅役如是則民生厚祖宗以儉立國嚬笑不輕近年寺既太濫用亦大奢一美珠而賞銀數百一寶石而累價巨千傾府庫之財易無益之物又後宮供奉倍增光祿常供不足以給則和買於外如唐宮市民心惶惶怨言盈路伏望節珠寶之費減宮闈之供如是則民心悅陛下即位之初放鷹犬罷土木海內欣欣近日以來土木漸興蘙山預建伏

望痛自挹損罷去不急其採辦銀礦印馬內臣已行
者取回未行者停止如是則民困舒上納之命西天
佛子劄實巴出所求田地歸民勅曰朕弗克修心正
身近御家邦違寧海宇將奚繇格高厚感神祇八月
癸巳京都地震九月初以來彗見北斗朕齋滌自新
祇告天地非徒言之爾文武羣臣輔朕尚各警怠去
欺堅忠固節天將鑒之以不致罰朕將賚之以不負
使三光上全九域下安豈非君臣同德之効與爾文
武羣臣圖利之禮部請發遣番僧上曰恐失遠人心
惟禁僭耳監察御史左鈺言比者言官陳言請革番

僧名號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陛下是之及禮部
欲行發遣又復停罷伏望師周孔之格言行堯舜之
常道佛若有知必是臣言不報彗之見也給事中董
旻陳鶴胡深監察御史陳宏鄭己何純方昇張進祿
林誠各劾奏商輅姚夔程信等不職當罷上皆留之
輅各上章求退而夔自負才氣心不能平其章多詆
言者至比之匿名之書疏言之謗旻等復劾論輅信
而攻夔尤切謂先王之世采民謠以觀政而夔以比
匿書祖宗之制許言官風聞言事而夔以比流謗欺
天罔人亡忌特甚乞早罷之加以臣等所言不信即
乞補臣等於外上震怒謂言官糾劾生殺予奪悉聽
上旨此祖宗憲綱旻等乃故違再劾命錦衣衞三法
司執問多官廷鞫之林誠又言臣以病軀勉強供職
近劾商輅當郕邸廢儲之際不能救正今復起用不
合人心蒙聖諭以輅居內閣累有諍言非外所知臣
愚言既失實宜加罪譴乞放歸田里上曰唐太宗用
王珪魏徵朕用商輅有何不可而屢瀆奏亦命廷鞫
之十月給事中毛弘等上疏捄解商輅亦言於上上
命人杖二十復其官以脩德弭災考察內外官員項
忠等征勦滿俊賊敗之伏羌伯毛忠死焉賜贈謚祭

葬忠等皆降勅獎諭之旌異蒲州知州徐孚吉州知
州伍琇龍陽知縣李泰和州判官張翀臨朐知縣卜
釗淄川知縣劉文寶雞知縣馬傑賜誥勅十一月庚
申彗滅十二月贈死賊者夔州府通判王禎雷州府
通判王麒各爲本府同知敘州府戎縣知縣李旺爲
本府通判賜誥勅監察御史鄧有良巡視光祿寺以
寺多蠹費令所司報實而署吏遲之有良杖吏中官
回保不便其執法誣奏有良索報各宮日用之數事
涉不敬上大怒令陳狀既陳狀杖之謫外任御史戴
用上六事其一言爲塚上曰今後兩京四品以上官

欽吏部具缺朕自簡除方面官如正統間例保舉御
史劉璧等言除吏不必躬親卽保舉用人亦恐有市
恩植黨之弊上曰特旨擢用大臣與大臣保舉方面
皆祖宗法也令吏部具疏永樂以來除授勑旨宣德
正統間保舉故事以聞因責璧等陳狀
五年正月韓王徵釤薨吏部尚書李秉罷二月進封
撫寧侯朱永爲伯項忠與馬文升平滿俊賊獻俘伏
誅閏二月詔官員三年滿後乃得旌異若所舉不公
或以奸貪敗者連坐之三月正一嗣教大眞人張元
圭坐奸淫械繫至京下獄論死四月皇子生五月癸

丑朔日有食之封前軍左都督和勇爲靖安伯廣西
流賊焚刼廣東陽春縣靖江王佐敬薨十月旌異雲
南左參政路璧松江府同知傅愷開州知州謝鳳眞
定府推官吳茂無極知縣石倫武邑知縣楊琇臨城
知縣張佐新安知縣魏恭山東按察司知事楊升賜
誥勑十一月虜寇延綏分掠保安安塞二縣十二月
慶王秩煃薨置太平縣
六年正月大同總兵官彰武伯楊信與副總兵都督
僉事徐恕右參將都指揮同知張瑛擊虜胡柴溝堡
勝之降勑奬諭壬戌甘露降於郊壇二月兵部尚書

白圭等言陝西延慶平凉等處人民累遭寇掠加以
官府酷虐轉徙流離困苦已極四川瘡痍未瘳兩廣
盜攘未息疫癘大行於閩粵災異迭見於淮南且旱
潦相仍者連歲南北畿甸河南山東雨雪愆期二麥
稿死而荊襄流民動以四十萬計衣食所迫姦盜繇
之乞簡命兩京大臣徧行天下考覈政事黜罷不才
官吏便宜興革其有巡撫官者就委行之上曰其與
吏部計於是圭與吏部尚書姚夔等議陝西山東山
西湖廣荊襄兩廣貴州南北直隸具有巡撫都御史
勿論江西有撫民按察使趙敔雲南多繫土官衙門

可無遣當遣者河南四川浙江福建及直隸大名等
府上命刑部左侍郎曾翬往浙江戶部左侍郎原傑
往河南右副都御史滕昭往福建南京戶部右侍郎
黃琛往四川大理寺少卿宋旻往大名名趙敔還京
以南京大理寺少卿夏時正往召巡撫湖廣都御史
羅篪掌南京都察院以南京右僉都御史吳琛代之
賜勑以行曾翬字時升泰和人宣德八年進士差管藩王葬事不受一物正統初授刑部主事當佐戶部侍郎焦宏備兵吳越焦還朝語人曰曾公雖使宿金帛庫不染也累遷河南左布政荊襄盜起念王師出征必道其省儲峙銀粟以備犒軍師至如歸歲饑民貧須賞軍銀萬兩公私莫辦會計倉糧數多出百萬平羅軍賞無缺先行後奏皆從其言召爲刑部左侍郎命巡視浙江許便宜行事考察官吏多

得其當唯去布政使張清順乖輿論還京胥部有沖責牿寵殺人具奏逮治于是京部戚貴無敢犯法乞致仕歸家居二十餘年足跡不一至城府當道議康發供役又有諸文臣五品以下廉且貧者歲給俸皆圖辭不受　滕昭字自明汝州人正統六年以鄉舉按監察御史巡按順天福建俱有聲績天順初擢左僉都御史以憂去成化初奉命巡撫遼東謹斥堠嚴訓練備務粟明賞罰數年虜不敢近塞疏言大明律一代定法而決斷武臣獨舍律用例坐是益貪縱不闡請一切以律從事詔從之久之武人騰謗奏務其令成化二年進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淮揚聯奏建吳二燕人宜移本贓舊中書之省居之或安道有賊池軍衛之所稍便出入亦聖王罪人不孥之意疏下禮部議止五年一名還復遣廷視福建上抗有紫雲臺者鄧茂七之黨當檄爲亂弼請立歸化縣治未還改觀蘇松以馬馱沙梟繁盛奇治江陰請分置靖江縣俱報可七年拜兵部右侍郎復轉左侍郎値汪直管西廠刺事僭橫日熾中外累足立於是兵部尚書項忠倡義草疏約九卿會劾請罷西廠而御史戴縉久不俾訊乃言直所行皆公直不宜革罷於

直得管西廠如故縉遂進用直既司廠事首發忠廷鞫遂坐贓罷去聯亦以忠故致仕年五十九卒是時正字李齊仁和人登進士第五人以海太理寺卿被命巡視江西黜貪滿若二百二十餘人革監孫理陝賑放免無名稅十除萬石勸民出粟七十餘萬賑饑民二十三萬戶修築南昌城長河洞民復服不常單車詣賊穴曉以威德感泣歸順復疏時弊二十事以聞當道有不悅者三上章乞去得旨遂行歸杭僦屋以居左右經史著述爲事藩司爲建西湖書院於孤山復建和靖巢居閣以居之卒年八十九故家寧華亭鎮公作海內者英會時正其一也所著有餘留蒙三十五卷太常志十卷三禮儀畧纂要各十卷杭州志六十三卷禹貢詳節一卷號游春秋作春秋辨疑未脫稿卒

勑曰朕夙夜治理自冬阻春災異荐臻雨雪不降豈德不敏而政多闕與抑爾郡臣弗克竭誠盡公輔朕不逮也朕將率爾禱于山川其各洗心滌慮勤脩乃職凡政事未善刑罰失中及有惠利可興舉宽抑可伸理者條具以聞於是吏部等衙門尚書姚夔等官合奏引罪辭職上曰朕勑爾脩省合辭求退豈交脩哉所命條具速議以聞丁丑車駕詣禱大風沙昏是日河南開封府晝晦如夜三月庚辰京師雨霾晝晦陝西寧夏大風揚沙黃霧四塞翰林院編修陳音請上御經筵之外召問一二儒臣以弘講學之功佛子法王眞人妖妄之徒乞降其位號杜其恩賞上曰佛子眞人名號祖宗之舊如何可更虜入延綏詔延綏開屯田旌異山西僉事胡謐保寧知府章津淮安知府楊泉杭州知

府張僖鳳陽府同知戴耀安州知州趙瑛徐州知州王叙南昌府通判虞良阜城知縣林恭吳橋知縣張鐸館陶知縣唐禎安丘知縣何鎮賜誥勑命撫寧侯朱永佩平虜將軍印充總兵官都督劉玉劉聚充左右副總兵太監傅恭顧恒監督軍務右副都御史王越參贊軍務往延綏備虜四月陞監察御史梁鑑爲陝西按察司副使撫治漢中流民五月上欲建佛閣於西山尋以六科給事中言罷之復置興山縣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以會舉官未得人命吏部自今方面官缺推舉兩員來聞不必會舉著爲令七月皇子

生是爲孝宗皇帝母曰紀宮人以京師大水民舍倒壞命戶給米一石死傷者給二石乙酉奉安孝莊睿皇后主于太廟命都察院右都御史項忠吏部右侍郎葉盛賑饑都城內外右府署都督僉事李泉撫治屯營達官人等以京城內外盜賊縱橫命選五城兵馬及責成錦衣應捕官校開設漷平縣朱永擊虜勝之八月詔曰比者災沴荐臻畿甸尤劇三時不雨一雨連旬旱澇相仍民食乏絕循省厥咎在予一人百姓何辜惟茲艱厄其令所司理輕繫蠲租稅諸逋負鹽鈔鹽課毋徵踏失馬騾上林苑虧損生口毋責償及採辦物料未入者已之命撥北直隸河南山東清軍御史發各預備倉賑濟荆襄流民所司謹視毋令失所事有便民者以聞九月秀王見澍之國發京通二倉平糶以賑民十月刑部覆奏眞人張元吉行刑詔免死杖之百發肅州衛充軍都給事中毛弘等言元吉罪重惡極殺人獲生何以服天下伏望市戮以昭國法上曰已之十一月以荆襄流民羣聚爲亂命項忠總督河南湖廣荆襄軍務復設浙川縣十二月以冬深不雪命大臣禱于山川遣官分賑近畿饑民以畿輔水澇遣官祭告于北嶽北鎮以賑饑無策

降順天府府尹嚴鐸爲知府戶科都給事中丘弘等言京城內外風俗僭侈簇盤糖纏豐備酒席服飾用織金寶石亡論貴賤射利之徒至販賣寶石以爲專業或以進獻爲名邀取官職倍獲價利蠹國病民乞嚴禁革下刑部議上命備榜禁約犯者不宥

七年正月令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四品五品管事官及科道掌印官各舉所知一人調南京監察御史沈源於外任初南京命都御史高明言守備軍士宜時令給事中御史閱視將隊長受賂軍伍多缺守備官役占尤多源乃令名衛悉其名數并本軍年貌按之將盡革其弊於是成國公朱儀及太監安寧等不悅因疏言南京國家根本軍機朝廷密務源視爲常事詰問名數且謂籍之時御史忽至則軍士紛然出候使事體不專軍機不密誠爲非宜上然其言以御史更易不常向乃更張擾亂如此命械源至問理仍命自今但令內外守備參贊官閱視著爲令凡御史預軍事者皆罷之至是源至下獄刑部擬罪以聞有旨贖罪改外任源之被謫也南京御史給事中及刑科給事中虞瑤等交章論救上以事既施行不聽下南京禮部郎中呂晟及主事林孟和于南京刑部獄先是孝陵祀事自宣廟登極後委勳戚大臣主之駙馬都尉趙輝承命主祭已久至是以母憂辭南京禮部乃會官議請成國公朱儀代輝以聞命未下儀辭不敢擅往南京太常寺少卿潘榮劉宣以儀辭爲當移文輝仍主祭晟等乃上奏劾儀等曰謹按大明律凡大祀及廟享百官已受誓戒而弔喪問疾者罰俸一月其知有緦麻以上喪命陪祀者罪同謹詳律意弔喪不可則居喪豈可緦麻不可則斬衰豈可陪祀不可則主祀尤不可者國家制律一本乎禮律之所在上之所在也儀受朝廷貞肯雖未奉詔旨而仰體聖心示輝行事未爲不可榮宣輩依阿聽從俱不詰大體不惜時宜臣等職忝禮官義不容默

太監黃高賜用事而吉安人洪僧官往來賜所聽嘗挣縣洪繪官徒余瓦擦其首血流被面以是恨而譖之高即取中旨令卽如所擬處決刑科都給事中白昂等以未經審錄爲請不從且令毋覆奏遂以是日夜四鼓押赴市曹斬之廷美坐勸聽事不實降衡州府通判蓋降澧州判官寅等事俱免勸聽之死說者謂其兇暴致禍但係比律不許復奏又乘炭行刑皆高之罪而俸得名爲太僕寺卿以運河淺淤調南京刑部左侍郎王恕爲工部左侍郎總理之戶部請以布一疋准折文武官員俸糧二十石甲辰月食深州知州韓儒言比歲累塵明詔嚴察官治而奔競滋甚貪暴遂多乞自今在外有司必待三年或六年政績卓異民心悅服察之鄰境如出一口方許薦舉凡有舉主下吏部先察之舉得其人不必覆

勘非其人者必詳核之後以奸貪敗者皆行連坐下吏部覆奏從之十一月甲寅立太子詔天下荊襄南陽等處流賊悉平十二月彗星見勅曰乃者彗見天田光芒西指仰觀玄象祇懼實深豈朕淺涉闇道刑政乖與用人未當賢否淆歟聽言不察是非紊歟將用度奢侈賞賜不節妄費財歟營繕頻煩科斂無正傷民心歟有一於此皆朕之過爾文武臣亦可不痛修省歟凡時政得失生民利病尚條聞之壬午望以星變避正殿徹樂御奉天門如常朝儀癸未朝退御文華殿召見太學士彭時等文武大臣及科道官各

條陳時政皆嘉納之併石康縣于合浦縣光祿寺少卿陳鉞上言近來蟲蟻房并淸河等處畜養猴豹鷹犬之類不下八千有奇計其費每歲肉三萬七千八百斤雞千四百四十隻雞子三千六百九十枚棗栗四千六百八十斤粳稻等料七千七百七十六石直銀通數千餘兩今歲歉民貧流殍載路而羽毛之微得食人食乞行放散人匠倪忠等畫佛雕像歲費食米五百六十餘石工銀三千五百餘兩又多以技藝陞官乞行裁罷歲時及齋醮等事所用菓品舊皆散撮近乃黏砌裝盛尺盤斤數加增至千有餘倍於郊

祀廟享至其求福求嗣祈雨祈晴并無實効夷狄餘教斷難信重乞黜無益停不急以養聖德節財用命所司省之兵科給事中郭鏜言曩歲彗見皇上下容直之詔禁增修廟刹納尚書姚夔疏處內庭有道今復見者豈於三事未克永終歟陛下試思羣臣有以言罪否近習有以禱祠惑否宮闈有以嬖倖寵否內省杜漸則善治可成天變可弭上曰諸大臣已言矣鏜復煩瀆固當逮問姑恕之是時工匠任文思院副使等官貪緣陞擢至三百餘員又有以奇巧託監局官進獻輒乞傳奉一歲三四遷至太常卿通政使者

毋朝會宴饗參厠班行偶伍公卿冗濫猥多無慮千
人至是吏部覆奏廷臣所議乞技精工匠量與賞賜
愛惜名爵毋輕遷官從之工科給事中張琳奏彗今
久出大臣科道既有會議又復上奏並蒙俞允朝野
慶幸郭鏜之言雖賜優容尚怒煩瀆異求言初意矣
祖宗設給事中御史所藉以廓聰明輔紀綱也郎其
人未必賢言未必是願須容納養其銳氣宋臣胡寅
有曰聽受忠鯁不憚拂逆非止面從必將心改伏惟
陛下應天以實從諫弗咈人心悅天意回矣上曰諸
臣言當朕爲不從否亦不罪琳何又有此奏起用閒

住都御史滕昭爲兵部右侍郎自內旨左春坊左諭
德王一夔言陛下因彗星之變令大臣科道陳言徒
毛舉耳有可大憂而不昌言臣敢陳五事一曰正宮
闈臣聞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正倫理篤
恩義厚所厚薄所薄定尊卑遠寵倖溥恩惠廣繼嗣
如是者家齊二曰親大臣臣見皇上接見大臣常朝
之外唯有經筵講讀而已其他四方章奏悉付左右
內臣伏乞時御便殿少霽天威面名商略如是者大
臣親三曰開言路臣惟御史給事中之臣近多因言
坐罪降黜乞悉許召還如是者言路開四曰慎刑獄

臣見皇上斷遣刑獄法司唯唯惟順之將夫祖宗舊
制大辟覆奏必三所以重人命廣好生也近吉安知
府許聰立命處決決復以夜夫殺聰當罪猶且不可
況又不當而法司之官絕不論執乞自今刑有不衷
容其執奏大辟三覆遵用舊章如是者刑獄慎五曰
節妄費臣唯京師創造寺宇費動以數十萬計又連
歲不休報國之工甫畢崇國之役嗣與奉佛無益古
事已明竭財不經儉德匪愼至如寶石藏在內府儘
足充後宮矣京民涂宗順進獻無算靡濫難言所宜
一切罷斥如是則妄費節上曰陳言耳而妄自張固

當治也方求言姑宥之虜入西安州固原二路虜入
寧夏花馬池等處參將都指揮錢亮擊走之

名山藏卷之十六

臣何喬遠恭輯

典謨記

憲宗純皇帝

八年正月虜入大同西路募民納馬予冠帶揀閱各
營馬步官軍兵部言日者四川盜起燒劫榮捷爲二
縣山西河南山東草寇竊發南北直隸水旱相仍淮
河淤塞湖水耗竭所在民多轉徙行舟財被劫掠浙
江旱潦齊忠去歲江潮益漲草盜竊起兩廣之賊陝
西之虜荊襄之流民寧息靡日所在有司既不能消

變於未然又不能弭患乎已發事機一失爲憂將大
伏惟申飭中外除盜安民禁嚴撫捕罰重隱蔽務絕
其根類毋容玩愒納之猺獞賊首黃公剛等劫濱州
及上林縣等村峒癸亥皇太子薨虜入安邊營左參
將都指揮錢亮引兵追之與戰五晝夜我軍死者十
三四於是西邊告急二月上命戶部右侍郎陳浚總
督陝西軍餉命吏部右侍郎葉盛往延綏等處議處
兵事謚皇太子曰悼恭以山西河南災傷連歲虜寇
深入復設兩省巡撫榜諭奸徒之藏妖書者虜入定
邊營把總都指揮廖斌追擊敗之虜入寧塞營總兵
官許寧都指揮李英指揮周賢都指揮劉寵合擊勝
之皆賜勅奬勵議搜虜河套忻王見怡薨旌異岳州
知府吳節延平知府孟顒金華知府李嗣瑞州知府
史宗禮平陽知府胡睿通判李杲永平知府王璽宿
州知州劉槃歷城知縣沈瑀商水知縣羅楫廣平知
縣何琮靈壽知縣劉冀貴饒陽知縣張韓鹽山知縣
武震滿城知縣劉翥新河知縣蕭智安平知縣王瑾
景州判官王左潞城知縣杜彪三月命荊襄流民遣
歸原籍復業者所在巡撫等官優卹未復業者招撫
之命籍團營官軍名數季終以聞四月京畿自二月

至是月不雨大風竟日運河水涸遣祭于天地社稷
山川復分遣兩京侍郎祭告淮瀆東海山川之神丙
申鑿爲蜀王辛巳月食命三法司審錄罪囚遂分命
刑部大理司屬分審于天下五月命武靖侯趙輔佩
平虜將軍印充總兵統制諸路兵與總督軍務右都
御史王越赴延綏等處擊虜六月虜入平涼鞏昌臨
洮等府州縣七月修隆善寺畢工工匠陞文思院副
使者三十人書碑官尚寶司少卿任道遜等並進卿
少工科都給事中王詔等言比歲以來星妖示見江
海泛溢天變於上地變於下炎夏霜降平地阜出猛

虎食人雨雹傷稼夷狄侵疆水旱相仍瘟疫流行下
民疾苦陛下此時汰冗去濫猶恐不足節用拯凶幸
成碑完官爵陛授一至於此西征北伐捐軀隕命之
人胡以勸之伏望追寢前命愼重名器不允八月旌
異長沙知府錢澍常德知府楊宣建昌知府謝士元士元長樂人任戶部郎上疏陳四弊爲尚書年富所知詩有涉中官力抗之擢建昌知府踐學宮作禮器行射法讀書以惠來學南京大理寺卿夏時正從祀江西有以士元名旌于朝滿九載民詣闕請留陞從三品俸仍知府事以憂去服闋改知廣信永豐有銀冶久閉處州民常盜發劾以自討士元勤兵捉盜左股被執傷充俘賊寨穴還用薦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蓄有大小姓屠掠婦爲亂士元托行邊閱兵積餉爲戰禦討賊獻羊豕送道左士元慰遣之民只歲侵流人蓄部爲瘴室下餘區糜之藥病葬死歸給符儀存活甚多弘治中乞致仕

隆慶知州李鼎靖州知州蔣淇溫州通
判余鼎寶保定府推官鄭傑長沙知縣艾旻甌寧知
縣喬銘銘趙城人以貢士任廉武剛介勞心賑饑九月秀王見澍薨命宣
城伯衛穎守備鳳陽十月戊寅月食十二月賑京城
乞食饑民虜入興武營等處寧夏總兵官都督同知
范瑾戰却之

九年正月眞人張元吉既免死謫戍其子玄慶爲父
求免以母老子幼爲辭上允之給事中虞瑤監察御
史龔晟等劾奏元吉擅作威福棄絕倫理改易勅書
僭用器物姦收祖婢勒要人財挾讎謀死三十八人
逆意殺死一家三人罪當凌遲處死有日獲宥發戍
當時科道之臣尚以爲言今復得放歸恐駭小人未
諭聖意若以元吉私情可憫則其所殺四十餘人之
中與獄中他罪囚豈無母老子幼如元吉者元吉本
五斗米賊後奉非道教有何功爵蒙此眷遇一事雖
細關繫祖法朝綱伏惟審度上曰待其親終戍邊如
舊命順天府分官賑濟貧民勸課農桑虜入紅沙墩
守備偏頭都指揮戴廣追敗之虜入興武營遊擊將
軍王璽參將神英等遇之漫天嶺平虜將軍總兵官
寧晉伯劉聚等遇之牛坡峰副總兵孫鉞與王璽神

英復遇之劉家墩擊却之追擊又敗之並賜勅獎勵
命儒臣考訂宋儒朱熹資治通鑑綱目及後儒所著
考異考證諸書而以王逢集覽尹起莘發明附其後
三月始遣監察御史巡鹽河東陞福寧縣爲州減雲
南銀課十分之五乙巳夜南京大風雨拔太廟社稷
壇樹旌異廬州知府朱鏞大名知府熊祥陝西按察
司僉事伍福南昌府同知李泰冀州知州胡瑛綏德
知州郝清臨江府通判王維台州府通判孔彥綸隴
州同知張韶城武知縣王達曲陽知縣喬良北直隸
山東民饑相食四月辛酉朔日有食之以旱災免山

東今年稅糧順天等府亦量減之命巡街巡河御史
瘞棄屍福餘等三衛虜賊結構海西女直屢犯邊境
遼東總兵官都督同知歐信副總兵韓斌等戰敗之
賜勑奬勞上閱騎射于西苑黜其最下者命自後精
選以補缺五月陞都督僉事李白玉爲都督同知自
内旨以山東旱饑命河南等處巡撫等官分發其流
民於諸州縣所在區畫屋舍驗口給糧秋咸遣之更
蠲山東徵役之賦賑以臨清倉粟米十萬起致仕禮
部右侍郎倪謙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溥于南京管事
自内旨南北科道官相繼言謙溥不顧清議有玷名

節上罷之六月進封趙輔爲武靖伯七月復設蘇松
常鎭湖五府并所屬縣勸農通判縣丞各一員虜寇
榆林澗都督僉事許寧等擊郤之八月尚寶司卿楊
導言尚寶司官終身不調於遷秩養而已欲求試如
諸司上曰果有材吏部舉用之古人云立賢無方宜
城人阮迺廷言故父選于自交趾歸附有功歷官知
府垂老致仕旅死宣城困苦流離乞授臣一職冀圖
自活下吏部議之上曰其授官縣丞食祿不事事稱
朕柔懷意九月監察御史楊守隨等言頃因山東災
傷議者爲救荒權宜之計許在京辦事及寄名吏納

銀俱免京考見在當該者俱免考試與冠帶悉依資
格選用如是則文移通否年歲老耄一切不問黷貨
規進倖門廓極害政莫甚焉上曰朕患吏道不清嚴
考試爲進退募入貲賑饑免考登仕教吏貪也御史
言是亟罷勿行重建伯夷叔齊廟于永平賜祠額曰
清節冊壕塹爲遼王勑各邊巡撫都御史整飭邊備
十月王越襲虜紅鹽池大破之賜勑奬諭癸酉月食
魯王泰堪薨十一月重閱騎射於西苑命翰林院編
纂宋元二史上接通鑑綱目爲八館編纂之十二月
復設河州及文縣二縣

十年正月勑王越專居固原總督三邊諸鎭軍馬二
月晉王奏鎭國將軍美格有母喪請并以其子應得
祿米量支本色爲喪費丁户部議無例上曰人子不
得自盡於送終則終身悔雖無例特允之三月南昌
知府王詔詣京考滿以疾久不還任巡視侍郎原傑
奏罷之詔賂中官自陳疾愈累疏稱屈下吏部辯理
得復六科給事中劾詔宜黜上曰原傑黜詔以病也
病瘳矣何不可責給事而恕之崇王之國大應法王
劄實巴死有旨如大慈法王例建塔葬之撥官軍四
千供役禮科給事中王坦言劄實巴夷狄之人假名

釋氏陛下待之殊禮封之顯號特借此以撫其種類
使不患邊耳如例祭葬之足矣而祭祀之品逾於王
者造塔之費幾於山陵今畿甸饑饉連年餓殍載路
即以是費拯流離垂死之民豈不愈於厚一荒誕之
胡僧哉上曰給事中言濫矣大應法王造塔比大慈
法王已減三之二不許四月浙江參議甯珍爲巡撫
都御史所黜具疏稱枉吏部抑之特命復任增雲南
鄉試舉人五名以街渠汚塞逮中兵馬司指揮巡城
御史錦衣衛官較于獄五月禁藏妖書增設州縣勸
農官六月岷王音埑爲其乳母子覩請免戍吏部覆

奏不宜上曰覩母老矣養王爲請厚道也其放歸養
母死而戍邊陞工部右侍郎王詔爲左侍郎通政司
右通政程萬里爲右侍郎自內旨南京科道官言王
詔甯珍既退復用啓奔競夤緣之端上曰既命之矣
兵部會吏部舉可巡撫寧夏者二人上不允已復推
上曰邊境巡撫不宜用未練事者吏兵二部故當究
之姑宥罪而陞南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張鵬爲右
副都御史以往起養病右都御史林聰以代鵬給度
僧道南京監察御史任英言比歲旱澇相仍災異迭
見內地荐饑邊塞多警京城內外民食孔艱若復行

給度則天下僧道紛集京師米價益貴況此輩奸盜
者多即如四川僧徒悟昇乃爲賊首乞罷其令不從
發團營官軍三千疏浚京師溝渠七月遼王豪墭之
長子卒亡子請以其妃妾殉上曰先帝顧命毋殉後
宮也王何戾耶婦無子別室遷之濮州民有乘饑爲
亂者州捕殺之其弟同居當連坐上曰民饑思亂朕
甚憫焉同居者不預謀杖戍之殺者家屬財產悉毋
籍八月祀宋儒程顥程頤于博野縣（顥頤故博野人其五世祖爲宋
太宗時端明殿學士因家洛陽知縣裴泰奏其事故有是命）旌異廣東按察司副
使孔鏞僉事陶魯林錦賜誥命九月癸丑朔日有食

之令侯伯新襲及駙馬年少者送國子監讀書習禮
十月旌異青州知府李昂湖廣按察司僉事尚褫浙
江按察司僉事周正方河南府知府吉慶直隸眞定
府通判傅恕順德府通判李觀故城知縣杜中陽城
知縣耿昇錢塘知縣謝頹賜誥勅增設山東布政司
參政一員提督勸農十二月起復太常寺掌寺事禮
部左侍郎萬祺於家自內旨科道官言國家大祀時
享諸司不敢以刑喪奏刑喪之人不得陪祀供事而
況掌祀之大臣太常則掌祀也禮卿之貳則大臣也
上曰朕將別用焉（萬祺南昌人精篆命以椽授鴻臚寺序班有援之者超擢吏部主事）

石亨輩為英宗謀復辟以間謀祺日業[illegible]蓋復為天子力贊之及辟英宗即位以亨薦名見擢吏部郎成化末累遷工部尚書太子少保祺起家操史方於六卿物論不平然能自謹約以身名終 罷

湖廣寶慶等府縣淘金時內費日多搾金漸乏命寶慶府舊場淘金場二十一處役民五十五萬有奇而武陵縣民傷蛇虎死大水者無算僅得金三十餘兩已巡撫官以聞詔罷之 都

察院右都御史李賓奏錦衣鎮撫累問妖言罪人所
追妖書圖本悉妄誕不經愚民往往被惑乞備錄書
名榜示天下使咸知其謬幻詔可 其書有番揭地搜神記誣金龍八寶混天機神經安天定世繡莺闘九龍戰江神圖天宮知賢遊遇神圖經鎮天降妖伏枚達通天混海圖天定天定圖水晶珠經金鎖洪陽大策金錄都天玉鏡六甲明天了地金神飛通黑玩書通天徹地照僊爐經三天九關夜海金船經九關七返纂天經八寶擎天白玉樓天子金地潛劉太寶世場天機伍公經奪天普日黃

卷之十六 典誤記 二 九

[illegible]鎮瀾天記緊爾[illegible]沖工丸天韓玉竟[illegible]通支濟世[illegible]時論明曆金[illegible]天通天無價錄[illegible]經奇天策海底金經[illegible]書照賢金靈鏡經砵[illegible]天烈火圖六甲天書[illegible]感天逃化經變化經[illegible]錦幸盡換海圖轉[illegible]領通天死游珠照天[illegible]支引通經牙珠湯天[illegible]賢鏡透天閱畫天暨[illegible]降兵斷登五家經金[illegible]天鏡九闢番天揭地[illegible]經玄氣豎海經七逆

虜入馬營奔家溝赤城袁家墩等
處宮府遊擊將軍署都督僉事周玉敗之詔與實授

當先官軍陞賞有差
十一年正月考察朝覲官吏部奏罷甯珍王詔從之
故貞人張元吉毋死當戍釋為民祀故監察御史伍
驥都指揮丁泉于福建上杭縣 汀州府上杭知縣盧宏奏天順六年盜賊竊發都指揮丁泉率兵守備本縣扞禦有方賊不敢犯次年賊勢益熾巡按監察御史伍驥入境聞變即馳至汀審察賊情調兵策應單騎入巢諭以禍福賊出不意駭甚及聞驥諭感泣至誠旬日之間脅從來歸者千七十餘惟賊首李宗政等負險不服遂與泉率兵深入攻破營寨泉奮身力戰為賊所害驥總督官軍弔死撫傷鼓勵義氣與衆戰十餘合破寨壁等一十八寨擒斬八百餘人賊平未幾驥遂遘疾命民皆傷痛揖率出貲立祠以歲時致祭事下禮部覆奏賜祠額曰褒忠驥安福縣人景泰甲戌進士莊重寡言喜怒不形處得大體見目類拔拾大臣以沽名者恒非之過喜當為[illegible]敢任
名以義

卷之十六 典誤記 憲宗二 十

二月閉
宜陽等縣銀峒申明酷刑之禁乙未月食三月虜自
尖山墩西空入寇大同右參將都指揮李鎬遊擊將
軍都督僉事緱謙等禦之金山兒迤西敗之追至鄉
水河及尖山西空又敗之賜勅獎諭寧晉伯劉祿卒
祿年故少命賜祭不予葬免輟朝著為令分命監察
御史清理天下軍伍以多少為殿最四月置寶豐商
城二縣命南北兩畿河南門廣江西地廣民衆之處
增設勸農官一員壬辰乾清宮災五月紀宮人之生
孝宗皇帝六年矣以萬貴妃寵且妒不敢聞上至是
上始知之下禮部擬名名不愜上意上自名之遂見

皇子於羣臣中外人心莫不歡慶六月湖廣總兵官左都督李震等奏沅靖等邊衛控制川貴廣西諸種蠻夷頃者苗賊攻掠不已雖已調兵捍禦卒難成功請如正統景泰年間靖遠伯王驥等故事大勅之上曰蠻夷猾夏自古而有要在邊將羈縻得宜其令震等與四川貴州廣西參將土官人等分屯禦之肆侮拒敵則行勦殺聞風畏威則加撫諭皇子母紀氏薨七月唐王瓊炟薨印記馬騾駒於北直隸山東河南等處修理南京太廟八月借漕卒浚舊通惠河以通京師漕輓命朝官離家十年者方許省祭取陝西巡

茶御史還京遣行人二員禁茶如舊追贈眞人徐道純父宗儆爲太常寺丞母楊氏爲安人自內旨開泰川大地山崩當縣民家莊銀礦九月丁未日有食之陳州知州戴昕秩滿當遷州人言其政命復任陞[illegible]一級陞[illegible]名府知府楊榮晉州判官張綱賜誥勅[illegible]荔波縣於慶遠府荔波初隸南丹州土[illegible]仕武昌[illegible]法[illegible]屬與知州莫必[illegible][illegible]十月增設專理河道工部官一員禮部左侍郎葛顒至改爲工部十一月癸亥冊立皇太子詔天下陞右通政程萬里爲戶部右侍郎侍講學士尹直爲禮部右侍郎太常寺少卿孫廣安爲本寺卿

旨內旨十二月陞大醫院院使方賢爲通政司左通政仍掌院事時賢自結於太監黃賜爲賜蓋寺以修衙門爲名擢擢納銀募匠易木所費不貲以此得寵尚此雜流陞四品官帶俸者止太常少卿及順天府丞以通政官帶俸者自賢始申明洪武間學規於國子監置高明縣編發自宮者於海戶令再犯者處死全家發邊遠充軍旌異萊州知府熊瓊韶州府同知方新成都府同知李祥東昌府通判蕭彥璥河南布政司理問諸璩歸德州判官陳獻賜誥勅己亥復郕王帝號上尊謚曰恭仁康定景皇帝修飾其陵寢

十二年正月是月南京陰霾蔽日地震有聲二月己

亥朔日有食之增設山西忻代諸州縣勸農官己丑月食給獄囚藥餌三月冊陽鑄爲魯王李震破靖州苗賊五月復罷遣陝西巡茶行人陞工部左侍郎萬祺爲本部尚書自內旨勅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原傑往荊襄等處撫治流民六月瀧水等縣猺賊四出焚劫浚通惠河成蒙化洱海鶴慶大理趙州鄧州等處盜起七月皇第六子生定京操軍逃亡罪例黑眚見命宋儒朱熹十世孫燉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奉祀事設貴州程番府太學士商輅等條陳時政六事其一言哈密等處番人來京攜帶玉石多被細人誘引進

貢計囑行戶高直賣官規取厚利間往番僧往往餽
都綱禪師陞至國師佛子法王等給與金銀印信圖
書其有死亡徒弟承襲更求造塔二者皆侵耗朝廷
財物宜行禁治其一言廣東雲貴等處有貢奇花異
草珍禽奇獸珍珠寶石金銀器物此物非出所貢之
人必取諸民取民不足又取之土官夷人家一物之
進其直十倍暴橫生靈激變邊方莫此爲甚乞勅內
外臣自後皆毋進其一言永樂開以交趾爲郡縣其
後守鎭非人遂致陷失今兩廣四川貴州雲南俱係
邊遠雲南與交趾尤爲切近蠻夷土官易生事變宜

命吏部推選剛正有爲大臣一員巡撫其處上嘉納
之以黑眚見祭告天地于禁中遣官審錄天下罪囚
八月改南京戶部左侍郎王恕爲都察院左副都御
史巡撫雲南丁丑內承運庫監生袁慶祥見帑藏虛
耗歲入不供而售直寶石無慮日月因上章極言命
杖五十送吏部命肄業國子監慶祥後舉進士歷官刑部主事員外郎爲廣東按察司僉事大學士商輅言郊祀之禮歲一舉行至重
事也邇聞皇上廣敬天之心建祠宮北奉祀玉皇製
造祭物祭器樂舞之具一如郊廟并新編樂章命內
臣習之欲於道家所言神降之日舉行祀禮臣等竊

詳皇上之爲此毋非欲上爲母后祝釐下爲生民祈
但稽之於古未合禮經昔傳說告高宗曰黷于祭祀
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伏望停罷凡內廷一
應齋醮亦悉禁止從之丁亥月食九月妖人李子龍
等伏誅增孔廟籩豆佾舞之數以邊警方劇令旗軍
有能出貲募兵滿百人以上者賜冠帶封誥錦爲伊
王偕濬爲韓王以征靖州苗功封李震爲興寧伯詔
撫綏流民十月傳奉監生李英儒士顧經萬綸鄔存
敬等二十人俱冠帶中書科食糧御用監辦事英等諂事太監梁芳韋力轉相附結遂得進用往往取釋老書及小說不經之語繕寫成帙標爲異名以進驟至美

官有一歲三四遷者經父珏以巫起爲太常卿㑹工部侍郎蒯祺養子存敬初名振爲驛丞驟官至是改名其他多官家子及市井無賴云朶顏三衛夷人復請開馬市不許勑
邊臣防邊置饒平縣十一月續資治通鑑綱目成上
製序文并首陞南京禮部左侍郎倪謙爲本部尚書
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溥爲南京吏部左侍郎國子監
祭酒周洪謨爲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自內旨開設
鄖陽府
十三年正月庚子朔增孔廟籩豆樂舞之數二月癸
未月食閏二月禁遏報旨意命監察御史吳道宏往
鄖陽府安撫人民勑廣東按察司副使陶魯提督高

雷二府兵務防禦蠻寇三月愼妖言之罪事旗較捕妖言圖官賞無籍者多爲僞誘愚民而發以請賞行事者捕之加以法外之刑究死相嫌無敢言者故有是命置商南縣陞商縣爲州命愼選王府官嚴保勘

考試之禁四月封芝北爲唐王修續資治通鑑綱目

成五月罷西廠之緝事者禁邊刁訟六月嚴捕盜之

令革兵部尚書項忠職爲民項忠字蓋臣嘉興人正統七年進士授兵部主事遷員外郎十四年扈從北征陷虜中以智自拔歸進郎中景泰初推廣東按察副使按部高州諜報賊擄男婦數百流劫村落部將請發兵忠曰流賊集擄家理愼無妄殺及訊其俘累皆良家被掠者盡釋之西年征隴水賊有功丁外艱服除改山東天順三年擢陝西按察使丁內艱軍民詣闕借留詔起復之七年召爲大理卿借留者再至乃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平洮岷諸番閔再與寧達伯壽彰武伯信熙虜有功成化三年召還佐院事其明年固原土胡滿四據石城叛復以忠總督軍務與都督劉玉討之伏羌伯忠戰死我軍遠却忠即陣斬一千戶以狗衆乃定廷議請益兵詣問忠忠謂不須益可坐而圍之相持百餘日單騎抵賊寨諭以禍福歸從者捕出降其遠出者皆縱使去以服其寨賊寨每突圍薄我大小三百餘戰皆却之擒其愛將楊虎狸解所服金鈞賜而遣之約爲內應卒擒滿四斬首七千六百餘獲二千六百有奇五年遷右都御史六年荊襄賊李翁于者本劉千戶餘黨倡渠民爲亂忠復總督軍務乃遣人脅榜出人招諭其脅陝不服者縱兵搜捕凡發違還鄉者百四十萬編戍者萬餘斬首二千餘級獻俘于朝者百餘人詔暫留撫治進左都御史會李星見言者謂謝褒救戮所致忠再疏自列因乞骸骨上溫詔慰忠且召之還十年拜刑部尚書等改兵部汪直開西廠錦衣百戶韋瑛挾直勢涌寮憂與大獄忠草疏倡諸公卿奏罷之直內術忠忠不自安乞歸朱行直陳東廠誣以賊私事上命三法司錦衣衛會問忠抗辯不服衆知直意無敢違者而忠坐爲民久之陷忠者次第敗復兵部尚書致仕弘治初以疾歸毘再進階光祿大夫十五年卒年八十三賜祭葬諡襄發錄兵籍爲嘉興所千戶忠剛果沉毅遇事敢爲故前險敵制勝而賞錄言其在荊襄時躍逐流民以械繫死道路者不可勝紀

汪直復開西

廠兩錢于京師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

士商輅致仕商輅字弘載淳安人宣德乙卯發解浙江正統乙丑會試殿試皆第一授翰林修撰尋命進學東閣郕王監國陞侍讀擢入內閣時英廟北狩力沮南遷之議虜逼京城與羣臣議裨畫就守久之陞兵部右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仍兼學士天順改元以景泰易儲事謫爲民成化二年復前職與彭時議慈懿皇太后葬禮率廷臣伏闕爭陞尚書仍兼學士己丑冬條陳時政辛卯冬彗見復疏八事壬辰以天下水旱相仍請省科斂減力役寬商稅弛利禁乙未進兼文淵閣大學士丙申加太子少保改吏部累請見後陳時弊丁酉兼謹身殿學士與同官論罷西廠尋乞歸輅丰儀山峙襟度淵涵詞氣溫徐居平敬愼論古今治亂得失是非瑩塗不勞方牘纍案裁決如流卒謚文毅七月詔兩京

堂上官五品以下者從吏部依例會官考覈請當察堂上考官皆自陳太常寺寺丞吳亮亦自陳休致上意其僭故有是命賑恤京都民之被水

者勑諭各邊鎮守巡撫等官從宜計議彼處弭盜安

民之術選將練兵之方備奏以聞辛巳月食八月命

杭州府祭唐臣褚遂良上曰山東兗州及南直隸諸

府州雨水爲災民甚饑窘朕實愍之戶部臣其擇廉

能郎官五員分往賑濟復設河南巡撫官詔留巡鹽

御史雍泰一年以撫恤兩淮竈丁東廠官校發雲南

百戶左昇私事詞連通政司掌司事工部尚書張文

質及他官錦衣衛遂併執文質左通政何琮等以掌

印請上始知之即命釋文質而責問錦衣衛官胡擅
繫大臣者指揮使朱驥自伏命停驥俸三月九月詔
逐罷閑官吏人等之匿京師者詔自今邊儲三年一
盤查著爲例置三水縣陞蘭縣爲州吉王見浚之國
是月也以傳奉得官者三十有餘人十月復立哈密
衛於苦峪谷以淮安鳳陽饑荒暫止徵備用馬詔會
舉將材十一月嚴文武乘轎之禁詔稽覈遼東屯田
許朝鮮國市弓角朝鮮國王李娎奏言小邦北連野人南鄰島倭五兵之用俱不可缺而弓材所需牛角仰於上國今互市銅錢弓角等物朝禁甚嚴竊惟高帝特待遇小邦異於諸藩嘗有火藥火砲之賜望特許收買弓角不與胡人一例兵部言朝鮮恭順之國累與諸夷不同宜許而限其數上令每歲許買弓角五十

上以天下官吏朝覲姦詐之徒或緣私
仇妄相告訐嚇騙財物及陰構以事中傷良善又賢
否黜陟朝廷自有常典乃有與京官往來交通營求
作弊者竝命都察院榜禁之十二月戶部郎中李烱
然陳鳳陽諸州府救荒之策其一言建吳二庶人家
眷十八口已物故大半而月給米二十五石如舊請
量減之下戶部議可從上不許曰此先帝之賜數戊
申月食以太子太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越有紅
鹽池撲虜功命爲兵部尚書仍太子太保兼左都御
史及原加俸一級

十四年正月傳奉陞太常寺協律郎丁永中爲本寺
寺丞襄王瞻墡薨定官軍歇操例歲以二八之月起
操至五月十一月大寒暑而止禁草倉場積弊二月
虜犯遼東靉陽堡殺掠甚衆陞錦衣衛指揮使萬喜
爲都指揮同知指揮僉事萬通爲指揮使正千戶萬
達爲指揮僉事子世襲命中外軍政官五年一考選
皇太子出閣進學增設雲南按察副使一員整飭臨
安兵備罷朝天宮工役命官軍五千修國子監賜山
東按察副使陳相鳳陽府通判馮珪登州府通判袁
玘開州判官林彥綱誥勅旌其善政總兵官都督同

知歐信巡撫遼東右副都御史陳鉞以襲擊三衛夷
之捷閏三月冠皇太子十三道監察御史言竊見巡
撫寧夏賈俊奏稱邊儲匱乏欲將河南陝西山西北
直隸兩考吏典及在京各衙門辦事滿者俱令納銀
免其考試即與冠帶民間子弟納銀許充知印承差
府州縣等官三年六年考滿納銀免其赴部考績戶
部議爲准擬詔旨許其通行稽之往年陝西一方偶
有納馬納草事例至今朝論不以爲是堂堂天朝富
有四海令量入爲出用一省百邊儲胡患不充軍需
胡患不足而爲此賣官鬻爵之事伏乞痛革前弊別

圖長策使邊備不乏名器不濫上曰漢文帝從晁錯備邊之策後人惜其作俑納銀足邊後世謂何御史言是一切罷之錄陝西岷州擒斬番賊功命禁安南國使臣多挾私貨有言建州三衛夷故無罪陳鉞邀擊爲功勅兵部左侍郎馬文升等往招諭之盜起福建上杭縣勅鎮守太監盧勝巡按御史戴用等督捕之巡撫遼東右副都御史陳鉞再以擊建州之捷聞封閉烏撒衛天生橋稻田壩奈章場等處銀峒復開遼東廣寧等處馬市陳鉞奏永樂間遼東設馬市三處一在開元城南關以待海西女直一在廣寧城以待朶顏三衛正統間因爲泄邊情已罷其二惟開原南關市獨存近者朶顏窮迫潛

結海西轉市於我而海西藉役馬力數犯我邊若許復開則有以收朶顏之心散海西之黨而中國并受其利下廷臣會議報可起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高明巡撫福建以平盜高明貴溪人少刲股愈母景泰二年舉進士拜監察御史多所建白平反徐州民越訴縣吏例當戍明議戍例爲誣訴設令所奏實不過當杖制可著爲令州又以妖言十餘人具反獄聞明訊無狀止坐本律出按河南河徙民就居河旁浮滸地議者欲侵斂明曰河徙無恒安知異日之不爲河耶歲滿廷錢內入與吳深對奪三法司奏贖五歲臺稱二妙天順改元孝同官劾兵部尚書陳汝言其聲僉著院獄四五十餘人白書劾獄消劾片緣閉九門止行者捲捕得之四年與御史趙明等廷劾天下朝覲官疏詞願激上請主筆者明請留任不以累超都御史寇深言上都察院累年揮文奏章皆出高明之手上曰能御史也吏部擬出爲按察使上謂李賢此人宜內任又謂寇深可都御史也未幾遷大理丞成化元年擢南京右僉都御史南京自春徂夏陰晴霾雨揚州人民無故驚疑扶老攜幼負往南奔兩月方定明上言宜修人事以回天意下禮兵二部禮部尚書姚夔請勅兩京文武羣臣修省兵部尚書王竑請勅南京守備等官飭武事防不虞皆從之又言刑部郎中孫瓊陳鴻漸梅倫兵部郎中何宜工部主事宋琰皆廉潔端方拙於謀身不求知聞發然求退乞敕吏部題擢以獎括尚又言學較人才所出而近年開四十貲以上及納馬等例多至萬餘人昔唐德宗欲官戲公秉者陸贄進諫臣令亦恐舉人相請納馬入監等吾明經朝論疏之頃之揚州鹽徒爲盜殺趨江千戸及選簡官兵十餘人勅明從宜督捕明遣已鑑名日壽亭督辛伍往來江南北會朝廷遣中官及錦衣較辛丘十人籍首惡家明處變起館穀五十人者不使出戸而外按方嚴督兵分捕九百人盡得之中六十餘人劫獄復入江爲盜明使伏於蘆洲同其出被臺入蘆盡搶之召還京以親老乞終養既免衰聞上花盜詐械獲起得便宜行事明方疾上道伴獲回百餘人誅其首惡四十誅請析縣之縣名永定旋乞致仕卒明廉約清峻所至整肅括于仕進但規摹頗證不能有容曉年女已聘某人改適宗室爲鄉人所薦四月陳鉞復以擊虜之捷

聞巡撫四川贊理軍務右副都御史張瓚以破松疊等處夷寇之捷聞五月以尚寶司少卿戴縉爲右僉都御史自內旨翰林院儒臣編集御製詩成遼王壕墭薨商州大水民多淹沒六月設恩平縣陳鉞復以擊虜之捷聞命太監汪直往遼東處置建州三衛邊務英國公張懋等奏京師大圓通等寺非有不可已之役而官軍所以威勢而懼戎者也而動撥營造當此暑雨下情不堪且今邊報迭至正蓄威養銳之日請行暫止上曰內官監材料具備借力一運秋可畢工毋止也大慈恩寺禪師喃渴領占等乞給銀印許

之福搥盜平普定等處蠻賊劫掠總兵官吳經等欲
大發湖貴雲南兵擊之上曰貴州深阻恐未必得賊
徒傷無辜其勅巡撫都御史陳儼往度之儼盧陵人七月
以北直隸山東水遣官勘濟八月上曰畿內山東諸
府災傷甚其令追糧草馬匹及一應差役宜停止分
豁者具奏聞選官分賑之江西亦水其令南京刑部
右侍郎金紳往視科道官各上救災事宜因言比來
各色工匠或自叙斤斧微勞或造奇巧玩物希求恩
典輒受官職至於官軍捕獲妖言乃其本事不論輕
重一槩遷官況其中枉誣比比刑賞過中亦災所繇

乞勅吏部自官匠出身者裁其月俸第許榮以冠帶
勅兵部計議捕獲妖言明白者止加給賞不予以官
下所司停徵順天府民借支倉糧免其所負羊毛禁
私鑄錢戊申早朝東班官若聞有甲兵聲者皆辟易
不成列衛士露刃備不虞久始定莫知故已命班居
下者百餘人跽午門踰時釋之因申明朝儀八事執
巡撫蘇松等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牟俸下錦衣獄
傳陞錦衣衛故帶俸百戶施良子仁爲實授百戶百
戶王英爲帶俸正千戶九月定隱匿賊情罪例免被
災囚人納紙十月勅捕倭於揚州給宛大二縣養濟

院貧人布三千五百餘疋巡撫遼東右副都御史陳
鉞奏比聞建州衛夷虜會卜刺答等仍糾餘黨盜邊
宜復調軍擣巢永除患苦下兵部尚書余子俊言建
州海西諸虜近蒙恩諭多已改悔鉞出傳聞復請加
兵恐起舊釁乞令嚴飭所部詳加偵瞭至乃出擊去
勿窮追倘卜刺答等服罪入貢及朶顏三衛被滿都
等仇殺避難近邊俱宜曲加慰撫毋貪功妄殺失朝
廷懷柔之義詔可十一月始令翰林官習儀先是翰林院官
僚自永宣以來並免習儀至是萬壽節錦衣衛事官較奏學士王獻簡討張泰不赴上命鞫問之獻泰舉故事以聞命宥之仍命自今內閣辦事者免其餘並習儀如常裁革廣西養利州土

知州永康縣土知縣置流官修南京棱殿十二月諭
戶部臣曰今歲北直隸水災殊甚聞紫荊關水門被
水闔流至涿闔門扇也則人民禾稼災困可知有田畝應
免者悉免之癸卯月食申在外武官私役軍士禁稅
十五年正月二月禁自宮以求進者四月以吏部聽
選官李孜省爲太常寺寺丞監察御史楊守隨等言
我祖宗立法定制官人必繇資格核士必考素行是
以奸僞衰止流品疏清至於祭祀之禮罪人不得供
事刑官不得省牲疾病刑喪不得陪從其典尤重李
孜省故胥也受賂逃匿數於京師其資格則刀筆也

其情罪則胥靡也小友投合忽無級陛餓下之日士論沸騰奈何用此奸罪穢人瀆事天地宗廟之駿奔吏科給事中李俊等亦以爲言上曰其改之上林苑監乃以爲左監副慶王邃壟薨五月兵部左侍郎馬文升坐招撫建州海西夷夷人復犯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牟俸坐受人財皆下獄謫戍上曰牟俸職司風紀大肆奸貪馬文升撫夷也夷復變六科十三道胡容隱不糾奏者其陳狀於是給事中李俊等二十七人御史王濬等二十九人合詞請罪詔廷杖之人二十陛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戴縉爲右副都御史自

內旨特加工部尚書萬祺太子少保七月命汪直行邊八月南京刑科給事中李鸞先奏南京工部所屬虛費官錢下南京工部覆之覆上言安調鸞爲判官已南京科道奏鸞言無非爲國節費雖不實乞宥罪上曰有旨旌異桂林知府金純武昌知府秦夔濟南知府王璟揚州知府周源廬州府同知李鳳霸州知州蔣愷廣德州知州周瑛深州知州韓儒道州知州方璟六合知縣唐諮蓁城知縣李興陽曲知縣宋賓賜誥勅瑛莆田人成化己丑進士授廣德州知州教民遵喪祭法戒溺女遷南禮部郎中守撫州調鎮遠累官四川右布政使致仕先是陳獻章倡習靜之說而嘉魚李承箕得其傳瑛移書譏之曰始學之要先收放心收放心居敬是也居敬則心存聰明睿智皆繇此出然後可以窮理所謂窮理者非謂靜守此心而理自見蓋推之以至其極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言人心無外也不即物窮理能盡此心之體乎今不務此乃塊然靜坐求舉■用之學吾見其難己論者謂獻章主靜得聖門宗旨乃其淵鶩流於葱嶺不可無璞之柢柱所著有稿世管■律呂管鑰字書管鑰等書冊祁鏞爲襄王九月孝陵大風拔木遣守備成國公朱儀祭告于孝陵傳奉陞禪師結幹領占爲國師冠帶監生盧英爲鴻臚寺序班汪直奏刑科給事中趙良行事輕浮先時上書不謹難居言路外調之十月命汪直監督軍務撫寧侯朱永佩征虜將軍印充總兵官討建州夷巡撫遼東右副都御史陳鉞贊其軍復命朝鮮國王李

娎出兵夾擊之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楊鼎乞致仕不許再請許之賜勅曰卿歷官翰苑纂修講讀効勞良多殫心戶部國賦通融厥績茂焉朕方圖任老成卿乃引年至再茲特允請命給驛舟送歸仍令有司月給米二石歲撥人夫四備贍用夫優老敬賢者朕之心執禮養恬者卿之志功成身退者士之榮去國懷忠者臣之厚卿篤念此尚優游田里化導鄉人使風俗歸淳治理臻盛則足副朕眷卿亦永終譽哉時方簡臣朝論以爲優楊鼎字宗器咸寧人家貧爲商後乃苦學治三經宣德末鄉舉第一聞南京祭酒陳敬宗嚴教郎求入南監從學閉戶讀書輟食躬作正統四年會試第一廷試第二授翰林

綫務已已北虜入寇以才推擇改點▮▮▮史尚書
洲事悉還朝軍兵送與莫不流涕遷侍讀兼春坊左
中允尊陞工部右侍郎天順元年轉左中書王諭
旨欲轉江南折糧銀入實內帑而以他物充武職俸
鼎從容議已之成化四年代馬昂爲戸部尚書延綏
用兵廷議須徵邊餉鼎言黃河漢唐漕運故道間難
稍險然三門而上小河可達延綏其迹尚在苟貯糧
水次遡流運何所不濟疏上且請身督之竟見韙
不行鼎在官力清利孔所蠲罷上持正不阿事出上旨
亦不由爵毋論蘇貴所立役盬二法戶部遵守之十
丘平以水旱被劾鼎故與大學士劉珝善後以干托
不從因失鼎知言者見劾皆珝所主懇乞致仕鼎在
官在下上書生隅日量思寬犯思忍勞思先功思鼎鎮
坐思丁行思後名思晦位思卑守思忠退思早居思家
遵用舊籍案書院延師以教里中子弟歲饑出所蓄
賑親舊語人及諸子曰平生無所長但識廉恥二字
耳其卒也贈太子少保諡莊敏鼎娶妻時年已三十
大婦相莊子時錫官至太常少卿時毅舉人爲鼎壼
墓誌治初
旌表孝子
傳奉陞僧錄司左覺義閏十月

陞大慈恩寺國師乳奴班丹爲灌頂大國師覺義綽
吉堅參爲國師大隆善護國寺灌頂大國師班卓兒
藏卜爲佛子國師著肌領占爲灌頂國師其以傳奉
得官者四人十一月戊戌月食朱永襲敗建州夷是
月也以傳奉得官者十七人十二月封朱永保國公
不世加汪直食米歲三十六石陞陳鉞右都御史陞
者千八九十人賞者千五百四人陞大能寺右講經
劄巴宗禁爲國師
十六年正月禁雲南邊軍交通外夷陞應天府府丞
談倫爲順天府尹順天府丞徐英爲河南右布政使

自內旨倫吏部尚書尹旻心兩英內閣學士親也庚命太監汪直監督軍
務兵部尚書王越提督軍務保國公朱永佩平虜將
軍印充總兵官率京兵萬人赴延綏禦虜參將等官
皆令直推舉兵科給事中孫博言六事其一言東西
二廠緝事旗較多毛舉細故以中傷大臣旗較故厮
役之徒大臣則股肱之任豈厮役可信反過股肱縱
其皆公已非美事一或失實所損實多汪直聞博奏
怒甚召詰之上下旨博不諳事固當治也姑恕焉二
月詔天下學較孔子廟廷所在凡過門者皆下馬太
監陳喜以公事出河間河間知府滕佐等賑民于外

不能供應喜奏之命執赴京擬罪有差朝鮮國王使
人來獻建州捷命戸部郎冀綺林同賑濟保定河間
二府汪直王越襲敗虜于威寧海子來奏捷遂乞班
師許之上曰順天府幷直隷府州縣山東饑荒特甚
朕不遑寢食光祿寺一應派納供用凡被災處悉爲
減省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岷王音埑薨加汪直
歲米四十八石封王越威寧伯仍以太子太保兼都
御史掌印提督團營如故五月河間府東光縣地官
莊在焉管莊之人歛徵糧二斗科道官言天子四海
爲家何必莊田東光之民失土地矣賦斂比之公田

數及三倍民困如此非死即徙非徙即盜耳上命畝徵五升三合五勺如開墾荒田則例六月禁貴戚世家侵占民田巡按遼東監察御史强珍奏建州班師亡何虜即四入靉陽清河殺掠男婦五百餘人頭畜無算實繇前巡撫都御史陳鉞啓釁邀功致其報復諸守將不能禦却之又畏罪貪功隱匿不聞直待朝廷論功陞賞陳鉞回京之後始以入奏請逮問欺罔用正厥罪兵部尚書余子俊等覆奏引皇明祖訓參鉞累犯死罪不宜再縱嘗從珍言上命守將吳瓚崔勝藏罪殺賊鎮守太監韋朗停歲賜食米半年總兵

都督緱謙與鉞各停俸一年餘皆屬珍逮問之兵科都給事中吳原監察御史許進亦論劾韋朗等冒功匿罪雖已停俸尚宜重處其劾陳鉞以爲黃潛善賈似道之流上曰是業處分姑已之已汪直自遼東還奏珍行事乖方所參被虜人畜皆妄請治其欺罔命錦衣衛千戶蕭聚往勘若不實即械京鞫之七月逐自宮以求進者申明存恤孤老之令蕭聚至遼東不能有所勘但械强珍以來汪直先執珍拷掠之然後聞奏命會官廷鞫坐奏事不實贖杖還職內批謫戍之遼東尋以兵部及科道官先嘗妄劾陳鉞及都察院奏差強珍不當俱令回奏皆服罪上責都御史王越不謹姑宥之兵部科道官停俸各三月鉞舊所停皆免之以儀眞批驗所盤掣私餘等鹽三萬引賜太監梁芳丙子曉刻月當晦不晦十二月命汪直同太監傳恭劉恒於神機營把總仍提督十二營南京科道官復劾奏陳鉞罪上曰前者給事官劾鉞不實已責之而又何言故當執治姑罰俸半歲傳奉錦衣衛指揮同知僉事千戶百戶倪端等十一人俱遞陞一級傳奉序班許賜等爲錦衣衛百戶廟官顧倫爲太常寺博士及文思院等官毛祥等二十人有差僧錄

司左覺義僧繼曉奏欲齋所得誥勅至湖廣九峯寺乞給驛馬官船廩餼丁夫家僮三人亦乞行糧脚力從之蕪湖縣老人張禮前後率領機兵擒盜二百餘人授九品散官仍命捕盜十一月壬辰月食十二月虜入大同命汪直監督軍務朱永佩平虜將軍印充總兵官王越提督軍務往擊之

十七年正月傳奉陞太常寺丞朱福銘本寺卿陞寺丞顧玒丁永中俱少卿福銘永中孫樂舞生玒孫廟祝二月命子儒士華岳等十一人冠帶食糧中書科將內府各監局及在外諸寺觀皆有書辦人員傳錄道書佛經及詞曲小說所至有近幸內官一二人領

其事書成上進備以珍玩隨其輕重輒得恩典以陳鉞爲兵部尚書太常寺
少卿顧玒喪母乞誥祭予之吏部尚書尹旻請再贈
其父以免再給又予之三月嶽王見沛之國汪直來
報大同捷遂獻俘加直歲米三百石永世襲爵越加
陞太子太傅歲增祿米四百石本色三百折色百石
掌前軍都督府事總五軍營兵提督團營操練蔭一
子錦衣百戶陞蕭綰爲右都御史右僉都御史屠滽
爲左僉都御史自內旨設平虜衛是月久旱恒風四
月掌太醫院事右通政蔣宗武乞原籍官地爲業予
之戶科都給事中劉昂等劾宗武猥以末技攫取顯

官請求亡厭乞收前命上曰已賜矣毋擾以風霾勑
羣臣修省冊遂塀爲慶王從主客司郎中汪景昂陳
請陞爲太常寺少卿文華殿東耳房書辦如故五月
陞尚寶司卿任道遜爲太常寺少卿文華殿耳房書
辦如故有辦吏王冠者奏稱吏典辦事各衙門率供
賤役無異奴隸乞如監生例量減歲月吏科都給事
中董旻惡其不揣參送法司擬罪冠不服訐事房明
發之冠復訐旻與給事中王瑞張雄張晟占吏數多
具疏令其子齋至通政司投進而通政司遲之冠又
言本司官通政使何琮右通政王杲及吏王忠故延
而右參議劉英泄其事于旻上下旻錦衣衛獄具上
聞上釋琮杲忠不問謫英旻於外任英降一級瑞雄
晟明皆停俸三月冠罪如擬越數日吏部擬旻漳浦
知縣英陝州知州有旨責皐緩尚書尹旻伏罪宥之
更調英旻子邊方總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李英總
兵官平鄉伯陳政等擊敗猺獞之爲亂者擒斬三千
有奇禮科都給事中張鐸兵科給事中蕭顯以言事
忤旨吏部希意擬外除鐸漢陽府通判顯隴州同知
故事給事中序遷至知府爲劣至是外除爲府判州
佐內旨允鐸再改顯於貴州吏部言貴州州皆裁減

無同知者特命添設於鎮寧宣府虜報至命汪直監
督軍務王越佩平虜將軍印充總兵官往擊之六月
司設太監王助建寺西直門以工料不足請存積官
鹽二萬引下吏部尚書翁世資極言鹽課禁約之例
不可開端以隳邊計上曰予引千不爲例鎮守太監
劉忠奏山西不歲諸府州衛所該輸柴炭乞暫免之
上曰其郎免二季七月命汪直總督軍務王越佩平
胡將軍印充總兵官統京營兵分路勦虜所在鎮守
總兵巡撫等官聽節制不遵號令者以軍法先從事
乃奏聞八月陞上林苑左監副李孜省爲通政司右

通政仍管監事給太常少卿丁永中先任寺丞勅命
工部員外郎蕭奎嘗以事忤中官至是陞雲南按察
僉事提調學較中官言其不稱命調之貴州辛未曉
刻月當晦不晦九月御史十大節言事詞頗切直留
中不報密諭吏部外調之以爲鶴慶軍民府推官李
孜省上官右通政王㬎以其雜流心易之孜省進密
帖命調㬎太僕寺少卿十月丙辰月食傳奉道錄司
右至靈鄧常恩等爲太常寺卿錦衣衛指揮千百戶
等官有差又以五十餘人十一月汪直奏臣至宣府
分守要害虜知有備遁去近邊無烽火乞班師還京

上曰冬月正宜隄備提督光祿太監楊鵬請陞本寺
寺丞楊惇爲少卿典簿徐敏署正王佐爲寺丞從之
十二月改錦衣衛百戶何瑾爲尚寶司司丞瑾從太監陳喜引進羣小納賂求官而已圖得厚利又獲轉職命王越佩征西前將軍印鎮
守大同仍與汪直提督京營宣府右路軍馬是月也
以傳奉陞官者二十餘人
十八年正月賜太監梁[illegible]兩淮運司存留鹽五萬引
傳奉內府供給事者順天府通判沈政爲太常寺少
卿二月汪直王越使錦衣衛帶俸都指揮使汪鈺來
報[illegible]之捷陞爲後軍都督僉事內使郭文自南京

還道沛怒知縣馬時中供應不時搒掠時中子至溺
水時中赴水救之起呼究文穢時中衣褻以行老人
及水夫等繞船大呼叱之不退文使家人田福順以
兵器擊殺老人二人遂相訟於朝命錦衣械時中等
至京鞫之法司坐時中奏事不實贖罪還職有旨降
一級調廣西邊任爲慶遠經歷福順如律抵罪錦衣
衛帶俸指揮使栢珍卒其子乞祭葬特許之旌異太
原知府張鼎懷慶知府倪顒衛輝知府張謙蘇州知
府劉瑀池州知府常顯黃州知府王霽衡州府同知
海輔松江府同知于準鄜州知州汪溥耀州知州鄧

眞鄜州知州李瓚隴州同知嚴春湖廣布政司經歷
楊紹澧州知州鮑愷賜誥勅命汪直總鎮大同宣府
等處尋命專鎮守大同是月也以傳奉陞官者十餘
人三月賑濟蘇松淮揚山西大同饑民罷西廠勒兵
部尚書陳鉞致仕右軍都督馬儀南京閒住儀奏鉞撫遼東時尅取宮銀營求陞職用指揮監造器皿役千戶入京調事擅殺進貢夷人侵其方物隱匿俘獲男女擇有色者二人與子鉞分收之與汪直諂附御史強珍侍郎馬文升論戍御史王崇之不從其邀路報有功亦被謫降尉冒授錦衣千戶亦特勢爲非事下都察院請逮官按之上令鉞致仕儀閒住調尉永平衛左所帶[illegible]差操
傳奉陞尚寶司司丞李景華任傑爲本司卿[illegible]
[illegible]陳敩大常寺少卿翰林院侍書嚴勤尚寶司司

丞光祿寺署正楊紀太僕寺寺丞其餘二十人皆以傳奉得官四月傳奉陞錦衣衛帶俸都指揮同知萬喜爲都指揮使指揮僉事萬通爲指揮使舍人萬祥爲百戶帶俸百戶萬通家人徐達爲正千戶較尉劉惠爲百戶其餘以傳奉得官者五人以不雨遣告天地山川社稷之神五月刑部右侍郎林鶚子薇援例乞爲國子監生下禮部以舊例奏上不允曰蔭叙大臣所以崇德報功示激勸也自今在京三品以上官果政績顯著許一子自陳試能通經方許入監容容保位無益於時者無濫授是月也以傳奉得官者四

十人太監梁芳錢喜家屬與焉時傳奉盛行名器愈濫左右近習各立門戶特寵閹勝而梁芳尤甚每一傳奉除拜滿紙謝恩私第者相踵前後毋慮千人六月虜寇延綏河西清水營等處邊將分兵禦之有斬獲論功行賞傳奉南京任倅太監錢能同安寧等守備能自雲南同罪重罰輕至是復以進奉獲用是月也以傳奉得官者十有一人七月起右副都御史程宗勘處雲南木邦夷情命雲南布政司歲祭故翰林院學士王褘之祠是月也傳奉太常寺少卿陳敩爲卿尚寶司卿李景華爲太常寺少卿其餘以傳奉得官者六十餘人道流畫士工匠皆與其選八月久雨衛漳滹沱等河漲溢運河口

岸多決河南城署廬舍壞人畜死亡不可勝計南京尚膳監奉御慶戴薦新品物舟及沛其人毆傷縣人至濟寧笞人懸牆至死管河右通政楊恭以聞命刑部郎中朱守孚往勘守孚委罪巡河官上言皆宜治命宥之停俸二月是月也以傳奉得官者十有八人閏八月武城後衛倉使應時用建言六事其一事言饒州燒造御器使內臣監督供費濫溢自後請但降式於諸司使造上上詰通政司官何琮等何不參駁皆服罪停俸遂命錦衣執問之錦衣坐時用建言希進指斥不恭法司擬贖杖還職命調之邊方巡撫山

西左副都御史何喬新劾奏按察僉事尚敬劉源曠職延獄併乞通行天下巡按御史凡三司官滯訟半年以上者悉奏請執問上曰刑獄重事也周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桎梏縲絏久拘攣之不瘐死耶喬新劾奏甚善其即究治其人令天下刑官謹獄以副朕意是月也以傳奉得官者十有四人九月分守獨石馬營右少監崔榮署都指揮僉事吳儼追虜被圍棄而逃上怒逮獄論斬榮求於近幸乃自訟上曰念其追敵非坐視者於是榮儼並得降級庚戌月食是月也以傳奉得官者二十四人而姚福員以

白衣爲錦衣千戶十月陞湖廣茶陵縣爲州傳奉免南京濟川衛軍章瑾役召還之瑾以人匠販進寶石[illegible]官盜開庫銀家財累巨萬賄賂中官無所不至先坐罪充軍至是復以幸還是月也以傳奉得官者二十有五人十一月禁諸王府不得與親屬爲婚姻吏部請補六科左右給事中之缺命疏名上僅陞兵科給事中張以弘爲禮科給事中及補南京工科一員自是見任科官不及額員之半太常寺奏太祀將及有看牲分獻禮各衙門帶俸官例不得行獨去年以分獻命通政司帶俸右通政李孜省今看牲官數未敢定擬上令孜省仍分獻免其看牲孜省先爲太常寺丞以科

道官常劾其坐罪例不當供祀而罷既復進乃以祈邪術蒙幸預郊祀分獻歲以爲常是月也以傳奉得官者五十有七人而掌太常寺事禮部左侍郎劉岌得爲本部尚書掌寺事如故太常寺少卿丁永中得爲本寺卿禮科左給事中張以弘得爲本科都給事中大慈恩寺灌頂大國師劄實堅剉乳奴班班丹得陞爲西天佛子賜誥命衣帽等物復以傳奉予兩淮鹽引太監劉通得一萬王包得六千錦衣千戶徐達得三萬十二月文華大訓成以授皇太子其書四綱二十四目四綱曰進學曰養德曰厚倫曰明治上親序之復題其後曰惟我祖宗定制皇太子

既立中外政務率令啓聞欲其廣見識達治體也朕侍皇考日亦嘗命見羣臣預聞政理臨馭以來兢業圖治十有九年于茲盖嘗因旱郊禱惕于星變肆赦海內葺郊壇以奉大祀增籩豆樂舞以禮先師廣進士之額重老臣之歸加養濟窮民之廩開武學儒生之貢減糴出賑以濟民饑恤刑審錄以清獄訟修文究武飭內攘外朕宵旰靡遑慮功業之未茂也夫爲治之道舉綱必挈其要張目必該其凡是編所述庶幾盡之爾尚究心副朕豫教之意念之哉手勑陞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萬安爲太子太傅兼華蓋殿大學

士太子少保戶部尚書劉珝爲太子太保兼謹身殿大學士少保禮部尚書劉吉爲太子太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尚書如故錄刻復晗密衛右都督罕愼爲左都督仍掌衛印其餘論功有差定僧道犯公罪不還俗人令巡撫南直隸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王恕奏言律法僧道[illegible]罪會經決罰者並令還俗而江志僧道多因彼人役占田土負欠租稅註誤致罪者請同常人收贖法勿令還俗都察院會六部議覆奏從之著爲令申命犯罪充軍不勾丁補役之外監察御史姜昂言天下官民犯罪充軍者宣德十年詔令止終本身令有司遇凡逃亡事故並多勾丁補役殊失罰弗及嗣之義并違舊制章下兵部言申明禁止天下從之

名山藏卷之十七

臣何喬遠恭輯

典謨記

憲宗純皇帝

十九年正月增置北勝州流官知州一員二月祀故南京吏部尚書魏驥于縣之德惠祠以配宋令楊時命襄城侯李瑾統軍夫萬人修大慈恩寺建豐盈倉于豐潤縣以貯歲運都察院奏文職官有犯聽許財物問發爲民此律文也今有援例奏辨求復者夫其人贓雖未入己已見貪矣按官吏凡犯貪淫俱罷職

役不叙此亦律文請加考焉如素行不謹令其冠帶閒住上曰居官本廉聽許與受雖若有間心蹟之矣如律爲是錄贈大理寺寺丞鍾同子越官勅有司月給同妻米給工部文思院大使等官牙牌以八十餘員（從太監黃順奏請也初順奏下禮部言文思院大使共九百餘員俱陞自傳奉請牙牌者已過半矣夫牙牌才爲朝參而設工匠非所當得也上曰與之不爲例）戶部尚書翁世資乞致仕上曰卿乞休者屢朕不違卿志加卿太子少保給驛以歸有司月給米二石歲辨應役人夫四賜勅曰朕聞義易繫終吉之辭禮經明進退之節卿累疏求去蓋得觀於禮經朕用錫卿終吉之福卿歸念之

優游田里化導鄉人俾後賢觀法風俗淳厚則治理自臻足副朕眷遇之懷是舉也朝恩以爲渥是月也以傳奉得官者六十有六人三月禁勢家中鹽以侵商利者以太子少保兵部尚書余子俊服制將闋驛召之己酉月食復設壁山縣是月也以傳奉得官者十餘人而刑部主事郭宗得陞爲尚寶司少卿（宗舉進士善刻印章爲中貴人所引日與市人賤子騎肩供事後心愧以疾）四月巡撫陝西都御史阮勤奏岐山縣有周公廟咸陽縣有周公墓洒有漢諸葛亮鳳翔府有宋范仲淹藍田縣有呂大忠大臨大鈞祠並歲久淪毀乞修治賜祭上曰周公之

制作諸葛亮之興復范仲淹之經畧功在當時呂氏兄弟得傳伊洛有裨名教祠墓弗治祀禮缺廢失古祭法之遺下有司修飭之周公墓歲兩祭墓以二丁守視亮仲淹及呂氏兄弟歲一祭焉封朝鮮國王李娎長子隆爲世子諭禮部臣曰娎恭順異他國賜其世子作勅諭王馬英國公張懋等四十三人自陳祖父以靖難除叛功予爵祿世世近有減除祿米之例非祖宗報功意請復其舊事下戶部左侍郎潘榮言頻年水旱倉廩缺之所入有限所出日滋非經久計懋等無事之時欲請增祿若其功何以勸賞上曰勿

許也實授試御史陸淵等十一人上曰御史之設不第取諳練刑名將以求體貞度焉有老成有學行者乎慎選之是月也以傳奉得官者二十有餘人五月減浙江銀課三之一鎮守大同太監汪直馳奏近得虜報言虜且大入乞將臣故所統達官頭目都督深等千一百人兼程赴援下兵部尚書張鵬等議時方盛暑師難久戍抑大同各邊士馬計且四萬足守禦矣請姑勿許而第勑謹備之因言京軍之設所以控四夷優游蓄養乃可望折衝邇來差役疲困銳氣消沮乞停罷之詔可保國公朱永等亦言團營見軍九

萬三千四百有奇各處更番赴工者五萬二千下場者二萬四千六百操練者僅萬六千七百而已勞逸頗緊不遑蓄銳即馬匹亦散牧遠郊恐警急卒生難以調集乞暫令回營俟調遣上令止京倉之役大慈恩寺趣工下場蘆溝隄岸并通州倉繕治畢即令休舍之是月也以傳奉得官者十有餘人而太常寺顧玒得陞本寺寺丞趙玉芝母得賜誥命（玒故大德顯靈宮廟祝自幼扶鸞假神降言福禍廣緣中官以達內庭遂得幸二子傳其術亦皆得官玉芝初用左道托內臣以進歷任未及半年其母遂得賜勑）六月調汪直於南京御馬監總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朱英等馳奏廣西桂林平樂等府

蠻賊猖獗總兵官陳政等部分漢達官軍士兵剋期並進以有成功盡攻破黃姜桂山等峒一十六擒斬首從二千一百二十四奪回被虜男女以三十七命賜勑褒勉之是月也以傳奉得官者十有餘人而高士王應椅得援文職例貤封其父母七月大同總兵官許寧等奏分守左參將劉寧左監丞石岩自宣府移守至陽和之三月虜入境殺掠當論罪下兵部覆上上曰二日爾號令未行威愛未立部下勇怯地利險易未究知也其令勉圖自贖增置四川布政司參議一員提督銀課（前此會川衛密勒山銀場歲課一萬三千五百兩有奇礦夫六百餘

名後皆停止至是復開兼開沙卧山銀場礦夫視舊增十之一而會川離四川三司又二千餘里太監蔡用言必得參議一員傾勑提督庶銀課無虧戶部覆奏從之）皇第八子生後兩月豐宣府總兵官周玉巡撫都御史秦紘等馳奏煤峪口等處有虜萬餘越山而南大肆劫掠大同總兵官許寧等督戰數合比暮斂兵相持翼日以三萬餘騎突至與鏖戰二晝夜勝負未決臣等尋調副將江山等應援仍行緣邊屯兵戰守臣玉臣紘則分駐於萬全左右節制之上命兵部令馬俊率所統兵兼程進擊以圖犄角頃之寧兵失利謬以捷聞得勑獎焉余子俊至命為戶部尚書是月也陞太常寺丞趙玉芝

爲本寺卿寺誥命八月虜復擁衆犯邊大同總兵官
許寧以聞下兵部會議請勅宣府總兵周玉將兵二
千馳合擊之仍勅太監簡顒都御史秦紘練兵防守
其他諸將俱令協守赴援選委重臣二員一自居庸
關抵龍泉關一自古北口抵山海關令歷視險易而
區畫之上曰是遂勅侍郎李衍何喬新巡歷邊關大
理寺少卿侯鍾往保定等處監察御史徐鏞等言軍
旅之興倚辦芻糧比歲諸邊倉庫費出無經言及出
師輒云糧乏聽征之馬則芻支草無備甚矣請勅戶
部悉心規畫尚書余子俊等覆奏洪武永樂時以天

下歲徵給諸邊軍馬歲用之外尚有餘積自正統末
年以來京城及諸邊添調數多無事之時俱給糧草
而民間田地又因冊籍詭寄者多以故賦稅日減供
費日虧且水旱蟲災歲賑有常例在還官今並槩爲
敕免鈔錢鹽三法乃國家財源胡椒蘇木俱官吏俸
銀之助今並沮廢此何得不憂將來請自今凡賑濟
逋負之糧第從緩征若須恩詔則如古者賜明年田
租之法行之凡諸詭籍悉令改正而踏勘災傷則使
風憲官同軍衛有司訪察勘奏分巡官使兼理糧草
巡鹽巡茶管屯官使歲滿具報本部而其原尤在朝

廷務本而節用也上曰善務本節用朕留意焉巡撫
宣府右僉都御史秦紘總兵官周玉都指揮孫成等
擊虜勝之賜獎勅降南京御馬監太監汪直爲奉御
除威寧伯王越名安置安陸州革南京工部尚書戴
縉錦衣衛帶俸指揮劉綬職俱原籍爲民命工部右
侍郎張頤致仕復馬文升強珍項忠職予致仕命太
監懷恩戶部尚書余子俊閱視團營官軍以杜賄賂
買閒應役權要之弊大同總兵官許寧宣府總兵官
周玉鎮朔大將軍保國公朱永先後以擊虜之捷聞
九月朱永復以擊虜之捷聞妖人王臣伏誅臣錦衣衛千戶

也以妖術爲太監王敬所信任敬奉使蘇松等府請臣及百戶王完等十九人從所至陵轢官吏毒害良善詐傳詔旨括取奇玩多索美女奸淫之還京爲太監尚銘所發下都察院鞫治得實獄上上曰臣等在外矯詐爲姦惡非重戮不足謝天下亟斬之仍梟示於被害州縣王敬充南京孝陵衛淨軍種菜完等發開元肅州二衛充軍授吏部聽選監生陳獻章爲翰林院簡討
許歸養分守代州右參將都指揮使支玉等以擊虜
之捷聞雲南木邦宣慰司下孟密曩罕弄奏累爲木
邦所擾乞別立按撫司命太監覃平御史程宗往撫
諭之乙巳月食都察院右都御史李裕右副都御史
屠滽奏太監汪直偏信兵部尚書陳鉞錦衣衛指揮
吳綬報怨仇艮都御史牟俸坐誣至謫死翰林院侍

講學士江朝宗亦緣倖親被調遠外巡視遼東兵部侍郎馬文升巡按御史王宗之強珍俱以犯鉞忤直諭戍調官給事中趙良張善吉工部主事方賓御史沃頫張銳陳遵毅按察司副使王齊亦以忤直官較枉下法司被殺文致或坐除名或坐遠調今直罪已露乞復諸臣故職并賜名還上以事已處分裕等煩擾且中有不出直誣者命陳狀既上上又以其不輸情命錦衣衛先執首領官鞫之已各停俸半歲是月也以傳奉得官者十有餘人而上林苑監錄事鄒文得出爲蘇州府通判不復以京秩置散地又僧錄司

右覺義繼曉母故娼家女得用孝行旌十月名朱永還命右副都御史程宗巡撫雲南定竊盜三犯罪例特法司以南京有三犯竊盜移咨處罪者刑部會議以監守自盜常人盜倉庫錢糧等物計贓至滿貫者犯該斬絞罪雖係雜犯其情頗重若三犯前罪即累惡不悛之人難依常例處治其不滿貫犯該徒流以下罪者雖至三犯其情頗輕特依常例處治仍乞通行天下奏上上曰著爲令封都督趙勝爲昌寧伯是月也以傳奉得官者三十餘人而董紀得從巡簡爲上海簿千寶得從致仕知縣爲太常寺少卿十一月蘇州府儒學生趙汴等二十人俱以罵大監王敬坐罪初敬與千戶王完等以購書爲名乘傳南行至蘇州府令生員抄錄所謂子平遺集者諸生初謂敬御皆不敢違後復使抄錄他書不已衆以妨業辭敬即令有司追逮至驛中亂辱之於是汴等罵汝輩魚肉百姓又欲及吾儒生耶衆還京愬于上下巡按御史執問至是敬完已敗特擬諸生贖杖罪從之是月也陞太常少卿凌中爲本寺卿通事序班舍誠至奪情使辦事十二月以不雪遣祭告天地社稷山川命太常寺帶俸卿趙玉芝奔喪復任玉芝得幸被賜圖書諸物陳奏輒用圖書封進又嘗自請誥玉皇經未上會丁母憂吏部言當守制上曰玉芝註經未竣其起復之不爲例是月也以傳奉得官者百六十人吏部都給事中王瑞等言爵賞天下公器帝王所以驅策羣臣制馭四海者也祖宗列聖法古爲治設官分職各有定員自非功德才能難以倖取納粟冠帶起近年然亦榮身而止倖竇如達驁榮若市恩典內降

始第京師藝術之人今則漸及無賴胥吏矣武階廕叙始第內使有功之家今則溢於外方白丁矣列文階者或待選未到便得授官或外任雜流驟遷京職除授有司戴武弁者世襲錦衣虛擔伯爵廝養賤夫市井童稚竝得寅緣驀名器之濫至此已甚臣等伏覩英廟復辟之初懲景泰閒倖用者多率皆黜罷皇上臨御之日察天順初冒功者衆一切省除史冊書之天下頌之伏乞斷自宸衷悉行革絕監察御史張稷等亦言比年以來末流賤技參廁卿列屠狗販繒躡跡華貫靡識一丁濫班鵷閭不挾半矢雜詠兎罝

身起布韋驟叅金紫貪淩歲月累晉秩階或有父子
同堂而坐亦有兄弟分署而居甚至逃軍逃囚易姓
名而冒進贓官贓吏隱罪過以求榮一日而有數十
人得官一署而有數十員帶俸倅進大開姦計轉繳
至有見任視事外補親民者末流已極朝綱何在伏
望皇上大彰公道一清仕路昭盛世平明之理上
是之命繼今有奏擾希進者必罪不宥於是一時被
倖李孜省董紀于寶凌中之徒或如舊官或加奪職
朝市翕快焉
二十年正月庚寅京師地震是日永平諸府及宣府

大同遼東地皆震宣府裂湧水天壽山密雲古北口
居庸關一帶城垣墩臺驛堡多潰裂人有壓死者壬
辰勅諭文武羣臣曰朕夙夜政理治効未著地震京
師天戒至矣齋心滌慮省愆脩德爾文武羣臣宜各
痛加省改懋稱厥職以毗朕志監察御史徐鏞何珖
言皇上省躬修德勑諭羣臣罷貢獻愼獄刑凡百事
宜條示施行茲者大禮慶成故事有宴乞勅禮部暫
免以比古先王遇災減膳徹樂之意上曰此祖宗定
制鏞珖不諳大體錦衣衛其執訊之已俱調爲知縣
遣樂舞生十八人齋香帛祭嶽鎭海瀆等神免修理
沙河行殿橋梁工役官軍五千人停各處燒造磚料
減雲南歲辦銀課三萬兩四川五千兩乙巳英宗睿
皇帝忌晨上祭奉先殿遣祭于裕陵退朝顧左右曰
先皇奄棄天下忽二十年今晨行禮追念罔極感傷
于懷泫然淚下不能自已東廠行事司禮監太監尚
銘有罪黜往南京尋追械還將窮治之既而止焉第
令押赴南京守備太監杖之百充淨軍種菜孝陵吏
科都給事中王瑞等奏尚銘舊爲太監汪直所引得
入東廠近爲太監李榮蕭敬所引得入司禮監榮昔
使大同嘗黨汪直隱蔽邊情敬使湖廣所過貪殘無

厭司禮監機密重地也豈可同惡相引以損聖治皇
上寘銘於法中外大悅乃臣謂不去榮敬來患未已
上曰有處科道官復言內臣犯法既不能免若趨附
外臣置之不問則內外之勢偏小臣有通尚不可容
若通賄大臣寘之不究則輕重之倫失外臣所以交
結內臣者無非需求於小臣小臣所以奉承大臣者
無非剝削于民庶惟察外臣結內臣之姦下民受上
民之害然後國法昭明朝綱振肅臣謂尚銘既以賄
敗宜追究其通賄之人奏入上怒無指名召而將杖
之已解命太監懷恩數責之（銘本汪直所薦自直見疎獨擅權勢甘言悅色）

鈞取名衆而內肆陰狡貴官鬻爵罷致富室以得重賂已又謀入司監至是藉家得貲數萬鎰送內府累日不絕二月以大同虜警令都督同知白瑜充遊擊將軍率指揮閻斌往鴈門關等處按伏署都督楊玉充左參將率指揮王宣往朔州等處按伏都督同知李俊充遊擊將軍率官軍三千往宣府按伏命佘子俊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總督大同宣府軍務兼督糧儲以山東保定六府未有巡撫大臣陞大理寺右少卿侶鍾為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等處兼提督紫荊等關侶鍾鄆城人成化二年進士授御史為王越所郯薦之朝曰事御史房濂楊守隨王濬侶鍾可人用也巡鹽兩淮用事中貴人道淮上鍾抗不與見按浙江布政使以踈闊暴其過惡布政上解綬去其爲

巡撫以風力聞屬吏懾有力者亦將撓之任至戶部尚書鍾自皙長身不妄言笑剛毅諒直夙夜在公聽節其子納賄爲言官所劾請老歸改南京刑部右侍郎盛顒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四月立殫忠效義二營選閱京衛舍人餘丁訓練聽調遣御史十員清閱南畿及浙江等逃亡軍役建宋儒陸九淵兄弟象山書院於貴溪縣歲一祭九淵裔孫崇有請故有是命五月起馬文升為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大同總兵許寧掩敗之事聞命與巡撫右僉都御史郭鏜鎮守內官蔡新下獄論死寧鏜各降六級新降三級初寧與咸寧伯王越更調鎮守也郭鏜從越行越曰許寧雖經戰陣守已撫下然非統馭才朝廷用之過且壞事公其儀之寧至大同因與太監汪直爭坐不相與事遂

制自用及聞虜警直納衆言欲出兵於邊令偏裨分擇要害按伏以待而已與寧屯重兵以遏虜寧不從鏜曰今虜衆必至凡戰守機宜公申討寧曰自古兵無常勢安可預圖鏜默然稍以其爲宿將不之慮但以與直不和奏調直于南京既而虜酋小王子率衆大至烽火不絕寧乃遣劉寧董昇營西山周壘屯懷仁己與鏜及蔡新等斂兵城守欲伺虜入掠勢分各相機邀擊之是時虜酋駐邊外猶懲往年之敗僅不敢入及覘知寧無能爲遂入大掠而代王以巳莊所被害屢促寧出兵猜不聽適有人自京來者厭臣顏異守門卒報云京師行事按獄來矣寧不得已乃與新鏜出軍去城二里許各率所統兵分為二哨虜見伏精兵禾稼中遣騎十餘去營約五里解鞍牧馬以誘之新麾下見之告新馳往掩捕寧將士曰太監人已獲功吾輩反出其後遂相率揚旗馳馬出寧不能禁既至虜騎四合大戰將士死者千餘人虜亦多死者寧奔夏米莊鏜新疾馳入城劉寧董昇聞兵敗督衆自守虜圍之數重幾不支軍中火器有名大將軍者昇亟令試之一發震天地落王子帳前人馬辟易死者枕藉王子大懼適周璽兵至遂引退虜衆驅

其所掠人畜彌野而去經過西路參將莊鑑等抄掠其餘騎乃各以捷聞當道者皆聞其敗以新調汪直王越非計恐責有所歸乃謬以調兵未集衆寡不敵爲辭請降勑獎勵之而升道亦無一言及者冀寧勉闖後效以掩前罪也而寧自夏米莊入城被陣亡宋婦女呼號詬詈鄉以瓦礫自是萎薾喪氣無復一捷久之人心積不能平有以其實上聞者上怒逮執而罪之并責升道不早言鏜既降道寧事甚悉且服越先見云申命中外官舉將才以備邊六月增倒馬關進西龍泉關諸處兵備闖設雲南孟密安撫司徑隸安撫司以夷婦曩罕弄子思柄爲安撫宥右都御史李裕右副都御史屠滽罪調裕南京下御史千璧錦衣衛獄先是行人司副張瑾以奉使擅封下都察院獄坐死屢從獄中遣家人訟冤命依律監禁待占賊璽使至奏報處治至是占賊使至璽復遣家人擊登聞鼓言狀有旨瑾在獄何緣知外事必該道御史

濁言事爲等其看詳以聞璟移錦衣衛獄於是弼等劾奏御史于璧及司獄官吏且上疏伏罪上以弼濟職專刑憲防範不嚴致獄囚以外事陳訴姑宥濟罪而綱淤南京璧等俱廷錦衣衛鞫問已亦宥璧
召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都察院右都御史朱英
掌院事七月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鄭時等奏陝西
連年水旱至今益烈餓殍盈途或氣尚未絶已被割
食見者痛心乞將歲課物料暫爲停止下工部覆奏
上曰關中屢凶民死徙不能保其命朕甚憫焉歲辦
物料卽暫停徵以紓瘡痍以遼東廣寧西路邊報日
急勅遼東鎭守太監韋朗總兵官緱謙巡撫都御史
馬文升等嚴督分守副參將遊擊將軍等官練兵防

虜并行薊州永平山海密雲古北口黃花鎭居庸等
關嚴爲備以傳奉新陞額外官多增設京班皂隸二
百七名俱於北直隸大名等七府河南山東山西三
布政司取之傳奉匠官太常寺卿陳斅奔喪事竣仍
還內府供役八月傳奉取廬陵縣革職爲民中書舍
人周璉送御用監辦事璉罷閒賦吏也以星命謁太監梁芳頻心諂附後倚芳勢出入權貴之門多行請託又隨芳詣河南山西開礦採辦所至虐民得賄殊厚東廠官校廷緝其不法事索具以聞坐黜爲民乃潛匿芳家不踰半歲復得此命傳奉陞工部司務高鳳
爲本部都水司員外郎管事勑陝西山西河南鄖陽
各鎭守總兵巡撫等官招撫流亡緝捕盜賊及吏賢

育民凡可以安靖地方者悉聽便宜施行事重者奏
請處置禁遼東武官役占屯田軍士調湖廣運糧十
萬石赴陝西以備兵荒嚴鎭邊官軍逃亡冒支糧賞
之禁九月乙酉朔日有食之以久旱遣吏部左侍郎
耿裕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徐溥祭告西嶽西
鎭西海幷中嶽大河之神太監趙陽乞兩淮官鹽二
萬引黃治劉闔各二萬引李杲一萬引戶部左侍郎
潘榮言今西北用兵東夷有警山陝河南等處災傷
備邊救荒措置無從陽等不撙節用度上紓宵旰之
憂重違榜禁奏乞官鹽動以萬計伏望處治上曰此

曹滕朧累奏偶爾出從實非朕意鹽課國法也豈可
請乞得者並不許關支違者論如罪潘榮龍溪人正統戊辰進士七簡爲吏科給事中累官南戶部尚書致仕榮儀偉丰特寬厚勤愼爲給事中論停起伏抑奔競數事爲南戶部侍郎疏禁中鹽人皆稱便其於榮利澹然無所戀著岳正稱榮在吏科一官二十年爲巧宦者所譏笑而其守不變以爲當世賢士大夫也都察院經歷李晟言方今攘夷
有大勢有先務在國初都燕京山後控三邊得御夷
形勝其時北邊地荒人稀且我方盛強虜衰弱不敢
來卽來亦無所得今承平既久士馬多耗人畜頗豐
虜又適熾小入小利大入大利出入無常倉卒難備
至而後應勢每不及此大勢有未便矣加以將怯兵

弱來既不敢迎敵去又不能邀擊此先務有未得矣臣謂審大勢在固外藩急先務在用舊臣所謂固外藩者臣聞威寧海子可耕可牧去大同僅二百里在元爲要地今棄爲虜衞也請城其中以二萬人守之翼以墩堡令無事屯牧其間約虜近吾北則出奇以邀其前過吾南則會勦以乘其後非惟門庭愈固西飛輓之費亦可漸省所謂人力不及兵難勢分亦當城大同近北地量戍以兵使虜一觸藩可從犄角朶顏三衞當繫之以術俾藩于東不宜徒以空言相諭哈密都督當封以王俾藩于西不宜徒以金印未

得久失事機至於河套之地廣袤千里土厚物蕃不宜棄以資寇今陝西饑民多徙荆襄若使邊臣按視其便守其要害據其水草且燒其餘使虜不敢入乃大招流民俾耕牧以資糧馬盡閲丁壯俾射獵以習戰鬬不數年民皆戰士地皆樂土既免荆襄之嘯聚又奪虜寇之巢穴自河以東至山之後屯堠相望首尾相應豈不強中國之勢哉所謂用舊臣者邊事非老成人莫可仗今山後有余子俊遼東有馬文升獨延綏西至甘凉無一重兵鎭撫臣聞前吏部尚書李秉兵部尚書王竑僉都御史高明除名威寧伯王越

力材可用威名素著秉竑嘗有薦以老而寢明須起用以疾而還然昔者趙充國韓弘皆成功老病之日越坐開邊被劾乃後來劾其可罪之人郎前日議其可封之人同事異辭至今未定臣謂郎令越有罪功亦可贖今若起此數人使與子俊文升各當一面則三邊之勢壯而中國之威強矣有旨晟泛言煩擾下所司看詳之兵部尚書張鵬等言晟罪宜究治命錦衣衞鞫問之法司坐罪以請命調爲漢陽府通判己亥月食廵撫左僉都御史葉淇奏山西連年災傷平陽一府逃移者五萬八千七百餘戶內西邑猗氏兩

縣饑餓死男婦六千七百餘口蒲解等州臨晉等縣餓殍盈途不可數計父棄其子夫賣其妻甚有全家聚哭投河而死者棄子女市井而逃者雖嘗設法勸借加意撫卹其奈散給不周乞發太倉銀備賑上曰山西凶荒民莫必命覽奏深用惻然其亟發京庫銀三萬齎付淇賑貸之十月給空名度牒一萬紙分送山陝令募民願爲僧道者令詣被災處輸粟十石給度之刑部員外郎林俊極論僧繼曉太監梁芳罪下錦衣具獄杖而降爲州判官後軍都督府經歷張黼疏捄亦逮獄調之吏部擬外調爲石州知州命再調

遂改師宗州給宛平大興二縣貧民銀五千五百兩
有奇命寧夏甘肅榆林鎮守等官加意撫安流民復
雲南嵩明州舊治江西武寧奉新盜起封中軍都督
府都督同知王源爲瑞安伯子世陞錦衣衞都指揮
使萬喜爲後軍都督同知指揮使萬達爲都指揮同
知萬從善爲都指揮使百戶萬牛兒爲指揮僉事從
善甫二歲故指揮萬通庶子而牛兒甫四歲其養子
也是月也以傳奉得官者六十有三人十一月朶顏
衞都督阿兒乞蠻遣其弟影克孛羅送所獲北虜生
口兵部譯審牧虜也上曰夷虜牧放爲生追逐水草

其常事何罪之足誅其編戍之賞孛羅以慰其勞仍
諭三衞貢夷毋得貪掠啓邊道玄翊教廣善國師繼
曉乞歸養母許之詔母終供職如故繼曉以邪術進自知罪不容誅故爲陳被恩以來每有納忠陳善之意欲求免後禍自是歸遂逃匿不敢復來傳奉進太子
太保吏部尚書尹旻爲太子太傅取中書舍人杜昌
文華殿辦書凡加大臣保傅皆賜勅旻獨出傳奉又
與杜昌同時受命前此爲未有萬全右衞百戶韋瑛
有罪伏誅英先任錦衣從太監汪直用事及罷西廠調外任居萬全欲邀功以希起用因招巫人劉德興通虜入寇事既不遂乃自撰妖言以誣德興等十餘人皆誅不軌走報監督太監張善善令左右助瑛捕獲瑛加德興等毒刑有稍富者遂錄訊其家貲無不誣服善等以聞命官會鞫具獄皆誣道瑛生上曰曩者瑛罪當死朕從輕論[illegible]斷之仍梟首于被害處其黨論罪有差瑛初附直爲惡直敗其黨多竄死而瑛反不及既而自致死天下聞而快焉總督大同宣府軍務
戶部尚書余子俊言虜已遠遁請班師以省儲費命
大監張善定西侯蔣琬悉統京營官軍還京子俊暫
留總督今冬未具奏而還運河南兌軍糧三萬五千
石於山西救荒是月也大學法王國師禪師以傳奉
得官者三十有七人十二月預度天下僧道六萬人
以救山陝饑命工部侍郎杜謙率郎中蕭寃員外郎
李濬修濬運河杜謙昌黎人景泰甲戌進士以工部主事區畫荒政多所存活爲浙江參政津接忘分至所不可費題亦無所狥按察使定賦役徵鹽貸無產家賦曰無產之家非游民則逐末舉

民閒賦役獨歸力穡之農非重本意衆謂議是謙爲人孝友平生無聲色之奉雖退食燕居正襟端坐盡子不敢狎視至接人臨下渾厚可親又能不以升沉易節工部侍郎終官命戶部左侍郎
李衍理陝西邊儲以備虜李衍隆慶州人景泰辛未進士爲河南參政徽所部長吏課種桑棗戶若干株因以考其勤惰月則條上所爲政善者溫言慰勞不善詞譴不少貸改四川提督松潘等處設防塹彭索河以扼生番而令民屯種其中番攻張騷松其二堡與參將領兵擒殺之以屯戶部右侍郎巡視山海關整飭兵備置弩子弩萬五千張可射三百餘步設飛石飛木各數十萬可發五七十步削山爲塹東西可數百里轉左[illegible]尚書事河南山東北直隷連旱不登州縣索鏹競糶以輸邊餉米既踊貴武吏催督復旁午張皇衍計輸金太倉出太倉未轉輸邊境人獨兩畿二十一年奉勅總督三邊軍餉兼賑饑民齊心禱雨所至輒應又引渭水爲渠以利居人是歲不稔全活甚衆明年陞本部尚書總督京通兩倉內外僚吏素熟其名皆諫然奉職聲色不大百事就治詔開中兩浙鹽課

以給三邊發江南折糧銀十五萬兩并關中兩淮山
東四川鹽課二百萬引於陝西榆林等處以給邊儲
陞耀州判官張善吉爲兵科都給事中善吉初爲兵科左給事中坐累調外任滿待選吏部久之不調以養生術因太監璞轉聞上名見賜對至是自陳乞且歷疏給事中讀官敍遷之例命下士論羣然命有司歲祭巡撫廣東故僉都御史
楊信民祠虜入大同西路分守右參將張璽右少監
陸誾禦之玉林山墩繼入代州境分守右參將都指
揮支玉與太監劉政禦之寺塢等處皆有功並論陞
賞有差虜入宣府境殺百戶一人軍餘一人是月也
以傳奉得官者三十餘人

二十一年正月甲申朔申刻有火光自中天少西下
墜化白氣復曲折上騰其聲如雷踰時西方復有流
星如碗大赤色自中天西行近濁尾跡化白氣曲曲
如蛇形良久正西轟轟如雷震地須臾止勑曰上天
垂戒災異迭見歲暮及今正旦星變有聲如雷朕甚
驚懼爾文武百官其指陳國家生民之利病朕采行
之復林俊爲南刑部員外郎張黻爲南京左軍都督
府經歷降李孜省上林苑監左監丞鄧常恩本寺寺
丞繼曉革去國師爲民追奪其誥勑庚寅詔曰朕思
惟艱荷冏敢自逸治效未著災沴迭興地道弗寧夫
時亢旱土無所演朕切憂遑齋心勤禱遣廷臣祭告
山川奈歲竟不登而河南山東畿內率多饑饉陝西
山西尤劇至有棄恒產家室不相顧元元何辜罹此
危阨朕已博采羣議發內帑倉儲勑所司小大賑濟
期此矜人咸歸樂土不意冬暮春初星變有聲朕愈
兢惕載勑廷臣備陳時政采納而行今春時和祗承
資始之仁誕敷寛恤之典其大赦天下巡按山西監
察御史周洪奏蒲城絳陽城垣曲等縣饑民嘯聚爲
盜招撫不服宜發兵捕之上曰民迫饑寒朕甚憫焉
其令鎮守巡撫等官宣布朝廷寛宥之意明示有司

撫御之方果有執迷不服然後相機除勦勑總督陝
西軍餉戶部左侍郎李衍兼理賑濟戶部郎中張禎
主事吳紀佐之刑部左侍郎何喬新往山西工部右
侍郎賈俊往河南吏部郎中吳珉等十三人佐之付
以京庫銀二十五萬賈俊東鹿人景泰中太學生冢宰王翺選授道官事主體貌俊御史居官廉慎有爲成化中陞山東副使益剛自持不善結遊察以嫉聲名時年方五十有六髩髮暗然暮不綢飾當滿考清戎御史欲劾之一日正色問之曰賈憲副高壽幾何曰犬馬之年八十有二矣御史默然既退同僚問曰適者公何不實語御史俊曰御史老我而特劾我我增年以成其羅文之美不亦善乎久之以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在邊八年不挾妻子嚴明剛果撝發如神陞工部尚書　二月
吏部應詔書奏列傳奉陞除者除勳戚功陞蔭授錄

用外通得五百十四人御筆點閱之留者六十二人吏部又疏傳奉官爲事妄冒者御筆點留五人而其一爲上林苑監左監丞李孜省兵部奏列傳奉陞除者除動戚功陞廕授錄用外通得五百三人御筆點閱如文職例留者三百九十四員復命太子太保戶部尚書余子俊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往宣府大同等處總督軍務兼總理糧儲整飭兵備總督倉場丁卯月當食不食詔四川募人納粟給散官以備荒三月丁酉皇第九子生母曰楊恭妃自正月至是風霾不雨命羣臣齋戒祭告于天地社稷山川四月傳奉

陞太常寺少卿康永韶爲禮部右侍郎仍掌欽天監事永韶邵門人旁通百家尤邃天文以舉人擢御史疏內政劾馬尚書坐忤權貴謫爲縣爲人剛果嚴密鋤奸綏弱凡知福清順昌惠安三縣皆有能聲以知天文名爲欽天監正嘗奏六月當雨雪有驗賜幣旌異是歲陝西等處人民大饑多死亡永韶言今春是變宜有大災殺此應之乃聖躬無疆之福上悅故有是命申江南溺女禁陝西潼關饑甚以歲漕濟之閏四月以山陝饑甚廣開納中鹽例五月監察御史汪奎工科給事中盧瑀刑科給事中秦昇工科給事中董祝工部主事張吉刑部主事李旦俱應詔直言吏部承密旨外調之吉疏尤讜留中不出申王府官坐罪事例以京師流移聚集日多下順天府縣并五城兵馬司日給米大口三斗小口斗五升改余子俊爲兵部尚書仍總督軍務兼理糧儲令防秋畢還京六月內批戶部尚書兼督糧儲殷謙代子俊爲本部尚書定武臣納粟許子孫襲職例歲盡而止周王子堃薨南京兵部臣奉詔書覆按南京武職不係軍功陞授者具名以聞中率多內臣廝養上曰毋動使任事如故贈龔痛福建賊龔法非被害者贑州府同知王廷桂爲江西布政司右參議錄一子國子監生而百戶鄒顯小旗王剛軍人烏等俱以死賊陞級令其子承襲置寧羌州於寧羌衛城并轄沔略二縣七月召

賑濟侍郎何喬新賈俊等還京傳奉陞沂州知州朱義爲南京工部郎中時太監梁芳被旨往山東開銀礦取丹砂義事芳甚謹芳還譽義於上遂得陞八月己卯朔日有食之福建布政司右參政缺吏部疏禮部祠祭司郎中黃景建昌府知府秦夔可任內批留景內擢之傳奉陞萬達爲後府帶俸都督僉事副千戶萬祥爲指揮同知正千戶徐達爲指揮僉事二人俱世襲韓王偕潘奏羣牧所千戶朱政曾祖信年一百八歲而終祖一百二歲父鏞八十二俱正千戶致仕一門同壽古今稀有乞賜褒嘉以表聖世之瑞命有司勞羊酒進階爲宣武將軍賜米布

九月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劉珝致
仕主太和山香火者太監潘記求兼提督正伍官軍
操守城池兵部言記主香火宜專焚脩操守之任有
太監韋貴總兵都御史在旨許之十月改余子俊爲
太子太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巡撫大同仍提督軍
務召僉都御史左鈺還管都察院事是月也先以星
變降黜傳奉官者漸復進用益十有餘人而李孜省
陞通政司左通政鄧常恩復職如舊改太子太保禮
部尚書劉吉爲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詹事彭
華爲吏部左侍郎仍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彭華安福人彭

時從弟景泰五年會試第一廷試二甲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累陞吏部左侍郎仍兼學士入內閣預機務是爲成化二十一年甫半歲得疾進太子少保禮部尚書乞歸鄉弘治九年卒贈太子少傅賜祭葬諡文思華自入官翰林才名頗著平居寡言笑及論辯古書受義事當成敗多奇中爲文章嚴整厩而險譎用數好頗排人阿附萬安與妖人李孜省相比如尚書李秉王恕馬文升秦紘侍郎邢讓祭酒陳鑑與其同鄉劉宣羅璟相繼斥逐華力居多華稱參機務實出與援一時爲之語曰八百憲臺陞李裕三千館閣膺彭華

十二月皇第十子生母曰潘端妃是月也
以傳奉得官者百有餘人
二十二年正月以四方災傷盜起虜報日聞西南猺
獞爲患止遼東至甘肅沿邊幷腹裏各布政司及鄖
陽等處巡撫都御史赴京議事辛酉月食勑河南按
察僉事傅希說兼理鳳陽等府賑濟饑民二月以所
在饑荒賜巡撫官勑令其撫安軍民詔移河南開封
府存留米十二萬石于陝西六萬三千石于河南府
賑饑秦王公錫薨是月也傳奉七十餘人有命武官
世襲者有與文職者有以請得者有加給皂隸者三
月是月也傳奉九十餘人多以革退取還而借道之
徒尤盛至畫士匠作舊已裁省月米至是加增如故
者千五百有餘人四月金州知州鄭福九載秩滿州
民奏留許之陞品給俸先是焚忠韓錫者兵部武選
司吏也與鑑與興則大興縣民匠鑑出入會同館與

貢夷通易有建州衛夷人謀買舊勑鑑言於忠輒盜
本司廢勑十六道同往售之錫故盜勑二十一道至
是亦托鑑與轉售爲緝事所發下錦衣鞫實兵部左
右侍郎阮勤侯瓚郎中鄒襲朱紳員外郎彭綱主事
高鑑等五人幷吏役人等俱逮下獄刑部各擬合坐
律上以忠等通夷盜勑大不畏法命即誅之襲等防
範不謹免贖調外勤瓚亦調於南京別部餘各坐罪
有差襲旻鄉人也與旻子翰林侍講龍素厚侍讀焦
芳亦與往返襲至通州留數日芳與龍謀爲蔚州左
等衛署指揮使旺等保留襲旻爲覆奏旺等保留公

論也乞復襲官上第姑許之而責旻曰爾何繇知公
論者已緝事役發襲旺交通作奏狀下錦衣鞫實科
道官劾奏旺嘗以宿娼事覺襲庇之故爲此以報私
恩尚書尹旻侍郎耿裕黎淳郎中鄭宏員外郎鄒賢
主事修珍等徇私妄請俱宜究治上命執宏賢珍修
鞫之令旻裕淳對狀旻自服上責旻典選不公徇情
罔奏落其太子太傅爲太子少保裕淳並罰俸襲發
爲編民宏降一級賢珍俱調外任旺等調外衛差操
封貢錍爲蕭王貴州苗作亂巡撫右副都御史謝泉
請調四川湖廣近衛官軍土兵四萬餘人勦滅之勅

曰苗賊肆惡出師撲滅至計也第念前此亦嘗興師
致討屢以捷聞然率兵之方出賊覺即逃及其甫歸
跳梁如故蓋緣苗性靡常依險負固貪功之徒未免
傷及無辜爾令諮諭諸夷何久聽撫化又復攻圍搶
殺是何堡寨軍民與爾有讎明白訴告照依夷俗體
例爲爾處分賊如執迷不從即於貴州屬衛及都督
僉事彭倫所轄衛所再調官軍土兵一萬密切討議
務出萬全勿墮敗計若畏感輸服即仍撫定庶不濫
及無辜貽患鄰境其欽承之是月也以傳奉得官者
四十有餘人五月東廠官較發尹龍納賄下錦衣衛
獄諸給事中張雄劉清劉昇御史陳孜等交章劾龍
幷及旻上宥旻令三法司錦衣衛執龍及通龍賂得
官者通判王軏經歷張燧千午門外拷訊所得禮部
郎中劉紳兵部員外郎董寧常德同知朱紳按察副
使何顯王錦馮蘭等六人獄上上革旻宮保令以尚
書致仕發龍爲編民降範燧三級調降遠方紳等各
令執問降官復令侍郎裕等對狀皆伏罪上復責其
旁覩阿默仍停俸三月紳尚書劉昭子也科道官幷
劾昭昭亦具伏上宥之而工部右侍郎談倫故與龍
獨親不及於罪官較復緝其多費官錢諸事上革倫

職爲民而太常寺少卿劉淳亦坐外調已上以給事
中張雄御史劉孜等居常妄議朝廷工部侍郎倫侵
欺官錢數多何不言者復令降一級調之邊方而芳
坐與指揮旺起奏草亦降爲桂陽府同知於是刑部
右侍郎佀鍾戶部右侍郎秦紘大理寺丞劉瓛太僕
寺卿張海順天府丞董傑司經局洗馬羅璟御史劉
璧子璧高輔張鼐禮部員外郎楊榮翰林編修王勅
刑部員外郎袁弼給事中馬良大理寺副蘇泰並以
山東人悉從調降尹旻歷城人天順初爲刑科給事中徐有貞與石亨等搆言官劾王文于謙誅不軌英廟下廷臣鞫問文力辯不承都御史蕭維禎曰此聖意也不難以免太平侯張軏瞑目

徐語此其自犯云何聖意刑部侍郎龔濤從旁救有
所左右聯怒斥之旻直起奏踞二人曰昇臣也正好
毆救明日遂得附為通政司參議成化初為吏部右
侍郎尚書李秉被劾旻與左侍郎崔恭領秉去莅恭
得代秉而旻亦代恭未幾恭以母喪去旻意已當代
而姚夔自禮部來補旻大失望主使謗夔夔且去矣
太監譚勑乘閒以大理寺卿王槩及旻言於上是時
物望皆歸於槩內閣商輅衛旻謗夔意亦不在旻也
居久之夔沒輅適以妻喪在告旻亟叩動引輒事太
監以外論入言於上上遂諭彭時擬旨而旻得陞尚
書先是吏部進用人才皆出上斷自成化閒有會來
之例自是每值遷擢必入議內閣旻念倚內臣得官
與內閣不相比附汪直用事兵部尚書項忠約諸卿
疏直罪除之令郎中張瑾繕疏請旻署旻曰何
先我曰公六卿長也旻曰今日方知有長卿耶因往
語直兵部齡疏公非我也忠疏入土鏗為羅道賴沐
幾得名復而忠坐職免輅以此求去繼輅者萬安安
與旻不相善乃旻當官法守無所外錯而壽光劉珝
與旻鄉舊安亦未有以中也旻在銓部頗有知人之
鑑第其敘物多許有所推舉必先科道官郎率部屬

亦必往來中官所者其他雖素所許可口稱之而已
汲引不及也旻子龍為翰林侍讀藉父權納賄朝士
籍籍譏鬻旻家貲之半可以賑濟山東民會璽以易
備事嚴安引尹直入閣共擠旻而道士李孜省又從
中譖之旻坐得罪弘
治中贈太保諡恭簡

六月勅諭文武羣臣曰朕惟人
君圖治必先得賢人臣輔治必謹奉法太祖高皇帝
創業貽謀百司庶務具有成憲列聖相承守而勿失
朕繼統遵承夙夜兢兢恒思人輔奈歲月滋久文恬
武嬉往往有恣情玩法曠職僨事形跡敗露已寘憲
典尚慮爾羣臣罔知儆戒以致名節不立勳業無聞
國家何賴焉特茲戒諭當各惕然奉公或內省有疚
須痛自懲艾稱朕求賢圖治之意山西潞城縣有劇

盜數十家羣居一村其劫奪人至燔死平人一家七
六口縣捕之急盜悉遁其家屬居村中莫誰何他日
彰德府有盜知縣王濬遣人緝獲則皆其潞城村中
盜而其半得逸去濬令拘逸者眷屬以致盜盜白晝
至潞城下擄平人大書其臂曰爲我語令速釋眷屬
不且殺令濬懼出眷屬三十六人令縣民分食之縣
民告濬盜家屬也誰能食盜此時縣中人相食又安
所得食盜家屬盡殛之濬佯不問曰聽汝等之所爲
民分領三十六人擁入土窖亦燔殺之事久不發也
縣當解折糧金於巡撫金多贗巡撫詰濬濬召冶金

匠而將治之冶金匠故與濬妾家有連其敢治贗金
者實以濬寬之欲使牟衣食不意大僞惡則大怒聲
言痛治匠匠恐亡入京師發濬事於東廠朝命刑部
員外郎蕭仲賢往勘仲賢了無辯析坐濬凌遲刑濬
臨刑歎曰以我贖二十六人命者我罪也何至乃極
刑同時行刑者有父子二人父坐凌遲子坐斬父子
相語我則已矣以施王命不亦冤乎六科闕其事以
參劾問刑官自布政使而下悉罰降有差而刑部侍
郎何喬新亦伏罪上諭法司曰刑重事也所司慢之
其尚明愼毋曠厥官有不敬絲是惟府辜七月擒殺

漢中府寧羌州略陽沔二縣八月以江西多盜改調巡撫都御史閔珪爲廣西按察使別調巡撫陝西都御史鄭時爲參政自內旨閔珪烏程人天順甲申進士按御史屢劾罷不申法大臣成化中以都御史巡撫江西江西多盜珪請皆繇富室爲逋藪議坐富室罪江西京官皆不悅至是以論李孜省左遷廣西按察使弘治初復都御史巡撫議甸久之以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累遷都御史左都御史掌都察院事加太子太保與刑部更定問刑條例爲絜令遷刑部尚書前後憂治大獄皆會切情法加以仁恕正德初請老卒八十二贈太保諡莊懿珪少以韓魏公自期其後數歷中外焯著勳烈雍容廊廟天下陰受其賜 鄭時舒城人景泰辛未進士按御史出按湖廣江西 所至風裁凜然彈劾不避天順五年爲用事所忌左遷內鄉知縣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人大饑百方賑恤至請發帑金四十萬以濟朝望必諳學講書人問其故曰方今人情洶洶吾既賑之又激發以大義亂何繇起至是上言五

事一日盡誠敬以回天意二日明理義以杜奴安三日減進貢以蘇民困四日息傳奉以抑僥倖五日重名器以待有功辭多切直坐改貴州參政承命忻然就道西人如失父母弘治初陞左副都御史撫治鄖陽累陞刑部尚書屢疏請老時爲人嚴重狷介惟好施予敭歷中外四十餘年廉愼之行始終如一廷臣會舉吏部右侍郎黎淳工部右侍郎賈俊可任戶部尚書巡撫四川右副都御史劉璋巡撫大同左僉都御史葉淇可任戶部侍郎右僉都御史張悅大理寺少卿可任刑部侍郎上曰何輕忽乃爾其再推黎淳華容人天順元年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弘治中爲南禮部尚書諡文僖淳耿介寡合好直言居官屢除弊事在戶部不受私賄不行請囑尤愼形跡事爲矯託糾窮本末必恭自乃已人有玷行雖所甚愛必摧折不曲庇常患風俗日偷自裁損婚葬宴飲稍示節度訓誨諸生亹亹不倦下逮書吏有衝學郷僕給之後多成名 劉璋南平人天順元年進士起家戶部主事工部尚書終官爲人廉勤恭謹在工部議政決疑公平直諒朝廷有所營建得璋委曲匡救省免甚多莅官四十餘年喜怒恩威皆因其人無毫髮私意葉淇山陽人戶部尚書終官改鹽商輸粟塞下增鹽直使輸金縣官而鹽政坐壞論者謂淇誤國之罪不及正刑 張悅華亭人天順四年進士起家刑部主事南戶部尚書終官贈太子太保諡莊簡平居謹畏小心無疾言厲色至臨事卓有定見未嘗以私怨利害動其心嘗謂人曰古之聖賢其過人遠甚凡所猷爲皆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人去聖賢遠兵事竭公忠猶恐不及况復濟以私乎有言善讀書不善作官者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世豈有讀書本行而誤事者其以按察使入覲特中官尚銘任事東廠眾輩趨其門悅獨不往銘敗悅名益彰爲南吏部尚書守備太監陳祖生設席延賓上坐子弟問更致何人曰他人可同張公耶家居蕭儉揭壁間曰客至匿饌儉約適情殺饍有設酒遺量須新親不飯大賓不牲匪直戒奢亦以養生

遣監察御史鄧庠兵部員外郎費瑄勘

處貴州邊事勑曰貴州守臣奏苗賊爲惡欲增兵致討事難遙制命爾往察豈釁在我或尚可招撫即許自新如其執迷乃痛剿之毋輕調大兵邀功僨事愼之重之是月也以傳奉得官者九人九月南京兵部左侍郎馬顯乞致仕許之上批顯疏曰南京米貴民饑尚書王恕參贊機務無一策賑濟知其老劣矣可革太子少保亦令致仕工部主事王純奏恕昔莊助論汲黯於漢武帝稱爲社稷之臣臣謂如恕近之乞賜寬假仍復其官上曰恕未有社稷功純何得妄引命杖訊純降二級外調之遂改兵部尚書馬文升于

南京以代恕馬顯廣平人正統壬戌進士中適擢奸用事推陳得失多所撥並爲忌者所中出爲河東運使累遷兵部左侍郎至是致仕顯孝友忠厚望重鄉邦出處大致不愧古人遣廣東左布政使陳選丞京卒于途手勑改兵部左侍郎尹直爲戶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改右都御史屠滽于南京故致仕都御史劉敷于京師尹直泰和人景泰甲戌進士標字路達議論英發邊情緩急以意籌度多中肯綮與中官相善而素不爲尹旻所滿禮部侍郎缺旻有所他薦內批以直爲之翼日廷謁旻衆勞相謝旻曰公簡在帝心者自此結怨日深後與李孜省黃景同擠罷旻直所著鎖綴錄力詆吳與弼之爲人及諸勝己者卒八十五諡文和屠滽鄞人成化丙戌進士起家監察御史以都御史王越薦超陞僉都御史歷右都御史李孜省嘗以私事銜滽共媒孽之故有是調以弘治初元總督兩廣尋召還掌院事進太子太保

歷吏部尚書累加太子太傅正德初以舊職兼兵部尚書致仕滽風儀雋爽議論瀟洒當事練達立心長厚人有獲罪者每多方爲曲全有監司以憂去任或云其人當黜滽曰古不代有喪之國況無顯罪而棄是黜之耶毋註選至烟瘴地傳華久之曰吾嘗經其地官多以瘴死必擇宜其風土者因奏爲著令弘治六年以後頗多內降官滽究因災異凡三執奏大意謂天下士事詩書而躬家精實銘鏤而竭筋力積數十年不可得而自身之人乃或因奔競乞憐或緣技藝蒙幸如拾芥然不可以爲訓又曰今日之傳奉即漢所謂西邸之爵唐所謂斜封之官宋所謂內批之降甚爲政體累陛下當遠祖堯舜近守祖法豈可襲漢唐宋弊政乎衆皆服其確論言官有欲開納馬之例者卿抗疏曰朝廷倉庫及太僕見積尚多釋此不用反開是例萬一聞于北虜將謂中國戰馬財用俱已空竭不亦生戎乎議遂格弟其人以防簡疏畧釁掛亂彈戶部尚書周經被劾孝宗召問滽滽對科道劾經悉挾私耳隨辨已枉上詰責科道官令對狀滽惶恐請罪上責滽省之科道官面言向日廷臣交結李廣事露滽名在列上恩寬大含宏不治今儒延訪

初首倡挾私之說中傷言官動搖主意邪正是非斷可知已滽隨乞致仕正德初守正大臣多去位滽善俯仰不樂家居得徵居舊職兼左都御史附劉瑾用事滽亦時有調停然終不爲所喜再奪月俸竟致仕亡何卒贈太保諡襄惠滽在吏部存心忠厚自謂手持此筆掌刑獄惟恐誤殺一人掌銓衡惟恐誤黜一人嘗燕居部中偶衣白綾色甚鮮澤辦事官硯汙之大恐請死滽曰吾政恐其太深也有鄉人僞爲滽子騷擾有途滽聞第名戒之曰汝爲我子良自不辱驛爲乃公耳營家第有老嫗敗券當前堅不肯券滽夜扣嫗戶嫗聞滽至曰屠公欲券吾屋矣此吾生死所也老寡煢煢安所徙歸滽已第哭吾與汝商券而直不汝徙也爲汝去敗而新以直與而子轉鬻販而子有家也而後議嫗之徙留嫗曰諾居久之其子有家來告徙滽款而遣之人服其德劉敷永新人景泰二年進士授南御史累布都御史爲人有才性豪坦夷闊達不詭不激事有窒礙雖在倉卒應之裕如歷官中外焯有聲績是月也以傳奉得官者十五人十月調吏部尚書耿裕爲南禮部尚

書復建大永昌寺于西市是月也以傳奉得官者十有五人十一月申明推舉將才之令始命錦衣衛官一員守登聞鼓有婦人爲夫訴冤自刎鼓下故有是命是月也以傳奉得官者五十三人十二月進士敖毓元故以星變言時政甚切直疏留中後循例放歸至是謁選得橫州知州內旨降爲雲南縣丞吏部擬授臨西從之是月也以傳奉得官者十八人

二十三年正月命南京右都御史屠滽諭占城國王古來於廣東調應天府丞楊守隨爲南寧知府并陞其從弟翰林院編修守阯爲南京翰林侍讀是月也

以傳奉得官者二十人二月皇太子婚吏部奏通政司缺官請以禮部王傳爲右通政禮科給事杜明爲右參議上可之遂內批陞通政李孜省爲禮部右侍郎仍掌通政司事是月也以傳奉得官者四十四人四月丙戌以皇太子婚上徽號于皇太后曰聖慈仁壽皇太后壬辰諭文武羣臣曰朕憂亢旱虔心祈禱自二十五日爲始各加祇慎毋或違遑丁酉分遣勳臣告于天地社稷山川是月也以傳奉得官者七十餘人而汰黜匠官給半俸者八十有八人五月以江西多盜命河南左布政使李昂爲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巡撫之乙卯遣廷臣齎香帛分禱天下山川以祈雨丙辰勅諭文武羣臣曰上天示戒旱久田枯民庶驚遑朕甚愍之寬恤刑獄遍禱神祇雨尚未也究未伸歟用未節歟困未蘇歟抑爾百官罔上而厲下歟朕已節減用度疎放宮人爾等各體朕心痛自修省斜朕憂憫元元之意六月冊同鑠爲周王貢琮爲蕭王定武職隱匿舍餘立功久近之法七月召致仕左都御史余子俊復爲兵部尚書冊皇子祐樘爲興王祐棆爲岐王祐檳爲益王祐梓爲衡王祐橒爲雍王癸丑月食追謚大理寺丞鍾同曰恭愍是月也以傳奉得官者四人舊減俸半支許全支者五十餘人九月究治天下諸司僞吏自庚辰至于甲申上不豫命皇太子視朝于文華殿戊子上大漸召皇太子使早即位諭以敬天法祖勤政愛民之道己丑上崩壽四十一九月乙卯上尊謚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聖孝純皇帝廟號憲宗十二月壬午葬茂陵

臣喬遠曰上聰明仁恕淵默勤恭孝事母后如古帝王郊廟齋祭必極誠敬景皇帝嘗有封沂之命未嘗一語及之委任大臣畧無猜忌或郎于紀屏黜無疑一聞四方水旱戚戚然下所司賑濟或輦内帑給之

重惜人命斷死刑累日乃下夙興視朝但遇雨雪輒放常參官而不廢奏引隆寒盛暑或減奏事以恤衛士侍立之勞間有遊豫不出大內如南園祖宗時不廢遊獵上未嘗一幸焉時御翰墨作爲詩賦以賜大臣諸司章奏手自披閱字畫差錯亦蒙消問臣下益兢業職事莫敢或欺蓋上以守成之君値重熙之運兵革不試萬民樂業垂拱而天下大治矣

名山藏卷之十八

典謨記

臣何喬遠恭輯

孝宗敬皇帝

孝宗敬皇帝御諱祐樘憲宗子也母曰紀淑妃憲宗王皇后無子萬貴妃寵而妬宅妃不得子淑妃一幸上爲萬貴妃所譖逐既有身及生上周皇太后王皇后私育之而不敢以聞及六歲憲宗方知有上卽冊立爲皇太子憲宗崩以其年九月壬寅卽位大赦天下以明年爲弘治元年始憲宗冊上爲太子時詔至

南京瑞雲見孝陵如車蓋既稍長仁孝恭儉聞於東宮及是持麻衰絕酒肉日侍靈幄哀擗有加時覽記孝經尚書家禮大明律四種書皆有日課有疑義卽召問法吏儒臣天下翕然望治於是放省內苑鳥獸虎豹之屬勿飼之使自斃追奪李孜省鄧常恩趙玉芝凌中顧玒顧經會克彰黃大經江懷李成等故所賜冠劍印章謫戍之降太監梁芳陳喜韋興於南京閒任其餘以左道附孜省進者悉罷黜癸卯上大行皇帝尊諡廟號詔天下十月享廟樂設不作乙亥上周太皇太后王太皇后尊諡曰聖慈仁壽立張皇后詔天下降革成化中傳陞冗員及大慈恩等寺法王佛子等職御史姜洪湯鼐庶吉士鄒智連章論劾大學士萬安許致仕追尊紀淑妃爲皇太后上尊諡十一月賊破揭陽縣置孝豐縣起致仕南京兵部尚書王恕爲吏部尚書改南京兵部尚書馬文升爲左都御史南京禮部尚書耿裕爲南京兵部尚書陞少詹事劉健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禮部右侍郎丘濬進所撰大學衍義補嘉納之陞本部尚書以李孜省罪重及梁芳陳喜韋興鄧常恩等俱逮繫錦衣獄辛巳憲宗喪百日矣先是上服喪二十七

日禮官請易服如制入朝上素服如故羣臣服吉者皆趨出至是百日又如之進士潘府請行三年喪下輔臣詳議禮部侍郎倪岳定儀注三年不鳴鐘鼓不受朝賀朔望宮中素服舉奠緜是上孝德感動中外府字孔脩上虞人成化丁未進士既歸上行三年喪親友疑沮以祖訓爲言府不聽疏見上衰經待罪辭官發引府獨衰經哭送出如長樂縣有惠政遷南兵部主事數上疏言事其言元世祖不宜列帝王廟木華黎不宜從祀功臣吳澄不宜從祀孔廟時雖未用至嘉靖中悉如其議以母憂去官逆瑾亂政遂高卧不起嘉靖初進太常少卿致仕十二月壬午葬大行皇帝茂陵以紀太后祔已丑祧懿祖皇帝奉祔大行皇帝主太廟作奉慈殿奉紀太后主焉唐王芝址甍

元年正月庚戌月食不及一分免救護改南京刑部
尚書何喬新爲刑部尚書虜寇靖虜蘭州等處分守
都指揮同知廖斌等戰敗之賜璽書閏正月始用朝
璽御奉天殿百官公服朝參禮李孜省死于獄其他
方士仍戍邊紀太后賀人其親屬莫知遣使入賀求
之科道官劾奏諸武將不職上曰將才難姑評留其
稍可者二月丁未祭先農遂耕籍封哈密衛左都督
罕愼爲忠順王虜寇廣寧參將崔勝等連敗之賜璽
書三月癸酉視學釋奠先師加幣用太牢改分獻曰
分奠賜祭酒闇司業震坐講丙子開經筵丁丑命日

講壬午午朝壽州知州劉槩上封事納之都指揮廖
斌復敗虜蘭州五月嘉興賊陳輔作亂命刑部右侍
郎彭韶巡視浙江虜犯宣府永寧賜故南京右軍都
督府經歷張黻誥命六月癸已日有食之左庶子張
昇論劾大學士劉吉降調南京工部員外郎襄王奇
鏽薨丁未月食不及一分免救護命馬文升提督團
營操練壁養病給事中賀欽爲陝西參議辭許之七
月命户部左侍郎李嗣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清理
鹽法於兩淮彭韶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清理鹽法
於浙江八月虜數寇獨石萬全及甘肅山丹永昌等

處北虜小王子伯顏猛可遣使來朝九月封誠泳爲
秦王膺鉦爲岷王官紀太后親屬貴旺二人追贈太
后三代修其先塋之在賀者十月代王獻海青報書
返之曰朕靡敢盤于遊詩不云乎視我周行叔祖或
有忠讜可時益朕十一月置順聖縣賊陳輔平妖僧
繼曉伏誅十二月申嚴官員勢要中鹽禁令公侯駙
馬伯子孫讀書習禮國子監
二年正月二月以災異問輔臣消弭之道截湖廣歲
漕米遣户部郎中江漢王宏分賑四川饑更發銀二
萬爲饑民具耕種置從化縣下中書舍人吉人御史

湯鼐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知州劉槩董傑錦衣
獄既戍謫之虜寇宣府獨石馬營四月都察院覆奏
巡按廣東御史南言叛賊繫獄者三百餘人久恐變
請皆決之上曰豈無可矜疑錦衣驛人令巡撫都御
史秦紘覆審之以王恕老免其午朝減免溫處二府
及福安縣卝課一歲五月河決汴入淮復决黃陵崗
入海六月虜人廣陵衛之岐山臺代王成鍊薨七月
勑曰近京師大雨水南京又有風雨之異朕恭祇天
戒爾文武百官其修省斟酌以缺政聞於是廷臣各
言事皆從之遣郎中璦賑河間永平免其糧稅户給

一石米給畿內貧民二麥種各一石命四川鎮巡官查勘成都府衛去歲賑恤後今府庫餘積幾何收成幾何猶有被災者量免稅糧流移復業者見雜役三歲八月奉憲宗主太廟罷浦城縣銀冶九月虜慶入大同改南京兵部左侍郎白昂爲戶部左侍郎修理河道十月崞縣妖賊王良等伏誅連山縣民告紀貴紀旺非太后宗支命給事中珪御史祐入賀詳訪其虛實十二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三年正月二月戶部以鳳淮揚鄖襄南陽鄧唐諸府水旱免其糧草麥絲之稅上曰凶歲損上甚稱朕指

急行之三月命天下州縣預備倉積糧視里數爲差以定黜陟黜陟府州正官亦視其屬之積數損糴蘇州倉米四萬以濟饑給曾子廟祀田令同姓一人主廟給田戶五灑掃戶十免其繇增設四川按察僉事一員提督都江大堰以興水利發太倉銀萬兩賑秦安等縣逹官餘舍捐糴永豐等倉復以固安文安二縣民饑不能糴驗口賑四月舉懷才抱德山林之士賑蕃育良牧二署被災人戶勅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蕭禎兼督馬政五月復設興山縣潞沁二衛所屯田被水災不及三歲例不免糧上曰民饑方賑可復役特免之丁卯月食祠唐韓愈於孟六月襄王見淑薨七月給事中珪御史祐還言紀貴紀旺詐冒亡驗發戍邊九月命修理邊牆三年一遣大臣閱視黜代府革爵武邑王聰沬爲庶人祠紀太后父母桂林復設東明邑市二縣閏九月封錢米宗爲安昌伯授宋朱熹九世孫發源歲貢貞爲本縣訓導十月增祀元韓建於余闕廟十二月彗星見天津歷營室入室宿勅諭文武羣臣曰天示星戒朕齋沐告天省己脩德爾等宜各舉職愼操毋惰毋私凡軍民利病時政得失條奏來聞庶盡交脩之道於是廷臣言事悉從之

四年正月戶部尚書李敏疾乞歸上曰君臣一體卿毋去朕使醫視卿二月封張巒爲壽寧伯勅三法司曰曩天下諸司審錄重囚矜疑及辯遣者奚啻十數百人與其寬終孰若謹始其令繼今問刑之際察審辭色加意究之毋傅致於一時冀不坐於他日四月勅司禮監太監韋泰同三法司熟審勘問官有故失人等罪不追究焉辛酉月食五月予故刑部尚書吳雲贈謚益故翰林侍制王禕祠雲南七月增城山賊藍糞等平八月總督兩廣都御史秦紘致仕封皇弟祐楷爲壽王祐榑爲汝王祐枬爲涇王祐樞爲榮王

祐楷爲申王修憲宗實錄成九月皇子生漳州賊溫
文進等平十月黃河溢命有司量賑開封懷慶二府
及揚德宣武雎陽三衛被災家虜寇甘肅十二月貴
州苗賊也富架等殺掠都勻清平諸處慶王邃堺薨
起秦紘爲南京戶部尚書土魯番速壇阿黑麻王遣
使來貢獻還城池人口并金印一賜綵段五表裏金
織衣一襲
五年正月命織綵粧絨毾㲪撤於甘肅陝西二處御
史張文諫命減之二月命陝巴襲封哈密忠順王三
月虜入宣大甘肅等處丁丑名皇子戊寅立爲皇太

子詔天下命吏部訪求太祖功臣子孫之失祿者進
封張巒爲壽寧侯四月給事中王綸請絕龍船燈火
之戲禁齋醮戒壇之妄納之五月致仕太子少保禮
部尚書鄒幹疏言浙江水旱相仍民窮而盜請行蠲
恤上曰幹老致仕尚憂公其持羊酒綵幣即家勞勉
之六月監察御史彭程言臣監收光祿寺見皇壇造
器云先帝修齋用也切見陛下即位諸如此類廢盡
矣何猶製此異時李孜省僧繼曉倡爲邪術虛耗民
財先帝篤信加禮者無他希福壽也二人竟身不保
妄明甚伏望遏邪崇正治逢迎罪以明章陛下之惡

好上曰彭程暴揚先帝遂繫錦衣獄復改永安長官
司爲州虜入宣府小白陽堡等處陞授壽寧侯巒勳
階爲特進先祿大夫柱國歲加祿米二百石贈三代
賜誥券七月命修飾宋岳飛祖墳在湯陰者有司春
秋祭命三法司刪定問刑條例以輔大明律所不及
虜入古北口復入宣府鎮安門墩以蘇松浙江水災
山東久旱勅鎮巡等官加意蠲賑八月定王府妾媵
數郡王毋過四人將軍毋過三中尉毋過二命工部
左侍郎陳政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理河南等處水
道命戶部左侍郎吳原兼右僉都御史巡視賑濟浙

江察其吏弊當興革者南京監察御史澤等劾奏南
京成國公儀兵部尚書鎣禮部侍郎瓊右通政紀右
副都御史瑀吏部請令自陳休致上曰猶可使瀍廟
當事以水停南京兩浙額外織造九月虎剌撒國回
回怕虜灣等貢玻瓈瑪瑙等方物却之厚遣還十月
虜入宣府龍門所復入大同分水嶺封覲鈞爲寧王
祠故知府張瑛於建寧復左庶子張昇官貴州苗作
命鎮守湖廣鎮遠侯顧溥等討之廣惠南韶四府災
下有司賑恤十一月令有辦納米銀助賑者授武職
官十二月壽寧侯巒卒使其子鶴齡襲封陞次子延

齡爲都督同知并陞其義兄璘正千戶從弟岳小姨
夫麒俱副千戶從姪倫養子純義姪恪俱錦衣百戶
逮荆王見潚上與廷臣會訊之降爲庶人錮西內
六年正月南京科道官劾奏不職官二十員命吏部
從公考察毋枉已吏部都察院會考中外官當降黜
者千四百員上令方面知府指陳實跡府州以下未
三年者皆疏列之尚書恕等疏上因言陛下考察府
州以下謂必待三年其人誠感激上恩顧貪鄙在位
者留之一日則民受一日之殃昔黃次公雖惜送迎
之費范仲淹亦分家路之哭上曰祖宗愛惜人才百

官考滿初任再任有平常不稱者俱令復職必待九
年方明黜降今或因風聞浮謗遽革其勤勞所積官
令其泯默不敢伸陳無以開天下自新路非治世宜
其令方面知府年未六十者疾不妨治事素行不謹
在陞任前及見任不謹罷軟無爲非本部訪實或巡
撫巡按不互坐并其餘官員到任未二年非老疾貪
酷顯著者俱留治事於是吏部奉旨復留九十餘人
上勉其加意當官毋來後議二月上曰報功古今所
重也我皇祖佐命元勳皆已配饗廟廷其子孫或泯
爲朕詔求之得常遇春玄孫復李文忠玄孫璿鄧愈

五世孫炳湯和六世孫紹宗可令世襲指揮使各錄
附祀塋衛以使其奉祀治河侍郎陳政卒以浙江右
布政使劉大夏爲都御史代之四月賜滁陽王後琥
冠帶奉滁陽王祀土魯番阿里麻率衆夜襲哈密虜
忠順王陝巴殺其都督阿木郎遂據哈密地勑責之
命兵部侍郎張海前府都督同知緱謙往經畧自去
冬不雪至于是月不雨勑來直言南京舊內火置寶
州縣大羅衛虜入寧夏廟山墩殺指揮一人賑大興
宛平二縣嚴自宮禁閏五月免兩浙鹽課太子太保
吏部尚書王恕致仕六月飛蝗蔽日者三日遣順天

府丞畢亨行縣督捕七月太皇太后病瘍上夜禱宮
中命戶部分遣屬官二員覈實近畿諸府衛秋田水
災分數其夏田旱災者各免稅有差刑部尚書彭韶
致仕八月丁丑月食九月賜荆庶人見潚自盡十月
行取番僧領占竹來居大慈恩寺禮部尚書倪岳等
言領占竹被劾遣還復承旨命騷驛傳啓倖門後難
杜也上曰毋傳令自來禮科右給事中夏昂劾奏領
占竹先因獻頂骨數珠骷髏法盌叨冒陞賞皇上登
御革職遣還遠近稱快岳所諫阻豈區區一傳哉願
皇上嚴邪正治忽之防也上猶未允工科給事中柴

昇等上疏極論遂罷十一月改設維摩彌勒二州爲
流十二月以災異疊見諭在外鎮巡等官懲貪暴賑
困窮防賊寇撫軍民痛加脩省命歸德州修微子祠
舉山林懷材抱德之士遂擢儒士潘辰爲翰林待詔
西安知府嚴永濬疏言災變之來恒以類應天久不
雨陛下近察禁幄服御之物遠驗工作司局之費則
德澤流滯皎然可知臣頃見陝西雜造局二次降下
圖式令織造綵裝絨毲凡四十九疋先次坐派二十
五疋行布政使司辦料傭作費金三千餘未就今復
造二十四疋曰毋停臣不知陛下珍此之多何以用

之以之上用則毋過一再襲以之賞賚則羣下不敢
當其色若象比陝西積欠軍士冬衣布花無慮百十
餘萬前者辦料傭作之費皆扣除那借所出向移所
取以益所欠未必不足補十一乃令民百餘家男輟
其耒女弛其機窮年營造以備上供不堪甚矣昔唐
太宗納馬周之言遂省供奉御器明皇聽李德裕之
諫而罷銀盃織綾夫豈聖明後唐二君下工部覆命
織未就者悉罷
七年正月二月以災異命羣臣修省弁極言時政得
失軍民利病損糴保定眞定河間三倉之一以濟饑

三月貴州苗也富架長脚等平命有司督民捕蝗捕
一升者予米倍之以十事榜禁天下曰弛盜曰殃民
曰淹獄曰虐小曰弊賦曰濫罰曰不遵信牌曰積年
民害曰兇徒曰奸賭四月設陸涼州元謀縣爲流官
改設馬龍州流官知縣一員五月命太監李興平江
伯陳銳同劉大夏治張秋决河設都勻府更設獨山
麻哈二州及清平縣隸之六月高郵康濟河成設印
江縣七月命工部左侍郎徐貫兼都察院左僉都御
史往同巡撫都御史何鑑經理蘇松常杭嘉湖諸郡
水道九月興王之國十二月皇第二子生虜連入永

昌京州等處李興陳銳劉大夏塞决成功遣行人齎
羊酒勞之勅甘肅鎮巡等官賑甘凉諸邊軍苦虜者
八年正月以皇太后聖體未安免慶成宴虜寇凉州
都督劉寧等禦勝之二月乙卯朔日食岐王之國河
復南流故道三月巡撫山東都御史翀等請黜沂州
知州昌等九員吏部覆請上曰人才能否久乃見任
未二年者姑留之從今有如此奏黜者吏部酌量以
聞四月科道官言本朝朝覲考察委之撫按二院參
之布按二司及州郡長吏部都察院又積其歲報殿
最據爲去留有不當者朝野得非之科道得劾之法

貢精盡臣伏讀弘治六年詔旨令吏部先期行文布按二司考合屬巡撫巡按考方面年終奏行部院立案待朝覲日詳審考察如有不公許其伸理臣仰知皇上愛惜人才至意但人心巧僞所宜隄防如第委二司考合屬恐未盡諮訪之公如部院立案待考察恐致跡泄之弊如許考退者伸理恐開攻訐之門明年又當朝覲考察之期乞一依弘治三年以前故事加密與公天下自服吏部及都察院奉旨議覆上曰人才進退重典也尚審詢之毋有枉偏下山東副使楊茂元錦衣獄已降爲長沙府同知封張延齡爲建

昌伯復設南贛都御史轄江西福建湖廣廣東交界以弭盜七月虜數入宣府龍門獨石等處追封宋儒楊時爲將樂伯從祀孔子廟勅副總兵彭清統罕東赤斤哈密三衛所部兵往征土魯番速壇阿里麻設河南參政於南陽以撫民治盜虜入宣府八月入延綏益王之國九月復設山東右參政一員總督勸農兼管水利設龍門縣十月虜數入遼東開原十二月虜入宣府龍門所等處

九年正月經筵講罷賜講官王華食（時太監李廣方貴幸右春坊右論德王華講大學衍義至唐李輔國結張皇后表裏用事衆以事涉嫌諱之華朗然讀論上乃不厭）

（賜之食華餘姚人以及第第一仕禮部尚書王守仁之父也）二月增先師文廟樂器如天子之樂皇第二子[illegible]煒追封爲蔚王三月己亥冠皇子廣西流賊劫信宜縣虜入宣府大同及黃花鎮閏三月諭六部都察院凡天下奏事有旨令看詳者覆奏毋過二日看議者毋過三日四月虜入平虜殺千戶一人虜數入雲州等堡岷王奏武岡知州劉遜諸不法事命錦衣往執之六科十三道皆言錦衣天子親軍非不軌妖言重情不可輕遣岷王與遜牴牾僅坐祿米愆期所奏子犯幾百餘人逮獨止遜單詞難明曲直孰辯乞下法司行鎭巡官體勘必

有開坐上曰科道官不諳事也親王奏一州官而已有旨逮輒交阻其悉下錦衣獄府部司寺諸大臣爲科道臣請寬上卽日出之六月山陰蕭山二縣同日大雨山崩水湧漂廬舍二千餘閒死者三百餘人命量免被災人戶徭役渰沒漂損者給米有差七月虜數入宣府柴溝堡等處錄克復哈密功八月虜數寇莊浪衛永昌凉州等處虜突入宣府獨石界九月虜兩入密雲古北口十月虜入宣府命賑恤瀘州及新津諸縣之被水者十一月虜入四海治堡復入廣武營十二月戊子月食旣賜故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

主薛瑄祠額曰正學故伏羌伯毛忠祠額曰武勇刑部典吏徐珪上書言獄下都察院考訊大理寺審允罰兩堂官俸發珪爲民

十年正月加封張鶴齡母夫人金氏爲昌國太夫人設太倉州三月勅諭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徐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劉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李東陽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謝遷曰朕惟我高皇帝創業定制所貽子孫至矣御製之書連篇累牘宏綱衆目極大以精隨製隨改靡有寧歲後所施行

未盡更定迨我太宗繼正大統益弘遠圖列聖相承至于皇考因時制宜或損或益其條貫散見簡牘間有司鮮于考據閭巷或未悉知皇祖英宗睿皇帝有志纂述事弗克竟以遺朕躬茲欲仰遵聖製徧稽國史以本朝官職制度爲綱事物名數儀文等級爲目一以祖宗舊制爲主有損益同異據事繫年彙列于後緝以爲書以成一代之典俾天下臣民是訓是彝爾等詳錄謹書之俾文質適中事理兼備稱朕法祖圖治之意遂命溥健東陽遷充總裁官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程敏政翰林院侍讀學士兼左春坊左諭德王鏊翰林院侍講學士楊守阯充副總裁官名其書曰大明會典甲子始召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文華殿榻前商議諸司章疏溥等各擬旨面錄上或更定二三字或削去一二語皆得體要復應手親批極其敏妙有一疏條件多劉健請退詳擬上曰郎商是己賜茶出下內官何鼎錦衣獄四月虜大人大同境五月寇潮河川指揮劉欽等二十七人死之虜大人大同連營二十里六月命戶部左侍郎劉大夏兵部左侍郎李介俱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整飭大同宣府兵糧乙酉月食七月山東巡撫都御史翀

等奉例考察請黜老疾不謹等官吏部覆奏命任未一年者留巡按陝西御史歡亦考察其屬以上吏部如前旨請上更命斟酌聞奏八月設鎮遠縣河南鄧州災命有司賑之命宋儒周敦頤十三世孫冕翰林院五經博士九月虜數入鎮番衛等處濟兗青登萊五府被水若蟲蓬萊黃三縣疫各命有司賑之虜入莊浪十月勅加致仕都御史王越太子太保總制甘肅延寧三邊以禦虜十一月賑四川諸府虜再入薊州龍洞谷等處南京進貢內官奏管濟寧閘者工部主事范璋阻滯薦新桃

擊之己降爲驛丞置保康縣十二月癸未月食
十一年正月苗賊入靖州境三月皇太子出閣講學
虜入遼東復入肅州四月禮科給事中馮子聰陳二
事一言壽寧侯賜第役作未休毓秀亭繼之興濟廟
繼之礲石鏤木百匠並興帖翠塗朱萬民失業功延
累歲費過鉅萬今者四方天鳴地震水旱災傷京師
風霾連日陛下高拱九重耳不聞中外愁歎之聲目
不擊斯民貧苦之狀土木之工不止豈謂世道之際
方亨乞將臣言下所司集議緩急區別停滅一言陛
下即位首革傳奉冗員近來蹊徑百千經營鑽刺夫

祖宗以來百三十年于茲玉葉金枝徧滿天下造第
乞祿不絕歲歲經費既不可少額外又復加多虧損
名器耗蠹財用設有不虞之事且別出無名之征國
急民困怨變所繇乞繼今定擬銓選文官必繇吏部
武官必繇兵部陰陽醫術僧道雜流必繇禮部有貪
緣傳奉陳乞恩澤者許當職奏治下所司五月虜駐
肅州境外將入寇分守右參將楊翥敗之瑣瑣林六
月虜數入宣府獨石等處復入古浪莊浪艮州永昌
山丹境己卯月食命祭宋儒魏了翁於鶴山書院強
賊黃紹等據思明三州七月虜入宣府境王越率副

總兵張安監鎗右監丞郝善襲虜賀蘭山後加越少
保兼太子太傅安善官一級虜入古北口八月入遼
東寧遠守備都指揮王臣死之設新寧縣命賑恤祥
符縣民之被河患者九月壽王之國虜大入寧遠十
月甲戌夜清寧宮災乙亥上遣召閣臣左順門宣旨
曰宮災朕奉侍聖祖母徹旦不寐今尚未敢去左右
暫免朝參可乎李東陽謝遷對曰宮闈大變太皇太
后震驚皇上方左右免朝可也乃免朝勅曰清寧宮
災中夜達旦朕心驚懼寢食靡寧已齋誠遣告于天
地太廟社稷山川爾文武臣宜各省躬思咎殫心効

力凡百司弊政姦貪顯跡及一應軍民利病皆直陳
無隱以助朕勵精之實荅上天仁愛之心欽哉閹人
李廣以左道見幸至是死上意藏有奇方秘書使索
之得其籍或黃米若干石或白米若干石皆中外所
饋送上曰安也吾嘗行廣第足容哉左右曰此隱語
黃米金白米銀上震怒於是中外紛然而籍在上所
不得其主名刑科都給事中朝用監察御史天祐請
執廣親任責籍中主名付法司上曰科道官自指之
吏部員外郎張綵言聖德仁厚恐或姑息怒過且弛
恐或輕貸請勿入左右解釋之言大小臣有實跡者

悉以法輕重治翰林院編修羅玘言諸臣平生自有定論請涵容勿究以全臣工之體頃之朝用天祐等各聽指文武廷臣名對上曰人多無證姑己薄籍亦勿明免明年上元節所用烟火以後作派修理錢糧內官監酌減之戶科給事中徐昂言織造太多宜停詐偽太繳宜禁主將大不稱宜簡工役太盛宜止興濟縣修廟之役諫諍太踈宜復大班糾劾之典下所司十一月免陝西織造上用羊絨令小民舊欠歲派物料勘實奏免閏十一月壬戌朔日有食之言官屢請取回鎮守內臣者命如故虜入懿路城南京科道

劾奏文武大臣二十餘皆留之御史胡獻劾奏太監泰壽寧侯鶴齡下獻獄降藍山丞十二月都察院覆奏故太監李廣招權納賄累贓鉅萬莊田鹽貨尤多乞沒入報罷以乾清宮災下寬恤詔于中外命祠故尚書夏原吉工部尚書周忱于蘇州故少保禮部尚書楊溥于石首授徐珪爲桐鄉丞南京科道官舉劾備考察吏部覆奏上曰其公議毋枉

十二年正月虜入涼錦二州二月嚴左道禁三月虜入寧遠給事中華泉論劾學士程敏政試目漏泄命下舉人徐經唐寅獄頃之亦逮繫敏政使都察院置對午門令敏政致仕泉調外經寅黜充吏闕里宣聖廟火衡王之國虜寇宣府官軍敗之四月虜連寇遼東寧遠義州廣寧等處命衢州府春秋祭宋趙抃祠大同連被虜七月虜連寇宣府八月雍王之國虜數入遼東增設江西副使一員整飭九江安慶池州建陽等處兵備九月虜入蔣鼎陽和命大學士劉健等凡有擬票文書卿手書密進毋令人代寫重建清寧宮成十月吏科都給事中魏江監察御史姚壽等言邇清寧宮告成匠官人等陞授若冠帶米給者至百餘人營繕郎中堂等陞京職二級或一級太監與太

監瓚太監訓英國公懋兵部尚書文升各子姪一人百戶錦衣工部尚書貫加太子太保大清寧方災闕里繼之亢旱星文加之示變陛下降詔修省而名器反濫乞照宣德以來及近年增修祧廟舊例量與恩賞庶盡修弭之道上曰有成命其置之以清寧宮成命大能仁寺灌頂國師那卜堅參等設壇慶讚三日大學士劉健等言佛老異教宮庭禁地胡羯妄徒累日連朝喧雜掖庭驚動寢廟廢祖宗之法重聖德之累且以皇上至孝純誠保佑自天豈必假異術于宮禁然後可以上奉重慈永祈福壽哉[illegible]

事乞規此等詔旨猝不與聞伏望速頒明詔撤廢斥
僭臣不勝待罪俟命時科道官皆以爲言上曰卿言
是額永樂朝亦有之既府部科道皆極言上曰有舊
事姑罷後十一月奉太皇太后入居清寧宮虜入寧
夏境殺百戶一人復入宣府遼東境初遼東總兵官
指揮僉事李杲鎮守太監任良巡撫都御史張玉奏
正月中虜分道寇我軍三禦之前後追斬首三百餘
級廷臣謂遼東久不振意杲等誘殺之其後朶顏三
衛來貢具言是又人自虜中還云三衛怨我且與虜
合入寇上命右副都御史顧佐往覈佐行久不决海

州致仕知縣鏞奏言李杲任良張玉自知屢僨邊衍
掩罪使都指揮崔鑑王璽督勳等以酒食誘虜掩殺
之三百餘人者男女幼稚胡漢半兵科都給事中于
宣等劾杲三人失機狀兵部會議請取還上命待佐
報至監察御史韓春等奏杲三人匿敗抵欺宜服上
刑言官屢劾廷臣合請詎意遲留尚獲寬詔禮言冬
月天子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此正陛下察黨之
月有罪不討若天命治化何下所司已科道官交章
請兵部尚書馬文升再以爲言上曰待顧佐奏其促
之十二月科道官交章奏祖宗稽古建官額數一定

陛下初年已痛革額外傳陞乞陞之弊近又復然前
清寧宮恩臣等論列未蒙俞允文職少卿寺丞等官
武職千戶等官士子秖礪名節武人衝冒矢石積歲
閱月始得一階今雜流末藝卒得之無以勸天下乞
從革去仍令舊職供事庶可寢倖而蘇民上曰業已
賞勞其罷之吏部尚書屠滽等言近日節次傳陞文
職官員及冠帶人等七百九十餘人大臣科道非不
論列臣等非不執奏聖恩弘貸賜包容伏惟惜名
器之濫究僥倖之姦已傳奉者盡褫其職未傳奉者
永絕其源兵部尚書馬文升奏祖宗設武階以待軍

功非有臨戰斬獲不得輕授實欲奔走天下之豪傑
責其効死以報國家張玘輩繪技畫工有勞者支俸
給無官者予月糧此外或賞金帛或榮冠帶足矣何
至槩受武職全註錦衣徑准襲替夫百官俸賜盡出
閭閻竭其膏血養此闒茸非陛下愛民保邦意伏望
俯察諫官之言上尊祖宗之法皆不報虜先後入永
昌凉州遼東大同等處命宋程頤十八代孫繼祖襲
翰林院五經博士

十三年正月工部尚書徐貫等言改樣紵絲紗羅近
歲織造以萬計尚未就緒今又織諸色花樣於蘇杭

千五百餘疋疋價或至四五十金費財淫工度非皇
上崇朴尚儉之意殆近習希寵不恤民艱伏望斷自
宸衷槩賜停罷不允顧佐反命李杲任良張玉掩殺
虜實上日無證于多人其從輕降崔鑑王璽奪勳一
級杲良玉降勅責之命尚衣太監趙榮監督通州倉
戶部尚書周經諍上曰已差遣姑置之自今總督一
員京通監督各三員著爲令賜宋譚節婦祠額曰貞
烈吉安府知府張本奏永新縣有譚節婦者宋宗室女元兵入城婦從其家俱匿縣學中兵至殺其舅姑與夫執婦欲污之婦哭罵不從遂并其子皆死血漬禮殿點入磚上宛然婦人抱嬰兒狀沙磨火煅其狀益顯請修葺舊祠春秋致祭以勵風俗禮部覆奏從之二月問刑條例成三月

給總督京通倉塲太監蔡用關防爲故西天佛子著
肌領占造塔四月己亥月食彗星見室壁間芒尺餘
兵科右給事中屈伸言陛下近者遊燕太頻視朝太
晏宴頻倦神晏朝廢政今災異頻告邊方多警願惕
然敬畏以應天赫然震怒以禦侮納之虜大入大同
威遠遊擊將軍王杲禦之敗績守臣上失亡數不實
命吏科給事中許天錫往按恤陣亡軍士及邊民被
虜者以大同游擊命平江伯陳銳掛靖虜將軍印充
總兵官太監輔監督軍務戶部左侍郎許進兼都察
院左僉都御史提督軍務都督劉寧充副總兵楊玉

充左參將太監姚舉監鎗往禦之復增陝西按察副
使一員整飭環慶等處兼理鹽法賜壽寧侯鶴齡莊
田於肅寧諸縣畝賦五分戶部尚書周經再執奏不
允壬子上御平臺召劉健李東陽謝遷顧問章奏次
第裁決上晏朝劉健諫納之五月甲寅朔日食丙寅
復召劉健李東陽謝遷出諸營提督官辭任疏逐名
訪問面裁決御書手勅付兵部行之虜大入大同遊
擊將軍張俊率兵抵之于東荊莊周經致仕六月命
兵部左侍郎王宗彝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經畧密
雲潮河古北口工部左侍郎史琳兼都察院左僉都

御史經畧紫荊關等處虜數入大同上曰陳銳受命
出師今月餘嬰城自守諸將怯懦不足仗其召銳及
金輔許進劉寧還遂命太監扶安監督軍務保國公
朱暉掛征虜將軍印充總兵官都指揮僉事神英充
右參將再領京營官軍五千往命取太監任良別用
七月李杲張玉予致仕科道官言入臣致仕優禮也
李杲張玉誘殺姦欺罔宜顯戮而優之以禮恐三衞
夷聞之積恨反側非所以警邊臣懲有罪上曰姑如
旨虜入義州松山以禦虜無功革金輔管營并革陳
銳劉寧祿俸閒住許進令休文命朱熹十一世孫墍

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八月立宋楊太后廟新會縣先
是吏部覆府部科道等官所言汰冗員革傳陞等事
有旨待查奏至定奪至是吏部奏上上曰罷九月翁
源縣流賊平置靈州行人司行人王雄言比者皇上
命平江伯銳率衆征虜不能一矢相加遺則遣朱暉
往代夫兵部始與諸臣廷議會不審銳謀勇有無猥
以上請讓若姑試斯不貴議矣一試於銳已爲寒心
今又再試於暉臣料舉暉者必謂其從父征伐多習
戰陣顧處囊之錐末未見也昔蕭何舉韓信謝安舉
兄子玄杜黃裳舉高崇文夫惟天下豪傑能知豪傑

漢晉唐三君即未悉信玄崇文固悉其舉玄崇文者
陛下未悉朱暉悉舉朱暉者乎夫今監督提督即唐
觀軍容使以郭子儀李光弼之勇略不勝一魚朝恩
一觀軍容九節度之師皆潰相州况其下哉今天下
之大豈無古名將者但以太平久無所見才臣願陛
下及暉未發而止其行責前推舉陳銳者正其輕罔
之罪毋發然後再會廷臣就邊方都督中選任其生
長邊陲結髮習戰者俾專閫外勿復置監督提督撓
之上責雄妄言沮軍下錦衣獄已調爲浪穹丞十月
錄收復哈密功丙申月食封秉欑爲泰王十一月虜

入馬蘭谷嚴取沿邊材木禁十二月虜再寇大同宣
之縱兵南掠百餘里得利去吏科給事中許天錫還
言威遠之敗偏裨將領死者五十二人軍士失亡千
有餘人戰馬兵仗稱是上命遊擊將軍王杲幷副總
兵昇右參將恭處决如律總兵王璽幷家屬悉謫戍
巡撫都御史洪漢革職閒住工科給事中張文奏近
太監李興有燈節烟火之請皇上以三分爲率減去
分半興改奏止減一分夫以今年吳楚徐淮巨浸滔
天山西旱甚虜窺伺未已加以雲南思陸之爲變兩
廣猺獞之貽患荆襄流民之嘯聚江西腹裏之強盜

公行何謂無事宴樂以嬉臣請停免明年上元鰲山
烟火百官筵宴以其費給軍使天下曉然知陛下憂
民足國之心其所樽節培養甚大工部覆奏上曰即
減分半如前旨頃之工部復言陛下允張文之奏中
外忻賀惟光祿寺供辦乾清等宮燈節茶飲攢盤之
類比弘治初元加倍請命光祿寺節省如舊從之已
酉歲除遣太監榮傳意內閣連日奉侍兩宮勤勞少
須調理今日視朝稍遲特諭卿知

臣何喬遠恭纂

典謨記

孝宗敬皇帝

十四年正月二月內府針工局請比例招收幼匠千名工部議往年尚衣監招匠千名兵仗局効之遂至加倍軍器局司設監又効之亦招一千今針工局復請乞停止以節冗濫上曰收五百宣大二邊馬災遣祭北嶽北鎮以陝方用兵取回織造絨褐內臣選補團營壯軍四月虜大舉自鹽池直抵韋州固原虜掠

太監苗逵監督軍務保國公朱暉掛印充總兵官都御史史琳提督軍務都督同知李俊都督僉事楊玉神英李澄充左右參將統領京營官軍一萬以禦虜韓王偕潂薨南京戶科給事中張宦等奏陛下初年禁絕奢淫以求固本而足邊何比者橫恩濫賜之溢出修飾繕造之泛興禱祠遊玩之紛舉偶因內帑稍乏卽命支取太倉耗散財物無此爲甚臣等遠聞近取太倉糧銀四十餘萬明命不下於所部秘旨特奉于中官人心驚愕皆曰常費爲經無名屬浪未必盡出聖意或因左右之言夫今兩邊虜跳數戰不利軍資耗損請給糈仍芻馬爨買補方急正宜存省府庫盤飭邊儲奈何釁門大開夤緣逵茹前費復興前革復進前裁抑復寵遇前竄戮復崇禮大小臣工力抹此弊陛下雖不疎斥亦不採納臣恐冗途日滋國計日詘乞下所部議請取自上斷仍以四十餘萬還太倉非邊餉軍需毋輕動戶部覆議上納之司設監太監鮮奏近收充幼匠千名乞附籍錦衣月支米一石歲給冬衣布花戶部議給米五斗花布免支上曰月八斗以南京鴻臚寺卿王璟爲右僉都御史理兩淮鹽五月賑山西大同等處軍民被虜家遼東鎮

夷堡火軍民死者七百餘人命鎮巡等官痛脩省撫民而飭邊禮部言光祿歲辦牲口不下十萬近屢言不足天下物產有限額外費出無已以十萬牲口而解送爽期民窮可見牲口十萬歲供不足費繁可知年復一年何有窮紀伏願裁近幸宴賞悉如元年之舊省無名浮費一準先朝之實上曰有處武崗州苗賊亂延綏遊擊將軍張雄禦虜有斬獲命天下繪地理圖進御太監李興請建寺大興縣東皋村以祝聖更乞賜額護勑以僧錄司左覺義定錡住持得旨陞定錡右講經額寺曰隆禧禮科都給事中甯舉等奏遣

部請從之上曰已有旨置勿論七月秦王秉欆薨濬
東廵按御史車梁言虜擁八千餘騎直入長勝諸屯
堡大殺掠老弱死少壯驅縶去鎮守太監孫振定西
侯蔣驥廵撫都御史陳瑤匿報不實遣吏科右給事
中鍾渤等按問之初海西兀者前衛指揮尚古與海
西諸夷有怨尚古入欵於驥瑤驥瑤使人招之許之
陞官而海西諸夷怨不釋請誅尚古驥瑤則又請誅
之兵部議尚古入款固以求釋諸胡之忿當時止當
待其自貢不應遣人招之招之既來又不宜誅上命
行鍾渤併按以聞虜入甘州山丹永昌境虜數入宣

府甘州復入薊州朱暉史琳苗逵帥五路師出紅城
子墩乘夜擣虜河套虜已覺北徙還斬首三級得其
駝馬牛羊器械虜入平凉遣科道官清理天下屯田
閏七月寧夏總兵郭鋐等分兵禦虜鹽池諸處先後
有斬獲行賞㕘虜數入薊州御用監王瑞等齎送玄
武像武當奏帶隨行官舍勇士八匠八十餘人用黃
馬快船六十餘艘科道交章諫不允吏部尚書岳兵
部尚書文升力言上曰有成命第毋生事擾人八月
置新化州虜分道寇固原諸處大有殺傷復二萬騎
掠寧夏東路萬騎入韋州九月丙子朔日有食之以

虜入寧夏固原切責苗逵朱暉史琳等劾陝西有地
震泉湧之變府部等衙門請革傳陞軍官三百餘人
不允至是山西同日地震復以請上曰如舊非特旨
寅緣乞者乃罷之庚寅月食汝王之國起秦紘為戶
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代史琳總制陝西固原
等處十月虜入延綏柏林堡吏部尚書倪岳卒廷議
舉兵部尚書馬文升刑部尚書閔珪代之御史文森
張大有曾津奏薦致仕戶部尚書周經總督兩廣軍
務右都御史劉大夏上曰大臣進用自朝廷森等何
得輒與下錦衣鞫訊之吏科給事中許天錫與科道

官論救乃命贖杖還職而以文升為吏部尚書劉大
夏為兵部尚書岐王祐棆薨陞工部營繕所所副海
等三十二人官各一級吏部言海等寅緣乞陞當治
如前旨上曰罷命日講添周易一書暫停貞觀政要
劉健等言聖學日增廷臣相慶乃貞觀政要多載唐
太宗致治之跡事切而代近祖宗列聖率崇是書伏
望少延天聽仍舊進講納之十一月鍾渤等還報長
勝屯堡敗狀喪亡男婦千九百餘畜產三千餘且劾
蔣驥陳瑤納侮邀功致虜深入下刑部議副總兵孫
文毅指揮使白璽皆論斬會廣寧復師敗驥瑤以捷

閧言者攻之下巡按御史勘實於是刑部請逮驥瑤
京師廷鞫之有旨命召驥瑤還以兩畿山東西河南
等處旱災使刑部左侍郎何鑑大理寺右寺丞吳一
貫往賑河套搗巢之役紀功御史王用報有功官軍
萬餘上兵部定擬陞賞四千四百五十餘人有旨再
擬將大賚焉兵部覆奏搗巢雖有勞斬獲僅三級若
過蒙殊恩國論未協予奪不謹人有幸心惟陛下慎
重命官軍人等照原擬陞賞內奮不顧身并被傷者
二百十人各陞署一級於是苗逵朱暉史琳等皆蒙
賞賚有差兵科都給事中屈伸等奏虜住河套侵邊

諸臣雖會領軍撲巢斬首僅三且坐擁重兵僻守一
隅致其無忌累犯寧夏固原等處殺死官軍至千數
搶擄人犯以億計詔書切責冀其感奮師出踰時機
會屢失今功過相准尚難贖罪而陞賞不貲物議爲
之不平兵部所以執奏夫隨征陞級之人非紈絝子
弟即廝養庸流一切蒙恩將生戰士旋踵之心餒邊
將死綏之志御史陳琩等亦以爲言並報罷封睦橎
爲周王遼東大饑命戶部濟銀五萬諭吏部都察院
明歲當考察其詳咨照陟毋偏徇以山陝罹虜暫免
一應科派物料

十五年正月朱暉苗逵史琳以虜出套率師還京遣
內臣勞之酒于榆河兵科都給事中屈伸御史林世
遠等劾奏暉等師出無功獲首三級報功萬餘寧夏
固原之警逗遛不援當治失機又何勞也兵部覆奏
不允南京科道官劾奏方面官以下可罷黜者十有
五人上嫌其多且無指實下吏部詳訪之及吏部與
都察院考察上上曰斥過當再詳如前旨皆言臣奉
命以來盡心焉耳矣至于再三乃敢以請上曰朕念
才難丁寧焉既云然其如擬趙王見濬晉王鍾鉉薨
三月取回督造磁器內官於饒州戊子月食四月陞

致仕僉事章懋爲祭酒祠宋文天祥盧陵以趙士賁
等四十餘人配將驥陳瑤至賓之使驥帶俸舊府瑤
對品調外刑科都給事中瑀監察御史允中言驥瑤
命下之日中外沸騰咸謂前者大同失機總兵覊論
死都御史漢斥罷驥瑤貪以啓釁坐而喪師事敗之
日欺以罔上反得輕釋無以息嗷嗷之議服璽漢之
心請明正其罪爲守邊戒不允設內臣金齒騰衝兵
部科道官請罷不允命順天府賑恤都城內外貧民
若殘疾孤寡者虜入遼東清河等堡涇王之國祠宋
朱熹於嶽如建陽祠宋江萬里於饒五月以災異脩

省下羣臣言事劉健請早朝以勤政日講以視學節
儉以省費剛斷以決事納之行取番僧國師領占竹
于大慈恩寺禮部尚書張昇諫不允七月錄劉甚凡
世孫瑜世襲處州衛指揮便貴州賊米魯及福佑等
伏誅米魯者貴州夷婦普安州土官州判隆暢之妾也隆暢畏其■于禮通密殺遣出米魯米魯快
快逐通於營長阿保而禮妻適固亦爲營長福佑所丞固相與謀致隆暢於死遂糾集夷衆劫掠諸山營
寨自畫支解人以爲常有二人者以告巡按御史張淳御史適出巡米魯等控馬分訴求二人主名與對
理御史不以告寅二人左右米魯等截二人頭於御史前徑去御史偕鎮巡議調兵勦之先發後聞甸日
開檢阿保父子及其黨與皆盡惟米魯亡入霑益州匿其姪土官安民家安民假以兵五百復襲殺隆
暢之妾適烏以下十餘人執其子隆班隆塔以夫等亦殺之福佑迎米魯歸故營攻劫諸寨大肆殺掠是爲

十三年冬明年夏巡撫御史錢鉞共按察使劉福督兵往捕米魯福佑集衆萬餘拒敵官軍甚衆領兵都
指揮亦被虜死事聞命兵部調道雲南四川湖廣西漢土官軍十餘萬往征而以南京戶部尚書王軾
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制戎務賊聞且至益肆叛逆誘扇生苗數萬攻圍附近成堡雲南布政渠方
貴州布政閻鉦皆閉安南衛城中鎮守太監楊友統調官兵八千人自盤江直抵安南城下賊始退避有
告安日公輦鹿師當北道盤江固守險阻待尚書至聽其處分友以賊兵寡弱勢無能爲且利其賄賂畫
索已甚賊忿夜擄衆人友營官兵無備皆不戰潰散踐溺死不可勝計領兵都指揮及布按二司官見殺
者六七人虜支山寨置友足笠巾貴之時時呼名大罵自是道路斷絕白骨如山近縣皆爲驛然輒既抵
貴州分八道兵以進後約鎮守沐國公崑巡撫陳鏌御史金統領雲南兵夾攻之寨菁峒龍皆迎破遂
取友以歸先後藏斬首級四千八百有奇俘獲老稚千三百餘人米魯福佑尋爲土官盈英所擒殺時爲
是歲三月書之于此蓋報捷之期也八月淮王祁銓薨封祐採爲趙王

南京大雨水壞屋拔樹遣祭于天地太廟孝陵皇陵
社稷山川之神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光祿寺具內
外官員人等每日酒飯及西華門等處所畜鳥獸料
食之數以聞上手批百二十條於是大放內苑雜禽
獸命南京右僉都御史林俊巡視江西以弭盜虜犯
遼東副總兵劉祥等禦之斬首五十餘級賜獎勅十
月工部奏太監李興請辦元宵烟火物料有旨減半
民受賜已今天示類仍災變迭生乞通停罷許之十
一月劉健等請上早朝勤政納之十二月科道官交
章言總兵副將守備任缺兵部參與論推舉制也山

東缺總督備倭官兵部所推不蒙簡用御筆親批王
寧陛下何至以寧一人壞祖宗法乞治其奔競罪擇
用兵部舉者上曰有前旨纂修大明會典成以南京
太常寺卿楊一清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理馬政
十六年正月己巳朔上疾不朝二月辛丑始朝改郊
以將郊始賜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蟒衣人一襲
戊申大郊祀鑄弘治通寶錢三月置成步縣傳旨以
壽寧侯姻黨生員孫伯堅爲中書舍人盧水春孫伯
義爲司賓署丞孫伯強爲司儀署丞舍人朱臣梁路
李衢桂實爲錦衣百戶吏兵二部執奏不允四月祭

酒章懇辭免新命不許趣之五月增設四川按察副
使一員整飭威茂兵備命翰林院編纂三皇五帝以
來歷代事跡以便御覽六月減蘇杭織造三之一七
月命修本草書上好醫藥常以劑賜臣民至是命修
書焉申王祐楷薨置定州八月錄故贈侍講學士劉
球曾孫祠官之九月以淮陽廬鳳寧波諸府旱饑遣
都御史王璟巡視浙江副使汪舜民於淮陽僉事閻
璽於廬鳳隨宜賑濟北直隸山東河南湖廣有被災
郡皆如例恤之以鳳廬二府滁和二州大旱災發南
京戶部兌餘米給賑選部屬府州縣正佐有風力者

領其事進封張延齡為建昌侯十月祀元陳澔於都
昌以脩詩海珠璣書成傳旨陞文華殿辦事鴻臚寺
左少卿周惠疇等二十一人官一級吏部科道官交
章言故事雖館閣修書非重大者行賞而已詩韻小
學無補治道一有微勞輒陞級加廕醫卜技藝濫觴
何既乞收回成命不允虜大入遼東長堡等處十一
月陞授朝天等宮高士杜永祺等四十三人道官有
差科道官奏杜永祺等或陞真人或兼住持或榮以
誥命或與之印信擁尊專寵非聖朝美事乞一切罷
毋開後端上曰有旨已命內閣給與誥命封號劉健
諫納之十二月虜入寧夏大關口封彥汰為岷王楹
櫨為韓王封閉沂州胡陵山礦穴
十七年正月內批命盧龍衛指揮使胡震署都指揮
僉事分守通州兵部尚書劉大夏兵科都給事中屈
伸等爭不允監察御史劉玉疏言幸門開則群枉進
言路塞則庶政隳孫伯堅等以傳奉列文階金琦等
以傳奉任武職傳奉不已繼之內批始者王寧今則
胡震昔王寧命下兵部言官猶交章入爭胡震劾尤
今皆緘默此見聖志稍移羣心金靡甚可懼也上曰
業用矣申嚴誣告禁陞太常寺卿崔志端為禮部尚

書仍掌寺事科道官劾志端羽流不宜濫清秩上曰
先朝有之業陞矣二月加賜太保壽寧侯張鶴齡祿
米歲四百石建昌侯張延齡歲六百石通前千六百
石巡撫北直隸都御史綰以淮揚廬鳳四府并徐州
災傷請折收今歲兌糧十五萬五千石備賑三年後
補還上曰既災重民饑以流亡其即如奏不用補也
命造延壽塔朝陽門外大學士劉健諫上曰其即罷
兵部尚書劉大夏等言江北南諸府災甚陝西往歲
困用兵江浙諸省亦多事乞命撫按蠲減租役專務
生[illegible]上曰中外災傷民困朕甚惆焉卿言深切時弊

有當行者明白議擬以聞戶部議覆吏部尚書馬文
升奏乞減光祿寺廚料十之二上曰歲荒民貧朕實
痛心各衙門支用物料其務節約毋濫費虜掠義州
三月壬戌朔聖慈仁壽太皇太后崩丁丑既朝退上
以錢太后與裕陵異葬不合禮召劉健李東陽謝遷
面議復講祔廟禮曰好爲朕處之遷稱心腹大臣呼
先生既對上下板階顧內臣啓扉立送出戊寅又議
之乃下廷臣集議既議上癸未又召議之凡三召對
乃命特建廟奉享仍稱太皇太后以伸朕尊親之意
壬午上周太后尊謚增設陝西苑馬寺并行太僕寺

寺丞各一員四月享廟樂設不作丁酉上大行太皇
太后尊謚詔天下己酉祔葬于裕陵思恩府土官知
府岑濬攻破田州府命兩廣總鎮官調三廣兵勦之
上諭禮部曰朕服制雖遵遺詔中心痛疚月朔望其
暫免陞殿百官常服奉天門朝參凡節免宴百官毋
朱衣大節天下毋慶賀使豫聞之閏四月重修闕里
孔廟成御製碑文遣大學士李東陽往祭告立碑劉
大夏爲兩畿浙江西河南山東請蠲夏稅許之命它
災傷處撫按官皆勘實蠲免以南畿災重停去年奏
擬免軍糧米折銀未徵者并下戶部裁減冗食復免

山東諸府衞去年糧草命所司勘災遲慢者罪如律
刑科給事中楊褫言兩畿河南山東自春徂夏不雨
黃河以北旱風大作窮民晝奪嘉湖淮揚人相食乞
痛勑百官同加修省從之遣大臣分禱天地社稷山
川南京刑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樊瑩巡
視雲貴考察復命上曰遇多吏部酌其履歷考語以
聞既奏上留五人焉上曰庶政多弊害于軍民上干
和氣朕甚軫焉有最要者以聞五月荆王祐橺薨吏
科給事中許天錫言天視聽在民民殃禍在政而政
之蠹弊在人自古災變未有多若今者天鳴地震水

火之患昆蟲草木之妖風霾星雹之異甚至晝晦八
月赤地千里而盜賊縱橫皇上勑中外尋求弊政矣
今外臣方面以下三歲一考歲有撫按監臨間從科
道糾劾惟兩京堂上官不也即屢經彈奏率見優容
五品以下惟十年考察而居官大約九載爲期又或
轉陞復除別改者乞今兩京五品以下通行考察如
例黜降以後每六年一考兩京堂上官經彈奏者悉
令自陳休致取上裁罷黜數人用儆有位臣又聞之
古有災異策免三公霖雨恒陰亦或避位今文武大
臣既不能引咎避位陛下又未遽策免亦宜且暫罷

其公少之銜以聪憂勤之實俟天心既回乃復還歷
職臣又聞祖宗朝之御內官也恩不泛施法不輕貸
內外各有定額近年內府各監局掌印僉書多至三
四十員外而各衙門管事不知其數留都亦然憑陵
脅暴莫可彈舉蠹蝕朝廷之命脈塗塈生靈之脂膏
乞勅司禮監會同內閣悉行考察嚴加革裁以後三
年五年著爲定例上善之命所司速看詳於是命六
年一考察兩京五品以下官著爲令命以春秋祀宋
臣劉子翬於建安六部上革弊要事上悉可其奏取
回南京蘇浙等處織造內臣以畿內山東等處旱災

命禮部左侍郎李傑祭告天壽山各巡撫官祭告北
嶽北鎮東嶽東鎮東海之神文武大臣皆避位上皆
慰留之勅吏部都察院曰朝覲考察三歲一行我祖
宗法古圖治盛典也比歲考察後籍籍奏訴蓋因撫
按官考語不實爾等詢訪欠周勤敏廉直者或被抑
貪黷貪緣者或苟容以致人無勸懲士風日壞夫生
民休戚係有司有司不得人則民愁歎上干於天今
四方災異頻仍率繇此明年正當朝覲考察期其須
行各撫按官愼之重之爾等亦宜精白一心精別賢
否庶幾澤被生民上回天意欽哉陞河池縣爲州御

嚴勳戚家人以勢擾民禁六月襄王祐材薨兵部尚
書劉大夏自劾乞休不許召問故對曰民貧恐變本
兵重地臣不足任之上曰夫徵於民有常制乎對曰
近恐多問兵曰貧等民因舉鐸木香材無藝之征與
轉漕番操了責私役諸苦上曰豈知至是其條聞既
條上嘉納之仍詔諸司議處各條弊政與分外之徵
以聞上問大夏曰歲儲不給財安在對曰昔臣備員
廣東見廣省歲廩與中鎮歲索殊不相當上諦思久
曰求如鄧原麥秀者無寧已上諭劉大夏曰事有不
可每欲召卿以非部事止有當行罷者卿以揭帖密

進大夏對曰不敢上曰何哉大夏曰先朝李孜省可
以爲戒上曰國事也豈比孜省大夏對曰臣下以揭
帖進朝廷以揭帖行是亦前代墨勅斜封之類也願
陛下外付府部內諮閣臣公是非焉上稱善虜數入
潘家口等處北虜小王子營大同宣府邊外聯絡四
十餘里兵部以聞上曰邊事重卿推選廷臣有文武
畧者分付諸邊整飭之辛巳召劉健李東陽於煖閣
命語劉大夏謹備虜健請升整點京營官軍聽征愼
選總兵官上可張懋健對須習戰者上曰在方畧東
陽曰京營官定名耳故有十萬今損過半古云足食

足兵今乃兩乏臣恩及此寢食不干上曰軍不堪削將宜恤士東陽曰近工役太多官軍困以窮外衞輪班過期不至坐此矣上曰宣德以前內官監自有人匠營繕之事不及軍也東陽曰陛下習典故幸甚朝廷養軍故不爲工役所以養其銳氣上曰然語大夏夫先生輩腹心大臣國事不言朕惡從知之皆諾叩頭出已健等擬戶部侍郎顧佐等行諸邊上促召面議曰佐恐弱健對戶部尚書紘未任左侍郎儼方視尚書事是以擬佐上曰亡論在廷臣有才力者皆可留佐與儼於戶部謀斷相資矣乃遣在副都御史閻

仲宇通政參議熊偉等往劉健等上禦虜安邊事宜上深嘉納今亟行毋後虜入大同遊擊將軍衞勇與指揮鄭瑀禦之軍各殊死戰瑀手刃數賊爲所支解勇竟失利還虜入延綏宣府七月大同鎮巡言虜拋墩殺軍甚急上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煖閣曰墩軍我赤子也被殺如此苦何可言朕與作主其卽日出所選京軍一萬往征之健等對曰皇上垂念赤子宗社之福京軍恐未可輕動也上再三言三臣皆不敢決東陽曰近北虜交通朶顏潮河川古北口甚可慮聞賊在大同稍遠欲東正不知何處若彼聲東擊西

而我軍出大同未免顧彼失此須少待其定徐議所向劉健曰大同險遠東鎮尚可支潮河去京師一日切近宜先慮上曰今亦未便出軍備面待耳皆稱善面上意未釋後三日召劉大夏面諭大夏力言不可上曰太宗朝頻年逐虜何以不可出京軍大夏對曰今芻穀乏而兵馬疲將鮮材而士玩令何可望太宗朝抑太宗朝丘福兵亦嘗陷臣恐軍出不能弭賊且因害人徒費財物有損亡益戴珊曰大夏言是上曰幾誤乃更命工部左侍郎李鐩大理寺右少卿吳一貫通政司左參議叢蘭分往經畧邊關陛辭退朝上

召鐩等至煖閣面諭之賜金叚鈔貫使悉心整理得以便宜行事遲聽征京營軍二萬因命御馬監太監苗逵監督軍務保國公朱暉掛征虜大將軍印充總兵官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史琳提督軍務并令司設太監張林管領神鎗都督神英李俊充左右參將待報啓行運太倉銀五萬於宣府戶部上備虜事宜從之命多方計議長策聞上問劉大夏戴珊天下何時太平朕安得如古帝王大夏對曰難以急如近日與臺閣議當行之將自治上曰閣臣劉健亦可第所交雜嘗獨薦一人於朕朕意殊不慊上不言姓名久之

乃知爲劉宇先是遼東致仕指揮使楊茂與其子欽匿名告故指揮僉事張斌使其孫都指揮僉事天祥擒殺虜巡按御史王獻臣以奏亡何獻臣坐它事逮上命大理少卿吳一貫錦衣指揮使楊玉往會御史余濂按之一貫復奏委山東左參政寧舉副使錢承德僉事王忠指揮僉事趙承文轉按斌天祥及其叔父洪指揮徐還及茂欽皆繫坐斬絞有差既奏得旨天祥等累疏訟冤而斌死上下都察院令巡按御史再勘別遣東廠具揭帖言獻臣率爾入奏止憑茂欽言一貫又不自行第屬舉等勘報事多虛上召問劉

健曰張天祥大獄也雖物故洪屢訟冤當明白健曰下都察院令御史再勘旨下矣上出東廠揭帖付健曰朕已令密訪情如是今欲提入京師令三法司錦衣衛會審之健退具奏東廠揭帖不宜批業下都察院請待勘不許促擬旨健附奏猝改命非體也遼東去京師不遠誰能掩是非請待勘乙巳上朝退面召健等盛氣曰先生何阻朕健等對曰非敢阻也猝改命未合於政體且臣等欲少待亦爲謐在彼恐勞人動衆耳上曰朕不敢私賞罰欲求情焉夫大獄也不明白邊將肯効死撲殺貪功豈可縱之功而被誣固

合伸理何得論勤勞語久天顏霽曰須傳旨丙午上從容問健昨先生輩云猝改命緝訪事先朝殊有故猝暴疾也此亦未爲暴今使東廠具奏批行則何如皆對曰不如傳旨乃令擬旨進甲辰月食八月授張延齡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歲加祿米六百石通前千六百石丁亥召吏部尚書馬文升都察院左都御史戴珊煖閣前曰明歲考察卿愼之上恐文升贖再顧曰卿審否既對命左右掖下[illegible]吏科給事中蕣戶科給事中葢言文升子珊妻妾近日賊事敗露乞下廷理別委考察者文升珊各自劾上曰毋辭避下蕣葢

鎭撫獄究問既得素行實跡上曰蕣惡尤甚宜爲民葢與冠帶閒住劉健李東陽曰耳目之臣也陛下優容之上曰以優容言事臣可也考察不爾九月上召劉健曰巡按御史查勘邊功多久不報邊將或病死不沾恩人心靡激勸可令兵部與爲期違者罪之上召劉健等曰大同總兵官江奏臨陣用軍法先生擬許之恐邊將且輕戮皆未敢對健曰臨陣用軍法所從來矣人不効死難取勝上曰雖然命將出師可也邊總兵禦敵者第許以嚴法從重治李東陽曰奏而不許恐將難健曰昨兵部擬奏云尋常小敵偏裨出

戰皆毋得用軍法此有斟酌矣上曰旨曰是將且玩
其明白言之上諭劉健等曰昨講官講陳善閉邪釋
陳陳說不如云敷陳以善道啓沃他他不如之皆對
曰善上曰語日講官要明白透徹無有傾諱乃盡論
思十月南京祭酒章懋乞致仕不許以刑部尚書閔
珪緩解死囚名面責之罰其俸上召劉大夏曰閔珪
讞重獄數忤朕對曰珪能執法而實効忠上曰古有
何名何臣若此對曰舜皐陶上頷之上召劉大夏從
容問裁抑內臣事左右顧內臣皆離數丈許大夏久
未對上曰畏之乎猶疑朕聽寺人之君語久起跟蹌

行上命左右曰朕與劉尚書話長尚書老掖出之上
曰兵部所取中武舉將才關焉其特引見賜宴令內
閣主席三年一舉不中者與再試秦紘乞致仕許之
十一月虜八萬餘騎連寇莊浪張斌等逮至令法司
錦衣會問於午門獄詞異上命逮前諸勘官親鞫焉
曰虜也殺之何罪當以死皆對曰出一貫楊玉曰臣
武人也而不知律上曰知人死乎問一貫一貫對臣
固疑之上曰罪疑惟輕昌從重左都御史戴珊從容
解上霽威乃命茂欽依律處決斌與辯釋叙洪還功
宥其罪除一貫玉五級濂舉承總忠承文各二級閒

遠方獻臣降邊方雜職十二月改思恩為流官拜祕
縈為淮王南京戶科給事中戴銑劾方面以下合考
察者吏部覆奏上曰考察不公科道宜糾今猶未也
銑等先奏無指實其公之如前旨虜圍靈州都指揮
焦芳等力戰却之令督理馬政都御史楊一清兼巡
撫陝西悉心禦賊清騰驤四衛軍人勇士是時上益
明習國家事自三月以後每朝退頻御煖閣召內閣
大臣六卿長講究典禮諏詢治道綜核庶職制取四
夷親鞫大獄午門之下每一召對天顏開霽聖慮周
詳其於劉健李東陽謝遷輩皆稱為心腹大臣或連

稱先生而不名論議啓出或累數十語臣下卽欲進
一二語無閒不能竟其辭退而尋繹所云人亦不能
悉記諸臣皆感激奮厲天下欣然望太平
十八年正月辛亥月食虜三萬圍靈州別騎入花馬
池掠韋環等處復陷寧夏清水營延綏高家堡上諭
兵部曰清水營堡要害地賊直入焚抄邊弛甚矣其
令戶部侍郎顧佐往治糧餉巡按御史閱實聞復設
廣東按察僉事一員駐清遠督捕盜左都御史戴珊
乞致仕不允上召劉大夏既對大夏進曰珊在告臣
往視之恐微誠不能動天求臣上達請許之乞身上

曰渠倩卿奏予卿尚語珊朕推誠付托家人父子也
太平未兆忍捨朕去大夏告珊珊感泣遂出視事上
召大夏珊議政畢賜白金二錠曰朕聞朝覲日文官
有避嫌賄賂閉戶不通人如二卿者日閉門延客何
害且命曰勿朝謝恐公卿聞而嫉二月戊辰面諭戶
工兵三部臣於奉天門曰方今生齒漸繁而民間戶
口軍伍匠役月就耗損此皆官司不能撫恤暨清理
無方以致徙亡脫漏厥弊非一爾所部又因仍苟且
不悉心究之今宜從長議處以聞乃命戶部推素有
才望大臣一人撫治流民於荊襄諸處上曰朕方圖

新政樂聞讜言祖宗成憲不可更也但諸軍民利病
切治體者毋大小官悉心陳之嗣故都御史羅通於
居庸虜闌靈州久不克散掠內地指揮仇鉞伏而要
其歸路總兵官李祥馳援戰走之斬獲甚多虜再入
遼東清河等堡復入寧夏與武等營延綏遊擊將軍
李所部分援勝之申嚴伐沿邊樹木禁虜入大同青
松嶺四月戶部推撫治荊襄大臣擬起復刑部侍郎
何鑑上召劉健曰戶部推何鑑何不會吏部健對曰
所部事也以前有之上曰此前人失也推舉人才乃
吏部事會吏部郎他日不得無後詞健曰則處置流

民通令吏部會議否上曰是戶部事推官則當會吏
部南海縣十三村遺賊復起巡按御史聶賢以聞上
召問劉健鎮巡官職盜乃不奏奏者御史可降勅責
之上謂劉健言官言崔志端道士也不宜掌太常言
都御史李麟喪師律言都御史鍾鑿潮河致傷人命
言南京刑部侍郎撫卑諂夫道士掌太常向亦有之
喪師律非一人罪鍾可人也大臣宜剛正有氣節果
卑諂當退今亦無指實其皆命供職如故上曰太常
寺奏補戶領物價中有洪武等錢市不通使何也健
曰必自朝廷先之如賞賜折俸鹽鈔船鈔之類兼用

舊錢乃可謝遷曰請禁私錢李東陽曰鑄錢徒費有
司之慢也健等因奏今公私困竭之時鑄錢最要他
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事不可不講東陽曰鹽法尤重
今壞盡矣諸邊開中徒名耳商人無利皆莫肯上納
上問故健等因極論奏討之弊東陽曰奏討之中又
有夾帶奏討一至夾帶十商人無利坐此也健等又
言太祖高皇帝時初行茶馬歐陽駙馬坐私販茶斤
論死高皇后不敢救其嚴如此今王府歲祿萬石不
薄矣今亦恒有奏討亦恒求莊田稅課朝廷念親親
輒許之常額有限自後宜絕上曰善遂召戶部尚書

韓文令計議鹽法舊制及諸弊端以聞戶部主事李
夢陽上疏言事末請裁抑外戚張氏張鶴齡延齡奏
辯夢陽謗訕母后有斬罪十上下夢陽錦衣獄置對
上問劉健曰夫李夢陽言事何若健曰小臣狂妄上
默然謝遷曰無非心爲國上頷之會科道官交章救
上曰夢陽妄言其罰三月俸居有閒上問劉大夏近
外事何如大夏曰釋李夢陽中外皆懽呼上曰朕始
欲輕譴此人左右輒曰夢陽奏涉皇后陛下卽欲輕
莫若少杖而遣之已顧大夏曰知其意否大夏對臣
不知上曰杖必送錦衣死之矣渠輩快矣奈朕殺諫

臣何翰林院學士張元禎上疏勸經筵講太極西銘
諸書上索太極圖觀之曰天生斯人開朕也五月上
憂旱居齋宮見微雨端坐凝思欲下寬恤十五事未
詔遂嬰寒疾庚寅大漸遣司禮監太監戴義急召劉
健李東陽謝遷入上燕服榻坐呼前三皆前叩頭上
命左右水布拭舌熱既曰朕承統十有八年今三十
六歲遘疾殆不興故召先生健等皆慰藉上曰朕自
知命也上曰朕守祖宗法不敢怠荒天下事多累先
生執健手若永訣者曰東宮十五矣未選婚可急令
禮部行之太監扶安李璋捧紙及硯義陳朱筆及陳

寬蕭敬李榮皆羅跪上口授義遺旨義謹書上執健
手曰先生輩輔導之勞朕所備知東宮慧幼者佚先
生勸之學成就之皆飲泣對辛卯上召皇太子朕不
豫皇帝局爾務遵祖法奉兩宮修德用賢毋有怠惰
禮儀悉依先帝遺典祭素羞午刻有旋風起大揚塵
雲蒙三殿空中若有騎龍升者上崩六月庚申上尊
謚曰建天明道純誠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
帝廟號孝宗十月庚午葬泰陵方掩壙有五色雲見
陵上史臣曰上簡言愼動慤誠充粹闇然而日章燕
處必衣服冠雖置筆硯有常處曰凡事皆合如此又

日吾不自治誰能治吾日五鼓卒起祝天每值水旱
災異輒齋心露禱減稅緩獄郊祀奏樂有誤召樂官
詰之惇叙彝典動據太祖移置太宗永樂大典於宮
中將時省閱小民章奏披覽必盡有以人命訟冤者
未嘗不爲覆訊寧失不經臣下逆耳苦口之言紛然
雜進而含容茹納未嘗輕有罰謫雖小官末吏考察
黜退如不得已士軫恤武臣邊帥在位既久見內外
諸司弊端日積欲痛加釐革以復祖宗之故而旁詢
博訪務窮根節令洪隱忍不欲太驟愛惜財用宮中
進包索積累左右欲棄之特命送貯光祿備雜用宮

中所畜牲口日給粟豆皆有常籍筆記尤重名義論
及後世靑史恒爲悚然中外方延頸跂踵翕然望治
忽罹大變哭臨之日特與臣民俯伏號慟頓不能興
梓宮所過道傍老稚無不悲痛主至土城行殿羣臣
瞻望御容哭聲訇天其得人心之深如此
臣喬遠曰帝仁心爲質布政優優右戚左德先賞後
罰至於外戚太厚中貴太盛予賜太廣冗員太多臣
下發憤扼腕而帝寧與之爲有餘可謂如天之度末
年而聖嗣殂之日深山窮谷田畯紅女無不哀吟思
慕若喪考妣明自二祖而後誦宣孝二宗比成康焉

國家以左所上
故言並戚左德

典謨記

臣何喬遠恭輯

武宗毅皇帝

武宗毅皇帝御諱厚照孝宗嫡長子也生二歲立為太子稍長英敏好騎射孝宗大漸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𥚃前執健手以託孝宗崩上以五月壬寅即皇帝位大赦詔天下以明年為正德元年諭不謹侍大行皇帝藥者罪虜大寇宣府命太監苗逵監督軍務保國公朱暉佩征虜將軍印充總兵官右都御史史琳提督軍務往禦之六月思恩府土官岑濬作亂總督兩廣左都御史潘蕃等討平之裁華亭丹徒丹陽金壇四縣治農丞庚申上大行皇帝尊諡廟號詔天下奉安孝肅太皇太后神主於奉慈殿八月尊王皇太后為太皇太后調練武等營太監繁等於耀武等營以尚衣等監太監祥等莞神機營自內旨兵部請如即位詔書裁革詔添設監鎗分守守備內臣戶部請裁革各倉庫監局莞事內官皆不許京師久雨九月許慶雲侯周壽壽寧侯張鶴齡家人商人譚景清等買長蘆兩淮鹽引十月祧熙祖庚午葬泰陵

甲戌附孝宗敬皇帝太廟翰林軍袁綬言十九事其一言今士大夫恒以忠厚簡默自持居鄉黨可也若以事君則為容悅以臨事則為因循間有矯俗則群譏共排必無所容而後已朝廷當明示意嚮釐正之其二文武有司清慎者甘恬退而近倣貪墨者巧奔競而近恭上人好貨甚諂是以清慎未蒙旌貪墨恒超擢用人者不可不加之意下所司十一月命太監與司香太和山兼分守湖廣科道官奏劾詔革天下守備內官非舊額者畢未乾道與無以示天下信不許十二月立仁壽宮十皇莊虜大入固原元年正月以太監劉瑾管五千營張永管神機營中軍并顧武營徐智管奮武營馬永成莞神機營右掖王潤莞神機營中軍二司自內旨以太監牛總鎮兩廣召還總鎮太監經自內旨二月以都知監左監丞能守大同以御馬左監丞彬守右衛自內旨乙丑耕籍田戊辰劉健謝遷李東陽自劾求退不許丁丑又不許己卯又不許三月甲申視學祠宋徐應鑣於錢塘以太監宏管神機營左掖三司景昌莞右掖三司調馬永成中軍二司孫和神機右掖自內旨尚膳監太監渠芝監督京倉許之戶部左侍郎陳清監察御

史朱廷聲乞如卽位詔書不聽四月五府六部臣議
上勤政好學止騎射戒微行毋溺于遊上曰善廣東
盜禍太祖等平刑科給事中湯禮敬言陛下更始之
初災異屢出旱潦蝗蝻星變天鼓之類屢見京邑近
者雷雹交作雨雹雜下當六陽用事之時陰氣與抗
得非邪佞倖用忠鯁疏遠之應乎願陛下宮中走馬
獵射以爲遊樂群臣有所論列雖賜俞允未見克謹
消弭之道伏願思祖宗基業之大念先帝付託之重
講學勤政去冗禁濫必矜細行無忽小民左右咸選
忠良起居悉內於正則中外乂安至治可期報聞劉

健乞休不許南京兵科給事中牧相十三道御史陸
崑等上疏竊聞近日朝體紛更政出多門有不經內
閣徑從中斷有鍊爵議擬旋卽改易有因事建明未
蒙俞允劉健親受先帝顧命未及一年抗章求退豈
無所激大臣不可不敬惟陛下留念報聞五月以太
監輔莞劾勇營賢莞神機營右哨舉鎭守江西自內
旨兵部尚書劉大夏乞歸許之以太監魏彬莞神機
營中軍頭司并奮武營調張永於三千營兼管三千
哨馬營以王潤代永張恩代潤自內旨六月以太監
劉雲守備南京麥秀掌南京內織染局劉璟鎭守浙

江岑章鎭守遼東梁裕鎭守福建張永鎭守山東自
內旨調神機營三司司設監太監張英莞神機營左
掖并耀武營而以楊春代英以太監劉瑾爲神機營
把總同提督十二營而以馬永成代瑾以賴義代永
成自內旨以孫清鎭守貴州于宏鎭守薊平山海等
處自內旨授孔彥繩翰林院五經博士主衢州孔子
廟祀辛酉雷夜擊西中門柱春暴風大祀殿齋宮獸
瓦墜郊壇樹折劉健李東陽謝遷請禁奢靡戒玩戲
罷弋獵以弭災上曰朕將改過焉於是府部科道諸
臣皆陳言劉健摘其要者五事請省置坐隅一曰單

騎輕出宮禁二曰頻幸監局三曰泛舟海子四曰鷹
犬彈射五曰曲納內侍所獻飲食七月戶科都給事
中張文右給事中倪議給事中劉茝薛金陳言五事
詞多觸忤其一言內臣遷改增添紛然乞減省以澄
明詔上曰內臣鎭守故事也朕寧因才過焉文等
其自劾又自伏粗率執奏如初上責其不敬人罰三
月俸八月立夏氏爲皇后大學士劉健等請早寢蚤
起以勵朝政減膳徹樂以畏天示親告親祭以共廟
祀屏遜嗜好以存諒闇之禮上曰善九月免午講劉
健諫報聞命內官監左少監崔杲王瓚織造於南京

工部尚書曾鑑給事中諸御史旻等諫止不聽果乞長蘆鹽引萬二千以行許之劉健李東陽謝遷不肯草敕五府六部科道官皆諫戶部請予半上召健等曰其盡與之健等言不可退復諫乃從十月濬滏陽河夜以劉瑾掌司禮監事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皆辭位上許健遷留東陽於是天下事一決於瑾以吏部尚書焦芳爲大學士十一月戶部尚書韓文坐失覺僞金降一級致仕戶科給事中徐昂論救遂并文皆削職除名十二月給事中艾洪李翀劉茝南京給事中戴銑李光翰任惠徐蕃牧相徐暹御史薄彥

徽貢安甫葛浩史良臣李熙姚學禮張鳴鳳陸崑蔣欽曹閔王昭道王宏蕭乾光各上疏言上狎比佞倖輕顧命臣上大怒廷杖之除名爲民南京兵部尚書林瀚聞健遷去對客歎息應天府尹陸珩坐傳示京師奏稾皆降三級致仕兵部主事王守仁監察御史陳琳先後疏捄皆降邊方守仁杖景皇后汪氏薨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林俊乞致仕許之令工部尚書兼大理卿掌寺事楊守隨左都御史張敷華致仕自內

旨

二年正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命甘肅鎮巡官採辦野味捕取土豹於邊方詔上元節勿禁民間作樂閏正月以故永平大長公主府第爲酒醋麵局外廠忝議邊關隘口守備內官南京國子監祭酒章懋乞致仕許之虜大入花馬池二月海寇施天常平鄭王祐枔薨三月取趙福等六十三人育鷹于內苑陞皇親夏助爲錦衣衛指揮使夏臣指揮同知葉相何謙正千戶葉椿葉鏜夏傑百戶皆世襲封皇親都督同知夏儒爲慶陽伯造新寺於內苑上習佛門焉因陞大慈恩寺禪師領占竹爲灌頂大國師大能仁寺禪師麻的實哩塔西麻楞邪挪卜堅參大隆善護國寺禪師

普肖藏卜爲國師皆予誥劉瑾矯旨追論劉健等爲奸黨辛未朝退跪羣臣金水橋南宣勅曰朕幼冲嗣位惟賴廷臣匡弼不遂豈意奸臣范亨王岳徐智竊弄威福顛倒是非去歲私與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韓文楊守隨張敷華林瀚郎中李夢陽主事王守仁王綸孫磐黃昭簡討劉瑞給事中湯禮敬陳廷徐昂陶諧劉茝艾洪呂翀任惠李光瀚戴銑徐蕃牧相徐暹張良弼葛嵩趙士賢御史陳琳貢安甫史良佐曹閔王弘任諾李熙王蕃葛浩陸崑張鳴鳳陸乾元姚學禮黃昭道蔣欽薄彥徽潘鏜王良臣趙祐何天衢

人焦芳楊章熊卓朱延聲劉玉等彼此交通宋鑒阿附
倖殘善類煽動浮言朕雖察審尚務優容後事跡漸
露各反側不安朕因其自陳俯遂休致之請若自償
則公言其譴責之繇今勅內未罪者吏部其一介致
仕毋使惡稔夫人臣忠敬爲本不聞以阿附爲榮朕
不暴明何從知悉繼自今尚精白恪共毋蹈覆轍自
貽辱累四月命豫新明歲鰲山諸燈賜寧王宸濠音
樂院色長榮等四人冠帶勅各處鎮守太監干預刑
名諸政五月月食度天下僧道四萬人寧王宸濠乞
復護衛許之六月奉安孝宗主太廟修歷代通鑑纂

要成七月罷毋歲修邊役輸貲京師復開白塔河八
月黃河清慶雲見翼軫世宗皇帝生于興命江南買
果品捕禽鳥征商使致之修南海子殿宇橋梁造豹
房上自此居豹房天下事益委瑾九月錦衣指揮成
蘽城民增獻地爲皇莊納之錦衣指揮同知子永善
陰道秘戲上悅之以爲都指揮同知自內旨陞太監
谷大用父奉張永父友俱錦衣衛指揮使賜貢獅子
者撒馬兒伍喇馬力罕差納麻爲錦衣百戶十一月
贈太監丘聚馬永成魏彬父俱錦衣指揮使與祭一
壇刪惟焯爲秦王設尼山洙泗二書院學錄各一員

以孔聞禮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子思廟祀於鄒上
景皇后冊寶十二月虜入涼州加寧王宸濠歲祿二
千石衮龍紅文綺三疋絹一疋賞其承奉長史有差
賜書旌王賢遍諭諸宗室冊祐樺爲鄭王于永矯旨
索回回女善西域舞者十二人以進
三年正月三月冊祐楨爲衮王祐橒爲崇王祐樟爲
嶽王贈劉瑾父榮爲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母一品
夫人增陝西河南山東山西四川鄉試解額祠宋陳
瓚陳文龍於興化鬻武爵監生度僧道贖罪以經邊
上悅樂官臧賢賢請增造御樂庫房許之寧王宸濠

請追奬其先王之德上使諭祭爲伊王諟鏘覺蜀王
賓瀚薨六月大織造緞綺於江南以備內廷賞賜七
月命樂工教樂以盛慶成之宴民間有善聒戲者許
進之京師榮王之國九月戍故兵部尚書劉大夏於
邊
四年正月憲廟廢后吳氏薨二月勒故大學士劉健
謝遷爲民著令餘姚人毋官京師賜劉瑾地作玄明
宮益徙民墳斥之三月禁百官有名天者四月虜數
寇大同大學士王鏊乞休許之命有司送諸府樂工
於教坊修孝宗實錄成六月樂平縣姚源洞賊汪澄

二等作亂八月陞大隆善護國寺國師普肖藏卜爲
法王剌麻羅竹班卓班丹端竹班卓羅竹㮚而只堅
參俱爲左覺義道錄司左正一柏尚寬爲眞人自內
旨九月兩廣江西湖廣四川陝西多盜虜入延綏邊
十月月食十二月虜入花馬池總制尚書才寬死之
予贈謚閱武西內予昌國姓稱義子者朱鐸等十一
人爲錦衣衛百戸朱寧等四人爲所鎭撫謫戍平江
伯陳熊并其妻子於海南十二月追奪劉健謝遷誥
命及故所賜玉帶服色文武官坐事爲民充軍閑住
者誥勅金追奪之命選精通樂藝者八百戸於樂院

五年正月裁江西鄉試解額禁萬安新城入仕者選
除爲京官籍故尚書秦紘家二月四川藍伍盜起四
川盜突入陝西轉掠湖廣四月虜寇莊浪陞大能仁
寺國師那小堅參禪師劉巴藏播爲法王都綱那卜
領占爲佛子公葛端竹堅播札失爲禪師大隆善護
國寺剌毛綽卽羅竹爲佛子大慈恩寺國師乳如領
占爲西天佛子莭職國師哈剌扎爲佛子剌麻也舍
窩爲禪師封致仕右都督神英爲涇陽伯大理寺右
評事羅僑輿櫬直言下廷議莫敢是命降爲教職安
化王寘鐇反命涇陽伯神英佩平胡將軍印充總兵

官右都御史楊一清總制陝西延寧甘凉各路軍務
與御用監太監張永出師討之師未至游擊將軍仇
鉞襲寘鐇遂平冊讓栩爲蜀王五月湖廣盜劉惟華
洪景清等掠桂陽指揮鄧旻死之百戸子江力戰擊
殺景清惟華并力刺江亦死六月陞大隆善寺禪師
星吉班丹爲國師左覺義羅竹班等爲禪師剌麻乩
竹爲左覺義三竹捨剌爲右覺義倫竹堅參爲都綱
大慈恩寺佛子乳奴領占捨剌札俱爲法王剌麻捨
列星吉佛子也夫短竹爲禪師大能仁寺剌麻領占
播爲都綱上自命曰大慶法王因鑄大慶法王西天

覺道圓明自在大定慧佛金印兼給誥命鑄印曰天
一添設贛瑞汀漳鄖陽漢中保寧夔州及兩廣諸府
捕盜通判各一員惠潮賊林貴等平劫郴永者廣西
猺賊平七月楚王均鈋薨總制軍務尚書洪鍾總兵
官毛倫擒斬湖廣賊楊清丘仁等平之虜掠臨水堡
添設守備於天津三衛以禦盜四川流賊往來通巴
廣元袁龍開改莆田人監察御史陳茂烈爲晉江教
諭八月太監張永自安化還上戎衣御東長安門文
武大臣候橋東頌繫寘鐇獻其俘金鼓之聲振上罷
酒勞永諸閹侍比夜劉瑾先退永密奏曰寘鐇以誅

劉瑾爲名致寇者瑾也因上其十七事自瑾且反上日負我負我永日請亟之諸閹皆詆瑾上自執之夜繫之菜廠降爲奉御且籍沒之得僞璽一牙牌五百扇中置刀二及衣甲弓弩之屬上大怒付獄下廷議誅之收其黨吏部尚書張綵及掌錦衣衛事指揮使楊玉掌鎮撫司事指揮石文義于都察院獄黜大學士曹元及其奸黨二十餘人皆爲民凡瑾所更置予奪者悉復故復革寧王宸濠護衛以慶王台浤不法正寘鐇及革護衛及祿米三之一九月加張永歲祿米四十八石賞銀伍百兩紵絲五十表裏封仇鉞咸

寧伯其餘陞賞有差上曰張永奉命出師討畔定民還奏逆瑾消變甚大歲賞止其身未稱其下兵部議兵部尚書王敞會諸臣議永救寧中外兩建奇功其兄弟並宜封伯以稱國家報功意上曰是乃封永兄富泰安伯永弟容定安伯復陳熊平江伯以錦衣衛指揮使朱寧管南鎮撫司事自內旨封義子錦衣衛指揮同知朱德爲永壽伯太監谷大用兄大寬高平伯馬永成兄山平京伯魏彬弟英鎮安伯四川流賊藍廷瑞鄢本恕廖惠攻破通江城巡撫都御史林俊等擊敗之廷瑞走惠被擒餘賊入陝西十月陞國師[illegible]竹班卓丹端竹爲灌頂大國師禪師領占陸竹爲國師綽香僧度牒三萬漢僧道士各五千以廣番教姚源洞賊汪澄二王浩八等劫掠樂平餘干諸縣破安仁霸州強賊劉七等詣州自首貫其死斬逆瑾親屬傑等十五人瑾姪劉二漢[illegible]張文冕楊玉等于市凌遲石文義張綵死獄中[illegible]之復劉大夏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楊守隨工部尚書林瀚南京兵部尚書[illegible]戶部尚書[illegible]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艾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皆致仕如故十二月重慶強賊曹弼等劫掠[illegible]州[illegible]南川綦江[illegible]縣陷江津分巡僉事

吳景率典史張俊拒戰皆死之上王太皇太后張皇太后徽號以朱寧掌錦衣事都指揮僉事馬鉞指揮使朱安朱福掌南鎮撫司事百戶文達陞正千戶總旗麟鐸俱副千戶總旗文友琦小旗秀舍人倉俱百戶舍人相招賢銘永俱所鎮撫自內旨陞御用監各色官匠錦衣衛副千戶淮爲正千戶總旗諤雄爲所鎮撫文思院副使景爲錦衣衛百戶儒士沂爲鴻臚序班人匠忠等三十四人爲文思院副使祥等六十五人爲皮作局副使各給與牙牌自內旨

六年正月藍鄢賊陷營山縣僉事王源典史林俊死

之以太監甄謹鎭守河南王潤鎭守湖廣畢眞鎭守山東商廳鎭守福建張倫鎭守雲南李嵩分守居庸張鳳守備紫荆許全守備淮安梁泰堯廣東市舶自內旨二月以太監黎安鎭守江西自內旨賊汪澄三等陷安仁縣指揮蔡勳通判梁奎死之盜起畿甸青萊徐淮間及江西福建令寘鐇自殺燬其屍增造豹房立僧寺禁中巡撫四川都御史林俊使指揮李蔭擊江津賊曹輔等大焚之起左都御史陳金總制江西等處軍務以平賊三月霸州賊劉晨劉六齊彥明顧子美等流劫山東樂安濱州高苑城破之賊劫彰德入[illegible]縣百戶張世祿死[illegible]入新[illegible]安新[illegible]縣山東賊入金鄉縣[illegible]無極東[illegible]等縣深冀定祁開等州大殺掠[illegible]入河[illegible]寇沿邊[illegible]請保命惠安伯張偉充總兵官[illegible]大同右副都御史馬中錫爲左副都御史提督軍務都指揮朱振張俊俱充參將發京營軍討賊河南山東北直隸賊攻破濱州臨朐臨淄昌樂日照蒲臺武城陽信曲阜泰安諸州縣賊據樂安指揮朱泰擊勝之賊入清豐滑賊犯闕里賊破鄒城賊犯信陽指揮馬振陳鎭追擊賊于應山皆死之四

月賊破萊蕪知縣熊駿主簿韓塘死之刑部員外郎宿進上疏請察劉瑾餘黨之在內侍者羣小惡而譖之上怒廷杖進黜爲民戶部主事王崇慶疏救下詔獄久之降壽陳驛丞賊李龍等出蒙陰破長山參將李瑾追擊之青城勝之青城圍解賊破濰昌邑至于平度指揮張陞知事杜德銘死之五月賊藍廷瑞自鹽亭縣焚劫富村及柳邊驛殺百戶雄茂州知州汪鳳朝死之轉破梓潼綿魏城遂至劍州判官羅明及其子介率義官王思政鄭廷祿等禦之城破皆被害賊趨江油官軍遏焉乃返鹽亭循南部去山東賊流入河南朱振擊敗之于胙城賊破平度萊蕪遂抵高密賊楊謙等掠濬知縣陳滞擊勝之遁入太行山冊許淵爲伊王教坊司左司樂臧賢以疾求退上勉留之陞爲奉鑾河南賊入湖廣破雲夢掠黃趨江西掠星子復歸湖廣還攻河南商城轉入潁六月虜寇延綏山西賊李華等起與劉六合劉瑾餘黨亡命者多從之掠壺關賊楊虎入山西破沁水趙城祁大谷江津賊曹輔餘黨流入貴州石阡李崖井與賊任倖舟等陷婺川龍泉坪焚烏江屯寨賊楊虎等復自山西十六盤山口還破武安燬臨洺鎭掠曲周武城清河故

城等縣及于景復入文安亦與劉六合濟西華林山
賊陳福一等攻破瑞州府賊復入山東破武城縣七
月賊破棗強知縣段豸死之山東賊連破武城樂安
陽信霑化海豐清城等縣轉攻樂陵知縣許逵敗走
之賊破武安戴儀擊之從臨洺關遁去賊破南宮掠
寧晉賊千餘騎至阜城縣焚其東南二門入之復入
獻焚虜而去江西賊破臨江府八月命兵部侍郎陸
完兼左都御史提督軍務調宣府延綏兩鎮兵使副
總兵許泰馮禎遊擊將軍郤永領之并京營官軍往
直隸山東河南等處勦賊總制尚書洪鍾巡撫四川

都御史林俊等獲賊首藍廷瑞鄢本恕及其黨與陞
賞有差福建賊破南豐湖廣賊破永寧轉入瑞州境
江西賊破樂安執其知縣主簿教諭等官賊劉六劉
七等攻破大城靜海二縣大焚掠遂至青興濟滄賊
復入青以張偉馬中錫失振玩賊不治下之獄九月
賊楊虎等二千餘人攻滄賊攻武城平原禹城臨邑
霑化茌平陽信蒲臺樂安諸縣皆破之賊破靜海縣
馮禎破楊虎賊於阜城郤永破賊於棗強復與許泰
破之于參老集及薛官屯藍廷瑞鄢本恕餘黨三千
餘人復自陝西漢中流入寧羌沔等州縣遂及略陽

扶風知縣孫璽死之璽字廷信[illegible]息之爲人學鄉剛令諸城再令扶風競賊至郤御史藍章欲城略陽謂略陽知縣嚴順儒撫璽往城之璽至略陽將下令順恥之其邑人照舉余未無城璽不聽期一月城三面疚蔬賊卒至晴曰賊不可守矣弱亡堡又不聽頓故令也城中人對之串欲亡璽袖僞刀斫坐机日敢言亡着如抗乃來城中人守之閣三日賊帶克攻欲去會賊蔬過悉人殺之發公移知城中窘悉賊衆環攻自辰至晡瞰存賊陷城入執璽璽罵賊怒縛殺之大掠三日去原涉江還厰報日與共風知縣同奔而溺水蕩洪風知錄尸錦御史急責求屍頓大窘與簿謀取江濱[illegible]免推之遲貝鄉其家人啓視之多鬚而碩體井壘也乃十京師投匯辨事下御史王延相乃得實奏上刹暗光蘇[illegible]少翀廧子爲圖子生癸亥月食賊楊虎等破威新河二城
賊劉六等破日照海豐壽張陽穀寧陽曲阜沂水泗
水等十城廣東猺[illegible]流賊三千餘人入江西永豐破

樂安新淦廣東猺賊破湖廣酃縣陞錦衣衛指揮使
朱寧爲都指揮僉事本衛掌印兼提督官較辦事錦
衣衛指揮使朱安堂上辦事提督官較巡捕指揮使
朱增南鎮撫司管事崇王祐橩薨十月以朱寧爲都
督同知賊入長山典史李暹死之賊劉六等攻濟寧
州不克焚漕船千二百餘艘賊劉六等寇曹州馮禎
等擊勝之虜大入大同賊破廣平虜犯甘州賊方四
自貴州復入四川陷南川綦江十一月賊自宿遷渡
河攻虹命御馬監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伏羌伯毛
銳充總兵官太監張忠管神鎗統領京營軍與侍郎

陸完會勦山東直隷等處賊遣大臣振濟兩畿山東河南虜寇宣府以太平倉賞永壽伯朱德爲私第戶部尚書孫交諫不聽以破賊功陞陸完爲右都御史馮禎郤永爲都督僉事許泰爲署都督僉事賊楊虎破宿遷縣十二月賊入衡山郤永追賊於濰縣斬首八百級流賊自章丘奔突廣平曲周威又北奔新河南宮棗強冀轉至衡水破之賊劉三等劫掠項城商水西華等縣僭稱總督元帥相戒毋妄殺詐爲牌帖約官吏毋避黃河清自清河口至柳鋪九十餘里者三日賊入歸德夏邑永城虞城賊劫蠡攻東鹿破深

七年正月賊犯霸州京師戒嚴賊入大城知縣張汝舟主簿李銓迎戰死之賊自安肅博野攻蠡及臨城臨城主簿張俊拒之斬其酋一人遂遇害四川賊麻六兒越百丈關以向川東副使馮傑禦之蒼溪死之贈死賊者上蔡知縣霍恩西平知縣王佐爲光祿寺少卿巡撫四川都御史林俊復敗方四賊於江津二月河南賊劉三趙風子邢老虎等連破州縣報日急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彭澤同咸寧伯仇鉞提督軍務御馬監太監陸誾監督軍務司設監太監尹生監管神鎗以破賊賊掠利都指揮周琮死之賊入萊州界指揮僉事蔡顯與其子淇英順死之郤永追敗賊李隆於陳村店劉六賊於宋家莊三月賊破裕州上蔡西平圍唐副總兵時源敗賊于陽武吏部尚書楊一清言今鴻臚寺欽天監太醫院中書科錦衣衛鎮撫司傳陞乞陞并營繕文思院皮作局等衙門所副大使副使冠帶匠官文華仁智二殿御用監辦事官員監生儒士動以千計高者或至列卿其他較尉軍匠不可勝計僧道錄司號稱國師眞人法王佛子者出入禁闥供饋之盛擬於王侯方今水旱相仍盜賊充斥師旅而餉絕民困而斂煩閭閻鮮儋石之藏太

倉無數歲之儲廩糧柴薪日見難給乞大奮乾綱速賜裁罷上命退五人餘如故以太監張雄總督官較辦事方四賊復犯貴州賜故西天佛子捨剌星吉祭葬賊陷碭山蕭睢寧主簿金聲丘紳死之賊陷梁山主簿時桓死之賊劉六復焚蘄黃等州縣副總兵劉暉追賊滕嶧大破之副總兵時源馮禎參將神周金輔擊賊西平大勝之賊繇上蔡商水西走招集散亡復攻鄢陵西華長葛新鄭汜水鞏圍河南府三日馮禎死之賊攻夏邑縣丞安宣死之江西右參政吳廷舉等敗賊連河衆四月賊楊虎自河南入山西澤潞

遼諸州陵川壺關高平沁水陽城翼城曲沃襄陵洪洞趙城靈石介休平遙祁大谷諸縣皆殘破殺掠以千萬計參將王杲遇賊蒙村死之五月賊劉六劉七等敗於滕嶧奔登萊陸完率諸將破之追之於淮上盜劫羅山主簿王續宗死之賊劉三等自遂平趨成皐永順宣慰彭明輔等以土軍追擊破之撫州賊王珏等平吏部尚書楊一清等上言視朝聽政經筵日講帝王成規國家舊典也陛下月不過一二朝當講輒罷而竊聞龍輿蜀駐豹房練兵花苑鼓砲之聲震駭城市甚非所以示中外訓來世願自今戒無度之

戲以保心體之和遵不經之所以重社稷之身上曰朕知劉六賊殺總督南京糧儲御史馬炳然於夏口歸劫漢口指揮滿弼追之擒斬六十人其一中箭溺水死獲其屍或曰劉六也河南賊趨徐州渡河副總兵劉暉等敗賊於寇妖賊趙景隆起河南巡視侍郎督尚使人擊斬之遂解圍五月賊楊寡婦掠濉縣僉事許逵擊敗之以太監丘安守備南京史泰鎮守貴州自內旨獲賊首方四磔於市咸寧伯仇鉞等擊賊光山大破之賊破泗南睢寧定遠諸州縣賊自河南入經固始掠黃陂都指揮陳表潘勳等擊破之周榮戚爲楚元玉以御馬監太監張銳提督東廠賊劉六等繇羅南渡河至固始副總兵時源參將神周姚信金輔邀擊將軍陳珣追擊趙鐩賈勉兒劉三張永兒米諒盡獲之河南賊悉平賊廖麻子等掠福建賊劉七等入湖廣勅彭澤仇鉞仍率時源神周陳珣所部兵往勦之勅陸完陸誾兼提督河南軍務率金輔姚信等所部兵以殄殘賊六月方四餘黨奔寧羌遂犯沔賊劉七等自黃州十九江經安慶太平儀眞以達鎮江所過殘掠以太監耿守分守遼陽自內旨黑眚見京師七月丁卯月食大帽山賊張時旺何積欽等平

江西按察副使周憲討賊華林寨敗績死之山東殘賊復嘯聚劫掠寇朝城寧陽鄆費臨邑高唐諸州縣八月賊劉七等踰南京抵瓜州殺傷官軍監察御史周廣請罷朱寧逐番僧降爲驛丞戶部主事曹琥疏抹亦論之（周廣太倉人弘治乙丑進士歷知莆田吉水以治行第一徵爲御史甫兩月上疏朱寧輩欲寘之死上不之罪得無下詔獄旣懷遠驛丞寧怒未已使人遮道刺之廣僞爲頭陀持鉢唱曜行乞四百餘里乃免武定侯郭勛鎮兩廣承望風旨僞以白金試廣廣拒不受一日攝廣關府門箠擊之行省官莫敢抹御史爲言乃解久之遷建昌令再貶竹寨驛丞嘉靖初復爲御史歷南京刑部右侍郎）賊劉七齊彥明自大江下孟瀆陸完追至鎮江與諸將盡殲之狼山九月調鎮守薊州等處太監宏于河南

以太監忻代之罷雲南鎭守太監綸奉以太監裕堂代之自內旨江西華林山賊羅光權等平以賊平加谷大用陸闇歲祿蔭弟姪各一人世襲錦衣指揮使進封仇鉞咸寧侯陞陸完左都御史彭澤右都御史皆加太子少保各蔭子一人世襲百戶其餘蔭叙有差賜義子百二十七人國姓則永壽伯朱德都督朱寧朱安爲之首其次朱國朱福朱剛皆至都督最下鎭撫旗舍列籍錦衣騰驤諸衛蓋皆中官厮養市井桀黠偶悅上心遂蒙收賜而朱採朱靜朱滿朱恩朱規五人者來自亡虜得幸於上云賊廖麻子陷銅梁

榮昌遂趨內江遂寧安岳直入樂至中江金堂等縣磔反賊趙鐩等三十七人上命剝爲魁者六人皮以爲鞍鞚騎乘之十月以太監許宣鎭守涼州調涼州太監張昭於寧夏使甘肅鎭守太監宋彬大同鎭守太監梁玉互調換自內旨工部言豹房成造迄今五年爲費不貲茲復增蓋二百餘間國之民貧仰望聖明或罷或減不聽上曰盜賊勦平錦衣捕緝有功朱寧朱安朱謙朱剛朱國其皆陞爲世襲錦衣衛指揮使故有傳奉恩陞者累功加敘爲十一月詔給終養御史陳茂烈月米三石免調京營宣府官軍令以春

秋番換如班操例廷臣議不可不聽大慈恩寺法王乞修造僧房許之工部諫不聽十二月賊廖麻子攻破綿竹樂至金堂諸縣指揮殷輔死之山西妖賊李五平

八年正月江西賊王浩八聽撫復叛以右副都御史俞諫提督江西軍務代陳金討之以降虜兒駝太等充御馬監勇士兵部尚書何鑑諫不聽虜閣副總兵神周於大同命署都督同知許泰管操敢勇營都指揮僉事江彬管操神威營武平伯陳熹管操五軍營左掖指揮以下不用命者得以軍法從事泰彬兩人

者皆宣府邊將二月賊廖麻子降太監谷大用張闇以監督賊平請視仇鉞安化例使其弟姪得累功承蔭下兵部議累功非例也平賊諸將若劉暉郤永時源神周等驅馳戰陣萬死一生議功不過都督等官而已始懸賞格封拜如安化也謂如仇鉞獨出奇謀削平僭亂者也今羣賊殄滅非一人功累功承蔭居諸將右無以服諸將上不許令再議兵部請視朱寧例加陞至右都督毋令過諸將又不許命廷議羣臣請如兵部後請若有餘功別蔭弟姪一人上曰門庭兇寇累征不捷二臣相繼削平之其封谷大用弟都

督僉事大亮爲永淸伯陸闇弟錦衣衛指揮使永爲鎭平伯各賜勳階誥券祿千石賊王浩八等劫弋陽上饒等州縣命仇鉞領操團營官軍以許泰副之三月試御史孟洋論劾禮部尚書靳貴大學士梁儲下之獄降爲桂林教諭虜攻朔州圍馬邑改太平倉爲鎭國府以居宣府軍工部奏置府吏倉非舊也且其位屬乾方乾天門也上曰天門宜闢其如旨以賊廖麻子降復叛逮四川巡撫都御史高崇熙治之四川賊餘范藻作亂四月王浩八屯開化掠婺源休寧諸縣大役軍士爲番僧修大慈恩寺鬻爵贖罪以充費

遊擊將軍閻勳擊敗廖麻子斬之五月御史賀泰諫賜義子姓外謂之虜大入大同轉趨朔州馬邑頃之復入大同命仇鉞充總兵官往禦之六月河決黃陵岡戶部尚書孫交禮部尚書傅珪乞致仕許之科道官乞留不聽虜入鴈門掠五臺繁峙崞忻等處總督軍務都御史俞諫等大破賊王浩八於貴溪擒之贈死劉七賊者葉縣知縣唐天恩固始縣致仕縣丞徐恭息縣致仕主簿邢祥官七月廣西盜李天寶等作亂巡撫都御史林廷選等討平之八月江西賊劉昌等奔據玉山知縣陳攬獲之賊攻瑞金知縣萬琛

死之都督同知朱安乞封贈三代如朱寧許之九月發太僕寺馬價銀萬兩於鎭國府買補馬匹自內旨姚源賊胡浩三等撫復叛俞諫等會勦平之上悅江彬賜之國姓幷及領宣府軍者稗將六人十月虜入寧夏以太監宋輔分守建昌行都司自內旨大慈恩寺灌頂大國師也舍窩死命造塔葬之工部及工科給事中執奏曰非故事上曰著爲令虜掠遼東開原東鄉賊艾茹七撫復叛俞諫討擒之新淦賊張元三等作亂十一月賜大慶法王領占班丹番行童度牒聽其收度自便俞諫等奏擒賊首王重七等命械送

京師十二月追贈劉基太師與學士承旨宋濂國子祭酒宋訥並賜諡

九年正月詔所在有司存恤致仕廉吏不能自給者戊辰設慶成宴炬而後莅位士官岑濬餘黨覃恩復叛寧王宸濠獻巽燈先是元夕歲張燈費數萬計至是上以寧王獻召工入張乾淸宮燈著柱壁如晝以氈幕承簷貯火樹焉火不戒延及外宮殿上見大燄悅之戲語曰燒棚太學士楊廷和梁儲費宏以宮災自劾請上親廟祭誠慈養勤學脩政受善任賢革禁中市肆以肅內令出西僧罷皇店停止工作以減免

織造還充調邊兵以謹外防上曰其令皇店殿下毋擾工作織造所司量緩急條奏戶科給事中呂經言乾清宮陛下正寢祖宗意欲萬世聖子神孫法天行清海內也陛下舍正宮而處豹房忽儲貳而蓄義子疏儒臣而昵番僧棄文德而寵邊帥忽朝政而開酒店信童豎而事遊佚天心赫怒顯示譴告臣望陛下乘此震驚大明悔悟講求消復之道討論利病之源下所司戶科給事中石天柱言先帝御宇十有八年清心守法始終不渝陛下所親見今廟祭率多遣代兩宮乘輿罕至前星未耀儲嗣久虛朝儀闕絕君臣

睽隔而外列皇店內張酒館寵信番僧從其鬼教招集邊軍同其服色或容結爲弟兄或縱禁中乘馬燕飲無復尊卑飲食不計冷煖數離深宮驅馳于外下營過隊日常不輟有時府衛之臣不知所在甚非所以爲宗社生靈長久計也變不虛兆陛下宜急還宮思愆改往不報（天柱岳池人彭澤被誣當刑天柱陳澤功忤旨外調嘉靖初復職至大理寺丞）其餘廷臣言者皆不報監察御史劉天和王廷相坐忤鎮守太監廖堂皆降爲縣丞二月賊首王浩八艾茹七等伏誅庚子上夜微行至教坊司觀樂星湧水平諸府大旱饑令所在發倉廩賑之四川賊喻思俸等于三月臨川賊陳玖[illegible]吕等爲寇姚源賊[illegible]寇三等復叛都御史俞諫等皆發兵擊斬之立會子廟於嘉祥四月旱五月寧王宸濠復請復護衛屯田許之科道官諫不聽大學士費宏阻之左右譖於上上責宏兄弟寀從胡爲[illegible]濟等者宏辭立許之從弟編修寀亦附批致仕册石壇爲崇王六月江西大盜賊張元二等平貴州賊鄧先等平虜入西海子工部主事韓邦靖言諸臣頃因災變極陳闕失未見聽納前後以言獲罪者未蒙召用乞開延攬採擇之門以收人心下錦衣獄黜爲民詔自今言事黜謫者

毋叙七月虜大寇大同懷安等處命太監張永總制軍務都督白玉掛印充總兵官備禦之使撫寧侯麒守紫荊寧晉伯岳守古北口崇信伯柱守居庸保定侯永福守倒馬指揮使寬守黃花指揮同知英守龍泉贈司禮監太監張淮廖鑾父爲錦衣都指揮使其母皆爲夫人子祭葬八月辛卯朔日有食之虜寇白羊口及浮圖峪連營數十里復入寧武關忻定襄寧化殺守備指揮陳經軍民死者相枕藉上設東西兩官廳禁中視團營練兵焉以太監張忠領東邊將許泰領西復設勇士營領以神周劉暉皆賜國姓爲義

子四鎮兵號外四家復使江彬兼統之上自領中營善騎射者爲一營曰中軍江彬數爲上言邊樂上大造刀銃甲冑將遊幸焉九月虜五萬餘騎劫掠萬全右衛路淮安趙蔚州等處三萬騎入平虜城南都御史叢蘭總兵官白玉許使餉於畛投毒焉伏而待之伏發虜中毒多死者上爲氊宮以齋門廡帷幕至于溷廁畢具陜人造之一年乃成贈御馬監太監于經父爲錦衣衛都指揮使母爲夫人經以開設皇店得幸自糜白萬治塚造香山碧雲二寺極宏壯上數臨幸之賜祠額護功勅命鎮國府參將宗斌楊玉京營

參將左欽湛臣各領官軍三千餘斌玉上班則赴京操備下班則回鎮聽調欽臣上班則赴宣府禦備下班則交兌回京俱以遊擊將軍體統行事授太監張雄父千戶爲後府右都督帶俸朝參母贈一品夫人上入虎圈虎傷焉編修王思諫降爲驛丞十月刑部主事李中言梟者逆瑾竊權勢蝎蠹灼陛下一悟必誅無赦天下皆謂陛下有堯舜湯武之資太平立可致也夫何大權未收儲位未建義子未革小人日進君子日退士氣日靡言路日閉名器日輕賄賂日行紀綱日弛風俗日壞民財日殫軍政日弊奸逆既除善治未舉者良以陛下之心惑於異端也夫以禁門之嚴雜居邪道護國佛寺建於西華門內延住番僧與親居處異言日沃忠言日遠用舍顚倒政務乖廢豈不宜哉我憲宗偶惑妖僧繼曉隨悟其誣卽加斥譴孝宗卽位重之誅戮人心痛快伏惟陛下追法憲孝博選儒臣講求平治則天下之政次第舉矣疏入不報者累日李降爲通衢驛丞李中字子庸吉水人其先世宋時有名次愈者稱爲復齋先生中既謫驛丞歷官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卒于官爲人莊毅而意度安舒雖通籍貴盛所居不蔽風雨其學以求仁爲主以關邪爲功以天命流行無事安排心中洞然四無畔岸爲實際恥而好易兪事罷省其疏草日錄書問及詩文行于世吏科給事中張原直言

時事降新添驛丞十一月令太監龠守山西太監英守遼陽調浙江鎭守太監璟總鎭兩廣以市舶司太監堂代之調分守懷來太監熹守宣府以太監寶代之以分守大同右衛太監鈔鎭守大同以太監璟代之自內旨命鎭國府春秋兩班及宣府備禦幷新選團營男士四衛軍皆於西官廳聽操使朱泰朱彬提調之十二月建乾淸坤寧宮

典謨記　　臣何喬遠恭輯

武宗毅皇帝

十年正月乙丑將大祀羣臣待誓戒申刻乃免朝戊辰祀南郊己巳二鼓還兵科給事中呂佐言郊廟之祀省牲誓戒齋靜以專宵夙莅事明信致享期昭假也爾者太廟之祭日暮行禮郊祀誓戒百官佇集終日忽免朝昏暗中執駕之人一呼而散宿衞之士羣譟而奔當臨齋宮百官晨而候駕暮往至壇一鼓免

朝隨卽行禮行禮方畢隨卽下營至于次日夜分乃返一切非時與制矣又凡節令大朝賀每至昏暮而司晨之官尚報卯刻傳之四方所損非細乞自今敬時而愼禮不報京師訛言選女後宮民間女皆不如禮而嫁人二月保安寺大德法王綽吉我些兒爲其徒領占綽節兒綽供劄失請得爲正副使還居烏思藏比大乘法王例入貢并給與國師誥命得入番熬設廣茶下禮部尚書劉春議不可令覆議春執奏詔與誥命罷設茶勑是時上習番經被番僧服綽吉我些兒輩出入豹房參預權貂及領占綽節兒等歸[illegible]

重相屬傅郗煩費爲三月大學士楊廷和丁父憂乞留之請終制三請乃許主事戴冠言朝政三事降爲驛丞四月以太監守備黃花鎭自內旨江西副使胡世寧上書言請防寧寧王奏世寧爲妖言命錦衣捕治世寧開道自詣遂下鎭撫獄論戍邊閏四月虜寇延綏寧夏五月京城內外多盜令提督廣東市舶太監曹宏採奇香土物以進大護國保安寺右覺義班丹倫竹爲其師祖大善法王星吉班丹乞祭葬禮部執奏無故事特許之六月朶顏夷分道內侵以都指揮同知桂勇署都督僉事充副總兵禦之庚午月食

旣上微行西安門外越宿歸七月巡撫江西都御史俞諫討醴源賊徐九齡等平之虜入延綏焚圪塔等墩監察御史高公韶論劾兵部尚書王瓊瓊奏辨有旨令公韶看賞御史鳳鳴等疏救不聽降公韶富民典史重新太素殿及御馬監鍾鼓司南城豹房新房火藥庫天鵞房船塢太素殿侈於舊制八月虜大入固原九月虜寇隴州亦卜剌復寇洮岷以太監鑾鎭守陝西景鎭守河南蕭鎭守湖廣自內旨命御用監太監永同御馬監太監大用總管神機并提督十二團營以御馬監太監忠監督團營西官廳保管神機

營中軍四司立威營孚管神機營右哨頭司并鼓勇營十月以太監黄鎮守山東調鎮守貴州太監泰於雲南以太監鎮代之自內旨十一月嬖倖言西域胡僧有知三生者西人謂之活佛上使太監劉允往迎率指揮千戸百餘人甲士千以珠琲爲幡幢黄金爲七供賜法王金印袈裟及其徒饋賜鉅萬計勑以十年往返得便宜處置錢物益發官軍護送之十二月癸丑朔日有食之虜入渾源應州馬邑威遠山陰等處戊辰月食命太監郭原鎮守遼東劉祥鎮守延綏甯城總鎮兩廣許蒲鎮守江西王保鎮守四川自內旨賜都督朱寧及妻并三代誥命

十一年正月監察御史程啓充言自古聖帝明王勤惕匪懈所以畏天命收人心勵臣工威夷狄也正旦令節文武百官夷蠻之使待漏入賀迄酉而後禮成追散朝則夜久矣臣工枵腹奔命前仆後躓蹂躪爭歸有將軍趙朗竟死禁門其他小臣失簪笏毀冠裳至以得生相慶午門左右吏覓其官予呼其父僕求其主喧如市衢玩莫甚焉今郊祀在邇駕出有期伏望屏棄宴遊益崇儆畏以肅臣民觀聽不報南京六科給事中懋等言直隸鎮守太監于熹故違勑旨輕

舉燒荒損折官軍爲罪大矣巡按御史張經劾奏陛下置熹不問而獨逮治經寧波民臣爲市舶太監崔瑤用事詐取民財姦淫婦女殃民甚矣知府翟唐劾臣不法陛下置瑤不問而獨逮治唐臣竊惜之伏惟勑下法司從公勘實果其被誣即垂寬宥不報頃之御史啓言經及副使胡世寧久繫獄乞出之奪其俸虜寇龍門等衛復寇高臺雲州二堡二月勑名楊廷和廷和請終制許之給故右都御史熊繡養贍米月一石令居庸關擒致生虎豹御史屠僑言居庸關東北陵寢地諸兵以守關爲重不宜使擒生不報亦卜刺殘虜復寇西海虜入清河堡三月都督僉事馬昂之妹美已適人有身矣江彬以聞上召之昂妹善騎射解胡樂達語上嬖焉以昂爲右都督賜第太平倉東馬氏一門無大小皆賜蟒衣宦者呼昂舅科道官言昂驕淫廢將不繇超膺旨從中下合朝驚駭昂兄弟子姪出入禁闥陛下降等飭尊與其坐起聯騎薰灼外人聆畏陛下移于尤物蓄此禍水不啻李園其將復見昔王氏封侯黄霧四塞昂拜官之日異亦若是男戎曰幸女戎曰嬖馬昂女弟殆女戎也皆不報其後上從數騎過昂飲酒酣召昂妾昂不應上怒起

昂妹乃隷巡按直隷御史盧雍言宣府北鄰醜虜氣候風土大殊內地賊中居室稠密下民安土重遷近者道路傳言朝廷欲爲離宮宣府以備臨幸輕出萬乘之重怨咨竊詹之心臣切謂不可不報大學士梁儲請擇藩屬之賢者名入京師以備儲選不報四月寧王宸濠造離宮城東北請名焉賜名曰陽春以太監清鎭守河南自內旨五月河南大饑賑之贈故布政使陳選爲光祿卿與諡收自宮男子三千四百餘人充海戶八月于斗米以內宮監勝鎭守騰衝金齒自內旨六月命尙衣監太監督人織造於蘇杭七月

以御馬少監昇守備倒馬關自內旨織造太監宣過沛索挽舟之卒千沛知縣胡守約予五百補之以傭錢宣怒自至縣捕吏守約與宣爭宣還奏命逮守約詔獄既至勒爲民出胡世寧調戍之虜突入白羊口邊報急命左都督劉暉仍充總兵官太監張忠監督軍務參將桂勇晉鑑各領官軍禦之濬王幼壆薨八月大閱取太僕戰馬二萬賑宛平縣貧民之遭虜殺掠者虜寇宣府及清河雕場地方九月虜犯龍門所上猶縣盜謝知山起虜逍十月御史徐文華論太廟禮下詔獄黜爲民鎭守浙江太監堂奏僉事韓邦奇沮格上供詔逮訊錦衣獄既至黜爲民十一月給事中徐之鸞言近者都民爭言京師西角頭新設花酒店房或云車駕將幸其間或云朝廷實收其利陛下主天地民物富四海何至競錐刀倡優之館請亟罷之不報湖廣賊賀璋等平以修理象房畢工賞左都督朱寧工部尙書李鐩侍郎俞琳劉永白金紵絲有差旗較匠役與陞賞者四十餘人以劉愷李浩爲禮部尙書張昱爲鴻臚寺卿魏境爲鴻臚寺左少卿自內旨降吏科都給事中呂經禮科都給事中潘塤一級補外自內旨科道官言今者用舍違宜爵賞太濫

僉污竊位奔競肆行尙書以傳奉而驟得卿相以乞憐而苟安銓曹失職甚矣功次冒濫邊備廢弛黨逆者得襲官失機者得倖免推叅悉係廟旨是非不恤人言本兵廢墮極矣經塤二臣給事吏兵不敢瘝官上負陛下所以參駁論列屢爭可否兵部尙書王瓊忌塤排駁太甚假手內降連坐及經陛下不察而墮其計臣恐從此軟熟成風廉恥道喪耳目之司壅蔽敢言之氣摧折也伏望收回成命使復職不報遣太監[illegible]燒造瓷器於饒州十二月丁未朔上視郊祀牲[illegible]駕將出夜入邊軍馳騎排門危從諸臣多蹂踐

著命左都督劉暉充總兵官署都督僉事傳愷充左
參將都督僉事張椿充右參將操練團營東官廳軍
復命暉選遼東精兵三千一百三十人以參將一人
統之榆林遊擊將軍杭雄充參將選補所部軍如遼
東數團操聽調陞都指揮同知神周爲後府都督同
知詹冕爲都指揮僉事自內旨
十二年正月丁丑朔晡鳴鼓漏下十刻乃朝朝散百
官吏卒相失譟沸有踐死者戊寅召內閣府部大臣
及科道官左順門召甚急曰己丑郊旣將畋南海子
皆諫己丑郊畋南海文武大臣追從駕方縱獵門閉

立而待旣晡使歸候承天門漏下十刻駕還宮庚寅
御奉天殿羣臣行慶成禮旣夜宴辛巳賜所獵獸於
諸大臣及五品以下二月織造袍服於陝西給事中
任忠言陝西地瘠早寒民多穴居衣皮餔藿無他生
計頃者沿邊被虜殺掠耕牧曠廢腹裏有三四府僅
完又以調集士馬轉輸芻糧亦皆疲斃鋤麥槁於春
夏苗稼盡於雪霜逃竄流移十室而九近傳取黃牛
皮及織造龍衣費輒數萬張太監往彼催辦進貢諸
物索督峻急臣近奉使實親目之鳥窮則啄獸窮則
攫臣不勝意外之憂民或啄以攫不報以太監吳經

崔安守備南京自內旨虜入開原鎮夷堡參將孫棠
太監王秋等禦之追至剌忽兒河斬首八十六級三
月癸巳賜舒芬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先是上騎至
東西華門閽者伏馬首諫固辭屢矣是日從數人出
北安行東市比夜乃歸傳制四月命許泰張彬張洪
同新寧伯譚祐等監試武舉六科都給事中石天柱
等言近毀積慶鳴玉二坊民居有言欲造皇店酒館
有言欲營義子府第有言欲開設教場者老稚轉徙
哀號垂涕夫開設皇店數年於此商賈苦科索閭閻
艱貿易朝廷得利甚微而下同壟斷不罷即已復增

設之則非恩也孰非陛下臣子從何有所謂義者高
門巠廬居此嬖佞則非體也教塲故宜城外在禁中
者演習中官而已造鎮國府內操邊軍已謬誤矣更
展拓之則非制也夫二坊之民近在西安門外也陛
下於荒州遐部一聞窮苦尚降綸音紓厥愁困何至
令肘腋下若禽獸驚駭毋所廻避伏賜停罷不報六
月乙巳朔日有食之賜後軍左都督許泰前軍右都
督張洪團姓七月上幸南海子馳一騎而已從近嬖
數人部院臺諫諸臣詣跪海子門請還蹕上使慰之
示還期至期不至諸臣洶洶欲再往諸大臣有言古

若遊天子丙時巡狩南海子增虎豹爲淵若從搆入忽
諸臣乃止八月甲辰朔上微服出德勝門幸昌平欲
出居庸關御史張欽兵而立關門以攔駕三抗章
乙巳大學士梁儲蔣冕毛紀追請還蹕於沙河不納
丙午儲及諸臣復請不報己酉上不得出關乃往東
馬房轉通州循南海子泛丙辰上還豹房戊辰上夜
視朝庚申梁儲等請擇宗室中親而賢者一人使司
香內殿以預儲德王見濟薨丙寅上復夜出德勝門
趨居庸辛未上度居庸門曰始張御史閉關吾今亦
來此遂幸宣府令谷大用禁關癸酉梁儲請還蹕不

報九月甲戌朔上駐宣府江彬營鎮國府第以居上
羣臣上疏不報壬辰上駐蹕陽和城自號總督軍務
威武大將軍總兵官丁酉萬壽聖節羣臣朝服遙賀
戊戌虜屯五萬餘騎玉林將入寇命總兵官王勛副
總兵張輗遊擊陳鈺孫鎮軍大同遼東參將蕭滓軍
聚落遊擊時春軍天城副總兵陶杰參將楊玉軍延
綏參將杭雄軍陽和副總兵朱鑾軍平虜遊擊周政
軍威遠庚子徙陽和大雨雹士有死者以百萬金勞
軍夜星隕辛丑幸大同虜分道南下勛輗鈺鎮率部
傾禦之上命春滓往爲援政鑾及參將麻循高時尾
虜後調宣府總兵朱振參將左欽都勳龐隆遊擊靳
英俱會於陽和參將江栢張昶爲後應十月癸卯朔
上駐順聖川甲辰勛遇虜繡女村督兵步戰虜南循
應州去乙巳輗鈺勛遇虜應州城北戰數十合薄暮
虜傍東山近圍勛比曉大霧乃解丙午勛等遇虜㵎
子村大戰諸將兵皆至虜以別騎迎敵不得合上率
太監張永魏彬張忠都督朱彬等兵來援衆殊死戰
虜稍卻軍乃合卽壘其處止乘輿丁未虜來攻畢上
督諸將戰辰及酉百餘合乃退戊申別而西北與諸
將且戰且進追至平虜朔諸邊會大風霧晝晦乃還

辛亥虜犯煖泉溝泥河兒上率兵駐老王溝虜退還
踰大同左衛己虜復入玉林城西上復分軍諸將軍
按伏待十一月癸酉朔上駐蹕大同戊子還至宣府
辛丑冬至羣臣朝虛朝班行亂十二月諸大臣請駕
居庸關關有禁乃還閏十二月丁亥上迎春宣府以
大車數十使僧與女共載女執毬車驅之轂擊僧首
相觸或墮上大樂焉大學士楊廷和服闋還朝與蔣
冕請駕於居庸上止之
十三年正月庚子朔羣臣朝不賀賜鎮守浙江太監
王堂生祠額并護勅京畿饑多盜命賑饑上將還京

使中官預言上意於羣臣所以迎駕禮賜羣臣衣若
馬爲御幄迎駕所賜衣一品斗牛二品蟒三品飛魚
四品及翰林學士至侍讀皆麒麟五品堂官六科長
皆獅翰林史官給事中郎中員外皆彪獨御史豸羣
臣鳩私金具羊酒金綵帛綵帳數十綵聯千數帳聯
皆縷金文文稱威武大將軍百官列次不稱臣乙巳
駕次懷來丙午大雨雪夜良久天子擁邊騎戎衣裹
赤劒而騎炬光熤熤浴鐵闇羣臣服曳撒大帽衣所
賜衣繫鸞帶叩頭迎道左既至幄天子下騎坐羣臣
手進紅梵夾陳羊酒白金綵帛楊廷和奉觴梁儲注

蔣冕奉果毛紀奉金花天子接飲曰朕手斬虜首一
於榆河皆叩頭賀遂起馳入宿豹房丁未大雪戊申
駕出齋宮庚戌祀南郊復如南海子觀獵辛亥夜二
鼓駕還壬子御奉天殿羣臣行慶成禮夜分宴已未
賜所獵獸如去歲庚申陳鹵獲器械諸物奉天門下
令羣臣縱觀之賜銀牌一品白金二十兩二品三品
白金十鏤曰慶功飾五采組貫朱四品五品及都給
事中白金五兩左右給事中四御史三鏤曰賞功組
貫青各被花紅布蓋賜如所進賀數翰林官不賀亦
不賜是日申刻上單騎出德勝門復如宣府從者四

人餘以次追去楊廷和與羣臣諫不從二月己卯太
皇太后崩壬午上至自宣府乃發喪朱彬遣百戶英
捉人於平谷御史董相杖繫之彬以聞下錦衣獄已
降爲州判巡按山東御史王相禁緝非例供奉鎮守
太監黎鑑劾之逮繫詔獄降爲知縣上曰大行皇后
山陵開隧道朕輕騎往視且徧祭于諸陵羣臣諫非
故事陛下其將幸宣府工科都給事中石天柱刺血
書疏以止上行皆不納三月庚子上大行大皇太后
尊謚詔天下以陽和衞都指揮僉事馬昊守備儀眞
兵科都給事中汪玄錫等言昊起納粟郎有功宜換

授總旗而已不繇兵部論薦冒越爲守備體要大不
可者不納勒致仕左都御史彭澤爲民逮治甘肅巡
撫都御史李昆兵備副使陳九疇尋調都給事中石
天柱王爌於外任以都知監太監劉岑守備開原王
秩調守備山海關御馬監太監黃王分守潼關自內
旨都給事中汪玄錫等言非制不報以太監侯欽守
備萬全左衞馮敬分守萬全右衞葉森分守獨石馬
營王忱鎭守甘肅劉德分守涼州李斯監餉寧夏自
內旨戊辰上如昌平四月己巳朔祭六陵遂幸密雲
密雲民訛言欲括女子斂財物進奉皆驚疑避匿哭

泣相鬨永平知府毛思義出教令大喪未舉車駕必
不遠遊我民其曠心奠業毋信姦徒滿讕造言敢稱
駕至擾民者太守捕治之或奏其言上怒執繫錦衣
獄已降爲邊遠知州乙亥風霾晝翳日色白暈無光
有仇殺人者官較獲之兵部歸功朱寧遂加寧歲俸
官較友等十八皆陞賞有差谷大用提督居庸關獲
孤旅三人逼掠之使自誣爲奸細以聞皆不敢辯上
嘉大用功加歲俸乙未上幸喜峰關過灤河見溪流
沙廻意有寶物命取之得異珠焉五月己亥朔日有
食之上幸銀山薊遵化駐蹕大喜峰口駕出口外至

于灅津獵於古北漁於灤澈庚戌打魚于偏涼汀乘
舟至北釋院口手打捕辛亥觀海于泊河觀魚于佛
往山致朵顏三衛夷納質宴勞初上幸河西務指揮
動藉言供應科擾盜侵巡按御史劉士元按之至是
動逃行在所因嬖倖譖士元上怒命裸縛于行在軍
門訊之駕方蹕於野束楊鞭之檻車入京弁靴知縣
曹倹等十餘人竝下錦衣獄羣臣諫不聽戊申上還
京賜羣小賜姓者朱山等十人俱爲錦衣衛小旗賜
西域番僧食茶八萬九千餘斤人許帶六千斤下番
不爲例六月庚辰孝貞太皇太后梓宮發引結平臺

爲上晨出北安門迎皇太后御平臺候殯後入密齋
齋僧梵呪遂親奉梓宮以朝祖羣臣爲祖祭上戎服
馳過領待從之馬逸超騎而乘是夜宿清河癸未梓
宮至山陵奉安于獻殿遣駙馬都尉元等分告于六
陵上忽馳至陪祭官皆驚散遂飲獻殿宿焉甲辰梓
宮葬茂陵乙酉上奉主還京壬辰陪祭執事官候于
廟酉初刻上乃至降輦升階及門大雷電雨如注燈
燭滅朝臣衛士奔避班行亂禮廢奉鑾臧賢請疾上
眷留之調陞綏德衛副千戶欽爲錦衣正千戶更姓
朱舍人鑑等十三人俱授錦衣衛小旗革守山海關

主事郎太監王秩掌之賜秩勅得與鎮巡官議事自
蘆溝橋至涿多盜以太監張忠都督朱泰充總兵官
侍郎王憲兼左僉都御史提督軍務以捕盜調鎮守
密雲太監于信薊州以太監邢安代之以參將李青
充副總兵自內旨七月遣清平伯傑等封瀋世子詮
爲瀋王使十三出庚子腩告廟傳制駕陞殿忽大
雨朝臣趨趄東角門衛士督促就班雨傾盆朝臣立
水中拜興無序未及宣制衛卒舁寶輿出夜深黑喧
鬨如沸羣臣靴注水朝大喧上自名壽曰近歲虜屢
犯順承平日久朕慮廢兵特命總督軍務威武大將

道總兵官朱壽統率六軍至于遼東宣府大同延綏陝西寧夏甘肅隨布人馬或守或攻內地河南山東西南北直隸儻有小寇亦便往勦削期于殄殺靡臆靖安民物其即書勅付之遂佑諭內閣及大臣科道官於左順門皆伏門下泣諫不納時大學士楊廷和稱疾不出上促梁儲毛紀勅儲奏不敢者再上怒詰責儲曰何逆命儲對臣草勅乃名君因伏地泣上大怒手劍良久罷上使御史差次應州功凡五萬六千四百四十九人下兵部尚書王瓊議當陞賞者九千五百五十五人上曰朕親臨戰率少擊多振威全捷

非若承命專閫者其如御史所差次六科十三道言是役也斬虜首十六級我軍死者十二人重傷五百十四人其關未出國門冒者不可濫與上不納於是加太監張永魏彬張忠歲祿二十四石廕弟姪一人錦衣正千戶陞右都督朱彬三級廕一子如之給太監佛保等八人各歲祿十二石廕弟姪一人錦衣百戶陞參將神周一級廕一子如之其餘總兵副總兵參將督餉侍郎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管糧郎中主事及官旗軍各陞賞有差上曰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朱壽親統六師勦除虜寇保衆安民邊境肅清

聖武神功宜隆報之其特加公爵上曰從征臣士既論功矣尚念太監谷大用掌守關城勤勞夙夜蕭敬溫祥賴義秦文張欽蔣貴韋霦張淮李英典司機務慎重安詳張銳并都督朱寧提督官較防察周密兵部尚書王瓊并侍郎陳玉王憲勤於籌議太監于經周昂奉命往來不懈都督朱寧朱洪宋贇練士馬大用銳并敬等各歲加祿米三十石廕弟姪一人寧瓊各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廕子一人俱錦衣衛世襲正千戶經昂各加祿米十二石廕弟姪一人王憲各廕子一人俱錦衣衛世襲百戶泰洪贇各陞一級

錦衣衛官舍朱政朱勛朱舍利朱得那左右效勞各廕爲本衛百戶世襲指揮使上曰內閣楊廷和梁儲蔣冕毛紀運籌定議協力成功各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廕子姪一人錦衣衛世襲正千戶文武各衙門皆供事勤勞五府六部掌印官都察院左右都御史等官各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五府堂上見任并侍郎副僉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寺卿錦衣衛堂上官各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左右通政參議大理少卿寺丞并科道掌印官各賞銀二十兩紵絲一表裏兵部該司官郎中銀十兩員外主事各八兩羣臣

諫不聽江西清軍御史范輅效鎮守太監畢眞詔奏械輅京師既至謫之遣番僧覺義領占劄巴等封烏思藏國師爲闡教王劄巴等乞給馬快船三十艘食鹽爲入番買路資部科執奏詔特許之命都指揮僉事佐管事南鎭撫司以錦衣衛指揮同知遲管事象房自內旨上曰朕念虜警特行邊其令兵部治兵馬戶部治器械各遣侍郎一人率司屬二人從朕丙午侵晨發羣臣知而送者五十餘人乃使楊廷和居守丁未上度居庸復禁關遂歷懷來保安諸城堡復駐蹕宣府巡撫都御史王守仁討岑利二賊悉平之八

月太監張忠管皇莊於武清羣小肆天津兵備副使胡文璧執治之逮繫詔獄降爲雜職乙酉上自萬全右衛懷安天城陽和至大同駐蹕焉九月大同鎭守太監馬錫以總兵葉椿第爲獻遂改爲總兵府又改都指揮傒所置二店爲酒肆榜曰官食皆使券而不價庚子上至偏頭關索女樂於晉府樂人臧妻劉良女善謳上悅而嬖之左右暱上怒者陰求良女輒叅笑罷於是近貴多掠良家子女冀上悅後車數十日有死者上曰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統領六師掃除邊患累建奇功特加封鎭國公支祿米

五千石吏部其如勅因封右都督朱彬爲平虜伯左都督朱泰爲安邊伯各食祿米千石予世襲陞麾太監魏彬等弟姪一十五人朱寧六歲子永安爲都督錫蟒衣玉帶皆以應州功十月戊辰上渡黃河己卯駐蹕榆林月食十一月上下倣邊帥體遣夜不收持火牌調西官廳勇士四衛二營馬隊官軍勇士六千二百六十八人馬六千五百七十二匹赴宣大按伏徵太監清少監漢等九十一人赴延綏家人匠役皆給傳壬子上至綏德州幸總兵戴欽第納欽女上將幸陝焉御史張文明諫文明外裁抑諸權倖而綏德

知州棟復誤上供太監張忠言上上怒命執械文明棟於京師十二月南京尚膳監奉御王敬進鮮過徐例外索折乾錢不得與知州樊准詬准發其舟中夾帶違禁諸物敬詣兵備余祐爲解祐不應敬還奏准祐毆辱之逮繫鎭撫司鞫治各降二級於邊方戊寅上自榆林歷米脂綏德渡河幸石州文水諸州縣戊子駐蹕太原樊繼攻破高慶衍二縣

十四年正月戊戌上發太原壬子至宣府皆腰弓劍乘馬風雪中三改郊二月壬申還京師羣臣迎駕如前歲禮訖閱首虜器仗於外教場蔡乃入賜羣臣銀

牌花紅有差皆辭不允造鎮國公牙牌誥券羣臣諫
甲戌將郊誓戒羣臣以夜不能待傳制而退乙亥夕
乃使羣臣齋丙子上從騎百餘人乘馬入郊壇丁丑
郊遂獵南海子是日地震風霾戊寅上夜還風霾止
大學士楊廷和繳還居守勅上曰其留朕尚不時巡
狩焉羣臣皆諫悉留中刑部主事汪金疏言上不可
時巡者九宜戒者一其一謂九者不可利害較然獨
竊聞乘輿居起杯酌常隨溝晝已醺而左右復預既
醉乍醒罌甒續進特輒冷飲夫酒能令人亂性善忘
致病伐生者也好惡衍違可否貿亂莫不繇此羣小

竊權之心惟恐陛下一刻清明不克遂奸寧計王體
有所傷態乞省臣言少垂睿戒不報調鎮守浙江太
監鏜於兩廣鎮守江西太監眞於浙江以南京守備
太監琛守備河南自內旨令左都督暉同安邊伯寧
監督團營西官廳管操御馬太監欽祿保同太監增
等監督勇士四衞提督團營御馬監太監和同太監
永把總神機營御馬監太監永玉同太監大用提督
勇士四衞營自內旨張忠朱泰王憲獲涿蘆溝之盜
各廕子姪一人錦衣百戶世襲其餘參將而下三百
八十二人陞賞有差己丑斬首六人逸獄久乃得之兵

部尚書王瓊又曰朱寧功賜寧與勅增歲俸五十石
加廕子一級賜左都督劉暉神周都督僉事李琮國
姓上將南巡焉曰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鎮
國公朱壽其加太師令往南北兩直隸山東泰安州
等處尊奉聖像供獻香帛以爲民祈福工部急修黃
船馬快待羣臣皆諫調鎮守湖廣太監甫于福建鎮
守貴州太監鎮于湖廣分守四川建昌太監輔于貴
州自內旨三月以管家將千把總朱勇等四十七人
俱塡註錦衣衞帶俸舍餘朱郭綱等千一百人各充
御馬監家將勇士食糧領馬騎操家將之名自此始

太監馬永成死賜祭葬建享堂碑亭若齋糧麻布太
監亨爲其門下乞陞授皆許之凡九十餘人令太監
彬管神機營中軍二司幷練武營自內旨調分守懷
來太監寶鎮守陝西以守備萬全右衞太監欽代之
以倒馬關太監昇代欲自內旨丙午六科給事中十
三道御史諫南巡不報皆伏闕俟命辰至申上恚甚
使宣諭乃退丁未月望鴻臚寺請陞殿視朝上曰朕
病氣不能朝矣己酉羣臣詣左順門問安以御馬監
太監忠守備紫荆關金守備倒馬關左監丞厚守備
劉家口御馬監太監春監督勇士營自內旨是時寧

王宸濠久蓄異謀有言伺上南幸以輕舟伏甲迎駕將爲亂而上行意決羣臣憂懼不知所出癸丑武選郎中黃鞏具諫疏車駕員外郎陸震附名同上既入不報於是吏部員外郎中夏良勝禮部主事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三人爲一疏翰林院修撰舒芬編修崔桐庶吉士江暉王廷陳汪應軫馬汝驥曹嘉七人爲一疏陳九川字惟濬臨川人正德中聯舉進士凡乘鄉試者鼓樂譁迎九川獨步歸逆旅舍既登進士癸同舍生共驢出入己忽覺人往之難三疏請告歸師王守仁於虔臺出授太常博士獨與諸公諫南巡被杖嘉靖初元擢正德諸諫臣皆補太常己爲禮部主客司郎中被逮事陳錦誣常下詔獄謫戍鎮海後解還求友四方講學明道常日人生無地非學無地非友部無地非講習之處明日兵

部郎中孫鳳等十六人爲一疏刑部郎中陸俸等五十五人爲一疏又明日吏部郎中張衍瑞等十四人爲一疏禮部郎中姜龍等十六人爲一疏醫士徐鏊自爲一疏以醫諫上大怒曰朕病未寧不問視乃出位妄言多詘謗鞏震良勝潮九川鏊其執送鎮撫司嚴治之鳳行龍俸芬等一百八人俱罰跪闕五日卯至酉官較時視之待日足聞丙辰行人司副余廷瓚等二十八人復爲一疏諫上愈怒令繫鎮撫司嚴加掠治明日大理寺寺正周敘等十八人爲一疏又明日工部主事林大輅等三人爲一疏皆極諫上怒益甚命廷瓚等幷鞏震良勝潮九川鏊俱更梏拲跪五日廷暴之日足復繫詔獄胥後命時京師人情震駭公卿大臣被唾罵投擲晨夕出入不敢待辯色數日陰霾晝晦水溢南海子不了橋高四尺鐵柱七根齊折如斬金吾衛都指揮僉事張英日是大變故明驗駕出必不利肉袒挾兩囊上跪端門外衛士詰之曰至尊若出生靈無依英當隨駕若遇變寧死此即自刃其胸衛士奪英刃不死亦下獄鞫治問英何囊土爲恐濺血汚帝廷土掩之耳法司坐英妄言擬斬詔杖之八十遂死戶部尚書石玠請寬諸臣罪上怒詰

責玠自服乃罷戊午杖孫鳳等百七十人于午門各三十幷陸俸張衍瑞姜龍舒芬皆調之外任諸臣言者皆及江彬彬陰助上怒杖甚楚刑部主事劉校照磨劉珏死焉四月壬申杖鞏震良勝潮九川叙大輅廷瓚鏊於闕中丁丑杖之闕下各五十鞏震良勝潮九川黜爲民叙大輅廷瓚降三級外補鏊戍瘴方其餘部寺官繼上疏者各杖四十降二級旬日間震廷瓚及工部主事何遵刑部主事劉校評事林公黼刑部照磨劉珏行人詹軾孟陽劉槩李紹賢李惠王翰等相繼死蓋十餘人上亦竟不言南巡事何遵江寧人倜儻

不能言王崖尹戊進士守川南事寢行李蕭然登舟波浪大起投詩江神工浪頓靜其事聞乃父關工部書三人諫死于獄附廣勵日吾見其冤自言王大寒當道杖杖人語遼杖者得路則鞭公事自圖參秀且發旣無錢汎不可杆李紹賢胎人以進士以戶部齋部銀兩避火尾炎陰悲曹行官爲行人蘭李員皇后遣諸往江北至徐州鄭闈請時鞏閣勢婦李文視州衛職宦鄉然席班首諸賢從客去閣席不得典獄官同禮府經紳得寶多綠之葉閣紹賢累無頭思在數視之迻己卯月食戶部尚書石玠乞休許之以太監俊坐神機營左掖三司管操太監祿分守建昌行都司并川南道等處五月復代祿以太監欽以太監滿司香太和山兼分守湖廣行都司等處自內旨詔自今大漢將軍試百戶五年實授者爲令試御史蕭淮奏寧王宸濠諸圖不軌狀

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帥御史顏頤壽往諭之六月義等行未至宸濠殺巡撫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逵以反改總督兩廣軍務都御史爲提督軍務避上號也太監得玉爲故太監敏乞恩廕授錦衣衛指揮及僧道醫官凡八十八人張忠復言御史張文明於上上親鞫文明豹房文明自分死上忽悟釋而謫之瘴邊兵部集議請命將討宸濠上曰朕親征馬其遣安邊伯泰掛威武副將軍印充總兵官趨南京太監忠提督軍務左都督輝掛平賊將軍印充總兵官趨江西令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壽統各鎮邊兵親勤之羣臣諫不聽監察御史陳察上疏上怒奪其俸曰再言者極刑之削宸濠封爵屬籍告天下提督南贛都御史王守仁與吉安知府伍文定等討宸濠平之廠衛旗校妄言賊人劉學孟貴等爲妖言聚衆河南將爲亂尋獲之命三法司會鞫擬凌遲處死遂論太監張銳朱寧功加祿米歲百二十石廕陞其弟姪一人三級八月命平虜伯朱彬提督東廠錦衣衛官校行事上故寵銳寧使銳居東廠寧居錦衣也至是命彬兼之定乾清坤寧二宮穰勅廕與勞者太監張永而下二十七

人有差雖其甥表亦與武臣則新寧伯祐平虜伯彬左都督寧文臣則大學士廷和冕儲紀兵部尚書瓊工部尚書燧皆得廕上曰朕統六師親征反者仍託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鎮國公名號其寫勅與之楊廷和爭不可上謫他事譴廷和亦及梁儲起用忤宸濠者前江西布政使鄭岳副使胡世寧癸朱上發京師使梁儲蔣冕扈從命太監張永率團營邊鎮兵五百人提督贊畫機密重務兼覈按宸濠反事平虜伯朱彬與左都督朱周提督贊畫機密軍務仍軍門提督官較辦事掌錦衣衛事左軍都督朱寧邊

帶官較隨駕都督僉事朱宗同太監劉祐備保統攝
盜硬兵官兵五百人押船防運神器以錦衣衛帶俸
都指揮僉事朱政南鎮撫司管事賜宣府右衛中所
百戶劉昱等四人國姓皆塡註錦衣衛帶俸臧賢坐
爲宸濠通賄於太監蕭敬吏部尚書陸完都督朱寧
三人者杖戍邊既遣寧使盜殺賢於途以滅口丁亥
上至涿留太監張忠私第王守仁捷至上不發而夾
南幸戊子至保定九月壬辰朔上宴保定府堂與都
御史伍符爲藏鬮之戲再不中投鬮於地使拾之罰
符數瓢酒符醉上乃喜戊戌至臨清山東諸鎮巡官

皆從越三日令進宴宴具草上覩笑曰慢我太甚及
宴都御史王珝獻觴步緩上目之神周怵珝曰且不
測明日又宴都御史龔弘趨而進言姓名江彬叱之
上亦自如太監黎鑑有所索於有司珝不可鑑頭觸
珝遂鬪入泣上前上曰都御史何敢輒辱爾爾必有
求王守仁將以宸濠之俘獻自江西至杭上使張永
止之上南征劉良女獻簪上納焉且以爲召信上馳
而失之至臨清使召不至上夜乘輕舸疾歸與良女
俱載而南乙卯萬壽節至德州不泊從官望拜於河
渚十月己亥月食羣臣以宸濠就擒請上旋師不報

壬午發臨清十一月辛卯朔過濟寧丙申至徐辛丑
御龍舟自徐順流下乙巳至淮安幸監鎗太監張陽
第漁清江浦累日賜所捕魚於左右左右獻金帛謝
是時南京河南山東淮揚等處文武官皆來集或送
或迎無貴賤戎裝徒行道路間江彬不時傳旨有所
徵索拷縛郡縣長吏如奴隸又矯旨大索鷹犬珍玩
於民間壬子冬至節羣臣稱賀張陽第甲寅上屏侍
衛徒步入淮安城幸總兵官顧仕隆第己未上漁范
光湖十二月辛酉朔上至揚州太監吳經預奪民居
改爲提督府矯旨言上將刷處女寡婦爲知府蔣瑤

爲民請命經大怒夜半遣騎卒開城門呼駕至楂巷
列炬大掕婦女破屋壞垣必捽之毒分送之尼寺贖
乃免壬戌上數騎獵城西遂幸上方寺自是數獵劉
良女諫乃止令神周取鷹犬泰州括民百餘爲獵手
大獵三日辛未命明年正月郊祀於南京梁儲蔣冕
再四諫乃寢戊寅上閱妓揚州撫按官進宴却之取
燕直乙卯至儀眞禁民畜豬曰近國姓犯者戍極邊
癸未漁儀眞之新閘視大江命江彬攝祭大江神明
日幸民昌本家復閱妓半送之舟中乙酉渡江丙戌
至南京丁亥祭南京太廟戊子祭奉先殿既下拜不

能興者良久
十五年正月庚寅朔謁孝陵丁酉迎春於南京備諸
戲劇如宣府司禮監官秀過臨淮知縣吳鼎待之慢
入言上逮訊之京師命改郊先師社稷之祭亦俟後
丁戊三月太常寺以方禁豬請所以供犧牲上曰陵
寢祭祀所從來也仍用豬以太監蘭鎮守山東兼管
臨清地方自內旨四月淮揚大饑人相食[illegible]月食
梁儲蔣冕以聖駕久外乞罷免不報江西諸郡大水
六月上微行至牛首山宿衞諸軍夜驚失上所在七
月輿鑾平夜有物墮上前如豕首其色綠閏八月上

有游蘇杭泛江浙泝湖湘登武當之意梁儲蔣冕手
奏乞迎鑾跪泣行宮門外未至酉上遣中官內其奏
命之起對曰未得乞中官傳旨曰已知即回鑾乃起
羣黨尚欲還縱宸濠於江天子與之遇而復擒之張
永不可乃以大將軍鈞帖令王守仁重上捷音守仁
約前疏再敘羣黨功始議北旋壬辰上詣孝陵辭癸
巳受江西俘丁酉旋蹕發龍江使宸濠舟尾御舟辛
丑至儀眞壬寅漁于江口次日如瓜州避雨民家夕
宿望江樓癸卯自瓜州濟江登金山遂如鎮江幸致
仕大學士楊一清第明日復幸取其冊府元龜文獻

通考以去又明日又幸焉樂作分題賜一清製詩十
章命更定屬和一清進杯爲鬮門之歌上大悅及駕
還凡五幸故大學士靳貴方辛上入其家使番僧繞
匱誦經三匝（靳貴丹徒人學於丁璣弘治己酉鄉舉明年會試第一廷試第三以編修侍武宗東宮在講筵儀觀修偉音吐洪暢援據開發義歸於正正德中爲禮部侍郎劉瑾諷令密書翰林官數最將有所升落貴不應銜之左遷光祿卿俄復舊久之以禮部尚書入閣貴靜重簡默對客論事恒不盡其辭至遇當言侃侃靡顧忌武宗嘗遣近臣詰問開陳利害不少回互出未嘗泄家居簡儉作師儉堂以示子孫）庚子發鎮江壬子復宿望江樓癸丑上至揚
州九月丁巳撫按等官進金銀牌各二軸一旗帳一
綵帛若干匹設慶功之宴戊午發揚州庚申復漁范

光湖太監丘得索知府蔣瑤貢物加糾纆焉辛卯上
駐蹕淮安都御史蕭翀總兵官顧仕隆進賀功金牌
花紅綵帳上戎服簪花鼓吹騎入城過山陽縣學入
之視廊廡肖像移時復入教官舍取通鑑諸書出止
故尚書金濂第癸亥重陽左右競進菊丙寅至清江
浦復幸張陽第三日漁積水溺焉出左右呼萬歲曰
龍也丙子至東昌戊寅萬壽節至臨清羣臣稱賀鎮
守太監[illegible]第十月庚寅至天津庚戌至通州十一
月捕交通宸濠者吏部尚書陸完太監商忠等十二
月平虜伯朱彬奏臣隨駕南征奉總督軍務威武大

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壽指示方略擒捕宸濠及其逆黨十五人乞典刑殛之上曰卿承受方略捕賊無遺地方安悉朕甚嘉焉其先加祿米歲百石廕一子錦衣世襲正千戶功賞行別論召皇親公侯駙馬伯內閣府部大臣科道官於通議宸濠獄賜宸濠死燔之甲午上還宮大耀軍俘數千人陳東西華道陸完錢寧裸及接死者竿其首皆標白幟書姓名彌望數里上戎衣騎而閱正陽門下良久入諸俘自東安門經大內出丁巳乃補郊初獻上拜伏嘔血扶歸於齋宮踰宿駕乃入羣臣問安左順門

女直都指揮僉事速黑忒進小熊一特納之太監于經侍疾頑慢上斥之使就學內書堂壬子力疾視朝降手勅改王瓊爲吏部尚書

十六年正月上力疾詣奉先奉慈二殿及皇太后宮行禮出視朝己未祔孝貞純皇后神主太廟辛丑乃補禫以不豫復改郊二月又改郊古田獞賊平虜大入威遠松山等堡三月癸丑朔日食淸遠四會二縣遺賊復起回賊流劫山陝界中改團營西官廳爲威武團練營以西官廳監督太監張忠安邊伯朱泰平虜伯朱彬都督朱洪朱暉朱周朱琮提督之別闢練團營教場於他處兵部執奏不許乙丑上大漸于豹房召司禮監使達意皇太后曰前多誤天下事重其與輔臣議處丙寅上崩殯大內慈壽皇太后命迎取興獻王長子於興入嗣皇帝位四月入爲世宗皇帝上尊謚曰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毅皇帝廟號武宗九月葬康陵壽三十有一

臣喬遠曰帝在東宮勤於學問踐祚之後猶未嘗輟一時近倖蠱上冲年冀幸竊政然覺敗之後卽裁繩之可謂天德之剛矣我明傳序於帝九世英宗而上皆嘗經武遏亂至于憲祖孝考文教熙洽息馬投戈

惟帝留意戎事慨然有肅淸海宇鞭笞夷虜之志郊畿之外復見旌頭虎豹之淸塵焉跡夫七萃之士頻從三洲之詩已奏而輔導謀議之臣不懈於內奔走禦侮之良戮力於外良民則俛首供饟餉無所怨咨節士則捐軀赴難無顧悔雖列聖功德之在天下亦繇委託得人紀綱不紊無急酷之政以傷民心者矣是以能保祖宗基業以遺之後皇者歟

臣何喬遠恭輯

典謨記

世宗肅皇帝

世宗肅皇帝御諱厚熜興獻王長子也憲宗十子長孝宗次貴妃邵氏子興王興王封楚安陸上生之年爲正德二年翼軫見慶雲楚分也正德十六年三月武宗崩無子慈壽張太后使駙馬都尉元皇親壽輪持遺詔名上時與獻王薨上已除喪年十五矣渡河挐舟父老相告曰昔聖天子生年此河清三百里者

三日茲其徵夫四月壬寅上至自安陸大學士楊廷和請從東安門入居文華殿俟勸進上曰此皇太子禮我奉遺詔嗣皇帝遂以癸卯受臣民箋於行殿入大明門日中卽位頒詔除舊以明年爲嘉靖元年丙午遣迎祖母邵貴妃母蔣妃於安陸命羣臣議興獻王主祀封號名故大學士費宏於內閣發御馬監太監張忠于經蘇縉充軍孝陵衛降罰太監谷大用丘聚等有差賜故司禮太監王岳方亨官執巡撫宣大都御史寗杲於京師立故都督僉事馬雲葉椻祠於遼東貴州普安賊阿則阿工得就擒餘黨悉平五月追贈故諫南巡杖死者金吾右衛都指揮僉事張英兵部員外郎陸震工部主事何遵刑部主事劉校刑部照磨劉珏大理寺評事林公黼行人司副余廷瓚行人詹軾劉槩孟陽李紹賢李惠王翰官廕有差其存者翰林修撰舒芬郎中黃鞏孫鳳陸俸張衍瑞姜龍員外郎夏良勝主事萬潮林大輅蔣山卿大理寺寺副周敘寺正金罍評事郭五常孟廷柯郝鳳升張仕鎬傳尚文蔡時姚汝皐太常寺博士陳九川行人陶滋巴思明李錫顧可久鄭顒麒黃國用熊榮楊泰王懋李儼潘銳劉黼張岳及它以危言廢謫者皆復

日精門災閉大理礦禮部尚書毛澄上羣臣所議興獻王主祀封號請如漢定陶共王宋濮安懿王故事以益王次子崇仁王厚炫封興襲祀上稱孝宗曰皇考改稱興獻王皇叔父上曰事大其再議上武宗皇帝尊謚廟號錢寧江彬伏誅大賚臣民軍士起故左都御史彭澤爲兵部尚書故户部尚書孫交爲户部尚書右都御史林俊爲工部尚書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乞休不許禮部尚書澄再以興獻王主祀廟號請命再議遼王寵涭薨六月縱內苑禽獸大黜罰正德中內侍奸黨戮宸濠逆黨于市賜故錦衣衛指

副僉事牟斌章璽祭賜故巡撫江西右副都御史孫燧故江西副使許逵贈蔭諡祠南昌曰旌忠而畿山東西河南陝諸郡大旱疫停織絨袍於陝罷遣抽分內臣七月存問故大學士劉健謝遷戶部尚書韓文祠故太保尚書黃福于昌邑恤故禮部員外郎馮涇家使逐葬涇故諫南巡杖死也虜寇莊浪洮岷諸處寧津盜起大同卒索糧譁欲亂斬其首五人以狥進士張璁獻大禮議請考興獻王伯孝宗稱上意上名楊廷和下禮部所上議曰至親亡如父子卿等宜體朕心廷和請如議不報八月尚書澄再以前議請命

再議錄副都御史范鏞後賜諡封德世子裕溶爲德王趙世子厚煜爲趙王除皇莊命四方災異重大者立奏毋族類聞九月母妃自安陸至止通毛澄請治王妃駕入王門上曰駕以母后入大明中門朝內廟上諭廷和等曰朕承祖宗鴻業君天下興獻王獨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緒又不得徽稱如罔極何卿等委曲折衷申朕孝焉廷和執議如初尚書澄三上羣臣議陛下以旁支紹正統考孝廟母慈壽不當私所生帝后之上日事大其再議葬康陵楊廷和再乞休不許山東江西閩廣流賊平是時母妃以尊稱未定止通旬餘上涕洟啓慈壽皇太后願避位奉藩如故羣臣惶懼十月辛巳皇太后命稱王爲興獻帝母興獻后邵貴妃爲太后壬午聖母入成安邊伯許泰海南十一月脩武宗實錄論平宸濠功封王守仁新建伯其餘遷敘有差白水江爕蠻普法惡爲變遣四川巡撫都御史馬昊下獄戊戌故兵部尚書王[illegible]於邊贈故翰林院脩撰羅倫官賜諡張璁再爲大禮或問以獻重建乾淸宮成上自文華殿入居之罷廣西香貢逆番寫亦虎仙伏誅誅雲南十八寨賊阿寺等十二月贈保安衛千戶周麒官卹其母妻効加稱興獻皇帝

興獻后爲興獻皇太后楊廷和封還詔書曰不宜加稱皇上曰哀哀之情不能自已其勉承朕命廷和執奏上曰卿之所言史志大義朕之所奉昊天至思可勉錄皇號毋泥於舊聞廷和復引古議抗章求退上優答之吏部尚書喬宇等合疏諍上曰慈壽皇太后旨爾羣臣其承之存問故南京禮部尚書章懋

元年正月己酉朔上朝不賀禮科給事中熊浹請尊興獻王爲帝別立廟上徽號如恭仁康定以示不敢躋於列聖加上慈壽皇太后及武宗皇后徽稱而尊母妃爲太后徽號如慈壽以示不敢躋於太后下所

司己未大祀南郊清寧宮後三小房災羣臣以災爭
大禮報聞廣西蠻賊梁公當寇臨桂等州縣甘州軍
亂殺巡撫都御史許銘二月上諭廷和上興獻帝冊
寶文稱子廷和封還不報丁巳上慈壽皇太后尊號
曰昭聖慈壽皇太后武宗皇后曰莊肅皇后邵太后
曰壽安皇太后興獻后曰興國太后詔天下幸太學
禁京師民靡五穀爲酒麪論定策迎立功封大學士
楊廷和蔣冕毛紀伯爵子世禮部尚書毛澄加太子
太傅世錦衣其餘有差皆力辭妖賊馬隆平荔浦賊
潘公銀等流刼桂林陽朔間四月賜故潁國公傅友

德宣德侯金朝興汝南侯梅思祖祠於雲南五月止
織生綾於浙江封駙馬都尉元爲京山侯皇親喜昌
化伯輪玉田伯脩一切興來功八月設和平縣虜犯
邠存問故大學士劉忠命遼東合祀故史部尚書王
翺於旌忠祠十月立陳氏爲皇后十一月山東西陝
西盜起分遣科道官行視發太倉銀賑被寇處壽安
皇太后崩禮部請服十三日而除上曰以二十七日
及期猶不忍除也曰山陵未就其考憲宗朝喪錢太
后禮毛澄言錢太后崩距葬不遠故暫持凶以待今
山陵尚未且將獻歲不宜縞素臨元會陛下孝思深

摯請止鍾鼓毋御中門上乃勉具黑翼善冠素服烏
犀帶御西角門還宮仍素朔望罷殿上又欲祔茂陵
楊廷和曰不可乃地陵稍右焉給事中史道坐外補
怨廷和上疏詆之廷和疏辯乞致仕喬宇彭澤等因
劾道御史曹嘉極論大臣相爲地阻言者路廷和宇
澤皆求去上下道詔獄已外降之調嘉於遠方遼東
開原大饑免徵椿棚馬價虜掠偏頭關
二年正月上壽安皇太后謚曰孝惠皇太后禮部請
上視朝鳴鍾鼓鳴鞭服易淺淡色上曰服則更矣鳴
鍾鼓鳴鞭朕方在疚未可也流賊掠考城指揮趙泰

等及官軍八百餘人死之切責巡撫都御史周季鳳
等平賊自贖虜入沙河堡總兵杭雄等戰郤之劉陽
賊起流刼袁州二月葬孝惠皇太后河南山東流賊
平四月命興獻帝家廟樂八佾以災異勅中外脩省
以宋儒朱熹裔孫墅爲翰林五經博士奉祀于婺源
祀故工部主事費瑄于呂梁瑄於成化間奉命管洪粲石爆拌水通潛作石堤以便挽者歲省修堤草束役錢各三十餘萬人時旱疫瑄設法賑濟全活甚衆民思之私爲生祠至是知州張淮以請禮部覆議故有是命閏四月醮欽安殿上拜奏青詞楊
廷和諫太監崔文家人陽鳳等索賄於工部匠銓不
獲因以他事嗾文杖銓垂死法司未決文爲陽鳳訴

寃請改訊鎮撫司許之刑部尚書林俊執不與上不
納明日復奏上怒責對狀羣臣諫者八十人旱命禮
部禱雨南京大疫詔有司加意撫賑五月唐王彌鍗
薨存恤故大理寺丞黄鞏家賜故太常少卿張衍瑞
祭葬六月贈故興化知府岳正爲太常卿山東賊倫
等掠淄泗諸縣七月工部爲皇后父都督同知陳萬
言造第尚書趙璜言第近禁且踰制請裁之上怒責
對狀下營繕郎中寛員外郎璘詔獄已乃釋刑部尚
書林俊乞歸許之給事中劉最論劾太監崔文調外
任既行東廠太監景賢撫奏最謫戍之八月進封壽

寧侯張鶴齡昌國公加慶陽伯夏臣太子太保封陳
萬言泰和伯子孫世襲吏部尚書喬宇言累朝外戚
亡封公者伯萬言亦非祖宗法不聽九月恤故尚書
章懋遺孤十月户部尚書孫交兵部尚書彭澤皆致
仕十二月江南饑粥民遣太監織御衣蘇杭楊廷和
喬宇力止不聽已責大學士晃忤慢不草勅趣之
三年正月大賑江南饑二月給事中鄭繼曾言批荅
朝旨頃多從中不出閣擬恐二三大臣不得圖政左
右羣小復竊權希寵如正德時上怒下詔獄謫之許
大學士楊廷和致仕言官交留不聽南京主事桂萼

請考興獻帝廟大内如張璁言下羣臣議不可上曰
朕承正統第欲兼報本生恩耳其參議聞遂名萼及
南京兵部右侍郎席書主事張璁霍韜于京師昭聖
慈壽皇太后聖旦免命婦朝賀御史馬明衡朱淛言
興國太后令旦命婦畢賀爲日未久慈壽皇太后聖
旦輙不行臣恐臣民以此疑兩宫上怒曰免朝自皇
太后懿旨朕豈有間焉逮明衡等詔獄拷訊翰林脩
撰舒芬御史季本陳逅户部員外郎李惠聽相踵諫
救上奪芬俸本等竝下獄訊謫之三月勅曰聖母昭
聖慈壽皇太后朕欲加稱康惠加稱興獻帝爲本生

皇考恭獻皇帝興國太后爲本生母章聖皇太后室
奉先殿側祀獻皇帝焉禮部尚書汪俊曰立廟非禮
也興者獻帝始封之號請毋去興曰興獻皇帝喬宇
曰稱本生可也第請毋稱皇上曰朕尊正統亦胡可
遺所生奉先殿側室也非廟也脩撰唐皐編脩鄒守
益給事中張翀御史鄭本公等先後上疏極言皆切
責奪俸汪俊曰廟大内干正統臣不敢奉詔不許下
羣臣議羣臣曰禮不得立廟則亦不可以建室不得
主祭則亦不可以追考請建獻皇帝百世不遷之廟
於興不許喬宇等再疏亦不許定安陸州松林山曰

縣陵璁萼並上疏陛下入繼大統與爲人後者不同必稱孝宗爲皇伯考興獻帝爲皇考武宗爲兄乃名正言順不在皇不皇也上悅汪俊乞休許之特以席書爲禮部尚書兩廣賊平四月南京主事張璁桂萼郎中黃宗明都察院經歷黃綰益上疏議禮官羣臣諍益急上曰朕祇承宗祀孝養聖母豈敢違逆本生聖母方躬奉事本生皇考寢園遠在安陸於卿等安乎奉先殿側立一室再四命矣尚爾黨同蔑朕沖歲其亟如詔旨己酉上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尊號庚戌上本生章聖皇太后尊號詔天下五月予蔣冕致

仕蔣冕字敬之全州人年十四舉成化丁酉鄉試第一下未舉進士選庶吉士正德丙子以禮部尚書乃兼學士兼文淵閣大學士丁丑加太子太傅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武宗多出巡幸塞外遊與楊廷和梁儲毛紀疏請前後以十數既自爲疏上之言尤危切車駕南征與梁儲扈從一時中貴人永忠與都督彬泰狀上寵勢張甚然不能親疏駕還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武宗崩與楊廷和迎立世廟於安陸當迎駕安陸時當內閣一人往次者梁儲次者冕其時平虜伯江彬提重兵肘腋間中外洶洶慮變廷和欲以太后旨誅之念見有志力欲倚以自輔佯爲梁儲曰公憊矣恐不任迎駕則請蔣公往儲奮曰事孰有大於迎天子者乎敢憊辭儲往冕竟留與廷和合謀誅彬世宗即位勤加伯爵具辭冕與楊廷和相得權甚默介抗顏侃大臣體廷和罷而冕遺中官織造尚未具草冕參不肯具草上責之引咎而已因移疾不出上優詔强之再三乃出居二年以議大禮不合乞歸編脩鄒守益再疏爭大禮脩撰呂柟上疏極言時事並下

鎮撫司拷訊謫其官上命奉先殿西室曰觀德殿造祭器如太廟遣大臣之安陸上恭穆獻皇帝册寳改題神主迎入京師六月教樂內府太常卿汪舉曰奉先殿諸陵故無樂獻皇帝樂用之安陸家廟矣上曰奉先殿無樂見太廟故也皇考不享外庭不得缺樂舞勿輕率妄奏特命張璁桂萼爲翰林學士方獻夫爲侍講學士吏部尚書喬宇言內降恩澤被之佞幸小人非所以施臣士大夫不許羣臣大攻璁萼御史段續陳相吏部員外郎薛蕙鴻臚少卿胡侍言尤切上並切責焉下續相蕙詔獄拷訊謫侍潞州同知七月

許喬宇引疾乙亥先期諭禮部更定皇太后尊號曰聖母章聖慈仁皇太后去本生侍郎朱希周曰本生之詔未三月又復毋之無以信天下不許吏部左侍郎賈詠翰林學士豐熙皆諫上怒姑宥詠下熙詔獄於是九卿大臣吏部左侍郎何孟春等及在廷諸臣皆上疏極諫跪伏左順門大呼高孝二廟聲聞上所上使慰止之不退至于日中上益怒命收繫爲首者脩撰楊愼王元正首觸闕繼以哭上大怒盡繫之己卯上聖母尊號諸大臣異同不赴者並切責之甲申獻皇帝主至自安陸幄於正陽門導迎如市駕既入

奉安觀德殿上率羣臣上冊寶大學士毛紀乞休許之八月復史道曹嘉官調何孟春南京工部侍郎逮杖伏闕者編伍削職有差杖有死者遂下席書方獻夫璁萼前後所奏疏命羣臣再議羣臣乃議如上旨九月丙子更定大禮尊號詔曰朕本憲宗純皇帝之孫孝宗敬皇帝之姪而恭穆獻皇帝子皇兄武宗毅皇帝上賓之日仰遵聖祖兄終弟及之訓屬朕倫序當立遺詔命嗣皇帝位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以朕入繼三年于茲矣尊稱大禮屢集廷議輙引漢定陶共王宋濮安懿王爲據至再至三朕心靡寧葢伯姪

父子天經地義豈人爲乎況漢宋二君衣裳垂御豫立爲子朕入奉宗祀在宮車晏駕後實與不同以爲繼嗣亦非我聖祖初訓豈徒禮官之失殆朕冲年不能[illegible]擇之咎也朕祗奉九廟尊養三宮正統大義未嘗有賜惟恭穆獻皇帝章聖皇太后朕父母也劬勞罔極位號未正因心之孝每用歉然已告于天地祖宗社稷稱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昭聖皇太后曰皇伯母恭穆獻皇帝曰皇考章聖皇太后曰聖母各正厥名循既允稱禮無悖也夫篤近舉遠御于家邦以孝言順事成典厥禮樂以名朕庶幾古帝王之盛焉

大同卒殺都御史張文錦回酋速壇滿速兒等入國肅州命兵部尚書金獻民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往禦乃定之十二月蘇杭織造太監勳志聰誣奏浙江布政使馬卿杭州知府查仲道長洲知縣郭波典史蕭景腆皆逮問十二月大理寺右評事韋商臣言平獄臣職也竊見羣臣以議大禮忤旨謫任者吏部右侍郎何孟春一人以爲首謫戍者學士豐熙等八人決杖病瘡死者編脩王思等十七人王思泰和人王直曾孫也弱冠舉于鄉求文信國像奉以出入正德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脩時有倖進爲臺諫所糾慨然乞別授或咎其立異曰郎夫非尚同也乎哉九年上封事請親享太廟孝養兩宮不可嗜酒荒志好勇輕身雖是任喜怒

移威柄寵紀綱摧士氣召天變言甚切至謫三河丞嘉靖初召還翰林至是以預伏闕號諫下獄杖朝堂越十四日遂不起思資稟英奇磨礲切至觀書崇卑如鳥狗吳異舉綱之曰長然其節似狙徐訟溫然其和似崑山玉呂柟稱之曰聞過而喜似仲由欲寡未能似蘧瑗以織造抗中使逮訊者布政使馬卿知府查仲道等若而人以送迎忤中使逮訊者副使劉秉鑑知府羅玉若而人以京堂臺憲官爲所屬吏民訐奏下獄者少卿樂護華湘御史任洛副使任忠若而人此皆獄之大者臣敢僭爲陛下訐其失願陛下復戍者之官錄死者之後釋逮繫之刑正妄訐之罪天下稱仁焉上曰商臣買直沽名降二級外調之大同卒再叛圍代代王夜亡宣府

以戶部侍郎胡瓚總制軍務捕治之總兵桂勇千戶苗登計擒其首惡居二日卒復攻劉勇登家命瓚督諸將擒之土魯番犯甘涼諸處金獻民戰敗之

四年正月大同卒平代王還代大同兵素驕悍自江彬擅調後益恣肆自先是元年七月以糧餉弗給衆聚欲亂提督侍郎臧鳳巡按御史張欽捕得首惡數請留法誅戮為首者五人餘調極邊瞭守大同城百里許為外邊小邊之外為大邊其地皆膏腴議者謂宜撥軍築五堡其地以禦寇巡撫都御史張文錦欣然奏行分大軍三之一戍之文錦故擒猾豪有功洊至是官額其為人剛嚴諸軍稍稍怨之又諸軍十姻族恆產皆在大同咸不樂往參將賈鑑受文錦命督築號令嚴峻衆益憤怒殺鑑裂其屍奔屯焦山文錦捕之還因廉捕其首惡諸卒愈怨糾集焚大同府入行都司縱獄囚攻圍文錦文錦走匿宗室博陽王所叛卒擁圍王索之王懼出文錦叛殺之亦裂其屍閉諸城門焚鎮守總兵公

署出革任總兵朱振于獄遣令為主振素服帕首出諭勿犯宗室勿掠倉庫勿縱火殺人予能主若否不能衆曰諾因脇副總兵時陳為奏乞宥巡按御史王官以事聞上咎文錦撫馭失宜激衆變命兵部左侍郎李昆宣勅曲赦之改宣府都御史李鐸巡撫大同陞都指揮桂勇署都督僉事代都總兵以宣府副總兵新英代時陳各處令速往仍令圖營內外宮寇鎮聽征戶部預備糧餉俱以密勅行事鐸尋以母憂去陞山西按察使蔡天祐代之時大同人心稍定屬虜犯甘肅方遣尚書金獻民等西征叛卒聞之益自疑十一月辛未復相煽聚殺大同知縣王文昌代王凌伏都御史蔡天祐疏請再降明旨撫諭寬宥遁諸叛卒猖亂狀天祐疏不敢盡言也兵部以聞于廷臣集議者舉戶部左侍郎胡瓚許瓚兼左僉都御史總督宣大軍務復命都督魯綱充總兵官調兵次大同近地相機撫勦瓚等以十二月辛巳發京師御史王官言重兵壓境人心動搖乞且留瓚聽其與鎮撫官密圖捕逆於是始言文昌見殺事上責官奏事推延不早聞者且勅與瓚等撫同贊決是月庚子桂勇與千戶苗登紳等計擒首惡郭鑑等十一名揭示勦旨勅首梟示隨撫定之越二日堡軍郭巴子等復起拒城殘勇家爲燬登紳等家於是瓚請率兵臨境議法撫雖上責天祐等令擒賊自贖仍令瓚暫駐宣府俟事平班師召桂勇還以朱振代之是年正月天祐等擒首惡徐璽等四人瓚等遂班師三月庚午天祐復捕獲郭巴子等四名防逆焦豎雲等三月十四名以事平聞命賞天祐等銀幣有差血文錦卹典廷臣譬為上言皆不許巡撫江西都御史陳洪謨言文錦邊圉重臣何託不効誠宜加謚第之事仵朝廷誅夷自甘若假手十卒又從而懲憑之傳之四方尊小揩口寔階陵替國家紀綱所損不小乞量加優卹上謂洪謨出位妄言降旨切責之西虜寇甘肅總兵姜奭禦之苦水墩敗之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爲兵部尚書督撫陝西三邊軍務三月御史王懋郭楠先後乞優恤議禮臣之死杖下者上謫懋爲邊典史逮治楠民之所獻皇帝實錄仁壽宮災四月黃屋

[illegible]陵殿改陵署曰監衛曰顯陵衛日本使宋素卿論死罷市舶絕其貢光祿寺署丞何淵請立世室祀皇考太廟下禮部議不可命再議張璁桂萼與議亦不可曰臣故言當考獻皇帝廟京師耳不敢言祀太廟也五月上曰豈敢干太廟世室之建從古有之朕非敢僭擬帝王功德惟我皇考撫誨朕躬罔極難忘觀德殿祀大內百官執事不得禮焉謂孝思何於是禮部請別立廟闕左不與太廟同門祭用次日上曰可四時獻享朕率百官親之名廟世廟世世子孫無遷也六月廢慶王台滋爲庶人七月追封下殤母弟岳

懷王下殤女弟二人爲常寧公主善化公主十月開
宇溫爲唐王祐楑爲淮王徽王祐檯薨何淵復言世
廟不與太廟同門則請同門於廟街上令亟議羣臣
皆爭竟從淵言十二月刊布太祖御製洪範序及御
註無逸伊訓三篇爲一書曰書經三要閏十二月乙
卯朔日有食之以大禮集議書成進席書太子太保
諸與上議者皆陞實授一級以璁萼爲詹事府詹事
獻夫韜爲少詹事降峨王彥汰爲庶人
五年三月畿內饑粥貸之天方國夷使貢玉奏求金
帶蟒衣主客郎中陳九川選其玉格奏不與覆提督

會同館主事陳邦偁復禁毋使貿易夷人皆怨通事
士紳等故憚九川嚴詐夷書上之上下九川錦衣訊
刑科給事中一貫等言陛下不逮士紳不下夷人所
上奏獨拷掠九川等兩造不具不聽竟坐九川戍黜
邦偁爲民五月丁酉月食名楊一清復入爲吏部尚
書武英殿大學士加少師兼太子太傅刑部尚書趙
鑑致仕御製詩送之六月甲子名大學士費宏楊一
清石瑤賈詠於平臺各賜詩一章七月以詹事張璁
爲兵部右侍郎伊王訏淵薨上曰觀德殿前掩奉慈
殿無以準奉先朕意未稱今欲改建奉先殿左也江

部尚書趙璜言孝宗皇帝建奉慈於奉先殿右奉紀
太后錢太皇太后祢皇太后同享焉太皇太后則獻
皇帝聖祖母皇太后聖母也建奉先殿左必並峙奉
慈恐在天之靈不欲班之且奉先殿雖度高祖宗列
聖所同也觀德殿雖度卑獻皇帝所獨也今外有世
廟之規內有觀德之尊勿更便席書曰建世廟民勞
矣請寬之歲所上諭賈宏曰紀皇太后不得配皇祖
考憲宗是以建奉慈錢皇太后不得配皇曾祖考英
宗是以奉慈同享之人未有無父母者觀德掩且陰
遷于東豈害禮也費宏曰陛下永言終慕臣等敢不

奉詔製世廟樂用文武舞重舉主連坐法以覈吏治
九月辛卯安獻皇帝主世廟奉皇太后入謁十月御
製敬一箴箴曰人有此心萬理咸具體而行之惟德
是據維敬維一所當先務匪一弗純匪敬弗聚元后
奉天長此萬夫發政施仁期保鴻圖敬怠純雜應驗
頓殊徵諸天人如鼓答桴朕荷天眷爲民之主德或
不類以爲兢懼惟敬惟一執之弗固畏天勤民不遑
寧處曰敬惟何怠荒必除郊則恭誠廟嚴孝趨肅于
明庭愼於閑居省躬察處儆戒無虞曰一維何純乎
天理弗參以三弗貳以二行顧其言終如其始靜虛

無欲日新不已聖賢法言備見傳經我其究之擇善
必精左右輔弼責于忠貞我其任之鑒別必明斯謂
之一斯謂之敬君德既脩萬邦則正天親民懷永延
厥慶光前裕後綿衍蕃盛咨爾諸侯卿士大夫下迨
吡庶一遵斯謨主敬協一罔敢或渝以保祿位以完
其軀古有盤銘目接心警湯敬日躋一德受命朕爲
斯箴拳拳希聖庶幾湯孫底于嘉靖復註范浚心箴
程頤視聽言動四箴頒示翰林臣封厚爝為徽王勑
儒臣彙編尚書要事以爲法戒編脩孫承恩因櫽括
古今君蹟獻詩六十章上嘉納之賜名君鑒韻語十

一月甲午月食張璁力攻費宏宏求去上兩留之曰
以敎協恭十二月時四方灾異疊奏水旱雷雨地震
山崩以數省或氷雹大如人頭捲裂民舍百數十家
江南婦生子六目四面有角手足各一節獨爪鬼聲
河南生牛精一身兩首鄖陽牛產二身心肺臢各二
江西虎具人手足大學士楊一清以脩省上言勑曰
覧卿疏者再論之至切朕凉寡冲昧日夜惟治未盡
知民欲求直言言或不實朕過多不自悟其悉陳之
庸開朕心毋忌以不盡頃之勑羣臣曰比者坤輿弗
寧乾象失常風雨氷雹水旱之灾物怪人妖疊報曾

亮靜言思之疚實在朕爾文武羣臣亦宜洗心去垢
交脩成治曠職瘝官則有國典張璁力攻費宏宏五
上疏上竟優容之
六年正月總督兩廣都御史姚鏌平田州改羅流官
令四品以上及六科十三道條民間疾苦具上便宜
足消弭灾變者己丑大祀南郊以灾罷慶成宴四川
橫江賊阿狗戌平勑大學士費宏曰朕承統以來朝
夕惟我皇考聖母尊稱未定命諸禮官考詳輒引近
世繼嗣之說名實不稱廢壞綱常賴天賜良哲正直
之士力贊朕志尊尊親親各當其位位號已定廟祀

已成可無全書貽諸來世特命爾宏與少師兼太子
太師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一清少師兼太子太
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璁少保兼太子太保禮
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詠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
書書爲總裁官兵部左侍郎璁詹事府詹事兼翰林
院學士萼爲副總裁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
讀學士獻夫韜原任河南布政司左參議洪福建都
轉運鹽使司宗明翰林院脩撰春編脩承恩道南用
賓治南京工部營繕司員外郎綰禮部儀制司主事
潢祠祭司主事存仁爲纂脩官彙成大禮全書稱朕

正名崇孝至意欽哉二月虜犯宣府中路參將王經力戰死之初楊廷和草即位詔革罷正德中傳陞官錦衣衛千户邦奇在革中兵部尚書彭澤如詔革之邦奇怨追奏哈密失國繇澤廷和大學士費宏石瑤皆廷和黨并論廷和子兵部主事惇女壻脩撰承勛等他事上方以議禮惡廷和遂下惇等獄令鎮遠侯仕隆等會鞫之給事中楊言言宏瑤天子師輔百官之表小人得怨構之非遠陛高堂之道且廷和有擁衛功即所擬詔不當上指心無他也去國亡何不得庇肉骨上怒朝繫言並治之御史陳察陛呼曰臣察

願易言也獄上上責仕隆曲護褫惇職為民閔任承勛謫言於外任宏瑤因乞致仕皆許之仍名謫還於內閣石瑤字邦彥藁城人與兄玠同登成化丁未進士被選庶吉士弘治己酉授翰林院簡討正德已已為南祭酒時閣瑾用事以勵精為名上大夫當官亦附會振刷瑤按法嚴嚴清以平恕改北祭酒嘉靖初以禮部尚書攻吏部黜陟公明不移權勢脩臣有不悅者陰奪之權託辭以請命仍兼學士在內閣專管誥勅前此未有也嘉靖甲申奉手勅兼文淵閣大學士是處為王邦奇所構不辯求去疏再上得謝歸民事歸私第瑤為翰林掌院時貳宗伯宣大疏請回鑾又疏抹諫南巡諸臣之得罪者前後所上封事如勸上清心省事法堯舜之恭已無為用漢文之輿民休息又願上力行王道辨別忠邪中人皆可用之才不必求備乎易有近民之實不必務奇治有端緒不必責効於見乘事可包荒不必刻覈夫察淵人謂撫時縣石為人沉厚寡默過難事徐出一二語執中窾會有不當者憤激見詞色人或譏其過直少量矣

乃賜之卒贈少保諡文隱隆慶初改文介三月虜復寇宣府入大白陽堡參將關山死之上以宣府一月兩喪軍逮治其當事者追錄死事王經以卻永為宣大總兵起故兵部右侍郎馮清提督軍務遼東大饑發太倉銀給之改作觀德殿成更名曰崇先四月洛容古田蠻賊反遣內官織造南京科道諫不聽五月丁丑朔日有食之是露禱暑輟經筵命翰林官撮經史大義日一進楊一清請進大學衍義上從之曰日一講不得其精微其以五日進因製大學衍義序聽講詩二篇示羣臣田州岑猛餘黨盧蘇王受復叛起故兵部尚書新建伯

王守仁兼左都御史同姚鏌討之六月賜死宸濠者瑞州知府宋以方贈詹藩王銓鉦薨七月禮部右侍郎桂萼請令科道官於考察拾遺之後互相糾劾如憲宗初年詔旨下吏部議吏部言憲宗初年無此詔萼近屢被論劾似欲以報復言官恐不厭衆心咈公論爭者久之上竟切責吏部趣行如萼請吏科都給事中俊民御史隅等言臺諫自相批抵開攻訐之門非盛世事亡已則請聽吏部都察院再行考核不願自相糾也上責俊民等方命朋規奪其俸已命部院覈考考上上曰朕聞兵科都給事中自璧一門三

變清議有乖户科給事中奇彼劾勘問居位自如不
此指摘乃以漫塞命其降自璧奇二級外調之桂蕚
請名用王瓊治邊吏部言瓊坐甘肅事處死幸而脫
戍其罪甚明蕚欲召瓊臣不識所謂上已之念其老
姑與解戍御史胡松劾蕚妄薦樹黨上怒外調之御
史周在言陛下不用瓊則蕚薦誣矣蕚留松謫是股
肱耳目一體異視也上復怒下在錦衣衛拷訊蕚薦
瓊益力上重違蕚意先復瓊官令需補八月套虜大
入總督尚書王憲與總兵鄭卿杭雄等大破之論功
有差上又推叙楊一清先任之功特進左柱國兼華

蓋殿大學士支二俸改大禮全書名曰明倫大典湖
廣水蠲賑之九月吉王見浚薨山西妖人李福達故
賊也亡命變姓名曰張寅怨家告於巡按御史馬錄
錄捕之急福達亡入京師以方術干武定侯勛勛寓
書錄爲居間錄劾上勛書是時勛方附璁蕚得幸廷
臣惡勛競言勛黨賊請用連坐法上詰責勛勛懼賂
上左右爲飛語上動移繫福達詔獄逮馬錄廷治之
語有變上怒廷臣黨同陷勛也無爲國慎刑者如是
則朕親聽焉楊一清言庶獄不足煩天子乃収繫刑
部尚書顏頤壽都御史聶賢以桂蕚張璁方獻夫三

人者兼視三法司事復廷决三人新貴用事因欲破
散不附已者立威乃大治諸臣頌福達冤出之上大
怒曰羣欺至此耶戍錄與故讞者極邊奪頤壽及故
都御史張仲賢大理寺卿湯沐官其他大小臣論戍
削逐者四十餘人而大學士賈詠亦以貽錄私書致
仕去上親勞璁蕚獻夫賜服二品追贈其二世頒先
後獄詞於天下曰欽明大獄錄以霍韜爲翰林院學
士方獻夫爲吏部侍郎桂蕚爲禮部尚書兼翰林院
學士尚書兼學士自蕚始封訏淳爲伊王厚烷爲鄭
王經扶爲靖江王十月以張璁爲禮部尚書兼文淵

閣大學士兼掌都察院事如故製顯陵碑文名南京
刑部尚書李承勛爲吏部尚書未至更以刑官非人
特改刑部加秩太子太保命勉副敬獄上曰朕念謹
政而聞過今錫卿一清璁鑾蕚人銀記二用識密封
自古明良儆戒交脩朕之不明資嘉猷焉是時上重
講筵史局之職欲盡內外諸臣文學政事之材乃外
徙翰林選外臣文學者入補之潞城青羊白坡賊陳
卿等爲亂十一月濬天津海口新河趣中外恤刑使
者上爰書事竣刑部核而黜陟之上曰畿輔軍民田
土奸民多投獻豪家豪家據而逼之租稅民失常產

何以爲命京師如此在外可知其推戶部侍郎及科道官各一人往勘之在外御史按行毋問皇親王府功臣家一體核籍上雪露禱宮中代王俊杖薨十二月黃河清靈寶上曰鹽錢二法大壞於私販私鑄何以濟民足邊聞京師市中私鑄流行前代舊錢及我朝通寶悉阻格今何道令官課疏通私錢禁絕也者戶部速議聞因命鑄嘉靖通寶制錢上諭楊一清曰國家幸無大警然安不忘危團營第一重務也廷臣有蓄威習武者卿集舉使治之既舉不稱上意上特改李承勛爲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

太保提督營務勉以展誠而布忠命太醫院判紳視楊一清目疾賫賜羊豕米酒諸物與札曰新春伊邇望卿良切卿目稍可便赴閣視事慰朕懷也一清言禮耕色入朝君日出視之仰惟陛下勵精圖治不論疾風嚴寒昧爽設燎雖云宵衣之心聖躬得無過勞臣又竊聞陛下日將視朝皆先以鷄鳴禮奉先奉慈崇先三內殿朝退聽講閱奏殆無虛晷臣切惟三殿之建本以義起非廟也即爲廟亦宜清靜閟侐使神有依禮不欲數請第於朔望四時節候一拜二叩如臣子常見君父儀又聞導嗣儲造端夫婦誠不可不

重上曰卿言眞師保愛君至意朕之蚤朝先官情也子孫敬事先人敢以勞解但我太宗初建奉先時五廟日五拜而已今九廟神位奉慈三室崇先親廟倍之有餘節忌祭告禮又倍有餘朕成弱促喘穿饒登降實難如儀當如卿言朕大昏且七載矣深慮承傳其於后與二妃具接之以禮御之以正惟多慾色荒爲兢兢耶諭卿知見朕心愼微云爾

七年正月上將以丙戌祀南郊如張璁少保兼太子太保桂萼太子太保勅曰古者人君接大臣無時今且郊旦日扈從即謝於齋宮毋詣見令久任巡撫二

月勅禮部曰古聖王制玄端以燕上下同之夫人脩明而息幽故聖王重焉朕酌古玄端稍加文采襯深衣色用黃更名曰燕弁製成用之庶幾深宮獨處以戒燕也比者達官顯士俗同市井走卒從廝濫擬儒流禮曰不知其名爲罔又曰不學雜服不能安禮善與人同令從君出復酌其製名曰忠靜許在京七品以上官及八品以下翰林院國子監行人司在外方面官及府州縣正官儒學教官服之武官許都督以上服之庶幾乎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也以回夷入寇哈密戍甘肅巡撫都御史陳九疇於極邊黃河清

靈寶者五十里遣太常祭謝御史周相諫繫謫之三
月以兵部右侍郎王廷相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
督延寧邊防修理牆塹勅張璁曰見卿帶不佳特賜
玉帶其以札報毋廷謝予謝遷老雲南武定土舍鳳
朝文作亂以右都御史伍文定爲兵部尚書提督雲
貴川湖等處軍務調四鎮土漢軍討之南贛都御史
汪鋐進甘露賜白金文綺薦祖廟遣侯勛告郊壇上
亦廷謝焉羣臣請賀上却之曰灾變屢生朕先天戒
四月勅曰比者風霾蔽天旱潦連聞地震同日羣盗
竊邇京師夷虜跳梁咎實繇朕君臣共理皆天事也

文武羣工宜加省悔大者會奏小者立改庶民懷無
怨朕亦免於多戾虜入山西乾溝墩號一萬圍遊擊
邵定軍命惠安伯張偉掛平虜將軍印充總兵官備
之五月思恩田州平六月明倫大典書成勅曰朕以
末支膺天緒纘實惟我祖宗列聖積累垂延亦惟我
皇考聖母鞠育誨導底于成立即位六日輒下議尊
崇禮大學士楊廷和謬主濮議指示禮官尚書毛澄
不能執經擬正附朕與爲人後之倫朕思皇兄遺詔
乃遵我太祖兄終弟及之訓大義甚明朕繼統非繼
嗣若如前云奪我父子大倫民彝泯亂屢命廷議廷

和等力主定陶濮王不倫之典妄稽曹魏偏安私己
之言鼓衆要朋一倡百和期於必勝已而執禮之臣
先後論列本聖稽經尊尊親親各得其序凡有人心
孰不惕爽廷和等猶執迷不返蔣冕毛紀莊無救正
轉相附和都御史林俊起用違方著論迎合尚書喬
宇六卿之首不秉正抗說乃與九卿等官交章妄持
汪俊繼爲禮部尚書勦說効故吏部郎中夏良勝恃
銓選之權脅持庶官堅厥邪志何孟春以侍郎掌吏
部事鼓舞朝臣伏闕喧騰肆無敬忌朕初雖有非彼
之意然而信道未堅屢以大性開諭俊相體悉廷和

等恬終違詔及朕稍長重賴諸臣正論見之已眞詔
令三更大禮始定比者大典書成備載羣言邪正具
見奉天行罰垂戒後人朕今日事也然猶不欲已甚
姑從寬輕衰次焉廷和貪天之功制脅君父國老定
策自居法當參市特革職爲民次則毛澄病故削其
生前官職又次冕澄宇俊皆已致仕各革職冠帶喬
住林俊已故亦革去生前官銜孟春雖云貳卿情犯
特重良勝雖云部屬釀禍獨深皆發原籍爲民其餘
大小官員當時連名入奏然有人代署已不與聞者
有心知其非口不敢吐者或與夫當時已正法典成

及民者茲皆不再究焉嗚呼凡昔臚從諸臣自今姧
慷憂疑勉思圖新顧不美歟原朕弗敏弗聰亦追省
夙愆不敢怨也開濬通惠河屬朝文平七月己卯追
上孝惠皇太后尊號曰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祐
聖太皇太后恭穆獻皇帝曰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
皇帝上聖母徽號曰章聖慈仁皇太后詔天下九月
罷總督河道右都御史盛應期止開新河之役勅曰
今災傷北比川陝湖廣山西尤甚不急賑大竊豈父
毋哉往歲災傷僅免存留糧數南之兌軍北之邊輸
如舊夫百姓所苦正在起運若存留之數又有祿俸

廩糧之類不可缺者通融處補待熟帶徵多虛文耳
其令災重者盡蠲今年起運數稍輕者勘酌停徵或
量與折納冬寒在邇明春青黃不接之時尤爲可慮
府州縣其速散倉上貧之家不足則益以官帑之開
空者起運如不可廢即以兩淮等運司鹽價及諸他
徵未用者量補之更發送太倉銀或補或賑毋令失
所戶部宜推行朕意都察院令內外官員條奏救荒
良策及凡不便者十月罷討芒部兵名伍文定還虜
上萬餘寇宣府總兵趙瑛時陳等擊却之陳皇后崩
悼靈皇后發引山陵封觀熰爲魯王閏十月蕲

建伯王守仁以討田州兵轉攻斷藤峽叛賊平之青
羊山敢陳卿等平御製十六字箴曰卓爾之見一貫
之唯學聖君子曷哉勿僞十一月上曰寒風猛疾山
中宜甚朕聞行殿護大行皇后梓宮者猶自齎糧粹
宮重人命尤重也官軍朝夕霜露無衣褐何以支持
朕念若裂已廣尚書承勛其與番班少建之戶部便
給發人糧馬料工部人給胖襖袴鞋一事畢還以聞
勅曰朕散白金二十萬給大同餉粟因思遼東宣府
偏頭陝西寧夏甘肅皆邊也戶部即行諸巡撫考倉
場告匱者給予之上曰朕聞河陝民相食戶部不賑

救鎮巡官不奏聞耶其以實對立順妃張氏爲皇后
十二月勅曰朕酌古玄端爲燕弁冠服推錫有位曰
忠靜尚念宗室未備未卒圖之也光澤王有請實獲
朕心朕更酌之命曰保和冠服服郡王長子以上夫
上下之分猶天地然各知其分然後能以和相保而
國家治安也其將軍中尉長史以下冠服一用忠靜
制郡縣鄉君儀賓非儒官比皆毋得服親親有殺尊
賢有等矣禮部須圖說諸王府其如勅

臣何喬遠恭輯

典謨記

世宗肅皇帝

八年春正月戊戌朔風霾晝晦立春日長星出白氣亘天勅輔臣條書急務諸脩省弭灾毋有不盡凡郊祀太常寺博士書祝版塡御名是月郊上親塡御名於祝版自是爲故事二月以桂萼爲大學士奪新建伯守仁世爵禁其學旱河陝川湖大饑人相食甲申上禱雨南郊及山川壇乙酉禱社稷勅曰今天下錢穀及京師太倉具有歲奏月報他如後府柴炭銀圖營子粒太僕馬價但有奏請支用朕不聞其幾何夫節用所以愛人也豈得無訾省戶兵工三部其亟覈之歲終獻會稱朕不傷不害之意焉命天下府州縣朝覲官陳利病於布政按察二司二司類奏其可行者部院條議之以潞州青羊山賊平改州爲府曰潞安置平順縣上曰比聞問刑之官往往深刻取名或意嚮上司或偏徇已見甚者鍛鍊賄與囑古者一夫冤而三月亢一婦憤而六月霜况多乎哉都察院其令撫按督同三司等官行歷所屬審獄重囚有坐抑

者具矜疑以奏其有被訪察論戍及累誤非律正條與非人命贓私者皆奏處以請徒杖以下情輕有詞即時赦之若有玩慢參實降黜兵部馬人馳示焉三月葬悼靈皇后大峪山權附主奉慈殿孝惠太皇太后側以禱不雨作自咎文名工部大庫曰節愼辛亥月食五月增定大明會典許土魯番貢七月民張福母死告里人柱殺之東廠奏下刑部郎中魏應名鞫獄則福殺母也於是廠部爭獄上怒命三法司錦衣衛鎭撫司覆按之左都御史熊浹奏如應名擬且請再集廷臣詳讞上意浹下比褫浹職下應名考訊之給事中陸粲言福柱之獄親鄰有口福姊至情尤痛憤不勝浹既援之定獄復請廷讞蓋其愼也陛下誠敬庶獄明經辜宜令離而問之參而聽之廠衛天子詔獄可訖以威法司多心寃者今敢亢爭恃聖明也風紀大臣一不當胥吏斥之毋傷國體乎往敬皇帝時徐珪以小吏訟丁哲寃敬皇帝即收罷哲之命兼錄徐珪之美臣願陛下霽威虛已近法敬皇帝給事中劉希簡亦言部院廠衛忠國之心莫不齊同獄幽而旨嚴臣恐羣臣妄意窺測虛誣轉甚上大怒下粲等錦衣衛考訊竟坐柱罷浹應名鄰證俱適爲邊軍

月給事中孫應奎陸粲王準先後論劾張璁復參桂萼貪濫狀上怒曰朕以璁萼爲朕止父子之名委以重任乃頻失前志朕不敢私璁其解相還省圖後用萼奪散官學士職銜以尚書致仕因下二臣罪大治其黨與上曰應奎首發璁萼若可赦也粲準不發言非本忠並逮問謫其官詹事霍韜意一清爲之詆一清上前甚急上復曰老臣乃負朕又下一清狀於九卿使自劾劾上乞歸遂召璁還復萼散官職銜如故上曰利道官無一言一清者非附即畏其各奪俸三月陸粲字子餘一字浚明長洲人貫穿經史練達掌故博識古今奇字嘉靖丙戌進士被選庶吉

士遷七試居首館中故事所無擬館薦五人充史職粲復居第一內批改授給事中輿情駭異亦故事所無蓋張桂用事粲與同年不肯往揖張桂嫌粲之故有是命粲爲給事中數言事既以論張福獄事下詔獄廷杖踰月釋之適奏黃河清自靈寶達平陽凡六日廷臣欲稱賀館僚畏粲言而止至是草疏論璁萼時已夜分有鬼嘯庭粲笑語之曰吾爲言官義不容嘿豈懼禍哉言既繕寫疏入璁萼並致仕都下讙稱奇男子梓其疏者售獲大利既而倫王準疏繼入與俱下詔獄霍韜上疏詆辯上意頓回璁萼還政粲謫貴州都鎮驛丞與倫準偕出都城有識三生行美之者壬辰遷永新知縣弭盜安民夜戶不閉居二年致仕士民攀號遮送不絕車駕祀山川復國初禮九月製武弁十月癸亥朔日有食之上素服乘輿撤鹵簿大樂入享太世二廟封厚烱爲吉王罷外戚侯伯世封乾清宮中西七所房災上露禱天地祭告奉先詔百官脩省

十一月御史劉安上疏臣聞治可緩圖不可急取也可休養致不可督察成也躬有司之事摘臣下之失出而復反信而忽疑大小臣工救過不暇則有不安其位之心其位不安則其志不勇孰能爲陛下建久計策長效者哉臣聞君道貴明不貴察朝廷四方之極也內而君臣習尚如此則外而撫按州縣風從響應急察相名竊恐民窮有起盜之虞食寡無強兵之理伏望陛下重本根養元氣不乍怒於一毀不驟喜於一譽不遽行一人之言不旋止一人之忤老成非懦與貪則無輕棄言臣非奸與佞則無輕罪上曰安

要名賣直下錦衣衛杖鞫之并逮究訟安者給事中胡堯時再名相桂萼刑部員外郎部經邦奏詩十月之交刺無良也茲日食陽月象符小雅得微皇父之人上代天工張璁萼去尋留衆議洶洶謂陛下私議禮之臣夫禮與政不同也議禮貴當政要必公陛下以議禮德璁乃不察忠邪不揆才量信使無間是私議禮之臣也私議禮之臣則所議者不爲公禮矣可守也亦可變也可成也亦可毀也陛下何不於此諸臣厚其賚賜全其終始以酬其勞博選海內重碩之賢置諸左右講明勵翼與建正大光明之治無使其

覆盆蹈禍犯天人之怒生福過之殃臣愧此區區竊
効芹獻之義昧死以請上下鎮撫司嚴訊適充軍曰
父子天綱也孰可守變成毀者經邦自比茅焦何如
親朕上曰深冬不雪朕憂朕罪朕其自禱凡百官毋
從禮部臣曰孰敢百官不從天子許之戊申禱南郊
己酉禱社稷遂雪上曰人君事天如親親歡子有不
私慶戚荷好生未展朕誠其親告謝用玉帛樂舞焉
十二月定百官朝祭服圖頒式中外
九年正月壬辰朔告郊於太廟丁酉郊丙午享太廟
世廟故事告內殿享先郊上曰非所以敬天尊祖乃

告於太廟郊畢而後享吏科都給事中夏言請行皇
后親蠶禮上大悅勅曰古者天子親耕王后親蠶以
勸天下朕甚慕之今歲朕躬祀先農禮部其議皇后
親蠶禮勅禮部曰朕冲昧承祖敢違舊章惟是禮義
之實重且大也朕每祭太社太稷奉配我太祖太宗
則心疑之天地至尊次宗廟次社稷奉祖配天正也
配社稷屈之矣且夫父之不善乃及子乎以共工廢
勾龍者我皇祖時禮官失也其以后土勾龍配社后
稷配稷如國初之故二月戊辰祭社稷畢祭先農東
郊耕耤夏言請分南北郊上悅上曰書稱燔柴祭天

又曰類于上帝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
于明堂以配上帝夫屋祭謂帝壇祭謂天今大祀殿
屋耳合地祇焉又非天也又大明夜明當異壇禮曰
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是也僅歲一從郊祀禮歟其
下羣臣議三月勅諭吏科都給事中夏言曰爾請復
古耕蠶朕甚嘉焉夫成王賢君周公猶儆于無逸朕
何人斯斯實爾忠茲特賜爾四品服色其益勵乃心
懋乃前功政事可否天下治忽凡有見聞直陳以副
朕望霍韜夏言爭郊上怒下韜獄羣臣議郊不稱旨
上曰其復我皇祖初制分南北郊以二至日行事皆

配我皇祖以大祀殿祈穀配我太宗擬明堂焉爲朝
日夕月壇舉之於二分大學士璁曰一祀天也孰若
並配二祖上曰祖宗並配不見經傳太宗功德茂盛
不獨靖難攘夷鼎于燕都實惟朕玄系豈不可配天
者天一天祖亦一祖也儀監于周武王成之僅后稷
配天文王配上帝不及武王也禮部臣曰不可得兼
請並配于祈穀士勉從之出霍韜丁巳皇后蠶北郊
延綏大饑賑之四月華鎮雄府流官復授芒部土酋
隴勝爲通判署府事奪故大學士楊一清職閒住勅
曰近者遠邇饑莩流亡無算下民何辜重遭斯厄今

屢重守令而黜陟不明久廣儲蓄而備貸不舉凡當
祭神祇皆能禦捍災患多有慢者死國軍士或冒賞
而泯其功欽卹鰥寡累命之矣乃誣枉者不悛派辦
者不止至名爲激揚實挾德怨若斯之類難以枚條
此皆朕小見所及爾部院大臣百僚首當加勉佐朕
安民表率其餘者焉脩南京太廟五月躬祭告上帝
宗廟興工于圜丘迎翠殿南織堂成六月河南巡撫
都御史徐讃獻瑞麥賜銀幣行薦告禮頃之巴縣人
亦以瑞麥獻京師人又言瑞禾生郊羣臣稱賀眞定
諸府大旱禱北嶽總制尚書王瓊破降番夷若籠板

爾三族賜勅褒諭之七月兵部主事趙時春言中外
屢言瑞應禮官再請稱賀大小臣工浮詞而設不能
上體君父警災求言之意上怒下詔獄黜爲民八月
沙汰天下附學生員戶部主事梁喬升請終養吏部
覆請從之俟親終服闋起補上誚之曰人子忍預言
親終者所以教孝耶移祀太廟功臣姚廣孝大隆興
寺告皇祖太宗焉九月兵科給事中高金奏曰陛下
以姚廣孝髡緇之流遷祀佛寺闢邪崇正大聖人作
爲也官祿所以勸賢爵賞所以礪世邵元節一道流
耳賜號眞人衣紫腰玉實累聖治望加斟梳上曰眞

人封賜久矣胡今乃言金似忠實非錦衣其逮問之
刊高皇后傳文皇后內訓章聖皇太后女訓於天下
命皇后授妃嬪宮中使翰林官詩詩書內則之言以
備閨門諷誦順行陰之時端婦教之本焉十月纂輯
郊議成書曰祀儀成典以夏言爲翰林院侍讀學士
兼都給事中十一月戊子圜丘成上躬視之辛丑圜
丘習儀禮畢宣大學士璁禮部尚書時幕次日有誤
否郎以聞甲辰視牲南郊乙巳誓百官奉天殿已宣
璁等華蓋殿御榻前戒以臨期恭愼上贊事天之敬
丙午告祀于太祖已酉始以冬至郊還御奉天殿羣

臣行慶成禮赦天下庚戌大宴封充耀爲代王上曰
朕惟孔子道王者道德王者德功王者功事王者事
也直位非王者位焉周衰孔子創誅諸侯僭者亂臣
賊子懼春秋後世至唐玄宗乃薦諡曰文宣加王號
元人益諡爲大成此不體其心者也我聖祖崇祀孔
子學宮於天下沿前代禮不卽毀像蓋不忍也聖人
尊親乃與天同我皇祖考採禮官八佾十二籩豆牲
用犢直擬諸事天孔子或在安享之否昔不觀魯僭
王之禮寧肯自僭事天禮蓋稱王賊害孔子甚有是
德宜居是位堯舜是也無是德居是位桀紂幽厲是

也謚是觀之王名不足重孔子章服冕旒皆王名生
昔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何不幸身遭之哉坐
令顏回曾參孔伋以子而配於堂上顏路曾晳孔鯉
以父而食於廡下也此謚以王名橫加孔子來者也
今也不可滋後之非道朕將防閑萬世焉乃爲正孔
子祀典申記示羣臣集議十三道御史黎貫等諫阻
上怒褫職爲民貫字一鄉從化人正德丁丑進士選庶吉士與進賢舒芬關中許宗魯臨
清閣罰華以志行相砥撤錦按監察御史剿巷福建
兼查盤有司倉庫軍衛器械劾奏鎮守太監尚春追
還官銀十三餘萬兩糧二十六萬石前此使命未有
也元男滞輸求以其子主獻皇帝祀選除奉祠世襲
且多所干索貫劾奏神不歆非類以外戚主陵祀非
禮不可行且求乞無厭如他日驕恣如薄昭王鳳則

費不可圖矣上優詔答之三邊有警論列太監晏宏
鄧御史王翊當罷舉黎仕尚書楊一清代之上如其
言甲申巡按江西宗室藩有被宸濠株連者悉從
末減有得濠當日求守仁延攬江西書者衆多疑守
仁貫曰此間諜也衆乃釋然至是疏上汪鋐合張
孚敬意欲重罪之刑部尚書許讚獨不可會上怒稍
解乃罷爲民
羣臣如上指議上上曰其尊孔子曰至聖先
師毋王四配皆稱子十哲以下稱先賢左丘明以下
稱先儒毋公侯伯殿稱廟像易主兩國子祭用十籩
十豆天下學宮八籩八豆樂六佾別立叔梁紇祠曰
啓聖公以四配之父配兩廡申黨申棖一人也其去
蘧瑗存棖罷公伯寮秦冉顏何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
融何休王肅杜預吳澄祀歸祀林放蘧瑗盧植鄭玄
服虔范甯其鄉祀后蒼王通歐陽脩胡瑗者四人稱
朕尊師重道之意設節安縣通惠河成十二月朕御
製蜡樂詩祈嗣太廟世廟撤文華殿釋像親告奉先
崇先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焉
禮畢不釋皮弁而名璁夔時等九臣於西室曰朕祀
先聖先師于此庶幾朝夕敬慕而自律贊沃交脩卿
尚罔朕棄少選勑曰朕告祀先聖先師于祖宗皇考
祖考聖師豈不鑒以教朕惟爾輔臣講臣其各觧經
書大旨一章切于身心政事者人自獻其忠毋遁闕
雷言庸副朕志加贈故江西副使許逵禮部尚書以

贈太常寺少卿黃宏光祿寺少卿馬思聰配享南昌
祠除夕製聞講詩賜夏言
十年正月上曰祖宗時三途用人耳之至廣厥後專
科舉之學進士遂重士浮無實而蠹國害民者比比
繼今務遵累朝之舊求得人焉辛卯始祈穀大祀殿
奉配太祖太宗既祭上諭璁曰祖配天古也配太宗
非禮自今大報祈穀其專奉太祖配上問大學士璁
祫大祫也今擬以歲暮祫兼節祭固似寔未協也四
孟皆祫太祖不得居尊歲暮祫兼節若輕於祫也者
莫若三歲舉以季冬中旬諏日行事正旦冬至二節

祭朕謂宜行內奉先殿不宜於太廟又始祖自有自出祖當設衣冠禘之而以德祖配天夫自出之祖雖不可考直不知耳豈無神耶即人何嘗見鬼神無之則不必祭鬼神也朕又惟人君父天母地與諸侯卿大夫士庶不同今歲一祀天祭地宗廟乃五享即謂尊不敢瀆則未免踈之也程子言古人一歲九祀天惟大報重又譏後世有三歲一舉者今已大報於迎長祈穀于上辛而大雩大享尚缺或古禮當復之時卿悉心究之璁對上上曰太祖開運肇基不宜列子孫太廟太祖廟也當南向享之列聖生南面至爲宗

不得南面享終未稱人情卿曰歲一禘朕恐同常祀又曰大雩旱禱也朕意禮曰龍見而雩古人用心不見是圖恐非專爲旱耳卿又曰大享之義爲大報簡致委曲焉又曰祭文王朕謂皆非也古人必有意矣孟春既祈故季秋報之今已存祈穀之祀當亦不可無報也乃敕禮部曰朕仰惟太祖高皇帝重闢乾坤開基肇運德鄴功懋不南面享不稱于孫孝敬之情聖祖時尊德祖南面固當其在今日當崇聖祖矣其以歲孟春行特享禮繇太宗而下同日南面祭幄之夏秋冬三享仍相向祫太祖廟如今禮以季冬中旬

諏日大祫尊德祖居尊合享懿熙仁三祖于太廟移親王功臣配食兩廡下明君臣之義歸一節祭於奉先焉甲午告廟祧德祖奉太祖南面丁酉特享于太廟大內東偏火露告皇天祖考爲火警文命天下提學官選有學行者應歲選二月章聖皇太后聖旦上獻寶輿爲壽丁卯祭歷代帝王文華殿戊辰耕籍祭先農封祖陵曰基運山皇陵曰翊聖山孝陵曰神烈山與天壽純德二山並從方澤祀庚辰始祀大明朝日壇改賜張璁名孚敬三月敕禮部曰仰惟太祖高皇帝肇造洪圖克享天心必自上世之積累乃啓中

夏之元聖顧追報之典未舉冲眛之懷罔遂朕已躬承皇祖鑒命以茲孟夏吉恭行大禘祀始自出祖太廟奉皇祖配歲辛丙輒一舉著爲制冊淑女方氏鄭氏王氏閻氏韋氏沈氏盧氏沈氏杜氏爲九嬪告廟受賀上以皇后出蠶北郊未便欲移內西苑幷定土穀壇省耕焉乃幸西苑趣召大學士孚敬尚書時相度中宮渡過太液池入見舊仁壽宮還報命昭和殿手授御製西苑賦使共和因手書賦賜三臣彙曰咏和錄上諭孚敬朕惟朝則君臣嚴燕見當若家人禮朕冲眛淺世故卿可無時間見陳說計度待朕性志

有定乃可以廣應接盡羣下四郊皆城名西苑土穀
壇曰帝社帝稷賜李時銀圖書一曰忠敏安愼以夏
言爲少詹事兼翰林學士套虜合西海賊入犯莊浪
至于甘上曰吏部尚書古稱冢宰朕惟公明忠亮之
人該付廷推以協有衆上曰州縣親民之官今天下
之廣進士僅一二往詔兼用舉貢監生吏部竟踵舊
弊發身進士者選取不必賢能舉貢十不得一監生
百不一焉人何繇自致其一體者爲令庚子祭西苑
帝社帝稷建歷代帝王廟于京師進誠意伯劉基侑
享太廟四月丁巳皇后蠶西苑甲子祔皇初祖於太

廟名南郊神版殿曰泰神殿兵工二部火上疑吏部
緣蠖簿書逮署兵部事左侍郎陳洪謨及武選司官
詔獄除名爲民五月丙午上禱雨殿陛壬子夏至始
祀地方澤六月丁巳雷震德勝門破民屋柱死者四
人癸亥擊午西華二門樓戒百官脩省御製祝文露
告于殿陛閏六月裁冗官盡罷鎮守內臣詔求劉基
常遇春李文忠湯和鄧愈後爵之彗星見七月陝西
大旱蝗順天水悉蠲賑有差行人司正薛侃坐妄言
爲民太常卿彭澤以邪謟謫戍幵令張孚敬致仕以
夏言爲禮部左侍郎鄭王貢白鵲言薦太廟八月癸

未始祀夜明夕月壇戊戌祭帝社帝稷升安陸州曰
承天府縣曰鍾祥割當陽潛江景陵三縣隸之四川
白草番平陝西總制尚書王瓊進甘露薦內殿兩宮
觀稼豳風亭名諸臣入侍既打場上取穀傳觀之曰
聖祖有訓衣帛思織食粟念農粒粒辛苦今日不特
紙上見之而已九月丁卯上親祀雲雨風雷嶽鎮海
瀆基運山諸神及京畿天下山川之神罷南京郊祀
名大學士翟鑾尚書李時左都御史汪鋐侍郎夏言
等西苑仁壽宮丁日陝饑已遣戶部侍郎相以三十
萬金賑之今相病誰代者時曰陝撫臣劉天和可鑾

曰河南撫臣徐讚可言曰始陝告饑今聞亦歲上曰
民天民也死亡流徙若之何不採夫吏部侍郎唐龍
者何如時對曰善上曰吏部尚書缺孰可時曰諸臣
之才惟陛下知之上曰雖然朕宮居焉能盡者鑾曰
九卿之臣惟陛下擇焉上曰則存遷矣以問汪鋐鋐
曰臣時臣言皆可時對曰臣不稱戶部尚書臣讚可
上曰卿朕將有所用之戶部亦須才也朕欲用王時
中於刑部王憲於兵部王瓊於吏部則皆何如對曰
善上曰其即改龍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總制陝
三邊代王瓊行賑政頃之以李時爲大學士夏言爲

禮部尚書脩西苑宮殿畢上曰文祖之御也爲位而祭既祭賜落成之宴宴布席上名李時曰尚書王時中蔣珤胡殿外也對曰殿隘上曰其移星親席殿西對曰國戚也上曰親親不如賢賢遂席時中珤殿內上幸西苑御無逸殿命李時翟鑾坐講無逸豳風篇遂賜宴豳風亭下曰朕將省耕而親學嘉瓜産曲周薦內殿十月改行祈穀於圜丘泰神殿石座成上親行奉安神版禮罷改遷顯陵議虜寇大同眞州盜周天星等平十一月封胤移爲瀋王名故大學士孚敬建祈嗣醮欽安殿以禮部尚書夏言充醮壇監禮使

侍郎湛若水顧鼎臣充迎嗣導引官文武大臣遞日進香上親行初終兩日禮十二月御史喻希禮言議禮議獄諸臣得罪遠戍若量移近地或赦免之則人和薰蒸胤祥自兆上曰朕之遲胤坐罪言耶譽君怨上鎭撫司其刑鞫之沙汰天下附學生員饑免被灾諸郡王瓊既被名南京御史馬敭等十人言瓊小人也先朝餘黨不可以主爵上怒悉械治之京師吏科都給事中魏良弼疏抹皆逮付鎭撫司拷訊已乃論贖還職（良弼字師說新建人嘉靖二年進士授松陽知縣以學爲治民化而思之尸祝及其殤王爲給事中數言事輒被杖輒言事京師目爲鐵黃門寒乞歸張孚敬與吏部汪鋐以考功抹中之示御不用良弼少從學王守仁講學化行鄉里爭訟爲之衰息隆慶初錄舊人以老進太常寺少卿致仕年八十四卒）

十一年正月賑畿內灾桑西苑壬戌醮欽安殿祈嗣丙寅視祈穀牲於南郊辛未祈穀上疾始遣代獨配太祖焉造雩壇二月上祀先聖先師文華殿嘉禾産蘄水薦太廟三月張孚敬至進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虜寇延綏巳巳皇后蠶內苑上曰朕已釐正天地百神祀宗廟獨未復古於心歉然朕觀聖祖始建四親廟漢制矣令太廟卽如故卿言其更相度昭穆世數廟次會議以聞四月令逮士無得遽考選科

道官五月大祭地方澤始遣代封常遇春八世孫玄振爲懷遠侯李文忠七世孫性爲臨淮侯鄧愈六世孫繼坤爲定遠侯湯和六世孫紹宗爲靈璧侯六月封劉基九世孫瑜爲誠意伯八月彗星見甲午祭歷代帝王吏科都給事中魏良弼秦鰲等以彗星劾奏孚敬專權宜罷（鰲吳人仕至布政使雅厚湛約詞理淹濟）上復召孚敬致仕名見李時等於文華西室諭脩省意十月翰林院編脩楊名疏言上喜怒失中曆施未當當奮力自省以消天異上詰之名對上怒謫戍邊兵部侍郎黃宗明論救外調之御史郭弘化言採木湖貴百姓頓苦

萬狀應天常鎮五府陶埴書不貲率逃亡珠池民窮
盜刼廣州皆足上干天變臣聞井居東方其宿木彗
出東井皆土木煩興之致請一切罷上怒敕對狀黜
爲民南京御史馮恩以彗再見悉疏在廷大臣行事
請黜陟大抵力排張孚敬方獻夫汪鋐薦李時夏言
可相上以其譏評藏怨德逮京治之虜掠過西海至
寧夏十一月南京右副都御史萬鏜言治天下之道
切要有效謂之實觀聽徒美謂之文吉凶悔吝生乎
動勞費紛擾出於文者也陛下當積德百年之期行
稽古三重之道議禮制度考文至明備已乃臣子責

難之義蒼生厚望之心則於大學所稱理財用人詩
書所稱安民講武或猶闕焉伏願輟聲容之煩飾畧
太平之虛觀回運神謩專務於此以靜制動以實先
文期吏稱民安食足兵強而後已則省事可以省慮
上足培萬壽省事可以省費下足紓萬民上大怒謂
鏜怏怏也者爲不遷也黜爲民四川巡撫都御史米
滄獻白兎受羣臣賀羣臣皆獻歌賦詩頌
十二年正月右副都御史王應鵬奏疏失列職名下
鎮撫考訊給事中良弼等言履端之始請薄罰之上
謂君臣先嚴嚴自大臣始良弼輕率論救不恭君父

弁逮治奪俸革應鵬職已御史陳邦敷申救亦謫之
獲白鹿於靈寶河南巡撫都御史吳山以進獻廟呈
兩宮受羣臣賀復名故大學士孚敬三月馮恩逮至
刑部尚書王時中擬戍上革時中職閒住奪侍郎聞
淵等俸郎中張國維員外郎孫雲各降邊方雜職恩
坐上言大臣德政者律論死繫獄三月幸太學皇后
親蠶于內苑巡撫應天都御史陳軾得白鹿於無錫
以獻上曰鵲兎鹿有疊至重出者禮部其宣示天下
自今非正瑞勿復獻於是吏部尚書汪鋐作詩三章
美上謙德上褒荅焉晉王知烊薨虜大掠宣府永寧

城四月張孚敬至復賜繩愆弼違忠良貞一二銀記
詔天下博求曾子嫡裔襲五經博士如顏孟二氏五
月上演馬南城還御環碧殿名孚敬時獻夫鑾同觀
之馬有玉麟飛白玉馴碧玉驕照夜璧銀河練瑤池
駿飛雲白凡七因使中官領四臣看花嘉樂館上乘
玉麟飛轉御重華殿名論時政賜酒饌服色賦君臣
同遊詩越三日復名見西苑寶月亭駕過清馥殿示
御製詩四章命立和之分篸以芍藥花退覽四臣和
詩於翠芬亭使中官徧領觀花樹賜茗飲酒饌退六
月彗星見上曰彗四見矣朕擇日祇祭便殿文武羣

臣其痛加脩省八月辛未朔日有食之皇子生文
下上曰仁義恩威不相揜也槩寬恤非王政以大禮
得罪者奪君父以大獄得罪者殺人媢人其與馮恩
等皆拼宥九月告廟賜皇子名不降勅十月上疾享
廟代復故大學士楊一清官建昌侯張延齡下獄論
死上考問薄昭故事焉皇子薨謚哀冲太子大同卒
再叛殺總兵李瑾閉大同城代王奔宣府使宣大總
制都御史劉源清與總兵郤永討之源清力主勦決
水灌圍城城中人盡驚賊益猖獗劫因勾虜殺遊擊
安等數十人十一月上疾郊遣代十二月虜犯寧夏

總兵王效梁震大破之
十三年正月廢皇后張氏立德嬪方氏爲皇后始率
皇后行謁廟禮二月上諭張孚敬曰朕病中未嘗不
念大同事叛軍殺主將於法難原顧未敢上逆朝廷
且非合城人所爲也郤永信從劉源清貪功嗜殺計
訛傳洗城驚恐城中以致劫因勾虜抗拒既云專勦
逆徒脇從不問乃又決水灌城玉石烏得分也朕惟
宣大北門京師人而無臂咼衛頭目哉此地此民皆
我祖宗所遺源清果欲城破人殲忠乎否也即幸成
功後來咼與復今不老師傷財耶因奪源清職以張

瓚爲兵部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代之瓚隨與郎中
詹榮主事楚書撫定大同軍代王還代十二年冬虜渡河屯大同
塞外大同總兵官李瑾議于天城左孤店等處浚濠
塹四十里遏之就日計工督并嚴急瑾馭衆素刻不
得士心役興益怨十月六日夜有亂卒王福勝王實
等六七十輩鼓譟焚帥府攻瑾殺之因焚鎮署鹵掠
代王聞變奔宣府之西城時巡撫潘倣新任猝不知
所爲疏奏瑾實峻法祭亂宣撫總督劉源清都督都
永以事聞請下兵部尚書王憲言悍卒習亂殘害主
帥此而不誅天討安在請出榜諭安良善逮其曾從
書捕諸渠魁置之極典上曰逆軍蔑視國法屢肆叛
亂其令源清等隨宜處置使國法大伸惡逆殄滅毋
得更事姑息因以都督僉事魯綱代瑾從之行倣數
上疏爲亂軍乞命都給事中曾忭等劾倣詔褫其官
以江西布參政樊繼祖代十一月癸卯源清永將至
大同出榜曉諭有五堡之變朝廷處之太寬等語五
堡遺孽見榜偶語不自安且謂追理甲申年事也師
次陽和大同守臣及士民皆來見請駐兵單騎人擕

之源清疑不聽徵督總兵趙鎮僉事孫允中管糧郎
中詹榮遊擊戴廉等捕亂卒杖死十餘人監諸囚詣
軍門允中謂源清請旋師徐圖之又五堡事朝廷已
處分今公卒勿言源清日暴胡總督以兵不臨城致
言者紛紛吾不可蹈前檄趣以四屬御史蘇祐拷訊
因妄言前總兵朱振失職怨望實首亂又多株連無
辜者源清遣參將趙綱率甲士三百人大索城中比
晚城中訛言且屠城逆黨遂夜呼噪爲亂殺千戶張
欽會允中歸自源清所諭意撫之趣復定源清爲書
名振饒其不來疏請逮振詣獄振詣幕府自明因言
亂黨就逮且盡可無煩兵不許振發憤自殺明日兵
至賊下大肆殺掠城外横暴焚藉五堡遺孽遂相糾
集開門迎戰殺遊擊曹安等數十人攻四關廟據之
晝夜圍擊益發庫兵出前參將黃鎮指揮馬昇楊麟
於獄奉以爲將永築塞城門決水灌城城做與鎮國將
軍俊槵等諭止之不聽俊槵出見永請緩兵亦不聽
永因揚言大同欲奉一王于名虜兵南襲金陵以搖
朝廷源清次聚落驛允中縋城出謁言將士妄殺狀
源清欲因之允中遂留居懷仁不敢歸源清所設[illegible]
卒選城中王府及有司軍民諸章疏而請詮師主五

爲禦敵器械稱是又言城中衣寇之荒悉已從賊尚書王憲以爲然疏請得旨遷嘉征官軍萬二千令趙卿任鳳傳鐸譚鉞充左右參將將之兵部左侍郎錢如京兼副都御史都督僉事江桓充總兵官督領以往令戶部右侍郎張瓚督餉給事中僉朝安同御史蘇祐紀功已而曾銑等言往歲大同兵變桓實總兵巽懷原因今巳不可再上責兵部舉用非人令於勳臣中求之寇復推遂安伯陳鏸宣城伯衛錞靖遠伯王瑾時上悟大同小變不足煩重兵報日源清永巳亡專責總兵官及錢如京可無往第令趙卿率兵聽源清調發紀功貞延按御史給事中亦不必遣居敬日淸徹疏言兵變已定源淸及永貪功妄殺以激亂之及今班師亂可還巳源清則深詆歛請其婿賊耳構殆非人類時大學士張孚敬力主源清議舉朝防之惟禮部侍郎顧鼎臣黃綰言用兵之非然不敢疏陳也官兵圍城久城中樵採路絕叛卒乃撒王府及諸公署民屋爲薪夜絕城撒屋多爲官兵所獲城中大困兵部微諗上旨乃復下招安令許首惡黃鎮等亦分日來見且丐薪炭路永許諾翼日城中人出樵採永悉執之城中人滋懼及源清永令監格降懺叛卒

悉恥裂之截其竿時時開門突我兵互有斬獲巳復潛勾虜至永出視營陣遇虜伏棄馬易服而遁我兵叛卒遂引虜十餘騎入城指代府日以此爲鄉顏居滿城皆巷哭虜衆不敢進明日攻東南二關叛卒張槃實虜酋東城關內因與犄角我兵殊死戰虜亦頗有損失虜明日乃驅叛卒爲先鋒急攻東關門者大半死虜知叛卒不足賴且所許金帛多不售遂及刀擊之大詬而去是時虜游騎南掠至朔應諸郡源清告急請遣使募九邊兵且請增總制官禦虜已得一意攻城上遣不許源清乃北遣攻城募窯夫穴地入城卒以毒煙燻之穴中死者相藉源清復請築堤壅水灌之上尋念攻大同城徒令玉石俱焚而源清亦知不可爲自劾求去上責源清避難負託奪職閒住兵部請并罷郤永上謂提督與總制不同且永素著謀勇留之遂改督餉侍郎張瓚爲兵部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代源清總督軍務瓚之虜引退大同叛卒有隱虜北者虜虐使之往往復奔歸城圍久外攻益急諸叛卒慮土民有變乃排根先後所不同計者輒闔室戕之城中人情繇是乖剌大同管糧郎中詹榮者有機略密與都指揮紀振邀擊戴濂鎮撫王宰血盟討賊乃陽命寧持單敕士庶狀詣源清永邀撫樊繼祖遂授蘇祐爲貴鎮等乞原而陰以禁等謀告繼祖隔許所出寧謂馬昇楊麟爲叛軍所逼非其心且昇威行賊中令勢蹙亦思自免誠貸其死令討賊自效即斂率賊可立盡第須捐數千金募死士耳繼祖許諾以其謀告源清永源清業已解任欲叔役效乃檄榮以三千金付昇會張瓚亦遣延綏總兵梁震乘隙入城而上所遣兵部主事楚書覆視書備以上意徹示城內於是宗室官生人等出城迎震書入論散群皆動其夕昇麟等遂擒黃鎮等九人斬之次日繼祖輕車赴鎮昇麟復先後捕斬首惡許章等凡二十六輩餘無所問而瓚馳至城丁令諸路兵退三舍以示無它諸將以次上謁次日與御史蘇祐張鼓吹自南門入集諸文武將佐置酒高會遣諸格賚有功將士城中自宗室而下無不室家相慶自是大定閏二月令禮部左侍郎黃綰往大同撫賑勘處金星晝見自去冬十一月至于是月其明爭日四月上疾廟享代五月祭方澤代上曰乃

者朕靜息數旬元氣已復咳未除也念身爲治本不得不慎愛之慮爾百工曰不我先茲復申告其勉秉恭勤毋有所惰上御重華殿名大學士孚敬武定侯勛等五人入觀祀天青爵作祀樂同遊詩命各爲奉制祀樂賦因賜五臣扇曰與卿同涼七月南京太廟灾甲子聞上曰擇日齋沐而廟愍禮也人子赴父母變何待正衣冠其卽以丁卯詣告天遂廟愍八月勅曰太宗皇帝遷都北京定鼎億祀卽我太祖在天之靈歆顧之矣一天下二主二廟非禮也朕惟南京廟可無重建併入香火於奉先殿其故廟址垣之若曰

奚廟於承天將非厚親薄祖則曰不敢廢舊邸也且
孝宗之建也猶南之有奉先殿卽今承天家廟亦勿
廟名曰隆慶殿倣南奉先殿意焉虜吉囊大入榆林
塞寧夏總兵王効延綏副總兵梁震擊却之造神御
閣南内奉藏列聖御容下爲石室金匱貯實訓實錄
九月建九五齋恭默室于文華殿後爲齋所楚王榮
滅薨十月上曰朕幼受病率五七日解今者深痰火
間作無常御朝固欲以靜養消除之尤爲郊祀不親
二歲也故專攝俟大報恐羣臣不悉謂朕偸安禮官
播諭之南京兵部主事劉世龍上言大臣羣僚表率

勳戚國家故舊陛下誠知大臣之才可托則禮之宜
優不宜倏斥倏用或因事械繫或捶楚之張延齡懲
寵爲非盛滿不戒實之重辟無足惜地恐無以慰孝
宗在天之靈安昭聖太后垂老之心上以世龍訕上
庇逆命械繫京師治之十一月郊禦大報歌於齋宮
十二月戊申月食選淑女以備九嬪禮部請廣求之
兩畿河南山東上曰本廣嗣也使者四出擾民民謂
朕色荒其第選之京城内外
十四年正月壬戌朔以憲廟恭妃初喪輟朝上諭吏
部都察院曰朝覲考察國家大典被黜者不得奏辯
又不叙終身近者部院徒事詢訪人得行私相報復
今考察邇其一以撫按考語科道論劾爲據撫按等
官有謬賢否者則卿參奏之雪諭閣臣禮官曰天賜
時玉未得與卿一見禮部尚書夏言因獻天賜時玉
賦丙戌夏皇后崩二月始分建九廟重脩太廟改作
世廟暫奉八廟主于奉先殿獻皇帝主于崇先殿祧
廟四主于太先殿上朝日改百官上陵禮春清明秋
霜降者爲今更定内殿祭忌去樂三月上大行夏皇
后尊諡祔葬康陵毓德景仁二宮成定四時廟享皆
以厥照行事罷脫舄禮四月暫時享奉先崇先二殿

張孚敬病札諭曰惟近古之君剪髮療臣今朕有自
驗飲子特賜卿服後告朕何如有頃孚敬力乞休許
之賜勑予傳遣行人御醫伴送使有司給月米歲夫
時致存問初薦新麥内殿賜百官麥餅壬辰始策試
貢士許穀等於奉先殿以大行皇后喪也上親賜制
曰朕思首自三代末迄宋終雖世歷有久近君年有
長短皆自其何如爲君耳周所以久本文武積累亦
繼者能持之也朕皇祖高皇帝代天覆世重靡中華
功德振古太宗繼述草創之初列聖遵承大定之後
百有六十餘載傳之今日朕以支人沖年承位幼弱

不才多掊甾於民庶茲永思祖宗創造萬艱惕然悚
惧圖所以保洪業於無窮有隆弗替不知何以得此
朕心慕之思之故進爾多士于廷爾多士可罄告朕
朕將親擇而勉焉已親覽次之賜韓應龍等進士及
第出身有差復親試庶吉士得進士趙貞吉等三十
人庚子大行皇后主祔廟更定宗廟雅樂大興隆寺
火遷祀姚廣孝大隆善寺遼東廣寧卒亂械繫都御
史呂經徵經下獄以都御史任洛代之五月癸酉祭
方澤其日陰霽天爽上悅六月減馮恩死戍之甲辰
月食七月暫時享奉先崇先二殿禮部臣請百官預

習萬壽賀儀上曰廟建未成祖考未妥朕辰敢賀至
日常服御殿如朔望禮尚書言皇上厚自貶以明
孝而臣子不能抑誠其日請常服御殿百官公服鴻
臚寺具班首官致詞行五拜三叩頭禮許之御史曾
翀戴銑論劾南京兵部尚書劉龍刑部尚書聶賢工
部尚書王縉戶部左侍郎張雲刑部左侍郎陳璋工
部侍郎甘爲霖大理寺卿掌國子監事吳惠南京太
常寺卿洗光巡撫甘肅右都御史趙載請罷之下吏
部覆尚書汪鋐皆議留上譙鋐曰安得比相譽是闇
官人亦阻直言因名大學士時面論之上謂龍誠人

也其才鈍上謂賢衰矣宦成息上謂章光皆老矣上
謂縉介不遜上謂雲愿人也上謂爲霖才人也上謂
惠無華國之文不如家也上謂載才無過因分別去
留而奪鋐俸一月御史曾銑平廣寧亂卒初巡撫遼東副都御
史呂經以苛刻失衆心遼東諸衛所每軍一以餘丁
三供之每馬一給牧田五十畝其來久矣經撤行清
革每軍給餘丁一餘悉編入伍冊追牧馬田名佃徵
驗銀是衆益怨之是月經選入視遼陽撤將吏並城築
圍牆及臺將吏希經意督役嚴急諸軍遂大噪擊擁
諸經丐罷工及免馬田租都指揮劉尚德以中軍爲
經信用時適在傍叱衆退不應經怒告者將笞之衆
益閧爭起毆尚德及指揮李鉞經倉皇踰垣走匿苑
馬寺幽室中衆軍遂取稭焚之鳴鐘鼓剽衆毆
途人投之城外盡閉諸城門出故避擊將軍高大恩
于獄欲擁以爲主尋圍苑馬寺搜得經盡裂其衣冠
執付都司公署時巡按御史曾銑按部金復聞變行

副總兵李鑑揭榜撫安凡經所指置爲衆不便者悉
罷之於是亂軍稍稍就約束城門始開高大恩自投
於獄銑遂按遼陽分部將士令據守莊警如故乃条
奏尚德等逢迎經以失撫字狀而爲軍士之原先兵變
之起也總兵官劉淮以聞上如兵部議令巡按御史會
同總兵官按實撫諭爾軍令歸營伍丁田一如其舊
華尚德職監候聽勘而取回經別用之至是銑奏至
下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言往年大同逆軍殺害
主將罪在不宥撫臣輒爲之請赦蓋一時偷生之計
可說也今軍士未有反叛之迹而乃一罪尚德以激變
事情法律兩不相合且首惡未及正罪而各官參論
大小不遺是豈法理之正詔下兵部再議及閣兵部
參以銑言爲是請即懸榜省諭其間端謹者不過
數人聽巡按御史查實逮問上從部議等陞都察院
左僉都御史韓邦奇爲副都御史代經經既得報選
人齎寧治裝中軍都指揮袁璘者素諂事經擬擢
軍月糧草價爲飾裝其僕李于鸞兒等忸遼陽前事
復鼓衆倡亂出獄囚囚中有張孝兒者先以積惡爲
經擠發尤根經遂率衆持梃搯一院門入執經數之毀
膚披發裸而置之衛獄取娼婦一人同桎梏之據

五門復入院聚諸公牒弁經私鑑紙火發之延燒公署遂破庫劫旗纛分其黨爲四部鳴鑼鼓竟日夜明日驅經及琦因首揭標環遊五門聞孝兒且行且批其頰塞厚備至廬復繫之鎮守管糧郎中李娧吳索經所減華價及冬衣布花舊額且要給賑濟賞軍銀幾萬兩復脅鎮守太監王純總兵劉淮等各疏言瑞阿經激變請遂京問而乞遣故總兵郤永侍郎閻述赴遼撫鎮於是禮部侍郎黃宗明言前者遼陽之變固生於有激今重賊若復告已改正竊然而起誰復激之此於法不宜復寬貸部覆得旨竟從純等請遣官較逮經琦及各官有罪者下按臣逮問止邪奇冊行以山西巡撫都御史任洛巡撫遼東而以邦奇代洛兵部尊請遣大臣往勘上命工部左侍郎林庭㭿兼僉都御史以行足時撫順城指揮劉雄亦爲其部卒王經等所困辱以括庭斂怨經等夜擁衆入其室盡掠其橐執雄與其子動連頸反縛之置諸布館閉城門鳴鑼鼓一如廣寧而官較逮呂經者至廣寧諸軍疑詐爲天使謀脫經也復噪亂擁經及官較置諸獄總鎮官諭以禍福乃出官較越二日乃出經付官校行就具以其事聞禁官校被繫事疏中未

之及也詔行庭㭿弁勘訪捕大理寺右寺丞林希元言他者大同之變朝廷過爲姑息故諸悍卒咸有輕備心一有觸發則擐甲而起其勢固然夫都御史天子重臣一庸隸下卒敢執縛因辱之是無朝廷也近聞差去官校亦被繫狂悖視大同尤甚本兵大臣乃因循不振致叛卒益驕朝廷威令益削此不忠之大者也疏入上責希元妄言奏擾官較既被因繫守臣何以隱匿不言令錦衣衛驗狀已錦衣衛指揮王佐等亦詐言之上遂怒希元往李墩開外任遼陽叛卒趙劓兒等聞廣錦將至乃詣廣寧與劓兒合密結死罪囚王杲劉向上于獄爲流言脅誘城中人爲逆謀益急錦密刺二城上及撫順所首惡名潛授方略于副總兵李鑑備禦韓承恩等期擒捕于是劓兒等四人變兒等十三人王純等七人同日被獲錦以事聞且言遼軍無忌自棄生成始因激而倡亂繼無素謀終負罪而遲迴漸成不軌夫法不可假情不可縱上有假借之法則下多恣肆之情往陝西兵變未幾而大同效尤說者曰大同之變所以處陝西之變者啓之也大同殺參將殺賈鑑撫未幾而又殺總兵者曰李瑾之變所以處張文錦者啓之也蓋惠竭矣

而威或不伸威行矣而法或未盡蓋爾小醜習於耳目又何忌焉今宜勅獄遣大臣案驗其事據兇道之原情盡律例之本法至於應參將領等官悉從重究處可以正國法肅人心得旨首惡既擒不必查斷庭擬取回其餘未盡事情只令巡按御史勘明具奏銑等勘上詔劓兒變兒王經等俱坐斬即時處決梟示尚德琦永戍極邊革去世襲雄戍邊衛經革職閑住吳仐歸別用銑待有京缺陞用諸擒賊人員各查奏陞賞再名費宏爲大學士八月見費宏文華殿西室賜銀圖書一命盡心入告命雲貴自開科取士甲辰祭夜明上名費宏無逸殿東室曰朕取稼穡艱難之意搆茲殿今日名卿庶幾君臣同遊盛美因曰恤民朕志也今四郊七廟兩宮工作皆以奉天奉祖奉親非得已者時三邊缺總制宏薦姚鏌可任上即內降名

鏌復諭宏恤民在用賢自後吏部推選不當者宜明言之以佐朕知之所不逮四賜酒飯出上既責汪鋐因數與輔臣言鋐諂佞不稱至是給事中宗愷御史獅等十八人交章劾鋐上念國體持其疏不下使輔臣風鋐去鋐去乃下責宗愷獅負君不先言乘間探意命鎮撫司考訊之杖午門削籍爲民其餘皆降調建西海神祠十月己丑時享奉先崇先二殿上問科道官汪鋐去誰可冢宰者各舉所知一人闇率不能置對第請自上裁上怒曰言官朝廷耳目所望廣聰明防壅蔽糾官邪者也邇來阿權畏勢忘義負君即汪

鋐小人朕久識之矣直以未至大惡姑優待之近與
二三大臣論及爾等豫竊採乘機至今推舉又疑忌
不置對奚以言官爲遂疏其長官職皆爲民餘切責
之修獻皇帝誕宮曰啓祥宮費宏卒于位十二月冊
封淑女曹氏爲端嬪告廟受賀庚午視牲南郊壬申
月食乙卯郊上曰兩京祭酒士表也今其廷推著爲
令十二月封新塽爲晉王顒㮚爲楚王田州土目盧
蘇殺本州州判岑邦相以叛湖廣九溪瀏諸處峒賊
平
十五年正月丁巳朔上朝以宗廟未成簡朝禮春享

孩遣代二月上曰朕元旦偶中風寒不能強起比者
雨雪氣候如冬朕體素弱尚當謹攝祈穀之祭暫令
太傅勛代今虜外警而盜內訌司兵食者尤宜竭思
靖圖朕非宴怠所以愛養此身庶幾精神充固可希
儲嗣耳三月設大田縣加致一眞人邵元節道號製
正二品朝祭等冠服如文官并玉帶賜之上諭夏言
朕將謁陵天壽山且預作山陵焉言對預山陵重事
也請遣欽天監官相兆得兆以報然後幷修謁禮焉
上曰作陵而謁陵不敬其先修顯謁禮相兆得兆朕
乃復視之又朕欲一如西山拜宣廟暨后景皇帝二

陵也其山陵預建量倣長陵之規重加抑殺紙衣瓦
棺朕恒念之丙子奉皇太后率皇后謁七陵擇陵域
十八道癀見官吏書生父老自平州復稅糧三之一
薦祭二陵西山泛舟西湖還四月以謁七陵遂遣祭
孝顯二陵暫時享奉先崇先二殿上諭輔臣時曰朕
之不德遽自圖以勞百姓朕心愧懼預山陵可勅問
臣民許我否勅曰朕恭建郊壇廟寢所以上事天地
祖宗非得已也太皇太后皇太后居清寧仁壽二宮
清寧宮故太子宮仁壽宮統于乾清宮皆非所以奉
母后今擬卽清寧後半作太皇太后宮卽仁壽故址

并除內大善佛殿作皇太后宮以備皇祖一代制亦
自謂非妄舉矣復自念原始要終以知死生欲法皇
祖故事預建山陵未嘗咨于有衆爾臣民其爲朕圖
行止於是百官耆民合辭請乃從之作武學立講武
殿以備大閱丙申大祫于太廟甲辰幸天壽山告脩
七陵預建山陵于諸陵太常卿張鶚肩輿雜乘輿道
上上勅問翰林科道官曰朕惟爲國以禮大典也皇
祖用樂舞生於郊廟居之神樂觀冗其潔奉神也其
人本道士也然嘗于是覲出醴泉焉何今文臣者謂
是邪人也不宜事郊廟事郊廟當專任進士進士孔

聖之徒矣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神事人者暨
事尊幼事長臣事君也過君虛位色勃足躩孔于也
今有進士儒臣鴞鄉于太常與同乘與行可賞可陞
爾其言都給事中禎翰林學士璧等劾鴞大不敬上
是之命錦衣衛執訊于鎮撫御史杏等翼日乃劾上
上責其卑慢君臣上下不可犯也一爲之百爲之矣
已法司當鴞爲民特命適戍之上游九龍池登天壽
山陟其部婁日文祖於此飲酒焉名其山曰平臺命
亭之曰聖蹟更名十八道嶺曰陽翠視景陵曰庳隘
弗稱我皇祖功德拓崇之五月上諭李時曰君臣宴

樂泰交也少則踈過則黷其與尚書言考太祖太宗
時賜宴禮朕將以端午日宴至期宴百官奉天殿宴
畢汎舟西苑特命侯勛學士時尚書言等從使舟夾
于龍舟歸宴于無逸曰以酬卿等山中扈蹕之勞三
臣稱觴上壽盡歡罷毀大善佛殿改建皇大后宮夏
言請瘞佛骨於中野上曰瘞中野將來豈無竊發以
惑愚衆其火之通衢永除之凡燔萬三千餘斤製天
子武陣及大武龍威冠更作寶璽車輅再名張孚敬
戊寅祭方澤六月西苑清虛殿鑒戒亭成從黃綰勘
處大同議斥劉源清爲民先是綰承命大同勘處既至絕不問叛軍事左右供

役悉用大同人衆志稍安有蜀鉞薛源楊月者爲殺卒賁虜鉞歸綰執以付獄反側子逢流言籍籍綰大
集軍民諭以逆順禍福衆始悟然又有請於源月歸者綰曰此輩庸奴何能爲中國患虜直牛馬驅之耳
自今有逆卒自虜來者遂吏執係之不來即勿索時諸叛卒方挾虜恐偪內地聞綰令大阻百姓知綰足
恃凡前權叛卒害者始廬至陳牒綰佯不省而密以牒授給賑官令隨里聚陰嚴之刻期逃捕獲首惡王
福勝等若下人有逆黨尚欽者懼不免操亦鳴金倡亂歷數衙無一應者遂被擒綰復出未獲首惡郭鑾
等名圖形懸榜捕之■甲中倡亂及近日兒渠惡黨擒獲無遺者遂以其名上論死遣戍有差綰因疏言
源清永貪功僨事之罪瓚繼祖禍書禁及都指揮紀振鎮撫王寧等乘機擅定之功昇賊雖爲亂兵推戴
而從正之志可原斂允中功足贖罪乞差次其賞罰兵科都給事中曾忭等言大同叛卒稔惡無上律所
謂謀叛非謀殺也今議者曲從輕比於法未盡源清誠有罪第往當爲進賢今家豪之亂倡衆死守保障
有勞況今非激變者也書紫越職圖功因機成事亦可量賞瓚繼祖昇賊掠美初無可錄斂允中躐紊自

全降恭學身幸免亂何得覥顏朝列疏下兵部覆言永罪在不赦源清當錄舊勞未減死允中錄用非
宜瓚繼祖等功次宜如綰議得旨源清永情犯深重下法司依律議奏奏綰奉命勤勞可嘉陞俸一級仍賞
銀幣賚繼祖禍各賞銀幣有差書紫振寧等各陞級敘允中復原職致仕昇賊調別衛李璽量加恤典又
以忭等歎疏奏擾阻亂國是令錦衣衛拷訊已而釋之尋逮源清永至京問訊獄久不決綰意不能平疏
言臣奮身犯難搶攘逆黨議者猶謂臣不盡法以此劾臣源清等貪功罔上盜殺百萬殺傷無算罪宜
首戮該部科曲爲之庇而臣所用以擒首惡如紀振王寧等雖陞三級皆置閒散將何以示勸懲至是綰
以憂去上從部議黜源清爲民降永二級令立功贖罪七月肅王貢鯮鯗重錄
寶訓實錄改神御閣爲皇史宬專藏之別飾景神殿
以奉列聖御容八月以宗廟未成滅賀萬壽禮虜先
後入涼州莊浪總兵王輔姜奭兩破之論功有差九

月進封宸妃沈氏麗妃閻氏爲貴妃端嬪曹氏爲端妃安嬪沈氏爲安妃康嬪杜氏爲康妃冊封盧氏爲靖嬪江氏爲恭嬪任氏爲順嬪趙氏爲榮嬪上親定預告來歲祀期禮改四孟時享以四立日罷孟冬陵祭癸酉祭七陵丁丑還京改謚悼靈皇后十月暫時享奉先崇先二殿皇子生上祭南郊詔天下及朝鮮安南二國羣臣方請賀地震上曰朕懼上天賀已之其脩省三日而露告遷祔孝肅孝穆孝惠三皇后主於裕茂二陵殿去睿純二宗廟號以別嫡庶正夫婦之紀焉遂奉懸裕茂二陵更定世廟曰獻皇帝之廟

逮先後刑官之寬張延齡獄者十一月宣大延寧皆有警復宣大總制官更名總督虜大掠山西以安南久不廷議征之加謚武宗皇后十二月宗廟成奉太祖主於故太廟太宗列聖於新廟脩內奉先殿大脩金籙醮于玄極寶殿七晝夜以謝儲祥以大臣爲上香監禮迎詞導引等使如舊名皇子曰載壑閏十二月廢后張氏甍以宗廟成加上兩宮徽號詔曰王者之政莫不先祀典謂大事在祀與戎也朕以冲愚宗末叨簡上帝俾嗣天位每念于茲切興長慨柰何聖賢緒墜經傳多舛郊祀襲合祭屋下之文廟享洽昆

室同堂之制褻瀆之甚謂比同牢功德不別太祖崑尊朕用祇闡于皇天默卜于皇祖親簡忠賢與之同力首建四郊正天地之位明陰陽之分創昭穆羣廟以祀祖宗彰太宗爲常尊之主復作太宗廟于羣廟之外表祖功宗德之不遷以饗百世更皇考廟曰獻皇帝廟別擇吉區以避渠水大工悉成遂定五歲大禘禮于太廟以祀皇祖奉太祖配之歲以立春日特享祖宗之廟夏秋冬皆合享于太祖季冬大祫于太廟皇考廟則歲僅四祭避豐禰焉奉安既備郵典將尊先政孝于慈闈庶仰誠丁璇闕恭上兩宮徽號曰

昭聖恭安康惠慈壽皇太后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慶禮既成推恩宜逮條布于後主者尊承復䘏王彥汰爵封融燧爲韓王以夏言爲大學士立春特享廟虜大入延綏總兵王效白爵大破之論功有差以皇嗣生錄郊元節禱祀功加授禮部尚書給文官一品服俸

名山藏卷之二十四

臣何喬遠恭輯

典謨記

世宗肅皇帝

十六年正月辛巳朔上朝癸卯皇三子生杜康妃出穆宗皇帝也二月赦諸臣適戍者百四十人惟馬錄呂經馮恩楊愼王元正劉濟豐熙鄒經邪不與上朝日癸酉清明節奉皇太后上陵朝諸臣於蹕所兵部尚書張瓚蟒而入上諭夏言尚書二品何自服蟒卿面問瓚曾賜未也科道官目見否言對飛魚也類蟒上怒曰爲組兩角乘輿下問大臣不敬忌乃面比若朕未見者巳以吏科都給事中擢劾疏回護服色禮也禮科都給事中充濁不首糾皆罰其俸有差乃下諭禮部曰張瓚通敏之才原出朕簡朕詰責誤服者非罪其人以禁僭也其令盡心贊兵戎毋有所忌丁丑祭七陵戊寅皇四子生三月辛巳諸臣賀行宮隨謁皇太后癸未奉皇太后幸金山甲申還京從武定侯勛請從祀其祖英太廟立夏祫時享獻皇帝房大掠甘丙午幸金山視建行宮是日宿沙河丁未駐蹕沙河視文皇帝行宮遺址命復建之無廢前規增城守焉以壯北門四月癸丑還京征安南起右都御史毛伯溫制中命之兵部左侍郎潘珍諫褫其官大同總兵梁震破虜宣寧灣論功有差進封皇長子母王貽嬪爲貴妃四子母盧靖嬪爲靖妃封劉氏爲淑嬪三王氏爲宜嬪徽嬪裕嬪陳氏爲雍嬪受羣臣賀五月名皇三子曰載垕回子曰載圳癸未祭方澤上曰安南不庭當征今聞其臣莫登庸篡殺國中逆朝貢伯溫且止總督兩廣從彼中便宜撫勦之淮王祐棨薨雷火謹身殿鴟吻上曰天戒謹身致抬在朕其與百官脩省露奏上天諸大臣毋自陳以內外宮殿工財不足開贖罪例六月立秋祫時享獻皇帝之廟崇王厚燿薨貴州土苗王聰據凱口叛討之新作養心殿成七月涇王祐橓薨以水免隨沔漢陽三州縣稅糧命撫臣賑之免萬壽節賀禮部因請上曰天戒謹身未葺內奉先方修建先靈未妥聖母暫居宮城外宮未就且病未愈也朕歲歲生辰卿等體朕意毋賀同賀暫停沙河行宮工以待豐年八月皇五子生彝甍追封爲潁王謚曰殤以莫登庸篡復議征安南以水災命有司賑順天魯王觀烷有罪並祿米三之一皇六子生九月禱聖母疾于太廟社稷山川應天

主司論德江汝璧洗馬歐陽衢坐試士策目譏訕繫謫之立冬祫饗享獻皇帝之廟凱口苗平論功有差十月以鳳陽諸府災蠲其稅糧振之十一月新作崇德殿成十二月以陵工稽緩革工部尚書甘爲霖職下郎中仁錦衣考訊皇七子生

十七年正月丙子朔上朝皇七子薨追封爲薊王謚曰哀上曰朕自十三年病三四年間體力失常非冬復病氣積成痼疾朕尊復祖制不二五年若郎倫逸者非朕心郊壇祈穀其令卿勛虔代卿言監督禮儀册急二月祈皇太后壽于玄極殿新作山陵行宮成

辛未上陵壬申還京師三月巡按福建御史李元陽進甘露九甕謝玄極殿薦宗廟奉兩宮頒賜諸大臣策試貢士袁煒等於奉天殿親賜制曰朕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才一也安得去義爲論乎賢者自相私反必聖人可也況今人大非賢者君一用義輒曰嚴刻非三代治夫曷不自已反之三代人皆人也不待義臨而自正今如之不朕祇承天位惟民是保胡官人者比比負國虐民貪利縱慾悉不愼于度爲之君者不一教治之耶是非當否也爾多士學孔子之學其以仁育義斷之方告我勿諱勿欺朕親覽之詔咸寧侯仇鸞佩征西將軍印充總兵官征安南以毛伯溫爲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贊其軍四月聖蹟亭成上享于文祖上曰安南之征可與知者道朕聞士大夫私相議謂不必也兵部尚書瓚又不主持諸臣不協國則已之自正月至于是月不雨命有司虔禱郊流民上曰旱既太甚聞近郊小民有踣斃者朕心加憂朕處人上罪在朕躬卽與卿三日齋服罷居將親雩焉甲子雩丁卯默禱于宮中三夕戊辰雨五月分武舉科邊方腹裏南方爲三等徽王莞莊田者

與佃戶訟尚書梁材請令有司賦田稅於王王勿有所與徽王不從請如故上許之材執不與上怒降爲右侍郎閒住侍郎唐胄等皆奪俸下郎中王宗滄鎭撫司鞫治之六月新作二宮成奉居昭聖皇太后曰慈慶章聖皇太后曰慈寧故通州同知豐坊請復古禮建明堂加尊獻皇考廟號稱宗以配上帝下羣臣議坊學士熙之子嘉靖初以評大禮與熙同被杖熙論戍坊隨父戍所其後上此奏意得大用乃上行其言坊卒不錄世竟指目爲小人坊佗辭不平舊易欵號養病歸士區蓋不謀闕爺都發望譽當直毀譽一篇暫然經市觀者延脛躁踴羣遷相仿乃其文章名在作者所有書學淵源大今矣羣臣言季秋享帝于明堂古禮也有以世遞配者有以祖宗

功德配者國家功德則太宗也世則獻皇帝若夫稱
宗則必祔祀廟此惟有天下者當之恐不可上再下羣
臣議戶部左侍郎唐冑疏爭上怒下錦衣考訊斥爲
民羣臣議上請以皇考配明堂如坊指因言太宗繼
統首君享帝祀天不可少一配請奉配祈穀如初庶
幾不豐爾者上報聞復以羣臣議不及稱宗命再議
羣臣上言皇考至德升聞本支奕葉宗德宗世無不
可請加宗配帝永奉爲不遷之廟上曰不遷之廟猶
非祔太廟也乃爲明堂或問示羣臣猶稱獻皇帝曰
宗祔於孝宗之廟羣臣若尊太宗者當與高皇帝並

稱祖若漢高光二祖羣臣皆曰是旣視孝廟隘不足
祔乃仍皇考特廟祫則奉主太廟與孝宗同爲昭七
月皇六子薨追封戚王謚曰懷採河南雲南礦八月
庚酉吉囊犯河南總督劉天和署將卒敗之上嘉焉
陞爲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總督如故衡王祐楎薨
九月巳卯告大享南郊辛巳上文皇帝廟號曰成祖
獻皇帝廟號曰睿宗祔于太廟主于舊寢享之日旒
交如虬龍上喜製福瑞賦丙戌視大享牲郊壇辛卯
大享上帝于玄極寶殿擬諸明堂而奉睿宗配謟天
下丙卯秋祭山陵丁卯還京十月立冬祫上曰欲鐫

成祖新號于長陵碑也而不忍琢傷昭皇帝故建碑
其鋟木加碑上羣臣曰善請如式以大享停褒八府
刑乙卯月食初將大享有雲祥上心甚喜而禮臣不
知也及從陵上還與近臣言之禮部尚書嚴嵩遂請
奏告郊廟受羣臣賀上曰上穹眷朕敢不敬承爾該
不知朕問乃因請也朕自默報眷于朕心不許固請
許之上曰朕以支服大蒙天眷嗣主華夷十復七載
一政無爲獨懷大造之仁祖本之重思仰酬之也乃
以甲子躬謝景雲于玄極寶殿遂以是日詔告于南
郊將以來月朔日加上上帝及高皇帝后尊號乙丑

羣臣賀景雲各爲卿雲賦頌以獻十一月辛未朔恭
上皇天上帝大號冊表曰嗣天子有玄孫明王臣某
上言伏以洪荒瞑眛弗知大道之源混沌默濛罔識
人物之本萬世若斯生民何有洪惟上帝判立陰陽
肇生人物辟宰三才掌握萬化統天制地神祇悉賴
于君臨運圓括方羣類咸蒙于大造歷古今無已之
神化作乾坤有永之祖根肆好生之德巍巍於生民
而立主簡大命之求切切乃命德以作君屬當中夏
之艱眷我高皇之聖授之寶符作字蒸人傳統已踰
七帝洪圖爰錫微躬臣一德莫有萬愆皆積載荷眷

之淵深蔚仁生之嶽重臣至愚極昧甚渺㝡庸非但
未肖於前王尤媿無及於祖宗之毫末者也茲臣感
恩銘首拜眷刻心不量凡昏之賚欽舉無前之典祇
上大號玄稱曰皇天上帝仰惟天慈俯納薦告居高
赫然而賜鑒享圜丘丕祀於億年聽卑昭矣以垂歆
佑斯明基業於萬世順五緯於圜清綏八荒於方濁
世嗣生賢兆民蒙福臣無任淵冰惶汗不勝仰奉祇
荅天恩之至禮成遂上尊號於高皇帝后辛卯冬至
大祀于圜丘還御奉天殿羣臣行慶成禮詔天下禮
科給事中顧存仁請以大禮告成宥謫戍馬錄楊愼

呂經馮恩諸人禁止道士葉凝秀者毋度人爲僧上
怒廷杖之編發口外十二月癸卯章聖皇太后崩命
駙馬都尉京山侯元兵部尚書費起逆顯陵梓宮將
作陵天壽山之大峪合葬焉壬子車駕視大峪御史
陳讓請毋遷顯陵也各於其處上怒黜爲民甲寅輿
大峪工駕還京亡何上思維遲疑擬奉慈宮南祔而
將親觀之因止元等毋行禮部言大行皇后服制二
十七日已滿故事上宜素翼善冠布袍腰絰御西角
門止鐘鼓梓宮入山陵乃變服第明歲正旦朝會臣
等請其日黑翼善冠淺淡袍服黑犀帶御殿受朝上

曰元旦朕將以祭服拜天玄極殿也先二日者宜何
如禮部對請皆服素春享自奏齋日始請服青臣下
同之上曰朕志念不副欲服三年喪弗克也今既曰
日易月無有不知無有不見非虛文矣吉典旣行郊
社大事所不敢廢慶賞刑威亦無虛日可謂舉喪乎
今更不必姑息報父母直以其情庶不旁牽蔓引耳
雖山陵未就亦實不是古人未葬時百事皆暇之矣
況父在柩子嗣位率全吉何疑於事天朕謂郊宜服
吉作樂宗廟則否服用青淺色燕居服黑布至喪大
仍素直候奉引安陵乃用始服之服以終之夫郊吉

尊尊也廟否親親也朕損益如此爾禮官與羣臣議
行之否卽日否羣臣皆曰是丙寅上大行皇后尊謚
詔天下封淮世子厚燾爲淮王崇世子載經爲崇王
肅世孫弼桄爲肅王韓世孫謨墺爲韓王
十八年正月庚午朔上朝上諭閣臣曰朕居喪理疾
閱禮記諸篇喪儀多錯出天子儀亦不具我皇祖所
定殊未有全文遇大喪草仍草創卿等試與禮官自
初喪除服祭及葬具考訂圖釋編緝成書備朕覽焉
立春特享于太廟勑禮部曰孝子事親送終爲大刱
陵寢體嵬攸居心安于允臧顯陵規制狹隘雖嘗增

脩多未備朕將躬詣陵下與諸大臣周閱山川更卜
吉兆重建玄宮以安皇考皇妣其奏告天地宗廟徧
于羣神以祇薦皇天上帝大號進封武定侯郭勛爲
翊國公加大學士夏言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少師
其餘遷叙有差二月庚子朔冊立皇二子爲太子冊
封皇三子爲裕王四子爲景王告皇天皇祖遂告謝
于太廟詔天下其日卿雲見奏謝上天玄極寶殿張
孚敬卒鑄嘉靖通寶錢改行祈穀于玄極寶殿不奉
配官曾子六十代孫質粹爲翰林院五經博士子世
襲羣臣諫幸承天上曰朕亟行哉爲吾母耳乃命皇

太子監國以宣城伯錞遂安伯鏸爲留守使大學士
鼎臣爲同留守使起大學士翟鑾爲兵部尚書兼都
察院右都御史爲巡邊使行九邊乙卯發京師製述
懷詩辛酉望于北嶽癸亥至趙州執聲冤者於行宮
之外命分列前後陣捕治衝與不整者乙丑見趙王
磁州益歲祿三百石以太牢遣祀周文王少牢諭祭
宋岳飛于湯陰丙寅遣祭于濟瀆丁卯見汝王衛輝
上勞曰叔父避坐而受朝益歲祿五百石夜行宮火
錦衣衛指揮陸炳負上出火內官官婢焚死者數十
人法物寶器燬褫撫按方面有司戮之於承天戊辰

見鄭王新鄉益歲祿三百石三月己巳朔祭大河而
渡遣祭漢紀信於滎澤庚午周世孫朝鄭州益祿二
百石上曰小子朝堈宜篤孝敬講學而親賢頒諸王
所獻良馬金帛於扈從大臣御史胡守中劾奏巡撫
保定都御史鋼巡按御史應供帳不辦黜爲民辛未
徽王厚爝逆于境勞諭之益歲祿三百石望中嶽賜
解勞劑於從官故大學士賈詠月臨潁迎蹕不及朝
褫其散官癸酉遣祭漢光武於裕州諸葛亮於南陽
晉羊祜於襄陽祭武當之神於均乙亥見唐王於行
宮戊寅至承天庚辰宿舊邸遂謁皇考隆慶殿辛巳

上誓羣臣龍飛殿三日齋遂謁于顯陵降稽首于陵
門騎而登陵山表于陵北命改營爲製謁陵山詩壬
午增陵垣遂定式新玄宮癸未賜扈從文武大臣金
帛甲申享上帝龍飛殿奉皇考配上親製樂章遂祀
于國社國稷及境內山川河瀆徧于羣祀祭告于顯
陵上悲思瞻顧製再謁顯陵詩丙戌朝楚王于承天
封陶典眞爲神霄保國宣教高士勑工部左侍郎顧
璘董新宮戊子詔天下見承天府田租三歲湖廣一
歲五之一直隸河南三之一名承天父老子弟賜酒
食宣諭之曰爾我故里人也我二親分封茲土大積

德生我受大位爾輩有昔時故老有與我同後生者今我爲親來得見甚喜我不德我父母陟于天我情甚悲我今還言于爾輩爾如我言乎孝父母父祖教子孫兄長撫幼幼弟敬兄長勤生爲善我諭之不文欲易省於人誦記之記之皆叩頭謝恩庚寅告辭隆慶殿壬辰駕還製思親賦御史守中左右車駕上悅之至是超拜爲右僉都御史四月戊戌伊王朝定已亥欠榮澤賑鄭均饑民御史謝少南請表堯母墓於慶都是時上又思仍皇考顯陵異葬慈宮于大峪覽少南疏嘉之曰夫帝堯父母乃異陵即改爲左春坊

右司直兼翰林簡討彗星見壬子還京辛酉奏謝皇天太廟及于睿廟遣告羣廟百神受羣臣賀金星晝見乙丑上復視于大峪曰不如顯陵山其決奉慈宮南矣遂還京五月改荆州左衛曰顯陵衛置官軍護陵建興都留守司設正副留守更定忌祭禮以奏覽遲慢革夏言勳階使致仕尋復之禮部以星變未滅請下百官脩省上曰天不一垂星異適令多事固不得精禱朕心自省過內外有司宜深思痛改亦不必外貶服飾爲虛具者諸鎮守內官其盡數名還永無遣之甲申獻皇后梓宮發引百官步送朝陽門命顧

鼎臣題主于通州乙酉主入上率皇后衰而迎哭午門內奉安于几筵工部左侍郎璘言陛下幸承天念舊邦父老子弟詔免田租諭教之父老子弟叩頭要臣請刻勅諭碑於承天城上用對揚殊美貽示子無極意不可拒臣請榜承天城之陽春樓曰達孝以推廣父老子弟意上曰朕不孝人也父老子弟既有請其加題曰顯親上曰皇妣大故就襄今暑朕思靜息郊廟有事不敢逸也比歲朝講屢罷匪謂無因朕自十三年病咳餘兩月調攝者二歲因招元嗣非愛護精神曷得之所用悲咎纍若足瘡一詣慈闈痛輒

累日我親井遐令乃遂愈也百司因朕廢朝惰曠久矣諭下敢再必罷不叙六月雷震奉先殿七月御著大狩龍飛錄閏七月皇八子生合葬獻皇帝后子[illegible]陵新寢仍命仇鸞毛伯溫征安南眞人部元節卒[illegible]遣內臣祭賚賜贈謚有加遼東軍復亂總兵馬永[illegible]之廣西總兵官安遠侯柳珣兵部右侍郎蔡經復[illegible]斷藤峽盜論功有差虜大入宣府塞參將買英禦之敗績八月祔獻皇后主於睿宗廟大享玄極殿建皇穹宇于圜丘以奉上帝神版益王祐檳薨九月乙未朔日有食之上曰昔我皇祖歲舉大醮祈謝天地神

祇以爲民也邵眞人没此典不可廢其進封陶典眞
神霄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眞忠孝秉一眞人領道
教事總宮觀住持知道錄事推恩其父母妻其法孫
陳善道加封清微闡教崇眞衞道高士兼三宮住持
吏禮二部趣如旨名皇八子曰載壓十月祭長陵立
成祖碑以是歲立太子免刑因修南京奉先殿十一
月郊以獻皇后未小祥不賀再名甘爲霖爲工部尚
書與郭勛同督內外大工虜入宣府破西羊城堡轉
入楡林塞殺守將宋隆詔逮總兵江桓下獄十二月
封衡世子厚燆爲衡王榮世孫載墐爲榮王周世孫

朝堈爲周王遼庶長子憲㸅爲遼王
十九年正月甲午朔上疾不朝壬寅拜天玄極殿乃
朝進封皇貴妃王氏沈氏肅妃汪氏雍妃陳氏徽妃
王氏懿妃趙氏冊封宸妃王氏榮嬪王氏昭嬪徐氏
寧嬪王氏親告于奉先二月建宮祈醮三日丁丑月
食湖廣清軍御史虞言承天脩建饑民自鄖襄河南
來就募者不下萬計無所畫得役屯聚受餓積屍載
途或捐鬻妻子或掘剝草本飄零風雪垣壠削臣掩
鼻酸心謹效鄭俠繪圖以獻下户部發郡縣倉給之
罷武舉鄉試復許日本貢三月癸巳朔日有食之脩

西苑仁壽宮户科右給事中憲章言作慈慶宮費四
十二萬有奇四年未就一號殿等三殿費十五萬有
奇三年未就皇穹宇費十萬有奇一年未就物不可
令詘力不可令盡乞暫罷之上怒曰諸工稽久憲章
不以糾正是費幾何而輒瀆擾皇八子薨追封爲均
王謚曰思虜入楡林塞破青平堡入米脂復入宣府
破北路馬路諸堡皆大殺掠去乙未申刻黃霧四塞
隨變紅赤色暴風壞文德長安二坊西長安中門樓
本木鎖皆斷上曰風霾之變天三愛我矣占書曰兵
喪火今西北邊最急兵部集議所以備之四月不雨

庚寅上宮祈癸巳雨大學士言等賀五月建雷殿復
建雷壇於貴州黃州者陶典眞里也六月郭勛以宮
殿工繁役不足籍外班軍金與兵部逃亡軍布花折
糧金行募而請給糧於募工之卒户部尚書梁材執
不與勛以奏先是上欲取龍涎香材寢不進曰訓典
無載焉至是上怒曰材屢沽名爲詐忠令冠帶閒住
工部尚書溫仁和等言內外大工宮則慈寧慈慶景
陽仁壽諸陵離宮沙河離宮及方中壽宮殿則奉先
三殿謹身欽安宇則皇穹壇則崇穹廚庫則神廚神
庫樓則麗譙陵則六陵碑則六聖景皇帝碑墳則顯

薊戚均諸王端德諸妃嬪二三歲間共費白金六百
三十四萬七千八百有奇承天所請又百七十餘萬
各衙門修建復日督發帑藏已竭來者不繼開納久
懸應者漸稀欲一切工費盡出臣部何異捌蹄涔沃
龜坼也乞一意急大工修建衙門且停止之上命會
戶兵二部議處三部言今內外工役二十有三所承
天復十餘所費廉実事有權宜時有緩急惟聖明裁
焉上日朝廷興作皆舊典所未及與爲民事神弗獲
已者所司不竭忠奉公慮冒相蒙詭書下趣乃云糜
費其再議議上乃命暫罷可已者七月皇穹宇成陛

官匠郭文英爲通政使徐杲爲太僕寺寺丞盜出江
陰掠漕舟於孟瀆設江淮總兵官增湖廣解額虜大
入宣府掠至蔚總兵白爵副總兵雲冒兩戰皆敗績
八月萬壽節建三晝夜醮告天玄極殿郭勛以方士
段朝用見曰能化物爲金銀因以所化銀器進是時
工建繁興帑藏告詘上兩歲病亦思方外事見朝用
大悅之曰僊術出世天賜也捨之非所以承天因授
朝用紫府宣忠高士薦其器於太廟命曰僊器加勛
祿歲百石於是上曰疾命東宮權監國少解一二歲
親政如初諸大臣爭太僕寺卿楊最上疏切諫上大

怒逮杖闕廷斃之以陶子直爲太常寺丞婿吳沾姪
孫陶良俱食博士俸虜入大同大掠太原諸處九月
大享上帝于玄極寶殿以安遠侯柳珣掛征夷將軍
印代仇鸞議處安南事追賜故忤逆瑾者工科都給
事中許天錫祭葬許天錫閩縣人弘治六年進士選翰林庶吉士乞歸養親終授吏科給事中歷工科左右給事中居諫垣七八載前後三十餘疏與言官何天衢倪天明並負風槩京師稱謂三天弘治中京官六年考察之例自天錫發之天錫倜儻不羈心存忠孝以古賢哲自期正德元年遣封安國王正朔禮卻餽還朝會已進都給事中逆瑾肆威天錫不勝忿激一夕具發閣鼓狀千有餘言大緊力陳時弊欲痛杜權霜之漸稿成填曾以首觸柱自經而死時妻孥無從官者惟一蒼頭在旁能言其故次日蒼頭竊懼潛懷鼓狀亡是年子春赴闕訟冤賜祭葬嘉靖實錄又載天錫正德改元以查盤內庫

發逆瑾罪惡瑾矯詔逮問潛遣人殺之據二說不同並載于此十一月上疾冬至郊
金星晝見上曰疾甚往昔今稍愈祭祀醫藥有功焉
秉一眞人典眞叩禱精誠禮部左侍郎紳脉藥多效
其加典眞少保禮部尚書封妻一品夫人陞紳工部
尚書掌太醫院事如故虜入延綏大掠固原總督尚
書劉天和檄總兵周尚文大破之殺其王子斬首四
百餘級上悅加天和勳階子蔭餘敘功有差十二月
虜入大同塞封益世子厚煒爲益王吉庶長子載均
爲吉王德世孫載埒爲德王春坊贊善羅洪先司諫
唐順之司經局校書趙時春請以來歲元旦見皇太

予於羣臣上不悅曰吾其傳也上曰朕生楚中南氣輭懦自十三年春病咳聖母憂朕朕因病求生宮中靜攝然尚親諸事自前冬隆寒執哀近又得疾豈可不自愛朕嗣位且二十年不敢一日不敬洪先等遂欲儲貳臨朝是必君父不能起者狂躁不道其姑黜爲民

二十年正月戊子朔上疾命翊國公勛攝拜天玄極殿百官夷使朝外朝是日雪大學士夏言等表賀進頌竝優荅之丙申上親拜天乃朝二月建春祈大齋三日修顯陵及舊邸殿工成免承天田租三歲楊爵

上書極言上罷朝廢講聽信方士煩興土木任用夏言郭勛而拒直諫之臣上諭閣臣曰比者朕病未復肺熱鼻出血食飲非昔越三月矣爵謂朕調養大得乃詐病而放者朕在位已二十年過孝武二廟曆今當退傳太子耳卿其爲朕議之禮部尚書嵩言皇上近歲思念母后淚愴過深卜陵承天勞遠臻疾然雖暫罷朝講宮中何嘗不日夾萬幾爵小臣也惟陛下赦其妄上怒爵甚曰其執訊鎭撫司長繫之詔獄段朝用術窮得罪三月虜犯甘肅莊浪等處總兵官楊信禦之斬首百餘級禱雨宮中四月安南莫登庸上

表乞降許之降其國爲都統使司以登庸爲都統使論毛伯溫等功有差辛酉夜宗廟火成仁二主燬惟睿廟存暫安列祖主于景神殿製成仁主遂謝南北郊祭告于景神及太社太稷禮部請上青袍御奉天門百官青服致詞奉慰上曰其視事西角門三日望日暫罷御殿以見避殿撤樂之義一切興作皆停罷之命大臣自陳求退丙子上青袍御奉天殿詔曰朕惟上古之世道隆氣協其君曰堯曰舜降而禹湯文武不可尚矣下至漢唐宋誼辟英君時有其間多或災害未有如今日之變者也朕皇祖高皇帝應天順

人復夏掃穢功德無前朕以藩嗣入繼十有七歲之間思報祖德先正太祖南面之尊備建七廟之制加薦存謚用聲追崇本非好變成典實惟信行古道亦賴二三大臣協恭力贊謂少盡本本源源之心詎意今者四月五日夕雨于恒陽正以爲懽忽火驟暴起仁廟四發若猛風人相視顲號莫所措手卽延成廟二主同燬遂及太廟羣廟秖存睿廟安全朕自昨冬孟月患疾至今精神失舊一聞奏報戰若隊淵欲赴火中思無濟事力疾奉慰祖宗于景神戴罪奏謝于上帝皇祇告于太社太稷遣官徧祭百神普報宗室

諸王詔示天下臣庶使知予一人之咎無可容也爰
頒寬恤之文預示圖復之力所司奉行條布于後於
戲仁敬孝而加勉責在台躬寅恭莌以交修望爾有
位勿便謂后弗類先王之行要究夫邦興于多難之
幾卽時君罔肖甲宣乃祖宗邁德湯武共圖夾持之
道用盡回灾之誠敷告中外都使聞之漕渠涸遣祭
于河淮命濬山東諸泉入于野雞岡新河以濟徐呂
五月戶部主事周天佐請宥楊爵杖繫之竟死上曰
旱旣太甚朕朝夕宮禱不遑成國公希忠等其申禱
三日諸大臣分陪率屬竭誠齋顓毋坐視焉六月順

天永保遼東饑大賑之開原虜求增貢不許大入寇
參將劉大章趙國忠指揮李漢與戰勝之備禦指揮
金朝許死之七月北虜俺荅阿不孩遣我叛民石天
爵夷使肯切款大同塞求貢上曰虜比猖狂突來求
貢豈其情耶令尚書樊繼祖爲總督大臣趣赴鎮勦
絕之無破敵奇勳毋還八月昭聖太后崩萬壽節祭
天玄極殿以喪罷賀夕月上昭聖太后謚虜吉囊大
入大同塞副總兵丁璋遊擊將軍周宇死之以奏疏
不恭削夏言少師秩令以少保致仕九月上曰今古
異時縱孔子生今未必異我朕自十三年病六十日

餘昨冬復得奇疾非熱非寒臥二旬乃起登朝遂廢
本朕生不耐北氣非放恣聲色者柰夏言首輔先儆
羣臣效之姑令罷去在位者務思盡臣勞以贊其代
勿慢天欺君自曠肆也翊國公郭勛有罪下詔獄都
御史王廷相坐阿附不劾奏革爲民復以刑部爰書
不詳列勛罪奪尚書吳山俸逮郎中錢德洪拷訊之
亦革爲民建秋報大齋朝天宮三日夜虜吉囊出關
未至俺荅復入越太原而南至于岢嵐石忻平壽楊
榆次陽曲諸州縣鹵宗室儀賓殺掠益衆十月復夏
言少傅兼太子太師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仍入

閣巡按陝西御史浦鋐請宥楊爵命械繫京師訊之
以廟灾停刑十一月郊上疾遣代革餘鹽法十二月
總督薊州兵部侍郎胡守中下獄論贓死
二十一年正月壬午朔上朝是日名勳輔五臣于無
逸殿醴饗之日亥而歸庶吾君臣相慶嘉日焉元夕
賜成國公希忠京山侯元大學士言鑾禮部尚書嵩
觀燈豳風亭遣醫視夏言疾二月建春祈大醮三日
夜丙寅月食論虜大入山西罪罷宣大總督樊繼祖
大同總兵王陞白爵巡撫陳講史道削籍爲民勅曰
朕恭奉皇妣几筵痛憶遺音畢三年如禮后妃列御

贊成朕孝恪愼日勤宜加恩爲皇后父安平伯銳其
進封侯不爲例諸妃御女官父母皆贈封之封陳氏
爲淑妃馬氏爲貞妃三月夏言滿九年考復其故少
師勳階賜宴禮部民饑四月勅禮部曰季秋大享于
明堂周人重禮也數歲未有享所寓祭玄極朕誠未
罄今南北二郊已久定故大祀殿不宜褻畱有司其
悉撤之朕自作制恭薦殿名曰大享用昭寅奉上帝
之意上曰朕建大高玄殿於西苑本祈天禮神爲民
求福之誠也値此民災虜警之時匪實洪眷曷克弭
消茲厥工初成將舉安神大典爾大臣齋十日百官

吉服辦事停刑止屠自今日始其敬承毋怠五月雨
廣都御史蔡經總兵安遠侯柳珣等勦平瓊州黎賊
加官秩有差以疫癘命順天府及太醫院惠民局按
方備藥餌散給都城民上親簡方製小飲子頒之有
司旱躬禱太素殿雨數日上悅羣臣表賀竝優荅之
閏五月得石天爵肯切磔于市六月手諭都察院曰
人事愆違天垂仁愛雨澤方至禾茂民康今雨竟朝
不止矣丞弼之臣宜忠徹清亮者居之故曰燮理調
和也朕承皇天寶命以神王二道裁理天下非求僊
用爽荒昧之爲祇一早朝終始不一祀事多攝者然

本愛惜身命重父母遺無時不思天下付民上賴懋
於君職不曾邑荒聲迷不省之地昨者夏言測知東
宮遷移無故力請改慈慶爲東宮府夫廢毋后備制
以縱奉子朕必不爲言前稱朕意爲正駁郭勛今何
一用勛言也蓋嫉人賢已必美已出亦無歸美君上
意是恣肆已成必不遷於忠謹敬畏又前歲內官忠
代言進玉器爲壽朕已疑其相通泄又聞乘轎苑中
次日朕以香葉束髮巾命用皮帛鞋便跪起彼謂不
可卽朕不蚤朝彼亦不入內閣軍國重事徑裁私家
王言要密豈人臣視如戲言官無知見耶不聞單言

片疏糾發徒貪生媚寵今日神鬼皆怒雨甚傷禾鄉
等具布此諭俾中外知虜十萬餘騎寇朔州至馬邑
廣武攻天屹嶢牆我兵敗績虜乘夜趨鴈門沙溝墊
越關南代用犯太原焚其郛七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革夏言職閒住勅曰本朕不才累及太陽正坐臣子
欺逼君父外陰侵犯內陽之咎夫太子者有臣道焉
可居母位夏言欺凌君上作福作威不下郭勛罪當
論死直以累年供事內苑免死去之中華陽外夷陰
今夷犯華若蹈荒原可見內外臣通不愛民而忠國
若是三咎厥災甚大朕荷天垂示丕威弗勝其脩省

三日祇告玄極殿大小百工宜各洗心舉職目卽戌務爲急司其事者是圖是究用保吾民禮部布示于天下敬哉敬哉虜掠太原欲犯平陽澤潞我軍遇其零騎於孝義之師同橋斬首十餘級始北徙虜復寇潞安大掠沁汾襄垣長子等處京師戒嚴虜乃還太原繇忻崞代州出鴈門遯參將張世忠邀擊於祁死之予贈謚八月建延壽大齋三日夜上日以上天之垂鑒廟社百神之靈威豈虜哉朕痛邊民荼毒耳虜遁民稍安其撫給之因大賑山西被虜諸郡免租二年復餘鹽法以足邊萬壽節上拜天玄極寶殿出

御朝受賀賜宴九月修顯陵祾恩舊邸龍飛二殿建秋報大齋三日夜新作祐國康民雷殿工部員外郎劉魁言頃營泰享殿大高玄等殿工作頻繁財力告詘請紓民上怒杖繫之十月舉崇報歲成大典于大高玄殿雩百官表賀郭勛死于獄法司上決重囚後期上日決囚秋後祖宗舊制也近歲奏決多逼大報期累行停止茲復測朕意一何賣法市恩抑郭勛之獄略其不軌却擬案不合令死囹圄是何法也因褫刑部尚書吳山職爲民餘法司官降級奪俸有差宮婢謀弒上榻寢方皇后走救乃免遂命不分首從悉出磔之収誅及曹妃自是上移御故成祖宮西苑不復居大內十一月告宮變于中外郊遣代自是以爲常陞許紳爲禮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十二月仍祀三皇太醫院如國初之故

二十二年正月丙午朔日有食之上受朝罷賀二月大治虜入太原罪總兵王陞白爵張達李蓁皆論死賜正德中焉寘鐇死者都督姜漢祠三月貴州苗作亂流劫麻陽諸處召用萬鏜爲右都御史勘處之四月新作雷霆洪應殿成建壇祠二日五月上禱雨內苑雨羣臣賀汝源王厚焆建醮祈萬壽賞金帛六日

吏科給事中周怡疏論大學士嚴嵩吏部尚書瓚總兵尚文鳳總制侍郎朋督餉侍郎廷瑞陝西巡撫祭內外大臣上下不和調非朝廷之福又宜人主和德於上以先之上怒其譏杖闕廷下詔獄長繫之七月旱上躬禱雩壇雨製感雨吟上曰朕非賴天地洪恩曷除宮變焉有今茲朕辰且至其醮朝天宮七日醮之日白鶴四十餘翔空中羣臣賀八月勅曰朕向罔戒榻闈遭犯幽惡輕辱遺體大荷天慈復生世凡爾臣民豈不思順天以贊其君茲屆厭生祇舉報恩典十日焉泰安知州逢伯獻瑞麥加禾上曰禾麥民祥

天地洪恩其敬謝玄極而廟獻瑞穀生西苑賜督理
西苑農事戶部尚書陳經金幣萬壽節命朱希忠攝
拜天玄極殿上曰比者祈農荷眷邊塵亦靖帝佑神
扶曷可云讓其舉報典六日九月建報大齋三日夜
上曰秋旱禱玄蒙潤陽德寶禧二門因產祥禾靈應
尤彰其舉奏謝典罷刑屠六日廵按山東御史葉經
坐鄉試錄玄有譏逮杖之既至斃闕廷十月虜入延
綏至于綏德遊擊張鵬總兵吳瑛副總兵蔣存禮參
將周文等戰勝之論功有差十一月廵按貴州御史
魏洪冕坐試錄譏諷黜爲民賜百官煖耳覲諸廷謝

者成國公希忠大學士嵩等四百餘人不至上曰朕
法祖宗愛下之恩解貂之惠先期有賜禮孰重延謝
諸臣蔑虛位慢孰大焉姑宥希忠嵩餘皆奪俸兩月
冬至羣臣望朝奉天門勅曰我國家宗廟之制自太
祖首建四親其後更制時享殿薦同堂當其始事豈
博采遐觀卒從斯制既我成祖定鼎于茲寢廟之營
率遵其舊百數十年以祫以享緝于純嘏則有繇然
夫萃之爲享其則不遠褒因廷臣之議咸稱七廟之
文是用創典以從周典乃所司討論不從區畫失序
成祖六世未盡也遽遷世廟不獲奉于三昭仁宗穆
也移就左宮致紊常于班祔武宗朕兄也不得爲世
顧居七廟之中有妨七世之祀揆之古義斯爲盭矣
往者回祿之警大與祖宗實啓朕心又我皇考睿宗
廟于都宮之外四親之內可缺考乎禮官議欲同廟
孝宗雖曰兄弟同世然廟額殊題終義未妥是究是
圖惟遵先制其永無愆禮工二部仍舊建之前廟後
寢又後爲祧時祫時享太祖南向奉迎成祖列聖及
我皇考同堂而祀祭畢歸主于寢庶列聖在天之靈
懽忻佑享仰朕嚮事之誠焉十二月興建廟工禱雪
雷霆洪應殿罷刑屠六日封典楧爲伊王

二十三年正月庚子朔命朱希忠攝拜天玄極殿羣
臣望朝奉天門虜寇黃雀我軍敗之舉典大高玄殿
七日以爲民祈食三月施藥朝天宮上諭禮部朕切
念邦本已祈民天復慮邊圉生靈有寇擾者天佑神
助朕心仰焉小邪謗謾無足較也自十六日始申叩
至玄凡十有二日停刑止封命宮十員其敬戒以祈
玄貺虜寇大本谷我軍射殺數人虜遁四月從祀張
履翁顏司理文天祥廟五月建州虜寇邊都指揮趙
奇佟勳把總王鎮死之六月壬午月食七月上諭禮
部曰今夏蹇沴災人疫物近復彌旬不雨兼聞近畿

湖浙諸處久旱越時又火星逆行未順太廟假工乃
艱是象所以序昭穆之位未必不可行也獨今人不
古無是識者既非執正行禮之材無徒事諸泄昧之
謗朕茲祈天下生靈于上玄其禁屠停刑止常封若
有軍機勿論八月加陶仲文少傅兼少保支王一品
俸仲文典眞也上諭勳輔大臣曰帝壇雙穗穀六十
四本符易數天賜也與周禾漢黍異元始生懸一珠
大如黍黍五穀先今雩壇五出一抑今歲非久積雨
則虜騎疾驅數者不可不知玄恩不可慢視禮部請
賀上曰毋虛敬直不可訕君毀道建秋報大齋朝天

宮三日萬壽節羣臣望朝奉天門秦王惟焯薨大學
士翟鑾二子汝儉汝孝同舉進士刑科給事中文等
論劾主司江汝璧秦鳴夏阿比舉上勒鑾父子皆爲
民逮汝璧等杖罷之九月分遣大臣告祀六宮廟禁
屠刑五日以預期來稔十月施藥朝天宮須獻皇帝
所選醫方于天下御史存德請決囚上曰朕體日生
施藥活衆其固禁之以副三歲祇奉上玄之重虜寇
大同入萬全右衛至順聖川抵浮圖峪至于蔚完城
列營土王溝抵庶昌門長四十餘里京師戒嚴上切
責宣大總督翟鵬與總兵周尚文巡撫王儀俱戴罪

自效兵科都給事中麥桂等言虜入宣大聲言犯京
師皆繇巡撫薊州都御史朱方藉口惜費欲撤入衛
兵太早總督翟鵬漫無可否遂使都御史王儀總兵
郤永聞議散遣賊入寇名集不暇四臣罪皆難辭上
曰此送賊入南第一罪也朱方之議蓋朝中有作奸
之物指之以爲防秋者曰我輩之君但日叩禱玄故
使既去之賊非時勾至以必犯京師爲辭意在刼君
耳翟鵬手握重兵不下令擊兵諸將敢耶其械繫鵬
方京師訊治之毛伯溫受任本兵不愼重題奏甚負
朕委其褫職爲民職方司郎中韓最逮杖之午門謫

戍邊軍餘伏死以計生擒勾虜入王三上大悅賞千
金加陞五級磔三子市梟之諸邊虜遁十一月上諭
吏禮二部曰朕祇叩上天勾虜者生擒固義勇之徒
奮力實鬼神玄功默戮其醜與流血千里者少差且
夏秋淫雨故胡騎不得入寇而作奸樂禍之輩必欲
欺脇君父縱莫識知渲鬼神耶秉一眞人禮部尚書
陶仲文職掌玄教保護邦民其加秋少師以示酬奬
遂告謝擒逆子二郊景神殿及太社太稷朝天六宮
受羣臣賀翟鵬朱方論戍冬至羣臣望朝奉天門十
二月禮部請上朝正受賀上曰要名耳欲圖報者過

誠職務令天下安
二十四年正月乙未朔上曰方春多疫吏部左侍郎
承恩錦衣衛都督同知炳其以上元日施藥朝天宮
如往年宣大山西諸邊民疲虜後豈免病者亦往療
之令均玄恩也冊封敬妃文氏閏正月嚴中外奢靡
之禁續纂大明會典二月罷元世祖祀㡬其主三月
建新年醮朝天宮五日上曰風沙日作二麥失滋或
曰上名亦恐羣下有失職者須存人心勿謂天數朕
將叩帝祈霖十日其止屠罷刑如例四月總督兵部
侍郎張漢陳將官贖罪條格請得斬不用命者以勵

諸將上怒下三法司駁議議請自上裁上曰上將將
生殺爲漢無君作威甚顯恣鎭撫司加栲訊之以刑
部尚書聞淵等延久不覆奏革其散官罰因月俸他
各一年因謫漢鎭西戍上曰風沙連日朕慮旱火亦
甚虞邊所司具不我體何有臣勞撫按及各邊撫鎭
官其加意賑恤防禦之道如或失職僨事不輕貸也
丙申禱雨神祇壇乙巳雨羣臣奏賀上曰靈澤應祈
實維玄庥其舉祭謝典兵部尚書唐龍論去冬虜入
宣大罪請逮治宣府總兵官郤永上曰巡撫都御史
王儀與永共膺一面責任同體奈何擬功則同論罪

輒異不平人肯效死人人行私作威無爲國者非一
日矣其降儀一級用之邊方永降俸二級令盡心防
禦如故五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巡按福建御史何維
栢論劾大學士嵩奸邪宜罷上曰廝維栢借攻輔臣
本巧伺朕躬則何不專疏其捕械京師治之丁丑月
食六月禮部奏廟工雖具未盡完善秋享近矣請仍
暫祭于景神上曰始計行秋祭爲旣完了矣何必又
待朕雖非長者自爲變詐何以敬祖宗不序昭穆何
以成王禮其亟擇日安主禮如先朝之舊四祭歲祫
及諸樂章器物悉除嘉靖初年所增改者大禘禮亦

罷之朕疾不能親其攝也御史周冕言安主太廟禮
莫重焉陛下宜親毋復命攝上曰廝冕抗旨執訊之
罰其俸名大享殿之神御版殿曰皇乾太廟成遣告
于二郊社稷七月辛酉朔遣成國公希忠代奉安列
廟主羣臣表賀詔天下遂加陛匠作工部侍郎郭文
英俸級蔭子一官給事中元冲劾奏文英匠也帶俸
竊銜已負乘矣瀆蔭國體名器大關焉上曰文英一
人何遽壞國體再論者罪西海虜酋整克請納款居
內地不許虜入延綏八月追贈陶仲文三代祖父蔭
其孫攸爲國子生以製秋石升通政使顧可學爲工

部尚書費寀俸萬壽聖節命百官上香叩玄奉先殿丹
陛下出朝奉天門永和王知㸅獻白鹿上壽遂告鹿
瑞于太廟是時上重箕僊箕下示命有司掩骴骼出
故御史楊爵給事中周怡工部郎中劉魁詔獄皆從
之爵怡魁出三日矣吏部尚書熊浹以止箕諫忤旨
遂命逮繫爵怡魁如故虜大入大同參將張鳳指揮
劉欽千戶李瓚與報効生員王邦直死之邦直磁州人父瀞府谷知縣邦直生而驕育有神力人稱王千斤弱冠補州學生已食廩矣非其好也及學騎射窮晷有求試藩獲顯繫畢于之志日振甲令左右奉弓刀侍其側其父見而異之久之瀞自府谷遣歸遇虜於道爆一矢不中中石石爲之泐虜恥失視如扛駿馬遂不敢延嘉靖二十一年邊警頻急詔舉才勇兵將都給

事中蘇夢桂薦邦直邢命詣大同贊謀萬達與語甚曜國士遇之邦直亦願以肝膽相爲再論年謀報虜將入寇萬達使邦直同參將張鳳率義兵五百人覘視塞外抵鵓鴿峪蹋山上賊數十騎往來邦直覺而擊之無孑遺者復見山下賊百餘奔焉邦直與鳳謀可悉虜殲之從者曰千斤將軍功奇矣可勿逞竟飛射以往谷口數里忽至大陸滿中伏兵約三萬騎列兩大翼而陣邦直散兵奮勇以矢石急擊而身自引弓射殺賊首賊憤合圍七重戰三日夜邦直斬虜千餘殺傷大當雨雪矢食俱盡邦直潰圍而出爾義兵從王國順一人耳邦直撫曰吾與汝等初來欲立功沙漠以報主恩衆寡不敵損亡殆盡鳳既亡吾獨生何恥也祭馬復入賊營力竭被害虜懷邦直尸相謂審指其日引退我軍與以賂既而有自虜中還者云諸部落皆悲泣謂是役死傷不可勝紀自此虜數年不復敢犯虜夜襲靉陽守備張
文瀚死之皆贈廕有差九月陶仲文請建延壽醮太
和山從之賜傳以行再名大學士夏言楚世子英燿

戮其父上曰命告皇祖夜斬之焚其屍建秋報大齋
六日十月以僊示建琉璃河橋良鄉十一月上曰自
今朕祗奉皇穹于大高玄殿時舉事天鴻典焉文武
大臣洛宋等其分祭朝天六宮廟施藥琉璃河工所
冬至羣臣望朝奉天門上使覘不至者切責之曰是
皆卞日謗欺今自爲不敬悉奪其祿俸半年在故浙
江副使陶成及其子湖廣左布政使魯祠於廣東大
學士許瓚屢疏乞休上不悅尋引罪出視事上曰爾
簡首文臣不衆比朕不視朝既逸矣又欲求去何有
忘家私因我示了之假罪請既無報念革職閒住熊浹

自忤旨後屢被譴稱病乞休上怒奪職爲民令錦衣
官較押回鄉里毋復其身家虜犯榆林官軍追斬之
十二月封譽榮爲岷王
二十五年正月乙未朔上拜天玄極殿朝是日雪羣
臣賀御史周冕奏請東宮出閣講學上曰是典禮出
自上非如外事可建白冕輕妄奏瀆其降邊方雜職
再言者加罪之二月建春祈大齋三日夜施藥朝天
宮舉春祈典于雷霆洪應殿七日三月賜號呂純陽
孚佑帝君祀之永禧僊宮脩邊牆於大同白草番作
亂四月立賞格於徐男女亡入虜者用應祈羣臣賀

上悅五月琉璃河橋成以虜入延綏逮繫總督右都
御史張珩延撫右都御史張子立謫戍邊虜求貢不
許七月虜大入延安慶陽保安安化諸處總督侍郎
曾銑遣參將李珍夜出塞劫其營敗之增貴州解額
吏部文選司郎中簡坐官邪治罪以尚書唐龍下比
責其稱老忘國黜爲民久雨賑京師饑上曰鹿瑞龜
祥淯呈去歲今朕辰日近醴泉復出承華雖聖賢不
恃以怠也而不可不敬謝其自二十五日至於八月
望舉謝停封供事毋慢既八月萬壽節上命羣臣詣
醮壇叩頭因加恩諸在壇者併進封陶仲文神霄紫

府闡範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眞忠孝秉一眞人掌
道教事陞丁部帶俸尚書盛端明顧可學俱禮部尚
書建秋報大典三日九月舉報成典朝天宮十日溯
賞苗復叛柳州賊韋金田等平賞兩廣撫鎭張岳陳
圭等功十月虜犯保安掠慶陽環諸處和川王府奉
國將軍充灼謀勾虜伏誅決重囚張延齡胡守中皆
伏誅令朝鮮貢楮代蓆十一月冬至上命費寀陸炳
視執事官禮不肅者以聞寀言雪霽天寒冬賀恐煩
聖體請具朝服行五拜三叩頭禮奉天門少傅臣下
之敬上悅報可上曰良鄉橋工告成茲宜古玄殿鎭

橋次公希忠侯元輔臣言嵩其往相址十二月甲午
上諭禮部冬雪雜霧恐作癘災爲民祈正瑞焉乙亥
雪羣臣表賀上優荅之總督陝西三邊都御史曾銑
請復河套夏言主其議以請上壯而許之

臣何喬遠恭撰

典謨記

世宗肅皇帝

二十六年正月甲寅朔命朱希忠攝拜天玄極殿羣臣望朝奉天門賜徽王厚爝道號命將領生兩廣雲貴四川者郎用於其上毋推京營西北邊著爲令二月大祈于高玄帝壇六日三月策試貢士胡正蒙等賜制曰朕惟人君受天命主天下君師治教兼焉自古迄今百王相承道統屬之有不得辭者孟子以堯

舜禹湯文武之爲君臯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爲臣各有聞知見知之殊唐韓愈氏乃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傳止于孟軻詳略同異何歟宋儒謂周敦頤程顥顥兄弟朱熹四子得孔孟不傳之緒直接古帝王統果若是班歟抑門人尊尚師說遞相稱謂忘厥僭歟漢唐宋而下其君雖不能比隆唐虞抑其德功不可槩少果盡不足當大君道統之傳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體堯舜授受之要而允執厥中論人心虛靈之機而操存弗二我成祖文皇帝言帝王之治一本於道六經道明則天地聖人之心可見至治之功可成斯言也上繼皇王道統之正下開萬世太平之基矣迨我列聖克篤前業俻天叙人百八十餘年于茲朕纘紹鴻緒惟敬惟一敦典叙彝祈天格民思弘參贊繼立之功者宵肝孳孳也茲欲遠紹帝王近法祖宗舍是何所寘力焉夫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後孔孟以來上下千數百年間道統之傳歸諸臣下又盡出宋儒一時之論朕所深疑也子大夫其悉心對久旱上禱宮中雨醮謝四月山西巡撫都御史孫繼魯坐與總督宣大翁萬達議邊不協逮繫之虜求貢萬達以請不許五月總督陝西三邊侍郎

曾銑逐河套虜勝之虜遠徙不敢近塞陞俸一級賜白金文綺諸將賚賞有差六月建謝典於昊錫仙宮七月以浙江福建郡並海多倭改南贛汀漳都御史朱紈爲巡撫浙江兼官福建海道勅紈嚴泛海通番勾連主藏之禁河決曹縣先萬壽節建大慶典大高玄殿停封止刑二十三日禁屠九日度天下道士二萬四千人八月萬壽節命朱希忠代告天玄極寶殿百官望朝奉天門加授陶仲文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大學士俸蔭一子尚寶司丞吏部侍郎缺尚書聞淵推補祭酒王道道卒淵再擬禮部右侍郎崔桐少

詹事黃佐給事中時中言初道[?]時淵故擬禮部左
侍郎許成名矣桐與訴訛乃茲會而用道今復用桐
是賓爭也給事中商御史利言桐成名爭矣黃佐與
少詹事王用賓者兩恐人先亦復不讓皆小人也上
茲令四臣致仕以妄舉奪淵俸文選郎中舜臣下鎮
撫考訊之九月禮科給事中錫言兩淮運司解金色
惡戶部尚書王杲巡倉御史艾朴私受解官正大賄
持覺庫員外善繼抑納之上怒下杲詔獄杲奏解金
稱兌皆委官臣與總督尚書移文往來而已臣目不
見金寃矣上責杲總非古廉臣令加刑考尋戶科給

事中汝進秉彝養正起宗等言解金者大使閻實兩
淮署印副使祿鄉親祿與正大謀雜摔惡色令蘭入
解廣通請托如太常少卿世蕃順天府丞奎總督尚
書韓闕節皆有狀請窮治之大學士嵩訟汝進等借
臣予污臣上益怒詰責汝進等不早劾祿者今爲杲
解釋朕加考乃言也執至闕下杖之降邊方雜職已
發杲朴邊戍墶祿皆爲民杲竟死于戍王杲汶上縣人正德甲戌進士授陽汾知縣治行最山西補監察御史巡視陝西會歲大侵詔遣二中貴人分守蘭靖杲上言強邊饑歲民救死不贍若額外設官勢必借派困民乞取回內廷供掃除戚庶令祖制總兵官越支倉貢墨惟怯督積敝劾結魏彬爲內援累劾罪不治杲列文所犯[?]總府下閣上乞併論如法文竟罷鎮杲官戶部尚書悉心審畫會有詔買龍涎香久未獲思晉因以中之上益不悅杲御屬嚴毅無敢私于差遣者嘗事下治必督過不少假借其才行卓異者汲引延譽如恐不及郎官化之莫不自礪多選要職而不肖者不能無觖望兩淮鹽金解至者數十萬主藏員外余善繼滿收千兩與解者不能匿其只首杲奏抵善繼於理善繼忿甚流言鹽金惡法不當收杲受與解首重曝故見抑耳主事胡經嘗被杲乃與善繼比而爲之證經河南人也禮科給事中馬錫其鄉人信經發露章劾杲峻文巧詆逮下詔獄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等合疏論救忿廷杖謫戍贓吏懼傳致款成如錫指上愈怒意且臣淵因擊繫磬裂因釁然疑其枉乃薄譴杲戍雷州竟卒於貶所隆慶初都給事中辛自修等交白寃賜祭葬贈太子太保閏九
月舉秋報大典於大內六日建玄殿琉璃河橋名其
神宮曰洪德永濟橋曰瓊恩再舉秋報大典洪應殿
五日湖貴苗逆歲作亂四川巡按御史鳳鳴劾貴州

巡撫都御史王學益養寇玩兵致苗夷猖獗流毒異
省詔捕治學益京師科道官劾奏平陽知府聶豹虜
寇太原時大括部民財至二萬餘罰死囚金五千出
之豹貪肆宜罷下山西撫按官勘報部院會覆言豹
括財贖死備軍興心故無他贓非入己請許其休致
上曰豹假公違法逮問之京師既至發爲民吏科都
給事中大同等劾奏雲南巡撫都御史應大猷事竣
復命有舉無劾避怨長奸宜罰治吏部尚書聞淵如
其語覆請上曰雲南遠萬里吏倍自恣大猷徇私廢
憲胡言治也褫其官責淵回護而謫考功郎中雷禮

於外職十月勒獻皇帝小孤山詩於小孤山令有司以春秋祀小孤山神閣淵會推兩廣提督以巡撫山東都御史何鰲上刑科給事中鍊論鰲巡撫山東時單縣賊竊發不能防滋蔓不能剪旣債事於山東能成功夫兩廣請下吏部詰問上奪淵與廷推者俸械治鰲京師尋貶之十一月醮太高玄殿十二日壬午宮中火夜出楊爵圓明閣陽雷軒成乙未方皇后崩上以榻寢故痛后甚葬以元后禮曾銑疏復河套十八事兵部言銑經略甚詳第事體大請下廷臣議上曰虜據河套久矣念無任事臣其卽議十二月曾銑

論劾總兵仇鸞貪虐失番夷心上大怒逮繫之上諡大行皇后曰孝烈蜀王讓栩代王充燿薨封懷埢爲秦王

二十七年正月戊寅朔羣臣朝奉天門上諭輔臣陝西山崩移胙辛未日大風沙其占兵火本兵其悉心經畫備弭兵部尚書王以旂上諸臣所議曾銑復套事上始疑之問夏言曰套虜爲患久矣一旦逐之師有名否兵有餘力食有餘積可必成功否胙捕誅王三未論功臣下有怏怏心今欲舉此大事一銑何足言祇恐百姓受無罪之殺我卽不言此非害數民命比我內居上處下情外事何知卿職輔弼眞聞眞見當行行之言不敢決請上自斷上再下羣臣博議大學士嵩私言其不可上曰卿知不可何不力正銑疏至時言密奏人臣無如銑忠朕知言不顧國安危民生死但徇銑殘欲耳朕故一言未答示不可知後見卿擬旨多誇許又見夏言謂可是必語卿謂朕知而主之卿未宜阻其謀者今部疏會奏則果行矣可眞從耶朕方言不可耳時上已大疑言言懼不免上疏自解上曰爾等朝廷倚政本百官心邦民昌徒徇私强君脅衆密疏未允許稱上意必也詰問卽不

引罪吏禮部其會都察院參論之是時上意且不測而嵩攻言甚力下兵部併議兵部尚書王以旂言套未可復也上曰先朝但防守耳銑無故輕倡狂言雖奉命旨然既下議矣自當深推實慮明以入告忍心覬望一旦敗事何救也者其奪與議官祿俸及兵部侍郎司屬官各一年錦衣衞亟械繫銑來京王以旂卽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往代之盡心經理以贖執議不謹罪此安危大計也科道官寂無語者其悉逮杖闕廷各罰四月俸已聞淵等參論夏言輕信狂謀輒爲贊奏跡涉強君惟聖明裁進退上曰循謂涉也

媢又畏者何臣體夏言其削奪餘官令以尚書致仕改戶部尚書劉儲秀爲兵部尚書儲秀被命疏辭言陛下明聖自入繼大統懷威四夷莫不震疊比復套一議尤非臣愚陋所能佐萬一上曰廝儲秀不急任事而擬游詞黜爲民鞏昌漢中大饑賑之兵部奏近從虜中來者言俺荅渡河與套虜謀寇延寧請嚴備上曰虜合聚入套非備我何也啓釁之臣可無罪乎其亟勅王以旂謹備兵部卽會同都察院參論曾銑毋比之故總兵仇鸞從獄中上書誣劾銑先虜入延安覆軍匿不聞尅取軍餉鉅萬密遣其子淳托言婚

翁蘇綱賂言表裏作姦事久不發銑自知罪重乃倡議復套冀非常功作解免上命捕下淳綱錦衣遣給事中錦衣千戶各一人往按之二月建春祈大齋顯陵宮三日夜六科給事中齊譽等劾奏銑上曰譽等無一先言者今見累旨乃以罪鬪好負國也其降譽一級外調之名孝烈皇后陵曰永陵建祈歲典大高玄殿命百官青布衣辦事停刑禁屠三日陶仲文醮于王屋山以孝烈皇后百日追薦永禧隱宮十晝夜命府部侍從臣素服供事序日進香惟科道不許已巳大風揚塵上曰今日風色或仍邊塵者虜旣結合

伺侵我雖止兵彼或作欺笑而犯兵部再示邊臣令陰計也三月丙子日有食之建祈年醮雷霆洪應殿庚寅月食以師久無功罷征湖貴苗兵錦衣鞫上淳綱獄上下銑法司會官重議之遂命追械夏言於途已法司擬銑無正律請比邊將失陷城池者上曰銑妄議開邊臣敗殃民欺蔽朕躬乃曰律無正條則通不治乎其擬正律奏乃當交結近侍官員律以奏詔可遂斬銑於市妻子流三千里出仇鸞獄中建追薦二聖及孝烈皇后醮七日禮成告謝大高玄殿翁萬達再以虜求貢請不許四月夏言逮至上書自訟上

怒不省下鎭撫司考訊命三法司擬罪刑部尚書茂堅等會議言罪當死詞未引伏且久侍內苑有勞議能議貴請上裁上奪茂堅等俸讓之曰朕腹心視言言何視朕方銑上疏時言代奏强君朕何嘗一語諭荅敢動稱密諭主行啓禍殃民事責問猶曰不知所罪朕薄示戒令致仕又作怨語曰前者因不帶香葉巾不服擅與內府罪今日爲朝廷計非身家反遭斥削是臣禮敝彼正以久直西內不得見蘇綱爲解爾等又謂內苑有勞其如律擬奏上竟坐交通銑論死亦流其妻子二千里建景命延禧醮五日五月葬孝

烈皇后永陵禮臣議奉主奉先殿東夾室上曰坤寧
正寢也其設於坤寧朞年當祔廟乃奉主坤寧宮六
月賜楊一清諡周府鎮國中尉勤熨失祿越關詣闕
上疏言上厭萬幾溺長生重齋醮急興作數歲以來
委任匪人賄賂公行刑罰倒置當以秦皇漢武梁武
宋徽爲戒而希唐堯虞舜之跡上怒降勤熨庶人安
置之高牆禮部尚書宗請立后上曰念已立太子矣
昨孝烈崩朕已諭輔臣嵩毋請也適宗室有比朕梁
武宋徽者朕即當內禪退閒前代故事及成祖訓典
卿爲朕考立之宗復上疏言皇后配體承乾贊成內

治椒塗蘭殿豈宜久虛此臣等拳拳狗馬心若夫傳
位之事歷考前代唐高以功且在暮年宋有一二皆
末造也成祖皇帝六飛三駕暫敕留守則監國而已
皇上天與人歸春秋鼎盛將萬斯年臣不敢奉詔上
曰覽對悉卿忠懇后未可立宜承朕命七月太淸閣
成鄭王厚烷進四箴十連珠勸上修德講學上大怒
曰爾知宗室有謗訕者輒効之彼是何人乃細物曰
勤熨爾眞今時西伯也請欲爲而爲之總督兩廣侍
郎張岳總兵平江伯陳圭討平賀縣賊陞敘有差朱
紈在浙中嚴泛海通番勾連主藏之禁浙中牟倭者

多不便之御史亮給事中鏜言紈一人兼轄難遙制
不如省設都御史各一人便下吏部覆言浙江故無
巡撫遇警則遣重臣巡視事寧即止今宜改紈巡視
浙福事寧日還京從之京師地震遣祭告郊廟社稷
醮內殿外宮至于萬壽節後九日止凡三十五日雙
穗穀七十五本生西苑上曰天降民祥因獻廟受賀
八月萬壽節以孝烈皇后未朞止賀望朝奉天門賜
陶仲文加支伯爵俸朱希忠崔元各祿百石嚴嵩支
一品正俸加賚案少保顧可學盛端明各太子少保
陸炳光祿大夫柱國方士郭弘經王永寧鑄印賜道

號京師及廣寧登同日地震命羣臣實加脩省各條
時政得失閏重建圓明閣建壽壇醮宮中九日虜寇
大同總兵周尚文禦之九月宣府諜報虜衆數萬寇
鎮安雲州將逼居庸上曰邊報或地異之應朕當叩
道祈天此未必不因奢妄之致彼久知矣不轉測之
乎光雖銳死言因恐不臣餘孽爲其報復不無兵部
其示萬達等毋忘國之家忘民之巳猜疑聽授邪孼
必欲欺君逞忿王憲可脫神鬼之誅未可逭也十月
殺夏言建報豐醮雷霆洪應殿七日賜遼王憲爀道
號上躬禱雪內壇其夜雪輔臣嵩率百官表賀上曰

簕感天歸君敬忠溢於陳詞朕具悉十一月冬至百官望朝奉天門十二月建報豐醮大高玄殿三日封讓栩爲蜀王廷埼爲代王

二十八年正月壬申朔命朱希忠代拜天玄極殿羣臣望朝奉天門套虜掠永昌鎮羌諸處總兵王繼祖三却之二月建春祈大醮三日夜魯王觀烇薨虜寇宣府指揮江瀚董暘戰死沒全軍虜遂東犯永寧關南大震大同總兵周尚文等戰敗之尚文自頌功累疏請叙上銜焉杭州府志己酉京師地震上曰豈氏間有聲懿範抑乎命博採以聞三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丙戌冠皇太子丁亥皇太子薨

四月建祈年醮大高玄殿三月洪應雷壇十一日上諭禮部入夏雨澤少降必祈雲潤庶豫民食其停十日刑百官素服供事毋怠以范鏓爲兵部尚書鏓辭上覽疏不恭黜爲民五月周尚文卒禮科給事中沈束頌尚文忠勇爲請旌上大怒曰尚文連疏自伐怨望多端未治遄死廝束上誣曰忠勇部院其參論以聞尚書淵都御史僑言束狂迂當治心無他惟陛下原之上曰黨欺奪淵僑俸三月命廷杖束詔獄錮之八月上諭禮部朕生辰又届思靜報玄恩可權免朝賀百司勿生慢肆宜盡臣勞以稱乃忠出西苑瑞穀百六十本示輔臣奏謝上天而廟告萬壽節百官賀朝奉天門虜寇大同左右衛威遠平虜等處九月建秋報大齋朝天宮三日夜虜寇榆林參將劉繼先等戰却之壬午月食虜掠萬全左衛總督郭宗皋督諸將禦之賊引而東駐沙嶺堡參將趙臣等力戰斬其酋虜潰右衛垣出建秋報大典大高玄殿及洪應壇十月以苑囿穀瑞免刑囚十一月冬至羣臣望朝奉天門十二月上諭禮部深冬不雪二麥何滋朕親祈洪應殿文武大臣薦素饍朝天等宮毋慢封頤坦爲魯王

二十九年正月丙寅朔命朱希忠代拜天玄極殿羣臣望朝奉天門三月貴州苗龍許保襲印江縣及石阡府破之辛未上禱雨禁中至于四月不雨河間人王聯故爲陽武知縣上幸承天時供帳不辦巡撫河南都御史胡纘宗劾罷之既家居不孝殺人坐死繫縣獄久之乃令其子朝肅詐衣朝衣奏寃上前曰車駕南時胡纘宗迎駕嘗爲穆天飛駿英皇淚竹詩屬臣父聯鐫布臣父以纘宗詩皆虞罔不祥語不敢如教遂劾父去官因徧搆前後有司聽聯獄者凡三十六人上怒趣械治京師下三法司會訊刑部尚書劉

訒訊止纘宗詩頌也宜赦勿問聯誣當坐如故朝肅
許常朝官當斬上曰纘宗頌爲云淚哉下禮部都察
院參論及疏入手之曰劉訒等不思執法而急市恩
稱頌之詩固是如此遂黜訒爲民奪三法司堂官俸
半年司屬官逮鎭撫司考訊之纘宗亦發杖爲民先
是上意且不測嚴嵩陶仲文論救乃罷上曰獄平維
二臣功特命嵩兼學士俸封仲文恭誠伯嵩仲文辭
乃許之癸丑雨五月建謝典大高玄殿徽王厚爝薨
六月施藥朝天等三宮趣徵內用香廣東凡六品士
四萬斤有奇虜犯大同我軍敗績總兵張達副總兵

林椿死之總督宣大侍郎郭宗皐巡撫大同都御史
陳燿以聞因言達椿雖亡虜亦旋遁官軍少被傷者
閏六月予達椿贈諡祭葬立祠廕世襲一子停宗皐
及燿俸給事中禹言張達效死先登一軍皆沒獨其
二子世傑授以血戰潰圍出此數十年來邊關未有
之大衄宗皐燿不自蓆藁陳咎乃彌縫蔓語曰虜遁
軍傷少死何以見達椿生何以謝二子也上是之更
令達二子同廕械繫宗皐燿京師既至各杖之百發
戍邊燿竟死杖下起廢咸寧侯仇鸞爲總兵鎭守大
同七月瓊州黎賊平延綏鎭巡官請加募軍之餉户

部尚書霍韜言往太倉庫一歲之入十存二三今經
用不貲內帑殫竭而諸邊增兵遣戍日朘月削虛腹
心以奉四肢非完策也臣職理財愚不知變願與羣
臣明習國計者得公議於庭惟上幸許上從之下韜
議韜因言國初邊餉取辦民屯二種馬料取之採青
牧放歲有常供未嘗告乏邇者民賦多逋軍屯寖廢
本源旣竭末流從之乞行各省巡按先稽起運錢糧
嚴徵積負次及衛所屯田子粒覆實屯軍補其缺伍
更以開中鹽引及各色稅課兼融計算會通歲月或
有非常蠲減方許奏發帑銀庶軍馬芻糧不失舊額

邊臣糧餉有以應之上曰邊急餉在日前徵負融算
紙上空額爾可作實給軍耶其再議韜再以前意請
上責其偏執自用命調之南京巡視浙福都御史朱
紈坐擅殺滿剌伽賈番被逮自殺八月萬壽節加成
國公朱希忠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輔臣嚴嵩上柱國
尚書張治徐階顧可學太子太保陞少詹事李本吏
部左侍郎大學士致仕太常寺卿朱隆禧禮部左侍
郎文華殿辦事中書談相工部右侍郎仍封禮部尚
書陶仲文恭誠伯加歲祿百石高士郭弘經王永寧
皆封眞人醮朝天宮三日其日命朱希忠攝拜天玄

極殿百官望朝毋賀嚴嵩奏伏蒙加臣上柱國者臣
不勝疑懼上之一字非下所擬國初以徐達之大勳
勞止爲左柱國而已臣昧劣臣不敢上乞嵩謹以嵩
子世蕃爲太常卿虜俺荅大糾諸部入寇獨石邊外
犯宣府西河遂引而東駐大興州乙亥循潮河川攻
古北口巡按御史王忬言潮河徑可一日至通請馳
備從之上密使覘忬忬方乘通城厲士上大悅戊寅
虜果從徑至管通河東圻掠近縣使巡撫甘肅都御
史王儀駐守通嚴京師命大臣門九門而軍發城中
民及武舉人授兵發陴使給事中御史視之出繫獄

故將令立功自贖己卯虜營白河東去京師益近大
同總兵仇鸞獨引一軍扼虜河西上壯之除定巡撫
都御史楊守謙亦率軍至上喜使營東直門下移京
軍軍城中庚辰告虜警太廟吏部尚書夏邦謨等請
上朝吏科都給事中秉壺等請駕還大內以安中外
心上曰勿擾乘而恐動上下下令發倉廩平糴懸賞
格募伎勇是日虜大殺掠河東民焚湖渠馬房園內
侍增渡河至安定門兵部尚書丁汝夔恐喪師止諸
將戰壬午虜大薄京師上怒切責汝夔所以不令諸
將戰狀虜爲漢人書來貢縱內侍增還入其書稱臣

而詞甚擾上名禮部尚書階集議闕下議未定簡討
毛起曰事棘矣盍姑許之出然後拒之國子司業趙
貞吉厲聲曰今朝廷所急者出沈束於獄理周尚文
功退虜易易耳曷許貢爲時錦衣衞經歷沈鍊亦從
傍從臾貞吉言遂與夏邦謨相詬而閧上聞壯貞吉
名疏便計陞爲左春坊左諭德兼監察御史齎金五
萬行勞軍上悅仇鸞守謙以鸞爲平虜將軍總督諸
鎮援兵分道禦寇得以軍法從事以守謙爲兵部左
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副之命僉都御史商大
節領所募伎勇異等別爲一軍軍城內外時諸鎮援

兵雖盡至皆遠屯糟口西逐虜鸞軍亦徙游移張聲
勢守謙兵少不敢擊虜徒堅壁城下虜大焚西北關
火明西內西北關多內臣園舍皆環上泣將帥不力
文臣制之故虜得至此民逃虜來入者門閉率號哭
城下上亦聞其聲益趣戰守謙等猶以汝夔未檄調
爲解上震怒曰獨不畏朕癸未御奉天殿敕百官午
門曰今虜入畿地當職諸臣全不委身任事輒曰上
不視朝夫平時言君逸臣勞竊聖言自濟豈期今者
不忠至此何有主憂敢爲下効朕中夜之分尚親處
畫輔贊大臣日夕左右未嘗頃刻滯軍機而朝堂一

坐正復何益欺天背主之物且以正朝大內恐嚇朕
躬奸臣敢罔君父與誤事者科道官通不一劾大小
諸臣便指實一一參奏餘諸但有見聞可助破逆擒
虜者人人盡言再若昔玩茲從軍法於是詰責汝夔
舉動周章汝夔惶恐請自出戰不許羣臣皆陳禦虜
便宜通政使樊深言仇鸞張虛聲耳實養寇要功請
詰之上方壯鸞黜深爲民甲申絕虜貢虜亦遯上命
訊汝夔守謙儀午門外遂以王忬代儀丙戌京師解
嚴貞吉還報盡勞諸軍獨宣府去京師遠臣未辭闕
未敢行上曰貞吉大言耳用之乃蓄縮敢代尚文來

懷怨杖而降之邊方上曰汝夔負君毒民守謙市衛
主名黨同違旨坐視民禍即便殺之戊子上責刑部
侍郎黯左都御史僑大理卿良才曰旨擬汝夔等罪
即便也如何遲夜半日猶不奏人欺君者安用臣爲
各杖四十令成爰書午門下汝夔等死猶未贖生靈
數命也刑科給事中侃等尚循故事覆奏皆杖之百
發爲民遂殺汝夔謙仍梟汝夔流其妻三千里子適
戍己丑賞仇鸞九月命掩人民死者賑被虜家夏邦
謨奉旨推經略薊鎮大臣舉都御史應奎吏科都給
事中秉壺言今治邊急得才應奎及宣府巡撫良薊

州巡撫嘉會率不稱又三關井陘遼關天津皆要害
也四兵備亦宜更置使得人上下邦謨更選邦謨推
代三巡撫者四兵備尚未報上詰責之曰何遲也居
常不爲國公選遇事逡巡附背其姑降俸三級上考
問兵政革十二營兩官廳復永樂三營舊制曰京營
設勳臣爲提督官以文臣贊理之以仇鸞爲總兵提
督改吏部侍郎王邦瑞於兵部兼右僉都御史贊理
營務命僉都御史商大節仍經略京城改操江南京
右僉都御史李遂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專督兵糧
於薊鎮降鄭王厚烷爲庶人幽高牆論入援功加仇

鸞太保兼太子太保特名翁萬達制中爲兵部尚書
起故翰林編修趙時春刑部主事申旞添註兵部爲
巡視京營主事十月改京營提督曰提督京營戎政
贊理文臣曰協理戎政仇鸞言京營官軍守難格戰
請分遣御史調諸邊兵入衛爲秋防兵部覆言虜向
往不常調諸邊兵入衛虜即犯邊何抵也上竟從鸞
議上諭嚴嵩曰昨胡氣深入雖荷天祐不日自退然
欺上大罪未明宗室士庶其孰不忿虜賊未至時朕
問卿卿謂佳兵不祥今若以去又弛後灾必甚要當
講求征伐大計勿論虜犯否庶可伸我中夏氣象又

諭曰今直擣巢穴殺虜不爲無名所難食一兵二須
大豐三五歲鮮旱澇之災食足兵雄乃可如皇祖時
長驅耳今且謹備二諭勿秘皆示諸臣令曉朕旨刑
部郎中徐學詩言賊至門庭陛下有諭令人人盡言
所以破逆擒虜者切見嚴嵩奸貪特甚嵩子世蕃竊
權擅政臣謂正本清源無如亟罷嵩父子皇上攬權
穆清之上六卿分職則天下自安上曰廝學詩乘上
言以報私忿下鎮撫司考訊之嵩求去不許曰勿墮
小人計但竭忠輔朕上諭嚴嵩曰閫賊歸多毒瘡死
者殺人盈萬天怒之矣今不可以好武阻先集兵糧

示户兵二部知之復諭仇鸞曰勿怠戎政必長驅胡
虜如皇祖時鸞對方冬虜馬肥請以來歲三月大舉
也上悅優荅之仇鸞恃寵驕恣由嵩惡之奏言營政
更始切耳目之司凡事願加詳博訪不當決計於一
人上以嵩疏指不明密示鸞鸞心知謂己上奏曰嵩
乃制臣不得有所爲巡視京營既有科道官矣益以
職方主事臣東西顧脅息懼罪而服謀虜上下嵩考
訊外調之遂革巡視主事職十一月冬至羣臣望朝
奉天門祧仁宗祔孝烈皇后于太廟復爲后祈福內
殿六日以翁萬達被命久未至遂以王邦瑞爲兵部

尚書及萬達至上責其慢奪職別用李遂自南京至
上亦以其遲下吏部尚書邦謨吏科都給事中秉壹
等參論皆請罰治之上曰國事方殷遂聞名遷延無
人臣禮邦謨秉壹猶護之也遂黜遂爲民而罰邦謨
等俸有差因以王忬代遂上曰雪恥報恨恒人知之
況明明大邦醜虜陵之當職掌者其整飭兵將定以
春中舉勦敢言止者大將軍鸞處治十二月癸亥上
祈雪禁中乙丑雪增置昌平易州各都御史副總兵
一員幷設通州者爲三輔降翁萬達爲兵部侍郎兼
僉都御史守易州起故僉都御史許宗魯守昌平大

學士嚴嵩一品滿十二年考賜獎勅誥命虜叩宣府
邊求貢不許仇鸞奏言薊州總兵鳳鳴大同總兵珏
不勝任請黜之而別薦京營副將勳代鳳鳴密雲副
總兵仁代珏上皆從之旨從中下兵部尚書王邦瑞
言會推而請自上裁此故事也京營大將與外鎮將
領本無屬也鸞將京營輒請置易外鎮將領旨從中
下臣莫與知恐無以杜專擅漸上責邦瑞曰戎政初
脩忠將是托朕密諮鎮將非鸞自擅爾若選將練兵
事事加意且不待彼言翔俾我勞今一矢未發輒先
自攻譖大臣謀國之忠宜爾耶上復曰昔我二祖兵

斬多出達能諸將無作謗者邦瑞以虜退未擢是又
翟鵬之怨上也每曰破格舉事盡忠者乃不能容虜
再至當效汝夔誤國矣京師南關貨賄所集廂中居
民願助城外城以備虜許之冊徽庶子載埨爲徽王
楚庶子英燿爲楚王
三十年正月己丑朔命朱希忠攝拜天玄極殿羣臣
望朝奉天門錦衣衛經歷沈鍊論劾嚴嵩父子奸貪
十大罪夏邦謨爲之闒茸賄賂若頤指然請兼誅斥之
上曰斯鍊先爲令坐貪被調今且考察度不免抑非
歲與邦謨喧閧朝堂尚未正罪乃敢狂恣出位誣奏

大臣計取直名去錦衣衛其捕杖之尋發口外爲民
甲辰月食兵部議調班軍及近畿諸府人夫脩築薊
鎭邊牆仇鸞爲班軍請免上許之而曰各邊歲歲言
完脩也無一濟者要當練兵蓄銳實圖効耳其第令
本鎭第量自脩築亦毋妄勞費爲兵部左侍郎史道
言脩邊限虜不爲無功班軍卽不調請借役人夫許
之二月禮部尚書徐階疏請建儲者三上問嚴嵩嵩
對東宮諸王十五則選婚景裕二王年及矣當先正
名焉冊裕王爲東宮乃可行冠婚禮也上曰己酉春
事可思古者男子尚三十娶己酉春盡莊敬太子薨

之年上曰朕思去秋虜醜肆然滿歸今歲定犯若弗
决討彼益逞今練兵處食爲上城外城妨民財力其
令遂罷之兵部尚書王邦瑞條備虜五事其一言薊
州脩築邊牆正策也須因甲可乙否遂欲棄之虜窺
伺無時請亟勑所司斷然必築上曰誰云棄牆不築
者前旨謂當圖實効耳不圖實効終歲築何益邦瑞
職本兵自當幹理實事烏用建白如它臣爲其自陳
狀遂革邦瑞職令以冠帶辦事以侍郎道郎中耕等
阿附覆奏皆奪俸有差及當考察邦瑞循故事上疏
自劾上責其巧辭懷怨斥爲民翁萬達亦以考察自

劾乞終制上責萬達無奮勉効力之忠罷之及疏謝
復責其奏牘不恭亦斥爲民三月作玄府鎭虜法壇
以厭虜趣户部取龍涎香爲脩醮壇之用虜獻我叛
人錦寶等請貢其使人以求馬市下兵部尚書趙錦
咸寧侯鸞議鸞力主之羣臣皆如鸞言上難焉問嚴
嵩嵩曰非謂恃市忘戰也以緩虜入而脩備焉從之
遂許開大同宣府延綏寧夏四鎭歲兩市么致仕吏
部侍郎史道兼右僉都御史往大同經略既行兵部
員外郎楊繼盛上疏諫止上示嵩得無與邊臣再計
如我初意直堅守而待掃除之乎嵩曰道行矣上曰

當使語虜中國尊上天子好生作許歲兩市全民也
繼自今必十年不敢犯邊乃許再莫示弱嵩曰虜待
命矣無以信外夷且虜懇上乃下旨邊臣久奏馬市
集議而後行繼盛卽有見宜早言何撓邊惑衆以淆
國是下鎭撫司考訊出爲邊雜職總督湖廣川貴右
都御史張岳大破貴州苗上諭禮臣曰天久不雨朕
先虔齋三日祈霖于洪應文武大臣其祭告郊廟徧
于羣神四月望祈年醮朝天宮復以仙宮萬殿不戒
于火令更壇而舉醮貴州苗旣破其賊首龍許保等
竄入湖廣苗纈卓寨糾黨突入思州執其知府允簡

大掠去事聞革貴州都御史任輒職住總兵官沈希
儀俸暫加張岳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以重
其權切責之令與希儀皆戴罪勦賊以兵部尚書錦
左都御史僑兵科都給事中光裕等不究論諸臣罪
奪俸有差以旱賑保定河間諸府仇鸞言今者四調
邊兵及京營軍兵共五萬人臣授大將用兵貴專請
皆隸臣分布諸路他官不得擅調遣從之左都御史
商大節言臣承經略之命但參酌綜理贊仇鸞所不
及耳非有重兵在手責守戰者也鸞擇精銳五萬出
爲游卒留柔脆京軍以防守委臣臣一身耳當京師
利害設虜分而爲二一道衛鸞一道趙京倉卒之間
孰圉去年事可鑒乞勅兵部詳議分屬便臣守之上
曰廝大節未見敵已自愛矣可期與戰耶下鎭撫司
考訊令三法司重擬刑部比領兵官已承調遣不依
期進兵策應因而失誤軍機者斬上竟是之候決於
詔獄開馬市大同還虜質五月以甫應祈遣謝各宮
廟大同旣市虜酋俺荅上表謝進馬九匹入謝仇鸞
言夷俗敬則用九宜賜勅厚賚從之賜俺荅彩幣四
表裏大紅紵絲膝襴一表裏金頂大帽一金帶一及
其子脫脫夷使有差六月虜犯左衞侍郎史道詰虜

甫市也而何犯虜謂中國奸人蕭芹等誘已而桑顏
三衞亦蓄我叛人哈舟兒陳通事時時勾虜寇邊皆
懸賞格捕之上曰虜固逆天本之我中國賊也次則
三衞翼者朕奉上玄威王三見擒未遂封賞朕又累
怒邊吏故人人坐視賊來欺脇朕躬不然豈胡虜敢
逆犯也自今邊臣果有忠主心不宜自負幸禍欺天
者錄其自作賊至自有祖宗法不赦抑朕以虜市且
撤玄府鎭虜壇虜旋動朕不敢忘玄祐元江上舍那
鑑作亂張岳擒獲貴州苗首龍許保命卽誅於貴州
莊妃何氏薨將葬之上曰古者世婦御妻數用九其

白今九妃同墓城通州命户部進銀五萬爲內供自今五歲一進銀十萬兩購龍涎香遣大臣廟祈以弭虜虜執蕭芹等十餘人至邊仇鸞家丁時義縛以入賜虜酋俺荅金彩通袖衣二襲彩幣四表裏加鸞太子太保米二百石廕一子錦衣世史道兵部尚書賞金幣總督侍郎蘇祐而下皆賞金幣有差亦賞義如伏罪例下芹等誅磔之八月史道言虜富者十二貧者十八富虜以馬易繒帛貧虜無所得馬願以牛羊易菽豆不許之則貧虜亦且寇邊許之則俺荅可藉以約束諸酋我亦可因而脩戰守焉下廷議皆謂虜

無厭藉藉難之仇鸞亦不敢決主上曰虜要求多端詐不可聽其絕之已俺荅表謝帽帶表裏之賜并乞職役誥命道復以其表聞上察表非虜文切責史道不處置邊備輕與虜瀆奏名道還遂絕虜萬壽節命朱希忠攝拜天玄極殿羣臣望朝奉天門大將軍仇鸞統領京邊兵馬二萬七千有奇候虜白羊口九月上諭兵部風作竟日其防虜毋怠京師地震有聲詔脩省三日刑科給事中良翰上覆錄囚奏上曰日恭大享廝良翰奏刑不敬孰大焉奪其俸既享諭禮部曰日者大享自始祼雖風陰罔閒實所司不恭雜之以墳瀆之刑奏繼自今祈穀大享禮悉禁封點齋祼牲如大報毋慢都給事中光裕御史愷等劾奏史道爲虜請易菽豆乞封號委靡遷就不稱任使請亟罷之上怒曰已名還矣向時爾等皆安在杖而奪其俸十月史道還下吏部議進退尚書李默言道前後處畫市易有無利邊皆在上鑑惟聖明裁之上曰爾職司評擬如何煩我若夫考核羣下皆以勞主爾何爲者降默俸一級令道供職如故改葬哀冲莊敬二太子天壽山遼東巡撫缺李默會推布政使張臬謝存儒上曰是以資遷矣如今急邊故非常比默不愼重

推衆安有視國如家意姑記罪其再以堪任者聞默懼疏謝上曰默受朕簡長此六卿徇情市好累不改省薄罰示之乃敢懷忿忌辱假名陳謝其革默職爲民裁革易通二都御史使薊州巡撫兼視通保定巡撫兼視易十一月薊遼總督侍郎何棟獲哈舟兒陳通事械磔之告謝郊廟社稷及歷代帝王輔臣嵩等疏賀上曰卿等入賀歸上功羣邪猶不滿向者王三捕誅未酬欲得丁汝夔果縱賊至國門曰羞主今臣下人各一心如鸞矢心爲國一念殺賊累累密請乘春大搗虜巢朕爲鸞計防羣邪害之以遏後來爲國

之臣故累不許如卿贊事上玄至目爲奸佞不朕言
正或有口同心異對人自解者卽日奏謝赫矣天地
神祇也寅前小霧禮後大霧乃又百邪之忌占曰臣
蔽主明天地不享甚昭昭矣今文武臣役遠傳不吏
兵二部擬恩加進毋使又怨遂蔭賚仇鸞何棟及輔
臣嚴嵩禮部尚書徐階兵部尚書趙錦等有差冬至
羣臣望朝奉天門十二月以雪應祈羣臣䟽賀上嘉
答之製賀雪吟上曰乃者逆醜擕犯賴有謀勇之臣
攝彼兇殘竟秋無事咸天地宗社祐玆建總報大典
大高玄殿七日其停不急封如例旣慶成上曰恭誠

伯仲文以萬金百帛助軍奉命建醮保民大獲庇祐
其歲加祿米百石予世恩廕太常少卿仍帶俸眞人
高士弘經永寧中輔官道戴中成等皆覃恩有差封
潘世子恬校爲潘王

臣何喬遠恭輯

典謨記

世宗肅皇帝

三十一年正月甲申朔命朱希忠攝拜天玄極殿群臣望朝奉天門大同虜求易菽豆不遂屢寇邊巡按御史李逢時阻之遂入掠諸將禦之皆敗朝議籍籍追咎馬市非計仇鸞慮譴請選宣大精銳兵萬人發白金二十六萬爲戰資上不許諭嚴嵩曰金民血也鸞去歲調兵不一戰費軍興數百萬即戰當何如其

第令戰己亥月食虜犯大同殺數上曰邊臣恃市不備也從今一意戰觀望者重刑於是仇鸞請逐虜上曰虜少入耳毋煩卿禮部尚書徐階言周人愛君孝孝億祝虞廷命官諄諄胄教皇子年十有六選婚講學實維其時然必冊立先之名位定然後可次舉臣實司禮敢昧死言上曰二子年及即以本禮舉冠婚何害何乃逼君其即具冠婚儀奏階請先冠裕王次景王婚亦如之則暫於內宮上曰婚出府故事也何暫於內宮嚴嵩對曰冠同日婚出府故事王也裕王將爲太子焉上曰二王同體其以三月冠婚次之治

二府二月更名西苑御宮爲永壽宮宣大二鎮大饑人相食令督餉侍郎馮坤發白金十萬往賑之以兩鎮巡撫何思蘇祐不奏報罰其俸虜酋俺答擺腰等糾聯部落移帳天城並虜塞駐牧警報日夕至建春告大齋朝天宮舉大祈歲典五日以大上道誕建醮永壽宮九日示百官勿謂弗經欺玄而謗上勅故工部侍郎陸杰齋白金十一萬修玄帝宮於太和山上諭禮部春半土燥布種恐難其命文武大臣爲農借雨各宮廟以青衣角帶行禮虜大入大同威虜等堡指揮僉事王恭死之宣大總督侍郎蘇祐不以聞而

以虜騎三萬入報俄大同巡撫都御史何思報虜退則亦不言虜衆寡與所從出入處上心疑之令飛騎往偵二千耳王恭死焉遊擊呂勇劉潭參將張鷹孫麒焦澤總兵王懷邦皆逗遛退縮不力戰上切責祐思妄言命錦衣衛械繫麒潭京師革懷邦澤勇職級使帶罪自效贈恭官廕其一子吏使丫頭智求市大同命斬而梟之諸鎮乃詔仇鸞往逐虜三月修歲例典洪應雷宮六日冠裕王景王禮科給事中适奏乞命二王出閣講學禮部爲覆請上曰朕已與卿等久計更待适言彼竊以瀆宜參究之乃借以請京營遊

將軍時陳自言遇虜大同西戰十合敗之追奔三
十餘里虜二萬騎奄至與戰兩日乃解上曰時陳勇
其毋待御史覆實厚賚之四月上諭嚴嵩曰朕二子
近議出閣禮部何久未請者徐階上疏請期上復曰
茲逼夏杪無幾何時其待秋爽掌詹事府事尚書孫
承恩曰臣備宮臣職輔導敢固以請上曰雷久不聲
占云臣專果适不奉君卿未可附和虜入遼東新興
堡堡百戶常祿指揮姚大謨劉棟劉啓基死之備禦
指揮王相勒兵四百人赴之力戰二日與指揮張策
百戶程克政胡鎮皆死之予相贈官賜祭葬蔭其子

子祿策等皆贈官子孫各陞襲三級仇鸞言臣帥師
出邊行二百餘里遇伏我軍陣亡二十八人傷二百
一十二人失馬二百餘匹斬虜首五級獲其馬三十
請如賞時陳者賞諸軍兵部言鸞出師伐虜不能取
全勝斬獲少損傷多宜下御史問狀何得引時陳者
上曰諸將久暴露遂賞仇鸞等有差徵人王直者爲
倭嚮故都御史朱紈嚴海禁絶倭海上諸豪遂負倭
所市倭失貨競責直直無所出亡據海島上因聚亡
命徐海陳東等爲將領數勾引諸倭奴入寇浙東至
是倭萬餘人駕船千艘燒劫溫州諸郡破黃巖掠之

七日其後猖獗浙直中東據柘林海濱乍浦凡六年
乃絶五月旱禱雨既雨群臣賀上曰今虜脇降三衞
勢甚張諸邊相繼告急修邊二年百無一效內外官
有幹國如家者耶虜劇必肆秋犯如玩者軍法治之
增設兩淮等處巡鹽御史一員七月乙未月食以倭
起復設巡視浙江兼管福興泉漳都御史總督軍務
以王忬爲之先萬壽節建醮大高玄殿二十五日八
月盧江王祐楒獻瑞穀薦廟受賀建壽旦醮朝天宮
三日夜萬壽節命朱希忠攝拜天玄極殿羣臣望朝
奉天門乾光殿成仇鸞死上聞其通虜狀命剖棺斬

首梟示九邊鸞父母妻子及鸞家丁時義黨侯榮姚
江皆論斬沒入其男女貲財家屬黨與流配之虜大
入大同九月大掠大同馬邑朔諸處以仇鸞誅親舉
謝典內殿五日遣告謝二郊社稷宗廟先師帝王諸
天下百官表賀革戎政廳凡鸞所改置戎政悉罷之
修秋報大齋朝天宮三日夜虜大攻山西三關不克
引去悉罷諸邊馬市鳳淮揚徐水賑之遣科道官巡
視太倉銀庫著爲令十月南京試御史王宗茂極論
嚴嵩奸貪出爲平陽丞兵部尚書趙錦坐先附仇鸞
戍極邊虜寇遼東岷王譽榮薨十一月張岳盡平湖

貴苗建秋報歲典於洪應雷宮冬至羣臣望朝奉天
門十二月光祿寺少卿馬從謙言提督光祿寺太監
泰乾沒內帑以萬計巡視給事中允中御史斯彬亦
劾泰如從謙言泰誣奏從謙盜用大官食物誹謗上
奉玄不忠狀上命逮鎮撫司訊之訊上泰所引從謙
誹謗語暧昧無證不足深誅上責鎮撫司奪其俸曰
從謙罪如子罵父者律爲不究也因降允中斯彬邊
方雜職從謙泰下法司擬罪法司坐從謙邊戍泰送
司禮監奏處上以泰能舉發欺謗臣免之廷杖從謙
午門戍烟瘴從謙死杖下虜寇寧夏大殺掠封慶庶

子鼒枋爲慶王修謝歲典于內殿命大臣祭告六宮
廟百官吉服齋戒法司停刑五日雪百官表賀
三十二年正月戊寅朔命朱希忠攝拜天玄極殿壬
午日食雪不見上曰日食不顯露雪瑞旋荷天恩不
可不知其奏謝郊廟社稷先是孝烈皇后祔廟之議
自上發之禮科都給事中楊思忠與徐階議不可上
銜之至六科官上表賀正楊思忠爲首上摘表中語
詰之曰申錫玄禧是何文體廝思忠不臣久歲其杖
之午門之外百發爲民餘罰一年俸遣禮部左侍郎
孫陞建安神醮於承天元祐宮癸巳月食嚴嵩請婚

二王於內府上曰何摇外議也則立爲太子矣夫出
府不可如何害及二王如何害及朕者卿明言之嵩
言儲位未有所屬同居於外危疑易生嫌隙易起臣
所爲二王慮者也先朝有太后有中宮東宮體勢增
重主上尊安今烈后上賓至親獨二王乃皆在外臣
所爲聖躬慮者也上曰無庸有能勝天乎已禮部擬
上婚禮稍分別上曰既王矣何異之有爾等卽舉冊
立禮勿煩朕也禮部以爲然具儀上上曰豈有朝更
暮改者其一如王禮元江賊平名還楊繼盛爲兵部
員外郎繼盛至復極劾嚴嵩專權曰陛下不信則請

名二王面問之上曰廝繼盛本心探測朕意故引二
王好無上也錦衣其杖之百四杖一更人已下刑部
尚書何鰲當詐傳親王令旨律絞上曰姑如擬猶輕
鰲等不執法重論尚請朕憫狂黨邪廢法也其降俸
一級郎中史朝賓降三級外調之嚴嵩引罪求去上
曰羣臣細醜已結爲黨彼物明言逆賊勾虜其本在
卿顯然指卿贊直玄脩不朕阻抑實誹君詈上朕非
內色外禽者等享有天命崇事太上又與宋徽梁武
大不同人臣如此買直邀譽卿若引罪眞墮邪孽計
皇天鑒臨神明左右宜贊佐奉順毋生去心特旨以

翰劉燾爲兵部尚書三月庚戌冊李氏爲裕王妃乙卯冊王氏爲景王妃皆出就府建春告大醮于朝天宮三日夜羅田縣省祭官綽進白兔賞金幣徐邳水甚僉河道御史曾鈞濬黃河下流以通漕遣刑部左侍郎吳鵬往賑之初楊繼盛之劾嚴嵩也謂今工部尚書歐陽必進故嵩中表嵩私之以爲兩廣軍門必進就中爲嵩孫鵠冒功得錦衣至是必進上書自理下兵部覆嚴世蕃自爲草授郎中周冕使覆奏冕封奏世蕃草劾之上曰所冕不俟部覆自以意肆報復杖而黜爲民嵩因爲鵠辭職許之倭犯溫州參將湯克

寬破之虜犯宣府參將史錄死之錄贈蔭賜祭葬祠死所三月建祈年大典于大高玄殿陝西山東大饑賑之巡按雲貴御史趙錦論劾嚴嵩亦及嚴鵠嵩歸第待罪上曰錦明謗君其械繫京師治之遂復鵠官名嵩云入直及錦至廷杖黜爲民虜入宣府犯河曲遊擊孫邦丁碧戰却之虜犯深井堡總兵郭都死之虜犯延綏總兵劉梅死之上賜邦碧金幣子都梅贈諡祭葬祠蔭建祈年典于洪應雷壇兼求雨焉復城外城閏三月以大道殿成建景命吉典九日王直勾倭大寇江南濱海諸郡至于淮北破昌國衛屯之五

日參將俞大猷以舟師逐去之直復勾倭攻陷臨山衛城四月旱禱雨內殿營宣春宮建吉典雷壇仙宮停封十三日華新設招撫徐淮山西屯牧清理鹽法及巡撫昌平四都御史浙江舟師破賊松門港倭犯太倉平湖海寧破上海海舟大掠南直隸浙江諸郡復破浙松陽松陽知縣羅拱辰戰却之五月倭入乍海屯之七日倭陷乍浦所流劫寧化奉化參將湯克寬火之於民舍餘倭遯虜犯遼東設提督海防總兵以湯克寬爲之建景命典于乾光宇六月荆王厚烇薨七月禮部爲二王請入賀萬壽上曰未命攝祭其

待明秋自是凡萬壽節禮部爲二王請賀者不許建生辰醮于雷壇上諭禮部朕丕承父天母地洪眷大道帝師匡扶內宄亟滅外虜平寧恩祐加隆勿謂邇君弗例臣隣之義茲月下旬及八月初旬高玄等壇修景慶等儀其毋違怠以爲民先虜入渾源東寧廣昌命王忬提督軍務巡撫浙江兼福興泉漳地方虜攻搶箭浮圖等峪固原遊擊陳鳳寧夏遊擊朱玉擊退之上大悅命即加陞爲都督僉事毋待勘報八月虜犯蔚掠代繁峙諸處復犯宣府塞吏部尚書萬鏜推通政使趙文華爲鄖陽巡撫兵科右給事中朱伯

辰論紉文華宜罷文華言伯辰紉奏皆鐘嗾之因言
鐘慫望上黜鐘并伯辰爲民留文華如故復名李默
代鐘萬壽節命朱希忠攝拜天玄極殿羣臣望朝奉
天門虜駐鄜延掠延慶諸州河南盜師尚詔山東盜
李自名等作亂九月虜犯大同寨總兵李淶參將馮
恩遊擊李桂等死之皆賜贈謚祭葬有差祠其處虜
從紫荆關浮圖峪分突山西取道宣大諸鎮兵前後
邀擊之于廣昌靈丘代蔚至磁窯口中伏而去捕斬
凡三百餘級上曰是皆文武衆臣之勳士卒效力然
豈無天祐神助故以歸報天神爲正遂祭告二郊宗

廟社稷先聖帝王乃論諸鎮文武臣功有差建秋報
大齋大高玄殿七日朝天宮三日師尚詔平儀免盧
鳳淮揚諸州縣衞所稅糧有差勑賑之十月賑畿內
諸府及宣府遼東山東河南并蠲賑浙江被寇諸縣
建秋報大典于洪應壇九日修南京皇城倭復自華
亭登岸泊寶山湯克寬擊勝之常熟知縣王鈇禦倭
福山勝之詔三中武科者會試著爲令遣行人東萊
勑諭南直隸山東撫按官破格賑饑以南京兵部侍
郞謝存儒故巡撫河南時不能弭師尚詔盜械治於
京師京師大饑上問嚴嵩京師饑曷處之朕聞外省

饑民亦來奔就必有斃道路其發太倉米十萬以六
分平糶四分給四來貧苦者外城成十一月倭犯上
海嘉定冬至羣臣望朝奉天門建景命圜慶典于仙
宮九日十二月禱雪禮部言畿甸災難爲郵冊封宗
藩請如古孟夏封諸侯禮移之來歲四月詔可著爲
令修歲成大典十四日雪羣臣賀以天臘節建醮大
高玄殿停封二十八日取大倉庫銀十萬爲內供嚴
嵩言中外望陛下立太子請舉之明春上曰昨月下
旬朕景命慶圜下令臣民毋欺怠卽次日逆惡邪物
造言朕躬不豫朕久聞沸騰之言謂諸事皆卿仲文

爲之卿仲文不言卽言朕無不立太子者卿疏自解
是矣恐非安上敬君之祝
三十三年正月壬寅朔命朱希忠攝拜天玄極殿百
官望朝奉天門建元日醮大高玄殿停封事二十八
日以六科給事中思靜等賀表不上書萬壽者各逮
杖之午門上諭嚴嵩曰卿昨奏立太子老忠慮國亦
固然已然朕一切政體未失止夙興不一坐臣又皆
逸今朕以一王猶監國者何如嵩對曰中外臣民謂
它無敢請立太子者獨咎臣不言臣是以言臣所請
者禮也非謂政上乃已康妃杜氏薨冊謚曰榮淑發

太倉賑饑民之就食京師者百里以內人三升遠者
遞加至二十升而止停邊選例倭久泊崇明南沙至
是潰圍出海轉掠蘇松諸州縣二月建春祈大齋朝
天宮三日夜大祈歲典三日倭攻松江官兵追戰敗
績巡按直隸御史愼芴奏應天巡撫都御史彭黯陞
工部尚書郎上官不待代坐令倭知調度無人馳突
益甚乞重治以警臣偷上命械繫京師黜爲民三月
吏部舉江西左布政陳洙代黯上曰倭方棘洙勝黯
否或遠不能旦夕至其再擇乃改兵部右侍郎屠大
山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兼巡撫督糧焉命建顯陵

殿規制如景陵御史何廷鈺條時政八事下戶部戶
部以其迂闊格不覆奏廷鈺詆郎中劉爾牧趣之爾
牧敝悍善籌戶部尚書鈍所倚見廷鈺而傲廷鈺言
比陛下戒戶部節財爾牧外爲謗毀言今縣官費不
貲而費無經大自泥沙安得責戶部上曰朕奉玄郎
取太倉儲豈能百萬廝爾牧敢以不節無名謗朕郎
如修邊一費侵欺千倍有言及否其逮杖之午門百
發爲民上曰朕惟逆賊犯闕後連歲凶饑惻然念之
今恤民養軍爲要兩者得人雖患不害吏部其令有
司加恤災處奏遷尤異重刑其貪殃者諭兵部責實

邊鎭將官撫士而飭兵政焉以四方災異建祈祐典
七日倭掠蘇松參將湯克寬擊敗之採淘港建景祐
吉典于大道殿七日倭掠通泰等城餘衆漂入青徐
界李自名平四月上曰春雷未聲四方旱澇交災勿
地咎君天工人代當責臣勞其遣張溶等祭告各官
廟停常封九日京師大疫上曰疫甚死亡塞道朕甚
傷焉太醫院其藥療戶部發米五千石粥之死者官
槀瘞毋暴露天地間以瀆廷試歲貢士上親擢何烱
爲第一衡水盜起倭寇嘉興伏殺官軍於孟家堰都
司周應禎指揮李元律千戶薛綱宋應瀾百戶趙軒

梁瑜俱死之倭轉陷嘉善攻嘉興府副使陳宗夔戰
却之賊遯入乍浦與長沙寇合犯海寧諸縣復轉破
崇明知縣唐一岑死之上曰朕雖廢朝此心勝于一
坐居常念邊宣大總督蘇祐朕聞其衰兵部尚擇人
代之虜大掠宣府嵩峪紫溝等堡五月以地臘節醮
內殿七日倭大掠蘇州轉入崇德和順民文英獻瑞
兔賞金幣壬子月食以南京兵部尚書張經兼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南直隸浙江山東兩廣福建等
處軍務大勦賊募山東兵禦倭六月虜犯大同五堡
總兵岳懋迎擊之與指揮僉事薛棻陷陣力戰死于

懋贈諡祭葬立祠廕一子蓁亦予贈祭葬附享于懋
祠倭發吳江轉掠嘉興背王江涇而陣我兵與戰大潰
指揮夏先死之賜贈祠總督宣大侍郎許論言岳懋
新敗虜日屯聚左右衛聲息旦夕而軍缺馬少芻糧
不備不足以戰乞勅兵部計處之兵部言先任巡撫
久不以芻糧給士以故宣大士馬多物故上命械繫
前總督宣大蘇祐及大同巡撫都御史侯鉞來京治
之尋黜爲民切責戶部尚書方鈍等遂以戶部右侍
郎陳儒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往賑并覈其見在芻
糧軍馬有不足者計處之上諭嚴嵩曰倭虜兩犯朕

甚念之有爲國眞忠之臣不遂特旨以王忬爲右副
都御史巡撫大同京師淫雨漂沒民廬賑之七月倭
自蘇州流劫嘉善縣轉趨松江出海參將俞大猷擊
敗之鄭王進瑞穀禮部請告獻受賀上曰今夷狄作
欺大水爲荒任事之臣不思處置坐喜禍亂謂蠱懸
朕安用强以賀天錫玄麻不可慢忽其告獻上曰承
災兵荒劫數已定匪天災人實人自招我累年經歲
爲民切求下當我感乃臣欺民愚擾謂我迷天監大
昭西苑果有瑞禾百十五本麻辯隱出語爾衆知建
啓祝醮於西苑停封五十五日取太倉銀十五萬爲

內供官兵敗倭於長瑤南海中焚其舟上曰今者水
居庸古北如河虜料不能逞當備水落耳兵部其先
計上曰自古君臣元首股肱未有不體一之關也直
贊事玄第希忠嵩兩人者親臣其增駙馬都尉景和
安平伯承裕文臣增吏部尚書默禮部尚書用賓武
臣增左都督炳焉撰述玄文則選侍從文學之臣四
人充之於是吏部侍郎程文德郭朴禮部侍郎閔如
霖吳山當其選發內帑銀萬兩修泰山神廟八月以
萬壽節加恩廕朱希忠陶仲文各一子爲錦衣百戶
嚴嵩子工部侍郎世蕃添註管部事徐階兼太子太

傅武英殿大學士李本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餘
官如故高士中輔正一等官王弘賓道士楊常靜皆
加道號有差嵩以世蕃故不繇科目辭管事許之萬
壽節命鄔景和攝拜天玄極殿羣臣曌朝奉天門虜
十餘萬騎分掠平虜衛等處至于朔州嘉興倭還屯
松江柘林川沙窪二處進薄嘉定城參將李逢時以
山東兵六千人敗之趣戶部買龍涎香山東兵乘勝
擊倭採淘港大潰命械繫故巡撫屠大山參將許國
李逢時副總兵明道京師黜大山爲民國等皆論死
虜犯宣府小白陽堡九月建秋報大齋朝天官三日

夜虜犯紅井官兵襲敗之徙樂昌王府於朔州文華
殿辦事工部侍郎談相者故以善書幸假歸屢稱病
緩期上惡其慢逮斬之再建秋報大禴朝天宮二日
夜倭犯海門副使張景賢擊敗之虜寇平虜城至山
西境官兵擊走之鄔景和在直當撰文辭不諳玄理
上不悅罷之時醮清馥殿景和方進香聞命遂趨出
醮成上賞諸臣銀幣景和與景和言臣無功受賞請
許臣辭它日將効裘革銜環以報上大恨其不祥曰
裘革銜環願君耶黜爲民十月虜盡銳攻龍王谷甎
垜兒日數十進我軍憑牆擊之虜被傷轉攻沙嶺孤

山口俱不克遂薄攻古北口及平虜衛薊鎮牆警報
日數十至使覘之則薊遼總督兵部左侍郎楊博方
擐甲登陴宿止古北口垣上總兵周益昌率將士圍
牆甚力上大悅遣使者齎白金萬兩以犒士賜博益
昌服色衣人一襲博夜遣死士斫虜營虜驚遁博以
聞上曰彼醜覘我若戲輕去來雖遁備毋怠是時虜
以六萬騎寇山西三關總督侍郎許論擊却之亦捷
聞上諭嚴嵩曰爲政在明賞罰近各總督鎮巡官戮
力堵賊懼失事法不貸耳然不可忘備通虜者妖賊
呂鶴就擒論宣大山西諸臣功有差海賊犯潮州指

揮黑孟陽引舟師殲之建秋報醮典禮應增七日改
張經爲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專[illegible]總督軍務勉
期平倭經奏調田州東蘭那地南丹歸順等州狼兵
永順保靖二宣慰司土兵助戰從之注曰今歲諸鎮
連有斬獲虜遭挫不能入犯皆仰天庥其告謝郊廟
社稷先聖帝王十一月舉謝玄大典內殿論薊鎮宣
大守臣禦虜功大陞賞冬至羣臣望朝奉天門修景
慶玄脩醮於西苑九日倭犯松江據柘林復犯嘉善
轉掠嘉湖二府都指揮劉恩擊却之十二月禱雪各
宮廟京城內外盜起雪未應禮部請再祈上曰朕欽

玄膺佑今夏秋雨水雖多已苑田嘉禾特出五穀之
精乃寶也茲不敢要速效于神其秉舉祈報典焉[illegible]
三十四年正月丁酉朔命朱希忠攝拜天玄極殿羣
臣望朝奉天門柘林倭陷崇德轉攻德清二月虜分
寇宣府懷來龍川門城等處工部右侍郎趙文華致
仕侍郎朱隆禧各〻陳備倭之策文華言七事其一
請祭告海神隆禧請增置巡視浙福都御史一員弁
開互市禁兵部尚書聶豹覆上文華疏有寢有行格
隆禧不覆奏上諭嵩南破北虜倭尤甚本兵若罔知
者文華隆禧疏不比泛奏當有依准卿其集部科示

之抑令豹自以忠猷告祖宗養教恩深豈可怨讟時
君忘先聖大德豹震懾請罪因言文華疏臣業覆上
隆禧之議若增設巡視則見謂官多擾民開通互市
則見謂示弱外醜是以不敢覆請上曰朕欲豹忠猷
入告今何有其更悉心計對豹益惶恐上便宜五事
上曰爾職本兵坐視賊欺不設一策半勦論問乃沉
對其降俸二級因奪侍郎溥等俸降所司郎中重亞
級外調之敕責張經亟勦賊毋使師老上曰大祈玄
撰臣亦有暗欺者程文德作可見今吏部以爲南家
宰豈彼謂朕奉不經欲自脫去其南調之爲工部左

侍郎文德疏謝上曰循懷訕黜爲民如趙文華請遣
祭告海神兼視江南倭虜犯薊鎭參將趙傾葵指揮
褚文明李德周官千戶黃世動段啓百戶孫世爵等
皆死之賜祠祀贈廕有差建大祈歲典六日上諭在
直八臣曰吏兵二正祖宗朝常愼其選矧今中外多
事兵正或衰卿等評之豹引疾乞休上特命閑住去
下吏部別推吏部舉許論楊博上諭嵩曰是官須得
精健者論亦衰博可三月建祈年醮洪應雷壇七日
建神應軒于西苑上曰朕奉洪應祈典之中辰下役
不敬以是不無欺誹者豈可談爲數有而快其謗志

其役啓壇修七日毋怠蘇松兵備副使任環以舟師
擊倭南沙勝之任環字應乾潞安人舉進士知廣平沙河滑三縣陞蘇州府同知嘉靖癸丑倭寇東南是時天下承平久吏民不知兵革賊至輒奔以潰環獨訓練所統民兵與力戰身介冑策馬先之自書姓名於服背手足曰死戰吾責也雖然先人遺體刖不可棄孩明以識焦得收葬焉聞首感泣環又與其兵同粮食或連日夜粒米不入口或露宿草葬藳立泥淖中未嘗稍自異所得犇直忮諸上官之宰醢悉分與其兵踣是兵亦日奮敗賊於上海之入圍方戰時寇拔劍擊環頓廹人身蔽免然猶被三創既而守大舍以積勞疽發背還子請環遝部就醫環吒曰吾誓不與賊俱生幸吾疾愈而敵滅否則有臣死忠妻死節子死孝而已歸以是語爾母吾不能汲汲沒與婦予對泣號擗踊也會報賊至環裝審出海擊之怒濤如山舟人皆震駭失色環意氣彌厲手劍麾舟師擣之賊大敗斬首百餘未級又敗之陰沙敗之保山敗之南沙賊巢見環旌旗輒遁去捷聞擢山東按察僉事整飭蘇松兵備甲寅賊犯蘇民爭走

入城聚保門綸民相抱號哭聲震原野環亟命啓門曰賊入者某請任責活以數十萬人明日賊至計敗之葑門乙卯賊復大至復大敗之斬首六十餘級詔進副使賜白金文綺蔭一子副千戶世襲丁母憂部使者及諸士民連疏起環詔贈環母爲孺人起之蘇環不得已受命明年倭寇平乞終制報可仍陞山東布政參政以旌其功又明年丁嫡母憂居二年卒年四十贈光祿寺卿 四月封荊世孫
翊鉅爲荊王岷世子定燿爲岷王田州土官婦瓦氏
與東蘭等州各領狼兵應調至總督張經使總兵俞
大猷湯克寬分領之會趙文華至方銳破倭狼兵貪
數請戰一敗於漕涇再敗於金山而文華意尚銳直
謂倭易平數趣經以狼兵戰經念欲待保靖永順兵
至與犄角圖萬全諱兵事秘不輕語文華文華怒上

言經玩寇殃民今獨臣與巡按御史宗憲時時在行
間也頃之永順保靖兵至副使任環領保靖兵攻三
丈浦倭於江陰村破之倭犯淮陽通州鹽城等處參
政張景賢禦之狼山亦敗之虜寇青邊口宣府參將
李光啓等率衆禦之兵潰被執奮氣大罵遂與指揮
黃添祥尚貞蔡隆千戶郝廉賈璽尚志百戶郭勳王
永同死之詔賜祠贈廕有差五月柘林倭與新倭突
犯嘉興經令參將盧鏜與俞大猷等領永順保靖兵
分部水陸夾擊之遂大破之王江涇擒斬千八百九
十有奇餘寇溺者稱是川沙窪倭出海流劫崑山縣

江北倭自日照流劫東安衛至于贛榆復至海州沭
陽桃源諸處官兵殲之於徐邳而江北倭平倭復自
海上大至流劫蘇常間王江涇之捷大捷也而趙文
華所論張經狀已至上前上怒問嵩嵩對如文華指
遂命械經及湯克寬于京師以應天巡撫都御史周
琉爲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之上曰經勾北賊
既刑經結南寇又作是隣哉之義耶經罪不貸文華
發之是皆仰叩玄威其遣朱希忠分告于宗廟社稷
神祇先聖有頃王江涇捷聞兵科都給事中用敬等
言王江涇首功千計東南用兵以來未有捷若此此

倭亡我奮之時未宜易帥正當令張經乘勝掃除之
請姑名還錦衣使者再觀其成敗即逮經未晚也
上大怒曰張經欺怠不忠不文華奏不戰廝輩黨奸
惡直沮法壞上其各杖五十發爲民已上心疑之以
問嚴嵩嵩終陷經而稱御史胡宗憲與文華殺賊功
爲請賞上曰令文華不言者又復失賊遂遣使賞文
華宗憲令竭忠督討仰贊玄威柘林倭焚巢出海俞
大猷等破蘇州倭於陸涇壩倭寇常熟知縣王鈇鄉
官參政錢泮率兵禦之不克死之各予贈廕祭祠上
曰故工部左侍郎郭文英出身工匠久竭勤勞今家

人乞祭葬其與之仍加祭壇上諭戶部龍涎香訪取
十餘年矣不得分毫始梁材笑上曰載籍不絕則成
祖作永樂大典僞乎其再求之海濱必得之六月倭
從海上至犯上虞會稽破杭州流劫而西俞大猷邀
洋擊三丈浦倭勝之賊遯海上之三板沙增調三廣
選官民鄉勇芜土精兵赴浙直軍門并力擊倭江陰
知縣錢錞禦倭蔡涇閘死之予贈廕祭祠浙江倭還
犯吳江俞大猷與參政任環擊勝之賊奔嘉興三板
沙賊出海大猷復與任環追擊之馬蹟山勝之藝其
餘賊上曰朕累言周琉不奈行陣今聞疾甚浙福提

督都御史李天龍嗜酒廢事其悉黜爲民遂改南京
戶部侍郎楊宜爲南京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
代玩陞胡宗憲爲右僉都御史代天寵賜給趙文華
勅書關防令悉心督察軍務胡宗憲請遣人入海諭
倭禁其部夷毋入寇兼伺誘王直焉從之使生員蔣
洲陳可願充市舶提舉以行上曰朕聞宣大立鎮米
價踊貴北直隸山東河南麥熟其急做昔人平準法
以濟民饑蔡涇閘倭至夏港鎭浙江副使王崇古擊
勝之七月懸賞格購斬虜俺答把都兒辛愛等大酋
及我叛人教虜者丘富趙全等倭自杭奕至徽寧諸

縣入南陵蕪湖丞陳一道獨麾一軍與其僕子義死
之江南倭大截舟出海僉事董邦政與俞大猷追擊
焚之會颶作賊舟亦自壞賊還海港登岸劫掠新作
玄雷居戍南陵倭流劫至蕪湖進逼太平至南京城
下以倭破杭州逮李天寵京師與張經湯克寬皆論
死繫獄造盧溝橋成以陶仲文先獻萬金助工加歲
祿千石八月倭自南京過秣陵關掠溧水柘林倭截
舟出海僉事董邦政總兵俞大猷分擊勝之上爲壽
泰示齋府曰今月十日小臣始誕躬覲太高玄殿前
朔三朝爲首節後三辰慶周啓建金籙欽承玉眷大

祝乞晝夜修設羅天寶醮三千六百分位仰惟玄天
保命母地育生底宗子以成仙賜憑臣而得道慶錄
宗社禧衍家邦萬壽節命朱希忠攝拜天玄極殿羣
臣望朝奉天門上曰近得徽王薦奏[illegible]道者獲太上
之玄其賜徽王清微忠孝翊教輔化眞人道號予之
金印道者賜名通妙散人給二品誥命溧水倭趨宜
興越武進抵無錫至滸墅關會柘林出海倭颶飄之
還登岸據華亭之陶宅鎭蘇松巡撫都御史曹邦輔
恐滸墅寇與陶宅合督兵備副使王崇古集兵四扼
之僉事董邦政與把總婁宇盡殲其衆於楊林乘遂

九月趙文華以不得滸墅之捷爲恨與胡宗憲白將
兵大搗陶宅乃大敗賊益熾掩不言反劾邦輔邦政
不進兵協攻趨易避難請亟罷黜之上下邦政總督
都御史問治頃之巡按御史孔貽以陶宅之敗聞給
事中杖濬先後言文華欺誑負簡命江南人稱邦輔
功不容口文華嫉妬人捷自掩敗邦輔不惟不得論
功且以罷黜請宜罪上竟不問命邦輔勦賊如故建
秋報大齋朝天宮三日從虜大入山西諸處總督尚
書許論督兵遮擊之乃遁大同參將丁碧死虜予贈
齋祭祠倭自海上至泊台州螺門都指揮王沛與參

將盧鏜盡殲之建秋報大典于大高玄殿七日虜入
宣府犯懷來保安參將馬芳夜衝其營於東嶺大驚
遁十月裕王長子生禮部請告郊廟社稷詔天下上
曰生太孫則然可不待上命自爲禮其遣告玄極奉
先二殿而已已羣臣疏賀上詰掌詹事府事吏部侍
郎閔如霖辭意藐謗降三級俸罷其玄撰命嚴嵩再
擇敬神而畏君者代之陶宅倭奔屯周浦曹邦輔督
兵攻之敗績建祈報大典于洪應雷殿六月殺張經
李天寵楊繼盛于市天下益惡趙文華及嵩父于十
一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倭犯莆田千戶戴洪高懷德

張鑾皆戰死宣薊防秋畢兵部尚書楊博言今歲虜
東犯遼東西犯山西宣府乃宣大總督許論等調度
督戰斬獲至五百三十餘級薊州總督王忬等多方
拒守制勝萬全皆聖德玄威所及請擇吉告廟社敍
諸臣功侯賞之上曰上玄恩養不可欺背謝宜先天
地謝已更奏循玄典于朝天等宮廟抑邊臣防秋職
也乃欲歲一錄若備募者然六科官其會議之議上
上曰將士親冒矢石有功賞固當督撫等官職調度
當有爲國任事之忠何輙互相稱引槩請陞賚敍及
多人以爲歲例豈政體者其姑與一歲纔自今必各

鎮戰守功次須巡按御史閱得實兵部乃許請海上
倭二千餘入川沙窪與舊倭合焚劫浦東一帶丙午
望月食倭自海上來屯海鹽人家指揮徐行健焚滅
之倭自海上來犯平陽倭自海上來流劫樂清黃巖
仙居餘姚上虞會稽諸縣守備劉隆指揮閔溶禦之
於謝浦死之倭犯興化千戶丘珍楊一茂死之已復
犯福清海口泉州衛指揮僉事童乾震直奔其壘斬
十餘賊亦死之皆賜祠其地襲陞其子二級冬至羣
臣望朝奉天門閏十一月統領川兵遊擊曹克新邀
擊周浦倭勝之賊焚巢出海副總兵俞大猷等追之

老鸛嘴又勝之餘賊奔上海浦東曹克新擊倭屢戰
于嘉定之高橋兵潰越二日復整而大擊之又復大
潰敗倭犯上虞會稽者典史吳成器督衆勦滅之龕
山官軍盡平之嵊縣十二月選練南京衛軍一千人
使守京以都督段堂領之孝陵衛三千人使護陵以
豐潤伯曹松領之名二營曰振武開礦四川山東越
文華擊賊無功護言水陸戍功江南清宴請還闕供
本職許之山陝河南地大震壓死官吏軍民奏報有
名者八十三萬有奇不知名者無數戶科左給事中
楊允繩御史張巽言劾光祿寺丞胡膏侵牟多金下

法司驗問高以允繩謗上玄脩爲解上大怒詔逮允繩等送鎮撫司掠治鎮撫具允繩獄不及巽言上切責曰旨云等也如何脫巽言不治奪其俸皆下之法司刑部尚書何鰲等坐允繩儀仗內訴事不實者絞引例充軍高妄費受贓爲民上詔廷杖允繩巽言允繩論絞如律錮繫之別降巽言於外任建紫皇殿成嚴嵩病上諭閣本嵩病猶勉入直敬畏天敬畏君也茲聞其篤細邪之物快哉其傳示世蕃孝侍毋怠虜犯神木參將楊璘死之賜䘏廕立祠

三十五年正月辛酉朔命朱希忠攝拜天玄極殿羣

臣望朝奉天門賜直臣衣曰卿等直侍朕家娛亦廢宅等猶不遂心孰非臣耶我下諭元輔計立帝建儲我須閑元輔駭生疾天不可違我且止衣非正賜少禦春寒爲守備王倫等扼倭曹娥江追殲之於三江調河南兵禦倭令浙江練鄉兵二月以山陝河南地震勑戶部左侍郎鄒守愚往祭其山川社稷城隍及所在帝王陵寢領白金四萬從便宜賑之舉大祈歲典七日趙文華還上言臣還時大都南寇已滅獨零賊未盡殄耳上疑其誑數問嵩嵩爲支吾對文華因言南寇所未盡滅者坐督撫楊宜不稱獨胡宗憲可

代宜易置宜用宗憲上然之會御史惟中劾開諮罷之宜罷吏部尚書李默推南京戶部右侍郎王誥以代文華既被上詰問因謀告訐自解上言宗憲才實可用尚書默故與臣異同臣劾張經經屬默同鄉思爲之報復臣論曹邦輔默黨留之東南寇至未解皆繇默不奉公推賢致是因摘默部試選人策目有引漢武唐憲事實擬上懷謗訕上大怒下禮部三法司及科道官皆覆稱默禍執失大臣體策目所引尤不宜言上以其黨護切責尚書王用賓等各降俸三級下默鎮撫司考訊刑部尚書何鰲遂坐默比子罵父

者律絞上曰律不著臣罵君謂必無也今有之矣其加等處斬錮于獄因黜宜爲民逮治曹邦輔以胡宗憲爲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僉都御史總督浙直軍邦輔竟坐戍默從獄中咽金死三月命大學士李本暫掌吏部事是時嚴嵩子世蕃專恣貪婪政以賄成趙文華一出江南之公私匱竭刑賞倒置士論惡此三人已甚嵩慮有宅故欲排鋤其異已者本承嵩指上言近者當事用人遷擢一出貨賞賢否盡狗愛憎以致庶績日隳南北多寇雖陛下焦思於上屢更數易未有能分主憂者兩京大小九卿及在外督撫諸

臣臣不識忌諱欲爲陛下分別其人定擬去留以請
許之本附列諸臣爲三等吳鵬趙文華嚴世蕃陸炳
馮天馭何鰲沈坤等二十八人爲上等鄢茂卿徐履
祥趙貞吉等七十人爲中等楊行中葛守禮艾希淳
郭鋆陶邦脩等十有五人爲下等上皆如所擬已復
命一體考察兩京科道官以聞郎亦皆如本請諸御
史考察無害者人挾四十乃留之遂加本爲少保兼
武英殿大學士以工部尚書吳鵬爲吏部尚書鵬舉
趙文華自代從之仍加文華太子太保以賞訂發不
臣功以國用不足推廣人貲之路建祈年禱雨醮于

洪應雷宮百官素服辦事如脩省賊酋徐海擁諸倭
復大至分數道入自浙東西至江南北彌滿海復導
柘林賊陳東所部數千人逼乍浦焚舟登岸人各殊
死戰倭入古田指揮使劉炌副千戶王月死之賜贈
祠四月停刑止屠以禱雨雨降上悅嚴嵩率百官表
賀倭破慈谿殺溫州同知黃釧軍民死者亡數千釧
贈廕祠死所倭犯鎮江瓜儀等處大燒漕糧江北倭
流劫至圌山無爲州同知齊恩率其子尚文嵩及其
家人擊敗之遇伏力戰死倭復攻破慈谿餘姚省祭
官杜槐死之皆賜贈廕有差俞大猷董邦政擊倭實
山勝之佐擊將軍宗禮以河朔兵九百人擊乍浦倭
萬餘於崇德三里橋三戰三勝之徐海氣大阻會橋
陷軍潰禮與鎮撫侯槐何衝忠義官霍貫道皆死之
皆廕敘有差建謝雨典于雷宮三日上曰今大小官
以私情乘空銓除無數侍上者十百人中乃一二侍
讀訥修撰春芳供撰久勞其俱陞爲翰林院學士右
春坊右中允份文學可稱令入補撰文重玄事焉五
月倭乘勝燒劫桐鄉圍之浙江巡按御史孔胳請簡
才望大臣一人督兵應援且以爲南京保障從之勅
兵部右侍郎沈良才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行上故

數以江南倭詰文華至是復諭嵩令文華具舉倭實
情對嵩知上覺其欺教文華自以其意請復視師嵩
從中爲言收良才之命命文華總領涿保定河間及
河南山東徐沛等兵以往懸勸借賞格以備倭上曰
古禮因事索鬼神焉南北欺犯其遣大臣祭告于郊
廟社稷行禮樂歌五成用牲倭自慈谿入海聽撫賊
毛海峰等助官軍追擊之魚山胡宗憲使人說下桐
鄉賊徐海與陳東自攜乃退屯乍浦桐鄉之圍解遣
通政王槐取礦玉瓩峪益王厚燁薨勅建眞武殿於
齊雲山六月造帝眞殿倭劫湖州等處蘇松倭遯出

海總兵俞大猷追擊大敗之浙江倭陷僊居趨台州
副總兵盧鏜等擊勝之虜二萬餘騎犯宣府遊擊張
紘迎戰死之一軍盡沒中軍官陳儒千把總繆策陳
鎮張瑞等俱死之賜贈廕有差開礦河南嚴嵩再滿
九年考奬勅賜宴廕一子七月建延生典高玄殿五
十日取中庫銀十萬爲內供獻西苑雙穗穀於太廟
徐海擒陳東等以獻海自退營梁莊以其乍浦巢委
我我軍大破平之八月以徽王載埨不法追收故所
賜其父恭王眞人印萬壽節命未希忠攝拜天玄極
殿羣臣望朝奉天門舉承恩大典于內殿陶仲文顧

可學皆言芝入藥可壽命分採之玄岳龍虎鶴鳴三
茅齊雲及五岳諸山上曰當職者怠龍涎香多年訪
求未得故所遣廣東福建官記其罪趣之更遣一官
求之於雲南上曰芝與香亡論臣民得者許自獻宛
平民誠獻芝五本賜銀幣胡宗憲大集保靖河朔永
保兵進勦徐海於梁莊大破之海沉河死而倭寇盡
平上曰玉旺峪所進礦銀轉勝於初可仰承天地賜
更訪採諸未開之場顆金王露形胎太上玄風焉戶
部臣言聖德敷被帝錫佳寶不宜壅閼無用之地請
如旨宣示四川山東河南有司以稱天地降祥及聖

主民國裕民之意報可九月虜入遼東指揮劉洪臣
千戶黃相李承宗百戶管振死之廢徽王載埨爲庶
人禁高牆除世封載埨自殺杭州大火燔民舍三千
餘家上曰冬寒可念禮部止採芝民毋行禮部臣言
臣向未敢請今敢不如詔上曰爲近畿者耳玄岳諸
山採如故毋後舉秋報大齋洪應雷壇七日以倭平
遣祭告郊廟社稷帝王神祇受百官表賀論平倭功
十月丙戌朔日食御醫果進玄岳仙芝賜綵幣虜十
餘萬騎牧大同邊外分入犯參將孫朝張環等擊却
之倭入詔安縣播州苗賊盧阿項等平十一月虜十

餘萬入遼東廣寧塞總兵殷尚質率遊擊閻懋官等
禦之亡其卒千人力屈死皆賜贈廕祭祠上曰元輔
嵩年七十餘忠順罔怠朕心弗安其免廷賀花直賜
腰輿建景園一陽二典于萬法殿十四日冬至羣臣
望朝奉天門兩廣督撫侍郎談愷討平洞賊陳以明
論功有差虜十萬屯靑城分犯一片石三道關諸處
總兵歐陽安拒却之十二月山東賊楊思仁平追贈
許逵三代祖父賜誥命獻陳東之俘虜犯環慶等處
都督僉事袁正等率兵拒之俞大猷擊餘倭之駐浙
東舟山者大破之倭盡平

名山藏卷之二十七

臣何喬遠恭輯

典謨記

世宗肅皇帝

三十六年正月乙卯朔命朱希忠攝拜天玄極殿羣臣望朝奉天門上曰景元祝典已詔諸司停封九日頃者朕受寒侵仰事上玄禮不可滅其增脩七日展日而致敬二月虜入大同破拒胡堡南犯威遠平虜天城等村堡三月建大祈典于大高玄殿歲祈典于洪應雷宮各五日宥平民道等進靈芝之賜布絹人五

匹巡按河南御史䏻進五色芝二十八本上曰芝五色仰承天恩其進御虜寇延綏總兵陳鳳死之賜贈廕祠死所虜犯大同指揮楊汲百戶李潮死之皆賜廕四月虜大入永平遷安等處副總兵蔣承勛力戰死之越三日出境總督薊遼兵部左侍郎右副都御史王忬以聞兵部覆奏上曰虜殺掠近畿諸臣來不能拒去未見追勦等不從實參治顯有同遮之情其令御史覈之已御史惟平覈上上曰賊非時入犯既預偵之矣乃令得利去王忬誇張力戰忠心大不如初姑降爲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憊欺怠焉因降革

它諸臣有差而子承勛祭葬贈廕祠死所火星逆行二舍勑諸司脩省禳于洪應雷殿崇王載境甍丙申奉天殿災華蓋謹身二殿文武二樓奉天左順右順午門一時燬久雨日乃息羣臣疏慰報曰天垂無前異朕戰懼若涉大淵罪在朕躬尚敢他飾子職畏親惟有感眷爲順壬寅詔曰朕惟皇天畀命暨二親貽慶入奉大統三十六禩于茲矣曩大遭無前之內變荷天恩赦祐以復生刻感難名身命是愛但賴臣勞之一語原非虛寂之二端天心朕悉朕忠天鑒昨因時旱禱澤于雷霆洪應之壇方喜雨膏隨有雷烈正

朝三殿延門及廊一時燼焉仰惟仁愛之篤垂戀屬朕躬之咎重下茲罪已用示臣民凡在位者首體相關敬畏宜同未可肆幸樂之心要當揭國民之念共圖恊恭勿乃我棄倭復至南通州攻城不克分犯如皐泰興復有倭乘七艘自金沙登岸以殿災舉高玄大壇典五日倭至揚州進犯高郵金沙倭犯如皐至泰州諭禮工二部曰朝堂無不復之理當仰天慈勿忒寶直爲忠狃時作徹其先作朝門午樓焉五月泰州倭犯揚州高郵倭犯寶應入之揚用倭犯天長入之復入肝胎清河皆燒劫而去遂侵淮安府入劫安

東縣六月參將劉顯擊倭安東敗走之以財詘裁宮
吏冗員上諭禮部曰殿廷之災不及大內上天恩宥
朕當祗戴其舉醮乾清宮九日諸司停封如例停止
陝西採礦取中庫銀十萬備內供七月封益世子厚
炫爲益王詔順天府買辦珍珠并下廣東開採各四
十萬顆有奇八月萬壽節命朱希忠攝拜天玄極殿
羣臣望朝于端門總督都御史胡宗憲進鮮芝七十
本巡撫福建都御史阮鶚一百四十本巡撫江西都
御史馬森一十六本以賀壽上諭史部曰直贊撰文
公希忠歲加祿百石伯承祚加少保都督炳少傅輔

臣嵩兼支尚書俸階加少傅本兼太子太傅尚書山
加太子太保侍郎朴瓚煒各加太子賓客仍與二品
服色除侍講二字學士訥春芳份各陞太常寺卿兼
翰職如故示嵩毋廷謝上已稍聞趙文華視師江南
黷貨殃民狀至是責建朝門甚急欲以觀於述職之
臣四夷之使文華不能即奉旨滋不懌文華故拜嵩
爲乾子嵩告上曰師生屢爲言至是上諭嵩曰日以
望之夕名工部入理門樓木備建造乃諉諸未敢曰
未勑無專責者大臣不任事可見文華志不若昔今
聞其病生不諭責之不早成嵩計之嵩未知上意言

文華連歲視師致勞疾工正事繁請欽命專責者更
增設一侍郎佐文華部事從之文華隨上疏請假上
特命回籍養病以刑部尚書歐陽必進代之丁未典
重建午門工上曰人君百爲萬用靡匪天也我皇祖
名門奉天義取爾然已身坐之未安耳今兩蒙災示
決不可復禮部其集議門名聞是月晦日趙文華子
錦衣千戶恩懌上疏請送文華還家上建萬壽醮故
命停封盡八月而恩懌以是日具疏意計徹御在來
月上察而惡之九月朔上曰文華濫殺無辜生命朕
大有之以少寬任事之臣而勸後者朕吉脩停八月

封累諭兵廝恩懌未盡八月疏病告好欺蘖也文華
姑革職爲民恩懌削官邊戍之因責禮科都給事中
江等不參舉皆執杖之斥爲民下文華視師江南諸
不法狀示嵩曰卿勿以弟子爲意嵩佯驚惶恐對乃
罷是時中外鼓舞頌聖斷禮部類奏五岳及方內名
山所獲芝凡千本有奇殺口外民沈鍊詹宣大總督
都御史楊順一子爲國子生上曰重建明堂事義至
大天神垂祐華可久也何必曰楠杉堅朕聞正德中
視乾清工者不自謂怠乃曰皇兄在豹房令無亟朕
久不臨朝臣下欺上恐亦爾答凡在臣民竭力盡忠

必速之毋以待殿材爲解取太倉銀十萬爲內供十
月建秋成報典于大高玄殿五日再諂採芝于四方
故禮部左侍郎朱隆禧卒家人請祭葬禮部執弗與
上曰隆禧調護朕有功所進方藥香衲至今在御其
特以恩許勿爲例上親告經始殿廷于大高玄殿而
舉典十一月蔣洲說王直自倭至胡宗憲誘擒之直
餘黨驚叛據舟山阻岑港自固虜擁衆數萬入大同
右衛抵應朔懷馬一帶攻破七十餘堡殺掠甚衆巡
撫大同都御史朱笈以聞命革總兵龔業職銜降笈
俸三級使巡按御史路楷覈實總督楊順功罪以聞

順懼賂嵩父子自解以大光明殿成及景命修報遣
祭告朝天六宮上曰是典禮特隆重者諸司其停刑
止封吉服莅事自是日至于來月之朔毋怠毋欺冬
至羣臣望朝于端門與建大朝門工虜酋辛受黃台
吉夷婦桃松寨私通其部目懼誅來降楊順納之辛
受怒大掠大同塞圍右衛城請歸趙全丘富者易婦
順遂與夷婦辛受竟不歸全富圍右衛自若十二月
新雪朝天等宮廣東扶蔡葵梅諸山峒賊馮天恩李
汝瑞等平山西平遙賊田武平以水災免遼東諸衛
所稅糧預發太倉銀五萬優卹之

三十七年正月庚戌朔命朱希忠攝拜天玄極殿羣
臣望朝奉天門光祿寺火上曰天火也自馬從謙以
來邪黨日多茲其應矣下大官署正烋等於法司黜
爲民虜圍右衛僉急城中困甚上大慮之命發帑銀
十萬賑濟雪嚴嵩等疏賀嘉答之倭犯潮州鄞縣散
官王金聚芝爲山以獻曰仙應萬年芝凡百八十餘
本有徑尺八寸者上悅賚金幣建首祝景慶吉典於
內殿九日御史路楷勘應朔報命言虜至楊順率諸
將鎮等擊敗有功罪在朱笈龔業嵩爲言於上而順
又得廕一子鎮等陞賞有差二月懸大工開納例有

錦衣衛匠餘岳輸金二千三百乞陞兵部奏授本衛
指揮僉事子孫襲一輩兵科都給事中日新等言國
家錦衣之職比古吾貴非特恩不授無異功不襲縣
官卹急財何至藉一工匠餘貲濫朝廷名器上善之
命改岳千戶奪兵部司屬官俸三月右衛急內賦匱
揭戶部尚書方鈍憂懼不知所出乘閒陳帑藏空虛
狀因條便宜七事上曰鈍所議第可備將來安見有
爲國憂思之忠可爲右衛應卒者鈍惶恐謝因命發
太倉庫金五萬及紫荊關新城倉浮圖峪客兵米豆
三萬石於大同以濟之建大祈典于萬法殿九日三

月上日右衛危在旦夕朕甚念焉邊臣屢求糧餉戶
部不時給奸息視也工部其[illegible][illegible]工資[illegible]罰等銀五
萬於右衛二萬於薊鎮兵部發馬價銀一萬於宣府
急濟之九卿科道官曾任巡撫二司及有司習知各
省錢穀有可設法計處者各明白條奏大同戰守事
宜及文武官有宜更置者兵部亦詳議於是別調朱
笈襲業陞山西副使楊選為右僉都御史代笈改山
西總兵張承勛為大同總兵代業蜀汪承爚處刑科
給事中吳時來言總督宣大侍郎楊順莅鎮以來所
請給銀亡慮三十餘萬而該鎮兵食日見羸虛虜披

猖時往往殺愚稚民報首功不能一矢劾尺寸納虜
通婦論矜自多黠酋脅索取以子之失體損威臣民
歎憤而御史路楷受順賄金秘不以聞去冬虜屠應
州堡七十男婦死者千計郎楷初疏亦云及奉命勘
覆則為之諉責守臣以所殺邊民後為順功兵部尚
書論雷同附奏濫予世廕無章甚矣夫近者大同右
衛上軫聖懷而當事之臣朋比不忠交相欺肆一至
於此臣誠恨之願陛下一大創此三臣者上寄問嚴
嵩嵩比之上特命逮治順楷權代以兵部侍郎江東
因對論為民代以故兵部尚書楊博并改戶部尚書

鈍於南京代以刑部尚書賈應春遼東大饑人相食
順發太倉餉銀五萬優卹之建二祝昺庋吉典於內
殿九日御史儀望給事中祐言福建提督阮鶚徵取
浮譽以得美官行部所至幃帟盤盂率絲飾綺繡珍
寶日集金工鍛鑄舋卮修京師問遺倭入任其出沒
則加派繇賦遺金繒舟輿送之出境而已臣恐其罪
不止罷斥上大怒械治之京師既至黜為民上曰今
右衛困極朕聞城中將變爾東用心急處毋諉諸權
代總督不待再推即暫以尚書博往任之御史萬民
英奏臣巡視薊鎮見牆子嶺白馬關一帶邊牆皆苟

且侍成旋即圮壞以故虜得乘之蓋今兵部侍郎吳
嘉會故任巡撫時所築乞按覈錢穀之數論冒破罪
上命錦衣先逮嘉會下獄遣科道官往按之已黜為
民虜寇永寧薊鎮宣府相繼告急命聽征官軍還營
操練以備京師而少緩殿工之役詔恤京商刑科給
事中吳時來刑部主事張䌹董傳策交章論劾嚴嵩
納賄誤國狀上曰時來所言順楷已行之矣彼本譏
朕事玄怠政故先攻一二遠臣次及輔首必有主使
同計之人錦衣衛其與䌹傳策逮送鎮撫司訊究之
已三臣肓掠不承讞上俱發充軍嵩乞罷上優詔不

允四月楊順路楷逮至刑部尚書鄭曉論順死楷爲
民因奏時來言楷受順金須勘證有則罪不止削籍
上命繫順楷獄命兵科給事中鄭茂往按之海上倭
大至犯台溫諸處及福建沿海府縣以右衞圍未解
復黜朱紱爲民褫龔業職下御史問之虜困右衞益
急上數問大學士嵩嵩意欲棄之不敢斷言上益命
措餉發兵前後動發太倉之儲數十萬計使兵部左
侍郎閔煦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救之以遼東大
饑出戶兵二部庫銀三萬發賑胡宗憲得白鹿於舟
山以獻上悅賜金幣禮部請告廟受賀上曰今奸臣

叛民南北勾賊本謗我事玄天眷賜瑞固非一獨宗
憲人心不泯以此進耳其命希忠代獻太廟表賀已
之裕王妃李氏薨不稱薨曰故禮如壽定王繼妃吳
氏喪江東楊選張承勛大集主客兵嚴部尋右衞圍
虜悉拔帳北遁圍解上徵東還賜二品朱衣一襲論
選等功有差命楊博廣賑邺繕墩堡練丁壯計善後
畧從便宜具奏建景命瑞典於御仙宮九日倭攻福
清破之執其縣令舉人陳見率家僮禦倭不克與訓
導鄔忠涵被執罵賊死祈雨禱風於內殿倭攻惠安
縣知縣林咸率丁壯禦之五晝夜乃引去逐之死于

山五月倭焚掠南安縣建三祝景度吉典於乾光
壇五日福建倭出海口港參將尹鳳等引舟師擊勝
之六月倭分犯興東漳諸府攻福清南安二縣破之
遣督造甆器三萬於江西以備醮壇之用浙江倭分
掠樂清永嘉諸縣指揮劉茂朱廷綸千戶周賓李爵
劉源死之鄉官致仕僉事王德赴以義兵亦死之賜
德贈祠祭廕茂等皆襲陞其子二級新建朝門午樓
東西角門左右順門闕左右門成權名朝門曰大朝
門建壽明殿於內苑七月建景祝吉典於大光明殿
七日初上從總督尚書楊博請以薊鎮一衞兵聽宣

大調遣總督侍郎王忬執奏薊鎮古北諸口川原平
曠無險可守獨恃入衞卒擁護陵京柰何聽它鎮調
發上曰故有旨令薊鎮練兵畫區守今八歲矣幸虜
不至卽一卒不練毎遇秋防專倚調發頻年遠戍靡
權餉歲復一歲何時已也兵部其遣一郎中與巡關
御史閱數以聞遂命郎中唐順之往修景度四祝吉
典于內殿十四日以岑港海寇未平奪總兵俞大猷
參將戚繼光職級令胡宗憲督勦之封崇世子翊鑇
爲崇王閏七月西苑進瑞穀獻廟受賀賜督理農事
戶部侍郎高燿金幣楊順路楷之被逮也獄成矣所

遣鄭茂特按其受金一事耳至是茂還言楷受賄金
雖無證要吳時來言皆是順楷宜重比先是順楷相
比爲奸朱笈不與聞也桃松寨之事笈順大左順等
譖之大學士嵩别調笈笈未及代而順楷已被逮人
皆以爲快嵩心醜之笈黜爲民未㨿也方順楷逮時
上怒嵩不敢解故示意刑部尚書曉請令茂出按以
緩其獄及是茂還報上怒解曉乃阿嵩變其獄辭更
免順死論戍楷降邊方辭揷入笈逮之亦坐以順所
坐於是物論大譁嵩父子胡宗憲再獻白鹿于齊雲
山上曰一歲二瑞天眷非常命告謝玄極殿太廟以

宗憲忠敬陞其俸一級百官表賀大朝門旣成放休
工匠以來歲冬隙舉殿工焉禮部請賀上曰朕仰荷
天簡以宗人入承祖位非它所爲欺我之耶初則奪
親誣天至今尚非一二近二藩作逆無君去年火燃
朝堂不臣者方相慶自得謗我事玄廢朝信方士近
倖臣也何賀之爲以壽明殿成及聖旦屆期建祀延
典於內殿停常封蠱八月建大齋朝天宮三日夜八
月萬壽節命朱希忠攝拜天玄極殿羣臣望朝大朝
門虜犯永昌凉諸州圍甘十四日乃遁庚申月食虜
犯宣府赤城等處遊擊董一奎等帥兵禦却之把總
馮尚才戰死九月上諭嚴嵩曰古人三十卽求補益
況年老氣衰太上孔子皆示人以妙不可違焉人元
之丹比金石勝卿當服之建秋報于萬法殿九日唐
順之閱視薊鎮還報命上曰各區缺兵至三萬不補
且一卒不練督撫官何職也王忬及總兵歐陽安其
各降俸二級令嚴督將領取見在實練之歲以五月
奏請遣閱視期以三年有成不則科臣參劾之十月
岑港倭巢柯梅胡宗憲屢討之不克南京御史珊等
劾宗憲私誘王直老師縱寇濫叨功賞請追奪之上
下廷臣集議其去留議上卽手答曰妖逆賊直罪浮

賊全富本宗憲計獲之會彼奏上玄瑞小人嫉功遂
爾有言朕下諸疏付丞弼議擬用存公論乃亦不分
是非明功罪也宗憲其用心平賊如舊副簡眷焉未
幾宗憲上疏自辨上報曰卿討獲妖賊人所皆曉特
以獻瑞故人不敢指引特引軍事害卿耳卿宜竭誠
展布以平餘氛不允所辭禮部類進四方芝千八百
六十有四本詔更廣求徑天以上者命唐順之往視
師浙江與胡宗憲協謀勦賊泗水湧出大木一命昇
京造殿東虜大寇遼陽清河等堡總兵楊照副總兵
劉岳帥諸將分擊勝之西虜亦擁衆濤遼外聞我兵

既東乘間深入賂復馳赴之虜亦引去北虜土蠻十萬騎薄界嶺口建昌副總兵馬芳禦却之虜更分掠遷山等處把總馮時雍死之其明日虜還奔界嶺口芳及總兵歐陽安等力戰敗之論功錄有差十一月冬至以夜寒賜執事郊壇官金幣明日百官望朝大朝門柯梅倭駕舟出海總兵俞大猷等自沈家門引舟師橫擊之倭遁入閩廣間勅三法司曰刑以弼治當則氣協麻祥自至否則上干災沴生焉是以古帝王及我祖宗罔不慎斯朕罔本祈天爲民造福矜卹庶獄惓惓於懷何近年以來司獄失人深文鍛鍊

甚或斯囑顛倒是謬近安陸幼男一毆二命枉刑毋又被挺情無所告遠叩朝扉以一推之豈止百數爾三法司宜體朕心多思矜卹都察院通行撫按申飭司府州縣省改前愆天地神祇照鑒在上惟公惟愼自能保祿而吕後如不恭命明法幽譴必不一追欽哉丙戌上親禱雪洪應雷宮丁酉雪羣臣表賀十二月初命都察院歲差御史一員稽刷光祿寺錢糧月籍支費進覽

三十八年正月癸酉朔命朱希忠攝拜天玄極殿羣臣望朝大朝門倭千餘人突犯饒平海豐攻破黃岡城流劫海陽潮陽惠來等縣以大學士嚴嵩年八十賜肩輿直苑支伯祿嵩辭詔歲給祿千二百石如先朝兵部尚書靖遠伯王驥故事贈集鄉兵殺倭者永嘉縣良醫王沛爲太僕寺丞千祠贈廕二月建春祈典于朝天宮歲例祈年典于大高玄殿各三日丁巳月食廣東倭犯詔安漳浦虜酋把都兒等率衆數萬進逼三屯三月入潘家口自遵化東掠至遷安薊州玉田屯五日乃去逮繫總兵歐陽安等九人論死停總督薊遼保定都御史王忬俸降順天巡撫都御史王輪二級外調之遵化民張應相李朝舉李梅張冲

靈張德賓汝楫麻鑑等力戰死虜予贈官廣東賊流劫歸善等縣倭自象山犯浙西副使譚綸擊敗之倭既遁入閩廣間福建人大譟謂胡宗憲嫁禍於閩宗憲參論總兵俞大猷不盡倭柯梅坐令得奔毒兩省間詔逮大猷京師治之戊戌親禱雨雷宮辛丑雨百官表賀告謝六宮廟倭犯崇明四月掠揚州海門等處裕王長子翊釴薨進封爲世子祭葬如世子禮倭大入福建沿海諸郡攻福安破之江北倭趨通州總兵鄧城禦之敗績指揮張谷死之倭遂進據白浦鎮巡撫貴州都御史郭狆擒得普安賊李昂等論功有

差副總兵盧鏜攻北倭于三沙勝之福建倭圍福州城參將黎鵬舉擊勝倭于海中刑部左侍郎楊大章告病上疑其詐命太醫院官驗實乃放還先是江北副使劉景韶擊白浦倭三勝之倭大聚其衆謀西犯揚州景韶復追殺之潘家莊而通州倭盡平倭大屯廟灣合攻淮安巡撫右都御史李遂督參將曹克新等大戰于姚家蕩大敗之餘倭仍保于廟灣上悅賜勑奬遂劉景韶追擊倭于印莊乘勝追擊于新州焚之新河口而江北流倭盡平以唐順之爲通政仍與胡宗憲共事盜火太原公廨五月倭犯寧絡台溫是

時江北倭惟廟灣大屯未平李遂環攻以困之唐順之以爲玩寇持兵先軍我兵死傷甚衆倭解福州圍燒刧同安縣巡按直隸御史方輅論劾總督都御史王忬虜屯會州已有諜報忬身任總督重臣所當居中調度令人力捍之潘家口要衝乃信諂言輕身東援虜騎已西我反東阻復縱中軍私調將官更易主令人馬奔疲節制失策宜亟黜爲民上曰忬官久怠賊其逮治之京師代以總督宣大山西兵部尚書博既逮至下鎮撫考訊法司當忬罪戍邊上曰諸將皆斬繇軍令指揮之誤出令者顧不治擬律如此耶乃

下獄論死倭攻永福破之福建山賊突刧永平泰寧龍巖歸化等縣永定知縣許文猷汀州通判郭子進督兵勦平之裁冗官更建玄聖五龍亭廟灣倭被圍日久劉景韶載葦焚舟嚴兵逼之賊潛出海遁而江北倭盡平大學士徐階滿九年考改吏部尚書賜奬勑六月親祈晴洪應雷宮詔百官齋三日以陶仲文八十遣使存問加官其子與五品服俸虜犯宣府東西二城住內地旬日乃引去丙寅雷擊奉先殿外南西牆七月命總督倉場侍郎具銀庫出內之數每兩月進覽三沙倭繇海門縣七星港突犯江北參將丘

陞死之予贈廕襲祠劉景韶擊七星港倭于揚州火之賊宵遁八月京師大霖雨祈晴于雷殿萬壽節命朱希忠攝告天玄極殿羣臣望朝大朝門李遂獻白兔二告太廟甲寅月食雲陰不見副總兵劉顯破江北倭于白駒塲盡殄之遼東饑遣御史齋太倉銀六萬兩名糴賑給之九月修顯陵及飛龍等殿工成建秋報大典大高玄殿十月設廣陵縣以瑞雪及秋祥疊降詔法司停刑太玄都殿成十一月許朱熹裔孫以博士奉祀婺源者世襲建一陽欽天寶典大高玄殿九日冬至羣臣望朝大朝門改陝西州屬渭南醴

泉隆德洵陽石泉浮諸縣隸府十二月辛丑親禱雪
內殿雪上悅百官表賀贈故蘇松兵備右參政任環
爲光祿寺卿祠蘇州廕其子名楊傳還特加秩少保
三十九年正月丁卯朔命朱希忠攝拜天玄極殿羣
臣望朝大朝門建啓籙迎恩典大高玄殿二十五日
虜犯宣府洗馬林等堡副總兵馬芳拒却之盜入泰
興二月舉歲祈禮典大高玄殿三日胡宗憲謝上王
直獄命泉示之浙江兵部議擒直賞上曰玄祐也不
奏謝人心歟命告玄極寶殿而論宗憲等功有差修
都城總兵徐仁等擊虜丹山勝之上曰財用今不若

祖宗時何也朕覽戶部所上籍入少出多嵩其與尚
書坤議之何有長算可得充者修祈年典洪應雷宮
七日故春坊中允郭希顏上書請分封景王以安儲
貳疏引往歲聖諭有建帝語上諭嵩曰立子爲儲是
矣帝當誰建耶今不忠之臣不義之民不言君而攻
相以君相久位矣朕欲下希顏疏於諸大臣則謂大
臣諛也其下議之耳目官於是禮科都給事中陞等
議上坐希顏妖言惑衆律卽其家斬之傳首天下以
水災賑順承饑民倭劫潮州三月琉球使請封者言
寇方擾海請自齎詔冊還不敢勞使者不許國子監

祭酒沈坤家居跌宕負氣鄉人惡之南京御史林潤
以風聞奏坤居鄉暴橫狀命逮京繫治之坤竟死獄
中南京振武營軍以索糧譟亂逼總督侍郎黃懋官
私第殺之上聞逮治爲首者使南京戶科奏所以上
曰今小民無怨君之念多爲臣者求改新政快意耳
朕覽南京事若五堡初作非軍敢爲皆臣使之張文
錦猶可諉無心黃懋官卽郭希顏沈坤輩欺天無君
故違不爲懋官勒減軍士糧雖死罪首也其追革職
爲民以副都御史鄢懋卿清理天下鹽運求五色盈
尺芝於天下虜屯喜峯口窺薊鎮大同總兵劉漢出

塞掠之于灰河始遠徙以近畿饑流民多就食京師
者詳議賑濟事宜虜五百餘騎攻陷廣寧中前所殺
千百戶各一人虜大久寇一片石等關參將佟登逆
擊胡堯熹指揮谷承功守備牛相等禦却之出關至
芝麻灣而還各論功有差上諭兵部朕聞四方盜賊
蜂起有司欺怠不問其亟示撫臣督屬撫勦務俾除
靖有不悉心者以名聞建新民醮洪應雷宮十五日
四月南京兵部侍郎李遂擒得振武營亂軍山等二
十五人下兵部當山等梟斬不待時上命三法司與
科道官詳之改以秋後決上曰廉無自遠之理必因

堂高士卒辱大臣當斬若時君立新帝者必法外凌遲矣但黃懋官心存欺謗全晃而死失刑已甚茲所獲亦未果知當否其再議乃僅坐首惡三人餘皆發戍邊未獲者悉貸之賑順天饑民追賜岳懷王名曰厚熙以便醮壇追薦復設都御史一員提督南京糧儲改督漕右副都御史章煥為之虜犯遼東廣寧大掠而去套虜寇寧夏河東毛不剌諸處總兵趙應樂却之五月賑山西饑民福建山賊倭夷並起攻掠平和詔安等縣破崇武所城復起王邦瑞為兵部尚書協理京營戎政六月建天寶大典于大高玄殿停常

封至八月二十日止七月虜犯薊州遊擊胡鎮等擊破之禱雨宮中大同總兵劉漢俞大猷擊虜板升破之論功有差取太倉銀二十萬為內供章煥故巡撫河南既得督漕之命將行言中州妖盜並興失今不圖恐成大患因上經畧中原疏八事上以言之一統全盛之時心厭焉唐王宇溫薨八月上曰直贊諸臣効誠年久未有加與何以重君上事帝之典公希忠賜爵祿二臣嵩炳各歲加祿米二百石二輔階加太子太師本加少傅秩宗山加少保卿貳朴贊煒各支正二品俸少卿訥春芳份各陞禮部右侍郎兼學士

嵩子世蕃仍兼支尚寶卿俸以答朝夕左右之勤胡宗憲獻芝草五白龜二上悅特命賜白金五十兩金彩鶴衣一襲禮部請謝玄告廟許之建萬壽大齋朝天宮三日夜萬壽節命朱希忠攝拜天玄極殿羣臣望朝大朝門戊申月食上嘉郭朴直贊恭慎特加太子少保以為南禮部尚書朴言臣幸效誠玄撰不願遠闕上說玉龜亡上曰天降靈物朕固疑其塵寰不久設興安縣九月虜寇大同越關大掠五臺崞縣建安神異典太玄都殿七日秋報大典大高玄殿三日玉熙宮成虜犯米脂諸縣十月建金籙酬恩秋報大

齋朝天宮三日夜永壽宮成東川營長阿堂與霑益土官九鼎相攻巡撫都御史游居敬調兵勦之巡按御史太任言居敬不待會勘輕動五萬師冀不可成功恐生意外變命逮訊之已謫戍邊建秋成典於洪應宮命景王之國詔兵部嚴督所司捕緝內盜上曰今秋天降奇祥仰欽恩賜其暫免行刑以臨德天津三倉米賑饑民封蜀世子宣圻為蜀王趙王厚煜自縊薨十一月南京給事中負圖劾糧儲都御史章煥赴任遲延上故厭煥前疏下旨曰章煥専事談論久欺謗其逮治京師既至謫戍之親禱雪雷宮千步廊

火將郊上諭禮部曰朕敬天不怠郊祀大重事其命
百執事益毖虔冬至羣臣望朝大朝門倭攻永春陷
之流劫德化同安漳平間十二月以雪未應遣祭告
玄極宗廟社稷及各宮廟上諭戶部朕聞民死凍餒
甚衆其即發倉米萬石糜之尤饑寒者給食一器更
與米一升露死者五城御史令掩瘞之陶仲文卒加
贈特進光祿大夫予諡賜祭十壇葬之以伯禮陸炳
卒追贈忠誠伯予諡賜祭廕雪嚴嵩等表賀陝西巡
撫都御史軏巡按御史秋得白鹿於商南山萬壽宮
前芝叢中遂致鹿獻芝賜鈔幣虜掠海蓋熊岳等堡

指揮李元勳死之錄一子賜立祠祭葬倭陷潮州
四十年正月壬戌朔命朱希忠攝拜天玄極殿羣臣
望朝大朝門虜大寇五花營守備王世臣千戶李虎
等迎戰於永橋敗死告軏等所獻鹿芝於玄極太廟
二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微陰不見欽天監官言微陰
不見同不食上悅禮部尚書吳山救護如常禮上不
悅山引罪上曰山守禮之臣也當科官何不參者其
以狀對禮科都給事中東華等惶恐引罪上住爲首
者俸罰其餘半年遂行謝典于大光明殿三日禮成
羣臣表賀發臨德徐三州倉賑濟南六府江西賊馮

天爵等平建春祈大典大高玄殿三日趙王自縊王
妃與其子載埈移謚彰德知府傅汝礪通判田時雨
以奏詔逮京拷問已戍汝礪極邊械時雨還斬於河
南景王之國免面辭二朝上諭禮部春冷入疾其令
太醫院散藥九門至于夏至風上曰其兵火情示諸
臣戢究而嚴邊居有間上諭嵩情言諸邊有備足無
患今天風復旬日恐不可不預慮吏部左侍郎茅瓚
病足久告上問嵩瓚懼言臣所患肢體末疾行差矣
當即出敢再乞數日告上曰銓曹非養病地其令去
發天津通州兩倉米二萬一千石于順天永平太倉

白金萬五千兩于保定河間等六府賑濟重建祈年
典于洪應雷宮七日以伊王宮垣僭制命毀之廣東
惠潮山賊起流劫海豐歸善等縣三月發米萬石賑
饑民流移入京師者南京錦衣衛指揮繼勳得白兎
於鳳陽鳳凰山下以獻遣告于太廟羣臣賀建萬春
宮命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煒直苑撰玄四月上
曰朕聞藥不投病餒民反傷又貧弱無濟有力濫與
失朕下令意其傳示小民知執事者過也抑民饑流
入京師皆守土有司失職不賑恤其出內庫制錢三
百萬量地遠近與爲歸資撫按官嚴督守令招集安

撫之大風雨黃土晝晦命百官修省順天府致敬而
求霖安遠龍南盜起山西饑發太倉銀五千賑之以
雨未足遣大臣分告諸宮廟百官素衣齋宿禁刑屠
九月以得霖日止分遣使者六人建萬壽醮于玄岳
鶴鳴龍虎齊雲三茅王屋諸山道士十一人齋香帛
於各省撫臣祭鎮海河瀆山川之神命鎮守湖廣安
遠侯震醮承天玄佑宮五月以旱霾災命大小九卿
自陳南京池河新營兵變雨羣臣賀閏五月吉王載
均薨嚴嵩妻夫人歐陽氏卒上命禮臣破例予卹典
時世蕃無意歸制嵩乃言臣老獨子不可無侍者上

許世蕃無歸令其孫鵠護喪往六月癸酉月食建仁
和宮七月己丑朔日食一分五杪禮部尚書袁煒言
臣閱唐一行曰日君道也無朏魄之變古之太平日
有不食月或變行避之或五星潛亙其下禦侮而攡
之或涉交數淺或在陽曆陽盛陰微則不食或德之
休明而有小眚焉則天為之隱雖交而不食此四者
皆教所繇生也皇上父事天兄事日羣陰退萬象輝
是以日佐班榮陰氣銷鑠食一分與不食同臣等不
任懽忭之至上悅閩廣流賊突入江西掠萬安太和
諸處副使汪一中等戰死賜贈廕祭葬立祠勅諸臣

勠捕賊賊火王山攻永豐破之以萬春宮成建迎恩
典于大高玄殿禁常封三十有四日上曰間者天降
祥不御田四十九本今歲五月恩滋應祈是月玄育
生瑞當知恩也禮部請獻太廟從之八月建萬壽大
齋朝天宮三日夜萬壽節命朱希忠攝拜天玄極殿
羣臣望朝大朝門上曰自慱名入朕恒慮邊今秋恐
有擾者嵩其語慱先還之是秋報大齋大高玄殿三
日九月廣東賊張璉等襲攻南靖入之福建山賊襲
破鎮海衛城虜十萬餘騎犯居庸岔道白官兵禦之
故總兵官姜應熊先進遇圍被創墮馬參將胡鎮力

戰奪之虜遁去廣東賊攻陷福建崇安犯浙龍泉固
原寧夏地震傷人發太倉白金八千賑恤之總督薊
鎮保定都御史楊選條陳邊務下兵部覆上上曰薊
鎮總督等官選督輒張皇請調兵初謂權宜今十有
一載矣未見減撤加挑選焉供餉繁費何時已卿慱
歷任薊遼宜竭盡忠謀如何練主兵乃可免調邊兵
者大破格整理之毋以方畧聞上曰夏霖應禱秋稼
賜祥朕感玄庥其暫免今歲刑囚繫獄如故十月閩
廣流賊自邵武轉掠鉛山貴溪等處參將戚繼光破
之山坊巢賊奔寧德還攻宜黃為南贛兵所敗始進

建壽光閣封唐世子宙栐爲唐王搢城人湛壽魯爲其祖故南京兵部尚書若水乞贈官丁吏部覆尚書歐陽必進言若水學問醇正士望所歸宜許贈如壽魯請上曰若水僞學亂政必進浮譽之奪其散官侍郎郎中以下皆停罰有差上以宣薊二鎮兵餉匱竭使薦大臣有才望者往理吏部以總督倉場戸部右侍郎林應亮名上許之兵科都給事中益言應亮愿人也不足於敏達上下大臣再推因升右僉都御史霍冀爲戸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以往調應亮南京須之益復言戸部有兩侍郎曰劉大實趙貞吉廷

推不及乏才故也宜使致仕吏部覆如益言上皆命閒住責吏部尚書歐陽必進對狀曰二位不堪何不先言降必進俸二級侍郎張永明一級司官各奪俸二月禮部類奏四方所進芝凡七百六十九本命明歲加意採五色盈尺者淮王獻白鴈二賜金幣上曰天降祥羽其廟告十一月冬至以天寒賜攝郊者都督朱希孝御衣明日羣臣望朝大朝門禮部缺尚書會推及郭朴上責歐陽必進顓恣擅改玄撰臣令致仕即以朴代之上曰深冬未見正白農民切望朕竭誠禱雪焉會大風上曰其禳風而禱雪停刑禁屠百官同之虜入寧夏進逼固原循下馬關而西掠數日乃遁上所居永壽宮災嚴嵩請徙南城焉南城者英宗之御也上不懌乃移御玉熙宮上曰朕御皇初宮二十餘禩大變蒙恩久安玄事玆荷庇益感眷其以下月擇日謝郊廟社稷如常儀禮部請詔示天下百官齋戒脩省上曰非正朝也十二月御馬房火燬九十餘楹工部尚書雷禮言玉熙宮殿埶隘不稱御居永壽宮成祖之舊宮也受命重地王氣攸鍾偶值災變天啓皇上鼎新丕基永延于萬祀請及時營繕以承明眷上曰日謝罪郊廟風藏氣爽皇天其赦憫朕

以命大學士徐階與工部侍郎衡董其事月食親禱雪于凝道雷軒上復自玉熙宮徙居玄都殿聞京師內外多盜命朱希孝領官較兵部左侍郎葛縉領營兵入衛命巡撫官嚴督所司捕盜而撫民

典謨記

臣何喬遠恭輯

世宗肅皇帝

四十一年正月丙戌朔命朱希忠攝拜天玄極殿羣臣望朝大朝門修三慶吉典于內殿肅王弼桄薨二月修春祈大典大高玄殿三日罷親蠶禮取戶部白金二十萬爲內供福建倭襲破永寧衛以京城多盜命朱希孝葛縉晝夜衛西苑建春祈典洪應雷宮九日錦衣衛都指揮僉事嚴鵠獻玉兔靈芝方士藍道行獻壽龜皆告廟受賀三月總兵石邦憲大破播州士舍韓甸平之玉兔生子二謝玄告廟羣臣表賀舉恩生瑞醮二十五日萬壽宮成上悅其速加恩階衛等有差四月移御焉舉迎恩大典五日羣臣表賀魯酋上鑾等大舉寇遼東東關驛錦川營破之上命楊博計禦使葛縉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往視軍情上禱雨禁中鄠縣散官金進靈芝五色龜授太醫院御醫上曰龜靈芝色數兼五非玄賜耶遂命希忠告廟羣臣表賀兔再生二子上曰玄恩重示延生之祥特爲罕遇命駙馬詣告太廟建謝典焉五月虜犯遼東

副總兵黑春帥遊擊徐維忠等敗之備禦劉晉亦敗虜于核桃山捷聞上曰將吏用命玄賜也賞督視軍情侍郎葛縉等功有差上憂南寇南贛都御史陸穩言三月中署平和縣者府知事胡期亨典史談蘊領鄉兵與璉戰城下賊少平和期亨鼓行甚銳皆驚謂有大兵至蘊麾眾疾擊之多所擒獲會提督兩廣都御史張臬亦報程鄉賊子雲福保等皆就擒上大悅歸感玄恩論諸臣功有差是歲當選庶吉士而嚴嵩柄國仕路溷濁進士貧者稱貸以納賄有貸于司禮太監錦者錦密以聞上惡之詔罷選以財匱命戶部集議足國裕民計御史鄒應龍劾奏嚴嵩子世蕃孫錦衣鵠中書鴻其家奴中書羅龍文不法狀上曰人惡嚴嵩久矣朕以其贊玄壽君特優眷乃縱逆醜子負朕其令致仕予傳去有司歲給祿米百石其家世蕃等下鎮撫拷問之三法司擬罪以聞遂郎陞應龍爲通政司右參議嚴嵩乞哀自劾不許已法司坐上世蕃戍烟瘴鵠鴻龍文於邊遠衛上特宥鴻爲民使侍嵩老嵩雖去上忽忽不樂也恐大學士徐階不如嵩謹奉玄羣臣復欺謗曰朕遂傳位裕王退老西內顓祈長生階等諫上曰則必皆仰奉上命同輔君闡

玄修仙乃可臣下有再言嵩者所鄒應龍斬之矣議
平遠縣虜寇遼東湯站堡副總兵黑春力戰一日死
之賜贈蔭祭祠六月以徐階言罷聖節文撰上曰凡
月之丁卯前四日後五日止不急不吉封臨時下諭
者不在限於江西興寧廣東程鄉安遠福建武平四
縣間設鎮城名曰伸威以備盜以俞大猷爲協守南
贛汀漳副總兵方逢時爲廣東兵備副使彈壓之久
亦罷以宮災龍涎香燬命有司急購之兔又生子四
告廟受賀發太倉銀三萬糴山西以備虜以萬壽節
屆修迎恩大典于高玄等壇張臬以閩廣江西兵勦

張璉蕭雪峰等平之告郊廟社稷百官表賀七月參
將戚繼光進勦寧德倭於橫嶼大破平之乘勝勦福
清牛田寇又破之瑞兔四各生二子上曰天垂生祥
于孟秋郎望仲秋前應朕生辰此又非常瑞其告廟
受賀苑田嘉禾生亦命告廟受賀八月上以聖節建
醮急得龍涎香而宮災時有私收得者戶部尚書高
燿密購以進上大悅命倍給其直加燿太子少保萬
壽節命朱希忠攝拜天玄極殿羣臣望朝大朝門重
錄永樂大典九月以三殿成告郊廟社稷更名奉天
殿曰皇極華蓋殿曰中極謹身殿曰建極文樓曰文

昭閣武樓曰武成閣左順門曰會極右順門曰歸極
奉天門曰皇極東闕門曰弘政西闕門曰宣治百官
表賀詔天下閣臣請赦上曰赦者小人之幸民拽石
輓木彼受賜與論殿工恩司禮監右監黃錦等工部
尚書雷禮竝加蔭敘工部尚書徐杲支正一品俸錄
一子（杲工部匠籍也爲匠作惰匠事工師遜之遂之野遇道人問所繇因詣之曰吾欲作一室九十九柱爾能之乎曰不能因教杲結構法殿工之興也上欲用九十九柱以符陽數獨杲工應詔遂加委任）
以瑞兔嘉禾生建承恩大典命公溶等告六宮廟府
部等衙門皆叩帝壇而奏香建秋報典大高玄殿三
日十月福建新倭大至突犯福清福寧政和等處延

綏總兵趙岢分部出塞擊虜勝之建承佑總慶吉典
七日封肅世孫紳堵爲肅王江西流賊平廣東官兵
追捕張璉餘黨賊首林朝曦等獲之潮寇悉平十一
月福建官兵擒龍山賊蘇阿普斬之虜犯山西神池
等處大掠數日裕王第二子翊鈴薨追封爲藍田王
命御史姜儆王大任訪求法士秘書於天下臣民有
進者賞南京戶科給事中陸鳳儀劾奏總督胡宗憲
欺橫貪淫十大罪詔械治京師遂罷設浙直總督郊
之日天[illegible]愜諭禮部上曰朕荷穹眷大報禮成
代者忠敬百執效勞宜有特恩遂加希忠等官秩有

差虜大入犯寧夏清水營等處副總兵王勳戰死賜
贈廕世襲給殮金祠死所福建倭攻興化府陷之十
二月禱雪宮中甘露降顯陵上大悅告郊獻廟乙丑
月食雲隱不見雪百官表賀胡宗憲逮至上曰宗憲
起御史皆朕擢用非嵩黨三呈玄瑞近上玄秘皆致
一手書任事數年不聞指摘近自應龍發嵩諸臣復
彈罷大臣不已本兵始議獲王直者五等封今罪之
後來誰與我任事其釋命閒住
四十二年正月庚辰朔命朱希忠攝拜天玄極殿羣
臣望朝皇極門以伊王不如詔毀宮垣奪祿米三之

二革其護衛廣東倭犯惠潮二府御史凌儒請舉用
故修撰羅洪先上怒以為賣直市恩逮杖之黜為民
甘露再降於顯陵遣定國公延德往祭加守備太監
恩一級守臣及供奉園陵者各賜金帛有差淮王厚
壽薨設澄海普寧二縣虜犯宣府掠隆慶永寧等處
故大同總兵為事官劉漢戰却之賊西行會大雪乃
遁凡七日二月戶部用太倉白金二萬七千七十兩
購眞珠八萬千八百顆寶石三色五千塊以進上以
未有猫睛祖母綠命再購復購綠撒孛尼石紅剌石
比阿洗石金剛鑽米藍石昔英等石虜犯遼陽副總

兵楊照邀擊之清河遁出塞未幾復犯長安堡照設
伏繞出虜前斬首七十五級獲達馬五十匹興化倭
結巢崎頭城泉州衛都指揮歐陽深與晉江縣學生
薛天申死之賜殮金廕祠贈天申為指揮僉事賊乘
勝攻陷平海衛倭自福寧政和等縣襲寧德破之趨
羅源入海轉薄連江登岸上曰壽源祝帝萬法景修
自十一日始至丁卯後五日皆毋以雜瀆擾以倭陷
興化命張臬總督兩廣軍務調兩廣兵馬分部擊之
使總兵官劉顯戴罪殺賊三月設黃安縣舉祈年大
典洪應雷宮七日四月嚴嵩歸至南昌延道士田玉

等為上醮鐵柱宮以聞玉因以所藏名鶴符驗法書
附奏嵩玉皆賞賚有差上諭內閣曰天降玉兔一子
昨歲總生十子內四數之一今日午時緒生四瑞語
爾知焉階率羣臣表賀建宮壇典三日告太廟（按緒龜也龜曰元緒世廟奇語如此）
雲南進寶石三百六十兩有奇賑金復
海蓋三衞民福建新倭自長樂流劫福清等處總兵
劉顯俞大猷合擊於遮浪殲之平海倭引舟出海把
總許朝光以輕舟抄之斬首四十九級賊盡焚其舟
還屯平海雲南進礦金四百兩礦銀萬兩副總兵戚
繼光與劉顯俞大猷夾攻平海倭大破之福州以南

倭悉平論功有差五月三衛夷酋通罕者虜辛愛之
義妻父也三衛夷嘗撲殺我諜卒四人至是副總兵
胡鎮執通罕以求撲卒之罪夷通罕子懼以罪夷至
請以易其父薊遼總督侍郎楊選計欲以牽制辛愛
使毋寇邊留通罕令與其諸子更迭質上疏聞以自
爲功且爲諸臣請賞兵部覆從之於是選及巡撫順
天僉都御史徐紳總兵孫臏等皆賞有差刑科左給
事中陳瓚請錄用在告諸臣上曰瓚幻奸必行險儒
所言卽以治儒者治之杖而黜爲民程鄉賊溫鑑梁
道輝等平六月壬戌月食戶部進猫睛祖母碌等石

四百五十塊用白金四萬七千八百餘兩甲子醮大
高玄壇至八月終止停常封七月命撫按官不待復
命卽訪有司貪汚者以名聞西苑龜生五卵告廟受
賀雲南進青黃紅寶石六千七百六十九塊取太倉
中庫白金十五萬爲內供八月苑田嘉禾生獻廟受
賀建壽醮朝天宮三日萬壽節遣朱希忠攝祀天玄
極殿羣臣望朝皇極門致仕大學士嚴嵩李本各表
賀秉進帝壇香燭本復獻聖德同天萬年純佑頌上
嘉納之各賜銀幣裕王三子生神宗皇帝也以訪求
玄秘加美徵王大任俸一級虜聚衆遼東廣寧塞外

總兵楊照率遊擊線補衮郎得功等出塞分掩之照
夜失道中流矢死補衮等馳至搏戰斬首百二十餘
級虜引去賜照贈祭廕謚祠死所九月上偶使人醮
壇壇道士中佩不在有惡刑部員外郎邵畯者言中
佩過畯爲夜飲上怒命皆捕杖之畯黜爲民建秋報
大齋大高玄殿三日上諭兵部曰雨異風作倏自北
起楊照事可見當內謹火而外嚴邊以共天示以徐
沛豐碭四縣水蠲賑之十月罷遣番僧封諸藏著爲
令冊封吉世子翊鎮爲吉王建醮萬法壇九日停常
封楊選質通罕父子三衛夷皆怨合與虜通遂勾虜

入寇虜佯東行巡撫僉都御史徐紳請選守牆子嶺
選曰虜東不爲備却焉紳自將赴之虜遂突攻陷牆
子嶺寨長驅深人選怒殺通罕父子引兵而尾虜京
師戒嚴詔宣大總兵官馬芳姜應熊劉漢等速入援
以總督尚書江東統之丁卯虜屯平谷掠通州上自
宮中望見火光曰虜當不遠諸將何不勸逐勅文武
大臣門諸門鎮遠侯顧寰布京營兵城內外戊辰選
尾虜通州上命保通及潞曰貨糧之鯗漢護陵芳其
衛京師總兵胡鎮孫臏遊擊趙溱等逐虜于三河上
曰軍逐虜得無饑厚餉之虜與鎮戰斷其軍爲三臏

溱及軍三千人皆死焉遂大掠灤東諸縣去諸將以
精騎躡虜塵尾之選以虜東選闕自詡追殺功上展
問徐階聞賊少退恐詐者選遂言追殺果行否階曰
賊大屯在平谷謂之退送之則可謂追殺則否上曰
此又庚戌之轍矣皇高祖考歲一巡邊皇兄亦聲威
震被今內逆欺而外賊侮可慨也博等會柬有何奇
方定策付諸將行如何以伸華威如何以報八害已
巳命戶部賑城中犒入援軍癸酉上審虜所以入繇
楊選質通罕速繫之并繫都御史徐紳審雲兵備副
使盧益牆子嶺提調指揮楊瀛分守牆子嶺參將馮

詔延綏遊擊將軍嚴贍分守通州參將胡燦等訊治
之乙亥虜稍引去上諭楊博虜滿載去殺未半何以
威將來十一月丙子朔上曰虜不閒耗二日矣連日
風寒將士凍苦其速令勦與守用伸夏威仰承玄助
丁丑虜遯京師解嚴是時上懲庚戌之變劄問徐階
日數下已差戰功賞江東等有差予趙溱贈廕世襲
立祠以孫臏先失事聽部臣再處之是役也博不及
實上曰朕不賞博博或積後獎如丁汝夔矣博惶恐
階為解乃罷告虜退于郊廟社稷神祇歷代帝王等
廟虜之入也邊人以質通罕咎選左右家薊西者以

其言聞上上慍甚有意誅選頃之刑部擬上選及紳
瀛皆坐死罪不報會兵科都給事中丘橓等上籌後
策上怒曰何不言逆因選殺夷勾賊者下橓錦衣杖
六十黜為民餘降邊方雜職命改錄選等於詔獄鎮
撫司錄上通罕恨選乃勾虜入寇郎選自勾虜也上
下刑部改擬論徐階欲改罪選語甚嚴切刑部尚書
黃光昇惶恐請改選接引奸細律論死上命立赴西
市斬而梟示之仍命流其妻子二千里如丁汝夔故
事而紳瀛論死長繫之贍燦皆謫戍邊詔自今諸將
入援與援薊鎮者徑聽薊鎮總兵指揮毋關白軍門

裁薊鎮宣府添設兵備官上諭楊博擇將練兵須集
議來聞三衛夷導虜狂肆亦當一處分也上諭吏部
尚書嚴訥京師兵本協理戎政當慎其人本兵二佐
亦須才者朕見侍郎時協理戎政侍郎汝楠皆不稱
卿訥其大破常調推歷邊習武者以聞乃以湖廣參
政遂代時大理少卿恭代汝楠焉上曰昨風作有聲
不以時令兵部其益謹兵火陣亡士卒暴原野者朕
甚憫之其命有司瘞而祭孫臏之死猶有知罪畏法
之意禮部可與恤典三之一更名新宮曰壽恩甲申
火星逆行建醮典百官素服脩省五日乙未順次奏

謝于禳壇冬至羣臣望■皇極門施藥朝天宮增設
兗州通判于張秋鎮以捕盜十二月禁遼東通糴于
登萊祈雪禁中命朱希忠代告于玄極太廟諭羣臣
潔心脩省以迓玄庥不恪者禮部以名聞上曰自今
月二十四日至來正二十日首欽大壇報繼重新甲
曠以承眷佑其止封諸雜毋擾云新甲者以明歲爲
甲子也
四十三年甲子正月乙亥朔命朱希忠攝拜天玄極
殿羣臣望朝皇極門是夜大風上諭兵部曰風非四
時之正上天恩示其愼承翌日又風上曰風雨異惇

小心兵理若徒取往來文書何益於事楊博因請先
嚴宣薊次各鎮上曰屢命之矣毋虛文取罪上諭戶
部兩廣罵言苦倭莫留意採珠者雲南無事寶石乃
亦不至有司怠匕如此矣祖宗時珠石貯積不少皆
弘正間耗費今上無舟后之奉十巳省七有司見謂
方理兵食則廢珍玩乎尚書燿與爲期促之欲者治
其罪東虜犯薊東岸石黃土嶺參將白文智總兵胡
鎮遊擊董一元等拒却之賊轉攻山海關亦不克而
遁歸值海水暴漲有陷沒者上歸佑皇穹命祭于海
神修惠熙宇華寶月殿亭舉慶祝星典萬法殿四日

以迎元甲薊遼再報虜警上諭兵部北氛之作未宜
恃備內逆入虜者多于虜矣京營練兵亦宜整也上
諭徐階鎮遠侯寰令整京練可耳故當別選副將一
二可破敵衝鋒者增築甕城環京師外城城濠河二
月雲南進寶石七百六十餘兩碎小不中命吏採青
紅色三寸黃色徑寸并紫英等石以獻量免順天三
河被虜諸處稅糧賑之以鍰金降伊王典楧爲庶人
禁高牆除世封福建餘倭攻圍仙遊縣總兵戚繼光
追擊大破之復追擊之同安又追擊之漳浦大破之
倭遯廣東而福建賊悉平建天保二祝景度典停常

封七日建春報大齋朝天宮三日夜閏二月命吏部
侍郎兼翰林學士董份直西苑舉歲祈典大高玄殿
汀漳盜與江西建城寇合拒傷官軍漳平知縣魏文
瑞死之賜贈官三月更名惠熙殿玄熙延年殿成廣
東官軍擊潮州倭破之建景祝大典于太極殿九日
已未親禱雨洪應雷宮甲子黃籙雨土命百官脩省
九日遣府部大臣齋告南郊及朝天等六宮廟吏禮
二尚書督察其不虔者四月庚辰雨羣臣表賀上悅
賜祭告宮廟諸大臣金幣施藥朝天宮巡撫貴州都
御史吳維嶽招土酋楊珂等降之五月壬寅朔日有

食之廣東進珠二千兩上少之命别選大珠兼督香
木以獻分遣使者建醮鶴鳴諸山道士進香嶽鎮海
瀆以祝壽乙卯桃夜降于御幄上喜修迎恩典五日
丙辰桃復降白兎生二子上益喜謝玄告廟頊之壽
鹿亦生二子羣臣表賀上以奇祥三錫天眷非常並
手詔答之建洪法太素殿六月取太倉銀二十萬兩
爲內供總兵俞大猷湯克寛大破倭於海豐廣東倭
盡平七月南贛官軍討程鄉等處羣盜擒之雲南進
寶石六百五十餘兩詔更採徑寸者以獻定王親官
至布政使者考滿例八月三日醮大光明壇至于月

終停雜封御醫金聚芝三百六十六本爲萬壽香山
三以獻賜白金是歲天下臣民進法秘仙桃瑞芝及
爲上建醮祝釐者甚衆皆蒙賞賚以萬壽節加恩直
賛諸臣進階賜級有差醮朝天宮萬壽節命朱希忠
攝拜天玄極殿羣臣望朝皇極門大學士階等表賀
上悅九月建秋報典于大高玄殿三日總督薊遼副
都御史劉燾通潮河川于通州轉漕密雲鎮賜金幣
巡按應天御史瑞言故台州人孫鏜僑寓松江自具
弓劍率死士百餘擊倭敗之追奔射殺戰死重圍羈
旅之人捐貲糾黨以赴國難事偉報茂忠寃未慰浙

江守臣亦言嘉靖四十年賊犯龍泉縣人故巡簡黃
尚正引鄉兵禦殺追奔見擒陰遣其養子進還約爲
內應及期官軍不至尚正密入賊帳斬三渠首旋被
支解進聞變奔號隨亦遇害乞加贈䘏以勵方來兵
部覆請皆許之十月王大任姜儆還報命皆陞翰林
院侍讀學士賜第京師上諭法司曰今者甲元建歲
會典舉修宜奉天賚不爲緩失應決罪囚其停刑禁
獄如故建秋報典六日命戶部發銀五萬兩亟買黃
金香料以進禁私鑄十一月嚴世蕃羅龍文逃戍而
歸聚衆大治私第南京御史林潤以聞詔逮治之上

諭禮部朕承皇眷遇甲元慶始之年建典迎恩其停
刑禁屠止常封九日百官吉服蒞事命公張溶等告
祭六宮廟冬至百官望朝皇極門修圓景預祝大典
九日罷寶源局鑄錢更定歲貢法毋循摩次以求得
人十二月命順天府官祈雪上責戶部所進金色不
純尚書燿皇恐謝請進足色金千兩自贖乃解上親
祈雪洪應壇六日詔番僧入貢者限人入邊如成化
弘治故事古田獞賊銀豹等劫廣西布政司庫殺參
政黎民表南韶山賊作亂流劫乳源江灣守備賀鐸
納被指揮蔡允元迎戰見執罵賊死賜贈䘏陞襲廕

死所虜犯山西與嵐等處遊擊梁平守備祁諶死之予贈襲致祭立祠北畿山東大饑

四十四年正月巳亥朔命朱希忠攝拜天玄極殿羣臣望朝皇極門賑畿內饑景王薨辛亥上不豫授法士秩文斌爲太常博士兼右演法中孚希濂太忻守貫爲協律郎兼左至靈二月丙子上瘳加衛太醫院使偉爲右通政使遂舉吉典千大玄都殿七日上諭徐階曰龍涎香常有耳燿所進銖稱不足尚加恩何更忽諸燿皇恐請趣廣東福建撫按官百方購之上曰爾毋効梁材誹慢爲龍涎香出蘇門答剌國其國西有龍涎嶼獨峙南巫里洋之中羣龍交戲其上遺涎焉國人駕獨木舟伺採之每一斤值其國金錢一百九十二枚准中國銅錢九千文嘉靖三十四年下戶部取香百斤遣市京師不得下諸藩司採買部文至廣東臺司集議懸價每斤銀一千二百兩僅訪買得十一兩上進內驗不同始存之亟取眞者部文再至廣州獄夷囚馬那別的貯有一兩三錢上之黑褐色密地山夷人繼上六兩白褐色細問狀云黑者採在水白者採在山皆眞不贋尋有密地山商再上通前共得十七兩二錢五分次年進入內辨驗是眞一許留用呂後夷舶聞上供稍稍挾來市始定價每香一兩價百金能涎之爲用也入香合和能收歛腦麝清氣雖數十年香味仍在得其眞者和香焚之翠烟浮空不散或言涎沫有三品曰汎水曰滲沙曰魚食汎水則輕浮水面善水者飼龍出間取之滲沙則凝積多年氣滲沙中魚食則化糞散於沙磧惟汎水者可入香用又言魚食亦有二種蛸旁有花若木芙蓉春夏鬪盛開花落海大魚吞之若腹腸中先食龍涎花嚥入久餉脹悶昂頭向石上吐沫乾枯可用惟糞者不佳三月建金籙大典大都玄殿七日

大明門內西千步廊火遣告郊廟社稷百官青衣辦事五日營崇臺殿亭復命壽恩宮曰萬壽遣奏告玄極殿壬子車駕還御之醮五日百官詣朝皇極門表賀嚴世蕃羅龍文逮至御史林潤再劾之下刑部讞上諭死上曰世蕃蓄逆非常爾等皆不推究總挈潤疏如其說足示遠耶其會同都察院大理寺錦衣衛再鞫之尚書黃光昇乃上言世蕃交通倭虜謀逆有狀請亟正典刑以快天下上尚銜嵩曰曷不言逆本命即斬世蕃龍文籍其家嵩諸孫在官者皆削職爲民虜犯遼東寧前小團山參將線補袞與遊擊楊維藩死之賜贈官陞襲給殮金祠祀四月宮怪有黑氛木綿見披擱藻井上上惡之議內禪亦竟止建清馥殿詔歲貢吏員有治行卓異者一體超擢洪應殿戍總督工事工部尚書徐杲爲其子求世襲錦衣僉事許之虜犯薊州總兵劉承業等戰敗之倭犯通州官軍禦敗之賊轉掠至江西三河副總兵郭成等追擊之海子沉其舟倭寇浙江溫台官軍擊敗之塢口竹嶼逐出外洋還丙戌親禱雨洪應壇停刑禁屠五日百官青衣辦事巳丑雨百官表賀詔安賊首吳平盜復起行劫兩廣福建聞倭自台州海洋突犯福寧州

總兵戚繼光督參將李超把總魏宗瀚擊敗之乘勝
勦舊犯永寧倭亦敗之雲南叛夷阿萬李向陽等平
五月建雷軒虜犯鎮武營遊擊楊維藩擊之陷伏沒
罷雲南鑄錢議方士胡大順故緣陶仲文以進仲文
死坐斥至是更名以寧遣其子王玄隨妖人廷玉進
水銀藥詭言呂祖示萬壽金書授以不老方因上所
倖方士藍田玉羅萬象太監趙楹以獻上問以寧安
在田玉等遂詐上旨徵之至則上書屢求見乃大順
也命之箕曰不降問宮怪言二十一年宮變枉死者
爲之亦坐藍道行下獄故有所使然上問階階言大

順等皆無賴小人田玉尤甚世蕃黨也水銀決不可
餌箕降或有大較此曹非能究其術媾結上左右得
上意或能答今倖不得故托不降宮怪久矣聖人所
不道若夫詐傳徽旨罪惡特深望聖明速斷上悟詔
錦衣逮問送法司重擬之趙楹匿殿櫺中將爲大順
伺間訴上大怒付梼司禮監與大順俱下法司獄論
斬楹斃獄中上責尚書黃光昇逆囚不令肆市曹得
自斃奪郎中良曙俸二月虜突入延綏黃甫川屯關
城內外凡四日六月芝生睿宗舊廟上大悅命奏謝
玄極殿告太廟百官表賀名舊廟曰玉芝宮奉睿宗

帝后御位焉以萬壽節建各壇醮停封八月終止七
月施藥朝天等宮廟河決沛八月重建萬法殿及千
步廊葬景恭王于西山虜入宣府尋趨大同新平天
城堡口出邊廣東山賊阜文勝等劫掠乳源英德等
縣南韶兵備僉事劉穩等擊破其三巢擒之四兆刈
穀得嘉禾賜督理侍郎守直金幣陽曲生員登高獻
白兔賜金幣遂告禾兔于太廟百官表賀建壽醮朝
天宮三日夜萬壽節命朱希忠攝祀天玄極殿羣臣
望朝皇極門上諭禮部曰頃者朕御禱若案上各有
藥丸一天賜也朕親奏謝于太極殿溶等其分告朝

天六宮廟遂建謝瑞典于紫皇殿命大學士徐階嚴
訥李春芳尚書郭朴高拱伯方承裕爲上香使督祝
官道仍分詣各宮廟行禮建毓德宮福建把總朱璣
協總王亳擊吳平海中陷沒詔閩廣鎮巡官督勦之
虜酋黃台吉突入洗馬林把總江汝棟按伏暗莊堡
擊之墮馬其部衆致死奪去黃酋歸數日始甦自是
不敢犯邊者數年九月虜犯延綏鎮靖堡參將魯聰
率指揮權世爵千戶李朝鸞等禦之俱敗死虜縱騎
圍總兵郭江于魚山茆趙岢于黃家梁凡四日乃解
去賜聰等贈廕立祠定親藩封仍用孟夏月建樂成

殿給事中舜岳御史振之等劾奏高燿貪黷脂韋不
勝戶部上曰燿不聞過差近覔香買石少見獎遂被
忌諸臣曰未聞求賢急於實貨不無謗上燿其視事
如故命工部尚書朱衡開新河沛縣虜聚衆欵建塞
窺大同警報日數至上諭徐階曰昔我語嵩政隙而
習武嵩云佳兵不祥古北口果掠犯茲邊警不次報
慱不預圖與其後成功也無寧過先籌建秋報大齋
朝天宮三月夜交城王表細得白兔於貌姑射山撰
頌以獻賜白金百兩金綵衮龍朱衣二襲十月告謝
瑞鹿于玄極殿太廟增設饒州通判一員掌燒造御

器諸府宗祿不給吉王翊鎮瀋王恬焌晉王新㙉奏
王懷埢慶王鼒枋奏辭祿千石以補之皆賜獎勑封
趙世曾孫常清爲趙王先是胡宗憲爲言官所劾以
書抵羅龍文轉求世蕃爲內援書未達會世蕃被罪
及龍文誅巡按御史汝正奉詔籍其家得宗憲書因
言宗憲故交通王直與援龍文世蕃以免今蒙恩放
歸不思補過愈肆猖狂招集無賴暴橫鄉里其罪不
在二犯下乞正明辟以服人心詔執宗憲京師詰問
之久之宗憲逮至疏辯幷訐汝正私罪上心憐之下
汝正幷訊宗憲尋死于獄詔巳之戶部主事海瑞上

書極諫十一月御史張檟言頃皇上寘嵩世蕃于法
顯陟鄒應龍以旌其直中外翕然稱快乃先年諸臣
如吳時來董傳策張翀王宗茂輩皆首發嵩世蕃罪
者今或雜戍行或流瘴癘臣竊痛之乞赦過錄用以
厲直臣上大怒逮治之京師舉一陽大典于萬歲山
壇冬至羣臣望朝皇極門韓王融燧薨十二月榮王
載墐奏減祿千石崇王翊鐳減五百充補宗祿皆賜
勑褒獎上曰吏貪不治民不安州縣官贓多者皆先
勑爲民巡按御史乃逮問之都察院亦以此稽御史
功能爲內子禱雪于雷軒命百官齋三日丁丑以火

星逆行詔脩省是日大雪百官表賀定新建萬法寶
殿名中曰壽憇左曰福舍右曰祿舍建眞慶殿大玄
都殿修蠟儺大典于洪應雷宮三日建報歲大典于
萬壽宮停常封至正月二十五日止
四十五年正月癸巳朔命朱希忠攝拜天玄極殿羣
臣望朝皇極門改建眞慶殿大風塵示楊博汸兵火
大足縣妖賊蔡伯貫作亂尋平開化礦賊攻婺源破
之流劫德興玉山諸處陞眞人府焚修製藥官王中
敬爲太常寺少卿歐陽中衡李中陽陶倣屈存輝及
內局高士包存蘭等皆加俸秩有差二月先是海瑞

上疏上怒擲之復取觀反覆太息如是者再四竟留中至是上疾煩懣諭徐階曰瑞言是也朕久病大不如曩者安能視朝今人心恨不新其政其政既新其君御此尊無二上朕欲別建一宮居於南京又何賤焉階曰瑞誠戇顧殊無一語及傳繼事陛下奈何出此言且臣聞主聖則臣直陛下天地也何所不容乃下旨曰瑞畜物詈君不臣悖道錦衣衛其捕付鎮撫司嚴究主使同商者既獄上法司擬子罵父者律絞竟留中先是上居恒念承天以爲祖家與徐階及中官黃錦議南幸者屢矣至是會承天水溢睿陵堧牆

傾守備張方湖廣巡撫都御史谷中虛以聞上意益决手畫宮殿陛廡掖庭以及法門雷壇崇祀玄武之地規制一倣京師費以萬萬計即遣工部侍郎張守直視工內官監太監袁亨督理工匠授副使參議郎中爵號者餘二百人皆至楚中緹騎貂璫偵探稽督者相屬于道是時楚中連歲災荒人心恂恂莫知所出巡按御史陳省上疏不敢止上南巡乃極言湖廣水災民困死流離狀上心動下旨工部曰既荊歉水災想造作艱緩弗美其一切都停第速恭量修隆慶祾恩二殿畢之日督工官及工匠俱還京而上竟乃

巳顧諭徐階曰朕病久不瘳承大將一詣承天朕受生之地拜親陵採樂焉必奏功諸王毋朝迎從官勿朝我用臥輦至階諫不可居數日上復曰朕修理龍飛等殿圖一視之心乃唐階對陛下自南幸至今二十七年矣自度精力何如曩者四方無警塞陲晏然又何如曩者六飛遠狩根本空虛萬一叵測得無驚虞惟陛下深思上乃罷而意猶不懌時時念郢中不置云戶部進黃白玉五百餘斤命多訪買黃色以進并採大小珠一號至十二號者承天大志成造御態等殿於大道殿果園中四川山寇黃中平三月虜突

犯宣府龍門等處總兵馬芳等追襲勝之廣東山賊李亞元等毒掠河源和平諸縣原任總兵俞大猷直擣其巢大破平之戶部進珠百三十八兩有奇命再取進六號九號者六號者五千顆九號者二萬顆取太倉中庫永樂宣德中舊銀十萬爲內供開化賊還掠遂安與西安新賊相應勢日熾陞浙江巡撫都御史劉畿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浙直江西軍務徵三省兵亟勦之四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參將湯克寬都司傅應嘉窮追吳平寇入安南大破之以紫極殿壽清宮成遣謝郊廟社稷舉典于

內壇百官表賀先是有旨清理京師舖行時錦衣官較多占籍行戶者大興知縣世儒等以詔書名之承役左都督朱希孝言禁衞親軍例當優免世儒奉詔無狀擅勾問之御史顏鯨言禁軍依憑城社操奇贏晏然吏不得問其尺帛銖金世儒等名行戶非勾禁軍也希孝庇羣小撓法市恩不忠之大者上責鯨輕詆勳臣降雜職外調之封淮世子載埒為淮王虜寇遼東西與西平二堡備禦苟麒把總張祿死之五月虜轉掠河東鎌場等處守備郎得功擊勝之張能峪口驅還擄掠甚衆趣採珠廣東礦金銀寶石於雲南

六月太醫院吏目乾獻白兔告謝玄極太廟百官表賀舉天保玄修醮於內殿至八月終止戊寅親禱雨凝道雷軒越三日大雨羣臣表賀七月諜報虜自萬全右衞入寇命亟檄宣大薊遼預戰守并令大同伏兵天城陽和間伺擊之上諭傳曰夏炎虜入必難得志但當防秋耳已總兵馬芳與諸將逆戰捷聞論功有差修玄極寶殿暫遷上帝睿宗神位於咸福宮購西域寶胡玉以造御寶永和王新壇獻白鹿遣祭謝咸福宮告太廟百官表賀虜大掠延安府及保安定塞諸縣數日乃出始通天津海運轉漕永平八月進

封敬妃文氏為貴妃宮御尚氏為壽妃萬壽節命駙馬都尉詔代告內殿公希忠代祭天咸福宮羣臣望皇極門表賀西苑生瑞穀獻廟羣臣表賀命工部速建紫宸新宮迎冬至一陽入居必亟之虜寇延安九月修乾光殿以玄極殿畢工奉安上帝睿宗神位如故修咸福宮帑銀豹等千以更建新宮祈祐于紫極殿五日增設廣東巡撫改總督軍門為總督兩廣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廣西名還鎮守勳臣以流官都督塡之復設鎮守廣東總兵十月戶禮二部進緑玉盈尺者三上諭高耀曰三玉不澤不堪作寶若重購之

夷賈當得美者其求白漿水碧二色以進復示耀大小珠一函及甘黃玉刀鈌一具使如式求之論嚴嵩親黨故大理卿萬寀戍逮問故刑部右侍郎鄢懋卿于巡按御史虜躪定邊入寇固原總兵郭江千總李大本死之賜江贈諡祠蔭虜入偏頭關殺守備一人及官軍甚衆癸酉月食以方大建紫宸且歲多災異暫免刑囚淮徐饑賑之戶部司務何以尚請宥海瑞上大怒詔杖之百下鎮撫獄晝夜禁出沈東發為民御史王時舉論劾刑部尚書黃光昇擬海瑞罪失律編發之口外命兵部檄總督亟勦定邊虜丁亥上復

不豫訖于大漸閏十月劉豢遣都指揮陳大成成大器等分勦開化礦賊平之虜復犯延綏任內地六日乃去紫宸宮成告謝玄極寶殿內殿百官望朝奉天門表賀雲南四川兵討雲南土舍鳳繼祖平之命高燿買黃金四千兩以進上曰金玉珠寶王侯制度非不經也思爾職無避怨已燿用白金二萬二千五百餘兩購進大小珠千五百餘顆凡四等上曰未如數抑無甘黃玉其毋惜直亟之虜千餘騎犯大同廣違等處參將崔世榮引兵二百禦之殊死戰不利及其子大朝大賓死之各贈官祠祀如故事舉一陽大典

于萬壽山壇十一月冬至羣臣望朝皇極門表賀命有司祈雪乙丑雪羣臣表賀修顯陵祾恩殿成更碑題曰大明睿宗獻皇帝陵十二月改龍州宣撫司爲龍安府割江油二縣隸之設隆昌海澄寧洋三縣庚子上疾甚還乾清宮遂崩遺詔曰朕以宗人入繼大統獲奉宗廟四十五年深惟享國久長累朝未有乃茲不起夫復何憾念朕遠奉列聖家法近承皇考身教一念惓惓本惟敬天勤民是務祗緣多病過求長生遂致奸人乘機誑惑禱祠日舉土木歲興郊廟不親朝講久廢既違成憲亦負初心天啓朕衷方圖改轍遽嬰疾病補過無緣每一追思惟增愧恨皇子裕王可即皇帝位勉修令德勿過毀傷喪禮如舊以日易月祭用素饈毋禁民間音樂嫁娶郊社等禮及朕祔葬享各稽祖宗舊典斟酌改正自即位至今建言得罪諸臣存者名用歿者恤錄在繫者即先釋放復職方士人等論厥情罪各正刑典齋醮工作採辦諸勞民事坐行停止於戲子以繼志述事兼善爲孝臣以將順匡救兩盡爲忠當體至情用欽末命詔告中外咸使聞知裕王入發喪尋上尊謚爲欽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廣武皇仁大孝肅皇帝廟號世宗葬永

陵

臣喬遠曰臣每見故縉紳父老若爲郎時尚接先朝背御之臣多好言嘉靖時事其謨猷合聖賢動作掀天地眞中興之主矣晚節西苑崇玄帝心固以爲敬天雖萬幾在宥而精神無時不運於天下者四十餘年如一日所以饗世獨久歟

臣何喬遠恭輯

典謨記

穆宗莊皇帝

穆宗皇帝御諱載垕世宗皇帝第三子也母杜太后帝聨盤之日首取龍旗畫鼓及五行志每肌輒進世宗世宗奇之長而丰神秀朗舉止端莊見者謂有帝王之度始封裕王與莊敬太子同日受冊中官誤送皇太子冊寶帝所而裕王冊寶乃在太子宮是時莊敬已屬疾竟薨中外曰天所啓也世宗兩立太子皆

薨其後春秋高益惡言立儲事諸方士有言於世宗者曰二龍不相見於是帝仍爲王出居邸者十餘年絶不得名入中外莫測屢有言者然而世宗意固自定世宗末年海瑞上䟽切直上私命錦衣毋死之世宗崩乃入踐天子位焉是爲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壬子頒詔赦以明年爲隆慶元年出户部主事海瑞獄中

元年正月丁巳朔上拜天宮中祭大行皇帝几筵免朝賀戊午上衰服視事宣治門吏部奏先朝得罪諸臣如通政使樊深都給事中丘櫞楊思忠尹相魏良弼李用敬左給事中陳瓚右給事中吳時來周怡沈束顧存仁張選趙輗袁世榮御史何維栢趙錦張登高黄正色方新張檟凌儒申仲王時舉焉恩郎中徐學詩周冕主事張翀董傳策劉世龍唐樞大理寺正毋得純等凡三十三人宜遵遺詔錄用報可吏科分諸臣以建言死者爲三等一等戮死其次廷杖死者其次繫獄戍邊廢斥牖下死戮死者宜復職贈廕厚諭祭之典則有若員外郎楊繼盛左中允郭希顔錦衣衞經歷沈鍊給事中楊允繩廷杖死者宜復職贈廕則有若太僕寺卿楊最編脩王思給事中薛宗鎧何

光裕裴紹宗張原御史浦鋐曾翀葉經主事周天佐仵瑜臧應奎殷承叙繫獄戍邊斥死牖下者宜復職贈官則有若左侍郎唐胄御史李璋學士豐熙脩撰楊慎編脩楊名簡討王元正贊善羅洪先大理寺左少卿徐文華都給事中張翀張偘劉濟劉琦御史馬錄程啓充盧瓊陳讓桑喬包節王宗茂余朝方一桂員外郎劉魁郎中余寛黄待顯陶鎡相世芳王與齡僉事章鑰若故吏部尚書熊浹故御史楊爵屏節尤著雖斥黜當與杖死者一體卹錄從之掌詹事府事吏部左侍郎陳以勤上謹始十事嘉納之罷祈穀大

享神祇壇帝社帝稷諸祭禁民間放燈出鄭王厚烷鄢陵王府鎮國中尉勤熨及其子朝瑚於高牆復其爵位厚烷加歲祿百石勤熨父子存卹於有司罷苑田除户部侍郎加督理農事銜省徵派黄白蠟如嘉靖初之數停止採辦香品方士金等下獄論死甲戌賜皇子名曰翊鈞丁亥上大行皇帝尊謚丁丑上孝恪杜皇后尊謚詔天下削奪故眞人邵元節陶仲文爵諡毁其坊牌墓碑籍田宅撤西苑大高玄等宮殿亭臺名額吏科都給事中胡應嘉論劾吏部尚書楊博考察不公黜爲民科道官論救外調之二月戊子

祭太社太稷樂懸封皇親杜繼宗慶都伯李銘德平伯陳景行固安伯罷祭金海宣靈弘濟之神襄王厚熲薨乙未立陳皇后辛丑上孝潔陳皇后孝烈方皇后尊謚甲辰加謚元妃李氏爲孝懿皇后故世子爲憲懷太子罷玉芝宮歲時享祀日供膳如舊議錢法虜犯延綏副總兵黄濱死之贈廕立祠三月壬申奉葬世宗永陵遷祔孝潔孝恪二太后世宗梓宮行上攀慟顧望甚哀丁丑升祔于太廟更名景雲殿曰弘孝殿奉遷孝烈皇后神主專祀孝恪皇太后主於神霄殿以孝懿皇后祔享焉己卯上始御皇極門視朝

如故事冊封皇子母李氏爲貴妃虜犯遼陽長安堡指揮王承德死之贈官予廕襲四月南京科道官以考察拾遺幷劾大學士高拱上曰閣臣拾遺無故事切責之毁紫極殿紫宸宮改建翔鳳樓焉工科都給事中馮成能等言山陵甫畢不脩政事而亟翔鳳詔令不信舉動不當從此始矣一毁一建爲費不貲伏惟遠希漢文靈臺百金之愛近法宣皇草舍一區之德上嘉納遂罷之兵科給事中魏時亮請宮中節佚遊嗇精神省章奏便殿與閣臣面裁决下所司黄塵四塞始命祭方澤時用卯丁未初御經筵復駙馬都

尉鄔景和官廣東參政郭應聘督兵攻廣賊張紹南黄仕良有斬獲賞銀幣追贈故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爲新建侯謚文成賜祭七壇復賜太保左都督周尚文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蔣冕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喬宇禮部尚書汪俊太子少保户部尚書王杲刑部尚書喻茂堅詹事府少詹事黄佐呂柟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大學士石珤等贈謚祭葬有差改石珤之謚曰介追奪尚書顧可學徐可學侍郎朱隆禧郭文英贈謚誥命仆其諭祭等碑五月工部尚書朱衡鑿新河以通

運河成辛酉祀方澤復故刑部尚書吳山職以擒斬廣西賊首王西橋等陞總兵官兪大猷爲署都督同知提督侍郎吳桂芳俸一級幸舊邸罷採鮮寶坻等縣自今薦新上供新納光祿寺毋得奏遣內官著爲令遣御史四人分行天下驗視倉庫多寡有無籍記爲二一進御覽一備戶部其有冒破營私毋論歲遠近官大小悉劾治廣東道試御史齊康論劾大學士徐階降二級外調之階求退不許廷臣多論劾大學士高拱拱乞致仕許之勅脩世宗實錄六月詔羣臣秩滿贈生母是月雨不止諭戶部曰淫雨傷稼內外

其痛加脩省勘灾以聞戊戌上素服避殿視事皇極門復故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梁材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聶豹王廷相翟鵬太子太保刑部尚書林俊刑部尚書劉訒南京工部尚書吳廷舉兵部侍郎曾銑楊守謙尚大節張漢工部右侍郎江曉南京工部左侍郎程文德右副都御史孫繼魯南京國子監祭酒鄒守益等原職賜贈官及祭葬謚廕有差七月諭內閣曰朕即位以來頼卿等輔弼科道官不諳事屢肆欺言卿爲朕詳處大學士徐階言科道官遭際昌時思

効報荅言或過當事或風聞誠如聖諭以臣度之非敢爲欺臣請示之上已不復令處置御史李惟觀疏言皇上即位以來首錄建言得罪諸臣官民利弊許直言無隱甚盛德也頃者京師霖雨爲灾宣大地震淮徐水溢遼東旗銷火民間金釜鳴一時臣工畢智效忠仰承宵旰而皇上過生疑慮逆折讜言非所以恭天示一衆聽也工科都給事中馮成能復極言聖明之世不當諱言上報曰聽諫朕心詎諭有謂爾等自後進言宜審以稱朕意追復故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李默原職賜祭葬贈故左春坊右

贊善羅洪先兵部員外郎楊繼盛光祿寺少卿賜謚予繼盛廕上諭吏兵二部薊鎭邊牆圮脩築如何此外別有禦虜長策否其亟推才望大臣一人行視之并講求便宜聞於是遣兵部侍郎遲鳳翔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賜勅往上諭禮部霖爲民灾朕深憂惕內外百官痛加脩省順天府祈晴禱因避殿視事罷南京振武營諸選募孝陵衛餘丁千餘人並分隸大小教場神機營身終勿補諸將家丁及前尚書李遂所調淮揚民兵俱散遣之八月癸未幸太學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彭澤刑部尚書顏頤壽南京工部侍

郎何孟春太僕寺卿楊最御史石金僉希禮等贈官
澤孟春最加祭葬及謚太常寺少卿周怡上疏忤旨
降爲山東僉事癸巳初御文華殿口講贈故戶部員
外郎申良給事中張逵常泰右春坊淸紀郎周鈇官
吏部請卹録故光祿寺少卿馬從謙上獨不許曰從
謙在先朝乃犯子罵父也上將詣陵太學士徐階等
言陛下念弓劍之藏切霜露之感甚盛甚盛第重宗
廟安社稷天子之孝也故龍輴發引送且不親累朝
之典山陵春秋之事遣官而已今東西虜日夕窺伺
薊遼宣大警報屢聞惟陛下愼重上曰如旨階等復

諫上不悅責之階等復奏天壽山北黃花鎭與虜一
牆之限而已頃有邊報言東虜且犯喜峰西虜且犯
古北萬一奄至皇上不知何所捍仗臣實計聖躬實
計宗社無所逃死不能奉上命上悟乃止九月命太
監呂用高相陶金坐團營兵部尚書郭乾執奏曰不
可革團營復二祖三大營之舊先帝所定也官有定
員毋用內侍國家之典也上曰朕覩大明會典有之
其草勑知命科道官皆諍階等言今無所謂團營者
中官坐營起於景帝革於世宗會典脩於正德之季
未及嘉靖臣望陛下以世宗爲法以兵政廢墜爲慮

言官言是上不悅詰階等階等復對先帝懲戎弛考
太祖舊革團營名還坐營內官事權乃以一操練乃
以效此善經也若據今則無營可坐必用內官則當
盡變先帝制上納之革冗官撞賊久據古田縣命總
兵官兪大猷會勦之上曰北虜俺荅入寇大同井坪
邊進至山西偏頭關老營堡驢皮窰等處巡按御史
已奏聞總督鎭巡等官共嚴戰守毋怠俺荅寇石州
陷之殺其知州總督鎭巡王之誥請身率宣府遊兵
二枝西援鴈門許之虜酋土蠻寇薊鎭大焚掠昌黎
等縣西虜黃台吉亦擁兵窺陵後南山命薊遼總督

劉燾總兵李世忠巡撫耿隨卿東禦土蠻昌平總兵
劉漢西防黃台吉遣京營左參將陳良佐遊擊將軍
郤勇護陵召王之誥於鴈門還駐懷來巡撫曹亨自
保定移兵通州以備之上曰虜寇深入力戰者重賞
兵部其懸格薊鎭虜尚留壁石州聞掠交汾等處發
宣府保定延綏等兵分挾之京師戒嚴十月乙亥上
聞大學士徐階石州之陷故諭令選將調兵加意防
守丙戌虜遁以虜入山西薊鎭逮繫總兵申維岳李
世忠巡撫耿隨卿王繼洛副將田世威參將吳寶等
已黜隨卿爲民發世忠繼洛戍維岳世威實論斬革

遼王眞人道號金印賜故兵部尚書翁萬達兵部左
侍郎陶諧吏部左侍郎董玘葬謚下前宣大總督都
御史楊順巡按御史路楷獄論死奔虜誅犯固原鎭
守寧夏總兵雷龍等出塞破之上諭徐階東西二虜
荼毒甚卿其會議以聞禮科給事中陸鳳儀上疏論
邊引聖諭有所改易上怒其不敬黜爲民十一月命
詞官葺郊祀禮以進郊久廢臣民快覩焉戊午車駕
視牲庚申誓羣臣告郊于太廟癸亥祀圜丘奉皇祖
配還御皇極殿百官行慶成禮廣東海賊曾一本執
澄海知縣瀚焚殺潮州革總兵湯克寬任故隆慶殿

爲慶元殿隆慶州爲延慶州衛爲延慶衛免石州徭
役三歲旱禱雨命兩京大臣及科道官博訪邊才及
熟曉屯鹽利弊者各舉所知以聞上曰有司怠位聽
訟弗親槩委所屬武職及異途小官百姓受害良苦
撫按官其指名奏治賜故禮部侍郎何瑭謚復故大
學士夏言職工部主事楊時喬言三幾九弊三勢以
規時政曰勤朝講爲脩德之幾裁章奏爲出令之幾
斷聽言爲圖事之幾治體之弊怠弛法令之弊數易
賞罰之弊濫納嘗之弊多用度之弊繁莊場之弊擾
習俗之弊侈士氣之弊卑議論之弊浮官寺之勢重

藩制宗藩之勢祿難給邊境之勢威難振下所司上
問內庫太倉錢穀之數戶部尚書馬森具對且言積
貯天下大命也蓄無三年命曰非國今催徵急矣掊
括窮矣事例開矣四方民力竭中外庫藏空矣臣謂
生財不若節多取不如儉皇上登極首詔止土木之
工罷珍寶之市損無益之費捐不急之官天下嚮然
歌誦書曰愼乃儉德惟懷永圖愼儉美德也懷永圖
終也惟陛下終儉上曰帑藏罄乏至此朕正供外分
毫無妄費朕儉矣卿等悉心求足國者鹽山丞王邦
直應詔言十事曰減賦役以裕流移實倉廩以備凶

荒戒有司以去奢侈淸驛遞以革冒濫禁勢豪以除
橫暴正士途以塞奔競重功績以明考課愼作養以
剔繁冗嚴簡練以脩武備振紀綱以勵風俗上曰邦
直言切所司議奏毋廢官卑賜故戶部尚書徐問謚
追復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萬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江潮監察御史郭弘化王時柯刑部郎中胡璉兵部
主事余禎官有加贈鏜潮賜祭葬是歲減免天下田
糧九百九萬八千六百九石有奇

二年正月辛亥朔上拜天官中謁奉先殿世宗皇帝
几筵弘孝神霄二殿朝上曰貪官罷黜不足戒今歲

考察贓著者部院奏治之戊午享廟遣代大學士徐
階諫乃親享革正一眞人名號奪其印以其裔孫張
國祥爲上淸觀提點吏科給事中石星言治道不進
則退君心不强則偸今四序更始萬國維新庶職來
同群心屬望苟因循玩愒卽欲長如隆慶元年亦不
可冀切見皇上入春以來天顏漸癯視朝漸稀章奏
頓閣宴遊屢肆臣不避斧鉞條上六事曰養聖躬人
主一身至重也節飮食寡嗜慾所以養之也皓齒蛾
眉伐性之斧甘脆肥醲腐腸之藥爲鰲山之樂則必
長夜縱飮縱長夜之飮則必聲色是躭此陛下近事

也臣願陛下法大禹所以惡疏學成湯所以不邇曰
講聖學我祖宗經筵日講之制定擧二月中旬法天
運之新進德思治不可懈也言官累請未見擧行臣
恐倏夏倏秋歲月逾邁而光明不緝也曰勤視朝先
帝二十餘年不出宮闈而天下治紀綱振也元霄聖
節爲日相比陛下宵旰倦於曩者臣恐獻諛之徒或
借先帝爲解是以娛樂相尋萬事叢脞何以幾幸先
帝之治也四曰速俞允皇上卽位初年臣下有言未
嘗不允允未嘗不速也事涉難從旨亦旋下今則有
允不允者矣卽允者亦衍常候臣嘗因而數之事關

聖躬率留中而不報事關內臣或稽遲至得罪是豈
愚言拙計不當聖心耶抑左右遏抑之也曰廣聽納
切見太常寺少卿周怡言事誤犯忌諱遷之外吏給
事中陸鳳儀偶遺聖旨斥爲編民二臣得罪其小者
也引裾批鱗有大此者矣曰察讒譖孔子曰浸潤之
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比有一二內臣
專恣亡忌因言官攻發遂切齒怒目待其後言過直
則對陛下曰欺過激則對陛下曰慢再三言之皇上
不覺納而發之怒怒而譴責加焉臺諫去內臣益亡
忌皇上之明損矣當今背理傷道之事尚多六者皇

上身心急務也願亟圖之疏入上曰訕杖而黜爲民
大學士張居正言皇上登極之初特詔求言大小臣
工莫不欣幸貢所聞知自古順言易從逆耳難受能
受逆耳主德斯隆昔漢光武殺直臣韓歆皇上在藩
臣嘗以進講其時反覆開導言人臣進言之難歎惜
光武不能容歆荷蒙皇上改容傾聽遂御書文武獻
納四字置之座側是皇上因臣之言有意遠追堯舜
之治也石星草野之人乍被選用急于圖報旣杖之
矣又褫職爲編氓恐與昔時所以感悟臣言者不無
差間伏賜召還或從謫外以倡敢言開自新不報二

月皇第四子生大學士徐階考九年滿加如伯爵俸
廕一子錦衣賜勅若宴階三辭伯俸及宴許之賜楊
繼盛祠于保定曰精忠勅諭天下朝覲官曰朕即位
之初下詔更始念得循吏究宣恩澤顧在位者苟且
便私民用愁怨朕甚憫焉維兹來朝特命審覈黜不
職甚者爾等宜憣然永思廉以律已仁以撫民公以
存心勤以蒞事脫狃於舊習朘民自封私啣公佚黶
勤是從事不恪而守官無狀也朝憲凜凜臂踐春氷
尚欽承之毋替朕命吏部廷舉邊才奏上大理卿鄒
應龍等六十三人因言五方之氣雖篤于因才百中

之能難拘于器使如往者輔臣楊一清南人也用陝
而効尚書王瓊北人也用滇而功請毋論地資期得
當才上曰善有不稱坐舉者賞擒斬貴州賊楊珂功
巳亥耕籍虜犯柴溝堡守備韓尚忠迎戰死之予贈
官陞襲立祠賜祭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趙貞
吉遷南京禮部尚書將行上屬心焉諭徐階曰講官
林爌其謂之南講臣中有齒長者留如舊階對曰趙
貞吉也請名還爲禮部尚書協管詹事府事上曰可
設總理鹽屯都御史二人分隸鹽屯事改石州曰永
寧戊申謁陵己酉諭輔臣曰朕始知陵近邊薊州鎮

臣來朝言近日虜情何似邊事久壞無實心整理者
卿等其示朕意於宣薊二鎮臣二鎮軍來護從者議
賞之令諸總督鎮巡條上戰守方略因發金五千以
犒軍諭户部車駕所過量免本歲田租數昌平州宛
平大興二縣地凡設行宮屯軍馬除馳道者免十之
五所過者免十之三民居被毀者與之直三月命太
監佑督蘇杭織造工部言取還織造內官明詔也願
毋渝信損儉德焉上曰有成命科道官亦以爲言上
曰有旨辛酉立太子廣東賊曾一本犯雷州執參將
印把總尚志以去以廣東總兵俞大猷往勦之以昌

黎撫寧二縣被虜免其賦糧一歲上欲幸南海子徐
階等言上林苑海子蕃育禽獸而已非如視學耕籍
足脩禮而明教也惟皇上愼重不聽九卿科道官皆
諫報聞丙子車駕至而遂還京師地震命百官脩省
四月閩清縣教諭葉春及應詔上萬言書報聞定勳
戚莊田額勳臣傳派五世者限百頃戚畹限七百項
家絕及失爵者悉歸官奪故元佑宮供田以其歲入
提江漢命內承運庫太監崔敏買黄金萬兩取户部
銀如金數而六之户部尚書馬森言皇上出內庫知
太倉匱矣先帝時常買金二千金色不佳僅得足數

亦尋罷之今獨貯太倉也抑祖宗時御札皆司禮監
傳下內閣轉示部院無徑從中更望陛下慎重上命
取太倉貯金以進延綏等鎮總兵爲事官趙岢等出
塞捕虜斬首六十七級命復岢官賞賚總督王崇古
等有差大學士徐階請疾甚力上遣中官至第諭之
曰卿何舍朕階感激謝遂出五月廣西猺夷黃豹等
據貴州程番府麻嚮大華等司時出鹵掠官軍勦之
遁去以戚繼光署都督同知總理薊遼保定練兵事
務遣錦衣二人募鳥銃手三千人於浙江給善器恤
其家屬優其資用以防秋上曰諸臣皆言王守仁功

其避先帝所封伯爵予世襲詔送刑部贓罰於戶部
以濟邊著爲例名皇第四子曰翊鏐丙寅祭方澤上
欲織造於南京供應機房下工部花樣四函工部遣
人之南京莫主者因請令南京織染局太監安兼理
之上命太監趙玢往工部覆言玢方取回又使兼理
令不信也所庫業知供應機房無人謾令臣等齎送
其意欲復遣官而詭計以欺陛下陛下幸聽臣言上
曰爾言供應無人遣人矣又阻之玢亟去丁科都給
事中枝請如部議弗許兵科給事中陳邦顏言屬者
陛下下詔俯弭中官織造一月兩出部臣不得止科

臣不得諍上下變服名爲俯省徒滋文矣願陛下亟
罷玢遣毋困元元以益天怒上罪其抗瀆奪二月俸
七月上諭輔臣去歲火事邊臣朕悉從寬宥今秋防
近矣卿等示兵部申飭協心共濟毋縱虜如前違者
寘重典巡視中兵馬司者御史學道有內使手刃嚇
人財學道笞焉內官交忿朝退捽而羣捶之上聞大
怒命杖爲首者百戍烟瘴餘降杖充軍孝陵衛學道
亦外調之盜入廉州城刼庫傷官南京戶科給事中
張應治等條上弭災七議中勸革內批罷遊幸召還
織造內臣上不懌下所司兵部覆請切責爲大學士

徐階致仕廣東賊曾一本寇省城拒傷官軍切責總
督張瀚令總兵兪大猷郭成等立功自贖八月雲南
叛酋鳳繼祖伏誅先是參將吳昂率家丁與虜戰牆
子嶺敗沒事聞給柞具御史劉翾言昂挺身狥寇畢
命窮沙吏議見挫催從薄賞是軀命等數金覬望賢
一死非所以勵邊臣上曰其贈昂都督僉事被虜降
人白春等五人來歸授附近衛百戶賞白金五十兩
仍懸被虜降人賞格於邊外陝西盜魏大清等行刼
絳州鄉寧太平等縣拒傷官兵尋渡河遁去湖廣饑
命守臣蠲恤大學士張居正言天下事慮之在詳行

之在力謀之在衆斷之在獨竊見朝廷之間一事也而甲是乙非一人也而朝綠暮緋前後毀譽自爲矛盾是非淆脣吻用舍決愛憎臣謂無全利無全害者事之形有所長有所短者人之才權衡斟酌委任責成者君之道也今始也未熟計而以人言行終也靡定持又以人言罷加以愛惡交攻意見橫出讒言微中蜚語流傳尋莫究端聽不勝眩是以人懷疑貳動見譸張虛曠歲時成功難睹語曰多指亂視多言亂聽最當今大患也伏望皇上主張化機勵精實効審事於初既行以斷愼人於始既任以專一切章奏勅

部院衙門務從明簡是非可否直陳陛下之前以仰體省事尚實之意是謂省議論人主能使天下服從其教令者紀綱而已綱如網之有綱紀如絲之有總故詩曰勉勉我王紀綱四方臣見比者上下姑息百事委徇積模而曰調停遷就而曰善處法之所加惟下於微賤禮之所制反上於朝廷玩習既久驟然振之必將曰此拂人之情務爲操切者也夫徇情順情名同實異振作操切事近用殊臣請有以解之徇情者惟情是便順情則因而公之也民好民惡之謂也操切者嚴峻爲虐振作則肅而憚之也道德齊禮之

謂也伏祈皇上奮乾普離握憲貞度不狥乎私情毋紛於浮議是謂振紀綱臣聞君者主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致之民者也君不主令則無威臣不行君令而致之民則無法大亂之道也天子號令譬之風霆風不能動雷不能擊無貴造化矣故事章奏奉旨有某部看了來說者幾事之大也有某部知道者民務之習也有特降勅諭者睿聖之獨也大者不可以須臾習者不可以日月發自聖獨者風霆也邇乃槩從停閣或已奉欽依故紙視之或應勘應報奉旨行下在外有司多者積數十年遂使文書人謎茫昧變遷

乖舛有漏覆盆多寃是非賞罰得不紊乎伏望勅下部院諸臣奉旨事務數日之內卽行題覆若其了然易見不用撫按議處者便據理剖分有合行議勘問奏者酌緩急遠近嚴與爲期註銷稽久以違制論是爲重詔令世恒才也而用不得其道如得其道擧天下事惟上所欲爲無不應者今也稱人才不必試之以事任人事不必更考其成債事之時又未必明正其罪椎魯少文以無用見譏大言無當以虛聲叨譽倜儻伉直以忤時難合脂韋逢迎以巧宦易容或卑微也而忽之或名高也而尊之或一事之善終身以

[illegible]資或[illegible]勤之差衆口以爲訾[illegible]布等種風尚近大
夫務爲聲稱舍其職事而思出位建白條陳累牘連
篇覈其本業名實兆然吏道耗廢不亦宜乎臣願勅
下吏部遵祖宗之舊凡京官考滿皆先審覈殿最誥
命勳階次第量與稍示激勸毋槩引復職濫給覃恩
毋繫於更調毋驟於遷轉毋拘於資格毋淆於毀譽
用舍進退一準功實是謂覈名實自古極治之時不
無夷狄盜賊之患惟百姓安樂家給人足雖有外患
邦本自固若愁苦怨思元氣索然夷狄盜賊乘之起
矣皇上卽位元年蠲賦一半國用邊費遂見蕭然不

得已差四御史分道督賦三都御史清理屯鹽皆一
切權宜之計而遂見捜括外藏空虛水旱災傷視民
死而不能賑兩廣軍兵供餉百出而不能支元氣耗
已夫善養生者不戕嗜欲而樽節愛惜則雖戌削之
人足却病而延壽善養民者不擾征求而加意儉省
則雖空虛之國足固本而厚下當此民窮財盡之時
凡不急工程無益徵辦臣謂當痛加節省一切停罷
仍乞勅下吏部愼選良牧不次擢用守令上考必其
端潔慈祥者雖有才苟止與中考貪汙顯著者令所
坐贓輸邊自納以爲囹圄一助不必引例發遣又今
[illegible]役冗服舍無限豪强兼并賦役不均奸徒欺公侵
損冐破錢穀漫無稽實胥吏因而滋奸此皆耗財妨
政之大者若勅下戸部講求隄防之術何必索之勞
苦之民自傷國家之元氣乎是爲固邦本今事可慮
者莫重邊夫虜禽獸也不一創之患不止直須從容
審圖計勝之耳臣謂今兵不患少也患弱軍伍之籍
固存也若按籍徵求清查影占募補訓練何患無兵
食不患不足也患耗損無用不急之費併其財力以
撫戰鬬之士何患無財將帥不患不得人也患無以
鼓舞之懸之重賞寛以文法何患無將夫惟皇上赫

然奮發屬任謀臣脩舉實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
計而審行之不出五年虜可圖矣至於選擇邊吏團
練鄉兵守墩堡令民耕牧時簡精銳擣其空虛則目
前之計也是爲飭武備疏入上嘉之九月命主事莞
太倉銀庫者註選三年太監滕祥靡費上供少傅兼
太子太傅工部尚書雷禮與相左疏退許之吏科都
給事中鄭大經言祖宗朝大臣有故去則始之懇留
繼以優禮勸忠也雷禮之去陛下恩禮疎闊臣甚惑
焉抑左右大臣先帝遺以事陛下而紛然求退便身
忘國亦望天語宣示以作有位之忠上曰優禮在朕

諸臣宜殫忠脩職無求退成風有乖致身之義增武舉額令買貓睛寶石塡之罷十月遼王憲㸅有罪削爵降庶人禁高牆除其國十一月復故兵部尚書金獻民大理卿湯沐光祿寺少卿余茂才爲民右副都御史陳講杖死吏科都給事中王俊民原職獻民講沐予贈官祭葬有差閒住太監李芳數直諫命錦衣杖送刑部獄待秋決尚書毛愷言芳坐罪未明臣等莫知置詰上曰芳不禮朕冬至祀圜丘還朝行慶成禮十二月議久任諭户部買諸色寶石珍珠睛碌鑽期三日尚書馬森奏言陛下有詔罷採辦遠方奇貨

不至京師二年矣三日期雖猗頓輸金計然持筴亦知其不具也上趣之户科給事中魏時亮言九月中皇上諭買貓睛寶石未幾賜罷中外傳播儉德流聞臣聞太祖高皇帝曰孔子之言如節用愛人眞治國良規又曰珠玉非寶節儉是寶是以郄文石御銅器教太子諸王曰前代奢儉不同治亂懸判當存儆戒常記臣言臣近讀皇上詔旨曰朕正供外毋分毫妄費購買旨嚴分毫多矣舜造漆器諫者七人焚珠玉於殿前唐玄宗猶能之臣敢以堯舜望皇上上曰少許爾輒有言且不治御史詹仰庇言臣聞珍珠寶石多藏中貴家陛下索之愈急彼價愈昂今南北多事兩廣缺餉疏請再三當事者存根本之慮不敢多與一欲珠石遂無惜萬金之費臣恐賤土地人民而貴珠玉也上曰有旨是歲蠲免天下存留田糧二百三十四萬九千三百有奇

三年正月乙巳朔上拜天宮中謁奉先殿世宗皇帝几筵弘孝神霄二殿朝大同總兵趙岢敗虜弘賜堡予賞麾福建官軍出海逆擊海寇曾一本於柘林盬埕及馬耳澳等處大破之報至兵部請先賞後勘破格以勸邊臣從之以戚繼光爲總兵官鎮守薊州永

平山海等處盜刼榮昌犍爲設長寧永寧二縣上遷皇后于別宮且一年疾甚困舉朝以爲憂涉宮禁莫敢明言巡視皇城試御史詹仰庇上疏請復之上殊怒衆謂仰庇禍不測已下旨曰后侍朕久歲無子又多病移別宮或暢意樂心可疾退徹不曉禁中事妄言姑不問上向不手旨至是親之中外翕然稱聖度二月復命太監李佑織被服諸服色花樣千八百六十疋以進工部言往者李佑之遺非登極初詔臣方望計日竣事乃今命繼進江南自島夷之亂十室九空料額不充勢且加派加派不已弱且死逋強且死

盜矣科道官亦言不允三月更名程番府爲貴陽議
定南縣恤錄故兵部尚書丁汝夔右副都御史呂經
史科都給事中董進第等官海賊曾一本勾倭犯廣
東破碣石甲子守軍禦之無功總督兩廣張瀚遣勦
獞賊覃公養等有斬獲四月復故户部尚書李士翱
南京刑部尚書顧璘兵部左侍郎劉源清刑部右侍
郎王啓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雒昂巡撫延綏右副
都御史張問行給事中錢薇沈漢安磐王科陸粲御
史潘壯謝瑜原職賜祭葬贈官有差命取太倉銀三
十萬兩進內户部尚書劉體乾言銀庫見存三百七

十萬九邊年例當二百七十萬有奇在京軍糧商價
不下百萬有奇薊州大同諸鎮例外奏討即盡發銀
庫猶不足應望乞停罷不許體乾復言國計之乏有
位共知若一人異同臣甘伏欺罔抑存庫之數乃近
遣御史搜括所入萬一倉卒徵調何以支持如國事
何科道官皆言大學士李春芳等上疏曰祖宗朝國
用邊餉皆有定額庫藏尚贏世宗中年虜犯京師邊
費日倍加以連年水旱災傷至今搜括已盡臣等方
與所部日夜憂惶計無所出伏望念國儲懷永圖若
上供必不可已請如祖宗故事取用內庫至外庫專
備軍國勿行輕取上曰取十萬套虜撦力兎小黄台
等欲抄掠寧夏總兵雷龍等襲破之陞賞總督侍郎
王崇古以下有差封敬鎔爲秦王載堯爲襄王朗錡
爲韓王永定民王潔脊璫脊鬻產賑饑賜坊表五月
上曰京城民爲報商若累朕甚憫之户兵二部亟議
聞于是言官各上狀請清冒濫依時估發預支時給
領均肥瘠禁横索南贛巡撫張翀總兵郭成等擒斬
會一本賊於大埔等處凡千三百七十餘人上命先
賞參將蔡汝蘭等而後下兵部議功太和山歲収香
錢約四千餘提督太監柳朝乞留脩宮從之户部尚

書劉體乾請比泰山事例令撫按官選委府佐一員
專收正費脩宮之外盡以解部供邊內臣毋涉上曰
體乾屢違旨其回話體乾自訟乃罰俸半歲內官監
所掌錢穀有庫廠房屋園地租稅歲入萬金漫無考
核巡視御史詹仰庇令大使可華察其數內官監丞
隱之支吾對云歲供內府傳造緊急精巧御覽器物
及四時買辦進供花草果木蔬品之類或供造園藝
山脩理宮苑別殿亭榭軒閣花欒欄干慈寧宮花園
乾清宮諸南花松竹樹株及龍鳳船鞦韆戲寶彫渾
貼金雲龍監櫃箱臺香几白玉盆刻絲諸玩物工作

益不外傳無預户工二部仰庇因疏言御用供應工
部具有歲例匠作悉給官錢內監貪緣侵漁爲民蠹
動委供進歸過朝廷如果賴此租稅以補內府不足
之用則公費也何必隱焉乞勅户工二部會同司禮
監巡視科道查勘覈審宜留者留宜革者革應存多
寡盡解內庫公需應弛于民者悉出還之臣又覩該
監所稱無經甚矣費無經則小人覬利用無一二侵
盜且十七八皇上誠身親節儉近侍之臣或以織造
採辦爲玩好逢迎者盡屏斥之則欺冒不生何事取
盈邊餉令司計者謀及於賣官鬻爵伏望念餉𩇕之

不支嚴羣小之靡濫服器惟儉浮冗悉除疏入上怒
曰廝仰庇悖妄屢矣錦衣衛痛杖之午門百發爲民
革去監局巡視科道官大使毋用大學士李春芳等
言皇上天性寬仁卽位以來敬體大羣矜全頑薄如
吏科都給事中胡應嘉以建言爲民隨改降調今仰
庇稍有指適獨蒙重譴似非平日優容之度乞如處
應嘉故事是日九卿楊博等各疏捄上皆報聞科道
官鄭大經等言近户部尚書劉體乾嚴被責罰與仰
庇暴見摧廢恐天下不曉聖意妄疑爲中貴洩忿已
南京科道亦以爲言上曰有旨矣何不遵且不治廣

賊突入婺源縣焚官庫官舍祭方澤六月贈故南太
常少卿夏良勝爲太常卿工部郎中岳倫爲太常少
卿漳州府推官黄直光祿少卿閏六月雲南武定叛
囚鳳曆伏誅陝西盜何勉等殺百户魯卿巡簡王鸞
四川妖賊蔡一貫等焚刼銅梁大足諸縣七月詔取
進光祿寺銀二十萬兩寺臣言不足上命減半禮部
言供膳羞奉祭祀充宴饗則於光祿取財焉先帝之
所稽皇上之所節也是以有贏今先後取五十萬矣
內府不足取之光祿光祿不足必行別派伏願罷宣
索以紓征求科道官亦言上曰有旨命工部造明歲

朝殿燈及鼇山工部執奏言一燈之費至三萬餘金
陛下柰何以詘乏之餘營不經之務且明年歲正日
月交食而遊宴觀燈實累聖政上罷鼇山焉丙戌月
食不見河決沛自考城虞城曹單豐沛抵徐州漂沒
田廬不可勝數漕舟二千餘皆阻於邳上命户部發
太倉銀二萬擇司官一員往賑他被災地方撫按官
一體賑恤視分數蠲免何勉賊平八月壬寅祭夜明
戊申祭太廟太社太稷以中外災見行刑束鹿縣大
水壞溺甚衆廣西總兵都督同知俞大猷福建總兵
都督僉事李錫協勦海寇曾一本于柘林海三戰皆

挺俘斬甚衆復與廣東總兵都督僉事郭成參將王
詔追敗之萊蕪澳焚其舟生擒一本斬首五百餘級
把總胡世趙紀哨總王宗瀛等死之論叙有差命總
理河道都御史及諸巡撫分祭河濟江淮東北二岳
及東鎭之神以弭水患設戰車營于廣寧工科都給
事中嚴用和言東南灾傷重大請罷南京蘇杭織造
名太監佑等還京南京給事中駱問禮亦言供應機
房工費甚鉅尚書林雲同計無所出至稱病乞休宜
遂停止工部尚書朱衡覆奏如其言且言節愼庫所
貯常額多逋歲出入不相當匱之之憂有甚于南上

曰織造有屢旨朱衡沽名賣直責對狀乃宥之遼東
薊鎭招降夷人及虜中自歸者千九十八人賞巡撫
都御史魏學曾等有差陞總兵官王治道子官一級
九月刑部尚書毛愷言刑獄六濫曰濫[illegible]曰濫詞曰
濫拘曰濫刑曰濫擬曰濫罰上命行內外諸司痛治
之虜大入大同右衛鎭川堡東西分掠山陰應州懷
仁渾源諸處時河水漲溢自淸河縣至通濟閘及淮
安府城西淤者三十餘里決方信二壩出海平地水
深丈餘寶應湖堤往往崩壞又山東莒沂郯城等處
水溢從沂河直河出邳人民溺死無算河道都御史

翁大立以聞因繪圖十二爲濱河民須困曰水次允
軍曰漕河築堤曰黃河驟漲曰昏夜守堤曰糧船過
洪曰黃河埽捲曰茶城撈淺曰沙水衝城曰風雨異
常曰海潮備溢曰灾民避水曰糧船漂沒復言時事
可深慮者五曰東南賦藪也而江海泛溢粒米不登
鞭撻雖加徒隕民命此京儲可慮一邊鎭關隘洪水
衝溢墩堡傾頹無恃以守此虜患可慮二直隷山東
河南皆股肱郡城郭不完積貯空虛賑貸之策此內
地可慮三海徼之間颶風鼓浪兵船戰士悉被漂沈
此海防可慮四淮浙鹽場鹹泥盡衝圖灶俱廢此國

課可慮五願陛下與公卿輔弼計求消灾弭異之方
下所司副總兵田世威參將劉寶故坐石州陷論死
繫獄輔臣言上得釋使立功兵科都給事中張鹵等
言皇上嗣位以來視先帝時兵車不加多儲蓄不加
富一時諸將傾心三軍生色者只去歲申維岳畢高
之戮足震懾邊臣而作其氣耳今虜報稍急即出世
威寶立功夫良將非之也虜未甚急而張皇如是令
如虜將直薄都城何以應之且一事而生死異獄一
律而先後殊致曷以服死者之心正國家之法也皇
上果熟知威寶之爲人乎果召問本兵失律之故召

問法司可矜之條用何臣之薦因何言之入明示中
朝斷而釋之誰敢不服而中旨特釋何以堅明主法
克暢羣疑臣恐人臣假此干威福之權邊將因此巧
窺伺之計上曰恩威自上出等遺擾奪其俸辛卯上
大閱將士都人快覩焉駕還樂奏玄武之曲總督戎
政等官鎮遠侯寰協理侍郎王之誥等率將佐上表
謝恩羣臣稱賀閱及格者皆賞遂勅寰之誥等曰書
不云乎有備無患故治兵講武帝王重之我國家立
京營養戰士講軍實於平時壯國威於警日越我皇
考專命文武大臣總督協理戎政更新厥制大備邇
年士馬消耗器甲彫弊將多怯敵兵無選鋒朕甚慮
焉朕茲親閱將領薄示勸懲爾爲國爪牙尚體朕心
毋玩愒毋營私毋苛擾庶幾部伍充實士馬精强稱
朕張皇至意十月彗星見上問戶部天下戶丁糧草
鹽引稅課銀通計三年支用見存幾何九邊年例軍
餉太倉歲發及各省解納幾何具以數奏尚書劉體
乾具上上曰歲計甚多臣下全不爲國體恤姑不問
十一月甲戌冬至祀圜丘以歲災覽免慶成宴是秋
套虜吉能既西掠番夷其部落在套者東西分犯各
邊不得利乃移營白城子伺我掣兵則乘虛入寇總

督王崇古諜得之先檄諭諸鎮引兵從花馬池長城
關出邊抵白城子與虜戰虜因風縱火風反自焚遂
北事聞賞崇古及寧夏總兵雷龍巡撫沈應時延綏
巡撫李尚智陝西巡撫張師載等銀幣有差南京刑
科給事中駱問禮條陳十事坐狂妄降邊方三級言
官論捄不許京師地震有聲詔百官脩省三日十二
月上曰近來災異頻仍多因部院政事不調聽信刁
風濫受詞訟誣害平人所致廠衛其密訪以聞刑部
尚書毛愷等具疏引咎刑科給事中舒化御史劉賢
等言我祖宗廠衛之設用以捕盜防奸非察臣下也
若使暗訪百官繇此開羅織之門神陷穽之術網害
忠良貽殃善類非盛世宜有下所司潮州賊郭明胡
一化陳一義等依山爲巢屠戮劫虜者二十年總兵
官郭威分部勦之論功賞有差戶部尚書劉體乾言
國家經費歲入不足供所出而陳乞支給每出額外
民窮財盡職此之繇臣等請以今歲出入多寡之數
與夫昔省而今費者條呈御覽仍以內外一切經費
應存應革者並用籍記刊示中外許之少保兼太子
太傅吏部尚書楊博致仕起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
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高拱以原官不妨閣務兼掌吏

禮部事尚寶司司丞鄭履淳上疏曰伏唯時方多故萬
姓爰咨頃年以來議論囂煩上澤終不及民窮愁蹋
蹐民心殊不樂生燕雲遼代中原之脊也鞞鼓一聞
三軍震動徐梁齊衛天下之腹也洪波蕩析四顧無
烟荊襄秦洛形勝之區也疆狠馮依嘯聚相扇浙直
閩廣財貨之藪也師勞費劇姦宄未殲搜斂日新耗
竆日甚請急增於掊尅絡庾罄於那移宗藩之生窘
無籌中澤之哀鳴尤慘舟車盡敝飛輓多艱杼軸既
空枷鎖猶逼民窮而事益不可息弊極而法竟不可
行饑莩原荒朱殷邊圉蕭條閭里烽火關河武衛凌

夷卒伍驕怨內憂外棘百孔千瘡物怪人妖天鳴地
震彗星兩見於尾女日月繼食於元春鬼神吉凶萬
害洊至緩急無備根本潛搖宜及今定周家桑土之
謀切虞廷困窮之懼者也陛下諒陰恭默已三期矣
憂虞閟毖固不容靜逸之時濟濟多士或可懋承式
之望寧曾召問一大臣面質一講官賞納一諫士竊
慮高亢睽孤乾坤否隔欲見君子阻於車轍呈約巷
牖寂無取舍忠言重折檻之罰儒臣虛納誨之功姬
姜違脫珥之規周召拂同舟之義日覩絕疇咨之益
便殿遐晉接之期回話既懲趙普奚從而補牘內批

徑出蘇轍何自以封還紀綱因循賢愚玩愒功罪之
欺蒙罔核浮繁之文案徒盈善類既失於振揚厲階
陰啓乎奄寺言涉宮府輒肆沮撓梗在私門堅不可
破始也童牛羸豕之圖不豫它日城狐社鼠之計莫
施逮其風行勢協釁積權移會使台輔具員六卿拱
手元良愠悔於孤立威福倒驅於冠裳茲霜雖未冰
月已幾望而處堂燕雀蔽日雲霾牽制優游朔風孔
僾寧顧倚之繇頤裕蠱遂可濟蹇亨屯臣願皇上奮
英斷以決計弘濬哲以任賢思上天培覆之命爲難
諶念下民向背之情爲可畏移美色奇珍之玩而保

瘡痍弛昭陽細務之勤以和庶政闢門勁敵警于蠻
夷黎庶賄膏儉于錢穀拔用陸樹聲石星之流以建
法家拂士省納殷士儋翁大立等疏以求鯁議訏謨
經史講筵臣民章奏必與所司面相可否絲綸視授
都俞交儆察變謹微同天開泰疏入上曰履淳假借
陳言妄議朝政廷杖百繫刑部獄
四年正月己巳朔日有食之庚午上始朝避殿減膳
脩省三日上曰薊鎭近邊武備久廢言者皆詳內略
外豈萬全耶兵部其悉心議奏內承運庫以空頭劄
子傳諭戶部進銀十萬兩部臣劉體乾執奏陛下出

片紙臣不知眞僞不敢奉詔上命如數上癸未上元節以天變未省免百官假禁民間張燈作樂月食二月命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趙貞吉兼掌都察院事趙貞吉請分京軍爲五營稍如國初五府之舊下兵部會議尚書霍冀等議上三大營如故推智勇將官三員充總兵官以文職大臣一員總理之上如議因命總督京營戎政恭順侯吳繼爵中軍都督府僉事署都督僉書袁正五軍營副將署都督僉事焦澤充三大營總兵繼爵五軍營正神樞營澤神機營陞南京右都御史曹邦輔爲左都御史閱

視之戎縣都蠻河阿大等寇掠高筠等縣湖廣金峒安撫司土舍覃璧作亂建英明閣于禁中荊王翊鉅薨冊封魏氏爲英妃秦氏爲淑妃李氏爲德妃劉氏爲莊妃董氏爲端妃馬氏爲惠妃三月改三營總兵官爲總督皆以勛臣領之於是以定西侯蔣佑領神樞營平江伯陳王謨領神機營命曹邦輔專督五軍營而以前總督兩廣左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劉燾以舊官總督神樞營前總督宣大山西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陳其學以舊官總督神機營鑄隆慶通寶制錢甲申尚衣監太監敏傳旨命南京加造段疋十餘萬工科都給事中龍光執奏工部覆言加徵不如趣正供新派不如責舊逋上頗然之諸供御者別造三之一他悉以准述額命户部買白綿二萬五千斤尚書劉體乾奏湖州額綿旦夕解至上趣辦户科都給事中李已諫曰臣聞物聚於地産赴于時京師則非其産三月則非其用求者若難鬻者持價日肇商人于市難卒具也都民困於編商十室九空固宜加恤體乾復言商賈聞命率匿身閉市京師根本地衆口嗷嗷非平世所宜有也上悟令半買四月出尚寶司司丞鄭履淳及內官李芳淳削籍爲民芳充南

京衛軍虜俺荅孫平虜邊口入犯老營南趣朔應山懷諸路轉攻平虜城犯威遠宣大總督陳其學率總兵胡鎭等東趣左衞掠之相拒十餘日遯去論功有差吏部舉雜職官當遷者前給事中駱問禮楊松與上曰何遽俟三年貴州宣撫司土舍安國亨爲其兄智告反巡撫都御史王諍發兵誅之無功內承運庫太監崔敏等請買年例金寶石上下户部趣辦都給事中李已言庫藏方空邊餉最急請停罷上曰如故事尚書劉體乾言年例金趣解且至若貓睛祖母綠諸珍寶非民間所有責令召買必追呼騷動民甍箠

楚感傷和氣請如臣已言罷之不許五月户科都給
事中李已給事中陳吾德言伏覩陛下登極詔書停
止採買蠲除加派其時海內歡若更生何比年以來
近習干請奸巧紛紜買玉買珠傳帖屢下旨出而輒
更命成而忽易太監敏等復行故智雖臣等懇請户
部執奏終未俞允其何以示大信於天下乎夫抵璧
投珠先王懿矩毀牀碎舄聖祖芳規縱國家十分充
實陛下猶當愼乃儉德矧今府庫空虛小民困竭邊
方之發餉無時畿省之賑荒不已計臣日夜懷憂陛
下奈何以一玩好之微費數十萬使其不經於今日

無計於後來敏等獻諂蓄欺唯欲假供用以充巳橐
陛下惑於奸計竊恐將來無巳伏望俯從部議亟斥
敏等以昭儉全信上怒巳沽名犯上廷杖百送刑部
獄吾德黜爲民外補科道官裁革廣東巡撫官改兩
廣總督李遷爲提督兼總之南部積寇黃朝祖殺掠
興仁縣尋據桂陽之羅木山巡撫南贛汀漳等處都
御史張翀勦平之夏季京庫銀額故二十五萬户部
尚書劉體乾先奏進十七萬其餘請行府州縣督徵
有旨切責體乾過期支吾令亟以太倉銀補進六月
丁酉朔上諭禮部天旱苗槁其傳示順天府官精禱

十日毋怠是夜雨明日又雨又明日大雨上悅加瀸
州知府侯必登從三品服俸有直宿較尉負一屍棄
北安門外北城兵馬指揮孫承芳疑有奸使収鞫辭
連內臣陽春陽春奏言不知何男子入內偃臥臣遣
較負之出乃死承芳生事擅刑禁軍當治上命杖承
芳六十黜爲民釋較尉户科右給事中查鐸刑科都
給事中舒化等請下陽春法司驗問不聽建光泰殿
瑞祥閣於長信門南工科都給事中龍光諫不聽工
部尚書朱衡等言隆道英明等閣方竣再興大役不
唯財力有限地道宜靜亦恐禁地不安上罷以京師

久雨壞民廬舍免房號錢三月七月禁章奏繁詞令
撫按嚴治酷吏命王官陞補皆六年考察如京官例
令撫按官嚴覈司府以下有入巳贓者追出濟邊受
賕枉法者如律問遣先是以內供不足下户部取太
倉銀又令買金雲南尚書劉體乾多執奏至是雲南
年例金過期不至中旨詰責之體乾具疏引罪上責
體乾抗旨手詔勒閒住科道官連章交留不聽庚辰
月食令監司州縣長吏毋偏重進士築海鹽塘成八
月虜犯錦州總兵王治道引兵出塞逐之有斬獲論
賞有差祠河神于夏鎮梁山皆賜名曰洪濟昭靈謀

虜且大舉入寇勅譚綸督鎭巡謹禦之及宣大總督王崇古整兵待援並許用軍法京師戒嚴起前左都御史劉燾駐守通州南京兵科給事中李崧言南京織染局續添機張增募匠役詔書先革太監劉安等輒奏請復之祖宗舊額設機三百張軍民匠三千名今不論司局之非人而妄謂機匠之不足請工竣之日悉行停止上以崧瀆擾詰責之釋李巳黜爲民九月復浙江爲事官劉顯署都督僉事總兵如故罰其俸三月罷恤錄嘉靖中得罪諸臣追削故掌錦衣衛事陸炳奪其誥命子姪官者俱革職爲民家入杖遣

之籍其家以久任賢能加横州知州鄭國臣脩仁知縣唐執中服俸河決邳州自睢寧至宿遷淤一百八十里虜覘我有備引去京師解嚴虜入大同鎭之蒿溝老營副總兵錢棟坐營指揮張汝絡把總喬文奎死之以宣大等鎭官兵赴援勞苦詔兵部犒以萬金祀故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歐陽德於鄉虜犯遼東錦州大勝堡總兵官署都督同知王治道及參將歐陽功死之予治道贈諡祭葬廕子三級予功贈廕子二級皆賜祠編置方士王金陶倣劉文彬等於口外復京營制如舊十月虜酋俺荅孫把漢那吉率其屬阿力哥等十人來降以把漢那吉爲指揮阿力哥爲正千户山西道御史葉夢熊言把漢那吉之降遽授官爵恐結仇激禍如宋郭藥師張谷事上責其妄言降二級外調之諭掌吏部事大學士高拱等曰朕卽位以來科道官欺亂朝綱有日矣卿嚴察其奸邪不職者以聞掌都察院事大學士趙貞吉請毋考察以養護國家之元氣愛惜宇內之人才上報有論旣考多拱所嫉惡者上降斥如所請因下諭科道官自今毋得揺亂國是倚報恩仇仍前者治無赦吉王翊鎭薨十一月冬至上祀圜丘還朝行慶成

禮受賀賜宴予趙貞吉致仕以考察與拱異同也十二月虜執我叛人趙全等以獻告郊廟獻俘受賀遂磔全等于市傳首九邊加王崇古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廕一子錦衣正千户世襲賞銀五十兩大紅紵絲衣一襲總督如故内閣輔臣李春芳等兵部尚書郭乾等皆有叙賚處州礦盜作亂從昌化突入寧國池州沿江剽掠

五年正月甲子朔上拜天于宮中詣奉先弘孝神霄三殿御朝受賀吏部會都察院考察方面有司按察使楊繇副使江一麟僉事蕭大亨知府丁應璧徐學

古僕必登李淵高文薦同知章時鸞爲知州許希孟知縣林會春徐成位曹大埜劉不息等十五人以卓異旌賜衣一襲鈔百錠以朝覲至者宴禮部詔取太倉銀十萬于內府户部以軍國不給請以抵春季年例數不許取光祿寺銀二十萬奇臣及巡視科臣各疏爭詔半減二月文武羣臣及天下朝覲官謁見皇太子于文華殿左門以政績卓異譾陝西按察副使徐學古于山西加從三品服俸倭寇突入澄邁縣襲陷海南衛所遣內臣督造羊絨於陝西工部尚書朱衡及科道官上疏請止上曰有成命起致仕少傅兼太

子太傅吏部尚書楊博爲兵部尚書封皇子翊鏐爲潞王三月封虜酋俺荅爲順義王賞大紅五綵蟒衣一襲綵段八表裏賜之勑曰朕唯天地好生自古聖帝明王體天備覆華夷一家欲兹生也頊者爾孫來歸朕命邊臣護視給其服食厚撫遺之爾感朕恩願稱臣內屬歲歲入貢永爲荒服併獻叛賊以表悃誠朕甚嘉悅兹封爾爲順義王爾弟爾子及諸部落頭目並授都督等官俾爾世居本土各安生業同樂太平爾尚約束爾衆永篤恭順若自乖大義輕棄盟言天地鬼神實不福爾尚欽承之陝西紫陽賊羅朝用等平緝治四方游民潛居京師者四月燒造瓷器於江西詔十餘萬以鮮明細薄者進河决邳州自典頭集至王家口新堤多壞府江猺獞刼虜官軍冊封碩熿爲唐王縉熿爲肅王五月古田獞賊韋銀豹等平總督兩廣侍郎李遷巡撫廣西右僉都御史殷正茂總兵官俞大猷等論敘有差以卓異加陝西僉事蕭大亨從四品服俸南昌知府丁應璧三品服俸七月復故户科給事中張齊官黜致仕左都御史王廷爲民奪致仕刑部尚書毛愷官織造羊絨於陝西凡三萬二千餘匹詔學倉驛遞官得選本省乙亥月食八

月楚王英㷿薨勑脩舉邊政九月從祀禮部左侍郎薛瑄於孔子廟廷先是令四夷貢使不得引見御前禮科都給事中張國彥言朝鮮冠帶禮義之國請班如故乃許班獞賊韋銀豹俘京師磔于市十月造鼇山燈工部尚書朱衡工科都給事中陳行健等疏罷報聞命盜決故決徐邳上下河防者如央河南山東河之罪賞州土舍安國亨來降十二月禮科給事中蔡賢言皇上一身宗社生靈之所托重不可不謹也臣因長至導駕竊覩聖容微減今微陽初生正安靜之時願省覽典謨訓誥以陶養此心親近師傅公卿

以經特此心齋居澄慮進御有常毋令溺志遊觀有
度毋令移情則欲寡氣清神凝體固朝寧可以常御
經筵可以不輟郊祀可以無攝宗社生靈幸甚報聞
戶部進續買珠寶共用銀二萬二千四百兩有奇上
怒不中責該司對狀尚書張守直引罪請再行收買
上奪司官俸半歲詔進太倉銀馬價銀各十萬於內
庫太僕寺卿曾省吾科道官章甫端等言今民窮財
詘水旱洊臻宜廣積財以備緩急上曰有旨令雲南
等處採辦珠石以進虜寇遼東總兵官李成梁等大
破之陞總督劉應節等俸一級成梁署都督同知廕

一子正千戶世襲上御門宣捷受賀
六年正月戊午朔上朝受賀詔雲南廣東採辦珠寶
歲進青紅黃寶石二萬塊大珍珠八千兩三年而止
科道官奏乞崇儉蘇困報聞春享遣代試御史田予
堅諫上曰廝堅狂妄且不治命工部尚書朱衡兼左
副都御史經理河工命顏氏裔孫嗣慎襲翰林院五
經博士御史張克宗等請考世子齒讓之制倣宋儒
坐講禮以爲東宮講讀助上曰祖宗有成禮克宗敢
妄議變更降二級外調之餘皆奪俸二年二月置新
寧州甲午冠皇太子倭分犯廣東化州石城縣攻破

錦囊所殺一千戶攻陷神電衛城一時吳川陽江高
州海豐等縣並遭焚刼而山寇黃朝太復起甚猖獗
取進太倉庫銀十萬戶部言祖宗內庫之藏百萬而
已比歲詔徵多取一百一十萬矣茲復取十萬非制
也且今視祖宗時何如哉先臣丘濬所計已十倍往
昔嘉靖十八九年以後復被當事奸貪之臣閉邊方
冒濫之請財竭民窮誅求無策今又迫而取之或以
啓弄潢脫巾之變願皇上詢往事收成命上曰卿言
是且如旨科道官皆疏諫上曰有旨上降龍袍樣每
色十疋褶服袍襖每色白套絨錦織金閃色暗花素

每樣百疋上用鸞帶每十條賞用每二百條遣內臣
往蘇杭織造剪絨納織各色紵絲樣二十四張每樣
每色織三十疋柘黃大紅桃紅鸚哥綠翠藍青玄色
白紫玉色鵞黃共十疋錦織每十疋鞠衣紵絲紗羅
每五十套裙襖每一百五十套下南京供應機房織
造科道官疏請停止不允工部言蘇杭自倭患之後
瘡痍未起加以水旱流移府庫虛竭而織造之費甚
鉅勢必加派民困難支請大加減免或去其半所遣
之人尤宜慎重上曰卿可擇其要者先織上所遣官
令安靜行事毋得擾民閏二月上御皇極門奏遣禱

告郊廟社稷還宮江西巡撫都御史徐栻言上降瓷
器樣燒造難就上曰龍缸改中樣方大匣改小樣先
後進冊封壯氏爲敬妃李氏爲恭妃于氏爲懿妃葉
氏爲奇妃御史蕭廩上言冊典雖行宮掖太盛神氣
大勞以致聖躬不安乞節欲延壽不報倭犯新寧高
雷等處官兵血戰于外村島嶴以捷聞三月皇太子
出閣講書定捕盜條格州縣掌印巡捕官有盜至十
人者降一級二十人者降二級三十人者罷官兵備
及該道官所屬盜起至五十人降一級七十人者降
二級百人以上者罷官東虜速把孩歹青等犯長勝

堡守備指揮范芝等戰却之尋犯清河堡守備曹簠
等又大敗之敍賞有差復海運尚寶司卿劉奮庸疏
言皇上即位六載海內非不乂安而災沴未消外夷
非不威順而伏機可慮朝綱若飭矣而大柄漸移仕
路若清矣而積習仍舊百司方引領勵精之治而皇
上精神志意漸不逮初臣雖微賤念潛邸舊恩不忍
默默謹條上五事一曰保聖躬人君一身天地人神
之主也清明在躬而後可以當萬務皇上宜深思宗
社付託之重念此心保守之難定志凝神抑情忍性
毋輕萬年之慮逞旦夕之娛毋以有限之精神殉無

涯之嗜慾二曰總大權人主必操攬大權而後臣下
莫敢行其私在昔先帝英明果斷恩威莫測一時在
位仰承恐後今政府之所議百司之所奉非不奉有
明旨施行也顧皇上曾否斟酌從違其問乎人才用
舍果盡協公論無敢私快恩讐者歟即如輔導東宮
本閣臣之責輙敢爲身圖之便朝廷名器本勵世之
具今乃爲市恩之物先帝時誰敢如此伏願庶府建
白閣臣票擬特留清覽時出獨斷以觀萬化之原三
曰愼儉德財耗則民窮民窮則國家元氣隨之盡是
以古帝王兢兢奢欲爲戒也今國用邊儲年例必不

可減歲入歲出曾不相當而皇上即位以來內府取
銀不下數十萬求珍寶作鰲山服御器用鏤金雕玉
其於身心政事果何所裨生財甚難靡敝無紀良可
惜也四曰省章奏人臣進言未必一一中節心固忠
國家耳今一切置不覽非惟沮樂告之益倡游言之
端抑恐憸邪權勢之黨轉生猜忌御下蔽上成其奸
也五曰用忠直忠直國之幹也與承望風旨泄它人
之憤逆合權要樹淫黨之朋者固自不同比歲臺諫
之臣聞有斥棄願恕其狂直嘉其誠款予之名還庶
幾廣仁宥於既往作直氣於方來下所司安慶軍亂

械繫指揮張志學知府查志隆於京師戶科給事中曹大埜論劾大學士高拱詔外任拱辭位上褒留焉更以劉奮庸前疏有傾陷拱意降一級調外四月提督兩廣侍郎殷正茂言廣東山海之寇日益充斥民疲奔命死徙過半陛下歲令採珠八千兩三年乃已計所費至三十萬金今軍興一切不贍請稍殺之改千爲百寬三年爲十年戶部覆奏上從之復故總督浙江軍務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胡宗憲職賜祭取太倉銀十萬兩備端節賞賚廣西府江右江諸猺獞復亂封翊鑾爲吉王五月廣東賊李茂破樂會縣

月食丙午上不豫瘖劇百官疏起居己酉大漸名高拱張居正高儀入受顧命上倚坐御榻上中宮及皇貴妃擁御榻邊東宮立榻右拱等前跽宣受顧命上口不能言孰視諸臣領東宮屬之勑皇太子曰朕不豫皇帝屬爾尚思保守帝業脩德進學任賢使能毋有怠荒先是正月下旬上有疾且有脫瘡在理越月稍平以閏二月初旬視朝既鳴鍾百官班閣臣高拱張居正自閤出北上過會極門望御路中乘輿在焉亟趨赴內使數輩馳宣閣下則上已下金臺有怒色立欲就輿諸內使環跪上見拱色稍平手執拱衽甚

固有欲語意拱奏曰陛下何爲發怒今將何往上曰吾不還宮矣拱曰陛下不還宮當何之望還宮上稍沉思曰爾送我拱曰臣送上釋拱衽執拱手露腕示瘡曰尚未落痂也因憤恨語曰祖宗二百年天下以至今日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奈東宮幼小連聲語一語一頓足握拱手拱曰陛下萬壽無疆何出此言上曰有人欺負我拱曰是何人有祖宗法在皇上病新愈發怒恐傷懷上良久歎語曰非內官輩先生安得知蓋宮中事也於是執拱手行入皇極門下丹墀上左手挐茶右執拱手如故顧拱曰我心稍定遂繇東

角門入至乾清宮門拱止上牽拱手曰送我隨至寢殿上升榻坐猶執拱手時張居正朱希忠皆榻前叩頭上見拱踧踖不安乃釋手拱下叩頭並辭出宮門外須臾復名入立丹墀命再上遂上殿至榻前上從容曰朕一時恍惚又曰有後事卿等詳慮而行皆叩頭出須臾內侍傳旨高閣老守宮門毋去薄暮傳旨宿宮門拱附奏曰乾清宮大內也祖宗法度甚嚴臣等晝且不得入況夜宿不敢宿然不敢去當宿於西闕有名即至有傳示即上對許之明日亦如之既傳聖體稍安拱上札子曰臣聞聖體稍安不勝慶幸今

府部大臣尚朝宿不散宜降旨令各回辦事以安人心臣等仍晝夜不敢去即擬旨上請上即降旨又四日上益平愈拱問安上遣內侍慰勞命還家至是復勑拱曰朕嗣統六年偶得此疾遽爾不起有負先皇付託東宮幼小朕今付卿等三臣卿等同司禮監協心輔佐功在社稷萬世不泯拱讀既慟不能勝即哭奏曰臣受厚恩誓死報上東宮雖幼有祖宗法度在臣竭忠輔佐有不得行臣不敢愛其死且奏且哭已大慟長號兩宮亦皆失聲哭遂出庚戌上崩壽三十六七月丙戌上尊諡曰契大隆道淵懿寬仁顯文光

武純德弘孝莊皇帝廟號穆宗九月葬昭陵

臣喬遠曰上端凝靜密不殺自威不察自智優崇輔弼假借臣僚用能守祖宗之法以致中國乂寧外夷向風之盛蓋淸靜合軌漢帝寬仁比迹宋宗矣上在潛邸時食驢腸而甘及即位間問左右左右請詔光祿上不忍曰若爾則光祿日宰一驢矣歲時遊娛行幸諸供膳光祿先期請上旨爲豐約上常裁取最約者焉

臣何喬遠撰輯

坤則記

馬皇后宿州閔子鄉人先世默宋太保父馬公母鄭媪馬公貧而俠歲儉以后托定遠人郭子興后智而能勤女紅精異子興夫妻視如已女子興爲濠帥奇高帝収之幕下以后與婚予與男數困帝后左右之嘗懷焦餹臈脯從在軍恐帝倉卒迫阸之不時庋藏飥餌糗餌自不宿飽有識記書札委受倉卒取未嘗失遺帝帥師渡江后率諸將士妻妾從完緝衣鞋給士恒至夜分帝禦陳友諒龍灣后盡發金帛衣服賞士時語帝以不殺人爲本人心皆歸卽爲天命帝甚善之既卽位立爲皇后謂侍臣曰昔漢光武旣得天下舉麥飯豆粥以勞馮異唐太宗長孫皇后當隱太子構隙之際能消釋猜嫌皇后與朕起布衣同甘苦從在軍倉卒忍饑懷餱餌食朕比豆粥麥飯困尤過郭氏數疑朕朕徑情不恤后時時轉致將士所獻悆

悅其心及欲危朕后輒彌縫此又難於長孫朕或因服御詰怒小已輒進曰主忘貧賤時耶朕復爲惕然家之良妻猶國良相朕忍忘之罷朝語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陛下不忘妾貧賤時妾願陛下無忘群臣百姓后在中宮常勸帝親賢務學隨事幾諫講求古訓諭告六宮一日集女史清江范孺人等問漢唐以來何后最賢家法何代最正對曰惟宋爲盛后命錄其家法賢行誦而聽之或曰宋過仁厚后曰過仁厚不愈刻薄乎后顧問黃老何教也而竇太后好之女史曰清靜無爲爲本若絕仁棄義民

復孝慈是其教矣后曰孝慈卽仁義也詎有絕仁義爲孝慈者哉誦小書請帝表章焉帝謂后人君百責所萃一夫失所皆君責也后起拜曰妾聞古人有云一夫不獲時予之辜陛下所言古人心也帝前殿決事后或聞震怒還宮則數諫時時請帝赦小過以全器使帝爲后挽同刑殺者屢矣參軍郭景祥總制和州時人言其子多不法帝遣吏察之吏言景祥逐子子持矟欲殺景祥帝曰殺父之子固必誅也后曰吏恐不實郭惟一子殺不實絕郭後矣上復廉之果不實遂釋景祥子杖吏吳興民沈秀者家財累鉅萬有

益曰聚寳能益財爲帝造都三之一又爲帝犒軍帝曰匹夫犒天子軍亂民也宜誅后誅曰妾聞法也者所以誅不法也非所以誅不祥民富敵君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將菑之未有不法以犯吏辟陛下何煩上釋秀流之雲南塟其盆城下名門曰聚寳帝兄子文正翰林學士宋濂得罪不被誅后皆有力焉居以不逮舅姑爲恨帝時追慕悲傷后亦流涕帝謂奉先殿后從當祭親之失其外家求訪不得言及馬公鄭媪未嘗不泣下平居大練澣濯衾裯弊敗曰古之后妃見稱載籍以富而能儉貴而能勤聞元世祖后煮

故弓弦事亦命練舊織爲衾裯以惠孤老餘帛纇絲緝爲衣裳被褥賜諸王妃公主曰當知富貴之無常蠶桑之不易時時舉稼穡艱難小民疾苦和睦昆弟周恤親戚教諸王王妃太干諸王雖甚愛勉令務學春坊贊善李希顏爲諸王師或取管擊諸王額帝撫而怒后曰惡有以堯舜撫吾子顧怒之耶（李希顏夾谷人立論忠孝遇事以仁義太祖用鳶手書徵之永樂中歸舊隱落魄頽然有操琴鼓刀之風時臨盧會首戴箬笠身衣緋袍客或嘲之曰戴者本質衣者君賜也）時語諸王妃公主當勤女紅無坐而受福取惡造物妃嬪宮人被上寵有子者厚待之命婦入朝延接如家人禮然御膳上所躬自

省視之宮人請曰後宮幸衆無煩聖體后曰婦人事夫不可不謹且吾自蠲潔不至使汝輩受責豈爲無人耶一以敬上一保汝輩也他日羹寒帝擲羹狼藉后耳后燀再進其謹如此帝怒宮人后亦與同怒執付宮正帝稍解問后曰不自責付宮正何也后曰妾聞賞罰惟公足以服人故明主不以喜怒加刑賞當陛下怒時恐有畸重付宮正則酌之矣即陛下論罪人亦有司者治之耳上曰爾怒何也后曰妾之同怒所以解陛下怒也帝語及窮約時事歸后功后起辭謝曰但願陛下不忘纍時警戒爲子孫無疆之庥嘗

問帝天下之民安乎帝曰善顧事不在爾后曰陛下父天下妾辱母之何可不知時水旱歲凶帝因告以賑恤事后曰妾聞賑恤之有方不如積蓄之先預帝深然之又言京師百官去家遠近不同其家貧富亦應自異俸入有限慮或不給衆庶固難有位亦艱値暑雨祁寒輒形嗟嘆帝感其意時存問周給之近臣及奏事官當會食廷中后取嘗不旨奏曰朝廷以天祿養賢故自奉欲薄養賢欲豐今典大烹者於羣臣皆不旨微非陛下意乎帝名光祿卿切責之后問太學生幾何帝曰數千曰悉有家否曰亦有之后曰人

才衆多廩之厚矣妻子不贍不累心耶帝卽命月給
有家太學生糧爲故事帝發死囚成城后曰罰贖至
恩也但疲因加役恐不免死亡帝爲罷其加意臣民
如此方諸將籍元庫后問皆何物帝曰寶貨耳后曰
元有寶貨何以失之意者帝王之寶自有所在嘗語
帝事幾得失本君心邪正天下安危係民情苦樂又
曰法屢更必弊弊則生奸民數擾必困困則生亂帝
皆命女史書之洪武十五年八月后疾帝寢食不安
羣臣請求醫禱于山川后謂帝曰不起命也禱醫何
益抑醫無效上必錄醫是益妾寘罪也疾亟請求賢

納諫愼終如始使子孫皆賢臣民得所丙戌崩年五
十一九月庚午葬孝陵諡曰孝慈皇后及小祥禮部
奏令天下諸司致祭帝止之曰后在時不欲費天下
財逾年宮中人作歌曰我后聖慈化家邦撫我育我
恩難忘不忘懷恩於萬年泌彼下泉悠蒼天永樂元
年六月■上尊諡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
高皇后世宗十七年十一月辛未加上孝慈貞化哲
仁順徽成天育聖至德高皇后子五人長懿文太子
次秦王次晉王次成祖皇帝次周王皇女二人寧國
公主安慶公主高后崩太祖不復立后也

徐皇后成祖后也中山王長女自幼貞靜純明書史
一目成誦不忘王與謝夫人愛異之繇是博通載籍
每覽嘉言善行未嘗不一再思曰古人所載固欲來
世倣行之高帝聞其賢爲燕王擇配焉旣冊爲妃高
后深愛重之燕王之國后理內政肅且和高后崩哀
毀動左右蔬食三年旣免喪語及輒流涕成祖靖難
后與世子居守夅時較士民授兵登陴成祖卽位冊
爲后旣位中宮愈自祇勵尤留心民務凡有獻納多
中上意數言南北累年戰鬬兵民疲敝宜休息之帝
堯施仁自親始也當世賢才皆先皇帝所遺陛下宜

不以新舊間上燕居問先后遺言何者至要后能舉
之乎后曰民心所歸卽爲天命皇姑言也夫婦相保
易君臣相保難皇姑言也過仁厚愈刻薄皇姑言也
賞罰惟公足以服人皇姑言也自奉欲薄養賢欲豐
皇姑言也天下安危繫民苦樂皇姑言也靖難之與
后弟增壽有陰戴建文君害之上將追封焉后力辭
上曰非以后故后曰此陛下大德顧非妾志弟子景
昌稚無知惟願賜之師教上勤政或至日晏后不敢
先食一日退朝晏后請上曰吏部銓註循資朕親拔
二十餘人爲方岳郡守不覺晏耳后曰牧守賢不肖

係民安否奈何循資哉然有異才必有殊擢有年勞
亦有序遷兼用可也后問陛下誰目與圖治者上曰
六卿理政務翰林職論思后請上悉朝見其命婦賜
冠服鈔幣面諭曰婦之事夫奚翅衣服饋食而已必
有助焉常情朋友之誠從違特有夫婦之言聽入則
巽吾侍上旦夕以生民為意每承顧問多見受納爾
輩勉之后觀女憲女戒諸家約其要義作內訓二十
篇復采儒道釋嘉言善行類編勸善書示皇太子諸
王而戒之曰積善如登山久必高積惡如穿坎久必
陷又曰為善如夜就旦漸覩天日為惡如旦就夜漸

入幽昏后奉祭誠敬事上恭勤教皇太子諸王惟孝
親率民教妃嬪以下惟恭敬和睦教外戚惟奉法循
理外戚有縱肆名責之謙慎者加賜賚喜怒不形下
人有過勸使改儉素之風宮闈化之永樂五年七月
乙卯崩年四十六疾革上臨問對曰命也今天下雖
定兵甲不用然民生未大蘇息惟上矜念之又請廣
求賢才別邪正勿庇小才勿廢小過子孫戒之以禮
宗室親之以恩無驕畜外家遺令皇太子夙夜君父
勿過哀毀喪葬簡省毋妨臣民往者北京將較士民
妻爲我援兵登陴近聞皇帝將北巡意願從行請恩

澤之今不逮矣后崩帝慟哭羣臣奉慰上曰皇后仁
明賢孝漢馬氏唐長孫之流也雖處宮中一念在民
繼今不聞善言矣因爲后薦大齋于靈谷天禧二寺
聽群臣致祭光祿寺爲具物甲午冊謚曰仁孝皇后
出內訓勸善二書頒賜臣民仁宗卽位九月壬午上
尊謚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后子仁
宗若漢庶人若趙王皇女永安永平安成咸寧四公
主

張皇后永城入彭城伯張麒女仁宗后也洪武中冊
爲燕世子妃永樂二年冊皇太子妃仁宗立冊爲后

宣宗卽位上尊號曰皇太后英宗卽位加上太皇太
后正統七年崩合葬獻陵上尊謚誠孝恭肅明德弘
仁順天啓聖昭皇后后始爲太子妃操女行甚謹手
庖爨供成祖徐后膳成祖徐后皆喜仁宗爲太子時
體碩腰數圍不能騎射成祖命有司減太子宮膳微
后當成祖意太子幾廢既爲后中外政事羣臣才品
莫不周知宣宗卽位每軍國大議上稟命而行太后
亦時時詢上外朝所平決是時海內泰寧上入奉內
宮出奉遊宴四方貢獻雖瓜菓微物亦必先上母子
間慈孝聞天下三年上奉太后遊西苑皇后皇妃侍

行上披輿登萬歲山奉觴上壽獻詩頌德太后悅酌
賜上諭以保安天下意上稽首拜受五年春奉謁長
獻二陵如漢明帝故事親櫜鞬騎導至河橋下扶輦
畿民夾道拜瞻感悅陵旁老稚亦山呼迎拜太后顧
上百姓戴君以能安之皇帝宜念上奉太后過農家
召問其老婦生業安否皆踴躍應對質朴如家人太
后賜之鈔帛飯飲有進蔬食酒漿者太后取以嘗上
扈從臣張輔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請見行
殿太后慰勞之輔等叩頭歸頌聖德大訓太后曰爾
等先朝舊人勉輔嗣君賜酒饌金幣既還京他日上

謂士奇曰皇太后陵還道汝輩姓名行事甚習言輔
武臣也達大義義重厚小心第多思而少斷汝能正
言無避忤先帝或數不樂然終從汝以不敗事又有
三事時悔不從皇太后又教朕謹聽正言朕服膺之
太后待外戚嚴其弟昇至醇謹矣然不許預議國事
楊士奇言昇所議皆公皇太后毋慮卒不許宣宗崩
英宗方九歲太后謂國福長君欲召立襄王不果乃
除罷宣宗宮中一切玩好及諸不急之務英宗立太
臣請太后垂簾聽政太后曰毋壞我祖宗家法委政
三楊從中主之致書其兄杲及弟昇曰吾不幸侍仁
宗皇帝日淺長子宣皇帝又逝長孫皇帝幼冲保持
在我我日夕不遑言念外家同歸于善我兄弟曲體
吾心循禮恭儉毖飭子僕繼自今惟朔望朝參勿與
聞朝事宣宗爲皇太孫時昇嘗隨侍甚恭生平循理奉法卒之日遺囑子孫戒勉諄切士林多之
時太監王振掌司禮太后令凡事付閣議乃施行已
遣中官問驗或不付必責之二年御便殿召張輔楊
士奇楊榮楊溥胡濙入女官左右侍雜佩刀劍上東
立輔等立西下太后顧上曰此五臣先朝所簡皇帝
必與計頃召振振至太后改色曰汝侍皇帝不律多
賜汝死女官刃加頸上跪請五臣皆跪太后曰此輩

自古多誤人國皇帝幼烏知之且以皇帝故寛汝毋
再也及大漸召士奇榮溥楊前問國家尚何大事未
辦者士奇舉三事其一言建庶人立四歲雖已亡當
修其實錄其一言太宗詔有收方孝孺諸臣遺書者
死宜弛其禁后默然竟不見諸遺詔

孫皇后鄒平人父忠永城主簿彭城伯張麒妻昭皇
后母也故永城人章帝爲太孫時成祖爲選婚彭城
伯夫人言后於仁宗得入宮方十餘歲仁宗命昭皇
后育之已胡皇后中選爲太孫妃命后嬪仁宗即位
冊胡皇后爲太子妃而亦賜后妃冠服章帝即位冊

胡皇后爲后后爲貴妃寵冠後宮宮人有子貴妃子之得立爲太子是爲英宗皇帝胡皇后知上意在貴妃復嬰疾上表遜位上勅禮部皇后自惟多疾不能躬承祭養重以無子固懷謙退朕念固拒陳辭益切貴妃孫氏昔我皇祖選嬪于朕德義茂焉所生子已立爲太子羣臣咸謂春秋之義母以子貴聖母命朕從衆請其冊爲皇后三年三月朔日也英宗卽位上尊號曰皇太后車駕北狩賴太后因廷議使景帝居攝不南遷景帝卽位加上上聖皇太后英宗在虜中太后寄往禦寒裘貂及在南宮時入省視太監王誠

舒良密議俟太后入以景帝旨卽留之南宮太后不敢復往石亨陰結太監曹吉祥蔣冕等謀請復辟密白太后許之旣復辟廢王徽號請上太后尊號禮部尚書楊善以爲請上曰非祖宗制朕不敢以人子私情徇居一歲尚寶少卿錢溥言于兵部尚書陳汝言曰上復辟太后當時不手詔則曹石等焉敢後兵入禁中今曹石等受賞太后尊號未上非所以歸功慈宮汝言入告上以後二年尊太后曰聖烈慈壽皇太后太后母董夫人年九十生子五人繼宗紹宗顯宗續宗純宗及諸孫數十人並以太后故賜官爵繼宗得爵會昌侯董太夫人弟興亦封海寧伯然太后故無私外家意繼宗已侯左右又爲紹宗求恩上謂李賢曰此授孫氏官朕數請太后乃得且不樂者累日曰我家何功濫恩至此物盛必衰一旦犯法不得救已今左右復爲求恩謂愍太后心不知太后正復不爾賢歎服太后盛德因從容問祖宗來外戚不得預政今會昌侯領京營軍太后知乎上曰近侍初言京營軍非勳皇舅不可備非常太后悔至今顯宗縱家奴奪人田私起店房截奪商貨上命議如法會昌侯頓首幸念董太夫人上曰豈可以皇親故撓壞命還

民田毀店房枷奴戍之四年令冒迎駕功者皆自首繼宗首其子弟家人二十餘上用李賢言革去家人存其子弟而曰若白太后不侯矣六年崩合葬景陵上尊謚曰孝恭懿憲慈仁莊烈齊天配聖章皇后

錢皇后英宗后也海州人父貴以燕山護衛副千户從成祖北征陞都指揮僉事后以正統七年冊立孝謹無妬忌英宗閔后族卑微欲侯之后輒遜謝故后外家獨不封英宗北狩傾中宮所有佐迎駕貲夜哀籲天倦臥地上損一股傷哭之至復損一目英宗歸南城不自得后曲慰解后無子貴妃周有子旣復辟

太監覓請於皇太后立貴妃英宗怒立斥之先是孫
太后于英宗無敢言者太后崩后具言之并爲胡廢
后白枉上莫知母宮人爲誰竟已而復胡廢后爲故
后景皇后以郕王妃居宮中后禮焉如妯娌英宗臨
崩念周貴妃有子后無子恐千秋萬歲後不得同穴
特命大學士李賢曰錢皇后千秋萬歲後當與我合
葬賢退而書之閣中憲宗卽位欲上兩宮徽號周貴
妃不欲后竝稱曰豈有無子爲皇帝稱太后者上不
敢違慈旨使太監夏時下外廷議時倡言曰錢后無
子損目損肢久病宜特尊上生母爲太后李賢曰遵

遺命大學士彭時曰是夏時出旨示諸臣曰宣德朝
有故事尊號不及胡皇后賢時竝語曰胡皇后當時
讓位居別宮今太后名位在也何可比宣德夏時曰
便表讓何不可者時曰胡皇后讓位宣廟在也先帝
已大行臣子誰敢爲太后讓者諸臣不發一辭夏時
厲聲曰公等二耶二者罪矣彭時拱天而語曰兩宮
同尊陛下之孝也臣子所不敢不極言爲此耳錢太
后已無子又誰利耶有太祖太宗在天之靈又誰二
耶諸臣皆曰善夏時以聞上言聖母再三方得請擬
書矣彭時又曰太后上當加二字而上生母稱太后

夏時曰已同尊何別之彭時曰別則便於稱皆曰善
乃加稱慈懿皇太后及營裕陵彭時復與賢計昨上
徽號事周折如此今營陵宜三穴賢曰是具疏言上
曰作雙穴制也下廷議夏時復倡言不可衆顧望不
對事寢憲宗四年太后崩周太后又不欲后合葬上
復使夏時懷恩召大臣議彭時首對曰合葬裕陵主
祔廟定禮也禮部尚書姚夔言是懷恩心知是無所
言夏時曰不可慈懿無子損目損肢豈可入山陵第
比諸胡后彭時曰非禮也太后母儀天下且三十年
議別葬臣子忍耶事不小他日上召問閣臣及諸內

臣彭時仍以合葬對上曰朕豈不知他日妨母后彭
時對曰皇上孝事兩宮聖德彰聞禮之所當孝之所
歸也商輅曰不祔葬損聖德劉健曰孝也者從義不
從命上默然良久曰不從命尚孝耶彭時對曰先帝
待慈懿皇太后具有始終合葬裕陵左虛右以待太
后千秋萬歲後先帝臨崩所以命李賢也陛下宜體
先帝夏時曰前議三穴不果矣今再耶彭時曰慮今
日是以有前議上心然之未敢違太后彭時等出明
日復上疏大行皇太后作配英宗陛下正位尊爲慈
懿皇太后宮中之德名位之重海內臣庶莫不仰承

昔漢呂后有罪宋劉后無子猶得合葬祔廟皇太后千秋萬歲後與慈懿皇太后同在陵廟政足見皇太后生存之日雍和無間懸長之久偶匹無驪請下禮部議七月戊午朔禮部尚書姚夔集廷臣九十九人議大行皇太后作配先帝二十餘年誠孝一心夷險一德先帝眷禮始終無間陛下嗣位旣隆所尊加慈懿之稱復崇所親上皇太后之號天下皆知陛下至仁大孝體先帝初心萬一大行皇太后與皇太后千秋萬歲後不合葬同祔安保將來無有議改上曰卿等言是也顧朕屢請未得乖非禮忤非孝卿爲朕圖

之明日群臣百餘人先後上疏又明日禮部尚書復合諸大臣上疏力言跪伏文華門外有旨且退皆叩頭不得旨不敢退上固請太后自巳至申乃得遂批疏聖母從矣皆呼萬歲出七月丙子上尊諡孝莊獻穆弘惠顯仁恭天欽聖睿皇后九月庚申祔葬裕陵然異隧焉去英宗玄堂可數丈許巾室之虛右壙待周太后則其中有隧通道而又不得與於奉先殿之配祭孝宗十七年周太后崩上召問劉健李東陽謝遷出裕陵圖指示曰有二隧是者可往來是者窒不通皆當日中官爲之比見成化間彭時姚夔等章奏

先朝大臣爲國如此健遷對曰英宗皇帝有遺命曰合葬先臣李賢記在閣上曰奈何違之東陽對曰以周太后故先帝委曲至此非其意也上曰先帝亦不得已耳欽天監言上干英廟陵堂恐動風水朕謂今開壙合葬不爲動乎因以指畫紙曰皇堂塞天地閉皇堂一通風氣流行朕發素誠當無慮動健等皆力贊上曰祔廟禮尤宜講健等言祔二后自唐人始也祔三后自宋人始也漢以前一帝一后而已曩者議定合祔配享孝莊太后居左今大行太皇太后居右且引唐宋故事爲證臣等以此不敢復請上曰事須

師古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朕不敢忘顧私情耳祖宗來一帝一后今竝祔後來恐靡底且先生輩尚不知奉先殿祭也皇祖特座一飯一匙而已夫孝穆皇太后生朕朕已別祀之奉慈今仁壽宮前殿寬朕意欲奉太皇太后於此他日奉孝穆太皇后於後歲時祭享焉如太廟東陽曰陛下言及生身母后萬世之心也上曰朕仰而思之夜以不能寐行則非祖宗之禮也不行則遺先帝孝群臣猶可奈先帝何抑祖宗禮尤重也先生輩朕腹心大臣好處之健等請禮部會群臣議既議如上旨上問仍稱太皇太后可否皆對

曰別廟可也一再日上復出奉先殿圖示健指仁壽宮前可廟處曰廟成弃遷孝穆太后于此皆對曰善再問冉對遂命爲廟頊之欽天監奏通陵非歲向不利內官監亦言英廟寢旁難輕動竟不行上意終不已就陵殿移英廟神座居中孝莊左孝肅右

王皇后上元人憲宗后也中軍都督追贈阜國公鎮之女憲宗爲太子時英宗選后與廢后吳氏及柏氏三人留宮中爲太子妃意屬后會章皇后崩既英宗亦崩左右竊疑后不利憲宗即位皇太后復命禮部采擇三人選如故而王選者爲司禮太監牛玉受吳

后父賂立之立踰月上察吳后德不稱知非英宗意所屬廢吳后立后焉后在中宮時萬貴妃謫智善媚上宮其父兄子弟貴震一時寵之專宮常令戎裝侍酒使太監段英掌宮而后無所姤忌孝宗即位上尊號皇太后孝宗至孝歲歲上壽不絕太后亦孝孝宗孝宗崩太后傳諭內閣自古帝王能孝親脩德如大行皇帝者恐不多得內閣先生須定一佳謚傳之無窮故國家故事列聖謚率上十六字而末總以孝而孝宗獨以爲廟號武宗即位加太皇太后五年上尊號慈聖康壽太皇太后十三年二月巳卯崩合葬茂陵上尊謚曰孝貞莊懿恭靖仁慈欽天輔聖純皇后

張皇后孝宗后也興濟人父巒母金夫人夢月入懷生后后當適人所適病選爲太子妃所當適者病巳及孝宗即位立爲后至愛矣宮中同起居無所別寵如民間伉儷然巒自都督同知封壽寧伯其卒也加贈昌國公子鶴齡嗣侯而鶴齡弟延齡亦從都督同知進封建昌伯並加保傅巒從兄岐舉進士有史才以按察副使超遷都御史皆用后故后家姻黨伯堅等數人盡受中書舍人若錦衣百戶等官帝又爲后立家廟於興濟土木壯麗興作以數年明興外戚之

寵無過張氏矣二齡出入宮中無忌縱家人開店肆佔商貨暴橫都內外侵奪民財強取人田舍子女諸亡賴子弟皆爲其門客豪奴凌虐縉紳篡取獄囚市津壟斷往往張氏人莫敢問揚州府同知葉元者辱張氏人元入京師張氏羣僕擁入吏部執撲之后在宮中數數行其意而孝宗隱隱爲仁惠嘗與后會食后怒詈一中官帝亦與之同詈則語之他所曰母怖也山東副使楊茂元以河決論事言水陰象應在后宮后怒甚上爲后徵茂元至則請杖責之竟議爲長沙同知御史胡獻論二齡上下之獄竟觧戶部主事

李夢陽言二齡二齡奏夢陽謗訕母后當斬金夫人
入泣訴上下夢陽詔獄他日與后夜遊南宮二齡侍
酒半上召大齡膝前解之曰母使我以外戚殺諫臣
上之所以內應后而外處羣臣如此上崩武宗卽位
上尊號皇太后五年加上慈壽皇太后武宗晏駕太
后委用楊廷和散豹房収江彬下獄以待世宗世宗
入嗣初母太后繼則母本生獻太后后以皇伯母居
仁壽宮加上尊號昭聖慈壽皇太后大齡以定策功
進爲公小齡進爲侯三年獻太后尊稱已定復加后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先是世宗居藩邸業聞二齡

穢惡狀未有以發也正德中延齡家奴景者其父祖
善六甲六丁能鬼奴僧景信其術後祖父子相忿詈
景譜之小齡逐之祖怒奏小齡與景陰謀爲逆武宗
於外氏素疏大震怒下多官廷鞫之延齡兄弟闔門
惶懼太后居間往來鶴齡亦厚有所獻乃竟罷其朝
參會祖飲藥自殺上益詰責刑部尚書張子麟等究
祖所以死狀祖實飲藥乃解至嘉靖初小齡家婢竊
其金施僧小齡殺僧及婢焚其屍而指揮司聰者素
爲小齡行錢多負小齡索之急聰乃摭祖景事恐之
小齡怒榜得其奏草亦杖殺之召聰子昇令焚聰屍

昇怨竟奏小齡前時罪太后以皇伯母居宮旣無所
修敬於睿太后而上嘗朝太后待上倨又上藩邸時
業聞二齡狀則怒延齡下刑部按其謀逆事刑部尚
書聶賢尚以太后故寬之上言諸奸殺人有狀獨祖
景事歲遠無左證郎亦未成上則大怒曰論謀逆者
謀不謀耳以成否耶詰責賢等欲窮治延齡罪皇太
后窘迫無所出會哀冲太子生太后請入賀上知太
后欲有言謝不見太后使人請亦不許輔臣張孚敬
乃上奏曰延齡驕恣亡狀過惡在先朝殺人之事則
誠有之顧實未及且孝宗皇帝獻皇帝兄也延齡其

懿親陛下宜推獻皇友愛之心以全椒房之誼毋傷
伯母心上下手書曰親不過同姓同姓爲逆其能免
乎天下者高皇帝天下傳我孝宗皇帝法高皇帝法
卿慮傷皇伯母心者慮傷高孝二廟心邪孚敬復奏
曰臣萬死不能感悟陛下臣受恩深重不敢不悉對
當陛下嗣統時昭聖太后心子陛下在朝諸臣多設
謬妄惑誤太后陛下獨用臣言排破衆議孝隆所生
伯母皇太后然而朝士歸過陛下至今未已茲者延
齡被罪大小臣工默無一言誠幸太后不得善終以
深陛下之過耳夫謀逆之罪滅人種類必欲成獄當

坐族誅昭聖皇太后獨非張氏之人臣又不香陛下何以處此上乃坐延齡殺人絞死罪降鶴齡南京錦衣衞指揮會多月當决因上意未已令考問漢薄昭故事孚敬又復奏曰明律皇家祖免以上親太皇太后皇太后緦麻以上親皇后小功以上親皇太子妃大功以上親犯罪當議公侯世券有免死文延齡戚則皇太后親也爵則故侯陛下欲以祖宗法處延齡此亦祖宗法也且法公誠矣太后固未免兄弟私情萬一隅泣感傷孝宗時天下之人固不可家喻而戸曉也上曰且爲卿已太后念兄弟顧無如司聰父子

何爾二齡既重得罪諸奴利其財數數逆上意搆怨家掇拾脅賂不得則訟言男子班明者奏鶴齡私通益莊王造符呪壓帝星上逮鶴齡道死班明坐誣論戍而市人劉東山者陰賊人也以他事繫獄延齡久繫獄中怨望則時時摭採傳志賞罰無章之事書其端曰君道不明東山候其書竊取之他日牢吏弛延齡鉗繫自便縶東山東山不受縶吏笞焉東山忿因挾延齡手書上奏奏及吏上復大怒曰死革無君果矣名赦東山加等延齡以斬諸刑部官先後弛繫者皆罪東山出益僞張疏章持喝延齡家日鮮衣怒馬

恣行長安市百官皆畏之大學士夏言曰誰能治此御史陳讓曰讓能一日東山怨其父闕弓射之不中父告讓讓窮捕東山東山急反告讓復誣二齡與其諸子宗説宗儉爲推背壓星圖魘鎭聖母皇上圖凡五十餘向年班明言皆是延齡家人往來仁壽宮盜內藏伺上動靜御史讓與通賄上大怒逮讓等與延齡皆移繫詔獄東山因益掭引所不快定國京山諸公侯俱坐繫太后至衣敝襦席藁爲延齡請上猶不許陳讓從獄中上書東山等結構奸黨濆毀聖躬妄連宮禁陛下有帝堯既睦之德而東山敢對陛下言

漢武巫蠱之禍陛下有帝舜底豫之孝而東山敢對陛下言暴秦遷母之事若復赦不誅則將睚眦殺人如郭解矣離間骨肉如江充矣忍於弒父而郗定公瞿然失席矣書奏上知東山誣會按詔獄者指揮王佐佐譔爲私東山者次第詰得其情上奏反坐上乃械死東山赦出讓等而延齡竟以前罪長繫（陳讓晉江人舉鄉試第一嘗取京師民家女爲妾妾姓朱東山反告讓言讓娶宗室女讓逮繫將妾與並逮錦衣以鐵撈妾指說不承讓後上書言章聖太后合葬事謫爲民隆慶初贈光祿少卿）二十一年八月太后崩諡孝康靖肅莊慈哲懿翊天贊聖敬皇后延齡乃誅始戀故宦族應貢入太學爲人敦孝友重

信義及爲外戚益謙謹禮接士大夫人皆賢之二齡
驕縱以至亡敗
夏皇后上元人武宗后也以正德元年冊立父儒封
慶陽伯而貴妃沈氏父傳吳氏父讓皆爲指揮僉事
三家並給腴田爲莊已三家並受奸民投獻奏求近
畿縣地畿民苦之世宗即位命悉還民后以世宗即
位歲上尊號曰皇嫂莊肅皇后十四年崩禮部上喪
儀請上素服冠經帶舉哀臣民二十日如禮上曰嫂
叔無服又兩宮在上朕服青臣民如母后服矣禮部
尚書夏言言皇上以嫂叔絕服則羣臣不敢服素見

皇上請暫罷朝參許之頃之下羣臣議謚明禮帝后
謚並用十二字至是大學士張孚敬曰大行皇后皇
上嫂與累朝元后異謚宜用二字或以四大學士李
賢曰二四少請用八都御史王廷相曰均帝后也何
殊之夏言集上其議因奏古人尚質謚法簡稱其行
後人加增臣子之情也生今世則當行今禮大行皇
后謚其於皇上服制有無名分尊卑固不相涉帝后
嬪美妻以夫尊列聖元后十二字矣謚文不一跡涉
減損二四或八於禮無據請皆以十二字上曰朕昔
在藩臣子也則今無有事嫂如母之義兩宮在上非

朕自尊抑昭聖皇太后於皇嫂實[illegible]母道其再議禮
部請如孚敬言字用二上曰用六數既半合陰焉於
是上謚孝靜莊惠安肅毅皇后十五年上曰禮不備
不稱配武宗加孝靜莊惠安肅溫誠順天偕聖毅皇
后十二字如故
陳皇后元城人肅皇帝元后也少時與諸玄擲錢戲
錢四側既長張太后爲肅皇帝選婚望氣者言大名
有皇后氣得后立焉嘉靖元年也上授后父萬言都
督同知賜第西安門外工部尚書趙璜言西安門近
宮治萬言第請毋過高廣上怒逮營繕郎中葉寬員

外郎翟璘下獄久乃釋更封萬言泰和伯給世券萬
言數侵牟其縣民縣令張好古執其僕杖之亦坐下
獄然上終不令外戚如鄉者張夏二家矣上初即位
方銳意修身齊家如古帝王其接后以禮而他日張
文二妃尚茗上稍循覗其手后恚投盃起上大怒竟
悸墮娠崩七年十月也上曰上有兩宮皇太后宜殺
其喪禮裁定禮部所上儀注上玄冠素衣十二日更
服淺色衣聽政西角門朔兩宮則具如常服百官三
日臨喪服十二日朝則玄冠素衣通二十七日閣臣
張璁以爲不可請上素衣經帶十二日乃更服玄冠

素衣逼二十七日百官素衣絰帶臨西角門上曰不
如朕言朕且以九日釋矣璁曰不可天子與后猶父
與母春秋王一歲有三年之喪二焉爲后也古人服
妻三年後世易以期期之喪諸侯絶旁期也妻之喪
正期也日易月殺矣殺之九日後若有殺者則將無
也且寧忍臣子不終君母之服者上曰上有兩宮皇
太后詹事霍韜曰今百官有妻之服不當公古人父
在喪母杖不上於堂避尊也臣請陛下玄冠素衣御
西角門十日卽玄冠玄裳御奉天門百官朝則玄冠
玄衣退則素二十七日除謂夫陛下二十七日皆御

西角門則無辨於大喪也百官素衣朝中門則禮不
肅敬也陛下卽以玄冠玄裳御奉天門者當陽之義
也如百官有妻之服不當公百官退而素不敢見陛
下避尊之義也如古人杖不上於堂庶幾夫變於禮
者之禮也上可其奏謚悼靈皇后以其年別葬之天
壽山襖兒峪萬歲後毋同穴也葬之日出梓宮王門
罷辭祖禮百官一日臨都給事中王汝梅諫是非所
以齊體至尊上曰上有兩宮皇太后十五年禮部尚
書言上言先皇后正位中宮母儀天下七歲矣天崩
謚悼雖倖古法而靈義有六類非美稱請下翰林更

謚上意既久釋許改謚曰孝潔皇后繼后后者方皇
后上愛之后崩預祔于太廟而后竟祔奉先殿東室
莊帝卽位下禮官議國家自宣宗以前陵寢合葬一
后而已至裕陵則二后祔茂陵則三后祔若太廟祔
享一帝一后后惟元配恭惟孝潔皇后大行皇帝元
配也宜合葬永陵祔享太廟若遵大行皇帝之舊則
舍元配也若同祔則二后也皆不應舊制臣竊以大
行皇帝升祔之時宜奉孝潔皇后配遷奉襖兒峪梓
宮合葬永陵孝烈皇后移主於陵廟制曰可上尊謚
孝潔恭懿慈睿安莊相天翊聖肅皇后

方皇后江陵人肅皇帝第二后也帝卽位且十年未
有太子張璁言古者天子立后竝建六宮三夫人九
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所以廣嗣也臣願及陛
下秉茲鼎盛博求淑女爲胤祥計帝從之其明年后
與鄭氏王氏閻氏韋氏沈氏盧氏沈氏杜氏竝冊爲
九嬪冠九翟冠大衫鞠衣圭用次玉穀文冊黃金塗
視皇后殺五分之一至期帝衮冕告太廟還服皮弁
御華蓋殿傳制遣勳戚文武大臣行冊禮旣冊從皇
后朝內廟禮成百官稱賀帝皮弁受見益創禮也后
端愼不忌甚稱帝意張后廢上屬后舉示夏言言討

曰臣請爲陛下賀夫天圓而地方者也上喜遂以其年立爲皇后進封僖嬪沈氏爲宸妃麗嬪閻氏爲麗妃副之故事立后謁內廟而已帝以天子立三宮所以共承宗廟禮經有廟見之文下翰林禮部議議如旨正月壬子帝御奉天殿遣太傅武定侯勛爲正使少傅孚敬爲副使持節冊立爲皇后帝率詣告太世二廟乙卯頒詔天下丁巳受命婦朝賀於未央宮帝之薦高皇帝后尊號也后捧高后主亞獻睿皇后升祔忌辰帝率后與諸妃親之睿皇后既祥以后奉几筵恭特進封其父都督銳安平伯帝待宮人十宮人

怨謀弑逆二十一年十月帝之所幸曹妃及寧嬪王氏侍寢寢熟宮婢楊金英張金蓮等十餘人以組縊帝項釵股刺其囊組誤爲死結不殊金英恐走告后后馳至解帝組帝乃蘇趣捕金英訊之辭首王寧嬪曰曹妃雖不與亦知謀是時帝病悸不能語后以帝命收曹妃及金英等十餘人磔于市并收斬其族屬十餘人帝愈曰曹妃我所愛豈宜生此心寃之銜夏言焉上德后之救之復進封父銳爲侯久之上念曹妃終疑后二十六年冬十一月宮中火中官請救后上不應后遂崩上諭禮部曰皇后比救朕危奉天濟

難異相始終不意遽逝痛切朕情其葬以元后遣太傅兼太子太傅成國公希忠爲正使持節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殿大學士言爲副使捧冊諡爲孝烈皇后帝曰諡后禮重其命二使上殿拜命於門內毋如故事內侍傳授節冊者其明年春喪百日修齋薦于朕御之仙宮百官素服供事毋怠五月葬永陵將葬禮部具儀請帝曰梓宮行中道虞如禮制用九數往者孝潔皇后崩上避慈宮且別有謂今孝烈皇后功德俱踰非朕私變且夫即享於太廟禮部言曩孝潔皇后梓宮入山陵百官喪服送至土城祭畢

還各常服辦事俟迎主用烏紗帽素服但孝潔皇后自發引至主還且半歲爲日久今數日耳請令祭畢還京諸臣入朝亡論在事俱素服烏紗帽黑角帶主還京而除帝曰昔有兩宮在從君敬所尊今日卿等有母義隨喪往來者仍當制服祭畢還者以烏紗帽素服入朝素服素冠辦事迎主之日仍制服思善門外行安神禮更素服素冠從事既葬禮臣議如孝潔皇后奉主奉先殿東夾室帝曰其設於坤寧朞年當祔廟耳及朞當祔禮部循以孝潔故事請帝曰奉先殿東夾室非當祔之正其即祔太廟輙臣嚴嵩尚書

費寀等詳議之嵩等言祔祖姑禮也請歲時饗獻之太廟藏主則幄憲廟皇祖妣之右傍以從祔於祖姑之義而帝欲即巳太廟新序祔后諭嵩等曰祔禮至重豈可權就后固非帝乃配者自有一定之序遵禮遞遷不及祝而巳安有享從此而主藏彼之禮今太廟九室皆滿其奉祧仁宗祔朕他日之新序嵩對祔新序非臣子所敢遽言乙下廷臣議帝曰孝慈皇后有故事嵩對曰仁宗他日所必祧者今則有皇上在陰不可當陽位上命且巳待再期姑藏主皇妣睿皇后側明年再朞奉主睿皇妣側入享於太廟位設新

序不及祝而帝終欲祔后太廟又一年后忌晨禮部尚書徐階請所祭上曰奉先正殿未設后位朕前慮矣復命會議階與禮科都給事中楊思忠發言不可餘不出一聲階上奏孝烈皇后久正中宮功德隆茂專室祔享經禮昭然遽及廟次則臣子之情有所不敢抑亦不忍請祔皇妣側如初是時帝使覘會議者得狀及疏入曰爾等懷貳之心牢至今耶以朕躬正義也乃無肯奉旨者階思忠二人議定即是矣階思忠惶恐言祧仁宗是陛下自顏廟也臣聞夏人之廟五商以七周以九五可七七可九則九可十也請爲

十廟祔孝烈皇后毋祧仁宗陛下亦無豫焉帝曰會議當人人盡言今兩人各一言而止臣子之誼當祧當祔宜力請乃自爲見苟禮矣何避豫爲其更議階等乃如指議上報聞因上祧祔儀注而請曰忌祭近矣望可臣奏帝猶銜初議曰孝烈皇后非六禮之始所奉者入繼之君忌不祭可爾階等惶恐請益力帝曰非天子不議禮后當祔廟朕久諭之顧謂未宜徒飾忠言慼愚聽實欲待趣朕主矣因諭嚴嵩曰禮官即從朕勉强耳諸臣爭親爭帝爭祔爭名三十年矣尚不明至此耶卿即不忍奉祧仁宗且置后主別廟

將來任臣下處置令忌日貧一巵酒不至傷情卿等其更言之于是禮臣不敢復言第請如勅乃罷後二年六科官表賀正旦思忠爲首帝猶以前怒摘其表語詰責杖之百發爲民云蓋是時帝周以后抹榻寢之變亦念后先壓於孝潔又以睿考入太廟非臣子公論恐千秋萬歲後所祧主或非仁宗而在睿考故欲后先祔羣臣之意亦不在不欲帝自豫廟者以孝潔元配不祔故未敢遽祔后穆宗即位上尊謚曰孝烈端順敏惠恭誠祇天衛聖肅皇后用禮官議奉后主弘孝殿

李皇后穆宗后也昌平人德平伯銘女穆宗爲裕王
册爲妃以世宗三十七年薨王邸穆宗卽位謚曰孝
懿皇后六年秋神宗卽位加上尊謚孝懿貞惠順哲
恭仁儷天襄聖莊皇后合葬昭陵主祔廟
陳皇后穆宗次后也大名人李皇后以太子妃薨册
后繼之穆宗卽位册爲后旣以無子故出居別宮且
一年后疾左右無侍者外廷以爲憂旣疾甚試御史
詹仰庇上疏曰天子有后猶天有地分陰陽之理建
天下之極者也皇后先帝所賜以配陛下以位中宮
陛下宜遵先帝之命篤宮闈之好以爲宗廟社稷主

四方家人之則切聞皇后舉止端莊久拂聖意而去
歲車駕謁陵皇后隨輦朝野慶欣羣疑消釋近聞久
離坤寧置之別宮寢食起居左右無侍以致抑鬱成
疾陛下 略無眷顧中外憂懸萬一不起如聖德何上
曰后無子多病近移居別宮冀稍安適或可暢意爾
不曉內廷事乃妄言神宗卽位加上仁聖懿安康靖
皇太后太后以貞靜慈儉化訓宮掖數戒飭外家稟
禮守度以保終始萬曆二十四年七月崩上尊謚孝
安貞懿恭純惠■佐天弘聖莊皇后

名山藏卷之三十一

臣何喬遠恭輯

坤則記一

周太后　紀太后　邵太后　杜太后　李太后

周太后昌平人憲宗生母也慶雲侯追贈寧國公周能女天順元年冊爲皇貴妃憲宗即位上尊號皇太后封其弟壽爲慶雲伯彧爲長寧伯一門二伯其子弟並授指揮千百戶成化二十三年加上尊號聖慈仁壽皇太后是年九月孝宗即位加上聖慈仁壽太皇太后先是憲宗在位所以事太后至孝五日一朝燕饗必親有游樂躬導寶輿太后意所欲唯恐不歡或慈候違和憂形於色至錢太后合葬裕陵事太后有難意憲宗委曲寬譬必得請乃已而孝宗生西宮時太后育之所以省視萬方孝宗即位事太后即亦至孝太后患瘍孝宗夜籲天冀郊當宴以太后疾罷太后病已詔諭群臣曰朕自英皇厭代予正位長樂憲宗皇帝以天下養二十四年猶一日矣皇帝繼述先志奉養之禮至隆厚焉予偶患瘍皇帝夜籲天爲予請命春郊罷宴問視惟勤須者醫藥奏功飲食如舊老年疾體竟底康寧以昔視今父子二道于其盡焉是爲弘治七年十一月清寧宮災后居仁壽宮明年清寧宮成后遷居焉復作誥諭是時外戚以恩澤封者寵最盛長寧伯彧嘗與張侯鶴齡忿爭聞聞上所彧家故有賜田有司請釐正上難之太后聞曰奈何以我家故令皇帝不得守法使歸地于官而太后有大弟名吉祥者兒時好游游即復去家此時太后尚未入宮也久之祝髮大覺寺好游如故夜即來報國寺伽藍殿中宿太后意亦若忘之報國寺京城宣武門外小寺也太后夜忽夢伽藍來告妃弟在我殿中宿也其夜英宗夢亦如之覺而相怪遣小黃門物色之至則小黃門見吉祥伽藍殿中遂擁以行入白帝后皆喜其平生后爲泣下后曰吾弟出家何如皇親寵耶吉祥曰即皇親寵何如出家樂復還寺后厚賜之英宗晏駕憲宗即位爲建大慈仁寺居之賜莊田亡慮數百頃也弘治十七年三月后崩議上尊謚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成聖太皇太后詔譔冊文未及上孝宗尋與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議立奉慈殿別祀不祔太廟遂罷尊謚仍稱太皇太后語在錢太后記世宗十五年遷太后奉慈殿主與紀邵二

太后主並祀於陵殿不繫席純别稱庶焉壽與或逝所賜田身後失而吉祥莊田至今存衣食寺中數百人數世矣

紀太后憲宗妃孝宗母也賀人本蠻土官女成化中大征蠻太后在俘中久之中選宮人受女史警敏通文守內藏時萬貴妃有寵而妒他嬪幸上者皆治使墮任卽任亦被其害傷柏賢妃所生悼恭太子亦爲貴妃失之上嘗行內藏紀太后應對稱上意上悅之就藏幸太后萬貴妃知而恚甚居數月乙紆謬報曰病痞於是萬貴妃謫太后上前言乞安樂堂久之孝宗生太后使門監張敏溺焉敏同安人敏驚曰今上未子雖不敢卽使上知顧奈何棄之稍哺餌粉飴秘之別舍此時惟憲宗吳廢后知之亦時時哺養至成化十一年六歲矣尚不敢翦其胎髮萬貴妃不知也莫敢言上上平居數歎未有太子中外亦憂萬貴妃者一日在宮中安能使諸妃子也他日上名張敏櫛照鑑歎曰冉冉矣而未子敏伏地曰死罪萬歲有子也上叱安得有敏伏地叩頭曰有願萬歲當爲子主者臣敢出以見上曰老奴無傷也何以生領我視之敏復伏地言狀憲宗名見之孝宗髮被地走入上懷

孝上衣遊戲將上膝憲宗顧視曰我子也類我會其年五月乾清宮災外廷憂上無繼嗣上乃使司禮監懷恩出謂大學士商輅等曰主上有子六歲矣莫之知因具道故群臣聞之皆大喜卽請爲孝宗名擬上不中旨上自名之於是上移居紀后永壽宮數名后飲酒甚懽萬貴妃日夜泣怨也曰群小亡狀不使我知其六月候上名紀后飲置毒酒中后暴薨上悲悼之意貴妃而不明言賜謚恭恪莊僖淑妃張敏懼亦呑金死孝宗竟立爲太子卽皇帝位以其年追封后皇太后謚孝穆慈慧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太后遷葬於茂陵奉主奉慈殿時萬貴妃久死中外讙譁指切妃家監察御史曹璘請告貴妃罪先帝遷其葬削其謚號魚臺縣丞徐頊亦請逮治當時診視諸醫萬氏眷屬嘗出入宮禁者究問所以暴薨狀僉謂株連大獄非所以妥先帝已之而特遣太監蔡用之賀求紀家得紀父貴祖旺兄弟二人以聞上旣悲傷念太后聞得其家兄弟來大喜詔名父貴爲貴授錦衣指揮同知祖旺爲旺授指揮僉事賜予第宅金帛莊田奴婢不可勝計追贈太后父爲中軍都督府左都督媪爲夫人其曾祖祖父亦如之遣修太后先塋之在

省者置守墳戸復其家先是太后在宮中常自語世賀縣姓紀親族幼不能知也太監郭鏞陸愷皆出之愷亦廣西人故姓李蠻中紀李同音至是妄自稱太后兄求鎮守兩廣太監恒者爲訪其叔福與兄偕來福等皆已死愷姊婿韋父成因出冒之有司皆待父成感晩名所居里曰迎恩貴旺者亦故姓李輒曰韋猶冒焉况我實李因詐爲宗系上有司有司莫辨也用既與偕來二人驟富貴父成輒生心詣闕爭辨上命郭鏞聽之鏞亦謬逐父成歸上既使使者修治賀先塋蠻人凡姓李者皆自稱太后家數輩見使者使

者還訴貴旺不實上復遣給事中孫珪御史滕祐閒行連賀諸處珪祐微服入猺獞中察得其僞歸奏上謫罰鏞等有差戍貴旺邊海上數念求太后家竟不得其要領弘治三年八月庚寅禮部尚書耿裕奏曰臣伏見陛下追念皇太后深渭陽之恩重力微之感（親書力微無男家）使者冠蓋結軼道路訪求宗支見似而喜薄誅其厚誣者上聖之隆恩昊天之極感也粵西昔當大征之後兵燹饑荒人民奔竄歲月悠遠蹤跡難明陛下求之益勤恐天下鑿空以應陛下者益巧昔者孝慈高皇后與高皇帝竝出艱難化家爲國自首偕君徐王親高皇后父當后之身訪求家族尚不克獲乃立廟宿州春秋祭祀以表霜露今紀太后幼離西粵入侍先帝久實坤極連賀非徐宿中原之地煩宮無母后正位之年陛下風木雖悲訪詢雖切安能得其要領獲其疏屬哉臣愚謂可倣徐王故事定擬太后父母封號立祠桂林春秋致祭必有在天之靈來歆明祀者上曰孝穆皇太后早棄朕躬每一思念愁焉如割初謂宗親尚可旁求寧受百欺冀獲一是卿等謂歲久無從物色請加封立廟以追慰聖母地下之孝朕虛有此心終天痛之其依我皇祖故事封

后父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慶元伯謚端僖后母伯夫人有司立祠桂林郡歲歲祀大學士尹直撰哀冊有觀漢家堯母之門增宋室仁宗之慟二語上燕閒輒念誦欷歔流涕臣爲廣西從事西人爲臣言祠伯用羊羞嘉腊輒變怪有徵見鮮腥大嚮則胙饗慌惚祭畢人具安樂云

邵太后憲宗妃而睿宗母也其父林昌化人而入杭州淘沙至貧矣則鬻太后於鎮守太監而緣此得入宮侍憲宗亦聞曰杭兵家女也知書有容色年十四聘者七人皆死一指揮聘之巳上馬迎矣墜而死其

父充濟卒攜至京師選入掖庭居外院未得進一夕月下詠其紅葉詩憲宗過而微聞之遂召幸以成化十二年冊爲宸妃二十三年爲貴妃生睿宗及岐雍二王睿宗分封興后不得從睿宗賦思親爲世宗入繼大統太后老目眚矣喜其孫爲皇帝摸世宗身項至踵世宗進稱爲皇太后元年上尊號曰壽安皇太后封弟喜昌化伯大爲林治墳費可十餘萬杭人名之邵王墳其年崩太后常言女子入宮至苦也飲食起居皆不得自如以後選女入宮毋下江南亦見我開恩於江南女子也上葬太后欲祔近茂陵數降旨

集議禮部尚書毛澄知上孝思深至不敢力爭大學士楊廷和等言宋寧宗欲祔孝宗於裕思諸陵朱熹以爲祖陵不當數興工作驚動神靈今第當別葬上猶豫未允乃葬太后金山明年上尊謚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祐聖太皇太后卒用工部侍郎賈詠奏遷合於茂陵喜爲昌化伯一年卒子蕙嗣五年卒無子族人爭嗣喜伯復下吏部會郭勛張璁方獻夫胡世寧李承勛議世寧議曰皇上必嗣邵氏封者推皇考所自於皇太后又推皇太后所自於其父母及其族氏而榮其子姓也臣謂皇太后父子孫皆絕爭嗣者世次不明誠恐賜之一門之爵或亂其百代之宗太后兄弟不得以爲子父母不得以爲生祚祀不享莫若罷封爵量恩澤之蔭卑流遠長久之福也不報久之特旨令其族人杰嗣伯又久乃革去今也邵孫子貧甚貨邵王墳石於官以築湖塘矣

杜太后穆宗生母也大興人慶都伯杜林女嘉靖初封康嬪久之進爲妃三十三年薨是時穆宗以裕王居邸上下禮部議喪禮尚書歐陽德請輟朝五日裕王主喪遵高帝孝慈錄斬衰三年上不許輔臣言高帝嘗命吳王橚爲貴妃孫氏服矣慈母猶爾况生母

上命考賢妃鄭氏故事以聞德等上儀注報可冊謚爲榮淑康妃葬金山穆宗即位加上尊謚孝恪淵純慈懿恭順贊天開聖皇太后遷葬於永陵祀主神霄殿

李太后神宗生母也東安人父李公母王媪太后在娠李公夢五彩翟車幡幢鼓樂導從自雲中下逹寢所寤以告媪誕彌之月里中聞異香經宿不散神宗在位上尊號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太后嘗書謙謹持家四字以詒李公公戒飭子孫毋敢傲

名山藏卷之三十二

坤則記一

臣何喬遠恭輯

宣宗廢后胡氏　憲宗廢后吳氏

世宗廢后張氏　景皇后汪氏

胡皇后濟寧人宣宗廢后也父榮生七女長女洪武初爲女官給事掖庭頗見任使榮以故得官錦衣百户后榮第三女也名善祥太宗十五年詔選皇太孫妃臺官奏在魯后與是年冊爲皇太孫妃仁宗卽位進封皇太子妃宣宗卽位立爲后時海內宴安車駕

頗事遊幸后常乘間規諷居二年疾無子而孫貴妃有寵宮人有子貴妃子之遂立爲皇太子后遂稱疾請閒許之退居長安宮稱號服食侍從悉予如故后居長安宮奉黃老爲仙姑而張皇太后憫后賢時召居太后宮內廷朝宴命上孫皇后孫皇后常怏怏英宗立尊張太后爲太皇太后孫皇后爲太后后益謙讓不敢居孫太后左正統七年太皇太后崩皇后祭奠自齒諸六宮知孫太后有譴嫉意痛哭踰年殂下外廷議喪禮時楊士奇病諸臣就問士奇家士奇曰當用后禮曰此非內廷所欲士奇面壁不荅諸臣竟用嬪御禮別葬於金山謚靜慈仙師天順六年孫太后崩閏七月上問李賢胡母后疾請閒耳謚仙師非令典朕欲尊上皇后禮何如賢頓首稱善遂勅諭文武群臣昔我皇考在御胡母后多疾自惟不能養重以無子固遜我母后皇考從其志母后遺榮慕道清虛優游至于令終朕時冲幼尊謚爲靜慈先師祭奠之儀亦惟是稱心終鈌然其議上尊謚所司脩葺陵寢如制於是禮部會群臣議議上尊謚曰恭讓誠順康穆靜慈章皇后十七日甲戌遣駙馬都尉石璟奉冊寶以上先是后之遜也宣宗臨崩亦悔曰此吾少年事

憲宗廢后吳氏上卽位之七月立立踰月上觀后德不稱察英宗始選意在王皇后遂下主選太監牛玉及太監熹都察院獄鞫之辭連后父都督同知俊及俊子雄謂將立后時玉以王皇后非已選說太后易之俊雄遂因熹賂玉以成事下廷議后非先帝所屬意且有過不任母天下白太后廢焉勅諭后爾輕浮粗率留心曲調不足敬承宗廟表正娥好其上皇后冊寶退處別宮仍諭文武羣臣曰朕仰遵憑几勉舉太婚時方在疚未敢遽從矧敢知其事太監王𡧓奏

母后立先帝所退詩云靡不有初吳氏粗率輕浮無
初鮮終中宮風化之原朕處禮變豈得已耶敷告羣
臣尚悉予心遂謫玉種菜孝陵俊父子戍登州衛玉
姪綸侍讀學士玉甥琮吏部員外郎并坐除名先是
典璽局局丞王綸者事憲宗東宮多所專擅羣小覬
後類與交通翰林學士侍讀錢溥嘗教內書館綸受
學焉尚寶司丞朱奎者以幼童陪讀故亦相昵英宗
不豫溥意綸必入司禮密遣奎通綸綸因偕奎造溥
家帷飲竟夕大學士陳文其居第隣溥每內侍謁溥
溥必邀文是日獨否使覘之坐中稍言及晏駕後東

宮選婚事已英宗崩李賢當草詔文起奪賢筆曰無
庸有草之者矣錢侍郎業與閣綸定計且代公督未
有以發也英宗大殮綸立視外衰而襲貂上惡之玉
亦恐綸柄用遂悉數綸過勸上執下獄嫉發其通溥
事降綸南京閒住溥降順德知縣凡與通者皆降謫
爲外官而玉勢大振至是南京六科給事中王徽王
淵朱寬李翔李鈞等言皇上冊立皇后承宗祀也賊
臣牛玉奸欺貪肆進退惟其所欲將以內固寵而外
擅權賴聖明廢退吳氏然牛玉故違先帝成命當死
一也謀立皇后當死二也欺侮陛下當死三也使陛
下有廢后名當死四也負此四死者所宜明正典刑
快中外心乃輕放南京得全首領陛下不忍殺玉臣
恐將來爲玉者多矣掌禮之官畏玉權勢阿附於先
執法之官念玉舊情苟容於後內閣李賢身爲顧命
大臣坐視成敗不出一語其初嘿嘿是爲黨玉後乃
三緘畏玉之後復有玉也伏望陛下明斷牛玉死罪
黜罰李賢以戒黨欺奏上徽等皆謫邊州州判始后
之廢或言有惡牛玉顧者承望奪其權或言憲宗在
東宮時萬貴妃先有寵而后杖責之后居西內孝宗
生安樂后保抱惟謹孝宗即位念后恩命宮中進膳

如母后禮復官其姪錦衣百戶（正德中甍劉瑾欲焚之王鏊不可乃得葬）
張皇后肅皇帝廢后也故封順妃七年陳皇后崩兩
宮皇太后命帝自擇諸妃中可者而張皇后數年
間上方追古禮文之事每歲皇后率從上分獻宗廟
率諸嬪御行出郊親蠶禮九年頒章聖太后女訓天
下上命誦習自宮中始翰林院更撰內則新詩合歌
二南以興天下之婦教是時皇后日率妃夫人聽講
太后前十三年上諭禮部曰朕惟陰以相陽若地承
天妻綱於夫道曰敬順而已朕元配早失助祀不可
無人列御不可無統進封張氏爲皇后禮遇特隆近

乃多不思順不敬不遜朕屢恩待昨又侮肆不悛謂
何視朕曷克承乾今収其冊寶退間別所其停天下
箋賀如勅十五年薨上命喪葬儀視宣廟胡廢后
景皇后姓汪英宗冊爲郕王妃性稟貞純格脩文行
孫太后雅重之郕王自監國進即位是爲景帝立后
爲后后侍帝持禮無徇虜犯京師后下懿旨捲骼埋
胔后無子有二女次妃杭氏生子見濟景帝欲廢英
宗太子立焉后不可帝竟廢太子爲沂王立見濟而
杭氏爲皇后以后諫故幽之宮中英宗即位景帝崩
后仍稱王妃欲使殉李賢曰妃雖立爲后尋見幽抑

其兩女無依尤可矜憫上曰朕謂無所置之初不計
其母子卿言良是而憲宗時爲太子雅知妃不欲廢
立意所以事之甚恭因言上遷妃外王府英宗從其
言其故宮人悉得出侍衣食用度賜予有加憲宗又
從中護持之悉得挾貲屬外二女育宮如故其一女
長皆不適人憲宗彊之下嫁郡馬王堅后賢且壽閱
太后與相得甚驩歲時召入敘家人禮正德元年薨
廷臣疑葬祭王鏊曰葬以妃祭以后遂合葬二年上
尊諡曰貞惠安和景皇后杭后以景泰七年薨先祔
廟英宗復辟革封號遷別室而景帝母曰吳太后者
亦以復辟之年仍爲貴妃
郎曰內宮之位本朝家法爲正孝陵長陵不立繼后
獻陵至康陵皆以一后終其他用子爲天子稱太后
矣張太后當宣英之際可以預政而不預政視漢唐
女主何如哉胡皇后遜居禮不替沒齒方皇后功在
世廟終不得先元配明家君臣守禮据經可以觀焉

後宮附

高廟貴妃孫氏　文廟貴妃王氏
仁廟貴妃權氏　宣廟郭嬪

高廟貴妃孫氏世陳州入父和卿仕元家常州元亂

妃父母俱亡從其次兄蕃避兵揚州城陷蕃失所在
元帥馬世熊妻得妃育之年十八未聘上聞妃有容
德納焉妃言動中度如古賢女嘗請于上求其長兄
瑛得之上即位冊爲貴妃位衆妃上官瑛參省妃愈
祗畏有徽戒相成之助佐皇后內治宮壼肅然洪武
七年薨上震悼賜諡成穆命吳王橚主喪服慈母三
年皇太子諸王皆朞有司營厝朝陽門楮岡之原賜
瑛田租供歲祀後十五年祔葬高后陵
文廟貴妃王氏蘇州人永樂七年冊爲昭容已進封
貴妃妃事上及仁孝皇后恭謹處宮闈藹然和厚綜

理庶務極其井纆上晚年有疾間或急怒宮人惴惴懼謔妃委曲調護自皇太子親王公主以下咸有賴焉十八年薨上震悼輟朝五日賜諡昭獻喪葬視成穆

仁廟貴妃權氏朝鮮人永樂七年冊爲賢妃時朝鮮數貢女子充後宮獨妃穠粹善吹玉簫上憐愛之命其父永均爲光祿卿

宣廟郭嬪名愛字善理鳳陽人賢而文宣宗聞之名入宮二旬卒先數日自知死期書楚聲以自哀其辭曰脩短有數兮不足較也生而如夢兮死則覺也先吾親而歸兮獨慚乎子之孝也心悽悽而不能已兮是則可悼也

郎曰後宮之寵以貫魚哉在人主矣至子當熊詠扇古有其人今得四焉不可使泯泯也

名山藏卷之三十二

臣何喬遠恭輯

開聖記一

德祖玄皇帝　懿祖恒皇帝

熙祖裕皇帝　仁祖淳皇帝

睿宗獻皇帝

德祖玄皇帝太祖高祖也家句容朱家巷通德鄉上世艱勤農業父重八公娶陳生三男德祖長稱伯六公太祖即位追尊玄皇帝廟號德祖初太祖爲兒時仁祖時時爲言世句容朱家巷宗族俱存太祖渡江

先取句容明年克金陵距城四十里族父昆弟四十餘人皆來展親既即位偕玉牒意欲祖朱熹徽人以典史見問之熹後乎對曰否太祖立罷

懿祖恒皇帝德祖次子稱四九公太祖曾祖也太祖渡江後以龍鳳九年贈資德大夫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護國司空吳國公妣吳國夫人既即位追尊恒皇帝廟號懿祖

熙祖裕皇帝懿祖長子曰初一公太祖祖也生宋末元初籍淘金户金非土產常他市供賦熙祖困焉遂棄田廬攜二子遷泗州盱眙長曰五一公歲十二次曰四五公方八歲四五公即仁祖也熙祖營家泗上置田治產及卒家落五一公與仁祖遷盱眙五河無定居最後入濠州鍾離之東鄉既徙西鄉復徙太平鄉龍鳳九年贈光祿大夫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司徒吳國公妣吳國夫人太祖即位追尊裕皇帝廟號熙祖

仁祖淳皇帝四五公也是爲太祖父諱世珍五一公遷鍾離仁祖從之兄弟皆淳良務德嘗言凡人守分得財如置田地稼穡収穫歲有常利用之亡窮若悖理得財如汚吏貪官獲利雖博有喪身亡命之憂一

鄉皆稱仁祖善人五一公有四子兵後相繼沒而仁祖生四子長曰重四公興隆生盱眙次曰重六公興盛又次曰重七公興祖生五河最後乃生太祖鍾離鄉至正四年崩壽六十六淳皇后重四公棄世亦與同月是時重六公守家重七公出贅太祖無依捨身皇覺焉既爲吳王以龍鳳元年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太尉吳國公妣吳國夫人既即位追尊淳皇帝廟號仁祖復追封五一公曰皇伯考壽春王而重四公重六公重七公與重四公之四子皆追封爲王先是仁祖遷太平鄉時有一

翁指謂曰美哉八十公終歸仁德焉及始得贈謚符
其年數廟號仁宗遡之德祖終歸之驗也
睿宗獻皇帝諱祐杬憲宗次子孝宗弟世宗父也母
曰邵妃始封興帝隆準龍顏神觀秀偉聲音洪重平
居嗜詩書好鼓琴莊默自持以成化二十三年封國
德安孝宗四年改安陸七年之國將行孝宗授以皇
訓班車服圖書珠寶牙角祭樂鼓吹旗節盖扇及土
田湖池視故事有加王亦疏獻五事孝宗加納焉既
之國泊舟龍江有慈烏萬數集鳴江樃王居國思母
邵妃甚長史張景明日賦國中景物一篇以解王思

王居國禁女樂非公宴不用牲酒罷絕諸珍異牙角
犬馬之獻湖南地闊人民散處卒疾病無所求醫王
選方布四方夏秋設藥餌湯水濟暑暍常蠲減國內
租稅水旱饑饉爲粥出粟張景明獻六瓮於王王賜
之金帛曰吾以此懸宮門矣太監李稷數舉仁義詩
書爲王稱說王敬受之王邸外東南有從岵山登之
可以望漢江因製漢江賦其東南有臺名陽春王數
與羣臣登臨賦詩厥後作賦志儆戒佚游焉其漢江
賦曰汤妙有之肇播兮闢天地于崇卑貫岳川之血
脉兮距濮谿而派兹般廣漢之涴演兮混靈源于嶓

冢穴磎谷之濬紆兮淪洪流而洶湧削萬里而直下
兮蕩沙礐之能壅遡天靈而之㕓葉兮浩洚洞其[illegible]
悚森地軸之浸涵兮咨民居之罪康糾龍蛇于一壑
兮毒呑噬而巢穴其彷徨帝命禹作司空兮承鯀父
以遑懷襄殫神思之焦勞兮信決導之有方忘挂冠
而懲入門兮卒熙績于平成屛沉氣與災熚兮洽文
命于八紘胚億兆世之利兮孰遺明德之芳馨暢至
澤之寖遠兮通支裔之類休明何辛受之汨常兮染
恪淫于斯邦艷游女之靡麗兮滌新化于文王紛淑
懸之系于積習兮夫豈漢水之所漸濡淪元氣之精

華兮協氤氳而敷腴挺人物之瓌奇兮鬱隱顯而異
需孕吉甫之文武兮順履霜之孝于淬德公之峻操
兮藻氷鑑之雅士表向寵之淑均兮烈習珍之爲漢
鬼老東之之相才兮壯樃渾以書生而知萬里之軍
情興子美之忠愛兮抗浩然之幽貞勁張問之拒新
法兮矯孟珙之覅金師歆叔敖之政教洽穆兮謭季
良之諫隨義昌宗八世同居兮口三千而無異別秉
徹之之公清超邁兮八劄符而七持節毅連萬夫之
罵賊兮瘁庭芝之勤王艾漢陰叟之戒機心兮炳文
考之圖靈光羌人傑之降生兮固長川之所經緯彼

鳥羽之蕃息兮其亦餘潤之分美背負黿鼉之贔屭兮目比鰈鮩而不相離鼉鼓鯤鯨之騰簸兮翼飛鰩贏于天池鋭蚍尾之陸兮鶤鷄尾之倏鬼六足之鮯兮戴八極之蹐神鰲文屋瓦之蚶兮聲嬰兒之鯑轉車輪之鱟兮覆金鯱之魫狗魦鰽鰻鱸之瑣碎兮咸亭育于中而無遺嗟生生之不窮兮復飛動之繁滋匹嚶渚之雎鳩兮羣在淙之鳧鷖嘤來賓之鴻鴈兮號凄清之鶗鴂介戢翼之鸑鷟兮下振振之鷺委胎化之仙禽兮多能鳴之鵁澤虞長鳴而不去兮象主守之官鶅鵜之行且搖兮況兄弟之急難鶺鴒一足而

獸三目兮又有兩首之鶬鵡似魚而鶉似鷄兮鷩入水而爲蛤水狗騂馬厥類孔多石蚨神蟟各各合和或湊集于淺瀨兮或浮泳于滄波或啄攫于稻粱兮或容與于葭菼漾江籬之施施兮馥汀蘭之蕤蕤盈藕車之披披兮曾不與蘋蘩而因依揭葭菼之長洲兮濯藤蔦以干陂蔭荷芰之萬頃兮錯包茅而貢之人徒知物產之富盛兮抑詎識乎玄德之靈長出漢中之百折兮經鄖國之陽導均豐而匯襄郢兮領滑沔而縈帶乎滄浪沃蒸滻滀于夢澤兮然後瀉大別而東馳于扶桑瀲灩澐澐以颿汎兮盪日星于無極之底瀏瀏測測而細罔滲湉兮過不知容量之幾灣洌洌以自潔兮入百谷之黃潦而不滓渝通郡滽以奔放兮遵咸池而後止形委蛇以跨南北兮蜿若白虹之偃仰時澎湃而撞崖壁兮突如鐵騎之攘搶終委帖而靜虛兮雖包荒而不容乎魍魎唯虬龍之蟠驤兮韜珍貝之陸離秘靈祇之幽蹤兮吐雲雨而渺瀰升一元于太虛兮襲往來之不息亮天工而利民物兮伊誰之績躬八年之胼胝兮曰伯禹之力忻戴永永兮曷維其數肆皇明之剖符兮奄茫茫之禹跡沛汪惠之旁洽兮暨祝融之宅肅藩岳之脩貢兮敢隳厥

職乃歌曰紀南國兮漢之滸禹所治兮安若流民世世兮奠室疇爰宅茲兮亦何求王家其乂兮皇德是酬其陽春臺賦曰赫皇祖之貽謀兮樹磐石之長策累大造之德基兮蕃螽斯之蟄蟄咸明顯以康乂兮遞世王之相襲匪軌度之式遵兮曷山川之國邑予仰祖考之丕烈兮膺金冊其輝煌受赤社之介封兮宅茫壤以恢彊聿司空之告成兮秉玉節而辭天王浮大江以戾止兮撫形勢而鎮定乎一方負賢哲之多遺址兮偉陽春臺之隹麗嗟郢客之歌陽春兮曲窈渺其誰繼雖伊人之不作兮豈無來者之風致覩

斯臺之凌跨宇內兮萃群秀之無際近日之耿光兮延照臨以開霽燠雲霞之精采兮燁錦綺之相綴獻峰巒於天外兮翠盤疊如羣髻朝漢水於沃間兮奏萬里而逶遞卉木林林而蓊蔚兮排貫篔與松桂馴鳥獸以翔鳴兮曷禁弋人之媒翳慨崇臺物色之舒變兮振古初以迄今紛智愚之異趨兮杳不知其何心或遭讒賊而弗已兮欲回君意而自沉或賦神女而匪誕兮欵規君於荒淫或奔吳報楚而慘及黃壚兮寧忠貞之不卒或倚秦墻而乞師兮竟免宗國於顚蹶或强諫懼兵兮柔從君而自刖或指方城而盟

綏德兮挫齊威之矜伐要之霸不足以恃兮純王道斯無闕混王霸之莫辨兮間誠僞之不容髮併是非以烟銷兮惟茲臺之存控古今之奇勝兮何人事之足云惟國之有臺兮觀察災祲而茲臺之遺兮恐盤遊而莫之禁噫非朝廷之所封兮予亦何得而有之凜皇訓之可畏兮寅夙夜以守之侈姑蘇之殫力兮荒麋鹿之可悲美章華之集怨兮攘衆心之悉離止九層之危兮嘉[illegible]之納諫貯銅雀之歌舞兮憯曹瞞之傾患竊獨以自鑒兮懷惴惴其匪康愼刑德之協中兮敢違汨乎天常泯怨誹之不作兮惠人心於

簫攘屏宵人而弗邇兮親方正與賢良懲臺榭之淫心兮息廣廈而講虞唐奏南風之絃兮賡陽春以超軼歌湛露之章兮感膏澤以怡悅思對揚之莫既兮罄予心之惓惓勉保障之無怠兮庶幾慰九重之恩憐鞏皇圖於不拔兮屹如山之不震焉許曰皇恩霈霑孚封國兮臺觀奇麗樂無極兮盤遊弗制基禍慝兮居今鑒古勉輔弼兮恪度殫心酬聖德兮王立三十二年薨葬松林山謚曰獻王薨二年而爲正德十六年武宗崩無子世宗入嗣位欲加上稱號而羣臣謂宜考孝宗四月戊申上下禮官議五月癸丑禮部

尚書毛澄會羣臣議漢成帝立定陶共王子爲太子立楚王孫爲定陶王奉共王祀時大司空師丹以爲恩義備至宋英宗以濮安懿王子入繼仁宗下有司議知諫院司馬光議曰秦漢以來自有旁支入承大統推尊其父母爲帝后者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稱皇伯不名判太常寺范鎭亦言陛下旣考仁宗不得復考濮王乃詔立濮王園廟以宗樸爲濮國公奉濮祀程頤亦曰爲人後謂所後爲父母以所生爲伯叔父母天地之大義生人之大倫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宜別立殊稱曰皇伯叔

父某國大王興獻王於孝宗爲弟於皇上爲本生父
與濮安懿王事相類臣等議宜立益王第二子崇仁
王厚炫爲興獻王後皇上嗣大宗承天地宗廟社稷
宜稱孝宗皇帝爲皇考改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大
王興獻王妃爲皇叔母興獻大王妃凡祭祀告興獻
王上箋興獻王妃皆自稱姪皇帝名崇仁王所改興
益稱亦如是大學士臣廷和臣冕臣紀皆如議議上
上曰父母可移乎事體大其再議丙寅禮部尚書臣
澄臣俊會同侯臣倫臣勛臣杲駙馬臣震臣泰臣元
伯臣鋭臣偉臣全禮臣柱臣佶尚書臣琉臣觀臣子

麟臣春侍郎臣欽順臣宗仁臣廷儀臣頤壽臣璜臣
琳都御史臣綸通政臣義臣瓚參議臣需臣明卿臣
鑑少卿臣鏜寺丞臣璠臣縉少詹事臣詔侍講學士
臣龍臣廷相侍讀臣縉臣鑾侍講臣孔暉諭德臣鼎
臣臣仁和臣熙臣時洗馬臣霄祭酒臣永給事中臣
九叙臣錫臣寰臣玄錫臣洙臣巖御史臣以旂臣秉
中臣能臣琳臣綸臣鰲臣克宅臣仲賢臣孟和臣鎮
臣洛臣潮臣茂堅凡六十三人上議禮爲人後者爲
之子天子庶人一也興獻王子惟皇上一人繼大統
承宗廟崇仁王襲興獻王封主祀最宜明制皇帝於

諸王尊行稱伯叔父自稱皇帝不名陛下稱興獻王
皇叔父大王名至矣大學士臣廷和臣冕臣紀曰三
代以前聖莫如舜未聞追崇所生父瞽瞍也三代以
後賢莫如漢光武未聞追崇所生父南頓君也群臣
議是上曰前王典禮至博諸臣悉心究之六月甲申
禮部尚書臣澄侍郎臣俊會同公臣崙侯臣倫臣鶴
齡臣延齡臣勛臣壑臣杲駙馬臣震臣泰臣元伯臣
欽臣偉臣鏸臣全禮臣柱臣坤臣佶臣熹臣良都督
臣勇尚書臣琉臣觀臣子麟侍郎臣欽順臣宗仁臣
廷儀臣鉞臣頤壽臣鑛臣琳都御史臣綸通政臣義

臣瓚參議臣需臣明卿臣鑑少卿臣鏜寺丞臣璠臣
縉少詹事臣詔侍講學士臣龍臣廷相侍讀臣縉臣
鑾侍講臣孔暉諭德臣鼎臣仁和臣熙臣時洗馬
臣霄祭酒臣永司業臣惠給事中臣九叙臣錫臣寰
臣玄錫臣洙臣巖御史臣翰臣孟和臣龍臣秦臣鰲
臣獻臣英臣克宅臣鎮臣伯溫臣金臣以旂凡七十
二人上議陛下於興獻王父臣等議改稱叔父明大
統之無二也加皇於叔父陛下伯叔諸父莫齊矣加
大於王天下諸王莫齊矣興獻王稱號既定王妃隨
之天下王妃莫齊矣推尊非禮也莫詳魏明帝詔稱

親非禮也莫詳宋程頤議仲尼曰事之以禮臣等蹔昧敢軼古人上累聖德因錄魏明帝太和三年詔及程頤議以進留中大理寺辦事進士張璁上疏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臣伏見羣臣之議直泥古爲人後者爲之子之說耳天下有無父之國哉記曰禮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漢之哀帝宋之英宗蓋當時成帝仁宗無子預立爲嗣養之宮中爲人後者也武宗皇帝嗣孝宗十有六年無嗣未嘗預立陛下及其崩也廷臣尊祖訓奉遺詔迎陛下以繼大統豈非以天下者祖

宗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高皇帝之訓曰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夫興獻王孝宗親弟也皇上興獻王長子也興獻王往矣令今日尚存當興獻王嗣天子位臣恐弟無後兄之義稱興獻王謂皇叔父者鬼神固不能無疑也即稱聖母皇叔母則聖母當以君臣見臣又恐子無臣母之義興獻王唯陛下一子禮長子不得爲人後利天下爲人後臣又恐子無自絕父母之義夫統與嗣不同漢文承惠帝之後則以弟繼漢宣承昭帝之後則以兄孫繼必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則唐玄宗之於中宗其

祝詞曰皇伯考矣德宗之於中宗其祝詞曰高伯祖矣皆不得謂統乎臣謹按群臣所謂魏詔者其一曰皇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統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其私親其一曰後嗣萬一有繇諸侯入奉大統當明爲人後之義蓋是時皇后無嗣明帝以外藩援立預爲此詔坊之有爲之私也禮時爲大順次之不時不順非人情已臣竊謂今日之禮宜別爲興獻王立廟京師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興獻王不失其爲父聖母不失其爲母天之經也地之義也順之至也今群臣不稽古禮之大經而泥末世之故

事不守祖宗之明訓而率曹魏之舊章使天下後世遺父母而利人利臣之所未解者也唯聖明詳察獨斷焉初上始下議時心欲帝興獻王以群臣議未發既得璁奏大喜使示廷和廷和曰秀才何知羣臣皆謂璁諂諛希進共排擊之上曰得張璁言吾父子有完日也七月甲子上召廷和冕紀等文華殿曰卿等言皆是至親莫如父母今尊父爲興獻皇帝母興獻皇后祖母康壽皇太后萬一報罔極恩其奉詔廷和退上疏伏見聖孝純篤擬尊所生臣雖愚下敢不仰體國家典禮重實難阿順伏望容納留中八月庚辰

旨復下禮部議丙午尚書澄等會諸臣五十二人如前議戊申如前議九月庚午如前議天子既喜璁疏追於羣臣未決會興獻王妃從興至禮官議用妃禮迎妃止通句日曰安得以我子子他人諸從興來官者迎見妃曰爾等恩澤乃在興園先丙子上命內閣詳議廷和晃紀復以前議進上曰朕受祖宗鴻業君長天下興獻王獨生朕一人既不得承嗣又不得徽稱謂罔極何朕欲追尊美號立祠安陸永久奉養委曲折衷終累卿矣廷和等昧死言綱常萬世也觀聽四方也上順天理下合人心祖宗列聖安則陛下之

心安不可不詳不可不重丁丑復下禮部議戊寅禮部尚書澄等六十三人昧死議臣等一得之愚盡矣若夫曲體孝思揆量事宜密勿之地有謀猷焉腹心之臣有忠愛焉非臣有司所敢專也上以興獻王妃久不入涕泣曰朕爲天子不得尊父母何以天下爲因啓張太后願避天子位奉興獻王妃歸藩稱母子如故群臣皆惶懼張璁曰焉有爲禮使君上母子不得相接者乎因爲大禮或問進而上疏曰臣叨逢聖明議典禮程萬世廷臣乃拘方守舊以誤陛下夫帝王中天地而立三綱五常之主也凡臣之言有識共

知非一人私見也一二臺諫交章詆擊目臣謟諛詭臣希進是以有識之士雖章奏已具莫敢上言見臣說孤直似爲一人之私也夫禮以非禮爲非非禮亦以禮爲非臣所不能自已於言也伏惟陛下仁孝聰明無理不燭將從衆議乎未見其可也將違衆議乎尚謙讓而未遑非天子不議禮臣恐皇上大孝之心鬱不明於天下後世敬撰大禮或問一篇以聞唯聖明察焉或問皇上考孝宗叔父興獻王也割私恩崇大統也子何非之也臣璁曰禮之大者變者也漢哀帝宋英宗預養宮中者也孝宗皇帝以祖宗大業授

武宗但知武宗爲之子而已武宗嗣位十有六年未有儲建武宗無嗣孝宗未嘗無嗣也孝宗賓天之日我皇上未生也孝宗未嘗以後託也武宗賓天之日我皇上在潛邸也武宗又未嘗託爲後也事與漢唐大不類也我皇上爲孝宗嗣則孰爲武宗嗣欲承孝宗統者則孰承武宗統孝宗以大業授武宗矣其心豈肯舍已之子子兄弟之子以絕其統乎武宗既以大業受孝宗矣其心豈肯不繼已之父委叔兄弟繼之以自絕其統乎父子天性不可絕也皇上與興獻王不可絕二宗在天之靈亦自不可絕也或曰皇上

於大統也誰繼乎臣璁曰繼武宗以承祖宗者也或曰統與嗣不同乎臣璁曰統者帝王相傳之次嗣必父子一體之親也統則倫序可以時定嗣則天恩不可強爲得其常則爲父子不得其常則爲兄弟爲伯叔姪者也或曰武宗以大業授皇上有父道焉昭穆不可以世也故稱皇兄兄武宗自宜父孝宗矣臣璁曰擧臣之逆我皇上也兄終弟及之文也孝宗兄也興獻王弟也獻王在則獻王天子矣天下外物也父子大倫也如謂得大統而爲天子者當以父子報之是天下重而大倫輕也或曰孝宗不無後乎臣璁曰孝

宗後武宗也臣子於君父一也不念無嗣之武宗而重念有嗣之孝宗者何也孝宗之統傳武宗武宗之統傳皇上一統相承萬世無窮也豈必嗣也或曰以皇上考孝宗以益王子崇仁考興獻王不兩有後乎臣璁曰是強爲父子也使孝宗不得子武宗又使興獻王不得子皇上或曰其享祀也如之何臣璁曰得其常則爲父子不得其常則爲兄弟爲伯叔姪者也主其喪而已主其祀事而已不必一一稱父子也或曰然則何稱乎孝宗臣璁曰皇伯考其正也何稱乎武宗臣璁曰皇兄其正也何稱乎興獻王臣璁曰皇

考其正也或曰長子不得爲人後禮乎臣璁曰長子不得後也謂不可繼嗣也非謂不可繼統也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絶亦當繼祖也程氏之言也或曰何廟乎京師臣璁曰遷國載主之義也長子不得離父者也士大夫之仕於他方也雖有庶子長子亦載主而行也論者謂且有朱熹兩廟爭較之嫌也臣固未嘗欲升興獻王於太廟也夫墓可以代守廟不可以代祀廟京師崇四時之祭順孝子之心也或曰舜受堯禪不尊瞽瞍禹受舜禪不尊鯀何也臣璁曰追尊非古也舜不尊瞽瞍父堯乎禹不尊鯀父舜乎未之

前聞也士階一命無不欲尊其親者矣孝子之心也豈謂君之尊親不如已之尊親也愛君不如愛已也或曰漢宣帝中興不尊史皇孫而嗣昭帝光武克復不尊南頓君而嗣元帝何也臣璁曰俗儒誤之也臣按昭帝亡矣又立昌邑王廢矣宣帝始以兄孫入繼當時唯言嗣昭帝後而已固未知爲子乎爲孫乎必也升一等而考昭帝則又將降一等而兄史皇孫矣可不可乎然當時姑緣所生稱皇考而已固未嘗父昭帝而兄史皇孫也光武乃長沙定王之後漢景帝七世孫上嗣元帝夫元帝有成帝爲之子有哀帝平

帝爲之孫三傳矣又孺子嬰立四傳矣王莽篡立漢祚既滅光武崛起而有天下猶嗣元帝可不可乎當時張純朱浮固執爲人後之說然亦别爲南頓君立廟稱皇考而已固未嘗父元帝而叔南頓君也夫宣帝嗣昭帝世數未間謂之統則可光武嗣元帝世數已間統嗣俱無而二君者正不能明辨也或曰爲人後者不顧私親之非經何也曰非經也漢儒之說也禮喪服記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開元天寶禮始云爲人後者爲所生父齊衰不杖朞爲所後父斬衰三年所生所後皆稱父母未有改伯叔之文也況我

皇上又非後人者也入繼大統也夫禮小失入夷狄大失入禽獸不可不謹也興獻王妃既止通未入帝又欲避天子位張太后乃命改稱興獻王爲興獻帝興獻王妃爲興獻后邵貴妃爲皇太后興獻后乃入初議之起也禮部侍郎王瓚者璁鄉人聞其說私然之廷和曰是邪詖異論因别調瓚於南京而璁亦選南主事獨故大學士楊一淸尚書石珤心然其說未敢獨發而主事霍韜桂蕚給事中熊浹益緣璁意進言天子益心動會內閣謂上卽位以來未有上號於張太后而武宗夏后尚稱皇后不日上立中宮有疑

名乃請上張太后及夏后尊號上併命以邵太后興獻帝后尊號聞廷和冕紀等曰皇太后孫憲廟皇貴妃進爲皇太后興獻帝孫王進爲帝興獻后孫王妃進爲后極矣陛下欲加隆焉則請待大婚之後次第上上不聽復命帝后尊號之上再加皇字廷和冕紀益力爭封還御札上復加興獻帝爲太皇帝后爲興獻太皇后曰哀哀之情不能自已勉承朕命廷和冕紀等皆乞罷歸上曰卿所言大義也朕至情也中宮不日立矣且慈壽皇太后旨其承之於是羣臣爭者百四十八人上皆不聽嘉靖元年郊祀禮成禁中火

楊廷和等言火烈風起人莫能救不可謂非天也意者興獻帝加稱祖宗列聖神靈有未安者給事中鄧繼曾亦言去年五月朔日日精門災今年正月二日長安榜廊災今月郊日內宮小房災五行之德火主禮五事火曰言言生于名禮興于言今日之禮於名紊於言逆陰極災變臣雖至愚亦知爲廢禮之應也給事中朱鳴陽亦以爲言上亦爲之動乃止加皇仍稱本生父興獻帝而尊邵太后爲壽安皇太后興獻后爲本生母興國太后三月詔天下設安陸祠署於松林山如鳳陽祖陵故事祭用十二籩豆樂八佾然

上心終未慊其二年六月名廷和覓紀宏平臺欲加
稱帝爲興獻皇帝興獻國太后爲皇太后廷和等堅
執不從而璁與同官桂萼知上意必伸前說萼復言
自張璁霍韜上議論者指爲子進人懷疑沮因循至
今興獻帝弗祀三年矣而臣子肆然自以爲是豈君
臣一體之義乎既又引都御史席書吏部員外郎方
獻夫有私議與璁合而請廟大內以祀帝上益喜再
下禮官議於是廷和去矣三年正月禮部尚書汪俊
復會羣臣極言其不可上曰朕奉宗廟承正統敢違
大義第欲兼報本生恩也其參酌至當聞二月汪俊

等復會羣臣議伏奉明旨陛下欲兼報本生恩者豈
非以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
絕於私情臣等愚昧竊謂興獻帝后已極推尊而聖
孝無窮莫能稱塞請於興獻帝帝字上興國太后太
字上更增一字以全尊號上慰聖母下答羣臣所謂
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百姓刑四海天子之孝也
議上留中未下而太常卿汪舉翰林脩撰唐皐編脩
鄒守益給事中張翀御史鄭本公等九十七人皆上
言上切責之奪其俸召桂萼張璁霍韜于南京而張
璁又復理前說謂興獻帝加稱仍考不考不在皇不

皇百皇帝之稱不足以當父子之名盡一時推尊之
至情終不足當父子萬世之常綱必稱孝宗皇伯考
興獻帝皇考武宗皇兄然後父子伯姪兄弟之間名
正言順可興禮樂也上是之未決從復以三月丙寅
朔勅禮部加稱帝爲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興國太
后爲本生母章聖皇太后立一室奉先殿側以盡追
孝之情汪俊等復上言陛下入奉大宗不得祭小宗
亦猶小宗不得祭大宗也昔興獻帝奉藩安陸不得
祭憲宗今陛下亦不得祭興獻帝皆制於禮而情有
所屈也興獻帝不得迎養壽安皇太后於藩邸陛下

得迎興國太后大內尊祀興獻帝以天子禮樂人子
之情獲自盡矣聖孝無窮臣等敢不將順但必無嫌
正統乃合禮經乃今加以皇考之稱去其始封之號
未免略而無別臣等過不自量竊謂獻帝初封興國
實兆中興其名美且大徽稱之上仍宜取冠既不失
其尊崇亦無嫌乎正統疏入上切責之俊復極言立
廟大內有干正統不敢奉詔上復命會議以聞於是
復上議陛下欲於奉先殿側別建一室祀興獻帝者
意以先朝奉慈之建具有故事臣謹按孝穆皇太后
祔葬茂陵神主無所奉享孝宗皇帝採羣言倣成周

廟祀妻媲之制特建奉慈古今通義也至於本生父
立廟大內從古未有惟漢哀帝爲定陶共王廟京師
輔臣師丹以爲不可哀帝不聽卒貽來議臣等請於
安陸府中特建獻皇帝百世不遷之廟它日襲封興
王子孫世世奉享陛下歲時遣官往祀上曰堯舜之
道孝弟而已矣何以居朕漢哀帝於是羣臣爭者一
百三十八人上皆切責之而汪俊又去矣羣臣惡璁
萼之來也則曰興獻帝加皇有成命矣何以二臣爲
上亦使止之璁萼已在鳳陽道中且行且上疏議禮
官益急上復動趣其來而以席書爲禮部尚書羣臣

曰詖首佞魁誤國事者璁萼兩人待其至當衣朝衣
立國門之外以笏擊其首大學士蔣冕上疏曰頃者
建室之議臣等與毛紀費宏反覆論奏數千言矣伏
惟皇上天縱聖神嗣承大統至親倫序天與人歸固
不待贊然非昭聖張太后傳武宗皇帝遺命則將無
所承受而授受大義不明今既受命於武宗即宜嗣
統以爲後特兄弟之名有不容紊故但兄武宗考孝
宗母張太后而於孝武二廟皆稱嗣皇帝稱臣稱御
名以示繼統承祀之義所後所生不可混也陛下曰
朕於正統大義不敢有違固知之矣自古人君嗣承

天位謂之承祧踐祚祧宗祧祚廟之作塔也禮爲人
後者惟大宗大宗尊之統也皆主宗祀言漢至今千
七百歲矣未有廟本生父大內者漢宣帝以兄孫繼
統爲叔祖昭帝後立所生父廟於奉明園光武起平
僭亂奮然崛起蠢取位於新莽非繼統於平嬰一聞
張純朱浮之議即降其私親四世祀于舂陵宋英宗
所生父濮安懿王亦止即園立廟我皇上爲獻皇帝
立祀安陸禮雖非經事猶類古今後武宗考孝宗身
主祖宗列聖之祀又欲兼奉小宗情既重於所生義
必疎於所後二宗在天之靈誰託乎臣等考經質禮

稽詢僉謀不蒙採納汪俊乞休遽聽其去萼璁有言
亟名其來其日天氣晴明陡變陰晦至暮風霾特甚
天心仁愛尤極惓惓孟軻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
去臣等冒官孤卿不敢復靦顏班行之上乞放歸田
里上曰卿忠誠正直朕方倚眷建室之議朕自裁之
是時都察院經歷黃綰郎中黃宗明員外郎方獻夫
益緣璁說進綰獻夫曰天子無宗四月丁酉禮部侍
郎吳一鵬等六十七人復上議極論璁萼之非請付
法司論治罷建室議立廟安陸世世奉享上怒曰本
生皇考寢園遠在安陸朕歲時不得親切少展孝思

御等安手敗父子之情傷君臣之義乾朕冲歲甚矣見奉先殿西室空其亟行脩飭仍執違者罪無赦已西上尊號詔天下用文稱孝子是時脩撰呂柟編脩鄒守益各上疏極言上怒俱下獄外貶而蔣冕又去矣上名西室曰觀德殿祭器如太廟勑太監義京山侯元禮部侍郎一鵬迎獻皇帝主安陸所過有司供獻吳一鵬曰非禮也獻皇帝之神依安陸之廟矣請如奉慈殿爲神位焉不聽先是群臣上疏請罷書者八十八人至是璁萼至上內降授翰林學士獻夫侍講學士諸臣益閧然交章彈糾者九十一人翰林諸

臣若學士豐熙脩撰楊維聰舒芬編脩王思皆相率求去曰此冷褒段猶章惇蔡卞之流也我輩不宜與同列鴻臚寺少卿胡侍劾璁至千餘言刑部尚書趙鑑曰臣刑官也請得而理之御史段續陳相曰宜正之典刑以謝二宗上怒切責鑑謫侍潞州同知收拷續相俱貶之璁等益翺翔高論請與執政禮官辨難上前以折再詔之說兩考之非因條上禮官欺妄十三事吏部左侍郎何孟春亦發十三難破之吏部員外郎薛蕙爲人後解二篇人後辨二篇以進上復切責孟春逮蕙拷訊謫判解州上屢傳諭內閣去獻皇帝册文本生二字毛紀費宏石珤上言二字上作宗廟內千宮闈久矣宸衷望母輕改七月乙丑上御平臺召三臣曰稱三臣無君之臣也可禮待耶乃欲說朕爲無父子乙亥上召群臣至左順門更定聖母尊號曰聖母章聖皇太后以後四日己卯上册寶丙子禮部侍郎朱希周等上疏曰本生二字無貶也惟恐猶子正統故默寓夫親親陛下考孝宗母張太后三年矣頒獻帝興國太后再上尊號斷自宸衷告之郊廟社稷詔頒天下未及三月忽復更定無以孚天地信後世上曰避其儀其且群臣爭者三百二十七人

而何孟春爲之首疏入皆留中戊寅朝退何孟春曰憲宗朝禮部尚書姚夔率百官跪哭文華殿爭論慈懿皇太后葬禮憲宗從焉諸公勉之有故事脩撰楊愼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矣仗節廷諍正在今日檢討王元正給事中張翀劉濟安磐張漢卿張原御史王時柯因遮留諸臣金水橋南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今日有不力爭者共擊之侍郎金獻民卿徐文華曰在諸公矣於是尚書秦金侍郎朱希周都御史王時中卿汪舉通政張瓚少卿張縉府丞張仲賢通政參議葛檜寺丞袁宗儒等二十有三人翰林院學士

賈詠豐熙侍講張璧脩撰舒芬編脩許成名簡討應
良等二十人給事中謝蕡等十有六人御史余翱等
二十有九人吏部郎中余寬員外郎馬理主事應大
猷戶部郎中黃待顯員外郎申良主事徐嵩禮部郎
中余才員外郎翁磐主事張澯兵部郎中陶滋員外
郎劉淳主事汪溱刑部郎中相世芳員外郎陳璧主
事陳憲工部郎中趙儒員外郎金廷瑞主事伍餘福
等百二十二人大理寺寺正毋德純等十有一人凡
二百二十一人俱跪伏左順門大呼高皇帝孝宗皇
帝是時上齋居文華殿聞故傳諭曰羣臣休矣在朕

羣臣咸曰得上旨乃退大學士毛紀石瑤因言舉朝
臣工伏闕執諫此人心矣陛下奉天命臨九有當使
衆志大同公論諧協舍己從人乃爲上聖熟思頓悟
臣等翹首翹首上曰恭穆獻皇帝神主且至冊祝已
具不可卒更姑退待命羣臣猶不起自朝及午乃命
錄諸姓名收繫爲首者豐熙張翀余翱余寬黃待顯
陶滋相世芳毋德純凡八人楊慎王元正撼門大哭
一時羣臣皆哭聲震闕廷上大怒遂命幷收馬理等
百三十有四人皆繫之何孟春等八十有六人以卿
佐姑令待罪己卯上號章聖皇太后已幷繫待罪者

二百二十人上曰何孟春等輕蔑君命聚衆昌言詭
倡率者具以實對孟春言臣與羣臣均懷窺豹欲效
命獻心惟一理口惟一詞不自知同陷於狂愚而實
無容於倡率上曰孟春等擅入朝禁聚朋哭喊假名
忠愛實謂朕冲歲任意黨私姑奪俸一月自四品以
上者豐熙等八人並付拷訊編伍五品以下皆杖之
甲申帝主至自安陸上奉以謁奉先奉慈二殿上尊
號于觀德殿曰皇考恭穆獻皇帝辛卯上加杖楊慎
王元正劉濟安磐張漢卿張原王時柯者七人編伍
削職有差謫何孟春南京工部而毛紀又去矣是舉

也死者十有七人則編脩王相王思給事中毛玉裴
紹宗張原御史胡瓊張曰韜郎中胡璉楊淮員外郎
申良主事俞禎仵瑜臧應奎張璨殷承叙安璽司務
李可登上乃復下前後留中諸疏令羣臣博議皇伯
考皇考名於是席書已爲禮部尚書乃上議伯孝宗
兄武宗父獻皇帝別爲禰室奉主不入太廟上意甚
愜大禮遂定以九月丙子祭告天地宗廟詔天下先
是京師童謠曰嘉靖二年半秫黍磨成麪東街咽壓
眼西街喫磨扇妞夫若要喫白麪只待明年七月半
又曰太廟香爐跳午門石獅吽又曰好羣黑頭蟲一

半享蚧蚧一半變人龍至是皆驗云弊自嫪者序北
面也於是故錦衣衛百户随全故光祿錄事錢子勳
皆以罷閒之官益言獻皇帝宜遷葬天壽山下羣臣
議皆曰不可乃罷上定安陸祠曰顯陵祭如七陵儀
四年三月命脩獻帝實錄改陵署曰神宮監安陸衛
曰顯陵衛皆黃屋增拓紅門神廚光祿寺署丞何淵
復上言獻皇帝乃入繼大統所自出之帝請立世室
太廟以彌享之疏下禮部議羣臣又以為不可郎張
璁桂萼亦以為不可凡再上上曰豈敢干太廟也惟
是觀德殿閟於大內祭之日太常不得駿奔朕歉焉

璁萼謂席書曰上謂觀德規制未備耳當別立廟不
干太廟者尊尊親親並行不悖之道也於是席書復
會群臣議曰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
先公天子之禮父為士大夫子為天子諸侯祭以天
子諸侯禮也陛下尊為天子誠宜祭獻皇帝天子禮
百官陪祀奉常導引備禮極樂皆不可缺臣等請於
丸城之東皇城之內擇地立禰廟前殿後寢籩豆牲
脯歌章樂舞一如天子儀前開神道從闕左門進不
與太廟同門四孟歲暮以次日祭親盡之期一如孝
廟亦所以避二宗尊列聖也制曰可戊寅上宣問席

書卿謂親盡之期亦如孝廟者何也席書曰我朝以
德祖比后稷以太祖太宗比文武皆百世不遷懿祖
以下則祧獻皇帝與孝宗昭穆同世親盡亦宜祧如
孝宗上曰獻皇帝別廟矣不與祖宗列昭穆不同門
室他日於何藏祧如何可印朕世世奉祀之情其再
議壬午席書上議古者一帝一廟親盡毀我朝同堂
異室無毀廟事遷主而已太廟之制有殿寢祧室孝
廟當遷之期藏主祧室歲暮出合祭獻皇帝別廟無
昭穆遞遷臣以為親盡之日宜藏主寢殿歲暮出主
祭如太廟合祭儀上可其奏名廟世廟曰萬子孫世

世無遷也何淵復奏曰國制左祖右社言社則稷在
其中語祖則禰在其中社稷異神尚得同門合祭獻
皇與祖宗一氣乃不得同門入臣恐陛下之有所貶
也上復下其議羣臣爭論未有所決學士張璁桂萼
上疏曰禮左祖右社今端門外左題廟街門識太廟
繇此入右題社街門識太社繇此入非即太廟門也
非即大社門也儀禮所謂每曲揖廟街即古左曲路
耳廟南向門亦南向故祭之日君不下曲門至南向
門乃下今所議是與太廟同街非與太廟同門若必
繇闕左門入則闕左門亦當改為廟街門是國門之

左有二祖廟也又周禮建國前朝後市左祖右社我
朝兩京建都雖門堂異名朝位寢廟社稷總倣古制
古禮圖兩觀在雉門左右爾雅云觀爲之闕許慎說
文云闕門觀也徐鍇曰中央闕而爲道故名闕崔豹
古今注云闕爲二臺作樓觀其上其狀巍然以懸法
象故謂象魏使民觀之因謂之觀周禮月朔懸象魏
實治民之所也又古禮寢廟社稷出入之路在庫門
外左右其去治朝甚遠朱熹曰雉門之外懸法象所
以待民應門之外設宗廟社稷所以嚴神是也今端
門外有廟街社街門則古庫門也午門左右爲兩闕

門則古雉門也近議繇闕左門入者徒知廟街有千
太廟而不思闕左門亦有千朝堂者夫禰廟統祖廟
規制滅太廟矣同路不同門廟何傷於是上命繇廟
街門鑿神官監以通輦道取通行板輿而已毋嚴廣
五年七月甲午上諭内閣曰世廟垂成朕心粗慰但
觀德殿在奉慈殿後地形墊隘規制尚欸不足竭虔
安靈以準奉先其改建奉先殿東稱朕孝焉八月廟
成更撰樂章用文德之舞上旣奉安獻皇帝神位復
命内閣考求章聖太后謁廟禮大學士費宏等曰不
可明制皇后初立有謁太廟禮永樂續定儀注謁奉

先面已正乾坤之位謹内外之防也張璁桂萼上疏
曰古者天子后有事於宗廟遞爲獻郎唐開元禮有
謁廟文國朝準古亦皆有之所謂廟太廟也其後取
便朝夕遡望奏建奉先有神位無神主殿也非廟也
向者陛下續定皇后冊立儀禮官因循簡便廢謁皇
帝意臣謂章聖皇太后初至京師中宮皇后冊立皆
應行謁廟禮婦從夫婦見舅姑之義也宜再命禮官
參酌具儀以補前禮之缺次謁世廟以成今禮之全
自茲以往爲故事亦皇上中興一代制作也費宏楊
一清石瑤賈詠曰璁萼所引開元禮前代事其云國

朝禮未定之制也不可爲訓席書曰聖祖所定大婚
禮也世廟告成奉安神主大祭禮也觀德殿準奉先
殿世廟準太廟皇太后行禮觀德殿可央石瑤曰太
廟尊嚴非時享祫祭天子未有輕出入況后妃乎后
妃入宮後未有無故復出者今太后無故輒出入正
門輒來往太廟門非家法上皆不許席書乃言皇太
后暫離法宮遠出甎城翟車徑太廟過地涉尊嚴車
中升降不得坐自如請陛下上下扶持以安太后體
旣入廟陛下從行事亦曰陛下主斯禮也上乃奉太
后以謁世廟改次日祭爲同日六年改觀德殿曰崇

先殿隨全何淵復言世廟樂舞未備舞宜兼文武樂一清言世廟不用武舞讓太廟也又獻皇帝生長太平無武功漢高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奏文始五行舞文帝廟奏昭德舞是也張璁曰漢事不足證三代之君以揖讓得天下者莫如舜書曰舞干羽于兩階干戚武舞也羽籥文舞也即今太廟之祭異位同堂萬舞有奕列聖具在文德武功孰為分別臣嘗聞樂舞以佾數為降殺未聞以文武為偏全樂舞之數天子八佾佾八人為六十四人諸侯六佾佾六人為三十六人降殺以兩大夫士亦如之明制太

廟文舞六十四人執羽籥武舞如文舞之數執干戚王國宗廟文舞三十六人武舞如之是獻皇帝為興王時已得用文武樂舞七十二人矣王制曰自天子達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孔子曰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皇上身天子尊獻皇帝天子父廟用十二籩豆樂八佾豈以今日追尊世廟達禮備樂反減王國使兩階之容有左而闕右上從之兼用文武舞十月上親製顯陵碑七年命張璁等考追尊獻皇帝始末彙集成書命名明倫大典楊廷和等論罪有差復以獻皇帝尊謚止恭穆二字無異藩王因

加上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遂親製獻皇帝尊謚碑文以安陸州陵寢所在特免其民徭役十年封松林山為純德山從祀方澤次五鎮是歲言者請建安陸州為京師禮官言京師唯天子之都得稱之乃改安陸州為承天府縣曰鍾祥如鳳陽故事增廩生歲貢與鄉試解額十三年改稱家廟曰隆慶殿十四年以世廟逼近河水改建太廟東南更稱獻皇帝之廟十七年九月故通州同知豐坊言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請如古者建明堂加尊皇考廟號稱宗以配上帝上下其議是時嚴嵩為禮部尚書上

言明堂之禮經見未詳或言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傳言周道親親故以父配漢唐宋皆用之或言古者郊祭天明堂祭五帝郊以始封之祖有大功於民者配明堂以繼體之君有聖人之德者配我國家論功則太宗文皇帝也論親則獻皇帝若夫殷人稱宗周人稱王天位相承之謂統未有帝宗而不祔廟者臣愚昧不足測斷唯聖人裁焉上下其章再議而曰古人未嘗槩宗君自近代始皇考何不得輒稱宗于是戶部左侍郎唐胄上疏曰三代之禮莫備於周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

上帝又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說者謂
周公制禮作樂文王適其父故引以證聖人之孝而
已非爲有天下者皆必以父配天也故有問於朱熹
者曰周公之後何配也曰文王也曰繼周者何配也
曰有功之祖也周嚴文王實用德配是以至于成王
未嘗移之武王也至于康王又未聞移之成王也漢
唐宋之君遞以父配者皆誤識孝經違先王禮昔我
皇上纂統之初廷臣固執人後之說于時推明一本
力正大倫者席書張璁桂萼方獻夫霍韜數人而已
數人於陛下忠厚矣苟可將順豈有愛焉然及何淵

有建廟之議書璁諸臣皆極沮詆奉天法祖豈敢有
干太廟卽陛下亦云豈以今日復惑邪說陛下必欲
不廢明堂之制復古禮文則推本太宗皇帝上配於
昭乃周道也守禮之臣不能推舉以告而乃濫引漢
唐宋不足法之事爲陛下言臣甚恨之書奏上怒曰
文皇帝誰祖獻皇帝誰父朕爲人孫子有輕重乎下
胄錦衣衛拷訊削籍爲民嚴嵩復會羣臣上議考季
秋成物之旨嚴父配帝之文獻皇帝侑享明堂允合
周道上曰秋報大典當以嚴父之文爲正奉考配帝
宜自朕始復使羣臣議稱宗皆上言祖始也宗尊也

漢書制曰祖之稱始始受命宗之稱尊尊有德也孝
經曰宗祀文王以配上帝王肅註曰周公于文王尊
而祀之也古者天子七廟劉歆曰七正法苟有功德
則祀之不可預爲設數朱熹亦以爲然陳祥道曰父
昭子穆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無定法者義也禮
以義起者也惟皇考獻皇帝賜服藩封大隆駿望比
於西伯篤生聖人光天承序實擬武王臣等以爲宜
洽宗祀之意加宗皇考配帝明堂永爲不遷之廟上
又以羣臣意不祔太廟者皆溺詩書古文不能通曉
乃託爲臣下奏對之詞親製明堂或問頒示羣臣其

意以爲孔子稱嚴父配天而議者謂宜以太宗配則
是降祖爲父矣人成於父羣物成於秋有通義焉故
用報以配不爲豐昵不爲忘遠且夫周制配天始文
王成康以後不變也將來一世盡一世易亦以獻皇
帝爲始如周配文王萬子孫無變也宗者崇也豈必
有天下太廟之中祖宗列聖懽聚一堂獨去我皇考
一人朕不全四親皇天皇祖之所眷思子子孫孫之
所不忍故配帝宜稱宗稱宗宜祔廟於是禮官上言
明堂宗廟昭代曠典陛下孝思卓越非臣等所及臣
等敢不奉詔古者父子異昭穆兄弟同世數臣等請

奉皇考祔於孝宗之廟既上諸視寢室隘乃仍奉主
獻皇帝廟時祫則享于太廟是月辛巳上廟號睿宗
尊謚曰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
皇帝祔太廟禮成當飲福受胙晃旒糾結如交龍一
琉冒袞袖正當繪龍之吻若戲珠然上喜曰結者繹
也是惟天眷祖考因製福瑞賦辛卯奉帝配享上帝
玄極殿其年十二月皇太后崩議遷顯陵天壽山合
葬尋已之議南祔其明年上南狩視顯陵既至享上
帝龍飛殿奉獻皇帝配乙酉祭顯陵上悲思瞻顧而
作歌焉命其殿曰祾恩上居龍飛殿每一念至如陵

無時也將還名承天父老賜酒肉諭教之詔免承天
府田租三歲湖廣五之一工部侍郎顧璘請建聖諭
恩詔二碑舊邸外榜額顯親達孝於故陽春樓遂遣
勳戚大臣奉慈宮而南祔葬焉其後重建太廟成上
又以獻皇帝廟尚在都宮之外乃親定列聖神位昭
穆之序奉享太廟以備四親命有司歲享隆慶殿如
宗廟禮初顯陵金城之陽嘉靖九年有甘露降至四
十一年長至上設二聖神几象一宮其日又降純德
山禮官上言皇上誠孝格玄洪庥彌篤山靈薦祉天
乳再零宜祭告二聖陵寢以荅神貺從之四十四年

芝産獻皇帝舊廟殿柱上曰視顯陵象一宮尤爲靈
切天眷親德朕曷敢不承乃名廟之前殿曰玉芝宮
門曰芝祥前門曰寶慶後寢曰大德殿前殿如太廟
奉二聖神位四時歲暮大小節辰設牲帛後寢奉神
牀日上食如奉先殿云

臣喬遠曰臣攷大禮之議斷斷乎斐斐乎羣臣之執
爲人後也及事孝宗者也思孝宗之德也張桂之徒
之執繼統也不及事孝宗者也體世宗之孝也古人
成事可以爲案而不可泥以爲式非宮中育也繼孝
宗而武宗終無繼也天下有無父之國哉善乎張桂

之推言之也以子帝父古未有也雖舜弗行也不曰
爲天子父尊之至乎不然何若棄敝屣也古事之是
一人執之而異己者爲不肖激而成過則臣子難以
抗君父今言之中諛者因以希功名雖有石心終同
賈售將順不已益而爲阿諛禮以義起一何甚焉然
而明天子之制作大聖人之孝思亹亹乎至矣

臣何喬遠恭輯

開聖記二

玄皇后　恒皇后　裕皇后　淳皇后

獻皇后

玄皇后德祖后也姓胡高帝元年正月乙亥追尊玄皇后

恒皇后懿祖后也姓侯元年正月乙亥追尊恒皇后

裕皇后熙祖后也姓王元年正月乙亥追尊裕皇后

淳皇后仁祖后也姓陳始娠太祖時夢一道士脩髯

簪冠紅服象簡撥白丸置淳后手命嚥之忽不見元年正月乙亥追尊淳皇后

獻皇后姓蔣都城蔣斆女弘治五年冊爲興王妃事王恭順相納忠言日誦詩書嘗製女訓十二篇其辭曰人子事親訓在孝經人臣事君訓在忠經婦之事夫可無訓哉漢曹大家女誡人病其簡略所以發豐生之難有所謂女憲女則徒有其名耳近世始有女教之書大要撮曲禮內則之言周召二南之旨文理奧妙婦人女子恐未能遍吾自選入內庭荣配睿主上受太皇太后暨皇太后皇太妃睿母之教服膺懿德厥後隨侍之國內政多豫爰采古人教旨爲女訓十二篇雖不足追配忠孝二經聊比女師之言閨訓第一夫女坤也生則設帨門右明其女也三日臥之牀下明卑弱也七歲不與男子同席十歲閨門不出習柔順恭聽從麻任績養蠶治絲組紃縫纓供衣服也潔明酒漿親執籩豆理葅菜具肉醢供祭祀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晝動待姆夜行待燭見男子必擁面見父母必致敬口不失噡手不妄指此皆繇女師之教而成安靜柔嘉之德也脩德第二爲婦者上事宗廟下繼後世不爲不重也身不脩無以成德德不

養無以立身貞靜幽閒端莊誠一以成德也居正行端以修身也德者身主身者家本養德而後爲貞女修身而後能配君子是故性欲孝敬仁明情欲慈和柔順居以柔和動繇禮義美璞無瑕可謂至寶貞女純德可配京室五綵盛服不足爲華貞順率道乃可爲德受命第三女子于坤道也在家從父母奠鴈之際父母親授之夫戒曰必敬必戒無違夫子孝敬舅姑和睦族黨莊以持身慈以待下儉以處家豐以待賓有妾必愛有子必教以敬奉祭以誠待人女子慎多言婦道戒嫉妬違父母之教是謂不孝夫婦第四夫

婦之道初合二姓之好中篤采徵之誠上事宗廟下繼後世合體同尊卑故聖王重之也夫乾也婦坤也婦從人夫御婦夫婦氣和如鼓瑟琴明可以隆家道幽可以格鬼神孝舅姑第五女子未嫁孝父母既嫁孝舅姑舅姑父母一也鷄初鳴盥漱整妝佩其服用以適舅姑之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坐敬侍立行敬扶持癢痾疾痛則敬抑搔毋敢怠命毋敢專事毋敢私財敬甘旨之奉謹服用之度樂其心順其志婦職也舅姑有大事居喪以禮或夫征役遠行竭力致養舅姑逝世致力葬之則婦孝盡矣敬夫第六夫乾婦

坤乾天坤地以地承天敬事其夫堯女不以虞舜賤而不敬桓女不以鮑宣貧而不畏事有巨細不稟不敢行財無多寡不命不敢用有過則微言婉諫有疾則嘗藥跪進毋敢反目晨鳴端莊誠一以事君子上可以奉祭祀孝舅姑下可以繼子孫而資賢於後代也愛妾第七妾者接也接見君子者也嗣續寡息井臼之操夫則求妾妻不惴已念家乃妒卜納不知妾亦人子妾之有子罔即我子夫愛其妾我亦愛之妾受我愛必躬勤致敬謙卑自牧以事主母而侍左右光門和氣不禎祥乎慈下第八人有親疏恩有殊等

常訓戒之曰晨昏勤慎執事有恪勿言上人非勿論上人事勿爲酗爭悖逆致不康寧既不姑息煦愛爲慈德矣詳其寒燠察其饑飽有疾給之湯藥力疲懸以安逸故甘瓠纍纍於樛木庶草繁於深澤也妊子第九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偏立不蹕行不邪目不亂視耳不淫聽口無傲言心無雜慮誦周召二南之詩道仁義禮智之故故生子形容端正才貌過人繇靈臺皎潔清明在躬也是故柔順貞靜溫良莊敬樂乎和平無乖戾也存乎寬洪無忌嫉也殷乎仁慈無殘害也執禮秉彝無縱越也祗率先訓無愆違也

若此者不惟以正其身也亦所以衛身而祐其子教子第十子能食飯教以右手能言教以速應六歲教以數方名七歲教以別男女八歲教入小學十五歲教入大學古之道也縱其奢侈徇其驕傲衣服過華麗飲食極甘美奢侈敗家驕傲亡身矣華麗溺志甘美踰分矣太任胎教故有文王孟母遷教故有[illegible]軻凡生子者有諸母之賢者可擇爲子師無諸母之賢者可勉爲子教也不特教男女亦可焉慎靜第十一婦德莫大乎端已端已莫重乎慎靜動舉如對舅姑閨房如臨傅姆富貴懼驕盈貧賤懼放失念慮有常

動靜無乖良婦之靜德貞女之愼行也節儉第十二
古者后妃補袞絺綌無斁非四海不足以供儉足寶
也天地生物自有限量人所以助天何况婦人安坐
閨閤無男子四方之役敢費物用撙節愛養毋或奢
華以上化下以內表外不特人化其德神明佑之必
有其壽焉興王薨妃居邸一年武宗崩世宗入爲皇
帝旣卽位三日遣人奉迎安陸使主者議推尊禮禮
官旣請上考孝宗則稱興獻王皇叔父興獻大王妃
皇叔母議三上不允羣臣皆力爭惟進士張璁謂當
尊王爲皇考妃爲皇太后上遂面名大學士楊廷和

將冕毛紀等授手勅文華殿擬推尊如璁言廷和等
不奉詔會母妃將至禮部尚書毛澄請先遣文武大
臣各一人逆于通其禮至之日母妃繇崇文門入東
安門上迎于東華門上不許已請繇正陽左門進大
明承天端門午門之東王門人宮上又不許崇文門
者京師東門也正陽門者京師正門也御道在中間
王門諸王所出入門也上曰聖母至從御道入朝廟
羣臣譁謂母妃無謁廟禮已禮官治駕復具王妃車
上曰駕太后服太后服已母妃至通闈羣臣議曰我
子也安得子他人止不入者旬日上涕泣曰何以天

下爲請避皇帝位張太后固止之乃內降稱妃興獻
后興獻后乃入如皇太后儀謁奉先奉慈於大內不
廟見頃之上欲稱興獻后曰興獻皇后羣臣曰皇疑
后則皆爭大學士楊廷和至乞罷去上竟以嘉靖元
年尊后爲興國太后而未慊也後三年加上尊號曰
本生母章聖皇太后而張璁桂萼等益與羣臣辨謂
上宜考興獻帝稱后爲母去本生乃成禮上竟用璁
萼等言以其秋尊后爲聖母章聖皇太后而張太后
稱伯母五年獻皇帝世廟成上奉太后入謁九年以
太后所著女訓與高皇后傳文皇后內訓頒布天下

令翰林官撮詩書關內教者撰爲詩言諷詠之宮中
而後四布中外以興天下之內教十五年四郊廟享
禮成上尊號曰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大后十七年
建慈寧宮奉居之十二月太后崩越三日上勅禮工
二部曰慈駕遐升事莫重山陵朕惟皇考陵遠在承
天遐升之日尚諸侯王朕煢煢冲歲知識何有山陵
淺薄堂隧狹隘實貽多悔每一念至惕然怛傷比者
三歲春秋展禮山陵朕周覽川原得大峪山於長陵
西南林岡衍鬱實爲吉丘茲欲起逆梓宮遷祔於此
朕不敢專卜告皇祖皇帝旣得吉占二三勳輔戚贊

朕謀其告聞祖宗列聖南奏皇考合葬慈靈列於諸
陵之次朕心悵焉初張璁桂萼等以議禮驟擢上意
天下竊見聖衷遠慕有陟岵之懷且謂上卽位十餘
年未有太子一時罷民散吏胥動浮言具論顯陵壤
不利宜改遷天壽山下以感動帝心上命禮部集議
尚書夏言極言其不可上不聽至是文武大臣無敢
言者皆曰宜如制乃遣駙馬都尉京山侯崔元爲奉
迎使兵部尚書張瓚爲護行使太監鮑忠爲奉侍內
官指揮趙俊爲起吉凶儀仗官起逆獻皇帝梓宮承
天將以明年葬越七日車駕詣大峪山相視作穴處

上哀思太后擗踊號慟感動從官旣歸御史陳讓奏
曰日者上天降割聖母弗延伏見陛下仁孝悽惻擗
踊號慟天地爲哀臣民若喪陛下遂定大禮擬合葬
睿宗皇帝于天壽山大峪之陽遂駕素車乘金根水
穴土印木臣以言官得隨扈從伏見車駕凌風衝露
陟岡履石皇皇如有求而弗得無非求所慈親一席
之安而已斯時斯際皇天后土亦効精靈以啓陛下
大孝之思況於臣子夫大峪山必建睿宗皇帝之陵
以葬聖母論分則以配祖宗七陵之尊論情則以申
慈闈同穴之盟前事則可共祖宗以爲敬後事則可

依壽陵以爲安至矣盡矣臣特不忍遂虛獻廟已安
之宅敢獻芻蕘兩端以備採擇萬一陛下御極十有
七年矣百姓謳歌華夷寧謐是雖聖德神功上帝歆
佑之錫然臣嘗得諸傳聞皆謂獻廟幽宮龍穴極美
且以皇考積德敦仁下襲水土玉質爲精地復爲母
臣意其中生氣元功絪緼會結必有紫茜點血玉液
垂珠之祥故祐啓陛下以協在宥坤后山靈之庇不
可誣也禮曰葬者藏也欲人不得見也今出聖考玉
魄於母孕之地如取之於其胎也雖梓櫬重封錦囊
百襲能無疑哉古人事死之禮先廟後墳重魂後魄

是以黃帝成道登天羣臣葬其衣冠橋陵舜死蒼梧
之野葬九疑之山並二妃未之從也臣妄謂陛下可
奉睿宗皇帝遺衣納之梓宮飾以衮冕與皇太后合
葬大峪碑題睿宗獻皇帝陵再以皇太后之遺冠帔
納之梓宮奉以合葬顯陵碑題睿宗獻皇帝陵此臣
之一見也若陛下必遷顯陵以遂孝思則顯陵之在
承天者當爲二聖衣冠几杖之藏以當荊襄旺氣此
臣又一見也竊取黃帝衣冠之藏之義兼取大舜九
疑獨葬之禮以神爲配兩美具存睿宗章聖精神之
在天者旣以神而會魄玉魄之在地者又以魄而留

神北陵以配七陵之重也而近又以慰陛下霜露之思南陵以収一方之勝也而遠又以留陛下龍潛之迹在陛下擇之耳奏入上怒曰腐儒黠爲編民既而思曰獻皇帝體魄藏顯陵者二十歲矣以道途之遥遠風塵之蒙露大不寧於朕心亦不寧我皇考皇妣茲決意奉慈宮南朕將詣視焉多於北來爲孝者禮部尚書嵩言靈駕北來慈宮南詣共一舉耳顯陵遠在江漢陛下春秋念之遷於大峪則朝發而夕至也可以密省謁展聖懷臣謂如初議便上曰孰是四海非王土與郎如孝陵南矣昔我成祖豈容不思皇祖

也乃僅南孝陵因止崔元等三使毋行第使趙俊往啓視之丙寅上尊謚曰慈孝貞順仁敬誠一安天誕聖獻皇后是時上以送終大事念之數旬終難自決二三輔弼親信之臣亦靡然影響莫能贊上意其明年元日之夜上重復思惟復趣三命使南如前旨已又思宜反葬曰安可優游不斷如婦女子耶朕意決矣第昔日建造規模多所未稱宜朕自行觀閱其山川於是郎拜顧璘爲工部侍郎董陵事議南幸諸大臣皆諫上曰朕豈空行哉爲吾母耳已而御史劉賢都給事中曾埏工部郎中岳倫等亦以爲言上怒奪賢埏等俸罷倫職不叙太學生陳良鼎上疏上下錦衣責問之二月車駕發京師文武大臣送駕宣武門外上思慕太后製述懷之詩三月庚辰謁皇考于承天隆慶殿辛巳登陵山周覽久之乃於舊玄宮之北定新宮立表焉曰待合葬也因御行殿享上帝修扶祀朝諸侯發德音以撫遺老勑大賚以振罷民車駕將還京則又思維遲疑曰獻帝妥靈純德山有年矣烏可它移徙大峪山之陽皇祖皇帝亦有重卜宜莫若各營其處毋反葬於楚至慶都監察御史謝少南言慶都有堯母墓佚於祀典皇上再圖屬寢跋履山

川累思重慮聖人之孝也則帝堯之爲其母可知已今者乘輿遠臨千載一會伊耆氏有靈不以表母之墓望陛下乎乞下有司建廟或如古帝王陵寢故事三年一祭則陛下至孝達于古初上嘉之如其言而曰帝堯父母異陵可知合葬非古郎拜少南爲左春坊左司直顧問大學士夏言昔日有諫止南祔者是何御史何姓名今其疏安在於是還京仍命奉葬聖母于大峪之山已復詣觀之則又見其山不如純德山美乃決反葬之議使顧璘作新宮如前旨將遷獻帝於舊宮以聖母往合葬焉以駙馬崔元爲奠獻使

載慈宮以發潞河之舟而命翊國公勛大學士言恭
送候進發奠獻諸臣各共其事甲申發引上衰服與
百官步送朝陽門外翊國公勛大學士言還報命詔
賜金帛酒饌曰慈轝南行禮物既備朕心稍寧無終
之慕則不能已一夕上夢大風撼梓宮舟既悟甚懼
即詣禱玄寘於金海使使者馳送天妃經卷以壓舟
至釆石磯磯不可泊太平府同知梅山鑿岡維舟以
濟及漢江之口沙澁忽雨浮漲焉上聞甚喜加梅山
爵一級七月庚申合葬于顯陵新宮辛酉舉慰祭永
孝殿辛未奉主祔獻皇帝廟上皆率皇后行禮曰以

此盡人子人婦之節上曰朕冲昧殄瘁累及父母今
者送終禮畢思惟永慕轉覺不堪缺人子之情者無
如朕甚奉天勤民恐益迷昧尚賴左右丞弼匡朕不
逮而論顧璘等功五十有一人賞有差

繼體記 序名

臣何喬遠恭輯

洪武中東宮親王位下各擬二十字可名二十世子生命名以五行相生一字爲偏傍以綴之其後宗室繁多五行偏傍已窮皆翰林雜製定音而字義無取焉懿文太子位下允文遵祖訓欽武大君勝順道宜逢吉師良善用晟秦王位下尚志公誠秉惟懷敬誼存輔嗣資廉直匡時永信惇晉王位下濟美鍾奇表知新愼敏求審心咸景慕述學繼前修燕王位下今

爲帝系高瞻祁見祐厚載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簡靖迪先猷周王位下有子同安睦勤朝在肅恭紹倫敷惠潤昭恪廣登庸楚王位下孟季均榮顯英華蘊盛容宏才升博衍茂士立全功齊王位下賢能長可慶睿智實堪宗養性期淵雅寅思復會通魯王位下肇泰陽當健觀頤壽以弘振舉希兼達康莊遇本寧蜀王位下悅友申賓讓承宣奉至平懋進深滋益端居務穆清湘王位下久鎮開方岳揚威謹禮儀剛毅循超卓權衡素自持代王位下遜仕成聰俊充廷鼐鼎彝傳貽連秀郁炳燿壯洪基肅王位下贍祿貢眞弼縉紳識烈忠驥暉躋富運凱諫處桓隆遼王位下貴豪恩寵致憲術儼尊儒雲仍祺保合操翰麗龍輿慶王位下秩邃寘台鼒倪伸帥倬奇适完因巨衍騰眷發需毘寧王位下磐奠覲宸拱多謀統議中總添支庶闡作哲向親衷岷王位下徽音膺彥譽定幹企禋雍崇理原諸訪覓鎔喜貢從谷王位下賦質僖雄敞叢典闡福昌篤諧恂惲豫擴霽昱禎祥韓王位下冲範徵偕旭融謨朗璟遠亶韶愉顯愷令緒价蕃維濬王位下佶幼詮勛侃恬珵效迥瑝湜源譚晳暐圭璧澈澄昴安王位下斐序斌延賞凝覃濬祉襄楸巖顥

輯矩纘密廓程綱唐王位下瓊芝彌宇宙碩器聿琳琚瑢齡蒙頌體嘉曆協銘圖郢王位下偉聞參望奧箴誨洎阜夔麒麟餘積兆奎穎嶧瑤璣伊王位下顒勉諟訏典褒珂采鳳琛應疇須胄選昆玉冠泉金靖江王位下贊佐相規約經邦任履亨若依純一行遠得襲芳名舊有潭王位下福昌忻保定嘉應必興隆啓處詢從式尊閩汝貴中以國除祖訓不載靖江王府不以五行爲拘

懿文太子　悼恭太子　哀冲太子

莊敬太子　憲懷太子　建文世子附

獻懷世子附

懿文太子標高帝嫡長子也帝初下姑孰名郡曰太平而太子生之報至高帝喜鐫其山曰到此山者不患無嗣稍長帝使宋濂傳之年十四帝卽位立爲皇太子以廷臣兼宮僚不如古人別置太子賓客以明父子一體君臣一心乃以左丞相善長兼太子少師右丞相達兼太子少傅中書平章錄軍國重事遇春兼太子少保其餘廷臣皆兼官有差作大本堂收揷圖籍畨直儒秀其中有政則太子與羣卿先決乃以上聞而諭之曰造君多睿承君多爽造邦之君身周

於艱周艱則思思則睿承業之君身生於安生安則壅壅則爽爽惟仁不暴惟明不惑惟勞不佚惟斷不牽惟怠用爽小子勗哉帝威嚴神武極教盡刑太子慈仁愍勤慨然思寬通平易之政帝嘗錄囚命御史袁凱送太子覆審太子遞減之帝問凱朕與太子孰是凱頓首曰陛下欲殺法之正也太子遞減心之慈也

袁凱字景文其先蜀人占籍華亭元末爲府椽以詩名吳中長身古貌言議英發尤善詩篇彷彿杜甫

宋濂之孫愼坐通胡惟庸帝命卽家誅濂太子泣曰臣顓蒙無他傅惟陛下裁哀矜濂死帝怒曰待爾爲天子而矜之太子懼溺於汪闌出焉帝爲太子赦濂而喜且怒曰痴兒子殺人何與汝也因令出太子濡衣履者擢三級解衣者皆坐帝微時嘗被忌高皇后掖帝逃高后薨太子哭泣圖懷之一日帝大刑人太子諫帝默然良久翌日遺杖地上命太子持太子有難色上曰爾尚難持其復能琢治今所誅除皆天下險人奸徒琢治燕爾福莫大焉余懼爾之弗能持也太子頓首曰臣聞堯舜之世不雕自疏不鏤自完臣願陛下存其樸也上怒投之以杌不中太子走逐之圖墮上發視慟而罷久之使視陝可都否太子圖陝歸報仍使吏部尚書詹徽佐太子錄囚太子減如前

徽輒重附而先入奏全太子奏帝帝曰徽所執是法也太子又頓首臣聞立國之道仁厚爲本法者附也非所以附帝怒曰孺子欲遂君耶而教我太子坐病悸薨洪武二十五年四月丙子也戊寅臣民入哭慰上亦哭曰朕老矣太子亡祔葬太子鍾山東諡曰懿文立世子允炆爲太孫太孫卽位追尊孝康皇帝廟號興宗永樂中仍稱懿文太子始高帝將卽位之歲夢如微時遊舍南仰見西北羣鳥如燕摩天而下其數莫量須臾少近突出一鶴徐翅東南忽不知在惟有青旛浮空數行少頃天上有一木爲朱臺稜角四

周欄檻皆繫朱黃繩臺忽轉西以左南向見列坐幞頭抹額者數人又臺旋北向以後向南見中立三尊其中尊美貌修髯人世罕見畧少囘顧帝仍往西北有頃逢數道士以眞人絳衣授帝其衣裏五綵帝服衣忽然冠履俱備傍有道士授帝劒鞘劒皆如牙齒帝轉行東南途逢皁衣者來禿袖露首及兩肱股首頂兩耳竄怒目西北往帝再東南行過一小川川南山北有房東西約十餘間見懿文太子青衣而立占者曰燕者燕也其數莫量燕軍士也鶴者燕之王突出燕王出也美貌修髯燕王相也燕王蓋徵時所生

西北竟都燕也東南南都也衣禿袖露首若肱股失所歸也竄者釜也釜者父也頂一竄建文承太子也怒目西北往憤也懿太子青衣立川南川北房失其祀陵廢爲園也

悼恭太子祐極憲宗第二子也母曰柏賢妃成化七年十一月己酉冊立踰月薨三歲耳

哀冲太子載墌肅皇帝長子也母曰閻麗嬪上卽位十二年始得之旣越月當名諭禮部尚書夏言曰皇子命名有敕諭故事也夫尚不省賜之敕虛文矣朕欲待其知事乃教識之又禮曰父命名朕欲先告祖考焉夏言言臣讀內則篇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祇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帥父執子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此夫婦對語非命子詞陛下曰不降敕甚善請擬定告廟命名制以備一代典禮上曰是其儀上先日告太廟寢殿其日保姆抱皇子於寢宮擇內夫人敬愼者使剪髮留角上皮弁御乾淸宮皇后率麗嬪具服見行四拜禮畢皇后侍立東面麗嬪後保姆抱皇子出寢西至殿內授后內贊奏曰皇后率麗嬪閻氏敢用吉日祇見皇子上降座命制詞遂執皇子之右手而賜之名皇后敬對畢左還授皇子子

保姆皇后率麗嬪再四拜次日上御奉天門以皇子名敕禮部宗人府籍玉牒上如言議越月皇子薨敕曰朕荷天眷予丈夫子雖卽云亡然嘗告之皇天皇祖詔示中外將冊命之矣重傷聖母之心深切朕懷之悼其謚之曰哀冲太子

莊敬太子載壑肅皇帝第二子也以嘉靖十五年生母曰王昭嬪娠時嬪夢神人星冠羽衣予之嬰兒遂生太子旣三日上祭告南郊及奉先崇先二殿遣祭北郊諸壇南北郊皆加牛一頒詔朝鮮安南二國蓋創禮也旣四歲爲嘉靖十八年其春上將視顯陵立

為皇太子使監國并封二子為裕王三子為景王同
日受冊寶故事冊立皇太子於文華殿諸王奉天門
東廊而已是歲禮官議禮擬二王同受冊於文華頂
之中官誤送皇太子冊寶上宮中而裕王冊寶乃在
太子所太子雖立幼未見羣臣也上自顯陵還疾良
久其明年得方士段朝用將令太子監國而退行修
攝之方諸大臣固爭太僕卿劉最以諫死其冬春坊
贊善羅洪先司諫唐順之司經局較書趙時春請以
明歲朝賀見太子於羣臣上怒曰朕久不朝病耳洪
先等遂歸誠儲貳有必君父心其皆革職為民其明

年御史楊爵上書極言朝政上復大怒吾其傳也爵
坐繫獄二十三年上又以久病欲傳位其冬禮部尚
書宋請上以獻歲御朝上復恚曰爾等謂吾病矣即
此新序傳位太子於是羣臣莫敢請上朝者然太子
實弱不任年十四而冠冠二日薨太子生而靈靜不
悅紛華上方好神仙以其動有仙氣異之既疾作忽
北面拜曰兒出矣其薨也上痛甚諭羣臣曰太子疾弱
生母保姆告我數矣比厚烷呂時中輩誹謗朕躬謂
朕不早朝又不教習太子朕受天明命承大道運豈
使小物欺矣又累太子年已十四或可出閣讀書故
先冠太子如故事豈期趨凡長往嗟今失之矣紙上
唐誕之物能療之乎仰思當日聖母愛之甚至未久
捨我益彰朕不孝耳禮官議喪禮上及百官朞上謂
天子絕朞令百官齊衰哭臨冊謚曰莊敬工部尚書
顧可學言皇太子冠其日風壞泰折坊二日逝泰與
太同未婚而死曰折爾雅曰方澤泰折祭地也請易
折以圻不聽

憲懷太子翊釴穆宗長子也五歲薨贈裕世子隆慶
元年追冊謚

建文景泰二太子附

建文君長子文奎以洪武二十九年十月晦生高帝
不悅曰日月皆終建文君即位立為太子靖難兵至
時年七歲不知其所終又有少子文圭者建庶人也
生二歲而建文失國幽中都廣安宮英宗復辟感南
內事出之給歲奉與火者二十人[illegible]人十餘人聽其
婚娶出入庶人二歲幽五十餘乃出出不辨牛馬竟
卒謚文太子絕

懷獻皇太子見濟景帝長子也母曰杭妃景帝以郕
王居攝已為眞既三年懷獻八歲矣意欲立為太子
太上太子在不敢明言太監王誠舒良為帝謀請豫

賜諸大臣金於是少保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陳循少保工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高穀人賜金百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江淵禮部左侍郎兼學士王一寧戶部右侍郎兼學士蕭鎡翰林學士商輅人賜金五十然亦未敢發須之廣西都指揮黃玹上疏言高皇帝龍飛淮甸定鼎開基所期聖子神孫傳之無窮胡寇犯邊太上輕屈萬乘被遮虜廷扈從羣臣天下將士十喪八九逆虜乘勝長驅迫京畿邑幾殆非列聖在天之靈預誕皇躬繼登大寶天下臣民何所歸嚮此皇天所以眷陛下也陛下即位已踰二年東宮

尚仍太上之舊豈念太后太上有所不忍臣惟太子天下本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竊恐日月淹久議論妄生人心易搖爭奪興亂即欲循前代遜讓之美復全天叙之倫勢有不可近者星逆行太薇垣臣測天意殆有垂諭願蚤與親信大臣密議易建以一中外之心絕覬覦之望帝得疏喜甚下旨曰此宗社重事下多官會議之禮部尚書胡濙侍郎薩琦鄒幹會羣臣議衆知不可莫敢言太監興安厲聲曰事不可已不可者無署何遲疑耶陳循等先受金口盡塞循坐左足而署諸臣繼之皆言父有天下傳之子三代享國長久皆用此道宜從玹言詔曰卿等所引皆古義近者耆舊內臣亦來勸導與卿奏同朕不敢專上請皇母皇太后太后曰但欲宗社乂安天下太平人心如此政當順之朕不敢違遂以五月甲午立懷獻爲皇太子廢汪后冊杭氏爲皇后改封太上皇帝皇太子爲沂王帝既先賜羣臣金至是復多置東宮官屬諸臣皆兼東宮官支兩俸以慰悅其心黃玹者思明府土官知府㻋庶兄也㻋以嫡爲土官知府而玹以捍禦功爲都指揮㻋有二子均庶而長鈞嫡而少㻋老請鈞代鈞怨玹時方以都指揮守備潯州兵

威甚振欲殺鈞并奪鈞而襲之計授球聚兵五千夜馳入府襲殺㻋支解鈞甕瘞之詐言盜入府明日鈞入城舉哀請玹爲捕盜玹即發鈞罪若爲㻋伸理者巡撫刑部侍郎李棠使參政曾翬副使劉仁宅往治玹陰持金多遺翬仁宅外挾兵勢相抗撓仁宅陽許之留翬于潯與約去至南寧玹二子逆仁宅伏甲縛之亦誘執玹子潯以歸以聞於朝詔械繫廣西獄玹懼乃請立儲以悅帝懷獻既立帝赦玹進爲都督使人撫仁宅陷以他事而棠坐致仕始玹疏至時中朝皆曰玹遠夷何知必有受賂而甚恖之者以疑江淵而

景帝下詔書天下吏部尚書何文淵爲䟽端語曰天
祐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常自喜而誦之太
上復辟王誠舒良皆伏誅陳循江淵發戍鐵嶺商輅
等廷杖除名爲民王直高穀皆致仕文淵以先致仕
虜禍咽金死而玹亦飲藥自盡上命發玹棺鞭其屍
玹子政皆誅始著議時諸臣盡唯唯惟王直與給事
中林聰頗有違心然竟不敢言及太子既立復大賞
金直持金歸扣案頓足曰此何等大事出䜌吏口吾
輩不能諍媿死矣直歸年八十餘夫妻偕老相攜阡
陌閒課督耕種子孫更迭上壽天久雨門外江漲直
與老妻蹄門望之曰當時有欲引吾入閣者西楊抑
吾今吾得志今有鐵嶺之行得蹄門望漲耶成化初
修英廟實錄史館欲書江淵爲玹作疏史官丘濬曰
此殊易辨若出江公手則必用京師奏本紙若用廣
西土產紙者玹自爲疏也取視則廣西紙淵乃免於
物議懷獻太子以立之明年薨追謚英宗復辟稱世
子

晉江何喬遠 譔

分藩記一

宗室諸侯王之患厚則驕溢薄則困辱無計書蠹之前世如出一轍明興高皇帝以宋爲懲內域削弱邊圉弗威使胡人得逞中原而居閏位於是大封諸子連亘邊陲北平天險爲元故都以王燕東歷漁陽盧龍出喜峰包大寧控蔡寨山戎以王寧東度渝關跨遼東西並海被朝鮮聯開原交市東北諸夷以王遼西按古北口瀕於雍河中更上谷雲中鞏居庸蔽鴈

門以王谷若代鴈門之南太原其都會也表裏河山以王晉逾河而西歷延慶韋靈又逾河北保寧夏倚賀蘭以王慶兼殺隴之險周秦都圻之地牧坰之野直走金城以王秦西渡河領張掖酒泉諸郡西尉嘉峪護西域諸國以王肅此九王者皆塞王也莫不傅險阨控要害佐以元侯宿將權崇制命勢匹撫軍肅清沙漠壘帳相望其他周楚齊潭魯蜀諸王護衛精卒萬六千餘人牧馬數千疋亦皆部兵耀武並列內郡當其時承一帝爲諸子兄弟之國土地雖大名位雖崇無斧斤芒刃之憂高皇帝既厭羣臣太孫御曆二十二王者皆叔父行以意行國中自如齊黃進靡大夫之謀淩逼既深猜忤遂積文皇因燕成資奮戈南向三載而易大物然而不以其故貶湯武何哉高帝雖棄羣臣尚在陟降乃周王錮齊王逮湘王焚代王囚岷王流一年之內諸王慄慄惴惴吹毛之求無窮舐糠之憂已及不貶湯武不亦宜耶靖難以後諸王不察文皇所以興師之故競生異心至煩撟枉鑒覆慰諭璽書及於再四而齊谷之事又見焉淩夷以及趙王若是者非直強弱勢殊固順逆之理異也嗣是天子攬權結網收阿藏器諸王分封後不得再入

朝出其王城必請護衛不置亡縣臣一切吏民爲左官者不得復任天子吏諸王衣租食稅比君有庫以故八十餘年間有圖土之收未聞匈師之釁迨武宗之末寘鐇狂狡卒起窮邊宸濠凶奸久窺神器皆不逾旬朔身殞國除不亦宜與然而生齒日繁邸祿歲窘尚爾浮繫一城仰口待哺於是裨王莫知南面之愉支子更起齊民之慕雖大司馬九伐無所施功而司農宗伯技殫策絕乃有減歲祿限年封額勝妾婚無力而不告于逾期而後請寬越關而自訟者一切奪祿削封當事者至幸其觸禁犯綱幾得省祿之利

若是者不亦持申韓之法以治堯舜之家哉今上二十一年禮部尚書羅萬化請稍弛其禁亦用諸臣言開科舉之路三十四年皇孫生復申明之然拘攣已極奉行竟格夫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天子之澤七世以觀諸宗皆以袒免之殺尚爾耗費大農即均予以歲祿亦如豕圈獸檻集蠅嘬蛣愛而不教未有如此甚者昔者棗陽王祐楒頗棄祿應舉近時鄭世子載堉請辭爵入山耻於抱才具無所得爲而自虛其世也其他强者武斷恣睢弱者竊竊至盜賊博塞姦淫夫人生天地閒無四民仕宦之業坐食而不得自聊

羣臣百工猶狃憲章不敢破積格此眞變窮通久時矣

高二十五子懿文太子成祖而外凡二十三王

秦王　晉王　周王　楚王　齊王

潭王　趙王　魯王

秦愍王樉國西安高后生洪武三年封封九年之國耿炳文爲王作宮王見宮死君將殺之高帝聞召王還至方食擢髮縮以箸予以紅杖紅棬一居久之王市人浙江上責長史輔導奈何不諫悉誅之追念故長史文原吉善輔王賞而賜之勅曰昔爾原吉輔王政清民樂一旦致仕政煩民擾羣小檢邪導王爲非奸宄忠良昭然可見使朕念爾不忘其所以賜原吉白金二錠楮幣百文錦帛三十復召王還上春秋高念塞甚責諸王備虜行邊二十七年王率平羌將軍甯正克平西番於洮州明年薨册諭曰朕封建諸子爾以年長首秦期在永保祿位夫何不良竟殞厥身嗚呼哀痛者父子至情追謚者天下公論朕何敢私特謚爾愍王王二十六年年四十王妃以死殉謚愍烈妃王保保妹也子尚炳立是爲隱王王和厚廉素成祖初卽位使者至王國王屢不出迎詔不見使者

成祖械長史紀善典儀以下賜王書曰昔齊桓拜胙遂以霸國晉侯惰玉見譏無後王勉之禮其後來朝而恭上悅賜從官長史以下有差王十八年薨子志坦立是爲僖王王孱而能立稍長溫恭孝敬王十三年薨亡後渭南王志均以庶兄進封是爲懷王王三年薨亡後富平王志潔用懷王弟進封是爲康王王好古强學章帝二年以護衛軍嵩等言其府中事奏辭三護衛章帝褒之還予以一衛然亦數聽細人譖奏鎭守都御史陳鎰陵辱官屬箠死軍尉王二十八年薨子公錫立是爲惠王王好文睦族時時開閣張

宴招延士大夫以賢名諸藩王二十九年薨無適子
立庶長子鎮安王誠泳是爲簡王王哲德箴身比於
古人折節士大夫閒郡王以下望而畏之都御史雍
泰罷居韋曲王出入溫泉時駕過之好爲詩詩以質
楊一淸王十一年薨長史強晟哀王遺行載以美王
王亡後從弟臨潼王誠瀿子秉欆立是爲昭王追贈
其祖公銘爲安王父誠瀿爲莊王昭王王二十年薨
庶子惟焯立是爲定王定王事祖母至孝每旦焚香
望闕爲天子祝壽世宗二十年太廟災上萬金助工
上益王祿歲石二百賜玉帶襲衣王三十六年薨亡

後以再從姪鎮國中尉懷埢嗣是爲宣王追贈其父
奉國將軍惟嫌爲端王王善爲宮詞世宗朝奏辭本
祿千石以給蕃宗賜勑獎諭王十八年薨子敬鎔立
是爲靖王王八年薨子誼漶立是爲敬王王十四年
薨亡後弟紫陽王誼漶立萬曆二十三年薨

秦愍王六子

隱王

永興王尚烈母寧河王女太祖幼育之禁中愛之成
祖初入朝過鳳陽肇楚罷守司官以下成祖居之肇
昌使講學練武王薨子志墣立墣薨子公鉐立鉐薨
子誠瀾立瀾薨從姪秉欅緣奉國將軍冐封薨子惟
燿立萬曆中王以冐自舉王止其身有宗室

保安王尚煜與永興王同母王薨子志垌立垌薨子
公錬立錬薨子誠潢立潢薨亡後弟誠湶以鎮國將
軍進封亡後弟誠瀲以鎮國將軍進封王事母孝薨
子秉棧立棧薨以先世蘖冐止不嗣有宗室

興平王尚𤇬𤇬薨子志埰立埰薨子公鑅立亡子除

永壽王尚炡炡薨子志埴立埴薨子公錠立錠薨子
誠淋立淋薨子秉欓立欓爲詩壽劉瑾用泥金書瑾
誅籍得之武宗大怒李東陽楊廷和救解罷王亡適

子有庶子八人鎮國將軍惟燿長先王卒有孫懷墡
王嬖內助邵生子惟熄妃沒王請邵爲妃王薨惟熄
求嗣懷墡爭曰其初則皆庶也乃長懷墡墡薨子敬
鏞立鏞薨子誼況立

庶人尚炌初封安定永樂十六年護衞百戸誠持王
募士檄告王反削爵安置泗宣德十年放歸守愍園
除

秦隱王四子

僖王末妃薨

懷王自渭南進王末妃薨

康王自富平進王
宜川王志塛塛薨子公鋺立鋺薨子誠濯立濯薨子
秉櫟立亡子除有宗室
秦康王五子
惠王
公鍵卒亡後
臨潼王公銘銘薨子誠滐立滐薨子秉欆立欆進王
為昭王郡爵除有宗室
郃陽王公鏜鏜薨子誠泓立亡子弟誠澮以鎮國將
軍進封澮薨子秉檄立亡子除有宗室

汧陽王公鐠鐠薨子誠洌立王事父及繼母孝居喪
如古禮追為母服喪喪夫人不再娶其祥也萱草華
雪中弘治十四年旌表薨子秉棪立亡子除有宗室
秦惠王一子
簡王先封鎮安
秦昭王一子
定王
秦宣王一子
靖王以隆德王進封郡爵除有宗室
秦靖王三子

敬王亡子
鎮國將軍誼漇
王誼漶以紫陽王封
臣為郎時奉自王冊下凡三千三十有二宗
晉恭王棡國太原高后生年十三封封七年之國王
之國中道撻膳夫高帝示之勅曰聞爾中道撻膳夫
吾甚恐吾氣雄志壯率羣英平禍亂犯者無輕重不
姑息姑息獨徐與祖為吾膳夫二十三年矣未嘗輕
折辱吾以保吾命小子識哉王脩目美髯顧盼有威
多智數嘗裂入於奔馬坐廢得懿文太子調護其始

以杜彥良為相王為彥良造安車其後又以侍御史
龍舒人汪河為相汪河龍舒人少有大志倜儻傑出從太祖渡江為行省掾曼陳時務太祖高其謀識擢大都督府都事出入左右元察罕帖木兒充復汴梁兵威甚振上命河使察罕結援議論稱旨察罕子擴廓帖木兒遣使來通好上遣河與俱往河至擴廓拘留之洪武九年王師下河洛擴廓僵始還河被拘凡六年抗屬不屈上嘉重之卽陞為吏部侍郎河備陳虜中事上方畧擴廓竟敗是二年陞御史臺侍御史陞陳讜論禰益甚多九年上封晉王于太原簡河為傅河在王所以賢稱洪
武二十六年命王總宋國公勝兵出塞捕虜代王率
護衛軍從而亦命燕王出塞自以其護衛軍燕王深
入虜王不及還第築城於下水帝責王不能王二十
八年薨謚恭子濟熺立為定王成祖初以王縱下黜

其長史龍潭別選之晉王懼欲上護衛不許曰皇祖陽也初王弟濟熿戾恭王弗愛王卽位濟熿追憾王不解於恭王數使人誣王不睠王與世子美圭坐廢幽恭園而濟熿王濟熿旣王鴆殺其嫡母逼烝恭王侍兒栽絕王飲食王困恭園十年恭王故府中媪不能平訴之成祖以故承奉徵爲證徵者濟熿嘗誣其佐王爲逆久械繫京師獄成祖出徵問之得其狀卽使徵名王徵馳入空室中解王糾纏相持哭特府中傳言徵繫死久矣及至皆大驚王入見憊甚成祖憫之封美圭平陽王使奉王居平陽予之故連伯灘田

濟熿怨成祖葯弗服也使寺人代禒臨幕中仁宗卽位念嘗與王同學勅濟熿善遇之與王故王冠厚賜之加給之歲米濟熿益怨望仁宗崩亦不服衰漢反詞連濟熿濟熿恐益陰治與械發屯儲應漢廣致妖巫書章帝祿命魘呪之府中人言濟熿者數十輩濟熿恐請辭王召免爲庶人幽之高牆誅所與同謀妖巫宮屬悉械繫論死奉祠成敬坐謫戍自頌冤章帝下之獄刑成敬永樂中以進士選庶吉士改晉府奉祠旣下齊刑得爲內官監侍景帝甚見親家不得權不乞恩澤子凱登進士初第郎病且死景帝論璥曰爾子平時志何官欲並對曰凱願出入禁閣大馬自勃奈爾福何上嘆息授凱吏科都給事中閣命遂卒凱後才善詩賦涇陽人御史李錦見凱作

輔教薇之有盛變爲舉人而晉國久廢英宗卽位乃立美圭爲王是爲憲王王和厚易直恭事朝廷久愈篤王十年薨庶長子鍾鉉立是爲莊王莊王仁厚恭謹日致拜于天地宗廟博古善法書摹絳帖而廣之表於朝孝宗賜書嘉歎王王六十一年世子奇源及其子表榮皆弗及王表榮子知烊立是爲端王端王追封奇源爲靖王表榮爲懷王奇源好學有至性母妃病徒步禱神及薨乞廬墓孝宗止之端王孤七歲耳而能知哀居母喪嘔血三年芝生其寢宮王好儒斥佛老王三十一年薨亡子以靖王次子表槺之孫新塽爲王是爲簡

王追封表槺爲安王父知㶇爲康王王母太妃尚氏教王嚴時跽王床下尚疾王叩頭露禱請醫與均禮左相朋數陳善王輒下拜王以時勞苦國中吏士賜予加自奉王無內道時樂酒與寺人作嬰兒戲自解其老也以弟新墧子慎鏡攝王薨慎鏡亦薨王凡立三十九年弟慎鋷以輔國將軍進封是爲惠王追封慎鏡爲敬王惠王立一年薨子敏淳立敏淳請於朝追封新墧爲和王立二十六年薨今王求桂立求桂有賢聲

晉恭王七子

定王
高平王濟㷜亡子除
庶人濟熿先封聞喜後封平陽以通漢廢正統中絕
慶成王濟炫始生之日高帝方御慶成之宴喜曰長
封王以號國故他王率繫地而王獨號慶成王成祖
時王數以圖書擅給驛馬被譙讓成祖令諸王子練
武他州縣王得潞州護衛軍人王等爲强盜王不以
聞遣捕曲芘之坐召還王薨子美埥立令其總旗誘
妓與之姦奏陞旺爲典仗有欲告者王假他事杖死
之二小旗爲盜王隱焉而姦其妻爲人所告埥薨子

鍾鎰立王妃妾可二十人四十四子百六十三孫五
百十有曾孫當王之身子孫百人多不能相識王自
喜世宗朝屬上家慶世宗不悅曰不費吾祿米哉王
薨子奇湞立孝宗初王以長子代父理府事箠死亡
辜七人孝宗冠王諸生冠使讀書久之乃以孝聞年
八十餘薨子表欒立王訥好禮年亦八十餘子知㜊
立㜊薨子新堤先王卒長孫慎鍾立
寧化王濟煥正統己已之變欲率其子六人從軍以
報國煥薨子美壤立壤薨子鍾鈵立炳姬其父妾多
通姦衛軍妻不從輒殺之死者八人孝宗冠王書生

冠革其歲祿子兒淫益甚九年幽高牆卒子奇瀗未
王卒子表欅立欅薨子知爐立爐薨子新蠪立薨
永和王濟烺烺有內使誠自宮不淨與王宮人通王
夫人杖死所通宮人誠以他事請王毆死夫人及其
母後有欲發其事者王輒杖死以滅口千戶爲王治
私宅居王所姦妓妓生女珙求以其子爲儀賓爲守
墳軍所告誠坐斬烺薨子美埸立美埸烝庶母亂其
妹致軍舍人八人入宮同姦其宮人翠兒致死勒其
妃與所愛者通妃絕之其所烝庶母生一子詭爲宮
人所育請名於朝事聞英宗召美埸京師覆得實誅

軍人八人削美埸爲庶人留之京師子鍾鍊立鍊薨
子奇湇立湇薨子表㮋立㮋薨子知㜸立㜸薨子新
墥立墥薨今王慎鐳立
廣昌王濟熇熇薨子美堅立堅薨亡子除有宗室
晉定王八子
憲王
交城王美垸王妃悍妬數箠死宮人母妃居定墳以
避之以不孝陽自盡而王亦自與平陽知府輳相惡
誣奏之上爲治其儀賓瑛罪王薨子鍾鐻立鐻薨子
奇渻立渻薨亡子弟奇潚子表𣏌立𣏌亡子從弟表

桓立以孽除有宗室
陽曲王美垗垗薨子鍾鍑立成化中以罪除有宗室
西河王美埻埻薨子鍾鏁立鏁薨子奇溯立王三歲
而孤而能孝母病渴祝天甘泉湧渴愈薨子表相立
亦能孝薨今王知燧立
方山王美垣垣薨子鍾鋌立老無子以所弃女與其
外家易男革爵除封正德中奪其謚有宗室
臨泉王美塎塎薨子鍾鏶立鏶薨子奇滜立滜子表
枍未王卒枍子知烍立亡子除有宗室
雲丘王美堣堣薨子鍾鋋立鋋薨子奇渲立渲薨子

表樟立亡子除有宗室
寧河王美塥王所居府成化十七年有妖爲祟夜或
爲神像或爲王侯舉火將焚宮至次年冬宮果焚冠
服器用皆蕩盡憲宗所以賜王良厚塥薨子鍾鏤立
鏤薨子奇沄立沄薨子表楠立孝且仁國人稱之薨
子知焬立
晉憲王四子
莊王先封榆社後爲王
徐瀟王鍾鐔絕除
河東王鍾鏸鏸薨子奇淮立淮嘗學能文氣和色溫
道德仁義談吐充然薨子表枋未王卒枋子知烔立
烔薨子新墳立王富而儉約而有禮薨子慎鏈立長
子敏漗
太谷王鍾鉉絕除
晉莊王四子
追封靖王世子奇源
義寧王奇漢漢薨子表槐立槐薨子知爀立爀薨子
新堞立堞薨子慎鑠立鑠薨今王敏滙立
河中王奇溶溶薨子表柠立柠薨子知炬立炬薨子
新塗先卒今王慎鑌立

襄陰王奇瀴瀴薨子表楗立絕除有宗室
晉靖王六子
追封懷王世孫表榮
安王表槺以鎮國將軍進封封新化王追封王爵者
之子故不得封爲郡王正德中劉瑾擅政竟予封後
以孫簡王追謚安子知爚又以子簡王追謚康康王
秉禮樂善有著述例除有宗室
安溪王表橍以鎮國將軍封亡子除
靖安王表栱以鎮國將軍封有道氣能詩薨子知燔
立燔薨今王新環立三世俱能詩子慎鍛其宗王傳

生也
旌德王表楷以鎮國將軍封薨子知燉立絕除有宗
室
榮澤王表榬榬薨子知熚立亡子除
晉懷王二子
鎮國將軍知爍天
端王亡子
晉惠王一子
今王
臣爲郎將晉自王而下凡二千有五宗

周定王橚高皇后生初封吳國錢塘高帝以吳爲賦藪改封周國開封府於宋故宮王之國高后遣慈母從賜所御袍若杖一曰王有過披袍植杖坐責之如我在也王好學能詞賦工書從上所賜元嫗得聞元宮中事製元宮詞百章時人以比之三輔黃圖書又以國土夷曠庶草蕃蕪辨察其可佐饑饉者種植四百餘種繪而疏之名救荒本草請得周是修爲其府奉祠是脩病數問之及愈爲是脩加一餐久之來居鳳陽高帝謂王擅離國謫雲南尋復之建文初齊泰黃子澄獻翦燕之謀以王燕母弟易取取周即翦燕

王亦自爲備相王翰諫王不納翰斷指佯狂去（王翰字時舉夏臺人元季隱居中條山至明始出爲周王相王有異志翰正諫弗納度不可爲卽斷指作狂亡去王敗官屬皆就理翰竟無所坐復起爲翰林編脩謫廉州教授值夷獠作亂城陷翰抗節死）會有告王及者建文帝陰使曹國公備兵於邊假道圍王宮執王竄蒙化別安置其諸子已復召還錮之靖難師入金川王與齊王榑見拜且哭成祖益王拔譽登樓相勞也永樂元年復王封如故二年進頌九章及佾舞其年騶虞見鈞王朝以獻上寘賜甚厚既還馳賜以外夷貢珍若羊百牽酒千瓶久之復有告王反者使都御史王彰馳按獻還三護衛上悅王闢東書堂

以教世子辟長史劉淳爲之師王端禮門之槐枯數幹淳陳咎於王王自脩省幹復榮王名其槐爲攄忠之槐（劉淳祥符人元季寓洛陽不求聞達博物洽聞操行峻介洪武中以薦爲原武教諭亟謝去茅屋土垣杜門埽軌既爲長史復辭歸邑子來學庭舍至不能容）王五十六年薨子有燉立是爲憲王王博學善書爲世子時嘗有東書堂帖行世所製樂府新聲大梁人歌舞之王十四年薨亡子臨歿乞喪葬於近地葬從儉妃夫人以下毋從死年少有父母者遣歸家王薨妃鞏氏以死殉夫人施氏歐氏陳氏韓氏張氏李氏亦同死英宗賜謚厚葬之弟有爝自祥符王封是爲簡王王十四年薨子

子垕立是爲靖王王二年薨亡子弟子陞以通許王
立是爲懿王王二十九年薨子同鑣立是爲惠王王
十二年薨子安瀻先王卒孫睦橎立是爲恭王追封
安瀻爲悼王王三十八年薨子勤熄先王卒孫朝㭝
立是爲莊王追封勤熄爲康王王十二年薨子在鋌
立是爲敬王王三十二年薨今王肅溙立長子恭枵
周定王十五子
憲王母馮氏宋國公勝女
庶人有爋初封汝南故善漢庶人定王見告反有爋
爲之請難後得白乞誅有爋成祖赦居之大理定王

老始歸歸與其弟有爔不睦於祥符王欲誣祥符王
反詐爲王報趙反書竟覺免庶人守陵神烈山除是
爲宣德三年
順陽王有烜亡子除
簡王故封祥符
庶人有爔封新安詈人腦肝膽常以日昳捽人殺而
䬹之新安之門無行人竟坐與有爋謀構祥符削王
守陵神烈山除
永寧王有𤍠𤍠薨子子埸立埸薨子同鈳立鈳薨子
安法立法薨子睦𤏲立𤏲薨子勤熺立熺薨子朝㙺
立㙺薨今王在鏜立
汝陽王有熵熵薨子子壆立壆薨子同鋋立鋋薨子
安濩立濩薨子睦橖立橖薨子勤炎立炎薨子朝𡐔
立𡐔亡子除有宗室
鎮平王有熿德善多材工詩歌書畫及子騎射毬鞠
作道統論歷代賢王傳以壽終子子垙立垙薨子同
鑾立鑾薨子安洀立洀薨亡出除有宗室
宜陽王有𤇾亡子除
遂平王有熲熲薨子子墲立墲薨子同鐎立鐎薨子
安洛立王言論英發臨事有斷以壽終子睦㮾弗及

王子勤㸅嗣朴而貧薨子朝埱孫在鈙弗及嗣今王
肅𣺼立
封丘王有熅熅薨子子𡎺立王隆準虬髯其聲如鐘
薨子同鉻立其髯類父英雄有材畧好夜宴竟薨子
安湜立湜薨子睦[illegible]立端儉多賑捨薨子勤系立亡
子除有宗室
羅山王有熼熼薨亡子妃殉謚貞烈除
內鄉王有𤊝子子𡋯先王卒王薨孫同鋇立鋇薨子
安漥立崇儉省嗇薨子睦㯙立薨今王勤烀立長子
朝䶬

胙成王有𤐷𤐷薨子子墩立墩薨子同壓立壓薨子安劉立劉薨子睦梔立梔薨子勤㷃立㷃薨今王朝墍立

第十五子殤贈固始王

周簡王十二子

崝王亡子

懿王故封通許

原武王子璊璊薨子同鐓立鐓薨子安淇立淇薨子睦櫇立櫇薨子勤熗立熗薨長子朝埨長孫在錍

鄢陵王子塈塈薨子同鋑立鋑薨子安沅立沅薨子睦枸立枸薨長子勤炡長孫朝墩

河陰王子壜壜薨妃殉謚貞烈子同鏕立鏕薨子安坵立坵薨子睦樀立樀薨今王勤炘立長子朝莛

項城王子堰亡子除

宜陽王子垗亡子除

潁川王子墟墟薨子同鐀立鐀薨子安湑不及封孫睦棶立薨長子勤燦卒

義陽王子圪圪薨子同鍱立鍱薨子安泼立泼薨今王睦楪立

子墩封未冊卒亡子

汝陰王子墽亡子除

臨汝王子塼塼薨子同銜立銜薨今王安涥立長子睦楙

周懿王八子

惠王封睢陽進世子竟王

沈丘王同鐩鐩薨子安涪立涪薨子睦栲立栲薨子勤煼立煼薨今王朝耇立

上洛王同鏍鏍薨子安瀤立瀤薨子睦檻立檻薨今王勤謨立長子朝壚

魯陽王同鋧鋧薨子安汞立汞薨子睦杫不及封今王勤灰立長子朝拱

臨湍王同鈞鈞薨子安瀺立瀺薨子睦檗立檗薨子勤燊立王無適子有濫妾子朝埊不得封降奉國將軍除有宗室

堵陽王同鈇鈇薨子安灘孫睦橦不及封曾孫勤焌立焌薨今王朝墫立

清河王同鐊王嘗挾姬夜遊巡甲止王王使姬截甲耳孝宗降勅切責王薨子安沈立亡子弟鎮國將軍安涸子睦棱立棱薨今王勤熛立竟以冒伯父封例除有宗室

新會王同鍇鍇薨子安渤立渤薨子睦樒立睦樒文
而恣睦樨以學舉爲宗正樒姤之誣其以獻女得譏
以艶曲使府中習謌之萬曆初上以宗室多無所出
祿遣給事中萬象春行議諸王府限制贍貧宗睦樒
嘆曰是齊泰黃子澄復出聚宗室千餘人盟誓周府
門出飛章造睦樨犀摯之盡其鬚髮曰皆爾謀而羣
上書抗詔坐廢幽高牆除有宗室
周惠王二十三子
世子安潢追封悼王
義寧王安涘惠王無嫡子立庶長子安潢爲世子安

潢薨恭王立而幼安涘誣恭王母出不正不可嗣冀
得自爲王弘治三年坐革爵正德初復王薨子睦櫸
立櫸薨子勤熨立長子朝堆不及封今王在鐩立
庶人安泛封平樂惠王世子其庶長子安潢安泛與
安涘以次受封惠王安靜不事事安潢專權瞥利與
安涘安泛等競置囹圄刑具集亡賴爲私人擊斷無
諱而安泛爲甚惠王戒安潢不從王怒安泛因而傾
安潢奏請廢之安潢亦持安泛不法事欲上告惠王
薨羣小惡安泛於安潢安潢奏安泛私壞宗廟社稷
儀仗柰作諸壇庫姦庶母毆死人安泛亦誣奏世子

以膳毒惠王通惠王妾服中作戲下鎮巡官案驗會
赦頃之安潢死安泛侵陵安潢妃殊甚孝宗十三年
命太監魏忠刑部侍郎何鑑往案安泛恐益持世子
毒殺惠王事并誣安潢妃淫亂所逮千餘人鑑等
還奏上削安泛爵降爲庶人幽高牆除其封
崇善王安涫涫薨子睦楗立楗薨子勤爐弗及封孫
朝墉亦夭除有宗室
鎮國將軍安逢追封海陽王子睦杲立薨今王勤烙
立長子朝陞
安沈未封卒

安泙未封卒
定安王安湎亡子除
曲江王安𤁗𤁗薨子睦梒立梒薨今王勤爟立
鎮國將軍安溢未王卒
博平王安泧惠王男子二十餘平樂義寧諸王交閱
皆以及難獨王備車馬盛賓客客莫不造門教授蕭
雅勸王讀書王曰善日從雅讀書也雅年八十餘且
卒王爲治後事其卒也使人視殯殮三日王親臨奠
焉周自定憲以來率諱死凡喪葬事無敢王聞者死
則曰老曰乾王獨親臨奠教授人謂王修義慕[illegible]有

修始王鼒子睦柯立柯鼒子勤炔立㸌鼒朝基立長
子在鉤
鎮國將軍安涮未王卒
聊城王安滄亡子除
汾西王安灒灒鼒子睦椁立椁鼒子勤熇立熇鼒子
朝堈立亡子除有宗室
魯山王安潒潒鼒子睦櫂立櫂鼒子勤㶳立亡子除
有宗室
信陵王安滓滓鼒子睦楃立楃鼒子勤焜立亡子除
有宗室

邵陵王安瀾瀾鼒子睦梓立梓鼒子勤燦封鎮國將
軍
萊陽王安澝澝鼒子睦桄立桄鼒子勤熼立熼鼒長
子朝騹
東會王安瀉瀉鼒子睦栘立子勤凴先王卒孫朝堡
立
富陽王安濯濯鼒子睦桴立桴鼒子勤熤立萬曆元
年革為庶人除有宗室
會稽王安潆潆鼒子睦杉立杉鼒子勤遂立遂鼒子
朝雖

浦江王安涇涇鼒子睦楫立楫鼒子勤燦立長子朝
郢
麗水王安汾亡子除
周悼王九子
恭王
鎮國將軍睦柖未王卒
鎮國將軍睦棟未王卒
應城王睦桱撝謙下士以忠孝雍鼒子勤煾立煾鼒
子朝均立均鼒子在錠立
益陽王睦楮楮鼒子勤煜不及王孫朝墫立

奉新王睦櫺櫺鼒子勤烕立子朝埏
庶子睦槺
庶子睦楤
南陵王睦楧博學該物廉介節儉無聲色之好所居
瓦屋不綠嘉靖季上書請立宗學以崇德教設選科
以省祿費嚴保勘以杜冒濫革冗職以除素餐戒奔
競以息饕餮許拜掃以廣孝思立憂制以省祿費上
嘉納之竟老亡子除
周恭王十四子
世子勤熄追封康王

京山王勤炫子朝壁先卒王薨王在銶立長子肅沛
華亭王勤熌熌薨今王朝垣立長子在鍗
寶坻王勤炬炬薨今王朝坮立長孫在鈐
湯溪王勤烶烶薨今王朝型立長子在鍌
瑞金王勤煥煥薨子朝琜立琜薨今王在鈉立
商城王勤烒烒薨子朝埫立埫薨長子在鉽
勤烇未封卒
勤烷封臨安天亡子除
柘城王勤烼烼薨今王朝埢立長子在鐇
脩武王勤⿰火旋⿰火旋薨今王朝堋立

安吉王勤⿰火劫⿰火劫薨今王朝堤立
汝寧王勤燓燓王病腫幾殆妾劉焚香祝天衣單三冬
以分王災王愈王薨劉氏自經從隆慶中賜旌表
勤焞封彰德長子朝⿰土茲
周康王四子
莊王
朝埴封順慶
保寧王朝堵堵薨子在鍜立
朝墀未封卒
周莊王四子

敬王
儀封王在鑾鑾薨子肅⿰氵盗立
在鉷封安昌萬曆中以孝義旌
在釭封遂寧子肅濾
周敬王二子
今王一闕
今王四子
恭枵餘未名
臣郎曰臣爲郎時周自王以下凡三萬二千八百九
十七宗其宗獨衆而人貧甚嘉靖中有代宗室越關

訴糧者言臣從開封來目擊周宗動作有禁無產可
鬻無人可依數日之中會不一食有年踰三十不能
婚者有暴露十餘年不能葬者有行乞市井傭作民
間流移它鄉餓死道路者諸府宗室誠貧於周爲甚
上覽而憫焉
楚昭王楨國武昌母昭敬太充妃胡氏生時高帝破
漢武昌報至帝喜問羣臣武昌古何地也對曰楚上
曰子長子楚及分封王齊鑄齊寶三鑄三虧帝乃記
之曰昔予心許楚乃封楚高帝賜王經史王錄御註
洪範及大寶箴于座右時觀警十四年命卒江夏侯

德興討散毛諸洞蠻夷明年討大庸諸洞蠻夷銅鼓五開蠻爲亂出沒不常聞王師至輒竄匿退則復出十八年命王與信國和討之王與信國公分屯諸洞立柵與雜耕以狎之久之計擒其渠魁餘黨悉潰二十年討雲南阿酱秃道走武關至鄜州擒之二十四年往征西番二十七年道州杜回子叛承命討平之是年復討全州叛猺二十八年討桂陽山寇平之二十九年盧溪黔陽諸洞蠻夷叛王出師自沅州伐山險阻至天桂山深入苗寨平之三十年熒惑入太微高帝以太微楚分勅王戒愼玉書十事以無忘大訓

其十事曰尊朝廷守祖訓敬神明作藩屛順人心友兄弟防邊境練軍士謹錢穀畜馬乘王每討平諸叛高帝喜謂王有略及子巴陵王薨帝予勅曰劉向云人君候五星出入所舍何分進退休咎務必知之是以自古有土有衆者謹身心觀天道察人情不敢自暇逸分茅胙土之君亦自有一國休咎可不審與吾諭爾久矣前與爾天文書一帙望爾知星象慮禍福脩人事也舊歲熒惑入太微太微天庭居翼軫楚分也五星無故入災必甚焉徑人東往猶不爲害今順入逆出八十日矣在內庭十日有死君者有死后者

死宰相者況八十日爾子疾逝災非止此爾尚省愼以回天意其冬王妃薨蓋高帝之精天文如此是年古州蠻叛使王與湘王柏率師十萬往征王不親涖軍措糧糗無方上心乃謂王不武也王居國樂善奉法無有踰越成祖即位名爲宗正八年入朝上美王賢亦與其官屬能輔導褒賜之王五十五年薨子孟烷立是爲莊王章帝時平江伯瑄密奏湖廣東南大藩襟帶湖湘控引蠻越交廣黔蜀之會人民蕃庶商賈輻聚楚立國三護衛自始封至今齒繁積充兵强國富魁於異藩護衛之官交姻連婭蘖枝延蔓小人

行險或生其心惟陛下借乏餉名選其健銳使轉漕京師因而畱之章帝曰楚故無過不可莊王懼請內兩護衛自畱其一帝勞而聽之令王自選其一而後歸兩衛於朝王小心敬愼斂而好學所招引管時敏貝翱雷貫等皆文學之士王十六年薨子李垷自武陵王立是爲憲王王事母妃鄧至孝鄧疾幾殆王籲大願代躬侍湯藥不解帶者幾月英宗賜書奬諭母妃鄧鄧愈孫女也王亦以文稱所著東平河間圖贊士林誦之王四年亡子薨弟季埱自黔陽王進封是爲康王正德初疏論逆瑾罪王五十九年薨亡子以

莊王庶子東安王子均銚嗣是爲靖王王四十六年
薨子榮濊立是爲端王王仁且孝徒跣送葬武宗表
之彰孝之坊王二十三年薨子顯榕自長樂王立是
爲愍王王居端王喪遇生辰郤羣臣之賀儀賓寶者
靖王壻也與其弟貢多營利王跡之宗室訟寶王弗
庇也而収其賜田寶怨使貢誣奏王幸臣玉海與其
府中人呼王萬歲誘王演武設水戲習水軍書上肅
帝下都御史御史治都御史御史具言王居喪郤賀
能知禮不坐削寶爲編民然王亦時有不法事初王
娶於吳生英燿収宮人王生英𤎅英燿長封爲世子

見王宮人方兒悅之私烝之外舍王知之禁方兒北
園笞其狎人陶元死之居亡何王與諸王泛湖登湖
臺娼么兒侍英燿又悅之通之於湖亭明日英燿具
筐通中使其卒金與卒良輔筐么兒致之館王怒甚
發聲死二卒二卒懼如元也告英燿曰王怒世子之
位不可知矣英燿曰然不如我先會元夕世子與二
卒謀置酒享王詸之以力士王至世子匿力士堂後
曰砲可舉也酒數進觴從人王從人下受觴英燿示
力士砲力士出以銅瓜檛王王瞿然曰燿燿腦出死
燿取銅鞭鞭王屍迎么兒爲新妃處端王之宮還端

主事閆逮英燿夜斬之焚其屍諡王曰愍楚人稱
王爲破頭王肅帝二十四年也於是英𤎅嗣是爲
恭王王謙抑名於楚王二十一年薨今王華奎立
楚昭王十子
巴陵王孟熜亡子除
永安王孟烱烱薨子季塾立塾薨子均鏁不及封孫
榮澹立澹薨子顯梧立梧薨子英燧立燧薨子華抹
立抹薨今王蘊鍾立
莊王有二兄皆庶也故莊王王
壽昌王孟焯焯薨子季圩立圩薨子均鐵立亡子除

有宗室
崇陽王孟煒煒薨子季堞立堞薨子均鐵立鐵薨子
榮瀰不及封孫顯休嗣王王及奉國將軍榮湑鎮國
中尉顯樺顯槀爲愍王主宗祿出息以惡金及祿權
子母償精金取盈焉宗人皆怨鎮國將軍顯榜與其
舍人虎言之朝格之愍王怒笞顯榜斃虎罰顯榜千
金月旦顯榜將朝于愍王王與榮湑顯槀顯樺袖鐵
尺權鎚待之斃郛羣斃之王竟賜死湑槀樺幽高牆
降襲鎮國將軍
通山王孟熻有賢聲熻薨子季垟立垟薨子均鍊不

及封孫榮滝嗣滝薨子顯裀立裀薨子英炊立愍王
之及也世子逼脅諸王諸王皆爲世子鬨惡唯王直
奏聞王薨長子華垠先卒孫蘊鉉立長子盛泆
通城王孟燦有賢聲燦薨子季塏立塏薨子均鑈先
卒孫榮渡立渡薨子顯柜先卒孫英㴋立㴋薨今王
華壻立長子蘊錸
景陵王孟熠亡子除
岳陽王孟爟爟薨子季境立亡子除有宗室
江夏王孟炬炬薨子季壂立壂薨子均鉯立鉯薨子
榮漠立漠薨子顯桔立桔薨子英熑立爲今王長子

華墇
楚莊王四子
憲王
康王
東安王季墂墂薨子均鈋進嗣楚王次子均鉤立鉤
薨子榮淑立淑薨子顯梡立老成忠厚薨子英燧立
爲今王
大冶王季堧亡子除
楚靖王二子
端王

緇雲王榮淋亡子除
楚端王三子
愍王
保康王顯樟
武岡王顯槐英燿之弑也王奔救愍王鏦傷臂事聞
賜白金三斤彩幣玄黃四襲嘉靖末請立宗學以教
諸宗高下其月餼爲升黜廷臣多採用之然爲人陰
毒亡人理嘗被逮長子英熘
楚愍王二子
逆凶英燿

恭王
楚恭王二子
今王
宣化王華壁與今王一乳生母胡氏
臣爲郎時楚自王而下凡二千一百三十有一宗
齊庶人榑母達定妃高帝三年用皇子封爲齊王國
青州王以武自雄數以上命練兵於邊爲恣肆建文
初府中人會名深告變建文帝徵王廢爲庶人與周
王橚同繫護衛指揮眞等皆伏誅靖難師入金川使
兵護二王二王卒不知所以伏地哭已知爲靖難兵

乃大喜成祖與王齊如故封王子賢烶爲樂安王賢熜爲長山王賢賨爲平原王王之國無能改前過益陰養刺客奸人築王苑垃城使其護衛守城人不得登城夜巡王朝帝曰戒之戒之毋記伏地哭時耶王益自疑謗毀呪禮私僭號闇結勇士通邊夷上不忍暘之諭書王亦上表悔過因請朝謝既至羣臣交劾王王厲聲曰奸臣喋喋又欲效建文時耶會盡斮此輩上聞不懌削其護衛官屬畱居京師吏部尚書蹇義請罪其教授垣等上曰齊王凶悖出天性朕拔王危難安全之誠心溫詞尚不得其聽況肯遜于下置

不問久之益怨言上乃遍諭齊過於諸王王與其子俱削爲庶人除封幽王西内宣宗三年福建建陽男子樓濂詭稱齊王子謀舉事令覺之捕誅其黨數百人搆及其子賢烶等皆暴卒今獨其少子賢𤇆有後以庶宗居南京

潭王梓國長沙母達定妃洪武三年用皇子封二歲耳十八年之國王慧而文數設醴召府僚賦詩品高下金繒賞之治亭殿東掖置琴酒書研洪武二十三年妃與民家坐事上召王王驚闔宮焚死在位二十一年無子除亦聞曰達定妃故陳友諒姬上妃之妃居常爲語所以爲妃故王不勝忿閉城灰竟自焚

趙王杞高帝大封諸子秦晉燕吳楚五王皆任衣冠齊潭趙魯在襁褓王封二歲耳明年殤

魯荒王檀國兗州母郭寧妃封時生兩月耳年十五之國在位二十年薨王好文禮士而餌丹以至眇竟薨高帝戾之所以刑之如秦王子肇輝立爲靖王王恭謹下士以奉法聞王六十四年薨子泰堪立爲惠王王七年薨子陽鑄立爲莊王王四十八年薨于當㴋孫健杙不及王曾孫觀烶立爲端王追封當㴋王健杙悼王端王爲王幼狎其典膳信等淫戲亡度

爲複屋曲房於東園離宮挾娼樂飲裸男女雜浴左右有忤立斃之或炮烙刑信等咄哱殺人有抉眼截唇死者世宗念王幼革其祿三之二逮信等誅之王二十年薨子頤坦白寶慶王立爲今王王事端王病嘗藥請代喪葬遵禮衰絰三年捐田及湖數頃以賑貧民世宗獎之世子壽鏳先王卒

魯荒王二子

靖王

魯靖王六子

惠王

鉅野王泰墱墱薨子陽埢立事繼母孝薨子當涵立
涵薨子健櫶立櫶薨子觀焞立焞薨亡後除有宗室
鄒平王泰滕滕薨子陽鐪立鐪薨子當渼立渼薨子
健檣不及嗣其子觀爐立渼檣皆以孝聞爐薨今王
頤在
安丘王泰圩圩薨子陽墜不及封孫當遂立遂薨子
健樸立樸薨子觀爊立爊薨今王頤堀立長子壽鍏
樂陵王泰塈塈薨子陽館立館有三子曰當菏曰當
渿曰當涓館延秀才滕滋教之菏涓鈍渿敏滋告王
王屬心渿菏涓恨杖殺滋竝降爲庶人以渿嗣館薨

渿不及封孫健櫬立櫬薨子觀熽立熽薨子頤埈立
埈薨子壽鍽
東阿王泰壄壄薨長子陽鐔卒亡子弟陽鏢以鎮國
將軍進封孝友能詩善楷書薨子當澆立薨亡子除
有宗室
魯惠王一子
莊王
魯莊王十子
懷簡世子當漇以孫端王追封懷王
東甌王當泚泚薨子健楸立楸老亡子言宗室所以

蕃繇其詐以妾媵子爲嫡子臣今六十亡息亂所受
府第屯厰請以身後盡歸魯府待給新封省民財萬
一乞著爲例報可王薨爵除有宗室
鄒城王當滋亡子除
館陶王當淴兇淫亡子除
翼城王當濡濡薨今王健棉立長子觀熽
滋陽王當漬漬薨子健樆不及嗣孫觀煒立煒薨長
子頤垷先卒今王壽鑲立
陽信王當潜潜薨子健栣立栣薨子觀燃立燃薨子
頤埔立埔薨今王壽鈔立

高密王當湑湑薨子健栻立栻薨子觀煐立煐薨子
頤封立亡子除有宗室
庶人當洹故封歸善正德中流賊攻兗庶人借護衛
畚甲弓弩率家衆乘城射却之朝廷降勅褒諭遂以
健武聞庶人數數召袁質射與其舍人趙巖縱酒莊
王有較尉智庶人愛之屬長史魁啓莊王以爲家人
魁不應密請莊王重繩之莊王謫智爲樂工庶人怒
欲縛辱魁魁匿不見乘醉言莊王庶人欲反王質者
東平人居鄉侮斷鄉人惡之吏部主事梁穀者亦東
平人其微時兇戾倚諸惡少年旣貴惡少年尚往來

其門厭苦之穀又與千戶高乾[illegible]有怨其邑人西鳳
竹入京師造穀言[illegible]糾衆且爲逆穀意動訪於屈
昂昂亦亡賴子[illegible]書愈誣穀同邑劉昇者嘗爲千戶
王鐕所辱會亦自東平來復誣鐕預謀於穀穀因告
變於楊一清言質嚴且通當沍反攝乾等與其所厭
苦惡少年爲從內廷權貴聞之欲徼封拜如寘鐇故
事遂密聞於武宗兵部尚書陸完請下山東密捕令
總兵官劉暉以遼東軍駐濟寧伺變魁因奏莊王不
發禍且先內廷權貴亦示意迫莊王莊王懼遂亦奏
當沍反有旨遣司禮太監祥大理少卿鈍錦衣衛指

揮端往執之會發兵布置德州大名淮徐間京師洶
洶旬日震動既至圍庶人宮庶人方醉卧與質等束
手就縛曰我何罪索其兵器則向射賊弓弩也巡按
御史翰臣劾奏穀報怨邀功長史魁譖子惑父並宜
寘法詔以翰臣爲謀叛者隱匿下錦衣獄降爲州判
官御史啓充等極論穀鼓煽流言啓小人生事喜功
之心致大臣輕信寡謀之失死不足盡法豈宜與翰
臣異罰不報於是下廷臣議當沍罪無所坐獨以乖
違祖訓降爲庶人幽高牆質及宗屬戍肅州鳳竹昂
[illegible]徙口外魁亦妄誣坐斬餘所連逮多瘐死者中官

護送當沍之高牆當沍猶未知所坐中官曰當之鳳
陽謁祖陵耳比至問曰何地也曰高牆乃大慟曰兗
乎觸牆死聞者傷之子健楣立亡子除

新蔡王當泙泙薨子健櫛立櫛薨今王觀熣立長子
頤[illegible]

魯懷王一子

世子健杙以子端王追封悼

魯悼王一子

端王

魯端王二子

今王以寶慶王進封

今東原王頤埨

今王八子

溫肅世子壽鏳

福安王壽鈐夭亡子除

富平王壽鎗

常德王壽鋐今爲魯王

寧德王壽鋮

泰興王壽鏞

長泰王壽鍏薨

永福王壽鉅

臣爲郎時胥自王而下凡七百六十有五宗

晉江何喬遠 譔

分藩記二

蜀王 湘王 代王 肅王 遼王
慶王 寧王 岷王

蜀獻王椿國成都母郭惠妃滁陽王女也王徇慧能文一目五行下闢西堂延攬名士李叔荊蘇伯衡等商榷文史高帝呼爲蜀秀才既之國聘方孝孺爲世子傅表之曰正學令國人師之造安車以賜長史陳南賓分成都學博士以月餼曰後世子孫皆如我餼

博士（陳南賓茶陵人洪武二年應聘至京師除無棣丞轉膠州同知所至先教化十一年遷國子助教入見高帝命講洪範九疇上大喜稱善書其姓名于殿柱二十二年擢蜀府長史臨事規諫王甚敬禮之）王守西陲施惠而崇教西陲之人安焉天下言忠孝仁義必歸王成祖即位來朝辭歸賜勅獎慰賜鈔二萬從官皆賜宴鈔有差王有所獻荔枝艾虎聚扇香囊綵花諸物賜荅曰送至荔枝諸物具見厚意惟賢弟抱明達之資敦忠孝之義秉心存誠好學不倦東平河間無以過也引睇遐邈朝夕不忘勉自愛重谷王穗王毋弟圖不軌私告王王驚大怒罵谷王不從密奏之成祖悅賜王黃金二百兩白金千兩鈔四萬錠玉帶一圍衮衣九襲綺繡五十匹錦綺十匹絲絹千匹兜羅綿十條高麗布百匹米千石胡椒千斤馬十匹鞍二曰以旌周公久之王來朝又賜白金千兩鈔六萬錠米萬石雜繒五百匹紗羅二百五十匹絹千匹兜羅綿六十條蘇木五千斤胡椒三千斤馬百五匹鞍二火者百其從官皆賚有差王四十三年薨子悅熑不及王謚悼莊世子孫有堉立是爲靖王王八年薨亡子妃李侍姬黃自經以從弟友壎以羅江王進封是爲僖王王淳謹無過章帝重之疾使醫視王三年薨亡子保寧王悅㷿進封是爲和王王

節儉飭禮王二十年薨繼妃徐氏年二十六死以從賜謚靜節子友垓立是爲定王王工詩善草書王一年薨子申鈙立是爲懷王王八年薨亡子弟申鑿以通江王進封是爲惠王王好學能文亦善書王二十二年薨子賓瀚立是爲昭王王仁好儒王十五年薨子讓栩立是爲成王王好學善書肅帝時以忠孝賢良旌二十年建太廟獻黃金六十斤白金六百斤王三十八年薨子承爚立是爲康王王以仁孝稱王十年薨今王宣圻立蜀世多賢王也

蜀獻王六子

悼莊世子悅熑
華陽王悅燿放肆不順獻王惡之王有所愛卒王除
爲千户獻王大怒捽篤之曰不朝命反耶杖之百將
械於朝世孫友堉爲請乃釋之而猶囚繫之數月會
太宗名冠友堉於京師已行獻王薨悅燿竊發帑藏
悉取之友堉歸不問悅燿反誣奏友堉數十事意在
奪其王成祖召入廷辯會晏駕仁宗即位遣按察副
使信廉之得其誣遂命友堉嗣王召悅燿悅燿至猶
誣奏上怒抵其奏地下遷之武岡其後以從岷王武
岡從澧王薨子友𡐤立𡐤與其弟鎮國將軍友壁弗

友也天順間訟於朝上兩戒諭之錄其罪狀遍示宗
室諸王𡐤薨子申𡎚立𡎚薨子賓涎立涎薨子讓瀤
不及封孫承爝立爝薨今王宣墡立長子奉鋭
悅爝封崇寧不得於蜀王逃之谷王穗所谷王匿之
令自稱爲建文君共舉大事王不從竟歸天除
悅炘封崇慶天除
和王先封保寧進爲王
永川王悅烯薨亡子王妃何殉王謚貞順除
悼莊世子三子
靖王

羅江王友埘天除
僖王自羅江王封
蜀和王六子
定王
内江王友壋薨子申鏘不及封孫賓涖立涖薨子
讓枌亦不及封孫承燚立燚薨今王宣墎立
德陽王友墭墭薨子申鋌立鋌薨子賓灘立亡子除
有宗室
石泉王友壙壙薨子申鑄立鑄薨子賓清立清薨子
讓機立機薨今王承熠立

汶川王友壛壛薨子申銷立銷薨子賓沙立沙薨子
讓杝不及封今王承爛立長子宣雝
慶符王友墂墂薨子申鐓立鐓薨子賓沾立沾薨今
王讓檥立長子承炒
蜀定王三子
懷王
惠王自通江王封
南川王申鋸鋸薨長子賓淴與其孫讓檐先卒亡後
王叔子賓灠子讓樨嗣王樨薨子承㷄先卒今王宣
爔立

蜀惠王二子
昭王
庶子賓瀚未封卒
蜀昭王一子
成王
蜀成王一子
康王
蜀康王二子
今王
今王宣址封江安長子奉鋼

今蜀王五子
世子奉銓
奉鉞封新寧未婚薨
三子奉銘未封
四子未名
五子未名
臣爲郎時蜀自王而下凡二百四十有七宗

湘王柏母胡順妃豫章侯美女而王妃則江陰侯高女也洪武十一年用皇子封國荊讀書能韻聾燈警枕囊書自隨被服儒雅兼有神仙之氣望之如玉山晴霞而武力過人有俠氣數從楚王將兵有功建文初坐僞造寶鈔虐殺人降勅切責朝議發兵討之王怒焚其宮室美人乘馬執弓躍入火中死凡王二十二年諡戾國除成祖卽位追諡獻

代簡王桂初封豫後封代國大同王與蜀王同母蜀賢而王暴建文時廢爲庶人使如蜀觀蜀王之法成祖卽位復王王返國不悛永樂元年賜王書曰別久懷思聞吾弟縱戮取財國人甚苦告者衆矣果若其言吾弟大謬夫天下之人皇考四十年辛勤保養以遺子孫其罪合死猶當請命况乃實無吾弟審思拘

囚困辱不記建文時邪已條王三十二罪勅讓之召王朝王不朝再名乃朝至中道勅曰爾傲狠悖慢朕念同氣不遽絕面召訓爾爾拒不至再命始就道今其歸國省愆改行遂革去其三護衛留較尉三十人從王王老矣尚時時與其子遜炓遜熵短衣小帽袖鎚斧傷人市中誘納軍民婦女入宮移怒其子遜煓母子出居外舍於山西行都司甚困王有妃徐甚妬王寵其侍女二人妃糞其口漆其身傅藥潰爛之復潛令衛卒仲謙誘之亡去王六十九年薨遜煓先王卒諡悼戾世子其子仕壥立是爲隱王隱王立追封

悼戾世子爲戾王英宗五年以代隘徙封懷仁於霍
山陰襄垣於蒲靈丘於絳宣寧陽川於澤王惡其子
定安博野二王請亦在徙中定安王上書不忍違王
英宗曰王違子胡越人哉不許王十八年薨子成鍊
立是爲惠王王二十四年薨子聰沐爲世子時先封
武邑王以使酒毆樂工革爵已居惠王喪益酗淫召
妓歌舞内使諫輒榜掠之或觸其怒以石鼓壓胸囊
沙覆口死者數人坐降爲庶人遷太原久之惠王夫
人爲沐理乃使以革爵武邑王稱於代亡何薨子俊
秋立是爲懿王追封武邑爲思王嘉靖初大同卒叛

闈王宮王避之宣府已乃還王二十九年薨子充燿
立是爲昭王王十八年薨子建埼立是爲恭王王二
十五年薨今王鼐鉉立
代簡王十一子
戾王以悼戾世子追封
廣寧王遜烒烒薨子仕墭立墭薨子成鍉立鍉薨子
聰漢立漢薨子俊槻立槻薨子充㸅立㸅薨今王廷
埒立長子鼐鈖
潞成王遜炵炵薨子仕埬立埬薨子成鑘立鑘薨子
聰湞立湞薨子俊棱立棱薨子充熴立熴薨今王廷
塩立長子鼐鐔
山陰王遜煓居蒲王薨子仕堸立堸薨子成鍪立鍪
薨子聰澍立澍薨今王俊栅立王多才藝好佛數上
書求開宗藩應舉之路長子充熨
襄垣王遜燂居蒲景泰初以孝旌而有鷹犬之好王
薨子仕墤立墤不孝不友有淫行成化中廢爲庶人
弘治中以淫暴賜死國除凡以罪除者弟姪毋得繼
爵王有弟曰仕坯其子成鉷多設財爲仕坯求王仕
坯得王未封薨成鉷立竟坐罪封除
靈丘王遜烇居絳爲人驕侈而聰敏多能精通醫道

歲疫施藥活病遇井投之民皆德王王薨子仕埸立
埸事父母一日三問安父亡哀毀頓絕水漿不入口
者四日成化十三年賜勅獎諭埸薨子成鍛立鍛事
埸謹沒廬墓以孝旌王薨子聰漏立漏亦以孝旌年
八十餘薨子俊格孫充熼曾孫廷址皆不及王世宗
好壽考以聰漏壽特予封址子鼐鐮爲玄長孫以寵
之俊格嗜學善屬文聚書萬卷尤好古篆籀墨蹟鼐
鐮爲王隆慶中坐淫刑戮死曾叔祖降庶人除爵有
宗室
宣寧王遜炓居澤正統中王府教授楊普言王孚軍

入武賞箠殺軍人武保兒與賓博戲唯日不足朝廷杖治賓下書責戒王薨子仕壖立壖薨子成銛立銛薨子聰瀻立瀻薨子俊相立相薨今王充燦立

懷仁王遜焇居霍王與宣寧王同出母徐氏徐數入王宮盗其財物與二王詭言盗劫乃威逼世孫以求免王薨子仕壕不及封孫成鈀立鈀薨子聰淑立亡子以弟聰淛子俊榭嗣竟以罪除封有宗室

遜熄未封卒

隰川王遜熮居澤簡王之宮人劉生一女封壺關郡主劉愛之時以祿米給儀賓秦安王數阻之已而簡

王出一合封識賜王啓之則無首獼人及羊肝等物事聞出劉王[illegible]魅虜奉英宗駕至大同王進衣衾飲饌王薨子仕燧立燧薨子成鈞立鈞薨子聰淺立淺薨子俊柏立柏薨亡子除有宗室

遜燔未封卒

代戾王二子

隱王

昌化王仕墠墠薨子成鍐立鍐薨子聰瀘立亡子除有宗室

代隱王七子

惠王

定安王成鏻居忻王薨長子聰濡不戚坐尼封子以下皆爲奉國將軍

博野王成鎮鎮薨子聰漆立漆薨子俊櫝立亡子除有宗室

和川王成鏝鏝薨子聰滑立滑薨子俊龔立龔薨子充烰立烰薨子廷域立域薨今王鼐鉉立嘉靖二十四年府中奉國將軍有日充灼者聚兇徒淮等酗酒作奸坐奪祿怨望乃與襄垣府中中尉充燩謀引虜入大同殺代王以舉事淮密告其黨仲太仲太曰我

師羅廷璽來濟矣廷璽應州人故與其黨王廷策以白蓮教惑衆淮遂因仲太見廷璽廷璽入見稱充灼有天分充灼大喜因爲畫計約奉虜小王子入大同居之遂攻鴈門取平陽立充灼爲王將胡兵四討事定然後計殺小王子充灼然之先遣人陰持火箭焚大同積芻五六所事敗伏誅大同總督侍郎翁萬達疏言大同土產狹瘠祿餉不支代宗胤育日繁衆聚而貧且地近胡易生反側請量遷和川昌化諸府於山陝隙地禮部覆議改遷於山西詔曰可

寧津王成鉁鉁薨子聰滴立滴薨亡子弟聰泠立泠

薨子俊椂立俊除以父冒兄封除有宗室
襄強王成釪釪薨子聰滋立滋薨子俊棟不及封孫
充爓立爓薨今王廷坑立
饒陽王成淼淼薨子聰潵立潵薨子俊橑不及封孫
充蔙立負才辯威黨與嘉靖中數以事傾恭王恐得
罪世宗念邊乃以陳言邊事爲名先暴揚鎮巡官之
惡世宗爲逮繫巡撫何思總兵徐仁等充蔙益驕遂
與恭王互相訐奏累疏自訟利口捷給前後勘官莫
能判巡撫侯趙奏奪其祿充蔙怒不承出不遜語世
宗遣司禮少監王瑜郎訊乃知充蔙誣奏下法司錮

高牆
代惠王四子
思王
樂昌王聰涓居朔王薨子俊榀不及封孫充爊立爊
薨今王廷堨立
吉陽王聰注注薨子俊槿立二王皆以壽終今王充
熌立
潦陽王聰瀨瀨薨子俊梧立梧薨子充㚖不及封
代思王二子
懿王

進賢王俊樍樍薨子充炨立炨薨子廷培立亡子
有宗室
代懿王五子
昭王
河內王充熋熋薨子廷垷嗣亡子除
富川王充煜煜薨子廷埣立埣薨子鼐鏈不及封子
鼐鍬
寶豐王充炕亡子除
碭山王充炯亡子除
代昭王一子

恭王以泰興王進封
代恭王四子
今王以太平王進封
新寧王鼐鈞 萬曆三年罪革半祿
永慶王鼐鉦鉦薨
四子幼
臣爲郎時代自王而下凡二千七百有三宗
肅莊王楧母曰郜氏初封漢二十五年改封肅國甘
建文初移國蘭王四十二年薨子贍焰立是爲康王
宣德八年王上二護衛天順三年求府中儒備邊子

之直不受自具上好馬五百上強直之致書褒美
四十一年薨子祿埤立是爲簡王王十二年薨子貢
錝立是爲恭王王五十年薨子眞淤博雅好文善爲
詩不及王諡安和世子孫弼桄立是爲定王追封安
和世子爲靖王定王王二十四年薨世子縉炯不及
王孫紳堵立是爲懷王追封世子爲昭王懷王王二
年薨年十七耳亡子靖王季子弼柹之子縉熿以鎭
國將軍攝己丣爲眞許之祿則仍鎭國是爲懿王追
封弼柹爲安王懿王王十八年薨今王紳堯立
肅莊王一子

康王
肅康王一子
簡王以洵陽王封
肅簡王一子
恭王以汾川王封
肅恭王六子
靖王
淳化王眞泓泓薨子弼果立果薨長子縉勳長孫紳
坑
鉛山王眞瀞瀞薨子弼幹立幹薨今王縉營立

金壇王眞洵王比小人橫於外事覺下獄當死越獄
其子弼槿酗酒多犯法無禮於王王離之坐廢爲庶
人幽高牆除有宗室
會寧王眞潤潤薨子弼檻不及封今王縉劑立
延長王眞滰滰薨子弼棟不及封今王縉熧立
肅靖王七子
長子弼桓不及封亡子
定王
鎭國將軍弼樞
鎭國將軍弼柹以子懿王追諡安

鎭國將軍弼栲
今王弼枳封開化子縉燧封長子孫紳譔封長孫
今王弼棟封會昌
肅定王二子
昭王
延安王縉燉亡子除有宗室
肅懿王一子
今王
臣爲郎時肅自王而下凡二十有八宗
遼簡王植母韓妃洪武十一年封衞王二十五年改

封遼國廣寧廣寧邊虜初至樹柵而已已命郭英爲王宮城英督工卞上爲罷役三十年命都督楊文率遼東諸衛士爲之令高壯其城門以嚴虜上圖西北沿邊地里諭王曰自東勝以西至寧夏察罕腦兒東勝以東至大同宣府開平又東南至大寧又東至遼東又東至鴨綠江又北去不知幾千里至大漠又自鴈門關外西抵黃河渡至察罕腦兒又東至紫荊關又東至居庸關及古北口又東至山海衛凡軍士屯種地愼毋牧放諸王駙馬往來營駐練習防胡特示此圖子孫世守之王諳練兵務屢樹奇功上多褒賞

建文中坐罪奪祿成祖靖內難王有翊衛功及卽位改封王自請荊州別給一護衛而故三護衛留防邊王四十一年薨子貴烚立王不友於諸弟待庶母寡恩姦郡主棰死長史述居國多過正統三年爲巡撫湖廣禮部右侍郎吳政所奏召王京師明年廢爲庶人守牆圜而政亦以言王姦狀不盡坐謫官王在位十五年弟貴煐以興山王進封是爲肅王王三十三年薨子豪墭立是爲靖王靖王長子死亡子乃請以其妃妾殉憲宗曰豈不聞先帝之顧命耶王何戾也王六年薨子恩鑙以申澤王進封是爲惠王弘治五

年王散宗祿松滋王府鎭國將軍恩鑡恩鍕恩鍩等闖入府王禁拘之皆怨欲奏王王先發己儀賓鏞復誘恩鑡等招納羣小奪軍民商賈利王又發之則又怨謀殺王孝宗覆按實幽恩鑡等鳳陽謫戍諸羣小百餘人方送戍王陰使人挾刑牿死之斃者八十餘人不數日王長子無疾死歲餘王亦疽發背薨凡王十五年子寵淺立是爲恭王王恭默孝友王二十五年薨子致格立是爲莊王莊王病不視事委政毛國妃毛妃通書史沈毅有斷承奉王大用者佐之府中肅妃賢聞天下莊王王十四年薨子憲爀以句容

王進封遼庶人也庶人爲王讀書能文肅皇帝好道王亦奉道謹賜號清微忠教眞人予金印道經王好近婦女至劓鼻以赫虢代準愛騎黑驢微服入人舍游戲爲飲行屢炮烙煇炙人知人所恐物則輒以所恐迫苦之輕辱郡國守相然實無反謀施篤臣者好氣多計監司荊州初朝王王羽冠見之篤臣出問宦官曰茲吾朝而不見王一羽士據上首何也宦官曰王也羽冠上賜也王府中有礬紅戶張文明者時以取礬紅不中王旨爲（紅戶係張鎭鏞子文明爲生員居正父未知旨鏞或文明也）王恍伶人妻與生子召入宮爲姬爲其子請爵抑伶

人異日饗諸大夫篤臣與王使宦官獻諸大夫酒而
伶人亦冠宦者冠迭獻篤臣離席曰敢問冠而閹者
■也王曰寡人所御亡八官也諸大夫皆色變酒數
巡盡起久之遇萬壽節王假宮遙拜雨甚拜殿上故
立諸大夫雨中良久諸大夫冠衣漬出皆更篤臣不
更也服歸舍曰不更王有如此衣乃數數與諸大夫
齮齕王隆慶二年巡按御史郜光先奏王大罪十三
莊帝使刑部侍郎洪朝選按之朝選知王虐故無他
志欲出王於反篤臣乃訐王書餽朝選而因持之王
建白蠢曰訟冤之蠢篤臣驚曰王反矣蠢爲之招使

卒五百人日夜圍王宮朝選竟歸報王不反也獄具
廢庶人幽高牆除封而王所笞張文明者其子居正
方以大學士貴用事嗛朝選不反王甚久之朝選廢
家居居正竟屬都御史勞堪羅織朝選瘐死獄中居
正穿父塚夷入湘獻王墳園又久之居正死遼王母
訟王冤天子竟籍居正家而篤臣亦死亡子

遼簡王十八子

貴燠母妃武定侯女夭

庶人貴烚以長陽王進封坐罪廢子豪墭立墭薨子
恩鈉立鈉薨子寵游立游薨子致櫨不及封今王憲
燠立

庶人貴燮初封遠安王嘗與其弟巴東王貴瑄上變
誣簡王反簡王薨昭帝即位竝削爵降庶人守簡園
翰林學士倪謙者其妻與貴燮母皆出武定侯謙嘗
奉使遼貴燮因饋謙謀復爵而庶人之壻魏玉武縉
周達亦詣謙請爲復儀賓謙爲玉等草奏得復貴燮
雖未復亦德謙寓謙物爲謙受業生章瀚所知謙爲
順天府考試官瀚不中銜焉碁緝事較尉言之謙坐
戍玉等削儀賓如舊貴燮竟除有宗室

肅王

庶人貴煊初封巴東與遠安同免

貴炖封潛江絕除

貴烯封宜都絕除

松滋王貴炘炘薨子豪埋立埋薨子恩鈳立鈳薨子
寵洌立洌薨子致棣立棣薨今王憲爟立長子術經

益陽王貴焞焞薨子豪墢立墢薨子恩銅立銅薨子
寵淄立淄薨子致槠立槠薨子憲爀立爀薨子術域
以勝子降封奉國將軍爵除有宗室

襄陰王貴焆焆薨子豪墈立墈薨子恩鍖立鍖薨子
寵滴立滴薨子致榀立榀薨今王憲熐立

衡陽王貴燢燢薨子豪㶇立㶇薨子恩鑄不及封孫
瀧渰立瀧亡子除有宗室
應山王貴燧燧薨子豪環立環薨子恩鎦立鎦薨亡
子除有宗室
宜城王貴𤐣𤐣薨子豪玪立玪薨子恩銑立銑薨子
寵濱立濱薨子致棖立亡子除有宗室
枝江王貴熠熠薨子豪壓立壓薨子恩錢立錢薨子
寵潤立潤薨子致㮙立㮙子憲燇不及封亡子除有
宗室
沅陵王貴熵熵薨子豪㙛立㙛薨子恩鈽立鈽薨亡

子弟恩鉌以鎮國將軍進封薨子寵涞立涞薨子致
枇立貪而德
麻陽王貴煩與遼王貴烚飲酒嬉戲走馬出入小巷
避不及者輒非禮箠擊或害傷之亡子除
衡山王貴烕亡子除
蘄水王貴熡熡薨子豪圭立圭薨子恩鉅立鉅薨子
寵澍立澍薨子致槭立有賢聲薨子憲熜立薨今王
術鏜立
遼肅王一子
靖王

遼靖王四子
榮穆世子恩鏽
惠王
肅寧王恩𨥈𨥈薨子寵汕立汕薨子致栟立王有德
善薨今王憲爆立
長垣王恩鉀鉀薨子寵泑立亡子除有宗室
遼惠王三子
恭王
光澤王寵瀼恭王友王飲食服御珍玩文繡與王共
凡事必咨王王博文而謹德世宗製燕弁以居賜羣

臣冠名忠靜王疏請弁賜諸宗冠世宗製冠名保和
王所積書萬卷世賜堂名曰博文王自構樓其中名
樓曰慎獨薨子致櫟立櫟薨今王憲爔立
寵瀫夭
遼恭王三子
致橘殤
莊王
廣元王致椹椹薨子憲爀立爀薨今王術埛立遼王
廢諸宗隸楚藩王為宗理
遼莊王一子

庶人寘鐇

臣為郎時遴凡七百有七宗

慶靖王㮵母余妃初封慶陽徙韋建文初徙寧夏寧夏卑濕水泉惡韋清凉宜德初詔得往來韋避暑方孝孺言王好學有文章忠孝出天性正統中寧夏總兵官史昭言王每受鎮守等官覲望朝王必賜酒醉之遲留出非度語且常沮訕邊務煽惑土達官民盡占靈州草場放牧孳畜遣使不從驛道反繇綏德草地往還亡何有告王閱兵造戎器購天文書王懼歸惡於昭欲徙國避之詹帝屢慰以手書在位四十八

年薨謚曰靖子秩煃嗣在位三十一年薨謚曰康子邃醴以平凉王嗣在位九年薨謚曰懷亡子弟邃塀以岐陽王嗣在位十一年薨謚曰莊子寘錖以落交王嗣在位五年薨謚曰恭弘治中虜入塞發王墳子台浤嗣正德五年王坐安化王反時稽首行君臣禮削三護衛之防嘉靖三年王賄於鎮守太監昕總兵官勛求解昕勛不納王銜之會寧夏衛指揮欽指揮錦指揮傑各以事獲罪巡撫都御史璿因藉王謀殺璿昕勛事覺捕治欽等誣王不軌上使覆按都御史璿　王淫暴誘致降虜咒人王內危毒門欲訟闕璿

遮止王竟削為庶人㽞邸已復坐殘虐長子鼒櫍獲西安十五年以恩詔還王凡四十九年薨世子鼒櫍不及嗣庶子鼒枋以桐鄉王進封道謚合法曰定王鼒枋好學樂善能以禮飭諸宗世宗賜之勅齎金幣坊表之王在位二十四年薨謚曰惠子倪𤊨嗣在位十二年薨謚曰端子伸域以綏德王嗣其年薨謚曰憲又其明年寧夏賊哱拜反王妃方氏抱其子師鋅匿窖自縊死

慶靖王六子

康王

秩熹封靖寧亡子除

眞寧王秩爍爍薨子邃坿嗣坿薨子寘鐃嗣鐃薨子台浡嗣浡薨子鼒樺嗣樺薨子倪烄嗣絕除有宗室

安化王秩炵炵薨子邃壜先卒壜之卒也其夫人餓死殉子寘鐇嗣寘鐇狀貌魁梧素狂誕自喜負相者言當大貴使覡降神輒呼寘鐇天子寘鐇悅寧夏指揮周昂千戶何錦丁廣儒生孫景文史連等往來寘鐇所時時與飲酒酒中言我當有天下正德初劉瑾用事遠近流言將不利於社稷寘鐇益喜且以誅瑾為名巡按寧夏都御史安惟學者苛刻人也數杖辱

將士妻將士怨之會瑾遣少卿周東履度屯田東希
瑾意增賦責逋計畝醵貲爲瑾賂寧夏諸屯皆怨寘
鐇使景文飲諸武人酒酒半景文言曰縣官日游戲
亡度任用中貴人瑾煬竈而意在舉火於原也今又
遣使履畝覈軍實爲不軌貲使者增賦醵賂敲扑聲
相聞縣官寧知之乎設瑾舉大事公等皆武弁若國
家何諸客曰然今使者追徵急吾等又多逋不知計
所出耳景文曰安化王日夜爲國家焦心久矣其人
非常人也今縣官委政弄閹意者天開之乎事成公
等行藏在張玉朱能間矣諸客皆曰善何魚肉於酷

吏爲且可望富貴於是歃血相盟計使寘鐇飲諸鎭
巡酒因而殺之會其時寧夏總兵選卒六十人備虜
以屬周昂寘鐇因使昂與六十人通及置酒昂佯言
虜至率六十人者甲而馳入寘鐇府殺總兵官及鎭
守太監於席上是爲五年四月五日是日惟學東不
至則皆分殺之遂焚案籍釋囚犯絕黃河之渡其明
日寘鐇僭大號而副總兵楊英遊擊將軍仇鉞者兩
人屯堡在外寘鐇召英鉞入使歸所部兵皆佯許之
鉞先至寘鐇使單騎還舍奪其軍英聞寘鐇反則不
至又二日寘鐇鑄討賊大將軍印一爲黃旗二十傳

檄內地僞署何錦討賊大將軍周昂左副將軍丁廣
右副將軍張欽先鋒將軍又十三日總兵曹雄者自
固原趨至與總兵英指揮黃正副總兵侯春參將時
原大會靈州約鉞爲內應密布所親信卒城中又一
日雄與靈州守備史鏞奪寘鐇所絕渡處焚大壩捲
埽草若爲決河灌城者寘鐇懼盡出錦等禦官軍城
外獨昂廣留又二日昧爽寘鐇祭蚩尤於郊召鉞從
鉞念寘鐇諸將在安化城中者獨昂若稱疾必來視
則殺之遂稱疾昂果自往鉞遂刺殺昂廣號召英卒
馳入府殺景文連等十餘人拘寘鐇於宮爲寘鐇令

召錦還密諭錦部下■等擊殺其部將而使使殺所
應寘鐇將洗擒錦欽於賀蘭山外寘鐇舉事蓋十八
日而敗敗而後明所遣內臣張永涇陽伯神英都御
史楊一淸師師至乃械送之京師賜死其黨皆伏誅
論鉞功封咸寧伯而賜罵寘鐇反者都督姜漢都指
揮楊忠李睿百戶張欽等有差初寘鐇之敗也以其
孫鼒材托僧大千者與俱亡鼒材時年十七削髮走
河南居永寧山中未幾大千死鼒材爲土僧所陵復
走故縣鎭詣官言狀官送之慶王所王與鎭守官以
狀聞命傳致京師寘鐇府中人下浣衣局者使驗之

已不能辯識法司會官審訊抗言曰我高皇帝七代
孫義不辱齊民歸命君上上念鼐材雖在不肖之列
既自歸送鳳陽高牆安置之
岐山王秩煉亡子除
安塞王秩炅亡子除
慶康王六子
懷王
莊王
弘農王邃墺信用羣小多不法墺薨子寘鐦嗣鐦薨
子台泙嗣泙薨子寘桴嗣桴薨子倪爈嗣爈薨今王

仲纙嗣
邃塴殤
邃墢殤
豐林王邃垙垙薨子寘鏷立鏷薨子台瀚嗣瀚薨子
鼐櫶嗣櫶薨長子倪榮先卒
慶莊王二子
恭王
庶人寘鉶封鞏昌子台凊先卒鉶虐其妻生二女焉
慶王台浤廢鉶覗其府事裁慶王宮眷薪祿取其[illegible]
中金帛萬計慶王二子鼐櫍鼐枋皆幼王愛枋惡櫍
鉶造王謀逆之謠使寺人引誘櫍口熟之常吟於府
中欲圖陷王自爲豐林王台瀚仇鉶訐焉坐廢幽高
牆賜台凊妻死庶人其二女而慶王所以徙西安時
爲世宗十一年爵除有宗室
慶恭王二子
慶定王
壽陽王台濠濠薨子鼐桸立桸薨今王倪勵嗣哼拜
之亂脅王求降王叱之被拘圍城賊平乃出
慶定王六子
端和世子鼐櫍亡後

惠王以桐鄉王封
延川王鼐櫍長子倪煋
鼐檰夭
鼐札
鼐樓
慶惠王三子
端王
倪墧夭
華陰王倪埠埠薨子伸堣幼
慶端王二子

憲王
鎮原王伸埴嗥拜之亂王欲發兵襲賊弗克賊殺王
之較尉數十人
慶憲王二子
師鋅
二子幼未名
臣爲郎時慶自王而下凡二百六十有一宗
寧獻王權母楊妃洪武二十四年用皇子封大寧古
會州也東連遼左西接宣府爲要鎮高帝諸子燕王
善戰王善謀王以高帝命與諸王歲秋行塞成祖以

燕王會王塞上甚憚王所統塞上城九十帶甲八萬
革車六千諸胡騎若朶顏諸夷皆驍勇善戰而其三
護衛率中州閭左北地苦寒日夜思歸也燕王始起
時兵少又慮寧王扼其後則嘆曰安得有大寧兵斷
遼東助我以諸夷哉時建文帝恐王與燕王合使人
召王王不至坐削三護衛李景隆來攻燕燕王爲書
通王請得一至寧府中若謂窮蹙不能戰而求王草
表請解者王許之燕王從千餘騎直趨大寧從松亭
關後攻關王止燕王騎城外使王單騎入燕王執王
手大慟具言所爲起兵故因求王草表王置酒與燕

王爲驩會居數日燕王令親信吏士稍稍入郛陰結
諸夷酋長示意閭左思歸人皆密喜如約燕王行王
祖之郊燕千餘騎擁王入關諸夷酋閭左一呼皆戰
守將朱鑑死之於是王府妃妾世子皆攜其財寶隨
王還北平而大寧城一空王至燕燕王以其軍與景
隆戰王居帳中時時爲燕王草檄燕王謂王曰事成
分天下半及燕王爲天子王求移封諸蘇曰圻內也
請錢塘曰賦藪皇考以與五弟竟不果而封之周若
他惟意王不能無望出飛旗令有司治馳道欲有所
之上大怒王懼從數騎馳入南昌稱病止城樓上上

乃以南昌封王已人告王誹謗巫蠱事竟已自是不
敢有求請覆殿瓴甋用瓦而已不琉璃而搆精廬一
區蒔花藝竹鼓琴讀書其間用是得終成祖世仁宗
宣宗朝王自謂尊叔父數有請然數見拒他日求鐵
笛焉宣宗曰笛滌也與之王自哲美髯負氣好奇嗜
學博古自其髫齔時自稱大明奇士老號臞仙弘獎
風流儒雅之士竝得游從高帝時奉勅輯通鑑博論
三篇他又作家訓國範垂示子孫盟諸社稷山川之
神不守訓範明神殛之所論著及于卜筮脩煉琴奕
諸書手製博山鑪及古瓦硯皆極精緻凡王五十八

年薨子盤烒孝友仁厚有淵騫之譽不及封謚莊惠世子孫奠培嗣是爲靖王追封盤烒爲惠王靖王敏學贍才恣睢罔利嘗有所囑於布政使崔恭恭不從誣奏之恭奏王慘酷貪淫私二王所遺宮人護衛軍生女不令嫁長收之逼內官璧使自盡覆案實坐奪護衛天順二年也成化十一年又與石城王奠堵交惡互訐奏奠堵言王焚燬祖父有出宮人二屍不修祖廟公姑子婦同案奉安於齋宮逼死郡主使女四人事皆實被勑責王四十三年薨子覲鈞立是爲康王王六年薨子宸濠立是爲寧庶人庶人母馮針兒

故娼也將生靖王夢蛇啖其室旦鴟鳴惡焉曰舉子邪溺之庶人母易庶人以他女久之詭言王他姬生男見庶人於王庶人輕佻無威儀鷙害多智喜淫奸暴而善以文行自飾既爲王多養方士邪人出入府中蓄謀爲不軌術者自然言庶人祿命骨相天子也庶人輒喜堪輿人日芳言城東南有天子氣庶人造陽春書院僭號離宮當之西山龍口穴故禁營塚庶人葬母焉殺皇帝末年未子羣臣數請召宗室子預子之庶人子疎非次顧深結左右上前稱其賢庶人忿府中護衛久失行金中貴人劉瑾復之瑾誅復失

府中閹劉吉前都御史李士實爲庶人謀行金兩璧人錢寧臧賢及兵部尚書完等復護衛如故庶人令諸文武吏以臣見不輙困辱之大出息民閒責子錢繹騷强奪人田產主奸爲盜按察副使胡世寧言庶人過於朝庶人怒行金中貴人及諸津要世寧坐繫再經冬減死謫戍李士實言舉人劉養正於庶人庶人招之養正爲庶人密語臣近者見帝星明江漢心竊疑幸得奉大王之風命世撥亂才也善自愛因數數爲庶人講論宋時陳橋事養正安福人嘗舉奇童會試時誤入衆語遂不復應服隱士服部使慕其高名候門得面爲幸聞宸濠變就繇爲草妾所守不得庶人益招

納亡命財勇賭逼狠兵峒蠻人廣多市革張造甲作器械後園畜養鵞鴨以亂椎鼙之聲庶人有求不得必使盜居其家佃戶增等不出額外稅殺其家至百餘人火其室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逵捕盜繫之庶人劫獄取去途遮津關布置船馬偵上動靜旬日一報聞盤驗有言其府中事者截不得奏典寶閻順內官陳宣劉良閒行詣闕上變庶人疑其承奉儀典伏武教之殺儀武家數百人南昌人御史儀欲上變不敢庶人數橫虐之庶人謂上之數巡遊也後宮之未子也使其卒華饋錢寧臧賢金求取中旨召其子司香

太廟錢寧言上用異色龍段加金報賜異色龍段者故事所賜監局書箋也寧別私報庶人金玉帶各二鬧裝七寶帶一奇鍇絲一詭曰上賜庶人大喜列牙受賀令其國僚衣緋四十餘日乃復開館講學求諸生父老奏闕下稱其孝且勤當是時邊將江彬新得幸太監張忠欲附彬傾兩嬖人乘間言上錢寧臧賢盛稱寧王者陛下謂何如也上曰薦文武百執事可任使也薦藩王何爲者張忠曰陛下言之是雖奴輩亦知之且賢等稱寧王孝譏陛下不孝耳稱寧王勤譏陛下不朝耳兩人所譽王萬方臣不能測其意上

曰然下詔索逐王府人毋留闕下寧卒華匿臧賢所賢家故重轑屏廚鑰空後逵巷華從廚後亡去孫燧謂許逵曰寧著矣朝廷不省奈何許逵曰寧之先謀行路知之公文武重臣得號召所部羽翼未具先發擒之卽以成功天下之人莫不相信豈待剖心折肝哉孫燧曰事未發治有詞謹備而已乃繕城隍儲糧糗徙兵仗外局會南昌人儀者出入張銳所爲銳言庶人反狀銳使授意御史蕭淮淮遂上章劾庶人上使太監賴義駙馬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奉詔入寧使獻還故所復護衛屯田與所侵奪官民田土斷絕亡

命賊毋出入府中武宗十四年六月也始宸濠爲逆謀徙幸宮車日夕晏駕子得嗣又意車駕幸江南至南昌計犯乘輿不欲已出叛逆名及聞義等且至大驚召吉養正等謂曰昔荊王有過明使使徵之王竟死西內其及乎不如先也劉養正曰月十三日是爲大王覽揆之旦鎭巡三司官且入壽王有讌旦且謝因其入謝擒之彼恐誅必服不服卽誅之耳而發兵反皆曰善旣讌諸官旦謝宸濠盛設兵衞出露臺奮臂高足曰高皇帝不血食十四年於茲矣孝宗無子誤子民間子以莒滅鄫豈義也哉皇太后女中湯武

也有密旨詔我起兵伸大義天下若等知之乎都御史燧曰旨安在出觀之庶人曰毋多言我往南京爾保駕否燧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又誰駕耶副使許逵挺而前曰賊妄言求死孫公孫公何不罵遂大罵庶人戟手怒曰是不知大義使縛燧逵曰孫都御史朝廷大臣爾得縛耶顧燧曰昔公不先今乃後矣連聲罵反賊反賊力士折燧臂曳燧逵殺之惠民門外懸首城杆其時同謝者或從或默庶人皆械繫之參議黃宏促鐐絕脰戶部主事馬思聰發憤不食皆死宸濠因自立爲皇帝僞授李仕實太師劉養正國師

劉吉太監其它各拜僞職有差改年順德移檄內外
指斥乘輿宣言所以起兵意王妃婁氏泣止不聽集
兵四萬餘號稱十萬命其將欽與素所蓄羣盜略九
江南康破之時江西守臣或執或過害或獨守孤城
不能軍寧兵益焚刼屠戮會福建卒叛汀贑都御史
王守仁奉勑往撫道豐城聞變乃與吉安知府伍文
定便宜檄諸郡兵於是臨江知府戴德孺袁州知府
徐璉贑州知府邢珣瑞州通判胡堯元等及諸縣令
皆以兵來赴宸濠已使宜春王拱樤守南昌而自將
兵攻安慶守仁大會於樟樹約急攻南昌使宸濠反

捄之遂引兵出豐城別使奉新知縣劉守緒破其伏
兵墳廠乘勝抵南昌城下梯絙入宜春王與太監銳
等千餘人皆就擒寧眷屬自焚死宸濠聞之果欲棄
安慶歸李士實曰大王起兵固將據南京循淮泗上
中原爲南面之規今已自脫窟穴又反顧焉小哉王
之行師也宸濠不能用竟歸王守仁謂諸將吏曰宸
濠軍鋒雖銳所過徒焚劫屠戮未嘗遇大敵與奇正
相角所以鼓動其下人者不過以進取封爵啗而餌
之今師出輒歸士心攜沮乘而逆擊之將不戰自潰
諸將吏皆曰善乃使伍文定等各以精兵五百人分

道進指揮余恩以精兵四百誘致之湖上繼至者撫
州知府陳槐使以精兵百餘與胡堯元等張疑設伏
宸濠軍樵舍伍文定前之余恩繼之邢珣繞之徐璉
戴德孺翼之既戰文定恩之兵佯北寧追恩邢珣從
後中斷寧兵爲二文定恩乘之璉德孺合勢夾攻四
面伏兵呼譟大起寧遂大潰擒斬二千餘級溺者萬
數其夜宸濠以不利退保黃石磯問篙工曰何地也
對曰黃石磯宸濠惡其音斬之黃石磯者王失機也
明日宸濠出金厲士盡發九江南康守城兵以益師
而是時饒州知府林珹廣信知府周朝佐建昌知府

曾璵亦先後引兵至守仁乘間使陳槐合林珹攻九
江曾璵合周朝佐攻南康而身與宸濠遇明兵稍却
守仁斬却者頭伍文定立銃炮之間鬚燎不退炮及
宸濠之舟遂大敗擒斬二千餘人宸濠夜退保樵舍
旦復大出金勞士責不受命者將斬之爭論未決諸
道兵奮擊已集焚其貳舟烟焰漲天死者蹈藉宸濠
與其妃嬪泣別皆赴水死水淺宸濠不死萬安知縣
王冕執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及李士實等數
百人斬獲三千餘級溺者約三萬餘衣甲財物與浮
尸積聚橫亘如洲當宸濠之舉事也索兵南昌局無

有乃括民間釜耒爲兵器二十日始就而進賢安義諸縣故無城皆以孫燧先繕城得保云宸濠自舉事至敗蓋五十餘日其始刑牲祭天几折牲覆封宸濠爲九江王使前驅舟發雷雨震宸濠死焉是時天子自稱大將軍巡邊聞宸濠反下詔暴寧罪告宗廟革宸濠爲庶人逮繫尚書完燮人寧賢等籍其家議親征諸臣諫不聽江彬張忠皆從臾上上自稱奉天征討威武大將軍鎭國公邊將江彬許泰朱暉中貴張永張忠等皆稱將軍至良鄉守仁之捷至却不受使還至南京以閩車駕入南京忠泰等請再縱宸濠鄱

陽湖上親遇擒之而後奏凱使張永先行止寧俘守仁已至杭以俘與永獻行在天子竟已再縱之命使永受俘杭州張忠許泰朱暉等皆欲掩守仁功請領北軍萬餘再入南昌至則忠自稱天子十兄弟泰曰我威武副將軍天子同官也暉曰我姓朱天子子伍文定出迎忠叱縛繫之於是誣守仁故黨逆勒兵夜備以疑動朝廷造飛語怒北軍北軍皆呼守仁名謫駡亡忌守仁視舍賜食急病弔喪乃皆喜它日忠泰爲守仁置酒閱射南軍射多不中強守仁三中之北軍皆爲守仁嚴鼓忠泰乃罷酒班師張永之俘至天子出國門從車具軍甲楯弓劍隊伍駕前若爲親征也而奏凱者其冬車駕還京因庶人檻車送車之卒從容嘆曰吾儕小人朝得錙銖夕則無所復思大王剖符裂土號親藩富貴矣何反也宸濠仰天欷歔曰悔之後矣而待公言而待今日哉吾家婦人亦能知之夫紂用婦言亡我以不用婦言亦亡因爲卒具道婁妃所爲止反狀泣數行下天子既至通賜庶人自裁燔屍揚灰諸預謀者皆繫獄郎江西以王守仁爲眞都御史伍文定按察使邢珣右參政餘論敘有差肅皇帝卽位誅所繫獄者繪形示天下而贈孫燧許

逵爲禮部尚書賜之謚祠胡世寧積資兵部尚書守仁積資南兵部尚書封新建伯而寧國遂除嘉靖四年弋陽王拱樻等上言獻王惠王四服子孫所共祀非宸濠一人自出如臣等俱得甄別職守如故而二王以臣等祖不獲廟享臣竊痛之疏三上上命弋陽王以郡王奉祀獻惠樂舞齋郎之屬半給之

寧獻王五子

莊惠王

庶人盤熚封臨川天順四年以僭侈壓呪爲其子奠堉所告坐發守鳳陽祖陵以奠堉告父亦發守寧獻

王壇𡐓生宸瀨宸瀨生拱樌皆不叙嘉靖十五年
許叙爲鎭國中尉旋以罪除
宜春王盤烑烑薨子奠㘿嗣㘿薨子覲鐏不及封孫
宸滄嗣滄薨子拱㯕嗣㯕坐爲宸濠監軍自殺除有宗
室
新昌王盤炷薨亡子除
信豐王盤熼年十九薨亡子妃劉氏自經以殉賜謚
貞烈除
寧惠王五子
靖王

瑞昌王奠㙊㙊薨子覲鍚嗣鍚薨子宸瀷不及封孫
拱栟嗣宸濠黨除有宗室
樂安王奠壘壘薨子覲鑑不及封宸湔嗣湔薨子拱
欏嗣湔樸訥鮮慧而欏有文辭薨今王多㸅嗣
石城王奠堵與寧王奠培交惡王薨子覲鐊孝友慈
惠不及封孫宸浮嗣浮有母弟宸浦庶母兄宸潤弟
宸瀘皆淫縱多殺人而潤瀘以異母弟故與浮浦不
相能弘治十二年互訐奏與潤竝降爲庶人瀘浦革
祿米嘉靖二十四年予浮冠帶歲祿三之一卒亡子
除而宸浮之弟有鎭國將軍宸滐者爲人方正宸濠

欲屈之不得數使人私火其居而諷諸宗資佐之以
示惠宸滐辭不受宸濠敗宸滐得免有宗室
弋陽王奠壏故與靖王有嫌天順間錦衣指揮逯杲
數使較尉察事中外較尉妄言王烝其母英宗貽書
靖王特遣右副使廣駙馬都尉栢與杲按勘靖王外
奏亡有而內實嫌王上怒責問杲杲言有之上賜王
母子自盡舁尸出焚雷雨大作平地深數尺父老驚
愕皆歸罪杲而不知王志也然王亦嘗予府中典膳
萊金毒死其內使二人策不敢以聞故被譙讓子覲
錸幼以父得罪久不敢請封憲宗卽位復之薨子宸
㶇嗣薨子拱樍嗣樍以賢聞宸濠伏誅朝命統府事

薨子多焜嗣多焜和孝文雅亡子除有宗室
寧靖王三子
康王
鍾陵王覲錐弘治中自陳驍勇善騎射願備將帥身
報國兵部尚書馬文升奏弓馬騎射非宗藩所宜鍾
陵王誠自愛宜讀書近儒生上可其奏十八年爲宸
濠所陷以罪除有宗室
建安王覲鍊善名理寧庶人叔父也庶人數名王隅
坐而與之言王爲庶人言樂屢遷其坐至前他口庶

人鍼坐而名王言樂遷前不得他日又使召之曰王
席之根猍請辭庶人反王不及於禍王薨子宸濡嗣
濡薨子拱㮵嗣㮵薨今王多櫛嗣長子謀㰚
臣爲郎時寧
岷莊王楩母曰周妃以洪武二十四年封國岷州二
十八年以雲南新附必親王往鎭改雲南上以國新
民勞爲㮛亭居王待時節力而後作王宮建文初削
諸王護衛西平侯沐晟伺王過言於朝坐廢爲庶人
囚之流漳州其輔導護衛皆誅死靖難初復王王謂
西平侯媟孽之與之交惡上賜書諭王名戒晟王收

印章殺官吏激變夷人驕橫不改上怒奪王冊寶尋
念王建文中久幽復之賜之勅曰昔皇考封建諸子
賜之冊寶建文時爾被收拘囚困久矣朕復爾爵召
還京師爾宿留不至乃恣行威福擅拘方面印信殺
戮官屬使軍民變夷驚疑不安召至京師語言悖慢
殊無敬君事長禮有事宗廟之日沉湎酣酗無所顧
藉至對閽豎則俛首下氣如此尚可有爵土耶特略
爾過俾守舊疆尚改行易慮進學脩德毋作匪彝敬
哉岷王終不改已革其三護衛仁宗即位徙王武岡
弘治中訏奏武岡州劉遜賴徐溥抹免王在位六十

三年薨世子徽煣不及王次子徽煣立是爲恭王凡
十二年薨子順王音埅立凡十六年薨子簡王膺鉟
立膺鉟居順王喪日與羣小飲博承奉劉忠輒禁制
之他日膺鉟醉碎忠首痛毆之鎖之膳房二旬謀於
較尉義較尉寧毆殺之事聞幷得其姦父妾毋狎羣
小索賄賂等事革冠帶停封是爲成化十九年居四
年乃得立立凡十三年薨庶長子彥汰以弘治十七
年自江陵王嗣王王能詩畫嘉靖四年坐幽囚嫡母
革爲庶人十二年與冠帶十五年以恩詔復王是爲
靖王凡四十一年薨子康王譽𣖃立凡七年薨今王

定燿立世子幹跬
岷莊王五子
世子徽㷿㷿與奄告其弟煣誣毀仁廟宣宗召質之
皆虛斬奄而遣㷿歸國
恭王
江川王徽媢居實慶薨子音坺嗣音坺無子弟音埶
嗣埶薨今王膺鏠嗣
庶人徽煠封廣通庶人府中家人段友洪者數以技
術進庶人爲庶人言致仕後軍都事子利賓善相庶
人見之利賓言庶人有異相當主天下今歲舉事大

利庶人恱之遂造轟王金寶靈武欽武二侯銀印改
元玄元作勑書分遣友洪及蒙能陳添齋印金幣入
苗蠻峒封都厥寨苗首楊文伯為靈武侯天柱寨苗
首金龍為欽武侯并以銀牌賜横嶺峒苗首吳英頭
等誘使起兵來攻武岡文伯等不敢受友洪等為鎮
南王徽煠所執巡撫都御史李實以聞遣駙馬都尉
敬內官琮徵庶人京師而湖廣總兵官保定伯瑤亦
言陽宗王徽焟與通謀亦徵入方煠焟被徵時峒苗
至為官軍所擊敗既廷鞫竝降為庶人幽高牆除為
景泰二年

庶人徽焟封陽宗

岷恭王二子

順王

南渭王音墪居永州薨子膺鑼封長子次子膺鉙封
鎮國將軍膺鑼陰賊不道烝王宮人常箠死人或縛
柱射之鑼諸弟殺庶弟膺鈔母通其妻趙王使膺鈔
別居以避之膺鑼誣趙通他人逼使自縊鬩膺鈔蹤
垣免從永州守奏聞覆按實幽膺鑼高牆王宮人所
與烝者皆賜死弘治四年也亡何王薨膺鉙視府事
正德中以膺鉙子彥濱嗣王世宗聞彥濱賢書名御
屏薨子譽櫓嗣譽櫓讀書有行誼湖南饑有數十人
盜王囷王捐囷以與盜絕除

岷順王六子

簡王

建昌王膺鋪以孝聞成化十年賜奬諭王薨子彥㴸
嗣㴸薨子譽櫛嗣櫛薨子定烷以鎮國將軍未封卒
孫幹理

充城王膺錕王𡟎母擊兄居父喪酣飲禱城隍不驗
箠擊之有忤者輒剪其鬚髮成化二十二年廢為庶
人幽高牆除

黎山王膺鉻鉻薨子彥瀵嗣瀵薨子譽枚嗣枚薨子
定羨嗣羨薨長子幹礫

沙陽王膺鉋鉋薨子彥濎嗣絕除

唐年王膺錄錄薨子彥淍嗣長子譽欒絕除有宗室

岷簡王三子

靖王

南安王彥泥嘉靖四年坐內亂呪咀魘魅通苗夷行
劫奪降庶人幽高牆爵除彥泥既久幽其子譽林請
棄祿入養上寢其奏

南豐王彥潡潡薨今王譽楇長子定燢

岷靖王六子

康王

善化王譽栝以賢聞王薨子定燧嗣燧薨子幹埔嗣

長子企鉅

建德王譽梃梃薨子定焴嗣焴薨長子幹墻長孫企

錞

漢川王譽榛以賢聞王薨子定烰嗣

遂安王譽榉絶除

長壽王譽樁絶除

岷康王六子

宋熩未封卒

今王

綏寧王定光長子幹址

南漳王定熿絶除

邵陽王定爍長子幹垟

廣濟王定爍長子幹塍

今王三子

青林王幹垣絶除

世子幹跬以南昌王改封

常寧王幹坤

臣為郎時岷自王而下凡百九十六宗

晉江何喬遠 譔

分藩記三

谷王　韓王　潘王　安王　唐王

郢王　伊王

谷王橞高帝十八子也與蜀王同母國宣府古上谷地故曰谷鄰於寧成祖靖內難寧有佐助功而王自歸建文帝使門金川靖難師渡江王見建文帝不競開門迎成祖成祖德之旣卽位賜王樂七奏衛士三百金銀槍太刎黃金三百白金三千綵幣三百匹鈔

二百錠馬四匹金籠鞍轡二副歲增米三千石與寧王並徙內地寧王南昌谷王長沙王之國復賜馬三十四匹鞍二副銀五百兩鈔三萬六千錠錦十疋紵絲綾羅各六十疋絹百九十疋羊二十羫酒二百瓶其從官賜宴鈔甚厚王居長沙橫甚忠誠伯茹瑺衡山人太祖舊臣也道歸里不謁王王白帝帝下瑺獄竟死王益養死士藏亡命作舟艦弓弩器械教習兵戰大創佛寺私度僧千人呪詛縣官而自祈祝與都指揮成官者智與寶信驪造圖讖謂十八子當有天下而占之曰我也我高帝十八子號成曰師尚父謂信曰國老令公使智致蜀王帶爲隱語匿帶中陰約與起事召匠製機燈選驍士教之音樂而以獻請得上元入禁張燈樂人進侑食於內庭王賦國中及千蛣蟯之轉取於游觀葦轝花石無遠近國人皆怨長史盧廷綱數諫王王誣廷綱誹謗磔殺之指揮彭舍人常泄王事咸死亡敢諫者張興者王府中都督密言成祖成祖曰橞朕弟與曰雖然請察之成祖曰吾察之與還白皇太子南京曰臣所奏皆旦夕急上猶徐徐爾卽不信急時請得無隨坐乎會蜀王子悅燇逃王所王匿之說衆曰建文君尚在金川之役我出

之今居我所我將爲伸大義發有日蜀王聞大懼使儀賓瞻上變上曰有是哉立歸悅燇於蜀召王京師王猝就徵旣至示之蜀王之章自服永樂十四年十月甲申成國公勇都察院左都御史觀率文武羣臣奏曰切聞封建親支藩屏宗社傳之萬年與施罔極聖王之制也周有管蔡漢有淮南聖賢之君至爲割恩正法誠以宗社安危有天下者不以私害公谷王橞淫心不度詐爲圖讖妖言陰養死士演習兵法[illegible]戰船於劉陽屯田積穀廣設廄旨淬礪器械都指揮成尊爲尚父宦者智信嚴以國老令公機匠製燈[illegible]

夫習樂計獻內廷伺間觀隙詐留蜀王子托之華君蜀王出裏譬不悛改私度僧尼禱且咒殺諫臣廷綱礫亡罪人投之水賴天地宗社之靈蜀王忠貞發厥奸謀陛下卽篤親親不忍如公義何臣等謂谷王穗大逆不道誅劉不可赦謹昧死聞成祖曰穗朕弟楚王楨周王橚蜀王椿遼王栢寧王橚瀋王模其與諸王雜議十五年正月甲辰楚王楨等議上議谷王穗違棄祖訓陰結惡黨謀不軌天地所不容祖宗所不佑臣等皆兄弟謂宜按法誅惟大兄皇帝陛下裁門內恩所以昭姦示憲於天下也成祖曰穗朕弟二月

癸亥成祖曰小子穗反性滅倫自作孽于不請賴天地宗社之靈蜀王忠孝發爾陰謀顯暴不可覆諸生羣臣咸求昭討朕隱于懿親削爾王降庶人嗚呼省念哉乃誅所與共謀而都督張興釋不問王閤戶自焚死獨其子賦𡚱有後爲谷庶人

韓憲王松母曰周妃洪武二十四年封開原與瀋王皆以幼未之國上使王綵周歷秦晉抵燕齊瀋王自齊歷燕晉抵秦周見于五王以敦友弟之好亦游觀諸國都王聰明機辨通今古恭謹無過永樂五年竟未之國薨子恭王沖烕立憲王之薨也恭王幼亦未之國仁宗卽位徙國平凉明年與襄陵王沖秋樂平王沖烣並召至京之各獻詩頌仁宗嘉嘆勅獎賜白金鈔幣有差正統元年上書言邊務賜書褒荅立三十一年薨懷王範圯以庶子立三年患陰厥薨亡子其初封開城也靖王範址以庶弟立五年其初封西鄉也惠王徵釗以庶長子立二十年其初封高陵也悼王偕洮以庶二子立六年亡子其初封廣安也康王偕灊有善行以庶弟立二十六年其初封彰化也昭王旭櫏學問忠孝能詩善書時推惠於其國中以庶長子立三十一年其初封渭南也定王融燧以

嫡子立二十九年王通文藝曉彈射有才略然嗜利用匪人爲暴橫子諛墉先王卒以今王朗錡追謚安其初謚悼恭世子也朗錡立十九年薨其初鎭國將軍也今王景溁立長孫逵杞

韓憲王四子

恭王

襄陵王沖秋王孝事父母正統己巳率師勤王英宗後元年惠王奏王性至孝母年八十一得危疾刲股肉作汁剪鬚和之爇香禱天母泄下取菅之數日[illegible]王年五十有七故抱氣羸悴自母病解氣積遂散誠

孝感通顯有徵驗上賜勑奬諭憲宗初虜入河套王請率子孫及壻從軍褒詔不許爲人忠孝讀書節儉好禮爲藩輔冠年七十餘無疾考終平生先後蒙璽書褒詔者六薨子範址嗣武宗初惠王奏王讀書守禮嘗刲股愈母父薨刻木供奉忌日必哀時新不薦不敢食待諸弟友愛賙軍較貧乏葬其不能舉者年七十餘猶北向扶杖拜祝節慶上致書奬諭曰敬問高叔祖襄陵王年高德盛孝義彰聞朕不勝嘉悅夫宗室天下表有此善行宜用旌庸尚懋初心允終令德俾諸後進觀法同歸王妃劉氏亦有賢行朝命譔

文立石王薨子徵鈐嗣鈐薨子鎮國將軍偕淛孫旭榷未封皆先卒自冲秋至于旭榷五世同居孝友作述嘉靖十一年賜璽書曾孫融焚嗣嘉靖三十二年以與長樂王融焞慶陽王謨墊及諸宗室二百餘人訐奏定王爲奸利並革祿焚薨子謨塔嗣塔薨今王朗鑽嗣

樂平王冲𤇆憲宗十七年康王偕濡奏臣曾叔祖樂平王冲𤇆登年八袠累善百行乞賜褒旌爲宗室勸憲宗致王書曰韓王奏曾叔祖年高德邵善行昭彰朕聞甚悅足以增光本支永楷親族究厥底歸且賢

東平其益加調攝頤養天和副朕眷念之意欽薨子範埸先卒孫徵鋞嗣鋞薨子偕淵嗣淵薨長子旭樞先卒孫融熨嗣熨薨今王謨㭿嗣

臨汾王冲𤍋絕除

韓恭王五子

懷王

靖王

褒城王範塄塄薨子徵鉅嗣鉅薨子偕洇嗣洇薨子旭欄嗣欄薨子融烝嗣烝薨子謨垣嗣垣子即銓未封卒亡子除

通渭王範墅墅薨子徵鍒嗣鍒薨子偕湹嗣湹薨子旭楊嗣楊薨子融烑嗣烑薨今王謨埇嗣長子朗鉽

平利王範銎亡子除

韓靖王二子

惠王

漢陰王徵鍉王薨無嗣其疾也妃父周恂取他人子爲王子既長得封成化十四年事覺斬恂沒其家受封男女皆賜死追削王謚降庶人除

韓惠王七子

偕汸未封卒

悼王
康王
偕泓未封卒
偕溥未封卒
高平王偕欒欒薨子旭樽嗣樽薨子融烇嗣鎭國中
尉旭椨烇父行也私挾妓外遊烇通其妻謀殺之事
覺謫爲庶人肅帝十五年也除
西德王偕瀞瀞薨子旭樅先卒孫融熣嗣熣薨今王
諆埴嗣
韓康王七子

聕王
隴西王旭林絶除
寧遠王旭栓栓薨子融煥嗣煥薨子諆垙嗣垙薨今
王朗鐄嗣
旭楙未封卒
長泰王旭横横薨子融焯嗣焯薨子諆塡嗣絶除有
宗室
永福王旭橝橝薨子融燓嗣燓薨今王諆墻嗣
建寧王旭棛棛薨子融炣嗣王貧以受封金冊質金
办宗室偕洪洪子旭桳難之以多取息事聞坐廢爲
庶人除有宗室
韓昭王四子
定王
長洲王融熧熧薨子諆墷先卒今王朗𨰻嗣
崑山王融焥焥薨子諆埦嗣埦薨今王朗鏵嗣
長樂王融焞焞薨今王諆抖嗣
韓定王五子
安王
高淳王諆壏壏薨今王朗鎔嗣長子璟浫
休寧王諆堘堘薨子朗鏐嗣絶除

慶陽王諆塾塾薨子朗鐱嗣絶除
通安令王諆墆長子朗鋗
韓安王十子肅帝末年以宗室祿不足詔身不及王
者許其嫡長子繼王餘子如故秋郡王支絶虚其爵
不得繼著爲令安王以世子不及王王其嫡子朗錡
餘子皆封鎭國將軍
韓[illegible]王九子
今王
崇明王璟淸淸薨子遠秽
長吉王璟瀾長子遠櫶

保德王環淲淲薨子未名
綏平王環洛洛薨亡子除
咸陽王環澋
襄丘王環浲
固原王環渭
九子環余
臣爲郎時韓自王而下凡三千七十有二宗
濬簡王模國潞安其初潞州也母趙貴妃王以高帝二十四年封成祖六年之國惇靜守禮在位四十一年薨謚曰簡子佶焞以武鄉王嗣在位二十六年薨

謚曰康子幼𡒉嗣有賢聲在位五十八年年八十薨謚曰莊子詮鉦以西陽王嗣在位十九年薨謚曰恭子勛洮以福山王先卒謚恭和恭和王子胤榿亦蚤卒再從弟胤移以靈川王嗣胤移者恭裕王勛潪之子榮懿王詮鉥之孫而榮懿王莊王次子也胤移進王追謚榮懿安王恭裕惠王而謚恭和靖王胤榿懷王王在位十九年薨謚曰憲王秀傑躭文儒講德脩道子恬烄嗣好學工古文詞妙於聲律在位二十九年薨謚曰宣今王珵堯嗣王仁孝劝恭於天子穆廟下璽書賜棹楔世子效鏞

瀋簡王七子
康王
陵川王佶烇烇薨長子幼㙺不及封子詮鐒嗣鐒薨長子勛瀼不及封子胤杲嗣杲薨今王恬燆
平遥王佶焆焆薨子幼壜嗣亡子除有宗室
黎城王佶熵熵薨子幼塄嗣亡子除有宗室
稷山王佶焻焻薨子幼塨嗣塨薨子詮鋈嗣鋈薨子勛沂嗣沂薨子胤柯嗣柯薨子恬炠嗣今王珵埍
沁水王佶熅熅薨子幼壉嗣壉薨子詮鐕嗣鐕薨子勛灖嗣灖薨子胤欆嗣欆薨子恬炘嗣炘薨今王珵

堦長子效鏗
沁源王佶焯焯薨子幼埼嗣埼薨子詮鍾嗣鍾讀書好文薨子勛溱嗣溱薨長子胤榻不及封孫恬熗嗣熗薨今王珵墀嗣長孫效鐐萬曆十五年坐逼死族祖降庶人
瀋康王七子
莊王
清源王幼圩博學多著述圩薨子詮鎔嗣鎔薨子勛灊嗣灊薨子胤栃嗣栃薨今王恬烎
遼山王幼塈成化十九年王妃薨來辭內官遣祭憲

宗曰禮也而王辭豈以爲𠇮耶無他也王承之王薨
子詮鉞嗣鉞薨子勛澄嗣澄薨今王胤杞嗣長子恬
輝
內丘王幼墳墳薨長子詮鋷不及封孫勛漴嗣漴薨
長子胤秘不及封孫恬煕嗣煕薨今王珵壚
廣宗王幼林亡子除
唐山王幼墧墧薨子詮鈹嗣鈹薨子勛潡嗣潡薨子
胤栖嗣栖薨子恬熇嗣熇薨長子珵郢
永年王幼堺堺薨長子詮𨭥長孫勛浚皆不及封曾
孫胤𣞎嗣𣞎薨子恬焥嗣焥薨子珵封嗣子效鋻

潘莊王七子
恭王
靈川王詮鉥以孫憲王追諡安子勛溍以子憲王追
諡惠憲王既進封遂進封惠王次子鎮國將軍胤梃
爲德平王以續靈川之後而靈川之郡爵除梃薨今
王恬熂嗣長子珵雖
宜山王詮鏋鏋薨子勛渥立長子胤槐得罪於父長
孫恬㷡
宿遷王詮鏅鏅薨子勛澤嗣澤薨子胤杧不及封孫
恬煙嗣亡子除有宗室

吳江王詮鏗鏗薨子勛清嗣清薨子胤栿不及封
王恬糕
定陶王詮鍬鍬薨子勛湮不及封孫胤櫏嗣長子恬
熲
雲和王詮鐘亡子除
潘憲王四子
宣王
鎮康王恬焯穆宗朝以孝義旌亡子除
恬熬夭
安慶王恬爖穆宗朝以孝被旌

潘宣王七子
今王
保定王珵坦
德化王珵璣
靈壽王珵塏靈壽而下以例不得封潘恭於天子天
子悅之與之封而不祿
六合王珵埏
珵睦
七子未名
今王一子

卩子效鏞
臣爲郎時藩自王而下凡九百九十有二宗
安惠王楹洪武二十四年封平凉王二十七年薨亡
十國除仁宗初以平凉封韓景帝中使襄陵王冲烋
奉惠王祀故襄陵祀安王
唐定王桱國南陽母李賢妃以高帝二十四年封成
祖六年之國王敏而易王二十五年薨子瓊烴立是
爲靖王王琮嬖有桀豭爲成祖所喜永樂中入朝五
日三召見王六年薨妃高氏未册殉詔封靖王妃王
弟瓊炟立是爲憲王王四十八年薨臨終善誨諸子

爲詩永訣子芝址立是爲莊王王孝事父母被服儒
行王十一年薨子彌鍗立是爲成王王肆力經史屏
几書訓言諸宗有飾裘馬買名姝者憎之若浼日與
文士觴詠士大夫道南陽無不求見王孝宗朝奏胡
廷待親藩生爵歿謚親親至矣間有惡未敗聞沒獲
美謚魯荒秦愍殆黷明初請今勘實用寓彰癉禮部
議覆從之且言王見及此誠可嘉尚請降勑獎諭徧
布諸王詔可武宗出游王作憂國詩八章王三十五
年薨亡子愛文城子宇溫賢立爲嗣是爲敬王肅帝
十八年王以賢孝旌久之作大廟獻黃金千白金萬

助大工賜玉帶益祿歲百石王三十六年薨子宙栐
立是爲順王王三年薨今王碩熿立
唐定王三子
靖王
新野王瓊燁定王庶子王薨謚悼懷子恭簡王芝城
立王有繼妃曰邢太妃甚賢善爲王持家薨子宣懿
王彌鎬立薨子榮僖王宇滬立薨子康靖王宙杭立
薨子碩爍立爲今王
憲王
唐憲王六子

悼愉世子芝壐
莊王自舞陽王封
三城王芝垝通經著書精書畫好禮有名弘正間亡
子以湯陰王子鎮國將軍彌瑩奉王祀爵除
庶人芝坦封新城孝宗十三年坐炮烙刑人子彌鏡
助爲虐除
承休王芝垠王靖王繼妃焦氏出妃愛之每入宮母
子坐食相對不爲禮遇節旦召樂婦入戲笑莊王啓
焦欲責之焦不問王値其出宮召詰之語不遜王忿
觸之芝垠訾王箠王之侍從母焦怒持鐵棰撻王門

王閉不敢出妃弟璟遂與芝埌誣莊王毆罵繼母意
圖不軌王亦奏芝埌淫亂事王坐革爵憲宗二十年
也孝宗七年復之子彌鋠立有賢聲葬之日牽紼而
號者數千人子宇淵立淵薨子宙枝好學識典故不
及封子碩熛爲今王
蕩陰王芝垙倜儻好文不問家食貧而好施薨子彌
鍔立長子宇潑賢不及封子宙祭立祭薨亡子除有
宗室
唐莊王五子
成王

淅陽王彌鏟亡子除
文成王彌鉗穎哲儉素善詩賦書隸廣置園圃亭榭
以延賓客士大夫過南陽皆造門求見子宇温嗣王
追諡王爲恭郡爵除有宗室
鄖城王彌鋃鋃薨長子宇清不及封孫宙桃立桃薨
亡子除有宗室
衛輝王彌錡錡薨子宇漳立漳薨子宙桐不及封孫
碩煥立煥薨亡子除有宗室
唐敬王一子
順王

唐順王一子
今王
今王五子
器樜餘子幼
臣爲郎時唐自王而下凡九十有三宗
郢請王棣母劉惠妃高帝二十四年封安陸王二十
四年薨妃郭氏武定侯英女也王薨亡子有女四人
郭妃對鑑自形遺女而經以從王
伊厲王㰘國洛陽母曰葛麗妃洪武二十四年封王
好武不能宮居喜負劒馳馬有犯譽者手斬之血濺

王衣王則好衣其血濺者平居晃裸男女雜坐之故
謚厲王二十四年薨子顒炔立是爲簡王王求府太
守亡㒓縱其中官擾民洛陽人苦之河南太守李驥
稍稍操以法王故誣驥他罪章帝釋驥械治其府中
人憲帝時進表文不恭謹屢被讓王四十年薨子勉
堡不及封孫諟鈉立是爲悼王追封勉堡爲安王悼
王十年薨亡子弟諟鈺以郟城王進封是爲定王王
好學崇禮居喪過哀忌日哭泣終日不食歲時祀先
王致齋于外邸王鎮國非慶賀不輙見望闕北首過
廟則趨民間高年耆宿必禮下之縉紳士夫進見虛

心延問王三十三年薨子訏淵立是爲莊上王十六薨亡子弟訏淳以濟源王進封王讀書好禮事其生母至孝母沒廬神主殿側者三年十六年薨子典楧以嘉靖二十三年立爲王以四十一年降爲伊庶人庶人愎而狠多縱府中人持河南吏短長吏不如指則旦夕斥去郎去大遭其折辱縉紳大夫過河南有徑外郊不入朝者王使迫挽其車辱以非禮郎入朝者王必多爲難河南通判某者素不善事王不內王干請及去王使數十人待之途捽其髮髭大遺於其口中御史某按河南從北邙山外過王要笞之往來

縉紳率迂折從他境其土之仕於外者寧久官不敢歸家河南守相長吏莫敢問王以此自得計太守張杜者山東人公廉不發私書既至官則較尉數百人持太守事太守不得有所平反杜戒門曰有內伊較尉者死較尉不得見太守太守剖斷自如王怒召邊人守府門爲太守家人淫奔瀆亂之戲伺太守出俳弄之王蕭牆徹請垣許之則奪郡治及學宮地以廣宮郎中陳大壯者居鄰王王亦求其居弗與王使數十人從大壯卧起有所食輒奪之大壯佮傍市中適府獄户開大壯竄入與囚同食數月乃出王使人從大壯如故大壯竟餓死其家不得收屍王所爲宮畫城昏臺倣闕下錦衣官較宣詔陝西從洛陽過王擁錦衣人召官屬迎詔王私製一黃紙爲詔書捧入內不開宣衆問何詔也王曰詔耳妄問者死其夜與其子褒爀大張宴樂至曙令其府中人皆稱千歲若請伊親於天子天子密詔之也王擄人妻女至四百餘口奪民廬舍至三千餘誑脅人財至三萬餘金晝閉河南府城大選民間女十二歲以上者七百餘留其姝麗者九十人不留者令具金贖厭惡者委投圈虎事聞上革王祿三之一令王壞僭城歸奪女出羣小

人付有司王自如禮部數牒促之河南守相持牒入王曰安用牒是爲我障檽我猶嫌有畫河南守相乃自召卒[illegible]其僭城隳未半持挺者數百人出王宮逐卒卒或墮或壓多死者河南人怨王皆曰伊王反矣河南僉事林騰蛟具疏從都御史堯臣御史鯨以聞王毒殺之章下禮部三法司具言伊王典楧好亂暴棄禮義違祖訓失藩臣節陛下念親親曲赦再四不痛心湔躬同好日甚臣等謂宜如徽王載埨故事降爲庶人禁錮高牆削除世封制曰可

伊厲王一子

簡王

伊簡王二子

安王初以庶子封洛陽以子悼王進封追諡安郡爵

除

光陽王勉坍無子除

伊安王四子

悼王

方城王諟鐮鐮薨子訏淦立淦薨長子典榕不及封

孫褒㮇立㮇薨今王珂墦立

西鄂王諟鈇鈇薨子訏滐立滐薨亡子除有宗室

定王初封郯城以進封郡爵除

伊定王二子

莊王

敬王初封濟源以進封郡爵除

伊敬王二子

庶人典樸

萬安王典櫝櫝薨今王褒㛥立

伊庶人一子

庶人褒■以父故謫竟絕

臣為郎時伊凡八十宗

名山藏卷之三十九

晉江何喬遠 譔

分藩記四 成仁宣三廟子

成三子 仁宗而外凡二王

漢庶人 趙王

漢庶人高煦母徐皇后太祖時以燕王子封高陽成祖卽位封漢王狙詐多智以材武自負也初太祖召諸王子學京師諸王子皆留心翰墨王獨嬉遊輕躁太祖小祥王與燕世子入祭外舅徐輝祖密奏高煦勇悍無賴非惟不忠抑且叛父請建文君留勿遣輝

祖弟增壽及駙馬都尉王寧力庇之竟遣還將行入輝祖廄盜其驤不辭朝去過涿殺涿驛吏燕王靖內難謂王武使從師王領勁騎接戰白溝東昌有功及浦子口燕王與南將盛庸戰敗矣王搏胡兵至燕王撫之曰勉哉子病矣世子多疾定難以功王又力戰破盛庸世子爲人仁膚體充盈而王長七尺餘輕趫挽千鈞兩腋若有龍鱗者數片燕王以類已愛之既有天下密召淇國公丘福駙馬都尉王寧學士解縉等謀所立福寧言二殿下爲陛下靖難有功功高於世子立子以長平世之道也解縉頓首曰以臣所見

異是世子忠敬仁孝天下莫不聞異時守成令主也且夫以孽奪宗爲亂道王從上田射生多軍士有二爲益柯棲連中之上喜漢王技至此乎解縉從旁對曰所謂賢王者孝友慈明爲藩國長若夫挽弓命中洞胸貫顱猶一卒也陛下誠愛王不宜以此爲王譽上竟立世子爲太子封王漢國雲南王失望不行曰我何罪處我荒徼已又改靑州王曰我何罪處我揜土是時上將巡北平使太子守南京王請從太子居南數行離間私譖解縉於上上至徵太子師傅皆繫獄而解縉亦爲王窘死獄中王居南京乘閒請天策

爲護衛擁軍三千不隸於伍符輒自詫天策上將唐太宗之號也長史瑛■善岐鳳數直諫王怨附繫之詔獄兵馬指揮野驢執治漢府不法人王殺之以鐵瓜王數體解無罪人投之江漆革爲舟以習水戰造大量收祿米縱護衛軍强取民閒貨財或至盜劫永樂十五年上南還聞王不法事褫王衣冠繫之西華門數月皇太子力抹解上曰吾爲人父不知子耶彼方以秦王世民自與居爾於建成乃更王封於樂安曰是怏怏者必爲變處之樂安朝發夕擒之矣王至樂安深懷怨望異謀益急私造火器籍壯丁爲行伍

破獄出死囚厚養之集旁近無賴壯子弟及逋逃賜銀幣編隊甲給諸衛所兵器行其暴恣而境內騷然上崩太子踐祚爲昭帝王數遣人窺覘昭帝知之顧益厚遇王昭帝崩章帝卽位有所求請輒不得益怨望遂發兵反長史李默諫不聽乃作五軍指揮王斌等將四軍諸子將一軍而自將中軍僞授官號私於英國公約爲內應故御史李濬者樂安人方持服家居匿妻子變姓名馳告闕下王知之使使者追捕不及使者還王怒磔之濬字伯淵漢庶人旣平章帝嘉濬忠陞左僉都御史正統元年遼東守臣懈於邊備虜數寇盜命濬往延撫濬至以禦戎之道莫重於守於是高城深池謹烽堠鳴刁斗揀精銳士馬分布要害暇則躬督屯田區畫措置纖是邊儲充實甲兵堅利遼海以東悉平悉寧進左副都御史勅便宜行事在邊八年以疾乞休未幾卒侍郎王偉銘濬墓謂濬小心愼密至誠無僞其在朝則比之石慶在邊則比之趙翁孫而王所私遣人英國公所者英國公亦縶以聞上不忍加兵使中官泰諭王王盛陳兵衛見泰南向坐言曰我何負朝廷哉靖難之戰非我出死燕之爲燕未可知也永樂中太宗皇帝削我護衛徙我樂安讒我者誰耶今固望縣官優我而輒云祖宗故事故事我豈能鬱鬱無動作汝循嘗覘漢士馬意不可以洸洋天下速歸報急縛朝中奸臣來徐議吾所欲耳因上章指斥大行皇帝與上所爲名夏原吉等奸臣宗誅之上嘆曰高煦果反夜召夏原吉楊士奇楊榮問計楊榮曰彼謂陛下卽位新必不能自行若自行出不意且大懼破之必矣上問原吉曰於卿何如原吉曰漢王驁而寡謀外詡中怯臣嘗見其命將而色變將出師而泣知其無能爲也且兵貴神速楊榮策之善上立召英國公輔下親征詔告高煦罪於天地宗廟百神八月發京師英國公輔少師義少傅士奇少保原吉太子少傅榮太子少保中尚書淡本通政使佐從以武陽侯祿爲先鋒是時漢方約內應取濟南濟南守吏覺之不得發漢將榮者南人請引兵趨南京漢諸將曰南人謀家耳奈我輩何庚辰武陽侯至樂安城下約戰上令大軍蓐食兼行辛巳昧爽上軍城北壁其四門諸將請攻城不許諭王書不荅乃使射詔城中城中人多欲劫王獻者王驚遣人詣行幄請假一夕一夕訣妻孥以明日自歸許之其夕漢盡焚兵器反書壬午上軍城南漢將斌曰就擒辱也何如戰死王曰城小乃從閒道衣白席藁出見上頓首自陳上赦王罪使召其諸子解兵令武陽侯祿尚書本旋定城中改樂安州曰武定乃班師還京降王爲庶人縶之逍遙城誅所與謀者六百四十餘

人滅死戍邊者千五百餘人實口外者七百二十七人獨長史李默免上之逍遙城視庶人庶人足鐐於木運木撞上上不期而踣遂覆巨鼎炙之庶人負鼎鼎動須臾死諸子皆死初昭帝爲太子上時爲太孫與庶人從上陵太子體重多躓高煦後言曰前人躓後人警太孫曰戒之更有後人警後人也

庶人十子

世子瞻垣先庶人卒

庶人瞻圻圻憾父殺其母證父於朝父惡之言於昭帝褫王守陵鳳陽誅其紀善李遜

瞻垐封濟陽

瞻域封臨淄

瞻埣封昌樂

瞻墿封淄川

瞻坪封齊東

瞻壔封任城

瞻[土長]封海豐

瞻垹封新泰已上皆坐逆幽死

趙王高燧國彰德母徐皇后王寡學好武成祖靖內難與有功自喜負與漢庶人謀奪嫡數密譖皇太子宮僚永樂二年封趙居守北京多用邪人左道上怒誅其長史褫王冠以皇太子力抹免上晚節多疾皇太子視國事宦官黃儼江保者素邪媚皇太子斥之遂數離間皇太子於上皇太子希進見二十一年王入朝留京師儼等妄言上屬意王從王來者指揮孟賢等皆喜欽天監謝成過賢所密言曰成觀天象且有易王之變旬月間耳賢益喜與其弟三軍人怨子和正覡等僞爲遺詔通內近中貴人謀鴆上幸宮車宴駕卽劫出禁仗符寶僞詔從中下立王爲天子然未以告王曰待事成總旗王瑜知其謀詣闕上變

上命急捕賊御右順門親聽之立誅趙王之人顧王曰爾爲之邪王齒擊不能聲是時也又以皇太子力抹免（瑜山陽人正甥也正欲爲趙王畫事私告瑜瑜大驚舅氏奈何自赤族耶正曰勢欲殺之瑜卽上變太宗嘉之授瑜正千戶累官右都督僉事[illegible][illegible]道印充右副總兵鎮守淮安瑜雅尚文學門杜私謁爲鎮守寬大不猛以德服人每讀忠臣烈上傳慨然歆慕遇奸臣賊子則切齒恨之但其上變中有枉死者及卒之日自東兩手如高懸然號呼械解）上乃選廷臣之賢者輔王以國子監司業趙季通爲左長史董子莊爲右長史二人爲王講說經書推理驗事於是王知禮重此兩人循禮悅孝事太子甚恭太子卽位爲仁宗王之國遣季通力辭常山左右兩護衛不許往復再三仁宗書諭

曰賢弟忠愛河間東平亡踰也盛心不可固違今令兵部存留中護衞添設羣牧千戶一所王國中惟兄與弟如手如足銘著於心何日忘之趙李通天台人縣教官舉任吉安永豐知縣調龍慶尉寬厚愛人永樂初除博士陞司業尋爲趙府長史與董子莊端惟詳雅同心輔王當時論親藩輔導之良趙董爲極選宣德初漢庶人反漢黨有誣趙者章帝擒漢班師羣臣迎於單橋尚書陳山請曰漢趙二王爲謀久矣漢擒趙必不安不如出不意移師襲之上右顧而問楊榮對曰善左顧而問蹇義夏原吉對曰善榮退使楊士奇草勅詰趙士奇曰事未發以何爲辭榮曰謂漢詞連趙士奇曰漢連趙誰證哉大

行皇帝在東宮時趙諸羣小僞詔邪謀發露有狀尚爲百口救解大行皇帝僅二弟陛下僅二叔有罪者不可恕無罪者不可薄要使主上不受葛藟之媿而後羣臣有以見大行皇帝地下榮曰善與義原吉具以士奇言白上上止上還京師鞫漢獄漢庶人復自言連趙諸臣言趙者益多趙王聞之憂懼不知所出上召問士奇士奇曰今陛下宗室惟趙最親可惑衆口哉上曰漢趙雖兄弟不同德矣皇考於趙最友朕惟一叔奈何不愛諸臣言趙益多朕行以漢詞與諸臣輝章示之乃遣廣平侯容都御史觀往諭容觀至

趙王曰吾生矣因盡納護衞上表謝恩上緣此待趙王益厚王二十八年薨諡曰簡子惠王立惠王名瞻塙立二十三年薨子悼王立悼王名祁鎡立六年薨子靖王立靖王名見濟王狎戲酗酒怒輒以刀劍剸刺人垂箠殺之或劓面碎首南樂湯陰二王王叔父也而亦欲殺之又强買良家子女留止樂婦後宮成化中革冠服削祿三之一後復冠服立三十八年薨子莊王立莊王名祐棌好酒色立三十六年薨子康王立康王名厚煜讀書好禮孝事其祖母妃妃疾爲嘗糞嘉靖中彰德饑王請辭祿以賑之朝命不許世

宗南巡王迎駕甚恭王招致賓客文酒游宴有淮南梁孝之風其後與其次妃反目自縊立四十年子昭定王載培世孫翊鏥皆先王卒今王常清立進昭定王爲恭王世孫爲安王王跋捐產以捄荒

趙簡王二子

世子瞻坺先王薨諡悼僖

惠王以安陽王進王

趙惠王八子

悼王

臨漳王祁鋆坐與靖王同虐革服減祿薨子見㴐立

漣薨子祐枝先父卒枝子厚炣立炣薨子載墭立墭
薨子今王翊鋼
湯陰王祁鏋坐與靖王同虐革服減祿子見準以烝
繼母賜死除有宗室
襄邑王祁鋥鋥薨子見滃立亡子弟見沂嗣沂薨子
祐櫸嗣櫸薨子厚燔嗣燔薨子載垷以擅婚事例除
有宗室
洛川王祁鋹鋹薨子見渥嗣渥薨子祐榘嗣榘薨子
厚烙先父卒烙子載墝嗣墝薨子翊鏴嗣鏴薨子今
王常澮

祁鋅夭
南樂王祁鉷坐與靖王同虐革服減祿鉷薨子見灟
嗣灟薨子祐櫝嗣櫝薨子厚鍢嗣鍢薨子載墲嗣墲
薨今王翊鏑
平鄉王祁鍯鍯薨子見洸嗣洸薨子祐楸先父卒楸
子厚爒嗣爒薨子今王載坋以私收濫妾降封
趙悼王三子
靖王
汝源王見淇淇薨子祐桐嗣桐薨子厚焆嗣焆薨子
載壋未封卒絕除

昆陽王見治絕除有宗室
趙靖王三子
莊王以清流王進王
廣安王祐枳枳薨子厚煿嗣煿薨子載堂嗣堂薨子
今王翊鏻
祐朾夭
趙莊王五子
康王
江寧王厚煉煉薨子載堞嗣堞薨子今王翊鋊
光山王厚煇絕除

秀水王厚焗絕除
厚烶夭
趙康王二子
獲嘉王載培以孫常清追諡恭
成皐王載垸康王之縊也對侍見咄咄自語若有所
恨者殆爲妃與成皐王外論洶洶於成皐王先是洛
川王翊鉻爭民田彰德通判田時雨撻其奴論戍亡
何湯陰王府奉國將軍厚熸厚煆與彰德知府傳汝
礪求祿汝礪亦囚其奴不與王使家人詣府求解汝
礪不見見時雨時雨復語侵之然王殊無恚於時雨

也王暴甍成皐王懼得罪罪汝礪時兩威逼之以狀
聞世宗詔械繫京師論汝礪戍極邊時兩歸斬於趙
時論寃焉垙甍子翊鍐嗣鍐甍子今王常洟翊鍐父
子風流儒雅駸駸然方駕河間矣
趙恭王一子
世子翊鐳謚安
安王一子
今王
今王三子
世子由松

二子三子皆幼
臣爲郎時趙自王而下凡六百二十有三宗
昭九子 宣宗而外凡八王
鄭王 越王 蘄王 襄王 荆王
淮王 滕王 梁王 衛王
鄭靖王瞻埈母李賢妃成祖二十二年用皇孫封章
帝四年之國國鳳翔以隴人多孌英宗前九年改國
懷慶王多暴怒杖人至死稍不如意輒擊殺之英宗
爲置强相以御史周瑄[illegible]爲長史後稍戢王四十三年
甍子祁鐵王王爲世子時棄妃而立妾王有子見滋
不愛也每言見滋母韓氏齷齪百歲後難與同廟見
滋是我爲世子時予如何襲得王爵聞人諫輒忿怒
天順三年召入朝戒諭之王二十八年甍謚簡見滋
不及封子祐枔王進見滋僖王祐枔五十一年甍謚
康亡後東垣王祐檡以簡王孫入繼進其父見濵爲
定王祐檡居喪能毀王十三年甍謚懿子厚烷王肅
帝六年也初簡王有子十餘人長見滋次見濍見濵
見濍之母有寵於王王愛見濍而弗教也及長封盟
津數行不順王惡之至於父子交訟純帝廢見濍爲
庶人幽高牆故懿王王久之盟津王子祐橏長求復

故爵王不與奏祐橏怨王王讀書能文折節下士然
多泥古府中故有習樂之所王盡改其名舍曰中和
繹舍堂祀伏羲神農黃帝曰原始之堂室曰思誠之
室後室曰祕器之藏其宅館第皆以古義名名疑於
天子嘉靖二十七年鎭國中尉周王孫勤熨者故嘗
得過於周王周王以聞世宗奪其祿勤熨失祿乃詣
闕上書極諫若爲名高也者其書曰陛下躬上聖之
資不法古帝王兢業萬幾擇政任人乃溺意長生屢
修齋醮興作頻仍數年以來朝儀久缺委任匪人遂
至賄賂公行刑罰倒置奔競成風公私殫竭脫有意

外變臣不知所終遷者天心仁愛災異疊徵而不下
罪己之詔諸大臣亦無避路之章慶瑞頌符接口連
牘恐非所以承天變伏惟皇上念祖宗創業之難敬
昊天顯道之戒復視朝之禮罷土木之工開忠諫之
路屏邪枉之人則天意可回人心用勸將與唐堯虞
舜齊名等齡臣言出禍隨顧得從劉向李勉趙汝愚
同遊地下不恨疏入世宗怒坐勤尉謗訕降庶人幽
高牆居亡何王上萬壽表失臣帝罔怪之又亡何帝
醮祐禧來獻香王則不使而獨作四箴十連珠以諷
切帝其書曰臣聞孔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

不徙不善不改是吾憂也孔子大聖猶以不學亡德
爲憂兄時君邪臣伏見太祖皇帝起淮右身遊四方
居無容膝垂及三載備歷艱難及有志天下統一寰
宇則躬擐甲冑膚冒風雪歷十五載然後乃能逐胡
元平四川收八閩安百姓攘四夷功可謂大矣德可
謂盛矣事可謂危然而後安矣尚慮喪亂以來教阻
道晦民庶懵迷乃復朿書廣見求言廣知朝政夕講
寒暑不替餘風騰波及於外國以至琉球諸王遣子
入學然猶勞瘁時臻民隱日察靡敢戲豫所以繼唐
虞竝湯武也洪惟皇上御製心箴註四箴碑幽風書

逸揭洪範篇大學衍義下詢疾苦身先農桑益身
保民孳孳忘倦臣所親見何及邇年罷講有日美政
無聞使四方學士利欲紛挐莫知所從守藩下臣願
陛下講學勤政求祖宗之初治問百姓之安危臣不
勝拳拳効李德裕丹扆之箴倣陸機連珠之體凡十
四章別錄敬進陛下萬幾之暇取次覽觀臣厚烷不
勝愛君之至四箴曰居敬曰窮理曰克己曰存誠其
連珠十篇曰臣聞連城之璧不付於拙工千里之驥
必託之善御是以脩身者以損德爲憂保國者以失
賢爲慮臣聞如砥之途人以爲邪徑瀾天之語人以

爲上乘是以孔孟之門無人而異端雜起堯舜之世
既遠而治道難興臣聞衣食足而民富禮文衰而訓
靡是以農桑必盛於風俗之始彝倫必明於教學之
時臣聞百口言善所以尊修一心詢過所以希天然
則諛舌易巽苦口難便是以堯疇咨而裕受拒諫而
寡臣聞水滿易溢月盈易虧是以守謙者不挾德而
侮去患者不娭禍而追臣聞竭民脂而作無益者世
不知惜長國家而損下利者士謂非忠然則民饑而
君無獨富農足而國不能凶是以愛民則福錫於邦
趾虐下則禍起於舟中臣聞文公簡禮春秋加貶鄒

衍繫獄夏月飛霜然則不誠獲戾罔察罹殃是以畏威者克謹天戒敬祖者率由舊章臣聞商鞅尚法秦旋踵以亡仲尼行仁魯三月而治是以萬類取足得衆尚於用寬百姓無匱求仁先於近譬臣聞臨春於閣陳禍以盈步虛於城宋室將毀是以成湯寬仁不聲色是親放勳恭讓不茅茨爲恥臣聞被衣寒體充食餒腹民日惟憂耕田南畝鑿井西鄰人日惟懌然則與以惠者欲其知樂以利者忘其力是以熙皥而王者之爲驩虞而霸者之策旣奏帝大怒下鄭人獄中手詔曰日者勤慰誘詘朕躬朕姑活之厚烷敢効

尤彼小豎子耳爾今西伯也諸欲爲爲之祐橲因帝之怒王也摭拾王罪四十章誣王反上使駙馬諸太監堪往視還報反亡驗信惑小人治宮館名號疑乘輿則有之而方掉弄章句譏謗至尊上曰厚烷橋傲不稱臣百凡自擅掇拾朕過無禮不道降庶人囚之王囚高牆十八年莊帝卽位乃出復其爵王自少至老布衣蔬食而已自封至復王凡五十五年薨謚爲恭而前盟津王亦稍自得復爵賜謚王世子載堉讀書樂道有恭王風恭王之囚也世子不敢室築一室王宮門外席藁以居如王囚之年數王薨世子曰鄭宗之序盟津爲長前王復爵與謚矣爵不宜我固避之山中其後竟立祐橲之曾孫載壐爲王

鄭靖王四子

簡王

新平王祁銳夭亡子除

涇陽王祁銑信讒廢置世子逼人致死天順三年召入朝戒諭銑寵子見溢嗣溢爲世子荒淫亡度母妃張氏常制教之母寵溢殺一犬殮而埋祭之以比母及襲封宿娼喪次妃郭氏泣諫溢怒撲之宮門絕其飲食笞殺其從婢復强納母妃女弟爲妃兄所奏孝

宗八年革爵除

朝邑王祁鋊亡子除

鄭簡王十子

世子見滋追封僖

盟津王見濍王出府別居竊世子金冊以去他日復入簡王宮欲取寶簡王索出其世子冊以是怨簡王遂不復朝凡朝廷慶賀進表箋禮皆廢他日輿而過涇陽王門見涇陽王不下妹廣寧郡主及牂府中製臥牀奮具碎而焚之又强娶良家子爲宮婢多占軍較至百餘人簡王不能制以奏聞純帝二十年革爵

崇德王載墭亡子除

臣爲郎時鄭府王而下凡二十一宗

靳王瞻垠不知其母故封靜樂王傅姚友直授王經有顧問必正對王雖幼知賓禮之王早卒謚莊獻昭帝即位追謚獻姚友直名翁川字行浙江蕭山人洪武甲戌進士授中書舍人累陞司經局洗馬宣廟爲皇孫時奉命授書并授靳獻王陞左春坊左庶子及靳王建國雲南歷雲南左參政掌長史司事靳王因事至京宣廟嘉念舊勞擢太常寺卿

越靖王瞻墉母昭皇后永樂三年用皇孫封衢州未之國薨妃吳氏殉謚貞惠亡子除

襄憲王瞻墡母昭皇后永樂二十二年用皇孫封王

讀書通詩尤長春秋宣宗四年之國長沙正統初言長沙卑濕請遷允爽地睿帝居之襄陽帝北狩其時諸王中王最長親且賢朝議以國家有故非長王無以填之謀迎立王子既不果郕王攝王上書皇太后請立睿帝太子急發府庫募勇敢士迎鑾而令郕王加意監國之政而郕王隱之不以聞太后書至已立爲皇帝矣郕王即位又上言陛下誕登寶位非從上皇剛封若稍失臣節宜旦夕遣使視膳朔望率羣臣問安以不失恭順之意睿帝復辟子諫王文坐謀迎王子誅疑王與有謀而王實不知久之從宮中得王令戴平巾習禮讀書敬帝即位得歸及沒肅帝賜謚

子祐樒多行不義惡於恭王

東垣王見滇王御家奴安童數欲殺其妃憲宗斬安童褫王爲民久乃復王薨以子懿王進封追謚定懿王庶子厚烱仍襲東垣爵烱薨子載墽立墽薨子翊鐙立

河陽王見潙殤除

信陽王見泿殤除

宜章王見洲夭亡子除

繁昌王見凝濩薨子祐榜立榜薨子厚燦立

廬江王見湳湳薨子祐棉立棉薨子厚光立長子載禋

丹陽王見溎亡子除

眞丘王見涓亡子除

鄭僖王二子

康王

祐橞殤

鄭恭王三子

世子載埔

德慶王載封薨子翊鍥立

所爲二書賜書遺王比於金縢名王朝既見甚懽使
詣謁長獻二陵歸上章言伏覩皇太后制諭廢郕王
如漢昌邑王臣讀漢書霍光因昭帝無後援立昌邑
以承漢祀初無篡奪之非郕王承皇上寄托之重乃
乘危篡位改易儲君背恩亂倫非昌邑比臣閱其所
葬杭氏壽陵高聳僭擬長獻臣不勝憤悼伏望夷毀
以明禮法上從之河南按察使王槩坐誣繫獄王過
河南河南父老遮王車訟槩王訪槩爲吏誠善及小
見賜宴酒半王跪席舉身爲上言曰從洛中來洛父
老所以遮車訟槩狀上立命名爲大理卿（王槩廬陵人正統壬

戌進士起家刑部郎歷湖廣河南參政河南按察使巡撫陝西入爲大理寺卿刑部尚書槩所歷多在法司精習律比了決無宿案凡以要結至者測情協律指摘過誤疵謬不少假借以故諸法吏相率爲明愼刑用不枉其所爲斷案微駁法吏亦轉相成抄寫傳以爲式卒謚恭毅子文年十六舉進士以翰林出爲廣西參政）王出有二都督犯駕內侍以聞上怒庭杖二都
督王人謝曰臣出無傷二都督何從知之若罪二都
督是臣爲阱於二都督也上竟赦二都督杖王數欲
迓國上特賜護衛及旗手司鷹坊司食鹽三千引官
其二夫人之弟二乳母之夫皆爲百戶春秋上戊祭
社稷山川賜陪祭官懸帶牙牌又賜之襄王之寶雕
王篆曰以識寵奏上曰昔周公有大勳勞成王寵以
天子禮樂叔父豈下周公姪欲加叔父宮殿黃琉璃
瓦王踧踖辭奈何以臣壞祖宗之典訓且居第當傳
孫子用陶瓦世世相安也上曰善及行上送至午門
外王逡逡若有所言上曰叔父何言王頓首曰今海
內之民財殫力痡望陛下如望慈父母願陛下省刑
罰薄稅斂以荅海內心上拱手謝王還上及太后思
王不已四年復召王王至上諭廷臣曰吾叔父襄王
天下第一賢王也其以朕言勝於宗人之府三時迓
國御製峴山漢水二賦及襄陽四時歌以榮之王行
上送至蘆溝橋駕在王後王辭以臣先君大亂之道

也上曰今日姪送叔非君送臣叔父何辭之與有王
不得辭反其車以面上六年復迎王以老辭上歲致
存問諸藩自谷王後皆禁不朝王獨以小心淸愼守
法遠嫌得車朝者再在位五十年薨子祁鏞嗣在位
十年薨謚曰定子見淑嗣在位二年薨謚曰簡子祐
材嗣王聽其妃父井海左使多箠殺人孝宗中降勅
切責海及王所親信俱戍邊在位十四年薨亡子謚
曰懷弟祐楕以光化王進封在位四十三年薨亡子
謚曰康始懷王好玄脩復好鷹犬蓄善馬日行八百
里一日騎往南陽迓而日未曛又嗜女色宮中賞賜

無節兼有巒攸之變先世蓄積爲一空康王之嗣也
嘗命道士禱雨而應遂奉道好五雷法嘗無故煉神
忽見一長人高六十七丈許靑兩赤髮黃巾金甲執
鐵鞭立庭前因悸終其身年八十五薨二王同月生
也而皆好道教初簡王夢兩道人相採髮謡端禮門
直入王宮遂生二王而皆以好道康王薨無子其從
姪厚熲以陽山王進封陽山王者定王次子見涝之
孫而祐榻之子也追封見涝爲恭王祐榻爲惠王王
之嗣王也幼鎭寧王祐㰅攝之世宗南狩承天康王
長進王王爲王初爲王國貧縮甚乃折節爲儉攝斂

衣冠居外廄不厭稻粱遂能節祿米之羨以助於王
家嘉靖三十年虜犯順王進銀二千助軍三十六年
三殿災王進銀三千衲木十世宗兩賜獎勞卷衣一
襲王事嫡母王太妃及潘太妃至孝潘太妃薨王殯
之左偏王太妃曰汝母有爾緊社稷是賴其何有於
正寢左之以我乎仍正寢王泣曰臣非敢有違臣不
忍以非禮加臣母及葬跣而扶櫬行五十里王愛襄
人左右不使犯有司四方士大夫道襄者率先施禮
與爲韋布交人爲之語曰夫人入楚也山不登太和
王不朝于襄云何之徜徉王在位十五年薨謚曰莊

子載堯嗣爲今王
襄憲王三子
定王
寧鄉王祁鑛亡子除
棗陽王祁鉦鉦薨子見沔立沔薨子祐楒嗣善文章
精騎射力能制奔馬博涉星曆兵農醫卜之書言休
咎多中好持論經濟之術嘉靖初上書世宗請伯孝
宗考獻皇帝世宗褒諭之更請除宗人祿使其以四
民自爲生賢者用射策應科寢不行康王爲王病廢
不能事承奉鄧亨挾權自恣拷死王舅王惡之劾其

兩目坐奪爵嘉靖四年也十八年上狩承天念王前
疏復王王薨今王厚燏嗣長子載垾
襄定王三子
簡王
陽山王見涝涝薨子祐榻嗣以子莊王進封郡爵除
鎭寧王見濶寬仁樂善王薨子祐㰅嗣㰅薨子厚熒
嗣長子載堪
襄簡王二子
今王以安福王進封
鄖城王載墭先封隆慶避穆宗年紀改今封

永城王載圻亡子除

臣爲郎時裒自王而下凡三十有七宗

荆憲王瞻㭎母張妃永樂二十二年用皇孫封宣德四年之國建昌正統十年改封蘄勤學好古祗愼肅恭延攬文學之士王三十年薨子靖王祁鎬立王七年薨子見潚立初靖王生三子見潚荆王見溥都梁王見濍樊山王見潚與都梁同母母妃愛都梁常多予之金帛見潚素不平及王錮母妃斂其衣食竟死將葬出柩於實召都梁王入後園騎射擊之以鐵尺塞其口捶殺之鑽火王肛謂王妃何曰都梁王與王

騎射後園馬驚踐死因逼淫何妃於後宮王從弟懷順王見潭之妻茆妃美求通焉懷順王母馬妃懼防之王怒髡馬妃鞭之百餘攣懷順王囊土壓其面王怒械繫茆妃入宮脅姦之數集惡少年騎射微服涉漢略人美妻女其聚斂不可勝道惡鎭國將軍見濍見滮閉之空舍餓死之樊山王懼其及也密聞於孝宗孝宗使太監俊駙馬都尉震御史珊徵王王至上使諸王與文武大臣議罪諸王文武大臣皆曰見潚罪惡深重不赦於刑書上曰寧末減削爵降庶人錮西内賜何妃死奪茆妃之封弘治四年也居二年見潚從西内復摭奏樊山王過樊山王曰昔者大行皇帝遺詔至荆見潚抴不内見潚居荆多置弓弩築土山簡舟閱馬廣儲生鐵聚輿械其子祐柄濟惡謀不軌向未盡言耳乃敢誣奏我遂更上王前事上使覆視有之乃賜見潚自盡廢祐柄而封都梁子祐㭎爲王是爲和王王十年薨子端王厚烇立端王有賢聲景泰中上書請朝上皇不許荆長史施魯賢者也王厚遇之施魯仁和人學古守高恥爲遇合爲長史以正道匡王是非介然不阿王爲疏請增秩書乃方嚴簡亢不爲劉墀所梲墻勒致仕瑾誅起用辭不赴魯無一毗尺椽之藉東西僑貨不常非其義不受也王四十六年薨子載𡍼先王卒孫恭王翊鉅立進

封載𡍼爲莊王恭王十六年薨子常泠先坐罪革爲庶人弟敬王常㴴立王一年薨亡子弟常盗立爲今王世子由樊

荆憲王二子

靖王

都昌王祁鑑鑑薨子見潭立潭死於見潚子祐橋立橋薨子厚熙立熙薨子載㙮立載㙮佯狂放紛至抉人眼長子翊鏵先卒子常澐未封

荆靖王三子

庶人見潚

都梁王見溥爲見潚所殺見潚廢子祐柵進王郡爵
除有宗室
樊山王見澋澋薨子祐構立構薨子厚熜立熜薨今
王載埁立王讀易窮理折節士大夫開諸王通刺士
大夫故不名王獨名郡王女得封而請祿於朝王有
四女不爲請下嫁於士人隆慶中請自試不報長子
翊鉦翊鉦與其諸弟翊曆翊鑋皆工詩兄弟相唱和
號花萼社
荊和王三子
端王
富順王厚焜幼孤未就傅稍長媿與其長者語乃潛
心學問至忘寢食薨子載垬立垬薨子翊堤立爲今
王長子常湢
永新王厚熿能詩薨子載壕立壕薨子翊鍵先卒孫
常渭立爲今王
荊端王一子
永定王載墭以子恭王追謚莊郡爵例除有宗室
荊莊王二子
恭王
德安王翊鍩薨

荊恭王三子
世子常泠隆慶三年以罪降庶人
敬王以泰寧王進封郡爵例除
今王
今王四子
世子由樊餘子以王進封格於例不得郡王爵
叵爲郎時荊自王而下凡百四十有五宗
淮靖王瞻墺母曰李妃初國韶英宗以韶瘴擇饒徙
居王朝長史李伯嶼從左右請有他求與伯嶼不可
曰朝廷之上有賜無求賜則惠求則瀆王病府中人
請爲王祈福伯嶼曰何如貸丁錢以甦衛士之困王
皆從之李伯嶼上海人爲桐廬訓導識姚夔於諸生閒子澄清益舉進士活循有聲清官南刑部丁艱服缺夔時爲吏部尚書欲留之北部清辭曰人無以公爲先大人故耶王薨凡二十
三年王子祁銓立謚爲康王凡五十五年世子見濂
早卒弟清江王見澱子祐棨嗣立追謚世子安王清
江王端王王遊戲無度左右倚勢橫暴境內苦之左
長史莊典以王不順請自免詔止之會饒州推官汪
文盛與王府不相悅有顧嵩者病風持刀撞入王門
大叫王執詰之嵩謬言汪推官使我來殺王與以告
鎮巡官時鎮守太監黎安以事至饒其隨騎近端禮

門被撻安以爲辱怨王而先是王有名琴焉曰天風
環珮其音殊絶寧王宸濠謀之不得又求王濱湖地
王弗與坐是嗾安舉奏王過典不能救併及文盛被
誣事王亦奏辯下撫按詳訊安與宸濠謀不候報遽
逮典及府中官較鞫之典詞不遜宸濠復使人將至
府箠擊之死獄中他所連死甚衆於是王奏安挾仇
殺典以脫嵩及縱參隨堂等嚇取民財上遣司禮太
監張欽都御史金獻民錦衣指揮使薛璽往按王畏
宸濠不敢奏欽等又爲安諱護遂言王聽信奸徒爲
惡請嚴戒之淮府軍較坐戍邊者二十餘人刑部覆

奏詔從之而典冤竟弗白正德十年也王薨謚爲定
王凡二十年亡子弟鎮國將軍祐楑立謚爲莊王凡
十三年子厚燾立謚爲憲王凡二十五年子載坮立
薨謚爲恭王凡二十一年世子翊鏡早卒弟建昌王
載堅嗣立薨

淮靖王三子

鄱陽王祁鑌亡子除

康王

永豐王祁鉞鉞薨子見淨立見淨文而好士得教授
李動知其賢請以爲子師亡何薨子祐棡居王喪不
敬動以書諫王庶幾改之他日動辭王歸王曰嘻吾
可一日無先生動吉水人棡薨子厚烋立烋薨子載址不
及封址子翊鈙立長子常瀏

淮康王七子

安王以世子卒亡子用姪定王追封

端王先封清江用子定王追封郡爵除

南康王見沿沿薨子祐梮不及封子厚熒立長子載
趨

德興王見鄢鄢薨子祐棲立棲薨子厚彧立彧薨長
子載埰孫翊錬

見沵未封卒

順昌王見濢濢薨子祐樅立樅薨子厚熔立熔薨子
載圭

崇安王見洵洵薨子祐幹立亡子除

淮端王二子

定王

莊王以鎮國將軍進封

淮莊王八子

憲王

高安王厚炅炅薨子載堾立堾薨今王翊鈫立

上饒王厚焴焴薨今王載堨立
吉安王厚燔燔薨子載堁
廣信王厚煠煠薨長子載堡
厚燮未封卒
嘉興王厚㰚㰚薨子以擅婚降奉國將軍
紹興王厚爀長子載封長孫翊鎔
淮憲王四子
恭王
今王以建昌王封
金華王載埗子翊鍹

華陽王載域亡子除
淮恭王一子
榮昌王翊鏡亡子以弟建昌王王追謚昭
臣爲郎時淮自王而下凡一百有四宗
滕懷王瞻墡母郭妃仁宗即位用皇子封國雲南未
行薨年十七除
梁莊王瞻垍與滕懷王同母仁宗即位用皇子封國
安陸仍郢邸姿度英偉好學不倦襄獻王自長沙徙
安陸道王國王相見甚歡辭去至泣下亡何薨凡王
十八年亡子除

衛恭王瞻埏與滕懷王同母仁宗即位用皇子封懷
慶未之國正統三年薨亡子爲人孝謹好學以賢聞
王薨妃楊氏殉謚貞烈

名山藏卷之四十

分藩記五　晉江何喬遠　譔

英八子 憲宗而外凡　王

德王　許王　秀王　崇王　吉王

忻王　徽王

德莊王見潾初名見清母萬宸妃景帝時用皇姪封榮王英宗復辟改封德國德州既國濟南王六十一年薨子祐榕立是爲懿王王十九年薨世子厚熜不及王厚熜子載墱立是爲恭王追謚世子懷王恭王

三十四年薨子翊館立是爲定王王十二年薨子常潪立爲今王

德莊王三子

泰安王祐楒庶長子也王薨子厚熿立熿薨子載塨立無子除有宗室

懿王

濟寧王祐椅無子除

德懿王五子

東平王厚燉改封世子不及王以子恭王追謚懷

歷城王厚𤇼亡子除

厚熥未封卒

臨朐王厚熥薨子載塛立塛薨今王翊鉼立

高唐王厚爀亡子除

德懷王三子

恭王

臨清王載𡎚𡎚薨今王翊鈸立長子常瀝

寧海王載埒埒薨今王翊鐸立

德恭王四子

定王

堂邑王翊錢

利津王翊鏴鏴薨長子常潚不及封卒亡子除

翊鎦未封卒

德定王五子

今王

安陵王常濤

紀城王常澍

嘉祥王常沚

清平王常𣶒

臣爲郎時德自王而下凡十有四宗

許悼王見淳景泰三年用皇姪封亡何殤王母王端

靜安和六宮敬仰天順初冊爲惠妃
秀懷王見澍母高淑妃英宗居南宮時生以後元年封成化中之國汝寧國臨官者請遷先師廟廣之王曰遷廟廣府其爲避尊乎使小子之居近學宮所樂也王讀書至戡黎之篇二長史爭論左長史曰戡黎者武王也史記載紂使膠鬲觀兵膠鬲問之曰西伯曷爲而來西伯蓋武王右長史曰文王也文王脫羑里之囚獻洛西地紂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爲西伯非文王而何二長史爭至強王曰先皇帝簡二先生爲小子說書固謂能解頤舉隅二先生卽所見不嫌

往復何至爭顏色王十六年薨亡子除
崇簡王見澤國汝寧母仁壽皇后英宗居南宮時所生以後元年封憲宗十年之國孝宗八年仁壽皇太后春秋高念欲一見王上馳勅召之命內閣考襄王故事太學士徐溥等言襄王入朝在英宗復位之後雖曰篤親親之誼實以釋其嫌疑憲宗皇帝聖孝純篤所以奉養皇太后無所不至而臨御二十餘年崇府諸王未嘗輕召良以母子之情一時之私朝廷之討天下之公也今國用繁重府庫未充天災流行民力殫盡山東河南一帶霜雹交作春田告荒而數年之間朝廷睠念宗親恩禮加厚船隻車輛倍于往時諸王輔導非人罔知約束需求夾帶所過貽害加以益王之國又在此秋天下朝覲亦當今歲往來供億政慮不堪若此端一開親王無不歆動爭乞來朝朝廷縱能止其入朝未免曲加恩賚費用不貲體要無補且太皇太后思念崇王奉命來朝雖少遂一時願見之心然欲別則難免眷戀不捨之情既去必倍增憂思不忘之意他日上廑聖慮所未敢言伏望皇上益積孝誠婉容陳說如太皇太后聖情切至特遣內臣量齎賞賜違加慰問禮部尚書倪岳及府部科道

官皆以爲言上猶重違太皇太后旣而科道官復言上再聞太皇太后乃得命王四十九年薨子祐樒嗣四年薨謚曰靖子厚燿嗣二十四年薨謚曰恭崇簡靖恭三王並以賢名而恭王孝友爲尤稱子載境嗣十九年薨謚曰莊今王翊鑽嗣世子常濬
崇簡王三子
靖王
瑞安王祐桓薨子厚熛不及封孫載埴嗣亡子除
有宗室
慶元王祐椐薨子厚焞不及封孫載坅嗣亡子除

有宗室

崇靖王二子

恭王

懷安王厚㷉王年八十餘薨子載埛嗣長子翊鎭長

孫常潤

崇恭王二子

莊王

歸德王載壇亡子除有宗室

崇莊王一子

今王

今王二子

泰和王常漣改封世子絕除

南陽王常濘改封世子郡爵除

臣爲郎時崇自王而下凡二十有七宗

吉簡王王見浚與德王同母英宗生王於南宮以後元

元年封王吉國長沙時王二歲耳王愼守法度謹財

用樂遊嶽麓書院訪古人之跡梓先聖圖及尚書謌

而觀之時披賈太傅新書陶然嘻唱然慨浩然長歌

也件讀吳華進逆耳書於王王受而納焉華鎮江人七十

一年薨世子祐柍不及王子厚焆立是爲定王追封

世子爲悼王定王十一年薨子載均立是爲端王王

二十二年薨子翊鎭立是爲莊王王八年薨亡子庶

兄翊鑾以龍陽王進封爲今王

吉簡王一子

悼王庶子也封常山仁且孝簡王無適改封爲世子

不及王以子定王追謚悼

吉悼王一子

定王

吉定王一子

端王庶子也其初封光化

吉端王四子

今王庶子也其初封龍陽以弟莊王亡後進王

長沙王翊鍈長子常浖

穀成王翊鉉長子常灆

莊王以嫡子王

今王三子

世子常淳餘子以今王進封故如其故秩爲鎭國將

軍

臣爲郎時吉自王而下凡十宗

忻穆王見治與德王同母憲宗二年用皇弟封末之

閔覺王天性孝友無所玩戲
徽莊王見沛國鈞今禹州也以避上名故改王幸德
記用憲宗二年用皇弟封王之國使承奉司自置吏
河南左布政使徐恪以非祖制革其吏王奏恪慢傲
憲宗諭王昔日恪是也閔無罪恪字公肅常熟人成化丙戌進士除工科給事中歷右副都御史巡河南皆侍不使恪所為調去之調巡撫湖廣諸行民擁留號哭外城爲罷市在湖廣視藩不得行衣初謂毀之憲宗欲保全恪特命遷南工部侍郎恪首言官以傳奉得官不最居職上欲留之六載考績遂乞歸自請人人皆治戶恪延慮兩省凡選授異代事闕宮民飭修陳時弊動數千言莫不曲盡剛正請恒荷利害與民必行其志
王在位四十年薨子簡王
祐梈嗣在位十八年薨子恭王厚爝嗣在位二十五

年薨子載埨嗣載埨在位五年有罪削爵降庶人自
殺子七人俱廢初恭王虐而以好道自媚於肅帝帝
南巡道禹王迓郊甚恭說之名語移日奏對稱旨歸
大賚王益歲祿三百封爲太清輔玄宣化忠道眞人
賜金印王以此怙恩無忌撫按官發其事者輒被重
譴故用得壽終及庶人王猶縮眞人印如故庶人慧
巧出恭王上淫虐過之益伺上意所以悅帝萬方故
於徽最親王置傳闌上起居王府中具百工精巧殊
異王又善以其慧調度之其器物甲天下上宮中有
積王■先時獻王訪得一羽衣年八十餘手甲長二
寸善導引徵入宮中厚遇之謂之梁甲進之肅帝書
貴梁甲至與陶仲文竝甲爲人廉謹有所賜予皆辭
謝帝亦以此重之王嘗使人於朝見甲驟貴幸求甲
謝而甲故以辭謝賜予貧如故不能應使人使人歸
惡甲於王而甲不知也王故煉女癸服之上亦須此
梁甲言上一日上問甲取王所煉女癸方甲馳求王
王不與以謂陶仲文王與之甲懼而王方謂帝親徽
大肆於其國厰與土木花石建大小殿廊百餘所欲
植杜處亡論士民第舍即發屋立城外塚坊行宮者
掘之至七十餘家築飛觀數十丈自北城女牆上連

後苑爲械激水入觀輸苑沼復造二樓亦數十丈皆
繡窗雕戶一衣以秦之革金一衣以蜀之文錦自棟
及礎不得其楙其巧如此自擇民閒美子女徵歌恣
飲無旦夕乃又與府中人懋德微服出行私選女南
京得四女歸至王莊驛驛吏察王非凡人微見王衣
疑之拘之驛王隤垣出庫官王章直諫王王甏之前
後所殺亡辜二千餘王庭鍾鼓自鳴時時見羣羊出
沒王猶虐不悛他日上居宮中梁甲侍上從容問曰
徽王無恙梁甲對曰臣藩王自南京歸乃徽有霜露
之疾陛下念臣主臣幸甚上默然繇此疑二而會民

耿安女小迎冬者王奪入宮中以過勞死之斃其
安上變言王竊出窺南京形勝五日一探上起居幸
瑕隙爲不軌都御史恩御史昭郎亦奏王過失上怒
降王庶人幽高墻籍王宮王懼令妃與其所素幸姬
皆麗粧自經而旋亦自經死國除嘉靖三十五年也
始王夢一老人童顏而長爪曰吾得請於朝將佐王
覺而得梁甲如夢中悅之以獻而竟坐甲敗王敗天
子謂甲廉謹放歸山初恭王王雖虐然好士無與比
時具饔府中食士而較之歲大比親勸駕踰等於有
司故猶得以保其國而王竟坐荒縱無忌亡曾論謂

衛靈以用賢不喪虞書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此之
謂也

徽莊王六子

簡王以興化王進封

太和王祐樾樾薨子厚炬立炬薨今王載壏立

遂昌王祐樌樌薨子厚熼不及封孫載埓嗣亡子除

景寧王祐梡梡薨子厚燉嗣燉薨子載墋嗣隆慶三
年與都御史党以平爭訟有司奏治之父子閉門投
井死除

建德王祐樺樺薨子厚焥嗣焥薨子載塨嗣長子翊

陽城王祐櫟櫟薨子厚熌嗣熌薨子載墉坐淫放服
舍兗毆人廢庶人

徽簡王五子

恭王庶子也自安邑王進封

嘉定王厚爀爀薨子載墕嗣墕薨子翊釜嗣亡子除

新昌王厚熔熔薨今王載埻嗣子翊銘以濫妾子降
封鎮國將軍

慶靈王厚燦燦薨子載壂嗣壂薨子翊鎔

厚焆封隆平殤除

徽恭王十一子

庶子載埻封伍城或峨以內行恭王賜之死不得白
再拜而縊亡子除

庶人載埨以輔城王進王罪除

太康王載垙

陽夏王載埩諸子以濫妾子降封

德平王載壈

榮陽王載堦堦薨今王翊鉻嗣

懷慶王載湦子翊銶以擅婚子降封鎮國將軍

咸平王載塔長子翊鐭先王薨

延津王載埴子翊錚
孟津王載埏
上蔡王載垓長子翊鎭
徵庶人七子
翊錡封安陽
翊鈁封萬善及餘子皆以父累廢爲庶人
臣爲郎時徵自郡王而下凡一百有三宗
憲十二子 太子孝廟而外凡九王
岐王　益王　衡王　雍王　壽王
汝王　涇王　榮王　申王

岐王祐棆母邵皇后成化二十三年封弘治八年之
國國德安十四年薨還葬京師謚曰惠亡子國除
益端王祐檳張德妃生國建昌本荊邸也荊王時常
有大虵自梁蜿地朝退若有人據王座荊王疑焉故
改蘄王成化二十三年封弘治八年之國性儉約巾
服盥至再日一素食無兼膳好書史工楷篆享國五
十二年愛民重士無所侵擾奸人班明誣昌國王通
王有逆謀竟得白薨莊王厚燁嗣莊王孝友忠敬博
敏好學雖宦寺女御亦誨之詩書在位十八年薨亡
子弟恭王厚炫以崇仁王進封自奉儉辭祿二千石
聞宗人產子至四五者輒歎曰不費國祿哉夫夫也
不事詩書而多近婦人在位二十五年薨子載增不
及王今王翊鈏嗣初恭王以壽久於國而今王好交
當世士大夫接引如恐不及燕饋不足給常假於外
今天下稱賢藩二蜀及益而益恭王爲尤
益端王四子
莊王
恭王自崇仁王進封
金谿王厚煌煌薨子載墺立墺薨子翊鏤立鏤薨子
常治立爲今王

王[illegible]王厚熐亡子徐
益恭王五子
世子載增進謚昭王
安東王載環吃好受經長子翊鏃
舒城王載坑坑薨子翊銀立銀薨子常㴗立爲今王
阜平王載㙷㙷薨子翊鋌立爲今王長子常洌
銅陵王載壞壞薨子翊鉦立鉦薨子常淲立爲今王
益昭王四子
今王
輔國將軍翊鉷冠帶庶人翊鑾輔國將軍翊鍾三宗

者其母庶不王也翊鍾以學名於藩
今王十一子
世子常遷有文名
黎丘王常漆
浦陽王常漿善畫
淳河王常汭汭薨有遺腹子
華山王常汎風雅有父風
筠谿王常浗好學
羅川王常湑湑薨有遺腹子
安仁王常滐
德化王常涤
十子未名
十一子未名
臣爲郎時益自王而下凡八十有八宗
衡恭王祐楎國青州母張德妃成化二十三年封弘
治十三年之國在位五十二年薨謚曰恭子厚燆以
江華王嗣在位三十二年薨謚曰莊嘉靖中辭祿五
千以贍宗室之缺有賢聲子載𡋯以東昌王嗣在位
四年薨謚曰康亡子弟載封以武定王進封在位五
年薨謚曰安千翊鏤嗣在位四年薨謚曰定今王常

泚嗣
衡恭王七子
莊王
玉田王厚熞熞薨子載塘嗣長子翊鏈
新樂王厚燫燫薨子載璽嗣王嗜古好脩善文章嘗
爲皇明聖政頌十五篇賛美高皇帝
高唐王厚煐好文章王薨長子載𡍼不及封今王翊
鏶嗣
高東王厚炳炳薨子載㙑嗣㙑薨今王翊鐗
邵陵王厚烇長子載增長孫翊欽
漢陽王厚𤎼𤎼薨長子載塵不及封亡子除
衡莊王七子
康王以東昌王進封
安王以武定王進封郡爵除
平度王載坝坝薨今王翊鏉
寧陽王載埗
昌樂王載埕亡子除
壽張王載塴亡子除
商河王載埭長子翊鍑
衡安王三子

今王
鎮國將軍翊鍘翊鋭以安王進封故不得郡王
今王六子
世子常漁餘子皆以進封故封輔國將軍
臣爲郎時衡自王而下凡五十有八宗
雍靖王祐橏母邵皇后成化二十三年用皇子封國
四川保寧弘治十二年之國衡州府中屢見怪方請
徙正德二年薨年二十亡子除還葬於西山
壽定王祐楮母姚安妃嘉禾入憲廟選妃江南嘉禾
以姚氏女女髮素種種不盈尺過吳江縣之平望里

一夕髮委地長可八尺入宮拜安妃里人因名其里
曰八尺爲之謠曰平望八尺爺娘不識言妃之容髮
雖父母亦不知其故也而世俗以爲其地人民悍惡
解爲不識爺娘謬矣王弘治四年用皇弟封國保寧
岐王之世絕正德元年卽徙王德安居其邸王府中
較尉橫摟市民王不知也知府李重裁抑較尉較尉
言王捕重安陸民劉鵬聞之急詣重晝計重曰爾何
人吾不識也鵬曰使君廉且仁民在宇下何論識不
識王竟上書[illegible]重朝廷遣刑部大理[illegible]重鵬佐重
對[illegible]凡從重七十日重得調去然王王久[illegible]以[illegible]
聞凡五十五年薨亡子除重應天人正德辛未進士歷按察副使德安人稱郡守者必首重
汝安王祐梈母張德妃弘治四年用皇弟封國衛輝
世宗十八年車駕南巡王途迓甚恭上嘉之加祿歲
五百石賜金幣王五十一年薨亡子除
涇簡王祐橓母楊恭妃弘治四年用皇弟封國沂州
王四十七年薨子厚烇嗣未幾卒亡子除
榮莊王祐樞母潘端妃弘治四年封正德初
尚留京邸劉瑾與吏部尚書張綵謀逐王王就國王
狀貌類高帝常踞府太守子門王畜牛羊以王府表

其角淫民禾稼王四十九年薨世子厚勳先王卒諡
懷穆孫載墐立爲今王進世子爲懷王
榮莊王六子
懷穆世子
福寧王厚熹亡子除
惠安王厚燠燠薨子載塾立塾薨今王翊鐮立
永春王厚烈烈薨子載垍蚤卒亡子除
富城王厚焚焚薨今王載壔立長子翊鏂
貴溪王厚貲子載堺蚤卒亡子除
今王一子

世子翊鈐
榮世子一子
世孫常溹
臣爲郎時榮自王而下凡三十有四宗
中懿王祐楷與涇王同母弘治四年用皇弟封叙州
未之國薨凡封十二年亡子除
孝二子 武宗而外一二
蔚王
蔚悼王厚煒母張皇后三歲薨追謚
睿二子 世宗而外一王

岳王
岳懷王獻皇后生而殤嘉靖四年追封三十九年賜
名厚熙
世八子 而太子穆宗而外五王
景王　潁王　戚王　薊王　均王
景恭王載圳肅皇帝次子也盧靖妃出妃素不爲上
所喜上常笞責之十八年冊莊敬太子而封穆宗裕
王王景王其後莊敬太子薨羣臣請立裕王爲太子
上以嘗兩立太子皆不利裕王與景王竝居邸又晩
節好方士方士又以二龍不相見之說進於是裕景

二王不得見上有年羣臣喤喤日夜望立裕王爲太
子也裕王既與景王竝居邸形跡相擬景王年雖少
不與事其左右之人妄有窺覬嘗直至裕王寢次然
上春秋高終惡羣臣言二王者卽如楊繼盛言及面
問二王誅死矣上之三十八年嘗下建帝立儲旨其
明年則忘之故春坊中允郭希顏失職家居怨大學
士嚴嵩不用己發憤上疏曰臣退伏畎畝生未報恩
死何瞑目今天下談士皆稱南倭北虜爲中國憂臣
切以陛下欲安天下有緩有急蓋孔子曰不在顓臾
臣往歲恭讀聖諭欲建帝立儲者道路相傳以立儲

賀臣度立儲未也莫若先安儲臣顓陳忠之日久矣
以爲說從則兩存俱利臣之大榮也說不從則出位
死罪臣之大懼也乃閒歲星變地震大殿繼災皆天
垂仁愛之象謬意在廷或有出死力爲皇上計者乃
卒無一二臣念避死欲終不言每思主恩感泣忽然
忘生臣不敢言立儲請言安儲何謂安儲誠以君相
相信則儲安兄弟相保則儲安父子相體則儲安相
信有道釋疑是也相保有道分封是也相體有道總
攬是也臣觀自古蒙無故之議者仁君不及全其臣
履危疑之地者慈父不能庇其子今皇上至愛莫如

二王至重莫如元輔其初何嫌何疑也自言者倡爲
面問二王嚴嵩之說臣恐輔臣疑而不自安則何暇
善後然尚可誘也繇差遠也二王疑而不自安則誰
與承祧此可大慮也繇最近也皇上何不降德音諭
元輔以益加忠謹諭二王以毋忘恭敬使王毋疑於
上而亦無疑於嵩王心無所惶惑而師保是依大臣
無所忌避而臣贊益力則釋疑而君相相信則儲可
得而安也謂之至和臣聞神龍離淵人易狎之美玉
出匱人或伺之二王親皇帝子也貴則國本之寄同
處京府則崇高所共欲防不預設則讒隙所繇萌是

故幼面聽就以篤恩也長而出封以强本也宮府不
宜久虛山川若已預待臣願大臣畫計聖明早斷及
時勅景王殿下之國周其翼衛寵以殊數則分封而
兄弟相保儲可得而安也謂之至福臣惟父子之愛
天性也恒情體子未有不遺之安逸而身任其艱大
者今時何時四郊多壘一日萬幾誠非皇上艱大自
身太平未易及掌分封之典既定留京之意已明天
序所屬堯舜不能以揖讓聖愛無私伊周不得而假
手臣願使裕王殿下親近儒賢涵養沖質討論往古
切劘仁孝卽呈上從容而議建立無所不可則總攬

而父子相體儲可得而安也謂之至治內外守府彼
此無猜宮中問省之戢不時而進靡下富貴之想奚
自而生大之傳世享國次之全終股肱此安儲上計
今日先急也臣每嘆古者忠臣不退耕而忘君烈士
不避戮以直諫先國者不計其私愛君者必及其後
惟聖明仰慰祖宗九天之望深思聖母一脈之托察
臣愚始終之無他赦草莽言計自臣始則士豈有不
鄉風刎首爭効闕下者哉疏入相嵩等擬下禮部看
詳上不悅曰下禮部何爲者誠用其言卽告行郊廟
矣嵩等伏言希顏疏意可疑當令禮部會三法司同

議上諭嵩曰汝見彼疏豈不悶怒疑字一端却未見
彼懷逆之意夫立子爲儲帝誰可建者遂手諭曰奸
邪必無赦理今不忠之臣不義之民皆惡不速行新
政以君相久位矣部司雖皆大臣又謂訣也可問之
耳目官乃摘疏中建帝二字命禮科會同科道官集
議以聞給事中藍璧等奏希顏怨望傾險大逆不道
法司擬坐妖言惑衆律詔所在巡按官卽時斬首傳
示天下初希顏倡立四親廟議爲公論所排既罷猶
爭上輒優容之至是自擬危言動主倖大功詔下方
爲子娶婦緋衣延客御史卽家縛之妻子不及訣論

者謂自古以死博功名未有如希顏者也希顏既誅其冬令景王之國旨夜半從中出都下市井踴躍相賀歸美聖斷則上亦未始不念希顏之言也其明年王之國安陸居四年薨上下旨相階曰此子素謀奪嫡今死矣初王之國多請莊田戶部以天子愛子悉覆給荊州有沙市者商賈之湊故不在王請中王府較入言王收之使者責市租相望荊州知府徐學謨執不與議歲輸金王府中王怒責益急市民皆逃竄王馳奏學謨而相階持之竟下之撫按官學謨執如初坐調歸學謨字叔明嘉定人嘉靖庚戌進士起家兵部主事禮部尚書終官其爭沙市以金

荊民荊人攺沙市曰徐市爲人彊毅有執經嗜寡交與之談理徼事響應捷出文學法士一見語合薦達恐後不使之知其所賤傭恒峻絕之平生耻言封殖而不疑人數已藏穫有過當貲不問其末也刃點民有所憑怙關而闘其門旣卒銓司稽以淨言詆訾而奪之麼有劉家堨者漢陽之聚王又欲薪之漢陽推官吳宗周白王持之王長史高岱素直節以宗周啓入白王亦罷其他楚中田土湖陂可數萬頃王皆侵入委賦於民故事王薨妃當奏計至是計乃出岱上問階無誤乎階對景府之老成人奏所以誤誤恐復大宜遣一信臣往護王柩給足王宮眷上是之令階草勑階念府中所侵土田湖陂卽稍緩諸藩且請矣并勑籍所司於是田土湖陂復爲楚人業王無子眷屬仍居京師其年謚王曰恭而郭希顏穆宗初賜卹錄

穎傷王載塱殤

戚懷王載塈殤

薊哀王載壦殤

均思王載壐

穆四子 太子今上而外二王

靖王　潞王

靖悼王翊[illegible]殤

潞王翊鏐國衛輝與今上同母隆慶五年封萬曆十

七年之國

靖江王懿文太子子附

靖江王守謙少名鐵柱又名煒高皇帝昆孫也是爲南昌王文正之子文正早孤貌類高帝高帝愛之從渡江克太平破陳也先取建康擢樞密院其爲人涉獵傳記而深狡強厲一日高帝問文正汝欲何官文正跪對爵賞無私親無以服衆叔父成大業兒憂不富貴邪高帝益愛之辛丑年以爲大都督節制中外軍事其秋上征漢明年徐達定南昌上謂新得南昌東藩也非骨肉重臣莫與治使爲統元帥與鄧愈趙

德勝鎮之選儒士郭子章劉仲服爲參謀癸卯年漢急圍南昌援兵久不至文正與德勝設方應敵嬰城待高帝兵高帝竟滅漢鄱陽湖然其守南昌數慢高帝令斷無罪訟者舌市張思誠浙西鹽遏犯民閑處女不用者投井中按察李飲氷以奏高帝怒詰責之文正懼謀降於士誠高帝大驚親往南昌視之馬后使人謂曰帝怒都督甚至可束手自詣帝至文正倉卒出迎帝泣曰兒何唉誅子章仲服等斷其部下頭目五十餘人腳肋遂載與俱歸羣臣請誅之馬后力捄帝曰后言是也吾有兒三人廑此子安置之桐城

召王語之曰而父違我訓教我當治而無恐長封而文正卒帝以洪武三年封王靖江祿視郡王之制官屬視親王之等九年之國上表謝帝覽之爲之淚下沾襟勅其文武從臣曰從孫幼而遠鎮西南善導之爲之著昭鑒錄王之國未久坐淫虐廢爲庶人使田鳳陽苦之王曰不願爲王得努力田丘老死桑林足矣高帝歎曰無福無福閱七年復居之雲南會暴如故召還安置鳳陽復不悛帝召之京師撻而錮之二十五年卒命其子贊儀爲世子留京師贊儀恭愼好學能書三十年春使省視晉燕周楚齊蜀湘代肅遼慶谷秦諸王叔父浮湘入蜀出散函抵汴上太原涉於大同宣府北平東北入大寧遼東折于山東擇文武忠孝之士從亦以觀天下之形永樂初之國成祖使蕭用道爲其府長史用道佐王以善而王亦敬禮之他日問用道曰古今人何多好名也用道曰名之與實猶形影也豈在好哉王當好實東平河間非有其實能令名乎（用道泰和人蕭晅之父）王薨謚悼僖子佐敬嗣正統初佐敬與其奉國將軍佐敏相訐奏以黃金六條饋楊榮被詰責譎其使人戍邊薨謚崇簡長子相承先王卒子規裕嗣進封長子爲悼順王規裕王薨

謚昭和子約麒嗣王以孝謹聞病癩屢著道士衣冠夜出市薨謚端懿子經扶嗣王平居學問嘗爲敬義之箴薨謚安肅子邦薴嗣薨謚恭惠子任昌嗣薨謚康僖子履燾嗣薨謚溫裕亡子康僖王弟任晟以輔國將軍進封爲今王王立廟王始祖南昌王永樂中給銀印宣德中改銀印黃金塗

臣爲郎時靖江自王而下凡三千三百二十二宗

懿文太子四子

虞王　吳王　衡王　徐王

虞懷王雄英懿文太子長子母開平王女以洪武十

五年薨年十四追封虞謚懷

吳王允熥建文帝同母建文初用皇弟封杭州未之國成祖卽位降封廣澤王居漳其年召還以不能匡建文帝削爵爲庶人與其妣屬錮鳳陽竟卒英宗復位出其妣屬塵庶母姊婢五六人有年八十餘者

衡王允熞建文初用皇弟封未之國成祖卽位降封懷恩王居建昌其年削爵爲庶人

徐王允熈母呂太妃與吳王同封八歲耳成祖入南都降封敷惠王隨母於懿文太子陵園居二年詔曰朕聞帝王之道立愛惟親爲子不祇不及於父朕長

兄懿文皇太子降年弗永厥子嗣立崇信姦回顚覆舊章戕害骨肉舉兵相嚮朕惟祖宗積德之勤父皇母后創業之艱不得已遵奉祖訓將除君側以幾周公之義少主自絕于天闔宮赴火朕既卽位長兄諸子允熥允熞允熈並錫王封不意弗省自生疑懟朕念至親免爲庶人用保全之長兄未有承祀朕痛切心其第四子允熈生十四年矣改封甌寧王世奉太子祀展予同氣庶盡親親又二年邸中火王暴薨年十六諡端簡爲人聰惠而端謹

賢宗附

當瀆　觀漚　成淇　成鐓

睦櫸　多煌　拱枘拱搖

輔國將軍當瀆魯鉅野王諸孫也慷慨有志節嘉靖中上書請停郡主縣君郵典以蘇民困已奏辭己身及其子一歲祿佐縣官疏通運河賜勅獎諭已請以父子祿佐賑封內饑民勸上法祖宗重國本裁不急息土木詞甚剴切上嘉其意勅褒之祿不許辭

鎭國中尉觀熰字中立魯鉅野王諸孫父奉國將軍濂根博學多文坐客常滿嘉靖中以賢孝旌觀熰被服儒素雅好著述執母喪哀毀甚至嘗獻太平圖繪

卷世宗嘉奬之南州有處士萬甲者窮而依觀熰館穀周恤三十年如一日弟觀熾亦以詩畫著名請辭祿廬墓不允同時有鉅野中尉頤塚安丘將軍頤傭皆倜儻有逸才聲詩清拔而樂陵王子頤[illegible]亦善詩

輔國將軍成錤弟成鐎代隰川王諸孫也父仕[illegible]坐罪幽鳳陽嘉靖初病死成錤微服走視自劾越禁乞負父骸歸葬卽不得請願留墓側詔許錤祭父葬所卽歸雲中卒叛成鐎言叛卒之變幸獲銷平貪酷官吏實其釁端臣妄有慮天下之變隱于民心異日不獨一雲中而已究消弭之術莫若先清仕途嚴誅人

酷語甚切直上詔諸司府綜核考察歲終藩臬入賀
條奏所屬賢否送部撫按躬咨訪勿假手需同皆自
戒鐫發之世謂鎭孝鐫忠爲兩懿焉
鎭國將軍成鐵代靈丘王子也事父母以孝聞親沒
廬墓側負土壘塚號泣不絶世宗朝賜勅獎諭賚金
帛詔禮官曰宗室中有如成鐵者乎其令撫按官奏
聞
鎭國中尉睦㮮字灌甫周鎭平王諸孫也父奉國將
軍安河以孝行聞睦㮮姙十四月生少端穎朗詣李
夢陽一見大奇之年十五封則與晉江王愼中鄭陳

束結社講藝閱心古作顧謂不足進於道乃覃精經
書當是時河洛間宿儒衛君聘名易和太芳名書周
伯昌名詩周涿之名春秋許守謙名禮睦㮮先後從
之遊尤邃易春秋易初主王弼後復取鄭玄謂鄭學
莫備于唐李鼎祚刻其集解以傳而自爲春秋傳明
筆削之旨是時海內藏書家稱江都葛氏章丘李氏
睦㮮盡購得之起萬卷樓諷誦其中一切諸王孫世
祿之習泊如也士大夫宦中州者扣以經濟鑿鑿中
窾縉紳過大梁莫不傾蓋造門或竿牘相通千里定
執家故饒貲僮奴數百人皆逐贏車屑麥秏藝自給

客稽登王者悉館穀之初高陵呂柟仲木與睦㮮講
易東陂之上驚曰千輔嗣流也新鄭高拱爲相問易
大義云何睦㮮曰大易之旨以退爲宗萬曆初詔建
宗學府中推舉爲宗正絃誦之聲徹於朱門年七十
餘卒門下士五百餘人須德兩臺請轉聞于朝賜祭
葬若諡諡加祭葬焉與睦㮮同時有將軍安洏者一
歲喪母事父至孝父病革夢神教之刲臂爲湯父食
病已後年垂七十追母不逮廬墓三年詔旌表其門
晩益精名理延納詞人人稱洏爲小山
弋陽奉國將軍多熿父拱櫓蒙爽喜客善詩多熿倜

儻好交與爺多炡多煁多焿皆文雅若名遠邇知交
子爺槎從莫不蘄文子謀壯謀趍謀趯謀重竝嫺詞
涼善承父志而多炡更滑遊吳楚所至傾坐其家
以精鐵且閭貲客延遝鐵爲之銘臨絶命其子以白
幘鶴氅歛耐門人了爺私諡曰清敏多炡子謀墐與
族人多㷋謀埠謀墡謀擇竝放志文酒閒娛樂終世
奉國將軍拱納拱櫾竝瑞昌王後也父曰宸渠坐宸
濠逮繫中都拱柄請以身代兄爺二人好學儒雅而
拱櫾尤辯博有智數數上書言事世宗朝竝承褒獎
拱柄子多炘拱櫾子多熕竝博雅有文而多炘以孝

稱瑞昌王府又有多熡者與多燌竝有時名

輔國將軍宇㳒新野王諸孫也五歲喪明從師氏書掌識文字耳授書日記千言久之博通羣籍明習其後又精太乙六壬遁數方技諸公爭造其門嘉靖中陳便宜數十事著名獻錄辯疑碑各一卷唐成王以摩天王目之子宙松力舉千斤好劍嗜書慕古節俠廉義之風松子碩熾字孔炎封鎭國中尉博雅慷慨益弘家學與其子器封竝以文詞名號南陽父子萬曆中吏科給事中張應登疏諸藩文行可宗正者周則安泚勤莫勤灶趙則載埠載堆載坑襄則載埠載

幸楚則英熑南昌則多熕多炡多熡多炘於唐則孔炎父子

天子之子封親王國一字謚一字俗曰一字王親王支子封郡王國二字謚二字俗曰二字王郡國支子曰鎭國將軍從一品鎭國將軍子曰輔國將軍從二品輔國將軍子曰奉國將軍從三品奉國將軍子曰鎭國中尉從四品鎭國中尉子曰輔國中尉從五品輔國中尉子曰奉國中尉從六品鎭國將軍子雖嫡不得世爲鎭國矣中尉而下雖支庶皆得以中尉稱其名也高皇帝預定二十字子生以聞付宗人府世取一字爲上名下名翰林院擬字請下宗人府編諸玉牒字不盡出於字書取五行爲序意制之而意音之親郡王之妻皆曰妃親王嫡子封世子妻曰世子妃世子嫡子封世孫妻曰世孫夫人世孫嫡孫封世曾孫妻曰世曾孫夫人郡王嫡子封長子妻曰長子夫人長子嫡子封長孫妻曰長孫夫人鎭國將軍妻曰夫人輔國將軍妻曰淑人奉國將軍妻曰恭人鎭國中尉妻曰宜人輔國中尉妻曰安人奉國中尉妻亦曰安人亡別嫡庶子凡宗祿親王歲萬石或不能一萬本色折鈔兼支不等郡王千石本色三之折色

七之鎭國將軍千石輔國將軍八百石奉國將軍六百石鎭國中尉四百石輔國中尉三百石奉國中尉二百石本色四之折色六之親王之女曰郡主郡主之下曰縣主縣主之下曰郡君郡君之下曰縣君縣君之下曰鄉君尚之者皆曰儀賓尚郡主從二品尚縣主從三品尚郡君從四品尚縣君從五品尚鄉君從六品郡主歲祿四百石縣主三百石郡君二百石縣君百五十石鄉君百石本色二之折色八之儀賓歲祿視其主若君世子世孫以其將繼爵中尉既盡其女曰宗女其壻曰宗壻滋多矣皆不祿親郡王初

封曰封子孫正繼曰襲弟姪以他爵續封曰進以子孫襲王得封謚曰追追封者之子孫例不得受封如正襲謚用除文親郡王無子絕封曰絕除以罪革曰罪除犯逆曰逆除以例革曰例除親郡王世子死曰薨長子以下曰卒庶人曰故以罪賜死曰誅高皇帝之初封諸王也置相傅以下官屬並京師護衛精兵萬六千人牧馬數千匹冕服九旒九章車旂服飾下天子一等天子貴重臣至太師丞相公侯拜伏謁其尊也如此郎曰凡郡王之謚皆以備榮哀不關其德善予是以削不載

名山藏卷之四十一

臣何喬遠恭纂

勳封記一

余次勳封盡然傷焉其起草萊與高帝定天下者公十二人侯五十七人伯六人是皆鐵券寶綸天盟廟授食租衣稅不與民社事蓋所以預宥而前全之者也乃藍胡之獄誅鋤萬數一時功臣十去六七竊怪諸臣皆戮力捐軀入水出火爲高皇帝滌蕩腥羶洗濯日月天下既定固當使之能者有勸善人不懼及考諸臣所以行事皆失其理夫風雲之際雷霆易轟

嘗霸之餘李梅不實大禹尚宜謙抑周公以之退遜是皆田間武夫附翼攀鱗安知守滿居成之道況夫高皇帝睿聖神武刑賞號令無所疑錯罰焉加必而臨之者哉斯知讖文所以疑心漢高因之僞遊是以徐達醉囈而趙璧湯和稽首以還鄉鞠躬隱智存乎其人速夫永樂之開內難削平以七戰論功既而北驅殘虜南縛交僭西靖羌番東捕倭韓降胡廝養往往登封而景隆以脅國墜戶江陰以被劾入券長興以傲上奪爵越嵩安陸之流載復載作終東氓隸前封所存僅魏西平武定三家而已開國靖難至分新舊之官而高帝之舊勳詘矣夫以常李鄧湯之功而裔末流於荒徼春爵幽於都閫圭組委於泥塗工師作室雖賀主人上賓餞危眢賚行灸繼體英君守文令主能不惻然動心者耶是以弘治五年孝宗皇帝求得常遇春玄孫復李文忠玄孫璿鄧愈五世孫炳湯和六世孫紹宗令爲世襲指揮使銓註衛分近其祖塋以便奉祀嘉靖十年世宗皇帝以刑部主事李瑜言進享劉基太廟伯其子孫仍命求四臣後許之傳襲以不廢高皇帝報功之意武王興滅天下皆歸成季有後善人競勸聖君之舉也其他封爵時功時

不功或有奸賞固以貪天僥夫駕而從馬至於椒掖之親貂璫之族甚以羽士黃冠得班上公而先亞相斯帶礪之濫觴曠蕩之橫流倖得倖失固其理矣故觀其所以絕所以續或予而竟絕或奪而竟續雖本人事亦有大道焉

洪武三年大封功臣公六人韓國公李善長魏國公徐達鄭國公常茂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衛國公鄧愈侯二十八人中山侯湯和滎陽侯鄭遇春平涼侯費聚江陰侯吳良靖海侯吳禎南雄侯趙庸德慶侯廖永忠南安侯俞通源廣德侯華高營陽侯楊

璟蘄春侯康鐸延安侯唐勝宗吉安侯陸仲亨江夏
侯周德興淮安侯華雲龍濟寧侯顧時長興侯耿炳
文臨江侯陳德鞏昌侯郭子興六安侯王志永嘉侯
朱亮祖潁川侯傅友德豫章侯胡美東平侯韓政宜
春侯黃彬宜寧侯曹良臣汝南侯梅思祖河南侯陸
聚二十三年肅清逆黨榜列勳臣五十七人其因革
次第異於前矣曰功高望重連歲命總兵者八人魏
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衛國公鄧愈信國公湯和
宋國公馮勝西平侯沐英江陰侯吳良長興侯耿炳
文曰專簿書而聽指示者一人韓國公李善長曰以

義氣而封者三人榮陽侯鄭遇春六安侯王志平涼
侯費聚曰所在隨軍征討累有戰將之功未有總兵
之名而論舊封者十九人江夏侯周德興鞏昌侯郭
子興南雄侯趙庸安慶侯仇成崇山侯李新南安侯
俞通源永平侯謝成鳳翔侯張龍靖海侯吳禎東勝
侯汪興祖會定侯陳桓航海侯張赫舳艫侯朱壽德
慶侯廖永忠臨江侯陳德濟寧侯顧時延安侯唐勝
宗吉安侯陸仲亨淮安侯華雲龍曰建功者十五人
潁國公傅友德涼國公藍玉靖安侯葉昇景川侯曹
震會寧侯張溫定遠侯王弼武定侯郭英懷遠侯曹

興雄武侯周武安陸侯吳復宣德侯金朝興永城侯
薛顯東川侯胡海鶴慶侯張翼永嘉侯朱亮祖曰因
父而封者四人開國公常昇蘄春侯康鐸金寧侯孫
恪西涼侯濮瑛曰持兵負固於兩間可觀望而不覲
望來歸者七人東平侯韓政宣寧侯曹良臣營陽侯
楊璟河南侯陸聚汝南侯梅思祖臨川侯胡美宜春
侯黃彬得與功臣廟祀者惟二十有一人中山王徐
達開平王常遇春岐陽王李文忠寧河王鄧愈東甌
王湯和黔寧王沐英郢國公馮國用越國公胡大海
梁國公趙德勝濟國公丁德興巢國公華高蔡國公

張德勝虢國公俞通海江國公吳良海國公吳禎蘄
國公康茂才安國公曹良臣黔國公吳復泗國公耿
再成東海郡公茅成燕山侯孫興祖今次第諸臣功
勳封爵叙其世除列籍於後
魏國公徐達鳳陽人以鎮撫從起滁帥領諸將竟定
天下以大將軍生致張士誠封信國公洪武元年加
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信
國公兼太子太傅三年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進封魏參
軍國事祿五千石賜誥命鐵券與誓謀逆不宥犯死

身免二子免一賜綺帛百匹地若干頃佃戶若干戶守墳八百五十戶儀仗戶二十家第京師封十六年薨年五十四追封中山王予諡二十一年輝祖嗣以抗靖難師幽卒永樂五年子欽嗣洪熙元年子顯宗嗣卒亡後正統十三年弟承宗嗣天順八年傭嗣正德十三年傭孫鵬舉嗣隆慶六年子邦瑞嗣[illegible]年[illegible]嗣萬曆二十三年子弘基嗣達三子增壽別封定國公有傳

韓國公李善長定遠人居中饋士士得以飽戰洪武元年加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左

丞相宣國公兼太子少師三年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中書左丞相進封韓國公參軍國事[illegible]鐵券與誓謀逆不宥犯死身免二子免一賜綺帛百匹地若干頃佃戶若干戶守墳八百五十戶儀仗戶二十家第京師封二十一年以胡惟庸黨論死爵除有傳

鄂國公常遇春定遠人以[illegible]克服與漢平定中原北[illegible]年四十先與大將軍[illegible]元年加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illegible]贈翊運推誠宣德翊運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左丞相追封開平王諡[illegible]三年長子茂以父功封鄭國公坐訟婦翁馮勝安置龍州二十一年更封次子昇為開國公嗣子繼祖安置臨安衛爵停弘治六年世其玄孫復南錦衣衛指揮使嘉靖十年續封八世孫玄振懷遠侯祿千石二十八年文濟嗣[illegible]胤緒嗣有傳

曹國公李文忠臨淮人高帝外生從起兵東定浙終北致元順帝孫買的里八剌於應昌數以皇甥居帷幄洪武三年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

大夫右柱國大都督府左都督封公祿三千石賜誥命鐵券與誓謀逆不宥犯死身免二子免一賜綺帛若干匹地若干頃佃戶若干戶守墳人若干戶儀仗戶若干家第京師封十五年薨年四十六追封岐陽王予諡十七年景隆嗣永樂元年以周王劾削爵斂門正統十三年賁開爵停弘治五年世其玄孫璿南錦衣衛指揮使嘉靖十年續封八世孫性臨淮侯亡子十二年璿三子浙嗣十五年庭竹嗣萬曆三年言恭嗣有傳

宋國公馮勝定遠人以都指揮從克漢及吳竟定天

下洪武三年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封公祿三千石賜誥命鐵券與誓謀逆不宥犯死身免二子免一賜綺帛若干匹地若干頃佃戶若干戶守墳人若干戶儀仗戶若干家第京師封二十二年除

衛國公鄧愈虹人自盱眙率所部從於滁陽累歷戰功竟定天下洪武三年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封公祿三千石賜綺帛若干匹地若干頃佃戶若干戶守墳人若干戶儀仗戶若干家第京師封九年以征西將軍討土蕃部成功道

卒年四十一追封寧河王子諡十年鎮嗣改封申十八年征進江西有功卒亡後鎮弟銘以功授指揮僉事從愈征蠻亡於軍子源以散騎隨征沙漠還病故子梃梃子炳弘治五年世炳南錦衣衛指揮使老正德八年繼坤嗣嘉靖十年續封爲定遠侯三十六年祖錫嗣隆慶六年祖錫孫世棟嗣有傳

信國公湯和鳳陽人以滁陽王牌頭爲招討授統兵元帥累軍功洪武三年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中山侯祿千五百石賜誥命鐵券十一年加特進光祿大夫左都督左柱國爵公祿三千石賜鐵券與誓謀逆不宥犯死身免二子免一綺帛若干匹地若干頃佃戶若干戶守墳人若干戶儀仗戶若干家第京師封二十六年卒年七十追封東甌王子諡子鼎自致功累都督府僉事征雲南道卒贈信世子鼎子晟蚤卒晟子文瑜貽孫不能公弘治五年世和六世孫紹宗南錦衣衛指揮使嘉靖十年續封靈壁侯十四年佑賢嗣三十九年世隆嗣萬曆中之誥嗣有傳

延安侯唐勝宗鳳陽人年十八從起兵從下常宣婺池高郵安慶九江南昌敗友諒禁江口平潭醴辰荊

諸郡拔延安有功洪武三年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侯祿千五百石賜誥券與誓身免二死子一死侯二十四年坐亂宮誅除

吉安侯陸仲亨鳳陽人從下南昌合肥安豐敗友諒彭蠡自將取英德清遠靖江廣州洪武三年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侯祿千五百石世襲誥券與誓身免二死子一死侯二十四年坐家奴發反謀誅除

江夏侯周德興鳳陽人從渡江取金華安慶高郵安豐合肥贛安廟小新自提兵援安吉西安洪武三年

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侯祿千
五百石賜誥券與誓身免二死子一死侯二十三年
坐帷薄不修論死除
淮安侯華雲龍安豐人起小校從克采石攻下金陵
擒元將李將軍分取廣德禦龍江戰彭蠡從伐江陵
還取淮東從大將軍開中原洪武三年授開國輔運
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侯鎮守北平祿千五
百石世襲賜誥券與誓身免二死子一死侯居北平
處元丞相脫脫大第僭用元宮龍椅鳳榻役民造新
第修遏制上命還故元宮江南侯姑息弗如詔有故

元宮搆黨出檄欲煽以變見切責召歸益歌舞燕飲
自放卒國除葬侯禮弗公也小淮安侯忠亦論死
濟寧侯顧時鳳陽人與平章韓政四面急攻濠州與
上誠兵水戰昇山自率壯士躍入舟降士誠五太子
與大將軍開中原洪武三年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
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祿千五百石
賜誥券與誓身免二死子免一死五年以左副將軍
與征虜前將軍李文忠分兵出沙漠迷失道糧盡士
疲不能戰獨引麾下數百人衝擊胡兵掠重振士侯
十年卒贈滕國公子諡十五年薇嗣敬以左副將軍

定龍泉寇屢從征有功後竟除
長興侯耿炳文鳳陽人以長興孤城當吳洪武三年
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秦王府
左相兼陝西行省右丞侯祿千五百石賜誥券與誓
身免二死子一死侯三十二年卒子璿駙馬都尉瓛
都督僉事瑄尚寶卿洪熙初皆論死除
臨江侯陳德鳳陽人從渡江與諸將攻取采石姑孰
建業京口溧常宣寧征浙東西戰鄱陽克武昌靖中
原洪武三年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
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侯祿千五百石賜誥券與誓

身免二死子一死征蜀漢並肅出鎮化平侯九年卒
贈杞國公子諡十三年胡黨覺以前死免其明年鏞
嗣以征南將軍慶平賊十九年從宋國公出塞與大
將軍異道遇虜死竟除
鞏昌侯郭子興一名興鳳陽人從滁陽麾下轉隸高
帝備宿衛往往累剏戰洪武三年授開國輔運推誠
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侯祿千五言石賜誥券與
誓身免二死子一死侯十四年卒贈陝國公子諡竟
除
六安侯王志鳳陽人從渡江克定太平溧陽建業京

日毘陵宣城江陰安慶江州南昌湖廣廬安豐從宋國公渡河取懷慶澤潞深入察罕腦兒絶塞部胡洪武三年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侯食九百石賜誥券與誓身免二死子一死侯十七年卒贈許國公子諡二十二年威嗣二十三年坐林來條事謫安南衛指揮亡子志次子域嗣改清平衛世官胡黨覺志以死前免竟除

滎陽侯鄭遇春鳳陽人從渡江克定太平蕪湖建業毘陵宣城江陰泰高郵安慶江州南昌湖廣廬安豐從大將軍開中原下汴洛衛洪武三年授開國輔運

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侯祿九百石賜誥券與誓身免二死子一死坐累失侯十三年復爵侯二十三年卒竟除

平涼侯費聚鳳陽人從略定遠取驢牌寨民兵得壯士三千人招降秦把頭豁鼻山得壯士八百人從取滁濠句溧建業京口廣德長興從大將軍下吳興姑蘇從御史大夫和征四明絲海道南取三山延平還討昌國餘寇於蘭秀二山會大將軍取澤潞平陽太原西安鳳翔洪武三年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侯祿千五百石賜誥券與誓身免二死子一死從潁國公征雲南有功承命覈軍民居於蘇州民奏侯傷民見譴責坐胡黨竟除子超與方國珍戰死

江陰侯吳良定遠人要遮江陰為東鄣洪武三年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侯祿千五百石賜誥券與誓身免二死子一死侯十三年卒贈江國公子諡十七年高嗣永樂十二年被劾編民江陰奪券洪熙元年謫戍海南爵除良有傳

靖海侯吳禎定遠人從起滁和渡江下采石太平溧

水溧陽拓定建業京口毘陵宣城池州與兄良鄣江陰水擒朱定從攻湖州姑蘇四明三山剿平蘭秀涉海還洪武三年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吳相府左相侯祿千五百石賜誥券與誓身免二死子一死五年黜為定遼衛指揮侯十年卒追封海國公子諡忠嗣侯竟除有傳

南雄侯趙庸廬州人以兄仲中棄守安慶賜死踵兄任僉院從大將軍破安慶九江南昌以六舟搏戰漢下淮東浙右開中原從鄂國公自陝取成都從曹國公克應昌獲元君孫坐私奴婢僅侯祿千五百石賜

誥券與誓身免二死子一死十五年討廣東羣盜獲黨屬二萬餘斬首千餘招降萬餘戸俟二十四年坐藍黨誅除

德慶侯廖永忠巢人以巢湖軍納身取安慶九江以六艘戰漢臣舟鄱陽湖中以征南將軍平定閩廣洪武三年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侯祿千五百石賜誥券身免二死子一死俟六年卒十三年權嗣卒竟除有傳

南安侯俞通源巢人以平章鎮守江淮屬大將軍征中原洪武三年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侯祿千五百石賜誥券與誓身免二死子一死俟二十年卒逾年坐黨以死前犯己子祖孫不能侯除有傳

廣德侯華高含山人以巢湖軍納身以數騎挑戰力攻下廣德與俞通海擊柵江營與張德勝大敗漢石灰山從克安慶九江南昌淮泰高郵湖蘇洪武三年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侯祿六百石賜誥券使巡海南卒崖不及券不予券納其墓中

營陽侯楊璟合肥人從起太平攉城當先從征江漢

克全永靖江洪武三年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侯祿一千五百石賜誥券與誓身免二死子一死俟十三年卒贈芮國公子諡十七年還嗣竟論黨除有傳

永嘉侯朱亮祖六安人本元義兵元帥僞於寧國釋而官之亮祖復反爲元前後死我衆七千餘創常將軍高帝自往擒之既縛詰之不屈鞭而釋之用戍浙東取溫台縣海道從征廣東西至海南洪武三年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侯祿一千五百石賜誥券與誓身免二死子一死以征虜右副將軍助伐蜀至重慶蜀已下以杖死軍較不與賞使鎮廣東多不法事徵還凡十一年坐胡黨死除子暹指揮使先亮祖卒有戰功

潁國公傅友德碭人以漢友諒將投降九江戰汉鄱陽鄂渚江右淮東彭城齊魯冀關陝洪武三年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侯祿千五百石賜誥券與誓身免二死子一死以征虜前將軍克巴蜀以征虜副將軍出沙漠以征南將軍平雲南十七年論功進封潁國公祿三千石世襲俟二十五年論死除子忠尚壽春公主爲駙馬

都尉有傳
臨川侯胡美沔人故漢行省丞相投降武昌高帝仍
其官親拜其母表坊造第美從大將征取江夏壽春
淮東浙西郤武建寧洪武三年授開國輔運推誠宣
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豫章侯祿千五百石賜誥
劵與誓身免二死子一死十三年改封臨川侯坐長
女爲宮妃緣入宮者再賜自盡殺其家除
東平侯韓政睢人以元義兵長來歸授江淮行省平
章攻丁張士誠將李濟於濠克城攻安豐獲忻都敗
竹貞平淮東西山東出師河北削平堅寨洪武三年

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侯祿千
五百石賜誥劵與誓身免二死子一死侯九年卒贈
鄆國公子英散騎舍人竟除
宜春侯黃彬鈇邑里故陳友諒將投降江州取新淦
復南昌數定江右反側子從討贛鎭袁洪武三年授
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侯祿九百
石賜誥劵與誓身免二死子一死侯二十一年坐胡
黨死除
宣寧侯曹良臣安豐人自持兵不歸劉福通而之高
帝以江淮行省參政從征廬鄱陽武昌淮東湖蘇山
東汴河南廣平會師臨清取德長蘆直沽河西通保
定河間澤潞還守通以千人迫奔元也速萬騎從擊
定西洪武三年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
夫柱國侯祿九百石賜誥劵與誓身免二死子一死
五年從李將軍取和林深入阿魯渾河戰歿贈光祿
大夫追封安國公子諡子太嗣侯竟除
汝南侯梅思祖夏邑人故元義旅反元擴廓帖木兒
醢其父及弟數人從張九四反九四歸大將軍淮安
九四淩遲其弟數人從取浙西湖蘇山東西河南北
入秦沔取興元洪武三年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

臣榮祿大夫柱國侯祿九百石賜誥劵與誓身免二
死子一死十五年平雲南以爲其地布政使其年卒
以死前坐胡黨誅其家塵其從子殷爲駙馬都尉
河南侯陸聚故元樞密同知以徐宿來歸仍守徐使
傅友德破元擴廓帖木兒驍將貳從開中原洪武三
年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侯祿
九百石賜誥劵與誓身免二死子一死侯二十一年
坐胡黨死除
右以開國功封
蘄春侯康鐸蘄人艾茂才以元宣慰元帥降授秦淮

翼水軍元帥守龍灣取馬駄河却僞吳兵從廖永安
攻池樅陽遷營田使屯田大叔以帳前副指揮從破
蘄黃鄱湖武昌湖廣敗吳巫子門取蘇湖從問中原
征漢中洪武三年卒贈推忠翊運宣力懷遠功臣光
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追封蘄國公予謚
鐸以父功侯祿千五百石征雲南卒於軍追封蘄國
公謚忠愍子淵幼優給充散騎舍人已革服勒居山
西卒除弘治十八年錄五世孫禮正千戶子世

右以父開國功封

忠勤伯汪廣洋高郵人謁太平剸繁劇馳驅多難屢

獻忠謀起令史至陝西參政召入爲中書省右丞相
右丞楊憲嗾御史炳劾廣洋不孝斥還鄉憲再劾重
廣洋罪丞相善長奏誅憲召還洪武三年封開國翊
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軍中書右丞忠勤伯祿三
百六十石坐懦猾以中書右丞相黜爲廣東行省參
政上問廣洋胡惟庸毒死劉基狀支吾對以黨謫海
南賜死太平舟中除廣洋善篆隷大書詩歌

誠意伯劉基靑田人以客應聘察乾象畫計定天下
洪武三年授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軍誠
意伯祿二百四十石不世二十三年子世基孫廌嗣
卒法柜壘凡三世不世景泰三年錄七世孫祿世五
經博士弘治十五年錄九世孫瑜處州指揮使嘉靖
十一年進瑜誠意伯祿七百石再與誥券身免二死
子一死二十八年瑜孫世延嗣有傳

永城侯薛顯蕭人從趙均用守泗降與漢突戰新城
門以游軍取吳舟四十大火吳舟敗其五太子昇山
從征陳理擒其將潑張攻下湖蘇取山東河南與傅
將軍戰破擴廓帖木兒太原邀擊賀宗哲石州擊敗
擴廓帖木兒寧夏絕塞窮追洪武三年坐妄殺胥吏
獸醫火者馬軍十戶富封顯侯不券謫海南明年召

還乃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侯
祿千五百石與世券與馮將軍北征還次山海關卒
贈永國公予謚無子收券後坐黨以死不論

東勝侯汪興祖巢人以張德勝義子襲職擊陳友諒
張士誠從大將軍開中原洪武三年授開國輔運推
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侯祿千五百石以過未
券四年征蜀死於軍給券與幼子竟除

西平侯沐英定遠人洪武十年以伐蕃部川藏功封
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榮祿大夫柱國祿二千
五百石與鐵券侯十六年卒追封黔寧王予謚二十

五年春嗣無子三十一年英次子晟嗣永樂六年以
平交趾功封黔國公見永樂侯籍中英三子昂以都
督守雲南贈定邊伯予謚有傳

右以開國功封

安慶侯仇成含山人從渡江遇敵先登彭蠡功最洪
武十二年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
國侯祿二千石賜劵與誓免二死世襲指揮十四年
以征南副將軍討平四川水盡源通塔平散毛諸洞
蠻從潁川侯征雲南爲多十七年益祿五百石世侯
侯十九年卒追封皖國公予謚二十三年子泰嗣竟
除

永昌侯藍玉定遠人累功官都督洪武十二年以征
西番功侯祿二千石與世劵從潁川侯征雲南從宋
國公勝征納哈出代勝爲征虜大將軍以十五萬人
深入征虜捕魚海殺虜太子天保奴虜少子地保
奴及其妃主大臣百餘人降獲官僚男婦八萬人二
十二年進封凉國公六年坐謀反誅連萬五千人族
有傳

永平侯謝成鳳陽人累功都督僉事以征西副將軍
從西平侯討平西蕃洮州戎洪武十二年封開國輔
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侯祿二千石世指揮使
賜劵與誓免二死侯十六年坐累卒除

鳳翔侯張龍鳳陽人累功都督僉事從西平侯討平
西蕃洮州戎洪武十二年封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
臣榮祿大夫柱國侯祿二千石世指揮使賜劵與誓
免二死十四年以副將軍從潁川侯征雲南爲多益
祿五百石侯十三年卒子麟尚福清公主竟除

安陸侯吳復合肥人以義兵自歸累功都督僉事從
西平侯討平西蕃洮州戎洪武十二年封開國輔運
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侯祿二千石世指揮
使賜劵與誓免二死再征會定及廣西泗城州蠻殺

獲甚衆侯五年卒追封黔國公予謚復賜劵誥世侯
益祿五百石竟除弘治十八年錄五世孫江副千戶
予世

宣德侯金朝興巢人從渡江討閩浙累功都督僉事
世指揮屬西平侯討平西蕃洮河戎洪武十二年授
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侯祿二千
石世指揮使賜劵與誓免二死侯四年以屬潁川侯
征雲南卒于會川追封沂國公予謚十七年使子鎮
世侯給劵誓免死益祿五百石竟坐黨在死前除

懷遠侯曹興鍾離人累功都督僉事屬西平侯討平西番洮州戎洪武十二年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祿二千石世指揮使賜券與誓免二死卒竟除

靖寧侯葉昇合肥人從渡江累功都督僉事屬西平侯討平西番洮州戎洪武十二年封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侯祿二千石世指揮使賜券與誓免二死侯十五年坐藍黨誅除

景川侯曹震鳳陽人起開國屬西平侯討平西番洮州戎洪武十二年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

大夫柱國侯祿二千石世指揮使賜券與誓免二死坐藍黨除

會寧侯張溫從取太平累功都督僉事屬西平侯討平西番洮州戎洪武十二年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侯祿二千石世指揮使賜券與誓免二死侯十五年坐藍黨誅除

雄武侯周武開州人從取江南累功都督僉事屬西平侯討平西番洮州戎洪武十二年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侯祿二千石世指揮使賜券與誓免二死卒竟除

定遠侯王弼定遠人以義兵附人名其能曰雙刀王累功都督僉事世指揮以副將軍從西平侯討平西番洮州戎洪武十二年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侯祿二千石世指揮使賜券與誓身免二死從潁川侯討平雲南十七年使世益祿五百石十一年卒竟除

右以征西功封

崇山侯李新鳳陽人從起滁累功都督僉事爲天子治方中洪武十四年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封侯祿一千五百石不世

右以營建功封

會定侯陳桓定遠人從起兵累功都督僉事世指揮屬潁川侯征雲南洪武十七年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侯祿二千五百石賜券與誓身免二死子免一死侯十年坐藍黨誅除

東川侯胡海定遠人以軍百戶從起兵累功右軍都督僉事屬潁川侯征雲南洪武十七年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侯祿二千五百石賜券與誓身免二死子免一死侯七年卒子斌以指揮使戰沒雲南贈都督同知孫炳忠襲指揮僉事曾孫

靖玄孫鑑襲竟除
武定侯郭英鳳陽人從起滁泗渡江從戰禁江武昌從大將軍開中原鎮北平以前軍都督僉事屬潁川侯征雲南洪武十七年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侯祿二千五百石賜劵與誓身免二死子免一死侯二十年卒追封營國公子銓子鎮尚永嘉大長公主先卒鎮子珍風痺不能侯珍弟玹借侯一輩天順元年珍子昌嗣弘治中良嗣正德三年勛嗣嘉靖十八年護駕巡承天進封翊國公坐繫死獄中二十九年守乾嗣四十九年大誠嗣[illegible]應

麒嗣
鶴慶侯張翼臨淮人從起兵累功前軍都督僉事屬潁川侯征雲南洪武十七年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侯祿二千五百石賜劵與誓身免二死子免一死侯十年坐藍黨誅除

右以征南功封

航海侯張赫鳳陽人以千戶從起兵有功累後軍都督僉事轉漕遼左六歲洪武二十年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柱國侯祿二千石世侯三年卒追封恩國公予謚子榮自致功指揮使孫鑑永樂初以都指揮從成國公征廣西留鎮交阯竟除
舳艫侯朱壽缺邑里以萬戶從渡江積功累右軍都督僉事洪武二十年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柱國侯祿二千石世坐黨死除

右以海運功封

西凉侯濮璵廬人父英從宋國公受降納哈出殿其軍遇伏被虜自剖腹死一日征高麗兵敗被虜剖腹死洪武二十年贈金山侯予謚進贈樂浪公璵生數月侯二千五百石入朝被蹋賜鐫玉懸冠二十六年坐追論父黨戍五開竟除

右以父功封

東莞伯何眞東莞人保廣州以降洪武二十年以湖廣左布政致仕封東莞伯祿千五百石世子榮嗣竟坐黨死除有傳
海西侯納哈出元木華黎裔孫降於宋國公洪武二十年侯祿二千石隨征雲南卒子察罕改封瀋陽坐黨死除

右以歸附封

金寧侯孫恪鳳陽人父興祖從渡江屢先登挫陳友諒張士誠軍從大將軍開中原以都督同知守燕無

害洪武三年屬大將軍北伐與胡戰死五郎口贈燕
山侯予謚恪以父功嗣指揮以右參將屬永昌侯征
胡至捕魚兒海挢身野戰二十二年侯祿二千石竟
除

右以征胡功封

梁國公胡顯臨淮人父泉從起兵累都督同知顯襲
父職以王親從楚昭王征銅鼓五開以都督僉事從
靖寧侯征東川龍海諸蠻洪武二十二年授特進大
夫柱國封梁國公建文三年坐交通楚王華爵父子
竝安置臨襄山永樂元年遇赦授皇陵衛指揮僉事

改同知竟除

永定侯張銓定遠人從渡江累功都督僉事從江夏
侯征五溪諸蠻從穎川侯征烏撒諸蠻洪武二十三
年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侯祿
二千石賜誥券子孫世指揮竟除

右以征蠻功封

嶽先伯桑敬無爲人父世傑與張士誠將戰死贈永
義侯敬用父故授都督僉事洪武二十三年以功授
推忠協謀武臣龍虎將軍上護軍伯祿五百石竟除

右以父功封

越嶲侯俞通淵以參侍合入累功屬西平侯征蠻洪
武二十五年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
柱國侯祿二千玉百石予誥世明年以罪削爵竟逾
靖難師戰死白溝河除

右以征南功封

開國公常昇常遇春子見鄂國公侯籍下

右以續父封

歸德侯陳理漢友諒子以降侯洪武五年徙高麗
承恩侯陳普才以陳友諒父侯除
歸仁伯陳友富以陳友諒兄侯除

懷恩侯陳友直以陳友諒兄侯除
歸義侯明昇夏玉珍子以降侯洪武五年徙高麗
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元順帝孫洪武三年以俘侯侯
五年遣歸

右以歸附封封國初侯伯名而已

右洪武年封公十二人侯五十五人伯六人世三
人續世五人除六十四人

歷城侯盛庸不詳其始建文中以參將與鐵鉉守濟
南數掫戰有功卽軍中拜侯充平燕將軍殺燕將張
玉譚淵成祖卽位勑守淮安竟誅

灤城侯李堅武涉人父英以開國功爲衛指揮力戰
死烏撒堅尚高帝大名公主以副將軍從長興侯與
燕將丘福戰不北侯已北白溝河傷刃械送北平道
卒子諡成祖即位子䘚以外生甯不敢受侯詩酒自
放

右建文年封侯二人除

淇國公丘福鳳陽人以小卒從靖難奪九門轉戰眞
定夾河滄靈璧先登累中軍都督僉事洪武三十五
年授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
國中軍都督府左都督公祿二千五百石賜世券與

誓身免二死子免一死永樂七年以征虜大將軍出
擊胡深入與師俱喪追削爵徙家嶺南除
成國公朱能定遠人以燕山中護衛副千戶從靖難
奪九門克薊復遵化收密雲追獲灤河破雄定鄭擊
眞定援永平戰嫡上取廣昌下蔚迎戰白溝大捷滄
州夾河藁城收東平摧汶上自小河决策南師攻靈
璧先登涉淮泗取盱眙遂入金川洪武三十五年以
累功都督僉事授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
祿大夫右柱國左軍都督府左都督公祿二千五百
石世賜誥券與誓身免二死子免一死永樂四年以
征夷將軍討安南卒於軍追封東平武烈王其年勇
嗣正統十四年從北征戰歿追封平陰王子諡景泰
三年子儀嗣弘治九年子輔嗣嘉靖四年子麟嗣卒
亡子八年弟鳳嗣十五年子希忠嗣萬曆二年子時
泰嗣其年卒子應楨嗣
成陽侯張武瀏陽人以燕山護衛百戶從戰眞定破
滹沱設伏夾河邀戰西水洪武三十五年以都督僉
事授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
中軍都督同知侯五百石賜世券與誓身免二死子
免一死侯二年卒贈殿馬贈潞國公子諡亡子除

泰寧侯陳珪泰州人以馬軍總旗從開國累燕山中
護衛副千戶從奪九門征雄取鄭擊眞定援永平戰
嫡上破楊村壘通州應援薊州追奔別山洪武三十
五年以後軍都督府僉事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
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後軍都督府右都督同知侯
祿千二百石賜世券身免二死子免一死侯十八年
卒追封靖國公子諡子瑄自立功爲指揮使先卒次
子愉嗣以從北征失機死獄二十二年瑄子鍾嗣宣
德五年灝嗣卒無子十年鍾次子瀛嗣正統十四年
陣亡無子弟涇嗣成化八年桓嗣弘治七年璇嗣正

德七年儒嗣卒亡子嘉靖十三年桓次子璉嗣卒亡子二十四年弟瑠嗣嘉靖四十年艮弼嗣

武安侯鄭亨合肥人以父用開國功爲副千戶持榜招胡陞指揮僉事從靖難定薊攻雄擊眞定援永平収大寧戰墸上下廣昌戰白溝克滄鏖夾河捷藁城拔營西水至汴決南師収功靈璧洪武三十五年以中軍都督府僉事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中軍都督府左都督侯祿千五百石予世券身免二死子免一死侯三十三年卒追封漳國公予謚宣德十年子能嗣正統十一年宏嗣成化

十三年英嗣正德十三年綱嗣嘉靖二十八年崑嗣

保定侯孟善海豐人以開國功歷燕山護衛正千戶從攻九門破松亭戰眞定白溝濟南常山夾河藁城収保定軍萬三千洪武三十五年以都督僉事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右軍都督府同知侯祿千二百石與世券身免二死子免一死侯十一年卒贈滕國公予謚子瑛嗣以其族兄指揮賢爲趙王謀變連坐削爵充爲事官備禦宣府宣德十年赦爲京衛世指揮卒子俊嗣官天順元年詔嗣伯詔文不世卒子昂嗣竟以不世除

同安侯火眞以虜人歸附爲燕山護衛千戶從取大寧克眞定戰白溝馳馬突陣手斬獲敗長興侯洪武三十五年以都督府僉事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侯祿千五百石予世券身免二死子免一死侯八年從大將軍征虜沒除

鎭遠侯顧成江都人從高帝渡江累右軍都督府右都督建文三年從長興侯戰眞定被執遣從世子居守北平洪武三十五年封奉天翊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後軍都督府右都督侯食祿千

五百石世身免二死子免一死侯十二年卒贈夏國公予謚孫興祖嗣宣德中坐交阯事下獄正統十四年從征失律降都督同知景泰初予伯英宗復辟復侯鎭貴州有戰功加祿三百守南京卒天順八年孫淳嗣卒亡子成化九年淳從弟溥嗣卒予謚弘治十七年仕隆嗣卒予謚嘉靖七年寰嗣

靖安侯王忠孝感人以指揮款靖難師戰白溝濟南滄藁城率精騎爲奇兵洪武三十五年以都督僉事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侯賜券與誓身免二死子免一

死祿千石世侯八年從大將軍福征虜歿亡子除
武城侯王聰蘄水人以燕山百戶從取漁陽遵化狗
涿戰南皮平滑口還守保定復南宮冀衙淮泗獲舟
渡江洪武三十五年以都指揮使封奉天靖難推誠
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中軍都督府都督僉
事侯祿千五百石賜券與誓身免二死子免一死侯
八年從大將軍福征虜沒以嘗諫福輕師得追封漳
國公予諡亡子除英宗初授姪孫玘爲彭城衛指揮
僉事
永康侯徐忠合肥人以濟陽衛指揮僉事從克密雲

下雄攻眞定復永平取大寧戰壩上克廣昌蔚戰白
溝南軍斷兩指未殊自斷之褁創戰脐捲滄揚單橋
拔無極擒彰德攀東阿大鏖靈璧冠軍洪武三十五
年以都督僉事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
祿大夫柱國前軍都督府左都督侯祿千一百石賜
券與誓身免二死子免一死侯十七年卒追封蔡國
公予諡子安嗣成化十八年孫錡嗣正德八年源嗣
嘉靖三十四年喬松嗣
隆平侯張信臨淮人父興從高帝渡江有功累指揮
僉事信代父爲官累征貴州蠻有功陞北平都司都

指揮僉事露情燕王從戰大寧克雄攻眞定克大寧
鄭村壩大戰破九門取蔚攻大同白溝濟南克滄征
夾河藁城追大軍於定攻破西水寨從淝河殺敗南
軍克泗殺南軍於淮遂克盱眙入金川洪武三十五
年以都督僉事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
祿大夫侯祿千石世伯賜券與誓身免二死子免一
死成祖不名之時時呼恩張永樂二十二年加少師
洪熙元年嘉念舊人進世侯兩俸侯四十一年卒追
封鄖國公予諡孫淳嗣十二年福嗣亡子天順二年
弟祐嗣亡子弘治十七年從弟祿嗣正德十二年瑺

嗣坐姦淫失侯嘉靖三十七年弟子桐嗣萬曆二年
炳嗣
安平侯李遠懷遠人父實用開國功累官蔚州衛指
揮僉事遠嗣父爲官從靖難攻大同破滄狗東平汶
上沛沙河渡淮斷南餉洪武三十五年以都督僉事
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中
軍都督府都督同知侯祿千石 世伯賜券與誓身免
二死子免一死侯八年從大將軍福征虜沒追封莒
國公予諡子安嗣洪熙元年爲交阯參將失律宣德
二年奪侯立功英宗即位起右軍都督僉事守甘肅

累功都督同知從征麓川失律正統七年謫立功子清以父兩失律不得侯除
成安侯郭亮合肥人父聚以小軍從開國征進西屬北虜附授百戶亮嗣累父爲官得世副千戶守永平從靖難戰敗都督𨼳都督文擊却遼東兵洪武三十五年以都督僉事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左軍都督府都督同知侯祿千二百石世伯賜券與誓身免二死子免一死侯二十二年卒追封興國公謚子晟嗣亡子天順三年弟昂嗣爲伯成化六年鏞嗣弘治六年寧嗣亡子嘉靖元年

弟子瓚嗣二十七年應乾嗣
思恩侯房寬陳州人以濟南左衛指揮從魏國公練兵北平爲北平行都司都指揮從靖難戰白溝濟沛江淮有功洪武三十五年以都督僉事封侯祿八百石世指揮使侯八年卒
興安伯徐祥大冶人以陳友諒萬戶歸附從軍授燕山左衛百戶從靖難奪九門攻居庸戰鄭眞定援永平擊走遼東兵從下大寧捷墉上大戰白溝取滄威深夾河藁城西水小河靈璧洪武三十五年以都指揮使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伯祿千石世賜券與誓身免一死子免一死封三年卒孫亨嗣以征虜功進侯天順四年賢嗣成化十六年盛嗣亡子正德三年弟子良嗣嘉靖十三年勳嗣二十年夢暘嗣
武康伯徐理西平人從開國軍歷永清衛指揮僉事從靖難敗都督貞寬河戰白溝斬先鋒追奪至雄轉戰濟南滄德夾河戰敗盛庸軍援水西捷小河克泗揚入金川洪武三十五年以都督僉事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伯祿千石封七年卒千禎嗣正統九年勇嗣亡子除

襄城伯李濬和州人父旺從渡江歷燕山左護衛副千戶濬襲父官從靖難執謝貴張昺收九門攻居庸克薊募兵密雲征雄鄚破眞定取大寧墉上底於容城戰白溝略齊魯汴河底於靈璧平淮泗浮江入金川洪武三十五年以都指揮同知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伯祿千石世賜券與誓身免一死子免一死封四年卒子隆嗣永樂四年珍嗣未案從死於土木景泰元年異母弟瑾嗣成化中屢征四川貴州蠻有功進侯累加太保兼太子太傅卒弘治二年[illegible]仍嗣伯亡後十二年瑾異母弟子鄌嗣

正德四年仝禮嗣嘉靖二十年應臣嗣
信安伯張輔祚符人從父玉奪九門取薊破遵化密
雲底灤河永平大寧擢上廣昌蔚白溝東昌玉戰沒
東昌軍輔從西南下率先小河背勇鳳山大捷靈壁
下泗涉淮以入金川洪武三十五年以都指揮同知
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伯祿千
石世賜券與誓身免二死子免一死追封王奉天靖
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榮國公子
諡永樂三年以父功進授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
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新城侯祿千五百石世仍免身

二死六年以征安南功加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
臣進榮祿大夫右柱國英國公祿三千石世身免二
死子免一死二十一年加太師宣德四年陞授奉天
靖難推誠宣力輔運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正統
三年以修宣宗實錄加授奉天靖難推誠宣力輔運
佐理武臣加祿二百石正統十四年從駕歿土木追
封定興王予諡孫懋嗣卒追封寧陽王予諡正德十
年崙嗣嘉靖十四年溶嗣萬曆[illegible]年子元功嗣
新昌伯唐雲不詳其始常在燕王左右年長諸將諸
將皆下之以見親倚從王師爲燕世子禦敵無所失

利洪武三十五年以都指揮使封奉天翊衛宣力武
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伯祿千石子孫世指揮使封
二年卒
應城伯孫巖鳳陽人從渡江累功千戶致仕從靖難
守通州力戰追奔張家灣掠餉舟三百還守城敗
遼東兵洪武三十五年以都指揮僉事封奉天翊衛
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伯祿千石賜誥券與
誓身免一死子一死封十六年卒贈興城侯予諡子
亨先立功薊永平鄭村壩大同白溝滄彰德靈壁入
金川門歷河南都指揮卒永樂二十二年英嗣亡子

二十二年弟傑嗣景泰三年繼先嗣坐犯受財枉法
革爵閒住弘治十六年鉞嗣嘉靖十九年孫永爵嗣
三十五年文棟嗣[illegible]年允恭嗣
富昌伯房勝不詳其始以通州指揮舉通歸燕洪武
三十五年以都指揮僉事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
進榮祿大夫柱國伯祿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
忻城伯張輅虹人祖啓宗父祥從高帝爲百戶以戰
死襲以父官從潁國公征胡歷永平衛指揮僉事以
永平降燕有功洪武三十五年以都指揮使封奉天
靖難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侯祿千石

與誥券身免一死子免一死封二十五年卒子榮嗣
隨駕征進有功卒成化四年溥嗣亡子弘治十八年
弟子槿嗣正德十三年武嗣嘉靖三十七年祖胤嗣
亡子嘉靖四十二年弟祖征嗣
雲陽伯陳旭全椒人父彬以開國功為指揮僉事旭
從靖難戰眞定山東渡淮洪武三十五年以都督僉
事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伯祿千石
與世券侯九年從征交阯卒於軍亡子除
廣恩伯劉才霍丘人以故元將歸高帝累官指揮僉
事從靖難有功洪武三十五年以都督僉事封奉天

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侯祿千石
子孫世襲指揮同知洪熙中許世指揮使
右以靖難功封